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中央电视台超《三国演义》《水浒》，投资达1.5亿元的同名电视连续巨片的长篇原著（该剧由作家本人编剧改写）。作家吸收了大量太平天国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坚持客观真实，绝不戏说，经创作十年而成此气壮山河史诗般的历史长卷。

小说气势恢弘，文武兼备，生动全面地再现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影响最大、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情景最为壮烈、教训也最为深刻惨痛的农民战争，详细展示了那场震惊中外、波澜壮阔的起义由盛至衰的全过程，并探索了其失败的深层原因。对其中后期自相残杀、腐败等劣根性作了深刻揭示，描写农民领袖内讧的场面震撼人心。小说可读性非常强，越看越好看！

史与情并茂，以人带史，是此书一大特色。人物关系、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十分尖锐。几组人物栩栩如生。众多艺术形象及其命运，交织成一部灿烂的历史长卷：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陈玉成、李秀成、洪宣娇、傅善祥、曾晚妹、石益阳、苏三娘……天国将士千秋热血，万古忠义——曾天养抬棺大战、林凤祥京城凌迟洪宣娇舍命相陪、陈玉成曾晚妹刑场婚礼、李秀成石益阳生死爱恨、傅善祥自投罗网为杨秀清收尸、石达开献身救三千士卒、苏三娘中埋伏罗大纲壮烈殉情、天京沦陷众女将集柴自焚……大批男女人物都刻画得淋漓尽致，其惊天地泣鬼神之壮烈情景，令不少文艺评论家看得涕泪横流！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亦非作简单褒贬，而是以细腻的笔触深入其内心世界。刻画敌对双方的隐秘心灵出神入化。

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评价：在描写太平天国的文学作品中，这是最好的最成功的一部！中国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评价：人物刻画相当成功，相当丰满，艺术上非常有味道，非常好看！

第 1 章

女扮男装的洪宣娇浔江泛舟。孕育在紫荆山中的狂风骤雨，已令少女闻到隐隐雷声。



浔江的水蓝得像染房里流出来的靛蓝的水，却又清得可见水底的卵石、水草和游鱼。它从上游南盘江急泻奔来，穿过陡峭入云的大藤峡，狂泻到桂平河谷，水势骤缓，江面开阔得如一片汪洋。

时值盛夏，浔江上帆影簇簇，有运炭、运盐的大船，急水滩上也有小小的渔家竹筏。

在一条搭客的上水货船上，破旧的帆篷下，站着一个英俊且稍显纤弱的青年，一双黑而亮的眼睛看似含笑却带有三分威，两眉间有一颗豆粒大的红痣，更显出几分英气。她就是女扮男装由广东入桂的洪宣娇，今年 17 岁，是受哥哥洪秀全的派遣，深入紫荆山区来寻找在那里传播拜上帝教的表哥冯云山。

一入广西，洪宣娇就感受到了不同于广东的气氛，这里的炭

工、矿工、渔民，许多人都信“上帝”，他们期待的不仅是死后的天堂，而且希冀今生今世都过上小天堂的日子。

这当然都是饱学秀才冯云山 7 年没回家苦心布教的功劳。

一条载满杂货的快船渐渐从后面追上来，用铁钩搭住客船。执棹人是个二十四五岁的英俊青年，头发卷曲，辫子盘在头上，红黑脸膛。他叫林凤祥，是个卖杂货的。他操着桂平口音向客船上的人兜售着糖果、杂食和日用品。他的帮手焦亮，大脑袋凸脑门儿，辫子松松地缠在脖子上，毫无光泽，像是枯草捻成，他一边给人们拿货、接钱，一边不断地用他那双大铃铛样的眼睛向船上的货舱扫来扫去。

焦亮的目光引起了洪宣娇的注意，她冷眼看着他们进行船边交易。

焦亮发现了洪宣娇在注意他，就沙哑地干笑了几声，说：“这位客官想要点什么？大热的天，喝杯冰茶解解渴吧？”

洪宣娇微微一笑，说了声：“多谢，在下不渴。”

焦亮的目光又在洪宣娇身上扫视了一遍，不怀好意地笑笑。此时人们已买完货，林凤祥摘下搭钩，焦亮打了声尖厉的呼哨，顺江而去。只听林凤祥亮开喉咙，唱起了乡调：

手握乾坤杀伐权，
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过西北江山外，
声震东南日月边，

.....

这歌引起了洪宣娇的注意，她手扶桅杆，向侧后望去，心中不免疑惑，这个货郎怎么把这首诗编进了山歌？这是 13 年前哥哥洪秀全县试不第，在落寞哀怨的客栈中写下的诗呀，是曾被表

哥冯云山和堂兄洪仁玕称为“反诗”的。洪宣娇暗自思量，这个卖杂货的人是拜上帝教的人吗？林凤祥的小货郎船早已驶远。

二

林凤祥算得上是冯云山发展的骨干教徒了。他用在浔江上卖杂货的身份为掩护，四处传教，光他一人发展的教众就有几百人。他机智、幽默、为人随和，博得浔江一带教众的好评。

现在已到中午时分，林凤祥把货郎船驶入白毛苇丛中，在浅水湾里泊定，跳到岸上烧饭。他操起半月形柴刀，在岸边竹林中砍了一根楠竹，切下根部一节，装进半升米，灌满江水，堵严一端，这时焦亮已点起了一堆火。林凤祥把竹筒埋在火中，这样烧出的饭有一股翠竹的温馨味，十分可口。

焦亮在火堆上支起铁三脚架，挂上黑乎乎的铁锅，要烧一锅汤吃。

恰有一渔船驶来，打渔人正从出水上船的鸬鹚口中抠出一尾二尺长的鲤鱼，向林凤祥他们举起来示意。

林凤祥说：“正好吃鱼汤。”便向打渔人招招手。那船划过来，将鱼扔上岸，林凤祥跃入水中，水面上没见几丝波纹，待到打渔人四下寻望时，林凤祥已无声无息地从水底钻出来，手扶船帮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把握在手心的几枚湿漉漉的道光通宝丢到舱板上。

打渔人并不忙着拾钱，他用藤条把两尾大鱼贯腮穿起来，递到林凤祥手中。他有两条粗黑的短眉毛，眼眶凹陷，眼睛却炯炯有神，阔嘴巴和大耳朵很搭配地安置在古铜色的脸膛上，一开口，声如铜钟：“别见笑，不是为了糊口，几条鱼，该奉上的。”

“老丈客气了。”林凤祥双脚在水中踩踏说着，“世道不好，大家都不富裕。”

坐在船头面目清秀的小男孩酷似小姑娘，柳叶眉弯弯地斜入鬓中，直鼻梁，小嘴，一双大眼睛像两汪清水，她是打渔翁曾天养的孙女儿，因为从小喜欢武术，常跟爷爷舞枪弄棒，一直是男孩装束，如今长到十一二岁了，仍然不肯着女儿装。她本名曾晚妹，因扮男孩儿，对外叫曾晚生。曾晚妹见林凤祥在水中浮着有如一片叶子般轻盈，就脱口赞道：“好水量！赶上我爷爷了。”

曾天养朗声大笑：“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当着客官夸你爷爷，岂不叫人耻笑？”

林凤祥问：“老丈尊姓台甫？”

打渔人说：“老夫曾天养，今年 59 岁了，本不是打渔人，世道不好，混口饭吃吧。”

小女孩儿说：“我爷爷是武秀才，我家门前有大旗杆！”

“别胡说！”曾天养慌忙制止，已来不及了。

林凤祥索性跳到船上，曾晚妹扔过一条粗布毛巾，叫他揩脸。

岸上的炊烟丝丝缕缕飘到江上来。

焦亮正把收拾好的鱼扔进吊锅里清煮，然后躺在草地上用草帽盖了脸假寐。

渔船在水上轻轻摇荡。

林凤祥说：“你听说过拜上帝教了吗？”

曾天养说：“看来足下是通达之人，但说不妨。我已受过洗礼。其实，有无上帝，本不可信，今生渺渺，来生茫茫，谁能预卜？只是我看传教的洪秀全、冯云山这些人都是坦荡君子，我就带全家都入了，连我这小孙女儿晚生，也入了。”

曾晚妹插嘴道：“我会背《原道觉世歌》，我背给您听好吗？”

“又来了！”曾天养对孙女儿瞪瞪眼。

曾晚妹扮了个鬼脸。

林凤祥说：“我们是自家人了，我也是拜上帝会的人。”

曾天养问：“那你一定认识杨秀清、萧朝贵了？”

林凤祥说：“那是两条汉子！他们在桂平紫荆山山脚下一跺脚，山尖都直颤，炭工、银矿上的矿工，没有不服他们的。”

曾天养问：“好汉怎么称呼？”

林凤祥说：“林凤祥，过去是挑零担卖小杂货，现在卖不卖货都在其次，我在沿江串村走镇，为拜上帝教传教。”

曾天养指指岸上的焦亮，问：“他也是教友了？”

林凤祥摇摇头说：“他还不是。他是从湘南来的，是天地会的首领，那边官军追剿甚急，他到这边躲风的。”

这时鸬鹚又钳着一条肥鱼扑棱棱地钻出水面上上了船，晚妹卡下大鱼，拿了条小鱼塞到它口中。

林凤祥望着笑道：“你看，出苦力的人像不像这鸬鹚？抓的是大鱼，却让官家卡去，给咱一条小鱼度命。”

曾天养声如洪钟地笑起来，道了声“后会有期”，曾晚妹长篙一点，小船离了芦苇丛生的岸边，向江心漂去。

曾天养祖孙两人的小船已划远，曾晚妹那清亮的山歌声随风传来，也是洪秀全的明志诗：

展爪似嫌云路小，
腾身何惧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
易象飞龙定在天。

坐在火堆旁的林凤祥侧耳听着，望着这祖孙两人的小渔舟消失在白亮亮的风波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像一个在茫茫黑夜中不辨路径的夜行人，终于看到曙光已露……

鱼汤已经煮好，呈奶白色，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焦亮盛了一大碗鲜汤，喝了一口，说：“江水煮江鱼，天下

第一美味。”

林凤祥在用树枝从火堆里拨拉竹筒子，青竹已烧成了黄色，竹筒非但不焦，反而浮着一层小水珠，已经纵向开裂了。

焦亮说：“从桂平到平南，你们这里到处是要起大事的样子呀！”

林凤祥从火堆里拨拉出烧裂的竹筒在石头上一摔，裂成两半，喷香的米饭已熟。他说：“比你们湘南如何？”

“我们天地会早都成了官府的眼中钉。”焦亮说，“会众不少，山头林立，真正要联起手来才行，可又如一盘散沙。”

焦亮把鱼刺从口中抽出来扔到江中，忽然色迷迷地问：“刚才那条大商船上，有个英俊少年，还记得不？”

林凤祥茫然地问：“哪个？”

焦亮说：“我看他是个女的！说话声音像女的，又没有喉结……”他摸摸自己的脖子，笑了起来，他的眼睛够毒的了。

林凤祥说：“看来你是偷香窃玉的老手了。”他连人家长什么样也没看清。

三

集镇码头横七竖八地泊满了船。

天色乌蓝，星星银钉般在天上闪烁，除了浪拍沙岸的有节奏的哗哗声，码头上停息了日间的嘈杂与喧哗。

大客船在码头上过夜，它停在岸旁，卸去长帆，也仿佛睡去了，任江水拍打着船舷。

洪宣娇在舱面上半躺半坐在缆桩旁，怀里抱着一柄两刃剑。她图的是江面上晚风凉爽。

江上一只小舟轻快而迅捷地向大船靠拢而来。划船人青衣青帽，背一把大砍刀，戴着蒙面布，只露两只眼睛。

蒙面人将小舟轻轻靠上大船，拴好，抓住大船锚链，一个鹞子翻身，跃上了船甲板。他轻手轻脚地在舱面上走着，越过几个熟睡的水手，一眼就发现了他要寻找的目标。

蒙面人向洪宣娇走去。他从身上掏出一块手帕，往上面倒了些药，一下子捂到了洪宣娇口鼻处。

洪宣娇猛然惊醒，拼力挣扎。

洪宣娇从广东花县出来，之所以女扮男装，为的就是减少麻烦，她长得实在是太讨人喜欢了，在花县、在广州，只要她在街上一走，准能感受到电光石火样的眼睛在向她袭击，没修养的男人甚至停下脚步看她，脖子都扭歪了。洪宣娇为自己的美貌而骄傲，也为此而苦恼。

她万万想不到，扮了男装，仍难逃一劫。

蒙汗药的药力顷刻间发作了，洪宣娇只是无济于事地挣扎了几下，便感到浑身酥软，头重脚轻，她努力想镇定自己，可是不行，她像叫人抽去了筋，吸尽了骨髓，意识也渐渐弃她飘然而去了。

蒙面人不费力气地将她扛上肩，腾出左手抓住大船的舷索，溜了下去，跳上泊于大船旁的小舟，将他的猎物放在舱中，飞棹而去，一转眼，消失在夜色苍茫的浔江上。

四

依山傍水的金田村鸡宁犬静。

这是个杂居着本地人和客家人的小山村，背后就是壁立万仞的苍茫大山，只有一条江可与外界沟通。祖祖辈辈的山民们在这河谷里有限的田间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闭塞而贫穷的日子。如果不是拜上帝教使金田村镀上了辉煌的金光，它也许就永远湮没在浩浩的历史尘埃中，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但是，洪秀全、冯云山这些人正在彻底地改变着金田村的历史地位，也改变着山民们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命运。

月牙儿悄然升起来了，好像有人在山岳的豁口处点了一盏不怎么透亮的牛皮灯笼，江水也显得黑黝黝的，只偶尔闪烁几点波光。

两个人从江边芦苇丛中走出来，远远地跟着七八个护卫的兵弁。

走在前面的是一男一女。男的叫罗大纲，一副赳赳武夫模样，浓眉大眼方嘴巴，满脸络腮胡子分别向不同方向摩挲着，给人一种绿林豪杰的印象。他确是绿林人物，手下有一千多弟兄，因为在浔江上干杀富济贫的勾当，他们号称“艇军”。

罗大纲原名罗亚旺，本不是广西本地人，原籍广东揭阳。他为人豪爽，从小受尽了人间苦楚，后来投了海盗，出没于江海河湖之间，在两广一带名声很响。因躲避官府追捕，他三年前来到广西浔州、梧州一带江水上，与天地会的反清势力联手，会同胡有福的会众，进攻过阳朔县城，震动省城桂林，他在这次大举行动中结识了具有侠士风骨的苏三娘。

苏三娘有一张惊人美丽的脸孔，可她的气质异于任何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她一双天足，肥脚大裤，红绡抹额，腰系宽带，走起路来呼呼生风，也许她的女性柔弱是藏在刚烈个性之中的，人们看到的她是一朵有刺的玫瑰，只能远观，很少有人敢对她有邪念。这也许是她出没江湖七八载，已过了 25 岁尚未婚配的原因。

在一个偶然的会里，她异乎寻常地爱上了罗大纲，那时罗大纲的老婆还没死，她只能把胸中喷薄欲发的爱的熔岩郁积在心底，当然罗大纲不会看不出。

在攻打阳朔时，罗大纲从插满竹签子的暗窖中救出了马失前蹄误入陷阱中的苏三娘，他们的生死之交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可惜后来官府四处张榜捉拿他们，他们只得带着艇军东躲西藏，急于想找个既可安身立命，又能施展平生抱负的地方。

他们的眼睛亮了！

洪秀全、冯云山给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圣洁殿堂的门，他们在听过冯云山的讲道后，决定把一千多弟兄的命运系在拜上帝会的大船上，他们一起受了洗礼，还把自己多年来积存的二百多两黄金交给了冯云山，以为布教之用。用罗大纲的话来说，他入了拜上帝会，是英雄得志之时，除暴安良的大志可以施展了。

今天，他和苏三娘已把自己的一千多名艇军由磐石带到了江口圩，接受改编。他们听说杨秀清在金田村的韦昌辉家里，就专程赶来会见。

韦昌辉家算不上金田村的首富，他父亲韦源玠手中有两百多亩水田，年收租谷两万多斤，在当地不过是个中等殷实家庭而已。他家的宅子盖在依山傍水处，白墙青瓦，却也像个深宅大院的样子。

来到黑漆大门楼前，苏三娘看见了门楣上的一块木匾，是“成均进士”四个字，奇怪的是四个字不一般大小，新旧也不一样，“成均”与“进士”好像是分两次刻出来的。她扭头问罗大纲：“这匾上的字怎么回事？怎么像两次刻成的？”

罗大纲笑了：“你眼睛挺管用啊！这可是韦家的一块心病，叫他们家抬不起头来，这匾是学政颁下来的，不挂又不行。”

“学政？”苏三娘知道学政是省里管功名科考的官，就问：“这么说，韦昌辉还是个进士呢？”

罗大纲说：“若是进士，早出去做官了，还会在这山坳里受人家气？这进士衔儿是花钱捐来的，风光风光门楣，哪里当得了真？事也坏在了这上头。”于是罗大纲给她讲起了韦家的一段犯讳的旧事。

原来韦昌辉是个很有才智的人，可惜考不上秀才，只好在衙

门里当散差混日子，无非是往来于乡里村寨间催粮传案，也不免借机变着法儿敛点财。但他不甘于做个小吏，便把原来的名字“志正”改为“昌辉”，大有光宗耀祖、腾龙于世的志向。

但时运仍不济，尽管韦昌辉得了个监生头衔，距离中进士做官还是相当遥远的。为了不受人辱，壮壮声威，父亲韦源玠忍痛拿出几百两银子，托人为儿子捐了个“进士”。因为是捐的，自然不是真的两榜出身，所以匾上必要有“成均”二字，成均就成均吧，有了这块护身符，韦家人出出进进腰杆到底是比从前直了。

这事遭到了落魄秀才蓝如鉴的嫉妒，他串通了邓茂才几个地痞，黑夜潜到韦家门外，用刀子把匾上的“成均”二字铲去。

这一来，韦家的匾就成了“进士”匾了，这罪过可就大了。姓蓝的天一亮就与邓茂才几个人闯进韦家大喊大叫，说韦家犯了欺君之罪，竟敢冒充两榜进士，私自挂匾，并把韦家父子扭送到新圩的团练局。团练局与他们狼狈为奸，以“违犯大清法规”为由，罚银三百两，才算委委屈屈地了结此案。从此韦家人在这一带愈发抬不起头来，韦昌辉的老婆走在村里，有人大声讥笑，说：“看呐，进士夫人来了！”韦家的女眷出门甚至屡遭调戏。韦家走投无路，甚至动了远走他乡的念头，这时候洪秀全、冯云山带着他们救苦救难的上帝的灵光，出现在金田村了，韦昌辉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与父亲一道率族人、本家皈依了这充满诱惑力的拜上帝教。

连韦昌辉自己都不否认，他参加拜上帝会不乏报私仇之念，他也许仍想在仕途上追寻属于他的那一份禄位和名分。韦昌辉尽管是个见机灵变之才，可事实上他自从被这席卷广西的大潮所裹挟，也无力把握自己个人的命运了，他已经在这汹涌的浪涛中冲向清王朝的堡垒，他在一步步走上造反之路。但他是认可的，也许这是他改变命运、改写个人历史的另一种千载难逢的机遇。

韦昌辉是慷慨的，他的宅第很长一段时间是冯云山洗礼教众的场所，他的账房也源源不断地为拜上帝会提供了活动经费。

罗大纲和苏三娘把护兵留在了大门外，向第二进院子走去，所有的窗子上都亮着灯光，隔着窗户纸也可见人影幢幢，他们知道，这是为新教徒举行洗礼仪式。

洗礼和礼拜，是拜上帝教最神圣的事情，任何人都只能以虔诚心态对待，不能唐突。

罗大纲看见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在为教众洗礼，就悄悄地站在廊下。

大厅正面悬着黄纸，朱书“天父鸿恩”四个大字，没有偶像。拜上帝教是反对一切偶像的，不但佛教、道教和五花八门的偶像一律视为“妖邪”，就是几千年来读书人视为圣人的先师孔夫子的牌位，也在清除砸毁之列。

拜上帝教也同西方的基督教一样，并不供奉什么神祇的金身。神案上是空的，此时杨秀清屏息站在案前，从萧朝贵、韦昌辉手中一样样接过祭器。先是两盏灯，接着是三盏茶，摆在写有“奉天令”的小竹板前。

杨秀清面目清癯，两颊凹陷，高鼻梁，薄嘴唇，一双小眼睛永远是眯着的，他一点都不威武，可他身上有一种天生的、令人生畏的气质。杨秀清从小生长在广西瘴雾迷漫的大山里炭工家庭，父亲、伯父都是面目黝黑的烧炭工，父母早亡。杨秀清长大了，在平隘山里接过了伯父的那把砍树的斧子，还有烧炭的土窑。

杨秀清沉默寡言，却重义气，有一文钱也必分人一半，他以他的人格力量赢得了紫荆山里炭佬儿们的拥戴，他受拜上帝会洗礼之前，已经被人称为“炭佬王”了。体格壮硕、一脸桔子皮的萧朝贵，就是杨秀清手下最得力的干将。

杨秀清是在姻亲曾玉珍家结识冯云山后听到了闻所未闻的

“上帝”的，他立刻成了冯云山的狂热追随者。那时，杨秀清也许只处在对新教义一知半解的地步，可生活在苦难深渊里的杨秀清却期望福音的降临。今年，桂平又发生了旱灾，随之蝗灾又起，沦为饥民和乞讨者的人们陆续接受了杨秀清的洗礼，事实上他早已成了紫荆山地区的一方教众领袖了。

充当书手的面白微胖的韦昌辉领众诵读赞美经：

赞美上帝为天圣父，
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
真道岂与，世道相同，
能救人灵，享福无穷；
智者踊跃，接之为福，
愚者醒悟，天堂路通；
天父鸿恩，广大无边，
不惜太子，遣降人间；
捐命代赎，吾侪罪孽，
人知悔改，魂得升天。

诵经之时，那些闭目面南而跪的炭工、农夫们也许根本不懂自己跟着念了些什么，可跟上帝过好日子，魂得升天，这是明白无误的。

这时杨秀清扮施洗者了。他净了手，萧朝贵端着一盆清水，杨秀清一一向受洗者发问：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邪事否？愿永遵天条否？

众人一一答“愿”，杨秀清这才拿一只铜盏在清水盆中取水，逐一在受洗者的头上浇淋，同时大声说：“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

受洗者又遵从韦昌辉的指令，在站起来后，伸手在盆中蘸水

淋在自己左胸口处，以示洗净自己的心。

这一切程序，罗大纲和苏三娘都不陌生，他们在每周末礼拜仪式上，也这样不厌其烦地演示着，拜上帝教不准教徒吸毒、饮酒，前者应该，后者却令罗大纲不能容忍，他不能想像，绿林豪杰没了酒，会是什么样子？

杨秀清在前，萧朝贵在后，再后是韦昌辉、林凤祥、李开芳、韦玉娟一行人，齐立案前，由杨秀清领诵《天父赞》。

赞曰：“凡间最好是何日？今年天主生诞日。天父天兄开基日，人得见太平天日。”

齐诵毕，杨秀清巡视四周，说：“当今乱世，凡信上帝者，有灾免灾，有难免难；凡我兄弟姊妹，要扫除人间的一切妖邪……”

说到这里，他发现了刚刚进门的罗大纲、苏三娘。杨秀清向韦昌辉、萧朝贵、林凤祥等人使了个眼色，三人走出门来，韦玉娟抢先打起帘子。

韦玉娟向罗大纲两人笑笑。她是个笑得甜甜的姑娘，弯弯的眉毛，细长的眼睛总是藏着三分笑意，大家都说她是天生的笑面，天生的福相，说她久后必大富大贵。

韦玉娟打开了第三进院子韦昌辉的书房，一股浓墨和书卷的气味扑面而来。

点上灯，罗大纲说：“什么味？”

苏三娘打趣他：“反正不是酒味！”

众人皆知罗大纲戒酒之难，全笑了。

大家聊了一阵生活琐事，又讲了些什么地方鸦片烟成灾了，什么地方饿死人了，什么地方官逼民反了等等。

苏三娘特别告诉大家，会众传来传去，都把洪秀全传神了，有人说，洪秀全头上长着一对龙角，有人说洪秀全头上有七道光环，有人说洪秀全会隐身术，别看不见面，却时时刻刻待在穷人

中间。

萧朝贵与韦昌辉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萧朝贵本来是主张让洪秀全多多露面的，可杨秀清反对。在杨秀清看来，教主越神秘越好，越是不肯轻易现真身，教徒才越是着迷、越是崇拜，如果都是肉眼凡胎，也就没什么感召力了。萧朝贵想想也对，便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当韦玉娟和韦昌辉带上房门出去后，萧朝贵问起了大头羊张钊。萧朝贵正在召集四方人马，天地会的、三合会的，只要是反清势力，全都召来。大头羊张钊手上也有一千多艇军，是不可忽视的力量，罗大纲此前大包大揽，说要去说服张钊归顺的。

罗大纲说：“大头羊张钊说，我罗大纲一言九鼎，让他投蜀，绝不投吴。”

苏三娘说：“你别听他的，那人是没长性的人，有奶便是娘。”

萧朝贵说：“聚蚊成雷，集腋成裘，这是洪先生常说的。人谁没有毛病，只要跟咱一条心就行。”

罗大纲说：“他不来也无妨。我手下 1200 人，苏三娘手下也有八百多人，供你和秀清兄驱遣就是了。这些弟兄们都洗礼了，他们都是上不了套的野马，有教规辖着，才能上正路。”

萧朝贵点点头，又问林凤祥：“那个焦亮怎么样？可靠不可靠？”

林凤祥说：“我正在摸他脾气。这人有点言过其实，好喝大酒，也抽大烟，还有嫖的毛病。”

萧朝贵说：“他若进来，这些毛病都得根除。不能因一条鱼腥了一锅汤。”他要求各位都用心点，现在桂平、贵县各地拜上帝会的人已有一万多了，已经引起了官府和豪绅的注意。冯云山先生让大家隐蔽些，不到时候绝不能向教众透露起事的事。

林凤祥说：“紫荆山的劣绅王作新开始办团练了，他放出风

来，说我们结盟拜会，迷惑乡民，有图谋不轨的迹象。”

“这王八蛋！”罗大纲说，“干脆先收拾了他。”

苏三娘说：“别打草惊蛇。”

萧朝贵说：“对，现在官府从没公开取缔过拜上帝教，和天地会不同，我们不能过早地暴露真实意图。不过现在时机逐渐成熟，我和秀清正打算派人去花县接秀全二天兄入广西，主持大计。”

五

浔江边的苇丛黑乎乎有如一堵墙。

韦家大院的灯火渐熄，更深人静，教众渐渐散去。

林凤祥、罗大纲、苏三娘三人向江边泊船处走去。

林凤祥对他们说：“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他已知道罗大纲的结发妻子上个月得痲病死了。

罗大纲嘿嘿地乐：“这得问她想不想做我的压寨夫人？”

苏三娘说：“男人没好东西，我若想嫁人，也不等到今天了。”

罗大纲向林凤祥吐吐舌头，林凤祥说：“不过江湖上可都说你们是夫妻店啊！”

苏三娘说：“我们俩常常一个锅吃饭，一个铺睡觉，可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信吗？”

林凤祥笑道：“柳下惠还真有？”

几个人都笑了。

到了江边，林凤祥突然叫起来：“咦，怪了，我的船呢？”

“冲跑了吧？”苏三娘在解她的船，兵弁纷纷下水推船。

林凤祥在岸上跑来跑去，也没找到。他纳闷地说：“不可能，我拴得牢牢的。”

罗大纲说：“算了，上我们船好了。”

林凤祥说：“我那船上还有五两银子的杂货呢。”

苏三娘道：“我给你十两银子，连船带货，一起包赔。”一锭银子应声抛出，林凤祥没准备，银子扑通一声落入水中，林凤祥忙下水去捞。

罗大纲说：“别捞了，反正也不是好来路的，她有有的是。”

林凤祥还是从水里捞出了那锭银子。

忽然，他一拍脑袋，说：“我知道了。”他已料到是焦亮把船弄走了，他说上金田村来看个朋友。上了他当，他有什么朋友在这里呢？

罗大纲说：“那就更不用急了，说不定他上哪去吃花酒了。”

林凤祥说：“不对。”他有几分惶急，蹬着浅水跳上船，说，“快，送我去白沙渡。”

站在船头的苏三娘声音不高却透着威严地下令：“起锚，白沙渡。”

几个兵弁手脚麻利地升帆运桨，这艘前面有虎头的船顺江急驶而去。

六

白沙渡是浔江上一个险要渡口。

这里是浔江猛然拐弯折而向北的大屯湾处，林树蓊郁的岸上是壁立万仞的山，山下却有一片耀眼的白沙滩，灌木丛后稀稀落落落地散布着几幢互不相依的茅屋。

林凤祥的小杂货船就随意地被丢在水边，没有拴在桩上，江水已把它半拖入江中，林凤祥心里一紧，果然不出所料。

林凤祥想起了在江边野餐时焦亮说过的话，他不是说眉清目秀的青年人没有喉结肯定是个女的吗？就冲焦亮说这话时那淫邪

的眼神，林凤祥也能断定，他没安好心，是划了他的货郎船去渔色了！

一想到此，林凤祥心头火起，三脚两步奔向他的木板房，这幢苦着厚厚一层白茅草的临江的简陋房子，就是林凤祥的栖身之所，二十多年来靠它遮风挡雨。

离很远，林凤祥一眼看见，木板门被撞坏了，他悔不该收留这个焦亮。

他听到了屋子里有挣扎声，林凤祥跑过去。

原来蒙面人果然是焦亮。在林凤祥赶到时，焦亮刚刚把洪宣娇扛入屋中，重重地扔到竹床上，揭去蒙面布，露出了真面目。他大喘了几口气，点上油灯，抓起一串香蕉连吃了几根，向洪宣娇走过去，伸手在她脸上拍了拍，淫邪地笑笑。

这时洪宣娇已从昏沉中醒来，她吃力地睁开杏眼，四下看看，觉得奇怪，想挣扎着坐起来，却又有头重脚轻的感觉，一阵阵眩晕，她渐渐看清并认出了卖货船上那个目光淫邪的人。

焦亮走了过来，说：“小兄弟，你是男是女呀？我得验一验。”说着他就下流地动起手来，左手探进衣服里去摸她的乳房，另一只手去扯洪宣娇的衣带。

洪宣娇意识更清醒了，她骂了一声“狗强盗”，来了个兔子蹬鹰式，用尽力气双脚向上一蹬，把焦亮蹬出丈把远。

恼怒的焦亮冷笑道：“你还有两招呢！今日你跑不了啦！大爷我早就看出你是个雌儿！该着让我消受。”说着又一次扑过去。

两个人扭作一团。

洪宣娇的上衣被撕破了，一封信扯落地上。正当焦亮渐渐占了上风，把洪宣娇死死地压住，伸手去扯她的裤子时，木板门猛地推开，罗大纲大喝一声：“住手！”他与林凤祥、苏三娘像三尊金刚般立在门口。

焦亮呆住了，他虽不怕谁，可正在欲火中烧时叫他们撞破，

也觉得十分扫兴。

洪宣娇乘机起来，抽了焦亮一个嘴巴。

焦亮对林凤祥他们说：“你们未免多管闲事了吧？”

林凤祥说：“你光天化日淫人妻女，还恬不知耻！”

焦亮涎着脸说：“你们不也一样？当了草寇，还带着这么标致的压寨夫人，别五十步笑百步了。”

一句话说得苏三娘柳眉倒竖，她一闪身过去，手在焦亮下巴上一搭一拧，焦亮下巴脱了臼，歪在一边，嘴大张着流出涎水，呜呜直叫，却动不得。

苏三娘说：“也叫你知道我苏三娘的厉害，我让你口出秽言，叫你此生再不能放半个狗屁！”

林凤祥、罗大纲都笑起来，焦亮忙跪下求饶，但大家都不理他。

苏三娘正安慰洪宣娇：“小妹妹，你为何只身一人女扮男装出远门呀？天下不太平，浔江上更是歹人出没的地方，多危险！”

罗大纲哈哈笑道：“说得妙！你不正是出没的歹人吗？”

“我？”苏三娘柳眉又竖起来，她铮铮有声地说，“我苏三娘比世间任何理学大师都干净，我只取不义之财，又都散给天下受苦人，我是上帝派下来救苦救难的，我怎么会是歹人？”

罗大纲说：“你看，还认真了！”

这时洪宣娇在急着找什么，一副慌慌张张的样子。

苏三娘问：“小妹妹，你找什么？”

洪宣娇说：“一封信……”

林凤祥说：“听你的口音像是广东人。”

洪宣娇说：“花县人。”

“花县？”林凤祥说，“是洪秀全先生的同乡。”

“洪秀全？哪个洪秀全？”洪宣娇急切地问。她现在更判定林凤祥是拜上帝教的人了。

罗大纲说：“洪秀全，是天父之子，了不得的人啊！你是花县人，没听说过？”

洪宣娇眼睛亮了一下，却又摇摇头。

这时林凤祥发现了黑暗角落里有一封信，他低头拾在手里一看，封套红格中有“冯云山先生大鉴”字样。

林凤祥又惊又喜地说：“你是给冯云山送信的？你怎么不早说？”

罗大纲、苏三娘也凑过去看。

洪宣娇厉声说：“还给我。”

林凤祥故意地把信掖起来，说：“这封信送到桂平县大堂，说不定能值 20 两银子。你不说清楚，岂能给你？”

罗大纲也故意唬起脸来说：“这个冯云山，浔州府和桂平县都在通缉他，他宣传异教，蛊惑人心。你给冯云山送信，就是逆党。”

洪宣娇也不搭话，忽然纵身轻起，飞起蜈蚣脚，横扫过去，连连踢中毫无防备的三人。他们都踉跄了一下，毕竟都是有武功的人，又都马上立稳。

罗大纲怪笑了一声，拉开架势，当洪宣娇又一次飞腿来扫他时，他向左一闪，一个旋身，轻舒猿臂抓住洪宣娇的腿，向怀中一扯，整个把她揽入怀中。

罗大纲说：“看来你是拜过真师的，可在我罗大纲面前，占不着便宜。”

苏三娘对林凤祥说：“拆开，说不定其中有诈。”

林凤祥拆信的当儿，洪宣娇又想挣脱出来动武，没有成功。

林凤祥刚看了几行，立刻满脸堆笑，连声对罗大纲说：“放人，放人，她是秀全先生的妹妹洪宣娇。”

罗大纲说：“这怎么回事？”马上松手，几个人全沉浸在欢乐气氛中。却不料洪宣娇得理不饶人，接二连三出拳出脚，向三个

人展开冰雹般攻击。三人都笑着不还手。罗大纲还说：“多打几拳，出出恶气。”

这一说，洪宣娇反倒不好意思了，她问：“你们都是什么人？怎么会认识我哥哥洪秀全？”

林凤祥说：“桂平、贵县一带，凡是信拜上帝教的，哪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

罗大纲说：“三年前他和冯云山到紫荆山，我跟着他一口气拆了好几座庙，什么孔夫子、关公、如来佛呀，统统砸烂，推到大江里，除了上帝真神，这些都是妖魔！”

洪宣娇说：“恕我无礼。”她看了一眼犹口歪颈斜跪在一边的焦亮问：“难道这个畜生也是信上帝的兄弟？”

林凤祥说：“他是来投奔洪先生的，闯荡江湖学了一身坏毛病，他倒是想真心助我们起事，可眼下并没入会。”

洪宣娇眼圈红了，说：“今日若不是你们几位义士及时赶到，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临行前哥哥怕我不方便，恐被人欺，才令我改扮男装，没想到仍然遭这坏人的算计。”她越说越来气，就又踹了焦亮一脚。

洪宣娇问：“冯云山表哥在哪里？我马上去见他。”

林凤祥把信交还给洪宣娇，说：“这容易，他现在大冲村。”他看了一眼焦亮问洪宣娇，“这个人怎么办？”

洪宣娇赌气地说：“问我干吗？”

罗大纲说：“宣娇妹妹说让他死，就死，你一锤定音。”

洪宣娇看了三人一眼，叹了口气，说：“看在你们的面子上，饶了他这一次。”

苏三娘这才走过去，在焦亮下巴后弄了一下，焦亮大声地“哎哟”一声，下巴正了过来，嘴巴不歪了，他忙向苏三娘叩头。

苏三娘扭过身去，说：“谢我干什么？是洪宣娇发了善心，饶了你。”

焦亮又转对洪宣娇作揖叩头：“我焦亮不是人，有眼无珠，今后若再敢冒犯你，天打雷劈！”

洪宣娇教训他说：“不单是对我，天下的姊妹都不准你欺侮。”

“那是。”焦亮乖觉地说，“连青楼、窑子里的窑姐们我也不欺侮了。”

说得罗大纲哈哈大笑起来。

苏三娘揽过洪宣娇说：“你若换上女儿装，还不知道让多少人着迷呢！你太好看了，我若是男的，都动心了。”

罗大纲马上接话说：“苏三娘你别说人家了，你也够标致的了，就是……”

“就是什么？”苏三娘厉声问。

“就是玫瑰花虽好，刺太多，扎手。”

这次是洪宣娇先乐起来。

第 2 章

冯云山公堂引经据典。曾晚妹道出太平香的秘密。



洪秀全打发妹妹洪宣娇入桂去寻找冯云山之后，便带了一把伞，背一个土布包袱上路了，他从花县到了清远县乡间去找族弟洪仁玕。

这洪仁玕也住花县官禄布村，书念了好些年，自视有才学，却五科不中，连个秀才的功名也没弄到。科场的失意和遭遇的相近，使他与洪秀全走到了一起。1843 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洪仁玕是最早的响应者，他把书馆中所立的孔夫子牌位、文昌像，家中所供奉的灶君等等一概砸毁，扫地出门，为此遭到族兄的棍打，把他逐出家门。洪秀全与冯云山次年入广西传教，洪仁玕到清远县去教书，在那里传教。洪秀全与洪仁玕的思想互相渗透、互为补充，洪秀全早把洪仁玕和冯云山看成是未来起大事的左膀右臂了。可惜为了养家糊口，洪仁玕不得不远离花县去设馆

教书，为几斗米而折腰。

天阴得很重，下着凄清的冷雨，洪秀全撑着一把破旧的桐油雨伞，走在乡下稻田埂上，一步一滑，满脚是泥，长衫上也溅满了污水，十分狼狈，可他脸上却无半点沮丧神态。

洪秀全三十五六岁的年纪，高高的个子，眉毛又黑又重，方脸膛，宽额头，一双亮眼炯炯有神。他有一副风神秀逸、倜傥不羁的风骨，这是一般读书人绝对不具备的气质。

洪秀全此时心怀鸿鹄之志，这是他十几年前就久藏胸中的了，他下意识地相信自己能走出花县那偏远的官禄布村，走向他向往中的人间极致。1836年他在广州应试不第，受过耶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的启迪，如果那还只是启迪的话，翌年他再度科考不中大病40天之后，他已由悲苦失意转为对时政的愤懑了。他至今脑海中仍久久地萦回着那个金发幡然穿黑袍的上帝的形象，他在梦中见过的这位上帝。上帝给予了他新的灵魂，全新的使命，他自认为他从此获得了“上天堂之真路”，追求的是“永生快乐之希望”。终于在1843年又一次应试不举后，他彻底与科考，也彻底与当时文人所追求的一切割断了血脉。

于是他创立了立志为天下贫苦人寻找平等的“拜上帝教”。

他与冯云山、洪仁玕高举“邪说”、“异端”的旗帜，烧孔庙，毁大成先师的牌位。他得罪了乡绅、学界，甚至连家族的人也认为他疯魔了。他连糊口的一席之地也丢了，可他从来不悔。

现在不是见到了天堂的曙光了吗？

即将举事，他不能没有足智多谋的族弟洪仁玕的支持。

洪秀全没有到过清远县乡下，不识路径，好歹在一株大榕树下碰到了一个骑在牛背上躲雨的牧童。洪秀全向他问洪仁玕的私塾在哪里？牧童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座竹林环抱青砖瓦舍的小院。

虽是族弟，洪仁玕与洪秀全未出五服，仍算是近支。洪仁玕也是瘦长身材，文文静静，与洪秀全长相酷似。他比洪秀全小7

岁。他因为与洪秀全一起创立拜上帝教而无法被乡里人所容，才跑到清远县来挣几两银子的束脩活命，他的家室之累远甚于洪秀全。

一见洪秀全冒雨而来，洪仁玕忙起身笑脸相迎：“哥哥从花县来，也不挑个好天气。”

洪秀全甩甩伞上的水，收起来，说：“这是上帝对我的洗礼呀！”

洪仁玕倒了一杯茶给他说：“听说冯云山在广西已积蓄了很大的势力？”

洪秀全说：“冯云山功不可没。”此言不虚，6年前冯云山抛下老母妻儿和洪秀全一起深入紫荆山，他就再没回来过。他身无分文，一个斯文儒生，却去当炭工，可也因此交下了不少炭工朋友。冯云山是个了不起的组织家。

“我是相形见绌啊！”洪仁玕说。

“怎能这么说？”洪秀全道，“不是你领我到美国浸礼教会去会见罗孝全，细读《圣经》，我也创办不起来拜上帝教啊！”

洪仁玕说：“你可是声明了，上帝是中国的，不是洋教。”

“自然。”洪秀全说，“洋人向中国倾销鸦片害人，我恨尚且恨不过来，岂能为虎作伥？”

洪仁玕说：“你找我何干？”

洪秀全说：“前些天我已打发宣娇妹妹下广西去找冯云山了，我也要去。时下，拜上帝教已在广西成燎原之势，五大基地已形成。”

洪仁玕兴奋地问：“除了杨秀清、萧朝贵的紫荆山、金田，别处又有了发展？”

洪秀全告诉他，石达开、秦日纲在贵县龙山一带教民甚众。胡以晃、蒙得恩在南鹏化山区和藤县大黎地区，也有一大股势力，还有赖九、黄文片在陆川、博白的势力，凌十八在广东信宜

声势也不小。

洪仁玕问他：“你想马上起事吗？”

洪秀全说：“每年花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 200 年，中国能不穷吗？百姓还有活路吗？”

洪仁玕不禁想起从前洪秀全打过的比喻，他说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于儿辈；各人当尊重父亲之遗嘱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产业。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原而强夺其兄弟的产业呢？

洪仁玕认为这是反清的口号，也是唤起民众的理由，推而广之，那西方列强不同样是不满足于自己所分产业，而要跑到中国来抢掠的吗？

洪仁玕在帮着洪秀全分析了形势后，认为可以考虑举义，只是洪仁玕还有些烦难的家事，一时脱不了身，他答应待他安排妥当，即带他发展的会众去广西。

洪秀全知道他有难处，不好勉强，就宽容地说：“我在紫荆山等你，起事之日，你必须到，你可是我的军师呀！”

洪仁玕说：“若论才学、人品、智谋，我都比不上冯云山。”

他说的是肺腑之言，洪秀全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此时都想不到，冲在拜上帝教最前沿阵地的冯云山正面临着一场牢狱之灾。

二

脱去烧炭工的破衣烂衫，斯文而又刚强的冯云山手上的老茧犹在，掌纹里洗不去的炭黑和一脸古铜色的皮肤，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他的读书人形象了。尽管曾天养在曾家大院为他开设了一间挺有规模的乡间塾馆，冯云山却总是做烧炭工棚里的梦，鼻子好

像总能闻到烧炭坑里冒出来的生烟味儿。

入塾执教的第一天，冯云山用指头发硬的手握住一支大羊毫笔，在曾家大门口写下一副对联，是很漂亮的颜体字：

泗水文章流四水
尼山木铎振荆山

其中暗藏之隐喻是不言自明的，他比洪秀全更先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曙光。

这一天，冯云山正在坐馆讲授《大学》，讲解过了，二十几个学童摇头晃脑在背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冯云山从讲桌抽屉里拿出昨夜成稿的《太平诏书》，字斟句酌地润色。这是准备起义时用的文件，这一阵子，他把声讨清妖的檄文也都写好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早已引起了大冲村的劣绅王作新的注意。王作新对大冲村十之八九的人加入拜上帝教忧心如焚，他也许是乡下人当中嗅觉较为敏锐的一个，他最先嗅到了“反味”。

王作新终于从曾天养家大门口的对联抓到了口实，一纸状子告到了桂平县大堂。

桂平县知县王烈犹豫再三，还是抽了签，让衙役、捕快们去捉拿有反情的冯云山。

十几个捕快骑马来到大冲村曾家院外，马蹄声惊动了背书的学童，他们都把小脑袋凑到窗户上向外偷看。

曾天养早已不再下江捕鱼了，那只不过是临时掩护的差使。听见马蹄声，他也走出院子。

冯云山拿起戒尺在梨木案上敲了几下，孩子们只得把目光移向书本。

马蹄声越来越近，人喊马嘶响成一片。冯云山疑惑，站起身

来，慢步踱到门外。

只见大门猛然被撞开，一群穿号衣的衙役在门前下马，不由分说冲了进来。

曾天养老先生忙从院中趋出，双手拦阻地说：“这是怎么说，青天白日，你们为何私闯民宅？”

王作新站在门口冷笑说：“你曾老先生的民宅可有藏污纳垢之嫌了。”

曾天养说：“你胡说！”

孙女儿曾晚妹也从东厢房跑出来观看。

那群差役一见冯云山若无其事地踱出塾馆，一声喊叫，一拥而上，把锁链套到了冯云山的脖子上，拉了就走。

这下学堂乱了营，孩子们蜂拥而出。

冯云山沉住气，他不肯走，质问道：“我可是堂堂秀才，你们县太爷见了我也是以礼相待，你们为何如此无礼？”

衙役领班说：“你跟我说不清，有理公堂上去说，水火棍会让你说的。”几个差役狞笑。

王作新在一旁说：“你们不是信洋教吗？你们不是要推倒大清律吗？现在不把你这妖人及早处置，你们就要造反了！”

“呸！”曾晚妹说，“你血口喷人！”

两个衙役从房中翻出一些小册子，都是手抄本的《拜上帝十条》之类。

“这都是惑众妖书，一并带走！”衙役班头挥挥手，众差人推了冯云山就走。

曾天养在大门口拦阻，被推搡到一边。

曾晚妹一溜烟儿跑出去报信。

差役们拥着冯云山还没走出村口，从四面八方拥来几百个村民，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家伙，吵嚷着，让他们“放人”。为首的是曾水源。

差役们一边叫着“反了，反了”，一边往后退。

冯云山见这阵势，马上大声说：“兄弟姐妹们，上帝让我们忍让，我们不能违背上帝的旨意。大家各自安居乐业，我冯云山一不害国，二不扰民，堂堂正正，何罪之有？大家不必担心，我没事的。”他怕事急生变，会危及大事。

曾天养见冯云山给自己使眼色，也就对大家说：“散去吧，冯先生光明磊落，一定没事的。”他又特地走到曾水源跟前，附耳说了几句什么。

曾水源对冯云山说了句：“冯先生保重。”先走了。

曾天养拿了些散碎银子塞给差役们，说：“买碗酒吃，我这兄弟是读书人，经不起重刑，各位多担待。”

有了钱，差役们不再恶言恶语了，都换了一副笑脸，连说：“包在我们身上。”

曾晚妹望着差役们将冯云山抬上马背，拥着冯云山要走，突然跑回家里，又旋风般跑出来，手里捧了两个大菠萝追上去，一路喊着：“冯叔叔，给你凤梨，牢里没有。”她拦在了马队前面。

冯云山在马上俯下身，感动地望望她，说：“牢里有的，什么都有，快拿回去吧。”

曾晚妹说：“不，我跟你去看看，若没有，我给你削。”

由于她拦在小路前面没法走，一个差役不耐烦地一把将她推倒在小山溪里，她气得哭起来，眼望着马队驰远。

大冲村曾家从冯先生被抓走就没断过人。曾天养正想派曾水源去给杨秀清送信，他们来了。

林凤祥、杨秀清、萧朝贵几个人陪着洪宣娇来到曾家门口。院里传出犬吠。

杨秀清伸手在门柱上摸摸，问：“怎么，冯先生写的对联不见了？”

这时曾天养开了门，他四下望望，马上扯着杨秀清的袖子

说：“快，快进来。”

人们一进了院子，曾天养立刻插上了大门。

杨秀清眯起那双有眼疾的眼睛，警觉地问：“出了什么事？”

“到房里去说。”曾天养小声说，“隔墙有耳呀！”

萧朝贵待他们几个向房里走，他对林凤祥使了个眼色，林凤祥会意，便没有跟进去。他走到东厢房檐下，一跃起抓住房檐，翻身上房，伏在了烟囱后头，察看着山村里的动静。

三

桂平县大堂狭小，刑具却应有尽有。

桂平县虽是山野小县，知县也照例不忘在背后悬挂一面“正大光明”的巨匾。不知经历了多少年，金漆熏得乌黑，已没有什么光明可鉴了。

四个持水火棍的衙役例行公事地吆喝着，给冯云山来个下马威。县令叫王烈，也是两榜出身，看上去也还面善。

王烈说：“你也是个读书人，你为什么不跪？”

冯云山道：“你既知我是个读书人，同是孔圣人弟子，不审结案子，就加刑于我，你是藐视大清祖制。”

王烈半晌不语。停了一会儿，他抖抖冯云山的拜上帝会的小册子，说：“你拜的是什么上帝？本县不能不疑心你是在以邪教唆民众与朝廷分庭抗礼。”

冯云山笑笑，说：“贵县不是两榜出身吗？想必是读过经史的吧？”

王烈分明被冯云山的傲慢口气激怒了，他说：“还轮不到先生来教训本县。本县自幼熟读经史百家，却不知有什么上帝！”

冯云山决心挫一下县官的锐气，他莞尔一笑道：“读书而不求甚解者太多了。难怪时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原来读书人的

心并不在书上。”

王烈拂袖怒道：“放肆！我严惩你这个狂徒！”

“你未必敢把本案上报，”冯云山仍面带笑容地说，“万一碰上有才情的上司，知道的比你多呢？先生岂不貽笑大方？”

王烈的脸一红一白，他说：“你且举出一二，我来听听，你是不是胡说？”

冯云山说：“我是斯文人，不是你的囚徒，我不能立在堂下回你话。”

王烈无奈，只好吩咐衙役：“给他搬一把椅子。”

冯云山撩起长衫稳稳落座，旁若无人地说：“先生自然是读过《诗经》的了，《大雅·文王》不是有这样的诗句吗：‘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示上帝，聿怀多福。’这不是有上帝吗？”

王烈一时没回过味来，在紧张思忖。

冯云山又说：“《书经》先生也是在启蒙时必读的吧？你的老师不会不教你。《汤誓》里有‘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之句，你不怕这上帝吗？”

王烈有点儿坐不住了。

冯云山又接下去揶揄他：“《孟子》你一定也读过，为官者都自称是孔孟弟子呀！那么先师说：‘惟曰其助上帝宠之’，这上帝当不是我冯某人所造吧？”

王烈的脸色十分难堪，半晌才说：“巧言令色。不管怎么说，你不是安分守己之徒。读书人应本本分分地攻读，求取功名光宗耀祖才是，你却悖谬行事。”他说到这，站了起来。

冯云山问：“我可以回去教书了吗？”

王烈默默无语。他说不过冯云山，老实说，他没有证据证明冯云山有违法作乱的罪证，就连那副十分隐晦的楹联，也可以有多种模棱两可的诠释，未见得定得上“反诗”。可王烈也不敢轻易纵虎归山。作为地方官，是深知教会和会道门厉害的，白莲教

也好，天地会也罢，起来作乱，没有一个不是凭借某种邪教来蛊惑人心的。虽说目前尚没能坐实拜上帝教有无谋反意图，可王烈本能地感到它是“来者不善”，也许日后比天地会的危害更巨，那就应将它扼杀在襁褓中，抓住了教首，岂能轻易放过？

当然他也不想为难冯云山，就委婉地说：“冯先生只好先委屈一下，既有举报，本县不得不公事公办，待日后查得没事了，自然向先生赔礼。”

四

冯云山和洪秀全一样，是贵县、桂平县一带万余拜上帝会教民心中的一盏明灯，冯云山突然被抓，等于一阵强风吹灭了这盏灯，人人眼前一团漆黑。一时间，流言四起，人心浮动，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面对这种情势，杨秀清就成了几大首领当中惟一的主心骨了。杨秀清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他那一双常常红了眼眶的小眼睛眯起来的时候居多，你很难看到他的内心世界，可从萧朝贵往下，没有一个人不对他服气的，他们都能从那双小眼睛的闪烁光芒里看到希望，看到信心，看到智慧。他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不然不会对紫荆山里的烧炭工人有一呼百诺的威望。

在人们七嘴八舌议论因冯云山的入狱人心惑乱时，杨秀清一直在抽烟，直到人们一筹莫展时，他低声问洪宣娇：“洪先生什么时候启程来广西？”

洪宣娇答：“在等我消息。”

杨秀清说：“在他到来之前，先稳住教众，现在不到揭竿而起的时候。”

曾天养说：“曾水源他们要劫狱。”

萧朝贵说：“不行，这会坏事。”

杨秀清也说：“那是不打自招。”杨秀清心里是这样盘算的：如果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自是又当别论。现在我们只是有人，可武器尚未打造好，粮草、银两也都不够用。这些尚在其次，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来没有在教众面前说过要起义的目的，匆忙起事，后果不堪设想。眼下第一要紧的是稳住人心。

洪宣娇说：“那也不能把冯云山大哥丢在大牢里不管啊！”

杨秀清眯起眼来沉吟片刻，对曾天养说：“这样吧，你联络一些乡绅、秀才、有身份的人，越多越好，你们来个联名具保，就说冯云山是个本分的读书人。”他知道，这也只是应急，并非十拿九稳的上策。

曾天养说：“好，我马上去办。”

萧朝贵说：“怕是也需要一笔银子，这总不好让乡绅们出啊！人家具保画押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曾天养说：“我凑上一些。”

杨秀清说：“去韦昌辉、石达开家取一些。如果不够，只好在咱们烧炭工人的秤炭钱上想点法子了。”

曾天养说：“炭工们在深山里烧一窑炭，重重课税，剩不了几个钱，肚子都填不饱，怎么好让他们出？”

杨秀清说：“都是兄弟，有干吃干，无干同粥，惯了，谁也不把钱当成大爷！”

似乎杨秀清说了就是法律，没有一个人驳他，他干脆利落地给与会者分派了差使，站起来只说了一声：“办砸了别来见我。”便走了出去。

洪宣娇纳闷，这杨秀清竟有这样说一不二的权威，靠什么？

长着一双聪明大眼睛的曾晚妹告诉洪宣娇，杨秀清这人出身苦，有一文钱会劈给同伴半文，山里人有大事小情都去求教于他。

洪宣娇虽不喜欢杨秀清其貌不扬的面目，特别是那一双看不

出喜怒阴晴的小眼睛，可却为拜上帝教有这样有威信的人而高兴。

五

曾天养家西厢房点起了明烛。

洪宣娇走进为她准备的卧房，见灯已点了起来，被子也铺好了，椅子旁摆着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脚水，旁边搭了布巾，小几上摆着时鲜水果。

洪宣娇四下看看，开始洗脚。

曾晚妹走了进来，手里拿了个香袋之类的东西，径直走到床前，掀开被子塞了进去。

洪宣娇问：“你把什么东西塞到我被子里去了？”

曾晚妹顽皮地挤挤眼：“一只蝎子！”

洪宣娇当然不信，她边洗脚边说：“蝎子我也不怕，我这人五毒不惧。”

曾晚妹又从被窝里取出香袋，凑到洪宣娇鼻子底下让她闻。

“好香！这是什么香味？”洪宣娇夺过香袋，说：“我怎么从来没闻过？”

“这叫太平香。”曾晚妹告诉她，紫荆山里有一种树，长在悬崖上，没本领的人采不到，要舍命才行。把树皮采下来碾成末，就行了，放在屋中香味几天不散。

“谢谢你，晚妹！”洪宣娇说，“往后，洗脚水都由我自己来打。我可不是侯门千金呀！”

曾晚妹扑哧一声笑了，那大眼睛笑成了月牙儿形，她说：“热水不是我打的，被窝不是我铺的，这太平香袋也不是我送的。”

洪宣娇诧异地问：“那是谁呀？谁对我这么好？总不会是你

爷爷吧？’

曾晚妹神秘地说：“我不说。人家不让我说。”

洪宣娇故意板起面孔来，说：“你可别后悔，你不想跟着我学十八般武艺了？’

这显然是有致命诱惑力的一招，曾晚妹说：“我告诉你，你可能说是我说的呀！”

洪宣娇用布巾擦着脚，说：“保证守口如瓶。”

曾晚妹这才说：“是萧叔叔，萧朝贵。”

洪宣娇大为惊讶，而且不好意思起来，心里却着恼，仿佛被人轻侮了。

“你脸红了。”曾晚妹指着洪宣娇的脸说，她并不懂得此时洪宣娇的内心世界。

“别瞎说。”洪宣娇问，“他是这样一个细心的人吗？可不像个山里的烧炭工。”

曾晚妹说：“我也奇怪，他平时不爱说话，说出一句话来能顶死一条牛，是个直性子，又谁都喜欢他，他在那帮烧炭弟兄中间，说一不二，仅次于杨秀清。”

洪宣娇笑了笑。

曾晚妹要抢着给她倒洗脚水，洪宣娇踩着瓦盆沿儿不让。曾晚妹说：“你的脚好大呀！”

“天足嘛！”洪宣娇有几分自豪地告诉她，在她小的时候，妈要给她裹，唉呀，疼死人了，她偷着放开了，妈就追着打她、央求她，说不缠小脚，将来嫁不出去。她依然不肯就范，妈就让大哥二哥来绑她，只有她三哥，就是秀全哥给她出主意，一到缠脚的时候她就往井台上跑，说要跳井。头几回他们以为洪宣娇吓唬人，有一天见她真的跳下去了，妈大哭，说再也不让她缠足了，嫁不出去就剩在家里吧……她才逃过了此劫。

“你敢往井里跳？没淹着？”曾晚妹眼里流露着敬意。

洪宣娇狡黠地一笑，说：“秀全哥哥头一天雇人把井淘干了，里面堆了几个沙袋子，又铺上了厚厚的草……”

曾晚妹格格地笑起来，露出一颗小虎牙。

洪宣娇看了看曾晚妹的脚，说：“你的也没裹呀！”

“山里人不时兴。”曾晚妹说，“长大了都得下地干活，脚缠那么小，风一吹就倒了，能吃上饭吗？再说，我是从小扮男装啊！我要出去闯天下，一个大男人有一双小脚，成什么样子？”

洪宣娇笑了起来。

曾晚妹问：“你眼睛好毒啊！你见了我一面，就看出我不是男的？”

洪宣娇笑而不答。

曾晚妹说：“你可不许当别人面说破呀！爷爷教我武功，我说不定日后要上战场呢！”

洪宣娇抬起自己的脚，用抹布擦着自我欣赏地说：“怎么样？看我这三寸金莲，不过得横着量。”

逗得曾晚妹格格直乐，眼睛不停地在她脸上打转转。

“你总盯着我干什么？”洪宣娇问。

“你长得真好看。”曾晚妹说，“我们大冲就没有你这么好看的。你有婆家了吗？”

洪宣娇说：“我厉害，又不会做女红，没人要我。”

“我才不信。”曾晚妹说，“说媒的不挤破房门才怪！找举人啊、状元啊也不难。”

洪宣娇说：“什么有顶戴花翎的，酸溜溜咬文嚼字的书生，我都烦。”

曾晚妹眼一亮，突然冒出了一句，说：“那，萧朝贵怎么样？他人可好了。”

望着天真的曾晚妹，洪宣娇纵声大笑起来，笑得她直捂肚子。

曾晚妹忽闪着长长的睫毛，问：“你嫌他长得丑吗？嫌他是橘子皮脸吗？”

这一次洪宣娇反倒不笑了，她似乎觉得有认真对待的必要了，她拍了拍曾晚妹的头，说：“你以为是拿把刀去砍香蕉吗？砍哪串都行？”

曾晚妹似懂非懂地望着她。她明白洪宣娇的意思是并不喜欢萧朝贵。

窗外，正有一个影子离去，那是萧朝贵。他的脚步越走越快，消失在大门外。

洪宣娇似乎不经意地回了一下头，她分明听到了远去的脚步声。

她不由得心向下一沉。在此之前，在故乡花县，她是个极端人物，图她美貌的人，走马灯一样托媒人上门来说亲；嫌她不安分的人家，则把娶洪宣娇当做惩罚不肖子的“训条”。

对这两极的品评，洪宣娇不理不睬，我行我素惯了，她从不把别人的褒与贬放在心上。

这萧朝贵的献殷勤与上门花言巧语的媒人一样令她生厌。方才还把此事当儿戏来说，现在冷静下来，她不能不认真对待了，千万不能给那萧朝贵一丝一毫的错觉，她觉得这个看上去健壮刚毅的人有另一面：滑稽。

第 3 章

既是臣子，又有天父的身份。一个偶然的机
会，使杨秀清能够在天上、人间自由行走。



天上黑云翻腾，江上白浪卷涌，浔江上很少有这样的大风，特别是这个季节。也许是躲避风浪，小竹筏、小舢板都不见了，白浪掀天的大江上只有一条鼓满了风的大帆船在浪丛中颠簸着逆水而驶。

风大，搭船的乘客都躲到底舱去打牌、抽大烟消闲去了，甲板上只有洪秀全伫立着，溅上甲板的浪花打湿了他的袍角和鞋。他披一件玄色斗篷，腰佩一把斩妖剑，临风鹄立，一站几个时辰，连姿势都不变，船老大和水手都以为他是个忠于职守的镖客。

此时洪秀全的心也像御风的长帆一样涨得满满的，大有乘风破浪破万里浪的气概。他是接到妹妹和杨秀清、萧朝贵的亲笔信后后程入桂的，这一次是踌躇满志大展宏图的一举，不同于往次。

他第一次携冯云山到广西来，不过是试试运气，仅仅是猜度广西为偏远的瘴疠之乡，民不聊生，发动起义易于成功。皇天不负苦心人，干柴烈火，现在终于到了要他这个播火者举火的时刻了。

乌云几乎是掠着帆顶飞了，山谷间充塞着滚动的水汽，说不清是云、是雾，一阵沉雷过后，稀稀落落的大雨点有如铜钱大小，砸在帆篷上、甲板上扑扑作响，连水手们都找地方避雨了，但洪秀全仍浑然不觉，立在雨中，凝视着冒着水泡的浔江江面。

圆脸、敦厚、天生一副笑面、一根胡须都没有的赖汉英从底舱跑出来，拿了一顶锅盖般大小的斗笠，替洪秀全戴在头上。他是洪秀全的妻弟，30岁，精通经史，却更热中于医道，从未考过功名，也自然没有洪秀全的烦恼。像他的济世活人的医术一样，他总是愉悦的，不笑时也像在笑。

洪秀全也不去看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赖汉英说：“我们行医之人，讲究病有可治与不可治之分。如今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如重病者已入膏肓，是没有救的了。此时起事，易摧枯拉朽。”

洪秀全凝望着浪花迭起的江面，说：“那年我县试不举，大病一场，我在梦中见到一老人，他赠我这柄斩妖剑，叫我铲除妖魔。他就是上帝，至今音容犹在，他给我写了七个彩色大字：天王大道君王全。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赖汉英说：“这里面似乎隐着天王非你莫属之意。”

赖汉英已经不止一次听洪秀全提到斩妖剑和“天王大道君王全”了。赖汉英不相信他那柄做工并不精细的兵器是上帝所赐，更不相信有什么七字真言，更多的可能是洪秀全的穿凿附会，也许是臆想中的错乱形象。可他像冯云山、洪仁玕一样，从未说过。他们都知道，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的目的，是要改变现在这个令他唾弃、憎厌的社会，既如此，一切为这个目标而服务的口

号与附会的神话都是很有必要的。

赖汉英曾是怀疑和嘲笑姊丈离经叛道行为一群中的一个。可他终于明白，他该为洪秀全向往的一个民众世代憧憬的天堂而尽一份力了。

洪秀全矜持地笑笑，随口吟道：“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

心领神会的赖汉英笑道：“风云聚会，乾坤已定，时运已到。”

二

杨秀清的家就藏在紫荆山重重叠叠的山的皱褶之中，为一排排张着巨伞的大榕树遮挡着，几乎看不见那简陋的泥屋瓦顶。这房子年久失修，柱角倾斜，泥皮脱落，房顶长草，老藓缘墙，实在有点寒酸。

可杨家背后的紫荆山很是雄奇。它山势峻立天表，群峰排列如伍，溪涧在山谷间跳荡着曲折而去，吼声如雷。

杨秀清召集会议，拜上帝教远近的头领们便从草高没顶的荒山小路上走来，他们散坐在高高低低的榕树板根上，有的在抽水烟袋，有的在抽竹筒烟袋，也有学边塞民族嚼吃槟榔，牙和嘴唇都是紫色的。

韦昌辉、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曾水源、秦日纲、韦俊、杨辅清都到得很早，萧朝贵站在通往山下的小径接后来的人。

杨秀清在默默地抽水烟。他是个木讷少言的人，一双永远睁不开的小眼睛，总是红肿着，像是烂眼眶。他不苟言笑，可他在山里烧炭工中间说一不二，一个唾沫星一个钉。

时候不早了，杨秀清问：“这石达开怎么还不到？”

正说时，有人喊：“来了。”

大家扭头向小径望去，果见石达开同他岳父黄玉鹰牵着马从林隙间走来。这石达开一表人才，身材伟岸，白面无须，很像戏台上的白面小生，相面的说他是“天日之姿，龙凤之表”，“日后必显贵”。石达开从没把这话告诉过别人，心里却充满了憧憬，他相信自己的才气，也不怀疑自己的气概，只是生不逢时罢了。石达开的家是客家人，住在贵县奇石圩，自幼读了不少书，有经略四方之志，他受到了冯云山的赏识。当他从拜上帝会的窗口望出去，看到了一片灿烂的未来天空时，这个本来不安分的青年怦然心动了。

石达开结识洪秀全是在一个很偶然又不偶然的会。

石达开在家乡贵县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石家也是客家人，石达开熟读经史，自幼为人豪爽仗义，好结交天下义士，即使在他没萌“反心”时，已是方圆百里人们心中的一杆旗了。他才学那么好，却始终没去应过考，他鄙视功名，认为官吏十个有九个贪，好人当了官也会变坏，这也是他有威望的原因之一。

那是1846年的夏天，洪秀全恰在贵县一带传教，因慕石达开的名气，很想结识，可几次上门去找，石达开都不在，不是到邻村去帮穷人打官司、写状子，就是帮人家办红白喜事。

洪秀全得知石达开的母亲患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症：腹胀，就到贵县最有名的“素问药堂”去抓药，方子是他自己开的。洪秀全和洪仁玕一起学过医，刚抓好了药，石达开进来了，也要抓一服治腹胀的药，却向药铺先生询问有无验方，先生便指着洪秀全说：“这位先生刚好有个方子，也是要治腹胀的，不知可否通融。”

洪秀全一听石达开的口音，就说：“先生有点像奇石圩那邦村一带的人。”

石达开问：“先生莫不是在那邦有故旧吧？”

洪秀全说：“有一个神交已久的朋友，几次造访未遇，准备再去。”

石达开问他找谁？洪秀全说：“找一个义士，姓石名达开。”

石达开不知洪秀全的底细，又是广东口音，便没有承认自己就是石达开，只是说他认识石达开，与石是邻居，愿为洪秀全引见。

洪秀全于是出示药方，石达开也按方抓了一服药。

到了那邦村，石达开把洪秀全的药煎了给母亲吃，当天腹胀就消了，村民以为神奇，一传十、十传百，洪秀全成了再世华佗，在那里一连盘桓了一个月，天天为人诊脉，也乘机宣传他的拜上帝教，人们虽然听起来入迷，可真正让他们入会，又都不愿伸头。

当然，石达开在敬服洪秀全妙手回春术的同时，也报了真名姓，两人越谈越投机，石达开立刻全盘接受了拜上帝教的所有教义。

石达开告诉洪秀全，他在贵县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果然如此，那些犹犹豫豫的山民们一听石达开都入了教，纷纷前来受洗礼，石达开在银矿上拉来秦日纲等一千多人。

石达开是个明智的人，他轻易不为所动，一旦认为机遇来了，立刻全身心投入，牢牢抓住不放。他不但带领那邦村的男男女女跟上了洪秀全，他在银矿上势力也大得惊人。冯云山早就说过，一旦起事，石达开拉走银矿上的矿工，银矿就会倒闭。时下，石达开的贵县基地是仅次于杨秀清、萧朝贵的紫荆山炭工基地和韦昌辉在金田村一带的教众，已经成了拜上帝教不可忽视的力量。

今天他和岳父黄玉鹰是应杨秀清之约翻越崎岖山路赶来的，自然晚到。

一见石达开翁婿两人走近，所有的人都起身来迎，山坡上一

片寒暄声，惟独杨秀清仍半蹲半坐在树根上，眯着眼，抽着水烟，喉间发出一串串咕咕噜噜的声响，他只是伸出水烟袋向石达开摆摆，算是致意。等人们都回到原位坐好，杨秀清把水烟袋挪开，声音不高地说：“石朝奉总是摆大乡绅的谱。”这话一半像玩笑，另一半像是责难。人们从杨秀清的个性来推断，后者居多。

这一来，谁都不好说什么了。

石达开脸上下不来，机敏帮了他的忙，他把杨秀清的责难涂上一层厚厚的戏谑色彩，推了回去，他说：“总得有一个最后到的人。而这人总会承担迟到的罪责，与其让别人看白眼，不如我石达开看，我眼力差，看不见。”人们都明白眼力差是影射杨秀清的，人们不禁哄堂大笑，杨秀清不好认真，板着的面孔反倒放松得多了，人们很难看见杨秀清一展笑容。

石达开一眼看见了坐在苏三娘旁边的洪宣娇，就说：“我说今天这大榕树底下怎么这样艳光四射呢？原来有一位仙女飘飘下凡。秀清兄也不为我引荐一下？”

萧朝贵看了一眼洪宣娇，却发现洪宣娇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林凤祥那边。林凤祥拿一茎细草在逗引一群黑蚂蚁。

没等杨秀清张口，苏三娘先说话了：“这个人，你该叫姑姑。”

众人哄一声笑开了。

石达开说：“天父以下，尽是兄弟姊妹，何来一个姑呢？”

苏三娘道：“是这样吗？”她笑着一指坐在石达开旁边的黄玉鹰，说：“依你的说法，你与你的老泰山也是称兄道弟了？”

人们又是拍手打掌地笑。

杨秀清咳嗽了一声，虽没说话，大榕树底下顿时静了下来。

杨秀清的妹妹杨云娇提了一壶水来，里面泡了茶，倒出一碗碗浓浓的茶分给大家。

杨秀清先赞冯云山先生是奇才，他把县令都批驳倒了。县令

硬是在大清律典里找不出我们拜上帝教的错处。可这狗官心里有数，他也不敢轻易放人，咱们把银子都送上去了，刑名师爷、钱粮师爷，所有的爷和孙子都送了，看在乡绅的面子上，有可能保出来。而今天所以召集会议，是因为我们的人乱了阵脚，人心惶惶，总得想个办法才行。

真正郁结在心中的不快，杨秀清并没有当众说出来，他此时的怀疑和不信任的目光一直在罗大纲、苏三娘的脸上盘旋，他们却浑然不觉。杨秀清的担心不是没来由的。风声一紧，随罗大纲一起来投拜上帝教的六股天地会势力，先后又都离心而去，大头羊张钊刚刚皈依，又反过去投靠了署理广西巡抚劳崇光。这些人的反复无常，造成了更大的人心动荡。地主团练武装接二连三地挑衅，先是平南县抓了拜上帝会的黄为正、吉能胜，人心尚未稳下来，又发生了劣绅李炳章状告胡以晃图谋不轨事件；贵县六屈村地主周凤鸣公然挑起械斗，韦昌辉、萧朝贵带众去支援，才打败了周凤鸣。几天前，白沙又发生了团练闯入林凤祥家抢走耕牛事件，秦日纲聚矿工几百人与团练械斗，形势极为紧张，有些教众胆战心惊，不知该如何办了。

杨秀清深知，此时他必须稳住大家，拿出法宝来才行。他多盼洪秀全从天而降啊，那他就一身轻松了。偏偏是洪秀全未到，一向仰赖为靠山的冯云山又陷在牢中，杨秀清已经急得几夜未曾合眼了。可他在众人面前一直未表现出什么异常，他知道，千万双眼睛都盯着他呢，他一慌，阵脚马上就垮，他知道自己事实上已被推到了万众信赖的领导者地位。

韦昌辉知道杨秀清心里不平静。

韦昌辉眨着他那双神鬼莫测的小眼睛，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连冯云山都救不出来，谁还信你的上帝？”

罗大纲说：“不如拉起人马，扯旗放炮大干，反正也是这么回事了。”

石达开说：“这样大的事，秀全二天兄不到，岂能轻举妄动？”

杨秀清眯起眼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看着天上的云片，一声不响。人们都望着他，等他拿主意。

忽然，有一个老太婆慌里慌张地跑到坡下，一迭声地喊着：“云娇，云娇！”

杨云娇说了声“来了”，溜下陡坡，跟老太太说了几句什么，又跑回来，附在杨秀清耳边说了一会儿。

杨秀清愣愣的样子，半张着嘴，也不回答。杨云娇推了他一下：“哥，人家求到门下，哪能不去呀！”

杨秀清这才像大梦初醒似的，连声说：“去，去，快去。”

待杨云娇与老太婆消失在校树林后，杨秀清一直眯着的眼睛仿佛睁大了不少，方才妹妹的悄悄话使他眼前顿时开朗，他无意中找到了良方，不过他绝不可能在众人面前事先泄露半点，那会功亏一篑。

杨云娇是来告假的，后山许家老太太又犯了心口疼的老毛病，请她去降童，降童术又称倒童术，在广西大山里极为流行，是民间巫师装神弄鬼的所谓“人神相接”的迷信把戏，与北方的神汉、巫婆跳大神有些近似。杨云娇便是个女巫，人们生了病，丢了耕牛，遇上灾祸，她常常用倒童术来请神解难，口中念念有词，过一会儿口歪眼斜、吐白沫，咕咚一声倒地，这便是神附体了，下面口中哓哓之语便是神语，能开药方、指明路。

杨秀清决定来个效法降童稳定大局，至于能不能起到预期的目的，他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但他为自己偶然的内心动议而激动，他感到至少有五成把握。这当然不能说破，捅破了这层神圣而又迷离的纸，一切都不灵了。他心里比刚才踏实多了，开始分析拜上帝教所面临的极其不利的形势，他声音不高，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分量，他说：“山不转水转，没有过不去的河。大家回去，

明天在金田村举办露天礼拜，凡是受过洗礼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来集合，人越多越好。”

李开芳捅了林凤祥一下，悄声问：“不会是举义吧？”

林凤祥给了他一个眼色制止他说话，果然，杨秀清那威严的目光扫了李开芳一眼，李开芳忙扭过头去。

杨秀清已站起身，谁也不看地向坡下走去。

刚走了几步，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吸引住了杨秀清。在这普通人面前，杨秀清显得慈眉善目，语气也分外平和，他问：“怎么了，嫂子？有什么难处跟我说。”

那女人说：“不好意思再张口了……”

杨秀清说：“是不是黄三哥病又重了？没钱抓药是不是？”

那女人只是哭。

杨秀清在身上摸了半天，只摸出几个铜板来，想想，把身上那件褂子脱了下来，连钱带衣服一起塞给那女人，说了句“拿去当了”，自己竟然光着脊梁走了。

石达开摇摇头，无可奈何地笑笑，说：“幸亏他还没把裤子脱下来。”他从袖筒里摸出一小块碎银子，塞给那女人，又顺手把杨秀清那件褂子拿了回来。

那女人千恩万谢地说：“你们真是好人啊！叫我怎么报答呀！”

韦昌辉乘机说：“你若谢，谢上帝就行了，人间的好与坏，善与恶，上帝都一目了然。”

石达开则不管这些，他用一根竹棍挑起杨秀清的褂子说：“他以为他这褂子是皇上赏的黄马褂呀？拿去扯尿布人家都嫌不结实。”

周围的人又都笑起来。

三

金田村山路上坎儿多、深沟多，实在难走。

洪秀全与赖汉英风尘仆仆地骑马赶路，已经遥见崇山峻岭间的金田村，被一条条山溪所环绕，山上绿树蓊郁，瀑布成群。洪秀全不禁驻马叹道：“紫荆山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呀！”

赖汉英说：“我查过浔州方志，上面可是说这里地僻而险，久为藏污纳垢之地。”

洪秀全以鞭敲马鞍朗声笑道：“那是贪官污吏写的方志。岂不知穷乡僻壤，民生艰难，百姓不堪欺压，揭竿而起，易成功，官府来围剿也不容易奏效。”他又伸出马鞭指着起伏的山峦和密林说：“你看这百岭千回的瘴疠之乡，若藏 10 万甲兵，能看得见吗？”

赖汉英道：“姐夫确着眼力，紫荆山虎势龙形，合该是我们的发祥地。”

这时山路上驰来几骑马，近了看出为首的是洪宣娇，还有林凤祥、曾晚妹。

离很远洪宣娇就高声叫“哥哥”。

洪秀全慌忙下马，洪宣娇竟抱住了洪秀全，埋怨地说：“你怎么才来，杨秀清、萧朝贵他们都急死了。”

赖汉英见林凤祥、曾晚妹都望着洪宣娇撒娇笑个不停，就说：“行了，宣娇，你都 17 岁了，还是老撒娇，也不怕人笑话。”

“都是我宠的。”洪秀全在她的脑门儿点了一下，说，“你带来的是谁呀？也不引见引见？”

洪宣娇这才指着林凤祥说：“他叫林凤祥，能文能武，是杨秀清的左膀右臂。”

林凤祥一笑，说：“宣娇把我捧上天，可别撒手摔下来呀！”

洪秀全看他一表人才，忙同他作揖。

洪宣娇又指着曾晚妹说：“她叫曾晚生，12岁，是我的随从。她一家四十几口人，老老少少全信上帝。”

“好啊，好啊。”洪秀全说着又向远处看。

洪宣娇说：“秀清他没法来接你了，他在降童请神，几千人在那里看。”

洪秀全皱起眉头，自语地说：“怎么弄这个？”言语之间流露出对这种民间巫术的反感。

洪宣娇说：“冯云山表哥一被抓起来，教众人心惶惶，大概想用此法稳住众人吧。”

“巫术邪道岂能与上帝同日而语？”洪秀全稍显气愤，语中有谴责之意。

赖汉英问：“这降童术就是巫术吗？”

林凤祥说：“差不多。杨云娇就常用降童术给乡人治病驱邪。广西大山里到处都流行这种降童术。”

赖汉英问：“也是请神请鬼？”

“对。”林凤祥说，“请神者口中念动咒语，神灵便附于人身，这时真神借人口能说出种种预言，也能为病人驱邪治病。山里人都特别信降童术。”

洪秀全上了马，说：“走，去看看。”

骑在马上，洪秀全心中很是不快。杨秀清光天化日之下领着广大教众弄什么降童术，这是对上帝的公然背叛。按拜上帝教的教义，降童术是地道的“异端”、“邪教”，比佛教、道教更属“邪门歪道”之列，是必铲除而后快的。杨秀清究竟要干什么呢？

当然，洪宣娇讲了冯云山被捕后拜上帝教众中的混乱，以及大头羊张钊等人叛变造成的不利局面，可是用降童术就能稳住人心吗？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等到了现场，洪秀全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杨秀清请来的神并不是什么邪神，而是在教众心目中无比高尚、无比完美、无比权威的天父上帝！

圩场上成了上帝临凡的圣地，几乎围得水泄不通。

在金田村祠堂前面树木环抱的广阔的圩场上，本来是人们逢五、逢十赶集进行贸易的地方，今天不逢五也不逢十，却是人山人海，连祠堂的偏殿的屋顶都爬满了人。

洪秀全带人来到圩场时，几千人的场上鸦雀无声，男女老幼尽皆双手合十十分虔诚地屏息静听。

洪秀全十分反感地站着，幸好教众们并不认识他，他亲手洗礼的人都是散布在几大教区里的头头脑脑。那些衣衫褴褛、满面菜色的穷苦教众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心目中与天神合一的洪秀全就不动声色地站在他们当中。

洪秀全不顾妹妹的阻拦，绕过拥挤的人群向祠堂前走过去。

他看见了萧朝贵，萧朝贵惶惑的目光与洪秀全的目光相遇了，忙垂下头去，他知道洪秀全饶不了杨秀清的离经叛道之举。

其他跪在地上的头领们也都陆续发现了洪秀全，只是他们在这天神即将临凡的时刻，不敢乱动而已。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但是有一条是相同的，洪秀全一来，心里都踏实了。

杨秀清是否在作法时偷眼看到了洪秀全的君临，洪秀全不得而知。

杨秀清照旧作法，旁若无人。他先是在临时搭成的台子上闭目端坐，浑身瑟瑟抖动，他妹妹杨云娇在一旁拼命扭摆、击皮鼓，台子上一炷炷香冒出缕缕蓝烟。

杨秀清忽然站了起来，大幅度摇摆，中了魔一般地抖动，忽然倒地，口吐白沫，如同死去了一般。

圩场上死静，听得见人们彼此的呼吸声。

杨秀清终于站了起来，摇摆得更加厉害，口中念念有词：

“朕是天父上帝，来向尔等小子们诏谕……”

洪秀全依然站在人群中，十分显眼。

杨秀清如痴似傻，作伸臂呼天状，他大声念道：“三八二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

洪宣娇细细地咀嚼着这句话，问洪秀全：“此是何意？三八二一是什么？”

忽见洪秀全眉头舒展，已面现得意之色。

杨秀清又重复了一次，萧朝贵赶紧让坐在一旁的韦昌辉提笔记录在案。石达开半闭着眼，始终似笑非笑的神态，他并没有忘记观察洪秀全。

韦昌辉几乎没有注意杨秀清的降童把戏，自从发现洪秀全到场，他便始终盯着洪秀全的脸，在琢磨他的反应。

洪秀全心里十分佩服杨秀清的机智。“禾乃玉食”四句，应的是“洪秀全为王”的意思，这是令洪秀全怦然心动的。他已经由反感变为佩服了。他在紧张地想对策，既然是有利的，既然是天父下凡了，自己总要有个态度，怎么个表态法呢？肯定杨秀清？半推半就？这可能有后患，为了眼前的利益，他无法顾及这些了。

又一阵神鼓响过后，杨秀清更卖力地手舞足蹈，一边大声宣布：“朕是上帝，尔等小民听着！”

底下民众又惊又喜，全匍匐在地。

杨秀清煞有介事地宣称：“朕诏尔众曰，当今妖魔当道，蛇鬼横行，信上帝者可免天灾大难，尔等勿疑，虽时下冯云山有难，乃是劫数，不久当逢凶化吉，只有定下心来共渡艰难岁月，跟随洪秀全，才能进入小天堂……”

底下的听众虔诚地叩头。

谁也没有料到，洪秀全跪了下去，他当然是为了他苦苦信仰了多年的上帝而屈膝的。

杨秀清的内心震惊了，他差点忘记了此时自己所代表的上帝的不同凡响的身价，几乎要上去双手扶起洪秀全了。可他立即清醒地想到，这戏只有继续做下去，才越做越真。

于是杨秀清舞到洪秀全面前，说：“洪秀全小子，你听着。”

洪秀全真有一种畏敬天父的虔诚，直挺挺地跪在那里说：“秀全聆听天父训诲。”

一听说洪秀全来了，而且当众跪听天父圣谕，本来奇静的圩场如同开了锅一样，教徒们争先恐后往前拥，都想一睹洪秀全的天姿，几乎乱了营。

杨秀清见好即收，勉励洪秀全不要辜负上帝派他下凡率众除妖的大业，完全是老子训儿子的口吻。

随即，杨秀清高叫一声“朕回天去了”，身子向上一蹿、一抖，神收法止，马上跪在洪秀全面前，现在是地道的杨秀清的口吻了。

洪秀全走不出去了，他被教众团团围住，他频频向人们招手，与这些崇拜者接谈，后来还是杨秀清、萧朝贵怕时间长了会惹起地主团练和官府的注意，急忙保护着洪秀全挤出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

洪宣娇先时从哥哥的语气和脸色判断，他对降童术是反对的，可后来他自己也跪了下去，令洪宣娇大为惊怪，她一路上都想问个究竟。

洪宣娇先时从哥哥的表情推断也不错，出于教义，对杨秀清的“天父临凡”也该是极为反感的。后来又雪霁天晴，她也明白，那是因为杨秀清搬出来稳定教众人心的，是洪秀全。既然如此，哥哥为什么那么虔诚呢？

其实，洪秀全的转怒为喜，也只是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说，他担心巫术流行会取代和冲淡了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他对杨秀清还是放心的，杨秀清在不知道他已经亲临紫荆山的情况

下，并没有树自己威信，而以他为重，这是令他欣慰的。

在他沉思时，妹妹问：“什么三八二一，像拗口令，我怎么听不懂？”

洪秀全笑笑：“天机不可预泄。”

洪宣娇撇撇嘴说：“什么天机？杨秀清疯疯癫癫地又唱又跳，这和民间的巫术有什么两样？”

“你不能低估了巫术，”洪秀全说，“这地方的人信，信则灵。杨秀清这人脑子灵活，用降童术代天父传言，比我们讲10天都管用。”

洪宣娇说：“可那三八二一是什么？”

洪秀全说：“这里藏着玄机。三八二一是个洪字，禾乃玉食是秀字，人坐一土不是全吗？作尔民极你该懂啊！”

“洪秀全为王！”洪宣娇兴奋得叫了起来。

洪秀全噓了一声：“嚷什么？”

洪宣娇说：“我一定守口如瓶。”

“不要张扬，”洪秀全说，“不等于不可以向拜上帝教的教众传播。”

洪宣娇乐了，心想，弄了半天，还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啊，那又何必扭扭捏捏？在这一点上，17岁的少女毕竟要稚嫩得多了。

教众被他们笃信的降童术稳住了，当天晚上洪秀全在杨秀清的茅屋里接见各方教首时，对降童术设置可否，却对杨秀清、萧朝贵这些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杨秀清最高兴不过，洪秀全在他面前下跪，就是对他的天父托降之举的认同。

从四面透风的茅屋望出去，紫荆山远山近岭都隐到了浓黑的夜幕中，几点灯火在山间错落的烧炭人工棚中闪烁，像与天上的星河融到了一起。

洪秀全说得少，他主要听每个人的报告和形势分析，在他们面前，洪秀全的一言一行都具有权威性。

杨秀清说：“桂平县知县王烈一半出于息事宁人，一半买乡绅们的面子，已决定放冯云山出狱，不过留了个十分不妙的尾巴，要将冯云山押解回原籍‘严加看管’。如果回了花县，那可就没有自由了，所以大家议定，千方百计把冯云山藏在紫荆山中。”

大家当然没有异议。

杨秀清还建议，冯云山和洪秀全必须藏在最秘密处，起事前不能走露风声。

萧朝贵说：“总算把冯先生救出来了，松了一大口气。”

“不然。”洪秀全这时说话了，“抓冯云山，是个危险信号。王烈虽然抓不住拜上帝教有什么越轨之处，他们却已疑心我们蓄意谋反，富绅大户办团练，磨刀霍霍，是冲我们来的，不能不防。现在水到渠成，我们该打造兵器，准备起事了。”

杨秀清说：“很对。这几个月来，官府和团练常找茬儿，拘捕并杀了我们的教徒卢二，又以谋反为名把教徒黄为政、吉能胜投入了监狱，教众已经忍无可忍了。”

“这正是好机会。”洪秀全说，“下一步就着手准备。”

四

平南花洲山人村被选为洪秀全存身处。

山人村要比金田村更为荒僻，人迹罕至。在胡以晃的家，洪秀全与刚刚出狱的冯云山相见。

洪秀全握住冯云山的手说：“叫你受了牢狱之苦，代兄受过，我心实在不安。”

冯云山说：“你这不是说远了吗？你我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落第，又一起创办拜上帝教，本来应当肝胆相照的。”

洪秀全拿出一条幅展开，上面有一首怀念狱中挚友冯云山的

诗，他念给冯云山听：“东北西南兮，同予者何人？云龙凤虎兮，聚会者何辰？天道不滔兮，上帝岂无亲？始终一德兮，何日得腾身？”

冯云山卷起条幅笑了，说：“你这样看重小弟，令我心里不安。不过，我看腾飞之日已不远了。”

这时胡以晃走了进来，他头戴葛巾，虽是一副绅士模样，却掩饰不住武人的英武气势，这个黄脸膛短胡须的乡绅现在担负起保卫洪秀全、冯云山的重任。

洪秀全是第一次见他，冯云山与他熟到可以同用一管水烟袋的地步了。

冯云山半开玩笑地告诉洪秀全，胡以晃是个武庠生，也是因为科场失意一赌气弃文习武的。

同病相怜，一听说“科场失意”，洪秀全就视为自己人，似乎必定志同道合。他说：“尊号怎么称呼啊？”平时呼人大名是不礼貌的。

一听见问字和号，冯云山笑了起来，洪秀全不知何故。胡以晃说：“我的字杏云，别号胡小妹……”

还没等说完，洪秀全也笑起来：“闺阁芳名，可与尊兄这副身子骨大不相匹配呀！”几个人不禁大笑。

洪秀全忽然记起杨秀清告诉过他的一件事，就问：“杏云兄，你好像有个仇人，你入上帝会第一个要杀他？”

“是，他叫卓八。”胡以晃说。

原来这卓八家大业大，在官场里有靠山，横行乡里。有一次，胡以晃带家人到祖坟去扫墓，回来时路过卓家门口，卓家人仗势欺人，逼迫胡以晃下马从他门前过，胡以晃当然不从，结果卓八派家丁毒打他一顿后，还给他剃了阴阳头，使他几个月无法出来见人。胡以晃认为这是奇耻大辱。

洪秀全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起事时，给卓家放上

一把火，拿卓八的人头祭旗就是了。”

胡以晃当然高兴，他给洪秀全、冯云山斟了茶，说：“我这山人村山高蔽日，是皇上遗忘了的地方，尽可放心。只是粗茶淡饭慢待了你们。”

洪秀全说：“你还让我们吃什么？莫非吃天上的琼浆玉液？”

冯云山说：“杨秀清、萧朝贵把我二人送到这里，可有与世隔绝的感觉。”

胡以晃说：“安排了传令人，每天快马来去，二位下什么指令，当天可到金田村、平在山各地，误不了事。”

冯云山说：“多谢！”

胡以晃出去后，冯云山说起了他出狱后的一段经历，他说：“若不是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我真的被他们押回老家花县看管起来了。”

原来王烈怕冯云山在紫荆山里蛊惑民众，想把他打发得远远的，便派了两个解差押他回籍，没想到，才走了一程路，还没出桂平县境，两个解差已经叫冯云山说动了心，当场洗礼，入了拜上帝教了，他们俩一个叫林启蓉，一个叫黄文金，现在成了冯云山跟前最忠于职守的卫士了。

洪秀全不禁大笑，他说这糊涂县官王烈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话题渐渐说到教众人心已趋稳定的事，冯云山突然问：“我一路上听人说，杨秀清用降童术了？”

洪秀全说：“我正好赶上，这地方的人笃信。”

冯云山问：“你默认了？你下跪了？”他这口气是大不以为然的。

“现在看，有益无害。他虽借口上帝临凡附身，可所说的法语，都是对我们有利的。”洪秀全这样解释说。

冯云山说：“我知道了。现在教众中正在流传三八二一的话，都说上帝让洪秀全为王了。”

洪秀全看着冯云山冷漠的脸色，问道：“你好像有些忧心忡忡？”

冯云山摸着他那稀稀落落的胡须，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岂可只看眼前？既然上帝附在他身上一次，就能有第二次、第三次。倘日后杨秀清有异心，他借上帝附身来制服你，你怎么办？你敢不服吗？你可是口口声声尊奉上帝的呀！”

冯云山无疑道出了洪秀全心中的矛盾和隐忧，他拍拍冯云山的手，说：“知我者云山也，不是同胞，胜似同胞。”冯云山说的何尝不是，可现在怎么办？难道能够出尔反尔，去拆穿他，说上帝附他身是假的不成？这令洪秀全左右为难，心里十分矛盾。

冯云山说：“弄不好，人们连上帝也会认为是假的了。看起来糊涂庙、糊涂神，只好糊涂下去了。”

洪秀全心有不甘地说：“只是我深恐日后受制于杨秀清。此人有机略，不能小看他，他在炭工中一呼百应。他不识几个字，办事却有章法，有威慑力，又有萧朝贵为臂膀，久后会怎么样，不可预知呀！”

冯云山分析说，他与萧朝贵虽然有堂上一呼、阶下百诺的势头，可他们的势力毕竟局限在紫荆山、平在山一带。他们还有一个弱点，都没有读过书。他建议要把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胡以晃这些人重用起来，他们都是知书达礼之人，又都拥有一方教众，让他们也执掌机密，对杨、萧会有个制衡的作用。

洪秀全击掌道：“我正有此意。”

冯云山在窗前踱着步，望着层层叠叠的山峦，内心不无忧思，在他看来，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可放开手脚。古往今来，在同甘共苦打江山的日子，都能同舟共济、共赴苦难，一旦大业成就，就会兄弟反目、自相残杀，为的是权力之争，古今概莫能免。可他不愿过早说破，洪秀全已经知道他的隐忧，他们是不谋而合的。

洪秀全说：“我们也会重蹈覆辙吗？”

“这是后话，”冯云山说，“眼下绝无这样的忧虑。”

他们一时相对无言。拜上帝教是他们经过十几年风风雨雨创建起来的，他们的私人情感也扭结到了拜上帝教的事业上，真正的荣辱与共。在冯云山面前，洪秀全可以说出对老婆所不能说的一切，而且只有冯云山一人！冯云山是他的影子，有时就是他自己。

第 4 章

洪宣娇的婚姻蒙上了奇异的宗教色彩。



白沙渡的夜色极具神秘色彩，流荡的山岚从山上飘下，与水雾融为一体，给房屋稀落的小村子披上了一层迷离的轻纱。

林凤祥在自己房中挑灯夜读，外面不时传来江水击岸声，声如裂帛。

林凤祥时有所悟，便在沙盘上用木棍勾画地形，或用石子摆出营垒、军阵。

窗外一女子的笑声惊动了，他早猜到了是洪宣娇，却故意仗剑问：“谁？”

门推开，洪宣娇笑咪咪地站在门外。林凤祥心里怦怦地跳了起来。

林凤祥又把剑挂在墙上，用玩笑掩饰激动说：“夜半三更，我还以为是妖狐、孤鬼化成美女来引诱我呢。”

洪宣娇手扶门框，说：“我若真是千年妖狐化为人形来敲你

的门，你怕不怕呢？”

林凤祥说：“我才不管是鬼、是狐，只要我看中了，我就敢相交。”

洪宣娇看了他一眼，拿起他刚看过的兵书，问：“是《孙子兵法》吗？”

林凤祥说：“不是。这是一家之言，毫无名气之作。我是个卖杂货的，我想用兵也该像开杂货店一样，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叫对手摸不透你的阵法。这叫用兵奇诡。”

洪宣娇说：“将来你一定是横扫千军的大将军。从今往后，我和你一起学兵法。”

“卖杂货呢？”林凤祥问。

“也跟着。”她从货担上抓起两面鼓，顺手摇了几下。

林凤祥故意一本正经地说：“我不能带你，那算怎么回事？人家以为你是老板娘呢。”他一直盯着她眉间那颗好看的红痣。

“你占便宜，真够坏的了！”洪宣娇操起货郎鼓在林凤祥背上打了几下。

林凤祥说：“这可够冤枉的了，我怎么叫占便宜了？叫老板娘，又不是真的。”

洪宣娇又打了他一下。

林凤祥说：“你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一双大脚，你怕是难找婆家，我都替你犯愁。”他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似笑非笑的眼睛。

洪宣娇说：“那不怕，万一将来嫁不出去，就嫁给你，也省得你再为我发愁了。”她的玩笑背后同样透着真情，你也可以理解为玩笑，谁都不必为此脸红。

林凤祥哈哈大笑后拿起那把剑，说：“来吧，我教你剑法。”

两人走到门外，面对腾起白雾的江面，在月色下，林凤祥舞起剑来，越舞越快，少时只见一道旋转的白光了。

洪宣娇在一旁直看得如醉如痴。

二

金田村的韦昌辉家祠堂里人头攒动。

韦家正在开家庭会议。

对于韦家这个旺族来说，今天是命运攸关的大事，大厅正面上有一首上帝天父所题之诗，是杨秀清前几天天父托降时专门赠与韦家的，这是何等的荣光啊！

那四句诗是这样的：

年宵花景挂满堂，
玠人此钱自由当；
为子监生读书郎，
正人不前二萧凉。

当然没有人敢问，天父上帝的诗情怎么如此不济？竟然是顺口溜的水平。既然韦氏父子受上帝如此隆恩，决心扶助洪秀全成大事，这大事自然是推倒大清，让上帝的次子洪秀全黄袍加身。

起义要钱、要物，拜上帝教的信徒们多是家无隔宿之粮的穷人，富裕的韦家便面临着毁家纾难的抉择。开始时，韦昌辉派族人到四乡八村去收购废铜烂铁，为的是打造兵器，但这样的大事，即使是权力极大的族长，也总不能过分自专，这是这一天韦源玠父子召集家族会议的原委。

父亲韦源玠、叔父韦源珖、弟弟韦俊、妹妹韦玉娟，以及族中子弟韦以德、韦以邦、韦玉方等男妇上百口人齐聚韦氏祠堂。

韦昌辉待父亲在列祖列宗神主前上过香，他也上去拜了几拜，然后转过身来对族人说：“自去年我韦氏一族人拜上帝受洗

以来，无不心诚，现拜上帝教已现异兆，真主下凡，我韦氏家族要拥戴洪氏真主去营建小天堂。我已同家父商议，韦氏一门要追随上帝而动，决定毁家纾难。我已令账房清点金银、细软，房产土地尽行变卖，各房各户的梯己也要捐出来，将来小天堂人人有吃有穿，不用小份子钱。今吾意已决，有不愿从者可自便。”

在座的家人都是嫡亲，自然众口同声，就是旁支的千余口人，也向来是跟着族长走的，韦源玠是族长，他听儿子的，别人岂能不听？

这已是在接到洪秀全下秘密“团营”的命令后的第二天了，韦氏是第一个闻风而动的。所谓“团营”，就是把散在乡里的教众集合起来，打造兵器，采办硝磺，制造藤牌，编练成军，作起义前的准备。

第三天一早，韦昌辉即令人在韦宅门前起造了 12 座土炉。为了建炉，把院墙的风火砖都拆下来了。韦家的银子一车车拉出去，换回的是一车车铁坯。

熊熊的炉火点起来了，韦家门前日夜不停地在打造兵器，上千个男女老幼一齐上阵，铁砧丁当，炉火闪闪，打造出来的枪刀剑戟马上扔到水中淬火，再由人肩扛手拖，丢到宅旁的湖里去，到起事时捞出，以免露出行迹来，这是韦昌辉有心计之处。同时他也让家人打造了一些农具摆样子，遮人耳目。

韦昌辉是监工，天天在炉前转悠。

这天，他正在府门前与韦俊等人议论买些火炮的事，守在村口的韦玉娟带着小孩子们吹起了牛角号。

这是危险信号。

韦昌辉站起来。韦俊马上吼了一嗓子：“开炉打铁——”

这也是暗号。

所有的铁炉前都紧张起来，铁匠们立刻把兵器坯子藏起来，从炉里扯出另外的农具坯子，在铁砧子上丁丁当地打造起锄

头、镰刀来。

这时，人们看见一个差役从村外骑马跑来。

到了韦家宅前，差役下马，望望新起的 12 座大铁炉，十分纳罕，凑近迎上来的韦俊问：“四少爷，你家莫不是把桂平县的地全买下了？不然也用不了这么多锄头啊！”

韦俊说：“不瞒你说，我们打造农具是为了卖。听说去年柳州、全州市上买不到农具，一把锄头长到了半两银子，你说吓人不吓人？”

差役吐了吐舌头说：“够吓人的，那你家可要发大财了。小的今个是来收路捐的，20 两。”

韦俊叫人：“去账房拿 25 两银子来。”又转对差役说，“多余的 5 两你拿去喝酒吧。”

差役满脸堆笑地接下银子，一边上马一边说：“你们这样的积善人家，还要大发，你不想发都不行。”

韦俊谢了差役的吉言，送他走后，一挥手，所有铁砧子上的锻件立刻又变成了刀枪剑戟了。

与韦昌辉家资产旗鼓相当的还有两家，一是石达开，二是胡以晃。

石达开是寄居贵县奇石圩那邦村的客家人，每次土客械斗中都吃亏，为了连年的械斗，本来很殷实的家已所剩无几了。这个知书达礼又善于审时度势的人自从跟了洪秀全，就把发家淡了下去。这次洪秀全团营令一下达，他立即变卖了家产，根据杨秀清的安排，买了几十石黑火药、红汞之类，他们称火药为“红粉”，这是隐语。

花洲山人村的胡以晃也不示弱，他带人把洪秀全居住的屋子从地中间掘开，掘出一个青瓷坛子。

胡以晃捧出坛子，揭去油纸封口，往地上一倒，尽是珠宝、翡翠。

胡以晃对洪秀全说：“这是祖上留下的最后积蓄了，都拿去置办马匹吧。”

洪秀全感动地说：“你们毁家之义举，上帝都看在眼里，有了这么众多的好兄弟，不愁清妖不灭。”

胡以晃让萧朝贵把坛子抬走。

萧朝贵说：“别急，待我一一登记上册。”

胡以晃说：“不必了，我胡家的人都交上了，还在乎金钱！”

萧朝贵正在亲自登记造册，忽然他的跟随江元拔闯进来，这个黑塔一样的汉子冒冒失失地说：“不好了，鹏隘山里的炭工们因为科炭钱，闹起来了，谁也制不住。”

萧朝贵问：“秀清哥呢？”

江元拔说：“他这几天病了，耳朵也背，眼也看不清什么，炭工们说，见你的手令就行，别说科炭钱啊，要命，马上都给。”

一听此言，洪秀全、冯云山面面相觑。他们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萧朝贵也不含糊，他从登记册上扯下一张红格账页纸，提笔写了松松垮垮的几个大字：照我说的办。底下是签名。

江元拔转身要走，冯云山问：“这管用吗？朝贵还是回去一下吧，万一闹起来，官府会知道了风声。”

萧朝贵胸有成竹地笑笑，说：“能行。”只有两个字，分量重得惊人。

洪秀全、冯云山又不由自主地对视了一眼。

这时，一阵阵喊杀声从门外传来，胡以晃告诉洪秀全，是洪宣娇在练习骑射，并且说她已经连连挫败了几个对手，大有天下无敌的气概。

冯云山笑了。

洪秀全说：“这丫头，才吃了几碗饭，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又一阵叫好喝彩声传进来。

冯云山说：“走，咱们去看看小妹的骑术有多大长进！”

萧朝贵从屋子里提起一副马鞍子走了出去，他什么也没说。

洪宣娇果然身手不凡，她驭着一匹枣红马，纵马疾驰，忽上忽下，不时地来个镫里藏身，几个试图一比高低的对手纷纷在她面前落马，洪宣娇兴奋得直叫：“这里还有没有男人？”

站在一旁观看的洪秀全、冯云山忍不住笑。

萧朝贵骑一匹沙青马冲上去了，很快与洪宣娇并马而驰。两个人都使出了兵器，洪宣娇仗剑，萧朝贵使流星锤。两个人一招一式打得难解难分。忽见萧朝贵轻轻一夹，把洪宣娇轻轻夹过来，横到自己鞍前。

冯云山说：“萧朝贵，真是一员猛将啊，小妹再不敢叫号了。”

洪秀全却说：“他的本事还不在这。鹏隘山里炭工闹事，他只写了几个字，便保证立刻平息，他是个不比杨秀清逊色的人物。”

冯云山忽然笑道：“听曾晚妹告诉我，萧朝贵这员虎将在洪宣娇面前是一只驯服的小猫。”

“这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吗？”洪秀全说。

冯云山说：“一物降一物嘛。晚妹说，萧朝贵连洗脚水都替宣娇打好，还自己爬到悬崖上去为宣娇采什么太平香放在她被窝里。”

洪秀全没有笑，他渐渐眯细眼睛，陷入沉思之中。一个潜在的计划在他心底形成了雏形。

三

洪宣娇的住室里亮着明烛。

洪宣娇两脚泡在水盆里，悠闲地在看兵书，正是林凤祥曾经

看过的那本。

洪秀全敲敲门走了进来，一见她看兵书，坐来说：“看来，我妹妹要当巾帼将军了，研修起兵书来了。”

洪宣娇娇嗔地说：“不信，将来你给我一支劲旅，看我能不能斩关破阵。”

洪秀全认真地说：“上帝告诉我们男女平等。将来我们要开女科，考女状元，还要设女馆，有女官，有女将，你是当文状元呐，还是当武状元？”

洪宣娇说：“文状元不好，又得背子曰诗云的，烦死人了。我干脆领女兵，梁红玉能行，我怎么不行？”

“有志气。”洪秀全夸了洪宣娇一句，就煞有介事地抽着鼻子问：“什么香味？”

洪宣娇也嗅了嗅，就爬到床上，翻开被子，果然又找到了太平香袋，她扔到了地上，说：“又是萧朝贵捣的鬼！什么太平香？我不稀罕。”

洪秀全拾起香袋闻闻，说：“难为一个大男人这么细心。宣娇，我问你，你看萧朝贵这人怎么样？”

洪宣娇说：“有勇有谋。”她是不假思索也不带感情成分说出来的。

洪秀全面露喜色，说：“他在炭工、矿工中举足轻重，不亚于杨秀清，是未来立国打江山的帅才呀！”

洪宣娇却突然冒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你看林凤祥这人如何？”

洪秀全一时没有回过味来，有几分敷衍地说：“哦，也不错呀！”

“你不了解他。”洪宣娇带几分神秘色彩地说，“文韬武略，他样样行，为人更好，跟他在一起，你永远不会有发愁的事。”

洪秀全当然对林凤祥的话题毫无兴趣，他看着地上冒着热气

的泥瓦盆说：“听说萧朝贵悄悄地为你打洗脚水？”

“谁这么快嘴？”洪宣娇从盆里抽出脚来，有些气恼。

洪秀全说：“这样的男人不好找啊！”

洪宣娇似乎听出了哥哥的弦外之音，把书本往桌上一扔，说：“莫非哥哥有意把我嫁给萧朝贵？”她向来是快人快语。

洪秀全一时摸不透洪宣娇的内心活动，便不置可否地关望着她那憨态可掬的脸。

洪宣娇抢白洪秀全道：“为什么？就因为他给我打洗脚水献了殷勤？我最看不上眼的就是这种男人。若是我看中的人，我很乐意给他打洗脚水。”

洪秀全用开导的语气说：“外刚内柔才是好丈夫。难道天天打老婆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洪宣娇真有几分别诧异了，她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着，问洪秀全：“听哥哥这口气，好像真打定主意要我嫁萧朝贵了？”

洪秀全收敛起笑容，一本正经地点头说：“是的，正是这样。我想你自己也会愿意的。”

“我不愿意！”洪宣娇抗声说。

“这就奇怪了！”洪秀全说，“白天我观看你们俩练马术，很是亲密无间啊！”

洪宣娇赌气说：“我跟拜上帝教的人亲密无间的多了，难道我都嫁一回？”

“又上来你这不可理喻的劲儿了，”洪秀全用兄长的口气教训她说，“我是你哥哥，我有权决定你嫁什么人！从拜上帝教来说，我是教主，我也有权命令你干什么。不过，你是我最喜欢的妹妹，这你心里知道，哥哥不会把你往火坑里送。”

洪宣娇意识到这不是好玩儿的事了，见洪秀全叹气连连，一副愁眉深锁的样子，她又心软了，自然是想起了从前任性的她曾得到慈爱兄长百般庇护的往事。

洪宣娇问洪秀全：“哥，你不是为我的终身想的，你是出于你的拜上帝会，是吗？”这是基于对兄长的了解问出来的。

洪秀全沉默了半晌，说：“不，为兄是为你想的，我觉得萧朝贵是百里挑一的人物，不会辱没了你。”

这更加助长了洪宣娇的疑虑，哥哥不是为她的幸福着想，她也许只是他那“江山梦”棋枰上的一粒棋子。她一脚踢翻了地上的洗脚盆，哭着跑了出去。她不能不恨哥哥，他全然不顾妹妹的感情、感受，他只想充当决断的家长，而从前他是反对这种不人道的专断的呀！他是怎么了？洪宣娇一时猜不透，可她不喜欢萧朝贵却是实实在在的，当然绝不单单因为萧朝贵有一张不讨女人喜欢的橘子皮脸。

她摔门出去后，洪秀全呆愣了好一会儿，他多少有些内疚，明明知道妹妹不喜欢萧朝贵，却硬要她嫁，这能算为妹妹着想吗？

洪秀全宠着这个妹妹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言无不从。洪秀全所以内疚，是因为他考虑这桩婚事时，是从他的“大局”着眼的。

洪秀全没来由地对杨秀清有一种莫名的隐忧，也许是钦佩背后的恐惧造成的。他是熟读过《资治通鉴》的人，他知道古往今来权力角逐中的赢家与输家的胜败因素，他必须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让同样有实力的萧朝贵离开杨秀清而依附于自己，他的内心就会相对平静。为了自己内心的宁静，简而言之，为了他梦寐以求的大业，即或牺牲妹妹的感情，他都觉得妹妹应该理解，更何况嫁萧朝贵并不是什么牺牲呢。

四

道光皇帝死了几个月了。

这个自称是“生于多事之秋，执朝纲于乱世”的旻宁临死也没闭上眼睛。洋人是在他这一朝用鸦片击破了大清帝国的大门，得寸进尺地进入他的领地的。更何况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国力衰微，道光皇帝死不瞑目，他把一切“中兴”的厚望全都托付给儿子奕訢了。

咸丰皇帝是清王朝的第七代皇帝，20岁继皇位，本是少年得志的年岁，却因为内忧外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如牛负重，变得像个少年老头儿。他君临天下以后，各地警报纷至沓来，尤以广西为甚，咸丰最怕拆开督抚大员的“六百里加急奏报”，十有八九是凶信。

咸丰毕竟年轻，不像他父亲晚年那样昏聩，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广西方面奏来的有关拜上帝教的折子里埋着凶险，他想把祸水堵在决堤之前。1850年秋天，他连下上谕，令广西巡抚劳崇光剿灭拜上帝教，并调有带兵经验的向荣为广西提督前往助剿。

咸丰刚登基时，每天召见大小军机大臣们，亲自下旨意，让他们“写旨来看”，可是事事不如意，到后来咸丰连在奏折上掐痕也懒得去掐了，他怨艾身边没有能臣，而他信任的人，包括他的老师在内，又常常令他失望。

也许是从这个时候起，肃顺走近了他。肃顺是宗室，他的亲哥哥端华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郑亲王，当着御前大臣，权力炙手可热。可郑亲王的才具平常，倒是他的六弟肃顺颇得皇上好感。肃顺这年三十三四岁，有一张白得无血色的脸，脸扁平，一双眼睛却给人精明凌厉之感。他这时的差使并不十分显赫，只是个銮仪使，可与皇上打交道的时间不少。咸丰喜欢听他

高谈阔论，他比别人似乎多说一些真话，这也许与他身不负重任有关，说好说歹都不负责任。

前几天，咸丰皇帝让肃顺举荐贤才能臣。

肃顺第一个举荐的就是湖南籍的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进士，此时当着礼部侍郎。他写得一手馆阁体好字，文章也写得好，毕竟是翰林出身。可不知为什么，咸丰皇帝对他印象并不佳，特别是曾国藩在肃顺的怂恿下上了一个折子，更加重了咸丰皇帝的反感。

这天，咸丰皇帝在养心殿东暖阁的炕床上歪着，应召晋见的肃顺站在离皇上五尺以外，见皇上正在翻看曾国藩的折子，便屏息等待。

咸丰皇帝的目光终于移开了折子，有气无力地问：“曾国藩是你眼中的贤吏能臣？”

有着惊人记忆力和非凡应变能力的肃顺立即猜到那引得皇上不快的折子一定是曾国藩上的，他忙答道：“回皇上，奴才以为曾国藩有经天纬地之才，不过，要有展才之机才行。”

咸丰说：“言过其实吧？”

肃顺说：“此人文声鼎盛，为人方正，奴才以为堪为重用。”

“文才能当饭吃吗？”咸丰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说：“你看看他这个折子，写的什么呀？一派酸论。他居然说现今天下大乱四起，洋人欺凌天朝皆由我大清吏治腐败所致，他说八旗子弟纨绔误国，他这不是危言耸听吗？”

肃顺没想到皇上为这个折子生这么大气，更没想到曾国藩会上了这么一个切中要害的折子，一时无法圆场，半晌才嗫嚅着说：“念他对朝廷一片愚忠，所言虽过，请皇上勿怪罪于他。”

咸丰在曾国藩的折子上批了个“留中不发”的字样，丢在一边。然后对肃顺说：“你跪安吧。”

这是赶他下殿了。肃顺忙跪安出去。

刚走到门口，咸丰又叫住了他：“朕本来今天是要召见曾国藩的……”

肃顺当然知道。从大清早起，曾国藩就朝服补褂地在东华门等着“叫起”了。他不知咸丰是什么意思，也不敢问。

咸丰又什么也不说地闭上了眼睛。

太监已打起帘子，肃顺只好退出养心殿。

五

从日头没冒红一直守候在东华门直庐的曾国藩，一直挨到薄暮时分。他目送着大臣们一批批进宫、一批批离去，最后连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们都从隆宗门出来上轿出宫了，他也始终没有被“叫起”，白等了一天，只得快快离去。分明是皇上召见，却又把他遗忘在东华门外，他心里难免引起很多猜测。本来是兴冲冲而来的，他希望新登基的年轻天子会看中他的条陈，不然不会让他进宫晋见。难道又出了什么变故了吗？

曾国藩是个心事很重的人，而且少年老成。他这年才 39 岁，看面相，说 50 岁也有人信。抬头纹过早地爬上他那凸起的额头上，鼻子很长，左右两侧的八字纹很深，一直延伸到下颏。他的眼睛很特别，是真正的三角眼，藏在很高的眉骨下，闪烁着机智的光芒。别看他是一副其貌不扬的相，他在朝中却多有美誉。这个湖南才子，应该说仕途是顺利的。他并非豪门大族出身，京中也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后援。他从道光十八年中进士点翰林后，官运亨通，累迁翰林院侍讲、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接着又先后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六个部他走了五个部，年纪轻轻，已是二品部堂，令京中百官瞩目。同在京中做官的同乡郭嵩焘曾对同僚说，在曾国藩出生之时，很多乡里人看到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

绕于宅子左右，不一会儿竟钻入曾宅中去了。正在此时曾国藩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于是乡里人争相传传说，此子是贵人临凡，日后必为朝廷栋梁。

曾国藩小的时候常在古藤缠绕的宅前老树下听祖父讲这段巨蟒入室的故事，惜并无多大兴趣。巨蟒没给他的童年带来多大的欢乐，他从少年时起却长了一身奇痒难耐的蛇皮癣，每逢季节变换，由暖转寒，或由寒变暖之时，便发作起来，终日又痒又痛，抓得鲜血淋漓，苦不堪言。所以长大成人之后，曾国藩几乎厌恶这巨蟒附身的传说，可惜命中注定，这奇诡的传说势必要与他身上的顽疾终身相守。

肃顺与曾国藩的相识，是在当时道光的首辅穆彰阿家中。这位出身翰林的满洲镶蓝旗瓜尔佳氏贵族，深受道光器重，可惜在鸦片战争风波中，他是个主降派，因此他的官声并不好。但他偏有个爱才的优点，他是引进曾国藩的第一个伯乐。戊戌年会考中试时，正总裁就是穆彰阿，师生之谊从此建立。可惜咸丰继位后罢黜了穆彰阿，很多人受了牵连，曾国藩没有明显的巴结行为，称不上死党，因而幸免。有一次，他路过门庭冷落的穆宅时，专门进去看望了穆相的儿子穆萨廉，并为穆家修了旧宅。此事深深打动了肃顺，称曾国藩是不忘旧恩的君子，这也是肃顺肯在咸丰面前一力保举他的原因。

为了感恩戴德，曾国藩一口气上了几个折子：《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应诏陈言疏》、《议汰兵书》、《备陈民间疾苦疏》等等。他没想到，有些奏疏的名字就叫咸丰皇帝深为不悦，唱赞歌的向来多于直言犯上的。

刚刚上了轿，肃顺府中的一个长随走来说：“我家老爷请曾大人到府上一叙。”

曾国藩知道必是为今天召而不见的事，也想听听说法，便欣然往二龙坑劈柴胡同肃顺府去了。

曾国藩历来对旗人没什么好印象，惟独对肃顺另眼相看。肃顺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虽说本人学问不大，可善识人、善用人，而且对汉人不抱成见，确是个敢作敢为的人。曾国藩忖度，此人日后必成为手握重权的股肱之臣。

在家里，肃顺可不是在咸丰皇帝面前那种毕恭毕敬的神态了，他又恢复了颐指气使的面目，他对来访的曾国藩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你上的好折子！差点连我的前程也送进去了。”

曾国藩吓了一跳，连忙说：“都是我不好……”

肃顺说：“你倒真是个照本实发呀！你还等皇上召见？不开你的缺算便宜你了。”

曾国藩本想说几句道歉或认错的话，可又说不出口，便沉默着。

肃顺叹口气说：“我本意是让你在皇上面前露一手，却不想弄巧成拙，险些害你丢了顶戴。若说过失，皆我之过也。今天皇上脸上是阴天，没选准节气。”他狂放地笑了起来。

曾国藩说：“总是曾某不才。不过，我深知下情，而今吏治崩坏，民不堪其负，其势已如干柴烈火，天地会已令人头痛，近闻广西又在兴起拜上帝会，这都是隐忧啊！”

肃顺摆摆手说：“你有天大的本事，其奈报国无门何？你想让皇上采纳你的建议，你必须让皇上觉得你是须臾不可离开的股肱之臣才行。倘像现在，你在皇上心里，留下个酸腐之印象，可不是报国无门了吗？”

曾国藩颌首答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事在人为。”肃顺说，“你须振作起来才是。我算定，三日之内，皇上必召见你。”

“怕是空想。”曾国藩淡然答道。

“不，我更了解皇上所想。”肃顺说，“你的对策越是离谱、越是不合他口味，他越是放不下。只要皇上召见，你就有出头露

面之时了，你要仔细，休要自己断送前程。”

曾国藩老实地说：“倘蒙圣上垂问，我据实对答就是了。”

“你又犯迂病了。”肃顺说，“这次你听我的。我已派人进宫去了，托了总管太监，请他把养心殿东暖阁屋子里的画、条幅、题字统统抄出来。”

“这有何用？”曾国藩真的不明白。

未等肃顺回答，戈什哈来报，说总管太监已经抄好了白折进来。肃顺把白折在手里摆弄一会儿，递给曾国藩，嘱咐说：“这是养心殿里所有摆设、条幅、画轴、古玩的抄本。”

曾国藩看看厚厚的一叠文字，说：“这件我记得，是乾隆皇上的御笔，记述了当年康熙皇帝巡边的事，各代皇帝都奉为经典的。”

肃顺说：“你回去连夜背熟这些文字。”

曾国藩说：“什么都背？”

“是的。”肃顺说，“你特别要背熟他那个大青瓷盂上的五首古体诗。那是当今皇上写的，你背下来，他会特别高兴。”

曾国藩皱了皱眉半信半疑。

肃顺说：“有些人，不信任汉人。我则不然，择英才而用方是国家大幸。我这么做不为别的，是为国延揽贤才呀！不瞒你说，你以为那总管太监是那么好求的吗？我花了两千两银子呢。”

曾国藩吓了一跳，说：“我曾某人不去晋见皇上也罢。倾家荡产，我也拿不出两千两还您呀！”

肃顺笑了，说：“我既肯为你垫上，就没有要你还的意思。我早知你为官清正，宦囊羞涩，这也正是我替你谋划的原因。”

曾国藩感激涕零地说：“涤生当以报国之心来报答恩公。”

这时，戈什哈又来报告说：“明日早朝后，皇上在养心殿召见曾国藩，让老爷作陪。”

肃顺不禁哈哈大笑，拍了曾国藩一掌，说：“怎么样？你可佩服我？”

曾国藩笑道：“果然料事如神。”

肃顺说：“你能连夜把这些东西背个滚瓜烂熟吗？”

曾国藩说：“只好头悬梁夜读了，万一背不下来也无办法。”

“笑话！”肃顺道，“谁不知道你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我听说你把那个狂傲的称自己为当今诸葛亮的左宗棠都骗了？”

曾国藩笑道：“足下怎么会知道？”

“是听贵同乡郭嵩焘说的。”肃顺问，“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曾国藩讲起了这段趣事。原来，左宗棠弄到一本奇书，谁都不肯借，曾国藩和他算是很好的朋友了，又有他的亲戚郭嵩焘的面子，他才勉强把书拿出来叫曾国藩见识见识。曾国藩提出只借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奉还，他都不肯。

肃顺摇着头说：“这也是个少见的吝啬之人了。”

曾国藩说：“对于金钱，他反倒大方，他有一两银子，你可以借出半两。惟独嗜书如命，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

肃顺慢慢地品着香茗，极感兴趣地问：“仁兄是怎么骗他的呢？”

曾国藩笑着讲了下去：他把书拿在手上，当着左宗棠的面，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漫不经心地扔在桌上，说，我当什么宝贝奇书，不瞒你说，这是10年前鄙人在刚刚取得功名时所做，怎么值得污先生这样大儒的眼目呢？说得左宗棠目瞪口呆。

肃顺不禁抚掌大笑，说：“妙！真妙！那左宗棠会信吗？”

“3岁孩童也不会相信，何况左宗棠？”曾国藩说。

“于是你就背给他听？”肃顺说。

“是的。”曾国藩有几分得意地说。当时他对左宗棠说，真是自己的游戏之笔，不信我背给你听。左宗棠当即夺过那本书，

让曾国藩背。他一气背了大半本，气得左宗棠想把那本书扔到火中去烧掉，他忙说，千万别扔，你不要送给我呀！

肃顺又哈哈地笑了起来，说：“先生有这等过目成诵的本事，必能在明日讨得皇上欢心。不过皇上不是左宗棠，你若说皇上痰盂上的诗也是你写的，那可犯了欺君之罪，我的脑袋就要搬家了！”

说罢，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第 5 章

有天父下凡，便有天兄附体。龙潭里的情爱不会令王命为之失色。

紫荆山的深处到处是沟壑，遍布山坡的断树残桩是伐木烧炭的遗迹，还有栉比鳞次排列着的许多炭窑，满山皆是的炭篓，形成了这里的特色。

这里也接到了团营的指令，那些年年岁岁企盼改变命运的赤贫的炭工们，恨不得明天早上就跟随洪秀全杀出紫荆山，他们在大山里除了贫困的阴影，一无所有。

萧朝贵带着江元拔亲自来窑地给炭工们分发号衣，号衣是青、黄、蓝、黑、白五色的，头巾却是一个颜色，纯红的。

炭工们不知头巾怎样裹法，萧朝贵先穿起了号衣，包上红头巾，演示给伙伴们看。

赖裕新喊了起来：“真像个大将军！”

江元拔说：“等到起事那天看吧，将军嫌低了呢。”

一个五短身材的人吵着说：“那就当王，当皇帝，咱们也跟着闹个封侯拜相。”

江元拔拍了拍他的头顶，嘲笑说：“朱衣点，怕你上朝的时候够不着金銮殿。”

人们都哄笑起来。

萧朝贵威严地瞪起眼睛，人们立刻安静下来。萧朝贵说：“都试试，像我这么穿。”

有人一边扎头巾一边说：“这该死的辫子碍事。”

萧朝贵说：“起义那天，咱们第一件事就是蓄发、留胡子！”他拍了拍剃得光光的前额说：“光葫芦似的，这是鞑子的规矩！”接着他把辫子打开，披散了，说：“就这样，或者把头发盘在头上，包在头巾里。”

炭工们兴奋地议论着，不肯脱去号衣，有人说：“得有咱们大旗呀！”

萧朝贵说：“这容易，扯几块布，绑在竹竿子上就是旗嘛。”

他见炭工们都舍不得把衣服脱下来，就率先脱下，叫大家把各自的衣服保存好。

这时冯云山带着有点驼背、一脸忠厚相的蒙得恩上山来了，萧朝贵立刻迎了上去。炭工们没有不认识冯先生的，也没人惧他，全围过来嘘寒问暖。

冯云山一一与大家打了招呼，才把萧朝贵叫到一边，问：“起事时，炭工这里能有多少人马？”

萧朝贵说：“能打仗的 2522 人，老幼妇女家人 3700 多人。”

“好。”冯云山说，“再给你添一口人丁，怎么样？”

萧朝贵一时摸不着头脑，愣愣地望着冯云山，以为要给他派个副手呢。

冯云山搂着萧朝贵的肩膀，走到远离人群的香樟树下，说：“我说的是给你说一房亲事。”

萧朝贵说：“尽开玩笑，这当口，哪有心思想这事。”

“你不愿意？”冯云山卖关子说，“那你可别后悔呀！”

萧朝贵到底经不住诱惑了，问：“这是谁的意思？杨秀清大哥吗？”

“不，”冯云山说，“是秀全大哥的意思，我做大媒。”

萧朝贵动心了，问：“可不知道是哪家姑娘？”

冯云山故意逗他，说：“好像是贵县的一个富户闺女……”

没等冯云山说完，萧朝贵气哼哼地冒出一句：“我不要！”扭身就走。

冯云山扳过他的肩头，说：“别走啊！那你说说，你乐意找哪个当媳妇？”

萧朝贵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才说：“说那没意思。我相中了人家，人家未必看得上我。”

“那不一定，说说看。”冯云山说。

萧朝贵仍不肯说。

“那对不住了。”冯云山说，“秀全大哥可是要替你包办了。”

萧朝贵突然问：“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冯云山说：“告诉你吧，秀全二天兄早看出你的心思了。你看上了洪宣娇是不是？”

萧朝贵的心里一阵打鼓，他反倒不敢承认了：“没有的事。”

“没有？没有算了。”冯云山要走。

萧朝贵一把扯住冯云山，急切地问：“秀全二天兄是不是嫌我不通文墨？”

“恰恰相反。”冯云山不失时机地说，“他说你马上马下都来得。”

“那他的意思……”萧朝贵满怀期望地望着冯云山。

冯云山说：“秀全二天兄决定把宣娇妹妹嫁给你，我来当大媒。”

由于意外，萧朝贵瞪大眼睛愣了好一阵才说：“你不是骗我吧？”

冯云山说：“这叫什么话？有拿婚姻大事开玩笑的吗？”

萧朝贵突然转身就跑，钻到林子里的炭工独身工棚，不一会儿又跑出来，手里托着一个大包袱，说：“把这个替我送给宣娇妹妹，算是我的聘礼。”

“嗨！聘礼都准备好了！”冯云山打开那个沉甸甸的包袱，里面包着一套亮晶晶的黄金锁子甲。

“黄金锁子甲？”冯云山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你从哪弄来的？”

萧朝贵告诉他，是大藤峡庙里的和尚送他的。据说这副甲衣在庙里存放几百年了，好像是当年抗清一个将领死后留下來的。

冯云山说：“好吧，宣娇穿上这个，那可是横扫千军如卷席了。”他把黄金锁子甲交到蒙得恩手中，说：“你去回复秀全二天兄吧。”

蒙得恩答应一声，又对萧朝贵说：“有什么要我操办的，尽管说。”

蒙得恩才情不高，可办事听话、认真。他原本不叫蒙得恩，因为他原来的名字“上升”犯了拜上帝教的讳，任何教众不能以天字命名，升字也不行，升到最高处还是天，所以洪秀全为他改了得恩二字，他现在担负着洪秀全与杨秀清、萧朝贵之间的联络使命，他办事永远不会有什么创造性，可你让他办离了谱、走了样也不容易。

萧朝贵谢了蒙得恩的好意，让他回复洪秀全，说会好好待洪宣娇。

一连几天，萧朝贵走路如踩在云端，身子显得格外轻，打通宵也不觉得累，他几次去找洪宣娇，都失之交臂。后来细心的萧朝贵发现，洪宣娇是故意躲他，他有点不安、不自信起来。

二

恰在这时，洪秀全把萧朝贵请到了山人村胡以晃家，萧朝贵巴望着洪秀全问这件事，果然话题是从婚事引起的。

洪秀全从来没这么客气过，亲自给他沏了一碗新茶，笑咪咪地问：“怎么样，对婚事满意吗？”

萧朝贵抑制着一阵阵涌上来的激动，再三表示了谢意。

洪秀全又问是否见到了洪宣娇？

萧朝贵本想实话实说的，又怕洪秀全小看了自己，笑自己不自信，就强撑着说：“见到了，见到了。”

倒是洪秀全说，听说她一直躲着不见。

萧朝贵那橘子皮一样的脸涨红了，像一块红布。

洪秀全说：“女孩子哪有不害羞的。现在正在团营，马上就要起事了，你们的婚事可缓几天再办，现在顾不上。”

萧朝贵说：“我也这么想。”

话题一转，洪秀全问：“秀清这几天还有天父附体的事吗？”

萧朝贵说：“这几天没有。他病着。”

洪秀全若有所思地说：“你相信神灵附体的事吗？”

萧朝贵想了一下，说：“这也同信佛一样吧？信则有，不信则无。”

洪秀全笑着说：“你并没有回答我。就秀清的上帝附体一事，你信不信？”

萧朝贵四下看看，又去关严了门，小声说：“这是心知肚明的事。我跟杨秀清在一起吃苦受累，滚了十几年，谁怎么回事还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天父就附在他身上了？”出于亲戚关系，他不能不实说。

洪秀全说：“是啊，若是上帝真的附体，也该附在我身上才

是啊！”

这话在萧朝贵听来，又像埋怨，又像讥刺，他不知道洪秀全为什么提起这件事？啊，是了！冯云山不是暗示过吗？这降童托降之术，本是拜上帝教斥为异端邪说的呀！洪秀全必是为此在生杨秀清的气。可是洪秀全那天为什么也当众跪倒在杨秀清面前听“天父教诲”呢？为什么当时不拆穿他，事后又不训斥他？

这令萧朝贵这根直肠子拐不过弯来。

其实，洪秀全想的既不是斥责，也不是拆穿，前者为时已晚，后者对稳定人心不利。他找萧朝贵来，不但不是要取缔这降童之术，反倒想再创造一个天兄附体，人间是讲制约的，天上又何尝不如此？不过，他是不能说破的。

萧朝贵想替杨秀清辩解几句：“不过秀清是好意，当时冯云山被抓去，教众人心不稳，他借上帝之言一下子就稳住了大局，而且他说的三八二一，也是让你当王的意思。”

“你误会了。”洪秀全说，“都是志同道合的弟兄，我怎能往别处想呢！可是事后他又弄了几次附体，如果经常下凡，发一通上帝诏旨，冯云山他们怕令出多门，将来不好办。”他没有说是自己多虑。

“这说的也是。”萧朝贵沉吟片刻，说，“我去找秀清说说，叫他别再弄这个？”

洪秀全问：“你和秀清说过上帝附体的事吗？你问过他真伪吗？”

“这个不好问。”萧朝贵说，“我和他是无话不说的朋友，可我总觉得这事挺神圣，不敢问。万一是真的呢，岂不是亵渎了上帝？”

“既然他没有自己说穿这件事，还是不要去说的好。反正他的初衷也是为了拜上帝教的大局。”洪秀全也很宽容。

萧朝贵见洪秀全无话可说，正要起身告辞，洪秀全又叫住了

他：“你等等。”

萧朝贵看出洪秀全有难言之隐，就表白心迹地说：“我已经是你的妹夫了，疏不间亲，有什么话你不便说呢？”

洪秀全这才叹了一口气，说：“我还不是从即将兴起的立国大业出发？我仍然担心秀清的经常下凡。我当初默认了，就无法由我再拆穿这件事，那样对秀清面子也不好。再说，广大教众已经知道天父附于秀清之体，替上帝传言，忽然又说这是荒诞不经之事，岂不连上帝都有假了吗？”

见洪秀全又转了回来，萧朝贵就又说：“我们已是一家人了，你让我干什么，直说吧，我绝无二话。”

洪秀全这才有了底，他问：“这种附体的降童术，你也会吧？”

“会又怎么样？”萧朝贵不禁大为惊讶，“莫不是让我也上帝附体？”

洪秀全说：“天父既已附于秀清之体，就不要争锋了。还有天兄基督啊！如果天兄能附你体，代传圣言，不是一样吗？”

直到此时萧朝贵总算明白了洪秀全的全部意思，说来说去是让他也来个天兄附体，用以对付、抵制天父。他不能拒绝，也许洪秀全把妹妹下嫁给他，也是为了笼络他，借他来抵消杨秀清的势力。这么想了，萧朝贵心里又颇不是滋味，有一种受人愚弄的感觉。转而一想，又觉得自己多虑了，都是情同手足的兄弟，洪秀全还不是怕今后令出多门？并不是为了削弱杨秀清啊！

他痛快地答应下来。

三

也许是要报答洪秀全的知遇之恩，也许是出于对即将起事的拜上帝教的忠诚，在洪秀全交代任务三天之后的一个傍晚，在胡

以晃家，萧朝贵第一次天兄附体，时值拜上帝会的首领们在开会，他的突然附体虽令大多数人吃惊不小，可没人持有异议。

高高低低的香火点起来了，灯火幽幽，胡家堂屋布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萧朝贵浑身颤抖，手舞足蹈。

洪秀全问：“你怎么了？”

萧朝贵舞到洪秀全面前，指着他的鼻子问：“尔是洪秀全吗？我乃天兄基督是也。尔等小子听着，我要对你们训诲开导。”

洪秀全带头跪下去，他有意无意地看了大病初愈的杨秀清一眼，看看他是什么反应。洪秀全看到了杨秀清眼神中的惊异、迷惘，进而是无可奈何。洪秀全心里滚过一阵得意的热浪。

杨秀清刚刚病愈，眼眶还红肿着，他迟疑了好一阵，见冯云山以下也都纷纷跪下，杨秀清只好跪了。

萧朝贵张牙舞爪地在人前走来走去，大声说：“凡天兵天将砍妖魔头，要奉天父之命，天兄之命，奉天王大道君王全之命！”说到这里，他走过去，对洪秀全说：“你知道天王大道君王全吗？”

洪秀全抖抖地从怀中掏出写有这七个字的黄绢。

萧朝贵说：“这是天父手书，你等往后都得听洪秀全令，不得有误。”

众人皆应答：“谨尊天兄之命。”

听到这里，洪宣娇起身走了，林凤祥看了她一眼。

萧朝贵又剧烈地抖了抖身子，说：“你们好自为之，天兄我回天上去了。”

说毕，萧朝贵咕咚一下倒地，出了一身冷汗。人们爬起来。

冯云山扶起萧朝贵。萧朝贵说：“恍恍惚惚，我好像做了一个梦。”

洪秀全说：“天兄附你身，你已传达了天兄旨意。”

杨秀清一直默然，眼睛盯着地上。

洪秀全不时地看他一眼。看他的样子像在疑惑，像在猜疑，或者根本不信。洪秀全想，即使不信，他也不好出来揭破，那样，他自己的天父下凡便也不攻自破了。

洪秀全觉得遍体通泰。

四

杨秀清根本没去追究天兄下凡的真伪。病好之后，立即投入了起义的准备中。这一天，他把萧朝贵叫到金田村大榕树下的茅草屋中，让病病殃殃的黄脸婆娘给沏了杯茶，那黄脸婆娘的手指甲里都是泥，手指头伸进了水碗中，连平素不怎么讲究的萧朝贵都喝不下去了。

杨秀清咕嘟地抽着水烟袋，两个人逐项地研究起义前的大事。杨秀清突然想起去广东接洪秀全家眷的事。

杨秀清问萧朝贵：“去接秀全大哥家眷的人回来没有？”

萧朝贵说：“秦日纲、赖汉英护着家眷已过了蒙江，正向平南进发。昨天秦日纲派人送信来了。”

杨秀清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把火点起来了，我想扇得再旺一些。”

萧朝贵问：“怎样扇呢？”

杨秀清让家人都退出去，杨云娇也被打发走了。他从床底下拉出一块石碑来，上面用红黑两色刻着两行大字：

庚戌十一，金戈铮铮；
跟随我主，天国太平。

萧朝贵问：“你想干什么？”

“这是我偷偷请石匠来刻的，一会儿你带人把它埋在山下，

千万别露出新土的痕迹。”

萧朝贵恍然明白了，问：“你为什么不清天父来说呢？”

杨秀清笑笑，说：“天父、天兄频频附体，太麻烦了。”萧朝贵笑了。点到为止，两人都不再深说。

金田村祠堂后面被萧朝贵选中了。

月夜，黑沉沉的天空下，有两个黑影在移动。原来是萧朝贵领着扛石碑的江元拔向祠堂走来。

扔下石碑，江元拔用力地挖土。

当两人把石碑深深地埋入地下时，他们踩实了土，又在远处切割了一些草皮，一块块镶在新动过的土上，看起来天衣无缝。

萧朝贵满意地拍了江元拔一下，两人悄然走开。

金田村祠堂前面圩场第二天热闹起来。

牛角响彻天空，手持各种武器，身穿战袍的炭工、矿工、农民一齐拥向宽广的旷场。

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威风凛凛一副戎装形象，本身就对教众是个鼓舞。

远处金鼓齐鸣，石达开跃然上马，带着大队人马开来。金田村的人向他们欢呼。

罗大纲、苏三娘带着他们的艇军乘船抵达河岸。

从高处望下去，人山人海，场面令人激动。

杨秀清亲手举起了一面杏黄旗摆了几下，紫荆山下一片寂静。

杨秀清突然说：“兄弟姐妹们，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金盔金甲的真神，在天上飞过，我追出门来，只听一声响亮，有如雷鸣，那金盔金甲的真神就钻到了祠堂后面的草地上。不知这主何吉凶？”

杨云娇应声而出，她也穿上了戎装，她说：“这是吉兆，既有金神落地之处，不妨掘开来看看。”

一时有好些就近的人拥向那片草坪，不一会儿，果真掘出萧朝贵埋下的石碑。

人们欢呼着抬起石碑，抬到了杨秀清、石达开等人脚下。

杨秀清说：“请达开兄弟念给大家听听。”

石达开用手拂去碑上的土，看了看，大声念了一遍：“‘庚戌十一，金戈铮铮；跟随我主，天国太平。’今年是道光三十年，正是庚戌年，今天是十月初一，说的就是今天。”

万众欢呼，举起来的长矛、大刀如林。

石达开接着说：“金戈铮铮就是说，从今天起，我们要拿起刀枪了，跟随天王大道君王全；天国太平，我想，我们要创建的新天堂，就该叫太平天国！”

人群里又一次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浪，人们呼喊：“太平天国万岁！”“我们就是要太平天国！”

领袖们也都随大家一起跳跃、欢呼。

杨秀清终于摆了摆手，会场又渐渐安静下来。他从萧朝贵手里接过一杆大黄旗，挥动着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扯旗建号，我们是太平天国的臣民，再不是清妖的子民了！”

说罢，他率先打开辫子，让头发披散开来，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林凤祥……所有的人或披散了头发，或将散发盘在了头顶，以红巾裹头。

一时欢声雷动。这条看上去只有几两重的辫子，已经拖累了他们几代人几百年，它像一条绞索，紧紧地绞在百姓的脖子上，缠得他们透不过气来。今天，终于去掉了这条绞索，人们可以放开喉咙呐喊了。

林凤祥的头发已经裹到了头巾中，洪宣娇帮他掖好散发。林凤祥有一种轻松异样的感觉，好像这一瞬间人间骤变了：天格外高、格外蓝，地格外广阔、格外动人，而令这一切骤变的不是天公，不是皇帝，而是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的赤脚佬，这

是很难让人相信的，也是叫人心向往为之热血沸腾的。

花洲山人村同样是激动人心的场面。

顷刻之间，红巾在村前村后到处涌动，胡以晃的宅院门前竖起了旗杆，悬起了太平天国大旗。

一队队太平军正在广阔的地坪操练队列、格斗、厮杀，喊声震天。

洪秀全住处门前已经公开设哨了。

洪秀全和冯云山、胡以晃在宅中一起计议起义前的大事。

冯云山说：“陆川、博白方向的人马也正向金田村开拔，只有广东的凌十八受阻。”

洪秀全说：“我们既已扯旗建号，官府就不会等闲视之了。昨天听说巡检张镛已经向思旺进兵，我们要准备打大仗。”

这时曾水源进来说：“平南知县倪涛督率兵勇向花洲开过来了，浔州协副将李殿元也从左面来包围花洲了，我们出山的路被卡断了。”

冯云山说：“从思旺到山人村只有一条窄小的山路可通，必须打通这个通道。”

洪秀全果断地说：“曾水源，你马上从山路溜出去，去见杨秀清，胡以晃带人马攻打思旺，让杨秀清向花洲方向打。天国新立，这第一仗必须打赢。”

胡以晃说：“遵令，大家摩拳擦掌，就盼着打出去呢。”他说马上与杨秀清联络。

金田村杨秀清家也成了司令部。

杨秀清正在分派萧朝贵、罗大纲等人：“官军妖兵切断了去山人村的道路，我们必须打通它，把秀全大哥迎出来。”他称这一仗就叫“迎主之战”，强调士气很重要，只能打胜，不能打败。

萧朝贵把写好的一张纸拍在桌上，说：“我立军令状。”说着按了手押，蒙得恩、罗大纲等人也画了押。

金田村圩场上很快集合起了队伍。

几千人的队伍雄壮整齐，旌旗飘扬，腰挂流星锤的萧朝贵在领队誓师，他喊一句，太平军复诵一句，声音嘹亮，气壮山河。

“打败清妖，迎主出山”的吼声持续了很久。一场地震即将从广西的大山里爆发，隐隐的地声、闪亮的地光都听得到、看得见了。

可这时洪秀全听到了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胡以晃告诉他，罗大纲、苏三娘出走了。

洪秀全的脑袋里“嗡”的一声，他愣了好一会儿，才听明白原因。原来在起事时，杨秀清突然把罗大纲、苏三娘调离了原来的防地，只准他们带几个亲兵，而艇军的旧班底现在都交由李开芳统带了。

洪秀全半晌没说话，颈部的动脉一跳一跳的，像蚯蚓在蠕动。他觉得必须纠正这个致命的错误。他来不及细想，拉了一匹马，想连夜到金田村去找杨秀清。

冯云山和胡以晃无论如何不放他去。翻山路危险尚在其次，现在已经是大战在即，清妖已在动员、设卡，万一天王出了事，怎么得了？

事也凑巧，杨秀清带着弟弟杨辅清赶来报告起义准备情况，冯云山这才长出了口气。

洪秀全不动声色地听杨秀清讲，一次也没有打断他。杨秀清说得井井有条，用将也用得恰到好处。一个大山里的炭工，担负起指挥十几路兵马的大任，却一丝不慌，这不能不令洪秀全佩服他的才干，方才肚子里的气也消了一些，心里想，他毕竟是个不大识字的烧炭人，能做到这样已属不易，金无足赤。不过，能否团结人，是未来大业成败的关键，不能让他满足于低下的水准，洪秀全要的是帅，不是将。

都说完了，洪秀全问起联络天地会的事。

杨秀清的表情是不屑一顾的，他说：“天地会干不成大事，一盘散沙。我怕他们搀和进来搅了我们的好事。”

洪秀全声音不高，却字字有力地说：“聚蚊可以成雷。为什么灾民、流民都踊跃来投我们？山民们祖辈盼的就是有田可耕，有饭可吃。我们告诉人家，我们能办到，我们才得人心。怎么能把友人拒之门外呢？我们的气量岂不是太小了吗？”

杨秀清并没真正领会洪秀全之言的深刻含义，他说，他也不知道不怕人多，可他是吸取了教训的。大头羊张钊归而复叛，成了堵在大黄江口的敌人了。

冯云山说：“倒不可因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洪秀全要点拨杨秀清，故意说苏三娘、罗大纲如何仗义、可靠。

杨秀清一听，心里咯噔一沉，看了洪秀全一眼，不知他知道了什么。杨秀清是以表功的口吻说出下面这番话来的：“我做了一件永绝后患的事，正想向你禀报呢。”

洪秀全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杨秀清说：“我把罗大纲、苏三娘的艇军打乱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免得有麻烦。”

洪秀全压着冲上来的火气，用最平静的语气问冯云山：“你以为如何？”

冯云山尽量一碗水端平，他说杨秀清是一番好意，只怕要刺伤罗大纲、苏三娘的心。

洪秀全终于忍不住了，他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罗大纲、苏三娘带几千人马来投我们，是弃暗投明，是天父上帝的感召，我们如此疑神疑鬼，岂不令豪杰寒心？”

冯云山主张及时补救，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洪秀全也认为补救和不补救不一样。他想了好几个方案，都觉得不妥。杨秀清是中军主将，他已发过令，如果由天王出来纠

正，那会有损他的威信。由杨秀清自己来纠正，虽然脸上未必好看，毕竟是自己纠正的，过而能改，是为无过嘛。

方案他提出来了，立即改正命令，把罗大纲、苏三娘的原班人马调回来，仍由他们统带，向他们赔礼道歉。

杨秀清大为吃惊，他不能理解，也自然心生反感。

洪秀全劝他：“这事你去办好。你惹出的事端，你来平复，解铃还须系铃人嘛。”更深一层他不好再说了。

没想到杨秀清断然拒绝，说：“我不去，谁爱去谁去。”

“你怎么如此倔强？”洪秀全不得不摊牌了，“我也可以让别人去，那不是让你没面子吗？”

杨秀清一甩袖子说：“将来吃了他们的亏，就知道我是对的了。你派谁去都行，反正我不去，我的面子也没那么重要。”杨秀清认定，只有炭工、矿工和那些贫苦山民们才可靠。

杨秀清出去后，冯云山笑笑，说：“我方才真捏了一把汗。”

洪秀全知道他为什么捏一把汗。如果杨秀清方才一气之下来个天父托降，把洪秀全的主张压下去，岂不坏了大事？

洪秀全说：“幸亏天父方才没有附体。”

冯云山会意地笑了笑。

洪秀全和冯云山都认为必须及时纠正这个错误，他不管冯云山、胡以晃怎样拦阻，他都要亲自去安抚。

没办法，冯云山只好派曾天养、吉文元几个人带了一支精兵陪洪秀全连夜前往罗大纲的防地大黄江口。

他们赶到大黄江口时，已过了午夜，天很黑，月亮被挡在浓黑的云中，连浔江的水也黑沉沉的。

兵营里出来迎接洪秀全的根本不是罗大纲、苏三娘，却是林启蓉，一个黑瘦黑瘦的青年人。

一问才知道，上半夜，罗大纲和苏三娘走了，连招呼也没打。听说主帅又去当绿林好汉了，归附的两千多艇军一大半从新

分去的团营地点赶来，跟随主子走了。

洪秀全在浓黑的夜幕下呆立良久，在柔软的沙滩上走来走去，最后他决定，去追罗大纲、苏三娘。

蒙得恩脱口说出，这不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吗？

洪秀全心中叹息连连，倒是有点像，不过自己不是成也是他、败也是他的那个萧何，而罗大纲、苏三娘无疑是洪秀全心目中的韩信。

洪秀全一行翻山路急追，罗大纲、苏三娘却带着艇军走水路，回到了从前的老营地白沙渡。

天上的阴云被风吹开了一条条裂缝，月亮时而露露脸，在江面上布下一层奇异的光。听着熟悉的江水拍岸声，走下船来的苏三娘不由得仰天望月，长叹一声道：“又回到老地方了，又是天管不着，地管不着的自由身了。”

罗大纲抽出长剑，狠狠地插在地上，他望着黑闭闭的山峦和江水里倒映着的大山的团团黑影，感到心上像压块巨石。他说：“一条鱼腥了一锅汤，都是大头羊害的。”

苏三娘说：“受人猜忌，比刀砍斧剁都叫人难过。也许，我们不该这么意气用事……”

罗大纲说：“士为知己者死，我不能为疑我者去卖命。”

突然，山脚下响起一片马蹄声，很快看清了，月色下几十个骑马人向白沙渡渡口驰来。

罗大纲以为是官兵，立即命令他的艇军四散隐蔽到芦苇丛中。芦苇有丈余高，每一根都有大拇指粗细，密密层层像凤尾竹林。在里面藏几千人根本觉察不出来。

罗大纲、苏三娘没有躲藏，要看看究竟，临时再想措施，或周旋，或打一个口哨令伏兵四起。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翻山越岭驰马奔来的竟是洪秀全。只见洪秀全满面是汗，青衫也打湿了一大片，再看看他的坐骑，汗湿得

如刚泗水过江而来。

苏三娘冷冷地看着这个相貌奇伟不凡的人。说真的，她不怎么喜欢洪秀全，她只见过他两面，她却明显地感到洪秀全的眼睛总在她身上转，那是女人本能地感觉到的目光。当然，看她的人多的是，有爱慕的，有欣赏的，有的什么也不为，只觉得她好看，看一眼心里舒服，就如同看一眼盛开的紫荆花。

可洪秀全的眼神不是普通的爱美的那一种。

今天他来干什么？带人来叫我们回去？或者干脆剪除？

洪秀全跳下马来，一步步向他们走来。随从们都留在了原地。

洪秀全走到他们跟前，突然跪了下去，在月光下，苏三娘也看见了他眼中的泪光。

罗大纲大惊失色：“洪先生，您这是干什么？”一时不知所措。苏三娘也说：“快起来，这不是要折杀我们了吗？”

洪秀全说：“我赶了几十里山路，是特来向二位请罪的。”

“您何罪之有呢？”罗大纲听了他的话，心里腾地烧起了一把火，烧得他心槛儿热乎乎的。他上前用力去扶洪秀全。

洪秀全直挺挺地跪着不肯起来，他十分动情地说：“我们同为上帝儿女，既已发誓一起匡扶天下，斩邪留正，就该情同手足，以心比心。今为一点小事，伤透了二位的心，这都是我的过失，是我心胸褊狭，委屈了你们。念我洪秀全求贤若渴的一片心，容我请罪道歉。”

罗大纲和苏三娘深为感动，有他这几句掏心的话，心中的委屈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们想扶起洪秀全，苏三娘说：“又不是您指使的，您何罪之有呢？”

洪秀全说：“上梁不正，下梁必歪，怎能说不是我的过失呢？为了天国大业，我洪秀全今天不能劝转二位，我就跪在这里永不起来。”

这时，蒙得恩、曾天养和吉文元全也都齐刷刷地跪在了罗大纲、苏三娘面前。

面子也挣足了，心也软了，罗大纲、苏三娘感动得大哭起来。罗大纲对洪秀全说：“为了您这一片真情，我罗大纲愿追随鞍前马后，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洪秀全这才站起来。

藏在苇丛中的艇军也都听了个一清二楚，不用命令，都从没膝深的水中走上岸来。

一阵阵大风吹过，芦苇丛的哗哗声比水声还大，月亮好圆、好亮。

五

山雨欲来风满楼，紫荆山一带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

冯云山和洪秀全正在山人村最后一次研究怎样打好第一仗。看来打仗是在所难免了。洪秀全心里有数，除了士气，他们并不占有什么优势，武器原始，大炮极少，杨秀清甚至动员炭工们在原始老林里找了些空树筒子，做成了树筒大炮，其威力显然抵不住官军的火炮、火铳和鸟枪。

冯云山提醒，还有一个劣势。山民也好，炭工也好，都没打过仗，不经过几场恶仗，是打不出优势来的。

这一来，调兵遣将就十分困难。他们不知杨秀清是怎么想的，他仿佛并不犯愁。冯云山笑说，外行反而胆大，打就是了。

蒙得恩提了水壶进来冲茶时说：“杨秀清来了一会儿了，在门外。”

洪秀全与冯云山对视一眼，问：“怎么不进来？”

蒙得恩不愿置评，只含混地笑笑，出去了。

洪秀全向冯云山递了个眼色，两人向门外走去。洪秀全已猜

到，这个文化不高却十分自尊的人现在是不好意思了。上上下下都传开了洪秀全“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能不刺激杨秀清吗？他一定后悔不自己去更正了吧？

杨秀清果然站在院子里，拉着一匹马，那马早不耐烦了，四蹄刨地，把院子刨出了一溜深坑。杨秀清却沉得住气，梗着脖子站在那里，像在等命令。

洪秀全一走出房门，就用最轻松的口吻笑吟吟地说：“秀清，怎么不进来呀？”

杨秀清一双烂眼眶的眼睛盯着院子篱笆墙上的牵牛花，说：“我不配担当重任，我是来向二位先生辞任的。”

洪秀全不但不怪，反倒感到心里很舒服。这是杨秀清认错了，那就该给他面子。于是洪秀全和蔼地说：“这是从何说起，谁说你不配了？”

冯云山也安慰他说：“起事之初，头绪纷繁，你干得很好嘛！”

杨秀清说：“罗大纲的事，你替我去下跪，这比打我脸还难受，我受不了。”他是听曾天养告诉他的，洪秀全把过错全揽到了自己身上，一句没有责难杨秀清，这使杨秀清更心服口服。

洪秀全当然舍不得丢弃杨秀清这员干将，所幸他用恩威并重法已经令他折服，这就够了，这结果是洪秀全事先也没有意识到的。

洪秀全说：“你我是兄弟，我替你去道个歉，有什么？你不去，我也不去，冷了人家的心，我们靠谁帮我们打天下？”

杨秀清说：“所以我……才不配当大任。”

洪秀全爱抚有加地说：“那不是错上加错了吗？现在官军围上来了，大仗迫在眉睫，我正是用将之际，你却来打退堂鼓，成什么样子？这可不像紫荆山这山一跺脚，鹏隘山那头乱颤的杨秀清啊！”

杨秀清心里一阵阵发热，可嘴上一时不好改口，仍然说：“洪先生会找到比小弟更有才干的人。”

冯云山说：“你这可不对了。洪先生方才还指望你拿出决策来制敌于死命呢！”

洪秀全知道杨秀清已经要足了面子，不需再费唇舌了，就问起了大仗一起，谁打先锋的事。

杨秀清不假思索地说：“罗大纲、苏三娘。”

又是意外，又在意中，洪秀全故意笑道：“你这可是跟我赌气了？”

“不是。”杨秀清马上说出了理由，听起来既不是赌气，也不是迎合。他认为，真正跟官军交过手、打过大仗的，只有罗大纲、苏三娘所部艇军，他们有经验，可以打出个样子来给全军看。

洪秀全非常满意。他说：“那你去下达军令吧。”

杨秀清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这也算在他们面前认个错了，你可千万别逼我去下跪……”

洪秀全笑道：“你的脸面比我要尊贵，认个错比杀头要难？好吧。”

杨秀清走后，冯云山感慨良多地说：“知人善任，有时胜过手握百万雄兵啊！”

洪秀全问：“此话怎讲？”

冯云山指的是对杨秀清的使用。假如当初因他挤走罗大纲、苏三娘，一气之下罢了他的职，也许就失掉了一个将才、帅才。

洪秀全说了一句“圣人也有不能之事”。他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会用人，所以圣人又是万能的了。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在几个县里举事，这么大的举动是保不了密的。来自地方官员、守将和自发的地主团练武装的情报和告急

文书雪片一样飞到了桂林，飞到了广西巡抚衙门，这些大员们的好梦被惊扰了。

署理巡抚、藩司劳崇光正在与部属一起议事。他这几天如坐针毡。

劳崇光说原来郑祖琛在时，以为那里闹的又是天地会，现在看来不可小视，他们居然打出太平天国旗号！他已用六百里加急奏报朝廷，在上面派来重兵之前，他勉励各位务必全力合剿，星星之火容易扑灭，若成燎原之势，就谁也都脱不了干系。他又何尝不知道他手下的兵不行呢？

思旺交锋，官军果然一触即溃。

胡以晃带兵冲向敌营，太平军个个奋勇，官军抵挡一阵，纷纷败退，河滩上留下许多尸体。

五峒峰方向太平军的攻势更猛。这是主攻方向，由罗大纲、苏三娘打先锋。随后是中军，由萧朝贵、林凤祥、蒙得恩等率领骑兵、步兵掩杀而来，黄尘冲天，喊声震耳。

守隘的清兵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已人头落地。夺了关隘，萧朝贵将白旗一挥，罗大纲率骑师向左突击，林凤祥带骑、步兵从右面沿浔江迂回。

洪宣娇紧紧跟在林凤祥后面，仗剑冲杀。

清军协副将李殿元急忙上马来阵前，下令开炮。

炮火接二连三地在太平军中开花，战马嘶鸣，有人中炮倒地。可太平军仍旧向前冲杀。

勒马站在江畔的萧朝贵突然告诉江元拔：“鸣金！”

听到锣声，太平军向后撤。

李殿元趁机带兵追击。

萧朝贵早把军队分别埋伏在山后，左有蒙得恩，右有曾天养。

当李殿元率兵追到伏兵处，一声号炮，伏兵齐出，乱箭直

射，林凤祥、罗大纲又率兵返回来，后面又被胡以晃截断了退路，李殿元的清兵被团团围在狭窄的山路上，左冲右突都冲不出去。敌兵被杀死者无计其数，只李殿元带了几个亲兵落荒逃走。洪宣娇跳下马来，徒步去追李殿元。萧朝贵喊了声：“别追了！”洪宣娇不听。林凤祥也跳下马来，从山路上去接应。

山人村与金田村的太平天军会师，在山谷中又响起了欢呼声。

山人村的基地不再需要了。

太平军放了一把火，引着了胡以晃的大院，顷刻间烈焰腾空。

骑在马上的洪秀全、冯云山和家属，大队浩浩荡荡向通往金田村的小路开进。

六

沙田溪畔的峭壁如刀劈斧剁，底下是沙田溪。

沙田溪是浔江的一条支流，由北向南流，它在壁立的山崖底下形成一个龙潭，黑黝黝的水使人望而生畏，这水又从断崖上折下去，形成大瀑布。

此时李殿元手脚并用地攀登在藤萝密布的山间，这里根本没有路，脚下更是沙田溪汇成的深潭，他偶一回头，发现洪宣娇提了一把剑，紧紧地跟踪而来。

李殿元一惊，脚一滑，差点掉到万丈深潭中。

洪宣娇不断地踩空，脚下的碎石跌落深潭，发出雷鸣般的吼声。她把长剑衔在口中，也开始手脚并用。

李殿元爬得喘不上气来，洪宣娇也气喘吁吁。

李殿元双手抓住一棵枯藤，回头说：“你何苦这么死死追我不放？山不转水转，将来我会报答你的。”说着李殿元从怀里掏

出一大锭银子扔了过来，骨碌碌地停在了洪宣娇脚下。洪宣娇说：“谁要你的臭银子？我要你的狗头！”说着又向前爬。

这时，林凤祥也攀援着藤萝来到了距离洪宣娇只有十多步远的地方。

眼看着洪宣娇就要追上李殿元了，她腾出手来举起了长剑。

绝望的李殿元这时才突然想起他腰间别着的洋手枪。他咬着牙拔出枪，张开机头，对准了洪宣娇，“砰”的一枪打过去。没有击中。但洪宣娇第一次看见这东西，吓了一跳，脚一滑，身体失去了重心，随着滚动的碎石掉下深谷，掉入龙潭，那里随即掀起一片水雾。

林凤祥情急，从怀里摸出飞镖，“嗖”地射过去，只听李殿元啊呀一声中了镖，倒在地上，臂上血流如注。

林凤祥也不管李殿元是死是活了，他凌空一纵身，也跃入了龙潭。

龙潭中水深十几丈，又黑又凉。

林凤祥潜入水下，在水草丛生的深水里游了一阵，没有找到洪宣娇。他升上水面，大喘了几口气，又一次潜下深水。

他终于发现了洪宣娇，她还在水下轻微地挣扎，丝丝缕缕的水草把她的双腿缠得死死的，使她无法游开。林凤祥拼力用手撕扯，总算把水草扯开了，然后托举着洪宣娇浮出水面，把她带到了岸上。

龙潭岸上是一片茸茸绿草。

林凤祥把洪宣娇平放在草地上，伸手在鼻下试试，已没呼吸了。林凤祥着急地四下望望，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就趴在了洪宣娇的身上，俯下头去，嘴对嘴地吹了一阵气，大汗从他脸上淌下来。

林凤祥从她身上下来，呼呼喘大气，已经不抱希望了。望着卧在青草和野花丛中的洪宣娇，眼睛潮湿了。他坐到她旁边，把

她那湿淋淋的头发梳拢好，一把一把地采着野花，围在她的身旁。然后他就看着她那苍白的脸，她紧闭着眼，显得越发密而长的睫毛，以及眉间那颗红痣也更令他心碎……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洪宣娇从窒息中苏醒过来，她眼前的天和云都有些晃悠悠的，她终于看到了林凤祥的脸，由模糊到聚像。

她的身子轻轻动了一下。

林凤祥又惊又喜地叫了起来：“宣娇！你活过来了？”

洪宣娇这才记起了曾经发生的一切，她疲倦地闭上眼，说：“我记得掉进了龙潭，那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林凤祥说：“我还以为你活不过来了呢。”

缓缓坐起来的洪宣娇这才看见自己周边围了那么多野花，她恍然明白了，问：“你已经用鲜花把我埋葬了，是吧？”

林凤祥说：“我真的绝望了。把你救上来的时候，你嘴唇发青，脸白如纸，一点儿气也没有了，我嘴对嘴地吹了有半个时辰，你才……”

“什么？你说什么？”洪宣娇神经质地叫了起来，下意识地捂起了嘴。

林凤祥自知失言，忙说：“没有，没有，我没嘴对嘴……”

这显然是越描越黑，洪宣娇双手蒙面，林凤祥看见，眼泪从她指缝中流了下来。嘴对嘴？这种冒犯是不能容忍的，她失去了女孩的尊严。

林凤祥慌了，一时不知所措，他试图解释：“这……这是为救……救命……”

洪宣娇一双泪眼望着林凤祥，凄恻地说：“你这样亲了我，我还怎么见人？我死活是你的人了……”

林凤祥吓了一跳，连连摇手，说：“快别胡说，你……都要择吉日成婚了。”

“退掉。”洪宣娇心里反倒转悲为喜了，她想，这也许是天意吧，她说：“是我哥哥让我嫁萧朝贵的，我本来不愿意。”

林凤祥说：“萧朝贵有勇有谋，对你也好，这门亲事不是很好吗？”

“不好。”洪宣娇说，“有勇有谋就得嫁吗？”她忽闪着黑亮的眼睛望着林凤祥说，“回去我跟哥哥说，我不嫁萧朝贵了，我嫁你。”

林凤祥被大胆泼辣的洪宣娇吓了一跳，连连摆手，说：“这可不行，万万使不得。”

“你看不上我？”洪宣娇问。

林凤祥说：“这不是看上看不上的事。你这么做，不是陷我于不仁不义吗？”

洪宣娇火了，“腾”地跳了起来：“你说什么？你要了我洪宣娇，就成了不仁不义之人？我是烂货还是娼妓？你说！”

“话不能这么说，”林凤祥说，“你看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

洪宣娇望着他那惊恐的样子又扑哧一声笑了，说：“你说心里话，你喜不喜欢我？”

林凤祥垂下头不敢看她，小声说：“那还用说吗？”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洪宣娇走过去，扳过林凤祥的脸就亲了一口，吓得林凤祥向后躲：“你这疯丫头……”

洪宣娇纵声大笑道：“你不知道我，我从小任性惯了！”她说的是实话，小时候她妈逼她学女红，她是死活不肯。到如今，连做双鞋、缝件衣服也不会。她跟哥哥念书、学武功，女扮男装四处乱跑，气得妈妈跑到祠堂去大哭一场。林凤祥说对了，她就是这么个疯丫头，她想办的事，就一定要办到。

林凤祥说：“可是，你许配给萧朝贵，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呀！我和萧朝贵亲如手足，我怎么能抢他的老婆？那我

还怎么有脸见人？

洪宣娇望着林凤祥那愁眉不展的样子，忍不住发笑，她说：“好了，你别害怕了，我不会贴到你身上的。走吧，咱们该回去了。”她想说，这事不用你操心，可她觉得用不着跟他费口舌。

一句话提醒了林凤祥，他看看西沉的太阳，说：“可不是，丢了我们，他们不知急成什么样子呢。”

林凤祥走了几步，却见洪宣娇没跟上来，就回过头去叫她：“快走啊！”

洪宣娇故意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又坐下，她说：“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你背我吧。”

林凤祥为难地说：“这……”

洪宣娇笑道：“不好意思？趁人家昏迷不醒，亲人家，口对口的，你怎么好意思？”

林凤祥说：“你这人真刁，下次你再淹着，我一定不救你了。”

洪宣娇哈哈大笑，说：“你舍不得让我死！”

“真拿你没办法。”林凤祥到底拗不过她，勉强把她背到了背上。

洪宣娇搂着林凤祥的脖子，亲昵地笑着。

第 6 章

成婚时，送给她翡翠长命锁的却不是丈夫。

—

紫荆山还像往昔一样莽莽苍苍，浔江水还像旧日一样碧绿如染，它们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都是老样子，它们对人世间的沧桑是有情，还是无动于衷？它们可知道在大山脚下，那些生活在人间底层的人正在迎来属于他们自己的盛大节日？

在洪秀全看来，天有情、地有情，大自然都是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一早起来，吸一口气都觉得比往日舒畅。他盼了十几年，在梦中多少次描绘的图画，今天终于绘成了。

这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公历 1851 年，正值洪秀全 38 岁寿辰，冯云山提议，在“恭祝万寿”的同时，誓师立国。

洪秀全高高地坐在将台上，黄罗伞罩顶，黄龙袍加身，他仿佛透过如林的旗海和涌动的人头，看到了金发皤然的上帝在向他微笑，这不是梦中，他觉得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建国、建号，叫什么国号，洪秀全颇费一番心思。他想起了

自己在《斩妖剑》诗中的一句：太平一统乐如何？在《原道觉世训》中也有“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之语。于是洪秀全在骨干会议上宣布了未来的新国家就叫太平天国，他所统率的圣兵自然就是太平军了。

在隆隆的白炮声中，拜旗开始了。

曾水源带人宰杀三牲，摆放台前。

一杆黄旗平放在地上，一根绳索拉在萧朝贵手中。当乐声奏起时，在万众欢呼声中，冯云山高呼：“拜大旗！”

萧朝贵用力一拉，方形带齿条的太平天国大旗猛然直立起来，旗手把定了旗杆，又是三声炮响。

鼓乐声停止后，杨秀清站在台上朗声宣布：“今天天王万寿之节，也是我天朝立国之日，普天同庆。”

鞭炮炸响开来，万众欢腾。

突然杨秀清浑身抖动，杨云娇不失时机地拖长声调喊：“天父临凡，诸位听宣——”

洪秀全望一眼萧朝贵，只得跪下。

萧朝贵以下都齐刷刷跪下。

杨秀清手舞足蹈地说：“众小的，尔认得尔主上真吗？我差尔主洪秀全下凡做天王，他出一言即是天命，尔等遵否？”

万众齐答：“遵！”

洪秀全方才悬着的心放下了，他真怕此时“天父”说出什么与举义相悖的事来，就麻烦了。

杨秀清道：“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同心同德共建太平天国，尔等能同心否？”

万众山呼：“同心同德！”

杨秀清又说：“杨秀清、萧朝贵也是尔主兄弟，他们下凡扶主，尔等也要遵命，谨记否？”

众人道：“谨记在心！”

听到此处，洪秀全的心咕咚一下，又悬了起来，不由得看了冯云山一眼，想看看冯云山是否反感，冯云山倒是泰然自若的神态。洪秀全心里在打鼓。杨秀清撇开了冯云山，只提杨秀清、萧朝贵是“尔主兄弟”，“下凡扶主”，一下子把他两人凌驾于众人之上，那劳苦功高的冯云山怎么办？往哪里摆？洪秀全又没有办法更正，他是代天父立言的，又当众说出，造成了既成事实，事实上打了洪秀全一个措手不及，洪秀全别提有多恼火了。

洪秀全惟一指望的是“天兄”快点下凡，不指望更正“天父”之旨，补救一下总可以吧？这么想了，他立刻拿目光去看萧朝贵，萧朝贵却是木然，好像不懂得洪秀全的心思。其实萧朝贵早明白了洪秀全的心思，也读懂了他的目光，他只是一时没想出词来。

杨秀清第一个跪到了洪秀全面前，山呼：“天王万岁，万万岁！”

众皆跪地，万岁声地动山摇。

洪秀全一直以目视萧朝贵。

稍顷，萧朝贵也天兄附体了，他一边摇摆一边高呼：“朕乃天兄，尔众小的接旨！”

洪秀全以下复又跪下，这次杨秀清也不例外，只是他侧着头，十分警觉地望着萧朝贵作法。

萧朝贵也并不推翻“天父”成命。他说：“天父既已派洪秀全下凡率领众小营建小天堂，岂可缺少四梁八柱耶？今朕将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派到吾弟天王周围，该封他们为领兵主将，尔等尽心扶主，不可生二心！”

洪秀全满意地露出笑容。

杨、冯、韦、石四人异口同声高呼：“绝不生二心。”

当萧朝贵恢复常身后，洪秀全站在台中央，高声宣告：“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听封！”

几人跪到他面前。

洪秀全说：“天父天兄派朕临凡，带领众小诛妖兴善，斩邪留正。现遵天父天兄旨意，特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各将均受中军主将节制。”

在五将同声谢恩声中，洪秀全望着红头巾的海洋，心里一阵喜悦，一切都按他的本意实现了。当杨秀清突然天父临凡时，洪秀全真怕他说出什么令自己手足无措的话来，“神意”是事先无法沟通的呀！还好，没出大格，他遗忘了几个该封主将的人，幸好由天兄给补遗了，洪秀全在心中暗暗感激萧朝贵的机灵和忠诚，倘若只封了杨秀清、萧朝贵两人，岂不令那三个兄弟心凉？他们都是为太平天国的诞生尽了心、尽了力的功臣。

惟一叫洪秀全心里不安的是对冯云山的名次排列。按洪秀全的本意，他该是名正言顺的第二号首领，现在却根据“天父”之意排到了第四位。

洪秀全当天晚上就去看望冯云山，想一吐心中衷曲，也想对这位老朋友、老表安慰一番。他进屋时，冯云山正在灯下写着什么，一见洪秀全进来，喊声“天王”，便要跪下去。洪秀全双手托住他，说：“私下里，你我是兄弟，不要拘此大礼，在众人面前，拘于礼仪，不离大格也就是了。”他看了看摆在桌子上的书籍、纸张，问：“你在写什么？”

“我在编咱们天国的历法。”冯云山说。

“好，好。”洪秀全说，“太平军规呀，天朝典章制度呀，都是立国之本，不可没有，这些都仰仗云山弟多劳。”

冯云山笑笑，说：“天王放心。”

洪秀全见他又埋头去写，心有所感，他说：“云山，你是与我一起创办拜上帝教的，7年前你抛家舍业千里迢迢来广西紫荆山传教，连杨秀清、萧朝贵都是你发现的人才并加意调教出来

的，如今，他们的职位在你之上，朕心里很不是滋味。”

冯云山忙说：“这是应该的。杨秀清、萧朝贵都拥有一方教众，对天国兴亡举足轻重，云山毫无怨言。”

这话说得洪秀全心里热乎乎的，越发感到对不住这位老友。

洪秀全深知，无论是拜上帝会还是而今建立的太平天国，冯云山的功劳居半，这绝不是夸张。记得道光二十四年他与冯云山南历广州、顺德、南海、番禺去传教，一无所获，广东人不买他的“上帝”账，他几乎心灰意冷了，是冯云山劝他雄心不可灭，分析形势，认为广西百姓日子苦，在那里布道易于奏效，他们这才又经封川进入广西大山老岭中。

为了传教，在分文不名的时候，冯云山在紫荆山南口古林社拾过牛粪，帮人打短工为生，他就给韦昌辉家放过牛，两年后他终于有了知音，才在黄泥冲曾家当了塾师，有了落脚生根之地。

7年来，洪秀全来来往往，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广西传教，他多次返回花县去写传教的书，但冯云山7年如一日，风风雨雨，抛下妻儿老小艰苦备尝，他已成了地道的炭佬和山地之民。许多人只知拜上帝教有冯云山，不知有洪秀全，而冯云山几乎每每提起洪秀全，人们见德高望重的冯云山都如此敬重洪秀全，那洪秀全自然更是圣贤一流的人品了。洪秀全在广西大山里声名鹊起，实在是由于冯云山的渲染、烘托，这一点，洪秀全是心知肚明，也是真心感激的。

可现在却让冯云山屈尊第四！

洪秀全越发感动地说：“云山真我兄弟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他们一个天父下凡，一个天兄附体，有了这种身份，自然排在前面。”

冯云山说：“这已是老生常谈，现在不足为虑，他们都会舍生忘死地为天朝兴盛而战，能如此，云山即使降为士卒而不惜。天王千万不可为此分心，云山是怎样的人，我们从小在一个砚台

里濡笔，在一条板凳上读书，天王还不了解我吗？”

“正因为太了解你了，”洪秀全说，“朕才觉得亏待了你，心下不安。”

冯云山又劝道：“天王切莫把这些小事挂在心上，我们要干的大事刚刚开始，我们总不能在紫荆山这样偏远地方立足啊！我想，不久官军就会杀来，宜早筹划，这才是天王应该萦怀挂记的。”

洪秀全点了点头，说：“难怪金田村太平军里流传俚谣，你听到了吗？”

冯云山问：“什么俚谣？”

洪秀全说：“男子要学冯云山，做女要学洪宣娇，赤胆忠心报天朝。”

冯云山宽厚地笑笑，说：“这是什么人嚼舌头？没有道理呀！”停了一下，他说：“提到宣娇妹妹，我不知天王注意到没有，萧朝贵这几天脸总是不开晴。”

这引起了洪秀全的回忆，他思索着说：“是呀，昨天开会议论打不打东乡，他总走神儿。”

冯云山说：“此事都为宣娇妹妹而起。”

“宣娇怎么了？”洪秀全问，“他们闹别扭了吗？”

冯云山笑道：“天王刚一登极，耳朵就不那么灵了。”他告诉洪秀全，金田村的人都传开了，说洪宣娇与林凤祥私订终身，好些人看见林凤祥背着洪宣娇从村外回来，洪宣娇搂着林凤祥的脖子撒娇。

“有这等事？”洪秀全大为吃惊，“是传言吧？”

冯云山说：“怎么是传言？连萧朝贵本人都亲眼见。”

洪秀全不禁动了怒，说：“这丫头越来越放肆，胆敢如此不顾体面！”是呀，这让萧朝贵怎能抬起头来！都是自己把她娇纵坏了。现在可怎样补救呢？他一时没了主意。

冯云山献计说：“为今之计，当快刀斩乱麻，问问宣娇，倘她执意要嫁林凤祥，就退了朝贵的婚事，幸而未拜天地。不管怎样，不能这样不清不浑地过下去。”

洪秀全佛然起身，说：“岂有此理？已经许配了朝贵，岂能毁婚？朕一言九鼎，断不容宣娇如此胡来。何况，朕借重朝贵的事尚多……”说到这里，天王似觉失语，急忙打住。

冯云山早听明白了，他问：“是因为天兄身份？”

洪秀全虽然不能和盘托出他授意萧朝贵也利用降童术一事，却这样告诉冯云山：“封将那时，依杨秀清的意思，只封两人，你与韦昌辉、石达开都没份儿的，幸好萧朝贵深知朕意，天兄及时下凡，才令封典圆满。”

冯云山望了洪秀全很久，他甚至疑心萧朝贵的托降是洪秀全授意了，不过洪秀全不说，自己怎能说破？他沉默了一下才叹口气说：“看来，宣娇非萧朝贵不能嫁了。只怕委屈了这丫头。她好像根本不喜欢朝贵。”

“这由不得她了。”洪秀全倒担心林凤祥那里，只是他没说出口。

冯云山替他说了：“林凤祥那里要有个妥善处置。林凤祥这人文武全才，难怪宣娇特别中意他。”

洪秀全根本没搭言，也根本不会考虑林凤祥的利益，在萧朝贵和林凤祥之间权衡，林凤祥的砝码要轻得多。现在，萧朝贵这“天兄”屡屡助洪秀全渡过难关，他岂能过河拆桥，因为一个洪宣娇而把萧朝贵推到杨秀清一边去？尽管此时杨秀清并没露半点自责苗头，可洪秀全仍是不快，他借天父名义令洪秀全只封他和萧朝贵两人为将，排斥冯云山，这已令洪秀全大为恼火了，幸好有萧朝贵的“天兄”解危，他对萧朝贵借重之处今后还会少吗？这是不言而喻的。

二

太平天国建号立国的“谋逆”奏报一到了紫禁城，满朝文武都在心里坠上了铅砣，春节临近，本来要办的吉庆事儿都没心思了。

咸丰皇帝身子骨单薄，本来病弱，一听这消息，一连卧床几天，吃了药才勉强召见军机大臣和近臣们。

咸丰身边最红的大臣是他的老师杜受田，这个干瘦的老头儿撅着一把山羊胡子，天天早早地来上朝，他希望咸丰能励精图治，创下一番丰功伟业，他脸上也有光。

外面在飘清雪，养心殿的窗台上都积了白白的一层。天很冷，太监在养心殿东暖阁里多添了一盆火，咸丰让杜受田坐在火盆前说话。

咸丰问：“你看，这广西的拜上帝教会闹大吗？要紧不要紧？”

杜受田说：“劳崇光称他们为长毛。这些人全都蓄了发，也不刮胡子，这有点不寻常。”

咸丰沉吟着，他知道老师所说的不寻常指什么。从前，天地会、白莲教闹得那么凶，也没蓄发，也没恢复明朝服装啊！更何况这伙匪人竟然建国立号，当起皇帝来了，这怎能叫人容忍？

据杜受田分析，他说太平天国的长毛不属于乌合之众，他有不祥之感，如不及早、及时扑灭，万一逸出广西，可就不是“鳞甲之患”了。

谁去主剿呢？这是颇伤脑筋的事。

咸丰说：“本来是派林则徐去督剿广西之匪的，可他病死在去广西的路上，你看要不要起用能臣去那里？”

杜受田说：“杀鸡也要用牛刀。臣以为可派李星沅为钦差。”

咸丰问：“是因病回籍侍候老母的两江总督吗？”

“正是。”杜受田说，“此公为政清廉，兴利除弊，政声颇佳，只是已五十多岁，体力差些。”

咸丰说：“你不是还荐了一个周天爵吗？我听肃顺说，这周天爵是有名的酷吏。朕记得，他因为滥用非刑、枉杀良民被革职充军伊犁，除了你，没有人说他好话。”

杜受田说：“酷吏有酷吏的好处。同僚和百姓尽管不喜，可对江山社稷有益无害，乱世用重典……”忽然他感觉到了失语，马上请罪：“臣顺口胡言，当今乃盛世……”

咸丰宽容地笑了，说：“这也毋庸讳言，这些年来，天下不太平，洋人欺我天朝，进逼日甚，各地乱党鹊起，防不胜防。你说得对，一味的仁爱施政，怕已不能稳定时局。那就征周天爵去当广西巡抚吧，不用到京陛见，尽快到任，与李星沅和袁共济，务把广西长毛剿灭。”

杜受田说：“臣就叫章京述旨。”

咸丰说：“用六百里加急，由兵部飞递明发上谕。”

李星沅是咸丰寄以厚望的大员，他在 1850 年秋启程，1951 年 1 月 3 日抵省城桂林，立即召集周天爵和提督向荣来到他的签押房议事。

这向荣已年过半百，但精神矍铄，说话有如敲锣一样响亮。他有一副宽大扁平的脸，一双眼睛特别有神。他是四川大宁人，出身行伍，初隶固原提标，道光二年随征青海、新疆，升为游击，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驻兵山海关，时为总兵，四年前荣升四川提督，曾镇压过李元发起义。咸丰看中他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他比旗人将领能吃苦、能打仗，又没有居功自傲的毛病。

李星沅在分析太平天国时认为，“匪势猖獗，不容忽视”，紫荆山的“发匪”不能低估，他说是“组织严密”，这比乌合之众难对付。据李星沅掌握，太平天国不但有了国名、年号，连“天

历”也颁行了，这是公然妄图改朝换代，他认为这是当今天下最危险的“匪势”。

向荣却不把太平军看得过分可怕。他随征平定张格尔叛乱。不久前又在湘南剿灭过三股天地会义军，他认为太平天国来自穷乡僻壤，不会比天地会高明多少。但他认为兵力不足，并不乐观。

周天爵说：“这里路径丛歧，荒远寥廓，百姓铤而走险，剿抚兼用收效不会大，我看上策是集中精兵强将，一鼓作气，荡平紫荆山，永绝后患。”

向荣捻须而笑，不屑地说：“精兵何在？良将安在？除了本提督所率二千湖南客兵，本省兵勇根本不能用。”

李星沅立功心切，他说：“我们应用‘击散分攻，去其巢穴’之法，然后分兵进攻。”

向荣忧虑地说：“能用于进攻之兵，六千左右，发匪能作战的过万人，贼巢倚山近江，内接平南花洲，纵横数十里。探马来报，说各口均藏枪炮，掘有陷坑，牛排岭等险要关隘，都有重兵把守，我们急于进攻，恐难以奏效。”

周天爵说：“严令带兵将领冒死勤于王事，拣选几个怠惰者斩首示众，不严不足以治军。”

向荣不以为然地别过脸去。

李星沅说：“光杀也不是良策。这样吧，打一次胜仗，仍恢复赏银一两的旧制。不打别无他法，皇上昨天发来上谕，已令我们立即进剿，不得怠慢了。”

向荣说：“那就打吧。”

大战即将在牛排岭一线山谷展开。

洪宣娇带一些女兵在山上埋设土地雷，敷设陷阱，她们虽不是冲锋陷阵的主力，可萧朝贵却说她们十分重要，不准有半点马虎。

洪宣娇的马夫朱衣点没事，把洪宣娇的枣骝马牵到小溪旁，用猪鬃硬刷刷洗着马背。朱衣点是个五短身材的人，嘴特别大，一笑嘴角就扯到耳朵边去了，可他干事勤快，爱马如命，洪宣娇领的全是女兵，只有他这么一个男兵编制，女兵们就时常拿他寻开心。

性格明快、爽利的女营两司马叶明珠领了几个抬火药的女兵过来了，她打趣朱衣点说：“唉，我说朱衣点，人家说你是太监，所以在女营里能混下去，你是不是呀？”

朱衣点咧咧大嘴说：“你来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这一下叶明珠可吃了个大亏，脸红到了脖子根，在女兵们哄笑声中，为了摆脱窘境，她撩起水泼了朱衣点一身。

1851年2月18日，牛排岭战役爆发。清军主力在向荣督率下，向牛排岭太平军防地攻击，左右以刘继祖、张钊、张琳打侧翼。

林凤祥、李开芳的伏兵从盘石等村庄杀出，官军中女营埋设的地雷，死伤惨重。太平军两路后备队又从左右竹林蜂拥抄截，明显地占了火力、地形和兵力的综合优势，向荣的主力溃不成军，而他吹嘘的“楚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随之破灭了。

恼火的向荣敦请李星沅坐镇浔州收拾残局，李星沅却不敢到前线来，这令向荣倍加生气，埋怨李星沅克扣赏银。

太平军牛排岭大捷，各营都欢欣鼓舞，前线却不敢稍有懈怠。

这一天，林凤祥正与汪一中、萧在仁等部属在商议加固阵地的事，忽然门外有人报：“天王驾到。”

天王到前线来，大家都没想到。

林凤祥不怎么乐意面见天王，特别是面对面地交谈。他自己明白，这是为洪宣娇的事情。

洪秀全已经走进来，林凤祥与部下在帐篷中跪接。洪秀全伸

手示意他们起来，然后对汪一中等人说：“你们先出去，我同林凤祥有事。”

汪一中等人出去。

洪秀全说：“牛排岭大败向荣，你和李开芳立了大功。朕擢你为御林侍卫。”

林凤祥说：“谢天王栽培！”他搬来一把不怎么像样的椅子请天王坐。洪秀全不坐，在帐篷里走来走去，说：“有一件事，朕问你，你要实说。你与宣娇有染吗？”

林凤祥说：“天王明鉴，臣可对天发誓，我与宣娇清清白白。”

洪秀全说：“朕信得过你，可人言可畏呀！你也知道，宣娇已许配于前军主将萧朝贵。”

林凤祥望着洪秀全。

洪秀全说：“从今往后，你不准与宣娇有任何来往，办得到吗？”

“办不到。”洪秀全没料到林凤祥不卑不亢地来了这么一句，“我们过从甚密，不能因为她有了丈夫，便中止我们的往来。”

洪秀全有点恼火了，说：“这么说，你连男女之别、瓜田李下也都不顾了？”

林凤祥声音不高却说得铮铮有声：“太平天国可是提倡男女平等的呀！宣娇说，天王从来不因为她是女流而轻看她，牛排岭之役，女馆埋设地雷，把清兵炸得晕头转向，这证明了天王男女平等主张之英明。而今突然令我不再与宣娇交往，是何道理？”

洪秀全自知理亏，他说：“朕有难处，望你能明白朕之良苦用心。”

林凤祥说：“天王的难处，惟恐萧主将因此消沉，不肯为天朝用命，是吗？那么惟独不怕我林凤祥消沉，是因为我官卑位低吗？”

洪秀全被质问得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半晌才说：“你是他的部将，你总要与他和睦相处才是，人和比天时地利更重要，你不是常读兵书吗？”

林凤祥说：“天王这样说，我服，为了天国，林某人别说让出一个女人，就是丢了性命，也在所不辞。”

洪秀全很感动，他说：“这么说，你是真的与宣娇有情了？”

林凤祥郑重地点了点头。

洪秀全问：“你向她表白过吗？”

林凤祥摇摇头。

洪秀全说：“这就好，朕今天求你了，至少要对宣娇冷下来，否则无法收拾。这自然是委屈了你，可为了天国……”

“天王放心。”林凤祥说，“我知道该怎么做。”

三

三里圩战场上硝烟滚滚。

太平军骑兵、步兵正在冲杀向前，官军溃不成军，向后退却。

李星沅亲自上来督战，喝令不准退却，可退兵如潮，把李星沅的坐骑也掀翻了。李星沅跌落地上，气得吐了几口鲜血。

另一战场，向荣见太平军五色旗下立着一群骑马的人，一律穿黄袍，他对部将说：“是匪首，我们去抓他们，他们只要群龙无首，就完了。”

向荣带几百个骑兵悄悄向山后摸过去，站在高阜处督战的洪秀全等人丝毫没发觉，他还对蒙得恩等人得意地说：“你看，官军被我们打得大败，如汤浇蚁穴。”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向荣已抄后路上来，敌军发一声喊，把洪秀全这百十人团团围住。卫士们拼命抵抗，蒙得恩保着洪秀

全驰下山坡，有二三十个敌人猛追，并且“嗖嗖”地向洪秀全射箭。

眼看洪秀全被追上了，又马失前蹄，把洪秀全掀在地上。正当几个敌兵来捉洪秀全时，一骑马飞奔而来，骑士大叫一声：“我来了！”抡起大刀左砍右杀，杀败了敌人骑兵，一弯腰，夹起了洪秀全，将他放在马上，带着洪秀全杀开一条血路，直冲出去。

到了安全地带，洪秀全下了马，才看出救他的人是曾水源，洪秀全说：“今天没有你曾水源，我命休矣。”

曾水源说：“天王是圣主，有天父保佑，怎么会有失呢？”

洪秀全注意去看曾水源，只见他浑身上下都被汗湿透了，腿上有伤，血水、汗水、泥水混合胶着在一起。洪秀全心里一阵阵热浪翻滚。

洪秀全望着这个虎背熊腰的红脸汉子，努力去想，怎么也想不起他是什么地方人了，更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了。他不好意思直接问，就拐了几个弯问东问西。曾水源靠在田埂上，大喘着气，说：“天王忘了打禾花的事了吗？”

一说“打禾花”，洪秀全心底的一扇记忆之门打开了。那是5年前的事了，他到山人村去传教，那时他常到田间地头去，饿了和山民们同吃一瓦罐里的饭，渴了掬一捧清冽的山泉。

那一年他去山人村是旱天，稻子正在扬花，山谷和山腰的梯田里，稻谷都黄焦焦的，农夫们个个愁眉不展，这一年下来，收成不好，交了租子，一家人就得拄起讨饭棍去逃荒。

洪秀全看见农夫们的瓦罐里全是黑乎乎的野菜，连一粒米也看不见。洪秀全手里也没钱，他到镇上把长衫当了，换了两升米，又回到田头，和农夫们一起煮饭吃。

无意间，洪秀全发现有两块稻田长得特别好，绿油油的，他问怎么回事？膀大腰圆的曾水源告诉他，那是东家自己留的两亩

肥地，平时打粮要比他出租的贫瘠土地高出一倍。

原来财主以这两亩地为交租子的基准田，佃农们租地主的地，每年要交收成的六成当租子，可地主规定，不以佃农种地的产量为依据，而是以那两亩好地的标准来收租。这一来，到了秋天，佃户们至少要交出收成的八成给地主，还怎么活下去？

洪秀全听明白了，他站在那两亩好地前好一会儿，忽然眉头一松，让曾水源找一根长绳子来，他说：“咱们打打禾花玩。”

所谓打禾花，就是两个人各站在田的一头，手里抻直了长绳，从正在扬花的稻子穗上拉过一遍，只见稻花纷纷扬扬地落了下去。

佃农民拍着手乐，都说洪先生太聪明了，他们光会发愁叹气，怎么没想出这么绝的法子来治一下财主？这一拉，稻花至少有一半以上拉掉了，秋收就减了一半收成，再按契约以这块地为基准交六成租，佃户不是少交很多租了吗？财主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洪秀全就是这么赢得了贫苦山民们的心。他记得在田头，他用一瓦罐清泉水，先后给几十个农夫洗礼过，第一个接受这圣水的就是曾水源。

洪秀全今天当然特别感激曾水源，他说：“日后，朕要好好待你，你是朕的第一忠臣。”

曾水源什么也没说，咧开嘴憨厚地笑了。洪秀全问他有没有孩子，他说有一个小儿子，叫曾宪，才4岁。

洪秀全说：“叫他妈妈好好照看，日后让他好好读书。”

四

三里圩大捷又一次令新生的太平天国扬眉吐气。周天爵不得不悲叹：“贼愈战愈多，而我兵则愈战愈怯，实无法剿灭之。”尽

管他有刚直的政声，也不敢用如此悲观的论调上奏朝廷，他所能做的是上推下卸，责难向荣放纵姑息，攻讦李星沅“不遑军务，惟事空谈”，把两次败北之责全推到李星沅身上。

向荣与李星沅岂能受这份窝囊气？两人立刻联手反击，他们“自托同舟，心心相印”，联名具奏攻击周天爵，周天爵受到了咸丰皇帝的申饬，一下子病倒了。

在敌人布置兵力试图卷土重来时，洪秀全、杨秀清把万余大军分屯于七十多个村圩中，由于是消极防御，一个月后，盐硝出现短缺，人心也开始浮动。

杨秀清代天父传言，号召将士“真心扶主，切莫动摇”，萧朝贵则借天兄之刀斩杀了“恶语中伤洪、杨并窃取金珠首饰的陈来”，告诫太平军将士，要守天条，要听命令，同打江山。同时发动家属老幼妇女运粮运盐到各防地，人心渐渐稳定，加上5月12日传来李星沅病歿武宣军营的消息，太平军正巧利用敌人方寸已乱时进攻。

在大战间歇之时，洪秀全下令，让萧朝贵、洪宣娇克日成婚。无疑，他是怕夜长梦多。

韦玉娟、曾晚妹等人此刻正在给洪宣娇上大妆。凤冠霞帔，大红的袍子，把她的脸映得红彤彤的。

曾晚妹给她鬓上插上一支金钗，说：“真好看！宣娇姐，你一成了前军主将夫人了，再也不能领女兵征战了。”

洪宣娇并不开心，她在镜子里左照右照，向自己撇了撇嘴，说：“什么夫人不夫人的？我是洪宣娇，我还要领兵打仗。”

曾晚妹待韦玉娟出去，神秘地拿出一把翡翠长命锁来，托在手上，问：“好看吗？”

“哪来的？”洪宣娇接过来，把玩着这光艳四射的长命锁。

“有人送给你的。”曾晚妹说。

“谁？”洪宣娇问。

“他不让说。”曾晚妹说，“他说这是去邪祟的，是他奶奶传下来的，这是送给你的贺礼。”

洪宣娇立刻猜到了这是林凤祥送的。

洪宣娇愣愣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她把头饰和绢花都拔下来扔在一旁，凤冠也摔在一边，拔腿就跑了出去。

牛排岭好难爬，可洪宣娇一口气爬上来了。

林凤祥骑着马在巡哨，远远地看见洪宣娇一阵风似的跑来，不觉愣了一下。

林凤祥坐在马上没有下来，冷漠地问：“我在巡哨，你来干什么？”

洪宣娇没想到他这样冷淡，就撒娇带气地说：“你下来。”

林凤祥说：“对不起，主将夫人，你别妨碍我公务。”说罢骑马自去。

其实林凤祥是不得不这样绝情，一则碍于天王的亲自上门叮嘱，二则他也知道洪宣娇的性子，只要林凤祥敢兜揽，天不怕地不怕的洪宣娇是什么离经叛道的事都办得出来的。

他的心思洪宣娇并不知底细，她更不会想到洪秀全在中间做了什么手脚，她此时只是气，气林凤祥没有胆子，没有男人骨气。她转身跑下了牛排岭，当她停下步来回望岭顶时，发现林凤祥还站在那里目送她。

洪宣娇心头一热，叹了口气，后悔不该用重话刺激他。一定是哥哥对他施加了压力，不然他不会说违心的话。

洪宣娇有什么回天之力吗？没有，也许上天注定让她当萧朝贵的妻子了，从今往后，她只能把林凤祥珍重地、小心翼翼地存放在心底了。

第 7 章

御赐“遏必隆”宝刀将与钦差一样黯然失色。



三里圩的惨败，已经震动了紫禁城。

咸丰皇帝对座师杜受田有气，不那么言听计从了，咸丰认为他用人失当，才导致三里圩的兵败。咸丰经过几天的思索，他大胆起用了年纪尚轻的肃顺，咸丰看重的是他“胆子大，敢任事，敢直言”，而别人攻讦肃顺的也恰恰是他的“胆大妄为”。

肃顺被任为内阁大学士了，但地位远在阁揆杜受田、赛尚阿之下。

当咸丰在养心殿召见杜受田、赛尚阿时，肃顺也破例一同被召见。

咸丰已得到李星沅病故的奏报。他最忧心的是周天爵与向荣不和，无法控制局面，这两个人都请旨特简重臣前去广西主持事务。

咸丰叹气地说：“发匪新乱，克未殄除，朕心甚忧。”

望着咸丰那瘦削苍白的脸，杜受田一阵阵难受。咸丰一登基，就很不太平，杜受田深为自己不能给皇上解忧而苦恼忧心。他几乎找不到什么词来安慰咸丰。

咸丰面前的冰糖燕窝粥都凉了，他一口未动。

杜受田说：“请息圣虑。诸臣定能早日平定匪乱，使黎民复生。”

咸丰觉得心里不好受，就打开炕几上金豆蔻盒子，取出一粒紫金锭服下，一副无力应付烦恼的神态。

肃顺望一眼咸丰面色苍白的样子，知他也难，一登基便天天是烦心事。本来咸丰是个有名的戏迷，他是一天都离不开升平署（皇家戏班子）的人，可这几天他已没心思听戏了。他倒是守着雍正朝以来的祖制，没有一天不见军机大臣的，可是见又怎么样？常常是君臣相对，一筹莫展。

咸丰对杜受田说：“都是你力荐周天爵，如此无能。汉人不行，还是换旗将吧。”

须发皤然、慈眉善目的赛尚阿说：“向荣、周天爵连战连败，现在周天爵上折严参向荣呢。”

肃顺冷笑道：“这个酷吏，又恶人先告状了，此等劣吏本不该委以重任。”

咸丰掉头去看杜受田。杜受田有如芒刺在背，急忙解释：“臣以为他有雷厉风行之风……”

肃顺不客气地说：“可这位周抚台私下里到处说他在京城有奥援。”

咸丰问：“谁是他后台？”

杜受田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肃顺说：“周天爵不是杜大人山东的贵同乡吗？”

杜受田吓得一声不响。

咸丰生气地哼了一声，说：“革去周天爵的巡抚，把他赶出

军营，回桂林去暂署巡抚。”停了一下，又说，“这向荣、秦定三也是酒囊饭袋，着拔去花翎，交部议处，并谕乌兰泰查明真相密陈。”

赛尚阿敛首答：“喳，奴才回头就办。”

肃顺替向荣打抱不平说：“向荣屡建功勋，如无不学无术的周天爵掣肘，他还是很会用兵打仗的。”

咸丰斥责道：“你总是说八旗兵如何腐败，汉人又是怎么了？”他有意地瞥了一眼站在一旁的他的座师杜受田，杜受田脸上实在无光。

但奕䜣对座师杜受田还是无论如何要留面子的，他能当上皇帝，全靠老师栽培。原来奕䜣是道光的皇四子，他的才情本不如老六奕訢，道光皇帝有意将大位传给奕訢，此事被奕䜣的老师杜受田看在眼里，便处心积虑地开始为主子谋划。有一年，时值校猎南苑，皇子们照例侍驾出游。那一天，出狩的皇子们个个猎物甚丰，惟独奕䜣两手空空，他连一支箭也没发过，这引起了道光皇帝的好奇，就问他何故。奕䜣就对父皇奏对说，这正是春天，百鸟万兽正值繁育期，射伤一兽，即使其子女无所依靠，将心比心，自己实在于心不忍。

这一下赢得了道光皇帝的宠爱，他连声夸赞道：这才是朕子！如此仁爱之心，驭天下必能造福苍生。

当然，这一切都是杜受田面授机宜。

从那以后，道光已决定让奕䜣承继大统了。

有了这一段缘由，咸丰皇帝怎么好因为他举荐了一个劣吏同乡而怪罪他呢？

赛尚阿和杜受田都主张简选大员去督师，落实到人头，却又莫衷一是，一连提了十几个人，咸丰都一律摇头。

谁也没有想到，咸丰在打赛尚阿的主意，却望着他那一头白发不好开口。他的手下意识地在紫坛书案上敲打，终于说：

“非重臣不足以任事了。朕就派赛尚阿去吧。”

此言一出，不但赛尚阿本人没有准备，连杜受田、肃顺也吃了一惊。赛尚阿自己不好说话，杜受田不出来帮他排解，于理不合。

于是杜受田站了起来，低首谏道：“赛尚阿乃首揆，朝中大事处处倚重，怎可带兵远征？”

咸丰脸上现出不悦神色。

赛尚阿马上奏道：“奴才愿往广西，奴才想带几个人去。”

咸丰说：“人，你只管挑，务必马到成功。”此前已调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先行入桂，这是赛尚阿知道的。

赛尚阿说：“可令达洪阿、巴清德协同办理军务。”

咸丰说：“照准。另外把天津镇总兵长瑞、甘凉州镇总兵长寿兄弟指派给你，再加上开隆阿，这总可以了吧？”

赛尚阿说：“奴才以为，无论如何要把长毛贼围堵在广西境内。奴才以为，李星沅不济，也因为粮饷不足。”

咸丰说：“即调集川黔鄂各省绿营及京营八旗南下入桂。至于军饷，从国库、内帑及粤海关备银几处提取，先给你 360 万两。”

肃顺在一旁说：“前李星沅数次告急请饷，拖了又拖，最终不过给 80 万两，赛大人是够优渥的了。”

咸丰瞪了肃顺一眼，起身从墙上摘下一柄金光四射的宝刀——“遏必隆”刀，放在赛尚阿面前，说：“这把‘遏必隆’刀是祖宗传下来的，现爱卿拿去，许你军中便宜行事。”这柄尚方宝剑对于赛尚阿来说，既是荣誉又是倚重，同时也是极大的权力。他向皇上说了一句：“有了御赐‘遏必隆’宝刀，必使军前将帅同心戮力。现奴才兵多饷足，事权归一，定能托皇上福，从速奏功，献俘于阙，图报皇上知遇系重之恩。”说着趴下去叩头。

咸丰说：“起来吧，你尽早陛辞出都，莫辜负朕之期望。”

二

杨秀清中军帐前侍卫林立。

杨秀清正与洪秀全、冯云山几个人讨论战事。

萧朝贵报告敌情，向荣军移营在界岭，经文岱、张敬修由林村进驻寺村。在这一线约有万余兵马。

杨秀清问：“用于第二线的防堵兵力呢？”

萧朝贵说：“兵力约三千，这是一个三面向心攻击的阵势，清妖企图将我太平军主力聚歼于中平，然后乘势展开钳形攻势，直捣新寨，扫荡我大本营。”他的双手做了个合围的手势。

洪秀全说：“趁敌人未动，我宜先发制人。”

“正是，”杨秀清果决地说，“我太平军应集中精锐各个击破，昌辉，你与蒙得恩去筹办粮食；达开筹办军火、炸药。从今夜起把兵力调往中平，准备进攻。”

各人领命后，杨秀清又令：“天官正丞相秦日纲，你仍管探马，多派人出去，画清妖下寨地图，知彼知己方能打胜。”

秦日纲说：“是。”

杨秀清又对罗大纲说：“左二军帅罗大纲，你与左六军帅苏三娘领兵去骚扰敌营。”杨秀清令他们分拨去，昼夜不停，让清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等他们疲惫不堪，再以精锐之师攻之。

罗大纲、苏三娘说：“遵命。”

洪秀全是第一次离这么近看苏三娘，她既有妙龄女子的妩媚动人处，也有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豪爽与洒脱。洪秀全不觉心动，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不断地看她。苏三娘终于察觉了天王那不太正常的眼光，她向罗大纲身后动了动，试图从天王视线里消失。

但是洪秀全也挪动了一下椅子，苏三娘依然在他的视野里。

杨秀清正在布置萧朝贵充当诱敌之兵，又决定派曾天养在小河上游筑坝，堵塞河流，把水憋得高高的，计诱乌兰泰上钩，到时候以水淹他。

冯云山在一旁听着，没有多说话。他不得不佩服杨秀清，这人虽不识几个字，又未深谙兵法，可是头脑清爽，很有韬略。

按照杨秀清的部署，曾天养带几百兵士用草袋子、土石截流，很快阻断了小河，上游形成了一个深水湖。

这时，萧朝贵正带兵佯攻独鳌山，为了打得像，先动用了火炮。

乌兰泰率兵自寨中杀出。

萧朝贵与乌兰泰匆匆交战几个回合佯败溃退，乌兰泰驱兵追击。

萧朝贵向断流的小河败走。乌兰泰率兵紧追不舍，刚到小河干涸的河心，曾天养大喝一声：“放水！”

埋在河坝下的炸药炸开了几个巨大的豁口，溪水猛然下泻，清兵多被湍急洪水冲倒，顺流而下。

乌兰泰勒马退回岸上，手下已没有几个亲兵跟随。

南山太平军炮兵阵地却不太妙。

曾水源、石祥祯带炮兵向威宁敌兵射击，忽然炮都哑了，曾水源喊：“打炮啊，怎么不打了？”

石祥祯说：“弹药用光了，我们守不住了。”

曾水源向山下一看，果然向荣正督兵向丧失了火力的南山冲来。

曾水源喊了声：“撤！炮不能扔掉。”

太平军人拉人扛地抬起沉重的铁炮向后转移。

罗大纲带一支步兵斜刺里冲来，大喊：“炮兵快撤，我们挡住清妖。”

敌军冲上来，罗大纲、苏三娘率众与敌苦战。

敌人渐渐不支，退了下去。

罗大纲喊了声：“后退！”队伍立即撤出战地。

走在最后断后的队伍突然被斜刺里一队骑兵冲散，他们只得暂时隐蔽在草丛中，待敌骑兵过去，才能露头。

这时天已黑下来，一个太平军问：“咱们的人走哪条路了？”有人焦急地说：“我们怎么办？连个两司马也没有啊！”

“慌什么？”随着话音，李秀成走到了前面来。

李秀成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兵，他的皮肤稍黑，有着宽而高的前额，眼睛很大，脸睑不时地抽动，高鼻子，尖下颏，看上去像外国血统，这个来自广西藤县大黎里新旺村的雇农的儿子，今年 27 岁，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谋略。他从小曾随舅父读过几年书，字写得不算好，却也笔下来得，讲起话来引经据典，身旁吸引了一大群士兵。

今天危难之时，一见李秀成出马，又是出语镇定，大家放心来，问计于李秀成。

李秀成说：“战场上瞬息万变，镇定自若才能出奇制胜。”他手握腰刀，四下观察了一下形势，对另外六个同伴说：“我们只有 7 个人，7 个人怎么打仗？”

有人附和说：“是呀，7 个人溜都溜不出去，还打什么仗？”

当过押解冯云山回籍解差的赤红面的黄文金说：“拼吧！”

“硬拼不行。”李秀成说，“要以少胜多，7 个人，要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才行。”

李秀成伏在高岗上看了一阵威宁敌营，已经点起了辕门灯，帐篷外的灯火也相继亮起，一片灯火通明。

李秀成说：“逃回大营不难，各位有没有胆量与我去踹营？”

黄文金说：“你说笑话吧？7 个人想踹 1000 人的营盘？”

李秀成说：“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古亦有之。现敌人刚刚惨败，成了惊弓之鸟，我们正可利用他们的虚弱。”

说完，李秀成小声对黄文金吩咐了几句，黄文金借着夜暗向敌营接近。

李秀成等 6 人在暗处隐伏。

黄文金在东营门放起了大火，并且大喊：“不好了，长毛来了！”

敌营立刻乱了阵，一片人喊马嘶声。

李秀成一挥手，趁机带领其余的人猛冲到辕门前，刺死守门的士兵，调转炮口，向清兵营内连发几炮，之后向营里冲，边喊边跑。

敌兵全部乱了阵，争先逃命。李秀成见清兵把总熊士贵骑马奔逃，他一刀将熊士贵刺落马下。这一下更乱了，清兵几乎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就放弃了大营，向山下溃散而去。向荣吆喝不住部下，他被挤撞，一头撞下马来，李秀成挥刀便砍，却被一个把总把向荣救走了。

大营里只剩了他们 7 个人。

志得意满的李秀成对黄文金说：“我们先守在这里，你去报告，请东王速调兵来防守，空城计可不能总是唱着玩的。”

黄文金领命而去。

中军大帐行营被李秀成七勇士震动了。

天王、杨秀清等当时俱在大营内。

洪秀全说：“竟有这样的事？7 个人打败了上千清妖？”

萧朝贵说：“确确实实，而且阵斩清妖把总熊士贵，向荣跃下马来，差点成了刀下之鬼！”

洪秀全问：“是哪位将领指挥？”

萧朝贵说：“都是士兵。”

这时罗大纲带李秀成进来，说：“启奏天王，这个李秀成便是七勇士领头的。”

洪秀全说：“你叫什么？”

李秀成说：“李秀成。”

洪秀全说：“真乃将才也！”

一直没有说话的杨秀清说：“命你做两司马吧！”

连洪秀全都感到意外地看了杨秀清一眼，李秀成的脸上明显地露出不满神色。

罗大纲一见，忙对李秀成说：“还不快谢恩！”

李秀成却扭身就走，他说：“两司马不过管 24 个兵丁，我在当长工时，管的人不止这么多。”

说罢掀开帐帘不顾而去。

杨秀清大怒，一拍桌子大叫：“把这个狂傲小子抓回来！”

罗大纲目视洪秀全，没有动。

萧朝贵说：“立此奇功，只给一个两司马，确实太小了。”

杨秀清说：“这不过是偶然，并不一定是真本事。有过这样的事，一声断喝，可吓走千军万马，你能说这大喝一声的人该当上将军吗？”

洪秀全说：“虽然如此，立国之时，急求贤士，不可冷了大家的心。”

他向萧朝贵使了个眼色，萧朝贵出去。他明白洪秀全是让他去安抚李秀成。他赶到兵营时，李秀成正无精打采地闷坐着。

黄文金在拿李秀成打趣：“我们的两司马回来了？怎么不大高兴啊？你该知足了，我们 6 个人，连个伍长都没当上呢。”

一见萧朝贵进来，众人忙起立。

萧朝贵解下悬在他腰间的一把剑，递给李秀成说：“这是天王所赐，是对你们建奇功的褒奖。”这可是天大的荣誉呀！尽管这根本不是天王的剑，可众人并不知。

这正是萧朝贵的机敏之处，既然让他来安慰受了慢待的李秀成，总不能空口白话送空人情啊！于是他把自己这把剑送给了李秀成，却谎说是天王所赐，他是在为天王洪秀全树立威望。

有了奇功，仅封个两司马，却又惊动天王赐剑，前者踞后者恭，这叫李秀成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时如堕雾中。

李秀成迟疑了一下，未及时接剑。

萧朝贵说：“当年韩信不为项羽所用，刘邦开初也只给了他一个很小的官儿，这才有萧何月下追韩信之说。你如果是大将，必将有出头露面之时，岂能计较一时得失？”

一席话说得李秀成颇有几分自愧，他双手接过那把剑，说：“谢天王，李秀成当为王事驱使，虽死不辞！”

三

萧朝贵的帐篷成了临时洞房。

帐篷里插满红烛，红彤彤一片，红烛都是半截的。

早已不穿吉服的洪宣娇表情木然地坐在那里。

军营里传来报更的柝声。

一盆水放在床旁，已经不冒热气。

萧朝贵也不再是新人装束，此时又端来一盆热气直冒的水，放在床旁，端走了另一盆。萧朝贵走回来时，轻轻地说了声：“洗洗脚，该歇息了。”

洪宣娇一脚踢翻了铜盆，水溅了萧朝贵一身。萧朝贵也不恼，抖抖身上的水，拿走了空盆，又端了一盆热水进来。

洪宣娇冷笑道：“你不怕我再给你踢翻吗？”

萧朝贵说：“你踢了我再端嘛，大不了多烧几锅水。”

洪宣娇奚落他说：“你这么会献殷勤，何不替我洗脚？”

“这有何难？”萧朝贵替她脱了鞋，真的开始替她洗脚。

洪宣娇一缩脚躲开，她说：“你知道我最看不上你什么吗？”

萧朝贵不语，看着她那涨红的美丽的脸。

洪宣娇说：“一个只知给女人打洗脚水、替女人洗脚的人，

能算男子汉大丈夫吗？真看不出你就是战场上的那一员猛将。”她说的全是实话。

萧朝贵幽幽地笑了，他说：“倘你认为这很丢人，这也只是在你一个人面前。在自己的女人面前献丑，有何不可？我这个样子不算男子汉大丈夫，我天天拿鞭子抽你，你就敬重我了吗？”

这一句话反把洪宣娇说乐了。你能说萧朝贵不实在吗？

萧朝贵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站起身往外走。

“哪去？”洪宣娇问，声音已不再那么冰冷、那么无情无义了。

萧朝贵说：“上我的牌刀兵江元拔那睡觉去。”一连几天都是这么过来的。

洪宣娇垂下了头，萧朝贵又往外走，走到帐篷门口了，洪宣娇柔声说：“别走了。”这腔调令萧朝贵陌生，也使他感到亲切。

萧朝贵缓缓转过身来，又一步步走到床边来，站在她面前，替她把一绺耷拉到面颊的头发抿到耳后。

洪宣娇问他：“他们知道结婚半个月我没让你上床吗？”

萧朝贵笑了，摇摇头。

“怕折损了你男子汉大丈夫的尊严？”洪宣娇嘴角带着讥讽的笑说，“还是怕有损堂堂太平天国大将的威风？”

“都不是。”萧朝贵说，“我是怕人家议论你，说你坏话。所以连你哥哥问起，我都说你对我很好。”

洪宣娇半晌没有出声，她又垂下头，叹了口气，再抬起头来时，她说：“你这人，我就是这个命，命中注定是这么回事了……”这是头一次施放了爱的信号。

萧朝贵坐到了床边，把她轻轻揽在怀中。洪宣娇没有拒绝，她也不由自主地靠在了他的胸膛上，轻轻地闭上了眼睛，可萧朝贵敏感地发现，在她眼角涌出一滴泪水。莹莹的泪光衬着眉间那颗脂粉痣，更加娇媚动人。

萧朝贵的心又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他心里明白，洪宣娇这泪水是为谁而流。这叫萧朝贵心里不平，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可她毕竟在成婚 15 天以后做了妻子应有的暗示，他可以拥有她了，包括那最宝贵的贞操。

可萧朝贵仍为那滴清泪而苦恼，像是注入到自己血管里的有害的东西。现在她不是在我的怀中吗？我可以伸手去解她的裙带，去亲近她的肌肤，去做人人为之心动的男欢女爱的一切……可是那颗看不见的心，是属于你萧朝贵的吗？

萧朝贵渐渐上涌的热血又循着原路一节节地退下去了，他觉得屋子很冷，而这时洪宣娇火热的身子又传给了他温热，那是他不能抗拒的。

四

兵营为之一震，赛中堂亲临了！

在大帅营帐中，赛尚阿正会见向荣、乌兰泰等将，新入广西的巴清德、长瑞、长寿等也在。

赛尚阿说：“据老夫所知，长毛人虽众，许多是老幼妇人，能打仗的万余人。我们的绿营兵、团练总计三万多，却屡战屡败，究其原因，是各将各怀心腹事，不能协同一致，倘再如此，当从严惩处！”

向荣提议说，经过仔细观察，长毛过于迷信天险，疏忽侧翼，我们如能把正面仰攻与侧后迂回兼用，以此法拿下他们的要塞双髻山、猪仔峡，则可一鼓作气攻入匪巢。

赛尚阿说：“那就先攻要塞，各将务必同心协力。”

一场新的恶战拉开了战幕。

紫荆山正面防地双髻山地势十分险要，黄玉鹰和黄以镇在阻击正面来犯之敌。敌势猖獗，左面向荣亲统大军掩杀，右面乌兰

泰从侧后袭来。

黄玉鹰所部连中炮弹，阵亡的越来越多。黄以镇跑过来说：“我们向东面山上撤吧，再迟就完了。”

黄玉鹰说：“一步也不准动。我们守不住，向妖头就会长驱直入，天王他们就危险了。”

黄以镇冒着火炮跑回阵地时，士兵已乱，纷纷后撤。他吆喝几声没有效果，见敌骑兵挥舞军刀已冲到阵前几百步的壕坎儿，黄以镇急拔腿后退。

此时杨秀清、萧朝贵亲率一支援军来援，一见黄以镇带头撤下来，杨秀清大喝一声：“黄以镇！”

黄以镇这才慌慌张张地说：“禀主将，实在挡不住了。”

杨秀清跳下马来，厉声说：“临阵脱逃，失守阵地，该当何罪？”一边说，一边抽出利剑。黄以镇一见，忙去向萧朝贵求援，萧朝贵无动于衷。

杨秀清挥剑削去黄以镇之头，并且大声说：“有违天王军令者，有如黄以镇！”溃退之兵这才不敢再撤。

这时石祥桢来报：“双髻山已经失守，我们运粮的道路中断了，左军主将石将军请求派兵再夺回来。”

焦亮突然瞪起如铜铃般的凸眼睛从士兵中站出来，说：“后禀将军，在下愿带一旅之兵，夺回双髻山。”

杨秀清不认识焦亮，问：“你是谁？”

焦亮抱了抱拳：“无名小卒洪大全。”

“你大胆！怎敢犯天王名讳？”杨秀清说，“天国无人，也不至于临阵用一个小兵去冲阵。下去，改掉名字，不准姓洪，更不准犯天王名讳。”

罗大纲细认了认，附杨秀清耳畔说了几句什么。杨秀清问：“你既是焦亮，为何冒天王名讳？”

焦亮说：“我做了个梦，金胡子的天父下凡来，对我说，焦

亮小子，你要用心扶尔主，从今往后，你便是天王之弟，要为他肝脑涂地，死而后已。主将容稟，我想，既然是天王之弟，哪有不姓洪的道理呢？

因为焦亮是当众说的，又抬出了天父，杨秀清又正在提兵征战之时，就没有再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既如此，你当为天王尽心效力。不过还叫你的焦亮。”

焦亮讨了个没趣，心中不免怨恨杨秀清，骂他是“烂眼猴子”，可又无计可施。忽然他决定到新圩去见天王，在那里碰碰运气。

他知道现在正闹粮荒，不拿点见面礼不好。他听人议论过，由于缺粮，天王一家人都带头喝稀饭了。

那就弄点粮食给天王送去。

焦亮讨了个去领粮的差使。按规定，每个两司马都单独立伙。

这天大雨滂沱，道路泥泞难走，谁都懒得去新圩领米，既然焦亮自告奋勇，李秀成就答应了。

焦亮来得够巧的了，他刚领走两斗米，粮仓就见底了。他看见石达开披着斗篷骑马来了，就背起米赶紧溜走。

杨辅清正把最后几斗米交给林凤祥，并说：“从今天起就断粮了，连天王都吃了两天粥了，你们虽在前线，也得省一些。”

林凤祥让士兵将米运走。

石达开看了这情景，转身就走。

天王临时驻地果然也摆上了菜粥。

天王正在用餐，他周围坐着娘娘赖氏和几个王娘，还有女儿仪美、儿子贵福等。

端上来的是掺了青菜的粥。

一个小女儿把粥碗一推，洒了满桌都是，哭闹着说：“我不吃菜粥！”

洪秀全上去就是一巴掌，孩子更大哭起来，大女儿仪美忙把孩子搂过去哄：“乖，连父王都吃这个，你怎么不听话？”

这时蒙得恩来报：“禀天王，那个自称洪大全的人来见你，他背来一袋子米，说是不能让天王吃粥。”

天王洪秀全走出餐厅，见营帐门口垂手站立着洪大全，脚下有一袋米，就问：“你就是天父托梦给你的洪大全？”

“是小的。”洪大全说，“上帝叫我改名，小的不敢不改呀！天王若让我再改回去，就跟天父说一声……”

“叫就叫吧，”洪秀全说，“难得你一片忠心。米，你拿去给打仗的将士吃吧。”

“那可不行，”洪大全说，“为了这点儿米，我差点把命搭上，我是夜半偷敌营，一连杀了四个管粮兵才抢来这点儿米的。”

洪秀全说：“你的忠心可嘉，可朕决心与天国兵一道吃苦，绝不多吃一粒。”

洪大全说：“天王真明主啊！不瞒天王，我在湖南还有几百人马，我会让他们过来一道辅佐天王。”

洪秀全问：“你有官职吗？”

洪大全说：“大全不要官职，能朝夕护卫天王就行了。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洪秀全很高兴，说：“先封你为总制吧，你要尽力。”

洪大全千恩万谢地走了，洪秀全又叫住他：“把米扛走，交到圣库去。”

洪大全只得扛起米袋，说：“普天之下，哪有这么宽厚、仁慈的天王啊！”

恰这时杨秀清、石达开一身戎装进来，杨秀清看了往外走的洪大全一眼，叫住他：“你改回原名了吗？又跑这来干什么？”

洪大全道：“禀主将，天王恩赏小的做总制，又下谕旨，不用改名了。”

杨秀清哼了一声，待洪大全走远，杨秀清坐下，对洪秀全说：“我看这人不地道，善钻营，天王怎可封他为总制？李秀全成立了奇功，我尚且只加了他一个两司马，我以为决不可以滥封官职，官职一滥，会引得将士不用命，争权夺势。”

洪秀全不置可否地说：“他说天父托了梦给他，我们是用人之际，轻易不要冷了别人的心。”

不一会儿，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秦日纲也来了，都落座后，杨秀清说：“我们不突围不行了，双髻山、风门坳两处要塞失守，我们断了粮、断了盐，也断了军火，不能坐以待毙。”

石达开早有此意，他认为起义之初，就该有成竹在胸，拟定攻取城市才是上策，占领州县府城，粮多钱广，可以支持，这穷乡僻壤，即使有吃有喝，又有什么价值？

杨秀清听了，脸上有不悦之色。

冯云山也说：“达开兄弟所言极是。不过，现在突围也来得及。”他主张太平军必须设定一个攻击目标，足以与敌长久周旋的兵家必争之地。

杨秀清说：“凭我们这点力量，一下子想打南京、北京吗？那是以卵击石。我意在我们的发祥地多积蓄实力，待羽翼渐丰，再展翅腾飞，这有何错？”

洪秀全说：“都不要争执了，突围容易，突出去往哪里立足？我们除了军队，还带着家口啊！”

杨秀清说：“我意北上，如果能占象州、永安最好，可休整一下，再入湘，或攻长沙，或北上武汉。”

石达开说：“这样最好，躲在广西大山里，何日能把清妖从宝座上掀翻？”

杨秀清说：“突围日期选在后天。”后天是中秋节，敌军忙于过节，必疏于防范，这几天阴雨连绵，后天也不会晴，冒雨突围，清妖也意想不到。这是他精心安排的，大家都赞成。

韦昌辉说：“必须派遣最得力的大将断后，缠住追杀之敌，否则，那么多家属是突不出去的。”

杨秀清说：“还是朝贵兄弟率罗大纲、林凤祥、李开芳做开路先锋。断后就拜托昌辉、达开二位，再配上宣娇的女营，这样我才放心。”

洪秀全问：“向荣老妖现在何处屯兵？”

杨秀清道：“向荣驻扎在佛子岭，乌兰泰被我们挡在平山、黄茅，李能臣屯兵新罗，刘长清进到鹏化。”

秦日纲提出异议，他说：“大雨天行动固然出敌意料，可几万人马拉家带小，实在太不方便了。”

杨秀清决然地说：“雨天最好。我们的伤亡，多为清妖火炮所致。雨天潮湿，清妖的火药点不着，这对我们有利。”

萧朝贵说：“正是。”

杨秀清又说：“我想派几个人出去，向清妖散布假情报，指南向北，使清妖摸不准我们真正的突围方向。”

洪秀全说：“好，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第 8 章

苏三娘搅动了洪秀全的心。陈玉成平息了一场波澜。



养心殿廊下的大立菊和醉妃菊开得正旺，花朵重重叠叠，把支撑花木的苇秆都压弯了。

肃顺应召入宫，见几个小太监正从镏金大缸中汲水浇花，小太监的脚步一点都不规矩，跑来跑去的，肃顺知道，今天咸丰皇上的心情不错，自然是因为赛尚阿老将出马旗开得胜的缘故。

果然，养心殿里一片祥和景象。

咸丰正在南窗条案上写字，几个太监侍奉笔墨。

肃顺进来请了安，立在一旁问：“皇上在写条幅吗？”

咸丰脸色特别好，他放下笔，说：“朕写了一首诗，准备寄给赛尚阿，嘉勉他们捷报频传，总算没有白白劳师糜饷。”

肃顺走过去看了看咸丰写的诗，赞道：“皇上的诗气势恢宏，确有君临天下之风。”咸丰的字的确写得圆润饱满。

咸丰说：“你代朕草拟上谕吧，着赛尚阿克期制胜，不能让长毛贼有死灰复燃之机，必一鼓荡平。”

肃顺说：“奴才马上办。”

咸丰对赛尚阿寄以厚望，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希望的亮光。他和肃顺商议，无论如何要把长毛扑灭在紫荆山、鹏隘山中，他要赛尚阿“严防发匪逸出”。咸丰知道，扑灭在山区，仍是局部“匪患”，一旦让太平军侵州夺县，向北发展，那就十分棘手了。咸丰在上谕里甚至对怎样堵截太平军都说得很具体。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冲出紫荆山，占领大城市，迅速向北面推进，已经成为太平军逐渐明确的战略目标。

赛尚阿还没有接到上谕，也没有受到皇帝赠诗的鼓舞，在赛尚阿还在酣梦中时，太平军已经向北转移了。

漆黑的夜，天下着大雨，杨秀清命令罗大纲、林凤祥为先锋，用萧朝贵、秦日纲断后，分几路冒雨突围。洪秀全亲自点苏三娘带兵护卫天王和眷属车驾，因为中枢机构没有战斗力，行李多，又有大批老弱家属跟随撤退，速度慢得令人焦急，队伍蜿蜒在山间小路上，有如蛇行。

洪秀全坐在摇摇晃晃的篷车中，蒙得恩和女营左六帅苏三娘仗剑跟随左右，都是手扶车轼，寸步不离。

雨下得大极了，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得见豪雨奔泻声和汇集在沟壑中的水流流淌声。山路本来就很窄，雨中湿滑难行，加上前方不断有山体滑坡处，队伍经常受阻。

苏三娘担忧地望着蒙得恩，她说此时万一有敌兵冲过来，那可万分危险了。蒙得恩心下也急，悔不该如此轻率，应留一支重兵护卫天王才是，仅仅靠天王的200个牌刀手和苏三娘的部分女营兵，怎么挡得了大兵？

蒙得恩此时惟一能办的是催促前面开路的先锋加快脚步，他又得不时地照顾一下跟在后面的天王眷属。此时他早已汗下如雨

了，身上淌水，不知是雨是汗，凉透了脊背。

洪秀全也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險，他是天王，是將士的主心骨，他不能表現出一絲一毫的驚慌，他不時地從車篷里探出頭來張望，車子走走停停，有如蝸牛在爬。

後來，是蘇三娘分去了洪秀全的心。

蘇三娘在雨水中淋着，單薄的軍衣濕淋淋地裹在身上，使她渾身的曲線畢現，男人見了難免會心旌搖蕩。洪秀全注視着她，她腳步穩健，不時地抹一把臉上的雨水。天黑，洪秀全看不見她那张俏麗而冷峻的臉，在眼前機械晃動的只是一個苗條的美麗的影子。

洪秀全讓自己盡量不去想她，可是辦不到。他知道，蘇三娘是羅大綱的心上人，如果不是這樣，洪秀全早就下詔旨讓她入宮伴君側了，可他现在只能顧大局，不得不把從來沒有過的熾熱的、強烈的欲望埋在心底。

李開芳來報告天王，說前軍主將蕭朝貴率林鳳祥、羅大綱兩支勁旅已經突破黔軍、滇軍所佔據的古城坳，官軍守將李瑞、王夢麟根本沒敢接仗就后退了，這一來，清妖誤以為太平軍正向南面突擊，全調到南口去堵截了。

洪秀全鬆了口氣，這就是說，太平軍的調虎離山計成功了。他對李開芳說：“很好。告訴中軍主將，按計劃，在擊破向榮後，快速帶全軍沖出去，讓後衛部隊節節抵禦追兵。”

李開芳領命而去。

此時官村嶺正在對向榮展開全面攻擊。天下大雨，火藥盡濕了，太平軍已無法用火炮，全靠冷兵器。但敵方處於同樣情況，炮再多也無用，全成了啞巴，更何況向榮做梦也沒想到太平軍會選擇這樣惡劣的天氣展開軍事行動。

蕭朝貴率林鳳祥從左面沖擊，馮云山率李開芳在中路，羅大綱在右路，三軍猛沖向榮大營。

向荣从中军帐出来，看看天下大雨，对面已喊杀震天，太平军在闭闭大雨中如天兵降临。

向荣对身旁总兵刘长清道：“长毛里有能人啊，很会用兵。我们派重兵堵其南路，他们却从这里突了过来。”他披挂上马，大声下令：“守住官村岭，向长毛开炮。”

炮位上的炮兵们点不着火绳，所有的炮都打不响。

一把总跑来向向荣报告：“向军门，不好了，雨天潮湿，火绳点不着，炮打不响。”

向荣大惊，这时已见太平军三路人马攻入大营，清军稍战即溃，向荣只得边战边向后退。

大批粮草均落入太平军之手。

就在冯云山取得了官村岭大捷后迅速向界水撤走时，石达开来报，天王的车驾没按时到达，这时天已快亮了，远处村庄已闻鸡鸣。

冯云山和杨秀清急了，忙派林凤祥、罗大纲带精兵去接应。此时人人身上都是泥水，好多人躺在泥水中就沉沉睡去，找到林凤祥时，他正拉着马缰绳站着打盹呢。一听天王没冲出包围圈，林凤祥抽出刀来在自己腿上用力拍了几下，眨眨眼，清醒了，这才上马。

此时天王的车驾被困在山谷间，又有一处山体滑坡，山石和草木隆隆滚动，挡住了小路，有几十个太平军被滚石砸伤了。

蒙得恩急忙让队伍转头另外寻路，洪秀全在车中听到了一片叫嚷声，他掀开帘子问：“谁在叫？”

蒙得恩说：“没什么。”他不想让车驾再耽搁下去。可苏三娘说了实话：“有几十个伤员走不动，扔在山上了。”

“这怎么行？”洪秀全立刻从车里下来，冒着雨问，“伤兵在哪里？”

伤员们在黑暗中叫：“天王，别扔下我们呐！”

洪秀全一阵心酸，他不管蒙得恩怎样挡驾，踏着泥泞往前走，有几次险些跌倒，苏三娘追上去，搀扶着天王向前走。

来到伤兵们面前，洪秀全第一个看见的是只有十二三岁的小兵谭绍光，他长得眉清目秀，一条腿被石头压伤了，站不起来。

洪秀全透过黑暗，也能看到一双双渴望的眼睛，那是火辣辣的眼睛啊！

洪秀全第一个扶起了谭绍光，扶着他走到了自己车前。

苏三娘叫人把伤员全都搀扶过来，洪秀全把谭绍光扶上了天王的座车，不单谭绍光死活不肯上，连苏三娘也觉得不能让天王冒雨步行。

可是洪秀全斩钉截铁地一挥手，叫车夫赶车走了。

这时年仅 11 岁的洪秀全大女儿，太平天国的礼制规定要叫天长金的仪美，下了自己的车，说：“我跟父亲走，车，给伤兵坐吧。”

洪秀全又高兴又感动地搂过仪美，然后和女儿相偕而行，走在了队伍前面，大雨滂沱之势不减，顿时仪美也和洪秀全一样，浑身湿透了。

苏三娘感动地望着洪秀全的背影，她的鼻子发酸了。

二

界水已经听不到隆隆炮声了。

洪秀全的大队人马到达界水时，天已经晴了，家属士兵都把衣物铺开来晾晒，士兵们开始搭建帐篷、号房子。

洪秀全跳下车，对守在车旁的苏三娘说：“辛苦你了，苏三娘。”

苏三娘冷淡地说：“为天王尽力，理所应当。”她因为洪秀全单独调她保驾而不快。

石达开骑马赶来，在洪秀全跟前下马。

洪秀全问：“军情如何？”

石达开说：“朝贵、昌辉和罗大纲所率北路大军沿蒙江在大黎口、榕树江口一带集结，南路军也挡住了清妖。”

洪秀全问：“秀清有意攻打永安吗？”

石达开说：“昨天罗大纲率先锋军已向永安进兵。”

洪秀全说：“朕甚满意，你先去吧。”

石达开走后，洪秀全扯了扯身上皱巴巴的衣服，对苏三娘说：“前面就是河，你代朕洗洗衣服可否？”

苏三娘本不愿意，还是点了点头。

帐篷已搭好，洪秀全在帐篷里换下衣服，丢到了帐外。

苏三娘将衣物抱起来，向河边走去。

河边静悄悄的，只闻秋虫唧唧。

连下了几天雨，河水猛涨，看上去汪洋一片，岸边的苇丛都浸没了一半。

苏三娘找了个河水转弯的地方，坐下来开始洗衣服。

突然，她面前不远的水中猛地钻出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赤身露体，吓得苏三娘扭过头去。这少年手里抓着一尾大鱼，抹了把脸上的水，嘻嘻地笑。他一见河岸有个女的，忙没半身于水中，鱼仍举在空中，他说：“你是苏三娘，对不对？”

苏三娘看了一眼这个英俊的孩子，问：“你怎么知道我？”

“我也是太平军啊！”他把大鱼往河沿上一甩，鱼在苏三娘身边乱蹦乱跳。他在水中忽上忽下，钻来钻去，不一会儿又摸出一尾鱼，他说：“你拿去献给天王做鱼汤吃吧。”

苏三娘问：“你为何不自己去献？”

那孩子又嘻嘻一笑，说：“那不是僭越了吗？我连个小卒都不是，哪敢去冒犯天王？”

苏三娘不禁喜欢起他来：“你还懂得僭越？你叫什么呀？”

“我叫陈玉成，是跟叔叔来投太平军的。”他晃着肩膀在浑浊的水中自在地游着。

“你上来，涨水了，小心淹着。”苏三娘说。

“你闭上眼睛。”陈玉成打着水花说。

“好。”苏三娘笑咪咪地闭上了眼睛。

陈玉成飞快地奔跑上岸，从树上拿下衣服，穿上，说了声：“好了。”苏三娘这才睁开眼。

陈玉成问：“你是给天王洗衣服，对吗？”

“你怎么知道？”苏三娘问。

“别人怎敢穿绣龙凤的黄袍啊？”陈玉成说。

苏三娘捶洗着衣服，问：“你是全家跟太平军走的了？”

“我从小没爹没妈，只有一个叔叔，”陈玉成说，“是叔叔把我带来的。”

“你叔叔叫什么？在谁手下打仗？”苏三娘问。

陈玉成说：“他叫陈承瑔，他打仗不行，写个字呀，出个计谋呀，他行。”

“这么说你叔叔可当军师了？”苏三娘笑了起来，问，“你念过几年书？”

陈玉成说：“3年。”

“3年不算少了。”苏三娘又问，“你学过武艺吗？”

陈玉成说：“跟山上的老和尚学过，后来那庙让你们给烧了，佛像也丢到大江里去，和尚哭了一场上广东去了，我就没再学。”

“你使一路拳我看看。”苏三娘说。

陈玉成“嗖”地跳起，拉开架式，来了个骑马蹲裆式，接着打出了一套娴熟的拳法。

苏三娘道：“你这南拳打得不错呀！你使枪的本事呢？”

陈玉成从树上折了一根木棒，又练了一通棍。苏三娘摇摇头，甩甩手上的水，站起来，接棍在手，说：“你应该这样。”说

罢大显身手，看得陈玉成眼花缭乱。等苏三娘收棍立稳，陈玉成忙跪下说：“您收我当徒弟吧。”

苏三娘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说：“你这孩子倒乖。我的武艺是从不传人的，行了，你起来，我往后慢慢教你，你就当我的弟弟，就跟着我吧。”

陈玉成喜出望外，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就认您做姐姐了。”

忽见洪秀全向河边漫步而来，而且把随从、牌刀手都留在了岸边树丛后。

正在晾晒衣服的苏三娘忙垂手侍立，陈玉成想走开，却又不知怎么走好。

洪秀全问：“这孩子是太平军的人吗？”

“他叫陈玉成，很聪明，”苏三娘答，“他是跟叔叔陈承瑔一道跟随太平军来的。”

洪秀全说：“啊，陈承瑔，是个很有谋略的人。”随后又对陈玉成说，“你去吧。”

陈玉成正要走，他猛然看见苏三娘向他使了个眼色。这是何意？这引发了陈玉成的许多猜想，他一边走一边回头，不知如何是好。

其实苏三娘这眼神的用意是明白无误的，她不希望河边只剩下她与天王两人独处，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她都来不及细想，也许是女人的本能吧。

女人的本能还表现在对男人眼神的甄别，爱慕的、渴求的、赞美的、攫取的，或是赤裸裸地以性欲的低俗形式表现出来的，女人通常只消片刻就能区分得明明白白。

天王为什么不用洗衣服的专侍，却让她来代劳？天王的眼神里藏着什么？这是瞒不过苏三娘这个年龄的女人的。她当然知道，洪秀全是个有修养的人，不会对她非礼。可她知道，尽量减

少接触是最好的办法，谁也不能保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会永远是井水不犯河水。

三

陈玉成人小，却有心计。为了那苏三娘的一个无法破译的眼神，陈玉成一路思忖，终于没有走远。他转了一个圈子，又躲开牌刀手的视线，钻到了河边树丛中，从这里的树隙恰好看得清河畔上天王与苏三娘的一举一动。

他看见天王先是看了看晾晒的龙袍，后来又向苏三娘靠拢过去，天王进一步，苏三娘便退后两步。

陈玉成不禁皱起了眉头。

河畔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

洪秀全又一次向苏三娘靠拢来，苏三娘已经无处可退，双脚终于踩到了水中，连裤脚也湿了。她自然不能说什么，可那凛然不可侵犯的目光是明白无误的，洪秀全笑了笑，向后退了几步。

苏三娘走上了沙滩，说：“天王，您出来该带牌刀手才是。”

洪秀全知道她是正话反说，又笑了笑：“朕与你说一会儿话不好吗？”

苏三娘说：“男女有别，君臣有别，臣妾倒无足轻重，若是出了什么流言，损害了天王名声，我可就担待不起了。”

洪秀全为方才自己的轻率微微感到后悔，他没想到苏三娘这样识大体，她的一席话非但不会惹他生气，反倒更对她割舍不下了。可他也知道，男女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他只能收收心，望水一叹。

苏三娘又坐下去洗衣服，在捶布石上一上一下地捶打，木槌上下翻飞，激起水滴，不时地溅到天王的衣服上。

苏三娘看了他一眼：“天王快起驾吧，弄湿了您衣服了。”

洪秀全仍没有走的意思，他索性找块石头坐了下来，看她搓洗。

苏三娘真的没法了，走又不好，留下又不甘心，忍不住四下张望，她不知道陈玉成走没走。这小家伙看懂她的眼神没有？只要他出来搅和一下，气氛立刻就不一样了。

陈玉成此时躲在河边柳树丛后头。

这一切陈玉成看得真真切切。他现在明白苏三娘那眼神是何用意了。他本想一下子跑到河滩上去，想想不妥，便从柳隙钻到水边，悄悄下水，屏住呼吸，潜入水底。

陈玉成唿隆一声跃出水面，提了一条大鱼出手，没等洪秀全从惊吓中回过神来，一条尺把长的金翅鲤鱼扔到洪秀全脚下，吓了他一跳，陈玉成却站在水中大笑。这一下，苏三娘却放下心来，也忍不住格格地乐。

陈玉成笑着说：“天王，鲤鱼跳龙门，此乃天意，我天国当昌盛兴旺，请天王食此鱼。”

洪秀全不好为此责罚陈玉成，就悻悻地走了。

待洪秀全走远，陈玉成湿淋淋地上岸来，苏三娘把他搂过来，在他脑门儿上亲了一口，说：“好弟弟，你真是精明过人！我还怕你不懂我的眼神呢！”

陈玉成说：“开始真不懂，但转念一想，姐姐必有难处，我就躲在树后面看。姐姐，天王对你那么好，你为啥……”

“你还小，你不懂，”苏三娘说，“等再过几年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四

永安不过是弹丸小城，可永安州奇迹般地注定要永载史册，它借了太平天国的光。

为了迅猛拿下永安州，洪秀全、杨秀清在大旺圩兵分水陆两队，陆路军由萧朝贵统领，包括韦昌辉从桂平茶地移营时的右路军，还有石达开、秦日纲、罗大纲的精锐之师，是能打能拼的铁师，大约有四千之众。冯云山则统率水路三千精壮，保护老弱妇孺、中军、辎重，由大同江沿江而下，洪秀全、杨秀清、胡以晃随中军行动。

永安州城界于长寿河和通文江之间，四面环水，江河之外，有晒布岭、瞭望岭、不叫岭和大窖岭雄峙。道光二十四年重修的城墙，高度不过才一丈六尺，厚六尺，也只有宣化、镇远、永定和天一四个门，每个门上建有谯楼，有四个炮台，四百四十九个雉堞，没有子城，外面也没有水壕，应该说是一个容易攻打的小城。

1851年9月23日午后，罗大纲率军冲破古眉峡，直逼永安门户水秀，随即击败清将阿尔精阿，抢渡眉江，次日黎明，太平军在城东晒布岭、瞭望岭架设松木大炮轰城，此时乌兰泰的兵尚在一百里外的平南马练山区，远水已不解近渴。

罗大纲运用智谋，夜间二更时发起佯攻：他派一支兵乘黑渡过通文江，直逼城下，令战士在城外纵横驰马，马尾巴上都系着石块，马跑起来，石块击打地面，声音响亮，同时在后面燃放炸炮。守城的清兵以为太平军连夜攻城，拼命打炮，直打了一夜，城里的火药几乎打光了，太平军早已无影无踪，守城的吴江、阿尔精阿方知上当，这时再去调运火药已经来不及了。

九月二十五日，攻城开始，晒布岭上号角频吹，太平军四面八方潮水般冲上来攻城。

永安城下炮声隆隆，烟火四起。

尘土飞扬，千军万马正杀奔永安而来。五色大旗迎风招展，其中最醒目的一面上绣着“太平天国前军主将萧”，另一面是罗大纲的“太平天国左二军帅罗”以及洪宣娇的“太平天国女营殿

右检点洪”，大军掩杀而来，杀声震天。

守城士兵惊慌失措，一个把总哀叹道：“长毛神出鬼没，各路军马全扑到南路去了，永安州空虚，这怎么能守得住？”

这时罗大纲、洪宣娇已在指挥士兵用云梯火炮攻城。

洪宣娇身披黄金锁子甲，威风凛凛。她带叶明珠亲自攀上云梯，第一个登上城墙，与守敌拼杀，一连手刃四个清兵。一见统帅如此奋不顾身，太平军更加奋勇登城，先攻入的大开城门，萧朝贵亲率骑兵沿吊桥从城门驰入。

太平天国的黄色大旗插上了城头。同时清朝守将吴江和阿尔精阿的头也挂上了南门楼的旗杆上。

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所率水路军尽管有老弱牵制，一路上依然击败了倪涛的军队。十月一日，洪秀全在一片欢呼声中坐大轿进入永安城，结束了从金田起兵以来九个月的南北转战生涯。

从轿里望出去，永安城毕竟太小了，方圆不过三四里，可它是太平天国第一个拿下的有城垣的地方，它将作为天国的第一个都城。

一路上，洪秀全见士兵们在搬运战利品。

洪秀全令车马停下，转对石达开下令：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俱不得私藏，尽行缴归天朝圣库。

石达开答道：“是。我马上去督办。”

洪秀全又说：“天国军民入城，不可扰民，凡抢劫、奸淫者杀勿赦。”

天王只是重申法纪而已，转战九个月来，他总是把“不扰民”放在心上。没有穷苦百姓支持，太平军岂不成了涸泽之鱼？不可能有胜利的希望。他已在心中盘算好了，他将要好好经营一下这个小小的城池，在永安住上几个月或者更长，把建立一个国家的各项典章制度一一完备起来。没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侈

谈这些都是不现实的。马背上能拟出打天下的计划，马背上无法从容地规划出治天下的蓝图来。

五

永安失守的消息传到向荣大营，正在那里督战的赛尚阿差点晕厥过去。他急忙催促向荣风风火火尾随而来，望着远处永安城头飘动的太平天国大旗，赛尚阿只能苦叹，他恼恨涿州协副将李青，他离永州不过10里，却按兵不动，见死不救。

这个慈面老太婆一样的文官的手，下意识地摸到了御赐“遏必隆”刀的刀柄上，凉冰冰的，他的心也冷得如生铁。他走进中军帐，把“遏必隆”刀拍在了案上，向荣、乌兰泰、刘长清等将领肃立两侧。

赛尚阿环顾左右，问：“北路守大黎的将领是哪个？”

所有的将领目光都集中在一个胖墩墩的将领身上。胖子只得出列，说：“禀大人，是小的，涿州协副将李青。”

赛尚阿说：“听说你不战而让路给贼兵？又不去救永安州，有无此事？”

李青道：“回大人，贼势甚众，沐恩已尽了全力……”

赛尚阿拍了一下桌子，将“遏必隆”刀向前一推说：“摘去李青顶戴花翎，推出辕门斩首。”

李青大叫：“大人……”

已经上来几个亲兵，将李青拖了出去。

赛尚阿叹口气道：“老夫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肯使用御赐‘遏必隆’刀，可诸位太说不过去了，不但未能将匪徒歼灭于山中老巢，反倒令其突出重围，占了永安州，实在有负皇恩。”

众将皆低头喊“喳”，没人敢吭声。

赛尚阿说：“乌兰泰发现永安州有失，间道赴援，还算快的，

你部现在何处？

“回大帅，”乌兰泰说，“沐恩屯兵于文圩，威胁永安州南面。”

“好。”赛尚阿下令，刘长青、李能臣二部应立即赶往荔浦。姚莹所部四千人，须驻扎古排，防堵永安北路。向荣重兵也要摆在北面，千万不能让长毛北上攻打省城桂林，那可就坏大事了，那赛尚阿更无法向咸丰皇帝交差了。

六

与永安城其乐融融的情景迥然不同的是几千里外的清宫养心殿，那里的气氛可是一片肃杀，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一触即炸。小太监们一溜儿缩着脖子站在廊外，大气也不敢出，偶尔走动，也是高抬腿、轻放步，比猫的脚步还轻。

咸丰已经发了好一阵脾气，此时已声嘶力竭，脾气也发不动了。养心殿御座前，青砖地上跪了一地红顶子官员，还有好些是穿黄马褂、团花马褂的勋臣和皇族王公贝子们。

咸丰怒声道：“赛尚阿无能，如此昏聩误事，辜负了朕的倚重。你们说，怎么办？”他原来起用他，看重的是他的“老成谋国”，没想到赛尚阿辜负了他的特达之知，令他气愤。

肃顺答：“奴才以为，应给以处分，仍让他带罪自赎。”

咸丰说：“即将赛尚阿革职留任。巴清德、向荣摘去顶戴花翎，带罪自赎。既然乌兰泰尚能卖力追击，不予置议。”

肃顺奏道：“据奴才判断，长毛熟知地理，南北转进，令我官军尾随堵截，极为疲惫。粮秣供应不上，士气低落，加之向荣、乌兰泰不和，致使多次贻误战机。”

咸丰说：“限期拿下永安城，朕不管那么许多。”

肃顺道：“奴才以为，除去力剿，还应辅之以安抚，甚或用

反间计。奴才想，长毛本是一群亡命乌合之众，岂有无懈可击之理？

咸丰说：“可给赛尚阿一道密谕，令其利用反间之计，这是事半功倍之事。”

肃顺答：“喳。”

紫坛书案上的八音钟打了十下，咸丰说句“写旨来看”，就让军机大臣们跪安出去了。

第 9 章

今生无缘，她把希望寄托在来世。



太平天国天历辛开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元 1851 年 12 月 17 日）洪秀全发布了封王诏令，永安城如同迎来了一个圣大的节日。

虽已进入初冬季节，天气晴和，地处南国的永安并不冷，依然是青枝绿叶。永安城张灯结彩，画角频吹。

太平天国的旗帜和各种规格的军旗插满了城墙、军营。此时再也不是太平天国草创之初“裂帛为旗”的时候了，军有军旗，师有师旗，连两司马都有一面二尺半阔的旗，各级军旗只是用大小来区别。

封王大典在永安大校场举行，太平天国的圣兵、圣民不要说了，永安城的百姓也几乎家家关门闭户去看热闹，都走空了。

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俱已按天国新官制穿起了相应的黄缎绣龙袍，他们袍子上绣龙的多寡代表了品级

身份，帽子也有区别。

天王洪秀全的服饰也变了。他戴的王冠是金质的，圆规纱帽式，上缀双龙双凤，凤嘴左右向下，穿三颗大珠子，垂两挂黄缨，冠后翘立两个金翅，冠前立花绣冠额，如扇面状，也绣有一对龙凤，上绣满天星斗，下绣“一统河山”四个金字，中间空档处鍍金为“天王”二字。

东王杨秀清的金冠是古制兜鍪式，左右各缀一龙，其中靠上立一凤，盔顶竖一缨枪，四周饰珠宝璎珞，冠额绣双龙单凤，中列“东王”二字。

西王、南王、北王、翼王的金冠大体近似于杨秀清的，但都小有区别，正如他们的王袍绣龙的条数代表品级一样。

据说这些繁文缛节的礼仪、典章都是陈承瑔带一伙人查阅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典籍，加以演化、改造而来的，远比任何朝代都繁琐，叫人无法记得住。

洪秀全和杨秀清却十分赞赏陈承瑔的学识。

今天的典礼官自然是由陈承瑔来担当了，他在替天王洪秀全宣读封王诏旨，这是他起草，由洪秀全一字一句改过的：

前此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朕命称为王爷，姑且从凡间歪例。据真论道，有些冒犯天父，天父才是爷也。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制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制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制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制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宣读完毕，洪秀全亲颁封典诏书。

五王在天王面前谢恩行礼。

乐声齐鸣，礼炮轰响，万民欢腾。

在礼炮声中，洪秀全坐在黄罗伞下，上天承命而君临天下的感觉来得特别强烈。从前在《原道救世歌》和《原道觉世训》里，洪秀全严禁任何人称上、称帝、称圣、称爷，他认为只有天父上帝是真神，是上、是帝、是神帝，现在，他封王是不得已，所以在诏书中才有“姑且从凡间歪例”一句，算是对凡俗的一次妥协。

让东王节制诸王，这是洪秀全自己钦定，杨秀清没有对他施加压力，冯云山也没参与意见。洪秀全这么做，违背了初衷。若论亲疏，他理当把冯云山摆在前面。退一步说，即使那样调换位置要冒风险，总可以各王平列呀！

洪秀全有他的考虑。从金田一路打出来，他暗中留心观察，他不得不佩服杨秀清。这人有智谋，头脑灵活，善于在征伐中长本领，相比之下，冯云山身上的书卷气到底浓了些。今后不知还要打多少硬仗、血仗，他不倚重杨秀清，那是不能想像的。

至于把杨秀清抬到了诸王之上会产生什么后果，洪秀全也不是没有考虑，不过有一点是自信的，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只要不失控，他随时可以做出处分，他不怕杨秀清出格，他跳不出五指山。

韦昌辉还没等回到家中，四弟韦俊早把“北王府”金字匾挂在了旧同知府的门上，这里是临时北王府，略加修葺而已。

韦昌辉与秦日纲的私交不错，大典一完，就把秦日纲拉到家中吃饭。太平天国视酒为“迷魂汤”，所以不论多有兴致，也不准开酒戒，韦昌辉只能叫厨师多炒几个秦日纲爱吃的菜。

说到秦日纲守的水窦寨，因为是控扼着永安的门户，韦昌辉再三叮嘱他：“你守水窦可要仔细，永安安危系于你一身啊！”

“我只是个守城的角色。”秦日纲悻悻地说。

韦昌辉早看出他闷闷不乐了，他说这话的潜台词是很明白的：封王的时候怎么没有我的份儿了？

韦昌辉认为秦日纲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他能与今天封的五個王比吗？可韦昌辉没必要伤他，就劝道：“千万别灰心，你的功劳尽人皆知，况且，你虽没有封王，可你封了天官正丞相，这是众官之首，可见天王对你十分倚重的。原来依天王的意思，是想多封一个的。”

多封一个就一定是秦日纲吗？韦昌辉没有说。

秦日纲瞪起眼睛说：“又是杨秀清捣鬼，是不是？”因为秦日纲攻永安时行动迟缓，挨过杨秀清骂，至今耿耿于怀。

韦昌辉说：“也不能说是他作祟。封王的前一天，天降瑞雪，天父临凡，通过杨秀清之口，传下上帝旨意，除天王外，只封五王。天王也不能违反天父之命啊！”

“去他的吧。”秦日纲说，“什么天父天兄？这和他妹妹杨云娇弄的那个鬼神附体有什么两样？我才不信，唬天王罢了。”

韦昌辉又给秦日纲夹了些菜，笑问：“你以为天王会信吗？”

“他怎么不信？”秦日纲说，“拜上帝传教，是他首创，他能不信上帝？起事之前，从金田祠堂后头不是还挖出碑来了吗？”

韦昌辉眯起小眼睛只是笑。

“你笑什么？”秦日纲问。

“我笑你痴。”韦昌辉道，“我早料定没那么巧。原来是半夜三更萧朝贵去埋进去的。”

“当真？”秦日纲大为惊诧。

“有人看见，是一个马夫。”韦昌辉说，“他第二天就被处斩了，理由是对上帝不恭。”

秦日纲说：“岂有此理！他们装神弄鬼，长此下去，正气何在？”

“你千万莫声张。”韦昌辉道，“埋石碑也好，天父下凡也罢，都是做给天国广大士兵看的，你若捅破了，天国上下可能尽成一盘散沙。宁可我们自己受些委屈，也万万不能点破，不可不维护大局。”

秦日纲点点头，说：“这个我懂。我在开银矿的时候，惩治欺心的人，也用降童术对付过，难得的是有人信这个。”

二

赛尚阿大营里是怎样议论永安封王呢？

赛尚阿对向荣说：“你看，这成何体统，永安城里的长毛居然妄改正朔，颁行新历法，公然反叛，实属罪大恶极呀！”

脑后已经没有了花翎的向荣拾起桌上太平天国的一份天历看了看，又说：“他们还发布了《太平礼制》，规定到了小天堂后，从诸王到两司马官级的森严等级乃至礼仪，都总其大成，刊在这里了。”

“什么叫小天堂？”赛尚阿问。

“沐恩也不懂。”向荣道，“我猜想，是指一个地方，或北京，或金陵吧！因为他们说，一切都到小天堂兑现。”

赛尚阿拍打着桌上的《奉天讨胡布谕四方檄》说：“这个文告极有煽动性。饥民、灾民和不轨之徒一旦得此文告，必定踊跃为之驱使。你看，这里说：务期肃清胡氛，共享太平之乐，何其毒也？”

向荣叹道：“大帅想，为何长毛越剿越多，流民如蚁附蜂攒，也有点官逼民反的味道。”

赛尚阿道：“离京出来方知吏治之坏，已到了扰民民不得安的地步了。”

忽有总兵长寿走进来报告说：“大帅，我们营前抓到三十几

个长毛。”原来是从平南过来的，尚未穿长毛军装，是新招来的匪众，招兵的人叫周锡能，只用了一回刑，就什么都招了，他是长毛的一个军帅。

赛尚阿问：“军帅是何官职？”

长寿道：“大约相当于总兵。”

向荣道：“军帅下有师帅、旅帅，一军帅辖 12000 多人。”

“那官不小了嘛。”赛尚阿很感兴趣地说：“把他带来，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长毛的军帅。”

长寿说：“沐恩已带来了。”他走到营帐门口，一摆手，士兵押着周锡能进来。

赛尚阿一见周锡能被绑着，就喝令：“快快松绑，我请来的客人，怎么好如此无礼？”

长寿亲自上去为周锡能解绑。

赛尚阿对向荣、长寿说：“你们都先下去吧，我想同这位兄弟单独谈谈。”

向荣、长寿走了出去。

赛尚阿给周锡能倒了茶，说：“壮士请坐。”

周锡能勉强坐下。

赛尚阿说：“你们扯旗造反，其实不全怪你们，那些贪墨之官害民太苦，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种谈话方式、口气和观点，不能不令周锡能大为惊奇，他瞪大眼睛看着这个须发幡然，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大官。

赛尚阿又善解人意地说：“你们反抗朝廷，就你个人来说，是为了什么？”

周锡能不答，他在研究赛尚阿的真实意图。

赛尚阿说：“你不答我也知道。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封妻荫子，过上好日子。你们占了永安，又封王又封侯，与当今大清一样，这足以证明你想要得到什么。”

周锡能虽不言语，已有几分服他。

赛尚阿又说：“你选择这条光宗耀祖、升官发财之路是个畏途、险途，你信不信？你们几时能打到北京去？你们能胜利吗？即使侥幸成功，也必经千万个大小之战，你能活着见到胜利的那一天吗？倘败了，不但你本人身首异处，那祸事要波及九族啊！”

周锡能说：“不反也是死，反也是死，不如反一下，或许有活路。”

赛尚阿说：“不然。不反如果可以升官发财呢？”他抛出了诱饵。

周锡能有些恐惧地望着赛尚阿。

赛尚阿说：“老夫一言九鼎，且是奉了圣上密谕的，如你肯悔悟，我可以保奏你当一镇总兵，堂堂二品大员，你不动心吗？这不比你出生入死又毫无希望地去混好得多吗？”

周锡能仍旧望着赛尚阿，已经心旌摇动。

三

校场上几百个十几岁的孩子训练得正起劲。

陈玉成已是标准的太平军装束，他正在操练童子军，大约有200人左右，年龄在十到十四五岁之间。他们步伐齐整，精神抖擞，令站在队前的洪宣娇、苏三娘十分欣慰。

现在分队练习刺杀格斗，小兵们均赤膊对阵。陈玉成见一个身材纤细的小兵却穿着长衣，且动作不规范，就走过去，拍了他一下，示意与自己摔跤。

那小兵原来是穿着男装的曾晚妹。

洪宣娇和苏三娘饶有兴味地看着。

陈玉成问：“你叫什么？”

“曾晚生。”曾晚妹脆声脆气地答。

“怎么像个丫头？”陈玉成拉开了架势，说了声：“上！”

曾晚妹摩拳擦掌，一个饿虎掏心，向陈玉成扑来。陈玉成以逸待劳，轻轻向左一闪，将她一夹，夹了起来，不容她还手，已经将晚妹按倒在地。

曾晚妹已出汗了，她不服气，说：“再来！”

陈玉成说：“把衣服脱掉，像他们一样。”

曾晚妹恐惧地后退一步，说：“不。”

陈玉成笑了：“这有什么怕的？莫非你身上长了蛇皮？”

曾晚妹执意不脱，而且说了声“我不练了”，回身就跑。

陈玉成大叫一声：“回来！”曾晚妹理都不理他，径自向洪宣娇跑去。

陈玉成生起气来，喝了一声：“李世贤、谭绍光！”

立刻有两员小将站到了陈玉成面前。

陈玉成一指曾晚妹：“将他抓回，剥去上衣，由你二人负责训练他，直到合格。”

“是！”李世贤、谭绍光领命冲向曾晚妹，从后面搂住曾晚妹，不由分说扯她衣服，吓得曾晚妹尖叫。

洪宣娇走过来喊：“住手！”

两个小将不得不住手，却拿眼睛望着童子军的旅帅陈玉成。

陈玉成见洪宣娇公然出来袒护曾晚妹，就说：“入营得守营规，谁也不能例外，这可是你的吩咐。”

“好了，”洪宣娇说，“他向我说过了，他身上有块疤，不愿让人看。”

陈玉成刚要说什么，苏三娘也过来了，说：“玉成，何必呢？不打赤膊，一样练就一身武艺。”

陈玉成这才说：“算你破例了。”

曾晚妹不买他的账，冲他噤噤鼻子哼了一声。

四

天王府设在原来的知州衙门，有大堂五间，堂之前两厢六房，有抱厦三间，前有仪门，左面为吏目署，右面是土地祠，前为头门，现在门上大书“天朝门”字样，其他各门分别改为二朝门、三朝门、四朝门。穿堂后面有五间内室，东面是众春书院，现作为天王家眷居所。

定都永安后，蒙得恩督率一批本地匠人对这个宅院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改建。所有房舍四壁都用黄纸裱过，奏事大厅地上铺了红毡，厅前摆列了很多花盆、盆景。

洪宣娇来到天王府门前时，见有一套四轮龙虎马车停在那里，是天王的专用车。她饶有兴味地看了看照壁上书写的太平天国各种条规诏令，才往天王府里走。她看天王是假，看林凤祥是真。

洪宣娇从天王府出来，看见林凤祥的影子一闪，好像有意躲她，进了御林侍卫的房子。蒙得恩、曾天养、曾水源、吉文元、许中洋都是直属天王的御前侍卫职。

洪宣娇迟疑了一下，径直向御林侍卫室走去。

天王府御林侍卫室设在吏目署的西跨院。

洪宣娇走进侍卫室，只林凤祥一个人在，他凄然一笑，却马上又恢复了他那洒脱的神态。林凤祥说：“西王娘娘驾到，小的有失迎迓。”

洪宣娇瞪了他一眼，说：“人家心里难受，你还有心思打哈哈逗趣。”

林凤祥佯装不懂，问：“听说让你和苏三娘兼带童子军？你这官越升越大呀！”

“别没正经的。”洪宣娇说，“我问你，为我们的事，我哥哥

找你说什么了？

林凤祥说：“没有啊，从没找过我。再说，我们之间有什么事啊？”

洪宣娇叹了口气，说：“我真对不起你，叫你受了天大的委屈。凤祥，我哥哥不该以势压你……”

“还说这些干什么。”林凤祥见眼泪在她眼里打转，轻声问：“他对你好吗？”

洪宣娇的眼泪流下了两腮，轻轻点了点头。她确实挑不出萧朝贵的毛病。

林凤祥说：“这就行了。男女婚姻，都说是上天有人暗中牵着红线，看来这是真的。”他怕的是萧朝贵不懂得怜香惜玉。

洪宣娇低着头说：“他对我好，可我对他并不好。”这是她埋在心底的苦恼。

“你不能这样。”林凤祥劝慰道，“既为夫妻，就该互敬互爱。”他只能这样劝她。

“收起你的伪道学吧。我倒也想对他好，可我做不到，你说怎么办？”她说的全是真实感受。

“慢慢来。”林凤祥言不由衷地说。

“都是因为你。”洪宣娇说着说着，泪水又像断线珠子般淌个不停。她诉苦般地说：“有时我想让自己恨你，若是恨成了，就把你从我心中赶出去了。可我总是恨不成，越是想恨，你越实实在在地占据着我的心……”说着说着，她忘情地伏在林凤祥肩头上啜泣起来。

林凤祥又痛又怜、又惊又怕，一时不知怎么办好，哄也不是，劝也不是，拥抱不敢，推开也不行。

这样僵持了一会儿，洪宣娇从他肩上抬起头来，擦擦泪，哀怨地说：“今生我们无缘，来生吧，如果真的有来世的话。”

林凤祥舒了一口气，想起来给她倒了一杯水，说：“那我可

就等来世了，你可不能食言啊！”

洪宣娇说：“我来世若是变狗变猫呢？”

林凤祥说：“那你可得早点告诉我，我提前跟阎王打个招呼，别错把牛皮、驴皮披上，那可就又碰不上了。”

洪宣娇拿手绢抽了他一下，说：“没正经的！”她整理一下露在红巾外面的鬓发，直愣愣地望着林凤祥良久，才说：“我给你做个媒吧，韦玉娟这姑娘挺好的，稳稳当当，心地也善良，你看中看不中？”

林凤祥说：“你没事干了？太平天国分男行女行，你不知道？已经成了家的，都要拆开，男女都分住男女营呢，我一个小小的御林侍卫，怎么可能成亲呢？”

洪宣娇说：“也不知我哥和东王他们怎么想的？太平天国哪样都好，就是这条军规不好。当王的可以有七妃八嫔的，别的人就让人家当鳏夫、寡妇？”

“你别乱说，”林凤祥劝道，“你虽是天王的妹妹，可也要小心啊！前几天东王府一个监军，因为熬不住和老婆在一块住了一宿，被人揭发，双双杀了头。你说可怜不可怜？”

洪宣娇凄然无语。

林凤祥又希望洪宣娇在这多待一会儿，又盼她快点走开，心里十分矛盾。他不断地催她走，万一叫洪秀全看见会怎么想？叫萧朝贵看见那就更糟，林凤祥不怕自己招人白眼，他怕他深爱的人叫人指责。

洪宣娇又何尝不是矛盾着呢？她在林凤祥跟前多待一分钟都是一种微妙的幸福，令她满足。她也怕叫萧朝贵看见，那会深深地再次伤害了他。她不爱人家，可也怕伤害人家，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拿自己也没办法，有时任性，自己也管不了自己，有时软绵绵的，被无理性的感情潮水任意冲来荡去，她常常不知自己该怎样把握自己的命运。

第 10 章

反间计并不能改变赛尚阿的厄运。

—

赛尚阿那颗衰弱的心此时跳得极不正常，像是一种负荷着太多期望的躁动。像不像当年在皇上面前对策时的激动？像不像点翰林时的狂热？

他自知自己早已没有那种年轻人的激越之情了，他现在最大的奢望是安之若素的生活，盼望在自己钦差任上削平太平天国长毛的造反，回京销差，奉还圣上的“遏必隆”刀。退一步说，哪怕借助他人之力将叛乱次第削平也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心跳不止，他是怕自己严密策划的里应外合的攻城计划功败垂成。为此，他昨天半夜再一次请出周锡能交谈，他是漫无目的的，可他找不出周锡能欺骗自己的迹象，他多少放了点心。

现在，周锡能就坐在他一旁，他再三应诺，一进了城，就找理由把他老母亲当做人质送到赛尚阿大营来。这还有什么可怀疑

的吗？

十几个绿营兵正在换去号衣，穿上了百姓的服饰。赛尚阿对他们说：“进了城，一切号令听周锡能的，他不久就是二品总兵了，你们小心侍候。”

众兵勇答应着。

赛尚阿说：“周先生还有何吩咐？”

周锡能对兵勇们嘱咐说：“不管怎么问，谁问，你们都咬定是我从博白带出来的。”

为此周锡能给每个人编了一套履历，叫他们熟记在心，他还特别叮嘱，千万不可饮酒，太平军是严禁饮酒的，那会暴露身份。

赛尚阿也对绿营兵许愿，事成回来，每人赏一坛御酒，200两纹银。有这话，哪个不踊跃？

赛尚阿双手抱拳，对周锡能拜了一拜，说：“好自为之，专候佳音。”

周锡能说：“大人所定之计，神鬼莫测，万无一失。”

一行人在周锡能带领下出了大营。

二

天王在议事厅里烦闷得不知该怎么办？

他在厅内踱来踱去。娘娘赖氏亲捧一杯莲子羹进来，说：“秀全，我给你煮了一杯莲子羹，多放了糖，你吃了吧。”

洪秀全不耐烦地说：“今后不准你直呼朕名，叫人听了成何体统。”

“唉哟哟，”赖氏嘖着嘴不以为然地说，“才当了几天王，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这是在家里嘛。”

“这是在宫里！”洪秀全纠正她。

“好，好，宫里！”赖氏让步，还想唠叨，蒙得恩说：“陛下，南王奉诏来到。”

洪秀全说了声：“快请。”然后向赖娘娘挥挥手，她走了。

冯云山进来后，洪秀全问他：“永安城的粮草、火药还能坚持多久？”

冯云山说：“坚持半年不成问题。”

“朕这就放心了。”洪秀全释然道。

冯云山说 he 已与杨秀清计议，宜早突围北上。可是好多人不愿过转战流离的日子，图城中安逸，并不急于北上。

洪秀全说：“这是短见，永安区区小城，怎能成就大业？你与秀清、朝贵快快拿出一个决策来，究竟打哪里好。”

正事说完，冯云山发现洪秀全像有心事，不断地走神，就问道：“天王好像另有心事。”

洪秀全遮掩地说：“啊，没什么。”

冯云山当然不信，他说：“我与天王情同手足，如今虽是君臣，我更有报效死力之心了，天王有何心事不可告我呢？”

洪秀全这才说：“不怕你笑话，朕是在思念一人。”

冯云山笑问：“是什么样倾国倾城的美人令天王如此动心呢？不妨说来一听。”

洪秀全说：“是苏三娘。”

冯云山不禁暗吃一惊。不过他不动声色地说：“这苏三娘嘛，虽有几分姿色，比起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容的美女来说，就差远了，况她是一江湖出身的人，狂野而无教养，想她干什么？如要找，日后找一个温文尔雅的大家闺秀，岂不更好？”他是故意给洪秀全泼冷水。

“不，”洪秀全固执地摆摆手，说，“我中意的恰恰是苏三娘身上的野味儿和桀骜不驯的性情。不瞒你说，我想她都快寝食俱废了。”

冯云山不再觉得好玩、好笑了，他看出了此事后面的危机。冯云山问：“你这个意思向什么人透露过？”

洪秀全说：“蒙得恩、陈承瑔几个近臣知道。”

冯云山问：“他们怎样说？”

洪秀全道：“他们说说得倒简单，接她进王宫就是了，用得着发愁吗？朕是发愁在苏三娘本人，她明白朕的意思，对朕彬彬有礼，又庄重得叫人敬佩，朕本想调她来当护卫，可她根本不愿在朕周围，借故走了。”

冯云山故意地说：“那天王何不按蒙得恩、陈承瑔所说，接了进宫了事？”

洪秀全说：“你知道朕不是那种寡廉鲜耻之人。朕想请你来作伐，去劝劝苏三娘，不知允诺否？”说着揖了个长揖。

冯云山知道无法再敷衍下去了，他正色说道：“这是极为荒唐的事，臣以为万万不可行。”

洪秀全没想到碰了他这么大一个钉子，愣了一忽儿，问：“为什么？”

冯云山说：“陛下该知道，苏三娘是罗大纲之未婚妻，哪有君占臣妻的道理？”

洪秀全辩道：“他们并没有成亲啊！”

“如果成了亲，陛下不成了抢人家室了吗？”冯云山故意危言耸听，“此其一。”接着冯云山向洪秀全陈明利害：“苏三娘并非一般民女，她乃是天朝女将，独当一面，陛下却想将她变成金丝雀养在笼中，这成何体统？此其二。我们太平天国虽然占了永安，诚如陛下所言，不过一区区小城，岂可偏安于此？征途尚远，大业未见端倪，天王已有一后五妃，倘再着意于后宫，恐惹臣下议论，寒了天国志士的心，此其三。有了这三不可，天王试想可行吗？”

洪秀全的脸紫涨起来，半晌才说：“何危言耸听如此？吾意

已决，既然你不肯为朕说项，我请别人。”说罢起身，竟拂袖而去。

冯云山僵在那里，不断地摇头叹息。

三

离开天王府，冯云山直奔东王府。他绝不会把洪秀全想纳苏三娘为王娘的事告诉杨秀清的，他找杨秀清是关于军纪的事。他已发现因城中缺粮，有的太平军偷割了农民的稻子，冯云山认为必须严肃法纪，否则会失去民众支持。

东王府是原来的捕署厅，在天王府的东侧，门前照壁上大书太平天国条规，门口警卫森严，进出办军务的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杨秀清是精明而又严肃的人，没人敢在东王府门前咳嗽一声，更不要说大声喧哗了。

冯云山进去时，东王杨秀清正埋头签发号令，他的字写得又大又难看，东倒西歪，却笔笔有力。

杨秀清客气地请南王冯云山坐下，陈承瑔马上过来倒茶侍候，冯云山摆摆手让他去忙，陈承瑔才回去缮写文件。

杨秀清完全赞成冯云山严明军纪的主张，他请南王发谕令。冯云山不肯这样，让号令统一从东王府出。杨秀清也就不客气，令陈承瑔再起草一份诰谕。

又谈了一会儿城外守军的事，冯云山告辞了。

这时一个一表人才却因两个招风耳朵减了几分的杨辅清进来了，他是东王的亲弟弟。他报告说，周锡能从博白招兵回来了，要见东王。周锡能是个军帅，在进入永安之前，他说要回一趟博白县，说有三四百教众起义时没来得及跟上太平军，留在当地会受地主团练的迫害，他想回去把他们带到永安来。

这是好事，杨秀清当即就答应了。

杨秀清没注意弟弟说些什么，他正在看陈承瑒起草的文件，说：“怎么用词我不管，你告诉秦日纲，守不住水窦，提头来见。”

陈承瑒说：“那应该这么写：倘失水窦，军法从事，严惩不贷。”

“就按你说的写，”杨秀清说，“意思对了就行了。”

杨辅清又说了一遍周锡能要见殿下说的话。

杨秀清大出了一口气，站在那里说：“叫他进来。”

周锡能走进来。他是个方头方脑的汉子，高颧骨，方下巴。他向下一揖，连声高呼：“东王九千岁，千岁千千岁！”

“行了行了，”杨秀清说，“你怎么走了这么多日子？”他那半眯半睁的眼睛在周锡能身上扫来扫去，周锡能多少有几分不自在。

周锡能回答说：“路上不好走，到处是清妖的卡子。”

杨秀清问：“你带了多少人回来呀？”

“13个。”周锡能说。

“你不是夸口说能带千八百人回来吗？”

周锡能说：“小的无能。”

“无能没关系。”杨秀清说，“不要夸口，我看不上信口雌黄的人。”

“是。”周锡能恭敬地回答。

“你去吧。”杨秀清说，“你带的兵协助林启容守城，夜间尤其要尽职尽责，出了事我找你。”

“殿下放心。”周锡能出去了。

杨秀清站在那里琢磨了一会儿，忽然对陈承瑒、杨辅清说：“你们注意到没有，我方才盯着周锡能看，他的眼光躲躲闪闪的，有鬼的样子。”

杨辅清笑道：“谁在你面前不打冷战？我都怕你，别说别人

了。”

陈承瑑说：“东王不怒而威呀！”

杨秀清走了几步，说：“不对，也可能是我过虑。不过，细心并不错。陈承瑑，你注意去观察一下周锡能，两天为限，他回来后见什么人，都干什么，他新带的人也要注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陈承瑑说：“明白。”

“要做得机密些。”杨秀清认为，时下，兵临城下，城里也难免鱼龙混杂，清妖久攻永安不下，难保不用反间计，我们不可不防。他自然希望所有将士都清清白白效忠天朝，他并不希望出个内奸。

突然他的三弟杨宜清来报，天王府的女官司琴来了。杨秀清还没来得及问，司琴已经进来，给杨秀清请了安。司琴的年龄不过十六七岁，瓜子脸，有一对很深的酒窝，嘴唇很薄，眼睛不大却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个机灵会办事的人。

杨秀清不认识她，问了名字，又问了是什么地方人，后来才知道她是壮族，和蒙得恩是亲戚，蒙得恩也是壮族。

司琴告诉杨秀清，说天王发火了，可能因为部下违纪的事。杨秀清立刻想到方才冯云山说的偷割农民稻子的事。

杨秀清还没来得及查实这件事呢。他现在必须在动身到洪秀全那里去之前有个交代，就吩咐杨宜清和陈承瑑立刻去查。

走进天王府奏事厅，洪秀全的脸色不太好，杨秀清喊了万岁后立于阶下。因为东王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身份，又是节制诸王的总管，立国之初天王就有一道恩诏，杨秀清见天王可以不跪，立于阶下奏事即可，别的王就没有这样的恩宠了。

洪秀全并没有直接问到偷割百姓稻谷的事，却问起了近日来入营参加太平军的人多不多。

杨秀清不能不佩服洪秀全的沉着，他答说：“比刚入城时少。

从前一天有三百多人，现在十几个。”

“什么原因呢？”洪秀全让司琴给他搬了一把椅子。天王说话不喜欢单刀直入。

杨秀清决定自己点破：“前几天筹粮，圣兵们有的偷割了城外百姓的稻谷。”

洪秀全问：“是谁的部下？”

杨秀清机灵地答：“不管是谁的部下，都是臣弟疏忽，我应受罚。”

见杨秀清主动揽过，洪秀全的火气消了一半。他说：“倘若让天下百姓拥戴，让他们跟天朝走，那要让人家见实惠，你却在偷人家稻谷！如果我们和清妖一样烧杀抢掠，他们还有什么盼头？凭什么跟我们走？”

杨秀清知道抢割稻谷的事虽小，但犯了大忌，难怪洪秀全生气。

洪秀全问他怎么办？

这是明摆着的。处罚几个军帅、师帅、旅帅，拉上加倍的粮食去还给农民，并且赔礼道歉。

洪秀全同意杨秀清的想法，气也就全消了。

从天王府出来，杨秀清坐在轿里仔细想想，这件事洪秀全看得很重，也许对自己不能很好约束下属恼火，矫枉不怕过正，他决定拿自己开刀。

杨秀清让陈承瑔从圣粮库里提出 50 石粮食，装了二十几辆车，亲自带士兵押送着来到被偷割了稻谷的天赐村。

天赐村轰动了，听说太平军的东王亲自来登门还粮、赔礼道歉，百姓都跑到村头打谷场上来看热闹。

杨秀清对一个白胡子老乡官说：“我们太平天国是仁义之师，不扰民，专惩清妖官吏，由于我督束不严，前几天部下偷割了你们村的稻谷，今除加倍赔偿外，特来致歉。”

这一来，乡民们反倒过意不去了。

杨宜清早已查清了偷割庄稼的军帅是曾立昌，师帅是黄再兴。杨秀清下令当着乡民的面，把他两人五花大绑起来，宣布砍头示众，处罚如此严厉出人意料。

以白胡子老者为首，呼啦啦一下跪倒了一地乡民，他们声泪俱下地为这两个将领求情，好多人都感动得流出了泪水。绿营兵不要说偷割庄稼了，连百姓口粮都抢个精光，怕对比呀！

杨秀清的鼻子也阵阵发酸，他沉吟好久才说：“既然这么多乡亲求情，本王就免他们一死，各打 200 军棍。我东王也有过错，当责打 100 军棍。”

一听此言，兵士和乡亲们都愣了，半晌才明白过来，一齐大叫，说这“使不得”，曾立昌、黄再兴两人愿多挨 50 军棍替东王受罚。

但杨秀清说：“军令不可违，天朝上上下下，一视同仁。”他第一个扒下裤子，趴到了打谷场上。

行刑的士兵不忍打，杨秀清说：“你们不打，就是违令，你们也要挨军棍的。”士兵还是不肯打，杨秀清只得命令弟弟杨辅清上手。

尽管杨辅清尽量下手轻些，毕竟是又粗又硬的军棍啊，不一会儿东王的屁股就青紫一片了，百姓们不忍看下去，有的哭，有的大叫：“祖祖辈辈没见过这样的好兵啊！”

东王自责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洪秀全耳朵里，他又震惊又高兴。特别是东王不白挨这 100 军棍，打出了太平军的军威，不但上下皆以东王为楷模，而且百姓来投军的又踊跃如初了。

杨秀清没办法不办公，屁股不能坐，他就趴在竹躺椅上办公。

洪秀全来看他了，洪秀全眼里含着泪。

陈承瑔搬了一把椅子，洪秀全坐在杨秀清跟前，要掀开衣服

看看棒伤，杨秀清说没事，执意不让看。

洪秀全让人端来一盆温水，他亲手给杨秀清热敷、按摩。

杨秀清不好意思起来：“天王，这我可承受不起呀！”

洪秀全说：“怎么承受不起？你是代天国受皮肉之苦啊！你这 100 军棍，打出了国威、军威，你出去听听，附近州县百姓怎么称赞咱们，说这是上天派来扶民的天师呀！”

杨秀清疼在屁股上，却喜在心里，他知道洪秀全的感激之词是发自内心的，他今后也会更加放手地信任自己。

洪秀全从东王府出来，在轿前站了好一会儿，一会儿说去女营，一会儿又说不去，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

蒙得恩在一旁替洪秀全着急。

四

蒙得恩对天王的忠诚是不用怀疑的。他因为在天王身旁，是近臣，每天能细细地体会天王的喜怒哀乐，时间久了，他自己也被完完全全地感染了，学会了喜天王之喜、乐天王之乐、忧天王之忧、急天王之急。杨秀清说他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是当面说的，蒙得恩非但不恼，反而笑嘻嘻地说：“有你和天王长着心肺操天下心就行了，我多长一副心肺，倒是分心眼，多余。”

他最先发现了天王心神不定，并且知道在碰了冯云山的钉子后，就更加魂不守舍了。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却急得想不出办法来。

他实在不该把这事告诉洪秀全的胞兄洪仁发。他是洪家的老大，一副蠢头蠢脑的样子，目不识丁，却到处招摇，与他的二弟洪仁达是一对废物。杨秀清刻薄地说过，洪家只有那么一点风水，全叫洪秀全一人占去了，成全了一个人杰，坑了两个傻瓜。

洪仁发和洪仁达这几天正是抓耳挠腮的时候，见别人封了

王、封了官，他们却连个伍长也捞不到，心下未免对洪秀全怨恨，说他“肥水流到外人田”，几次跑去吵着要官当，都叫洪秀全一顿训斥，闹了个没脸。

但是洪仁发误会了，他听洪秀全说他“尺寸之功”未立，就想立个功给这个不讲情面的天王弟弟看看。

不想，机会真的来了，他怕洪仁达来争功，就没告诉他，要独占全功。在他想来，办这件事要比冲锋陷阵容易，也就是张一张口的事。他心里未免嘲笑身为天王的弟弟，认为他太窝囊，一个能替上帝管束全天下的人，为一个女人发什么愁？天下哪个女人不想攀高枝儿？那冯云山也古怪，管到天王头上来了，他倒是一百个不乐意，左挡右劝的，他算什么？看我人不知鬼不觉地办成这桩大事，秀全会不高看我一眼吗？

洪仁发决定到女营去，他事先连蒙得恩都没有告诉。

洪仁发的样子像个当铺掌柜的，或者是杀猪卖肉的，因此他想进女营都不容易。

守营的女兵绰号胖丫，个子高大，行军打仗时是个扛大旗的角色，人却不怎么机灵。她挡了洪仁发的驾。

洪仁发竟然伸手在那女兵的脸蛋上捏了一下，笑嘻嘻地说：“你连老爷我都不认识？真是有眼无珠啊！”

被摸了脸蛋的胖丫后退两步，大叫：“来人啊！”

从营中应声跑出四五个女兵，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正是叶明珠，她问：“嚷什么？”

女兵指着洪仁发说：“叶旅帅，这个泼皮竟敢摸我的脸。”

旅帅叶明珠下令：“把他捆起来。”

“反了！”洪仁发一边反抗一边傲慢地大叫，“老子是天王的哥哥，天王也得让我三分，你们敢捆我，可是犯了欺君大罪！”

叶明珠说：“好啊，你敢冒充天王的哥哥！天王能有你这等无赖的哥哥吗？”

洪仁发还在嚷：“我回去让天王砍了你们的妖头！”

“给他嘴里填上马粪，叫他嘴上再不干不净！”叶明珠又下令。

几个女兵得令，立刻从路旁抓了几把马粪，不问青红皂白，按胳膊的、卡脖子的一齐上，连连往洪仁发口中塞了几把马粪，塞得洪仁发呛了几口，呜呜地吐，几个女兵开心地笑，说：“看你这天王的‘哥哥’有什么招法吧？”

叶明珠说：“让他滚吧。”

正在这时，洪宣娇和苏三娘引着童子军训练归来，忽见门口的洪仁发满嘴是粪正在又呕又吐又骂，忍不住又气又笑，忙问：“这是怎么了？”

童子军们见了洪仁发的狼狈相，全都乐了，围了上来。

一见了洪宣娇，洪仁发来了劲，他抹了一下嘴，手指着叶明珠和几个女兵说：“宰了她们儿，臭娘们，反了！”

洪宣娇问：“哥哥，你这是怎么了？”

一听洪宣娇叫他哥哥，女兵们立刻傻了，心知闯下了大祸，面面相觑。

叶明珠却丝毫不惧，她说：“禀检点大人，他来军营门前吵闹，又调戏哨兵，是下官让填他一口马粪的，不干她们的事。”童子军们又都哈哈大笑起来。

洪宣娇瞪了叶明珠一眼，说：“回头再惩治你们。”又对陈玉成说：“把队伍带走，看什么？”

陈玉成这才止住笑，带走他的童子军。

洪宣娇对洪仁发说：“还不跟我去洗洗！你一天东跑西串的，看你成了什么样子！”

“你可得为哥哥报仇啊！”洪仁发一边走一边怒目切齿地指着叶明珠说，“要让那个臭娘们儿五马分尸！”

洪宣娇冲苏三娘笑笑，不好意思地说：“真拿他没办法。”

苏三娘道：“他和天王是一奶同胞吗？”

洪宣娇说：“可不是。”

“真是霄壤之别呀！”苏三娘不禁叹道。

洪宣娇说：“大哥从小务农，不识字，他本是个粗人。”

“就你们细！”洪仁发不服气地嘟囔一句，见苏三娘与洪宣娇分手要走，洪仁发急切地说：“你别走，我白吃了这么多苦，找的就是你。”

此言一出，不单苏三娘，连洪宣娇都大有莫名其妙之感。洪宣娇问这位宝贝哥哥：“你知道她是谁？你就说找她？”

洪仁发带着满口的粪渣眉飞色舞地说：“咱太平天国里有几个美人，我还能不知道？她不就是苏三娘吗？”

听他说得如此不堪，洪宣娇脸上下不来了，忙对苏三娘赔礼道：“三娘，对不起，他大概喝醉了，您别与他一般见识。”

苏三娘赌气要走，洪仁发竟然上去拽住她的袖子：“你别走，我真的是找你来的。”

洪宣娇见他公然在大庭广众面前对女人拉拉扯扯，又羞又气，气得大喝：“松手，你看你成什么样子了！”

洪仁发这才笑嘻嘻地松开手。

“你找她什么事？让我也听听。”洪宣娇说。

洪仁发说：“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我哪敢找苏三娘大美人啊！我可是奉了天王旨意来的呀！”

苏三娘一听，扭身就走。

洪宣娇拦住苏三娘，说：“请留步，听听他说什么！他不敢难为你，有我呢。”

苏三娘双目逼视着洪仁发，说：“请讲，天王有何旨意？”

洪仁发说：“美事儿。你走运了！天王看上了你，宣你进宫，封你为王娘，这不比行军打仗舒服得多？再过几年，我那老弟妹一死，你扶了正，那不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

这些话从他口中没遮拦地说出来，直气得苏三娘七窍生烟，恨不得上去打他几个耳光出气，又碍于洪宣娇在场，咬着牙强忍着，只说了一句：“恕不从命。”

洪宣娇也是又气又恨，她斥责洪仁发说：“你胡说什么？如天王有此旨意，也不会让你来下诏旨，我根本不信。”

这本是洪宣娇给苏三娘下一个台阶，却不料洪仁发不识好歹，他进一步兜底说：“让别人来下旨，别人不干啊！南王都不肯来，又是劝又是谏的，真是反了！天王看上谁，是谁的福分，盼还盼不来呢，苏三娘有啥拿大的？天王说了，进宫也得进，不进也得进，若不嫁天王，看哪个大胆王八蛋敢娶你苏三娘！”

苏三娘哭着跑开了。

洪宣娇气得已经举起手想打她哥哥嘴巴了，毕竟还是收回了手，她也气得掉泪了，说：“太丢人了，这成什么样子了？”

这时，一个女军官走过来对洪宣娇说：“叶明珠还等在辕门口呢，不知怎样处罚？”

洪宣娇说：“处罚什么？她一点过失也没有！我若碰上这种人，也要给他嘴里塞一把马粪！”

女军官差点乐出声来。

五

洪秀全吃过晚饭没事，叫蒙得恩备马，然后带了三十几个牌手出去巡城。

守城、巡城的事本不要他管，自有杨秀清代劳，洪秀全并不是不放心，他的巡城并无定势，常常是带有抽查性质的。

他们先从北城视察起，听守将林启蓉禀报了大概又顺着东墙根向南门走去，守南门的是周锡能。

洪秀全没有叫蒙得恩去喊周锡能，他在城门外头的小巷子口

下马，冷不防地闯进了守城士兵歇脚的青砖屋。

一股酒气直冲鼻孔，几个士兵面呈惊慌神色，桌子上来不及收拾的蚕豆犹在，显然是下酒菜，酒却不见，当然是听到脚步声藏起来了。

蒙得恩喝了一声：“好哇！”那意思要拿人，要严惩。这是正常的反应。太平军入营的第一天，就会有人再三告诫你，严禁喝酒，谁敢违犯？当然洪秀全也知道，有酒瘾的人高兴时偷着喝几杯的事时有发生，只要不伤大雅，各级太平军官吏未必肯个个严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了。

此时注视着几个偷酒的士兵，洪秀全突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想法。他们是周锡能手下的人，周锡能刚刚从博白回来……万一周锡能不可靠呢？尽管太平军里有偷着喝酒的人存在，可公然在岗哨上聚众而饮，这是不可思议的。

洪秀全用眼色制止了蒙得恩抓人的举动，他只是温和地告诫了几句，便带人出来了。

蒙得恩自然不明白天王对违反军规的人为什么如此宽纵？当天王悄悄让他马上赶往东王府，把这一反常现象告知杨秀清，让他注意防奸时，蒙得恩才恍然大悟，不能不佩服天王的英明。

杨秀清接到蒙得恩的信息前，早已对周锡能起了疑心，这下子更加证实了。据可靠的消息说，周锡能进城后第二天，便把他的老娘送出了城，送到什么地方没人知道。他对别人解释说，老娘年迈，过不惯军旅生活，要回老家去。

这似乎也言之成理。

可他老娘跟随太平军转战9个月，早不走，晚不走，怎么偏偏到了永安，偏偏在周锡能二次返回时匆匆离去了呢？这不是最大的疑点吗？

现在，陈承瑔又来报告新的可疑迹象了，也是从周锡能新带回来的兵身上发现破绽的。有两个人去解手，陈承瑔跟在后面，

那两个人背过身去冲城墙根撒尿时，突然变了腔调，一口京片子味儿。广西大山里的人不管是客家人还是土生土长的人，哪有能甩京腔的呢？

杨秀清一听紧张起来。由此判定，周锡能肯定叛了天国，且引狼入室，否则无法解释。而且联系起来分析，周锡能必是把老娘送出去以备不虞，往更坏处想，也许是送到敌营去当人质。想到这里，杨秀清怎能不毛骨悚然？甚至比面临大兵压境更叫人不寒而栗。

陈承瑑同意杨秀清的判断，他又补充说：“这几个兵也不怎么安分，东打听西打听的，看样子是在摸城里的虚实。”

杨秀清更关心的是周锡能的表现，有无反常之态。

据陈承瑑说，周锡能倒是挺忠于职守的样子，天天上城去巡守，他下来时爱找过去的老熟人东扯西聊，至于说了些什么，陈承瑑怕打草惊蛇，没敢贸然去问。

杨秀清沉默着，脸色变得十分可怖，陈承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动过肝火，显然他为这起差点颠覆天国政权的阴谋而震怒和恐惧了。

陈承瑑献策说：“可悄悄把他带进来的奸细抓起来，审得实了，一网打尽。”

“不。”杨秀清决然地将手在空中向下一压说：“抓一个周锡能，打破敌人的里应外合之计，这也是一大胜利，可是还不够，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呢？”

陈承瑑恍然大悟：“东王胜小的一筹，对，来个将计就计，让赛尚阿和向荣赔了夫人又折兵！”

杨秀清说：“从现在起，此事只准你我知道，任何人不准透露，连天王那里也不告诉。”

一听这话，陈承瑑有几分不解，脸上现出惊讶神色。

杨秀清觉察了，解释说：“不是不告诉天王，一则没必要让

他担心、操心，二则知道的人一多，说不定从什么地方走露了风声，那岂不因小失大？

陈承瑑说：“怪不得这几天清妖按兵不动呢？原来等着内奸里应外合呐！”

杨秀清马上让陈承瑑去传他令，让洪宣娇、苏三娘上城守夜，但要暗中守，不是明的。另外，又叫他派人严密监视周锡能这些人，一刻也不放过。

忽然，杨宜清进来报告：“清妖在城南城北同时发动进攻了。”

陈承瑑深感意外：“我方才还说他们等着……这怎么又……”因为有杨宜清在，他说得语焉不详。

杨秀清说：“这是打掩护。这叫虚虚实实，我也给他来个实实虚虚。”说毕，杨秀清冷冷地哼了一声。

第 11 章

南王举荐妒妇办他无能为力之事。

—

洪宣娇问了好多人，才在城南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黑门楼红墙的南王府，她一进大门就大声喊表哥。

牌刀手和府吏忙上来劝阻，他们说南王忙了一夜，四更天才睡下。

冯云山早被吵醒了，这时披着衣服从上房走出来，打着哈欠说：“谁也不敢大呼小叫的，我一猜就是你这疯丫头。”

两个人向上房客厅走着，冯云山问：“大清早的，什么事呀？”

洪宣娇一路摔着帘子：“我哥太不像话了！”

冯云山历来知道洪仁发、洪仁达不是省油的灯，常常添乱，闹出些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来，让洪秀全头痛，所以他不在意地问了句：“又是你那两个宝贝哥哥出乖露丑了？”

“若是他们，我也懒得去管了。”洪宣娇叹了口气说，“这回

是我那个顶着金王冠的天兄！”

冯云山一时不知她在说什么。

看得出，南王是崇尚节俭的，冯云山的南王府几乎没动过一砖一瓦，原样不动地住在这个俗不可耐的富商的宅第里，连八仙桌上方那幅“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都保留着。

一进屋，洪宣娇就对着对联说了声“俗”，然后说：“天王太不成体统了。”

尽管冯云山再三使眼色，心直口快的洪宣娇还是等不得侍女沏完茶，就嚷嚷开来：“你想不到吧？天王居然要纳苏三娘为王娘，你说气不气人？”

侍女反倒吓了一跳，不敢再听下去，三脚两步跑出去，带严了房门。

“瞧你这不管天不管地的冒失劲儿！”冯云山用手指头戳点着洪宣娇说，“你把侍女都吓跑了。”

洪宣娇也笑了。她认为，天下美女多的是，前不久洪秀全还在校场利用讲道理的机会选了好几个王娘。干吗又偏挑苏三娘？夺活人妻子不能夺到自己臣子头上啊！

冯云山很喜欢洪宣娇快人快语的性格，却故意不顺她的意思说：“这不怪天王。谁让苏三娘那么迷人了呢？”

洪宣娇火了，指着冯云山鼻子说：“你也是这个德行？”

“哎哎，”冯云山忍住笑说，“规矩点，我可是王爷呀，本王一句话，可以办你一个不恭不敬之罪。”

洪宣娇说：“我才不怕你们这些自封的草帽子王呢！说正经的，我想了半宿，我觉着，能制伏我哥的只有你，你出出面吧！”

冯云山道：“你可真找对人了。天王也认为只有我出面能说服苏三娘，还让我当这个大媒呢！这可好，一个让我搭桥，一个让我拆庙，我怎么办？”

“原来他求过你！”洪宣娇说，“我说呢，你这么推三阻四

的，你们原来是一条藤！”

“这你可冤枉了我。”冯云山说，“我没有揽这个瓷器活，而且苦口婆心地劝了他一阵，只是收效甚微，我已经惹得天王大不高兴了。”

“你这还像个敢谏的忠臣。”洪宣娇恍然大悟道，“怪不得我叫仁发哥出马去说项呢！这可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了。”

冯云山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问：“叫仁发去说合？他不相信洪秀全会鬼迷心窍到这地步，忍不住抚掌大笑，他料到有好戏看了。

“笑话可闹大了。”洪宣娇说，“苏三娘哭了一夜，今儿早晨我去看她，两只眼睛肿得像桃似的，罗大纲在城外，若知道了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冯云山说：“让萧朝贵来个天兄附体，劝谕几句，怎么样？”

“我跟他说了，”洪宣娇说，“他说，天兄不是说下凡就下凡的，不管。”

冯云山忍不住笑：“看来天兄不管凡间风流事呀！那只有一招最灵了。”

“什么招快说？”洪宣娇问。

冯云山说：“让娘娘出马，你的嫂子若出面泼一回醋，要当众，闹得天王没面子，这事才能消解。”

洪宣娇拍手道：“我怎么没想起来！我那嫂子可不是一个小醋坛子，那是一个大醋缸。”

两个人笑了一阵，冯云山说：“这事还得你去办，你去给你嫂子烧火！”

洪宣娇说：“就这么办。”她认为这样才能制伏哥哥，又能保住苏三娘不受伤害，但她却不知道，洪秀全不可能动硬的胡来，也无论如何不会让洪仁发去撮合这事，洪宣娇更没有仔细想过，

她让嫂子出面一闹会给天王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她办事向来由着性子，是不怎么顾及后果的。

冯云山是清醒的。当他自己劝不了洪秀全时，他必须找个法子让他悬崖勒马，洪秀全居然动用办不成一件好事的胞兄洪仁发出马为自己去“选美”，这太令人难堪了，弄不好会因小失大，危及太平天国的大业。为了大局，洪秀全是否出乖露丑只好不计了。

二

苏三娘心中为此事气恼，一连几天饭吃不香，觉睡不着，到后来还是决定出城去见见罗大纲，不然心里实在太憋闷了。

她是带着手下的旅帅叶明珠一起出城的。罗大纲所部有一个师帅叫陈宗扬，一表人才，能文能武，很受罗大纲赏识。他是叶明珠的表哥，当年还是陈宗扬拉了叶明珠一起受洗加入拜上帝会的，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感情很好，本想一起入了太平军就能长相厮守，却不料近在咫尺不能碰面。叶明珠是个不安分的人，敢作敢为，她的烈性子与苏三娘相投，深得苏三娘赏识，苏三娘明知她与表哥有情，就总是成全他们，今天点名带她去古排塘罗大纲的兵营，就是苏三娘又一次开恩，叶明珠是心存感激的。

坐落在古排塘的罗大纲兵营是永安南面的门户，与秦日纲的水窦营成犄角之势，拱卫着永安城。苏三娘几人在兵营前下马，安排几个牌刀手在辕门外等候，自己朝飘扬着“太平天国左二军帅罗”大旗的中军帐走去。

叶明珠问：“我干什么？”

苏三娘说：“你干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

叶明珠格格一乐，快步朝兵营走去，她是第三次来古排塘了，路熟，一下子就找到了陈宗扬。

陈宗扬刚下操，一脸汗水，猛一见叶明珠，又惊又喜地说：“你来了？是公事吗？”

叶明珠噘着嘴说：“什么公私的？你这人，冷冰冰的，也不来看看我。”

陈宗扬说：“没事哪敢进城去呀！罗帅管得可严了，可不像苏三娘那么通人情。原想一起参加太平军，能朝朝暮暮地厮守在一起，却没想到反倒见不着了。”

叶明珠也轻轻叹了一声。

陈宗扬说：“走，我带你走走。在这座大营里，我说了算。”

叶明珠迟疑着望望中军帐，说：“我怕苏三娘说不定什么时候出来。”

“傻！”陈宗扬说，“他们办完了公事，还不得在一起亲热亲热呀！”

叶明珠向带来的女牌刀手交代了几句，同陈宗扬走去。

罗大纲北营里军营严整有序，叶明珠赞不绝口。

陈宗扬和叶明珠来到最远的小营门，这里是一座小山的高阜处，上面立了一个四根木的高架子，有十几丈高，上面有瞭望台。

陈宗扬让台上的哨兵下来，对他说：“你先去吧。”

哨兵走后，陈宗扬对叶明珠说：“爬上去看看，这里连敌营饭碗里吃的是什麼饭都看得清清楚楚。”

叶明珠兴致勃勃地顺瞭望台的梯子爬了上去。

此时罗大纲中军帐里只有罗大纲和苏三娘两人。

苏三娘总算找到了倒苦水的地方，已经一五一十地把她所受的委屈倾述给罗大纲了。

罗大纲本来就红的脸涨得更红了，阔口咧到了络腮胡子里去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若早看出洪秀全是这么一个没情没义的人，当初我就不为他卖命了，你也不用为此烦恼，大不了咱们

再拉起原来的弟兄，各干各的。”

他这一说，苏三娘反倒劝他了：“切不可因为这一点小事坏了大义。”

“这是一点点小事？”罗大纲说，“他不是欺人太甚了吗？”

苏三娘说：“好在南王啊、宣娇啊，这些人也都对天王此事不满，谅他也不敢再为难我了。”

罗大纲说：“这口气难消啊！”

苏三娘说：“你千万不能任性。你看东王、西王、南王他们，办起事来有板有眼，是成气候的人才，我们拉单帮小打小闹，有什么前途？”

罗大纲点着苏三娘的脑门儿说：“你这人，把别人的火点起来了，反倒又来劝我。”

“我只是来诉诉苦，找你来哭一鼻子。”苏三娘说到这里又流下泪来。

“快别哭，”罗大纲说，“我这人见得了血，见不得眼泪。”

苏三娘说：“你别管我，等我哭够了，心里也就豁亮了。”

罗大纲把苏三娘揽在怀中，说：“若不，找南王说说，咱们结婚吧，省得他惦记着。”

“你够格吗？”苏三娘说，“你才是个军帅，差得远呢，能成亲的得是王，你苦熬着吧！”

罗大纲说：“这一条不改，将来准出事。现在天国的将领都还小，再过几年，男人女人总分着，人心能拢住吗？”

苏三娘说：“这是征战的年月，人人带个媳妇、带一堆孩子天南地北地打仗，那成了什么队伍？我想，将来建立了小天堂，就该改规矩了。”

瞭望台上就有一对不守规矩的人。

山风呜呜地吹过瞭望台，草叶发出尖锐的鸣叫声。从瞭望台远眺，远处浅蓝色的山起伏跌宕，近处古排塘一带碧绿的山脚

下，向荣的官兵白色帐篷有如一锅刚出笼的馒头摆在那里。

陈宗扬搂着叶明珠的肩头问：“女营里除了苏三娘，还有人知道咱们的事吗？”

叶明珠摇摇头，又一笑，说：“洪宣娇捕风捉影地知道一点。”

陈宗扬有点紧张：“唉呀！你怎么让她知道？她是天王的妹妹呀！男女别营，这是天条呀，犯了规矩是要杀头的。”

“看你吓的那个样子。”叶明珠说，“洪宣娇这人跟我对脾气，她风风火火的，肚子里藏不住什么，像个玻璃人儿，心眼也好。”她说起前几天往洪仁发嘴里填了一嘴马粪的事，洪宣娇不但没惩治她，事后反对她说，若是她和我调个个儿，她也会往洪仁发嘴里填马粪，为这个，洪仁发恨不得找茬儿杀了她，幸亏有洪宣娇护着。

“这祸你闯大了。”陈宗扬说，“迟早他会报复你。”

“你怕什么？我不会连累你的。”叶明珠生气了，推开了他的胳膊。

陈宗扬赌咒明誓地说：“我怕连累？若真有那么一天，你受难，我也不一个人苟活着。”

“瞧你这个认真劲儿，”叶明珠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是冷是热。你猜，洪宣娇怎么知道我心里藏事的？”

陈宗扬说：“你说走了嘴？”

“是走了嘴，不过不是白天，是夜里。”叶明珠格格地乐道，“我睡梦里说梦话，喊了你的名字，她听到了，第二天就拿这个取笑我。”

陈宗扬把叶明珠搂得更紧了，并且要与她亲吻，叶明珠推拒，说：“大白天，叫哨兵看见……”

“哨兵我支走了。”陈宗扬一边说一边把嘴唇压了过去。

又过了一会儿，陈宗扬想去解她的衣带，她一下子跳起来，

说了声：“你疯了？”笑着跑下梯子。

陈宗扬站在瞭望台上说：“你每次都是让人家白欢喜一场。”

在瞭望台底下，叶明珠仰着脸说：“那我以后就不来了，省得你埋怨。”

陈宗扬说：“那更难过了。”他走下梯子，让哨兵再爬上去。

走到远离哨兵的地方，叶明珠说：“我是怕你犯了天条，别丢了脑袋，色胆包天可不行啊！”她一边说一边格格地乐。

三

周锡能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行动已经在杨秀清的掌握之中。

南城门是归周锡能所部镇守的。

周锡能骑着马威严地沿城墙向城门走来，似乎在严密监视着进出城门的军人和平民百姓。

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向城门走来。他向守门卫士交了牒牌。

卫士问：“你去干什么？”

白胡子老头儿说：“我是有公干啊！”

“你有公干？”卫士还想细细盘问，周锡能过来了，说：“这是我签发的牒牌，快放他出去。”

卫士这才放白胡子老头儿出去。

这一切，陈承塔在不远处的瞭望台上看得真真切切。

被放出城的白胡子老头儿刚走出没多远，从路旁树丛中冲出几个人来，用一个大布口袋将他的脸一蒙，老头儿呜呜地叫了几声，被拖到了树丛后头，那里毗连着水窦大营。

抓白胡子老头儿的正是李秀成和他的手下人。他们早奉了杨秀清将令在此专候了。抓到了奸细，立即押到水窦大营中军帐前交差。

李秀成把白胡子老头儿押进来，对坐在上面的秦日纲说：

“秦丞相，人抓到了。”

白胡子老头儿说：“小的是周军帅派出去为贵军买火药的呀，别误会，小的有牒牌。”

秦日纲冷笑道：“抓的就是你，我问你，你到底去干什么？”

白胡子老头儿说：“我说的句句是实。”

秦日纲说：“搜，从头到脚搜。”

李秀成带人把白胡子老头儿的衣服剥下来，一片片撕开来，没有找到什么，又把鞋帮、鞋底扯开，也没发现什么。

李秀成和秦日纲都有点手足无措了。秦日纲只得吩咐：“先把这老头儿押到牢里，不准走露半点风声。”

李秀成忽然说：“等等。”他走过去，蹲下身，对白胡子老头儿说：“把嘴张开！”

白胡子老头儿现出惊慌神色，咬紧牙关。

李秀成看了秦日纲一眼，从腿上拔出一把七寸长的腿扎子，叫士兵：“过来按住他的脑袋。”

两个兵死死按住白胡子老头儿的脑袋，不小心抓掉了他的假发，李秀成又一把扯去他的假胡子，原来根本不是老头儿。这个人拼命挣扎，呜呜乱叫，死不张口。李秀成用腿扎子撬开了他的嘴，细看了半天，在他舌头底下发现一根很细的线。

李秀成喜出望外，伸手扯着线头一提，一颗裹着薄薄一层蜂蜡的小纸团从此人口中提了出来。

奸细顿时瘫倒在地上。

李秀成把小纸团交给秦日纲。

秦日纲去掉蜂蜡包皮，展开小纸条，只见上面写着：“明夜子时一刻，西城悬挂三个红灯笼为号，届时献城，知名不具，切切。”

秦日纲把纸团交给李秀成看了，两人相视而笑。他们不能不佩服杨秀清的神机妙算。

秦日纲对李秀成说：“下面的戏就该你来演了。”

李秀成把假胡须往嘴上一套，揶揄地对瘫在地上的奸细说：“怎么样？我来替你去回复赛中堂好不好？”

那个奸细心里叫苦不迭，却毫无办法。

李秀成化好了装，连夜潜往向荣的大营，他在营门口大喊大叫，口口声声说要见赛中堂，别人谁都不见。

他的叫喊惊动了一直在等候消息的赛尚阿，忙叫人带李秀成入帐。

李秀成进入中军帐，看准了红顶子白须老者，料定是赛尚阿无疑，便跪了下去，朗声说：“小的请赛中堂、赛大人安！”随即动手扯去假发、假胡须。

赛尚阿已猜到这是周锡能派出来的人，但还是问：“足下是何人？”

李秀成站起来答：“小的是周军帅亲自送出城的，有机密事相见。我是周军帅的牌刀手。”

赛尚阿问坐在一旁的向荣和乌兰泰：“牌刀手是什么？”

乌兰泰答：“是卫兵，像大帅的戈什哈。”

赛尚阿问：“有信吗？”

李秀成在舌头底下摸出一根线，一提，故意呕了一会儿，从嗓子深处提出一个裹了蜡的小纸团，双手奉上。

由戈什哈接在手中，层层传递到赛尚阿手中。

赛尚阿看过，心里狂喜，却没在脸上表露出来，他像漫不经心地将小纸条传给了向荣、乌兰泰。

赛尚阿招手叫过一个戈什哈，附他耳畔小声说：“看住他。晚上行动时，押着他同往。”赛尚阿惟恐中计，留了一手。

戈什哈点点头，走到李秀成跟前，说：“走吧。”

李秀成随他走出了中军帐，心中暗喜，看来赛尚阿一点也没有犯疑。

赛尚阿问向荣、乌兰泰：“二位以为如何？”一向老成持重的赛尚阿深恐有闪失。

向荣说：“会不会有诈？”

乌兰泰说：“不会。那周锡能把他的老母亲都偷偷送到咱们这来了，他想玩花样，除非他不要老娘了。”

这是很有说服力的，既然周锡能肯以老母为人质，可见是真心。向荣无话可说了，他内心里担心的还有一层，就怕周锡能已经露了马脚。可见到赛尚阿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情，向荣的疑虑憋在肚子里没说。

赛尚阿长出了一口气。他决定事成后好好给咸丰皇帝上个折子。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上策，万一托皇上洪福，利用周锡能把永安长毛一鼓荡平，那可真是社稷的福了。

赛尚阿忽然想他的几个孙子了，出征前他答应过他们，三五个准回京师来。不能克敌，归期无期，他有时真想请皇上开恩，放他回京致仕，回去伴着孙子做功课，他这么大年纪东征西讨，实在是勉为其难啊！

四

进入永安后，洪秀全在每次礼拜日后必在王府的奏事厅召开军政会议，有时是有王爵的参加，有时扩大到军帅以上，大的事情都在会上定，会议一般由东王主持，天王却是必定要躬亲的。他对杨秀清是放手的，但他要知情。

今天的会，倒是洪秀全说得多。他表彰了杨秀清自责 100 军棍的事，再次重申“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条令。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首向荣的诗，拿出来给众人看。有两句是：

孤城在望无人近，
半载甘从壁上观。

这当然是向荣望永安兴叹的无可奈何的供状了。

杨秀清说：“清妖采用的是围困法，让天朝粮尽援绝时束手就擒。”

石达开说：“我看，上一次赛尚阿只是革职留任，下一回说不定连脑袋和顶戴一起革去，也就利索了。”

统帅们都笑起来。

杨秀清说：“赛尚阿的美梦今天就做到头了，他指望内奸周锡能今天子夜献城呢。”

洪秀全问：“你都安排妥当了吗？”

杨秀清说：“天王放心，今天晚上，我要让赛尚阿老贼赔了夫人又折兵。”

忽然，一阵女人的号啕大哭声由内房传出，众王全都惊愣往后面看。

洪秀全刚问了一声：“什么人在闹？”话音尚未落地，只见赖娘娘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地从内房冲出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往奏事厅地当中一躺，便天一声地一声、爹一声娘一声地大哭不止，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众王吓得都站了起来，只有冯云山坐在那喝茶。

洪秀全又气又羞，一连声叫：“成何体统！成何体统！来人，把她弄走。”

蒙得恩叫来四五个宫女试图把赖氏拖走，可赖氏往下坠死活不肯走。

杨秀清说了声：“不像样子。”向门外走去。其他人紧随在后。

赖氏跪着爬到二门，挡在门口，说：“谁也不能走，你们都是他的老兄弟，你们给评评理！”

众人见她堵在门口，都不敢从她身上迈过去，只得站住，面对这令人尴尬的场面，一时不知所措。

冯云山这时问道：“赖娘娘，有话好好说，快起来。”

赖氏边哭边说：“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

杨秀清不耐烦地说：“你说出来，我为你做主。”

赖氏指着洪秀全说：“这个没良心的，刚一当上王，就接二连三地纳了五个妃子，我这口气都咽下去了，可他又看上了苏三娘，逼着他那个狗屁不知的哥哥去逼婚，还背地里黑了心，答应苏三娘，说废了我，立苏三娘为后……”

除了冯云山，别人都是第一次听这新鲜事，有的人吃惊，有的人窃笑，都拿眼睛偷看洪秀全。

杨秀清说：“我不信有这样的事，你必是听了什么人的挑唆。”

赖氏说：“你们问问他自己呀！”说着又放泼大哭大叫，“我好命苦啊！嫁你洪秀全，你那时有什么？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考了十多年也没考上个秀才，我为你生了一大堆儿女，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如今你戴上平天冠了，就黑了心了，告诉你，我的儿子是幼天王，我是幼天王的母后，你废不了我！”

洪秀全说：“一派胡言。”他气得心里直打哆嗦，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想不到这个贱婆娘当众出他的丑。他根本不知道洪仁发去逼婚的事，自己又没有指使他，心里也窝着火，想发作吧，又不好当众拿家法，只好忍着。他想了半天，才找到了一个台阶，他对冯云山等五个王说：“她近来常常无缘无故地吵闹，有可能中了邪祟，回头让云娇妹妹来给她抓抓鬼。”

“抓什么鬼？你心里才有鬼！”赖氏又叫嚷不休。

南王吼了一声：“住口！”

赖氏没想到冯云山有这一手，一时愣住，止了哭闹。

冯云山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也不相信天王会有这种事，若真有，我替你做主还不行吗？”

冯云山转对洪秀全问：“天王，陛下真的要纳苏三娘为妃、废掉赖娘娘吗？”

洪秀全被逼到这份儿上，不知冯云山是计，只求快快脱身，便急忙否认：“从无此事，这都是她虚妄之想。”

冯云山又追问：“那今后也不会有此事发生了？”

洪秀全忍痛说：“当然不会，我怎能夺爱将之所爱！”

“你听到了吧？”冯云山又对坐在地上的赖氏说，“天王之言岂有儿戏？况我们五王俱在，你尽可放心，不可到处乱嚷，败坏天王名声，再有此事，我们将治你之罪。”

赖氏一听，立刻爬了起来，说：“谢谢各位王爷！”冲洪秀全哼了一声，一扭三晃地向后宫走去。

洪秀全为挽回面子，说：“秀清，千万让云娇妹妹来一下，治治她的虚妄之症。”

杨秀清弦外有音地说：“我让她来就是了。后宫虽是小事，也会坏大事的，后宫邪祟不可不治。”

其实杨秀清从方才这一出戏已猜到了几分。事出有因，他宁可相信是有其事，否则赖氏不敢放泼。他对天王是有看法的，刚刚安逸一些了，便生出许多事来，这岂是好苗头？他倒是挺佩服冯云山的，表面上他是替洪秀全遮掩、回护，说不相信会有此事，而一箭双雕，同时也在众王面前堵死了他觊觎苏三娘之路。不过，杨秀清根本不会想到，赖氏这一番泼妇泼醋的闹剧，正是南王冯云山一手导演的。

第 12 章

突围北上选择在雨夜。

—

天王府的书房里阴沉沉的，像洪秀全的脸。他正对他的两个哥哥大发脾气，洪仁发几乎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洪秀全说：“谁叫你去找苏三娘的？你怎么敢打朕的旗号？你把朕的脸都丢尽了。”

洪仁发好不委屈，他心想，我还不是一番好意吗？他不明白，洪秀全会为这点小事生这么大的气。他想解释几句，就说：“我不向着你谁向着你？你是天王，天下之主，要一个女人，还犯什么难？我是听说冯云山扫了你的面子，才不得不出面的。”

洪秀全岂不知他办事糊涂？岂不知他是真心实意为天王办事？只是他知道，好事也得给他办砸了。他没好气地说：“算了，从今往后，你别到处招摇。”

洪仁达在一旁说：“我嫂子也太过分了，家丑怎么能外扬？”

洪秀全早不生赖氏的气了，昨天她闹过了，见洪秀全不理

她，她怕把她废了，又主动上前嘘寒问暖，没用洪秀全发问，她早已供出是洪宣娇唆使她闹的。洪秀全当然想不到后面的主谋是冯云山，他也不好为此事去责难妹妹，干吃了个哑巴亏。这么一闹，洪秀全只好把心收一收，不可能再打苏三娘的主意了，这也是为了天国的大局着想，他现在最担心的是罗大纲知道此事会怨恨他，他多少有些后悔。

洪仁发就想不到更多的利害了，他一听说冯云山当众诘问洪秀全，让他表态没有这回事，就替天王不平。他说：“关他屁事！何况这是后宫里的事，你听冯云山教训？你是天王，你要召幸哪个女子，谁敢说个不字？”

做过生意稍通文墨的老二洪仁达的见地到底比老大高些，他说：“不要因一个女人而弄得议论纷纷，因小失大不值得。”沉吟片刻，洪仁达说：“我倒觉得，后宫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天王该在大事上下一番心思。”

洪秀全也就借机转移了话题，他喜欢听各种人的意见，有时他去找一个普通市井百姓闲谈，听他们的真实反映。洪秀全是坚信耳聪才能目明，兼听则明这个道理的。

他也爱听两个哥哥的唠叨。他们这一对，是桌子底下放风筝，出手就不高，可他们有他们的角度和视点。

洪仁达说的大事是军政大权。他认为东王“节制诸王”的权太大了，节制诸王的只能是天王。他认为东王有点拿大，他担心日久了天王会被架空。

洪仁发还举了个具体的例子。他说东王府门前设了一面鸣冤鼓，却没给天王府设，百姓会以为只有到东王那才能喊冤啊！

洪秀全笑了，他对两个哥哥说：“东王很能干，朕一天也离不了他。”他告诫两个哥哥，千万不要给东王出什么难题，当然有关东王的大事小情，凡刮到他们耳朵里的风，别不当回事，要及时报告天王。

更多的，洪秀全不便对这两个不谙宫廷斗争的哥哥多说。其实洪秀全清楚杨秀清的弱点像清楚他的优点一样明晰。杨秀清因为果断、能干而常对部下苛求、严罚，有能力而自以为是，也容易偏执。

洪秀全不怕他得罪人，凡他得罪的，必向天王靠拢，洪秀全只要稍施小惠，便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说起西王萧朝贵，洪仁发是放心的，理由当然因为是“妹夫”，所谓是亲三分向。洪仁达也主张重用西王以分杨秀清的权。

洪秀全同样驳斥了他们，认为亲戚也好，朋友也罢，大家尽忠的是天朝，非一己私利，不能拉裙带关系。

骨子里，洪秀全是赞成“以西制东”的，事实上，早在他暗示西王代天兄立言，就早已起到了平衡和抵消天父权威的作用了。他为什么封五个王？封得多，让他们都忠于天王，都会以为天王最倚重于他，省得权力集于一王之手，易于形成独霸一统的势力。洪秀全对杨秀清和各王是放手的，不在他们职权范围内滥加干涉，但洪秀全却必须事事知晓，不干预不等于受蒙蔽。洪秀全在封王前夕就在心中定了个目标，不必事事躬亲，但必须事事掌握，心中有数才行，对人的使用自然要人尽其才，要放手，又要能收得拢。

他没办法把这些集古今之大成的权术向两个哥哥阐述明白，也不想让他们知道那么多。他有时哀叹自己族中没有帮手，倘洪仁玕在，他会放下一半担子的，可惜洪仁玕不知在何处流浪。金田起义后，听说洪仁玕从广东西上来找太平军，不遇而返。后来洪秀全派人回花县老家去接洪仁玕，因为官府追捕得急，洪仁玕外逃了，不知所终，这是洪秀全一想起就叹息连声的事。

一听洪秀全当天王还有那么多苦楚，还有他想办而办不了的事，洪仁发不禁同情起天王弟弟来。

洪仁发说：“哎呀，你还得操这么多心！你当初把我和你二

哥也都封了王，看他们谁敢分心？”

洪仁达知趣些，他说：“哥哥又说这个，你我不通文墨，哪能当得了大事。”

洪仁发说：“有本事没忠心，更可怕。”

洪秀全深有所感地说：“大哥这一句说得好，意蕴颇深。只是，现在正是打江山之时，没有人才岂能成功？”

洪仁发道：“反正我就认一个理，打虎要靠亲兄弟，上阵要靠父子兵。外姓的人，知面难知心啊！”

洪秀全叹道：“可惜仁玕弟没能及时赶来，他才是具有经天纬地之才，不但通中国之经史百家，连洋文也会，有他在，我何愁之有？”

洪仁达问：“不是又派人去接他了吗？”

洪秀全道：“我派曾天养、曾立昌父子二下花县，没有找到。听说他带族人五十多人已追到桂平，那时咱已北上，他们又返回广东了，也不知现在怎样了。”

洪仁达说：“天王放心，我们俩虽是粗人，心细点就行了，多替你打听点风声。”

洪秀全道：“这正是朕所需要的。你们要接近将领，小事、大事都打听，否则朕将失聪、失明。”

洪仁发说：“明白了。”

洪秀全又嘱咐说：“我们私下所言，只有一奶同胞可闻，千万不能对外人说及。”

两人郑重地点头。

二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漆黑不见五指。有一队人马正在悄悄行进，真正是衔枚疾行。

李秀成被清兵押着走在最前面，他的后面跟着望不到头的清兵，他们正接近永安西门。

旷野中的险情正等待着清兵。

秦日纲率兵埋伏在清兵刚刚走过的山谷两侧，都伏在草丛中，火炮、火药包摆在阵地上。

罗大纲带兵已埋伏在西门附近。

这时永安城中传来打更的梆子声。

东王府里奇静，静中透着紧张。

杨秀清一个人枯坐着，他打开一块大揭盖的西洋表看了看，走了出来。

杨辅清、杨宜清迎了上来。

杨辅清说：“我已将城内兵 3 000 人全带到了西门内。”

杨秀清问：“周锡能没有什么不安吧？”

杨辅清摇摇头。

西门城墙上的气氛同样紧张。

周锡能全副披挂，带着几十个亲兵，在城上走来走去，他不时地向漆黑的旷野张望。

过一会儿，他又来到西门守卫处，附卫兵耳朵说了几句什么，又上了城墙。

他看到了远处有火光闪了几下。

周锡能低声下令：“把灯笼点起来。”

士兵把一串三个灯笼点了起来。

城外任何地方都望得见那三个大灯笼。

向荣看到红灯笼越升越高。

向荣下令：“攻城！”

霎时炮声大作，人喊马嘶声铺天盖地而来，清兵向西门冲去。

城墙上，周锡能听到了清兵的喊杀声。

周锡能手持灯笼向城门处摆了摆，守卫的士兵去开城门。

周锡能得意地听着城外喊杀声渐渐逼近。

忽然，有人用刀卡住了他的脖子，他大吃一惊，想挣脱抽刀，双臂已被死死压住，他看到，杨宜清已抓住了他。

“这是干什么？”他还想用缓兵之计。一扭头，他发现了杨秀清铁青着脸站在城上，他心知完了。

杨秀清说：“先别把这混蛋带走，让他看看他约来的清妖怎样在城下覆灭！”

话音刚落，周锡能忽听喊杀声四起，罗大纲在城外拦劫清兵，杨辅清率三千人马从西门冲出，两下夹攻，杀得清兵尸横遍野。

向荣大叫：“中计了，快退！”

敌兵向后撤，又遭到了秦日纲伏兵的两面夹击。

向荣落荒而逃，跟上他的只有几十人。向荣又羞又愧，他不断地敲自己的头。

校场成了周锡能的人生终点。

周锡能被绑在问斩台上，其他十几个奸细一溜跪在下面。

上万军民在校场肃立。

杨秀清亲自监刑，他对广大军民说：“周锡能叛逆天朝，罪当诛之。尔等军民应牢记，天父天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论你做得何等机密，也必然泄露，天父会随时告诉本王。”

杨秀清是用不着亲自来监刑的，他来的目的就是要讲几句话，而讲话的核心是“天父天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让太平天国里的人明白，不可以欺天，不可以欺心，否则上帝的惩罚会立刻降临。

这效果是起到了，很多人都惊讶，周锡能这么大的官儿，这么机密的事儿都漏了馅，还有什么能瞒过天父上帝的法眼？

杨秀清十分伤感。周锡能算是广西起义的老兄弟了，却这样

轻易地反水叛变，这也使杨秀清认识到，斗争是相当复杂的。他不能不杀周锡能，可临刑前又亲自告诫他，忏悔才能得到天父原谅，他希望刀按在脖子上时，周锡能也要为天国尽最后一点力。什么力呢？杨秀清几乎是很直白地告诉周锡能的：“法场上别骨头软，好汉做事好汉当，劝兄弟们别学你的样子。”

周锡能悔恨交加，他点点头，说：“东王放心，周锡能这一生白活了。”

当开斩的炮声响过三声之后，萧朝贵大声问周锡能：“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周锡能这时也许深深地后悔了，他面向大众高叫：“我害了我70岁的老母，天理不容！从今往后，你们各人要尽忠报效天朝，不要学我周锡能反骨逆天，上辱祖宗，下害子孙……”

刽子手一刀下去，血溅起几丈高。

永安城南门城楼上站满了太平军。

这里立起一根很长的旗杆，上面悬挂着周锡能的人头。

乌兰泰大营离永安城虽说有七八里地，赛尚阿站在乌兰泰营前，仍可看到永安城城楼上悬着的人头。

赛尚阿感喟地对乌兰泰说：“这一次中计失利，更加证明长毛中有能人，不可小觑呀！为今之计，只能紧紧围困。”

乌兰泰说：“我担心东面防守有疏漏，大帅还是督促一下王梦麟、李瑞那里。”

赛尚阿是有所备的，他已令和春、长瑞、长寿、邵鹤龄四镇总兵去打通进援东路交通。不过，太平军从东炮台驰至马背岭截击，和春他们无法逾越，东路确实虚弱。向荣最害怕他们突围。昨天接到皇上上谕，口气甚为严厉，要他们“断不可再任窜逸”，否则要对“带兵大员重治其罪，绝不宽贷”，他真是坐立不安呀！

乌兰泰自欺欺人地安慰赛尚阿说：“不用担心，贼势已成强弩之末，我们围困了半年，他们粮草不济，迟早会竖降旗的。”

三

天王府奏事厅四门紧闭。

洪秀全与杨秀清密议从永安突围的事。洪秀全说：“我们在永安半年，不能说坐守，我们颁行了很多典章，养精蓄锐，现在到了北上的时候了。永安不过偏野小城，岂是我们立国之地？”

杨秀清说：“孤守永安半年，再这样下去，处境危险，清妖会大量调兵来，那时永安是守不住的。”

洪秀全说：“朕以为打长沙比打桂林为好。打长沙出两湖，便可窥视中原，而桂林即使打下，也是偏安。”

杨秀清说：“那天王就下突围诏书吧。”

洪秀全召蒙得恩过来，说：“你草拟诏旨，要天朝将士坚忍威武，放胆诛妖。”

蒙得恩说：“是，臣立即草拟。”

洪秀全对杨秀清说：“上次我们从新圩突围北上，极为成功，仍可选择雨夜，虽然辛苦，敌必无所防备，清妖也吃不了冒雨追击之苦。”

杨秀清说：“这与我不谋而合了，臣已拟好从东路突围之策。”

洪秀全说：“好，你去指挥吧。”

东王府议事厅当晚举行了突围实施会。

除天王外，五王俱在，东王居中而坐，大厅里聚集着所有高级将领。

东王在宣布命令：先锋军罗大纲必须在傍晚冲入古苏、大峒一线，首先击溃王梦麟的黔兵和宁蹠的潮勇，清除障碍，为中军出城扫清道路。

罗大纲应声而起：“罗大纲得令。”

杨秀清又令：永安城内将士分为三起，前军由北王统率，为罗大纲之后援。

韦昌辉双手抱拳：“得令。”

杨秀清又令：“中军随后出城，由南王指挥，我与天王也在中军。”

冯云山说：“确保中军无虞。”

杨秀清说：“中军之后为大队家属，由洪宣娇、苏三娘统女营及童子军护卫。”

两员女将同时起立：“得令。”

杨秀清又分派：“西王随家属之后断后督军。”

西王拱手：“遵命。”

杨秀清说：“秦日纲率水翼将士为全军总后卫，全力防堵追击之清兵，不得有误，待全军安全北撤后，方得边打边退。”

秦日纲起立：“遵命。”

永安城是最后一夜了，好些枕戈待旦的太平军并不知道要突围。

这一夜，天从人愿，果然又是大雨淋漓，雷电交加。

东城门大门，源源不断的太平军从城内拥出，踏着泥泞，很快消失在茫茫旷野。

很快又一队太平军出城，秩序井然。

而这时，永安城上和守望台上灯笼依然高挂，密布在城墙上的士兵比平时还多。原来全是穿上了号服的草人，在风雨中伫立不动。

城南乌兰泰大营在受雨水之苦，好多帐篷漏雨。

五更时分，乌兰泰起身走出营帐，雨犹未歇，变得淅淅沥沥。他走到辕门附近，看了对面的水翼大营一眼，立刻觉得不对，他登上瞭望塔一看，只见太平军大营早已人去营空，除了寨栅、锅灶尚在，哪还有一顶帐篷？

乌兰泰叫了声：“不好，长毛逃走了！”

赛尚阿在营中得到了消息，登时呆住。赛尚阿心急如焚，连坐都不坐，干脆站着发号施令：“各位必须全力追堵，老夫的性命和各位的人头能否长在各自的肩上，就看能否追歼长毛了。”

乌兰泰说：“长毛带着家属，必然走不快，我们有骑兵，可马不停蹄地追击。”他说他早已遣先锋向龙寮岭进击了，不过秦日纲在那里摆开了战场，秦贼是断后之军，不歼灭他，无法追上长毛中军。

赛尚阿说：“事不宜迟，快去吧。”

四

龙寮岭起起伏伏绵延几十里。

道路泥泞不堪，山路本来只是羊肠小径，一下子拥来这么多军民，显得拥塞不堪。人们扶老携幼，肩扛手提，行军速度极慢。

负责掩护的女兵、童子军们在疏导人流。曾天养从后面赶来，对洪宣娇说：“这样不行，在龙寮岭后面，秦丞相已与清妖交战了。”

洪宣娇说：“那怎么办？又不能飞过去！”

曾天养看了一下蜿蜒的家属队伍，他走到中间，双手叉腰一站，说：“前面的快走，从这里往后就地休息，等道路疏通了再走，否则谁也走不通。”

洪宣娇说：“那我到前面去了。”

“你去吧，这两千多人交给我。”曾天养说。

忽然有一群孩子拥上来，拉手的、抱腿的、叫爷爷的、叫外公的，嚷成一片。曾天养笑着与孩子们亲了又亲，也看见家人在向他微笑，他叫着“哥、嫂，叔、婶……”

龙寮岭防线静悄悄的仿佛无战事。

这是一座天险，山体陡峭，易守难攻，曾水方正带人守在这里。

敌人就在山脚下，此时正是清晨，山间大雾迷漫，对面不见人。

曾水方来阵地视察，问守在这里的洪大全：“清妖有没有动静？”

洪大全说：“将军放心。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宰鸡焉用牛刀？检点若信得过我洪大全，就让我这二百多弟兄守龙寮岭足够了，保证连一只鸟也飞不过来。”

曾水方想了一下说：“那龙寮岭交给你了，我带大队去掩护家属。”

洪大全说：“请放心。”

曾水方放心地走了。

龙寮岭山梁上的形势骤然变了。

洪大全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清兵根本没从正面攻击，他们像散布在山梁上的猴子，成群结队地从山梁背面翻越过来，一批批绕到了洪大全的侧后，正向他们包抄过来。洪大全毫无察觉，却跟几个弟兄在睡大觉。

另一批敌军走得更远，对曾天养所护送的那批待命家属完成了包围。

突然，山谷间杀声四起。

洪大全惊醒过来时，已经太迟了，清兵已经挺枪冲到几步开外，太平军战士有的还在梦中就被刺死，剩下的奋起反击，与清兵展开了肉搏。

龙寮岭家属休息地就更惨了。

当漫山遍野的敌人冲上来时，手无寸铁的家属立刻四散逃走，有的不慎坠崖，有的丧命敌手。

当曾天养率兵由前面赶来救援时，已经打不过来了，敌人全部占领了龙寮岭，大批家属已被押解下山。曾天养的家人几十口全落在敌人手中。

曾天养站在岭上，仿佛听见山风传来孩子们叫他“爷爷”、“外公”的甜蜜的声音。曾天养不禁老泪纵横。

龙寮岭下有一片沼泽地，丛生着红碱草，近两千名太平军家属被清兵驱赶着来到山谷中的这处洼地。

乌兰泰站在旗下，对一个参将说：“也许洪秀全、杨秀清的父母也都在人群里。”

参将说：“你无法指认了，这些人与长毛一样顽固不化。”

清兵抱了许多干柴堆在凹地的四周，把家属们围在中间。

太平军家属终于明白敌人要对他们下毒手了，有人大叫：“和清妖拼了，不能这么等死呀！”

如炸了营一般，大人孩子们匆匆从洼地跳出来与清兵拼命，有的抱住清兵的腰，有的去夺他们的刀反过来向清兵头上砍去。

乌兰泰看着，说：“对这样的人，除了杀光，还会有什么办法呢？”

他向后一挥手，又有一大队清兵向那里增援，他们见人就杀。

最后，剩下的男女老幼又被赶下洼地，旋即大火点起来了，火借风势，烧得哗哗剥剥作响。

大火中，老人往外爬，孩子往外跳，女人在哭喊，逃出来的又被清兵抓住扔到火中。

伴着凄惨哭声的大火烧红了半边天。

第 13 章

有人愿意冒杀头的危险冒充“匪首”。给敌人也给自己布下一个七彩的梦。

—

从前的焦亮，如今的洪大全成了清兵的俘虏，二十几个人被拴在一条长绳上，押解着走下弥漫着烟味和尸臭味的龙寮岭。望一眼沼泽地里烧黑了的人骨头，人们都不忍看，清兵个个都用手捂着口鼻。

尽管龙寮岭一役清兵只屠杀了太平军两千多名家属，对于赛尚阿来说，那兴奋仍是无可名状的，他把向荣等将领叫到大营，为他们打气。

赛尚阿对向荣等人催促道：“乌兰泰已追杀过去，你等必须跟进，长毛昨天吃了大败仗，今必惊慌失措。”

向荣担忧地说：“我们杀的两千人，都是老幼家属，并未损伤其实力。我以为不能冒进。”

赛尚阿斥道：“毋庸再议！马上进击，大功垂成之时，迟疑

不前，有违军令者，斩！”他有意无意地拍了一下腰间的“遏必隆”刀。

向荣说：“遵命。”转过身来却叹了一口气。其余五镇总兵和春、长瑞、长寿、董元甲、邵鹤龄也同声说“遵命”，策马离去。

向荣用兵从来都是往最坏处想，即使这样，仍屡遭不测。他知道，赛尚阿出于皇命威逼和朝廷首辅的面子考虑，急于求成是可以理解的。

向荣走出赛尚阿大帐，本想对那几镇总兵说说心里的隐忧，他觉得太平军损失了几千家属，必激起众怒而成哀兵，哀兵拼起命来是可怕的。可他一见那几镇总兵器宇轩昂的样子，又懒得去讨人厌了。

正如向荣所料，转眼间太平军成了哀天动地的复仇之师。

辕门用白纸糊了，大小军旗上垂挂着白旄，战马披上了纯素的马衣，人就更不用说了，全军一片缟素，到处有哭声，到处有切齿之声。可以想见，两千多妇女老幼，要牵涉到多少太平军，即或不是嫡亲，也是亲友。

当太平军列阵出征之时，望着银山盖地的复仇之师，围着阵外的家属一片震天动地的哭声，阵里随之哭声骤起，杨秀清站在将台上，眼含热泪，不加制止，他心里明白，这场仗是必胜的，你无须动员！

三声号炮响过，在牌刀兵的簇拥下，洪秀全居中，前后左右威武而严肃地围着五王，每个人都披着白斗篷。

他们站到了临时搭起的将台上。

又是三声炮响。

刀斧手推着曾水方来到了将台前，曾水方看了一眼天王，跪下。

风声凄紧，天上乌云翻滚，几万军民鸦雀无声。

洪秀全声音哽咽颤抖地说：“苍天在上，后土为证，我太平

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蒙天父天兄神佑，所向披靡，军令如山，上命不可违。今右军检点曾水方擅离职守，致使我太平军将士两千余父老落入敌窟，惨遭屠戮，此皆曾水方之过，今秀全奉上帝旨意，斩罪犯以慰两千父老在天亡灵！”

洪秀全用手在天空画了一个半月形，然后停住，像是在禀告天父上帝。

杨秀清又向后摆了摆手，洪宣娇带了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儿来到曾水方面前。

曾水方一见，心肝痛彻，涕泗滂沱。

孩子叫了一声“爸爸”。

杨秀清对孩子说：“给你父亲跪下，送他上路。”

洪宣娇扶着孩子跪下，孩子叩了三个头。曾水方说：“立名，为父给你丢脸了，也将你奶奶、你娘陷入敌阵，送了命，父亲此生枉为人了。”

杨秀清说：“曾水方，你听着，你之过，非你一命可抵，念你为太平天国屡立军功，在你走前告诉你，你的儿子曾立名，由天国为你扶养成人。你还有话吗？”

曾水方叩头说：“感谢天王！感谢东王！”说毕他又站了起来，面向几万军民，凄怆呼叫：“对不起诸位兄弟姐妹了，今生完了，来世变驴变马补报吧！”他失声痛哭，场里也引发一片哭声。

又是三声炮响，许多人低下头，别过脸去……

随即变成了誓师大会，杨秀清振臂高呼：“雪耻复仇！誓灭清妖！”

底下万众高呼：“雪耻复仇！誓灭清妖！”

大军开拔，悲壮的口号声一浪一浪地向前推涌。

通往大峒的路上银山压地。

马蹄翻滚，旌旗如林。杨秀清、萧朝贵一马当先，亲自统率

这支身穿丧服的复仇之师，一阵飓风般地卷过初夏的原野。

即使是以简单复仇为主旨的军事行动，洪秀全和杨秀清也没有掉以轻心，同样经过精心部署。

一路呐喊着复仇口号挺进的不过是诱敌之师，他们在林凤祥率领下直扑大峒村，样子像是寻找清兵主力厮杀报仇。

这与向荣、乌兰泰等人事前的估计碰上了，他们早料到太平军必尽起哀师来拼命，所以早做好了迎战准备。林凤祥的军队一到，向荣、乌兰泰立刻从两翼包抄过来，企图把林凤祥围住。

林凤祥本来就不是来搦战的，见已引出了向荣、乌兰泰主力，立刻把后军做前队，边打边撤，撤得并不从容，给向荣一个死拼不过不得不退的印象，以免向荣起疑。

向荣果然没能及时识破林凤祥的计谋，林凤祥撤了一段，有时又组织反攻，这更加麻痹了向荣。

不知不觉，林凤祥已经从大峒村撤到了大峒山峡谷入口处。

大峒山是两山夹一谷的险要去处，云遮雾罩，同仇敌忾的太平军已埋伏在天险两侧，偃旗息鼓，大峒山死一般宁静。

此时林凤祥所带的诱敌之兵边打边退，已经退到了大峒山沟口。

乌兰泰统所部最先掩杀过来，其余五镇总兵也紧紧跟随而来。

当向荣催兵赶上时，一望两侧险峻大山，立刻驻马高叫：“不可进山，我料定那杨贼必在此设伏。”

可是没人理睬向荣，六路骑兵已经浩浩荡荡追杀入谷。

向荣伏在鞍上吐了一口鲜血，说：“完了，完了！”

话音刚落，已听到炮响，随即见大峒山两侧的太平军一片白，如天兵降临，前后堵住了山谷，开始对进入伏击圈的清兵聚歼。

清兵在狭长的山谷里无法施展，拥成一团，战马狂奔，踩死

了很多自己人。

乌兰泰和和春等人大呼小叫，吆喝军队，毫无效果。

火炮在清兵当中爆炸，总兵长瑞被掀到马下，他呻吟着扬起手求救，他弟弟长寿冲杀过来，刚欲伸手救起他来，坐骑被砍了一刀，战马一惊竖起前蹄，把长寿也掀到马下，长寿尚未来得及爬起，被林凤祥一刀砍掉了脑袋。

陈玉成率小将也从山坡上冲下来，正遇总兵董元甲与洪宣娇在拼刀，洪宣娇已占上风，却不料赶来几个清兵，将她团团围住。正当董元甲拔出短枪要向洪宣娇射击时，被曾晚妹看见，她尖叫一声扑过去用头一顶，把董元甲撞了个跟头，枪响打偏。

董元甲仰倒在地上，又把枪瞄准了向他压过来的曾晚妹，陈玉成赶到，一剑刺中了董元甲的喉头，血喷如泉。

曾晚妹跑过去，夺下董元甲手上的短枪，对着一个清兵就射，却扳不响，又急忙掖到腰带上，拾起了自己的长矛。

乌兰泰已经丢了坐骑，也扔了头盔，拼命向沟口跑。

苏三娘正与总兵邵鹤龄交锋，打得邵鹤龄连连后退。突然，苏三娘用力劈下去，劈飞了邵鹤龄手中的刀，邵鹤龄愣了，在等死。

苏三娘从地上踢起一把刀，抓在左手，向邵鹤龄丢过去，说：“接住，我苏三娘不欺人，不斩手无寸铁之人，也不杀无名之辈，快报上你的名来。”

邵鹤龄一见山谷已被清兵尸体填满，遍地皆是白衣白帽的太平军，就说了一句：“长毛果然厉害！湖北鄖阳镇总兵邵鹤龄认输！”随即腰刀在脖子上一横，自刎了。

收了刀，苏三娘对叶明珠说：“他算是一个知趣的。”两人相互看看白袍，已都溅满了鲜血，几乎成了红袍。

二

北京的养心殿里摆着降暑的冰块，天还是热，几个宫女不停地为皇上打扇子。

咸丰歪在炕桌旁，问肃顺：“赛尚阿在龙剿岭不是大获全胜了吗？怎么又有大峪之失利？”

肃顺说：“赛尚阿奏报，由于乌兰泰纵火坑杀了两千长毛家属，长毛几万人马皆着丧服来拼命。赛尚阿说，这是哀师，他说奴才几乎心竭力殫，仰天叫苦，拊膺顿足，愤愧莫名。”

“那有什么用？”咸丰喝了一口茶，说，“到底折损了多少兵马？”

肃顺欲言又止。

咸丰催逼：“谁割了你舌头吗？”

肃顺轻轻叹了口气，念下去：“……是役，天津镇总兵长瑞、甘肃凉州镇总兵长寿、河南河北镇总兵董元甲、湖北鄖阳镇总兵邵鹤龄俱死难，为国尽忠……”

咸丰又惊又痛，流着泪跳了起来：“怎么？一仗下来，折了朕四镇总兵？天呐，这赛尚阿无能之至！将他拿下大牢，交刑部勘问定罪。”

肃顺道：“皇上气极，才有此语。奴才以为不可。赛尚阿做事勤勉，一直在前线，他是尽了力的。上次革职留任，不如再给他一次机会，降四级留任，皇上看行吗？”

咸丰说：“上谕措词要严厉。”

肃顺说：“喳。”

咸丰说：“可怜朕的四镇总兵，对他们该有封谥呀！”

肃顺说：“这差不多是有成例的。长寿、长瑞弟兄，可赠提督衔，封骑都尉或云骑尉世职，谥武壮或勤勇，谕旨在永安建

祠。那两位想来也差不多。”

咸丰说：“你去办吧，优恤厚些，别冷了忠臣之心。”

说完这句话，咸丰倒背着手向寝宫走去，肃顺只好望着他的后背跪了安，悄然出去。

肃顺是同情赛尚阿的，若不是今天仗着胆子为他开脱求情，赛尚阿就被拿下大牢定罪了。他准备先回到家中，给赛尚阿写一封信，告诉他底儿，同时叫他好自为之。

没等肃顺走出去，咸丰皇帝又蹙了回来，他目视肃顺说：“用人不当，朕之过也。朕要下一道《罪己诏》，让天下人知道。”

肃顺一听，赶忙劝止，他认为大可不必，长毛不足虑，一下《罪己诏》，岂不是把鳞甲之患说成了山崩堤溃的大祸了？也太抬举长毛了。况且肃顺以为，皇上是圣明的，不争气的是赛尚阿、向荣这些奴才。

咸丰却不怕露丑，坚持要下《罪己诏》，让肃顺告诉军机处“写旨来看”。

肃顺谅哪个军机章京都打怵替皇上写认错的折子，写深了写浅了都不妙。他叹了口气，倒霉的差事只好他自己来承担。

赛尚阿这几天被噩梦缠绕着，坐立不安，可在下级将佐面前还得撑着钦差的架子，去安慰别人。他心里苦笑，谁来安慰老夫我呢？

闲下来望望挂在墙上的御赐“遏必隆”刀，不禁心惊肉跳。出师以来，用这把尚方宝刀，已斩了四个临阵脱逃的参将、守备了。知道哪一天，刀锋会对准自己的颈项呢？

他后悔不该受领讨伐太平军的差事，他把太平军看得太轻了，他把伴君侧的苦恼看得太重了。自古伴君如伴虎，赛尚阿以他三十年追随辅佐几代君王的经验，深深地感到声名煊赫与身后寂寞常常是一回事。他之所以后悔，是因为他自讨苦吃，选择了一份他实难胜任的差事。

他等待着六百里加急上谕的到来，处分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是杀头、是坐牢还是夺去顶戴花翎。如果是后者，那他就烧高香了。

几天下来，人人都发现赛尚阿衰老得不像样子了，随他出京来的军机章京丁守存百般慰勉也无济于事。幸而肃顺的私信到了，降四级留用！丁守存先替他欢呼起来，别提赛尚阿有多高兴、多意外了，他仿佛像接到了入阁拜相的上谕一般喜出望外，他不能不额手称庆，不能不感戴皇恩浩荡。

精神既振，赛尚阿的肚子咕咕叫起来，他立刻觉得饿了。

丁守存叫戈什哈下厨房，要来了一碗燕窝粥，看着赛尚阿喝下去，才告诉他：“有一个好消息。”

赛尚阿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不相信败军之际会有什么好消息可言。

丁守存向外摆了摆手，乌兰泰进来了，问了安，表功似的说：“回大帅，沐恩来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大帅若是听了，保准疾病全无，四体康泰。”

赛尚阿有气无力地说：“你又拿我这老朽寻开心。蒙皇上开恩不杀，已是格外之恩了。”

“真的。”乌兰泰坐在赛尚阿床头，眉飞色舞地报喜。在龙寮岭那一仗，他抓住一个长毛里的大人物，是天德王洪大全，洪秀全的弟弟。

赛尚阿果然精神为之一振，随即他又泄气地说：“不大可能吧？这样的贼首，岂是能轻易抓到的？多半是冒充。”

乌兰泰说：“沐恩也这样疑心过。我是从被俘的长毛小贼口中探出来的，那洪大全本人并不承认。”

“是吗？”赛尚阿听到这里，有几分相信了，他说：“这倒像是真的了。去，马上把那个小长毛带来，我要亲自审问。”若真抓住了洪大全，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至少可以一俊遮百

丑吧？

屡屡受挫不能建功的乌兰泰当然明白统帅的良苦用心。他一笑反问：“进京献俘？”

“正是。”赛尚阿的病真的已去了一半，他一边穿衣下床，一边说：“一俊遮百丑，也多少可以在皇上面前交代过去，否则我们劳师糜饷、损兵折将，不用别人说，自己也觉得无地自容啊！”

乌兰泰站起来，说：“沐恩马上去押那个小长毛来听候大帅审讯。”

乌兰泰一走，赛尚阿马上叫丁守存准备好文房四宝。

丁守存是军机衙门有名的小军机，在朝时是专门为皇上草拟谕旨的，自然是大手笔，可今天却要大材小用了。丁守存知道赛尚阿必是要亲自提审洪大全，此事非同儿戏，他信不过武夫乌兰泰，他让丁守存预备纸笔，当然是让他亲自录供。

丁守存问：“大帅想亲自审那洪大全？”

赛尚阿反问：“你看呢？”

丁守存眨眨肉眼泡下的一对小眼睛，说：“不如先审一起抓到的小卒。”

“所见略同。”赛尚阿说，“要防着那洪大全是冒充。小卒子几句好话，一点轻刑也会从实招来的。”

此时在牢里的洪大全也在想对策。他料定赛尚阿必亲自提审他，这个极有官场经验的老狐狸岂能轻信他？那势必先提审“泄露风声”之人。

洪大全必须软硬兼施，笼络住唐四。

牢里弥漫着一股霉气，墙根都长了苔藓，潮虫肆无忌惮地爬来爬去。大概是囚徒们身底下的湿稻草帘子里藏满了臭虫，洪大全这十几个俘虏人人被臭虫咬得浑身淌血，他们在墙上拍死的臭虫不计其数，粉墙上到处是一道道的死臭虫血痕。

望着在门外走来走去的看守，洪大全凑过来，对正在抓痒的小个子唐四说：“等一下准有人来问你，你可别说走了样。”

唐四道：“你这是何苦呢！人家都往小了报官职，你却往大了说。你还不知道吗？小兵、小卒容易放了，官儿是非砍脑袋不可的呀！”

洪大全颇有城府地说：“这你小兄弟就不明白了，我也没工夫跟你细说，你按我吩咐的说没错，将来我走了运，你也跟着借光，我绝不会忘了你。”

对他的空头许愿，唐四半信半疑。

铁门哗啦一声打开，丁守存背手站出门外，问：“谁叫唐四？”

洪大全推了唐四一把，且给他使了个眼色。唐四从草堆里一挺身站起来，说：“我就是唐四。”

“你出来！”丁守存叫了一声。

唐四随他走了。

一间帐篷充作临时行刑室。

唐四一进这间帐篷就不禁毛骨悚然起来，地当中放着好几种刑具，两边雁翅般站着十多个持大军棍的清兵，个个像是凶煞神模样。

丁守存坐在上面，说：“唐四，你仔细听着，说实话有赏，胡言乱语，小心打得你皮开肉绽。”

唐四忙跪下：“小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敢隐瞒。”

丁守存拉长声问：“你认识一个叫洪大全的人吗？”

唐四想起洪大全的叮嘱，忙说：“人家是天王的弟弟，咱哪能沾得上边啊？”

丁守存拍了一下桌子：“我问你认不认识！”

唐四说：“认识。”

丁守存又问：“这洪大全现在哪里呀？”

唐四故意绕圈子：“在太平天国……啊，小的该死，在……在……在长毛的大营里。”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丁守存大喝一声，“大刑伺候！”

持军棍的壮汉们一声吼，拥上来把唐四拖翻在地，正要把他塞到布满钉子的滚笼里，唐四叫道：“我招，我招，老爷千万开恩。”

丁守存挥挥手，军汉们松开了他。

丁守存说：“说吧。”

唐四装成有气无力的样子说：“他……他就在囚室里，他那天在龙寮岭督战，和小的一起被你们抓来了。”

丁守存问：“他果真是洪秀全的弟弟吗？”

唐四说：“千真万确。那洪秀全哥四个，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洪秀全是老三，这洪大全排行老四，下面有一个妹妹叫洪宣娇，好生了得！”

“你说什么？”丁守存喝问。

“小的说走嘴了！”唐四说，“什么好生了得？狗屎一堆。”

军汉们忍不住背过身去发笑。

丁守存又问：“这洪大全封的是什么爵位，管的是什么差事啊？”

唐四说：“他这人在洪家四兄弟中，算是最有学问的，肚子里熟记兵书，他与东王杨秀清共同执掌军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天德王，九千岁。”

丁守存忽然问：“你们一起被俘后，他告诉过你们什么？”

唐四说：“他让我们别说出他的身份，他说万一谁泄露出去，天父天兄在天上知道得一清二楚，会受惩罚。”

丁守存点了点头，不再疑心了。

三

赛尚阿把预计的审讯搬到了酒宴上，他满面笑容地把洪大全礼让到屋中，笑容满面地说：“今天老夫备一点薄酒，为先生压惊，实在对不起了。”

丁守存也在一旁赔笑脸道歉。

洪大全站门口，扫了一眼丰盛的酒席，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说：“我既已做阶下囚，自当引颈就戮，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但杀而已，何必来这一套！”

丁守存附在赛尚阿耳边轻声说：“果然有点文墨，不是粗人，看来是真的。”

赛尚阿满脸堆下笑来，说：“先生差矣。老夫向来求贤若渴，敬重义士，岂有加害之理？请，快请坐。”

洪大全依旧凛然不可犯威的样子，他说：“吾虽身陷囹圄，人格不矮半分，倘你心存侥幸，希冀劝降于我，请免开尊口，立即送我回牢房。”

“敬佩，敬佩之至。”赛尚阿连连拱手说，“人各有志，老夫历来敬重忠义之人，岂能让君子做蝇营狗苟之事？请放心，老夫别无他意，只想结交名士，做个朋友有何不可？”

洪大全这才落座，赛尚阿亲自把盏替他斟酒。洪大全说：“我们拜上帝教的人不饮酒。”赛尚阿忙说：“上茶！先生可以茶代酒。”茶上来后，三人碰了杯。饮了几杯后，赛尚阿像深有感触似的说：“人顶三分气，不知足下信不信。有的人虽然是宝马轻裘、穿金戴银，却盖不住粪土之身，俗人也；有的人破衣敝屣、粗食淡茶，却掩饰不住高雅之气，人的面相是再准不过的了。”

洪大全问：“先生看我这头上有什么气呀？”

赛尚阿笑而不答。

丁守存说：“不才会学过几天麻衣神相。恕我直言，先生的头上有显贵之气，不过时下有晦暗之气浸润，将来自然转明。先生让我猜猜吗？”

洪大全说：“试请言之。”

丁守存道：“先生乃大命之人。先生在逆党之中，也不是平常人，乃万乘之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洪大全说：“没有的事。我不过村夫而已，不堪官府欺压，奋而起事，如此而已。”

“洪兄何必矢口否认？”赛尚阿道，“老夫已知先生乃伪天王之胞弟，天德王是也。既知，不曾加害，又以礼相待，先生却不待老夫以诚，老夫不懂。”

洪大全做出艰难抉择的样子，垂头思忖良久，显得十分沉痛地叹气道：“是何人泄露，置我于死地呀？”

这等于承认他是天德王了，赛尚阿大喜过望，忙说：“先生尽可放心，老夫没有别的意思，无非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功成之日，老夫上奏折，为你赎罪请功。”

丁守存不失时机地说：“那时先生头上的气就转旺了。”

洪大全说：“既已如此，待我想想，三天后再答复。”

赛尚阿连连表态：“当然可以，这也是大事，先生乃大义之人，岂能轻易相背？”

赛尚阿已经相当高兴，当然不会不给他思考的机会。他为自己无意中摸到了一条大鱼而高兴，这样一来，什么降四级留任的处分也显得不那么压抑了，他已经把时来运转的希望押在洪大全身上了。

洪大全没有再回臭虫叮咬的牢房，而是住进了大帅隔壁的优待间。他比赛尚阿更高兴，他知道赛尚阿要什么，不就是要功劳吗？抓住洪秀全的弟弟岂非大功？洪大全将以此作为进身阶梯，

他相信他能为赛尚阿出谋划策，要想消灭太平军，不找他这样的人总是隔靴搔痒！洪大全走的是一条曲折的自我出售的路，与他投靠太平军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第 14 章

诗情画意的漓江畔又添了曾晚妹这道奇异纯情的风景。



就在洪大全煞有介事地与赛尚阿各自编织着美梦的时候，太平军已进至仙回，在那里扎下了大营，他们又一次面临兵锋指向何处的的问题，将领们各有各的看法。

洪秀全的意思是奔袭长沙出两湖，窥视中原。杨秀清认为连续奔袭，怕粮草火药不济，不如先下桂林，一步步向北推进。洪秀全批准了，并立即召开会议。大帐篷里坐满了高级将领。

杨秀清说：“原拟向平乐进兵，但平乐清妖已设防，抚河水涨，现大军向荔浦进发，罗大纲仍率偏师袭据马岭后，经高田圩，取六塘，围攻桂林。”

洪秀全说：“桂林是广西省城，非小小的永安州可比，城池坚固，易守难攻。朕意可做两手打算，进袭长沙当是上策。”

这时，曾立昌来到大营门口，曾天养看到他，以为有什么急

事，便迎了出去。曾立昌拿来一箭矢，穿着一张纸，说：“刚从敌营射过来的。”

曾天养略看了看，嘴角浮起冷笑。他对儿子说：“你先去吧。”

这时洪宣娇正与杨秀清比比画画地说着什么。

曾天养把箭矢与信交给了洪秀全，信在诸王之中传了一圈，最后落到石达开手中。石达开看了后大声说：“诸位，这是无耻的洪大全从清妖大营里射来的劝降信，他自称是天王胞弟，是天德王，赛尚阿以为捞到了一块肥肉，却没想到是一块骨头！”

众人大笑。

石达开当众撕了劝降信。

杨秀清说：“我早看他不是个正经货，是谁给他打包票了？”

这当然是指林凤祥了。林凤祥也不推诿，站起来说：“是我。”

杨秀清说：“不能轻信，我们已经吃过几次大亏了。”

洪秀全说：“这样无耻之人少见。”

从仙回大营回驻地的路上，罗大纲发现从散了会，洪宣娇、苏三娘和曾晚妹三人就一直跟踪他，到底追上了罗大纲。苏三娘说：“女营和童子军和你一起去攻桂林，怎么样？”

罗大纲说：“不行，没有将令。”

罗大纲身后的陈宗扬说：“人多势众还不好吗？”

曾晚妹掖在腰上的手枪吸引了罗大纲，他奇怪地问：“哎呀，我都没有短枪，你从哪弄来的？”

曾晚妹说：“从清妖大将手里缴来的。你若让我们跟先锋军去打桂林，这支枪送给你。”她把手枪举给罗大纲看。

罗大纲道：“枪是想要，不过，女营、童子军是累赘。”

“怎么说话呢？”苏三娘拿马鞭子抽了罗大纲一下。

洪宣娇说：“你这人不好说话。我早已讨来了东王将令。”

罗大纲说：“那你们跟上就是了，扛什么？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可没工夫照顾你们，到时候别孩子哭、老婆叫的。”

曾晚妹在一旁抗声说：“你瞧不起人，我们童子军什么时候丢过脸？枪不给了。”

罗大纲早拿着曾晚妹的枪笑着跑远了，气得曾晚妹跺着脚骂他“无赖”。

二

一听到太平军北上攻打桂林的消息，赛尚阿心里直打鼓。长毛占了永安，不过是座小城，无足轻重，而桂林可是广西省城、西南要冲，万一失守，他可不会是再降四级留用了，势必难逃一死。

赛尚阿知道桂林空虚，向荣虽带兵过去了，也是孤掌难鸣，所以他一方面急如星火地令乌兰泰统兵驰援桂林，一方面仍在打洪大全的主意。

丁守存来见赛尚阿的时候，当然首先说到保桂林一事。

赛尚阿道：“我已谕令乌兰泰兼程追击。”

丁守存说：“洪大全写给长毛的劝降信已经送去好几天了，怎么如泥牛入海无消息？”

赛尚阿有些消沉地说：“贼势益炽，气焰嚣张，他们此时怎么会因为洪大全一纸招降书而束手就擒呢？原是我们太天真了。”

丁守存说：“那我们花这么大劲儿软化洪大全，岂不是白费力气了吗？”

“那倒不尽然。”赛尚阿当过首辅，到底比丁守存历练，他老谋深算地说：“洪大全这张牌还是要打的，只是不能是当初的打法而已。”

原来他想来个进京献俘，这容易引起京城轰动。他绝不相信

洪大全是假货，言谈举止不像假的，洪大全与唐四演的双簧戏他也看不出破绽。何况，前几天洪大全又递了一份长毛逆首的名单，检点以上的人应有尽有，上面不但开列了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甚至连性情、容貌都写得一清二楚。赛尚阿记住了洪宣娇眉间有一颗脂粉痣，为了这颗痣，他亲自去问过几个太平军战俘，众口一词。赛尚阿以为，就凭这份珍贵的资料，也会令皇上龙颜大悦的。

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丁守存，丁守存自然佩服老中堂的远见卓识，进京献俘！尽管我们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可捉住一个长毛贼里的二号匪首，多少可以抵消一些过失，也可以轰动京城，为赛中堂挽回一点面子。

丁守存说：“那就尽快。是不是草拟一个折子？”

“献俘的事也由你去办，你辛苦一趟吧。”赛尚阿说，“路上要好言好语对待那个洪大全，万一惹恼了他，他在皇上面前胡说八道，我们可是自讨苦吃了。这些亡命徒，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丁守存说：“我明白。”

一面打发丁守存带洪大全上路，到皇上那里去碰运气，一面还得对付眼前的危机。洪大全这张牌抵消不了桂林的危机。

恰值湖南郴州天地会首领刘代伟起义，试图与北上围攻桂林的太平军遥相呼应，后来起义军被镇压下去，天地会余部在李严通的带领下转赴桂林，投奔了太平天国罗大纲部，这更令赛尚阿烦恼。

赛尚阿此时已急调秦定三部星夜移扎漓江东岸猫儿山，企图扼太平军北进势头。赛尚阿把重点放在昭平、罗城，但荔浦空虚，由荔浦到桂林根本没设防，他不得不派刘长清、向荣、乌兰泰驰防荔浦，他深恐广西巡抚邹鸣鹤守不住桂林。

这邹鸣鹤是个庸碌无能之辈，一得到太平军有攻占桂林的意

图，就吓坏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连声问：“向提督还没有到吗？”

底下人回答：“尚无踪影。”

邹鸣鹤发愁，长毛兵临城下，他手上老弱残兵不过八百，怎么御敌？忽然他灵机一动，下令把全城 8 岁以上的孩子都赶到城上去守城。这个主意令下属们瞠目。

一位师爷道：“孩子怎能御敌？”

“怎么不能？”邹鸣鹤说，“人多势众，呐喊助威也好，拿石头砸长毛也好嘛。”

底下的人都忍不住发笑。

邹鸣鹤仍一本正经地下令：“鸣锣，挨家挨户去集中 8 岁以上的孩子。”

桂林城中乱套了，一时鸡飞狗跳。

亘古未闻的奇闻正在桂林城上演一出闹剧。差役满街敲锣，挨家挨户砸门，喊着：“8 岁以上儿童上城守城了，违令者斩。”然后把一个个啼哭的孩子从父母手中夺走，驱赶上城，弄得桂林城里城上城下一片哭叫声。

岂不知，此时罗大纲的先锋马队已经突入桂林外围的牯牛山一线，随后协助攻城的女营和童子军也到了桂林城外象鼻山。

陈玉成和他的伙伴们没想到桂林是个这么美丽的地方，在他们扎营的漓江左岸，到处是彼此不相关联的、拔地而起的雄浑的圆柱形石灰岩山峰，像一支支雨后的大蘑菇屹立在碧绿的漓江岸上。曾晚妹竟然冒了一句：“这地方真美，打下桂林，不走了，把它当都城吧！”

李世贤笑她说：“没见过世面！北京呀、南京呀，不比桂林大得多！”

“你见过北京多大？”曾晚妹不服气地顶了他一句。

李世贤也说不上：“反正是比桂林大。”

这时洪宣娇、苏三娘过来了，说：“快去扎营，在这吵什么？”

童子军们都去干活了。

罗大纲与苏三娘、洪宣娇、陈玉成骑着马围着桂林城绕了一圈，罗大纲心里已经有数了。他指指点点地与他们几个人商议。他认为大兵陆续到来后，可分别扎营在斗鸡山一带以及东、西、南近郊，象鼻山是个极好的据点，它位于漓江与阳江交汇口，与城东南文昌门仅一水之隔，如果在象鼻山和西侧的张氏宗祠架炮轰城，每发必中，文昌门、南门和巡抚衙门都在炮火射程之内。

他们几个人站在象鼻山上，突然听见了一片孩子的哭叫声，往文昌门方向一看，只见一些孩子被推推搡搡地弄上了城墙。

罗大纲说：“你看，他们也有童子军。”

陈玉成不屑地说：“那是穿开裆裤的童子军。”

洪宣娇说：“这位邹巡抚真是穷途末路了，差不多把吃奶的孩子都驱赶来守城了。”

罗大纲说：“告诉弟兄们，攻城时不要对孩子下手。”

当他们快绕到南门时，只听一片喊杀声骤起，烟尘起处，“向”字大旗隐约可见，南门大开，向荣带他的骑兵冲入桂林城中。

苏三娘道：“向荣入城固守来了。”

罗大纲说：“向荣是老对手了，这家伙难对付。”

洪宣娇说：“等东王统大军到达就好了。”

其实向荣是赌着气赶回桂林的，而惶惶不可终日的巡抚邹鸣鹤一见向荣进城，马上趾高气扬起来，在给皇上的奏报中吹嘘自己一番，只字不提向荣，引起向荣老大不满。乌兰泰倒是想救桂林，他带兵杀到南门外即被堵住不能前进，赛尚阿本该亲临前线统一指挥赶来增援的秦定三、李孟群、常禄各部，可他却心怀恐惧不敢上前，远远地躲在阳朔的寿阳书院里坐镇，距桂林有

130 里之遥，向荣恨不得马上写折子严参他。

清政府的官员们真的成了惊弓之鸟。罗大纲看准敌人的弱点，根本不惧他们几倍于我的实力，在大军全部到达之前就决定先打一阵，挫挫敌人的锐气。

桂林城东南的文昌门外是罗大纲的主攻方向。

罗大纲在象鼻山和张氏宗祠架炮，命令部下用火炮向文昌门轰击，战斗在天黑前就打响了，这是 1852 年 4 月 19 日。

向荣站在文昌门城楼上也指挥炮兵向太平军还击。黑夜中，火球和散落的火星如同礼花在夜空中开放。

牛角号吹起来，城外太平军喊杀声四起，罗大纲的先锋军、童子军、女营奋勇当先，用云梯爬城。

敌兵用炮火和滚木礮石反击，好多太平军战士牺牲在城下，有的云梯上扒了很多，却被敌军掀翻，连人带梯倾倒在城下。

童子军现出一绝。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些八仙桌、饭桌，上面包着湿棉被，两个人头顶一桌，向城下冲。既可抵挡滚木礮石，又可防火攻。

罗大纲在远处看见，说：“真聪明，陈玉成久后必是良将！”

童子军顶着一大片桌子陆续冲到了城下，相继竖起了云梯。

向荣十分惊慌，向这边跑来，连呼：“开炮！用石头砸！”

炮火和火药包向城下攻击，石头像冰雹一样砸下去，很多桌子断裂，一些童子军受伤，开始后撤。

此时陈玉成和曾晚妹两人最先爬上了云梯，陈玉成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城墙垛口，向荣大叫：“开炮，开炮！”他跑过来时，发现最先登城的是两员小将，不禁目瞪口呆。

陈玉成与曾晚妹用腰刀与清兵在城上搏杀着。

罗大纲与洪宣娇看到了陈玉成、曾晚妹处在险境中，一边驰马去支援，一边大叫：“开炮，怎么不开炮？”

陈宗扬道：“没有火药了！”

正当陈玉成、曾晚妹杀得性起时，一颗炸弹在他们跟前炸开来，两个人都被炸飞起来，抛到了城下。

前来营救的罗大纲勒住马，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洪宣娇迸着哭声大叫：“玉成、晚妹！”

四

桂林文昌门外城下渐渐静寂下来。

到处是焦煳气味，城下躺满了太平军的尸体，枪械丢得满地皆是。此时太平军已经收兵回营，向荣军更加警惕地守着城。

在众多尸体当中，有一个人动了动。

他终于爬了起来，他正是陈玉成，是被炮弹震昏了，并没有受伤。他坐在漆黑的城下，四处看看，四处摸索，他摸到了曾晚妹，摸得一手血。

借着城上灯火的微弱光亮，他看到了曾晚妹那苍白的脸。他伸手到她鼻子底下试了试，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陈玉成把曾晚妹架起来，让她伏在自己背上，他不敢站起来走，就这样驮着她，一步步向远处爬，爬过的地上和草丛里鲜血淋漓。陈玉成气喘吁吁地往前爬，胳膊肘处的衣服袖子都磨穿了，胳膊火辣辣地疼。他在心里鼓励自己，也在给没了知觉的曾晚妹打气：挺住，爬过去，爬过去，晚生啊，你可千万别死呀……

陈玉成终于闻到了潮湿的旷野气息了，他闻到了青草的芬芳。筋疲力尽的陈玉成伏在地上喘息着，他真的一步也爬不动了。

淙淙的水声吸引了他，他抬起沉甸甸的头，透过一片摇曳的凤尾竹，看见了闪亮着涟漪的漓江。江口黑黝黝的大山，像一头蹲伏着的巨象，那不是象鼻山吗？

漓江的水像从他心上流过，凉浸浸的，好不舒服。

他又鼓起最后的气力，背负着曾晚妹向水边爬，手终于够到了江边湿漉漉的鹅卵石了。

漓江水亮晶晶的，水里像倒进了一江碎银子，灿烂极了。象鼻山真像一头饥渴的大象伸着长鼻子在吸水，发出咕噜噜的响声……总算脱险了。

陈玉成放下曾晚妹，踉跄着走到水边，掬起一捧水喝下去，又洗了几把脸，然后走回来，坐到曾晚妹身旁。陈玉成发现，曾晚妹醒过来了，她此时正睁开一双圆溜溜乌黑的大眼睛在四处搜寻。

“晚生！”陈玉成叫了一声。

曾晚妹认出了陈玉成，她像怕再失去他一样，伸手紧紧攥住了陈玉成的手，问：“我们这是在哪？”

“在漓江边上。你看，那不是象鼻山吗？”陈玉成说，“你受伤了。”

曾晚妹想坐起来，可挣扎了半天没有成功，疼出一脸冷汗。

“你别动。”陈玉成借着微弱的天光，发现曾晚妹伤在下腹部，那里一片血渍，血仍在流。

陈玉成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扯成了几大条布，准备为她包扎止血。当陈玉成去解曾晚妹的裤带时，曾晚妹显得格外清醒，她神经质地用双手按住腰带，说：“不，不！”一个女孩子在创口巨痛的时候也没有忽略贞节与尊严。

陈玉成有点不解，就劝道：“伤得这么重，我给你止血呀！”

疼得咬着牙的曾晚妹依然说：“不。”

陈玉成哄着她说：“别怕，好兄弟，止了血就不疼了。”一边说一边又去脱她的裤子。这一次，曾晚妹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道：“不，你滚开！”

陈玉成先是吓了一跳，不知她为什么发这么大火？他也火了，说了一句：“哪有你这样的人！”不由分说，刷地一下扯断她

的腰带。

曾晚妹抗拒地叫了一声，又昏厥过去。

陈玉成不由分说地剥下了曾晚妹的裤子，只见他惊吓得大叫了一声“天呐”！立刻紧闭起双眼。

怎么会是这样？她竟是个丫头！

怪不得她的声音像个女的，怪不得童子军操练时她死活不肯打赤膊！

陈玉成责骂自己太傻、太笨，早知她是个小妹妹，该处处照顾她才是呀！

现在怎么办？她伤的那地方偏偏是……怎么下手？又怎能闭上眼不看呢？

陈玉成几乎想游过漓江去找洪宣娇、苏三娘了。可转念一想，万一伤重的曾晚妹挺不到那时候呢？岂不是自己的罪过？

陈玉成的羞耻心和难为情不翼而飞了，他开始为曾晚妹包扎伤口。

漓江水好透明啊，流得是那样欢快，哗哗啦啦总是一个节奏。水波轻轻地摇荡着溶溶月色下奇异的群山倒影。

若不是打仗，漓江之夜又该是什么样子？若是曾晚妹不受伤，她也许永远不叫别人知道她是个女儿身。

躺在沙滩上的曾晚妹还在昏迷中，月色下，她的脸显得那么清纯，那么美，这明明是个女孩儿的脸嘛，自己怎么这么傻？

在嘲笑自己的同时，陈玉成也禁不住心头莫名其妙地悸动，耳根子也一阵阵发热。是激动？还是害臊？还是一种幸运感？都不像又都像。他长了15岁，还是第一次这样真切、这样具体地窥见女人的隐秘处，一股莫名的暖流在他身体里奔涌，好像有一把火烧得他好难过，又好渴望。

一阵冷风从江上吹来，他清醒了许多，他忽然告诫自己：什么时候也不能对曾晚妹说他看见了她的下半身。

五

乌兰泰的追兵到了太平军马桥防线扎下营来，对面正是罗大纲的兵营。

表面看，罗大纲兵营辕门紧闭着，灯笼高挂，除了上夜的哨兵，寂静无声。其实罗大纲是故意诱敌上当。

乌兰泰骑在马上对部将说：“这是劫营的好机会，他们攻城攻了几天，已人困马乏。”

部将提醒道：“会不会是唱空城计？”

“笑话，”乌兰泰说，“我们是第一支杀到桂林的援军，长毛怎么能知道我们此时赶到？为了小心，你派几个人摸到营前再看究竟。”

部将领命而去。他带了几个人摸到接近罗大纲兵营外面的地方，谛听、观察着。

在兵营外的草丛中，密密麻麻地藏着千余伏兵。陈宗扬伏在地上，头略略抬起，紧张地注视着前面。

忽见有几个人爬了过来，伏在营门口向大营中张望。

营里传出此起彼伏的鼾声。

几个探子折身爬了回去。他们一齐回到乌兰泰立马处，乌兰泰在等回音。

探子来报告：“长毛睡得可死了，离老远就听到鼾声如雷。”

乌兰泰击掌道：“天助我也。”随即传令，“踹营，即刻进发。”

顿时，马蹄如翻盏，乌兰泰亲率大军向罗大纲营冲去。

罗大纲军营如死一般静。

乌兰泰一马当先冲进辕门，骑兵一拥而入，喊杀连天。

深入几丈远，仍不见有人反击，乌兰泰忽然警觉起来，勒住

马四下望望，说：“不好，快撤。”

话一出口，他已知迟了。当即号炮连声，伏兵四起，火炮在骑兵阵中开花，战马嘶吼，乌兰泰的兵乱了套，争相逃命。

乌兰泰骑马刚奔出辕门，一发炮弹打中了他，连人带马掀翻在地，陈宗扬向乌兰泰落马处奔去。

敌兵扔下一大片尸体，望风而逃。

罗大纲率兵追击而去，乌兰泰所部已溃不成军了。

当杨秀清中军到达桂林五里圩时，为桂林久攻不下而朝萧朝贵发火了。

萧朝贵认为，以太平军现有实力，不宜屯兵城外久攻，清妖援兵越来越多，太平军就要两面应付。

这时林凤祥进来报告：“东王，我们造了一种吕公车，攻城要比一般云梯管用。”

“走，看看去。”杨秀清与萧朝贵随同林凤祥走出营帐。

中军帐外果然停着一个怪物。

好大一个竹木结构的吕公车，外面蒙着厚厚的牛皮，高与城齐，宽约二丈。车上有七部云梯，车有五层，每层可容百余兵士乘坐，第二层储满火药包，可以随时抛到城上杀伤敌人。

林凤祥让士兵操作演试了一回，杨秀清说：“好，吕公车一定能大显威力，立即多多打造吕公车。”

林凤祥说：“我们已造了 10 架。”

萧朝贵说：“明天攻城就用上。”

六

童子军营外弥漫着草药味。

范汝增在门外架了三块石头，吊起一个小锅正在熬药。

陈玉成走来，问：“曾晚生见好吗？”

范汝增说：“他自己说伤口快好了，他也不让别人看呐。”

陈玉成又问：“赖内医怎么说？”

范汝增说：“赖内医说没什么大妨碍。”

陈玉成就掀开帐帘走了进去。

曾晚妹养伤的帐篷正对着漓江，卷起帘子的曾晚妹看不够漓江风景。

曾晚妹气色很好，本来正在照着菱花镜梳理短发，冷不防见陈玉成进来，立刻躺下，把被蒙在头上。

陈玉成抿着嘴笑了笑，坐在床旁，好一阵子曾晚妹都不露脸，陈玉成就故意向门口走了几步，并随手掀了一下门帘子。

曾晚妹以为陈玉成走了，从被里钻出来，却见陈玉成站在床前对她笑呢。她飞红了脸，不好再钻被窝，就把脸对着墙。

陈玉成说：“我哪对不起你了？怎么谁都能见，就不见我？”

曾晚妹不做声。

陈玉成说：“行了，我这童子军里也不敢再要你了，明个伤一好，就把你送回女营去！”

“我不！”曾晚妹猛地坐了起来，看了他一眼，又害羞地低下头。

陈玉成说：“那你叫我怎么办？”

曾晚妹到底抬起了头，却滴滴答答地淌起了眼泪。

“好好的，哭什么？”陈玉成说，“我又没欺侮你！”

“还说没欺侮！”曾晚妹噘着小嘴说，“你那天……你叫我都没脸见人了。”

幸而陈玉成早有思想准备，见她提这个事，急忙说：“没有啊，我什么也没看见，啊，不，我……我没给你包伤……”陈玉成越描越黑，一着急，怎么也圆不了这个谎了，变得结结巴巴的了。

红着脸的曾晚妹说：“得了吧，瞧你笨的那个样儿！撒谎都

不会。”她不能再往下说了。是呀，你既没扒我的裤子，下半身的伤是谁给包扎的？

陈玉成知道骗不过去了，只好认账地说：“我猜到你是为了这事。都是我不好，冒犯了你。可当时你伤得那么重，满裤子淌血，救命要紧啊！再说，我哪知道你是个女的呀……”

“你还说！”曾晚妹又羞又气地伸手捶打他的背。

陈玉成替她拭去脸颊的泪珠，说：“别小心眼了，我为救你的命，那也是不得已的事。”

曾晚妹问：“你告诉别人了吗？”

“没有。”陈玉成说，“传出去，对你不好，我脸上也没光啊！你放心，我把这事烂在肚子里，行不？你还是曾晚生，一个男兵，还不行吗？”

曾晚妹脸上这才浮出一丝羞怯的笑意。

七

桂林城下又展开了攻城战。

太平军战鼓齐鸣，呐喊声震天，十架吕公车在向文昌门推进。

杨秀清在远远地观看。

林凤祥、李开芳都分别站在吕公车上。到了有效距离，藏在吕公车中的士兵开始向城上投掷炸药包。

向荣指挥大炮向吕公车轰击，同时投掷火药包。

一个火药包恰好扔在了架吕公车藏火药的一层，砰的一声巨响，火光腾空，吕公车爆炸，太平军纷纷后撤。

桂林城内巡抚衙门里气氛更紧张。

邹鸣鹤正在焦灼踱步，这时向荣跨入。

邹鸣鹤说：“向军门，圣上又来谕旨了，措辞严厉，让我们

速胜呢！”

向荣一丝不慌，他这个久经战场的老将，向来以不变应万变。他拿过上谕，略看一看，便放在一边，说：“我何尝不想一朝破敌立功！纸上谈兵，总是容易的。”

邹鸣鹤一听，脸都变色了，他又拿起了咸丰的上谕，说：“大帅没仔细看吧？你听，我念给你听。”不用念，向荣早看过了。咸丰在上谕里说：“……省城被围匝月余，万无株守孤城一无展布之理。若邹鸣鹤专恃向荣为长城，向荣又借坚城为坐镇，贼来不能击之使去，贼窜又恐其复来，固守待援。岂桂林一城之外，皆不顾耶？省城固属紧要，他处亦不得再有疏虞！”邹鸣鹤紧接着又在一边唠叨：“这不是说你我无能，不顾大局吗？”

向荣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嘴上不敢说违旨的话，心里却有一定之规，他敷衍地说：“当遵旨徐图之。”

徐图也好，速图也罢，向荣心里有一条定规，死守桂林，决不出战，让援军在桂林城外应付。

他也不是不担心四面援军并不用力，都是为了保存实力，各怀心腹事。乌兰泰倒是肯用力死拼的一个，有消息说他在城南马桥中了太平军的埋伏，从骑死伤几尽，他弹中右膝，血流不止，也不知能不能保住性命呢。

这时有人来报，太平军攻打西门甚急。向荣侧耳听听，也听到了炮声和呐喊声，他决定亲自去督守西门。

攻打西门的是石达开的精锐之师，攻势极为凌厉，好几处城墙被打开了缺口。向荣唯恐太平军冲入城中，一面调兵阻击死守，一面组织人搬运沙袋垛在缺口处。

几乎忙了大半夜，攻城的太平军才向后撤去。向荣再三叮嘱守将之后，才回到下榻处，连征衣也不敢脱，和衣往床上一躺，立刻沉沉睡去。

待到兵弁慌慌张张叫起他的时候，天已大亮，他以为又是城

门告急，却不料底下的人说，太平军连夜撤走了。

向荣不信，跃马狂奔，上了文昌门城楼一看，心里不禁暗惊。

一夜之间，山丘一般密集的太平军营帐已悄然拆除，地上只剩下一些残栅冷灶，城外静悄悄的。

向荣一言不发。

邹鸣鹤来到他身旁恭喜：“天佑我们，桂林总算保住了。”

这个昏官可以这么说，他保住了自己的顶戴，可向荣能这么说吗？他保住了桂林，又要被征调去保别的什么地方，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征战不息。

他再一次为太平军的用兵奇诡而震惊，想来昨夜石达开用重兵、重炮攻打西门是掩护全军撤退，自己怎么一点也没有想到呢？

正在他忧思重重的当儿，忽听文昌城楼下有人嚷嚷什么，他向城下探身张望。

一士兵指着外墙上的白粉字，说：“长毛题了字。”

向荣看不清，乃下城去，与邹鸣鹤来到桂林城外。

骑马来到城外的向荣、邹鸣鹤举目望去，石达开在墙上题了两句讽刺向荣的打油诗：最妙我军渡江去，向妖犹作枕中眠。

邹鸣鹤说：“他们还有心思写诗调侃。”

向荣叹道：“这正是他们很有章法的明证。”

这时一骑快马沿漓江奔来，在向荣面前下马，递上文件：“大帅紧急公文。”

向荣展开看后，交给邹鸣鹤，说：“果不出我所料，大帅饬我全力追堵。”

邹鸣鹤说：“大兵一撤走，万一长毛再整回来攻桂林怎么办？”

向荣说：“这也是我所虑。”他索要纸笔，伏在鞍上写了几行

字交给信使，说：“回去呈大帅。”

他们正要回转城中，一个渔夫样的人从江边走来，走到向荣、邹鸣鹤面前跪下，说：“回大人，太平军，啊，不对。”那渔夫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说：“长毛撤退时，交给小的一副棺材，现在小的船上，让我亲自找向军门。”

向荣疑惑地望望邹鸣鹤，说：“长毛又玩儿什么花样？走，看看去。”

他们带了一群兵弁来到江边，见一条大渔船上果然放着一口棺材，棺材正面灵位处大书：清妖都统乌兰泰之灵柩。

向荣、邹鸣鹤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却又本能地感到这并非玩笑。

向荣亲自用战刀撬开棺材盖，果见乌兰泰的尸体躺在棺中。

向荣以手加额，痛惜地说：“乌兰泰将军统三镇兵，曾在后莫村七战七捷，最终还是死在长毛之手，呜呼——”

江风吹起一江巨浪，向荣感到不寒而栗，那无可名状的哀痛既是为乌兰泰，也是为自己，他当此之时，怎能不起兔死狐悲之叹？

第 15 章

大本大源，究竟有几种诠释？曾国藩的初衷何在？

—

秀美的漓江古往今来也许从没有如此壮丽的奇观。太平天国几乎征集了漓江两岸所有的渔船、渡船。几千只战船和竹筏载着太平军蔽江而上，岸上的骑师和步兵也在向前疾进，卷起冲天烟尘，水陆相映成趣。

由众多护卫船卫护着的一条大船上飘扬着太平天国的大黄旗和“真天命太平天国天王”的巨纛。洪秀全和杨秀清并坐船上。现在他们率师北上，由灵渠入湘江，直下湖南，无疑是一条便捷之路。

此前有些将士欲下广东，被洪秀全称为“驱羊赶虎”。两广总督徐广缙刚刚打散了拜上帝教中一直没与主力靠拢的凌十八部，正是气焰嚣张之时，何必去那里硬碰硬呢？

今天两人在船上又议起了去向。

杨秀清说：“两广是老家，地形、人情都熟，这是大家愿打回两广的原因。”

洪秀全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湖南的清兵几乎调空了，长沙、岳阳、湘潭尽是空城，探马不是报得很清楚了吗？不用疑虑，北上是最好的选择。何况古往今来成大业者最终奠都在北面，或北京或南京，或开封或洛阳，没听说有在两广建国者。

这时前面隐隐传来炮声。

少顷一骑快马自岸边飞驰而来，马上的人是曾立昌。知有重要军情，杨秀清命船夫把大船拢岸，曾立昌跳下马来，拱手报告：“启禀天王陛下、东王殿下，秦丞相让小的来报告，前军已与清妖秦定三部接仗，秦定三抢先占领漓江东岸猫儿山，扼住我军北上之路。”

杨秀清大声说：“传我令，命石达开率部增援，务必击败秦定三。”

猫儿山的秦定三是有备而战的。

太平军与秦定三所部清军已激战两个时辰。太平军几路冲击秦营，皆被强大的炮火击溃。

站在漓江船上观战的杨秀清对洪秀全说：“看来只得改变路线了，不能强攻。”

洪秀全说：“那就宜快不宜迟。”

杨秀清道：“放弃水路，翻越山岭，直攻兴安县，从陆路北进。”

洪秀全问：“目标呢？”

“打全州！”杨秀清说，“清妖决想不到这一步棋。”

洪秀全说同意，让杨秀清立即发布军令。

杨秀清说：“必须让秦日纲、石达开加紧进攻秦定三，让他毫无觉察才行。”

洪秀全由衷赞道：“秀清没学过兵法，却是无师自通啊！”

杨秀清笑道：“都是上帝赐予灵气呀！”

两个人会意地笑了。

二

河南信阳驿馆迎来了“钦犯”。

洪大全洗了脚，由兵弁替他倒了洗脚水，然后拿来一条铁链子要把他锁起来。洪大全不耐烦地推开铁链子，对兵弁道：“去请小军机丁大人来，等晚上我睡下再锁不迟。”

兵弁出去没多时，丁守存进来，说：“先生不必烦恼，白天丁某人把你当朋友待，晚上只好例行公事。万一出了事，我和赛中堂可就都要掉脑袋了，你是钦犯啊，务请洪兄原谅！”

“我不是为这个叫你来。”洪大全说他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两只羊在独木桥上顶架。他反复寻思，觉得这不是好梦。

丁守存宽慰道：“梦嘛，岂可认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两羊狭路相逢，乃是勇者取胜啊，有何不吉利？”

种种迹象和预感困扰着洪大全，他说：“你认为我洪大能够不够坦诚？”

丁守存说：“下官与赛中堂绝无微词。对你，本可以按例就地正法，所以不杀你，赛中堂也有惺惺惜惺惺之意。”

洪大全说：“我总感到此去京都凶多吉少，你们不过是拿我当猴耍，拿我到皇上面前去邀功而已，是不是这样？请你直说。”洪大全有点醒过腔来了。

丁守存吃了一惊，他只能矢口否认：“洪兄太多心了。赛中堂为何让你写一份长毛逆首们的名单？就是让你在皇上面前有个立功自赎的机会呀！”

洪大全说：“可我听说，我这样的人，是写在不赦之列的。”

“天下没有不变的事。”丁守存说，“让你下地狱，是皇上一句话，让你位列九卿一步天堂，也是皇上一句话。”

洪大全的心里踏实了些，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也想到了这一层。我想给皇上写一道表文，请丁大人代陈，可否？”

“你上表文？”丁守存十分惊讶，忍不住问道：“你在表文里写什么呢？忏悔？认罪？我以为都不妥。”

洪大全说：“我承认我造反有罪，可我得上达天听，我反贪官，并不反皇帝，我对朝廷从无贰心。”

“聪明，”丁守存以刮目相看的眼神望着洪大全说，“这样上表，定能打动圣上，你写吧，下官一定代陈代奏。”

“拿纸笔来吧。”洪大全说，“我们已经到了信阳，离到京城也没有多少时日了，宜抓紧。”

“纸笔现成。”丁守存瞪着扑朔迷离的眼睛探询地望了洪大全好一会儿，突然发问：“足下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翻供吗？”

他问得突兀，洪大全听得莫名其妙。过了一会儿，洪大全反问：“这有什么关系吗？”

丁守存躲开他的视线，忙说：“随便问问，没什么。”

洪大全心里却犯了寻思，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他渐渐悟出一点道理。丁守存为什么怕我翻供？万一我不是洪大全，不是洪秀全的弟弟，那进京献俘就失去了意义，就成了官场的笑话。赛尚阿、丁守存这些邀功心切的人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洪大全越想越是这么回事，也越发意识到他们未必是安了什么好心。

不过洪大全也不是白吃饭的，你们不是怕老子翻供吗？你们不仁，我必不义！只要你们不履行诺言把我往火坑里推，我就把你们也拉下去一同烧成灰。想到这里，洪大全反倒无所畏惧了。

三

全州城下已是一片风声鹤唳景象。

林凤祥、李开芳率 50 艘战船为前队，杀奔全州城下。距城五里，林凤祥下令太平军在对河扎营。

林凤祥对李开芳说：“你看，前面江面已被封锁。”

李开芳说：“清妖怕我们沿江北上。等一下陆师到了，就可攻城，先让士兵饱餐一顿吧。”

话音刚落，见岸上烟尘冲天，冯云山率罗大纲的陆路先锋军已经驰抵全州城外。

林凤祥、李开芳登岸去迎接。

全州城墙上、垛口处尽是人。

署全州知州曹燮培带兵勇在城上巡视着，指挥兵勇架炮。

一个幕僚说：“咱们全州只有壮丁三百人，楚兵四百人，怎能抵得住长毛千军万马之攻势？向荣、乌兰泰手握重兵都败得那么惨，我们……”

曹燮培斥责道：“依你，就该弃城逃走不成？”大家都知他是色厉内荏，未必不怕，也就都不再做声。

全州城下太平军扎下大营后，罗大纲、林凤祥、李开芳立即指挥攻城。

冯云山亲自在前面督战。

全州城上的炮火不断打来，阻住了进攻的太平军。待林凤祥率兵撤下来时，冯云山说：“没想到全州的炮火这么猛，我们不可硬攻，可以采取穴地攻城法，不愁不破。”

李开芳问：“什么叫穴地攻城法？”

冯云山说：“就是挖暗道，一直挖到城墙根，堆上大量炸药，炸坍城墙，就出现缺口了。”

林凤祥说：“我去安排挖地道的人。”

冯云山说：“找咱鹏隘山的矿工，他们挖洞子用炸药内行。”

林凤祥骑马离去。

冯云山对李开芳说：“你跟我绕城走走，选定一个好爆破的城墙，能省许多火药。”

李开芳答应一声，带了几十个牌刀兵，簇拥着冯云山绕城而走。

南城被冯云山选中了。

冯云山看到这里的城墙砖体风蚀得厉害，看上去像倒塌过后又补砌的，他伸出马鞭子指点着说：“就从南面穴地攻城。”

南城外的地道开挖了。

在营帐的掩护下，太平军正在向全州城下挖地道，一筐筐的土从地道深处运出来，为了不引起清兵注意，就堆在帐篷里。

满身泥土的林凤祥从地道里出来，萧朝贵问：“还差多远？”

林凤祥说：“快了，在地道里，我都听到清妖说话声了。西王，火药够不够？药量小了，别炸不开呀！”

萧朝贵问：“你要多少？”

林凤祥说：“至少得 16 石，不一下子把曹知州大人送上天，也对不起他呀！”

萧朝贵说：“就给你 16 石，来人搬吧，小心，别让清妖看出破绽来。”

知州衙门里的人倒是毫无察觉。

曹燮培正得意地抽着大烟，对幕僚们说：“这几天长毛怎么不攻城了？倘他们一鼓作气猛攻，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如何守得住？”

一个幕僚说：“城外一个渔夫说，长毛是过路，根本不想打全州，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废话，”过足了烟瘾的曹燮培从烟榻上坐起来说，“渔夫知

道个屁，去派人抓个长毛来。若是过路，就可以松口气了。”

幕僚说：“谈何容易？即使出得了城，回得来吗？”

曹燮培说：“刘总兵、余总兵有消息吗？”

幕僚说：“没有。”

“我白写了求救书，”曹燮培突然咬破了自己的中指，说：“我写封血书，看他们来救不来救！”

全州城城下攻城准备都就绪了。

一声巨响，穴地攻城成功，城墙崩坍了十几丈长的一个豁口。

太平军步兵、骑兵、女兵从三面呐喊着向全州城冲去，城上守卫的老人、孩子纷纷投降……

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三人在城外骑马远观。不一会儿，城门楼旗杆上挑出了知州曹燮培的人头来。

洪秀全根本看不上全州，他认为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弹丸小城，无险可守。一路上，太平军不断壮大，从者如流，他要趁势向北打，至少要打下长沙、武昌才可以考虑是否固守的问题。

四

曾国藩在京中寓所里吃晚饭。

多年来他每顿饭只吃蔬菜一种，决不多用，侍奉他的人倒是清闲了，有时他的早餐只是白开水泡饭，也能对付。

饭罢，用茶水漱了口，马上掌灯看书，他正在重读《韩非子》。他有个“读书不二”的习惯，一边读一边圈点。他所看过的书，眉批、行间批密密麻麻，他在没点完一部书时，绝不看第二部，他也不多看，一日10页。

当他看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时，心有所感，掩卷沉思。有顷，他把这句话写成了一幅条幅。

向字迹未干的纸上吹口气，意犹未尽，又写了一幅“大本大源”的中堂。他的书房正面墙上本来有自书的这四个字的，同乡好友郭嵩焘上个月来访，一定要卷起拿走，只好送他。因为喜欢这四个字的内涵，今天乘兴又写了一幅。

门房通过老仆曾贵传进话来，说有一位大人来访。他自称是老爷的至好，说不用事先相约，也不用名刺的。

这是谁呢？除了郭嵩焘、胡林翼这班朋友，谁会这么随便呢？况且晚上造访，也不怎么合宜呀！

既然来了，不能不见，他放下笔，一面说“快请”，并且已经趋步到中门去迎客了。

原来是肃顺，他迈着潇潇洒洒的八字步，向曾国藩拱拱手，道了声：“叨扰。”大白脸上尽是笑容。

来到书房，肃顺又不忙坐，像个熟客一样这走走，那看看，后来直奔东窗下的条案，看着毡条上墨迹未干的条幅，背着手打哈哈说：“涤生兄好自在呀，闲来写写字，也是怡养心性的好法子，我就没这个清福了。”

其实肃顺想享这个清福也不可得，他的才学实在平平，他的全部精力都在官场上，那是10个人都抵不住的。

曾国藩请他上坐，说：“足下是朝廷股肱之臣，每日为国事操劳，岂能与曾某这样碌碌无为者同日而语？”

“谬奖。”肃顺说，“我又何尝不是个碌碌庸才？太平盛世的官好当，如今乱贼四起，洋人又欺上门来，皇上心里烦恼，有了气，拿我们杀伐子，我不过是皇上的出气筒罢了。”

曾国藩道：“这样的出气筒，别人巴结还巴结不上呢，足下却牢骚满腹。”

两人都不禁哈哈大笑。

老仆曾贵捧了一壶茶来，沏上两杯，茶色碧绿，香味扑鼻。

“什么茶，这么香？”肃顺端起盖碗掠掠茶叶，品了一口。

“昨天舍弟刚从家乡捎来的雨前茶，正经的洞庭君山茶。”

“你们湖南人有福，”肃顺说，“日日有君山茶可品。”

曾国藩道：“足下不是湖南人更好，你既能品到湖南的君山，也能尝到西湖的龙井，还有六安绿茶，云南的普洱，足下之福大矣。”

“你不但会写文章，还会说话。”肃顺站起身，走到条几前，看曾国藩写的四个大字是“大本大源”，字写得酣畅淋漓，标准的馆阁体。翰林出身的人字都写得富丽堂皇，讲究黑大光圆。

望着这四个字，肃顺沉吟有顷，说：“这‘大本大源’可有多种诠释。说是指人的本性说得通，说是老子的道也行，说是礼义廉耻未尝不可，甚而佛家释教也可引申到佛学色空中去。不知先生的‘大本大源’究竟何所指？”

曾国藩道：“倡学难道不可以称大本大源吗？惟学为本，天下之愚，皆因不学耳。”

“妙，妙！”肃顺爱不释手地说，“本人意欲夺君子之所爱，不知允否？”

曾国藩道：“只怕有污尊目。倘不嫌，拿去补壁就是了。”

肃顺也不客气，当即卷了起来，并且风趣地说：“几年后，先生成了国学大师，当了太子太保，那时就有洛阳纸贵之誉了，我也许凭此墨宝卖上几锭银子养家糊口，也未可知。”

“足下真会说笑话。”曾国藩饮了一口茶，问：“足下今日造访寒舍，不知有何见教？”

“无事不能登府吗？”肃顺反问。

“能，但足下不是。”曾国藩说。

肃顺一笑，拿出一个折子，打开来说：“这有一个折子，是小军机为一个长毛发匪逆首所呈，奇文共赏，我是让你见识见识。”

曾国藩一笑，道：“哪个小军机会为贼人代呈？”

“丁守存。”肃顺答。

“丁守存？”曾国藩道，“他不是跟赛尚阿在广西办军务吗？”

“是啊，”肃顺说，“不然怎么能与发逆有瓜葛呢？你洗耳恭听，听我念。”

肃顺念道：“……天下之所以未安者……”

曾国藩说：“这么长？还是我自己看吧。”

肃顺便递了过去。只见下文写道：

“文官贪酷而无能，武官庸懦而怯死耳。陛下欲保民，而官府淫刑以逞。陛下欲求才，而官府疾才如仇。臣窃窥贼中文学之士，其才皆过于翰林学士，而不曾得一名，是以甘为贼所用也。贼兵不过万人，而官兵以数省之兵讨之，三年不能克，诸将之无能，亦可知矣。今洪某被俘，自知罪该万死，但谋逆之罪，事出有因，发匪中似某之人甚众，只反贪官，不反皇上，吾等皆忠于皇上之良民也。倘皇上能裁汰劣吏冗员，使天下得治，则造反之民销声匿迹也。洪某自幼饱读兵书，有雄才大略，苦无人所识，倘圣上见用，能赦免死罪，当肝脑涂地，为圣上所驱遣，愿为讨贼先驱，吾知贼如知己耳……”

曾国藩颇有兴致地问：“这是个什么人啊？”

肃顺告诉他，此人叫洪大全，据称是发匪逆首洪秀全之胞弟，被赛尚阿擒获，解来北京献俘，这是今天皇上拿给他看的，他抄了个白折。

曾国藩看了肃顺一眼，问道：“那么足下拿来给我看，又是何用意呢？”

肃顺笑嘻嘻地说：“我替你领了一份差事。”

曾国藩望着肃顺扁平大白脸上那双闪着狡黠之光的小眼睛等待下文。肃顺对他说，对这个洪大全怎样处置，圣上有点举棋不定，那些军机、翰林们有说杀勿赦的，有说准降以诱逆匪的，其说不一。圣上让肃顺找一位办事稳妥、头脑清楚、精干历练的大

员，与他一同再审结此案。

曾国藩眯起他那有肉棱的三角眼，捻着下巴上几络稀疏的短胡须笑道：“这怕不妥吧。这事自该刑部大堂去管，大不了加上大理寺、都察院会审，我怎敢擅越？”

“刑部只能拟罪，”肃顺道，“而洪大全是可杀又可活之人，圣上让我们复审，必有不能告知众人的隐情。”

曾国藩思索片刻，问：“足下在圣上面前荐了我没有？还是只是足下一个设想？”

肃顺笑了：“早就荐了，你猜皇上怎么说？”

曾国藩说：“我不过随大臣们一起早朝过，居百官之末，圣上岂能记起我来？自然是摇头。”

肃顺道：“非也。圣上一听老兄大名，立刻问，是那个把养心殿所有文字熟记在心，连痰盂上的诗也能背出来的那个人吗？你看，他对你印象有多深！”

曾国藩已经无可推托，只得说：“好吧，那我就跟足下见识见识这个洪大全是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人物。”

尽管曾国藩嘴上说不好擅越，其实他对皇上的赏识极为高兴。他听肃顺说过，咸丰仿效唐太宗的旧事，在寝宫的屏风背面贴了一张“贤良榜”，把他听说的天下有才有德的文人志士全记在榜上，以备朝廷用人之时随时召用。他还听说狂傲自负的同乡好友左宗棠的大名在“贤良榜”上。他不知自己是不是榜上有名。

照理说，曾国藩在仕途的荆棘路上付出的辛苦与血汗并不大，所得甚丰，已为同乡、同侪所称羨不已，他该心满意足了。但曾国藩不是满足于做官的人，他要的是作为，是敢为天下先，当此乱世，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时，可他却迟迟没得到机会。尽管去年他用心背下了养心殿大小器皿上的文字，着实令咸丰皇帝称奇，可事后又无下文了，他还是当他的侍郎，打不起精神

来。

也许因为审这个洪大会时来运转？试试看吧。

五

送走了肃顺，曾贵拿来了一摞家书，还有几封是朋友的，贵州任上的胡林翼，在湘阴赋闲每信必发牢骚的左宗棠，还有一封是江忠源从湘江蓑衣渡发来的快信。

曾国藩知道江忠源正在带领楚勇与太平军交锋，他想多知道点长毛的虚实，就先打开了江忠源的信。

江忠源说，在长毛围攻桂林时，他召募了一千名楚勇增援，打了几个胜仗，现正在蓑衣渡拒敌，底下是问候了。

曾国藩很羡慕江忠源有这样的机会能一展身手。江忠源是曾国藩最看好的人，他是湖南新宁的举人，当年在京由郭嵩焘引见相识，交谈片刻，曾国藩就对郭嵩焘说，此人日后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

前一句尚可，后一句却令举座皆惊，那时并无战事，他不过是一举子，岂能死于节义？他自己也不知何以冒出这一句。

就是今天，也不可咒他呀！但江忠源真的带兵了。

曾国藩记得自己曾向皇上举荐过江忠源，对他的评价是“忠心耿耿，爱民如子，方正不阿”。曾国藩不止一次自嘲地说：“自己的眼睛不好看，更不是慧眼，可自己从来不看错人。”

他相信江忠源必能如他所言，久后必立功名于天下。

他马上铺纸挥笔给江忠源写回信。

也许是他的信尚在驿马飞递的过程中，湘江蓑衣渡已经是大战在即了。

江忠源先于太平军赶到蓑衣渡后，看了看滔滔的湘江，立刻下令，让士兵尽伐江左右两岸的树木，把树干全都插到渡口处，

又往间隙抛石头，江水几乎断流，彻底堵塞了湘江航道。

这时，绥靖镇总兵和春乘船从西岸过来，江忠源迎候，两人寒暄毕，这位因夺双髻山有功而御赐花翎并得赐号鏗色巴图鲁的总兵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态，他说：“足下塞江截匪，可是亘古未闻的呀！”

江忠源说：“在下所招楚勇不过千人，均为家乡子弟兵，正面对贼交锋，无法撓其锋，只好用些小计谋。下官本是守制在乡之人，为保乡梓太平，涤生兄再三年来函催办团练，我本一介书生，勉为其难，还须大人提携。”

“哪里？”和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光十七年先生公车入京时，曾国藩不是称你是他生平所未见过的大才吗？他那时即断言你当立名天下，先生何自谦？”

江忠源笑笑说：“将军看，发匪北上，是不是去攻长沙呢？”

和春道：“当然是直指长沙，我们要尽心尽力，勿使发匪北窜中原。”

蓑衣渡是必夺之地，太平军果然蜂拥而来。

太平军几百条船泊于蓑衣渡，俨然是水上堡垒。江忠源已塞江道，太平军受阻。

杨秀清与萧朝贵等将领立于挂有东王大旗的船上，林凤祥报告说：“江忠源用大树把江道全堵塞了，水路无法通过。”

杨秀清当机立断：“放弃水路，由昌辉和达开率兵在西岸与清妖周旋，掩护天朝大军从敌人没设防的东岸关过去，翻越华黄山隘，绕道进取永州。”

萧朝贵说：“我去传令。”

夜幕渐渐降临，石达开、韦昌辉率后卫部队与和春部激战。

江上，太平军将几百条战船付之一炬，一时火光冲天。太平军已向东岸转移，这一手大出江忠源所料。

一见太平军撤走，江忠源和和春马上带兵追击，夺得了太平

军不少辎重。

冯云山撤在最后面，他见仓皇撤退的太平军把大炮都扔了只顾跑，就对石达开说：“辎重不能丢，没有火炮，将来怎么打仗。”

石达开去吆喝，可太平军拖起大炮走得慢，官军追杀渐至，只得又扔下了炮。

冯云山策马过去，大叫：“拖上炮走。”

话音刚落，一发炮弹呼啸着在冯云山面前落地，战马腾空，冯云山在硝烟中也飞了起来又重重地跌倒下去。

石达开大叫一声：“南王！”驱马去救冯云山。

江忠源大兵已冲近，并且大叫：“抓贼首，有重赏！”石达开左砍右杀，杀出一条血路，总算把冯云山抱到了马上，伏鞍疾走，冲出了包围圈，赶到了永州南面小镇双牌，忙叫人传内医。

充当天朝内医的赖汉英赶来后就一直守候着重伤卧床的冯云山，大营内外静悄悄的。

洪秀全这时又走进了帐篷，坐到了冯云山跟前。冯云山双目紧闭，鼻息微弱。

洪秀全见赖汉英叫他，就随他走到了帐篷外。

洪秀全问：“怎么样，要紧不要紧？”

赖汉英说：“也许是我的医术太浅，我看南王不行了，拖不过一两天了。”

洪秀全呆了半晌，猛然抓住赖汉英的手，说：“不行，他不能走！你必须为朕救活他，天朝不可一日没有南王啊！”说到最后，已是带着哭腔了。

赖汉英叹气连声地说：“我岂有不尽心之理？实在是伤势太重，我没有回天之力呀！”

洪秀全表情木然地站在那里。

女官司琴走出来，轻声说：“陛下，南王要见您。”

第 16 章

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未必能共享太平——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还是远见于未萌。

—

洪秀全三脚两步跨进冯云山养伤的帐篷，心里咚咚乱跳。走到床前，他意外地看到冯云山已经睁开了眼睛，精神状态蛮好，洪秀全心里松了一口气。

洪秀全一坐下，立刻把冯云山一双冰冷的手抓在他手里，生怕他跑了似的。

洪秀全真的不能须臾离开冯云山。冯云山不单是个优秀的组织者，又是为太平天国草绘蓝图的人，他付出，却从不索取，他为人平和、恬淡，似乎他来到人间就是为洪秀全谋划、奉献的。按照天国的法规分给他的王娘他都一个不要，他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苦行僧。

冯云山注视洪秀全良久，嘴唇张了张，却没出声。

“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洪秀全的声音有些呜咽。

冯云山轻声说道：“本以为能辅佐天王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不想天不佑我，竟让我半道背您而去。”

望着冯云山那凄伤的表情，洪秀全有如万箭穿心般难受，他安慰冯云山道：“快别说这话，你这不是很好吗？你走不得，你得帮朕一统江山才是，天父天兄怎能把你中途召回呢？”

冯云山苦笑了一下，似乎已不相信那渺渺茫茫的上帝。

洪秀全说：“你从8年前就为拜上帝教奔波传教，若论功，你是天下第一人，朕须臾不可离你呀，你不是比我更清楚吗？”

“愿望虽好，其奈寿命何？”冯云山的头在枕上转了转，四下望望，说，“有几句话，我想在长行之前告知……”

洪秀全心底又一阵酸楚。他叫赖汉英把服侍的男女全都带走了。

冯云山用手轻轻拍着天王的手，说：“我从前对天王说过，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

洪秀全说：“记得，朕时刻谨记在心。”

冯云山说：“现在，距离打下江山，尚不知有多少艰难险阻，守字就更说不上。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有几言相告，能认真一听吗？”

洪秀全鼻子一酸，泪流两行，他频频点头说：“你我如一母同胞，你有什么话，尽管直言。”

冯云山说：“得贤才者得天下。”人才之忧是他心上的大忧，他从历史讲起，刘邦得张良、韩信，刘备得诸葛武侯，皆受益于人才也。不能说天国里人才不多，不过，除了少数读书人之外，多为粗人。打天下需要勇士，也要谋臣。他叮嘱天王从今往后，沿途可多打听，请当今名士扶持，这才能多走坦途，少走弯路。

洪秀全说：“朕记下了。”

冯云山又谈到了值得借鉴的历史，以史为镜，可以正古今。朱元璋起事之初，靠众兄弟帮扶，立国之后，来了个火烧庆功

楼；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大宋后惟恐对自己了若指掌的旧部篡权夺位，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戏。他不能说日后天国也会重蹈前人覆辙，前车之鉴，不可不正视。冯云山说：“我说这话恐对陛下大有不恭了，好在我已是垂死之人，算冒死犯谏吧。这一切，都在天王身上，公正、无私，不任人惟亲，不疑心旧部，便能确保天朝安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就是这个道理，怕的是坐了天下，又时刻提防别人篡位，到头来视老臣如虎，奸佞之徒就会乘虚而入。”

洪秀全心里虽未必首肯，却也没有争辩，也点了头。

冯云山说：“内讧是比任何强敌都致命的大敌。李自成已经打到了北京，成了大顺皇帝，可不久出了闯墙之祸，贪欲之风大长，功亏一篑，令后人扼腕叹息。我不担心艰难的征战岁月，此时人们私欲小，为大业肯流血献身，也容易结下患难友谊。一旦得了天下，就要防着争权内乱，为争权而自相残杀，若是那样，即使创成永世基业，也必是短命王朝。制止这样的悲剧发生，天王必得高瞻远瞩，远见于未萌，正人先正己，勿使邪崇侵正，那才能创造太平盛世。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可供我们学而习之。”

洪秀全不住地点头。冯云山看得如此深远，对洪秀全来说，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他不明白，太平天国正是蓬蓬勃勃一路摧枯拉朽的时候，冯云山怎么看到了灰败的前景了呢？是智者千虑还是远见于未萌？还是一个垂死的人特有的忧国忧民情怀？

洪秀全不相信太平天国会有不可收拾的内乱。他更不能同意冯云山对他的担心，洪秀全既不是李自成，更不是赵匡胤、朱元璋。

不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还是认真地听了冯云山的每一句话。

他也感激冯云山的直率，他的预见可能根本不会变为现实，那也许要归功于他的提醒。

远处传来隐隐的炮声，冯云山在枕上侧耳谛听，听得很专注。

除了炮声，外面很静，刁斗不振，万马齐喑。

洪秀全说：“先锋军正在攻取道州，我去看看，那时送你到城里去静养。”

冯云山却抓住天王的手不肯放松，他说：“那不是攻城的炮声，那是天鼓声，上帝召我去了。”他的脸顿时泛起红潮，开始气逆，洪秀全立即叫：“赖内医，快来！”

赖汉英赶到时，冯云山又喘过来一口气，他对洪秀全说：“我死后，一定要将我火化，不可留坟墓，不可留尸骨，免得叫人掘墓鞭尸。”

洪秀全又一次忍不住堕泪。

他已经感到冯云山真的不行了，他在心底不住地呼唤天父，希望留住他，这当然是无济于事的。

洪秀全闭上了眼睛，泪水顺脸淌下。

赖汉英附在洪秀全耳畔轻轻说：“南王归天了。”

洪秀全像受了雷击一样睁开眼跳起身，扑过去，抓住已冰凉的冯云山的手大叫：“你不能走！天父不让你回天……”

赖汉英费了好大气力才把他扶走。

遵照南王冯云山的意思，洪秀全决定不给他留坟墓，而用火化。

洪秀全认为棺木是陋习，不可取，太平天国早已明令，凡官吏军人战死、病歿，一律不准用棺木，只用黄布裹身下葬。

这天风大浪高，潇水之畔肃立着太平军的方阵，将士们个个穿丧服，为南王举哀。这是 1852 年的 6 月 8 日。

江边搭起一个木架子，四周堆满了干柴，士兵正往柴上倒油、倒酒。木架正中，五面太平天国旗帜围护着冯云山的遗体。

三声炮响，赖汉英引领士兵点燃了大火。

除了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三人外，所有的人都面向大火跪下。

火舌蹿升，很快吞噬了柴堆，焚化了五面旗，也深深地吞噬了冯云山的尸体，吞没了他惨淡经营的 37 年历程。

夜已经很深了，江边的大火早已熄灭，那里只剩下一堆灰烬。此时洪秀全一个人木然地坐在沙滩上，面对那堆灰烬，泪水干涸在他脸上，他的表情、他的心都仿佛凝固了。

侍从、牌刀兵都不敢近前，在很远的地方游弋。

江水的长浪一层层涌上沙滩，渐渐把灰烬吞没，越来越少，最后又上来一个大浪，沙滩又恢复了固有的光洁。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声寺院的钟声，显得特别凄凉哀婉。

二

刑部鞠讯室设在西长安街与西江米巷之间的刑部街，人称肃杀之地。

洪大全被狱吏押着，从大牢里提出来，他蓬首垢面，手脚都套着锁链。当他步入鞠讯室时，看到了肃顺、曾国藩两个人，并没有行刑人，他多少有些奇怪。

肃顺吩咐狱吏：“把镣子松开吧。”

狱吏迟疑一下，给洪大全松了镣铐。

曾国藩指着一张方木凳说：“你可以坐下。”洪大全坐下，疑惑地望着这两个品级不低的官员。

肃顺对站在门口的狱吏说：“你也出去吧。”狱吏带上门走了出去。

曾国藩声音和气地问：“你就是洪大全？”

洪大全反感地说：“又要重新问一遍吗？我都腻了，说痛快

话吧，皇上能不能赦我。”

肃顺道：“那要看你自己了。”

洪大全道：“我写上表章，要说的都说了，还让我说什么？”

曾国藩说：“倘你是个无足轻重的胁从者，可以给你自赎的机会。可你是天德王，是匪首洪秀全的族弟，你这身份，本在不赦之列呀，你知道这一层吗？”

洪大全愣了片刻说：“可是赛大人、丁大人不是这么说。”

肃顺紧盯一句：“他们怎么说？”

洪大全说：“他们说兵卒如蝼蚁，随手可杀。像我这样的大人物，必解京，皇上开恩会给我自赎之机。”

曾国藩道：“于是你就越往大说越好，就给自己编了个胞弟、天德王的衔儿，是不是？”

洪大全的脸色变了，他说：“要杀要剐随你们，我就是天德王！”

肃顺冷笑道：“可我们有证据证明你根本不姓洪！”

洪大全有几分慌乱。

曾国藩说：“洪秀全只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你这个胞弟从何而来呀？”

洪大全脸上的汗下来了。

曾国藩说：“你是个读书人，你自己思量，你被押解进京，是吉是凶呢？”

洪大全说：“一打入天牢，我就知道那小军机是骗人，我是被当作贼首带到京城来请功的。”

肃顺、曾国藩相视而笑。

“这么说你不是洪秀全之弟洪大全了？”曾国藩问。

“我原名叫焦亮，湖南天地会的首领，”洪大全说，“为了追随洪秀全，到了他那里后改的名字。”

肃顺说：“你把你翻供的供词写下来吧。”

“求二位大人救我。”洪大全说，“我真的有能力替皇上剿除洪秀全他们，他们的用兵之法我太熟悉了。”

“此是后话。”曾国藩叫了狱吏进来，拿了纸笔给他。

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这是办了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对朝廷来说，甄别洪大全的真伪，借以识别赛尚阿的忠奸，自然是好事。可对赛尚阿来说，可就是凶多吉少了。他不能不佩服咸丰皇帝的睿智和英明，看来他早已洞穿了在洪大全身涂上迷离色彩，肯定是已疑心赛尚阿是在作弊，明知洪大全之伪，却要弄假成真，借进京献俘挽救一下声名狼藉的局面，开脱屡屡兵败的罪责。那这回赛尚阿便坐实了欺君罔上大罪，比打败仗尤重。

天已经黑下来了，刑部天牢门前挂起了灯笼，刑部街早已断了行人。晚风扫过，巷子里扬起一阵尘土，肃杀之地更带有几分恐怖气氛了。

在天牢门外，上轿前，肃顺和曾国藩不约而同地在轿前停了一下，又走到一起来。曾国藩能猜到肃顺想要说什么，自己想到的他肯定也想到了。

果然，肃顺拐着弯说了些枝枝节节的事以后，叹口气说：“圣上最恨的不是无能，而是不忠。涤生兄，我看赛中堂大祸临头了。”

曾国藩素来认为赛尚阿为官颇有政声，很惋惜，就说：“我们能救他一把吗？”

肃顺笑笑：“你倒是一副悲天悯人的心怀。翻供一呈上，白纸黑字，怕是谁也救不了他。”

曾国藩说：“如果他仅仅是失察之罪，就可保住性命了。”

肃顺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就以失察来定其罪吧。我怕那样也平息不了皇上的雷霆万钧之怒。”

三

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如虎添翼，各地天地会群起响应，自愿为太平军当向导。由于他们熟知地理及各州县、关隘的敌情，使太平军屡走捷径。

杨秀清知道和春于6月10日进抵黄田铺逼向永州，突然决定放弃攻打永州，兵锋直指道州，这大出和春所料。

1852年6月12日，罗大纲的先锋部队突入离道州40里的庄水塘，回防道州的湖南提督余万清根本不敢接战，开了城门逃往江华，罗大纲兵不血刃地开进道州。

杨秀清的本意并不是攻道州的，但攻入道州以后的形势对太平军极为有利。由于湖南灾害连年不绝，流离失所的灾民和天地会成员“千百为群”地来投太平军，杨秀清下令：来者不拒，有多少收多少。

陈承瑔向杨秀清报告，从永州一路打下来，已有两万多湖南籍士兵入伍，现做军装都来不及了。

杨秀清亲自到了几家布庄，带色的布匹不够，他告诉东王府的管事李寿春，把全城的白布买下，连夜送到染房里染色，再分送百姓家缝制太平军的军服。一时，道州家家户户灯光彻夜不熄，女人们全都动员起来了。

杨秀清站在道州城上，望着地平线处的点点灯火，林凤祥说那是追敌的大营，敌人成了惊弓之鸟，谁都不敢单兵突进，惟恐被太平军回头一口吃掉。远远地尾随，是赛尚阿所深恶痛绝的，可是他手下的人都是各省抽调来的，谁都在保自己的实力，不肯为成全赛尚阿而玉石俱焚。

杨秀清说：“赛尚阿不是有一把尚方宝剑吗？”

陈承瑔说：“是遏必隆宝刀。”

杨秀清说：“这把刀该砍他自己的脑袋了。”

不幸被杨秀清言中了。

赛尚阿的厄运终于降临了。

洪大全一翻供，赛尚阿“不忠”的罪名立时坐定，况且太平军势如破竹地攻入湖南，这过失也要由他来承担。咸丰铁了心，不再念他是勋臣和他继位后的第一位首揆，立刻让兵部飞递文书，把赛尚阿锁拿进京。

赛尚阿总算有面子，没有被直接打入刑部大牢，咸丰偏要见他。

赛尚阿尚存一线希望，见了面，皇上总会念旧的。

私下里，肃顺与曾国藩交谈时却不这么看，咸丰是要当面骂他，出一口恶气。

他们比别人更摸透了咸丰的脾气。

咸丰是站在养心殿里等赛尚阿的。

赛尚阿早有精神准备，一迈门槛儿，立即膝行，跪倒在咸丰脚下。咸丰冷冷地问：“湖南军务如何呀？你自己说说。”

赛尚阿只得据实奏道：“奴才无能。发匪攻取桂阳州，知州李后诏逃至樟树圩因恐怖自溺身亡，次日和春追至旌德桥，与发匪接战失利败退 20 里，贼乃侵陷郴州，署知州孙恩葆弃印逃走……”

咸丰手拍龙案说：“够了，你还有脸细细道来！朕问你，你奉命出征一年有余，都干了些什么？历次奏报，全是派兵尾追云云，怎么从不见迎头痛击字样？现发匪已向长沙进窜，皆你之罪，你身有大过，却用一个假匪首来蒙骗朕，你自忖该当何罪？”

赛尚阿已经汗如雨下了，伏在地上痛哭流涕地奏道：“臣有辱圣上倚重之恩，奴才辜负圣恩，愿听圣裁。”

咸丰对肃顺挥挥手，说：“你说，他该怎么处置？”

肃顺道：“可尽夺其职，抄没家产。”

咸丰冷笑：“还不够死罪吗？罪当大辟，抄没家产，其三子之职一并褫夺。”

说罢气哼哼地进去了。

赛尚阿几乎瘫倒起不来了。

一个军机章京上来，摘下了赛尚阿珊瑚顶子的凉帽，又从白玉翎管子上拔去了双眼花翎。战战兢兢的赛尚阿自己脱去了补褂朝服，缴还了御赐“遏必隆”刀，凄惶地退了出去，他几乎站不稳了，这情景令肃顺也惻然，这是皇上君临大威、略施膺惩，谁也救不了他。肃顺真想说：“谁让你弄了个洪大全欺蒙圣上？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肃顺追了出去，赶上赛尚阿，卖了个人情，他说：“赛中堂放宽心，先别烦恼，在天牢里委屈几天，我关照他们先在刑部火房住几天，我当设法在圣上高兴时讨得一旨，免你一死。”

赛尚阿说：“多谢照应！”

肃顺说：“你也忒大胆了，怎么敢弄一个假的天德王来向圣上邀功？今天在西市，那个洪大全要掉脑袋了。”

赛尚阿闭上了眼睛，踉踉跄跄地往外走。

赛尚阿想借洪大全挽回点面子，却弄得身败名裂。他手上的筹码的命运也不比他好，洪大全被绑赴菜市口，已着“发匪”焦亮的身份砍了头。他临刑前骂不绝口，口口声声都在骂赛尚阿老贼，他哪里知道，赛尚阿的脑袋也说不准在自己脖子上能长几天呢。

四

太平军向长沙进军，令整个湖南震动了。杨秀清提出了一整套运动战的构想，这是出湖南后从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洪秀全及时予以肯定。

太平军在湘南横扫千军如卷席。

这使清军将领恐慌万分。

在进军长沙的一段时间，太平军士气高涨，攻城者都殊死战斗，所过州县非官吏不妄杀，好多百姓待他们如亲人，常把太平军请到家中让上座，请他们吃饭。越是在这种时候，杨秀清越是看重军纪，连偶尔扰民的兵士他都严厉到处斩的地步，这样太平军的名声更是远播千里了。

1852年8月21日，在太平军占领郴州三天之后，萧朝贵即统兵出征，两天后不战而克永兴。8月31日进兵安仁，曾水源率偏师攻占醴陵。随后与萧朝贵合兵奔袭长沙，拉开了长沙81天大会战的序幕。

太平军的神速进兵打乱了长沙城的秩序。其时长沙正值新旧巡抚尚未交接时，原来的巡抚骆秉璋离任，新巡抚张亮基尚未到任，城里只有一个帮办军务罗绕典勉强主持防务。城里除了3000兵和3000壮勇外，就只有部署在城外的两支清兵了，一是沅州协副将朱瀚的1400人，一是西安镇总兵福诚和潼关协副将尹培立的陕兵千余人驻在石马铺、赤冈岭。长沙城里人心惶惶。

9月10日，太平军已进至洞井铺，开始向陕兵攻击了。

长沙城巡抚衙门内一片慌乱。

帮办军务罗绕典急忙召集紧急会议，出席的有沅州协副将朱瀚，西安镇总兵福诚，潼关协副将尹培立等人。

罗绕典说：“没想到发匪这么快来攻长沙，幸亏诸位早他们一步到来。现在骆抚台调京离任，新抚台张亮基尚未到任，委我帮办湖南军务，少不得请各位帮忙了。”

福诚道：“为国出力，理所应当。只是贼势猖獗，末将所带陕兵不过一千人，朱将军所部也不过1400人，只怕我们应付不了局面，还须请救兵才是。”

罗绕典说：“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先支撑一下，好在长沙城

固守几个月不至于陷落，那时皇上必差劲旅来援。”

尹培立说：“只能如此。”

罗绕典说：“朱将军在城南的金盆岭扎营最好，我意陕兵宜移兵城东石马铺、赤冈岭一带，发匪必从这边攻城。”

几个将领都说：“我们马上回去办。”

这时洪秀全还留在郴州未动，想等打下长沙再移驾。这一天上午，洪秀全正在看书，蒙得恩进来说：“翼王来了。”

洪秀全放下书，请石达开坐下，说：“朕找你来，是想与你商讨一下广揽人才的事。湖南是人杰地灵之乡，我们不能光是招兵，也应招士，一士顶千兵，这道理并非人人明白的。”

石达开沉吟了一下，问：“东王是什么意思？”言下之意，显然透露出东王大权倾国或他不愿延揽贤士之意。

洪秀全有几分不悦，说：“东王忙于指挥征伐，顾不了这么多。”

石达开说：“自从出了个洪大全，秀清就说读书多了骨头软。打下全州时，有一个饱学秀才，到营里来自投，听他谈吐不俗，我提议留下管管文书、出出计谋，可东王说不可靠。他说，要打天下，靠的是武力，文治是后来之事。”

“此言大谬不然。”洪秀全说，“南王临终，拉着朕的手，再三叮嘱，若想创大业永葆天朝兴旺，必广揽天下贤才，他说的是对的。”

石达开说：“一入湖南，我就听人说，湖南有几大才子。”

“哪几个？”洪秀全问。

“一个是胡林翼，一个是曾国藩。”石达开说。

“都指望不上。这曾国藩已经当到了二品侍郎，是我们的死对头。他的文章听说是很老到的。那个胡林翼也不成，在贵州当官。”

石达开又说：“还有一个郭嵩焘，有才情，不过正当着京官。但真正狂傲不羁又有大才的人叫左宗棠，此人自称今亮了。”

“今亮是什么？”洪秀全问。

石达开说：“诸葛亮是古亮，他就是今亮，当今的诸葛孔明了。”

洪秀全笑道：“狂傲之人，必有真本事。当年的孔明，不是要刘关张三顾茅庐才肯出山的吗？你说的这个左某人，现居何官职？”

“布衣一个。”石达开说。

“太妙了！”洪秀全喜形于色，问，“此公对朝廷不满？抑或有其他缘故？”

石达开说：“我收录了一个湘乡小吏，他与左宗棠有旧，这都是他告诉我的。这左宗棠命途多舛，自从道光十二年中举后，三次进京应试不第，从此不再巴结仕途，在家潜心攻读舆地、农政、盐法、兵事，经常壮语惊人，不合群，官更多不喜欢他，称他为狂士。”

“这是天赐大贤于朕也。”洪秀全脱口道出，“就冲他这三试不第，便知他必为朕所用。”言下得意之色毕露，好像顷刻间左宗棠就成了他的至交、谋士一样。

石达开是何等精明之人，他立刻明白了洪秀全为何津津乐道左宗棠的“三试不第”，他自己不也是三试不第才砸了孔夫子牌位开始造反的吗？所不同的是左宗棠是个举人，三试是进京会试，而洪秀全仅是县试就没过去，连个秀才也没得到。

石达开也对左宗棠的三试不第感兴趣，不过那是因为当不上官的人难免牢骚满腹，必定对官场不满，必长反骨，比起仕途上春风得意的人来说，容易拉他入伙，因此石达开有信心请左宗棠出山。

第 17 章

无缘对面不相逢。石达开访贤不遇，却又与上
门的“今亮”失之交臂。



1852 年 9 月 11 日，萧朝贵轻而易举地肃清了长沙城外的七八里连营，杀死陕兵七百多人，神速抢占了石马铺，缴获军资无数，西安镇总兵福诚和潼关协副将尹培立都在马蹄下丧命。直到当天下午，城里的罗绕典尚且不知城外官兵被歼的消息，竟然连城门都没关。可惜萧朝贵误认为东南城隅是城门，白白攻打了一阵。如果势如破竹地从南城门突入，已经拿下长沙了。

到了夜间，萧朝贵下令李开芳、林凤祥带兵造饭、休整，准备天明后主攻南门，同时占领妙高峰，运土垒台，架重炮轰城。

夜已深，太平军十几里连营中到处是灯火，柝声不断传来。林凤祥不敢稍有松懈，亲自巡哨。

萧朝贵的中军帐前挑着一对大灯笼。

洪宣娇卸下了黄金锁子甲，靠在简易床铺上，摇晃着两只

脚，萧朝贵在灯下哗哗翻书。

洪宣娇嘲弄地说：“我的大将军，临阵磨枪不行，现翻兵书也不灵。”

萧朝贵便放下书说：“从前在紫荆山里烧炭，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带领千军万马上阵杀敌。那时只盼着多烧一窑炭，卖个好价钱，还盼着天冷，越冷越好，不然谁买我的炭啊！”

“幸好你不是做棺材的。”洪宣娇说，“那你就会盼天天死人。”

萧朝贵笑起来，见她仍不睡，就说：“快睡吧，明天还要攻城呢，我得出去查哨，万一清妖来劫营，不得了啊！”

洪宣娇扬起脚，说：“我还没洗脚呢！”

“半夜三更，将就些吧。”萧朝贵说，“不好麻烦牌刀手再起来烧水。”

“你烧嘛。”洪宣娇说，“从前你怎么那么会献殷勤？天天把洗脚水打好。”

萧朝贵笑着往外走：“那时不打洗脚水，能打动你的心吗？”

洪宣娇娇嗔的话追上了萧朝贵：“早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

萧朝贵又探进头来，说：“你小心，你辱骂本王，可是犯了杀头之罪呀！”

洪宣娇说：“不等你杀我，你杀人的权力早没有了。”

太平军大营错落有致，井井有条。

萧朝贵带着江元拔骑马走来，迎面碰上林凤祥也在巡哨。萧朝贵说：“有什么动静？”

林凤祥说：“方才罗绕典派一小股兵开门出城，试探着反攻了一下，没占着便宜，又缩回去了。”

萧朝贵说：“不能让上夜的哨兵睡觉，睡觉的士兵不能脱衣服，随时准备出战。”

“西王放心去歇息吧，有我在这万无一失。”

萧朝贵点了点头，说：“我已派曾水源在妙高峰架上了大炮，明天攻城时，大炮可居高临下轰击城墙，压住清妖的炮火，你们就安全了。”

林凤祥说：“趁和春的大军未到，及早攻下长沙是上策。”

萧朝贵回到中军帐时，只剩床头灯未熄了。

洪宣娇已经和衣躺下，见萧朝贵进来，便闭上眼装睡。萧朝贵走到床前，看了看她那不断眨动的睫毛，说：“装睡！”

洪宣娇扑哧一声笑出来。

坐在床头，萧朝贵握住洪宣娇的手说：“你自从嫁给我，没笑过几次。”

“没那么多可笑的事呀！”洪宣娇想抽出手来，萧朝贵不肯松开。洪宣娇觉得他的手冰凉，忽然觉得他挺可怜，自己白当了他的妻子，却从来没给他温暖。这么想了，洪宣娇反把他的手握住，替他暖着。

萧朝贵觉得一股热流从手上迅速传到心口，又流遍全身。他望着洪宣娇那双动人的眼睛，不无怨艾地说：“我知道，你心里装的不是我，是别人。”

这是压在他心底那块磐石下很久的话，今天却冒了出来，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

洪宣娇最怕他说这个，她放下脸来，抽回自己的手，淡然地说：“别说没用的了，天不早了，睡吧。”说着把被子一拉，蒙住了头。

萧朝贵很后悔，说这个干什么呢？他愣了一会儿，又轻轻地拉下洪宣娇的被子，语气中带有央求味道说：“大长的夜，说会儿话吧。天天在马背上厮杀，连跟你说话的工夫都没有……有时，我自己瞎想，若是将来不打仗了，我最大的愿望是和你说话，一口气说它 10 天 10 夜。”

他说得十分动情，一双眼睛熠熠闪光，这几句真情流露的肺

肺腑之言搅动了洪宣娇本来不平静的心，她突然产生了一种负罪感，深感对不起他，愧为人妻，欠了他太多太多感情的债。她的心软了，她看了萧朝贵一眼，温言款语地说：“哪有那么多的话要说？”

短短一句话，令萧朝贵心里十分熨帖，他忽然觉得方才自己明显带有怨艾的话不该出口，他不该伤害他最爱的人。他是个不善辞令的人，洪宣娇等他说，他反倒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你不是有很多话要说吗？怎么不说了？”洪宣娇问。

“等建了小天堂，灭了清妖时，就有时间了。”萧朝贵说。

“到那时候，一个老头子，一个老婆子，大眼瞪小眼，有什么谈的？”洪宣娇笑着说。

“也许，用不了那么久。”萧朝贵感慨地说，“也许，看不到那一天。”

洪宣娇感到他的话不吉利，这种伤感的调子是不轻易从他口中道出的，洪宣娇忙打断他：“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你信不信？”萧朝贵仍然按自己的思路展开话题，“譬如说云山大哥，吃尽了苦，立够了功，说死就死了，就像一盏灯，噗一下灭了。小时候我妈就说过，人死如灯灭……”

洪宣娇受了凄伤情绪的安装，她说：“云山大哥一走，我哥等于叫人砍去了一条臂膀，火化那天，我哥一天没吃一粒米，没喝一滴水。我从没见他这样动过感情，我娘死时，他也没这样伤心啊！”

萧朝贵说：“云山大哥是好人。有一回，洪大全挑唆他，说他应当坐第二把交椅。可云山大哥说，我们聚义起事，不是计较个人得失，古往今来，大事都坏在争名夺利上，他把洪大全痛骂了一顿。”

洪宣娇说：“有他在，万一老兄弟间闹出什么事来，他能在

中间割断，如今他不在了，我怕将来……”

萧朝贵也许懂得洪宣娇意犹未尽的话是何所指，他却没有搭言。

“哎，你近来怎么不常有天兄附体了？”洪宣娇忽然问起了一个颇为神圣的话题。

出于无心，萧朝贵忽然随口说了一句：“没意思。”

“没意思？”洪宣娇又惊奇又感兴趣，她问：“这么说，天兄下不下凡，下凡说什么，都是你自己的意思了？”

萧朝贵终于觉得即使在妻子面前也不可亮这张底牌，于是转圜说：“天兄什么时候有话，自会下凡，与我何干？”

“你那个下凡，我也会。”洪宣娇说，“我担心，将来杨云娇会不会来个天母下凡？若那样，不如我先来个天母附身。”

萧朝贵在她额头上点了一下，一口吹熄了灯，在黑暗中，他说：“我今年都 32 岁了。宣娇，你什么时候让我抱上儿子呢？萧家不能断了香火呀！”

洪宣娇说：“天天驰骋沙场，有了孩子怎么得了？等到了小天堂再说吧，你乐意，我给你生个七龙八虎，怎么样？”

萧朝贵笑着搂紧了她。

二

从妙高峰上轰击长沙，居高临下，几十门火炮的威力充分发挥出来，把长沙城守军轰得晕头转向，全都躲起来了，城上不见了人影。萧朝贵站在鳌山庙高地上亲自挥动大旗，江元拔带十几个鼓手拼命擂鼓。

排炮已把长沙魁星楼打坍了一半。

这时守长沙的鲍起豹带兵扑到南城来了，他们悄悄在魁星楼左面架起了一溜炮台，守城士兵用大炮还击。

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猛，炮弹不断地在攻城的太平军阵地中爆炸，太平军不断有人倒下。这对攻城部队构成了巨大威胁。

萧朝贵急了，策马驰下妙高峰，江元拔紧紧跟上。

长沙城外林凤祥、李开芳正在攻城。

萧朝贵骑马扬刀，在阵中左右奔跑，亲自指挥勇士们进攻。

洪宣娇带着女营在城下竖起了云梯，林凤祥的吕公车也接近了城墙。

魁星楼上，又爬上一批官军。

立在城楼上急得团团转的罗绕典发现了目标，他对炮兵说：“瞄准那个穿王袍的，那是贼首，冲他开炮。”

几门大炮同时向萧朝贵轰击。

一片硝烟过后，萧朝贵已躺在马下。

江元拔高叫：“西王中炮了！”跳下马去救西王。

已攻到城下的洪宣娇一听，立即后撤，林凤祥也撤了下来，下了马就向中军帐跑去，那里围了一大堆人。

萧朝贵胸前血流如注，洪宣娇用白布缠裹，依然层层湿透。她不断地叫着：“朝贵，你挺住，去叫医生了，你要挺住啊！”

萧朝贵抖抖地伸出手，洪宣娇双手抓住他的手，萧朝贵头一歪，一句话没有说就死去了。

洪宣娇的眼泪扑簌簌落下来。

军营里传出低沉伤感的牛角号声，呜呜咽咽，如泣如诉。

洪宣娇想起了昨天晚上夫妻间的对话，是多么不吉利！萧朝贵不是说，也许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吗？他说人死如灯灭……现在不是像谁向萧朝贵的生命之灯吹了一口气，于是一个六尺高的大汉就铁塔一样轰然倒下了吗？

洪宣娇万分后悔，为什么不多跟他聊几句呀？为什么不多给他几次笑脸？为什么不早早给他生个一男半女呀……

洪宣娇越想越痛，不禁一阵阵大放悲声。

由于折了主帅，太平军的情绪受了很大影响，林凤祥、李开芳和曾水源原想保密，待打下长沙再发丧，可西王阵亡的消息一阵风刮遍了太平军各营，到处有哭声。

林凤祥只得暂停对长沙的攻击，改为合围，派人立刻赶往郴州去向洪秀全、杨秀清报丧。

洪秀全、杨秀清正在郴州等长沙捷报呢，没想到一身重孝的洪宣娇送来的是令他们又痛又惊的噩耗。

杨秀清问：“怎么了？”

洪宣娇哭道：“西王中炮阵亡了。”

洪秀全和杨秀清都呆住，半晌无语。洪秀全回过神来时说：“天丧我也，短短五个月，连折我两员大将，这怎么好？”

杨秀清问洪宣娇：“长沙战况如何？”

“不好攻。”洪宣娇讲了个大概，清妖先时惊慌失措，连城隍庙的神像也搬到南门去守城了。后来西王出事，大家光顾伤心，穴地攻城又没成功，现在和春率一万多人已向长沙扑来。大家让她来取援兵。

洪秀全说：“全军北上。郴州也不是久守之地。”

杨秀清随即下令：让罗大纲率永兴将士先行，取道安仁，奔袭长沙，中军随后开拔。

洪秀全当即号令全军，直扑长沙，为西王报仇雪恨。

三

石达开这几天正在悄然寻访左宗棠，他一进入湖南境内，就开始留心了。据几方面来的情报称，左宗棠此公人在湖南，没有助官军，却带着妻小躲在柳庄乡下。

石达开已决定亲自去拜访，他不能辜负天王重托，他怕手下的人莽撞，不但请不来贤人，反倒开罪于人。

石达开的情报还是准的，左宗棠果然在柳庄家中。这柳庄离湘阴县城二十几里，离左宗棠老家左家驷也不远，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到这里来，正符合屡试不第的左宗棠“买山而隐”的心思。

这正是秋禾将熟的季节，田坂里到处是割稻的农夫，左宗棠只不过种了半亩菜而已。他此时高绾裤脚，正在往田里引水。清亮亮的水从大渠里流过来，汨汨有声，浸在脚上凉丝丝的很惬意。

左宗棠耕田也不忘拿着一本书看。

左宗棠已经 40 岁了，他有一张近于方形的脸，脑门凸起，两只耳朵特别大，眼睛也凸出且黑亮有神，从鼻子到嘴唇有深深的八字纹，上唇几乎被两络胡子盖住，一副落拓不羁的文人形象。

左宗棠的老婆周夫人从田埂上走来，见水已从田中漫出来，左宗棠仍若无其事地在田埂上看书，她放下提着的瓦罐，抓起铁铲三下两下堵严了水口，埋怨道：“就你这样的人务农，我们都得饿死。”

左宗棠这才发现水已溢出来了，不禁笑了起来，说：“我左某人种田，是看上天眼色吃饭的，不靠出苦力。”他拿起瓦罐，喝了一口水，问，“怎么没带午饭来？”

周夫人说：“意诚来了，他说有急事，让你马上回村。”郭嵩焘、郭崑焘兄弟与左宗棠是莫逆之交。

左宗棠说：“对于我这躬耕垄亩的农夫而言，无所谓急与不急，只有天旱、水涝，才称得上急。”

周夫人说：“长毛匪要打过来，不比大旱大涝要可怕呀！”

左宗棠笑笑，一边在溪流中洗脚穿鞋一边说：“天下大乱，也许是好事，久乱方能大治，你看这年头暗无天日到什么地步了。”

“又说这些没用的话，快走吧。”周夫人提了水罐，左宗棠自携书本沿田间土路进村。

左家的房子在柳庄西口，后面是竹林。

这是只有一进院子的房舍，竹篱上爬满牵牛花，院中花圃中蜂蝶盘旋，围着花草鸣叫。房子很老了，老藓缘墙，房脊长草，可小院门前却有一首用绝句刻成的诗联：柳庄一十二梅树，腊后春前花满枝；大雪湘江归卧晚，幽怀定许山妻知。这是左宗棠的得意之笔。

左宗棠夫妇刚进院子，左宗棠的二哥宗植和友人郭崑焘迎了出来。

“是意诚啊，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左宗棠向郭崑焘拱了拱手说，“你不是到北京你哥哥那去了吗？”

“我是不打秋风的。”郭崑焘说，“况且穷京官本来就是两袖清风。”

“曾国藩官当得如何？”左宗棠与郭崑焘就坐在小院的丝瓜棚下，周夫人拿来些干果，沏上了一壶茶。

郭崑焘说：“涤生兄刚刚放了江西学典，刚上任，母亲仙逝，他告了丁忧，回乡守制，大约此时已回了湘乡。”

左宗棠说：“听说长毛已经打到长沙了？有何新消息？”他那双金鱼眼炯炯有神。

“我正为此事而来。”郭崑焘说，“长毛所向披靡，连下州县，我们是不是应该避避风头啊？”

左宗棠道：“看起来这长毛是颇得人心的。”他那睿智的凸起的额头闪闪发亮。

宗植打断他说：“怎好说贼得人心？”

左宗棠笑道：“何谓贼？窃钩者为贼，窃国者为侯，自古而然。胜者王侯败者贼嘛，朱元璋起兵反元时，他何尝不是个贼？陈胜起义时有话，他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也不能说荣华富

贵是与生俱来的。”

宗植道：“又是这一派酸论，幸而意诚是通家至好的朋友。”

左宗棠接着说：“这太平军过境，百姓纷纷投靠，蚁附蜂攒，想必他们有令百姓欢欣鼓舞之举，我倒真想去亲眼见识见识，又何惧之有呢？”话是用玩笑口吻说出的，却也是左宗棠内心的披露。

“越说越离谱了。”周夫人说，“依你这么说，那长毛倒是仁义之师了？”

宗植说：“咱这里离长沙太近，恐不安全，意诚的意思是找一个偏远之地躲躲兵祸。”

左宗棠分析，长毛奔袭的目标必是长沙、岳州、湘潭这些钱多粮广的大邑，这就势必快速行军，没有机会停顿下来抢掠，其实，不走也不至于有大事。

周夫人说：“你这人就是胆子大，你不怕，我和孩子们可怕。”

“那咱们到白水洞去吧，那里本没有人烟，山高林密，我们可以临时盖些茅屋暂住。”白水洞是左宗棠早已相中的隐居之地。

郭崑焘说：“那我们一起去吧，彼此好有个照应。”

左宗棠说：“我无害于贼，贼无所忌于我，亦无所利于我也。”

郭崑焘讶然道：“你居然可在官府与贼之间中立？此话千万要小心啊，别叫人告了密，加你一个通贼之名。”

左宗棠说：“如有机会，我真想到太平军里去实地看看，看看他们能否成气候，能否成就大业。”

人们都以为左宗棠是开玩笑，遂互相笑笑也就过去了。岂不知左宗棠说的是真话。

左宗棠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自视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也是林则徐对他的褒词。那是道光三十年冬 11 月 21 日，

告病还乡的林则徐乘官船到了长沙，特地召见了举人左宗棠，两人在舟中饮酒夜话，纵论天下大事。临别时他写了一副对联给左宗棠。上联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下联是：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实这副联并非林则徐所拟，他不过是抄录乾隆时著名文人袁子才的楹联转送，当然是对左宗棠的才学给予的最高评价了。

也许是因为时运不济，也许是因为科场失意，左宗棠对时事有着天然的逆反心理，太平天国起事，左宗棠的内心甚至怦然心动，是啊，大清对他左宗棠又有过什么特别的恩泽呢？

对左宗棠来说，大清也好，太平军也罢，谁胜谁败、谁荣谁辱，都与自己无涉。

迫于家人的压力，左宗棠还是举家迁到白水洞去避乱了。就在他走后第二天，石达开带着汪海洋一行人按图索骥追到了柳庄。

石达开大失所望，左家已人去屋空，小小的篱笆门上拧了一把锁，小院子里依然蜂蝶嘤嘤飞旋。

一见了带刀带枪装束奇特的太平军出现在柳庄村里，村民们四散走避，只有一个骑在水牛背上的光屁股放牛娃一点不惧，口里含着竹叶哨，悠然自得地吹着，旁若无人。

汪海洋“喂”了一声。

“别吓着人家。”石达开下马说，“全村就这么一个胆大的。”

汪海洋说：“说不定是傻子呢！若不，怎么就他不怕咱们？”

一句回话证明放牛娃不傻。他指了指左宗棠的房子，说：“你们找左举人吗？”

石达开凑近小孩，温和地说：“我是他的朋友。你知道他到哪去了吗？怎么是‘铁将军’看门呢？”

放牛娃说：“搬走了。”

“搬走了？”石达开有几分信不实，“什么时候？”

“昨天。”放牛娃又吹起了竹叶哨。

石达开又问：“为什么要搬走呢？”

“不是长毛要来吗？”放牛娃认真地打量着石达开，说，“你们就是长毛吧？”

汪海洋生气地说：“我宰了你这个小东西。”

石达开瞪了汪海洋一眼，问：“你怎么看我们像长毛呢？”

“你们没有辫子。”放牛娃说，“脑门没剃。”

“聪明。”石达开夸了孩子一句，只得上马，有些失望地说，“回去吧。”好不容易打听到柳庄，左宗棠却又不知去向了，这是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如果昨天来，不就碰上了吗？石达开懊恼不已，叹息连声。

汪海洋说：“依我说，找不找他无所谓，一个乡巴佬儿，有什么能耐。”

一边打马前行，石达开一边说：“真人不露相，你不是知道姜子牙，知道诸葛亮吗？这些人都是隐居在人迹罕至的山野之中，又都是有才的人啊！”

汪海洋还是不以为然。他最敬佩的是石达开，他认为普天之下，除了天王就只有石达开顶天立地、无所不能了。岂不知，还有令石达开仰慕之人，这令汪海洋感到新奇。

那么，这个左宗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能人呢？

四

曾国藩不得不告丁忧回乡守制。咸丰二年他刚刚放了江西乡试正考官，上任途中就接到老母江氏仙逝的噩耗，一面写奏疏恳请皇上批准回乡丁忧，一面打马急行回乡奔丧。不管多大的官，担负多显要的职务，为父母守丧，天经地义，皇上断无不准的。

回乡料理完丧事，曾国藩盘算了一下怎样打发这三年时光，

惟有写字、看书，最多是帮助家乡办点事，乐得清闲，可他的心却是闲不住的，每天看邸报，每天关心着时局。

他返回湘乡的时日，正是太平军大举围攻长沙的时候，曾国藩的心每天都悬着，却又无可奈何。

这一天，他照例是墨服猿经，在书房里看书，尽量在几个弟弟面前做出心静如水的样子。

外面很吵，秋虫鸣叫，蜂蝶盘旋，九弟曾国荃走来走去，总是静不下心来。

过了一会儿，曾国荃进来，说：“哥哥，你打算守制守满三年再出山吗？”他是兄弟几个当中最不安分、野心最大的一个，曾国藩训斥他的时候总比别人多。

一听他这么说，曾国藩立刻板起了面孔斥责道：“这是什么话？孝，乃是天地间第一大事，哪怕你位列三公九卿，父母之丧，皇上也必允你回家守丧，你不懂吗？怎么会问起这个？”

曾国藩最喜欢在家族中行九，实际是自己四胞弟的曾国荃。他比曾国藩小 13 岁，从小聪明过人，胆大敢为，曾国藩认为管束好了，他会是一个有用之人；如果任其放荡，也可能是个大坏之人，两端人物。正因为喜欢他，才对他管束从严。曾国荃自幼就跟随曾国藩在京里读书，见识广，学问也不错，他不怕天、不怕地，惟独怕曾国藩。他们的父亲竹亭公说，曾国藩对他的几个儿子的督教远胜于他这个做父亲的。

不过曾国荃仍然时时发表他自己的高见，尽管时常挨训诫。性格使然，这是不好改变的。

其实今天曾国荃是为郭崑焘来当说客的。郭崑焘又是为即将到任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当说客的。守制之人，不可动强，只能探探口风。见哥哥顶了回来，曾国荃道：“如今发匪为害乡里，桑梓蒙难，如果大家公推你出来办团练，总是应该的吧？”

“万万没有废弃孝道之理。”曾国藩不为所动，“你这人总是

心猿意马，时时为势利所动。我劝你认真读书，也不必考取什么功名，文章练达即好，当了官反生烦恼。”

曾国荃道：“哥哥这是挑担的不知赶脚的苦啊，东村吴家，一家三个封疆大吏，你看看人家，怕是湘乡一县之财也买不下一个吴家大宅。”

曾国藩教训地说：“依我之意，我曾家断不可积钱，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咱家也绝不买田，有饭吃足矣。老九，你尚浮滑，图虚名，将来会害你自己。”

曾国荃赌气地说：“按哥哥这么说，文章也不必做得好，那也是虚名。”

曾国藩道：“我不能文却微有文名，深以为耻。你呢，比我文更浅却要有名，那不是更应感到可耻吗？”

曾国荃道：“天下没有你这样迂腐的人。你当了这些年官，又放过学政，左邻右舍都以为你宦囊丰满，却不想你两袖空空地回来，连治丧的一千两银子都是皇上赏的，说出来有谁信呢？即使你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在别人眼中，你与那些贪墨者没什么两样。”

曾国藩怒道：“你去吧，我白费唇舌。别人怎么看，我不管，别人怎样贪，我也不管，我只管我一个人。”他又拿起了书本。

曾国荃悄悄退出，一肚子怨气地来到了曾家客厅，他要给人家回话。

曾国荃走出来时，郭崑焘正在那里喝茶静等，看他脸色不好，就问：“令兄不肯答应？”

曾国荃道：“我刚提了一句，他就没头没脑地教训我一通。老兄请回吧，不必费心思，请转告朋友们，别对他抱什么希望，除非皇上下上谕。”

郭崑焘眼一亮，说：“我想，皇上下上谕也不是不可能的呀！”

曾国荃道：“皇帝也未必肯破例。王公大臣、文人武将有的是，何必非找曾国藩？他是个天字第一号的腐儒，他能领兵打仗？我第一个不信。”

郭崑焘叹道：“你是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啊！你不知令兄才高八斗的名气呀！这可好了，湖南两杆旗，一个插在山野之中避乱世，一个穿着孝服告丁忧，湖南休矣！”

“你也太危言耸听了把？”曾国荃哈哈笑道，“那个在山中避乱的是哪个？左季高，对不对？”

郭崑焘点点头。

曾国荃半开玩笑地说：“不用发愁，哪天我高兴了，我来支撑危局。”

郭崑焘讥刺道：“也许先生有管仲、乐毅之才，可识才的人还没出世。”

两个人相对大笑。

第 18 章

舍命吃河豚，那是因为抵御不住致命的诱惑。

—

长沙城内漆黑一团，死气沉沉，连狗叫声都很少听到，真的被太平军困成了死城。

城外却是另一番景象，湘江上、原野上、岳麓山上灯光如织，连成了片，那是太平军围城的连营，这不能不叫穿行于夜暗中的一行农夫打扮的人心惊肉跳。

走在农夫行列中间的是张亮基，他细高挑的个子，高颧骨长脸，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在长沙最危难的时候来履任，实在是一种考验，可他不能不来。他在告别老婆孩子时已经写下了遗嘱，为了皇命，他只能把生命抛诸脑后了。

他们费尽心机，才算穿过了太平军的几道封锁线，来到了长沙魁星楼下。

派去联络江忠源的人碰了钉子，没人相信他。张亮基一筹莫展地坐在护城壕外，想想前途，越发不寒而栗。因为长沙被围，

钦差大臣赛尚阿下了天牢，湖广总督程裔采在 9 月 24 日也被摘去了顶戴花翎。论资历、论官场威望，哪个不比他强呢？他们又怎么样？

张亮基和随从们一直在城外待到天亮，直到江忠源亲自上了魁星楼认明了确是新抚院到省视事，这才让他们进城。可是太平军近在咫尺，江忠源、罗绕典绝不敢擅启城门，只好委屈这位巡抚大人，缒城而上。

张亮基不禁苦笑，堂堂从二品大员，系上从城上坠下来的绳子，上面用力拉起，他就这么摇摇晃晃地进了他的官衙。

巡抚毕竟是一省官员的主心骨，他一到，巡抚衙门里一下子有了生气。

张亮基与罗绕典连夜秉烛密商。

张亮基说：“王事不可怠呀！赛尚阿够可怜的了，被打到了刑部大牢里，他是当年的首揆呀！”

罗绕典说：“湖广总督程裔采不也即行革职了吗？”

张亮基关心的是徐广缙接任湖广后有什么作为。长沙安危，与徐广缙密切相关。

罗绕典说：“那是一只老狐狸！”原来徐广缙对广西军务一直观望，不愿插手。他接任钦差后，拖了 48 天才到了衡州，其实咸丰看错了人，他比赛尚阿、程裔采更无耻、更无能。

“隔墙有耳。”张亮基摆摆手制止他说下去，“我们既食大清俸禄，只能为国尽忠。城破则身死，没有苟活之可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只能拼死力了。”

张亮基停了一下，又问：“敌我态势如何？”

罗绕典告诉张亮基，据探子报，妙高峰长毛驻兵约万人，像是大本营，另有一支进扎湘江西岸之龙回潭、见家河、阳湖一带，岳麓山、金牛岭也有敌兵。长毛最擅长穴地攻城，有几次很险，他们把地道都挖到城里天妃宫底下，几次轰塌了城墙，幸而

守城将士血战，击溃了登城的长毛，总兵邓绍南就是那次被打伤右臂的。

张亮基面对的现实本来是乐观的，现在兵临城下的有各路十镇之兵，总兵力怕不少于五六万人。可惜他只是湖南巡抚，恐无力驾驭十镇总兵，还得咨请钦差大臣徐广缙亲临长沙坐镇统辖，所以他决定写一封公文，让罗绕典马上派人送往徐广缙处。

罗绕典说：“好吧。”

二

柳庄并没有战火。农夫依旧种田。

左宗棠骑着一头驴悠闲自在地回到柳庄来，打开自家篱笆门上的锁，走到屋中，翻找了几部书带上，正要关门出来，发现一个牧童探头探脑，出来一看，认出他来，说：“放牛怎么放到我家院子来了？有人找我吗？”

“有。”小家伙有几分神秘地眨着眼，说，“是长毛，来了好多人。”

左宗棠一愣，马上唬起脸来说：“小孩子不许胡说呀，要割舌头的。”

“真的，”放牛娃说，“我问他们是不是长毛，那个官儿自己说是长毛，可也不是红毛绿眼睛啊！”

左宗棠有几分紧张，四下张望一阵，问：“别人知道这事吗？”

放牛娃说：“就我一个人碰上的，村里人一见长毛进村，都吓得跑到村外躲起来了。”

左宗棠放下心来，从怀里掏出几个制钱塞到孩子手中，说：“留着买童子糕吃吧，记住，这件事不许跟别人说。”

“我不说。”放牛娃很庄重的样子。

“你若说见了长毛要杀头的。”左宗棠又吓唬他说，“你不说，就没人知道了。”

放牛娃点点头。

左宗棠一边把书往驴身上驮，一边问：“他们没说找我干什么吗？”

放牛娃摇了摇头，想了想，又说：“好像说过姜子牙、诸葛亮什么的，我听不懂。”

左宗棠被触动了心事，站在驴前发了一阵子愣。

左宗棠忽发奇想，萌生了到太平军里走一走的念头。冷静下来，他为自己的胆大妄为吓了一跳。弄不好，这一举动会弄得他身败名裂、祸及九族。

可是那确是一个致命的诱惑，就像乡下人舍命吃河豚一样。人人都知道吃河豚能毒死人，可河豚的肉味太鲜美了，便有许多冒险者去尝鲜。

左宗棠正是怀着舍命吃河豚的心情想去闯太平军大营的。不过他毕竟是有心计的人，他为自己设计了若干种退路，万一露了风声怎样应付，办事必须进可攻退可守才行。

在距离长沙 30 里的山中，左宗棠清楚地看到了太平军的连营。他是读过兵书的，太平军的扎营很有学问，他第一印象是不可小觑长毛。

左宗棠不能自投罗网，也不能自报家门，他化装成一个打柴人，他想用一个被动的办法让太平军“捉去”，这样日后会有个脱身的伏笔。

他在山里砍了一阵子灌木，没砍下几根柴，最后还是向一个樵夫买了两捆柴，吃力地背着下山，故意在太平军营寨前徘徊张望。

“站住！”忽然一声断喝，几个持长矛的太平军士兵拦住了他。

“干什么的？”一个人发问。

“打柴的。”左宗棠说。

“打柴的？”那个人围着左宗棠转了一圈，说，“看你这样，就不是个打柴的人，细皮嫩肉的，伸手看看。”

左宗棠伸出手去，那个太平军士兵说：“手上连个茧子都没有，你根本不是干粗活的人。”

另一个太平士兵军说：“他一定是清妖的奸细！”

左宗棠也不分辩，任他们说。

“走！”那几个人不由分说，把他推推搡搡地带到了太平军大营前。这里正是翼王石达开营寨。

在营门口，游动哨兵对迎面走来的汪海洋说：“我们抓住一个清妖的奸细。”

“那留着他干吗？砍了脑袋不就完了？”汪海洋说。

左宗棠吓了一大跳，忙说：“首领，我不是奸细，我想见见你们的大头目、大首领，有机密相告。”

汪海洋看着左宗棠那不俗的相貌，突然想起了什么，问：“你是读书人？”

左宗棠说：“是。”

汪海洋又问：“你考过功名吗？”

左宗棠说：“考过，举人。”

“当过官没有？”汪海洋越问越细。

左宗棠说：“没当过。”

“那你不是妖魔。”汪海洋说，“我们翼王最恨当官的。读书人没当过官的， he 说是人，考了功名当了官就是鬼！”

左宗棠不知怎样回答。汪海洋的逻辑推理是十分古怪的。

停了一下，汪海洋又问：“你姓什么？”

左宗棠随口胡编：“姓高。”

汪海洋问：“你学问大不大？”

左宗棠忍不住想乐，他说：“这怎么说呢？我自己认为我有经天纬地之才，别人不一定认同。”

“管别人怎么说。”汪海洋说，“你有学问就好，我们翼王到处去找有学问的人呢。”

左宗棠心里一动，忍不住问：“那你们翼王都找过哪些人呢？”

“一个姓左的，”汪海洋说，“叫左什么我可记不得了，可惜那人搬走了，回来后我们翼王后悔了好几天。”

“看来你们翼王是个求才如渴的人。”左宗棠既是恭维也是发自内心这么说的。

“走吧，翼王到天王那里去了，晚上才能回来，他回来我领你去见他，你好好准备准备，把你肚子里的墨水全倒出来。”

左宗棠不由得笑出声来。他觉得太平军的人虽然不通文墨，可有着没有雕琢、没有矫饰的质朴，这对于在文人圈子腻烦了虚与委蛇交往的左宗棠来说，犹如见到了山中一股清新的活水，心神为之一爽，他觉得自己来对了。

正当左宗棠有可能成为石达开的上宾的时候，张亮基巡抚也在打左宗棠的主意。敌对双方同时把左宗棠视为人才，这实在是有点滑稽。

张亮基刚到长沙没几天，就把郭崑焘请到了抚台衙门，意在请左宗棠出山。

远在几年前当京官的时候，张亮基就与郭嵩焘、郭崑焘很熟，过从甚密，所以他一接到抚湘的上谕，立刻想到了郭崑焘，让他代为延揽人才。湖南的几大名士的声名远播海内，曾国藩、左宗棠自是首选人物。郭崑焘为人热情，乐于为朋友奔走，第一个想到的是动员在乡守制的曾国藩出山，可惜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现在张亮基又与他计议，在打左宗棠的主意了。

张亮基说：“曾涤生我见过，才智、学问是自不必说了，我

尤其赞赏他的品行。我也知道他是当今儒学的大师，未肯轻易违背圣教，除非圣上有旨，他是不会脱孝衫的。我看左季高是可以动员出来的。”

郭崑焘道：“此公你见过吗？”

张亮基摇了摇头，未见其人，早闻其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他从湖南人口中听到的多是毁誉不一的言辞，甚至掺杂了很多笑料，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没有人否认他的才学。

“他很狂，是吧？”张亮基问。

“狂是狂，”郭崑焘说，“但为人热情，心里爱憎分明，既然张抚台礼贤下士真心请他，我想他不会拒绝。我回去试试看，我们现住在一起，都在白水洞。”

张亮基问：“左公很喜欢冒险，是吗？”

郭崑焘笑了：“他性情执拗，常常干出常人不可想像的事来。”

张亮基也笑了：“你说得太玄了吧？”

其实一点都不玄，如果张亮基他们知道此时他们要请出山的左宗棠正落落大方地坐在长毛大营里当上宾，他们准吓个半死。

三

左宗棠虽然没有马上见到石达开，却也不虚此行。汪海洋因为从石达开的殷切和谦恭的态度感到了有才学的人对太平天国的重要，所以对左宗棠格外高看一眼，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左宗棠与汪海洋闲谈了一阵，又到兵营里走访了中级官员，也与士兵们一起交谈了很久。

应该说，左宗棠受到了不小的震动，这个奇异的王国里充满了童话般的情趣，新鲜、诱人，有些也不可思议。不管怎样，你必须承认，在这里没有左宗棠每天所为之窒息的酸腐气、腐败

气。

究竟该怎样评价太平天国，怎样判断他的未来，为时尚早。左宗棠不能不隐约感到，这是有可能打下江山的一支力量。他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的教义，这个“上帝”来得太突兀、太隔膜、太不亲切、太陌生、太不正统了。

傍晚时分，石达开回来了，听了汪海洋的报告，他很高兴，把本来要开的军事会议也推迟了，他要立即见这个找上门来的文人。自太平军入湘以来，贫民、矿工、天地会党以及灾民几万人来投营，而有知识的文人来投的寥若晨星。据石达开所知，仅有几个够不上正经文人的来了，当个缮写文书的角色而已。

他希望这个高先生是个大儒才好。

一见面，石达开对左宗棠的气质就有七分欢喜，听他谈吐也不凡，石达开庆幸太平天国得了人才。如果太平天国有几个管仲、乐毅、张良、韩信这样的人物，那就不愁了。当然石达开也知道，阻力是有的，杨秀清对有文化的人总是抱有偏见。

左宗棠对石达开的第一印象也颇佳。

令左宗棠惊奇的是太平军里有石达开这样一表人才的大将，而且行军打仗带着那么多书。石达开一见左宗棠进来，忙起身让坐，让汪海洋倒茶。

石达开说：“汪海洋把先生的家世大致同我说了，先生说要见我，不知有何见教。”他对主动上门的读书人抱有好感。

左宗棠说：“我是个懒散之人，寄情于山水泉林之间，本不问世间的事，但时天下有事，令我在茅屋里读书也难以静下心来，知贵军过境，特来拜望，有诸多要请教之处。”

石达开说：“像先生这样不视我等为贼寇的读书人，属凤毛麟角，可贵之至。”

左宗棠说：“在下与你们的士兵交谈，大致知道太平天国的信仰追求，你们没有打出反清扶明的旗号，高某人以为高明之

至。”

石达开对他解释道：“天王开始创立拜上帝教时即说过，明朝灭亡已经二百多年了，明朝与平民百姓毫无利害关系，这旗号既得不到百姓欢迎，也不会讨好读书人。”

“很是。”左宗棠说，口唇用力一闭，八字纹更深了。

石达开问：“先生以为我们能成大事否？”他那光洁无须髭的脸一直带着笑。

左宗棠道：“当今社会动荡，民心浮动，应该说已处末世。此时揭竿而起，令那些啼饥号寒者有所期望，这是太平天国得人心处。在下以为，正因为如此，太平军所到之处，平民望风归顺，如火如荼，如能因势利导，不出偏差，高某人想，打到北京去倒掉大清，也不是难事。大清国有如朽木，外表徒有树形，其实内里已腐蚀殆尽，它并非强敌，摧枯拉朽而已。”

“先生所论极是。”石达开又问，“先生说到不出偏差，请问，我们现在有何偏差吗？”

左宗棠笑而不答。

“请先生不吝赐教，我天王求贤若渴，特地嘱我延揽天下贤士呢。”

左宗棠徐徐说道：“恕我直言。在下以为，天国武将有余，文事不足。”

石达开击掌应和道：“很是，天王所虑也为此。”他简直有点佩服这位“高”先生了。

左宗棠说：“这尚可补救。须知打天下以武功为主，而治天下则非文治不可。况且，打天下之时，谋划时局也是少不了文事的。”

石达开越听越高兴，他问：“依先生看来，我们现在应当怎样做？”

左宗棠道：“拜上帝教宜改弦易辙。”

石达开没有料到左宗棠矛头所指竟是太平天国发家之根基。他沉吟着说：“拜上帝教，乃我天国柱石，一旦抽去它，岂不是大厦将倾吗？”

“拜上帝教作为招附百姓的招术，在下以为无可无不可，它与天地会、白莲教以及历史上的教派如出一辙。但恕我直言，此皆蒙骗无知百姓的，而它对于读书人却是无用的。”

石达开道：“先生是说，读书人不肯为太平天国做事，乃是不喜欢拜上帝教了？”

“人家会以为这是洋教。你想，恰是洋人欺侮我们，贩鸦片、占口岸，读书人反感之至，你们却把洋教抬出来，这岂不是令人反感吗？”

石达开解释说：“天王说，这上帝是炎黄子孙早就信奉的，三坟五典早有论述，并非洋教。”

左宗棠见石达开尚能虚心听取意见，便敞开了谈，他认为太平天国作礼拜、洗礼、信奉天父天兄，这不正是基督教所有的吗？他以为太平天国最不该砸孔庙，这等于把读书人推拒千里之外。大清朝廷不等于孔孟之道，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满洲女真人即使说不上是茹毛饮血，也是鸿闹未开之民族，可康熙皇帝极为聪明，他最先尊孔，开科举用汉人，一下子笼络了汉人的有识之士，太平天国应比康熙更聪明。

一席话说得石达开有些难堪，他解释说：“天王说将来建了小天堂，我们也要开科取士，广纳人才。”

左宗棠料定太平天国的决策人物是不可能吸取他的建议改弦易辙的，因此他又说：“我是姑妄言之，翼王殿下姑妄听之。”

石达开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先生不弃，留在太平天国内，朝夕请教，共图大业，先生可屈就？”

左宗棠说：“我已说过，我已经无意仕途久矣，不愿受约束。谢谢翼王的美意！”在石达开听来，这是话不投机呀。

石达开明显感到一种失落，他说：“先生不肯帮我，是看我们不能成大事吗？真是天不助我，去找左宗棠，失之交臂，先生登门献策，却又不肯屈尊。”

“你们也不要再费心机找那左宗棠了。”左宗棠说，“他与我交谊不浅，在下了解他的脾气，他与我之所想，相去无几。”

石达开说：“即使先生要走，也请在这里盘桓几天，闲时，我把天国的典章制度和历次征战与先生探讨一番，留不住人，也总该留下先生的真知灼见，才不枉认识先生一回呀！何况天王也会见你的。”

左宗棠不忍心拂其好意，说：“好吧，那就叨扰几天。”

四

尽管石达开并不知道找上门来的人就是他朝思暮想的湖南才子左宗棠，但出于对文化人的崇敬，对他也是优礼有加的：给他安排了一个单独的小帐篷，吃饭开小灶，打洗脸水、干杂活都有汪海洋派专人伺候。按理说，左宗棠应当是满意的，可他已打定主意离开了。

如果石达开肯听他的话，那也许是另外的样子了。他与汪海洋闲话时得知，杨秀清是不怎么买文化人账的，所谓“念书多了骨头软”是东王的名言，而操太平天国实权的恰恰是杨秀清，怎能见容？既然不能按自己为太平天国设计的方略大展宏图，自己冒着个反叛之名来助他们起事，就毫无意义了。

第二天，石达开约他一起视察兵营，还要到长沙城下去看穴地攻城。前者左宗棠答应了，到长沙城下那是杀了他头也断不能去的，石达开也不勉强他。石达开说，已经告知杨秀清了，天王也要赶来见他。左宗棠心存好奇，倒很想见识见识这两巨头又是怎样的才学、人品和性情，所以也不反对多盘桓几日。

左宗棠随石达开在兵营和阵地里转了一圈，看了他们操练阵法，也看了他们新武装起来的火铳队。所到之处，将士对石达开不完全是下级的恭敬，有人甚至敢跟他亲密地开玩笑。这令左宗棠惊讶。石达开觉察了，对他说：“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兄弟。”

当他们从守望台上下来时，杨秀清带了一大群将领、扈从来了。石达开向杨秀清请了安，因左宗棠已避之不及，就向杨秀清介绍说：“这是我向杨秀清说起的湖南名士高季左先生，我正要给东王引见，确是奇才。”

杨秀清扫了左宗棠一眼，问：“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指责我们信洋教、失人心的先生了？”

这话来得突兀，不单左宗棠吃了一惊，连石达开也吃了一惊，当时谈话时，除了汪海洋在场，并无别人啊呀！

左宗棠见杨秀清已点破了，只得不卑不亢地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下所言，均属妄评。”

杨秀清说：“既然洋教不得人心，太平天国军兴以来，攻州破府，一路北上克敌，如今已拥有八万之众，先生以为如何？”说话时，一双眯着的小眼睛逼视着左宗棠，完全是一种挑战。

左宗棠也不去看杨秀清，半仰着脸，说：“倘有明人点拨，你们的胜利也许不止于此，或许已攻破北京城，坐了天下了。”

杨秀清冷笑一声，说：“你有什么能，胆敢如此口出狂言？试问先生，你能指出我天国军兴以来，有什么失误吗？”

石达开很是不安，劝也不是，拉左宗棠走也不是，他在客人面前很下不来台。

左宗棠却不以为然，他侃侃而谈：“金田起兵，即应挥师北上，你们竟在大山里盘桓几个月之久，失掉了大好机会。那时清廷尚来不及调兵遣将，本是你们势如破竹之时，此一误也。攻桂林，围了 41 天，围长沙已经七八十天，这是消耗战，为兵家所

不取，打不赢则走，避实就虚，此浅显之理也，此二误也。你们攻下全州，却误了 11 天宝贵时日，彼时广西清军跟不上来，湖南是空的，如不打全州直插长沙，怕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此三误也。”

杨秀清的脸色极不好看，他说：“夸夸其谈，谁都会。”说罢上马离去。

左宗棠却哈哈笑了起来。

石达开很过意不去，连连说：“让先生受委屈了。”

左宗棠言词犀利地说：“翼王说说看，这等礼贤下士，谁人敢来天国献策？”说罢拱拱手，“就此告辞。”

石达开说：“无论如何不行，明天走吧，我们也快撤围了，天王尚且未见呀！”

左宗棠说：“我已决计不见天王了，请翼王勿使我为难。”

石达开说：“好吧，我置酒为君饯行。”

当天晚上，石达开在中军帐为左宗棠饯行。

在军中置酒，这也是相当破例的。石达开向左宗棠解释，拜上帝教视酒为不洁的邪物，饮酒是要挨杖责、甚至杀头的。这规矩一入太平军兵营左宗棠就听士兵说了，因此他对石达开的盛情打心里感激。他想过，如果是石达开这样明事理的人取代杨秀清，自己会乐意留下效劳吗？

他进入太平军，觉得呼吸到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士兵们没有什么金钱欲、物欲甚至情欲，他们乐观、单纯，表面上似乎也看不出有互相倾轧的轮子在转动。

可他始终觉得在这里成不了大事。

他们反孔、禁欲……这都是不得人心的。

酒菜摆上，石达开只好让左宗棠一人独饮，自己以茶代酒作陪，汪海洋按剑立于帐外。

饮了一杯酒，石达开请求道：“与先生一别，也许终身无

会期。能为我留几个字纪念吗？’

左宗棠推托说：“我的字不行，恐贻笑大方。”

石达开道：“是不是先生怕字迹落于贼手，他年有被株连之虞呀？”

这一说，左宗棠反倒不好意思了，说：“我这人并不怕这些，怕，我就不来了。”

石达开亲自为他调好了松烟墨。

他拿起笔，濡墨挥毫，在纸上写下 16 个大字：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在落款时他颇费了点踌躇。真名自然是不能露的了，取个假名容易，他又觉得不该骗人家。这样悬笔片刻，忽然灵机一动，何不把自己的字左季高颠倒过来？这是最妙的了，又没署真名，又不能说是假的。

高季左三个字就这样落在了纸上。

左宗棠此时在兴头上，万万不会想到这张条幅日后会给他惹来多大的麻烦。

石达开一直在一旁看他写字。左宗棠的字看上去横不平，竖不直，可苍劲有力，别具一格。左宗棠自己说过，文如其人，字也如其人，我的字决不是方整圆润之体，有棱有角，体现了我的为人，那就是不媚俗，不流俗。

等他掷下笔时，石达开称赞道：“好一手漂亮的字，意佳字秀，双绝。谢谢高先生惠赐！来，先生再痛饮几杯。”

中军帐外汪海洋走来走去，不放人进去打扰，有一个下级军官叫张遂谋的走过来，附汪海洋耳畔说了几句什么，又匆匆离去。汪海洋大惊失色地闯进帐篷。

中军帐里刚刚挂起左宗棠的墨宝，石达开正在欣赏。

汪海洋不管不顾地叫道：“快，叫高先生快走。有人来送信，东王让捉拿高先生呢，说他可能是清妖派来的奸细。”

左宗棠放下筷子冷笑。

石达开又气又羞，他对左宗棠说：“有我呢，尽管喝，一会儿我护送你出去。”

左宗棠虽也不好露出恐惧神色，这饯行酒是无论如何喝不下去了。石达开卷起墨宝，说了句：“让先生见笑了。”

不是见笑，对左宗棠来说是彻底心凉了。他如同是想登渺茫的仙山去求仙问道的人，结果碰到的却是令他生厌的巫师神汉。

他暗忖，我这算是干什么呢？朋友们知道了会怎样评价我左宗棠？那我这个人可就真是又出大名了。

第 19 章

太平军的座上客已成巡抚的幕宾。一个假沙弥可调动千军万马。



左宗棠注定是隐居不成的，不但总有人惦记着他，他自己也最清楚，他的隐名林下的志向不过是失意后的无可奈何的抉择。

机会来了，张亮基不断地通过郭崑焘、江忠源等朋友向他致意，郭嵩焘从京城回来，张亮基又抓住他，请代为牵线。其实张亮基与左宗棠并未谋过面，他所以如此看重“今亮”，是因为胡林翼的鼎力推荐。

胡林翼与张亮基不但是至交，而且同在林则徐麾下任过职。在张亮基受命于长沙危难之际，胡林翼知道湖南急需人才，便连写几封书信，竟有一大半篇幅是举荐左宗棠的。胡林翼信中称左宗棠“才学品行超冠群伦，为人廉洁耿介，刚直方正，性情善良，实在是忠肝义胆”，而且说他“胸罗古今地图、兵法，熟知本朝国章，又精通时务”，直把左宗棠说成了天下第一完人，把

张亮基的胃口吊了起来。

这次郭嵩焘从北京归来，张亮基便抓住他不放，而且张亮基还有一个设想，如果可能，他想把守制在籍的二品侍郎曾国藩也请出来，这样一来，加上与他们两人齐名的江忠源，张亮基便可放下一条心了。对于张亮基来说，他觉得为朝廷拣选人才，是地方官的第一要旨，不亚于开渠、放赈。

所以他对郭嵩焘开门见山的话就是让他把老友左宗棠拖出来，让他出山。此前他弟弟郭崑焘虽应下来却无下文。

郭嵩焘说：“他这个人古怪得很，我都没有把握劝得动他。”

张亮基拿出一封信来说：“你看，胡林翼是第二封信向我力荐左宗棠了，说他廉洁耿介，刚直方正，一副忠肝义胆。”

郭嵩焘道：“他还有一奇呢。他平时爱研究地图、兵法，又熟知本朝国章，精通时务，你一定会赏识他的。”

张亮基说：“那就请先生替我去请季高吧，我理当亲自去，兵临城下，不得一日安枕，实在脱不开身。”

“愿为张中丞效劳。我弟弟和家眷也在白水洞避战祸，反正我要去一趟的。”

张亮基亲自写了一封热情、恳切的信，求郭嵩焘带给左宗棠。他又挽留郭嵩焘在省城盘桓了几天，郭嵩焘便到湘阴白水洞去看“今亮”了。

白水洞并没有洞，名不副实。这是两座山拱卫着的一个簸箕形的山谷，山谷下有一条小河流出，卵石杂陈，野竹蔽日。左宗棠和郭崑焘就在小河畔结庐而居，是纯粹的茅草屋。

郭嵩焘一到，左宗棠立刻说：“说客来了。”

郭嵩焘说：“奇了，我来看看你们，话未曾说一句，怎么一张口就说我是说客呢？”

左宗棠一边叫夫人在小河旁摆饭桌要大喝一场，一边说：“如果不是当说客，你在白水洞就一个字别提让我出山的事，可

能办到？’

郭嵩焘只好笑笑，他实在太精了。

他们吃着农家菜蔬，席地而坐，喝着村酒，放论今古。好一会儿郭嵩焘没往正题上引，郭崑焘在一旁只是笑，他是碰了钉子的。

最终郭嵩焘还是拿出了张亮基的信。

张亮基的信，左宗棠只大略看看，便不在意地放下了。郭嵩焘又提起胡林翼给张亮基写信举荐的事。

其实，左宗棠本人也收到了胡林翼的信，当然也是劝他出山，信中着实称赞了一番张亮基，说他是与林则徐一般无二的人品，是“一时无两的肝胆血性人物”。左宗棠曾回过信，用讥讽的言辞奚落了胡林翼几句，所以这封信中，胡林翼说“区区愚诚，不但未蒙深察，反遭讥诮”，为了动之以情，胡林翼搬出了“覆巢之下无完卵”的保卫桑梓、人人有责的现实之论。说实在的，惟有这一点乡情，尚能令左宗棠有所动心。

郭嵩焘却偏偏拿朝廷、国家劝他。

左宗棠说：“我们只管饮酒，天塌下来，与我何干？”

郭崑焘说：“季高失踪了几日，回来后好像换了个人。”

郭嵩焘问：“失踪？怎么回事？”

左宗棠说：“听他胡说。我回柳庄去取书，碰上儿时一起读书的几个朋友，拉我去盘桓了几天。”

郭嵩焘道：“张抚台确是林则徐一流的人物，否则我也不会劝你去当他的幕僚，胡林翼也不会再一再二地向他举荐你。”

左宗棠道：“我并不认识张抚台，我怎知他是林则徐一样的人物？”

“你也别太狂傲了。”郭嵩焘说，“他以堂堂巡抚，一省之长，卑辞厚礼来请一寒士，这种事，也许古时候有，当今可极少见了，你的面子上也很可以了。”

左宗棠说：“皇上请我，我也不一定遵命。我这人口无遮拦，深为时忌，不如在家为上。”

郭嵩焘说：“就算你不为做官，总得为湖南父老乡亲尽一点力。湖南正处发匪蹂躏之下，你能忍心看着故土糜烂、生灵涂炭而不为所动吗？张抚台区区愚诚，你怎能不理？”

郭崑焘说：“话又说回来，万一湖南沦陷，白水洞也就不是世外桃源了。”

左宗棠笑道：“你们兄弟拿了这张抚台多少银子，如此卖力气地为他当说客？既然各位这样看重我左某人，不去应付一下，于情于理不合。那我就成全张亮基一个礼贤下士的美名吧。”

郭嵩焘说：“瞧他这人，自己把名声捞足了，却说是成全别人的美名。”

左宗棠说：“其实，张抚台不用过度惊慌，贼兵不久即会撤回长沙，他们甚至不会在湖南久驻。湖北、河南、江苏，倒要好好守一守。”

郭嵩焘问：“你怎么知道？你又不是长毛的军师！”

“我想当，还真能当上他们的军师。”左宗棠一口饮干了一大杯酒，他这话没引起别人注意，他们以为他在说狂话醉语。

二

长沙湖南巡抚衙门就差张灯结彩了，张亮基洞开大门迎候从乡下来的左宗棠。

郭嵩焘把左宗棠引见给张亮基时，张亮基离座迎接，握住左宗棠的双手，说：“季高令我渴念朝夕，总算把你盼来了！湖南幸甚！朝廷幸甚！”

左宗棠却说：“我是冲着张中丞一句话来的，其余不论。”

张亮基问：“哪句话？”

左宗棠说：“保卫桑梓。”

“对，对，”张亮基说，“季高果真是快人快语。不过，你我虽初次相见，早有一见如故之感，我有一句肺腑之言相告，在别人面前，千万别说这话，先生出山，第一是保卫大清，第二是保卫桑梓呀！”

左宗棠笑道：“左某人是张中丞的幕宾，并不吃朝廷俸禄啊。”

张亮基心想，此人果然耿介，毫无忌讳，怕他再说出不好听的话来，便及时改变话题，说：“两天前，徐广缙到了湘潭，他死活不肯到长沙来，我叫江忠源亲自去请，他也不来，足下想，他这是何意？”

左宗棠说：“他看到长毛全力攻长沙，怕落贼手中。他在湘潭，即使长沙被贼所据，自有张中丞承担罪责，他可以像每次一样，躲得一身干净。”

张亮基没有出声，他佩服左宗棠看徐广缙入骨三分。倒是郭嵩焘拍手道：“深刻，入骨三分，徐广缙的为人就是如此。”

张亮基告诉左宗棠，昨天徐大帅给他写来一信，他说，现已是冬日，一天比一天冷，长毛是南方人，生长炎荒，畏寒喜暖，攻不下长沙，不会北上趋寒冷之地，一定会窜回两广，他说他在湘潭利于堵截。张亮基问：“季高，你以为他判断得如何？”

左宗棠说：“鼠目寸光，判断得恰恰相反。他把长毛当成一般股匪、流寇，那就大错特错了。”左宗棠的见解恰恰相反，他认为贼人意欲灭清立国，那就势必北上不可。长沙如果拿不下来，他们也不会久攻。于是他判定，撤围北上，就是近日之事，断无南撤之理。

张亮基半信半疑，说：“如事态如季高兄所判断的样子，那长沙可是万幸了。”

“是呀，”左宗棠说，“张中丞也可以逃脱一劫，否则城破，

或被贼杀戮，或殉节，或逃走获罪，无论怎样，都无好结果。”

张亮基不能不佩服左宗棠的高见。

三

太平军童子军营中刚开过晚饭。

曾晚妹已经能走路了，陈玉成搀着她在大营里来回溜达着。

洪宣娇匆匆走过，看见了曾晚妹，她停下步子，问：“你好

了？”

曾晚妹说：“明天就能骑马。”

洪宣娇对陈玉成说：“好好照顾她，你这个‘小弟弟’体质弱。”

陈玉成答应一声，待洪宣娇转身走去，曾晚妹掩住口一笑，说：“她还以为你不知道我是女的呢。”

陈玉成说：“宣娇姐瘦多了，西王死得太可惜了。”

曾晚妹说：“其实，她并不喜欢西王。”

陈玉成吃惊地说：“你胡说什么？”

曾晚妹说：“你哪有我知道。她真正爱的人你知道是哪个吗？”

陈玉成瞪大眼睛望着她。

曾晚妹一字一顿地说：“土官正将军林凤祥！”

陈玉成摇了摇头，那表情像同情又像不解。

曾晚妹说：“这回西王死了，她可以嫁她的心上人了。”

“又胡说。”陈玉成说，“女人要守贞节，你不知道吗？况且是西王娘，别人不好要的呀！”

“太平天国不是不讲这些吗？”曾晚妹说，“咱还不兴缠足呢，女人还能当兵呢。”

陈玉成说：“这事，得天王说了算。”

这时，汪海洋走了来，叫陈玉成：“翼王叫你呢。”

“你先自己蹓蹓。”陈玉成松开曾晚妹，三脚两步地向石达开的帐篷跑去，曾晚妹在后面紧紧跟了过去。

石达开营帐里只有石达开一人在。

陈玉成刚刚进来，曾晚妹就跟进来了。石达开说：“我找陈玉成，曾晚妹你跟来干什么？”

曾晚妹说：“我不叫曾晚妹，我是曾晚生。”

石达开知道自己给说漏了底，忙说：“对对，看我这记性。”

陈玉成在一旁偷着笑。

石达开问陈玉成：“派你去一趟向荣的大营，你有胆量没有？”

陈玉成说：“翼王殿下让我上刀山下火海也敢去。”

石达开问：“我前天借给你的兵书看过了没有？你不是说两天即还吗？”

曾晚妹说：“我帮他抄呢，抄下来天天可以看，不用再借了。”

石达开说：“有心计。说不定陈玉成日后是天国的一员大将。”

陈玉成急着要知道分派给他什么任务，就问：“让我给向荣投书、下战表吗？”

石达开说：“我想把向荣的兵力都调到长沙城里去，让他们以为我们非攻下长沙不可。”

曾晚妹问：“不攻长沙了？”

陈玉成扯了她一把，说：“别打岔。”

石达开说：“你去告诉向荣，就说我们已把地道挖到长沙城的大般若寺底下了，炸药堆了 20 石，只等另一条地道挖到抚台衙门底下，就一起爆炸。”

曾晚妹问：“向荣能信吗？”

陈玉成瞪她一眼，说：“空口说白话，当然不会信。”

石达开说：“是呀，得想个办法让他信，你不是学过兵法了吗？”

陈玉成说：“用苦肉计吧。”

“打你一顿？”石达开说，“向荣未必上当，你才十五六岁，还是个孩子，他不会相信你掌握着太平军的机密。”

陈玉成动了一会儿脑筋，突然说：“我剃了秃子，冒充大般若寺的小沙弥，他们准信。”

他这一说，石达开记起来了，前几天太平军在长沙城外抓了一个大般若寺的小沙弥，他是出城给城外清兵送信时被扣的。

石达开很赏识陈玉成的精明，化装成小沙弥混进城去比较容易。

现成的僧衣，剥下来就是了。陈玉成穿起僧衣时，小伙伴们都逗他：“这回可娶不了媳妇了。”

陈玉成很快来到了长沙城外向荣大营前，他口口声声说有要事要见向大帅。

清兵把总想不出小沙弥会是什么危险人物，就把他带到了中军帐前，把总叫他等在帐外。

那个清兵把总报告说：“向军门，这个小沙弥是奉他师父之命，前来报告紧急军情的。”

向荣打量了陈玉成一眼，问：“你是哪个庙上的沙弥呀？”

陈玉成道：“大般若寺，四天前慧圆长老让我出城去三山寺接师兄，叫长毛抓住了，逼我挖地道。”

一听挖地道，向荣问：“挖进城去了吗？”他是领略过太平军穴地攻城厉害的。

陈玉成道：“一条挖到了我们大般若寺藏经阁底下了，我都听见师父们诵经声了，他们堆了那么多火药……”

向荣让人把陈玉成带下去，说：“先给他弄点斋饭，吃饱了

让他带咱们去挖大般若寺底下的地道。”

陈玉成走后，有个副将说：“咱们冒险入城去，值得吗？守城又不是咱们的事。”

“你懂什么，”向荣说，“城破，你我一样获罪。我们如果把情报告诉了张亮基，他挖出了炸药，破坏了地道，那功劳就是他的了，到口的肥肉岂能相让？”

巡抚衙门总是唱空城计。

张亮基总带着兵弁在城中走动，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大镐或大锤，走到哪里都要在平地上锤打几下，听听是实音还是空音。张亮基比向荣更怕太平军挖地道。

左宗棠说：“这么个探查法，不是大海捞针吗？”

张亮基说：“万一他们挖通了地道，炸个大洞，突然间从地下冒出来，我们岂不是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了吗？”

左宗棠说：“这法子就是太笨拙了。”

张亮基边走边诉苦，长毛穴地攻城十分厉害，有时把地道挖到了城中，防不胜防。他把张国淦的 4 000 楚勇调回湘江东岸，本欲调提督福兴的 3 000 广东兵回守龙回潭，可福兴不听调遣。

左宗棠道：“福兴是徐广缙的心腹嘛。”

“是呀，处处掣肘，”张亮基说，“我转请向荣回兵防守，向荣也不买我的账。这一下，龙回潭就空虚了。”

左宗棠说：“无论如何，要派兵堵住龙回潭，我断定，将来长毛突围北走，必从龙回潭北上。”

张亮基说：“我调不动兵啊！”

左宗棠发牢骚说：“这就是官兵屡败的原因！这样吧，实在不行，把守城的兵勇拨出 2 000 来，我带着去守龙回潭。”

张亮基迟疑地说：“一来我实在不敢撤城内之兵外援，二则先生初到，席未暇暖，怎好令你带兵出征？”

正说着，罗绕典来报告说：“向荣率 1 000 精锐从西门杀进

城里来了。”

张亮基愕然：“他怎么有这样的善心，肯助我守城呢？”

左宗棠道：“或许别有缘故。”

“不管怎样，不能慢待了他。”张亮基说，“我们回到抚院去接他吧。”

他们刚上轿子，一骑马飞驰而来，是一个守备，他在张亮基轿前落马，说：“不用回抚院了，向提督直奔大般若寺去了。”

张亮基等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互相看看，张亮基只好说：“那就去大般若寺吧。”

大般若寺处在战时，香火不盛，山门紧闭，却没想到向荣带兵突入寺中。

长老一见向荣带兵直入山门，急忙带僧众出迎。他想不出是什么事。

走在向荣前面的陈玉成双手合十，给长老请了安，说了句“大事不好，师父，地道都挖到藏经阁下了”。他这样说话，给人一种很熟的印象，根本不认识他的长老也不会生疑，知他是哪个寺院的人？

兵勇们直奔后面的藏经阁，陈玉成煞有介事地抓了一把石灰，从院子撒起，一直撒入藏经阁里，之后说：“就在这底下。”

向荣大声下令：“挖！”兵士们立刻挥镐抡锹，大挖特挖起来。一时尘土飞扬，吓得长老大叫，去找向荣，向荣睬都不睬，他只得去拉住陈玉成的袖子，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不能乱来，毁了本寺啊！”

陈玉成也不理他，趁人不注意，往秃头众僧间一溜，就很难找到了。再过了一会儿，早已无影无踪。

不消半个时辰，院子已经挖得不成样子了，院墙也挖塌了，一伙兵开始刨藏经阁。

就在这时，张亮基一行人来到了大般若寺，见了向荣，急

问：“这是怎么回事？”

向荣说：“长毛的地道挖到了这里。”

众人皆吃一惊。

张亮基问：“这是哪来的消息？”

向荣不愿费唇舌，就说：“把那个小沙弥叫来。”

可是找了一圈，陈玉成踪影皆无。

向荣呆了半晌没出一声，张亮基拆穿了，说：“是敌人的计吧？”

向荣心知上当，可嘴上不肯服软，说：“老夫不解。让我们挖地道，他们又能有什么好处呢？”

左宗棠在一旁说：“调向大人之兵入城，这说不定是声东击西呀！”

不一会儿，几骑马飞驰而来，一个人向向荣报告：“城南长毛忽然全数过了河，与石达开会合，一举抢占了龙回潭。”

左宗棠说了一句：“怎么样？”

这是冲张亮基说的。张亮基不能不佩服左宗棠的先见之明。如果真的派兵抢占了龙回潭，岂有今日之失？可这后悔的话只能烂在肚里了。

在场的官员们都清楚，龙回潭一落入太平军之手，通往湘潭、宁乡的路就敞开了。

张亮基分析着说：“这样看来，发匪意在取湘潭南下！”

左宗棠断然道：“不，必是北上。”

这更断定太平军用的是调虎离山、声东击西之计。

人们都把目光掉向身经百战的向荣，他有苦说不出，严令搜捕小沙弥，随后悻悻地上马离去，一言未发。

四

长沙街巷展开了对小沙弥的大搜捕。

穿着僧衣的陈玉成此时已翻过大般若寺的红墙，贴着墙根飞快地向前跑，他对路径根本不熟，拐街串巷，只能专挑行人稀少的僻静胡同钻。

背后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队清兵从大般若寺里冲出来，一路高喊：“抓小沙弥，抓住沙小弥啊！”

陈玉成急忙躲到小巷拐弯处，待这一队士兵过去，又向巷子里跑，行人开始注意他了。

他情急，又攀着一棵弯曲的老树爬上了一家院墙，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了下去。他的脚闪了一下，好一会儿没直起腰来。

陈玉成跳下去正落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仓房和院墙上摆着很多竹篓、竹筐，装满了各种中草药。

陈玉成看看没人，一瘸一拐地钻进库房中，钻到了堆放在角落处的草药底下。

原来这是胡记药堂，在城东南隅一带小有名气。

这家门面不大的中药铺，前面临街，挂着一串画着阴阳鱼的铜牌子，还悬着“济世活人”的匾。胡家药店的掌柜和一个伙计正给人抓药，只见一队清兵从街上跑过，吆喝着什么。

一个十五六岁的面目姣好的女孩儿进了店，挎着个竹篮子，说：“又抓人了，听说是抓一个小沙弥。”

胡掌柜的说：“这兵荒马乱的，你少往外头跑吧。”

陈玉成躲在仓房里，中草药的浓烈味道熏得他直想呕吐。他在盘算着脱身之计。必须先换掉僧衣，还得弄一条假辫子，否则是寸步难行啊！

不知过了多久，街上抓人的喊声渐渐平息下去，他觉得肚子

里咕噜噜地叫，他尽力不去想吃的。他想，这时候太平军大概已经撤围转移了吧？他又希望撤得神速，又担心撤得太快，自己出了城，上哪去找他们啊！

这会儿太平军正在有秩序地撤走，杨秀清对陈玉成非凡的才能深为赞赏，在他离长沙前，特地嘱咐石达开，想办法去接应一下陈玉成。

石达开说：“我派人去了。他光着脑袋，一身袈裟，可是不好往外混啊！”

杨秀清说：“陈玉成真是有个有勇有谋的小子，他回来要好好封他一个官职。别看他人小，志气大。”

石达开说：“他对童子军也训练得很出色。”

杨秀清说：“现在清妖又摸不准我们的去向了。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往南打，我们就做出个向南打的样子给他看，让清妖再次上当！”

接着杨秀清在行军前召集了临时会议，所有的将领都拉着马站在外面。

杨秀清心里像有一张活地图，他声音不高，可下命令却有斩钉截铁的效应。

他命令罗大纲、苏三娘率所部经谢家桥向宁乡挺进，林凤祥部经郭恩桥也向宁乡前进，李开芳所部要快速插向桐木乡，石祥祯所部经白箬铺向宁乡挺进。

各将俱响亮回答。

为了隐蔽进军的真实意图，杨秀清又布置了十股疑兵，每股带兵五百，分别由杨辅清、杨宜清、洪宣娇、曾立昌、曾天养、曾水源、林启蓉、吴如孝、吉文元、黄文金带领，总负责是秦日纲、胡以晃。

杨秀清命令这十股兵大张旗鼓南进，让清妖误以为太平军是向南突围。杨秀清意在把向荣、和春、徐广缙和江忠源几支有战

斗力的清兵全引到湘潭方向，等太平军全部到达指定位置时，再分道立即北返，分左右两翼掩护天王中军向益阳、岳州进发，这就会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头。

长沙 81 天的攻坚战结束了，张亮基是一场虚惊。洪秀全已经多少意识到这样费时费力的攻坚战是失误，他在北上的途中，正式向杨秀清说了。

杨秀清说：“今后不会这么蛮攻了。打得胜就打，打不下来就走，柿子挑软的捏。”

第 20 章

清清的资水，给石达开流淌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太平军撤离长沙的消息一传开，长沙城里的大小官员、富绅大户额手称庆，连日来家家摆酒压惊，死气沉沉的一座城仿佛刚刚有了一丝活气。

张亮基却不敢松懈，城门仍是把守得紧紧的，他惟恐长毛用计，麻痹了他们后再卷土重来。

在城上视察时，张亮基道出了心中隐忧，左宗棠嘲笑了他。左宗棠已经算准了，太平军果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了。可向荣不信，张亮基也半信半疑。左宗棠根本不相信有卷土重来之事，久攻不下的长沙是一根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最终还是无味。

张亮基说：“但愿长沙永远是鸡肋才好。”他再三感叹长毛用兵诡诈，似有高明军师。

左宗棠差点亮出老底，想说出他的所见所闻，他怪自己太唐突。

罗绕典言语中也不得不流露出忌惮，长毛用疑兵使向荣吃了大亏。长毛事先将队伍藏在洲南树林中，引诱向荣军队过来后，他们从树林中冲出来抄了后路，使向荣一仗下来折损千余人马，若不是向荣马快，他就叫人生擒了。

左宗棠哂笑道：“这是长毛的疑兵。我还是说，他们的真正意图必是北上益阳，去攻岳州。”

果然，不一会儿有探马来报说，长毛昨天占了宁乡，今天已向益阳进攻。向提督追击，在陆贾山大败，副将纪冠军战死，向提督逃往宁家铺，他要长沙援军去支援。探马说罢递上向荣的亲笔信。

张亮基说：“前时我调不动他，现在他来调我了。”

左宗棠手拍着城墙垛口，用嬉笑怒骂的口气说：“我统计了一下，长沙城内外，有两个巡抚、一个帮办军务、两个提督、十镇总兵，居然放长毛长驱北上。”

没人应答，气氛沉闷。

张亮基想起了递送假情报的小沙弥，就问：“那个小沙弥抓到了吗？”

罗绕典说：“全城都搜了，没有。”

张亮基说：“秃头和尚还不好找吗？不能放过。这长毛真厉害，这么小的人也神出鬼没的。”

陈玉成根本没有机会混出城去，一颗光头害了他，他藏身在胡记药店的仓库里，被中药味熏得头昏脑胀，已经饿了快三天，总不能吃中草药啊！幸亏主人家喂了两口猪，夜半人静时，陈玉成钻出仓库，伸手在猪食槽子里抓了几口猪食吃，霉味的糠掺和在令人作呕的泔水里，真叫他咽不下去，可他还是捏着鼻子吞了几口。

就在陈玉成决定铤而走险夜间硬闯时，他听见了脚步声，是胡掌柜和他的女儿来到了中药库房门外。

胡掌柜对他女儿说：“玉蓉，当归和川贝都没有了，药匣子空了，你抽空切一些备在那里，甘草也该晾晒一下了。”

胡玉蓉应了一声，拿了个大竹筐箩，走到库房中去，她突然听到堆甘草的地方簌簌作响，吓得向后退了几步。细听听，又没动静了，胡玉蓉放下筐箩，两手一抓，抓起一大抱甘草，可就在这这时，她吓得尖叫起来，陈玉成的秃头从甘草堆里露出来。

陈玉成一见，忙低声说：“请姐姐不要声张，我不是歹人。”

胡玉蓉一见这颗光头，什么都明白了，她忽闪着美丽的大眼睛，问：“街上正在抓小沙弥，是抓你吧？”

陈玉成点点头，从甘草堆里出来。

胡玉蓉带上库房的门，问：“你一个出家人，与世无争，怎么惹恼了官府呢？”

陈玉成道：“我本不是出家人，是剃了头装成和尚带清兵入城来挖地道的，我是骗他们上当的。”他只能实话实说了。

胡玉蓉说：“那我猜，你是城外的长毛吧？”

陈玉成说：“我是太平军，不叫长毛。”

胡玉蓉不好意思地说：“都这么叫，叫顺口了，你别生气。听说你们专劫富济贫，不害百姓，是吗？”

陈玉成说：“当然，我们从不伤害老百姓，所占州县，百姓都安居乐业。”

胡玉蓉道：“别说这些了，你现在怎么办？人家在抓你呀！”

陈玉成说：“如能让我在你家暂避一时，风声一过，我就出城去。”

“你这秃头怎么出得去呢？”她想了想说，“我找一条假辫子给你，是我小时候剪下来的。不过出城门可不行，看出破绽，一把就能扯下来。”

陈玉成说：“那我戴它何用？”

胡玉蓉说：“先在后院帮我家切药、碾药，我爹常雇小伙计的。”

陈玉成说：“多谢姐姐！”看来也只能如此了，他情知赶不上队伍了，特别怕曾晚妹着急，她那个性子，谁也劝不了的。

二

太平军是昨天夜里突然撤围长沙的，事先一点迹象都没有。曾晚妹后半夜睡得稀里糊涂的，被李世贤、谭绍光从睡梦中拉起来，跟上大队出发了。

走了很远，曾晚妹才想起了一件事，陈玉成没从长沙回来，这不是把他丢下了吗？

她心里着急，就到处去打探，小伙伴们的心情也都沉重了。今后，陈玉成上哪去找大队呀？

曾晚妹想留下来等陈玉成，叫洪宣娇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只好抹着眼泪跟上队伍。

队伍忽而向南、忽而向东，毫无方向地走了一整天，走得人困马乏。

行军路上，童子军的人都不乐呵。

曾晚妹更甚，她夹在童子军的行列中，一边走一边抹眼泪，不断地回头看。

李世贤劝道：“别哭了，玉成哥那么机灵的人，准会回来的。”

曾晚妹也不出声，低着头走。

又过了一会儿，李世贤突然发现曾晚妹不见了，忙去问谭绍光：“见到曾晚生了吗？”

谭绍光说：“不是跟你一起走的吗？”

李世贤又去问范汝增和陈坤书：“见到曾晚生了吗？”

两个人也都摇头。

正巧洪宣娇驰马经过，也在找曾晚妹：“曾晚生呢？她伤刚好，让她骑我的马！”

李世贤说：“掉队了，找不见了。”

气得洪宣娇举起马鞭子要抽他，可鞭子举得高高的，动作也是狠狠的，落在李世贤肩上却是极轻极轻的。

洪宣娇知道曾晚妹必是去找陈玉成了，这个烈性子的丫头又上来倔劲了。她穿着太平军的军服，一旦脱离了大队，那是很危险的。洪宣娇又气又恨又舍不得她，只好纵马向来路疾驰，想把曾晚妹接回来。

已经走过两个村镇了，洪宣娇也已远远地离开了大队，她不敢再走远了，正在一个长满了樟树的小树林子里踟蹰张望，突然看见前面不远是个三岔路口，左面是一条很宽的河，河畔有一架大水车在缓缓地转着，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了，大水车和河上的石拱桥都被夕照染成了红色。

洪宣娇又向河边走了一箭地，夕照的余晖渐渐变成了淡粉色，夜幕正在村庄后面垂落下来，田野和远山都变得模糊了。

洪宣娇失望了，她正想往回返，忽然发现大水车旁的石拱桥上有一个影子，一动不动地坐在桥头，她猜想，会不是曾晚妹在那傻坐着呀？

洪宣娇打马狂驰，很快到了大水车下，一看，果然是曾晚妹，她傻呆呆地抱膝坐在石栏下，目光呆滞地望着水车轮缓缓地旋转，把一斗斗的水冲到水槽中去。

又气又疼的洪宣娇叫了声：“晚妹！”跳下马向她跑去。

一见了洪宣娇，曾晚妹“哇”的一声扑到她怀里哭了。

洪宣娇说：“你是走不动了吗？怎么也不说一声？”

曾晚妹说：“我在等玉成哥。”

洪宣娇说：“傻丫头，路有千条万条，你知道玉成走哪一条？”

“这不是三岔路口吗？”曾晚妹抽抽噎噎地说，“他走哪一条我都能看见。”

洪宣娇说：“走吧，再不走，我们就追不上队伍了。”

“你走吧，我在这等他。”曾晚妹又执拗地坐到了水车下面。

“你这么傻等是等不到的！”生了气的洪宣娇一下子把她提起来，说，“走，别犯傻，玉成一定能回来。”

倔强的曾晚妹不肯走，往下坠着想从洪宣娇手中挣脱出去。

洪宣娇不容分说，夹起她来，横在马背上，然后一抬腿上马，带着她、带着她的一路哭声驰进苍茫暮色中。

三

1852年12月3日，太平天国几路大军兵不血刃地占领益阳，沿资水布防，完成了北上的重大转折。

当洪秀全、杨秀清率精锐之师浩浩荡荡举行入城式时，益阳城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奇观，益阳民众洞开四门，沿街摆香案，拈花焚香，欢呼太平军入城，使洪秀全亲尝了得道多助、得人心者得天下的乐趣。他骑在马上，频频向顶礼膜拜的百姓招手，从那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浪中，洪秀全已感受到占有全天下的日子不远了。他这时突然想起了中道捐躯的冯云山、萧朝贵，不免一阵阵悲从中来。

当秦日纲来报告，在益阳得了上千只民船时，他几乎与杨秀清同时强化了过林子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两路直取武汉的战略构想。

洪秀全真正是踌躇满志的。

洪秀全刚住进为他打扫出来的临时驻跸处，马上问：“陈玉

成回来没有？

蒙得恩说：“方才我还到童子军去打听过，没回来。”

洪秀全没有说什么，却轻轻地叹了口气。

陈玉成令天王牵肠挂肚，正是由于他讨人喜欢。

一连几天，陈玉成仍无踪影，人们难免往坏处想他了。童子军的李世贤、谭绍光、范汝增这些小伙伴，甚至要拉起一拨人返回长沙去找，好歹叫洪宣娇镇唬下去了。

按倒了葫芦起来瓢，最难对付的还是曾晚妹。她天天失魂落魄似的。

资水河边的冬天夜晚，凉浸浸的。

资水无声地向北流淌，渡口挤满了大小渔船，夜里渡口竖起高竿，挑着一串串灯笼。太平军士兵和渔民在修船，丁丁当当的声音混和在渔歌声中，既动听又充满和平气氛。

只有曾晚妹是个不和谐的音符，她凄凄凉凉地坐在码头上，望着映着灯光的资水，显得无望、木然。

曾天养和洪宣娇轻轻走来，一左一右坐在曾晚妹身边，曾天养拿出几个热鸡蛋，放在她手上。

“听话，快吃了它。”洪宣娇说，“别让你爷爷着急，你两天不吃东西怎么行？”

曾天养说：“玉成没回来，我们大家都难过，连天王都一天好几遍地问。话又说回来，打仗，天天死人，从广西出来，一路打下来，老兄弟十个有三个阵亡了，因为他们战死了，我们都不活了吗？”

曾晚妹说：“若是玉成哥真的死了，我也陪他去，我说到做到。”

此言一出，曾天养和洪宣娇交换了一个十分难过的眼神。

四

杨秀清委托石达开和石祥祯组建水师。此前太平军尚无正式水师，得了船也是有用则用，无用则弃。占益阳后要出八百里洞庭、下长江，没有水师等于少一侧羽翼，太平军的将领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要训练水师，除了修造战船，还得有个好统领，石祥祯奉了石达开之命，物色到了一个叫唐正财的人。据他说，此人水性好，当过渔夫，荒年干过水贼，在益阳一带水域享有盛名。他为人豪爽，一呼百应。

石达开说：“正合我意，马上带来见我。”

“唐正财已经在替我们干了。”石祥祯说，“就在江边码头上。”

于是石达开和石祥祯专程来到资水畔修船的船坞，去见唐正财。

石祥祯跑下土坡，不一会儿带来一个打赤脚，皮肤晒得黝黑的人，刀条子脸，高鼻子小耳朵，头发有一寸长短，长短不齐，像刚用剪子剪过。

石达开问：“你就是唐正财？你的辫子怎么没了？”

唐正财说：“听说太平军要过来，我们就一剪子把那尾巴剪了。你看——”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水上水下帮助太平军修船的渔民们全都没有辫子了，全蓄了发。

石达开高兴地说：“好，太平军从现在起，设立典水衙，训练水军，就由你唐正财管，怎么样？”

唐正财说：“翼王信得过我，我肝脑涂地也要把水军办好。”

石达开走下河堤，察看着渔船，对唐正财下达指示：这些渔

船做战船还不适用，要改一改才行，大船上要架炮，底下要稳，不能乱晃。唐正财答应一一改造。

石达开跳上一条渔船，说：“我到那边造船的船厂去看看。”

石祥祯和牌刀手汪海洋也随他跳了上去，船老大把着舵，撑篙的是一个10岁左右秀气而机灵的小女孩儿，可驶船驶得很娴熟。

石达开坐在小女孩儿对面，问：“你几岁了？”

小女孩说：“10岁。”

“叫什么呀？”石达开又问。

小女孩说：“叫刘益阳。”

“好名字，”石达开说，“不像我们广西，女孩子都叫什么妹，三妹、四妹、五娘、六娘的。”

艄公说：“她父亲是个举人呢，有学问的人起名字也不同。”

石达开有些惊讶，打量着这个转动着一对乌黑大眼睛秀气的小女孩儿，她晒得黑红，光着脚，一双天足，怎么也看不出像大家闺秀。石达开问：“书香门第的千金，怎么跟你这艄公来撑船呀？”

“她父亲吃了一场官司，死在大狱里了，娘也上吊了。”老艄公说。

“什么官司？”石达开问。

刘益阳自己答得清清爽爽：“家父写了一首诗，被人告发，说是藏头诗，是反诗。”

“噢，文字狱。”石达开同情地望着小姑娘。在文网森严文字狱迭起的年代，这样的事多的是。

这时渔舟已到江心，突然刘益阳看到水中冒水泡，好像有人影，她还没等发出声来，已有两个水贼从水中蹿出，脊背用力一顶，船呼地一下倾翻，船上的人尽行落水。

资水水中尽是漩涡，有三四丈深。

刘益阳沉到水底，憋了一口气浮出水面，见老艄公和石祥祯、汪海洋也刚刚冒出头来。石祥祯叫了一声：“翼王呢？”

众人在水面四顾，没有翼王的影子，他们不约而同地潜入水中。

刘益阳在水下潜游着，忽然她看见两个歹徒正一左一右按着石达开往深水里浸，石达开手脚并用在反抗挣扎，却抵不过两个人的力量。

刘益阳扑过去，去扯一个歹徒的脚，她力气太小，那人反倒用力一蹬，把她蹬出很远。

她重新游过去，透过浑黄的水忽然发现，在另一个歹徒腰间别着一把亮晶晶的鱼刀，刘益阳悄悄向他身边游去，而且轻而易举地拔出了鱼刀。她握刀在手，运足了力气，朝死死掐住石达开脖子的歹徒胸口一刀刺去。

一股殷红的血如喷泉般从水中涌起，中刀的歹徒的手松开了，歪向了一边，另一个歹徒吃了一惊，见刘益阳又向他刺来，立刻松开了抓石达开的手来扑抓刘益阳。

石达开趁此机会猛一蹿，蹿出水面，大吸了一口气，重新扎下水底。他扑向那个没死的歹徒，把他的脖子用力扼住，直到他四肢再也不动，才拉着刘益阳的手升出水面。

这时已有很多快船向这里驶来营救，石祥祯也刚从水底下冒上来，见石达开没事，忙把他和刘益阳架上一艘大船。一出水，人们冷得直打哆嗦。

石达开上了船，就把水淋淋的刘益阳搂在怀中，他说：“今天若没有刘益阳，我命休矣。”

那边，汪海洋指挥几个牌刀兵已经把两名刺客的尸体从江里捞出来。有人认出来，说：“这个大马脸不是刚从长沙投军的郭甲吗？”

“他们是受什么人指使呀？”石祥祯说。

石达开道：“既可能是清妖派人打进来的，也可能是被清妖重金收买的。我石达开一颗人头值五千两银子，还能换个六品顶戴呢。”

石祥祯对汪海洋他们几个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今后你们要跟紧翼王，寸步不离才是。”

几个牌刀兵忙答应。

五

汪海洋说刘益阳正受着公主的待遇。

刘益阳被石达开带回营帐，好吃好喝招待她，她香甜地吃着饭，石达开坐在她对面，不怎么动筷子，笑眯眯地看着她吃。

刘益阳发现石达开在看自己，她忽闪了一下大眼睛，有点不好意思。她问：“翼王，您怎么不吃，菜都叫我吃光了。”

石达开说：“吃光了不怕，叫他们再做。”

刘益阳瞪着一双好看的大眼睛，咬着筷子尖问：“翼王殿下，你们这往哪里打？是要打到北京去坐金銮殿吗？”

石达开说：“我们天王是要坐金銮殿的。”

刘益阳说：“您不坐吗？您不是万岁，不也有五千岁吗？”

石达开扑哧一下笑了：“你听谁说的？”

“你的牌刀兵汪海洋啊！”刘益阳说。

石达开见桌上的芙蓉糕没有了，就拍拍手，进来一个牌刀兵，石达开说：“怎么是你？汪海洋呢？”

牌刀兵支支吾吾地说：“刚才还在。”

刘益阳嘻嘻地笑起来。

“再去伙房拿一盘芙蓉糕来。”

牌刀兵出去后，刘益阳说：“汪海洋对您可真好！”

“好什么好？”石达开说，“今天若不是你救了我，我就完了，汪海洋跑哪去了？”

“你会罚他吗？”刘益阳问。

石达开说：“为公事，我早打他 50 军棍了。可这是关乎我自己生命的事，我不想责罚他。人家会说，同是天国兄弟，你石达开的命比别人的值钱啊！”

刘益阳突然放下筷子，拉着石达开往外走。

“干什么去呀？你还没吃完饭呢！”石达开被她弄得莫名其妙。

刘益阳不容分说地把他拉到了一座兵营中，那里围了不少士兵，一见他进来，都悄无声息地散开了，只剩下内医赖汉英在给汪海洋上药。汪海洋趴在床铺上，疼得直咧嘴。

石达开一见，忙问：“怎么回事？”

赖汉英说：“50 军棍打的呀！”

石达开好生奇怪，问：“为什么罚他吃军棍，谁下的令？”

赖汉英更觉得奇怪了，说：“不是翼王殿下责罚的吗？他今天失职，不是使殿下险些遭毒手吗？”

石达开道：“我何时下过处罚令啊？”

刘益阳说：“我知道，是汪海洋自己下的令，他叫人打了他 50 军棍，还不准人告诉你。”

石达开又意外又感动，他俯下身，看着创口，埋怨道：“你这傻小子，白挨这 50 军棍干吗？别人若碰上这事，告饶还告不过来呢，你却自己找打。”

汪海洋说：“我知道殿下舍不得打我，可按军规该打，我若不自己打，那今后怎么服人哪？别人就会说了，侍候翼王的人特殊。”

石达开拍了拍汪海洋的头，说：“有种，好小子！”

军营里的人见了翼王都垂手侍立，跟他一起走的刘益阳也美滋滋的。

石达开与刘益阳走着，刘益阳还在夸汪海洋：“汪海洋说，为了翼王，他随时准备把命豁上，他真是忠心耿耿啊！”

石达开说：“他今年才 17 岁，两年前，是我在桂平城里捡来的孩子，当时他都快饿死了。”

刘益阳忽然站住，眼巴巴地望着石达开，说：“您把我也捡去，行吗？”

石达开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她的渴求，石达开摸了摸她的脸蛋，问：“你的亲人能让吗？”

刘益阳说：“什么亲人？我父亲一出事，他们都躲得远远的，还不如摆渡打渔的老艄公呢！让我跟您走吧，我不能打仗，天天给翼王打洗脚水、倒茶，那还不行吗？”

石达开怜爱地看着她，说：“我哪能舍得让你干粗活呢？你念过书吗？”

刘益阳说：“念过三年，还是我父亲坐馆的时候，带我一起去上学的。”

石达开说：“你给我当女儿吧。”

望着石达开，刘益阳半晌没说出话来。

石达开说：“你不愿意？以为我不配？”

刘益阳闪动着黑眼睛说：“我看，您更像个哥哥。”

“哪里？”石达开说，“足可以当你的父亲了。好吗？”

机灵的刘益阳立即趴下去叩了三个响头，叫了一声“爹”。

石达开拉起她来，说：“你得依我一件事，那就是你要读书，有馆呢，入馆，没馆时我来教你，你不许偷懒。”

刘益阳说：“我上童子军去，他们比我大不了几岁。”

“不行。”石达开说，“太平天国里不缺大将，缺军师，缺宰相，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成为天国的柱石。行吗？”

刘益阳郑重地点点头，说：“从今天起，我就叫石益阳了。”

“不改也可。”石达开说。

“不，我就是石益阳。”

石达开笑了。

第 21 章

一个含泪相送，一个望眼欲穿。两个少女同一心思。



长沙街头飘着清雪，天气奇冷，好多本来不兴旺的店铺提早歇业关门。虽说已不是太平军兵临城下时那样人心惶惶了，市井依然萧条。

胡家药铺既打出“济世活人”的招牌，总算还开着一半栅板。胡掌柜一边给一个老太婆抓药，一边漫不经心地问：“这几天怎么消停了？那个小沙弥抓到了吗？”

老婆婆扁了扁嘴，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光天化日闯到家里翻什么小沙弥，真是的！”她提了药包，一扭一扭地走了。

胡家后院是安全的。

陈玉成脑后拖着一条假辫子，已经换上了不怎么合体的衣服，此时坐在小板凳上，正咕噜噜地蹬着药碾子。

胡玉蓉坐在他对面，切甘草。

陈玉成说：“你爹心肠真好，我还怕他不收留我呢。”

胡玉蓉说：“我点了头，也就是他点头了，我爹听我的。”

陈玉成笑了。

“你这么小就当长毛，胆子可真够大的了。”胡玉蓉说。

陈玉成说：“比我小的还有呢。”

胡玉蓉说：“我今天听说，长毛早都走了，一夜之间不知去向。”

陈玉成的脚停下，虽在意料中，仍不免有点惊慌：“这消息准吗？”

“怎么不准？”胡玉蓉说，“今天卯时起，都开两个时辰的城门了，从前哪敢？”

陈玉成的眼光顿时黯淡下来，低头想着什么。

“你怎么了？”胡玉蓉问，“是不是怕追不上太平军了？”

停了一下，胡玉蓉说：“找不着也不怕，爹说了，他后面正缺一个小伙计，你还怕没口饭吃吗？”

陈玉成一听急了：“不行，我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得找天王去。”他抖抖身上的药末，说：“我这就走。”

胡玉蓉说：“你还真是个急性子。现在走，你走得了吗？就你那个秃头就混不过关，弄不好，别把脑袋丢了。”

胡掌柜这时来到后院，搭腔道：“是呀，得想想法子，怎么混出去。”

胡玉蓉一直在望着陈玉成那张秀气白皙的脸出神，看得陈玉成都不好意思了。她突然打定了主意，一拍手说：“有办法了，你跟我来。”

陈玉成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跟着玉蓉进了她楼上的闺房。

胡玉蓉闺房流荡着一股香气。

也许陈玉成长这么大第一次踏入小姐香闺，他被那精美、雅致的女儿香巢吸引了，坐也不敢坐。

胡玉蓉指着梳妆台前的方凳说：“坐呀，太平天国的少年将军，怎么到我这手脚都不会动了？”

陈玉成坐在凳上，从镜子里反射出绣花床帐，床前吊着很多布玩偶。

胡玉蓉说：“你皮肤白，又长得英俊，我给你上了女儿妆，保准什么人也看不出。”

“不行，不行。”陈玉成说，“这成什么样子了？叫我以后怎么有脸见人？”

胡玉蓉说：“好个男子汉大丈夫！你眼下顾不了那么多了，逃命要紧，守城门的士兵再也不会想到小沙弥变成了千金小姐。”

事逼无奈，陈玉成只得应允，他说：“出了城，你可得为我准备一套男人衣服。”

“你放心，”胡玉蓉说，“明天我和爹一起送你出城。”

胡玉蓉下楼去了片刻，拿了一套男人衣服、鞋袜过来，是她父亲旧年穿的。陈玉成看着这些衣服，很觉亲切，自从穿上了太平军的战袍，这样的衣服已久违了。

胡玉蓉在他身上比量着上衣、下衣，无意中她的鬓发在陈玉成脸上划来划去，划得他的脸和脖子发痒，一股香粉气直冲鼻端。陈玉成大为不好意思，噤着鼻子，扭着脖子尽量躲闪。

胡玉蓉发觉了，问：“你躲什么？”

陈玉成说：“没有啊……”

胡玉蓉扑哧一下乐了：“看你，脸都红了，比我还爱面子。”比量完，坐到一旁说，“看来，你从没和女孩子接近过了？”

陈玉成经她这一问，突然想起了曾晚妹，他心里一阵难过，也不知她现在哪里？她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她那个性子，万一找不见我，还不得要死要活的啊！

见陈玉成一阵阵发呆，在案板上改衣服的胡玉蓉不时偷着瞄他一眼。

陈玉成说：“我去切药……”

“黑灯瞎火的切什么药？”胡玉蓉说，“人家给你改衣服，你也不在这陪着说几句话？”

这等于说陈玉成不懂事了。他只好坐下来，看着胡玉蓉剪裁那件旧衣服，飞针走线。

胡玉蓉闪了他一眼，说：“不走不行吗？我爹想认你做个干儿子呢。”

陈玉成说：“找不到太平军，我死的心都有，你别再提这个了。”

胡玉蓉垂下头去缝衣服，再也没抬起过头来。

陈玉成感到她生自己的气了，却又不知该怎样安慰她，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还是溜了出来。

二

太平军攻占益阳，湖北巡抚常大淳慌了，他如果不能在岳州堵住太平军，那太平军就会直出洞庭湖飞取武汉。

他倒是看得很准，岳州林子口是由资江进入洞庭湖的咽喉，常大淳亲临林子口，把岳州知府廉昌、湖北提督博勒恭武也都叫来。别看常大淳是文官，却想出个连提督都没想出来的主意：堵航道！

博勒恭武对此不敢恭维，却也没反对。

水勇们奉命在资水入湖处钉了很多暗桩，然后把一条很大的船开过去横在水上，士兵开始往船上填充沙袋、巨石。

终于，轰隆隆一阵响，大船沉入了江中，尾巴翘在外面。

常大淳说：“资水入洞庭湖的口子一堵上，长毛们就望洋兴叹了。即使他们想疏通开堵塞的水道，也非一个月时间不可。”

博勒恭武道：“有我驻防岳州，常中丞尽可放心。”

“那我就回武昌了，临湘县羊楼峒那里我已派两千兵勇驻守，与博军门成犄角之势，我想会万无一失的。”

如果用螳臂挡车来形容愚不可及的常大淳，那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12月5日，太平军水师在唐正财率领下逼近了林子口。太平军立刻动员几千人下水疏堵，排除沉船，仅用了一天时间就冲决林子口直出芦林潭了，而这时的常大淳还在怡然自得地做梦呢。

12月10日，太平军击败土星港渔勇，一举控制洞庭湖口，又缴获了一大批商民之船，还有一大批渔夫、水手加入太平军。次日，太平军在营田水陆并进，向岳州进发。

土星港一失，岳州震动，满城的人乱纷纷的，有钱人出城逃难，穷人准备开城迎太平军。

知府廉昌坐卧不安，听着城外隐隐传来的炮声，心里直打鼓，也不知博勒恭武顶得住顶不住？这长毛不攻常德，干吗专门来打岳州呢？

刑名师爷说：“长毛已击溃土星港水勇，卑职看，博勒恭武手下只800人，又分守岳城城外几处，怕是顶不住。”

廉昌连连叹气，说：“常大淳就该调重兵来，既知贼必攻岳州，就不该放任不管。”

刑名师爷说：“向荣、和春、张国譔几路大军都跟在长毛后面束手无策，常抚台手上能有几个兵？”

这时，有几个衙役慌慌张张跑进来，报告说：“不好了，长毛打进来了。”

廉昌急问：“博勒恭武将军呢？”

衙役说：“全打散了，快逃吧。”

这时已听到一阵震天动地的呐喊声从衙门外传入。

廉昌二话不说，从后门出逃，部属紧紧跟随。

三

长沙城门验放行人比战时松多了。

一辆精巧的桐油花车顺利地驶出城门。赶车人就是胡玉蓉的父亲，他长出了口气，对坐在车中的胡玉蓉、陈玉成说：“老天保佑，守城门的一点也没起疑心。”

胡玉蓉瞥了一眼簪花插钗的陈玉成说：“那是因为他太像个女孩子了。”

陈玉成在车中已急不可耐地卸下头饰、假发。胡玉蓉说：“你急什么？再走一段路才安全啊！”

在湘江边渡口，桐油花车停下来。

胡掌柜牵着毛驴，把小桐油花车停在远处，胡玉蓉送陈玉成来到渡口，他已经是男人装束了，头上仍然拖着一条假辫子。

有一条大船要过渡，艄公正在等客，陈玉成向胡玉蓉深深一揖，说：“多谢救命之恩，他年必将厚报！”

胡玉蓉说：“到现在，你连真名字都没告诉我呢，你不会叫刘三，是假名，对不对？”

陈玉成抱歉地说：“我叫陈玉成，将来我们天国建成了小天堂，我到长沙来给你家挂功劳匾。”

“那不敢当。”胡玉蓉说，“你能记得我就行了。”说到这里，她流下泪来，为了不让陈玉成看见泪水，她别过头去。

老艄公拖长声叫道：“开船喽，开船不等客喽——”

“要开船了，我得走了。”陈玉成对依依不舍的胡玉蓉说。

胡玉蓉见陈玉成已三脚两步踏上了跳板，又跑过去，说：“你等等。”

这时船工已经撤了跳板，大船正缓缓离岸，胡玉蓉的脚已踏进浅水，她用力一掷，把一个绣花小口袋掷上了船尾。

陈玉成拾起绣着一对鸳鸯的小口袋，拉开束袋的绳一看，里面是几锭银子。他感动地举目望去，向岸上的胡玉蓉招手，胡玉蓉的手一直在摆动着，后来，陈玉成看见，她的一双手蒙在了脸上。

在胡玉蓉泪水婆娑的视线里，客船的帆影已渐渐融进水天一色的苍茫之中。

四

岳州知府衙门顿时改变了模样。

“公正廉明”的匾额被太平军士兵从大堂上劈了下来，几个人在院子里拢火，用大匾当柴烧开水。

大堂上，临时摆上两溜椅子，洪秀全、杨秀清正在召集将领会议。

洪秀全说：“我太平军既克岳州，即可挥师北上攻武汉，我们不宜在岳州久驻。”

杨秀清道：“是这样部署的：水师明天从岳州顺流东下，陆师驻防城内外，堵截向荣、和春追兵，必须坚持到后天傍晚，方可撤出，那时充任后军。水师先遣军应在三日后抢攻簪洲镇，克金口，这样武昌上游江防已在我手中。陆师先锋要抢占咸宁，倘此时水师能控制鹦鹉洲江面的话，武昌就唾手可得了。”

岳州知府衙门前面拥塞着一群战马。

洪宣娇从大堂散会出来，江元拔立刻为她牵来坐骑。洪宣娇上马，与他按辔徐行。自从萧朝贵战死，江元拔又自愿为洪宣娇当起了牌刀手。

洪宣娇对江元拔说：“我已跟东王说好了，你到罗大纲那里去吧，先去当个旅帅，等你有了战功，再升迁，省得别人议论。”

江元拔憨直地问：“你不要我了？”

洪宣娇忍不住想乐，她说：“瞧你，傻乎乎的。你老跟着我当牌刀兵，有什么出息？”

江元拔说：“我哪也不去。西王在时，我保西王的驾，西王不在了，我给你保驾。”

“你这人怎么只会一条道跑到黑呢？”洪宣娇说，“这是为你好，男子汉大丈夫当建功立业才是呀！在我跟前，能有什么出息？连给我喂马的朱衣点我都打发了。”

“你到底愿不愿要我吧。”江元拔说。

“说心里话，”洪宣娇说，“我舍不得让你走，有你当牌刀兵，我睡觉也睡得踏实。”

“这就是了嘛。”江元拔咧开嘴笑了，“那我就当牌刀兵，别说旅帅呀，军帅、监军、总制我也不当。”

洪宣娇说：“你不后悔就行。”

这时，迎面见陈宗扬和叶明珠一起进了一家首饰店，两人亲亲密密的样子引起了洪宣娇的注意，她勒马站在那向首饰店张望了一会儿。

江元拔问：“你看到陈宗扬和叶明珠了吧？”

洪宣娇不置可否。

“他俩胆子可大了。”江元拔说罢嘿嘿地乐。

洪宣娇问：“你傻乐什么？”

江元拔说：“昨晚在船上，他们两个搂在一起亲嘴儿，叫我看见了。”

洪宣娇吓唬他：“胡说，这是不可能的。”

“我向天发誓。”江元拔说得更认真了。

洪宣娇问：“你跟别人说了吗？”

江元拔说：“没说。”

“那就永远烂在肚子里，”洪宣娇说，“太平天国严禁男女私通，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江元拔说：“杀头。”

洪宣娇问：“你听我的话吗？”

江元拔说：“我只听你一个人的话。”

洪宣娇见陈宗扬和叶明珠从首饰店里出来了，好像买了一件什么东西，两个人笑着托在手上边走边品评。

五

童子军营依然与女馆在一起。

曾晚妹一如既往，一有空就坐在高处向远处望。她此时正坐在高台子上。

李世贤在底下兴奋地大叫：“晚生，还傻看什么，陈玉成回来了！”

曾晚妹木然地说：“你又骗人！”

“骗你是小狗！”李世贤说，“快下来吧，陈玉成真的回来了。”

曾晚妹下了台子，跟在李世贤后头猛跑。

营帐中如同开了锅一般热闹。

谭绍光、范汝增、陈坤书、曾立名等一大群童子军把陈玉成围在中间，欢快得七嘴八舌，有的说：“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有的说：“天王都升你为军帅了，好大的官呀！”

范汝增笑嘻嘻地说：“我以为向荣老贼把你留下，招了养老女婿了呢！”

童子军营中爆出一阵大笑声。

陈玉成的目光在人群中四处搜寻。

谭绍光问：“你是找曾晚生吧？”

陈玉成问：“不在吗？”

陈坤书说：“曾晚生差一点都急疯了，为了你不吃不喝，你

再不回来，他都活不成了，你们俩是不是拜了把子了，他对别人怎么不这么好？’

陈玉成问：“她在哪？”

恰在这时曾晚妹跟在李世贤后头走进帐篷，她一见了陈玉成，眼泪先流了下来，本想上前，却又莫名其妙地扭头跑了出去。

陈玉成已经看见了她，忙叫：“曾晚生！”

“怎么倒跑了？”范汝增纳闷地说。

谭绍光说：“假丫头。曾晚生又爱生气又爱哭，真像个丫头。”

陈玉成追了出去。

陈玉成懂得曾晚妹的心思，他需要单独给她时间，让她哭，让她笑，让她尽量唠叨、埋怨个够。

这天晚上，曾晚妹抢着替年龄小的曾立名去上哨，打连班。陈玉成明白，她是在约会他，陈玉成是必去查哨的，而查哨的时间可长可短。

夜已深了，外面风大，湖上风浪也大，天特别冷。

哨位上挂着一盏风雨灯。

曾晚妹挎着腰刀来回走着，江涛声阵阵传来。冷风飕飕，曾晚妹不时搓搓手。

陈玉成从营帐里出来，把一件棉斗篷披在她身上，曾晚妹冲他笑笑：“你怎么还不睡？明天要向武昌进兵了。”

陈玉成说：“我得出来查哨。”

曾晚妹望着白茫茫一片大雾的江面，问：“武昌比岳州要大吧？”

“那当然。”陈玉成说，“除了北京、南京，就数武昌了。”

曾晚妹说：“我听说要在武昌建都。”

陈玉成说：“不会吧，天王想着在开封、洛阳定鼎建都，东

王想占金陵。”

“你说哪儿好？”曾晚妹问。

陈玉成说：“这几个地方都是故都，都有风水，哪都行。”

“你不冷吗？”曾晚妹想把斗篷给陈玉成披上，陈玉成按住了她的手，说：“我一点儿都不冷。”

曾晚妹问：“你一个人陷在长沙，举目无亲，不怕吗？”

“也有点儿怕。”陈玉成说，“怕也没用，清妖布下了天罗地网，我又是个秃头，我真以为出不来了，幸亏一个药堂掌柜的好心收留了我，送我出了城。”

“没遇上一个后花园的小姐呀？”曾晚妹扑哧一下笑了。

陈玉成说：“你怎么想这上去了？”

曾晚妹说：“我爷爷讲古书时老是怎么讲，公子落难，后花园里丫鬟小姐相救。”

这话引发了陈玉成对胡玉蓉的思念，他半晌没言语。

“你怎么了？”曾晚妹问。

“啊，没什么。”陈玉成说，“你怎么那么傻呀！太平军撤围长沙，你一个人坐在三岔路口等我，你能等到吗？”

曾晚妹说：“我真怕你死了。我都打定主意了，你若是死了，或者你永远回不来了，我就不活了，跟你去。”

“这更傻了！”陈玉成说，“你这么小，别动不动就说死呀活的。”

“真的，”曾晚妹说，“我不是顺口胡说，你还不知道我因为什么要为你而死吗？”

陈玉成问：“为什么？”

“你装糊涂！”曾晚妹背过身去不理他。

陈玉成扳过她的脸，说：“这是从何说起，我真的不明白呀！”

曾晚妹羞涩地鼓起勇气说：“我……早已是你的人了呀！”

陈玉成倒吸了一口凉气：“你又胡说什么？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呀！”

曾晚妹立刻哭起来，她抽抽噎噎地说：“我受伤那会儿，你扯开我的衣服，你什么都看到了，我怎么不是你的人！”

陈玉成心里一阵热浪翻滚，他愣了片刻，双手一抱，把曾晚妹拥入怀中，紧紧地抱住了她。这是无声的默认，这对在战火中、逆境中患难与共的少年少女有他们自己表白爱情的方式。

六

洪宣娇拉着马，站在营门外。

江元拔带着叶明珠出来了。叶明珠说：“人家都睡下了，明早晨要开拔了，又有什么急事吗？”

洪宣娇向江元拔使了个眼色，江元拔接过马缰绳，把马牵向远处。

洪宣娇问：“今天买了件什么首饰呀，让我见识见识。”

叶明珠脸上的笑容没有了，她的头垂了下去。

“这会儿知道低头了？”洪宣娇用训斥的口气说，“你找死呀？你好大的胆子，敢违抗圣命，与男人勾勾搭搭。”

“这是没有的事。”叶明珠的脸都白了，她矢口否认说，“我发誓，绝对没有过格之事，我……我只是请表哥陈宗扬去帮我挑选一件首饰。”

洪宣娇说：“我谅你也不敢胡作非为。你别忘了，东王为男女奸情，杀过好几个老兄弟了。”

“我真的没事。”叶明珠又申辩说。

“我也没说你有事呀！”洪宣娇说，“男女交往，总要避一点嫌才是。”

叶明珠忙说：“我记住了。”

其实，洪宣娇还怕她承认呢，洪宣娇不过想敲山震虎，吓一吓她，让她今后知道检点自己。

叶明珠何尝不知？对洪宣娇不禁心存感激。

七

洪秀全、杨秀清接受了攻打桂林、全州和长沙误时费力的教训，充分发挥兵贵神速的优势，在岳州稍事修整，即挥师北上。他们令水师从岳州顺流东下，陆师负责堵截尾追而来的向荣，然后充任大军后卫。到12月18日，太平军水师在石达开率领下已抢占了江防要塞簰洲镇，接着攻克金口，陆师则直取重镇蒲圻、咸宁。⁴天以后，水师控扼鹦鹉洲江面，已经直逼武昌城下。

这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咸丰皇帝已经感到束手无策了，马上下上谕，怕太平军北由孝感，西由荆州、襄阳出击，则河南震惊……咸丰考虑的不是武汉能否守住，他是在防着太平军入河南直扑直隶。

这时候最惊慌的是湖北巡抚常大淳了，他急忙召来提督双福问计。

双福道：“长毛已占了金口，鹦鹉洲水面全是贼兵战船，城外我们站不住脚了，不如撤掉江防和各隘守军，并入城内防守，以待援兵。”

常大淳说：“也只好这样。好在武昌城可长期固守，他们⁸¹天围攻长沙，到底没攻下来。武昌么，我想他再加一个⁸¹天也撼不动。”

嘲弄双福的不仅是无情的历史，而且包括对方统帅。

鹦鹉洲江面上的现实是严酷的。

杨秀清与石达开站在统帅的大船上向武昌城瞭望。

杨秀清问：“守武昌的提督是哪个？”

“叫双福，满人。”石达开说。

“这是个笨蛋。”杨秀清嘲笑地说，“清妖都用了些这样的酒囊饭袋，岂有不败之理？”杨秀清说的何尝不是？他们居然把武昌外围守兵全撤到城中，撤也罢了，连炮台、营垒都不拆毁，这不是等于给太平军准备的吗？

石达开也笑道：“那个巡抚常大淳也是个笨伯！在岳州用沉船塞江的就是他。他竟然下令把守汉阳的兵也撤走，这不是使武昌成了一座孤城了吗？”

杨秀清说：“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不能像围长沙那样劳而无功。”

石达开同意他的看法。武昌古往今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号称九省通衢。占了武昌，可北窥荆襄，则蜀、豫震动；顺流而东，则可据赣、皖、苏，武昌一役，实关系天国大局呀！

杨秀清在亲自视察了武昌地形后，下令连夜构筑两座浮桥，这样可把汉口、汉阳和武昌水陆连为一体，骑兵届时可通过浮桥飞奔武昌城下。

这是一项大工程，杨秀清让石达开亲自督造。

此时是冬季，长江水浅，石达开计议用大木船排挤水中，上铺厚木板，隔几丈宽用重三四十斤的大铁锚抛入江中以为稳定浮桥，这样，即使有大风浪也不会摇晃、翻沉。

杨秀清当即批准。

太平军有的是办法，水军的船是现成的，唐正财又在沿江几十里内征集了一些大渔船和货船，全集中到汉口、汉阳江边。木料不够就去拆庙，方圆几十里内几百座庙宇、道观几天之内成了一片瓦砾，门窗和梁柁全都当成了桥板。

常大淳站在城墙上，忧心如焚地看着太平军架桥，一筹莫展，最多放几炮，连麻雀都吓不住。

三天后，两座浮桥神奇般地出现在长江上。一座是从汉阳的

鹦鹉洲修到武昌的白沙渡，另一座从汉阳南岸修至武昌大堤口。桥一修好，太平军源源不断地向武昌城下运动起来。

一切就绪后，杨秀清仍不放心，与石达开、韦昌辉等人又一次视察了武昌外围。他除了让水军头领唐正财带领水师协同作战以外，还决定必须一鼓作气拿下武昌，旷日持久的围攻对太平军不利。

在选择攻城先锋时，杨秀清请石达开点将。石达开不肯僭越，他笑着对杨秀清说：“每个将领都是东王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儿，怎么用，怎么走法，东王心里不是太有数了吗？”

杨秀清对石达开含而不露的恭维很受用，他坚持让石达开点将，以示不独断。

石达开说：“还是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他们几个吧，他们所率的先锋军已经很会轻骑突进了。”

杨秀清认可，又说：“我不担心攻城，我怕的是追兵，向荣老妖极其狡诈，达开弟，你亲自带兵去拦截向荣援兵，我才放得下心。”

石达开说：“我已着手在城南筑 30 里长墙，堵御向荣。”

“这样最好。”杨秀清满意地说。

第 22 章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

太平军兵临武昌城下，号称“富庶甲天下”的武昌富豪、绅商纷纷迁逃一空。常大淳是不能逃的，他站在城上，看着太平军修起的两座大桥，禁不住一阵阵心惊肉跳。这两座桥一架上，太平军的马队都可以在上面驰骋了。太平军一夜间占领了城东钵盂山、洪山、文昌、望山、保安、中和、宾阳、忠孝、武胜等要地，诸座城门都陷在重围中，常大淳真正感到是如处瓮中了。

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遂张榜布告，凡能毁贼江上一浮桥者，赏银五千两，二桥俱毁者赏银一万两。

可惜没人为他卖命，反倒因为他采用连坐法在城中清查户口、加紧勒索以供战时之需，更大大地激起了民怨。

在常大淳关闭所有城门等待援军破敌时，总兵常禄来向他和双福请战，他说：“常中丞、双军门，沐恩以为，我们应打出城去，与向军门夹击长毛，趁其立足未稳，可获大胜。”

常大淳说：“我们只宜深沟高垒固守。”

双福说：“你冲出去，又如何能与向军门形成合击阵势？”他看到长毛在长虹布防严密，会打仗的石达开亲自上阵，防堵援兵，向提督不敢轻进，已退至柏木岭，我们怎敢冒这个风险？武昌城内一兵一卒也不能动。他认为能守住就是大功。

常禄叹道：“只怕城破有日了。”

常大淳怒道：“你别在这念丧经，城破不破，自有我和双军门主持。皇上自有办法，皇上已急令向荣为帮办军务，赏还了他提督衔，节制所有提镇，向军门还是有办法的。”

双福所担心的是“匪民相通”，历次攻城，长毛往往利用城外百姓，这些百姓也容易通匪。他认为如能让城外成为无人区，武昌城就安全了。

常大淳说：“这个主意甚好。”他转对常禄道：“常总兵，你立即派兵出城，将武昌城外民房民宅尽行烧毁。”

常禄提出异议道：“这怕不得民心，这不是驱赶百姓投靠长毛吗？”

“我不管这些。”常大淳说，“武昌安危是最重要的，去吧，马上去放火。”

常禄不得不去。

武昌城外的百姓可遭了殃。

清兵冲出城来，立刻散成数股，不由分说，向民房泼油、点火。

霎时村庄火光冲天，顷刻间连成一片火海。百姓哭喊求饶，清兵根本不理，百姓在大火中抢救财物，成群结队逃出村子。

一处、两处，村村起火，镇镇狼烟。

林凤祥在先锋军营寨中领着士兵校炮。

林凤祥望着武昌城外大火，对李开芳说：“狗日的清妖，光天化日之下放火。”

李开芳说：“你看——”

顺他手指方向看去，成百上千逃难的百姓向太平军大营拥来，他们聚集在寨栅外面大呼小叫：“没有活路了，我们来投太平军了！”“这是官逼民反啊！”“收下我们吧！”

师帅汪一中跑过来请示：“收不收？”

“造反还怕人多吗？”林凤祥说，“大开营门，有多少收多少。”

这一来，仅一夜之间，太平军就增加了一万多人，来不及训练就发了盾牌、刀矛，分派到围城各军去了。

二

现在向荣又神气了，他几次兵败被罢官，被夺去花翎，被革职留任，今天，在武昌危急关头，咸丰皇帝终于感到不得不靠向荣了，不但赏还了提督衔和双眼花翎，还特旨任命他为帮办军务，节制所有提镇。

扬眉吐气并不能使向荣生出虎威来。他追到武昌城下，本应趁太平军立足未稳时进攻，可他胆怯了，迟延了两天。恰在这两天中，太平军完成了全面防线的构筑。

太平军从12月27日起从武昌东门外长春观一带开始挖隧道，这时向荣才开始进攻长虹和洪山。

杨秀清只注重攻城，事实上有些忽视打援，这使向荣有机可乘。到1853年1月7日，向荣兵分两路猛攻田家园，一下子攻毁太平军15座营盘。攻陷双峰山后，又直逼武昌城下，对攻城的太平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向荣亲自立于旗下督战，他的目的是在城下截断太平军联系，使之首尾不能相顾。

杨秀清见状，忙调几员虎将率精锐之师突入防御圈，在双峰

山、文昌门筑炮台配属精兵。

这天气温特别低，天降大雪，武昌城外一片白，太平军土营穴地攻城已就绪，引线都已藏到了竹筒中，只待爆破了。

连失 15 座营盘已令洪秀全坐卧不安了。

洪秀全有些焦急，说：“对武昌围而不攻是不对的，不能光指望穴地攻城，我们攻长沙时就因穴地攻城误过事。”

“不要紧。”杨秀清显得镇定，当即令韦昌辉马上带所部驰援石达开，要他在双峰山、文昌门立即加固构筑炮台，配置重兵把守。

韦昌辉道：“韦俊已在小龟山、阴鹭阁、田家园连营九座，环列城外，向荣不容易突入。”

“好。”杨秀清说，“你马上去叫林凤祥、罗大纲各将，在文昌门加紧穴地攻城。”又令陈承瑔赶往林凤祥那里代他督师。

陈承瑔得到将令，急步趋出，找了匹快马去督战了。

杨秀清对洪秀全说：“天王下去歇息吧，不必担心，武昌城不下，我杨秀清碰死在文昌门下。”

洪秀全拍了拍杨秀清的手，站起身来。拍手的意思杨秀清懂，全托付于他了。

文昌门外的雪下了有半尺厚，太平军个个成了雪人。

为了掩护隧道作业，林凤祥所部土营士兵垒土造起一墙，面对文昌门。

曾立昌从隧道内钻出来，说：“已经挖到城墙下，可安放炸药了。”

林凤祥说：“把棺材抬来。”

士兵抬过一副空棺材，里面装满了炸药，林凤祥看着士兵在竹筒中装好了引线，就下令：“抬下去。”

士兵们抬起大棺材进入隧道。

文昌门城上清兵也在想对策。

常大淳、双福带着按察使瑞元等人在城上巡察。瑞元说：“长毛不急于攻城，一定在挖隧道，我们应派兵冲出去破坏其地道。”

双福说：“万一开了城门，长毛乘虚而入怎么办？”

常大淳也说：“不可出城。我倒有一法，我们在城内挖内壕，引水注满，他们的炸药一湿，不就爆破不了了吗？”

双福说：“那就赶快挖壕吧。”

挖壕已经没有用处了。此时各路太平军正通过长江上的两座浮桥向武昌城下运动。

雪越下越大，雪花落在江中，立刻不见了，悄无声息。武昌城的九门城楼和城墙上都盖上了厚厚的一层雪，像是为即将覆灭的武昌城举哀。

黎明时分的武昌城内外，静得出奇，太平军的伏兵个个趴在地上，身上的雪与地上的雪连成了一片。现在，各路攻城太平军都已就绪。

林凤祥、李开芳军伏在文昌门外。

罗大纲、吴如孝伏在平湖门外。

九门之外，均有重兵准备突击。

洪秀全、杨秀清站在黄色伞盖下，像在默默等待。雪打在脸上，化成水珠。

洪秀全小声说：“成败在此一举，天父天兄佑我！”

杨秀清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的手向下一压，身旁的蒙得恩点燃了一个火药球，火球飞升上天，这是信号。

林凤祥见红火球升空，立刻喊：“引火，爆破！”

士兵引着导火线，所有人都屏住呼吸静等。

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后，硝烟、火光在文昌门左面腾起几十丈高，烟云散去，那里露出二十余丈宽的豁口。

守城清兵一见，四散溃逃，有的用绳子缢城而遁。

霎时，喊杀声地动山摇，如山崩地裂一般，林凤祥一马当先，率兵向缺口猛冲。

淡妆出阵的洪宣娇、苏三娘的女营扑到城下，竖起云梯攻城。

陈玉成的童子军也在奋勇攻城。

林凤祥身先士卒，第一个登上文昌门城楼，手执太平天国大旗挥舞。

城门洞开，骑步兵潮水般涌入。

站在城外观战的洪秀全指着城楼上挥旗的林凤祥问：“克城首功者何人？”

“林凤祥。”杨秀清答。

“又是他！”洪秀全不由赞道，“真一员虎将也！他现在身居何职？”

杨秀清告诉他：林凤祥一路斩将攻关，功勋卓著，一路荣升，10月攻长沙时是土官正将军，12月克岳州，升殿左一指挥，克汉阳，刚刚升殿左一检点。

洪秀全说：“传朕诏旨，即封林凤祥为天官副丞相。”

杨秀清说：“罗大纲、李开芳和林凤祥都是打先锋的，功不可没。”意思是都该封赏。

洪秀全说：“封李开芳为地官副丞相，罗大纲升殿左一指挥吧。”

这种封法，不单杨秀清没想到，站在洪秀全身旁的陈承谔也颇感意外。是呀，罗大纲从金田一路打出来，一路是先锋，功劳绝不在林凤祥、李开芳之下，现在这两个人跃升副丞相了，罗大纲仅仅是指挥之职，中间还隔着一级检点，显然失之公允。

杨秀清是敢直言的，他说：“这怕不妥吧？至少该封检点。”他想到以前自己对罗大纲的不公，反倒真心想提携他一下。

洪秀全脸色已有几分不悦了，他说：“日后立功升赏的机会

多的是，不在乎一朝一夕。”

话是这么说，杨秀清却分明意识到洪秀全心里有一杆不公平的秤。这都是因为苏三娘而起，罗大纲是受了牵连，有苦说不出。杨秀清为洪秀全的心胸狭小而深为不满，本要说几句的，见洪秀全已转身走了，只得把话吞了回去。

陈承瑔当然与他想的一样，看了杨秀清一眼。

三

太平天国天历壬子二年十二月初九（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浩浩荡荡地开入武昌城。

巡抚衙门外人山人海。

在这个平素路人不敢正视的地方，此时排列起四十多个站笼，每个站笼里囚禁着一个清朝官员，都有招子标明身份。常大淳，提督双福，学政、光禄寺卿冯培光，布政使梁星沅，按察使瑞元，知府明善、董振铎，同知周祖衔，总兵王锦绣，道员王寿同、王东槐、林恩熙……这些人都是四品以上大员，至于蓝顶子、水晶顶子的更是有好几十个了。

陈玉成率童子军看押着示众。百姓蜂拥而来，有的往他们脸上吐唾沫，有的大声咒骂。

蒙得恩正在领人贴布告，最醒目的八个大字是“官兵不留，百姓不伤”。

一队骑兵在林启蓉、李秀成率领下向衙门走来，人人扛着大砍刀。在巡抚衙门前下马，李秀成对陈玉成说：“小将军请带童子军去吧，这里要开杀戒了。”

曾晚妹说：“该归我们杀。”

李秀成说：“小弟弟，快去吧，你力气小，一下子砍不下头来，会咬你一口的。”周围的百姓都笑了。

陈玉成带童子军离开。

李秀成立刻让士兵清出一个场子，他第一个把常大淳从站笼里提出来，问：“妖头，你有何话说？”

常大淳说：“一死而已，何必多说。”

李秀成说：“成全你对清妖皇上尽忠的美名吧！”手起刀落，血冲起一丈高，人头飞出几丈远。

四

临时东王府设在按察使衙门。

踌躇满志的杨秀清倚在卧榻上，对陈承瑔说：“要好好发布几个诰谕，贫苦百姓不是争相报名入营吗？要让他们知道规矩。”凡出自东王府的命令称诰谕，天王府的称诏旨，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陈承瑔拿着一叠纸说：“臣已拟好诰谕，男女分馆，25 人为一馆。”

杨秀清说：“无论士农工商，都是圣兵。让宣娇委人好好管理女馆，严禁奸淫。没收官库及官绅财务，概入圣库，不许入私囊。”

陈承瑔道：“对富户财产怎样处置？”

杨秀清说：“非官的，不能叫没收，给开借票，告诉他们取天下后奉还。”

武昌街头到处人头攒动，市民并不惧怕太平军，倒像是碰上了什么节日。

到处张贴着东王的诰谕，人们争看着。

到处设置着太平天国“入营处”，分别标着男馆、女馆、老人馆、能人馆字样，每个入营处门前都排着长队。

童子军们在当地小孩儿的引导下，在“闯大户”。所谓“闯

大户”当然是抄没私产。

一个小孩儿指着一个高门楼说：“那是李大户家，是武昌最有钱的人家，皇上都向他借银子。”

曾晚妹不信，说：“皇上那么有钱，还能向老百姓借钱？”

陈玉成说：“国库也年年吃紧，为征兵打仗，向富户借饷的事常有。”

说着，他们已经来到了李大户门口，那小孩儿早溜了。范汝增、陈坤书上去用力拍门。

好一会儿，才有一个门房出来开门，问：“什么事呀？”

陈玉成说：“找你家老爷。”

门房想关门，说：“我家老爷不在。”

陈玉成道：“你家老爷在不在没关系，金银财宝在就行。”

小家伙们哄堂大笑，一边笑一边往院里拥去。门房一见拦不住，急忙拼命在前面跑，跑进了第二进院子。

富户李祥兴家果然不同寻常，连院子里的香炉、墙上的浮雕和镂花窗都是镏金的。

几十个童子军站在院子里大呼小叫：“叫你们当家的出来！”“不出来我们可不客气了！”

半天没有动静。

阁楼上黑漆漆的，藏着人。

胖得喘气都困难的李祥兴此时猫腰在阁楼上，从小天窗往外看，一见都是孩子，他放下心来，摆摆手，把管家李贵叫到跟前，耳语了几句。李贵又匆匆来到院子里。

李贵点头哈腰地出现在正厅台阶上，他笑容满面地说：“各位辛苦、辛苦。”

李世贤问：“你是李祥兴吗？”

“小的是管家。”李贵说，“我家老爷到京城去了，不在家，诸位小爷有什么话请对我说。”一听叫“小爷”，曾晚妹扑哧一下

笑出来，陈玉成瞪了她一眼。

“你能做得了主吗？”陈玉成问。

“小的可以做主，但请吩咐。”李贵说，他和主子李祥兴一样，没把孩子们当回事。

“那好，”陈玉成说，“我们太平军正在起兵讨妖，一直要打到北京去，把清妖全部扫荡干净，那时天下太平，真正进入了小天堂，你懂吗？”

李贵赔笑地说：“懂，懂，我全懂。”

陈玉成说：“我们征战讨妖需要粮饷，买马、买枪、买炮、买火药，都要银子，今天特来向你家借饷，我们给你开借票，等日后得了天下时分文不差奉还。”

李贵皱了皱眉头说：“本来呢，太平军是为百姓打天下，单食壶浆欢迎大军，犒劳天朝军队，义不容辞，只是，小的东家已经没有多少现银，如果你们要田产，小的就去拿地契。”

范汝增识破了他的诡计，冒了一炮：“放屁，我们要地契干什么？那地又不能当吃当喝，也背不走、扛不动。”

李贵说：“那我就没办法了。不瞒各位小将，两个月前，皇上刚刚借走了 20 万两银子，皇上借，敢不借吗？我家老爷现卖了上千亩地，才交了差，皇上……”

“什么皇上？是清妖头！”曾晚妹斥了他一句。

“是，是。”李贵可没敢重复“清妖头”一词。

陈玉成问：“这么说，你们是想一毛不拔了？你知道通妖是什么罪名吗？你家老爷给清妖头 20 万两银子，这是弥天大罪，可以抓住杀头的。”

李贵已吓得两腿发抖了，后悔不该说出 20 万两银子的事。他回头叫：“来呀！”

四个家丁抬着一个铁皮大箱子，放到了台阶上，李贵打开箱盖，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李贵说：“这是两千两银子，是我家

太太的私房钱，拿出来孝敬小将军们。算是给各位的一点小意思，请笑纳。”

陈玉成道：“你以为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吗？我们天朝的规矩，一厘一钱都缴入圣库，我们每个人都两袖清风，钱，对于我们来说，没有用。”

李贵这一招失灵了，没想到这位小将这么难对付，他已经一筹莫展，现请示也来不及了。

陈玉成冷笑着说：“告诉你家老爷，你们是欺我们年幼是不是？告诉你，今天不把你家掘地三丈，你们不知道太平天国童子军的厉害。我都不用去搬兵，就我们就行。”

他拿了个板凳放在院当中，坐下，跷起二郎腿，对李世贤下令：“动手吧，拆房子、挖暗道，咱们自己费点事，我不信找不出银子来。”

小将们发一声喊，个个拿起锹镐，蜂拥入室，乒乒乓乓地挖砸间壁墙。

这时，李祥兴沉不住气了，从阁楼上下来，一揖到地，连连告饶说：“小将们请住手，小的愿倾箱倒篋，把银子献出来，千万别刨房子。”

陈玉成问：“你何人？”

“小的是李祥兴。”李祥兴垂头丧气地说。

陈玉成心中暗喜，他说：“你最好是放聪明些，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问你，你一共有多少银子？”

李祥兴说：“小的再不敢隐瞒，小的能拿出现银 20 万两。”

曾晚妹一听，吐了吐舌头，说，“呀，这么多！”

陈玉成怪她多嘴，踩了她脚一下，对李祥兴说：“我们还是自己搜吧，我们能搜出多少是多少。”陈玉成不相信李祥兴会一下子全交出来，必定还有更多。

李祥兴赌誓发咒地说：“如果你们能多翻出来，你们就砍我

头。”

范汝增小声在陈玉成耳边说：“行了，20万两，够拉多少大车了，我看这胖老头儿也没多少油水可榨了。”

陈玉成不看范汝增，声音不高却不容置疑地下令：“掘吧，先掘院子，后掘堂屋，最后拆房子，曾晚生，你去报告东王，再派200人来。”

曾晚妹答应一声跑出大门。

一见这阵势，李祥兴瘫在了地上，他带着哭腔说：“小祖宗啊，天呐，我前世造了什么孽，今生遭此报应！祖宗啊，我是个败家子呀！”

陈玉成说：“你干号也没有用。”

这时李世贤等人已经在院子里开创了，李祥兴好不心疼。

李祥兴这才说：“我拿，我拿，千万别刨了，这所房子是我老少一家的存身之处啊！”

陈玉成问：“你到底有多少银子？”

李祥兴垂头丧气地说：“120万两！”

小将们“哇”的一声全震惊得叫了起来。

陈玉成说：“早这样多痛快！把窖口指给我们吧。”

李祥兴像被抽了筋一样，向左面厢房一指。

小将们的胜利轰动了整个武昌城。

李祥兴家门外看热闹的人山人海。

一眼望不到头的马车从李祥兴家出来，每辆车上都拉着闪闪发光的白银。每辆车上坐两个童子军守卫着。

一路上百姓争相观看，个个眼睛都瞪圆了，不相信一户人家会藏这么多白银。

第 23 章

廉吏家中有 300 万两现银。面对倾国倾城的美人，冷静意味着什么？

—

杨秀清高兴的表示是另一种的，他把陈玉成的童子军们请到了临时东王府，就在大院的棚席下开起了大锅饭，热腾腾的回锅肉随便吃，小将们也不管天冷不冷了，围着肉锅肉桶，吃得脑门儿直冒汗。

杨秀清不吃，站在书房门外台阶上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吃，比自己吃到肚子里还觉香甜。

韦昌辉来了，被这景象惊呆了，大声说：“嗨，吃大户呀！”

杨秀清说：“这是吃小户。他们从李祥兴家起出 120 万两白银，可是为天国立了一大功。”

“我听说了。”韦昌辉跺跺脚上的雪粉，同杨秀清走进书房，说：“还有更高兴的事呢。我亲自带人去抄了程裔采的家，东王

猜，这个狗贪官家里存了多少银子？”

杨秀清知道数目不会少，问：“比李祥兴多？”

韦昌辉说：“全是一水的官制元宝，一共 60 万个。”

杨秀清问：“五两一个吗？”

站在门口的陈玉成叫道：“啊呀，五两一个，那就是 300 万两啊！”

孩子们全都欢呼起来。

韦昌辉笑着申饬道：“成何体统，你们在东王府里大喊大叫，真是反了！”

陈玉成说：“那我们走了。”一挥手，带着他的童子军溜风跑了。

杨秀清说：“武昌没有白白攻下，我们的兵饷不愁了。”

韦昌辉说：“天王说，明天要议一议北上还是东下的大计。”

杨秀清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欠，说：“从来没感到像今天这样乏困，攻城时几夜不眠，也不觉得累。”

韦昌辉说：“东王为国事操劳，重担压在你一人肩上，实在是太辛苦了。”

杨秀清问：“将士们都在干什么？”

韦昌辉说：“城外的和平时一样，枕戈待旦，不敢稍有松懈。城内的，都在玩乐。”

杨秀清问：“没发现嫖女人的吧？”

韦昌辉道：“军法森严，哪个敢啊？青楼都被我们放火烧了，娼妇们被弟兄们赶得哇哇乱叫。”

韦昌辉一边说一边笑。

杨秀清问：“天王在阅马厂讲道理了吗？”

“讲完了。”韦昌辉答。

“讲道理”是太平天国宣传拜上帝教的一种宣讲形式，所过州县，常常由东王、天王亲自登台，阐释天父上帝派天王洪秀全

下凡，带众人诛妖，斩邪留正的宗旨，往往讲道理的场所即是现在对皈依拜上帝教新人的洗礼场所，也是扩军的好时机。

杨秀清问：“听说杀了个姓马的秀才？”他虽然没到场，消息却是很灵。

韦昌辉说：“那个生员是找死。”

原来洪秀全在阅马厂讲道理时，讲到了凡上帝臣民皆兄弟时，本来几千听众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忽然汉阳马秀才挤出人群，挨到台下，仰望着洪秀全那一绺漂亮的胡子，说：“你也是读书人，你口口声声说天下皆兄弟，这是一派伤天害理的胡言！试问自有人即有五伦，尔贼头于群丑皆称兄弟，是无君臣；父子亦称兄弟，姑媳亦称姐妹，是无父子；男女分馆不准见面，是无夫妇；朋友兄弟离散，是无朋友兄弟，可谓五伦灭绝。即依尔所说，只有兄弟一伦，况舍亲兄弟不认而别称他人为兄弟，何等悖谬，你们岂能令士子信服？”

杨秀清不用问，也知道这个愚蠢秀才的下场。他是被当场抓住，以“妖魔”的身份被五马分尸的。

对这个人的死，杨秀清认为他死有余辜，但韦昌辉提出，太平天国对过去的圣贤书一概称之为妖书，这会让天下士子们反感疏远。他与石达开有同样见解，认为不利笼络士子之心。

“他们没用，”杨秀清说，“读书越多越蠢。”他忽然想到，韦昌辉就是从小念过子曰诗云的，就不往下说了。

韦昌辉又举了几个例子。他说，既然《四书》、《五经》都视为妖书，那就一句也不要引用。在《原道救世诰》里有“天道祸淫惟福善”一句，就是出自《尚书·汤诰》里的；而“父兮生我母鞠我，长育劬劳无能名，恩极昊天难答报”又是原封不动从《诗经·小雅·蓼莪》里抄下来的；而“杀一无辜行不义，即得天下亦不为”，又是《孟子·公孙丑上》里有的。其实韦昌辉没有这样的细心，都是石达开摘录出来向他“讨教”的，两人都认

为这是自相矛盾的，容易让士子们抓住口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杨秀清的回答再简单不过了。凡清妖说好的，一定不好；凡清妖提倡的，一定要铲除。他说既然我们的文告中还有不干净的东西，再剔除干净就是了。

这都是洪秀全钦定的，谁敢去摸老虎屁股？洪秀全自己就是连骨髓里都渗透着孔孟思想精髓的人，他有时不自觉地把孔孟的东西也当成自己的新建树了。

接着杨秀清又问起了别的，阅马厂还办了什么事？

韦昌辉知道他是明知故问。洪秀全在讲道理结束后当场“选美”，杨秀清能不知道吗？

当然选王娘是合乎太平天国法规的，不能责难洪秀全。

杨秀清问：“天王选了几个王娘？”

韦昌辉说一共 14 个，年龄最大的 17 岁，最小的 12 岁，是蒙得恩主持选的，不一定是王娘，有的可能是宫女。

杨秀清面无表情地“唔”了一声，听不出他是什么用意，但韦昌辉忖度，杨秀清对天王盛置妾媵是有成见的。不过他不便说什么，根据太平礼制规定，天王选王娘的数额远远没达到定额。

连东王也是可以有几个王娘的，不知是杨秀清本人对男女之情素来冷漠，还是因战时有所节制，韦昌辉并没见杨秀清渔猎女色，也许是没有碰到可心的？反正韦昌辉说不清。

为了试探一下，韦昌辉说：“有闲言碎语，说天王重女色。”

杨秀清说：“自古君王爱美人，这不能算是无德。况且，有了女人在他身旁献媚，使天王能时时处在温柔之乡，就能少让他为大事烦恼，尽着你我几个人累就是了。”

韦昌辉觉得此言从正反方面理解都说得通，但也不敢深谈下去。他看了一眼疲倦地闭上眼睛的杨秀清说：“有一个女人，真可谓国色天香，谁见了都要动心。”他要进一步试试杨秀清。

杨秀清问：“青楼女子？”问得很淡。

“不，”韦昌辉说，“是程裔采的二女儿，叫程岭南。”

“怎么像个男人的名字？”杨秀清说。

韦昌辉说：“大约是在岭南任上生的，今年 17 岁，正当妙龄。”

杨秀清的眼睛转了转，问：“是不是押在大牢里？程家的人应该满门抄斩的呀！”

韦昌辉说：“我把她押在另外一处，单独叫人看押着。”

杨秀清说：“我明白了。你是想纳她为北王娘，是不是？”

韦昌辉显得诚惶诚恐，说：“小弟没有这个艳福，无福消受。我是觉得东王过于克勤克俭，所以我想……”

杨秀清坐起了身子，他问：“昌辉，你我交往几年，出生入死，你看我有好色之癖吗？”

“没有。”韦昌辉说，“东王实在是我等的表率。”

“七情六欲，人共有之。”杨秀清说，“天下未定，无此心思罢了。这样吧，承你一番美意，你去把那个程岭南给我送过来，我倒要品评一番，你说的国色天香是不是言过其实。”

杨秀清的态度令韦昌辉大感意外，意外之后是内心的喜悦。杨秀清对韦昌辉一贯冷漠，韦昌辉内心是很惧他的，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己也说不清楚。现在，杨秀清总算为他敞开了一扇亲近之门。

二

沐浴房在按察使官邸最后一进院子。

热气蒸腾，灯光在雾气中显得幽暗，只听得见哗哗的水响。

程岭南坐在一个大木桶中洗浴着，水没其颈，她的确美貌出

众，身材也苗条。

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程岭南本能地用双手捂盖在胸部。

杨秀清一手秉一支又粗又高的大蜡烛来到了木桶旁，他把蜡烛插在高高的锡蜡台上。

“东王殿下……”程岭南十分惶惑，嗫嚅地叫了一声。

杨秀清没有答话，他挪来一把椅子，放到大木桶旁的台子上，坐上去，恰恰可以俯视程岭南赤裸的身体，他亲近女人也与众不同。

程岭南有些慌乱、恐惧，不知所措。

杨秀清问：“我很可怕吗？”他尽量让自己的语调温和些，其实还是干涩而冰冷的。

“不，不可怕。”程岭南的答话里充满了恐惧。

“说不怕是假的。”杨秀清努力使自己的声音柔和，“我们今天砍了巡抚常大淳以下一百多个人头，提督、学政、总兵、知府、按察使、道台……巡抚衙门前血流成河，怎么不叫人害怕？你们一家老小还都押在牢中，都在该杀之列，你能不怕吗？”

程岭南说：“我看东王面善，是个仁慈之人。”这话连杨秀清自己都不信。

杨秀清说：“我也是个本分之人，从前在大山里烧炭，从没想到封侯拜相，可这暗无天日的世道逼得百姓不得不反。你看，今天从你家就掘出 300 万两银子，看看你老子贪赃枉法到了什么地步，还不该百姓起来反他们吗？”

程岭南不敢言语，有点发抖。

“你冷了吧？”杨秀清起身拿了一床被来，说：“你站起来。”

程岭南不敢不依，水淋淋地从木桶中站起来，用手掩住下体。

杨秀清把被子往她身上一裹，轻轻一抱，把她抱起来，下了台阶向外走。

杨秀清一边走一边说：“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杨秀清从无好色之病，我不知道你哪一点打动了我的心。”

程岭南说：“是东王可怜我这个弱女子吧。”

杨秀清说：“也许是吧。”

杨秀清说的是实话，他从来没在女人身上下过功夫，也许是因为顾不上。

杨秀清确实无法抗拒眼前这个美女的诱惑了。尽管如此，他仍是冷静的，他把程岭南赤裸裸地抱在怀中，看她的隐秘处，吮吸她的乳房，直到稍嫌粗暴地占有她，杨秀清始终感受不到百分之百投入的快感，他的脑海里一直盘旋着另外的念头。

程岭南觉得他太冷漠，很可怕。

杨秀清很快完了事，急急忙忙穿起了衣服，又急急忙忙地拿纸煤子点了一锅水烟袋，抽足过了瘾，才又走过去，仿佛这一切都是不可少的程序。抽水烟似乎比与女人沉浸在温柔之乡更重要。

完事了也就完事了，他再不去正眼看她，程岭南怕他，又想借他的力。

杨秀清抽足了烟，又把程岭南紧紧拥在怀中，程岭南泪眼迷离地说：“妾已经委身于东王，就是东王的人了，望你不要抛弃我。”

杨秀清爱抚地抚弄着程岭南的秀发，说：“我所能做的事，是赦免你程家一家老小的死罪。”

程岭南感激涕零地说：“谢谢东王不杀之恩，臣妾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万一呀！”

杨秀清一边帮她穿衣服一边说：“你今后能听我的话吗？”

程岭南说：“东王说一不二。”

杨秀清说：“这么多年来，我守着我那黄脸婆过日子，我从来没对哪个女人钟情过，你是第一个。”

这该是很动情的话，可在程岭南听来，却像东王在军事会议上宣布命令的语气一样，味同嚼蜡，她在心里不禁暗自思量，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可以指靠的人吗？

不管怎样，靠自己的初夜，到底换来了一门几百口人的活命，程岭南还是深感慰藉的。

三

从晴川阁上看雪后的长江是很别致的，尤其是在月夜。

雪早停了，在皎洁的月色下，大江里像浮动无数碎银子，两岸的白雪也显得亮晶晶的。朔风阵阵吹拂过来，晴川阁上的风铃丁丁当地响，声音悦耳。

陈宗扬和叶明珠倚在晴川阁的画栏上，欣赏着大江月夜。叶明珠说：“你们守着的这个地方真美，若不是打仗，该有多好！只是天冷了点，夏天更好。”

陈宗扬说：“你知道那首有名的诗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就是这里。”

叶明珠说：“我背过这首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诗不合咱们的心境，占了武汉，打了胜仗，哪有什么愁事啊！”

陈宗扬说：“怎么没有？我想你，又不能常常见到，这不令人发愁吗？”

“又来了！”叶明珠说，“我这不是在你身边吗？”

一阵江风猛烈吹来，呜呜作响，叶明珠说：“我好冷。”

陈宗扬趁势把她紧紧地揽在怀中，两个人热烈地拥吻起来。渐渐的，陈宗扬的手伸向她的衣带。叶明珠抓住他的手，说：“你干什么？”

陈宗扬说：“我……我实在熬不住了。”

“你不怕杀头啊？”叶明珠冷静下来。

陈宗扬说：“我什么都不怕，能和你亲热一回，杀了头也没关系了。”

“又胡说！”叶明珠打开他的手。

陈宗扬又一次抱住她，亲吻她。她感到体内正有一阵阵热浪一波一波地席卷而来，吞噬了她。

叶明珠渐渐松了手，不再推拒。

闪着鳞光的江水无语东流，风也似乎没那么烈，天也仿佛没那么冷了。

当陈宗扬终于把她剥得一丝不挂的时候，她觉得浑身躁热得不行了。

陈宗扬粗重地喘息着，脸埋在她两乳间拱来拱去，叶明珠禁不住呻吟起来。风声呜呜，江水滔滔，风铃在为他们演奏着美妙的绝响，叶明珠感到自己要融化了，一点一滴地融化在了陈宗扬的身上。几十尺距离的江涛像是从她身上推过一样，把她推向了高渺的天空，推向了不知自己为何物、自己在何处的未知世界里……

可他们必定还是要从迷幻世界里回到现实里来的，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寒冷，或者兼而有之，叶明珠在陈宗扬的怀里抖成了一团。

“你还冷吗？”陈宗扬柔声地问。

叶明珠说：“我是怕的。你胆子太大了，万一……”

陈宗扬说：“我们在晴川阁上，谁能知道？”

叶明珠说：“上次在岳州，咱们去买首饰，都叫洪宣娇看见了，幸好是她，若换别人，不是闯大祸了吗？”

陈宗扬说：“别担心，没事的。”

叶明珠又说：“再说，若是怀上了孩子可怎么办？”

这可是陈宗扬没有想过的，他愣了一下，反问：“能吗？”

“怎么不能！”叶明珠说，“你这个冒失鬼，万一闯出祸来，那可真是死路一条了。”

陈宗扬说：“你别怕，有那一天，我陪你去死。”

“别死呀活的，”叶明珠伸手去堵他的嘴，说：“真有事，我一个人挡着，我一定不会把你供出来的，万一我被处死了，你记着年年到我祭日时，在我坟头押几张纸就行了。”说到这里，她竟然潸然下泪。

陈宗扬把她搂得更紧了。

四

石达开临时居所是个闹中取静之处。

这座重檐碧瓦的大宅子是从前提督双福的，十分阔绰。大清早起来，石益阳就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读起书来。

石达开从外面踱进来，悄悄走到石益阳身后，看了看，欣慰地笑了。

石益阳说：“爹，您这么早就起来了？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她把火盆端给父亲。

石达开说：“刚占了武昌，城外清妖云集，可不能高枕无忧啊！”

石达开正要走开，石益阳说：“昨天我上东王府，看见一个非常美的女人，听说是总督的女儿，纳为东王娘了。”

石达开说：“小孩子管这么多闲事！”

他一抬头，见左宗棠为他写的条幅不知什么时候悬挂了出来，石达开笑问：“益阳，这是你挂出来的？”

石益阳说：“我见爹每次行军打仗之余，总是拿出来看看，

在那时候没地方张挂，这回在武昌要住一阵子，我把它挂出来让您天天看了高兴啊！”

石达开看着那 16 个字，似有所感。

汪海洋进来说：“殿下，陈承瑒来了。”

石达开说：“让他进来吧。”

不一会儿，陈承瑒进来，对石达开说：“东王的意思，沿途所克州县，不但对农民要秋毫无犯，还要宣布免除三年租赋。天王也说，清妖对农民横征暴敛，太平军令农民休养生息，百姓才能拥戴我们。天王和东王的意思，让我草拟一个条款，现请翼王殿下过目。”说着拿出一沓纸。

石达开看了看，说：“对农民这样最好。只是城里有些过火，对一般居民财产也一律没收充公，我已听到些不满的话，也似应制订一些相应条款。”

陈承瑒说：“殿下何不向东王、天王去说？”

石达开说：“我是要说的。”

陈承瑒偶一抬头，见了左宗棠写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条幅，吃惊地问：“殿下这条幅从何而来？噢，这是有题款的，是专门写给殿下的？”

石达开道：“一个贤者，本来可助我天国出力的，可惜失之交臂。”

陈承瑒问：“翼王可见过此人？”

“当然。”石达开说，“他到兵营来过，那是我们围攻长沙的时候。”

陈承瑒道：“殿下不知道此人是谁吗？”

石达开说：“这不是题了名吗，高季左先生。”

陈承瑒问：“倘把这三个字颠倒过来念呢？”

石达开沉吟着刚念出“左季高”三字，立刻拍着大腿道：“左季高，哎呀呀，这不是左宗棠的字吗？我何其愚笨！怎么没

有想到这一层？’

“这左季高是谁呀？”石益阳问。

石达开说：“他就是我亲自造访柳庄茅庐去请的左宗棠啊！真是无缘对面不相逢，当面错过。”

陈承瑑说：“我想起来了，东王对他的指责很恼火，还疑心他是清妖的奸细呢。”

石达开道：“我当时若知高先生即是我朝夕渴慕的左宗棠，我死活不会放他走呀！”

石益阳插言道：“这有何难，派一些人去，再把他请来就是了。”

“谈何容易！”石达开道，“他现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中，不为我用，已为敌人谋划，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也许，日后处处与我作对的就是他。”

陈承瑑说：“殿下也不必为此苦恼。一个左宗棠，就算有才，在清妖那里，也是独木难成林，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石达开现在想来才知道，这左宗棠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在我们太平军大营中短短一两日，对我们的战术知道得一清二楚，既知我们之长，也知我们之短，这对我们是极为不利的。他的忧虑一说出，石益阳说：“爹，我潜到长沙去，杀了这个左宗棠，省得让爹这么烦恼。”

对她这孩子气的话，石达开和陈承瑑都忍不住笑了。

五

东王府里炭火红彤彤，屋子里很暖。

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四王正在议事，中心是今后的去向。

洪秀全说：“为今之计，还是北上中原为好。长安、洛阳、开封，向有帝王钟灵之气，在那里建立我们的小天堂，不是最好吗？”

杨秀清说：“现在我们有水军几万人，战船两千多艘，顺江东下才用得上。如果向北攻入中原，岂不全废了？”

石达开道：“金陵也是六朝故都，又地处中国物产最丰饶之湖广、江浙中心，我们取饷、征粮都比中原便捷。”

洪秀全说：“你们说得也不无道理，待朕再想想。”

杨秀清说：“大计一定，硝磺、火药、粮米就该装船了，没有几百条火轮船，装不下，我们这次在武昌所获，实在是太丰厚了。”

韦昌辉说：“上千万两银子可要仔细押运，这是一注大财呀！”

这时，程岭南袅袅婷婷地从后面走出来，用漆盘端了些水果，向诸王请了安，退下。洪秀全的目光一直追踪着程岭南，杨秀清看见了，韦昌辉也注意到了。薄施脂粉、淡扫蛾眉的程岭南确实引人注目。

倒是石达开先问：“这女子是谁？不像咱女营中的人。”

洪秀全说：“可称得上国色天姿，想必是秀清吾弟所纳新宠了？”

杨秀清爽朗地笑道：“小弟哪有这等艳福啊！”支吾过去，却也没有再说什么。韦昌辉看着杨秀清莫测高深的神态，若有所思。他不明白，东王何以让她抛头露面？端茶送水用不到她呀！况且，一旦让天王看见，倘索要程岭南，你杨秀清割爱不割？

岂不知这一切都是杨秀清刻意安排的，换句话说，他是有意让程岭南抛头露面，引起天王注意，然后再把程岭南孝敬给天王。

他这样做有几重考虑。一是表表自己的忠心，不专女色。二

是让程岭南潜在天王卧榻之上，天王的一举一动他就会了如指掌。应当说此时的杨秀清这么做并不存多少阴谋，他惟恐自己办事与天王的意图相抵触而已。他也考虑到将来，万一天长日久自己与天王有了裂痕，那程岭南发挥的作用将更大。

杨秀清也想过，程岭南一旦投入天王怀抱，还会不会效忠于我？一日夫妻百日恩的话杨秀清并不相信，但利害不能不让程岭南有所顾及吧？是我杨秀清发了特别诰谕，赦了程门一家二百多口人的死罪，只这一条，就足以让程岭南永不背弃于我。

杨秀清这些想法当然不可能向程岭南露出半点口风了。

又到了晚上，杨秀清当然还是无法抵御美女的诱惑，他省略了任何前奏，任何爱抚的过程他都感到繁琐、多余，直接进入主题。他本想多享受一会儿乐趣，可三下五除二就从程岭南的身上下来了。他又来第二次，这一次也没给他留下多少值得回味的绵绵之情，他决定进入更高的主题。

杨秀清与程岭南卧在被中，程岭南依偎在他胸脯上，杨秀清抚弄着她的头发，心不在焉的样子。

程岭南仰头望着杨秀清，说：“东王您怎么了？好像有什么心事？”

杨秀清说：“啊，没什么。”

程岭南说：“我知道，您不把我当亲人看，不然不会不对我说，我就是不能为东王解难，也能分分忧啊！”

“傻子，这事与你有关，是你分不了忧的呀！”他尽量温柔地爱抚着她的粉脸。

“与我有关？”程岭南坐了起来，说，“我一个弱女子，我能有什么作为？怎么会把我牵涉在内呢？”

杨秀清说：“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不会忘了我吧？”

“东王您怎么了？”程岭南大惊，“难道东王把妾当做风尘女子了，您看我是无情无义的人吗？”

“不是。”杨秀清长长地叹口气，说，“今天我实在不该让你在天王面前抛头露面，让你送什么水果呀！”

程岭南愣了一下，说：“不是东王您非让我送水果的吗？”

“我原想让你上水果，人标致，也体面。谁想弄巧成拙，天王看上了你。”杨秀清神情沮丧地说。

“那怎么办？”程岭南说。

“他是天王，”杨秀清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气，“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呀，何况一个爱妾！”

程岭南滴下泪来说：“您真的又让我去服侍天王？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好女不事二夫，我不会从命的，只有一死报君！”

杨秀清把她揽在怀中，替她擦着眼泪，说：“别哭，你一哭我心里更乱了。你不知道，天王要你，如摘了我的心肝一样不好受，可这是没办法的事。好在，天王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不会错待你的。”

程岭南哭着抱住他说：“我不去。”

“这由不得你我了。”杨秀清扳过她的脸，问：“我对你怎么样？”

程岭南说：“如再生父母，这还用问吗？我们全家人得以活命，全赖您一声命令了，我家上上下下已给东王上香祝您长命百岁了。”

“既然如此，你能做到心永远在我这里吗？”杨秀清柔情地问。

泪眼迷离的程岭南郑重地点头。

“也许，我日后有用得着你之处。”杨秀清说，“你能不忘了今日的许诺就行了。”

程岭南说了句“东王放心”，又扑到他怀中恸哭。

她这一哭，倒把杨秀清的心哭乱了方寸。他忽然动了恻隐之心，或者说，他的感情闸门悄悄地开了，从这扇闸门里喷涌出来

的潮水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从来不从感情因素考虑事情，今天他却不一样了，他后悔了，后悔把这个他真心喜欢的女人送给别人，这是对程岭南的残忍，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残忍呢？

杨秀清差一点要对程岭南大叫一声：“不，我不送你走了！”可是他已经禀报过洪秀全了！

他的心骤然冷了，心底那扇闸门砰然关闭，他又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第 24 章

曾国藩要尽孝守制，皇上要“夺情”。偏偏史拜名字晦气。

—

咸丰皇帝穿得很暖，在戏厅里听戏。这戏厅是五间敞厅，坐北朝南。咸丰面前的御案上摆着许多冬天吃不到的新鲜水果，全是岭南进贡来的，咸丰谁都没带，只让懿贵妃坐在旁边。

戏班子领班跪着呈上戏目单子。咸丰认得他，是春台班的掌班余列，就问：“演你们的拿手戏吧。”

余列说：“圣上还是点一出吧。”

咸丰看了看单子正面，无非是《空城计》、《四郎探母》之类，都听腻了，他忽然问：“程长庚来了吗？”

“来了。”余列答，“三庆徽班在外头候着呢。”

咸丰说：“唱《群英会》吧，程长庚的鲁肃有彩儿。”

程长庚一听第一出就点了徽班的戏，忙进来跪下谢恩。

太监喊了声“传膳开戏”，那边锣鼓点一起，这边早已备好

的大小食盒便由御膳房一溜抬出来，在咸丰面前摆列开来。冬天怕冷了菜，每一道菜的下面都有滚烫的银盆托着。

笙管齐鸣，升平署的太监照旧例先来一出闹哄哄的吉祥戏，不过是哄皇帝高兴，让他暂时忘忧。

吃着饭，咸丰感到味同嚼蜡。听着戏，觉得满耳聒噪，心里烦，什么“天下升平”、“海宴河清”，咸丰眼皮乱跳，他担忧的是武汉前线。

他仿佛看见了几个军机大臣在门外露了一下头，又缩回去了。

咸丰预感必有紧急奏报，马上叫他们过来。

肃顺第一个进来跪下，呈上黄匣子。

咸丰看过奏折，差点昏过去，他一扬手，把面前的杯盘掀了个稀里哗啦，跳升平的人也吓得停止了群魔乱舞。他把戏厅当成了处理政务的地方了。他对大臣们发脾气说：“朕再三谕旨，令徐广缙、向荣、陆建瀛等员，阻止长毛北上，约期会剿，三路并进，可是徐广缙一再贻误战机，致使武昌重镇倾覆，倘贼北上河南，如何是好？”

肃顺说：“琦善既为钦差大臣，防堵河南，应谕旨尽力，防止发匪北窜，要陆建瀛在长江上严密布防，不令发匪顺流东下。”

咸丰说：“将那徐广缙革职拿问，决不宽贷。这些人平时都把自己打扮成清廉忠勇的样子，待到为国尽力时全都不行，贪赃枉法倒是一个赛一个。”

肃顺说：“听说，当过湖广总督的程裔采家里，长毛翻出300万两白银。”

咸丰道：“你去暗中查实，如实有其事，即将那程裔采拿问。”

肃顺答了一声“喳”。

咸丰说：“武昌战事，只得靠向荣了。就委向荣为钦差大臣

吧，让他收复武昌，北路朕倒不甚忧虑，朕断定，贼必沿江东下，而陆建瀛未必有作为。”

肃顺说：“陆建瀛兵力不过三千人，荆江防务由将军台涌专办，上游不要紧，下游吃紧，宜令张芾、琦善出兵在九江堵截发匪。”

咸丰点了点头，叹息连声地说：“绿营兵令朕失望之至，平日对他们是最高的兵饷、最精良之兵器，古人云，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而朕欲用时，个个狼狈不堪。”

肃顺道：“绿营崩坏，已到了不收拾无以为战的地步了。连老百姓都知道，绿营兵个个手使双枪……”

“双枪是什么？”咸丰不明白。

肃顺道：“另一枪是大烟枪啊。”

咸丰气得闭上了眼睛，问：“发匪日益猖獗，绿营兵又朽不堪用，你有何良策？”

肃顺说：“奴才以为应起用汉人，让他们办团练，再立一支能征善战的新军，这是惟一可行的。”

咸丰显得踌躇：“王公大臣中，历来对汉人防范，不让兵权落于汉人手中，现在要这么办，恐有麻烦。”

肃顺道：“正是这些人误国。据奴才观察，好多汉人惟恐皇上疑其有贰心，对大清忠诚之心，比满洲旗下之人尤重。当此天下动荡之时，如再墨守成规，则可用之人日少。”

咸丰说：“但也要起用汉人中的能员才行。你有人吗？”

肃顺说：“曾国藩便堪当此任。”

咸丰半信半疑地说：“这人学问倒是不错，他毕竟是一介书生，看不出胸中有百万雄兵的气度。文人带兵，朕不敢期望太高。”

为宽圣虑，肃顺道：“武将征战，凭一夫之勇可取一时之胜，而长于谋划，又非足智多谋者不可。”他详尽地阐述说，“曾国藩

此人，奴才已观察好久了，他克己复礼，真是属于那种非礼勿视之人。皇上委差，他会战战兢兢、克勤克俭地去做，文人治兵，也许能匡正军中许多流弊呢。陛下，他的名字就很吉利，国藩，国之藩篱也。”

咸丰被他说笑了，说：“那好吧，就下一道谕旨，让曾国藩办团练，就在湖南帮办。”

肃顺说：“奴才想，先别急，我请人再通通消息，他在家丁忧，他这种古板人，未必肯应诏呢。”

咸丰忧戚地说：“这长毛是越剿越多，越剿越烈，等于抱薪救火了，此乱何时能平？”

肃顺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朝廷也该破例。”

咸丰受到了某种触动，呆呆地坐了一阵，说：“朕记得文庆有过以汉人治汉人的条陈。”

肃顺知道这回事，那是道光三十年正月的事，道光皇帝崩，咸丰刚刚即位，当时户部尚书文庆入值军机，他所说的“以汉治汉”，是要起用汉人平乱的意思。

肃顺说：“皇上圣明。不过，奴才以为切不可这样提，满人、汉人均为大清臣子，应一视同仁，否则会伤了人心。”

咸丰内心是赞同肃顺这种观点的，就没有说什么。

二

向荣虽然由帮办军务荣升了钦差大臣，却不敢对占了武汉城池的太平军有所作为。

在一切筹备就绪时，1853年2月8日，太平军打退了向荣的进犯。与向荣激战的是曾天养部，这个60岁的老将深知明天就是太平军撤离武汉东下的日子，打好这一仗才是最好的掩护。

1853年2月9日，太平军上万条战船、货船和民船遍插天

国旗帜，坐满了太平军将士，整装出发。

在前面开路的是罗大纲、秦日纲，他们的座船和所带先锋船都驾着重炮，一路轰击前进。

洪秀全、杨秀清等四王分坐大船行驶在中间。这些黄罗伞大船极为豪华、气派。

陆路，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率步骑兵沿路东下。

千舡健将，两岸雄兵，橈如丛芦，炮声遥震，其阵势浩浩荡荡，沿江百姓争相观看，欢呼声响彻云霄。

长沙左宗棠办公处。

左宗棠喝着茶看着书，在端详欣赏他的满天星端砚，悠闲自得的样子。衙役来报，说：“抚台大人到了。”

左宗棠忙起身相迎，说：“中丞有事，传唤左某人去就是了，亲自来我这里，令我不安。”

张亮基坐下，说：“你我是朋友，我到朋友处，还论什么品级吗？”

衙役给张亮基冲了茶，退下后，张亮基说：“我听说你又萌归隐林下之心？”

左宗棠道：“我原也只答应帮你几个月。现长毛已从湖南省境离去，危机不存，且在下也出不了什么大力，理应回家去当我的自在百姓。”

张亮基说：“自从先生帮我整饬吏治，社会得以安定，又帮我平定了浏阳征义堂会匪，功不可没，我是须臾不能离开先生的呀！”

左宗棠道：“张中丞如仍在湖南主政，左某人尚可留些时日，我当初允诺，保卫桑梓。现中丞移驻别省，小弟恕难从命，左某人没有保卫他省的义务了。”

张亮基料难挽回，只得说：“我离任尚有几日盘桓，我先为先生饯行吧。”

“不敢，不敢。”左宗棠忙拱手。

两个人聊了一阵时局，左宗棠忽然说：“张抚台还是有福之人啊！”

张亮基问：“福从何来？”

左宗棠说：“抚台来长沙时，是縋城而入，险象环生，倘长毛不撤围，长沙城破又当如何？”

这是不言自明的。

左宗棠认为他此时忽然奉调湖北，也是大福，长毛已撤，那里是安定的，起码不用每天提心吊胆。而说起两江总督陆建瀛和江西巡抚张芾来，左宗棠认为他们的脑袋能在脖子上长几天，已十分可疑了。他认为此二公的下场不会比常大淳好，他们都是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之人，一群废物。

张亮基有同感，可他说：“就你是个干才，却又不肯为五斗米折腰。”

左宗棠一笑了之。他心里在想：我连五斗米也没拿过朝廷的呀！我在张亮基幕中帮忙，不过是帮朋友忙，吃的也是朋友碗里的饭，彼时确是以桑梓安全为出发点的，难道我只能当幕僚吗？那倒不如归隐山林，心更净。

他虽未明白晓示，但内心深处所想，张亮基是能猜到七八分的，这也是他不过分勉强左宗棠的原因。

三

诚如左宗棠所说，文不能文、武不能武的陆建瀛、张芾正在湖北广济龙坪镇受煎熬。太平军水陆并下，势如破竹，陆建瀛怎敢在南京城驻守？

张芾是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再矮半头，怕就要打入侏儒行列了，可这人的八股文偏偏做得好，使他官运亨通，一直当到了

封疆大吏。

张芾显出不慌不忙的样子，从大襟里摸出一个精巧的象牙鼻烟壶来，用小象牙匙舀了两匙放在手背上，送到鼻子底下嗅了嗅，龇牙咧嘴等了半天，才打出一个喷嚏来，竟连鼻涕也流了满脸。陆建瀛厌恶地扭过脸去。

张芾偏偏有高见。

张芾对陆建瀛分析说，太平军号称几十万蔽江而下，几乎是不可撓其锋的。2月11日，太平军先锋水师攻下黄州，北岸林凤祥、李开芳陆师轻取蕲水，旋即下驶巢湖，我此时驻节瑞昌，已派2400士兵守巢湖，希望你能守住老鼠峡，否则就要全线崩溃。

陆建瀛心里更没有底。

陆建瀛犯愁的是手中没有能征惯战的将领，更没有足够的兵。他说：“恩长已率水陆兵勇2000人溯江而上，已去守老鼠峡。我担心，我们的兵力太少。”

张芾道：“是啊，听说发匪号称30万众，我们实在势单力薄，你我应联名具奏，否则一旦失利，你我吃罪不起。”

陆建瀛忧心忡忡地说：“昨天我在文山寺抽了一签，是下下签，很不吉利，我一直犯疑。”

张芾不以为然地笑道：“大帅还信这个吗？”

陆建瀛笃信佛教，他捐资重修的庙宇已有十几座，他有好几个长老方丈朋友，常在他府上参禅讲经。

张芾道：“可在这危机存亡时刻，你的长老们未必能帮你破敌呀！”

老鼠峡的防务其实松松垮垮。

总兵恩长乘一条小船在巡查江防，他对下属说：“长毛明天就要顺江而下，我们必须挡住他们，把长毛沉在长江底。”

老鼠峡上游二里处芦苇遮天，视线不好。太平军的先锋船队

已经悄然泊岸。

秦日纲、罗大纲、赖汉英三人在芦苇丛中的小船上商议破敌之策。

罗大纲报告，他已侦察明白了，老鼠峡有恩长的 2000 兵，一半是水兵，有一百多条船，他们既未深沟高垒据以为守，水路也没扎排下桩，拦江阻截，水陆两途均无梗阻。

秦日纲说：“好，找几十个兵勇扮成难民，然后放火船冲阵。”

赖汉英说：“可行。”

一切准备停当，他们向老鼠峡进发。

老鼠峡江面传来一片唧呀水声。

夜半时分，守峡清兵发现有十几只民船沿江而来，就吼问：“干什么的？”

罗大纲在船上答：“黄石来逃难的，长毛在后面追上来了。”

恩长在舟中听了，对部下说：“放他们过去吧。”

罗大纲率船一过，紧接着是几十艘带火的船直冲而下，目标对准了老鼠峡清兵的泊船处。

恩长大惊，急令：“快把船摆开！”

清兵水勇奋力摆船，可港湾壅塞，疏散不开，不一会儿，全被太平军的火船引着，许多清兵成了火人，争相往江中跳。

这时，恩长见大队太平军的战船鸣号通过，他却一筹莫展，看沿江泊船处已成火海，兵勇已溃散，他大叫一声投水自杀。

四

长沙湖南巡抚衙门已经物是人非。

现在坐在上首的已不是张亮基，而是骆秉璋了，他白胖微须，油光满面，办事不慌不忙，素有“干员”之美誉。因为是新

抚到任，属下各员几十人都来谒见，可谓满堂翎顶辉煌。

骆秉璋寒暄之后坐而论道：“发匪现在水陆并行，向下江窜犯，如匪据有长江天险，两江浙、两湖皆必成为其攻略之地。江南皆为米粮之川，长毛垂涎久矣。”话锋一转，又说：“我到任以来，诸多朋友都向我荐湘乡曾国藩，如他能出来支撑局面，当为我湖南一方之幸。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谁说我湖南无人？”

江忠源道：“涤生是三榜出身，才情是属一属二的，他能出来办团练，大纛一竖，附者云集。只是，涤生丁忧在籍，未必请得动吧？”

骆秉璋道：“请不动也要请。去年张亮基把最狂傲的左宗棠都请出来了，谅涤生兄更会顾全大局。”

江忠源说：“骆中丞何不将左季高也请入幕中呢？他尚在长沙呀！”

“怕是请不动啊！”骆秉璋说，“他在张公幕中都没有待长，我岂敢奢望？”

骆秉璋办事雷厉风行，他立即派人抬了礼物到湘乡贺家坳去请曾国藩了。

候补道员史拜骑着马，带领几个抬着礼品箱子的衙役向曾家走来。因是服丧之时，曾家大门、二门都还糊着白纸。

史拜在大门前下马，正好管家曾贵出来，史拜忙递上片子，说：“长沙候补道史拜拜见曾部堂曾大人，在下带来骆中丞手书一封。”

曾贵说：“我家老爷守制在家，一般不见官客，我去回回看，请稍候。”说毕转身去了。

曾国藩当时正在书房看书，既是骆秉璋的信使，不好冷落，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两人在书房里接待了史拜。曾氏兄弟两人腰中犹系着素带。曾国藩看了史拜一眼，见他青金石顶子、雪雁补

服，知是个四品道台。

史拜把骆秉璋的亲笔函递上，说：“骆中丞再三让下官向曾大人致意。”

曾国藩一边拆信一边说：“不要叫我大人，不敢当。我现已开缺，就是平民百姓喽。”

“大人过谦。”史拜说。

曾国藩看过信，把信交给弟弟，说：“感谢骆中丞一番感情和美意，为国尽力，为桑梓做事，本是义不容辞的事。”

史拜忙说：“省城百官无不翘首以待呢。”

曾国藩捻须一笑，说：“但是，在下难以遵命。一则孝服未满，夺情之举，圣上也未必肯如此做，孝义乃天下第一大事。二则，本人乃一介儒生，向来未谋兵法，未统过一兵一卒，怎堪重任？还请足下多多海涵，转告于骆中丞。”

史拜没想到碰了个软钉子，他讪讪地站了起来。曾国藩指着带来的礼品说：“这大礼，曾某不敢受，也请璧还。”

史拜说：“曾大人这就太见外了，不过是些特产土仪，下官焉有带回之理？”

曾国藩道：“曾家有个规矩，服丧期间，不收任何礼物，我不敢破例而违祖制。”为人威重的曾国藩那双有棱角的三角眼令史拜不敢正视。

史拜无奈，只好命挑夫：“那就挑回去吧。”他心里感到一阵晦气。

曾国藩送到二门，命曾国荃：“九弟，请代送出村。”向史拜双手一揖，走了回去。

骆秉璋也没想到曾国藩这样不开面。几天后，正好听说左宗棠进了省城，骆秉璋就去拜见他。

寒暄之后，骆秉璋却又迟迟不说正事，反倒切磋起棋艺来。他说听郭崑焘说，左宗棠的围棋杀遍湖南无敌手，早就想来讨教

了。

左宗棠说：“这可不敢当。”

骆秉璋再三要求弈一局，左宗棠不好拂其美意，只好奉陪。

骆秉璋执黑，他下了一子，左宗棠笑道：“骆抚台今天怕不是约左某人来弈棋的吧？”

骆秉璋喝了一口茶，道：“何以见得？”

左宗棠指着他才下的一子，说：“抚台何至于如此手拙？3岁小童也不会有此失误啊！”

骆秉璋推开棋枰，笑道：“季高高人也！”

左宗棠欣赏着墙上的《岳麓烟雨图》，问：“何事令骆中丞心事重重啊？”

骆秉璋说：“曾国藩不给我面子，礼不收，信也不复，只捎来几句口信，说守制在身，又未提过兵，拒绝出山。”

左宗棠道：“我已料到不会顺利，倒未想到如此之绝决。”

骆秉璋说：“看来我请他不动了。”

左宗棠问：“中丞是想让我助你一臂之力？”

骆秉璋说：“你是聪明人，我是真心诚意广揽人才呀！”

左宗棠忽然问：“中丞派谁去请曾国藩的？”

骆秉璋道：“候补道员史拜。”

左宗棠愣了一下，忽然大笑不止。

骆秉璋问：“你笑什么？”

左宗棠说：“事情就坏在史拜的名字上了。那曾国藩我最了解，他忌讳很多，史拜的谐音不是事败吗？我想，他是因此而不奉召。”

“不会吧？”骆秉璋说，“曾国藩乃豁达之人，岂能玩儿这样的小把戏？”

“他也未必真的迷信，”左宗棠解释说，“中丞知道先朝殿试出过的事吗？”于是他讲了一个传说。那是道光二十二年的事，

新科进士魏太平在殿试时，未曾对策，一见了名字，就叫先帝轰了下去，批了个“永不录用”。魏与未谐音，不就成了不太平了吗？

“从没听说过，”骆秉璋大笑道，“这样说来，足下才高八斗而会试不举，怕也是犯了名讳吧？”

“我这不关皇上的事。”左宗棠道，“纯属考官昏庸，须知，八股文章写得漂亮的，多是误国奸佞，我不屑与之伍。”

听着左宗棠偏激的言辞，骆秉璋有些不悦，道：“这样说，先生不肯应我之请，也是因为我是庸才了？”

左宗棠忙赔笑说：“骆中丞不在此列。”

骆秉璋说：“倘我不识先生，你岂不是连我一并打入昏庸、奸佞之列了？”

左宗棠说：“那也许。”不禁大笑。

骆秉璋说：“依你说法，下次派下书人，应该找个名字吉利的人了？”

左宗棠说：“不妨一试。”

“待我看看名册。”骆秉璋果然拿出在湖南候补的官员名册，看看几页，忽然叫道：“有了，就叫郭崑焘去，他字意诚，这‘意诚’二字够吉利了吧？”

“中丞真会选人。”左宗棠说，“郭崑焘与曾国藩的私交也不错，他肯为使，又多了七分把握。”

骆秉璋忽然笑问：“我倒忘了，你与涤生也是故交至好，你推荐张三、李四，为何不能替我出面去请贤呢？”

左宗棠道：“这其中有个缘故。我就不赞同他出来办团练，回去当他的京官有多自在。我自己更是不愿在官场周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怕涤生骂我时，我无法辩白。”

骆秉璋说：“听说你又答应到张抚台湖北幕中去了？”

“只帮两个月。”左宗棠说，“却不过情面。”

骆秉璋叹道：“张公何其有福啊！也许是有人缘。”左宗棠只是笑。

五

瑞昌向荣大营里，向荣情绪低落。

部将来报，长毛未到，下巢湖守军望风而逃。张巡抚已从德安逃回南昌。

向荣问：“如今陆制台在哪里？”

部将冷笑道：“他已逃到九江去了。”

向荣道：“好啊，他把军务全推到我一人身上了。九江一座空城，根本保不住。”

他思忖片刻，召来师爷，说：“草拟一个折子吧，告诉皇上，臣统兵至此，粮台离营日远，兵勇既无口粮，又乏食米，前阻大江，一望茫茫，无舟可渡，而水师未见贼影，俱闻风逃逸，江上无防，岂能克敌？种种掣肘，殊费周章。”

牢骚归牢骚，认真这样写奏疏，弄不好会受到上头“严加申饬”，师爷好心地提醒向荣不可意气用事。何况这有碍张巡抚的脸面，何必得罪同僚呢？

但向荣执意要这样写，他认为诸人都在保自己，不肯用命，不严参他们，已属笔下留情了。

师爷只好喏喏。

向荣又问起了安徽巡抚蒋文庆那里的防守情况，僚属们都又龇牙又咧嘴的，既不乐观，也对蒋文庆没信心。向荣知道这蒋文庆的政声还是不错的，只是打仗外行，且手中没有几个兵可抵御。

蒋文庆倒是决心与太平军决一死战的。听说太平军浮江东下，他马上布置兵力准备迎战。他带了狼山镇总兵王鹏飞、布政

使李本仁和一群候补道、县令等人视察了长江江防和要塞。

他越看越泄气，炮没几门，又没有什么炮弹，船没有几条，又破烂不堪，怎么打仗？不过蒋文庆不能在部属面前露出怯懦状，他始终高昂着头，颇有一番昂首云天外的气概。得失成败，寸心自知，即使战败，也不能倒了气节。

消息不断从上游传来，最新报到蒋文庆这里的败讯是官军失陷了彭泽。

蒋文庆不禁大吃一惊，两江总督不是督师在那里防堵的吗？怎么如此不堪一击？

蒋文庆赶忙问探子：“那，陆制军在哪里？”

探子摇头，表示不知。

蒋文庆心里打起鼓来。谁都明白，彭泽不保，那小孤山、宿松也就危在旦夕了。他派臬司张熙宇守在那里，总共才15 000士兵，对付太平军，那无异于以卵击石。

忽见江上一溜官船急驶而来，蒋文庆说：“是长毛攻来了吗？”

王鹏飞说：“不是，有旗号，是陆制台的官船。”

官船迅即驶至安庆炮台下，蒋文庆率众官到岸边相迎。蒋文庆说：“请大帅上岸，视察江防。”

陆建瀛慌慌张张地走到船头甲板上，对蒋文庆说：“贼兵在我后面十几里即到，好自为之。如安庆不能阻敌，南京危矣。”

蒋文庆说：“禀大帅，我已决心与安庆共存亡，不过兵少将寡，恐误了大事，请大帅再调几镇兵来安庆才好。”

陆建瀛说：“我回南京再说吧。若不行，你可招募兵勇。”说罢，走回了座舱。

官船随即启航，蒋文庆气愤地说：“这就是大清柱石！”他感到陆建瀛这种人九死不足以蔽其辜。

这时又有一小船自上游飞棹而来，一个守备受了伤，跳上岸

说：“禀告蒋抚台，小孤山已失守。”

“这么快就败了？”蒋文庆问。

那守备说：“根本没交战，张熙宇就逃走了。”

蒋文庆又问：“宿松田大武呢？”

守备说：“败得更惨。”

蒋文庆脸色阴沉地说：“完了！小孤山和宿松一丢，皖西锁钥就落在长毛手中了，安庆已无险可守。”

知府傅继勋说：“我们也应早为计，别到时候成了瓮中之鳖。”

蒋文庆闻言大怒，按剑厉声道：“汝等俱食朝廷俸禄，城破当一同死难，岂能预谋逃遁？”

傅继勋与李本仁交换了一下眼色，退到后面去了。他们都暗笑蒋巡抚是呆子。

蒋文庆对王鹏飞说：“我就指望你了。你马上统兵在城外防堵。”

王鹏飞说：“沐恩已将五营士兵扎于紧要关隘了。”

王鹏飞倒是答应了，可他明明知道是支撑不住的。这时的安徽省城如汤浇蚁穴一般，当官的和官绅们纷纷带上金银细软往乡下溜，气得蒋文庆派人在各城门口拦劫，怕他们动摇军心。岂不知有了银子什么打点不明白？城门照旧向有钱人开放。

几个时辰后，罗大纲统上千只兵船已顺流直下安庆，立时船上炮火齐发，战船冲到浅滩，太平军先锋队撑着大旗呐喊着冲向安庆城垣。

王鹏飞只得仓皇应战，下令要塞和城上开炮，那几发稀稀落落的炮弹落在潮水般冲来的太平军战阵中，根本没有半点威力，太平军冲锋的速度都没减，顷刻间，云梯已一张接一张地竖到了城上。

王鹏飞的兵早已无心恋战，云梯上的太平军没等爬到顶上，

清兵就作鸟兽散了。

蒋文庆还以为王鹏飞能抵挡一阵呢，万万想不到这么快就要陷城了，他坐在巡抚衙门里已听到了炮声。

如坐针毡的蒋文庆听着外面的呐喊声、炮声，乃大声叫道：“来人！”

一个戈什哈应声而来：“大人——”

蒋文庆问：“外面怎么样了？”

戈什哈道：“回大人，城外五营兵士尽皆倒戈，长毛正在四面攻城。”

蒋文庆道：“去请李廉访、傅知府，我和他们一起去守城。”

戈什哈没动，劝道：“大人别费心思了……”

“你说什么？”蒋文庆没有听明白。

戈什哈说：“李大人、傅大人早出城逃命去了。”

蒋文庆又惊又气，一屁股坐下，想了想，抓起笔来，泪堕如雨，他说：“你去为老夫准备一口棺材，我得给皇上写一份遗书……”

他在灯下一笔一笔地写，外面喊杀声震耳欲聋。

遗书写完，他拿出毒药吞服下去，顿时七窍流血，摇晃着向北跪下，拜了几拜，倒地。

城中，太平军已杀入城来，满街是潮水般的太平军。

戈什哈发现蒋文庆时，他已不能言。这时，罗大纲带刀跨了进来，他看着已奄奄待毙的蒋文庆，蒋文庆也看着他……

第 25 章

金陵聚宝门下有金盆镇住，其奈太平军不信风水何！

—

郭崑焘因为字意诚，吉利，被湖南巡抚选为信使，抬上前次史拜灰溜溜退回来的礼品担子，又来到了湘乡贺家坳曾府，他与史拜不会是一样下场的，他是曾国藩的好友，一见了名刺，曾国藩立刻来到大门外迎接，不但他出来了，四弟国潢、六弟国华、九弟国荃、季弟国葆全都迎出了大门外。

令曾国藩大为惊喜的是，到了大门口才知道，与郭崑焘同来的还有他哥哥郭嵩焘。

“筠仙？你什么时候从京城回来的？”曾国藩问，“怎么招呼也不打？”

郭崑焘说：“是要给涤生兄一个惊喜呀！”

众人寒暄了一阵，来到客厅，郭家兄弟又进到第二进院子去

问候了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才回到客厅，大家急着向郭嵩焘打听了一番京中要闻，才渐渐说到正题。

曾国藩看着地中间的一担礼，说：“这担礼，我似乎眼熟，意诚，你又是替别人说项的吧？”

郭嵩焘笑笑，说：“这都因为我名字吉利，我字意诚，字号大吉大利。不像上次来的那位史拜候补道，令人扫兴。”

曾国藩与几个弟弟相视一笑，没等曾国藩说话，曾国荃抢先说：“意诚兄看来是以为自己很有面子的了？”

曾国藩、曾国潢都不约而同地瞪了老九一眼，怎么这样奚落老朋友呢？

郭嵩焘笑道：“意诚没这么大面子，我也不敢说有面子。即使涤生兄真的肯屈尊出山，也绝非是我们的面子，连顺水人情也不必给。”

曾国藩怪老九得罪了朋友，忙转圜说：“筠仙别跟老九一般见识，他说话向来不管轻重，你还不了解他？”

郭嵩焘说：“我不是怪沅甫，我说的是真话。”

郭嵩焘也补充说：“这担礼虽是骆抚台送的，你也不必领他的情。”

曾国华听出了弦外之音，问：“此话怎讲？”

曾国藩更为敏感，他甚至已猜到有旨意了，所以也跟着问了一句：“此话怎讲？”

郭嵩焘说：“我哥哥回来干什么？他是怀里揣了当今皇上的上谕来的，可谓钦差。”

郭嵩焘随即拿出了上谕，曾国藩看过，又交诸弟一一看过。

曾国藩心想，不能因为皇上有旨，就急忙出山，孝悌不是上命可专的。他沉吟了片刻，终于说：“圣命虽不可违，然而孝服未满，不好出来做事，孝乃天下第一大事。”

郭嵩焘笑道：“圣上早防着你这手了，所以上谕里才有‘夺

情出任，墨经从戎’的话。”

“这恐怕不是圣上的旨意，”曾国藩道，“倒像是肃顺的主意。”

“有可能，”郭嵩焘说，“肃顺可是最推崇你的，也是满族王室里惟一个主张任用汉人的开明人士。”

曾国藩说：“圣命不可违，忠大于孝，我有什么办法呢？谁知此行是吉是凶，这比我在京城当个侍郎要艰难、沉重得多了。”

郭嵩焘道：“皇上圣明，才会起用贤士。我想，涤生兄出山，竖起一杆大旗，将来能最终击破发匪者说不定就是足下，那时也为我们这些莘莘学子争了口气。”

曾国藩那双藏在肉棱下的三角眼里含着阅历很深的那种笑意，他说：“筠仙兄的吉言我应感谢，军旅之事，我可是一窍不通，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郭嵩焘道：“涤生兄素有澄清天下之志，今时机已到，正是壮志得酬之时。”

郭嵩焘道：“这是桑梓、社稷之福啊！”

“你又抬我？”曾国藩说，“忠孝同源，其性光照耀千古，易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只好一试了，可我仍然怕同辈人笑我……”

他说的仍是孝与忠的矛盾，于是郭嵩焘、郭崑焘二人以皇上谕旨中有“夺情”二字，尽可堵天下人悠悠之口了。

可曾国藩认为，“夺情”虽是皇上之旨，仍有风险。他马上举出了明代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张居正也是为父守孝未满三年便为皇帝“夺情”起用，结果受朝野攻评，几乎身败名裂。

决心是下了，王命是奉了，在安排离家时，曾国藩还是很费踌躇的。他向来以特立卓识闻名，深得湘中士林景仰。他深知此行如履薄冰，他对父亲说，太平军不同于叛国争权的“叛藩”，对发匪，非我杀贼，即为贼所杀，是不可能有所折中之路的。

他留下了三个弟弟，只带季弟曾国葆同行，这令诸弟、特别是立功心切的老九曾国荃大为不高兴。直到送行那天，老九仍缠着曾国藩，要随他去建功立业。

曾国藩说：“我是朝中大臣，已受皇恩，不能不报国尽忠，因此对双亲久疏定省，已非人子之孝，你等应替为兄尽尽孝道，有国葆一人出去帮我就够了，你们在家好好读书，这是至关重要的。”将来如有长进，可带你们到军中历练，报国还怕没有机会吗？

曾国荃说：“读书考官，来得枯燥而缓慢，当此兵燹四起之时，朝廷正是用人之秋，一旦卓有战功，几年下来，当上封疆土吏也是轻而易举的。”

“你总是野心勃勃，从不安于读书，”曾国藩训斥道，“功名都是身外之物，立德才是做人的根本。”

曾国荃不服气地反驳说：“既如此说，大哥又何必十年苦读、三榜苦求？你不贪功名，就应在家里老守田园、安于种田呀！”

一时曾国藩无言以对，停了一下，他说：“哥哥此次出山，实为桑梓故里。如练勇成功，剿匪功成，我也会急流勇退，那兵符是掌不得的呀！”

“有皇上给你撑腰，何惧之有？”曾国荃振振有词地说。

“你总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曾国藩说，“汉人是不能操实权的，权高遭忌。你看，官至总督，同城必有一满人将军同治；官至巡抚，同城则有一满人都统同治。什么叫同治？实乃以兵权监视文官也。这样看来，你说那兵符是好玩儿的吗？”

接着他劝诸弟在家好好读书。他说，他要随时检查他们的学业有无长进。

曾国藩祖父以上，不过是普通农户，直到父亲那辈，祖父星冈公才让他读书。可父亲才情有限，辅导、劝学，向来是曾国藩乐于承担的责任，兄弟们惧他远甚于父亲曾麟书。曾国荃就最怵

他的“一丝不苟”。譬如写字，他常常写错半个字，便抹去一半，留下偏旁，这是一定要受到曾国藩严厉申饬的，他一定让你把这个错字写完再抹，他说这叫“善始善终”，他认为写字、做文章同样关乎一个人的人格修养，他强调“整全”概念，决不允许半途而废、见异思迁。他以汲汲于升官发财为耻，在举世浊浪中自守情操，从没有说过两面的话。

面对这样一个哥哥，曾国荃真是一筹莫展。

二

曾国藩的出山，暂时还无助于清王朝杯水车薪的扑火工程。

斩关过州，洪秀全的太平军正浩浩荡荡地沿长江顺流而下。

在洪秀全的座船上，飘着太平天国“真天命天王”的大旗。这是一条经过特别装饰的龙船，黄绢罗伞罩顶，船上到处刻龙绣凤，牌刀手和宫女护卫如云。在洪秀全座船附近江面，蒙得恩亲率十几艘炮船掩护、护驾。

船上，洪秀全与程岭南对坐在小桌前，桌上摆满了水果。

程岭南郁郁不乐。洪秀全问她：“爱妃还觉得晕船吗？”

程岭南说：“臣妾只想睡。”

她自从被杨秀清送到天王府后，一直提不起精神来。她谈不上对杨秀清有什么特别的情感，女人“从一而终”的思想束缚着她，她觉得自己是不干净的，幸而天王并没发现她已不是黄花女之身，或许由于喜欢故意不说破。

她不明白杨秀清为什么不要她？又不像不喜欢她，虽然他喜欢女人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

坐在船上，程岭南有点晕，单调的水声，差不多一样荒凉肃杀的长江两岸风景都让她昏昏欲睡，她与精神抖擞的太平军将士格格不入，她觉得自己不过是人家养在笼中的一只画眉鸟，有吃

有喝，有人钟爱，缺的是蓝天、自由。

她倦怠地坐了一会儿，又要下到中舱去睡。

洪秀全说：“不要再下舱里去睡，你看这浩浩长江之上，有多快慰？朕统帅几十万将士沿江而下，就是当年的项羽、刘邦，后来的刘备、孙权，也没这等气势。”

程岭南说：“天王洪福齐天。”

洪秀全说：“朕有福，王娘也就有福了。等到打到金陵，朕好好为你修一座王宫。”

程岭南说：“臣妾不敢奢求。”

这时蒙得恩上了大船，洪秀全问：“秦日纲、罗大纲打到哪里了？”

蒙得恩说：“回天王，兵锋逼近清妖东、西梁山要塞后，秦日纲诱敌深入，清妖水师副将陈胜元中计，被歼灭在四合山江面，现罗大纲部进占了太平府，秦日纲进驻江浦县的石碛镇，陆路林凤祥、李开芳逼近江宁。”

“好啊，”洪秀全道，“江宁在手，东南半壁等于握在手上了。”

三

长沙湖南巡抚衙门的人都面带喜色。

骆秉璋正在宴请曾国藩，郭崑焘作陪。骆秉璋与曾国藩碰了杯，一口饮干。

曾国藩沾了沾唇，说：“请中丞原谅，素不饮酒，又有皮肤病，不敢奉陪。”

“请便。”他给曾国藩倒了一杯酃茶，说：“那么，曾部堂就以茶代酒吧。”

曾国藩说：“好，以茶代酒。”

骆秉璋说：“涤生兄一来长沙，我心里就踏实了。”

曾国藩道：“我有何德何能？当前，人心日非，吏治日坏，三纲九法，扫地以尽，难啊！”

骆秉璋说：“正因为如此，圣上才想起用能臣，以期天朝中兴。”

曾国藩道：“我历来主张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法收拾，惟有靠一颗忠心，两个字，便是忠勤。”

“很是，”骆秉璋道，“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请问，办团练之事，涤生兄已有考虑了吗？”

曾国藩说：“我办湘勇，靠一个‘诚’字。”

“以诚治军，倒是新颖。”骆秉璋说。

曾国藩道：“我所说的诚，便是忠信，我想建成一支这样的湘军，是誓不相弃之死党。”

“妙！”骆秉璋说，“文人带兵自有别种韵致。”

曾国藩是这样分析利弊的：过去官兵的隶属关系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打起仗来，不肯卖力。曾国藩想这样办，先设官，由官去招兵，实则改为个人隶属，湘勇造册时，要连该湘勇之父母、兄弟、亲属、籍贯全登上，这才有责任感。

骆秉璋说：“厉害，涤生兄这一手厉害。这等于是连坐法，如果该湘勇不肯用命，势必株连九族。”

曾国藩道：“我说过，练兵以诚，既要求兵勇要诚，我们对兵勇也要以诚相待。历来官兵饷低，绿营兵月饷多少？”

骆秉璋道：“一两银子是多的。”

曾国藩把他的计划和盘托出：要让湘勇能养家糊口，过去乡绅办团练是“不食于官”，曾国藩已拟了奏折给皇上，提出练勇之资要破例，取之于官。陆师营官月饷银不低于五十两，陆师兵

勇之月银不少于五两，他不管皇上准不准，决心这样办。

“涤生兄的开价可不低。”骆秉璋道，“只怕绿营兵攀比，那就不好说话了。”

“那样，我自行告退就是了。”曾国藩说，“我不能干那种事，一面驱使兵勇为国献身，一面又克扣他们的血汗钱。”

“涤生兄已写好了专折吗？”骆秉璋问道。

曾国藩将折子递上，说：“在这里，请过目。”

看过，骆秉璋并不敢苟同，曾国藩所提用优裕之饷银，养将领之廉固然很好。高俸养廉一定能得到皇上的欣赏。只是，他并不相信有了银子便可出廉吏。试想，官至督抚大员，一年的养廉银子也有两万两，总该不贪了吧？可是贪赃枉法之官多得令人咂舌，这又怎么解释呢？

曾国藩道：“我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我自己不苟取。”

骆秉璋笑道：“说来说去，仍是洁身自好而已。不管怎样，尽快选将，由将招兵，快快建立湘勇是真。”

曾国藩问：“有邸报来吗？长毛匪势如何？”

骆秉璋把一份邸抄递给他，说：“长毛已在围攻南京，我看南京断然不保。陆建瀛也跑不了徐广缙、赛尚阿的下场，打了那么多胜仗，最后还是下进大牢中。赛尚阿的死罪免了，到兵营里去效力赎罪了。”

曾国藩弦外有音地说：“即使是头戴铁帽子的亲王，也不保前程啊，尽力就是了。”

骆秉璋道：“从武昌到南京，水路1800里，发匪势如破竹，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即兵临金陵城下，这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劲旅，非乌合之众可比。”

曾国藩说：“是呀，难怪乌兰泰、向荣、和春这些宿将都败在他们手下。”

望着曾国藩衣领处露出斑斑白屑，又见他不时搔几下，骆秉

璋想起了郭嵩焘兄弟的说法。乡里人都说曾国藩是巨蟒托生，说他家门前有一棵古树，缠满古藤，树高藤密，状若虬龙，枝叶接天，垂荫一亩，乡里人称那藤为蟒蛇藤，也有人传言，曾国藩一身蛇皮便是明证。

不管怎样，骆秉璋觉得此公不凡。他真的把莫大希望都寄托在曾国藩身上了。

四

春节刚过，咸丰皇帝就想搬到圆明园去住，可是肃顺反对，他认为现在国事日非，住园子总有声色犬马之嫌。

可咸丰在宫中就得天天生气。

这不是，南京危在旦夕了吗？

这一天，太监、宫女们都在廊下窃窃私语，叶赫那拉氏踩着花盆底姗姗而来。

在暖阁中，咸丰一个人坐着，垂头丧气，天气已不太冷，炭火盆仍生得很旺。

叶赫那拉氏掀了帘子进来，看了看咸丰的脸色，问：“皇上这是怎么了？我见养心殿那里跪了一地的王公大臣，皇上却躲到这来生闷气来了！”

咸丰说：“都是无用之辈。现在，发匪几十万大军，在南京城外建营²⁴座，南京一旦攻下，江南半壁河山震动，这事就大了！”

叶赫那拉氏说：“挑选一个能员去御敌呀！皇上不是说，起用了那个姓曾的汉人了吗？”

“远水何能解近渴？”咸丰道，“江南是朝廷财赋、漕粮征调之地，南京得失，关系甚大呀！”

“光在这唉声叹气有何用？”叶赫那拉氏说，“快去调兵遣

将，难道眼看着让长毛攻陷南京吗？”

咸丰气冲冲地拿她出气：“住口吧，你不知道大清祖制吗？社稷大事，哪有后妃参言的余地！”说罢负手走了出去。

叶赫那拉氏哼了一声，顺手捡起一个奏折看。

五

南京城已被太平军四面围定。

太平军连营数里，旗幡蔽日。

南城之下，李开芳、林凤祥两人在计议。林凤祥说：“南京有十三座城门，城墙也厚，比武昌要难打。”

李开芳说：“咱们大军一到，清妖总兵程三发弃守雨花台，遁入城内，是一大失误。”

林凤祥说：“守城的清兵有两万多人，不可轻视。”

李开芳说：“但真正的绿营兵不过五千多人，其余都是临时募集的兵勇，是不堪一击的。”

林凤祥说：“先围着，不断出小股军队攻城，消耗清妖的弹药，等他们弹尽粮绝的时候，攻起来就容易了。”

这时吴如孝过来说：“水师也到了，分泊上河和下关，已攻下城北重镇浦口、江浦，东王请二位去议事。”

林凤祥对吴如孝说：“我们去，你在这里带兵。”

浦口江面大船上挂着东王旗号。

当林凤祥、李开芳赶到飘着东王大旗的船上时，见水陆各将均已到齐，杨秀清正在部署攻坚。

杨秀清说：“还是老办法，穴地攻城，南京城不就是砖厚一些吗？多放几石炸药就是了。”

众将领都笑了。

杨秀清又说：“我看了一下地形，在仪凤门外静海寺、天后

宫一带开凿隧道较为方便。同时，要大造攻城云梯，届时四面环攻。曾水源，你能保证 2000 部云梯 6 天以后备齐吗？

曾水源说：“一定不误军令，我已下令拆了十几座庙，得了不少木料，城外有一家新河木行，存有几大垛木头，造云梯够用了。”

“好。”杨秀清又说，“由林凤祥指挥仪凤门外的总攻，李开芳在聚宝门外策应，其余各部跟进。现在我们到仪凤门外去看看。”

静海寺几乎正对着仪凤门而建。

杨秀清与众将领走进静海寺山门，立刻都掩起了鼻子，庙里山门败倒，屋架坍塌，太平军战士正在拆庙，把一根根梁、柁、檩、椽拆下、扛走，不用问，这是曾水源的拿手好戏，拆了木料正好造攻城的云梯。

满地是缺头断臂的泥像，如来佛的头没有了，断颈里露出稻草，观音大士的千手掉了一半，趴在地上，士兵们来来往往从四大天王和五百罗汉的金身上蹦来蹦去。

庙里的方丈、和尚们早都四散逃走了，只剩几个瘸腿歪嘴和尚躲在山门角落里瑟瑟发抖，大概在惊叹大千世界的大劫来临了。

藏经阁还没来得及拆毁，杨秀清带人登上楼顶，远眺仪凤门，指指点点。

杨秀清忽然注意到了—个奇怪的现象，仪凤门门外拥挤着密密麻麻的和尚，一群群和尚正从城外通过仪凤门进城去，守城门的士兵一律不加拦阻。

杨秀清很奇怪，就问：“这和尚怎么都往城里拥呢？又不加拦阻。”

林凤祥说：“从昨天起，就有和尚进城了。平民百姓此时不准出、不准进，惟独和尚特殊。”

杨秀清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对李开芳说：“去叫几个和尚来。”

李开芳下去不一会儿，押上来两个一瘸三拐的老和尚上来。

杨秀清对几个和尚说：“你们信佛，佛是什么？佛是妖！知道吗？”

和尚们吓得魂不附体，一声不敢应。

杨秀清说：“你们信妖教，传妖教，是有罪的，本应重惩，今天本王免你们一死，我问你们话，要老实说。”

几个和尚唯唯。

杨秀清指指仪凤门那边，问：“为什么和尚可以随便进城呢？”

两个老和尚相互看了看，其中一个满脸核桃皱纹的说：“这是陆大人的恩赐，陆大人信佛，虔诚得很。他传谕下来，说你们信洋教，专杀和尚、道士，就让我们都到城里去避难。”

杨秀清问：“那你们俩怎么不进城啊？”

老和尚说：“我们一瘸一拐的，走也走不动，也老了，死了也无所谓。”

杨秀清说：“好了，去吧，回去就还俗，不准再兴妖作怪。”

李开芳把他们一带下去，杨秀清立即对林凤祥说：“天助我也。这个陆建瀛，他万万想不到，信佛会给他带来大灾大难。你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吗？”

林凤祥说：“化装和尚，混入城去。”

杨秀清双手一拍，说：“正是。”他下令马上到静海寺库房里去搜，看看能搜出多少套袈裟、僧衣，派人打入城去，等轰塌城墙时打开城门做内应。

仪凤门前的和尚真假难分了。

这里仍有三三两两的和尚向城门走来。杨辅清已经戴起了船形僧帽，正向城门走来。

他顺利地进入了仪凤门。

六

仪凤门外静悄悄的。

早晨，大雾从江中腾起，弥漫到南京城四周，仪凤门在雾中若隐若现。

炸药陆续向坑道深处运送。

城墙底下的隧道口有如三间房子一样开阔，已经堆满了火药，林凤祥亲自检查导火线。

攻城部队带着云梯、绳索进入了城外前沿阵地。

导火索点燃，火花一闪一闪，向坑道内烧去。

太平军将士伏在地上屏息等待。

猛然间，霹雳般一声巨响，狮子山正面城垣尘雾腾起，颓下几丈宽的口子，守城清军叫喊着溃散。

牛角号吹响，战鼓齐鸣。

林凤祥从地上一跃而起，大喊一声，第一批四百多人凶猛地冲入城去。

接着，城外伏兵四起，扑到城下，用云梯攻城。一场壮烈的攻坚战开始了，清军提督祥厚带领守城清兵向城外开炮，与攻城太平军搏斗，云梯竖起来又一个个被摧毁、掀翻，另一批云梯又扛上去。

杨辅清万万没有想到，清兵在聚宝门内修了三层瓮城。所谓瓮城，是城套城，中间的空地是专为杀戮突入城中的敌兵所备，只要二道城门、三道城门一闭，即使突入进去，也会被藏兵洞里的伏兵消灭在瓮城，真正的瓮中捉鳖。

幸好他化装成和尚察看明白，把城中各门瓮城和藏兵洞位置、数量画了个草图传递给城外的杨秀清了，不然不知要吃多大

的亏。

杨秀清对付瓮城的办法是，不从城门突进，而从城墙走，这就绕开了“请君入瓮”的陷阱。

动手之前，杨辅清没有丢掉袈裟，利用出家人的身份，他弄清了聚宝门的一切。这个套着三个瓮城的门实在太坚固了。据说这是朱元璋动员天下人力、物力修的，至今城门大青砖上刻着的监工、窑工、捐资者名字还清晰可辨。听说有一个安徽大盐商捐了一笔修聚宝门的巨资，可是城门屡建屡塌，谁也不知犯了什么风水。后来一个道士来了，指点迷津，让那个捐资的富商打造了一个100斤重的金盆，里面盛满珍珠、玛瑙、翡翠，深深地埋在城门地基底下，这一回地基稳固了，建起的城门再没有坍塌，所以朱元璋亲自命名为聚宝门。

杨辅清对他的弟兄们说：“打下南京，咱们挖聚宝盆去。”

这时城外炮响了。

一听城外炮响，杨辅清知道林凤祥开始攻城了，他马上带领潜入城中的二十几个假和尚做内应起事。他们不怎么费力，就杀光了聚宝门的清兵，可没想到从一个在马道底下的秘密藏兵洞里杀出了几百清兵。

遭此突然袭击，假和尚大多阵亡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辅清已无退路，他大吼一声，窜到大炮跟前，向反扑的清兵发了一炮，敌兵炸倒一大片，杨辅清趁机去开启最后一道城门，可怎么用力也打不开门栓，他急了，又跑回大炮旁，对着城门发了一炮。

城门“轰”地一声破裂开来。一声呐喊，李开芳率众冲入。

第 26 章

一灯荧然，两心相照，可她却笼罩在另一个男人的阴影中。



清朝宗室、江宁将军祥厚真的到了穷途末路了。一见太平军突破了仪凤门，又分别从水西门、旱西门拥入，情急之下，他退守满城，因嫌兵力单薄，下令把女人、孩子也弄来守城。

不知是谁的主意，太平军把雨花台西天寺和仪凤门外静海寺的五百罗汉也搬了出来，依山排列，在泥像后头竖起军旗，燃放炸炮，引逗祥厚放炮攻击，使祥厚仅有的一点弹药也虚耗掉了。

祥厚又接到了报告，说城中出现了怪事，各户门墙上，或画红圈，或画白圈，或朱书天字，或大字，或刀十字，或顺字，家家画遍了，人人惊疑。

祥厚和陆建瀛判断，这必是打进城来的太平军奸细所为。

这时李开芳、赖汉英、吉文元各部也已从西面攻入，好多百姓自动出来帮助清除城门障碍，迎太平军入城，沿途大叫“是百

姓，皆关门”，声震长街短巷。很快，神策门、太平门、朝阳门纷纷落入太平军手，南京外城全部攻克，邹鸣鹤与提督福珠洪阿、总兵程三发等文武官员二百多人被打死，有的自尽了。

祥厚此时带着副都统霍隆武、协领增福、佐领海明等人仍在满城做最后的顽抗。陆建瀛不断地为祥厚打气。最可怜的是此时咸丰皇帝已经下旨要把陆建瀛拿下处死，他自己尚且不知，那是因为兵部飞递的折差无法把圣旨送到南京城里，这对陆建瀛来说，倒是好事，成全了他一个殉节的美名。

陆建瀛亲自上了满城，对祥厚说：“一定要守住满城，否则玉石俱焚了。”

祥厚说：“大帅放心，只是兵力不够。”

陆建瀛说：“我去招募市民上城助守。”说完匆匆下去了。

太平军在林凤祥、李开芳的率领下，对满城实施正面强攻。清兵从满城上拼命发射炮弹，放箭，太平军在城下死伤无数，第一次攻击未成功。

杨秀清来到了战场。

这时见满城又陆续上来了好多女人，在搬石头、砖瓦，几乎全是妇女。

杨秀清冷笑道：“连女人都驱赶来守城了！”

李开芳道：“炮火太猛，正面强攻伤人太多，第一阵就有上千弟兄阵亡了。”

杨秀清说：“你和林凤祥带兵下去，到秦淮桥以西去休整。”

不等两人应答，杨秀清马上回头叫：“胡以晃、秦日纲、石祥祯、林启蓉、曾水源！”

五人马上跑步上来听令。

杨秀清说：“你们各带本部弟兄，从这里接着强攻，攻不上去马上撤下来，再换一拨！”

五人说：“得令！”

战鼓擂响，胡以晃、石祥祜率第二批生力军潮水般向满城攻击，一张张云梯竖起来，一批又一批勇士登上了满城，可一张张云梯被炮火摧折，一批批勇士血染满城。

这一梯队又退了下来。

战鼓擂得更响了，第三梯队开始强攻，由秦日纲、林启蓉率领，攻势更猛，士兵们冒着炮火和滚木礮石，奋勇登城。

肉搏战在满城上展开。

登上满城的太平军几乎全部战死，第三次强攻告一段落。

杨秀清亲自张弓射箭，把一块白绢射上了满城。一个清兵片在手中，交给满脸硝烟、血迹的祥厚，他已浑身多处带伤。

他看了那份劝降书，一把扯断，掷于地下，说：“我堂堂大清宗室、江宁将军，岂肯降贼耶？”

他走到前面，面对太平军大喊：“宁死不降！”

城下的杨秀清看着红墙黄瓦的明故宫，在打新的主意了。

杨秀清说：“不投降，继续攻打。派人四面放火！”

霎时，太平军的带火箭矢如飞蝗一般射向满城，引起一片片大火，连明故宫也被引着了。

又一梯队在曾水源率领下强攻上去。

一架架云梯更密集地竖起，死亡枕藉的清兵已守不住了，纷纷后退，太平军的大旗插上了故宫满城。

祥厚想去找陆建瀛，陆建瀛已经卧在城墙箭垛上断了气，红顶子的暖帽滚在血泊中。

祥厚面向北阙拜了拜，拔剑自刎。时值 1853 年 3 月 20 日。

二

南京陷落，清廷如丧考妣，以掌印钥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为首，满汉军机大员，内阁成员，还有老五太爷惠亲王、醇亲

王奕骀、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大臣，所有的满汉权贵，全都跪在养心殿明殿里。

咸丰震怒，脸色是青的，他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他坐在有六合同春桌帷子的紫檀案后，面前有一只乾隆爷用过的五彩盖碗，冒着丝丝热气，他好长时间望着淡然的水汽出神。

君臣之间这种沉默是相当少见、相当可怕的。即或遇到这种棘手的情形，皇上通常会叫臣子“跪安”，赶下去了事。

今天咸丰始终不叫他们跪安。

讨论处罚渎职大臣、起用干员，已经不是咸丰所感兴趣的了。

终于，他用振聋发聩的惊人之语说：“传朕旨意，不管什么人，能破金陵之发匪者，封王，世袭罔替。”

诸王和枢密大臣们面面相觑，又惊又怕，却也没人敢谏。

老五太爷毕竟是咸丰的胞叔，辈分在，只好由他出面讲话。

他说：“皇上圣明。大清是有祖制的，汉人就不能封王。”

肃顺倒是十分赞成咸丰皇帝的勇气，不过也担心咸丰是急怒所致，未加慎重考虑。

没想到咸丰说：“祖制也是能改的，乾隆年间就更改过不少祖制呀！”

这话再次语惊四座。

这正合肃顺心意，他马上附和道：“皇上圣明，世间的事都是审时度势而来，祖上从满洲龙兴故地入关以后，开初还不想用汉人做官呢。”

咸丰决然地说：“不妨诏告天下，让天下人都知道朕的旨意，破南京剿灭发匪者封王。”咸丰毕竟年轻气盛，他心里想，封谁都是封，即或封了一个汉人，他不相信江山就会动摇了，相反，会吸引更多的汉人为朝廷鞠躬尽瘁。

肃顺今天讨得了这个意外的特旨，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

认为此诏一颁行天下，剿灭发匪就真的有望了。

这时咸丰已经让军机大臣们“写旨来”看了。

三

金陵将来是要建都的地方，入城时，杨秀清精心安排组织了一个浩大的入城式。

当太平军骑师、步师从仪凤门开入南京城时，市民纷纷拥出家门夹道观看，有很多人表示他们对太平军的拥护，用大红纸剪出个“顺”字贴在大门上、窗户上，是顺，而不是降。

从武汉下来，太平天国的官员将领已不是清一色的黄袍红巾了，现在诸王已是黄缎龙袍龙帽，丞相以下分等次取红袍、紫袍，并戴金盔，队伍整齐而威武。

一个十七八岁的美丽少女也杂在人群中，躲在牌楼后观看太平军入城。从她的着装、举止便可判定她是书香门第出身，她叫傅善祥，父亲是老举人，她从小熟读经史，是个女才人。

杨秀清骑着高头大马，在众多牌刀手簇拥下走过来了。

杨秀清一眼看见了美丽的傅善祥，她仿佛万绿丛中一点红，特别显眼。韦昌辉也发现了，他让自己的马快走两步，跟上了东王坐骑，用鞭子指了指傅善祥给东王看。

东王视而不见的样子，眼皮半垂着。

韦昌辉说：“怎么，东王不喜欢？”

“连程岭南我都没有要。”东王说。

韦昌辉说：“那小弟可要占先了？”

杨秀清说：“你敢！这与强抢民女有什么两样？你敢以身试法，你就去做。”

韦昌辉马上说：“我是开个玩笑而已。”

杨秀清说：“要特别约束弟兄们，在城内要秋毫无犯。南京

将作为我们太平天国的都城，岂可不从严？”

韦昌辉应答着。

杨秀清又叫来陈承塔，在马上发令，要他马上张贴东王诰谕，不管太平军官兵何等人，都不准闯入百姓家扰民，左脚迈入砍去左脚，右脚进入剁去右脚，整个人进去砍头。

同时杨秀清颁令全城戒严，也不准军民点灯；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不准洗劫官府，银钱归公，案卷焚毁；加强巡逻，搜捕清妖残敌、奸细；可马上安排在南京城内“讲道理”，向市民讲明“归顺天王，同打江山，同享天福”的道理；下一步他也考虑了，按性别、年龄将市民编入老人馆、能人馆、女馆。

韦昌辉说：“我想，应该带人查看一下几个衙门，给几个王府选选址，修一修，这是永世的基业了。”

“是啊，”杨秀清说，“这事交你了，城防、城建，你要多留心，我没那么多心思管这些。清妖丢了南京，岂能善罢干休？一定调集重兵来围攻，我们也不能单守一座南京城啊！”

韦昌辉说：“是啊，西王、南王若活着就好了。现在才感到人手不够了，天王又不管这些事儿。”

东王说：“你说天王不管这些事？那你可大错特错了。”

韦昌辉愕然，不知杨秀清此言何意。

杨秀清说：“你可小心着点，他什么事都知道。”

韦昌辉依然没有深解。

几骑快马从后面追上来，是开路先锋林凤祥、李开芳和罗大纲。林凤祥问：“东王，您找我们？”

杨秀清道：“你们不要把军队带进城。你们先合兵东下，不给清妖喘气机会，攻下仪征、金山，进兵瓜洲，然后兵分两路，罗大纲、吴如孝取镇江，林凤祥、李开芳下扬州。”

几个将领都在马上拱手：“遵命。”

林凤祥提出了异议：“清妖向荣已从后面追来，我怕威胁南

京。”

“不必担心，”杨秀清说，“我已命秦日纲、胡以晃带兵去堵截，万无一失。”三将得令而去。

四

扬州岂堪一击？

林凤祥率所部太平军不战而克扬州，守城的漕运总督杨殿邦早已逃往清江浦去了。林凤祥率兵入城时，百姓夹道来迎，许多人都仿效太平军装束，头裹红巾、腰系红带。扬州攻克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天王洪秀全临时驻跸处，这里门岗森严。

杨秀清进来喊了万岁后，立在阶前，洪秀全说：“你坐吧，东征事体如何？”

杨秀清情绪高涨地说：“清妖江苏巡抚杨文定和副都统文艺只顾守江阴江面，镇江是一座空城，扬州也是不战而克。”

洪秀全道：“扬州一落入我天朝之手，就切断了清妖漕运水道。”

洪秀全忽然想起了《圣经·马太福音》书里的一段故事，把天国比成一颗小小的芥种，这芥种种于田中，虽然芥种小，后来却长得硕大如树，鸟儿都栖于树上。他想到这里，笑吟吟地对杨秀清说：“你看，我们太平天国不是已由一颗小小的芥种长成了参天大树了吗？”

杨秀清说：“天王所比极是。太平天国横扫江南，等拿下北京，这大树就更加根深叶茂了。”

洪秀全问他，从金田打到南京，打过几个省，占了多少座州城？

杨秀清心细，早有统计，见问，马上脱口答道：“从广西打到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六个省，历时两年两个月，

攻破州县 37 座，打死清妖官员 540 人，州官以上至巡抚总督 24 人，武职参将以上至提督、将军 31 人。”

洪秀全说：“是呀，清妖怎能不如丧考妣！”他满意杨秀清的记忆力。

杨秀清情绪高涨地说：“扬州、镇江控制在我们手里，更为有利了。”

杨秀清接着又分析了形势，太平军既可北伐中原，也可东攻苏浙。他已令林凤祥、李开芳他们陆续从那里征集粮食随时解运来南京，备足粮秣，随时准备北上。

洪秀全说：“朕的意思也是想分一部兵力守南京，主力立即北伐中原。”

杨秀清道：“陛下仍欲在河南立都吗？”

这时程岭南袅袅婷婷地端茶出来，然后挨着洪秀全坐下了，她看了杨秀清一眼，竟插言道：“天王啊，不可去河南。”

洪秀全不但不加以申饬，反倒在她手背上爱抚地摸来摸去，问：“爱妃有何高见？”

程岭南说：“河南水小而无粮，陛下今得江南，又有长江天险，舟船万只，又何必去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粮广，不在此处建都，还要去哪里呀？”

杨秀清也说：“河南虽地处中州，足备稳险，其实远不如江南。南京系王气所钟，为六朝故都，虎踞龙盘，控扼长江、大运河，地处江浙财赋之区，粮物丰裕，臣弟以为，金陵即天国的小天堂啊！”

“既然大家都说在南京建都好，朕也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了，只是北伐不能不举，清妖在北京一日不灭，我们的后顾之忧便一日不去。”洪秀全说。

杨秀清说：“陛下放心，臣弟立即着手安排精兵良将克日出师北伐中原。”

洪秀全说：“南京这个名字不好。”

程岭南说：“改回去叫金陵，好听。”

洪秀全说：“应叫天京。天朝的国都叫天京不正合适吗？”

“好，天京好。”杨秀清说，“陛下可立即颁诏旨，改南京为天京。”

五

北京的养心殿东暖阁里暖气扑面。

咸丰卧病在床，形容憔悴，南京的陷落打击之大，难以承受，他一病不起。

现在，王公大臣们跪了一地，咸丰有气无力地问：“南边的事怎么样了？”

恭亲王奕訢奏道：“圣上宽心。那琦善已派察哈尔都统西陵阿与副都统明庆、乌陵阿，还有总管魁福率黑龙江马队扎营浦口以北江浦县之东葛，琦善在扬州城外扎下了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也及时赶到，在南京东面紫金山扎下了江南大营，想那发匪已被合围，不久即会有捷报传来。”

咸丰挣扎着坐起来，问：“湖南曾国藩的湘勇可以上阵了吗？”

肃顺奏道：“尚不能指望，湘军刚刚在组建、招兵，还要训练一些时日才行，曾国藩上来折子，说兵饷无着落。”

咸丰道：“湘勇的月饷发四两？那朕的绿营兵怎么办？那不是要攀比吗？”

肃顺道：“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奴才以为他给几两都没关系，叫他以自筹为主。”

咸丰叹道：“这几年，国库都拿去当军饷了，钟粹宫的殿顶被雷击坏，都没钱修葺……”

大臣们默然，无言可对。

六

天京城里所有的商店都歇业关门了，集市被强令取消了，太平天国施行的是圣库制、供给制，商业暂时无用。

满大街是焦煊气息，市民根据天国命令，都必须自觉地把家中的“妖书”拿出来，扔到大街上由太平军统一烧毁，《论语》、《孟子》、《尚书》、《左传》……所有的文献典籍，凡不符合天父上帝教义的，一律被视为妖书。城里这一堆火，那一堆灰烬，纸灰随风飘荡得到处都是。

这时有人拿了一张揭帖过来禀报北王，说是从仪凤门城墙上揭下来的，是打油诗，他看过，就团成了一团。杨秀清一直注意着呢，忙问写的是什么。

韦昌辉说：“是嘲讽我们焚妖书的。”

杨秀清让他念。韦昌辉骑在马上边走边念：

搜得藏书论担挑，
行过厕溷随手抛，
抛之不及以火烧，
烧之不及以水浇。

杨秀清哼了一声，问：“听说江南有三个大书库？”

韦昌辉答：“不是书库，是《四库全书》，江南有三阁：一是镇江的文宗阁，二是扬州的文汇阁，三是杭州的文澜阁。”

杨秀清说：“告诉罗大纲他们，打这几个地方时别忘了给这个阁那个阁的放上一把火。”

韦昌辉答应一声。他们一行人的马蹄踏着通衢小巷烧尽的或

正在冒烟的纸灰在南京城几个旧官邸、衙门转悠，在选择未来几个王府的府邸。

他们最先来到西华门原两江总督衙门，这里早已人去屋空，太平军在往外抬死尸。

韦昌辉说：“这里是明代的汉王府，大概是永乐年间所建。后来清妖一直把它当做两江总督衙门。我看，这里扩充一下，重新修修，可以做天王府。”

杨秀清表示满意，两江总督衙门自然是金陵最华丽的建筑。他叫蒙得恩负责，把围墙加高三尺，在前面开挖御河，建两道宫门，里面怎么修，他指示去问问天王自己。

随后韦昌辉又把人都带到了中正街那里，韦昌辉指着大宅院说：“这里从前是湖北巡抚伍长华的宅第，风水好，地点好，扩建一下会很壮观，我意此处可为东王府，不知东王中意否？”

杨秀清在大门二门间转了转，说：“看看你的北王府选在了哪里。”

韦昌辉见他已上马，只得上马跟着。一边走一边告诉他，北王府选在旱西门黄泥岗，原是山东盐运使何其兴的宅第，倒是富丽堂皇，终有一些俗气，所以就没敢给东王。他越解释东王越起疑，说过之后，杨秀清笑笑未答。

旱西门黄泥岗那里好不热闹。

这里已有士兵和民工在搬运砖石到高墙下。杨秀清看了韦昌辉一眼，韦昌辉有些不自然。

杨秀清说：“已经动手了？这是在干什么呀？”

韦昌辉说：“我想把城墙加高一些。”

“是该防范森严了。”杨秀清下马在院子里走了走，站住，说：“东王府就设在这里吧。”语气平静中充满了霸气。

韦昌辉十分尴尬，他呆了一下，马上堆起笑来，说：“行。既然东王看中了这里，小弟理应让出，我随便有个地方住也就行

了。”

杨秀清说：“这门前要建一个门楼，门外建一座望楼，要五层高，门外要置十门火炮，早晚鸣放。别忘了，门外要设大鼓一面，越大越好。”

陈承瑑恭维地说：“东王是想让百姓随时可以击鼓鸣冤啊！”

杨秀清说：“侍从馆要建在墙外。”

韦昌辉答应一声，又问：“天王府也照这个格局重修吗？”

杨秀清道：“你去请天王自己定。”

韦昌辉说：“是。”

七

郭崑焘按照骆秉璋的指引，找到曾国藩的审案局时，曾国藩正抓起朱笔在公文上画红杠，一连画了13个，堂下跪着的13个人犯没怎么细审，即被判“就地正法”，杀头的地方就在审案局门外，似乎押到刑场去曾国藩都嫌费事。

毛骨悚然的郭崑焘吓了一跳，正要上轿回避，曾国藩降阶出迎，拉住他的袖子，两人站在台阶上聊了起来，而台阶下十步远正在砍瓜一样砍人头。这令郭崑焘不舒服极了。

郭崑焘觉得几乎不认识曾国藩了。这就是从前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曾国藩吗？这就是“仁爱至上”的儒学大师吗？

曾国藩却若无其事地谈东说西：“意诚兄那首赏荷诗我看过了，清风明月，荷香袭人，有李太白遗风。”他指的是前几天郭崑焘送他的诗。

郭崑焘侧过脸避开杀人场面，说：“我此时可没有月白风清的心境，我是特来进一言的。”

曾国藩眯起三角眼，问：“是不是劝我勿做恶人，勿做酷吏呀？”其实他早猜到郭崑焘的来意了，才故意让他看杀人的。

郭崑焘说：“你明知不可为，却执意如此，是何故？你知道湖南人给你起了个什么诨号吗？”

曾国藩不屑地一笑：“知道，不是‘曾剃头’吗？”

郭崑焘说：“你连审案都不走程序，这是越权，骆抚台会有微词的。”

“不杀不足以立威。”曾国藩说，“骆中丞应当谢我才是。”

郭崑焘道：“听说你昨天杀了个卖桃的？”

曾国藩承认有此事，郭崑焘说有人告到骆秉璋处了。那场讼案本来不过是一场纠纷，卖桃的指责买桃的没给钱，买桃的说给了，结果这事闹到了审案局，曾国藩三下五除二审结，把卖桃的砍了头。

曾国藩振振有词，认为“刁民之风，是养贼风之初”。郭崑焘告诉他，有人攻击曾国藩，说由于他在湖南杀人太多，街道间天天有哭声。

曾国藩笑道：“我一共杀了一百多人，哭的人家一百多家而已。意诚，你还记得范仲淹的名句吗？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为了不让一路哭的乱世出现，一家哭就在所难免了。”他再三强调，必须让穷乡僻壤的刁民知道惧怕，知道守本分，民风才能正。他说，为什么过去有俗语说，穷山恶水出刁民？那是天高皇帝远，王法达不到偏地所致，曾国藩就是让这局面在湖南改观，他不是巡抚，不是布政使，也不是按察使，可他把这些地方大员的权限统统包揽了。

他有咸丰皇帝的上谕支持着，他无所惧，郭崑焘却不以为然。

郭崑焘劝他不要因为朝廷为他撑腰而滥开杀戒，曾国藩却认为，既要他出来办团练，为家乡办事，就要先清后方，宁冒个人残暴之名，也要狠，我不狠则乱党必狠。

郭崑焘觉得从前自己小看他了。

曾国藩知道骆秉璋对他“扯巡抚令旗杀人”有想法，他还反觉委屈呢。这一天，是新组建的湘军演练会操的日子，各营都齐了，曾国藩请骆秉璋去看操，也有另外的意思。

长沙校场上湘军列起一个长方阵。

曾国荃和彭玉麟、鲍超、李续宾等湘军将领正带着本营士兵在校场上操练，阵容齐整，喊声响亮。

士兵们拥着两乘大轿来到校场。骆秉璋的轿一停，曾国藩的护卫人高马大的卢六上去扶骆秉璋下轿。

骆秉璋望一眼战阵整齐、呐喊声雄壮的新军，赞道：“谁说文人不能治军？我佩服涤生兄了，你干起事情来雷厉风行，可不是文弱书生的样子。”

曾国藩微微一笑，趁机话里藏锋，倒倒肚子里的委屈。

他说：“但愿如此。我的‘恶名’已有了，兵也练得差不多了，该出征了。”

他说的恶名，当然是指闻名遐迩的绰号“曾剃头”，骆秉璋见他并不是讳莫如深，就笑笑说：“涤生不必介意，古往今来做大事的人有几个不背骂名的？我是感激你的，你为湖南的安宁搭上了名声。”

曾国藩苦笑了一下，心想，未必是真心话。你骆秉璋占了便宜，不是也在背地里放风，说我“扯巡抚令旗，斩头无数”吗？

他的“曾剃头”绰号的由来，确是由前几个月所办审案局引起，他的主旨是“借一方之良，锄一方之莠”，莠民，当然就是各地天地会起来造反的人。

骆秉璋真没想到曾国藩这个理学大师杀起人来一点都不手软。曾国藩要的就是“治乱世，用重典”，他抓来莠民，仅带审案局几个人审问，把过去办案用的勘转之文、解犯之劳概行免除，随意使用“就地正法”权。他办审案局仅四个月，就杀人

曾国藩此举使乱世中人心惶惶的豪绅们重抖威风。

骆秉璋是直接受益者，他可以向皇上吹嘘湖南“良民有了安生之日”，政声日隆。

曾国藩当然不是为他效力，他认为后方不稳，所创湘军也不会有战斗力，他还是为日后建功立业打基础的，至于别人怎么说，只好笑骂由他了。

骆秉璋说：“皇上着急了，恨不能让你的湘勇马上杀到南京去。”

曾国藩笑笑，说：“长毛建都南京，骆中丞以为是好事还是坏事？”

骆秉璋不假思索地说：“岂能说是好事？发匪占了江南膏腴之地，切断了京杭大运河，这损失太大了，等于失去了半壁河山。”

曾国藩道：“发匪没有全力挥师北进，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中丞想想看，以发匪目前的气势，以朝廷绿营兵之腐败，倘发匪倾全力北图，谁能御？”

骆秉璋说：“这样看来，发匪据南京而裹足不前，乃大大失策了。”

两个人走着说着，来到湘江边。

骆秉璋忽然说：“左季高在干什么？他肯出来帮张亮基，独不肯帮我，是厚彼薄我呀！”

曾国藩笑问：“中丞一定要让他出来吗？他现已从武汉回来了。”

骆秉璋问：“你有办法？”

“赚他来就是了。”曾国藩说，“当初他给足下出谋划策，赚我出来，我现在给你出个主意，这叫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骆秉璋笑道：“公有何主意，快说！”

曾国藩说：“他的女婿你知道吗？”

“知道，”骆秉璋道，“他的女婿好像是陶澍的儿子吧？”

“正是。”曾国藩说，“左季高对这个女婿格外器重，你只要把他女婿抓起来，他就非打上门来解救不可。”

骆秉璋说：“倒是个百发百中的主意，可这未免过于阴损了些吧？”

曾国藩说：“你又不真的让他的东床快婿受苦，怕什么？”

骆秉璋说：“好，就这么办。”

八

天王府的改扩建工程神速完成了。

这一天，是在天王府举行庆功会的日子，或骑马或坐轿的太平天国功臣将领们陆续来到题有“真神荣光门”巨匾的大门外下马落轿，大门上有一副对联：予一人乃圣乃神乃文乃武，众诸侯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来参加庆功会的人们在这里由女官引导，走入题有“真神圣天门”的二门。

林凤祥来到黄缎糊裱的大门前，看着五尺见方的一块禁令牌，上书：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中雪。“云中雪”是指刀，这里的意思就很明白了。

有人拍了林凤祥肩膀一下，他一扭头，见是洪宣娇，他笑了，说：“这天王宫真气魄呀！”

洪宣娇与林凤祥并肩走过摆有十面大锣的黄门官朝房，过御沟上的五龙桥，一路上遇到很多熟人，一一拱手互贺，他们来到黄色照壁后的广场上，在三座牌坊中间，已摆好了两溜长桌，酒肉佳饌已罗列停当，各官按品级入席。

乐工大奏喜庆之乐，蒙得恩高呼：“天王驾到——”

洪秀全在一片罗伞宫女的簇拥下，徐步来到天父台，只见他

头戴圆规式纱帽，上缀双龙双凤，身着黄缎九龙袍，已与从前大不相同了。

除东王以外，北王以下文武官员全跪倒在天父台下，山呼万岁，喊声声震半个天京城。东王是洪秀全诏令过，可站在阶前奏事的，不用跪。洪秀全站在天父台上，检阅着他的臣子，用底气饱满的声音说：“我等亲承帝恩，乘破竹之势，直捣金陵，即大宝于兹，命名天京。建都于此，实为天父主张。天下之势，湖北、河南、金陵，皆处天下之中，然湖北、河南皆有水患，惟金陵地势崇隆、民情丰厚，且天下粮食尽出于南方，赣、苏、皖、湘、浙，皆外围，必经金陵四达之地，借天京雄踞东南，足以壮天威而成王业。今朕与尔等同庆、同乐，望尔等能雄心万里，他日一举荡平清妖老巢，则小天堂永乐人间矣！”

天王的话音一落，底下万众欢腾。

接下去是杨秀清讲话，他说：“我等在天父、天兄护佑之下，自广西金田起兵以来，转战南北，有多少老兄弟归天了，我们心中永远记住他们。”

欢乐的海洋沉默下来，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冯云山、萧朝贵以下千千万万个为今天奠都天京而死难的人。

站在人群中的洪宣娇两眼泪汪汪的，她在这个时候想起萧朝贵，想起自己欠他的太多，心里格外难受。是的，她并不爱他，可她承认，萧朝贵是个好人，只是因为她心中装了一个林凤祥，才装不下萧朝贵了。早知道他这么早就阵亡，洪宣娇会加倍地给他些温柔、温暖，让他一点缺憾没有地离开人世。可这一切都来不及补救了，也终于成了压抑在她心房上的一磐石。

林凤祥就站在洪宣娇旁边，他完全明白洪宣娇此时心灵受着什么样的煎熬。

庆功会没有完，洪宣娇就悄悄挤出人群要回她的住处去，江元拔早在天王府门外对面巷子里牵来了她的马。

林凤祥也没心思待下去了，也悄悄溜出来去找洪宣娇。

洪宣娇现在有了自己华丽的一幢房子，不用在女馆里住了。

林凤祥进了洪宣娇的屋子，洪宣娇已不像方才情绪那样低落了，她招呼他坐下，亲自给他沏茶。

林凤祥指指木雕泥塑般站在门外的江元拔说：“这江元拔对你够忠诚了。”

洪宣娇说：“给他官他都不去当，拿他没办法。”

林凤祥打量着房间的陈设说：“这是侯门千金才能有的绣房啊，好香啊！”他接连地嗅了嗅鼻子。

洪宣娇说：“睡了好几年帐篷了，刚有了这么好的房子，头几夜还睡不着觉呢。”

林凤祥说：“可我马上又得上战场，不知打到何年何月。”他往床上一躺，说，“我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感到疲累不堪。我老了，实在打不动仗了。”

洪宣娇坐过来，拿了一块湿巾敷在林凤祥的额头上，说：“说醉话，你才 28 岁，就说老了？”

林凤祥伸出手去，把洪宣娇的一只手抓住，说：“我真的打不动仗了。”

洪宣娇甩开他的手，向门外看了看，说：“你若真这么想，我去找天王、东王，让他们把你留在天京城守卫，改派别人北伐。”

林凤祥说：“那可太好了，我就可以天天见到你了。”

洪宣娇说：“从广西打出来，你一路上都是先锋，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吗？”

林凤祥拍拍洪宣娇的手，说：“我说着玩儿的。我不替太平天国打先锋，谁去打先锋？只是，只让我和李开芳带两万兵马北伐，东王可是太轻敌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争谏？”洪宣娇问。

“我争谏了，李开芳也争了，没用。”林凤祥说，“东王说，天京要固守，江浙要发展，还要派大兵西征。”

洪宣娇说：“我明天去找东王，我带女营随你去北伐。”

“你别去。”林凤祥说，“此去危险重重，有我一个够了，你得好好活着。”

“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洪宣娇把两个指头压在他嘴唇上，说，“我等着听你打到北京攻进紫禁城的消息，那时我到北京去搞师。”

林凤祥坐起来，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洪宣娇，说，“宣娇，你心里还有我吗？”

洪宣娇低下头，说：“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要再提了。”

林凤祥说：“那时候，你哥非逼你嫁给萧朝贵，我林凤祥为顾全天国大局，忍痛割断了我的情丝，你知道你哥为什么非要拆散你我吗？”

洪宣娇说：“他看上了萧朝贵老实、忠诚。”

“不，”林凤祥说，“他是用西王分东王的权。东王不是借天父附体发威吗？后来西王就以天兄下凡传谕旨，西王的谕旨都是有利于天王的，你没注意到吗？”

洪宣娇瞪着一双大眼睛，深为不解，问：“怎么会这样？你是胡猜吧？”

林凤祥说：“我说的绝对错不了。现在东王权重功高，天王都听他的，可长此下去，我担心……”

“你担心东王功高盖主吗？”洪宣娇问。

林凤祥说：“功高震主，那是天王的疑忌。你哥断不允东王专权的。”

洪宣娇说：“我哥可是不大管事的。”

林凤祥说：“你哪里知道，他半闭起一只眼，半睁着一只眼，比两只眼都睁着要厉害。一有机会，他就把我们召到他那里去优

赏有加，最明显的是曾水源，东王因曾水源的弟弟外出催粮误事，要处罚曾水源，天王却把他封为副丞相。”

洪宣娇说：“也许我哥不知实情。”

“他什么都知道。”林凤祥说，“天朝大将，都认为天王最信任自己，其实，天王是以甲制乙，再抬乙抑甲，又宠着丙去制甲乙，只有这样，人人都受制于天王，互相攻讦，他们才永远没有可能联合起来一致对付天王。”

“哎呀呀，不得了，你没喝酒，怎么尽说醉话呢？”洪宣娇对林凤祥的一派政论毫无兴趣，她说，“你累了，我送你回去。”

可是林凤祥不肯走，他说：“我一点都不累，我明天就要带兵出征了，你让我跟你在一起多待一会都不行儿吗？”

洪宣娇又何尝不愿意？她说：“那好，你不许再说那些我不爱听的话。”

忽然，林凤祥发现洪宣娇脖子上挂着什么东西，在胸前晃来晃去，他伸手一提项链，提出一个带着她体温的翡翠长命锁，正是林凤祥在她大婚时送的礼物。他很感动，说：“谢谢你，一直带在身上，看来你心中有我。”

洪宣娇支吾地说：“那是因为我想长命百岁，戴长命锁吉利。”

一灯荧然，两心相照，这是他们两个人拥有的一片心灵的天地。

不知为什么，对林凤祥，洪宣娇已经没有了从前的激越之情。为什么呢？仅仅是“一女不嫁二夫”的传统吗？不，不是，是因为萧朝贵，因为她觉得欠了萧朝贵一笔不能偿还的情债。

从前她对萧朝贵爱不起来，是因为有个林凤祥。现在她可以大胆地、无所顾忌地爱林凤祥了，可萧朝贵却又化作了一片深重的阴影笼罩了她的感情世界，她觉得自己真是不幸。这一切，她怎能向林凤祥说得明白呢？

第 27 章

归隐泉林与脑后长反骨相去有多远？

—

外面传来更鼓楼报三更的声音，桌上的蜡烛也烧去了一半，蜡泪堆了一摊。

林凤祥说：“我头疼。”

洪宣娇说：“你躺下，我给你揉揉。”

林凤祥顺从地躺下，说：“我躺到你床上，可就不起来了！”

洪宣娇说：“去，尽说没用的。”

林凤祥说：“那年你掉进老龙潭，我嘴对嘴呼吸救你活过来，你那时怎么那么亲近？你当时不是说——”

洪宣娇捂上他的嘴，不让他说下去，她用手指轻轻地揉着他的额头，轻轻地说：“什么也别说，就这么坐着吧，坐到天亮也行。”

林凤祥忘情地把洪宣娇的手抓住，说：“宣娇，现在天王不会再阻拦了，你嫁给我吧。”

洪宣娇扑哧一笑，说：“我早知道你要说出这句话来。你是不是想当天王的妹夫，都想疯了？”

林凤祥说：“那我不如想办法去当天王的驸马去。”

洪宣娇说：“你耐心等着吧，真有可能。我哥的大女儿仪美已经 16 岁了，正在择婿，我哥和嫂子那天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陈玉成，一个是你。”

“我？”林凤祥笑道，“那不是差辈了吗？我还是当妹夫，不当驸马爷了。”

洪宣娇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她问林凤祥：“你是正经有这个意思吗？”

“笑话！”林凤祥说，“我的心思，你还猜不到吗？”

洪宣娇说：“我又不是木头人，怎能不知道？”她心底一阵酸楚，不禁悲从中来，她声音哽咽地说：“我谢谢你！可是，今生今世是不可能的了，你好好另找一个夫人吧。”

林凤祥说：“好好的，这又怎么了？为什么不可能？你就是给西王服孝，也满服了呀！”

洪宣娇背过身去，说：“我已是开败的花，我怎么能配你呢？”

林凤祥抱住她说：“我不嫌你就是了，我也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不信，西王妃不能改嫁。”

“天王也一定不允的，”洪宣娇故意隐去她视为心理障碍的原因，说，“东王更不会答应，让西王妃下嫁一下丞相。凤祥，你死了这份心吧，我知你心，你知我意，这就够了，今生只能如此，我们多烧几炷香，期待来世吧。”说到这里，她嚤嚤地啜泣起来。

林凤祥把她抱得更紧，并且试图要吻她。洪宣娇用力推拒，而且喊了起来：“你走开，你不松手，我喊人了！”

门呼地推开，怒目圆睁的江元拔闯了进来，手扶在刀把上。

林凤祥赶忙松开手。

江元拔已看了个真真切切，他见洪宣娇仍在哭，就问：“要收拾这个王八蛋吗？”

洪宣娇斥责江元拔道：“别胡说。你备上一部车子，把林丞相送回客馆去。”

江元拔虽感奇怪，还是答应着退出去了。

二

虎贲前街人头攒动。

在离东王府不远的地方，贴着醒目的诰谕，许多人都在观看。傅善祥也杂在其中。

有人议论说：“天国也要开科考了。”

有人说：“倒是天国不一样，取男状元，还要取女状元呢。”

傅善祥一双漂亮的眸子里充满了期冀的光。

这时，副丞相曾水源走出东王府，正要骑马走开，发现了傅善祥，曾水源走过来，问“你姓傅，对不对？”

傅善祥很觉奇怪：“大人怎么会认得小女子呢？”

曾水源道：“刚打下天京那天，我在你家东厢房住过一夜，小姐还给我们弟兄煮过一锅桂圆汤。”

傅善祥笑道：“我记起来了，可惜当时我没在意大人的模样，所以记不起来了，请莫怪。”

曾水源说：“我这模样丑陋，幸亏小姐没有细看，否则会吓你一跳的。”

傅善祥嫣然一笑说：“大人真会说笑话。”

曾水源问：“小姐来看诰谕，是要考女状元吗？”

傅善祥说：“我才学浅薄，怕要名落孙山的。”

曾水源道：“真考不上状元也不要紧，可以上我们的女馆，

你去认识认识洪宣娇、苏三娘这些人，都是女中豪杰呀！”

傅善祥说：“好呀，你能带我去看看女馆，我再高兴不过了。”

曾水源说：“跟我走吧。”

傅善祥真的跟曾水源去了。

女馆也称锦绣堂，离很远就听到杀声。

曾水源、洪宣娇带着傅善祥来到校阅场，女兵正在操练，如今已升军帅的叶明珠在操练场上指导女兵们劈杀，一片刀光剑影。

“怎么样？”洪宣娇问傅善祥，“依我看，你不考文状元也罢，直入女馆，好不好？”

傅善祥说：“我自幼体弱多病，舞刀弄杖，怕是不行。”

曾水源道：“傅小姐这弱不禁风的样子，哪能上阵杀敌，来一阵风岂不要刮到天上去了？”

说得几个人都笑了。

傅善祥说：“儿时读《木兰辞》，只知有个代父从军的花木兰，还是女扮男装，你们太平天国可是叫人大开眼界，居然有女兵、女官！”

忽见江元拔大步走来，对洪宣娇说：“苏检点在房里号啕大哭，不知出了什么事，你快去看看吧。”

洪宣娇对曾水源、傅善祥点点头，随江元拔急步走去。

望着江元拔高大伟岸的背影，傅善祥道：“像一尊黑铁塔，此人是谁呀？”

曾水源说：“他叫江元拔，从前是西王的贴身牌刀手，西王战死后，他跟了洪宣娇，此人侠肝义胆，给他多大的官也不要，甘愿当护卫兵。”

傅善祥不禁赞道：“天国英烈，真是人才辈出啊！”

三

苏三娘号啕大哭，是她应召进见天王之后的事。

她听到天王宣召她到天王府去，心里就直打鼓，眼皮也跳，罗大纲在镇江，她跟前连个贴心的人也没有。她明知凶多吉少，可又不能抗君命，只好硬着头皮去。若讲怕，她是什么都不惧的，大不了是个死，如果洪秀全对她的邪心不改，她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天王府的尚书司琴派内侍引着苏三娘进了天王府。

庆功会那天她并没有仔细看，今天才发现天王府扩建得富丽堂皇，到处是金子般闪光的黄颜色，内侍引导她向大门走来，她看了看嵌在圣天门的“太平天国万岁全图”，走过第一座大殿荣光殿，又过了一个穿堂，过真神殿，来到后林苑，这里是天王眷属的住宅区，常人到不了。苏三娘忽见后林苑清溪里河畔有许多王娘、宫女在划船玩耍，她猛然站住，不再往前走了。

内侍问：“苏检点怎么不走了？”

苏三娘道：“此是后林苑吧？我怎么可以擅入？我还是到前面去等吧。”

内侍道：“苏检点是特许，天王要在后林苑见你。”

苏三娘心里虽然惶惶然不落底，还是举步随他而去。

这一带园林中，可称得上是女儿国了，官吏、管事人和仆从全是女的。她被带到藏珍阁。

藏珍阁是水上小岛的建筑物，其实是水榭，上面有一价值连城的瑰宝，叫“荷叶鹭鸶”图，全是用翡翠镶嵌而成的。

此时洪秀全正与程岭南在亭榭中的石桌上奕棋。见内侍引着苏三娘沿游廊走来，就对程岭南说：“今天不下了，便宜了你。”

程岭南说：“改天臣妾重整旗鼓，定能赢了陛下。”说着沿石

级走到柳林中去了。

苏三娘站到洪秀全面前时，洪秀全说：“爱卿请坐。”洪秀全正经而又彬彬有礼。

苏三娘说：“臣不敢。”

洪秀全说：“你若不坐，朕也不坐。”说罢真的从石墩上站起来。

苏三娘这才不得不侧身坐在石凳上。

天王坐在她对面，说：“爱卿上马杀敌，下马露布，真是文武全才呀！时光虽如白驹过隙，爱卿依然楚楚动人。”

苏三娘把头掉向溪水，问：“天王召臣有何诏旨？”

洪秀全道：“没什么诏旨就召不得了吗？”这口气像是在开玩笑。

“后稟天王陛下，臣的意思是，没有诏旨，臣即告退，明晨五更，臣要带一旅之师与罗大纲在镇江会合，东王已令我率女营助守镇江。”

洪秀全说：“你不必去镇江了。”

苏三娘颇为吃惊地看着洪秀全。

洪秀全说：“朕是为你着想。现在不比从前了，我们已定都天京，已正大统，天京政务繁冗，所需官员甚众，你毕竟是女子，不必再为征战操劳了。朕已看好，让你到天王府来就掌朝仪一职，全权管理天王府政务。”

苏三娘一听，急忙推辞说：“不行，天王，我在马背上征伐已久，做不得朝中京官的，我还是到前线去吧。”

洪秀全的脸已沉下来，他站起身，说：“你去吧，明日去见蒙得恩，即可上任了。”说罢拂袖而去，把苏三娘扔在了那里。

苏三娘知道，这掌朝仪是天王府里最大的官职，六部尚书统归其管辖，照理说，这是位极人臣的职位，别人巴结还巴结不到呢。

可苏三娘是打内心里不乐意，或者说反感。她很有自知之明，开弓射箭，是她的长项，而舞文弄墨、出谋划策是她的短处，天王那样一个英明的人物，会看错人偏用其短？这里当然有名堂。她知道，几年过去了，洪秀全对她的那份心思并没有淡下去。如果她离得远，天王也就鞭长莫及了。倘真的当了天王近臣，朝夕谋面，迟早会坏事。

可她又哪里有回天之术啊？

四

正在苏三娘哀哭的时候，洪宣娇连门也没敲就闯进了她的卧房。

屋子里静悄悄的，苏三娘面带泪痕面窗而坐，她的右手中指已咬破，她正往一块白绢上写血书。

洪宣娇站到她身后，苏三娘回头看了她一眼，又去写她的血书。

洪宣娇问：“你怎么了？这是给谁写血书啊？”

苏三娘说：“给罗大纲。”

洪宣娇说：“这又是唱的哪一出戏？你明天不就带兵去助守镇江了吗？就要见罗大纲面了，写的什么血书啊？”

苏三娘又流下泪来，说：“怕是永生永世也不能见了。”

洪宣娇惊问：“这是何故？”

苏三娘说：“今天你哥突然召我进宫，封我为天王府的掌朝仪，不让我带兵去镇江。”

洪宣娇一听，不禁头皮发乍，她立刻警觉地想起了在永安演出的那场闹剧。事后洪宣娇曾后悔不该去挑唆赖氏，结果无端地让天王出了一回丑。事实上，洪秀全对苏三娘只是爱慕，并没有抢男霸女之举，洪仁发不过是打着天王的旗号去招摇而已。为

此，到了武汉以后，洪宣娇曾向哥哥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时过境迁，洪秀全并没有声色俱厉地训斥她，只是点着鼻子笑着说了一句：“我没想到是你这个小坏水！”

记得当时洪宣娇问过天王：“你真的看上苏三娘了吗？”

洪秀全显然又被勾起了已经尘封的往事，他说：“我有很多女人，可真正让我动心的只有一个苏三娘。我可以得到我不在意的任何一个美女，我却得不到我最倾心的一个女人。”他说得很凄伤，看得出是动真感情的，说得洪宣娇的鼻子都发酸了。

从那以后，洪宣娇原谅了哥哥对苏三娘的非分之想。每个男人都有权悄悄地单恋着某一个女人，这是无可非议的，只要别有无礼和借助权势的举动。

还好，从永安事件以后，大家相安无事，洪秀全从未单独召见过苏三娘，洪宣娇心里揣度，大约随着时间的推移，洪秀全心中那把火已渐渐熄灭、冷却了。

今天这又怎么解释呢？旧情复萌，死灰复燃吗？

洪宣娇问她：“是他对你没死心吗？”

苏三娘没有正面回答，她所以痛不欲生，还不证明她担心什么样的厄运降临吗？她现在想到，永安的风暴只是暂时平息了，并没有过去。那时太平天国还不像现在这样拥有江南半壁，天王如果闹得实在不像话，会散了军心，他不可能不有所顾忌、有所收敛。如今不一样了，天王府何等豪华，天王的威望何等崇高，天王过的不再是坐在车上、骑在马背上颠沛流离的日子了，他纳一个王娘，简直成不了什么大事。

苏三娘怕就怕在这里。

她没有说这些，却说起了天王对罗大纲不公平，他是把对苏三娘的气撒在了罗大纲的身上。这是她十分内疚的。她说的没有道理吗？从金田村征伐至今，不要说与罗大纲不相上下的人早封了丞相，就是远在罗大纲之下的人，像曾水源也都是副丞相了，

而战功卓著的罗大纲仍屈居指挥之职，反倒比苏三娘苏检点低一级。原来东王还有一两句公道话，从武汉出来后，连东王也有意压制罗大纲晋升之路了，苏三娘迷惑不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是她连累了罗大纲。

洪宣娇此前从未留意过，经她一提，立刻火了，是呀，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罗大纲呢？洪宣娇说：“他不至于对你怎么样，上次闹的还好看吗？”

“那时有云山大哥撑腰，现在我找谁呀？”苏三娘说。

“好戏再重演一回！”洪宣娇说，“我去找赖王后告一状，让她再出来闹。”

苏三娘说：“你呀，老皇历翻不得了。现在赖王后早已自身难保了，天王身边有了一大群妃嫔，程岭南红得发紫，我听宫里人说，现在赖王后天天变着法儿巴结程岭南，惟恐哪一天被废了。你想，她还敢再出来耍泼吗？”

洪宣娇觉得苏三娘说得在理，一时驳不倒她，只得安慰她说：“也许，哥哥是看中你的才干，让你为他管理后宫，单论美色，我看不至于。天王府后林苑美女如云，非盯着你不放啊？”

“但愿如你所言。”苏三娘说，“你别为我操心了，我自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洪宣娇问。

“进宫去，”苏三娘说，“王命不可违。”

洪宣娇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她望着苏三娘眸子里刚烈的光焰，她隐约预感到不安和不祥。洪宣娇特别担心，生怕天王会为了一个苏三娘毁了名誉，也害了别人，可她又没有办法可想。

五

听说郭嵩焘从湖南回到了京城，咸丰皇帝下特旨叫他进宫觐

见。郭嵩焘所以有此殊荣，只一件事，他成功地说服了曾国藩出来帮办团练。

曾国藩一出山，就带来一股虎虎生气，令咸丰欣赏。他办案局大开杀戒，京中大老们议论纷纷，后来曾国藩自己上了个折子，说他想“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

这叫咸丰皇帝感动了好几天，不惜背骂名而忠心为国，这样的人太少了。他在曾国藩的折子上当即朱批了这样几句：“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除净尽。”这可以说是在曾国藩极为孤立时皇上给他撑了腰。

咸丰并不是赞赏他不经定谳随意杀人，而是肯定他的忠诚。

郭嵩焘发现咸丰御座后的屏风上贴着一幅字画，觉得眼熟，看看落款，果然有湘乡曾国藩字样，这正是当年肃顺从曾国藩手上索要的那个条幅，原来是转送皇上的，郭嵩焘由此可见咸丰对曾国藩的器重。咸丰酷爱书法，也写得一手漂亮的馆阁体，郭嵩焘是知道的。

既然咸丰对曾国藩高看一眼，爱屋及乌，对说项者郭嵩焘自然也另眼相看，他今天召见郭嵩焘也比较轻松，并不是处理政务，没有那么多头疼的事。

郭嵩焘进了圆明园咸丰寝殿明厅时，咸丰刚看完一个折子，没头没脑地对郭嵩焘说：“这个条陈上得好。发匪作乱，侵州扰县，地方大员有如祥厚、常大淳、蒋文庆这样英烈尽忠的，也有像徐广缙这样临阵脱逃的，忠奸自明。今后在考核政绩时，实应改革，不单以平素言行为准。”

郭嵩焘说：“文人不爱钱，武将不惜命，则匪早灭矣。”

咸丰忽然问：“你们湖南有一狂士，自称当今之诸葛亮，你认识此人吗？”

“圣上是指湘阴左宗棠吗？”郭嵩焘问。

“对，左宗棠，”咸丰为了核对记忆无误，特意走到屏风后写得密密麻麻的人名处看了看，“湘阴左宗棠”的字样赫然在目。

郭嵩焘说：“圣上抚驭四海，日理万机，却能把一介布衣写在屏风上，圣明之至。臣记得，只有创建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有过此举。”

咸丰颇为得意，他走回来坐下，问：“这左宗棠是不是徒有虚名啊？”

“回皇上，”郭嵩焘说，“臣与左宗棠从小就相识，他自幼才情就出众。”

咸丰问：“左氏才具比卿如何？”

郭嵩焘道：“高出臣一倍。”

咸丰笑道：“卿在用水落石出之法，借以抬高左宗棠吧？”

“非也。”郭嵩焘说，“就连林则徐、胡林翼、张亮基，还有他的两位亲家贺熙龄、陶澍，这些人都十分推崇左宗棠，都说久后必为朝廷栋梁。”

咸丰笑道：“既如此，这左宗棠为何不出来为朕办事？莫不是别有缘故吗？时逢乱党肆虐，有些人观望时局，这种人也是有的。”

一听此言，郭嵩焘吓了一跳，马上遮掩地说：“他自己说，性情古怪，不容易与人合得来，在官场吃不开。”

咸丰说：“你既与他是同乡至好，你写封信劝劝他，让他出山为朝廷效力。”

郭嵩焘说：“他憋着一口气，三次进京会试均不售，好多人品、才学不如他的却榜上有名，他的心渐渐冷了。”

咸丰忽然问：“去年会试，不是为左宗棠的事出了个笑话吗？可见阅卷大臣们还是要真心取士的。”

郭嵩焘道：“臣不知是什么笑话？”

咸丰讲了一桩奇闻：由于左宗棠的名气越来越大，江南士子

都替他鸣冤叫屈，上年的几位考官就分别与阅卷大臣交待，一定要把左宗棠取上。他们专捡文风泼辣、诡异的卷子用心，结果真找到一位，大家料定必是左宗棠无异，结果拆封后才知道是另一个人，左宗棠根本没来应试。

郭嵩焘说：“他上一科确实没来。”

咸丰说：“你告诉他，真正有识之士，不必以三榜为荣，即使是白丁一个，一样可以出将入相，这要看真本事。左宗棠不是自诩为今之诸葛亮吗？那就拿出诸葛亮的本事让朕看看嘛！”

郭嵩焘说：“皇上所言极是，臣一定写信劝他出山。”

咸丰脸上带着冷笑道：“有人把左宗棠说神了，什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是不是言过其实呀？往往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

郭嵩焘说：“陛下明鉴，左宗棠即使有才，也到不了这个地步。”

咸丰的气色这才渐渐平和下来。

郭嵩焘一直弄不明白咸丰召见他是何用意，见他反反复复地在左宗棠身上做文章，他便逐渐理清了脉络，咸丰是听到了对左宗棠不利的闲言碎语，不然不会说出那样的重话来。咸丰说“时逢乱党肆虐，有些人观望时局”，言下之意是有依附乱党以求进身的意思，这等于明白昭示，皇上疑心左宗棠“不为我所用”是因为脑后有反骨。

郭嵩焘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要尽快告诉左宗棠注意，即使不想出来做官，也该老老实实归隐山林，别再品评时政，徒惹是非。

六

左宗棠怎么会改了老毛病呢？他那张嘴是管不住的，喝起酒

来，照例谤议朝政，从上到下痛快淋漓地骂一通。

这天，他从柳庄赶到长沙，要骂到巡抚衙门来了，骆秉璋居然把他的爱婿陶桃抓了起来，他不能不上门来理论。

骆秉璋和曾国藩正在签押房里议事，戈什哈进来禀报说：“骆大人，有一个自称草莽布衣的人求见，小的向他要名帖，他说一介草民，无职无衔，当然也就无帖子。”

除了左宗棠，谁人能这样刁钻？

骆秉璋与曾国藩相视一笑，曾国藩说：“左爷打上门来了！”

骆秉璋忙对戈什哈说：“快快请到签押房相见。”

抚署签押房的房门还没来得及打开，左宗棠已大大咧咧地进来，向曾国藩、骆秉璋拱拱手，也不坐，很不客气地质问道：“请问骆抚台，为何将我女婿陶桃抓起来？说他抗捐，抗的什么捐？莫非是你骆大人的苛捐吗？”

骆秉璋与曾国藩相视而笑，拍手道：“我骆某人哪有斗胆，敢把左兄的爱婿抓起来？”他向进来倒茶的戈什哈吩咐道：“快去请陶公子来见他的老泰山。”

这一说，左宗棠气消了，坐下，还没等端起茶杯，陶桃已经跨进签押房，叫了声“岳父”，束手站立。

左宗棠问：“你没有被抓？”

陶桃笑道：“孩儿成了骆大人的上宾，骆大人和曾大人思贤如渴，不过是用这个法子赚岳父来长沙罢了。”

骆秉璋、曾国藩大笑。

左宗棠也笑了，说：“左某人有何能，敢劳两位如此垂青？”

曾国藩道：“怎么这会儿又自谦如此？你不是‘今亮’吗？连当今圣上都知道你，把你写上了屏风后的贤良榜呢，我们区区小吏，岂敢慢待？”

左宗棠说：“多谢两位美意，恕难从命。张公调任山东巡抚后，我已立下铁志，今后要悠游林下，终此一生，绝不出山，岂

可自毁其志？

他说得如此决然，很令骆秉璋下不来台，与曾国藩面面相觑。

七

天京街市总不免带着战时色彩。

昏暗的夜，几颗疏落的星星在天上闪烁，天京城里新搭起来的守望楼上挂着亮闪闪的灯笼，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韦昌辉亲自带了兵士在巡城。但这并不妨碍市井商业的繁荣，几条夜市街灯火通明，卖吃食的云集，依然热闹。

罗大纲连牌刀手都没有带，急匆匆地在街上走着，他是专程从镇江赶回来的。

迎面碰上了韦昌辉，他略有几分吃惊，就问：“你不是在守镇江吗？怎么回天京来了？”

罗大纲心里有事，只是敷衍地说：“啊，有点事情。”

这引起了韦昌辉的疑心，他追问道：“你回来，是东王之令，还是天王之令？”

罗大纲火愣愣地说：“是我要回来的。”说罢直愣愣望着他，络腮胡子阴森森的挺吓人。

韦昌辉见他火气很大，就笑着说：“啊，是想苏三娘了吧？她高升了，当上了天王府的掌朝仪。”说罢带兵走了。

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望着韦昌辉的背影，罗大纲气得直咬牙。找女馆，罗大纲又费了很大工夫。

在女馆门口，罗大纲碰上了叶明珠，他问：“苏三娘呢？”

“在天王府啊！”叶明珠说，“你不知道吗？她已不在女馆住了。”

罗大纲转身就走。

叶明珠问：“你到哪去？王府可不是随便闯的，小心犯杀头之罪。”

听叶明珠这么一说，罗大纲站住了。

叶明珠献策道：“你去找洪宣娇，她有办法进王府。”

“谢谢你！”罗大纲问，“洪宣娇在什么地方住？”

叶明珠说：“我带你去。”她向另一个女官交待了几句，随罗大纲走到街上。

叶明珠问：“陈宗扬好吗？”

罗大纲故意地说：“他好不好，与你有什么关系？”

“随便问问嘛！”叶明珠说。

“你那小心眼儿，还想瞞我？”罗大纲说，“过几天，我派他回天京来送粮，你就能见到他了。不过，你们可别昏了头，我可不能像苏三娘那么好心眼，宠着你们，等到出事时，哭都来不及了。”

叶明珠顽皮地说：“我才不会哭呢。”

一路走着，叶明珠听见罗大纲喘气声很粗，知道他是为苏三娘进宫的事着急，她不能问，只好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第 28 章

最大的喜事，最大的烦恼。黄金锁子甲相伴踏上征程。



童子军军营里消失了惯有的嬉笑、吵嚷声，大兵营里的孩子都睡着了，操练一天已经够累的了，何况还要学习。进城以后，天王洪秀全亲自关照，轻易不让童子军再上阵厮杀，在成立书院之前，延请老师给他们授课，只是过去的《四书》、《五经》不能讲，除了太平天国一些典籍外，只能现编些三字经之类的教材。

在微微的晚风中，军营旗杆上和望楼上高高挑着的一串写着“童”字的灯笼摇来摆去，军旗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孩子们都已经进入了梦乡，除了几个哨兵外，大营里静悄悄的。

陈玉成每天要比别人睡得晚，中间也要起来几次查哨，他这时正沿着大营的寨栅走上一圈。

营帐中，曾晚妹没有睡，她身旁有个空铺位，是陈玉成的。

曾晚妹一直想找个机会翻翻陈玉成的箱子，可他始终上着锁，曾晚妹分明感到，这是为她而锁的。几个月来她一想起这把锁就不舒服。照说，她完全可以冲陈玉成要钥匙，或者明说要翻翻他的东西，他们的关系不一般啊！可曾晚妹不愿意这么做，她想偷偷地看。

这机会终于来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傍晚陈玉成换衣服时，把钥匙忘在了要洗的衣服口袋里，这种疏忽，对于做事向来仔细、认真的陈玉成来说实不多见。

趁陈玉成在外面查哨，在这鼾声四起的夜里，曾晚妹从铺底下拉出陈玉成那口包了铜角的木箱，打开，把东西全倒腾出来，终于找到了胡玉蓉送给陈玉成的那个绣着一对戏水鸳鸯的荷包，拉开系带，里面有两锭银子，还有一个拴着链子的同心结，是红玛瑙的。

曾晚妹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来如此，怪不得上锁！她赌气把同心结扔到了床底下，想想不妥，又爬到床底下拾起来。

一阵脚步声响近。她慌里慌张地把同心结、银子塞进小口袋，又把东西快速塞回木箱，重新锁好，放回原处，躺在床上假睡。

陈玉成回来了，他走到床铺前，替曾晚妹往上拉了拉被子，然后摸索着脱衣服。当他钻进被窝时，无意中向曾晚妹看了一眼，见她眼角有两颗大泪珠。

陈玉成不禁犯起疑来，伸手想替她擦去泪水，却又怕弄醒她，正要躺下，忽见她的泪水已成串地流下面颊。

陈玉成轻轻地碰了碰她，问：“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曾晚妹用力闭着眼睛，说：“你别碰我！”

陈玉成小声问：“怎么了？”

“你还管我死活呀！”曾晚妹用被蒙住了头，再不理他。

陈玉成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想问个究竟吧，又怕惊醒

了大家，曾晚妹的性子急，万一她大声吵起来怎么办？他只好躺下，胡思乱想了一阵不得要领。

曾晚妹闷在被子里，本来等着陈玉成来哄的，却不想不一会儿听到了他打起了鼾声，他竟没事人似的睡着了。这一气非同小可，她真想扯着他耳朵把他弄醒，可她忍住了。

她几乎哭了一夜，越想越气，越气越委屈，越委屈泪水越止不住，把一个枕头都湿透了。

曾晚妹好不伤心！怪不得他对自己不冷不热的，怪不得他有时当众斥责自己，一点都不给她留面子，原来他有了“外心”！

这个给他同心结的女人是谁呢？他有什么机会接近女人呢？曾晚妹把能想到的都仔细过了一遍筛子，哪个也不像，行军、打仗也好，操练、念书也罢，她几乎与他形影不离，他没有与女人单独接触的机会呀！

她眼前一亮，突然想到了长沙！对，只有他化装成小沙弥去长沙一去七八天，是真正脱离他视野的一次！对，问题肯定出在长沙。可以假设，他在长沙遇上了一个女的，或者救过他，或者帮过他，两个人耳鬓厮磨，有了情感，于是私赠表记以定终身！不这样解释，这个红玛瑙的同心结代表什么？如果他心里没鬼，用不着天天锁着这个破箱子呀！

越想越是这么回事，她几乎一夜未合眼，第二天早晨起来眼睛红红的，肿得让小伙伴们这个也问，那个也问。

只有陈玉成不敢问，他一问准惹出她一大串眼泪来，总得找个机会单独谈才行。岂不知他越是不问，越让曾晚妹生气，就越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第三天，陈玉成奉命带童子军到江北码头去运粮。出城的路，他几乎没看到曾晚妹有过笑脸，陈玉成以为她又在耍小性子，也不理她。

江北码头上一连靠上四五条大船。

一排装满粮袋子的大船刚靠岸，成千上万的太平军士兵都来运粮，肩挑人扛，将粮食运到天京城中。

童子军也不示弱，每人一副担子，挑着两箩米。

曾晚妹人小力单，挑得很吃力。

陈玉成从后面赶来，说：“你停一下。”她回头见是陈玉成，便不理睬，头也不回地往前赶路，陈玉成在后面追。

曾晚妹走得太急，大汗淋漓，终于支持不住，脚下一绊，摔了个跟头，米撒了一地，跟前的太平军士兵放下挑子帮她装米。

陈玉成赶上来，对帮忙的士兵说：“多谢了，我来吧。”

陈玉成用手捧着地上的米，曾晚妹却坐在扁担上噤着嘴不看他。

“你是怎么了，好几天不理我？”陈玉成说，“我有什么地方做得对不起你，你说一声啊！”

一说到这，曾晚妹的眼泪又下来了。

“看看，”陈玉成说，“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了呢？”

“我哪有你懂事！”曾晚妹数落着他说，“逃难的时候也不忘找媳妇！”

“这是从何说起呀？”曾晚妹这么一说，令陈玉成莫名其妙。

“你还不承认？”曾晚妹说，“药铺那个女的不是给你个同心结吗？同心结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那是定情的信物。”

陈玉成正要回答，李世贤和范汝增几个人挑担过来了，范汝增说：“唉呀，撒了一地？来，我帮你收。”

陈玉成说：“你们快走吧，我帮她收拾就行了。”

李世贤他们走了以后，陈玉成说：“你怎么乱翻我东西？”

“怎么，把你的见不得人的东西翻出来，你就急了？”曾晚妹得理不让人。

陈玉成这才知道她脸上几天不开晴原来是为这个。他一边收拾地上的米，一边说：“那不是定情的信物。我上船的时候，那

个小姐扔给我一包银子，是给我在路上当盘缠的，我当时看都没看，后来才发现了那个同心结。”

“那你为什么不扔了？”曾晚妹咄咄逼人地说。

陈玉成又好气又好笑，他赌气说：“你有什么权力管我的事？我爱扔就扔，爱留着就留着，你是我什么人，这么来教训我？我叔叔从小把我养大，也没用这样的口气训我呀！”

他这么一说，曾晚妹更受不住了，猛地站起来，抓起扁担，挑起箩筐哭着走了。

陈坤书看见了，问陈玉成：“怎么了，累哭了？”

陈玉成说：“晚生今天头疼。”

陈坤书说：“那就歇着吧。”

陈玉成说：“行。”挑起了箩筐。

二

罗大纲在洪宣娇的家里等得心焦。

他又从怀里摸出苏三娘捎给他的那份血书，看了一遍，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时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江元拔进来说：“她们来了。”

洪宣娇把苏三娘领到了自己的住处，急着要走，洪宣娇说：“你们在这说话吧，我到女馆去看看。”

洪宣娇走后，罗大纲“腾”地站起来，问：“你写血书是什么意思？”

“你不识字吗？”苏三娘反问。

罗大纲说：“你不该进宫去，他肯定没安好心！”

“我又不比你傻，我会看不出来吗？”苏三娘说，“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我能公然违抗王命吗？”

罗大纲问：“他没有把你怎么样吧？”

苏三娘摇摇头说：“暂时还没有，我现在已是笼中之鸟，飞不出去了。”

罗大纲忽然一跺脚说：“走吧，我们连夜出城去，先到镇江，看看风声再说，天王他能自悔，自然不追究，也就相安无事了。如果他想治我罪，我就出走，回广西浔江，去当我的艇军。”

“你别胡说！”苏三娘说，“我怕的就是你牛性子上来不管天不管地的。你是男子汉大丈夫，横扫千军的太平天国大将，为了一个女人，你做出反叛的事来，叫人耻笑一世！”

“我离开他，并不降清妖，怎么叫反叛？”罗大纲分辩说。

“在我看一样。”苏三娘说，“从前我们在浔江上杀富济贫为了什么？后来投了太平天国又为了什么？还不是看到太平天国能为穷人出一口气，能建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有田种的国家？半途而废，那成了什么人？”

“这口气我咽不下。”罗大纲说，“为了你，他不顺心，处处压我，我一片赤胆忠心，换来的只是猜忌！”

苏三娘说：“人心是杆秤，自有公论。大概是洪宣娇找天王去评理了，我今天听蒙得恩说，天王已令他草拟诏旨，晋封你为冬官正丞相了。”

罗大纲冷笑道：“连升几级，好大的官！我这官，是靠卖老婆赚的。”

“胡说！”苏三娘说，“我还不是你老婆。我告诉你，你若是萌生脱离太平天国之心，我就立刻死在你面前。”

罗大纲见苏三娘居然从怀中掏出一把洋手枪来，他忙摆手说：“别，别，我是一时说气话，你何必认真！”

苏三娘把手枪对着自己的心口，说：“你的心我知道，我的心你也知道，苍天可鉴，后土为证，我苏三娘有一分办法，也会保全贞节，为我，也为你。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我怎样，你都不能背叛天国，你能办到吗？”

罗大纲看见苏三娘眼中流下泪来，他一时不知怎样回答。

苏三娘问：“你怎么不回答？能不能？”

罗大纲说：“我能。”

苏三娘说：“你发誓！”

罗大纲说：“苍天明鉴，后土为证，不管将来发生了什么事，我罗大纲绝不背叛太平天国！”他说着说着，也淌下了热泪。

苏三娘放下手枪，伸手替罗大纲拭去泪水，扑到他怀中，说：“这一切大概都是命啊！”说完呜咽地哭起来。

罗大纲抱着她说：“你真是个普天下找不到的忠烈女子，我罗大纲此生得不到你，也心有所甘，值了。”

“不，”苏三娘柔情万种地说：“我是你的人！今晚上我就给了你，我苏三娘要对得起你。”

先是惊愣，随后是感动，竟使罗大纲手足无措，半晌才如梦初醒，他按住了苏三娘解衣裳的手。他一是不愿意在洪宣娇家匆匆忙忙地做这件他看得极为神圣的事，二是他觉得他会害了苏三娘，万一有了身孕，她还怎么见人？以她的烈性子，她会自戕！罗大纲不能害她。

罗大纲把她搂抱得紧紧的，让她的双手动也不能动，他说：“有你这份心就够了，我……不能害你。”

三

郭嵩焘没有直接给左宗棠写信，他与湖南隔着千山万水，怕八行笺上说不明白，反生误会，所以就婉转地给曾国藩写了封信。在他们这些同侪朋友当中，不管有多大的事，不管多么难缠的人，只要曾国藩出面，必会圆满解决。

曾国藩对制服左宗棠却绝对不敢夸海口。左宗棠言语犀利，专门会揭人疮疤，通常不留情面，就是对他十分敬重的曾国藩，

也不乏讥刺之语。

曾国藩从郭嵩焘信的字里行间嗅到了异味，他对皇上的警觉格外敏感。历来王公贵族们对汉族官僚是怀有戒心的，曾国藩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朋友、乃至汉人官僚惹出什么乱子，城门失火，定会殃及池鱼。更何况他早就想打一打左宗棠的气焰，让他出来帮自己一把。左宗棠这人，你对他苦口婆心，晓之以理是不行的，你必须激他、抨击他，把他的立论驳得体无完肤，你才能战胜他。

曾国藩叫曾贵请了一个家乡厨子，炒了几个地道的家乡菜，然后把左宗棠请来小酌。

左宗棠一连干了三大杯，曾国藩历来滴酒不沾，只能以茶水陪他。

左宗棠道：“我是豪饮，而你是滴酒不沾，与你喝酒无兴致。”

曾国藩道：“海量豪饮者，都是可任大事、有大作为者。相反，不善饮者，都是谨小慎微之人，难有作为。”

左宗棠说：“你我同乡、同龄，你已经做到部堂了，却在我这布衣面前说自己难有作为，岂不荒谬？”

曾国藩道：“官至三公九卿，一样是昏昏然。你现虽是布衣，岂不闻‘布衣公卿’之说。布衣傲王侯，可能是匡世大材。”

左宗棠笑道：“你这是在哄我上套，我不会上你当的。”曾国藩的用意他已猜到了几分。

曾国藩道：“我以为，你不过是假清高，不过是待价而沽而已！”

左宗棠的脸变色了，嘴角的八字纹更深了，筷子一放，说：“我左宗棠尚没有开出明码实价售人，不像足下，已经是卖过几次的了。”

曾国藩并不介意，有意激起左宗棠的火，眯起有棱的三角

眼，也板起面孔说：“先生既是将王侯官场视为粪土，又为何常在诗中哀叹自己身在草莽，报国无门呢？既不想为官，你考秀才、中举人做什么？又跑到北京去考什么进士？”

左宗棠一时被他问得哑口无言。

曾国藩说：“你在私下里不是埋怨皇上不能慧眼识珠吗？是的，皇上下特旨召我这个在籍侍郎出来办团练，你很羡慕啊！你不是埋怨皇上没有给你下特旨吗？你的清高又在何处？”

左宗棠几乎有点坐不住了，一脸羞愧。

见他的狂傲气焰已经打下去，曾国藩旋即缓和了语气，语重心长地说：“大丈夫一生一世，谁不想建树一番丰功伟业，当真人不可用假话搪塞。你其实在皇上那里是很有面子的，皇上把你的大名写在养心殿的屏风上，上了皇上的贤良榜，这是很大的荣耀。何况，你不要不识时务，你如再不出来为皇上办事，皇上要疑心你脑后有反骨了。”他很快把话题引到要害处。

见他神色庄重，左宗棠不禁有些紧张，又依然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说：“又是什么人吃饱了饭，在无缝的鸡蛋里下蛆？”曾国藩暗笑，他毕竟是在乎的。

曾国藩道：“谁让你名气太大了呢？树大招风，树高易折呀！北京盛传，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你以为这是好话吗？你如此大才，却不愿为朝廷所用，如不是大清的逆子贰臣，该怎样解释？”

一席话说得左宗棠的额角渗出汗珠来，他被曾国藩识破利害的分析打中了，一时缄口无言。

曾国藩几乎是用教训的口吻对左宗棠实行最后一击：“你如果真的想当与世无争的隐士，你就该隐姓埋名，与青山为伍，与泉林为伴，还跑到人间仕途来张扬什么？既张扬，就是想擷取之，既有此心，正该大展宏图。当此之际，于国于民，于家于先生，都正是良机，皇上都说左宗棠大可不必把进士看得太重，这

已为你的仕途开了一扇恩赏之门，你日后的成就会远在我之上。你如认为我说得有理，明天即接受骆中丞之聘，不然，今天一醉，先生明日回你的野鹤闲云的山林中去。”

左宗棠哂笑道：“我左宗棠今年已活了 41 岁，孤傲轻狂了 41 年，今天总算遇上比我厉害的了。”

左宗棠说的是实话。曾国藩不是在道理上使他折服，而是把他的假象戳开了，露出了左宗棠“退一步进两步”的原型。别人劝他出山，都不能切中要害，似乎他们眼中的左宗棠真的愿过寂寞的野鹤闲云的日子呢！

这曾国藩好厉害，直冲左宗棠掩饰得天衣无缝的画皮一刀刺来，左宗棠如果再扭捏作态，那就叫人耻笑了。

他决定给曾国藩面子。

曾国藩不买他的账，也不想再拆穿他。曾国藩知道，他在乎的是皇上的狐疑，他大喜过望的是皇上为他打开的那扇恩赏之门，可以不必经三榜入仕，一样可以位列三公，他还要什么呢？

四

江南已经到了梅雨季节，天始终飘着闲闲细雨，燕子矶、紫金山和孝陵卫一带都像挂了一层纱，影影绰绰的。

筹划已久的悲壮的北伐即将拉开序幕，1853 年 5 月 8 日，北伐军统帅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两万精兵乘千余艘战船自扬州西上，与春官正丞相吉文元所部在浦口会师，誓师出征。

阴云低垂，太平天国的大旗在骑兵阵中哗哗作响，细雨把写着天王北伐诏告的黄裱淋得透湿，字迹却清晰可辨。

军阵前已经杀好了三牲供奉在案，低沉的牛角号频频吹起。

三声炮响，林凤祥登上将台，对北伐士兵说：“今天，太平

天国癸好三年四月初三日，我们誓师北伐，右路军由我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率领，左路军由殿前左三检点朱锡镬、殿前左七指挥许中洋、殿右十六指挥黄益芸统帅，我们北伐军是一支重兵，是为王朝屡立战功的精锐之师，我们一路攻州夺县，将一直攻下清妖的老巢北京，我们不是孤军，不是偏师，我们定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现在，誓师开始！”

号炮连声，由林凤祥领诵，两万将士吼声震天：誓扫清妖，报效天国！

在阵阵雷鸣般的战鼓声中，骑兵开始行动，顿时大路上烟尘四起。

后卫队尚未动，林凤祥猛回头，见一骑马飞一般直冲而来，他立刻认出是洪宣娇。

林凤祥拍马迎上前去。

两匹马停在高岗，战马嘶鸣，两个人半晌无语。

洪宣娇从怀里掏出一只手枪，递给林凤祥，说：“这是天王赠给你的。”

林凤祥摆弄着那只小手枪，依然风趣地说：“天王为什么不把他妹妹赠给我呢？要这手枪，怎能慰我心怀？”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忘不了说笑！”洪宣娇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和北王商议过了，他妹妹韦玉娟是个文静的好女孩儿，你愿意聘她为妻吗？若愿意，就随便留下一件东西，当做信物，等你打下北京，我送她过去成亲。”

林凤祥说：“如果这样可以，洪宣娇为妻，韦玉娟为妾，行吗？”

洪宣娇生气了：“你这人，怎么胡搅蛮缠呢？”

林凤祥哈哈笑道：“告诉北王，多谢美意，此去也许无归路，我不订亲，永远也不！”

这一次他没有开玩笑，是正经说的，两眼深情地看着洪宣

娇。

洪宣娇的心打起颤来。

用韦玉娟自代，是洪宣娇想了好久才想出来的主意。她是为林凤祥好，也是为了自己不再带着一片阴影生活。可是她并没有仔细权衡过，真的见到韦玉娟与林凤祥出双入对地生活在一起，她心上的阴影不是又要重叠一层吗？

她知道她没办法劝慰林凤祥回头了，这一瞬间她似乎觉得笼罩在心头的阴影正在飘移，正露出一片蓝天来。

林凤祥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他说：“你梦见我的时候，你冲北方喊我三声，我一定听得见。”

洪宣娇看到了他眼里含着泪水，她也忍不住哭了，拿出一方手帕来擦泪。

大队骑兵都已开拔，林凤祥说：“我该走了。如果我不是马革裹尸的话，我一定回来娶你！”他顺手扯来洪宣娇拭泪的手绢，说：“让我带它上阵吧。”

洪宣娇从鞍桥上拿起一个包袱，里面是西王萧朝贵送她的黄金锁子甲，递给林凤祥说：“带上这个吧。”

林凤祥知道这副锁子甲是萧朝贵与洪宣娇的定情之物，心里颇不舒服，他说：“我不要。”

洪宣娇猜到了林凤祥的心思，说：“小心眼儿。这是当年一个老和尚送给萧朝贵的，是一个抗清将领留下來的，你穿了它，不正好去打清妖吗？”

林凤祥这才把黄金锁子甲搭在了马鞍子上，说了一声：“等着我，我不战死，一定回来娶你。”

洪宣娇没说，可她心里的话是：我不嫁你，可我心里有你。

林凤祥策马上路了，洪宣娇站在风雨中，一直望到骑兵扬起的黄尘在北方大路上消散净尽，她仍不忍心离去。

五

一连运了几天粮，天京的典粮库已经盛不下了，不得不分散寄存到各个王府和民间。

陈玉成觉得特别累，比打仗还累，

这天是放假休息的日子，陈玉成想好好哄一哄曾晚妹，只能找个没人的地方哄。

可他根本没找见她，料想她又故意躲起来了。

正待出门，天王府的黄门女官刘央骑马跑来，在营门口堵住了他，说天王要召见他，要他立即随她入宫去。

陈玉成纳闷，问：“知道什么事吗？”

刘央笑道：“你可真会问。我哪知道？”

陈玉成心神不定地随刘央走进了真神荣光门，过了五龙桥时，刘央让他在“天堂通路”的牌匾下等待，她跑了进去。不一会儿，女尚书司琴从里面走出来，对陈玉成笑笑，把他领过“天子万年”和“太平一统”的下马牌下，步入那天大宴功臣的天父台地界。

陈玉成忽见苏三娘带一大群宫中女官迎面过来，陈玉成忙站住问候。苏三娘冲他笑了笑，小声说：“我得恭喜你呀！”

陈玉成说：“我有什么喜呀？”

苏三娘弦外有音地说：“是不是喜，那就看你自己了。”这话里像藏着玄机，听不懂。陈玉成还想再问，苏三娘已经带人走了，他未免心里疑惑。他实在想不通会是什么喜事，要升他职吗？

过了圣天门往北的甬道，穿过有朱地金字龙狮象云锦纹彩绘的牌坊，司琴引他绕过有双龙五色石作护栏的石井，来到内朝房门外，女官燕翅一般两厢排列，这景象是陈玉成从前所未经历过

的，不免添了几分紧张。

进了光线不太充足的便殿，他已恍惚看到洪秀全高坐在上面了，模模糊糊一片黄，黄色的龙墩，黄色的屏风，黄色的绣幔，黄色的龙袍……陈玉成走了几步就跪倒在地，喊：“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不敢举目看天王，这不比从前打仗时了，那时见天王随便得很。

“你起来吧。”洪秀全很温和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

陈玉成爬起来肃立一旁，他用眼睛余光看到，洪秀全旁边坐着的是程岭南，而不是赖王娘。有妃嫔在场，当不是军国大事，这更令陈玉成纳闷。

洪秀全又叫女官在他面前摆了一张矮脚凳，说：“赐你坐下。”

“谢陛下！”陈玉成侧身坐了。

洪秀全说：“朕很赏识你，你是天朝一员小将，后起之秀，将来你会肩担重任，好自为之。”

“谢天王栽培！”陈玉成说。

“你多大了？”程岭南插了一句。

“回娘娘，”陈玉成说，“末将今年 17 岁了。”

洪秀全说：“他参加金田起义时，才这么高。”他用手比画了一下。陈玉成却记起了他冲散天王与苏三娘“好事”的一幕。

程岭南说：“真是少年有为呀！”

洪秀全说：“17 岁，也是男子汉了，朕将你调离童子军，你现居何职？”

陈玉成答：“回天王，小的现为童子军总制。”

这时掌朝仪苏三娘进殿来了，立于天王左面。

“哦，”洪秀全说，“朕封你为殿左指挥吧。”他问苏三娘，“殿左指挥排到多少了？”

苏三娘打开一个官簿，说：“已排到第二十七。”殿左官职为

单数，殿右是双数。

洪秀全说：“那就封你为殿左第二十九指挥吧。”

陈玉成忙起立：“谢陛下恩典！”他以为完事了呢。

洪秀全手向下压了压，示意他坐下，然后慢悠悠地说：“朕今天宣你进宫来，是有一桩喜事对你说。”

陈玉成忙用眼睛去瞟苏三娘，苏三娘面无表情地在那里站班。

洪秀全说：“朕暗中观察你已有时日了，你为人仁义有信，在战场上屡立功勋，朕意欲召你为驸马，将朕的天长金许配给你，朕已经同你的叔叔陈承塔说过了。”听天王的语气，除了是不容置辩而外，又是莫大的荣耀。可陈玉成却宛如在眼前炸响了一个焦雷，头“嗡”的一声，眼前的大殿、黄幔帐、王娘、宫女等一切全都模糊成一片，摇晃起来。

静了一下神，他冷静了下来，急忙拿眼睛去瞟苏三娘，他这个“姐姐”是这间空旷而陌生的大殿里惟一能张开羽翼保护他的人。

苏三娘也在看他。她的表情很难一下子说清，好像是遗憾的，又像是凄伤的、无可奈何的，陈玉成一时无从确定，找不到完美的答案，心一慌，汗水顺两鬓流了下来，他又不肯伸手去擦，汗流像两条小虫子在面颊上爬动。

程岭南那娇滴滴、软绵绵的声音在大殿里嗡嗡响了：“陈玉成，你发什么愣？还不快向天王谢恩！当天王的驸马，这是多少人做梦都不敢想的呀！”

陈玉成又一次被提醒过来，是的，天长金公主下嫁，那确如程岭南所言，是万人企盼而不可得的。

可是他不能。曾晚妹这一刹那主宰了他，她的面孔、声音，一颦一笑，甚至无理吵闹……一下子都成了最美好的珍宝，层层叠叠地把他包围起来。

不知他哪里来了这么大的勇气和胆量，他忽然说：“回天王陛下，玉成还小，正是为天朝出力之时，尚不宜谈论婚事。”

这理由站得住吗？他毫无把握。他又去斜视苏三娘，苏三娘投向他的是一瞥赞许的目光。

陈玉成心里稍稍有了底儿。

程岭南先发话说：“17岁，不能算小了。”

洪秀全也说：“当了驸马，一样为天朝建功立业呀！”

陈玉成紧张地动着脑子，忽然又想到了最好的托词，他说：“回陛下，天朝的规矩是男有男行，女有女行，是不准通婚的，陈玉成岂敢破坏这个圣规？”

洪秀全说：“朕赐婚予你，自然不受这个约束了。”说到这里，他忽然很认真地看了陈玉成几眼，说：“你好像是不愿意？”

陈玉成只得否认：“如此光宗耀祖之事，玉成岂有不愿意之心？只是，臣再三思忖，仍觉得不敢高就，臣的意思是，正当为国出力之时，臣这样的年龄如成了婚，岂不寒了那些出生入死的老将的心？”

洪秀全的脸阴沉着，内朝房里死一般寂静，终于，洪秀全拂袖而起，下殿去了。

陈玉成目瞪口呆，知道坏事了。他苦恼极了，觉得自己碰上了人世间最难办的事儿，他走出天王府时，心里乱糟糟的，都不知是怎么走出来的。

第 29 章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

曾天养几乎没有时间看望他的孙女曾晚妹。从金田起义到如今，曾家一门 40 余口人，现在只剩了祖孙三代三个人，另一个是曾晚妹的叔叔曾立昌，随罗大纲镇守扬州一线，同样很少见面。

今天曾天养总算见到了曾晚妹，却见她闷闷不乐，问上十句答不上一句，因为东王召见的时间快到了，他不敢耽搁，答应完了事再来看她，就急匆匆地赶往东王府去了。

在东王府正门前五层楼高的望楼下下马，望见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和夏官副丞相赖汉英已在门前等他。

这正是东王府早朝的时候，门前的十二尊大炮次第鸣放，蓝烟呛人，声震三街九巷，很是威风，他们寒暄后先没进东王府，都站在门前欣赏放朝炮。

胡以晃和曾天养都是头一次来到修葺一新的东王府，抬头便

见大门两侧的楹联，上联写着“东园诸侯，替天行道”；下联是“王畿千里，顺地无疆”。

鞭炮鸣过，东王府门前充满了火药的臭味。东王府吏部大尚书李寿春出来引领，李寿春高高的个子，有一张核桃皮一样的脸孔。三人在他后面走入大门来到二门，这里也有一副对联，上联为：“位冠百僚，肇后天朝新日月”；下联是：“职司左辅，宏开景运大乾坤”。这当然是表明东王职司的。

胡以晃说：“二门的楹联比大门的贴切。谁的手笔？”

赖汉英说：“陈承谔， he 现在是 16 个丞相中的首辅了。”

曾天养问：“他就专在东王府执政吗？”曾天养是殿左一检点，官职低，走在两人稍后，赖汉英不准这个老将讲这个礼仪，拉着他走横排。

赖汉英告诉他，虽然王府也有文武百官，但政令、军令由东王出。王府有官员 1672 人，东王府则设有六部尚书，每部 12 人，光尚书就 72 人。”

曾天养问：“用得了这么多吗？”

赖汉英说：“东王府上上下下共有 3557 人。”

曾天养咂舌道：“这不是东王府压过王府了吗？”他那古铜色的脸膛显出不平之色。

胡以晃说：“东王府承办军政事务，而决策仍是王府。”

曾天养问：“那北王府呢？北王不是管天京城防的吗？”

胡以晃道：“北王禀承东王旨意行事。”

曾天养说：“弄了这么多人在宫中，不如都放到前方去打仗。”他那洪钟一样的嗓音引得东王府过路的官员都掉头看他。

赖汉英道：“你这老将，操那么多鸟心干什么？”

曾天养问：“你国医不做，怎么也要带兵了？”入南京前御医称内医，现在称国医了。

赖汉英讳莫如深地说：“你不是说，前方缺人吗？”

胡以晃给曾天养使了个眼色，曾天养也就不再问了。

他们走到承宣厅和参护厅门口，又有两个尚书出来，一个是吏部二尚书侯谦芳，另一个是吏部三尚书侯淑钱，三个尚书在前引导，来到议事厅，侯谦芳让他们在门口稍待。

曾天养叹道：“过去听说书的说，侯门深似海，今天才信了。这往后，想见见东王、天王，也不像在广西时那么容易了，那时推开门就喊：秀全兄弟……”他的大嗓门吓了李寿春一跳。

李寿春瞪了他一眼，示意他噤口小声说话。曾天养只得又去欣赏门上的对联：“东风解冻，暖回阳谷之春”；下联是：“王泽敷天，善锡群黎之福”。

曾天养小声对胡以晃说：“这副楹联俗不可耐。”

胡以晃捅了他一下，不让他说下去。

侯谦芳和杨云娇挑帘子出来，高声说：“宣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殿左一检点曾天养进殿——”

三人低眉敛首依次入殿，跪倒在杨秀清面前三呼：“东王九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

因韦昌辉也在，他们又喊了：“北王六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

杨秀清说：“起来吧，赐坐。”

曾天养喊的时候就觉着别扭，进了城，规矩大了，觉得隔膜。他抬头看，杨秀清头戴单龙单凤的圆规纱帽，黄缎袍上比天王少了一条龙，是八条，黄缎靴上绣了七条龙，也比天王的少两条，而北王的缎袍上只有四龙四凤了。杨秀清身后也是一片炫目的金黄色，内宫装饰穷极工巧，望板绘着龙凤，桌椅涂着黄漆，室内窗棂也都涂着黄漆，铺垫也是黄缎子的。

杨秀清说话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发出嗡嗡的余响，令曾天养感到杨秀清离他十分遥远。

杨秀清先嘘寒问暖：“你们几个老兄弟，身体怎么样啊？”

胡以晃说：“还能上阵杀敌。”

赖汉英说：“托东王福，顽健。”

只有曾天养说得特别：“我吃得多，拉得少，看样子还行。”

杨秀清不明白，问掩口而笑的赖汉英：“这曾老爷子怎么扯到拉屎上去了？”

韦昌辉说：“他说的是古代老将廉颇的故事。”

赖汉英补充说了这个故事：有人诬指廉颇老了，不能上战场了，吃一顿饭出去拉三回屎。曾老爷子的意思说，他还没到这地步。

杨秀清的眉头皱了皱，他对这不伦不类的比喻毫无兴趣。

书归正传，杨秀清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嗓子，说：“太平天国现在奠都天京，算有了眉目了。可清妖未灭，我们不能高枕无忧。我已派两路军北伐中原，去捣毁清妖的老巢。林凤祥、李开芳他们干得不错。”

他从桌上拿起一封信抖了抖，宣读了北伐军的捷报。他们在浦口北上的第三天，就用大炮轰开了滁州南门，杀了姓潘的知州，四月二十一日又破了凤阳。

曾天养说：“听说左三检点朱锡锃的左路军不顺利？”

杨秀清问：“你听谁说的？”

曾天养说：“传闻。”

“有些小损失。”杨秀清没有否认。朱锡锃他们本来在六合县打了胜仗，可当夜营中失火，引爆了火药，殿右十六指挥黄益芸在火中阵亡，大部分返回天京，朱锡锃率一部北上，已在滁州与林、李合兵。

胡以晃说：“有林凤祥、李开芳这两员虎将在，北伐之功指日可待。”

“我们也要西征。”杨秀清引到了正题说，“我们天国虽有了都城，不能没有国土，从前我们打下城市都未分兵把守，今后要

有粮草基地，非占领长江中上游两岸不可。”韦昌辉说：“况且，现在清妖把兵力全用在江南、江北大营和堵截我北伐之师，天京上游清妖空虚，我们宜乘此时去占领。”

曾天养问：“是打两湖呢，还是安徽江西？”

杨秀清的计划是这样的：先攻安庆，占皖南，同时分兵打南昌，卡住重镇九江，之后占领武昌。这些目标达成后，扩充兵力，进入湖北、湖南，再定两广，江南一旦平定，我们的后方就稳固了。那时如林凤祥他们已打下北京最好，即使打不下来，我也可倾天朝之兵，全力北伐，天下可定。

胡以晃说：“宏图大略，很是妥当。”

杨秀清说：“少不得又要你们鞍马劳顿、挂帅远征了。”

三将均说：“理应为天朝尽忠。”

杨秀清说：“如果打下安庆，胡以晃分兵驻守，向北发展，赖汉英、曾天养去打九江南昌。我已为你们备好 1200 艘战船，你们择吉日出征吧。”

曾天养爽朗地说：“择什么吉日，太平天国兴师，天天是吉日。”

杨秀清欣慰地说：“曾老爷子不服老啊！”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恍惚听谁说过，你在打汉阳时拉了一副棺材上阵？”

曾天养爽朗地笑道：“有这回事。我拉上棺材，战死了，用棺材盛殓自己；打死了清妖战将，就把棺材赏给他。”

谁都明白，这是豪爽的曾天养的悲壮之举，手下的圣兵一见了棺材，无不勇猛上前。

杨秀清的小眼睛眨动了几下，说：“老爷子，咱们可是不兴用棺材的呀！”

“我岂不知这规矩？”曾天养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就是不在沙场上战死，也说不定哪天病死，我无所求，只有一件心事，希望我死的时候别让黄土盖脸，能有一副棺材，这不能算我对天

国不忠吧？’

曾天养说这话的时候，眼圈红了，两颗浑浊的老泪在他眼里转来转去，他就是不让它掉下来。

杨秀清看见了那两颗泪。面对这个满脸褶皱的老将，要一副棺材，这算是什么过格的要求呢？他不管与拜上帝教的规矩合不合了，就说：“老爷子，就这么定了，不论什么时候你归天，都有你一副好棺材，用楠木做。太平天国只准你一人有棺材，我杨秀清死了，也一定黄布裹身。”

为了表示郑重，杨秀清指示陈承瑔让典制官记录在案。

曾天养心满意足了。

二

陈玉成匆匆忙忙赶到旱西门大街陈承瑔的丞相府，陈承瑔已经找他好几次了。这宅子占地几百亩，占了三条街，这里是从前的江宁藩署，房子很讲究。

陈玉成平时也很少到叔叔这里来，今天陈承瑔这样急如星火地叫他来，他已猜到是召驸马的事。果然，一进丞相府的客厅，陈承瑔就沉下脸来训斥侄子：“怎么，你不想当驸马？你这孩子不是傻到家也蠢到家了吗？”

陈玉成说：“叔叔，您听我说，我真的不想成亲。”他不想解释更多。

“什么理由也不用跟我讲。一句话，去向天王认罪，求得他原谅，痛痛快快去当他的驸马。这事，是千人盼、万人求而不可得的事，你还不愿意！不要说天王的公主长得挺好看，我见过，又识文断字。她就是个瘸子、瞎子，天王旨意一下，你也得要！君命岂可违？”

陈玉成真想顶撞他几句，他最看不起的就是叔叔身上的媚

骨。不用说，他又是领了天王的诏旨回来对陈玉成施压的，陈承瑒这个人捡根鸡毛都能当令箭，更何况是天王口谕呢！

陈玉成不想伤害他，叔侄俩各有各的活法。但必须敷衍过去，不让他再多管闲事。

于是陈玉成分辩说：“天王让我征伐出战，我陈玉成二话不说，沙场捐躯也在所不辞，可这婚姻之事，就不同了。”

“胡说，”陈承瑒越听越火，“不用说天王赐婚你不能违抗，就是我这个叔叔为你指婚，你都不能说半个不字。”他开始动家长派头了。

陈玉成索性低头不做声。

陈承瑒问：“你到是怎么的呀？”

陈玉成说：“我的事让我自己管吧。”

“什么？”陈承瑒冲过来扬手打了陈玉成一个重重的耳光，“反了！你翅膀硬了是不是？我把你从小拉扯大，现在你当了殿左检点了，你不服管了？”

陈玉成仍不说软话。

陈承瑒说：“你这不是不识抬举吗？天王会怪罪下来的，我们陈家一家人都要受你连累。”

陈玉成这回抓住了要害，他说：“说来说去，你是为你自己着想的。好，我去跟天王说，要杀要剐是我一个人的事，跟你无关，行了吧？”说完气冲冲地推门出去，气得陈承瑒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连叫几声“忤逆呀忤逆！”

陈玉成到天府东朝房来找苏三娘求救了。

陈玉成坐立不安地在东朝房中等待，值班的黄门女官刘央给他倒了杯茶，笑着说：“请驸马用茶，掌朝仪马上就到。”

陈玉成推开茶杯，说：“我不是驸马。”

弄得黄门女官刘央一愣，不知该怎么招呼他好。

少顷，苏三娘从里面走出来，见了陈玉成，她抿嘴笑笑，也

故意叫了一声“陈驸马”。陈玉成立刻恼了，说：“我再说一遍，我不是驸马！”

黄门官们全都摸不着头脑，偷着抿嘴乐。

“那就请检点大人随我来吧。”苏三娘反倒和和气气地在前头走了。她觉得在她掌朝仪衙门说话才方便。

掌朝仪衙门在圣天门内禁区，在音乐亭旁，门口也有女官、女侍站班。

苏三娘一直把陈玉成领进她办事的房间，陈玉成看了看富丽堂皇的装饰，说：“姐姐这里可比女馆好多了。”

“先别说我，”苏三娘让宫女上过茶，把人都打发出去，对陈玉成说：“你找我什么事？”

陈玉成说：“只有你能帮上我的忙了，你去跟天王说说，我不当这个驸马。”

苏三娘试探他说：“你别犯傻！那天长金公主你可能没见过，文文静静，人也标致，你若当上了天王的驸马爷，那可是天大的喜事呀！”

“我不稀罕。”陈玉成说，“她就是天仙，我也不要。”

苏三娘说：“我可难办了。大清早上，你叔叔也来找我，让我劝你认了这门亲事，我倒是为哪一头办事呀？”

陈玉成说：“当然是为我呀！”

苏三娘笑了：“不过，你得说实话，你是不是私订终身了？”

陈玉成说：“我和曾晚妹的事，只有你和宣娇姐姐知道，这几年，我是在二位姐姐膝前长大的，我的心思只有你们知道。”

苏三娘说：“若是换个地方，这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嫁公主，也得问问人家有没有定亲，皇上也不能随便拆人家一桩婚。可咱太平天国就不同了，丞相以下，都不准带妻室，何况你？”

陈玉成说：“是呀，所以前天在天王面前，我没敢说我已有

了人啊，我若说了，立刻可以推出去斩首。”

苏三娘沉吟半晌说：“这事很棘手，我也帮不上你忙，你和曾晚妹是偷来的锣鼓，敲不得，你没有办法拒绝王命。我看，你就得舍一头了，让曾晚妹委屈一点吧。”她是有意试试他有几分真诚。

“不，”陈玉成一急，竟满眼是泪，他很动情地说，“那我成什么人了？那我怎么对得起曾晚妹？我背个忘恩负义的臭名倒没有什么，那可是把曾晚妹坑了，等于把她逼上死路。她是个烈性子，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深受感动的苏三娘问：“你说实话，你和晚妹睡过觉了吗？”这话一出口，她自己先涨红了脸，可她又非问不可。

陈玉成的脸也腾地红了，说：“姐姐说哪去了，我连碰都没碰过她。再说，她也并非轻薄之人。”

苏三娘说：“你们没有大媒，没有父母之命，没有一纸婚约，又没有床第之情，那就分开也没什么，大不了各人痛苦几天也就过去了。”

“不行，我得为晚妹着想。”陈玉成说，“不怕姐姐笑话，晚妹把贞节看成和命一样值钱。在攻桂林时，她中炮受伤，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她是女孩子，强拉开她的衣服给她包伤，看到了她是女的，她后来说，我看了她见不得人的地方，她就死心塌地是我的人了。”这话不到万不得已，他不能当第三个人说。

苏三娘说：“你们这么小，就这么有情有义，不容易。”沉吟之余，她又感慨地想：天国男儿尽是高义之士，林凤祥是如此，罗大纲是如此，而今又添了个小将军陈玉成。

陈玉成说：“我决心已下，宁可被天王杀头，也绝不答应这门婚事，我能负天王、负公主，不能负曾晚妹！”

苏三娘被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她说：“不要说了，我帮你想办法。硬碰硬不是明智之举，我在天王面前没这么大面子。”她

说的当然是实话，她自己的命运都不操在自己之手，她如何帮得了陈玉成？可她又不忍心不帮。

“我去找洪宣娇，她若不能帮你，可就天下无人了，看你的命了。”苏三娘站了起来，说，“你先回去等信吧。”

陈玉成临走又说了一句：“谢谢姐姐！”

苏三娘说：“你自己也去求求宣娇，她对你也够好的了。”

陈玉成说：“您先替我去说，然后我再去找她。”

三

屯扎在浦口的太平军水师檣櫓蔽日，旌旗如林，经过7天的修整，漏船已补好，新船安装上了大炮，一切就绪，就等着向长江上游进发了。

人一闲下来，难免思念亲人。

曾天养这几天天天向南京方向瞩望，他总希望曾晚妹能出现在地平线上。这小丫头从小是在曾天养的背上长大的，她对爷爷的感情远胜于父母。

从吃过早饭他就在芦苇遮天的江边瞩望。

他的心突然咯噔一下，胡子翘了起来，那不是来了吗？两匹马，前面那个在马背上一颠一颠的就是她，她从小骑马就是这个姿势，怎么纠正也没纠正过来。

曾天养迎了过去，说：“我算计你该给爷爷送行来了嘛。”

曾晚妹说：“爷爷都60多岁了，还让您出征，天京留守那么多人，怎么不留您？”

曾天养把她扶下马，说：“爷爷60岁哪能服老？三国时的老将黄忠80岁还领兵打仗呢。”他又问，“这位小将是谁？”他指的是谭绍光。

曾晚妹说：“也是我们童子军的，官比我大，是监军，他叫

谭绍光，他和我一起出城，是来送他舅舅的。”

“谁是他舅舅？”曾天养问。

谭绍光说：“是林启蓉。”

曾天养说：“啊，他与我们一同西征，你快去看看他吧。”

谭绍光骑马行去。

曾天养破例在指挥座船上开饭。

曾天养招待孙女吃鱼宴，他拉着孙女坐到桌旁，指着一桌子各种做法的鱼说：“你不是从小爱吃鱼吗？今天吃个够，你看，有炸的，有煮的，有鱼丸，也有鱼豆腐，都是刚从长江里打出来的，新鲜极了。”

曾晚妹说：“我不吃饭，光吃鱼。”

“小馋猫！”曾天养看着孙女香甜地吃着鱼，问：“你叔叔没来看你？”

“前天他从扬州回来去看我，我正好不在。”曾晚妹说。

曾天养叹息地说：“咱曾家祖孙三代四十多口人，龙寮岭一仗，全家死难，就剩下咱祖孙三代三口人，又各在一方，你今年16了吧？你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

曾晚妹说：“自从当了太平军，我也没让你们管过呀！”

曾天养说：“16岁，是大姑娘了，如果在民间，该出阁了。你该脱下男装了，我昨天给宣娇写了一张便条，请她把你编到女营里去，或到王府里去当个女官，爷爷在外打仗也就放心了。”

“我不脱男装。”曾晚妹说，“我才不去当什么女官！”

曾天养眯着有褶皱的细长的眼睛望着孙女说：“你是不愿意离开陈玉成吧？”

“爷爷坏！”曾晚妹的脸红了。

“陈玉成是个好小伙子。”曾天养说，“不过陈玉成也不能总在童子军里呀，他去南征北讨，你也扮成男装跟着？那什么年月是个头呢？”

“那爷爷就别管了。”曾晚妹说，“反正有那么一天，我会再当女的。”

曾天养爱抚地拍了她一下，呵呵地笑了。

曾晚妹说：“吃呀，爷爷您怎么不吃？”

曾天养说：“爷爷看你吃得香，爷爷不吃也饱了。”

曾晚妹问：“爷爷，你们什么时候启航西上？”

“明早上五鼓时分。”曾天养说。

“那我今晚睡在你船上，你们走了，我再回天京城。”曾晚妹说。

“好啊，”曾天养说，“你别睡过了头，一睁眼，把你带到安庆了！”

“那更好，我就跟你们西征军去打安庆。”

曾天养又笑了起来。

第 30 章

上帝、人间有一个“怪圈”。两个少女一样的清纯。

—

进入南京以后，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次数骤然增多起来。天父管的面越来越宽，军事、政治自不必说，连天王府后宫的事天父也事无巨细地频频过问。譬如有一次天父下凡，狠狠训斥了天王娘娘赖氏，说她不好好管束后宫，说她懒惰等等。尽管洪秀全是太平天国君主，以真主下凡的身份“奉天命以临民”，“其国玺即天玺”，但到头来必须受制于天父，实际等于受制于杨秀清。在萧朝贵战死之前，尚有天兄不时地出来降旨，后来形成了天父天兄互不攻讦并存合作的局面。

自从萧朝贵战死，天兄也从此杳如黄鹤了，大家谁也没有道破人人知道的内幕，于是天父成了一家独霸的局面。

洪秀全一点办法都没有。天父忽而到天王府来责打后宫妃嫔，忽而要天王承认失误，后来竟然不肯劳动脚步，常把天王府

的人召到东殿去聆听天父训诲。

程岭南于是有了单独接受天父训示的机会，几乎每月都有一次，这虽令洪秀全怀疑、不快，可又无可奈何，他不服从，便是抗拒天父上帝，那还得了吗？

东王府杨秀清寝殿不是谁都能进的。

娉婷妩媚的程岭南一出现在杨秀清面前，杨秀清又惊又喜，起身迎了过去：“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呀！”

程岭南娇嗔地埋怨道：“还不是东王自作自受，不是您把妾送给天王的吗？”

“天地良心，”杨秀清说，“我怎能违抗天王呢？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让他看见你，早该把你金屋藏娇，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程岭南说：“他一听说您叫妾来，脸色就极难看，能刮下一层霜来，我回去也要看他脸色，东王尽让臣妾受这样的罪。”

杨秀清把她拥在怀中说：“心肝宝贝，他不敢难为你。我每次都是以天父附身的名义召你来的，他心里不高兴也不敢惹我，你放心好了，他绝不敢难为你。”

这时吏部二尚书侯谦芳带一群宫女走进来，东王慌忙把程岭南松开。其实侯谦芳早看在眼里了，他让宫女们把点心、干果一一摆在桌上，又带人退出。

杨秀清说：“侯谦芳，没有事不要叫人过来了。”

侯谦芳说：“是，殿下。”亲自带严寝殿的门出去了。

杨秀清又把程岭南紧紧搂在怀中。

程岭南说：“万一她们泄露出去，我可是完了。”

杨秀清道：“哪个敢？她们得先摸摸脖子上有几个脑袋。何况，贴近的人，全是从广西起就跟着我的。”

杨秀清吻着程岭南，问：“天王那里有什么事吗？”对杨秀清来说，这比男欢女爱要重要。

程岭南不高兴地推开杨秀清，说：“我就知道，您又是为这个见我的，我是您的坐探吗？”

“瞧你说得多难听！”杨秀清向她堂而皇之地解释，他与天王一起创教，一起起事，是患难与共的弟兄，都是天父之子，叫她不要想到别处去。定都南京后，彼此见面的机会不多了，有些事他不知道，就不明天王心思，久而久之，会有隔阂。

程岭南说：“反正您会变着法儿骗我，我什么也不懂。”

杨秀清拿了一个话梅送到她口中，说：“问不问在其次，想你倒是真。你对我那么真心，我不问你，你认为有必要告诉我的事，还会瞒我吗？”

程岭南听了这话高兴了，说：“您总这么会说话。”她想不起值得说的，就把天王要招驸马的事说了。

“是哪个？”杨秀清对什么都有兴趣。

“陈玉成。”程岭南说。

“陈玉成别看年龄小，”杨秀清说，“久后必成大器，天王有眼力。这事成了吗？”

“真是怪，”程岭南说，“别人巴不得的事，陈玉成却不干。”这更大出杨秀清的意外，他忙问：“为什么？”

“说不清。”程岭南说。

杨秀清问：“这么说，没定下来？”

“是，”程岭南说，“为此事，天王很气恼，他说，若陈玉成执意不干，就把他废为庶民。”

杨秀清思忖了好一会儿，没有想透招陈玉成为驸马的事对他有何利害。

他知道天王对他是不会满意的。政令由东殿出，凡杨秀清拟的诰谕，送到天王府例行公事地去“请旨”，几乎没有不“旨准”的。但有些大事，如封侯，天王就有意越过杨秀清，常常直接发诏旨，这也是杨秀清大为不快的。有几次大事，因为有程岭南透

风，在天王还没有来得及下诏旨时，他抢先来个天父下凡，天王当然无话可说。

杨秀清明明知道最不信上帝能托降的人是天王，可杨秀清更知道，天王也是最不敢戳穿这个把戏的人，他们玩儿的是心照不宣的骗术，又争相说这骗术是多么神圣。他们在这个人间天上的怪圈里游戏了很久，又势必永远地游戏下去。

杨秀清不可能放弃这偶然得来的特权，失去它，他将失去一切。

但他毕竟是心虚的，这就是他必须把洪秀全大小事情都弄到了如指掌程度的原因，这些话，他永远不会告诉程岭南的。

对于程岭南来说，每次应天父宣召来满足杨秀清的简单而粗鲁的欲望的同时，必定自觉不自觉地饶上若干副产品，她最不感兴趣的一些宫中小事，又恰恰是杨秀清兴趣盎然的。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杨秀清忘记了防人，这都因为他太自信，乃至因自信而产生偏执。他怎么会想到他极为宠信的东殿吏部二尚书侯谦芳不时地把他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天王呢？

二

天王府的后林苑虽然少不了人工雕琢的痕迹，景观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匠气，可它仍不失为一处风景独秀的南国园林。那重重叠叠的太湖石，那郁郁葱葱的千竿翠竹，都给清溪里河增添了不少雅致的情趣。

离很远就听到了画舫上传来的丝竹声。

一条遍插龙凤旗的画舫船上，洪秀全带着苏三娘和他的十多个王娘在游船上观赏风光，两岸百鸟鸣啭，碧柳如烟，船上的乐工奏出美妙的曲调。

苏三娘正襟危坐，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

天长金公主仪美端庄而秀丽，坐在船上垂钓，旁边围着一群女官，这个叫：“上钩了！”那个叫：“快扯竿！”

仪美一提鱼竿，钓上一条半尺长的红尾鲤鱼来，她高兴得大叫：“父王，快来看呐，我钓了一条金鲤鱼。”

“好啊！”洪秀全说，“鲤鱼跳龙门，这是吉兆。”

女官们争抢着把鱼从钩上摘下，放到清水盆中养着，刚刚又扔下钩去，忽见洪宣娇踏着岸上的花草小路走来。

仪美叫了声：“姑姑，快上船来！”

洪秀全也看到了妹妹，问：“有事吗？”

洪宣娇道：“没什么事。”

“没事上来玩儿玩儿。”洪秀全回头吩咐女尚书司琴：“搭跳板，靠靠岸。”

宫女们一齐用力划，把船靠了岸，洪宣娇三脚两步跑上了船。

船又向河中心开去。

洪宣娇站到洪秀全身边，目视洪秀全身旁的苏三娘，可是洪秀全正与司琴高兴地说着什么，根本不在意她。

洪宣娇四下看看，问：“怎么程王娘今天不在船上？”

洪秀全听到了，回过头来说：“今天朕要女官们散散心，为什么都必须有程妃在场呢？”言语之中有恼火之意。

洪宣娇望了望苏三娘，大家都不言语。她当然不知道此时程岭南正在杨秀清的床上啊！

洪宣娇对洪秀全说：“王兄，臣妹有几句话想说。”

洪秀全意识到她的话不是能让众人听到的，就说：“我们到舱里说吧。”说着起身，洪宣娇跟在他身后下了底舱。

画舫底舱茶室里摆上了酸梅汤，宫女退出。

洪秀全、洪宣娇兄妹下到底舱后，司琴亲自过来把门窗关上了。

但谁也没料到，正在钓鱼取乐的仪美公主是个有心人，她见洪秀全带着洪宣娇颇为神秘地躲开众人去密谈，就把钓竿交给一个女官，说：“我去小解，等一下再来钓。”她上厕所也要下到底舱，她却隐在了底舱茶室的门后偷听。

里面，洪宣娇开门见山地对洪秀全说：“我听说，王兄要招陈玉成为驸马？”

洪秀全反问：“你以为如何？”

洪宣娇说：“但我听说陈玉成不情愿。”

洪秀全的脸又拉长了：“这由不得他。我看他是不识抬举。”

洪宣娇说：“男婚女嫁，本是喜事，喜事闹得大家别扭多不好？将来君臣关系也不好处。”

“你倒来说朕的不是？”洪秀全的话已说得很难听了，“他陈玉成不过是一个小将，朕可以把他捧上天，也能将他打入地狱。”

洪宣娇说：“那有什么好处？人家会说你以势压人。”

洪秀全火了：“不行，朕不能自己食言，倘此事不成，朕日后怎么在百官面前立规矩？”他对洪宣娇来搀和此事很反感。

听到此处，仪美的脸上浮上了一片阴云，她忧虑地走上了甲板。她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姑姑怎么向着外人说话呢？

洪宣娇还想说什么，洪秀全已拉开舱门，断然地一挥手，说：“不行，你不要插手这件事。你不知道朕的用意，将来另外两个女儿也要择陈玉成这样的驸马，有才干的人当了驸马，江山才能稳固啊！”

洪宣娇没有说成，在茶室里愣了半晌，一筹莫展。

三

浦口西征军正整装待发。

号炮连声，千帆竞发，西征军水陆大军起行。

曾天养在船上招手，林启蓉也在向他的外甥谭绍光招手。

帆影渐渐成了天边的一堆白云，谭绍光对曾晚妹说：“回天京去吧。”

两人上马依依而别。

回天京的道路很拥挤。

曾晚妹、谭绍光并马走着，不时地要躲闪运粮进城的马车。

谭绍光说：“晚生，你还在童子军里待下去吗？”

曾晚妹问：“怎么，你要走？”

谭绍光说：“我都 16 了，我和范汝增、李世贤、陈坤书，还有陈玉成，都要离开童子军了，东王已经恩准。”

“那童子军可没意思了。”曾晚妹很觉失落，“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谭绍光嘲笑地说：“听你这口气，你要在童子军里待到长出白胡子来呀！”

“你们走，我也走。”曾晚妹说。

谭绍光说：“本来李世贤说，大伙儿散之前，要在一起聚一聚，后来那消息一传出来，大伙儿说让陈玉成请客。”

“他哪有钱？”曾晚妹说，“太平军又不发钱。”

“他有两锭银子呀！”谭绍光笑了，“你也去吃他的大户，去不去？”他指的这两锭银子还是胡玉蓉给他当盘川的，一直没舍得用。

曾晚妹说：“我才不去呢。”

谭绍光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哎，晚生，你好像跟陈玉成闹别扭了吧？为啥事呀，好几天不说话？从前你们俩可是好得能穿一条裤子呀！”

“去你的！”曾晚妹大为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害羞的，”谭绍光说，“你呀，从小像个丫头，爱哭，你将来当了大将军也动不动哭鼻子呀？”

曾晚妹说：“去！你才哭呢。”她忽然记起方才他说的“那消息”，不知指什么，就问：“你说的那消息是不是陈玉成升了检点的事呀？”

“那只算一喜，”谭绍光说，“陈玉成可交了好运了，他是双喜临门。哎，怪了，你和他那么好，你会不知道？”

“我们不是吵架了嘛！”曾晚妹说，“快告诉我，他还有什么喜事？”

“你猜！”谭绍光故意卖关子。

曾晚妹说：“还有啥？莫非天王还要招他当驸马不成？”她认为不可能有这等事，才脱口而出，完全是无心的。

谭绍光把马鞭子在空中一挥说：“还真叫你猜着了！天王要把天长金仪美下嫁给陈玉成了。”

曾晚妹像被雷击了一般勒马站住，呆了好一会儿才说：“胡说，这不可能！”

谭绍光根本没注意曾晚妹脸上表情的急剧变化，他催促着：“快走呀！发什么呆？你说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天王的女儿总得嫁人吧？陈玉成一表人才，能文能武，17岁就当上了殿左二十九检点，你在咱童子军里从头到尾数一数，哪个能比得过陈玉成？天王好眼力呀！”

曾晚妹已没有理由不信，可她仍然抱有最后一线希望地说：“就算是天王要招陈玉成当驸马，他也不能干。”

谭绍光一听大笑起来，说：“有那样的傻瓜吗？当驸马还不干？而且听说仪美公主长得可端庄啦！”

“那是你，陈玉成不会像你一样。”曾晚妹忍着心上阵阵撕裂般的疼痛硬撑着说。

谭绍光说：“陈玉成不削尖了脑袋往前钻，那可真是傻透了！”

曾晚妹问：“那……那陈玉成要是有心上人呢？”她这句话已

经不那么气壮了。

“你说什么？”谭绍光又纵声大笑起来，“有谁能相信陈玉成有心上人？他敢吗？他敢找女人吗？除非他不要命了！”

这话又如五雷轰顶一般击得曾晚妹一阵阵头晕眼花。她极力镇定自己，说：“我还是不信，我去问问他。”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没底气。

谭绍光终于最后击垮了曾晚妹：“前天，天王把陈玉成叫到天王府去了，当面招的驸马。快走，咱们去吃他的请。”

曾晚妹在马上摇晃了几下，差点栽到马下。谭绍光问：“你怎么了？”

曾晚妹顿时泪流满面，她扬起鞭子拼命打马，那匹追风马驮着她飞一样地跑到前面去了。半天也没醒过腔来的谭绍光也急忙打马跟上去。

四

天长金仪美是个很内向的姑娘，心也很细，身份与地位又养成了她强烈的自尊，从小到大，很少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她每天见到的都是恭顺和笑脸。

今天她第一次这样失落，像被人推下了冰冷的清溪里河，从里往外凉透了。她没有见过陈玉成，可这个名字不陌生，少年英雄的印象早在她心中扎下了根。

当然，在没有父王试图用一根红线把她与陈玉成拴在一起时，她不可能展开想象的翅膀，她可以保持心静如水的香闺生活一成不变。

可是，陈玉成闯入了她的生活，就像刮来一阵大风，把她刮到了一个她必须面对的地方，她再也不能平静下去了，少女心底的那潭从不涌动的水起了波澜。

那天她听说父王召陈玉成进宫宣旨，要招他为驸马，她怀着忐忑的心情，厚着脸皮，带着几个宫女潜到大殿壁衣后，她离得远，看不清陈玉成的相貌，却听得见他的声音。

他居然不愿意当驸马！

有如一根大棒兜头打来，当时仪美眼前金星乱蹿。她弄不懂，陈玉成是看不上她呢，还是有另外的原因？

仪美感到委屈，感到受到了轻视，她也隐约地对陈玉成起了好奇心。这个人年龄不大，胆子不小，天王赐婚，他竟敢驳回。

仪美倒不一定非陈玉成才嫁，对她来说，陈玉成也好，王玉成也罢，都是一团不实的、模糊的影子。

问题在于，如果此事不成，她将失去面子，失去公主的尊严。

偏偏姑姑又来使反劲儿，替陈玉成来破这桩婚事，这又是为什么呢？仪美简直如坠五里雾中。

仪美心里很乱，在清溪里河上也无心玩儿下去了，就推说头晕，带着宫女回到了自己的寝宫，把宫女都支出去，一个人呆呆地想了一阵，想不出究竟，好不苦恼。女儿家又不好为这事到处去打听、追问。

越想越不是滋味，泪珠也下来了。

她忽听门外有人问宫女：“天长金在吗？”

一个宫女的声音说：“在，她不想见人。”

但仪美已听出是姑姑洪宣娇的声音，她拉开房门，说：“姑姑！您怎么也不多玩儿一会儿？”

“我哪有那份闲心！”洪宣娇坐下，拿起一把团扇扇着风，注视着仪美的眼睛，问：“你哭了？”

“谁哭了？”仪美笑着否认，可那不听话的泪水又溢出了眼眶。

洪宣娇见她这样子，就猜到她什么都知道了。是呀，一个天

长金，品貌双全，居然遭到陈玉成的拒绝！

洪宣娇一时觉得仪美挺可怜，她坐得离她更近些，问：“方才在画舫船里，我与你父王说的话，你是不是听见了？”

仪美点了点头。

洪宣娇说：“看，成了一团乱麻，越抖越乱，又把你搅进来了。”

仪美问：“姑姑，我……我那么讨人厌吗？”一个少女的自尊和自爱受到了伤害，那创口是最不易平复的。

洪宣娇抚着她的头发说：“仪美，你是个好孩子，谁能讨厌你呢？”

仪美问：“那，陈玉成为什么不要我？又为什么托人来劝父亲收回成命？”

洪宣娇叹口气，说：“这和你没关系，真的，一点也不关你的事。”

仪美问：“那是什么呢？”

洪宣娇觉得没法说，几次欲言又止，最后她站到了窗下，看着外面的园景。

“有什么不好说的吗？”仪美又问。

洪宣娇没有正面回答她，却问：“你见过陈玉成吗？”

仪美点头说：“见过几次。那天父王召他进宫，我在后面也偷着看了。”

洪宣娇问：“你喜欢他吗？”

仪美说：“可他并不中意我。”喜欢对方的话，贵为天长金的仪美，还是说不出口。

“强扭的瓜不甜，你明白这意思吗？”洪宣娇问。

仪美点点头。

“陈玉成是个好人，”洪宣娇说，“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换上任何人，当驸马这样的好事落到头上，还不得乐得给祖宗去磕

头啊？陈玉成他不愿意，必有他的道理，必有他的难言之隐。你能理解吗？’

仪美目光茫然地说：“我管别人什么难言之隐干什么？既然连姑姑都出面来破这个婚，我就是遵父命嫁过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她觉得内心酸楚得不行。

洪宣娇拍着她的手说：“仪美，你真是个贤惠而又通情达理的姑娘。”

仪美说：“行了，你去告诉陈玉成，我不会难为他，我也没到烂在家里嫁不出去的地步。”自尊驱使她必须这样刚强。

“又说傻话，”洪宣娇说，“谁会说你烂在家里呢？常言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何况你又是天仙一样的人呢！不过，你说不难为他，没有用处的，天王绝对不会因为陈玉成不要你，就收回成命，我的面子都搭进去了，也没管用嘛。”

“那怎么办？”仪美想了一下，说，“也许我出面，能让父王收回成命。”

洪宣娇眼睛一亮，说：“你太聪明了。我怎么没想到？你说得对，事到如今，只有你可以挽救局面。不过，太难为你了。”

“是呀，”仪美说，“招驸马的事肯定已在天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忽然又没这回事了，再传出陈玉成不要我，姑姑，你说我还有什么脸面立于世？”说到这里，她又落下泪来。

洪宣娇又不忍心了。她说：“算了吧，你别为难了，听天由命吧。”

仪美说：“我可以去劝父王改变主意，不过有个条件。”

洪宣娇问：“你想说什么？”

“我要见见陈玉成，”仪美说，“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她鼓足了少女的勇气。

洪宣娇十分踌躇，她说：“你……有这个必要吗？既然你已不想下嫁于他，又有什么好见呢？”

“不，我要见他。”仪美那端庄的脸上现出少有的刚毅。洪宣娇猜不透她在想什么，目视她良久，才点了点头。

五

童子军大营中像是要开拔的样子。

陈玉成正在收拾行李，陈坤书、范汝增、李世贤也在打行李。一些小伙伴在一旁围着，有的说：“你们都走了，童子军就散了。”曾立名说：“我就差一岁，把我也带走吧。”

范汝增说：“等你黄嘴丫子褪了再说吧！”

小伙伴笑着与他厮打：“你的黄嘴丫子也没褪净啊！”

突然，营门“哐”的一声被推开，人们一回头，见曾晚妹满脸是泪，怒目圆睁地出现在门口，人们正愣着不知怎么回事的时候，气喘吁吁的谭绍光也跟了进来，他一个劲儿地给陈玉成打手势，陈玉成看到了却没理他，他冷静地直起腰，对曾晚妹笑笑，说：“把爷爷送走了？”

曾晚妹厉声说：“你出来！”然后自己快步走了出去，根本不等他。

小伙伴们叽叽喳喳议论开了：“怎么了？”“还从来没见过咱的假丫头发这么大脾气呢！”

“行了，都闭上嘴吧！”陈玉成看了大伙儿一眼，走了出去。

陈坤书说：“陈玉成怎么了？好像有什么短处被曾晚生抓在手里似的。”

他们当然不可能猜到在陈玉成和曾晚妹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连曾晚妹的性别也没弄清楚呢。

童子军的兵营离玄武湖不远，玄武湖也叫后湖，烟波浩荡，足足围了南京城半圈。

出了营门，曾晚妹就直奔玄武湖去了，走得飞快，也不回

头，仿佛她并不担心陈玉成不来。

陈玉成已经多少猜到了她发火的原因了，他心里没鬼，走起路来也很轻松，甚至嘴角挂着笑，这更让曾晚妹生气。

玄武湖畔几乎没有游人。接天莲叶盖住了大半湖面，红的、粉的、白的莲花开得好不热闹，风吹过来，荷花和花箭迎风点头，浪花打在莲蓬上，发出悦耳的声响。水珠亮晶晶地在荷叶上滚动，像无数珍珠闪光。

两个人都没有心思观赏风景，沿着湖畔走走停停，曾晚妹几次站住，陈玉成凑上去，她又往前走了，他们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走了好一阵。

在一处没人的乱石堆前，曾晚妹终于站住了，她说：“我今天才看透了你的黑心，从前我瞎了眼。”她倒是开门见山。

陈玉成坐在石头上，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他拾起一块扁平的小石块，在水里打出一串涟漪。他故意气她，说：“怎么了？已经好几天不跟我说话了，今儿个可是你找上门来的，是找我算账的吧？”

“对了，”曾晚妹说，“该算算总账了。”

陈玉成问：“不就是那个同心结的事吗？不值得生这么大的气呀！”

“你别装蒜！”曾晚妹说，“什么同心结？我早把那事忘了，千里迢迢，我也不相信你能再去找那个药铺千金！”

“既然这样，你还有什么气好生呢？”陈玉成就是不往仪美公主身上说。

曾晚妹也不揭破，她此时仍然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希望从谭绍光那里听来的只是道听途说。所以曾晚妹说：“你办的事情，自己还不知道吗？”

“你指的什么事情？”陈玉成装傻。

“缺德、没良心的事。”曾晚妹说。

陈玉成说：“我陈玉成走得正，行得正，从不做亏心事，问心无愧。”

“你还敢夸口？”曾晚妹说着又伤心地掉泪了，“你说，我对你怎么样？”

陈玉成说：“好啊。”

曾晚妹问：“我把心都交给你了，是不是？”

陈玉成说：“是呀！”

“那你为什么欺负我，干没良心的事？”曾晚妹问。

“什么事呀？”陈玉成仍在装傻。

“你不是当了驸马了吗？全天京城的人知道了，你还瞒我！有没有这事？”曾晚妹虽然一口气连珠炮一样把要说的话全发射出去，但她仍希望陈玉成矢口否认。

可她没想到，陈玉成是那样平静、那样不当回事地说：“有这回事。”

曾晚妹的心在往下沉，沉到了冰冷幽深、漆黑的玄武湖底，她几乎麻木了，半晌才说：“你答应了，是不是？”

“我不答应行吗？”陈玉成做出一副无奈的神情说，“你想想，天王要嫁女儿，能问问陈玉成同意不同意吗？那是天王的诏旨，谁敢抗命抗旨？”

这是曾晚妹也驳不倒的理，她的情绪一下子跌到了最低谷，只感到周身发冷，她像自语地说：“是呀，是呀，这是忘恩负义的最好借口，白瞎了几年来我对你的一片心……”

“我知道你的一片心又有什么用？”陈玉成说，“我敢向天王声称我有未婚妻吗？我敢说私订终身的人叫曾晚妹吗？”

“你不是男子汉！”曾晚妹说，“大不了是个死吗？你敢把我曾晚妹在天王面前供出去，我就有胆量陪你去死！你敢吗，陈玉成？”她的目光咄咄逼人。

陈玉成此前一番话等于把事情的最后结局向这位天真的烈女

摊了牌。直到此刻，他也面临着生与死的关口。

这时，曾晚妹站了起来，她除下红巾，掠了掠头发，凄然地笑了笑，说：“你去当你的驸马吧！一个男人，也许只能这样抉择，我不再让你烦心了，不再让你甩不掉了，我自己走开，谁让我自己没长眼睛呢。”

说到伤心处，曾晚妹泪如雨下。

陈玉成本想逗逗她，再把真实的想法告诉她，她越性急，越让她上点火、着点急。

可他没有往深处想。曾晚妹问他这几句话，满可以在大营任何一个角落里问，为什么带他到人迹罕至的玄武湖来？她已抱定了一死的决心。一旦陈玉成变了心，她就死给他看，一定要当着他的面结束自己的生命。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陈玉成不变心也得变心了，他又可以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王命难违。曾晚妹此时心里倒渐渐平静了，方才还在她心中强烈搏击的热情一下子冷却了、凝固了，她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归宿，她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她是在自己深深爱过的人的注视下走向坟墓的。

她不再犹豫，不再留恋，忽然转过身来，看了陈玉成一眼，凄然地说：“你不看我一眼了吗？”

一听这话凄绝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陈玉成意识到大事不好，大步扑过来，已经迟了，曾晚妹一纵身，跳进了波浪翻滚的玄武湖。

陈玉成大叫了一声：“晚妹！”也随着跳了下去，拼命钻向水底。

第 31 章

高山流水，知音安在？玄武湖一湖清波照我心。



头发湿淋淋的曾晚妹躺在洪宣娇家床上，让一个侍女寸步不离地喂汤喂水，实际是怕她再寻短见。

陈玉成总不能把她背回童子军兵营里去呀，思忖再三，只能来麻烦洪宣娇。洪宣娇问明了原委，打发陈玉成先走了，她答应替他开导曾晚妹。

曾晚妹不知昏昏沉沉地睡了多久，她发起了高烧，脸上像起了火烧云。洪宣娇给她找了几粒药丸让她吞服下去，打发走了侍女，就坐在床头陪她说话。

洪宣娇替她梳理着拖在枕畔的头发，说：“你真是个死心眼的傻丫头，怎么能寻短见呢？”

曾晚妹极度伤心地说：“他多余把我救上来，我迟早还会自杀的，我活在世上已经没什么意思了。”

“傻丫头，”洪宣娇说，“有陈玉成这样忠义的人守着你，你永远都不该想到死！你为了他，也不能死。”

曾晚妹流着泪说：“你别安慰我了，我已经不伤心了，都过去了，从前的曾晚妹已经死了，他陈玉成好与歹，都与我没有关系了。”

“你真浑，真可恨！”洪宣娇说，“直到现在你还把陈玉成看成薄情的人，你对不起他的一片心啊！”

“我对不起他？”曾晚妹以为她在安慰自己。

“天王是要招他为驸马，可你知道陈玉成是怎样回答的吗？为了你，为了你们两小无猜的那份情，他胆敢在天王面前拒绝了这门婚事！”

曾晚妹惊得眼珠定住半晌不转一下。她坐了起来，抓住洪宣娇的手说：“这是真的吗？”

“怎么不真！”洪宣娇说，“为此天王大怒，天王的女儿居然有人敢说不要，这还了得吗？”

善良的曾晚妹一下子转为替陈玉成担心了：“那玉成哥怎么办？他不是闯下大祸了吗？”

“是呀，这祸还不小呢。”洪宣娇说，“陈玉成找苏三娘去说，苏三娘让我出面跟天王谈，我好歹是他妹妹呀！”

曾晚妹满怀希冀地说：“你去说了吗？”

洪宣娇说：“我也碰了钉子。”

曾晚妹的情绪又一落千丈了：“这么说，无可挽回了？”但她已经不再恨陈玉成了。反而为自己的任性而内疚，反倒觉得对不起陈玉成了。

“就看玉成与仪美公主这一次谈得怎么样了。”洪宣娇说。

“你说什么？”曾晚妹好不奇怪，“你说玉成哥去和天长金谈？”

“是啊，”洪宣娇说，“仪美指名要与玉成谈谈，她说由她去

劝说天王收回成命，条件是她必须见陈玉成一面。”

曾晚妹摇头苦笑，她怎能相信这与虎谋皮的神话呢？她说：“鬼才相信公主能答应退婚。”她认为这是天长金的诡计。

“按常理，你说得对。”洪宣娇说，“可是仪美从小读书明理，她是个通达的人，也许……”

“别说了。”曾晚妹决然地掉过头去，方才心中升起的一线希望，顷刻间又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了。

她不再恨陈玉成了，反倒觉得他夹在中间好可怜，自己又帮不上他的忙，让他一个人经受着煎熬，而不懂事的我却又与他吵、与他闹，他内心不知怎么苦楚呢！

可你陈玉成也是怪，都到什么时候了，还不紧不慢地逗趣？为什么不竹筒子倒豆，把实情全告诉我？

转念一想，她又啐了自己一口。你那么不饶人，你容人家解释了吗？

现在怎么办？可以肯定，天长金用的是“人怕见面、树怕剥皮”的伎俩，两个人一见了面，郎才女貌，还能打散吗？

曾晚妹心底一阵酸楚，有如酸风刺目，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她意识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如果没有自己横在那里，陈玉成哪来的烦恼？

曾晚妹该知足了，有陈玉成对你这片心，你还求什么呢？你不是爱他吗？不是希望他好吗？那你就该为他考虑，不让他牵肠挂肚……

朦胧之间，玄武湖那白浪滔天的景象扑面而来，惊天动地的水声淹没了一切。曾晚妹的脸色越来越平静，西窗上的晚霞红彤彤一片，把她的脸也照得更红了。

二

陈玉成被苏三娘引入东朝房一间密室。关严了门，苏三娘悄悄嘱咐：“别超过一个时辰，等你们说完了话，我来接你。”她交代完就匆匆地出去了。

刚进密室，陈玉成感到光线很昏暗，适应了一会儿，他才看见有一个仪态端庄秀美一身宫装的少女背光坐在那里。陈玉成料定这一定是仪美公主了，忙说：“陈玉成请天长金安！”

“你坐吧，不要拘束。”仪美打量着这个英俊的少年。

陈玉成不敢看她，低声说：“陈玉成奉天长金之命来宫晋见，不知有何吩咐？”

仪美轻轻叹了口气，说：“不是我找你，应该是你求我，不是吗？”语气凄凉。

陈玉成说：“不敢。”又偷偷地看了她一眼。

“有什么不敢的？”仪美说，“天王赐婚，你都敢顶着不要，你的胆子不是很大吗？”她的话平静却隐含着埋怨和讥刺。

陈玉成一听口气不对，吓得马上站了起来。

“你坐下，”仪美莞尔一笑说，“你抬起头来看看我，你还从没见过我吧？”

陈玉成说：“在武昌时见过，离很远，天长金在打秋千。”话这么说了，还是忍不住瞥了一眼妍丽无比的仪美，他不敢多看了，心头突突直跳。

仪美说：“我不是嫁不出去的黄脸婆吧？”她说这话时心底涌起阵阵哀伤。

陈玉成诚惶诚恐地说：“天长金这样说，小的无地自容了。”他本想说公主很美，却又觉不妥。

“分明是我无地自容，你反倒说你自己。”仪美公主平静地

说，“我堂堂的天王之女，经父王指婚给你，你却一口拒绝，你说我是不是无地自容啊？”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陈玉成只得说：“公主容禀，小的能攀龙附凤，那不是祖宗有德吗？小的只是年龄小，不想成婚。”

“是吗？”仪美公主笑咪咪地说，“若是这样，很简单，晚几年成亲就是了，可先定下。”她明知陈玉成是玩弄托词。

陈玉成方知仪美公主的厉害，心里不禁暗暗叫苦，他只得再搬出自己也知道不值一驳的理由：“更主要的是太平天国有个规矩，丞相以下不能成亲，不许夫妻同住，陈玉成怎能冒天下之大不韪？”

仪美公主慢条斯理地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天王是一国之主，人人都得按天王旨意办事，只要天王让你办的，还会有人出来指责吗？”

陈玉成哑口无言，恨不能有地缝钻进去。他现在更摸不准仪美公主到底何意了。

仪美公主仍不肯罢休，她说：“现在可是该你无地自容了，你不是个愚笨之人，你编出这么两款来骗人，连我都骗不过去，你能骗得过天王吗？论罪过，说你是欺君之罪，一点不为过。”

陈玉成不想再软下去了，他直起了腰，说：“小的以为，君可使臣，但君不能强臣之所难。”

“唔，这几句话有点像陈玉成了。”仪美公主像裁判员一样，她说，“我更喜欢现在的陈玉成。咱们别绕弯子了，我姑姑想必已经同你说过了，我想见见你，也想帮帮你，成全你。可是有一宗，你必须说实话。你也能明白，在我面前说假话是蒙蔽不了人的，不说实话，我不可能帮你。”

陈玉成沉默了，他无法向公主讲明实情。那他才是坦白了欺君之罪，更要命的是要把曾晚妹牵连进来，她会跟着送命。陈玉成岂能如此愚蠢？

仪美公主起身给他续了茶，平静而极有耐心地望着他，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犀利地盯着他的脸。

陈玉成不想说谎，他说：“我……是有隐情，可我不能说。”

“你不说我也能猜到。”仪美公主说，“人世间能让你抗君命的力量是什么？只有男女情爱。我知道，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窈窕淑女，为了男女情爱，可以捐弃生命，那当然什么都不在话下了。”

这一席话令陈玉成大为震惊，不由得对仪美公主肃然起敬，仪美公主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了。她反而敬重他了，她猜对了！

她说：“我说对了，你也不用承认，我明白你也不敢承认，那你就犯了天条，你就没命了。”她的宽容感动了陈玉成。

陈玉成老实地说：“我死了不要紧，我不能连累了那个可怜的女孩子。为了招驸马的事，消息一传出去，她就寻短见了，幸而救得及时。天长金啊，如果我当驸马，就必须害死一条无辜的生命，你说我应当怎么办？”他表达得情恳意切，声音也呜咽起来。

仪美公主似乎经历了一阵思索和内心的斗争，她终于说：“陈玉成，我成全你。我去对天王说，让他收回成命。”

陈玉成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他好像看出天长金也很痛苦。

“你下去吧。”仪美公主的话里充满了苍凉意味。

陈玉成忽然觉得面前这位温文尔雅、仪态大方的公主也很令他同情，他愣了半天，嗫嚅地说：“那公主你……怎么办呢？”

“我嘛，”仪美公主一阵心酸，心里却也感激陈玉成毕竟也能体谅她的心。她说：“一个别人不要的女人，还有什么好结局呢？”她真想哭。

陈玉成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叫了一声：“天长金！”他有点惶惶不安了。

他看见仪美公主眼中有泪，她站了起来，急匆匆地从后门出去了，她的最后一句话是：“保重，为天王尽忠吧。”

仪美公主再待下去非泪出痛肠大哭起来不可，她急急忙忙地避他而去，是躲避心灵的撞击。她心里埋怨自己，为什么要见他？这不是作茧自缚吗？不见他，他只不过是一团美好却又模糊的影子，见了他，模糊的影子变得实在了，反倒令她割舍不下了。她也责难自己没出息，怎么对陈玉成有这样特别的感情？可她又无法自制，忍不住对陈玉成的人品赞叹不已。自己得不到他，还要心甘情愿地替别人作嫁，这是怎样一种痛苦啊！陈玉成啊陈玉成，你可曾知道？

三

陈玉成的心情也很不平静，直到看见洪宣娇的宅第琉璃瓦屋顶了，他才从同情、怜悯仪美公主的情绪中挣脱出来，这里还有一个曾晚妹需要安慰呢。这已经是傍晚时分，门口的玻璃灯已经点燃了，江元拔笔挺地站在门口。

陈玉成问：“宣娇姐姐在吗？”

江元拔说：“去女营了。对了，曾晚妹刚刚出去，她让我把这个给你。”说着江元拔拿出一个信封交给他。

陈玉成打开信一看，立刻慌了：“晚妹上哪去了，知道吗？”

江元拔说：“她没说。怎么了？”

陈玉成顿足说：“这是她留下的一封遗书！”

江元拔说：“那上哪找去呀？天京城这么大，还不像大海捞针一样？”

陈玉成想了想，对江元拔说：“借我一匹好马，行吗？”

江元拔二话没说，到后院马厩里牵出一匹菊花青马来。陈玉成不等江元拔将马鞍子拿来，跨上光背马一阵风驰出了院子。陈

玉成几乎没有细想，就打马直奔玄武湖畔去了。

陈玉成没有猜错，曾晚妹果然在玄武湖畔。她已换上了女儿装，打扮得比任何时候都漂亮，只是脸上的忧戚和绝望与装束形成强烈的反差，黄昏时的湖上风高浪大，湖面如同卷起千堆雪，莲花也在风浪中飘摇，好像随时能摇成碎片。

陈玉成骑着快马驰来了，他远远地看见了曾晚妹的身影。

马蹄声惊动了曾晚妹，她看见了向她驰近的陈玉成，她回过头去，流着泪说：“你别过来，你过来我马上就跳。”

在相距百步的地方，陈玉成下马，僵在那里，不敢向前迈步，他说：“晚妹，你不能啊，我告诉你——”

曾晚妹不听，她说：“玉成哥，你是有情有义的人，晚妹错怪了你。为了不连累你，晚妹只有以死相报了，你拦我也没用，你不能时时刻刻看着我呀！”

陈玉成大声地说：“可是，我告诉你，仪美公主已经答应我，她去求天王，她说她决心成全我们……”

曾晚妹说：“我不信。你是用这个办法来不让我死。玉成哥，因为有我活着，让你左右为难，让你违抗君命，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晚妹不忍心啊！”

陈玉成跺脚说：“你这人怎么不信呢？仪美公主真的答应了，你若不信，你可以去问，如果没有这回事，你再死也不迟呀！”

曾晚妹有些相信了，在她迟疑的时候，陈玉成已经逐渐接近了她，直到猛扑过去，把她抱在怀中。

曾晚妹大哭，陈玉成也落泪了。

曾晚妹问：“玉成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陈玉成替她擦着泪说：“我也不知道，都是你对我太好了，要死要活的。”

曾晚妹带着泪笑了，她问：“仪美公主为什么会这样通情达理？”

“不知道，”陈玉成说，“可能因为我说了实话。”其实他知道仪美的宽容也是因为爱他，可他绝对不敢再刺激曾晚妹了。

“你把我说出去了？”曾晚妹说，“万一她用的是计策，上天王那告发呢？”

“人家并没有问你的名字。”陈玉成说。

曾晚妹叹了一口气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她现在对天长金仪美肃然起敬了。

陈玉成说：“你答应我一件事，行吗？”

曾晚妹问：“什么事？”

陈玉成说：“你不能动不动就想死，你的命那么不值钱吗？”

曾晚妹在他怀里幸福地笑了：“我呀，我能为你去死，也就觉得心甘情愿，真的。”

“你今后不能再这么傻了。”陈玉成说，“你光想到你一时痛快，一了百了，你没想想，你死了，我该怎么办？”

曾晚妹说：“你正好去当驸马呀！”

“你还这么调皮！”陈玉成说，“叫你坏！”他伸手去抓她的胳肢窝，抓得曾晚妹在他怀中打滚，笑得喘不过气来。

忽然，他的手僵住了，他无意间触到了曾晚妹的乳房，坚挺而又富有弹性，这一瞬间，他感到手麻酥酥的，这种麻的感觉一直从胳膊传递到全身，他好半天没有松开手。

曾晚妹打了他的手一下，说：“你真坏，还不拿开。”

陈玉成不得不把手拿开，却是一副怏怏的样子。

曾晚妹却又于心不忍了，她抓住陈玉成的手，说：“你闭上眼睛。”

陈玉成用力紧闭双眼。

曾晚妹悄然解开了衣襟，让少女的乳房半袒半露，抓着陈玉成的手，轻轻地盖在乳房上。

陈玉成这一刹那间心血沸腾了，他双手用力揉搓着曾晚妹的

乳房，嘴也凑了上去，曾晚妹看他手忙脚乱的样子，格格地笑了，说：“看你，早晚是你的，抢什么？”

陈玉成抬起头来嘿嘿地望着她乐。

夜幕铅灰色的轻纱徐徐地从玄武湖彼岸沉落下去，把紫色的暮霭也挡在了夜幕后头。天地间奇静，只有湖水有节奏地拍打着石岸，像是情人在絮絮低语，这一瞬间，曾晚妹和陈玉成忘记了世间的一切，只有两个人是惟一的存在。

四

后林苑仪美公主寝宫后头的一片湘妃竹在微风中摇曳，竹叶发出飒飒的声响。黄琉璃瓦的殿顶掩映在清幽之中。

斜月东升，在一片湘妃竹的梢头间徘徊，仪美公主的绿纱窗开着，一阵阵古筝的旋律令人荡气回肠。

洪秀全和程岭南带着宫女从竹林小径漫步过来，听见琴声，程岭南说：“是天长金在弹筝吗？真好听。”

洪秀全说：“这琴音中潜藏着一股幽怨、凄凉的味道，不是好事。”

程岭南说：“我怎么听不出来？是不是天长金为婚事苦恼？她想必已知道了陈玉成拒婚的事。”

洪秀全道：“陈玉成他敢吗？朕已找了他的叔叔陈承谔，朕不轻言，言则必果。”

他们已来到仪美的窗下，举目可见仪美临窗抚琴的身影。

洪秀全对程岭南说：“你先回去吧，让他们把沐浴的水烧热，我到仪美那里坐坐就来。”

程岭南带宫女们转过房角走了。

一见天王驾到，仪美寝宫各门的帘子纷纷打起来。

当宫女大声报“天王驾到”时，仪美仍自沉浸在琴韵中，根

本没听见。天王向宫女摆摆手，自己轻轻地来到女儿身后，仪美在弹高音，双手大幅度地拨动着，身子一俯一仰，十分陶醉、投入。突然一根商弦崩断，琴声戛然而止，她一愣，同时发现了洪秀全，忙起立：“父王什么时候来的，也没人报一声。”

洪秀全说：“宫女喊了，你太专心致志，没听见。”

仪美用手拎起断弦说：“这大概不是好兆。”

洪秀全说：“曲高和寡，音高易折，这里没有什么玄机，朕弹琴时常断弦，你看朕做事不是一帆风顺吗？”

宫女端上茶来。洪秀全问：“仪美，你好像心上有事，是不是？”

仪美道：“没什么事。现在太优裕了，我倒想起广东花县老家的田园生活来，那时吃过晚饭，一家人坐在院前大榕树下，听爷爷讲南朝北国，您把我抱在怀里，给我驱赶蚊子……我特别怀念那种日子。”

洪秀全笑了：“你这是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啊！有多少人羡慕你，对他们来说，永远是可望不可即的。”

仪美笑笑。其实她说的是真实感受。

洪秀全问：“你是不是因为陈玉成的事烦恼啊？”

仪美说：“是啊，孩儿正想为此事向父王陈说女儿的心思。”

洪秀全的手向下一压说：“不必担心，朕之意志岂可动摇？那陈玉成文武兼备，后生可畏，朕看不错的。况且，一箭双雕，陈玉成成了朕的驸马，他的叔叔陈承瑢就不会再是杨秀清铁幕中人物了。”

“孩儿的婚事怎么又扯到东王府去了？”仪美显然不满地说。

洪秀全道：“朕要江山不易，必须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在暗中布下千条万条线，让每一条线都拴在朕的手上，我提一提，它动一动。”他活动着右手五个指头说。他的动作像木偶艺人在提线。

“这不成了牵线木偶了吗？”仪美也突然想到了木偶戏。

洪秀全为女儿的聪明颖悟而开怀大笑。

令洪秀全大感意外的是仪美竟然说：“父王，女儿不愿和陈玉成成婚。”

洪秀全的思路仍停留在固有的坐标上，他说：“你放心，别看陈玉成说几句抗旨的话，最终会服服帖帖、高高兴兴的。”

“女儿不是这个意思。”仪美说，“女儿昨天找人算了一卦，卦上说我与陈玉成犯克，即使勉强成婚，也是不能白头偕老的。”

洪秀全却哈哈大笑，说：“朕并不信这些邪门歪道。”

仪美说：“倘父王执意要我嫁陈玉成，我就出家，削发为尼。”

洪秀全吓了一跳，这可是最大的反叛了，创建拜上帝教的天王的女儿却要去信邪教，这怎么得了？他不认识似的看着女儿，问：“这是为何？这是为何呀？”

仪美说：“我不喜欢他。天晚了，我要睡了，父王请去安歇吧。”她竟自往卧房走去。洪秀全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仪美的态度表明了，她不想解释，因为也解释不清，“不喜欢他”足够了。

女尚书司琴匆匆走来，说：“禀天王，东王来了，在真神殿，天父附体临凡了，让陛下去接旨。”

洪秀全的脸色立时变得十分难看，他气冲冲地说：“你去说，朕头疼，睡下了。”

司琴道：“那怕不行。”是呀，每次天父下凡，天王都是跪下接旨，天朝上下无人不知，也正因为如此，天父之命才更令四方畏服，倘天王今天不去接旨，那会闹出乱子来的，日后怎么办？

洪秀全悻悻地说：“走吧。”

五

天神殿早已聚了不少官员。

杨秀清已经抖成了一团，杨云娇在殿前大铜鼎中焚起香来，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不知什么时候都来了，一齐跪在大殿里。

一见洪秀全进殿，杨云娇立即高呼：“天父临凡，洪秀全小子接旨！”天父好像是专门等洪秀全似的。

洪秀全趋步上前，在百官前面跪下。

只听杨秀清闭着眼一阵念念有词后说：“秀全小子，尔奠都天京，宜使民众安居乐业，朕让尔颁行《天朝田亩制度》，为何拖至今天尚不颁行啊？”

洪秀全的脸色好了一些，幸好没有让他难堪的话。他俯在地上答道：“小子已令秀清弟近日即颁行天下，谢谢天父垂问，小子一定让民众安居乐业。”

那杨秀清又抖动着双肩说：“秀全小子，尔欲嫁公主耶？”

洪秀全忙答：“是。”心里不免纳闷，怎么又扯到嫁女的小事上来了？天父精力未免过于充沛。

杨秀清道：“此女不能嫁武将，只能嫁文臣，天机不可预泄，尔要牢记。”

洪秀全点头唯唯：“小子谨记。”

杨秀清又最后抖了抖，说：“朕归天矣，汝等好自为之。”

不一会儿，杨秀清回复了正常，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急忙趋下金殿，扶起洪秀全，让到金殿上，自己站在丹墀下：“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直起腰以后，垂首问道：“不知天父临凡有何谕告？”神人相接之后他仿佛什么都不知道。

洪秀全看惯了这把戏，戏还得演下去，便忍着气说：“让我们把《天朝田亩制度》尽快颁行天下。”

杨秀清说：“臣弟两天内即可办妥。”

洪秀全又说：“还有一家务小事，不让朕将小女仪美嫁于陈玉成，让嫁文官。”

杨秀清问：“这是为何？”

洪秀全答：“天父没有说原因。”

杨秀清说：“那就不嫁吧。”

洪秀全却闷闷不乐的样子，石达开、韦昌辉早溜出去了。

荣光门外，在牌刀手没有牵来坐骑前，韦昌辉、石达开并肩走着。韦昌辉问：“达开弟明天要去安庆吗？”

石达开说：“东王委我去西边督师，天京防务都靠北王兄了。”

韦昌辉说了句“放心”。用手指着从王宫里也可看见的守望楼给他看。这些守望楼遍布京城，一直连接天京十三座城门外的兵营，外面一有敌情，摇旗即可，城里有两万精兵，也足够应付的。

石达开说：“天父近来不怎么下凡了，今天下凡为何？”

韦昌辉四下看看，说：“不像有什么大事。上次下凡骂了一通赖娘娘，说她不管后宫。今天呢，《天朝田亩制度》马上要刊印了，天父不会为这个操心呀！”

石达开道：“那仪美公主嫁不嫁陈玉成之事，更是鸡毛蒜皮小事了，天父岂不是太累了吗？”

韦昌辉神秘地笑笑，说：“这恐怕是为陈承瑆而起。”

石达开问：“此话怎讲？”

韦昌辉说：“天、地、春、夏、秋、冬二十四个丞相，陈承瑆是首揆，又在东王府办公，他手上的权力炙手可热。天王有没有借招陈玉成为驸马，将陈承瑆笼络到天王手中之意呀？”

石达开恍然道：“这样说来，天父下凡是不让陈承瑆离开东王麾下？”

两个人都会心地笑起来。

韦昌辉说：“你马上出去督师了，一条肠子，我可受罪了。”

“你坐守天京，大权在握，”石达开故意说得轻松，“又不受鞍马劳顿之苦，你有什么罪可受呀？”

韦昌辉说：“我弄不好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石达开仍然以戏谑之语对之：“这么热的暑天，真待在风箱里两头受凉气，那是多大的福分啊！我太羡慕了！”

“你说风凉话，”韦昌辉说，“我去见天王、东王，咱们换换，我去督师，你镇守天京。”

石达开已走到大门外，汪海洋已经牵来了坐骑，他一边上马一边说：“能者多劳，我没你那样运筹帷幄的本事呀！”

韦昌辉也从牌刀手手中接过马缰绳，跨上马背说：“明天不送了，一帆风顺。”

两人在马上拱手而别。

韦昌辉又凑过来，神秘地说：“我最怕的是天父下凡，一听杨云娇喊，我的腿就打哆嗦。”

石达开圆滑地一笑，怎么理解这笑意都行。

第 32 章

这张看不见的网是本来存在，还是人为编织的呢？

—

天王洪秀全的寝宫里静悄悄的，只有一架洋人朋友送的西洋自鸣钟在嘀嘀嗒嗒地响着。

他让宫女把明烛熄了一半，宫里的黄色饰物与烛光交相辉映，像是流荡着金色的瀑布，他特别喜欢这种略显昏暗的迷离调子。

洪秀全在欣赏他的“江山一览图”，这名字是他自己起的，可这图却是除了他自己不给任何人看的。

这张挂在寝殿屏风后的图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名，但与咸丰皇帝的贤良榜又不相同。从东王杨秀清以下，韦昌辉、石达开等大小官员应有尽有，每个名字都用直线连在别的名字间，纵横交错，看上去很乱。此时他正在陈承瑔的名字下画了一条粗杠。

程岭南起来，洪秀全连忙想把挂图卷起，程岭南已经看见

了，说：“哟，陛下怎么还画了个升官图啊？”她也是第一次看到。

洪秀全不好再收起来，就让她看，他说：“天朝大小官员都在上面了，朕可以随时记得哪个好、哪个劣。”

程岭南问：“那，陛下画这么多横七竖八的线干什么呀？”

洪秀全矜持地笑笑说：“谁是谁的人，谁是谁的亲戚，朕都用线标出来了，用人不就有个准谱了吗？该调开的调开，该拆散的拆散，最怕的结成朋党，朕不能不防啊！”

程岭南说：“天王真是太操心了。”

女尚书司琴站在门外说：“禀天王，东王府来送奏折了，都是急的，请天王批答旨准。”

洪秀全卷起那张图，藏在壁橱里，一边向外走一边说：“到真神殿去吧。”

司琴答应一声。

真神殿外面，侯谦芳已经等候多时了。

东王府的二尚书侯谦芳跪在丹墀下三呼万岁毕，呈上奏折。司琴用铺着黄缎的金盘接过，送到洪秀全龙案前，洪秀全展开一个奏折看。这是请旨颁行《天朝田亩制度》的奏折。

洪秀全看过，还有些不尽人意处，他对侯谦芳说，太平天国要实行的就是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让天国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里说田分五等。洪秀全以为五等不足以把田的好坏分得细，田有厚薄，地力有大小，有水田、旱田，有山田、平畴田，有三季田、两季田、一季田，五等怎么可行？所以他要侯谦芳回去再让东王改改，要分九等，不管什么地，按两季或年产量分成上上田、上下田、中上田、中下田等等，以此类推。

侯谦芳说：“是，陛下。”

洪秀全又说：“在农村实行军制，这要好好筹划一下，你回

去对东王说，既然天父有旨，要尽快弄好，公布出去。”

侯谦芳又说：“遵旨。”

再翻下面的几个奏折，见其中一个夹着一张字条。洪秀全不由得看了看侯谦芳，侯谦芳向天王递了个会心的眼神。

洪秀全这才打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程妃昨去东王府，在密室相见，似有狎褻之情。

洪秀全冲侯谦芳点了点头，将纸条团了攥在手心，又批了几个折子，说：“这些都按东王说的办吧。”一一写了“旨准”字样。

“遵旨！”侯谦芳又从司琴手中的金盘里接过批过的折子，跪安后退出。

二

骁勇善战的北伐军在 1853 年 6 月 12 日，在林凤祥、李开芳率领下，在升家楼击败了河南巡抚派来的副将普常阿，次日又与巡抚陆应穀亲带的三千兵马交锋，杀死清兵四百余人，陆应穀狼狽地带残兵溃入柘城。

6 月 13 日，太平军开始猛攻河南重镇归德府。

林凤祥骑在马上在南门外观战。昨天晚上他已派汪一中带人混进了归德城，已与城内的捻军内应接上了头。

果然，大炮还没有轰开城门，城门已经洞开，汪一中把太平天国的大旗插上了南门城楼。

北伐军欢呼着拥入归德。

当林凤祥、李开芳并马入城时，朱锡锬、汪一中带人捆绑着几十个丢了顶戴、烂了朝服的清朝文武官员过来。

汪一中一一指着告诉两位丞相，那个吊眼梢子的武将就是守归德城的参将范正伦，后面的矮胖子是商丘知县钱文伟。汪一

中说，可惜一不留神让前任知县宋锡庆跑了。并请示两位丞相，怎么处置？

林凤祥说：“斩首示众，兵勇放掉。”

朱锡锬说：“是！”一挥手，让部下将人犯推走，他说：“这一仗值得，我们得了两万斤炸药，三十多门铁炮。”

林凤祥说：“那比斩几个参将、知县有用处。”

朱锡锬问：“我们在归德不会久住吧？”

李开芳说：“马不停蹄过黄河，向山东进发。”

林凤祥说：“你带先锋军赶到刘家口去找船。我们如果能从这里过黄河，最好，清妖山东防务空虚，京畿一带兵力有限，这是直扑北京最近的一条路。”

李开芳说：“叫吉文元暂留守归德，等待后军到达。”

打下归德后，除了河南捻军外，一些河工也纷纷来投太平军，军声大振。

就在太平军向开封挺进时，陆应穀已回不了开封省城，他带兵想绕道陈州、许昌回防。这时的开封守将是代理河南布政使沈兆云和河南按察使林扬祖，还有道员张昀，他们兵不多，便在开封城外拆民房、挖壕堑对抗太平军。

这天夜里，太平军刚抵开封城外，忽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大风把大树连根拔起，帐篷也吹上了天，护城河水陡涨，太平军个个淋得透湿，无处栖身，慌乱中奔向高岗去躲水，这一来，从归德得到的火药全泡湿了。清兵趁机缢城而下，太平军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清兵赶出开封城东太平岗驻地。

林凤祥的北伐军已在此扎营，两人在营前计议。李开芳说：“没想到刘家口没有渡船。”这是探马刚来报告的。

林凤祥说：“河南巡抚陆应穀事先想到我们要抢渡黄河，派人把渡船、民船全烧了。”

李开芳说：“这陆应穀被打得落花流水，他现在都回不了开

封了。”

吉文元走过来问：“什么时候打开封？”

林凤祥说：“打不打下开封并不是主要的，寻找渡船过河是最急切的。”

吉文元说：“近日连降大雨，火药都湿了。我去看了一下，开封城外的民房都被清妖焚毁了，没有了村庄掩护，我们穴地攻城也不容易。”

林凤祥说：“好在这里的百姓和捻军踊跃加入太平军，我们北伐之师越来越壮大。”

吉文元说：“我们得到的骡马足可以让全军变为骑兵。”

林凤祥说：“如攻不下开封，就向西走，向朱仙镇靠拢，朱锡锃在那里等我们呢。”

李开芳说：“如果大军去朱仙镇，就只能在汜水口渡黄河，我们必须连续扫清障碍，要打下中牟县、郑州和荥阳才行。”

林凤祥说：“就这么办。听朱锡锃说，在巩县洛河口岸，停有清妖运煤粮的大船二十几艘，我们要夺到手中，就万无一失了。”

吉文元说：“我安排先遣队去夺船。”

但是有无把握渡过黄河，还是个未知数。从开封出发西上时，林凤祥先后派两个信使回天京去报告军情，同时希望杨秀清能派援军北上，林凤祥、李开芳意识到单兵北进，困难一天比一天大了。

当然，林凤祥并不知道天京暂时无法抽出机动兵力来，向荣、邓绍良在加紧进攻天京，琦善依托江北大营，与陈金绶、雷以诚联手猛攻扬州。特别是西征军因为要在江西、安徽两省同时作战，就更需要相当的兵力，此时太平军西征军合围南昌，正经历着历时 93 天的南昌大会战，比围了 81 天的长沙之战尤为旷日持久，尤为壮烈。

三

曾天养老将是太平军攻打南昌的主将。而主持守南昌的重任当然落在小个子巡抚张芾肩上，他靠的是陈孚恩的练勇。陈孚恩当过朝廷的兵部尚书，他受命办团练是第一个，比曾国藩要早。

最能让张芾宽心的是江忠源在此，这是一员可以与太平军对战的悍将。他一到南昌，立即提出借鉴守桂林、长沙的经验，先将城外民房尽行焚毁，以免为太平军所利用。

曾天养采用的攻城战术基本是炮击、穴地攻城，他特别看重的要害是章江门，便特地在章江门外文孝庙建立了据点，穴墙为孔三级，环列枪炮，日夜轰击，章江门的守城清兵都不敢上城了。

滕王阁外的赣江上也用战船构成了水上联营。

这天，曾天养来水军巡视，他来到一个小艇上，问艇上的管长：“你这艇上几个人？”

管长说：“回老将军，打安庆时战死一人，伤一人，现在还有圣兵四个，牌尾兵三个。”牌尾兵是舵手、水手。

曾天养校正了一下船前炮，说：“200 斤的炮太小了。”

管长说：“江水一溅上来，最怕火药湿，炮就打不响了，小的想了个法子，用铁桶装火药，桶口用石蜡封严。”他搬出了一桶火药让曾天养看。曾天养说：“这个法子好，可告诉唐正财，水师多找这样的桶。”

他又问几个圣兵：“你们吃得饱吗？”

一个圣兵说：“半饱。”

“那不行，”曾天养说，“要打南昌了，要吃得饱饱的，回头去查一下军粮供应，有敢克扣军粮者，立即斩首。”

随行军官答：“我马上去查。”

江西抚署里一片紧张气氛，不仅仅是存粮告急，张芾最担忧的是守不住。于，他连日召集大员们计议对策。他那矮小的身子在宽大的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显得很滑稽。

办团练的前刑部尚书陈孚恩说：“幸亏我们事先将南昌城外民房尽行拆毁，长毛想依托作为栖息和挖地道掩体的可能性没有了。”

已实授湖北按察使的江忠源说：“我已将兵力集中在七个城门。不过，我们的力量仍比较单弱，应火速求援。”

张芾说：“援军正陆续到来，远水暂不能解近渴，请各位务必尽力，南昌能否守住，全靠两位了，我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江忠源鄙夷地看了一眼矮小的张芾，站起身来说：“长毛围长沙，用穴地攻城法没能奏效，可攻武昌、南京时成功了，我已想出对策，我江忠源会让长毛照例进不来南昌。”

张芾拱手说：“有江廉访在，我就放心了。”

在议论围南昌的太平军主帅时，江忠源认为不可怕。真正的统帅是赖汉英，他已访查明白，原来是国医，是洪秀全的内弟，对打仗并不内行。主将曾天养倒是令江忠源畏惧三分的，他不止一次与他交过锋。不过他认为曾天养勇有余而谋不足，只要大家协力同心，守住南昌是不成问题的。

听他这么一说，张芾心里有了点儿底，他不求有功，能保住南昌省城，他的顶戴就不会被夺去，花翎也不会被拔去。

太平军方面，赖汉英确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作为南昌大战的最高统帅，他感到吃力，远比他为人诊脉开药方要难以胜任了，好在他为人谦和，并不自专。

这天，他与曾天养一起分析敌情，清妖在南昌城里有一万多人，援军来了七千多，和我们的兵力不相上下。

曾天养说：“我们采用穴地攻城法，有一定障碍，清妖把城外民房拆了、烧了，我们没有了掩护，又和长沙时一样。我看攻

南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的军粮不够，应派兵去筹粮。”曾天养做好了长期围困的打算。

赖汉英问：“你看派谁去？”

曾天养说：“让石祥祯去吧，可往丰城、瑞州、饶州、东平一带去筹粮。”

赖汉英点点头，又说：“先攻德胜门，让水师干，他们离得近。”

曾天养说：“好，文孝庙我们的大营要多加防守，让林启蓉注意。”

赖汉英说：“我知道了。”他站起身拍了拍曾天养的肩说，“请曾老将军多费心劳神，我对打仗，心中无数。”

曾天养爽朗地笑了，说：“难得有你这么坦诚的人。有的人一肚子狗屎，却要装成韩信再世的样子。你放心，你坐镇就行，冲锋陷阵有我呢。”

德胜门外的大战开始了。

夜色漆黑，南昌城上仅亮着几盏灯，阴森而恐怖。

水师在向南昌城开炮，敌兵纷纷躲起来。

在炮声掩护下，士兵紧张挖穴道。

南昌城上也加强了巡防。

一队清兵簇拥着张芾、侯补知府林懋勋等人在城上巡查，两个戈什哈提着灯笼在前面引路。

张芾忽见城里面城墙角有人在挑灯挖什么，他一惊，叫起来：“不好了，长毛挖地道挖进来了。”

林懋勋说：“不是，抚台大人，这是城里，长毛怎么会从城里往外挖呢？”

戈什哈说：“那是江廉访在挖瓮道。”

惊魂甫定的张芾沿着炮台台阶下去，说：“什么叫瓮道？”

他下到城墙根，只见几个士兵正在城墙底下挖深坑，有几个

坑已经挖好了，士兵正在江忠源的指挥下，把一口大瓮缸下到深坑中去。

张芾问江忠源：“江廉访，此是何意呀？”

江忠源举着灯笼照着埋入地下的大缸说：“这是在下想出来的主意，专门破查长毛地道的，我起名叫瓮听法。”原来，他想的办法很奇特，在每一口大缸里坐一个士兵，当城外有掘土声时，瓮中听得特别响亮，即可从有响声的地方挖下去，或用铁球击打，或用滚开的稀桐油灌下去，十拿九准。他回手指了指身后的几口大锅里，果然正熬着桐油，直冒泡。

张芾半信半疑，忽然不远处有一瓮中的清兵站了起来高叫：“底下有声，挖过来了！”

张芾、江忠源等人立刻拥过去。江忠源示意清兵爬上来，他亲自下去，蹲坐在缸中仔细听了听，果然底下有空声空气的动静。江忠源上来，令士兵：“把缸提上来。”

士兵上去提起大缸，这回，刨土声已清晰可闻。他派几个人用大镐用力刨了几下，呼隆一声，果真塌下一个大洞，刨土声立刻消失了。

江忠源示意士兵抬来了滚烫的桐油锅，猛然向洞口浇下去，只听洞底下“啊呀”一声惨叫，随即静寂下来。

接着，江忠源指挥士兵穿梭一样担水，向地道里灌水。

张芾佩服地说：“江公乃神人也。”

德胜门外太平军隧道入口正在救人。

几个水师圣兵浑身是桐油，已被灼伤，又全身湿透了，十分狼狈地爬了出来，地道里水汨汨流出。

唐正财见了，气得大叫：“开炮，打他个龟孙子。”

船上的铁炮向城上射击。不管怎样，这一次穴地攻城又叫江忠源破了。张芾的胆子也壮了，提议去巡城。南昌城墙上灯笼的红光摇摇晃晃，提灯的士兵走在前面。张芾和江忠源、林懋勋等

人在城垣上走着，张芾说：“江公此法，顶得住一万雄兵啊！”

江忠源道：“吃一堑长一智，长毛不好对付啊！”

忽然一发重炮弹在他们面前开花，提灯笼的戈什哈被炸飞起来又血肉模糊地倒下去，血溅满了张芾的二品补服，张芾吓得坐了下去，他看见身上的血，神经质地大叫：“来人啊，我受伤了！”接着就翻了白眼。

林懋勋的腿被炸断，鲜血直流，也哎呀呀地乱叫。

江忠源扶起张芾，这看看，那按按，并无伤处，就说：“抚台大人，你没有伤，这是溅上的血。”

可张芾已经神经错乱了，他目光呆滞，口中淌出涎水，不断地重复一句话：“来呀，皇上别杀臣，臣不是不忠啊，皇上……”

江忠源不屑地摇摇头，对几个戈什哈说：“把他背回去吧，这是一位吓疯了的大员。”

四

镇江罗大纲防地暂时没有南昌那么紧张。

陈宗扬带李世贤、谭绍光等人来到中军帐向罗大纲禀报，向荣看到江西战事紧张，已遵咸丰的急令，从镇江邓绍良的大营里抽走了2 000人去援赣，他们分析，南昌快让赖汉英、曾天养攻下来了。

罗大纲认为时机很好，这几天，邓绍良纵容部下强占民宅为兵营，引起民怨沸腾，被官兵逼得无家可归的民众纷纷来投罗大纲的太平军，罗大纲组织了一次一举两得的进攻，既声援了江西，也巩固了镇江一线。

1853年7月18日夜里，罗大纲令陈宗扬在北固山切断清兵的后路，自带精壮之师从镇江城垣开了个暗门潜出城外，直捣邓绍良大营，火箭、火罐等火器一齐抛放，把邓绍良大营烧成了一

片火海，邓绍良溃不成军，带残兵败走丹阳。三天后，罗大纲率谭绍光、李世贤两支兵攻占丹徒，镇江的被动战局终于扭转。

向荣恨邓绍良无能，上了个折子严参，邓绍良落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把他调回了江南大营本部，任用和春到马陵、辛丰一线驻扎，对付镇江的太平军。

相比之下，天京的局势要平稳得多，是时上海刘丽川率小刀会起义，对太平军是个有力的侧援，向荣因为上海一带的饷源成了问题，只得又从江南大营分兵去援救上海。向荣实在心力交瘁了，他脚上长了个疔，久治不愈，整天拄个木拐在营中走来走去，自己不能上阵杀敌，说话就嘴短，江南大营谁也管不了谁，部下杀人越货、私置外室，抽大烟，设赌局，一塌糊涂，种种丑闻远播千里，为了敷衍皇上，向荣不得不谎报战功，后来叫咸丰识破了，下上谕切责，说他“从未见一真实胜仗，近来所奏事事敷衍”，生气归生气，咸丰也无计可施。

这时天京、镇江、扬州各战场的主动权操在杨秀清手中，天京纵然不是固若金汤，也暂时不会受到威胁，他主要分出精力顾及江西和北伐战事。

杨秀清听说林凤祥、李开芳的北伐军在汜水渡黄河时，因船少人多，有一千多士兵没能及时过渡，清妖马队追击而至，杨秀清担心这一部恐被敌人包围吃掉。

陈承谔问是哪一部分，韦昌辉说是春官丞相吉文元所部。

韦昌辉是直接向北伐军联系的。

韦昌辉报告说，林凤祥在朱仙镇时，曾派两个信使回来，一个叫清妖抓住，另一个下落不明。昨天第二批信使回来，才知道。此时林凤祥、李开芳已进入怀庆。怀庆是黄河以北的重镇，有沁河、丹河经这里入黄河，林凤祥想攻下来，可是怀庆知府余炳焘很奸诈，他把狱中囚犯都放出来了，其中有一个挖过煤，这家伙每天早上到城外去看草地，只要草叶上没有露水，就判明底

下有地道，一目了然，林凤祥他们挖的地道都叫他破坏了，攻城失利。他们觉得势孤力单，为了保卫京畿，清妖调来很多蒙古骑兵、黑龙江马队，最厉害的僧格林沁骑师也上去了，林凤祥的意思是请天京速派援军去支援。

杨秀清说：“现在看起来，林凤祥、李开芳是孤军深陷险地了。可现在江南江北大本营在加紧围攻天京，这边有向荣、邓绍良，北面有琦善，陈金绶、雷以诚攻扬州，西征军攻南昌久攻不下，实在抽不出兵力北上啊！”

韦昌辉力主，无论如何得派一支队伍北上。林凤祥、李开芳得手，会让清廷震荡，对瓦解清妖营垒人心极为重要，倘林凤祥他们溃败了，对太平天国的士气有影响。这道理杨秀清当然懂，可他并不想马上派援兵。

杨秀清说：“我相信林凤祥、李开芳能独撑危局，从广西打出来，一路上他们都是挂先锋印的，攻无不克，不然我也不能派他们两人率师北伐。”

韦昌辉道：“正因为他们两人久经战阵，沉着勇敢，不是万不得已，不会接连派信使回天京来求救兵。”

这句话打动了杨秀清，他思忖了一下，说：“你先给林凤祥写封信去，叫他审时度势行事，不一定非围攻一个城市不可，怀庆攻不下来就撤走，反正打下来也无力防守。告诉他们，我尽快调一支队伍北上去支援他们。”

韦昌辉说：“好。”

随即韦昌辉又说到南昌前线，说赖汉英写来了信，为了吸引援南昌的敌人，他想佯攻九江。

杨秀清想了想，答应了。他忽然问韦昌辉：“西征军用赖汉英为统帅，是不是用错了人？”

韦昌辉没敢贸然作答。他知道杨秀清的意思。西征点将本来是没有赖汉英的名字的，可名单送给天王去“请旨定夺”时，洪

秀全加上了赖汉英的名字。是为了让赖汉英历练一番呢，还是起监军作用，这是无法明断的。

赖汉英难胜大任，这是韦昌辉认定了的。他想了想，没有正面回答，却把话题绕到了石达开身上，说：“必要时，让翼王去督师为好，罗大纲能抽出来西上更好。”

杨秀清表示赞同地哼了一声。

他对洪秀全是不满的，要么你管，要么你图清闲，半管不管，不管又管的局面叫杨秀清很棘手。

他已暗下了决心，今后前方打仗的事，尽量不去向天王请旨，免得掣肘。

他真的一步步这样做了，是祸是福，杨秀清几乎没有考虑，反正为天国尽力，就是最大的忠。

第 33 章

醉翁之意不在酒，更何况醉翁没醉！

—

侯谦芳给天王传递来一个信息，东王对天王使用赖汉英为江西最高统帅有异议，说了些不恭的话。

洪秀全一整天都闷闷不乐。赖汉英也确实不争气，南昌久围不下，看来，原来想让赖汉英独当一面的想法落空了。看看在外领兵的人，十之六七都是杨秀清的人，尽管这些人也是忠于天王的，但以亲疏嫡庶来分，毕竟是有别的。

洪秀全刚刚出浴，脸上淌着水珠，他又拿出他那张写满人名的“江山一览图”，挂在屏风后，然后手秉烛台细细地看。

他伸着手指头，仔细地在人名中间画来画去，最后手指停在杨秀清那里。杨辅清、杨宜清，杨云娇、陈承谔、林凤祥、李开芳……一些人的线头都集中在杨秀清名下。

洪秀全沉思着，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偶然想起了前些天东王府二尚书侯谦芳夹在奏折里的纸条，就走到书案前，从《太平礼

制》这本书中找出了这张纸条，已经皱巴巴的了。

他侧头向后看看，那里水声很大，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一个朦胧的人影，那是程岭南在洗浴。洪秀全起初想把纸条再夹回书本，却又觉不妥，在灯火上引着了，直到看到纸条烧成了一片纸灰，才松开手。

这时浑身缠绕着一片雾气的程岭南从浴室里出来了，她一眼看到了屏风上的挂图，就说：“陛下又看你的挂图了？臣妾幼读诗书，却从来不知道有这种驾驭天下的妙法。”

洪秀全坐在绣墩上，看着半裸的程岭南说：“你明天又要过东王府去？”

“可不是，”程岭南说，“那边捎来信，说天父明天临凡，要我接旨。”

洪秀全弦外有音地说：“天父怎么频频对你下诏旨呢？又都是小事。”

程岭南说：“可不是，上次天父告谕臣妾，说臣妾是天父特地派下来服侍天王的，让臣妾不准有半点疏漏，每餐饭都让我亲口尝过之后才能让天王下箸，惟恐别人投毒。”

洪秀全言不由衷地说：“天父想得太周到了。”程岭南再也不会想到洪秀全已对她起了疑心。

程岭南正要换衣服，却感到不适，连着呕了几口清水。

洪秀全注视着她，问：“你这几天总是作呕，是不是有喜了？”

程岭南撒娇地说：“天王真是细心人！连女人的事也都留心，陛下不说，臣妾还想多瞒几天呢。”

洪秀全说：“这么说，你真的为朕怀上龙种了？”他的表情却并无喜悦可言。

程岭南扑到洪秀全怀里娇滴滴地说：“看陛下好像不乐，也不在意，反正陛下早已立了幼天王了，早知陛下不高兴，我这又

何必呢！”

洪秀全在她脸上捏了一下，说：“王子越多越好，朕岂有不高兴之理？”说完，洪秀全若有所思地望着天花板，好一阵，突然说：“要他们弄点酒菜来，你我小酌几杯，庆贺你怀了王子。”

这一说，程岭南才高兴了，跳起来喊：“来人啊！”但马上又说，“咱们不是禁酒的吗？喝酒是犯天条的，我可从来没见过天王动过一滴酒啊！”

这是自然的，十款天条，洪秀全是率先垂范遵守的。他今天要喝酒，是他的一个计谋，他告诉程岭南，今天是因为知道她怀了王子，高兴，才破一回例，这例是为她才破的，相信天父会原谅。

这一说，程岭南更高兴了，忙去叫人安排菜肴。她惟一不安的是肚子里的孩子不知是姓洪还是姓杨，姓洪当然没话可说，万一生出来面貌酷似杨秀清，那可是大祸临头了，杨秀清那小眼睛、小耳朵的特征太特别了。

眼下想这些为时尚早，她必须打发天王高兴，难得他有兴致破戒喝酒。因为突兀，天王寝宫用膳厅一阵忙乱。

宫女们摆好了菜肴。洪秀全没让她们摆酒，他自己存有一坛沉缸酒，他在下属面前也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饮酒的事。

洪秀全说：“都去吧，我们自己来。完了也不用收拾了。”

几个宫女应声退下，关上了房门。

天棚上一架木制的机关风扇缓缓地摇着，发出呼噜噜的响声。

程岭南拿起一双象牙筷子，逐个菜盆里点试一下，说：“这种印度象牙筷子验毒最管用的，不管是砒霜还是红矾，一沾上就发黑。”

洪秀全启开酒坛封口，斟了两杯喝干了一杯酒，说：“你对毒药挺在行啊！”

程岭南说：“我爹当湖广总督时，怕有人下毒害他，就让我天天用这法子试，他谁也信不过。”

洪秀全笑道：“朕也是谁也信不过。”

程岭南问：“连臣妾也信不过？”

洪秀全道：“你例外。”

程岭南一样一样地品尝着菜，她说：“陛下，最忠于你的就是我了，若有人投毒，我替陛下先死。”

洪秀全接二连三地喝了几杯酒，却不吃菜。程岭南说：“陛下平日从不饮酒，今日用得太多，别吃醉了。”

“不妨事的。”洪秀全又一连干了几杯，他说，“朕今几个高兴。”

程岭南也陪着喝了一杯，她发现洪秀全很快就醉了，坐在那里打晃，抓酒杯也抓不准了。

“别再喝了，万岁用酒用多了。”程岭南去夺他的酒杯，洪秀全不松手，一边喝一边说：“朕醉不了，一点没醉。”可说话的声音已经变了。

程岭南想起杨秀清的嘱咐，趁机说：“万岁，天朝里谁对陛下最忠，陛下知道吗？”

洪秀全说：“当然是东王。”他这是故意说给她听的。

程岭南说：“可有人说东王专权，有些大事都不奏请陛下。”她在替杨秀清试探。

“这是离间。”洪秀全说，“他的权，是朕给的，朕让他专权的，没有人专权，都说了算，政令多出，那才要出乱子呢。”

程岭南信不实，又问：“东王知道陛下的心吗？”

洪秀全说：“我们同是天父的儿子，岂有不知之理？别看东王叫人怕，他的心是好的，天朝没有他支着，不定会是什么样子，朕也没有这么自在了。”

程岭南又问：“这么说，陛下并不愿理朝政了？”

洪秀全说：“朕有你们陪着，及时享乐足矣，叫东王他们管去吧。”

程岭南进一步启发说：“这可不行，你太放手了，万一东王变了心，来个后宫篡位，陛下怎么办？不可不防啊，放手也要有一个限度。”

洪秀全乜斜着醉眼大咧咧地说：“他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在东王府里安插有人，他一举一动我都知道。”

程岭南大吃一惊，问：“这太对了。是哪一个呀？”程岭南立功心切，问得直白。

“这不能说。”洪秀全故意卖关子。

程岭南说：“陛下还信不过臣妾吗？有谁还能比我与陛下更亲密呢？”

“你千万不能泄露与人。”洪秀全神秘地压低声音说，“丞相曾水源，朕从武昌出来时，就把他安插在那里了。”

程岭南说：“太好了，这才万无一失。”

洪秀全头一歪，早已沉入梦乡，打起了沉沉的鼾声。好像要咀嚼一番洪秀全泄露出来的机密，程岭南思忖了好一会儿。她觉得天王所说不是醉话，句句是实。天王寝宫的八音洋钟已经指向12点了。

清晨的光线一缕缕从竹帘后射到床上，洪秀全从龙榻上醒来，打了个哈欠，说：“朕是不是吃醉了酒？”

坐在梳妆台前的程岭南说：“可不是，醉得什么都说。”

“朕都说了什么？”洪秀全坐起来，漫不经心地问。他开始了新一轮“做戏”。

“也没说什么，”程岭南后悔引起这个话题，“陛下说东王怎样对你忠心。”

洪秀全笑了：“那可不是醉话，这太平天国的大厦，有一半是东王在撑着。”他一边这么说，一边不住地用眼睛瞟着程岭南，

观察着她脸上的变化。

程岭南在人生舞台上太嫩了，她的“戏”又浅又白，全写在脸上，一点都逃不过洪秀全的眼睛。

他说了杨秀清那么多好话，当然是要她传过去，以释杨秀清之疑，这对稳住他大有益处。如果他有贰心，他会因此而麻痹、放松警惕；如果他无异志，天王如此信赖，他必心存感激。

这都在其次，洪秀全从昨夜的说醉话到今晨的装傻，掩盖的核心是曾水源这张王牌。曾水源救过洪秀全的命，尽人皆知，说他是天王安插在杨秀清身边的眼线，谁都会相信，这是天王抛出曾水源的原因。事实上，曾水源现虽在东殿任职，却从来没领受过天王的任何指令，而真正负有特别使命的人如侯谦芳，洪秀全当然不能露出半点口风。

洪秀全抛出这个饵料，同时也是对程岭南的一次检验。明天她不是又要到东殿去聆听天父教诲吗？倘她果真把对曾水源的话传过去，杨秀清必不会饶过曾水源，那程岭南的一切也就图穷匕首见了。

洪秀全多么希望程岭南是个单纯的女人啊！洪秀全真的很喜欢她，由于有她侍奉，洪秀全对苏三娘的思渴也相对冲淡了不少。然而程岭南若真有对不住他之处，洪秀全可就不会怜香惜玉了。

二

仪美寝宫里流荡着浓浓的药香。

仪美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面容憔悴，赖氏和几个姐妹、侍女守在一旁，喂她药，她躲着不吃。

赖王娘道：“有病不吃药怎么行呢？”

门外苏三娘说：“王妹来看公主了。”话音刚落，她陪着洪宣

娇步入卧房。

人们都起身相迎。洪宣娇向赖王娘点头后，走到床前，说：“哎哟，才几日不见，仪美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怎么不请国医来看病？”

赖王娘说：“开了方子抓了药也没用，这孩子犟，不肯吃。”

挣扎着半躺半坐起来的仪美说：“我这病是没药可治的。”

一听这话，洪宣娇与苏三娘相互看了看。她端起药碗，对赖王娘说：“你们先忙你们的吧，我和苏三娘陪仪美多坐一会儿。”

赖王娘巴不得让她开导开导女儿，忙说：“这最好了，你的话最管用，我的话她根本听不进去，女大不由娘了。”她带着一群宫女退出去了。

洪宣娇问：“你感到怎么样？”

仪美说：“老做噩梦，睡不好、吃不香，夜里盗汗，心虚气短。”

苏三娘说：“可能是时令不好，感了风寒。”她是故意不往心病上引。

洪宣娇说：“先吃药，不吃药病怎能好呢？”她其实也知道吃药无济于事。

仪美仍不肯吃，她说：“这药不治我的病。”

苏三娘笑道：“这可奇了。你又不是医生郎中，你怎么知道这药对不对症？”

“我知道的。”仪美的眼光黯淡，像是蒙着一层云翳。她能说此病是因陈玉成而起吗？这话女孩子怎么说得出口？

洪宣娇说：“对了，有一个英国的传教士在天京，他是洋医生，请他来看看，怎么样？”

苏三娘说：“行。前天北王的儿子肚子疼，卢威廉给了两个小白片的玩意儿，吃下去就不疼了。”

仪美说：“快别给我请洋大夫，满身满脸是毛，怪吓人的。”

洪宣娇说：“又不跟你亲嘴，满脸是毛有什么关系？”

苏三娘哈哈地笑起来。

从仪美寝宫出来，苏三娘说：“我看，仪美的病挺重，人都快脱相了。你看是什么病？”

“痨病？”洪宣娇说。

“什么痨病？”苏三娘道，“我看是心病。”

“我也有些疑心。”洪宣娇说，“若真是心病，那肯定是从陈玉成身上引起的了。”

苏三娘道：“这丫头，成全别人，毁了自己。也真怪，她只见了陈玉成一面，怎么就想得死去活来了呢？”

洪宣娇说：“这要问你自己，你不也是这样吗？”

“我哪像你！”苏三娘反唇相讥，“说正经的，你去请那个洋大夫，怎么样？请卢威廉到宫里来。”

洪宣娇说：“我去找我哥，今天他召见那个洋人，你陪着，不如你说。”

三

真神殿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待洋人。

洪秀全坐在金銮殿上，司琴和苏三娘引着卢威廉款步走来。这卢威廉金发碧眼，鹰钩鼻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穿一身黑色的传教士长袍，胸前挂一个很大的绿莹石十字架，红润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陪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洋人，叫唎唎，居然穿着太平天国装束，看上去有些滑稽。唎唎倒确实是太平军。

唎唎一进入大殿，立刻匍匐在地，用不很纯正的汉语三呼万岁。卢威廉仍站着，莫名其妙地耸耸肩。

司琴说：“卢威廉，你为什么不跪？”

卢威廉也能操汉语，比唎唎又差了一个档次了。卢威廉说：

“洪，不是我的皇上，我的皇上在伦敦。洪，只是我的朋友。”

听他这么一说，苏三娘在一旁直想乐。

司琴道：“你还是跪下吧，唛喇也是洋人，他为什么学我天朝礼仪？”

唛喇说：“我和他不一样，我已经是太平军了，红胡子蓝眼睛的太平军。”

洪秀全这时发话了：“你们英国人不懂规矩，入乡随俗，你也该在朕面前三呼万岁的，何况，你信的是上帝，朕和太平天国的臣民也信上帝，我们是一个上帝。”

卢威廉又耸了耸肩，表示不赞同，他说：“我们的上帝恐怕不是一个，你们的上帝不吃面包，可能吃馒头。”

由于卢威廉坚持不跪，僵住了，双方都没有台阶下，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还是洪秀全来得快，他说：“你们洋兄弟信上帝，我们也信上帝，你既不肯在朕面前下跪，那我们一起跪拜上帝，这总该行吧？”

“妙极了！”卢威廉当即妥协，与洪秀全一齐跪下，望空拜了几拜，起身后，洪秀全下旨，赏卢威廉一个座位。

司琴叫人搬来一个绣墩，放在大殿中央，让他坐。

卢威廉看看摆放的位置，耸耸肩，表示坐在这里有点不公平。

司琴说：“有什么不公平？没看见我们都站着吗？赏你一个座，是对洋兄弟高看了一眼了。”

卢威廉又耸了耸肩。

卢威廉远远地坐下，说：“怎么是赏一个座？应该是请我坐。你的弟弟洪仁玕先生就没有你这么大的架子。”

洪秀全吃惊地问：“你认识我的族弟洪仁玕？他在哪里？”

卢威廉说：“我是在香港认识他的，他很有天才，英语也说

得很好，我不知他现在在哪里。”他说话时，几乎都是倾着上半身大声喊着说的，大厅里嗡嗡的回音此起彼伏。卢威廉说：“我应该离天王你坐得近些，我们好像是在伦敦歌剧院里，你在台上，我在包厢里。”

哈喇说：“这里的规矩是这个样子，别人是不能坐到天王一起的。”

“近些总可以吧？”卢威廉不等天王允许，就自己搬了那个圆形绣墩走了过去，放在丹墀下，近是近了，说话反而要扬起脖子了。

司琴想上来制止他，洪秀全宽容地笑笑，说：“让他随便好了。”

卢威廉说：“我看过你们的各项诏书，天王，听说你曾经上过天，见过上帝，这是真的吗？”

洪秀全说：“是呀，上帝是一个金须黑袍老者，说话很和气。”

“他说的是英国话还是中国话？”卢威廉不客气地问，“我想他应该说英语的。”

“不，”洪秀全说，“我们中国的诗经、书经里都提到过上帝，我们的上帝是说中国话的。”

卢威廉妥协地说：“那么我们是亲戚。”

洪秀全也说：“你算我们的西洋本家。”

卢威廉说：“上帝、耶稣和圣灵本来是三位一体的，可天王的诏旨里不是这么说的。”他想用正统基督教来规范洪秀全。

洪秀全却想让洋兄弟承认拜上帝教是正宗：“不是一体。耶稣低于天父，他是天兄，而朕是耶稣的弟弟，是天父天兄让朕当太平天国天王的。”

“这我不能同意。”卢威廉说，“《新约》、《旧约》都没有提到过耶稣有你这么一个弟弟。”他那认真的神气让人想笑。

洪秀全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是孟子说的，孟子的书是妖书，但这句话是对的。你们的《新约》、《旧约》也不能尽信。天父、天兄、天王是最神圣者，天父执掌天上、凡间，天兄管理天堂，由朕管理凡人世界，你怎么能说基督教三位一体是正确的呢？”

卢威廉哭笑不得，耸耸肩。

洪秀全又说：“你不要到中国来传你的基督教。在《圣经》里，《约翰启示录》中，约翰亲眼见到羊羔站在天父面前，这羊羔是谁？他就是天兄。”

卢威廉无法再严肃下去，哈哈大笑。

洪秀全有些生气，但旋即又耐心地开导这个异教徒：“朕是去过天堂的，你为什么不信？因为你没有去过，你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天兄、天父是什么样子。”洪秀全用的是权威的口气。

卢威廉说：“看来，我只能继续传我的教了，我们无法统一。”

洪秀全说：“如果你愿意，朕可以封你官，你可以在我们这里住下去，我们继续讨论。”

“封我什么官呢？”卢威廉感兴趣地问。

“丞相，如何？”洪秀全的慷慨令唻喇大为吃惊。

卢威廉却问：“这是个什么官？九等文官吗？”

唻喇告诉他：“这是个很大的官，相当于英国的首相呢。”

卢威廉惊愕之余，说：“太大了。”

洪秀全说：“这是洋务丞相。天国的通事、外交都由你来管，让那些外国人不能随意欺侮中国人，不准向中国倾销鸦片。洋兄弟的事你来替朕管。”

“这我要考虑考虑。”卢威廉说，“你们的官，我可能不会当。我看到你们占领的地方，老百姓都在头上包了红巾，兴高采烈地跟你们走，也看到你们把官仓打开，把粮分给人民白吃。还

有，你们不准男人和女人在一起住……我觉得我到了一个十分美好又十分古怪的国度里来了。我不知道，天王见到的金胡子天父是不是这样同你说的呀？”

洪秀全渐渐失去了劝他皈依拜上帝教的兴趣和耐心了，他忽然说：“你去告诉那些驾着铁甲炮船的英国人、美国人，不准他们随便闯到长江来窥视天朝。”

“我不明白，天王你指的是什么。”卢威廉摊开了双手。

洪秀全说：“唻喇爱卿，你来告诉他。”

唻喇告诉他：“前几天，英国公使文翰带着两艘英国军舰打着中立旗号闯入了镇江江面，太平天国命令他们离开，他们竟敢开炮，天王为此很恼火，也命令炮台士兵向英国军舰开炮，他们才退出了长江口。”

卢威廉做出了一个爱莫能助的手势，他说：“我只是代上帝传言的教士，我管不着大英帝国的事情。不过，我可以为天王进一言，若是他们再敢来，你们就用大炮打沉它。”

天王一听，极为高兴，说：“你是朋友，你是洋人里惟一公道的。”

“这是自然的嘛。”卢威廉扶了扶快从鼻梁上滑下来的眼镜，说，“若是你们太平天国的军舰随便开到泰晤士河里去，英国人会答应吗？”

“好极了。”天王说，“你不要走，今天朕宴请你。”

“我非常高兴。”卢威廉双手捂在胸前，说，“不过有个请求，能不能只上三道菜，最多四道，我害怕。”

“吃饭怕什么？”洪秀全问。

唻喇告诉天王，前几天在镇江时，罗大纲丞相请卢威廉先生吃了一顿饭，上了²⁶道菜，桌子上堆成了小山，他说他被吓坏了。

洪秀全说：“也不能薄待你呀！中国是礼仪之邦，你懂吗？”

听唢呐说，你们洋人很小气，来了客人，给吃些芹菜、胡萝卜，浇上点酱，这也算一道菜，这和我们喂兔子差不多。”

满屋的人大笑，连门外的牌刀手全都捂着嘴笑起来。

洪秀全站了起来，说：“送客。”

卢威廉也站了起来。

苏三娘走到洪秀全前面，低声说：“请卢先生去给仪美公主看看病不行吗？听说他手到病除，很灵的。”

洪秀全说：“你不提，朕倒忘了。卢先生留步。”

卢威廉站住，问：“又是让我跪下吗？”

洪秀全笑了：“不是。小女有病，想请先生去给诊治一下，方便吗？”

卢威廉问：“现在吗？”

“不，宴会之后。”洪秀全又吩咐苏三娘：“诊金要丰厚些。”

卢威廉说：“愿意效力。不过我不能喝醉，醉了就看不成病了。”

洪秀全说：“先生想醉也醉不成的，太平天国禁酒，上帝也不喝酒，你们的上帝也禁酒吗？”

卢威廉说：“我们的上帝不禁酒。在这一点上，不如你们的上帝，所以伦敦街头有很多醉鬼。”

第 34 章

两座权力的巅峰夹着一个无可奈何的女人。



天父下凡托降，一般都少不了杨云娇在场。今天又是她把程岭南接进东王府，一直送到后宫一间静室里去的。

侯谦芳、李寿春几人送到门外，杨云娇送到静室，就没再出来。

杨云娇只在房子里略站了站，与杨秀清说了几句闲话，就从后门出去了，人不知鬼不觉。

杨秀清坐在绣有团龙的黄垫上等待多时了，千娇百媚的程岭南一进来，他就站了起来。天父没有附体，欲火倒是烧得他难熬了，他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抱住程岭南，伸手就去扯裤子。

程岭南对他的粗鲁与性急十分反感，打了他的手一下，说：“你总是这样，我一见你就打哆嗦。”

她说的是真实感受，温存呀，爱抚呀，杨秀清没有这些概念，出枪就刺，并不管对方如何。程岭南拿他和洪秀全对比一

下，觉得洪秀全要温情得多了，久而久之，跟杨秀清行床第之事简直是一种灾难，她每次都盼着快点过去。幸而杨秀清从不恋战，像伏天的雷阵雨，来得凶猛，去得快捷。

程岭南思虑再三，是不是把那件事告诉杨秀清。她不能没有顾虑，一个女人夹在两个强有力的男人中间，如同夹在两座大山之间，哪一座山挤一下，她都会被挤成肉饼。在这夹缝中生存是多么不容易呀！她，一个湖广总督的掌上明珠，现在成了造反者两个最大首领共享的美色，她有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倾向性，自己到底算个什么角色？何日是个了结？她觉得她在夹缝里快要透不过气来了。

她的推拒是没有用的，杨秀清总是先行房事后问正事，今天也不例外。他把她剥得光光的，自己却不脱衣服，仅仅把裤子褪下半截，甚至从没让她看清过自己的物件，是他对自己没信心吗？不得而知。

三两分钟就完事了，程岭南只感到下身楚楚生涩，实在是太难过了。而这时杨秀清总要表白几句他如何思念她。

程岭南说：“你既这么爱妾，何必把我送给他？”她懒洋洋地穿着衣服。

杨秀清说：“他是君，我是臣啊，不得已的事。”这已是他重复过多少次的话了。

程岭南说：“你这里我再不能来了，他起了疑心。”

杨秀清问：“他训斥你了吗？”

“那倒没有。”程岭南说，“他问话的眼神不对，我害怕。”

“没事。”杨秀清拥着程岭南说：“过几天我让天父说话，他就服服帖帖的了。”

程岭南心里想，你那天父下凡骗3岁小孩子吧！天王会真的相信？

不过她已没必要戳穿他，程岭南下了决心，这是最后一次到

东殿来，她必须及早地结束这危险的游戏。如果她从此安分地侍奉天王，再为他生个一男半女，她会争得一个安逸的结局。她认为自己已对得起杨秀清了，他放过了程家二百多口人的生命，她用肉体和从天王那里刺探来的情报加倍地报答了他，一切该结束了。

可是，万一他又频频以天父临凡相逼呢？来不来？把实情告诉天王？那天王也不敢违拗天父呀！

不管怎样，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在他面前被轻薄，最后一次把他认为是“至宝”的情报给他。

杨秀清问：“我让你到东殿来聆听天父训诲，天王有什么话难为你了吗？”

程岭南说：“他未见得真的相信天父附在你身上，也是不得不认账而已。”

“他说了吗？”杨秀清有几分紧张。

程岭南摇摇头，说：“他那张图上，画在你名下的人名、圈圈最多，他总是站在那儿琢磨，眼睛阴沉沉的。”

杨秀清自信地说：“羽翼已成，他不能对我怎么样。何况，他应该感激我，南征北讨，都是我东王在替他打江山，他坐享其成，还有什么知足？”

程岭南冷笑道：“你太小看他了，你在他身边安钉子，他也早就在你身旁安钉子了。”

“谁？”杨秀清问，有点神经质。

“曾水源。”程岭南说。

“不会吧？”杨秀清松开了程岭南，感到事态严重，他说：“我对他很好啊，封他为丞相，就是我的意思，他知道。”

程岭南说：“可天王说，曾水源救过他的命。”

“这倒是。”杨秀清眼睛里闪过一丝阴影，心里想，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少顷，杨秀清又显得泰然了，又笑着来搂程岭南，把她往床上拥。

程岭南说：“你还有这个心思？”

“天塌不下来。”杨秀清说，“是天王亲口告诉你的吗？”

程岭南被他放倒在床上，她说：“那天他喝醉了，说出来的，第二天早上又疑心自己说走了嘴，一再追问他说了什么。”

杨秀清又一次粗鲁地动手去扯程岭南的衣带，说：“不管怎样，我与天王是患难与共的弟兄，我忍着点、让着点就是了。”

他如此大度，又不能不令程岭南感到诧异。

二

天王府仪美公主寝宫外如临大敌，宫女们里里外外站了一大溜。

在洪宣娇、苏三娘的陪同下，卢威廉夹了个黑色的皮包向仪美的寝宫走来。

司琴跑在前面，去给公主报信。

仪美卧房里仍在忙乱地布置。

一些宫女们在仪美床前摆了一长溜琉璃屏风，是磨砂的，半透明。

司琴进来说：“快，洋大夫来了。”

仪美说：“我不见洋大夫。”

司琴说：“这是天王的旨意呀！再说，管它洋大夫、土大夫，能治好病就行呗。”

这时卢威廉已经进来，嗅了嗅鼻子，问：“什么香味？怎么和你们的佛堂一样味道？”

苏三娘说：“是安息香，人闻了容易入睡。”

卢威廉看了一眼插在香炉里冒烟的残香，说：“这是烟，人

吸入肺中，不会好受的。”

司琴说：“这烟吸到鼻子里，怎么会进到心肝肺里？”

卢威廉说：“都是通着的。”

司琴拿了一张椅子放在屏风外面，请卢威廉坐。

卢威廉屁股沾了一下椅子又起来了：“怎么不让我看看病人？”

洪宣娇说：“你给号脉就行了，公主是不能随便见的。”

卢威廉耸耸肩，说：“不见病人，怎么看病？”

司琴把一根红绒绳绑在仪美的手腕上，另一端递给卢威廉。卢威廉问：“这是什么意思？”

苏三娘忍住笑，说：“号脉呀，通过这根红绳号脉，我们的大夫都这样。女人的手别人不能随便摸的，何况是天长金公主。”

卢威廉把红绒绳一丢，说：“我没有你们中国大夫高明。这根绳子能传达脉息？那小姐的心脏跳动，一定像打雷一样响了。”人们都忍住笑。

卢威廉说：“不让我看看小姐，我走。你们中国医生看病，讲望闻问切，这望，不是看吗？看脸色，才知病情啊！”

洪宣娇听他说得在理，就下令：“撤掉屏风，让他看。”

宫女们将屏风折叠起来，卢威廉看见了纱帐后面病体恹恹的仪美，他说：“公主真美丽呀，怪不得不能让别人看。”

宫女们全都背过身去掩口而笑。

卢威廉自己拿了椅子，坐到了床头，吓得仪美向床里缩去。

“你脸色不大好。”卢威廉说，“请公主闭一下眼睛，可以吗？”

仪美不肯按他说的办。

洪宣娇道：“你就闭一下嘛，这有什么？”

仪美闭上眼，看得出紧张而用力。

“不要用力，轻轻地闭。”卢威廉说。

仪美松弛下来，眼皮震颤得厉害。

“好了，”他又说，“能伸出舌头来看看吗？”

“这成什么样子？”仪美死活不肯。

卢威廉拿起吊在床钩上的一个内画鼻烟壶把玩，他说：“看舌头是看有没有病，这有什么？”

洪宣娇自己先示范地伸了伸舌头，说：“仪美，这样伸一下，不就完了？”

仪美无奈，只好伸了一下舌头，舌苔很厚。卢威廉说：“病得不轻啊！”他把手撩开帐子搭在床边说：“现在请公主把手伸出来吧。”

仪美望着他那多毛的大手，吓得缩回了手。

苏三娘说：“这怕不行。男女授受不亲，怎么能随便摸呢？”

卢威廉说：“在我们的白金汉宫，我给公主、王妃都看过病，我摸她们的脉，还趴在胸部听心音，这是看病啊！中国人真难理解。”

洪宣娇说：“还听心跳？什么意思？”

卢威廉说：“心是血液循环的中心，许多病都反映在这里。”

“心不是想事的吗？”司琴说。

“不对，”卢威廉哈哈大笑，“心不是想事的。”他拍拍自己的头，“大脑，才是想事情的，发号施令的。你们能看看人体解剖就好了，就是，把人体打开，看一看肺在哪里、心在哪里，生小孩的子宫在哪里……”

女人们全噉地一下叫起来，堵起耳朵不敢听了。

洪宣娇劝仪美说：“洋大夫就是这么个看病法，就让她号号脉吧。”

在仪美犹豫着的时候，卢威廉又托起了那个内画鼻烟壶，说：“中国人了不起，我知道这叫内画，怎么把笔伸进小瓶里画成的呢？”

洪宣娇说：“中国好东西有的是，一个米粒大小的玉石上刻满太平诏书，好几千字，你见过吗？”

“不可思议。”卢威廉说。

洪宣娇见他对那个内画鼻烟壶爱不释手，就说：“你好好看病，若是把公主的病治好了，就把这个鼻烟壶送给你。”

“太好了，谢谢！”卢威廉毫不客气地摘下鼻烟壶揣了起来。

“哎——”洪宣娇叫了起来，“你这人，我没说现在就给你呀，你得治好病才行。”

卢威廉笑着说：“公主的病我保证能治好就是了。”他从长袍衣襟里摸出一块大揭盖的打簧表，金灿灿的，托在手上，说：“我不好意思白拿公主的东西，这块打簧表送给公主吧，算是交换。”

洪宣娇接过表在耳边听听，那表嚓嚓地走着，宫女们也都围过来看新鲜。

洪宣娇把表放在仪美枕边，说：“合适。这块表可值银子了。在花县的时候，那个姓牛的县太爷，拿了800两银子跟洋人传教士换了一块表。”

仪美根本无动于衷。

洪宣娇坐到床头，从被子里拖出仪美的纤细的胳膊，将腕子上的玉镯卸下来，让腕子搭在自己腿上，然后对卢威廉说：“我做主了，你快点号脉吧。”

卢威廉从皮包里拿出一小瓶无色的药水，倒在棉球上，在自己手上搓了搓，伸出右手的三个手指，轻轻放在仪美的手腕上，扭过头去，过了一会儿，他收回了手。

“不要紧吧？”苏三娘问。

“到外间去说吧。”洪宣娇说。

“就在这里说。”卢威廉说，“公主的病，是很小的病，又是很大的病。”

洪宣娇说：“这叫什么话？倒是大呀，还是小？怎么又大又

小？

卢威廉说：“病在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然后问公主：“做噩梦，对不对？失眠，对不对？厌食，对不对？心里有解不开的结，对不对？”

贴身宫女山茶代答：“对，太对了。”

“你要想开些，”卢威廉说，“我们把这种病叫抑郁性神经官能症。”

“一大串，什么乱七八糟的？”洪宣娇当然听不懂，“你别逗唆了，你说怎么治吧。”

“要用镇静剂。”卢威廉又打开了黑皮包，拿出针管、针头和注射剂。

“要打针？怎么打？”洪宣娇问。

“皮下注射。”卢威廉说。

“皮下？肉皮下吗？”洪宣娇问。

卢威廉用手拍了拍自己的屁股，说：“就是在屁股上打针。”

宫女们又噉地一声叫起来，仪美早用被蒙住了头。

洪宣娇上来往外推他：“你快出去吧，亏你想得出，居然要让公主露出屁股来。”

卢威廉不情愿地往外走，说：“屁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人人都有一个屁股呀！”他这么一说，众人简直是哄堂大笑了。苏三娘小声说：“这个洋人傻乎乎的，挺有意思。”

洪宣娇说：“傻？粘上毛比猴还精。”

周围的宫女们又都笑起来。

卢威廉来到外间起居室，从一个小瓶里抖出十几片白药片，说：“不打针吃这个吧，每次两片，一天三次，饭后白水送服。”

洪宣娇向司琴示意，司琴用银盘子托着五锭大元宝过来，洪宣娇说：“一点小意思，请笑纳。”

“啊，不，”卢威廉说，“我和天王是朋友，不能收诊金的，

有一个鼻烟壶就够了。”

苏三娘说：“他这个人，可是出家人不贪财。”

洪宣娇说：“他是传教士，就像中国的走方和尚、行脚僧什么的，也算出家人嘛。”

三

北王府等于是天京的九门提督府。

北王府坐落在中正街，虽是旧宅第，也是经过扩建的，府门上绘着彩龙，墙上绘着天国战事图。这座王府最显眼的是门前有一座极高的守望楼，日夜有人把守、值班，北王的巨大方形红字黑边大旗迎风飘扬。

韦昌辉的弟弟韦俊刚从前方归来，带着仆从骑马而至，在府门前下马后，有门吏引导他步入北王府。

转过龙凤影壁墙后，看见韦玉娟迎面过来，他叫了声：“玉娟！”

玉娟笑吟吟地说：“四哥，你还是头一回回王府来吧？”

“可不是，”韦俊说，“我在马背上的时间比在床上的时间还多。”

韦玉娟说：“北王兄听说你回来，要好好给你接接风呢。”

“接什么风？说钱行还差不多。”韦俊说，“东王令我马上去西征，要攻武昌呢，和翼王一起走。”

韦玉娟说：“走吧，我先领你去见父亲、母亲、叔叔、婶子他们。”

“老人家都好吗？”韦俊问。

“都好，”韦玉娟说，“就是不放心你，妈老是梦见你从马上掉下来。”

韦俊道：“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从马上掉下来，也是

随时可能的。怎么，北王兄不在吗？”

“在东王那里。”韦玉娟说，“在商讨破江南大营的事吧。”

东王府议事厅的忙碌一如从前。

杨秀清与石达开、韦昌辉、陈承瑔、曾水源等人议事，侯谦芳在下面设一桌，记录。今天议的是开状元科的大事。

杨秀清说：“开科在即，这是为天国拣选人才，咱们和清妖开科不一样，曾水源，县试、省试不是都完了吗？”

曾水源道：“只剩京试了。”

杨秀清问：“选在哪个日子为好？”

曾水源说：“我以为选在天王寿诞之日开京试为好，可称天试。”

杨秀清没称赞也没反对。曾水源接着说下去：“京试分元甲、二甲和三甲，元甲取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封职相当于指挥；二甲暂无定额，为翰林，封职同将军；三甲也无定额，为进士，封职同总制。”一听这么繁冗杨秀清直皱眉头。

杨秀清问：“都考什么？”

曾水源道：“以诗文两项为主，文用八股式，诗沿袭试帖式。”

“不能全用清妖那一套。”杨秀清说。

陈承瑔补充说：“试题全是从咱们的《旧遗诏圣书》、《天命诏旨书》上选的，不用‘四书’‘五经’。”

“这好。”杨秀清问，“京试由谁命题？”

韦昌辉说：“东王命题吧。”

曾水源看了韦昌辉一眼，他分明在讨好东王。于是曾水源委婉地告诉东王，这是有定制的，京试、省试由天王命题。

杨秀清冷笑了一声，他说：“看我没念几天书，出不了题吗？”

这是找碴儿了，在座的人都不敢应。杨秀清听程岭南说曾水

源是洪秀全安插在他身边的坐探，本来已对他恨之入骨，可曾水源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他还在坚持：“要改，得禀报天王旨准。”

杨秀清火了：“是我在执掌朝政。”

韦昌辉看了石达开一眼，打圆场说：“那就由天王、东王各出一半试题。”

石达开心里什么都明白，可他不肯说破，借机会上厕所去了。

等石达开出恭回来，乌云已经过去，陈承瑔、韦昌辉几个人正你一句我一句地盛赞太平天国的科考如何顺乎天意、得乎民心。据他们说，由于太平天国废除了门第、出身的限制，又不分应试者籍贯，取才从宽，因此应试者十分踊跃。

石达开知道他们是报喜不报忧。石达开刚从皖南回来，太平军所占州县，四门张贴露布，号召天下学子应太平天国之科考，可好多人认为这是“匪科”，万一考了，将来会被杀头，有些学子对太平天国不考传统的孔孟学问也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处在观望状态，他们不能确定，太平天国能不能成气候，万一考中了，太平天国却哗啦一下子垮台了，他们岂不是背了一辈子贼名？

这样一来，各地省试时，门前寥寥，为了顾面子，有的太平军守将就派兵到处抓人，把读书人强行拉进考场，外面用大兵把门，逼他们答卷。

没有人向东王报告这样的事。石达开正想道出隐忧，又听陈承瑔报告了一组令人振奋的数字：湖北应试者达千人，安徽省试，应试者有 27 个县举子，共中举人 785 人之多。

杨秀清突然问：“听说天京省试出了个出类拔萃的女举人，叫什么？”

曾水源说：“叫傅善祥，文章写得特别精彩，天王都赞不绝口。”

杨秀清说：“卷子拿来我看看，别以为我就不懂。”

他这么一说，曾水源坐不住了，忙说：“回头就送来请东王一阅。原来我想，因省试、京试命题都是天王的旨意，请天王批阅佼佼者之试卷，顺理成章，天王于科考上是有见地的。”

“有见地不是也屡试不第吗？”杨秀清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杨秀清也意识到过分了，马上改用玩笑口吻说，“天王如不落第，岂能有今日天国大业？清妖那狗屁科考，不值一提，与天朝不能相提并论。”

韦昌辉从杨秀清的话里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天王与东王已经有了裂痕。他忙附和道：“很是，很是。”

石达开什么都明白，却装得根本没在意的样子。

杨秀清说了句：“准备京试开考吧，我要亲阅元甲前三名的卷子。”公然地揽权。

曾水源忙说：“是。”

杨秀清放下科考的话题，对石达开说：“达开弟先不要到南昌去了，还是到安庆去看看。”

石达开道：“有一个胡以晃坐镇安庆还不够吗？”

杨秀清说：“你去，要着力经营皖北，分兵攻取皖南，以巩固天京门户。听胡以晃说，安庆一带，抗命者多，收不上粮来。”

石达开说：“那我就去安庆。”他明白，杨秀清是因为收不上税来，太平天国圣库空虚，急着让石达开去敛钱。

洪秀全、杨秀清准备颁行的《天朝田亩制度》是诱人的，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盼星星盼月亮，盼的就是耕者有其田，历次造反者也都曾打出均贫富、均土地的口号，只是没有洪秀全所构想的蓝图这么完备。

洪秀全和杨秀清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乌托邦式的空想是行不通的。至少在当时是这样，没有建成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有些农村为避战祸，十室九

空，在这种不安定的条件下，《天朝田亩制度》根本无法实行，不过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洪秀全倒没有细想，杨秀清却敏锐地觉察了，请示了天王后，立即发出了“照旧交粮纳税”的诰谕。所谓照旧，当然是以不改变土地所有权为前提的，沿袭的也是清朝的一套，由土地所有者交纳粮税。

杨秀清所以派石达开出马，是因为在安徽屡屡发生抗税事件，胡以晃的镇压是不力的。

接着说到天京城防，杨秀清知道韦昌辉是很小心的。唐正财的水军在大王庙侧建了相当坚固的城墙，墙内有很多座望楼，架设了重炮，用来监控长江江面。水营的炮船往来巡游，既管江防，也管拱卫天京。天京城里的望楼林立，与天京城外各营及各城门的望楼遥相呼应，轮班击鼓以报更次，一旦发现敌情，便挥动不同颜色的旗帜报警，吹螺号击鼓，万无一失。

但是内奸防不胜防。

杨秀清和韦昌辉终于找到了蛛丝马迹。监生吴伟堂在南京陷落时便潜伏下来，混到了太平天国机结营总制的位置，他与廪生张继庚勾结起来，竟然拼凑了地下别动队一千多人，与江南大营的向荣暗中通消息，企图做内应献城。

直到这个地下别动队被韦昌辉侦破，杀了一大批人，天京才算平静了些。韦昌辉心有余悸，他在城上布满吠犬，在壕沟内外钉满竹签，扯上绳子，挂着一串串铜铃，防止向荣派人摸城。

杨秀清说，城防非韦昌辉不可。这是杨秀清惟独不派韦昌辉外出领兵的原因，家门口必须是稳固的才行。

杨秀清从不让一个将领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长驻下去，也不让上下级有固定的统属关系，总是调来调去的，这样，不容易结成死党，也不会为守自己的地盘而不顾大局。

杨秀清是主张中央集权的，这一点与天王不谋而合。不过杨秀清用的是近似霸道的手段对付升迁、调动，一言九鼎，他已渐

渐在太平军将领中铸成了这种概念：将令、政令自东殿出。天王不快，可又不能事事躬亲，不承认这现实也不行。

四

北王府内书房一般只供韦昌辉一人活动。

棚高窗小，书架占去很多地方，内书房显得光线很暗，又很狭小。门紧闭着，韦昌辉与韦俊在吃饭，桌上摆了些冷荤菜肴。

“真的有哥哥说得那么严重吗？”韦俊问，显然韦昌辉已将内讧端倪和盘托给了胞弟。韦昌辉刚向他讲了今天议论科考时杨秀清公然揽权和奚落天王的事。

韦昌辉说：“你看吧，用不了多久，天王、东王有一场火并。”

韦俊说：“东王太跋扈了，大权在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嘛，不要因为天王不问政务而欺人太甚。”

韦昌辉说：“天王心中是有数的，也不是不问政务，他是后发制人。”

韦俊道：“天王为何惧他？一句话，削了他的权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不那么容易。”韦昌辉分析说，杨秀清羽翼已丰，东王府无形中成了另一个皇权所在地，翦除他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何况他的嫡系多在外领重兵，弄不好会出乱子，这可能是天王迟迟没下手的第一个原因。

韦俊问：“还有什么？”

韦昌辉道：“还有天父附体呀！东王动不动就来个天父附体，让天王跪在脚下听他训斥，你说天王心里是什么滋味？”

“什么天父附体？”韦俊说，“我看是假的。谁不知道降童术那一套玩意儿，都是蒙骗愚氓之辈的，东王大概还是从他妹妹那

学来的呢。天王怎么看不破呢？

韦昌辉意味深长地说：“天王是何等睿智之人，会看不透这种小把戏？”

韦俊说：“既看透了，揭穿了有何难？”

韦昌辉说：“你我不信，有人信哪！天国上上下下都相信天父是能下凡显灵的，法不责众。又何况天王当初容忍了，认错了，起事时也借了天父附身的力，现在贸然行事，弄不好会使教众连天父有无也信不实了。”

韦俊道：“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谁说不是。”韦昌辉默默喝酒。

韦俊问：“哥哥你怎么样？千万不要卷入两王之争啊。”

韦昌辉说：“我岂有那么傻！不过，东王欺人太甚，他实际并不信任我，我是他的眼中钉，石达开比我圆滑。他若篡权，我是他最大的障碍。”

“那你处境不妙啊！”韦俊说。

“我事事、处处都很小心，”韦昌辉说，“让东王感到我事事恭顺、谦卑，毫无野心，恐怕这也不行，只有除掉我和石达开，天王才没有了左右手，可任其宰割了。我以为，迟早会出事。”

“那不如先下手。”韦俊说。

“不可。”韦昌辉说，“他还只是飞扬跋扈，尚未露反迹，我想天王是心里有数的，我只暗中看天王眼色行事就是了。我看，天王是欲擒故纵，让他杨秀清张狂，使世人皆知，这一手很高明。”

韦俊惊奇地望着哥哥。

韦昌辉说：“你领兵在外，是我惟一的后援，今后我没有手书给你，你千万不要贸然回京，切记。”

韦俊放下筷子，突然悲凉地说：“干得热火朝天时，怎么就要秋风扫落叶了呢？这人都是怎么了？”

第 35 章

胜利是以牺牲救命恩人为代价的。但听辘轳响，不知井在何处？



翼王府坐落在天京斛斗巷，也是经过修葺改建的旧宅子。从前是明末一等侯加封太子少傅张勇的府第，占地 120 多亩，院中有一片水池，绿柳盈堤，广阔修廊，附近都是民宅，不临繁华闹市，是个安静的所在。

石达开从东王府骑马回来，一进了绘有龙虎纹的大门，就下了马，把缰绳扔给牌刀手汪海洋，自己步行入府。

来到正殿下，他照例在“羽翼天朝”的金匾下仰面看上一阵。那是洪秀全所赐的匾，字写得龙飞凤舞，石达开很喜爱，他更满意题词的含义，这是洪秀全对他的忠诚的评价。当初封王时，东西南北叫别人占去了，他曾觉得翼王不如左王或右王更舒服。自从有了此匾，他才真正懂得了天王的用心，天朝的羽翼，反过来羽翼天朝，是何等的尊贵使命啊！

拐过石桥时，石达开听到一阵叽里哇啦的念洋文的声音，他知道是石益阳又在背英语，她跟着洋太平军唸喇在学洋文，她实在是个肯上进的姑娘。

石达开放轻脚步，从太湖石的假山后绕过去，见石益阳坐在水边，半闭着眼睛，正流利地朗诵着英语。

石达开大声来了一句：“哈玆！”

石益阳吓了一跳，蹦起来，见是石达开，就扑上来抱住他，说：“爹也会说英语了？跟谁学的？”

“跟你呀！”石达开说，“我听你天天哈玆，哈玆的，也记了一句。”

石益阳问：“你知道‘哈玆’是什么意思吗？”

石达开说：“是问：吃了吗？对不？”

石益阳笑得前仰后合：“那是中国人的打招呼办法，不管什么时候，见了面非问吃了没有。”

“民以食为天嘛。”石达开说。

石益阳告诉石达开，说学堂今天新来个洋先生，是英国传教士，学问比唸喇高多了。接着石益阳说了一句英语：“哈哇优！”

“哈哇优？这是什么意思？”石达开问。

“英语呀，这是你好的意思。”石益阳接着又用英语说了一句“认识你很高兴”。

石达开乐了：“好啊，我的翼长金会说洋话了。你好好学，将来天国和洋人打交道的时候多了，咱自己有人会洋话，省得洋人通译骗咱们。”

石达开拉着石益阳的手沿着青石板路走过七孔桥，翼殿一家老小、仆人都出来打招呼、问安。

石达开并不怎么认真与家人周旋，兴趣全在女儿身上，他问：“你那个洋先生，是不是叫卢威廉？”

“是，”石益阳说，“他可好玩儿了，下了课还和我们一起踢

糍子呢，他给我一块叫契司的东西，臭哄哄的，可他说他们每顿饭都吃这个。”

石达开笑起来，说：“卢威廉在街头尝过咱们的炸肉豆腐，他说，和厕所的味儿差不多呢，习惯不同嘛。”

石益阳格格地乐起来。

石达开说：“他是个有学问的人。我认识他，你好好跟他学吧。”

他们向客厅走去。石益阳跑在头里，一路抢着打帘子。

一进客厅，石益阳立刻给父亲拧来一个手巾把，又马上沏了一杯茶，说：“是香片，刚贡进来的。”转过身又去替石达开脱靴子，找来便鞋替他换上。

石达开的王娘站在门口笑吟吟地说：“翼王有益阳一个女儿足够了，连仆人也都可以省了。”

石达开爱抚地看着石益阳，说：“可不是。这是缘分，上帝送给我一个懂事的女儿。”

这工夫，石益阳已经端来了一盘橘子，剥了皮给石达开吃。石达开正端着茶杯，说：“我岂不是忙不过来了吗？”

石益阳格格地乐。

王娘问：“马上开饭吗？”

石达开说：“我不饿，你们先吃，我明天启程去安庆，你把行装帮我打点一下。”

夫人笑道：“益阳几天前就替你打点好了。”

石达开哈哈地笑了，等夫人出去，他问：“洋先生今天给你们开了什么课呀？”

“别提了，”石益阳说，“陈丞相说要禀报东王，把他赶走呢。洋先生说，我们脚下踩着的地不是平的也不是方的，是个大圆球，天也上不去，是空气。”

“哦，”石达开大乐，“他这个传教士很新派呀！如果我们踩

着的是个球，这球可太大了，从南京跑到北京，快马也要跑半月呀！”

石益阳说：“我下课时问他了，既然是个球，为什么河里的水洒不出去呢？为什么这转着的球不能让我们大头冲下呢？”

“问得好。”石达开说，“他怎么说？”

石益阳说：“洋先生说了一大堆，听不懂，什么地心引力呀，我觉着有意思，他还告诉我，除了你们的方块字，还有天文学、神学、数学、物理学。他说，英国有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到那去念过书，才真正有学问。”

石达开说：“是吗？你动心了吧？”

石益阳说：“过几年，我想上英国的剑桥大学，学好多好好的学问，回来为天国服务，你肯出钱送我去吗？”

石达开惊讶地看了她好一会儿，把她揽到怀中，说：“我女儿真是胸有大志呀，连这么大的中国也嫌小了。好，你好好努力，三年后，你过了15岁，我就真的送你去外国念洋书。”

石益阳有些信不实，说：“你不骗我吧？那要好多好多银子呢。”

“要多少？”石达开问。

“洋先生说，恐怕一年要100两。”石益阳说。

石达开哈哈笑了，说：“我以为多少银子呢，才100两，不多。不过，八字还没一撇，你不能说出去呀，天朝可没有让人出国读洋书的先例呀！”

说着他站起来，说：“替我收拾的箱子在哪，我看看有没有落下什么？”

石益阳就牵着他的手进了书房。

石达开书房里的书堆得到处都是，在太平天国上层人物里，他是惟一爱书的人。

石达开见墙角放着四口包铜角的樟木箱子，一一打开，脸上

露出满意的微笑，开到第三只箱子时，发现里面有一个纸卷，打开一看，原来是左宗棠赠他的字画。

石达开问：“你怎么知道带这个？”

石益阳说：“我见父亲每次都带着的。”

石达开嘘了口气，说：“现在带不带它，已经没意义了。”可还是扔在了箱子里扣上了盖。

第四只箱子一打开，石达开笑了，全是女人衣裳。石达开问：“怎么都是女人的东西，装错了吧？”

“没错，是我的。”石益阳说。

石达开好生奇怪：“你的东西打箱子干什么？”

石益阳说：“我跟父亲去呀！”

“不行，”石达开说，“真是让我把你宠坏了。我去打仗，哪有工夫管你！”

石益阳撅起嘴道：“我用你管了吗？都是我管你呀！你不让我去，我就哭，哭七天七夜。”说着立刻掉下眼泪来。

石达开摇摇头，叹口气说：“可真拿你没办法。好了好了，别掉金豆了，我带你去还不行！书本带了没有？”

石益阳把箱子表层的衣服拿开，里面全是书。

石达开没话可说。

石益阳说：“妈妈也让我去，她说，只有我在你跟前你没脾气，只有我能管住你。”

“不得了，”石达开说，“原来你是王娘派来的监军啊！你有那么厉害？看着吧，今后我什么都不听你的。”

石益阳示威地说：“那，走着瞧吧。”

二

傅善祥宅第门外人挤人，左邻右舍全轰动了。

报喜人接二连三打锣而来，高叫着：“傅善祥高中太平天国女科头名状元喽！”在锣鼓与鞭炮声中，围观者如堵，门上已挂了彩，家人在给报喜的人分发赏钱，傅善祥已换上了女官官袍，洒脱而漂亮。

鼓乐声大作，仪仗、卤簿排到街口了，是迎新科状元的。曾水源骑着马走在前面，到了门口下马，向傅善祥拱手，说：“恭喜傅小姐，你是天国头一名女状元，怕也是古往今来头一名女状元了，可喜可贺。”

傅善祥的父亲出来，拉着曾水源说：“快到屋里吃杯茶。”

曾水源说：“改日再来叨扰，东王等着新科状元去谢恩呢。”

傅善祥的父亲忙说：“既这样，我就不留了。”又转对女儿说，“快进宫去吧。”

曾水源叫随从给傅善祥十字披红，又在胸前戴上了一朵大红花，然后亲自扶她上马，傅善祥无论如何不肯，说：“这可不敢当。我对曾丞相已感恩不尽了，不是你提携，我一个弱女子怎么会有今天？”

曾水源说：“状元客气了，你是以文才取胜，这是天朝的福啊！”

傅善祥的坐骑一动，鼓乐齐鸣，仪仗队在前引路，浩浩荡荡沿中正大街走来，南京市民万人空巷，驻足观看这一盛况。

状元游城一圈才向东王府进发。

东王府前大殿是召见的地方。

这里钟鼓齐鸣，鼎内香烟缭绕，傅善祥和另外两个女榜眼、女探花趋入大殿，向高坐上面的杨秀清呼“九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毕，起立。

杨秀清努力睁大眼睛问：“哪个是新科状元傅善祥？”

傅善祥上前一步，说：“傅善祥在。”

杨秀清为看得仔细，说：“到前面来。”

傅善祥只得走到离东王五步远的丹陛之下。杨秀清深为傅善祥的美丽吸引了，看了半晌，说：“你就留在东王府办事，本王封你为东殿女簿书，兼领礼部尚书衔，你的职责是代本王批答公文，你就住在东王府里，回头叫陈承塔在参护厅后面给你收拾出公事房和住处，再给你四个牌刀手做侍从，你须仔细为天国尽职尽责。”

傅善祥忙跪下：“谢东王恩典。”

天王府真神殿上上下下一场空欢喜。

洪秀全早早地坐在了龙椅上，殿外旗幡如林，牌刀手和百官皆肃立两厢。

洪秀全等得不耐烦了，问立在丹墀下的苏三娘：“怎么回事？新科女状元还不来谢恩，才几步路啊！”

这时司琴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进真神殿，说：“回禀天王，女状元傅善祥留在东王府当了女簿书，来不了了。”

百官尽皆失色，都偷偷拿眼睛去看洪秀全。洪秀全脸色铁青。

洪仁发说：“这太不像话了，谁是天王啊？”洪仁达扯了他袖子一下。

蒙得恩出班，奏道：“臣去交涉一下，可好？”

“不必了。”洪秀全这时脸上早已带上了微笑，他说：“留在东殿也好，东王那里政务繁冗，应找几个文笔好的人代批代答诰谕之类，他们有时呈上来的奏折竟然文理不通。”他像没事人一样站起来回后林苑去了。

洪仁发愤愤不平地说：“这还了得？天王也太好说话了。”

洪仁达说：“天王自有道理，你别又多事，言多必失。”

三

傅善祥觉得很别扭。

一入了东王府，她忽然成了被架空了的人，好像离凡人一下子有十万八千里了。她刚动手去掀帘子，早有侍从挑了起来，一迈进门槛儿，早有人拉开了椅子、送上了手巾把，端漱口水的、捧痰盂的、上茶的、打扇子的前后左右围了一大圈，倒让她觉着累。她不能生气，这是王府的规矩。她和颜悦色地告诉下人：一切都免，需要时她会叫她们，平时自便。

所有的侍从都说：“不敢。”

傅善祥叹了口气。这时侯淑钱来叫她，说东王有请，傅善祥急忙赶到东王办公的便殿。

杨秀清正半卧半坐在竹躺椅上抽水烟袋，案前堆满了散乱的文件。见薄施脂粉的傅善祥进来，就放下水烟袋打量着她。她换上了太平天国的女官服，别有一种韵致，妩媚中透着杨秀清所不熟悉的气质，是什么呢？他一时说不清，她身上有的这种气质宫中女官身上没有，程岭南身上也没有。杨秀清心想，这可能就是女状元独有的魅力吧？她脸上带着不做作的微笑，这与杨秀清看惯了的谄媚的巴结的笑截然不同，她不卑不亢，落落大方。

杨秀清的心里一热，全身躁动了。他的目光停留在傅善祥高耸的胸部，他立刻在潜意识中把她的衣服层层剥去，让她全裸着站在那里，他觉得傅善祥脱了衣服也与众不同，令他有一种非要尝试一下不可的新鲜感。

杨秀清这时听见傅善祥说：“东王，如果没有事，我回去了。”她分明从东王的失态感受到了轻侮，心头不快。

杨秀清为自己的失态后悔。

他想，占有傅善祥这样的女人，不能用占有程岭南一样的蛮

横手段，似乎也该是另一种韵致的，这当然是后话。

“我们来办公事。”杨秀清不再去看她那令人目眩神摇的美丽脸孔。他拿起一份由唛喇译好的文件，递给傅善祥，告诉她：“这是一个英国人写来的信件，我们对洋兄弟是高看一眼的，可如果他们不规矩，想欺侮太平天国，那我们要动硬的。”

傅善祥认真看了一遍。原来英国人文翰在给太平天国的照会中，竟要求承认他们与清政府签订的《江宁条约》。

傅善祥抬起头看着东王，杨秀清指示她写回信，口气要硬。不承认什么《江宁条约》，太平天国怎能承认清妖的卖国条约？不过杨秀清也叫她不要伤了洋兄弟，要规劝他们归顺天朝。他不放心，又口授了要点。

傅善祥坐到窗下去写，杨秀清不时地走到她身后，从她的秀发和颈后望下去，一股说不清的幽香让杨秀清几乎无法自制。过了一会儿，傅善祥放下笔，写完了。

杨秀清说：“念吧。”

傅善祥念道：“尔海外英民不远万里而来……”念到此处，她顿了一下，解释说，“东王口授是不远千里，英国离我天朝不是千里，而是万里有余，所以微臣斗胆改了。”

“改得好，”杨秀清说，“不然要你这个女状元做女簿书干什么？”

傅善祥又接着念下去：“归顺我朝，不仅天朝将士兵卒踊跃欢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亦当嘉汝忠义也。兹特降谕，准尔英酋，带尔子民，可自由出入，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与否，只要遵我法度，均可自由贸易，清妖与尔所订屈辱之约，天朝概不承认，且不准助清妖反我天朝，一经发现，将严惩不贷。愿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神之深恩。”傅善祥完全是按杨秀清口授写的，只是略加文字润色，不知为什么，她觉得给洋人的诰谕有点滑稽。

念过，等待杨秀清的认可。杨秀清说：“很好，到底是女状元。用印吧。”

傅善祥打开交她保管的大印盒，拿出东王那方六寸六长、三寸三宽的大印来，盖上后，方看清这方朱色灿然大印是“太平天国军师东王杨秀清”字样。

傅善祥站起来想告退，杨秀清摆摆手，示意她坐下，面对杨秀清那不怎么规矩的目光，傅善祥不敢看，垂下头去。

杨秀清问：“你知道你的权力有多大吗？”

傅善祥说：“臣都是秉承东王殿下旨意办事，并不敢专擅。”

“你很会说话。”杨秀清指指她面前的印盒说，“这大印才是东王，我离了它什么也不是。你有了这方大印，你可以对天下发号施令，你的权不大吗？”

傅善祥不觉胆寒起来，忙说：“这印信如此关系重大，还是殿下自己保存为好，臣担不了责任。”

杨秀清笑道：“岂有堂堂东王每天捧着印信之理？总得有个近臣替本王执掌印钥才行啊。我找了好几年，一直没找到令我放心的掌印人，如今总算找到了。”

傅善祥诚惶诚恐地说：“臣敢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时三尚书侯淑钱来报：“禀东王殿下，曾水源来听您吩咐了。”

一丝冷笑浮上杨秀清的嘴角，他说：“宣他进来。”

曾水源跨进便殿，跪下去，喊了一句“请东王九千岁大安”，然后站起来。

傅善祥很有好感地望着曾水源。

杨秀清对曾水源说：“你带 100 个牌刀手，去到丹徒运回 20 万石粮来，天京快闹粮荒了。”

“是。”曾水源说，“可是，丹徒被清妖占着，从那里弄粮，20 万石，我带 100 人去，怕不济事吧？”他几乎怀疑自己听错

了。

杨秀清道：“我会告诉罗大纲从镇江、曾立昌从扬州出兵掩护你。”

曾水源仍迟疑着，说：“东王，我去皖北吧，那里毕竟有几十个州县在我们手中。”

杨秀清不容置疑地说：“远水不解近渴，就近吧。怎么，你不敢去？你从前不是这样啊！”

曾水源无奈，只得说：“臣去。有期限吗？”

杨秀清看也不看他说：“10天为期。你仔细些，我的军令森严，你是知道的。”

傅善祥有些不解地反复望着他两人。

曾水源说了声：“臣去准备了。”见杨秀清点过头，他出殿去了。

傅善祥问：“东王，他好像觉得挺难。”

“是很难。”东王说，“人人都知道，他曾水源是东殿的台柱子，我不派他去，谁肯用命？”

傅善祥心想，亲者严、疏者宽，东王会用人啊！她哪里会想到这其中无法言传的奥妙呢！

曾水源一走出东王府就感到窒息了。他立刻想到，东王要杀他。他没罪，不能枉杀，那么给你一个根本完不成的任务，你也是死，不去也是死，以违军令、贻误军机的名目杀他，名正言顺，没人会议论。

他十分惶惑不解，自己对天国忠心耿耿，也从来没有违拗过东王，是什么原因让他下此毒手呢？是什么人进了谗言吗？他几乎把与自己交往的所有人过了一遍筛子，他没与谁结仇，不至于有人对他落井下石呀！

他行在天京街头，脑子里乱纷纷的，理不出头绪，也一时不知该往哪里走。

四

仪美的病仍无起色，洪秀全坐在床旁，劝慰说：“病急乱投医，说不定洋人的药片管用，你不吃怎么行？”

贴身宫女山茶说：“公主把洋大夫的药片都扔到窗外去了。”

洪秀全说：“这怎么行？”

司琴走了进来，说：“回天王，天官正丞相曾水源要见驾。”

洪秀全愣了一下，说：“不见。”

司琴说：“他好像有急事，在金龙城外面等候多时了。”

洪秀全依然说：“不见，你告诉他，朕没有空。”

倒是仪美说了句：“父王去见吧，女儿的病没事的。那曾水源是救过父王命的人，别冷了人家的心。”

这话如针一样刺痛了洪秀全的心，良心使然，他的口气软多了，问：“有没有人看见他到天王府来？”

司琴没法回答，只好沉默着。

“叫他到上书房去等朕，不要让人看见。”洪秀全已猜到曾水源的来意。

天王如此小心，令司琴和仪美都很不理解。她们哪里知道天王心里的机关？

上书房一般是洪秀全接见近臣之所。

洪秀全一跨入上书房，曾水源忙跪下说：“给万岁请安。”

洪秀全于心不忍，忙说：“起来，起来，没人在的时候，不必拘此大礼。”

曾水源站起来，抬头正对着洪秀全自己写的那首诗，悬在正面墙上：

鸟向飞兮必如我，

我今为王事事可；
身照金乌灾尽消，
龙虎将军都辅佐。

洪秀全也随着曾水源的目光移向条幅，末句就令他悚然心惊。

洪秀全仿佛预感到了什么，问：“你在东殿做事，来找朕做什么？”

“没有事，来告个别。”曾水源的情绪十分低落。他不愿低三下四求天王。

“告别？你到哪去？”洪秀全问。

曾水源说：“东王令臣带 100 牌刀手去丹徒筹集 20 万担粮，10 天为期，运回天京。臣明晨上路。”

洪秀全大吃一惊，他预料中的事终于发生了，他呆了半晌。是喜、是忧？是吉、是凶？

这就是说，程岭南是祸水！

洪秀全佯装醉酒用以投石问路的“石头”被她原原本本地递给了杨秀清。侯谦芳所报是实，这姨子女人果真是杨秀清派来当坐探的，自己竟与她如胶似膝同床共枕。杨秀清竟然用美人计算天王，这固然令洪秀全痛恨，可眼前他最不能饶恕的是程岭南。洪秀全猛然又想到侯谦芳纸条上写过她与东王似有狎褻之举。这就是说，她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见得是自己的。

洪秀全不由得想起了三国时吕布与貂蝉的故事，杨秀清不是把自己当成头脑简单的吕布耍弄了吗？

洪秀全越想越气。

幸好他有远见，抛出了一个钓饵，程岭南、杨秀清都一一上钩了。

只可惜，曾水源白白地葬送在里边，现在杨秀清要借刀杀人

了，洪秀全心里不能没有负罪感，觉得对不住他，特别是曾水源救过自己的命。话又说回来，正因为洪秀全与曾水源有这一层关系，说他是自己的眼线，才能叫杨秀清不疑呀！

目的达到了，没有成功的喜悦，却只有悲凉。他多么希望程岭南根本没把他“酒后失言”告诉东王啊！那他将不会失去爱妃，也不会失去一个爱将。想到这里，洪秀全发自内心地对曾水源说道：“你此去必死无疑，你知道吗？”

曾水源抬起含泪的眼睛，望着洪秀全，幽幽地说：“臣岂不知吗？”

洪秀全有些激动：“丹徒不在天国版图，又隔着江南大营，有向荣、邓绍良把守要津，你怎么过得去？过去了，你向谁筹那么多粮？是买，是抢？你完不成军务，是死罪，你被清妖杀死也是死，你有什么活路？”

曾水源说：“臣有什么办法？臣以为，这是东王要臣死，借刀杀我而已。我不明白，我曾水源出生入死，为天国忠心耿耿，不知犯下什么大罪，如此处置我？这还不如把我推到雨花台明令问斩呢。”

洪秀全见爱将泪如雨下，一时心如滚油煎熬，他呆坐半晌，问：“你想让朕发话救你吗？”

曾水源只说了四个字：“不敢奢望。”

不敢奢望，还是希望。

天王当然能救他，而且是惟一能救他的人，洪秀全明白，曾水源也明白，不然，他执行东王之命前来见天王干什么呢？他相信洪秀全能生恻隐之心的，那年曾水源舍命救主，天王不是说过今后要好好待他吗？

由悔生恨，现在洪秀全恨程岭南恨得牙根都发痒了。

洪秀全在衡量利弊。如果他发一通诏旨，不让曾水源去执行这个必落陷阱的任务会怎么样呢？也许杨秀清正等他这样做呢！那就证明程岭南所言不诬，曾水源真的成了洪秀全指使的坐探，

那今后与东王的关系怎么处？洪秀全只有牺牲曾水源，借以证明自己坦荡荡！

曾水源已不抱希望了，他说：“臣只有一个愿望，臣死后，莫以罪臣论处，别革去我的职衔，别罪及家人，我只有一子，托付天王，别让他流落街头，臣死而无憾。”说罢放声大哭。

这一会儿，洪秀全几乎动摇了，可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怯懦和人之常情，他渐归平静，说：“你放心去吧，所托之事，朕当记在心里。”这等于说洪秀全对曾水源的送死无动于衷，这更令曾水源深为痛心，他哭着拜别了天王，走了出去。

他走了以后，天王倒是难过得低下头去，再抬起来时，满眼是泪。

他能不记得当年曾水源从战场上把自己救下来的往事吗？他当时对曾水源许过愿：“日后，朕该好好待你，你是朕第一忠臣。”说过的话言犹在耳，可现在却眼睁睁看着东王设了个陷阱让他跳，而始作俑者难道不是洪秀全自己吗？为了试探程岭南是不是杨秀清埋在他枕旁的钉子，他故意牺牲了曾水源，曾水源的无辜自己是有愧的。如今，杨秀清是把曾水源当成“异己”除掉的，而洪秀全却是除掉了自己的救命恩人，他怎能不心痛？

可洪秀全也知道，在这场背对背的权力较量中，他只能不动声色，如果公开出面救曾水源，那等于承认了自己在东王跟前安置奸细！

最可怜的是曾水源，他知道东王想杀他，他明白天王能救他而不救他，他意识到他将在两个巨大的权力的轮子的咬合的缝隙间被绞成肉泥，但闻辘轳响，不知井在哪？这是他死而不甘心的。

他在天王府前站了一会儿，决定马上去看儿子，他死了，7岁的儿子曾宪怎么办呢？如果他妈妈不死在前线，曾水源也许比现在要静心。

这个牛高马大的汉子终于落泪了。

第 36 章

我为君尝毒，君把我毒死。一个女人满怀歉疚地走上了通往奈何桥的路。

—

杨秀清从清早到深夜都在忙。

北伐前线，西征战场，扬州、镇江保卫战，对付向荣江南大营……所有的战报要他处理，调兵遣将、调度粮草要他签发命令，除了军事上的紧迫，还有日常政务不拘巨细一古脑儿地都堆到他的东王府来。他兢兢业业，果断处理，尽量把麻烦和疲累担在自己肩上，不让天王操心。天王只听结果，不问过程，东王已经习惯这种忙碌而充实的生活了。他为自己主宰着太平天国的命运而自豪，他为自己引领着太平天国的航船而自慰。他愿意听别人议论东王能干、东王是天国柱石之类的话；他对天王的赞誉同样在乎。他并不认为天王的作用比自己大，可天王的表彰仍令他高兴，他把洪秀全当成太平天国和他自己的精神领袖，而视自己为拓展天国大业的实施者。

他远距离地操纵着各个战场，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战场上敌我力量的对比往往瞬息万变，将领们请示的文件有时一天发来两份，两份完全相反，杨秀清只能从自己的推断来发号施令。

他最关注的是林凤祥、李开芳的北伐军，能否尽早打到北京去？

1853 年秋，林凤祥、李开芳的北伐军冲破清兵的层层围堵，一路北上，攻入河北。9 月 30 日攻克顺德府，10 月 1 日占领柏乡，4 日攻下赵州，10 月 6 日再下栾城、藁城。

清廷将前线统帅讷尔经额革职，又急调都统西陵阿、副都统明庆尾追，派号称常胜将军的僧格林沁蒙古骑兵急驰固安县涿州设防，防止太平军北进沧州。

在没有援军的形势下，他们已经打到了直隶边上，威震京畿，洪秀全和杨秀清对北伐军无话可说。

10 月 9 日，林、李大军又打下了深州。

太平军已攻入城区了，知州陈希敬还带着几百兵勇在衙门前筑垒顽抗。

林凤祥马快，冲过去，拔出手枪击毙了陈希敬，兵勇们立刻作鸟兽散。

林凤祥跳下马来，叫人把衙门旁边的大牢打开放人，这差不多成了规矩了。

林凤祥、李开芳等人进入残破不堪的知州衙门，坐下来。

这时部将汪一中进来说：“天京来人了。”

随后，一个天朝信使走进来，大声说：“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锬接旨！”

林凤祥、李开芳忙面南跪下。林凤祥说：“吉文元、朱锡锬统领后军未到。”

信使打开天王诏旨念道：“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李开芳、林凤祥等将领北伐中原，战功赫赫，为彰尔等功勋，特晋封林凤祥

为靖胡侯，李开芳为定胡侯，吉文元为平胡侯，朱锡锬为剿胡侯，望卿等再接再厉……”

林凤祥、李开芳同声谢恩毕，站了起来，林凤祥对汪一中说：“去为信使准备饭菜洗尘。”

汪一中领信使出去后，林凤祥说：“封侯拜相，不如发援兵来。”

李开芳笑道：“看来尾大不掉，天京有难处。”

林凤祥说：“我们从山西打入河北，京师震动。清妖已派僧格林沁进占涿州，胜保在保定一线防守，我们直扑北京怕不容易。”

李开芳说：“一路斩关过县，圣兵过于疲累，该歇一歇了。”

林凤祥说：“那就屯兵深州休整几日，然后乘虚折向东北，先攻下天津，再去围攻北京，出清妖不意。”

李开芳说：“告诉吉文元、朱锡锬，就这么办。”

二

对九江城的总攻，是9月29日发起的。

太平军在猛烈攻城，水陆之师齐上，一顿猛烈炮火后，太平军正持旗已第一个登上了城头，大旗一摇，云梯如林，圣兵一拥而上。

石祥祯、林启蓉并马入城。

石祥祯说：“林将军，我意你率部留守九江，我分一半兵给你。”

林启蓉说：“你去攻打两湖吗？”

石祥祯说：“正是。翼王再三训谕，九江控扼天京上游江面，又是经略两湖的基地，将军万万不可大意。”

林启蓉说：“石将军放心，丢了九江，我林启蓉绝不独生。”

九江失守，武昌湖广总督府震动了。

此时张亮基已经是湖广总督了，一听太平军又杀过来，十分惊慌，忙召来部属，说：“长毛占了九江后，石逆一部进至广济县武穴，水师直下田家镇，蕲州和黄冈岌岌可危。好在江忠源已从南昌回援，我意请劳崇泰率炮船去防守江面，江廉访协助督师。”

两人都答应下来。未曾出兵，太平军已到田家镇，正猛攻田家镇要塞半壁山。

清兵在劳崇泰、江忠源率领下，编造了巨筏，上置火炮，横列江面。

石祥祯的水师排山倒海而下，一举冲破了清军江防。清军水师望风溃散。

陆上，韦俊在半壁山指挥炮兵轰击田家镇，炮火过后，骑兵、步兵冲过去，清兵望风而逃。

江忠源吆喝不住溃兵，只好骑马快逃，等到跑出伏击圈时，身边无一人在。

却不料湖广总督衙门在最危急时易人。

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唉声叹气地说：“张亮基是个有福之人，当年他守长沙，长沙保住了。今他督湖广，不等城陷，他又拍拍屁股走人了，我一到任，长毛便兵临城下。”

汉阳知府俞舜卿说：“贼势甚猖獗，田家镇、蕲州一战，督粮道徐丰玉、黄德道、张汝瀛战死，黄冈知府金云门被长毛斩首，江忠源差一点儿，仅以身免。”

吴文镕说：“我们只能闭城株守，武昌城不过千余兵，连守城都不够。”

忽闻炮声隆隆，一个戈什哈来报：“不好了，大帅，长毛已占了汉阳，正向武昌开炮。”

吴文镕一屁股坐了下去，吓呆了。

三

天津静海是 10 月 29 日占领的。

太平军北伐军在占领静海后，立即建立土垒木栅，干得热火朝天。

林凤祥与李开芳在木栅外话别。林凤祥说：“你马上进兵独流、杨柳青，我在静海驻防，可以互相支援。”

李开芳说：“到了独流，我准备多雇民夫，编木为筏，乘之北上，水陆攻天津，那时你再移师过去。”

林凤祥说：“我得为你挡住胜保骑兵，善禄、西陵阿的骑兵也到了静海外围，僧格林沁也围上来了，加上天津的敌兵，我们有点腹背受敌了。”

李开芳说：“清妖还会调大兵来，不会让我们轻而易举地拿下天津去围攻北京。是不是还应派人回天京去请援兵？否则我们功亏一篑呀！”

林凤祥说：“我们想的一样。你把队伍多带些去，我这里留三分之一。”

李开芳说：“那怎么行？清妖的压力都在你这里。”

林凤祥说：“你放心吧。”

两个人分手前拥抱在一起，都泪花闪闪，看着李开芳骑马走远，林凤祥叫：“汪一中！”

汪一中扔下手中的镐头跑过来。

林凤祥说：“弄一套老百姓的衣服，马上回天京去请援兵，信，我马上写好。”

汪一中说：“遵命。”

四

天京水西门内聚集着全副武装的太平军。

曾水源已经点齐了 100 名牌刀手，个个精悍，一人牵一匹战马。他走到正持旗身旁，扯开旗，上面大书“太平天国天官正丞相曾”，曾水源苦笑了一下，说：“旗卷起来，不带旗了。”

正持旗有些纳闷，还是把旗卷了。

曾水源心绪复杂地在队前走了两个来回，忽然问：“父母高堂在的有谁？”

约有一半的人把手举起来。

曾水源说：“你们留下。日后有人问起，就说是我命你等留下的。”

有一个牌刀手说：“丞相怕我们死不起吗？”

曾水源说：“为天国而死，虽死犹荣，可是白白去送死，令人痛心。你们这些人守在水西门外，准备接应我们运粮回来。”

被留下的士兵同声喊“遵令”。

曾水源喊了声“上马”，五十多牌刀手跟在曾水源身后策马出城，直奔丹徒，开始了没有希望的征程。

在马上，曾水源感到对不起这五十多个牌刀手，自己开罪于东王，却要这么多弟兄陪死，他又不能明说，那等于戳穿了东王的阴谋。他惟一抱的侥幸想法是真的劫到粮食交差，那杨秀清可就无话可说了。

为此，他一出城，就给镇江的罗大纲写了封求援信，只要他伸手拉一把，有可能化险为夷。罗大纲为人义气，不会袖手旁观，何况他不知内情，也不会不救他。

曾水源不甘心平白无故地死，他要在夹缝里觅得生存的机会。

五

陈玉成当了殿左二十九检点，职衔够大了，却又让他兼领职级低得多的天京圣典粮库的典粮官。

他更愿意到前方去打仗。是洪秀全有意照顾他不让他上阵去厮杀呢，还是惩罚他的抗旨呢？陈玉成不得而知。

他上任的时候，正是天京圣库存粮告罄的危机时刻。东王一天三个诰谕，叫他“省着用粮，不可大手大脚，不能敞开肚皮吃”。北王的诫谕叫他“量入为出，不要寅年吃了卯年的粮”。

陈玉成查了库底，证实了粮荒在即，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动员圣典粮库几百人什么也不干地打了三天老鼠，打死的老鼠居然装了好几斗，陈玉成说这是鼠口夺粮。他能做到的另一条就是限量、减量了，每一份额减去两成供应。他不怕开罪于人，常常亲自执秤、过斗。

叶明珠这天来领米了，她人头都熟，让司秤把米堆得尖尖的。

陈玉成恰巧看到，用刮板“哗”地一下刮平了。叶明珠一见，气不打一处来。

叶明珠说：“陈玉成，你当了粮官，不认人了？”

陈玉成说：“明珠姐姐，最近江西战事失利，粮运不进来，北王已下令，凡不上前线者一律吃粥，你们女营只是担任城防任务，也在吃粥之列。”

叶明珠说：“说得好听，我不信你们管粮的也吃粥。”

陈玉成笑笑，拉着叶明珠来到圣典粮库的伙房，大锅里热气腾腾，厨子正用大木勺搅拌粥锅，稀溜溜一大锅。

叶明珠缩回头来，对陈玉成说：“那我没说的了，公平就行。”

陈玉成说：“连北王都吃粥了。”

叶明珠说：“是吗？”

洪宣娇带着江元拔走来，叶明珠问：“江元拔怎么瘦了一大圈？”

江元拔说：“喝粥喝的。不过，瘦死的骆驼比牛大，我还能力举千斤，不信？”他哈下腰一手抓起一个 200 斤的粮袋子，往腋下一夹，运走如飞，顺着跳板走上粮库尖，又快步走了下来，气不粗喘。

叶明珠说：“喝粥你还这么有力气，索性让你喝凉水得了。”

人们都笑起来。

陈玉成问洪宣娇：“姐姐又不领米，来此何干？”

洪宣娇说：“来看看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一听就是玩笑，可她脸却很严肃。

陈玉成见她并不像开玩笑，就收敛起笑容，把她拉到粮囤旁，问：“我怎么会是忘恩负义之人？”

洪宣娇说：“你如愿以偿退了婚，又当起了京城典粮官，你可知有一个人为你吃苦，都快命赴黄泉了。”

“谁？”陈玉成先还以为洪宣娇故意耸人听闻，但旋即猜到了，“是……是仪美公主吗？”

洪宣娇叹口气，点了点头。

“她怎么了？”陈玉成问。

“她不见你倒好，”洪宣娇说，“见了你一面，反倒忘不了、丢不下了。这几个月，她都瘦得不成样子了，御医束手，洋大夫也没办法，我看她是不久人世了。”

陈玉成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可他又能够怎么样呢？道歉？安慰？似乎都是荒唐的事。

洪宣娇说：“除了她自己，只有苏三娘和我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洋大夫倒猜对了三分，可仪美又不肯吃人家的药。天王还

以为她得了痼病呢，都叫人预备后事了。”

陈玉成说：“我的罪过可大了，怎么办？我去看看她？”

洪宣娇故意激他：“你不奉旨，你怎么敢入深宫去？”

陈玉成说：“我从小学过轻功，我就是冒死也要去见她一面，当面赔罪。”

洪宣娇抓住陈玉成的手说：“你果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仪美没有白白为你搭上一条命。我成全你，你去见见那个可怜的人吧，也许冲一冲，能让她死里逃生呢。”说这话时，洪宣娇眼含着泪。

陈玉成说：“那我们快走吧。”

“急不得。”洪宣娇说，“待会儿你化装成北殿的宫女，跟着韦玉娟到王府去办事，反正你装过女孩子的。”

“万一露了馅呢？”陈玉成问。

“有我呢。”洪宣娇说，“总比一个大男人进宫去强，那会引起诸多不便。”

陈玉成点点头，说：“就这么办吧。”

洪宣娇说：“你先跟我到北王府。”

陈玉成向另一个典粮官交代了几句话，随洪宣娇、江元拔走出去。

六

洪秀全寝宫里正在演练歌舞。

丝竹声声，舞袖婆娑，洪秀全坐在摆满果饌的席前正在观赏程岭南的独舞。

程岭南今天穿了一袭半透明的白纱衣，裙带飘飘，环佩丁丁，她正跳得高兴，轻如梁燕，来回在洪秀全面前盘旋。

洪秀全观舞有些心不在焉，他眼前时而现出曾水源凄怆话别

的样子，时而有一张纸条在眼前盘旋飞舞，最后变成了飞灰，在盘旋、飞舞。

掌声四起，娇喘吁吁的程岭南回到洪秀全的身旁，乐声再起时，已是宫中舞女跳起天庭舞了。

洪秀全魂不守舍地望着程岭南。她发觉了，伸出一根纤纤细指，在天王眼前晃了晃，他的目光呆滞无反应。

程岭南冲他嫣然一笑，说：“陛下怎么了？看舞啊！”

洪秀全回过神来，他悄悄移开绿玉樽，底下有一个白色纸包。他的手有些抖，又移绿玉樽压住。

“陛下吃点什么吧，”程岭南拿起象牙筷，说，“臣妾为圣上先尝。”她一连吃了几种菜，又嫣然一笑：“没事的，可以吃了。”

洪秀全忽然觉得她那张倾国倾城的脸变得丑陋不堪，狰狞可怖，他本能地而后躲闪。程岭南问：“陛下怎么了？”

洪秀全说：“给朕斟杯茶吧。”

就在程岭南转身去拿兽头鹤嘴茶壶时，洪秀全再次移开雕有龙纹的绿玉樽。拿起白纸包打开，一抖，将包里的粉末抖进了玉樽，几乎同时，程岭南向绿玉樽里注满了茶水。程岭南劝道：“这是雨前茶，西湖龙井，圣上多用一点吧，龙体康健。”

洪秀全冷漠地说：“这茶照例不是要爱妃尝过才准朕喝的吗？”

“圣上不说，臣妾倒忘了。”程岭南敛宽袖翘玉指，轻轻端起玉樽，洪秀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脸。就在她已经将玉樽挨到朱唇的一刹那，也许是洪秀全良心发现，他于心不忍地叫了声：“别喝了！”

程岭南的手停住，看了洪秀全一眼，她也觉得他的声音有点异样。她问：“怎么了？”

洪秀全惶然地说：“没什么，看舞吧。”

这时程岭南已经很自然地喝下一口茶，洪秀全不忍心看她，

别过脸去。

程岭南将玉樽凑到洪秀全嘴边，一只手替他梳理一下唇边的须髥，说：“来，臣妾擎着杯，圣上喝吧。”

洪秀全急忙用手推开，说：“朕不喝了，朕有些头疼。”由于推得过猛，那樽茶泼洒了一半。洪秀全如此粗鲁，程岭南不禁有几分惊愕。

程岭南放下绿玉樽不一会儿，忽然双手按住腹部，脸上现出难忍的痛苦表情，她用力咬牙挺着。

程岭南这个尝毒人反被下毒，这是她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洪秀全亲手毒死她，更是她不会料到的。

洪秀全还想做戏，他问了一句“怎么了”，又顺手端起了绿玉龙纹樽，做出要喝的动作。

程岭南大叫一声：“有毒，陛下不能喝呀！”一掌打翻了绿玉樽。程岭南不过因为东王保全了她一家人的性命，不得不听命于他、委身于他，如此而已，她怎么会想到有此飞来的横祸？

程岭南痛苦地倒在地上抽搐，七窍渐渐渗出血来，她用力抓着洪秀全的手。

洪秀全这时心里惴惴然开始隐隐作痛了。尽管他口口声声喊要抓住投毒者，可他自己都觉得那喊声没底气、软弱无力，他疑心别人已经猜到了什么，他疑心程岭南也想到是他要除掉她……

然而程岭南却说：“什么人……这么狠啊……想害天王……可要小心啊……”

这话如针一样刺在洪秀全心上。

在痛苦的折磨中，程岭南的手下意识地抚在自己的肚子上，她已说不出话，可洪秀全懂她的意思，她是在向天王道歉，她的死将带走不久就降临人世的幼主，她觉得这损失比她自己的死要大。

程岭南想对天王说，对不起他，她既然当了天王的王娘，就

不该再与东王有暧昧之情，更不该当他的坐探，可惜，她此时已口不能言了，只把一双绝望的、忏悔的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洪秀全，她的嘴唇蠕动着，她在声嘶力竭地喊，只是发不出声来：我已经不再为东王效力了，我暗暗发过誓，这是最后一回，最后一回……从今往后，我的全身心都属于天王的了……天王，您听到了吗？您怎么不说话？您能原谅我吗？

司琴等女官跑来，把舞女赶下去，乐声戛然而止，大殿上一片慌乱。

司琴叫：“有人在天王茶里投毒，来人啊，不准放走一个人！天王府所有的门立刻包围起来。”

廊外牌刀手向各处跑去，顷刻之间天王府内外戒严了，那些宫女、乐班和舞女吓得在原地不敢动，如同筛糠一般。

洪秀全怀中的程岭南已经奄奄一息，她的脸色发青，嘴角抽搐，她用尽力气想喊，想说自己不想死，想告诉天王心里话，想让他开恩，永远不追究程家人，想说，臣妾再也不能为天王尝毒了……她憋得面目青紫，却发不出声来。

洪秀全似乎听到了，似乎懂得她的心。洪秀全声音悲怆地答：“放心，放心，朕记在心里了。”

程岭南就在洪秀全怀中死去了。

七

天王府出事的消息不脛而走，随后不久，天王府四周被圣兵围得铁桶一样，韦昌辉源源不断地向天王府调兵，他全副武装，站在大门外。这既是他的忠于职守，也是东王的命令。

东王杨秀清的仪仗过来了，几乎摆了半条街。杨秀清在真神荣光门口下轿，在十几面大锣前与韦昌辉见面，两人说了几句什么，杨秀清就带着陈承谔、李寿春、傅善祥、侯谦芳等走进了真

神荣光门。

天王洪秀全躲在上书房里尚不知外面的事。

洪秀全正在条案上写字，他写了一个二尺见方的隶书“挽”字，刚刚写完最后一笔，司琴和苏三娘进来了。

苏三娘说：“圣上，东王、北王来了。”

“来干什么？”他擎着笔的手有点发抖，一滴墨淌在“挽”字上，染了卷。

司琴说：“他们带了兵来，把天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现正在往三座牌坊那里赶人。”

洪秀全啪地一下掷了笔，嘟囔了一句：“趁火打劫。”

这时有人来报：“北王求见。”

洪秀全说：“叫他进来。”

韦昌辉脚步勿急地跨进上书房，跪下请了安：“给万岁请安。”

洪秀全厉声问：“你们要干什么？”

韦昌辉的眼睛四下瞄了一圈，洪秀全示意苏三娘，司琴退下。

韦昌辉小声说：“东王说，趁此机会把天王府里里外外清理一番，我怕这事闹大了，良莠不分……”

洪秀全说：“你去吧，我自有道理，清理到朕的头上来了。”

韦昌辉充分领悟了天王此语后头的玄机，他急忙退了出去。

天父台下被驱赶来的人越来越多。

杨秀清坐在四周围有黄缎的天父台上，半眯着眼，威风凛凛，牌刀兵们正把天王府的男女官吏、宫女一批批带到天父台下面的广场跪下，听候发落。

天王带着天王府的臣众和牌刀手从二门出来，直奔天父台而来。

对于程岭南的暴毙，杨秀清既惊又惧，同时心有不甘。

为天王尝毒而死，这是忠臣，问题是谁给天王下毒？为什么是程岭南成为牺牲者？东王不能不联想到自己，想到他与程岭南的关系，她不是说天王已经起了疑心吗？焉知不是洪秀全借机除掉坐探的一手？那洪秀全可太高明了，滴水不漏，程岭南确实担负尝毒的使命，那么有人想暗害天王，她第一个死就很正常，绝不会引起人们怀疑。

杨秀清故意兴师动众抓投毒者，表面是维护天王尊严，保护天王安全，其实是另有新谋的，他要借此事把天王府置于自己的保卫下，保卫的同义词就是控制。

天王洪秀全早看透了杨秀清的用心，他连看也不看杨秀清，步上天父台的天桥。

杨秀清一见，忙起立。洪秀全坐到杨秀清方才坐的龙椅上去。

杨秀清这才立于丹墀下，台下所有的人跪下，照例三呼万岁。当杨秀清请安后，洪秀全咄咄逼人地问他：“兴师动众，为何事呀？”

杨秀清道：“禀天王，居然有人想毒害天王，天理难容，幸而有人代尝，不然怎么得了？臣想借此机会整治一下，一定将罪魁祸首查出来，方能绝后患。”

洪秀全说：“难为你一片忠心。杀鸡焉用牛刀？不用这样如临大敌，反倒显得天朝无能。”

杨秀清问：“天王的意思是——”

洪秀全说：“你把人都带回去，此事宜秘访，不宜张扬。你这样大张旗鼓，即使错杀一万，也未必不使元凶漏网。”

杨秀清说：“天王安危，臣弟不能听之任之呀！”

“朕自有道理，你去吧。”洪秀全又向他挥了挥手。

杨秀清下了天父台，向韦昌辉吩咐了几句什么，全副武装的牌刀手们陆续撤出。

洪秀全对跪在天父台下密密麻麻的宫人说：“没你们的事，都起来吧。”

众人感激涕零地叩头不止，一个劲儿地喊“天王恩典”、“天王明鉴”。

八

漆黑的夜，几十辆大车载着粮食辚辚驶来，曾水源和他所带的牌刀兵押着粮车缓缓前行。他借了罗大纲的力，真的运回了粮，他担心冲不过邓绍良的封锁。

前面不远就是邓绍良的大营了，曾水源将牌刀兵集合起来，形成一道防线，他吩咐：“如果清妖没发现，算咱们走运，如果发现了，咱们只好拼死顶住。”

一个两司马问：“不是说罗将军从镇江派兵来支援吗，怎么不见动静？”

曾水源说：“咱们派去联络的人也一去无踪影了。”罗大纲帮他弄到粮后，士兵就回防地了，为过封锁线，曾水源只好再次求援。

正在这时，一个黑影从对面小路驰来，驰近，才看出正是曾水源派出去求援的两司马。

曾水源忙问：“找到罗丞相了吗？”

那个两司马禀报时闪闪烁烁，只是说，罗大纲迄今没接到东王的命令，也不知东王派曾水源去弄粮的事，言下之意是明显的，罗大纲有怨言，听信了曾水源一面之词，擅自出兵，违了东王之命，他将要担不是的。

曾水源的心凉了。既然罗大纲已有不信任和怨艾之情，岂能再次出兵护粮？

曾水源不怪罗大纲，心却伤透了，他运的粮仿佛不是为了天

京，不是为了天国！他又自我嘲弄地想，你还这么傻，让你去劫粮，不过是杀你的口实，哪会派兵保护呀！

忽然，有一个人骑马飞驰而来，口口声声找曾丞相。

这个士兵是罗大纲手下的人。他告诉曾水源，罗丞相说了，既然是为天京弄粮解困，死活也得救，不管有没有东王令了，他宁可担过。这兵士说，他已派陈宗扬检点率了两千兵过来了，叫他先来通报一声。

曾水源一听，心里滚烫，禁不住叫了声：“罗丞相仗义。”泪水也流了下来。

曾水源让自己的人和运粮人先隐蔽下来，抓紧时间吃点东西，等陈宗扬的大军一到，一鼓作气冲过去。

士兵和车夫们都隐到一个荒坡下，拿出带在身上的冷饭团子吃起来。这时的曾水源几乎以为自己命大可以活命了。

陈宗扬带着轻骑兵已经悄悄接近邓绍良大营，突然掷出几个火药包，山崩地裂一声呐喊，陈宗扬开始踹营。他只能用这种办法掩护曾水源过路。

邓绍良早有防备，他们丢了粮，知道必经此路回天京，一见陈宗扬突来，立即引兵杀出，两军在阵前厮杀。

曾水源在隐蔽处已看到了前面的火光。

一听见前面的喊杀声，曾水源霍地跃起来，大叫：“陈将军踹营掩护我们了，快，叫马车先行，冲过去。”

牌刀手们催促着赶车人快马加鞭，可粮食重车哪里走得快。没走多远，听见敌营中有人喊：“截住粮车！别让长毛运进去粮食，饿死他们！”

曾水源好不着急，坐骑兜着圈子，围着走不快的粮车打转，却无办法。这时敌人已经向这里拥来，很快把运粮车队拦腰切断了。

曾水源指挥牌刀手与敌人格斗，可是寡不敌众，清兵砍马

腿，用刀扎破粮袋子，粮食撒了一地，车夫们早跑得四散无踪影了，全部粮车瘫在路上。

曾水源落荒而走，等甩掉追兵停下来喘口气时，发现跟上他的只有两个牌刀手。

曾水源把长剑向空中一掷，长剑带着呜呜风声呈抛物线状落地，扎进泥土中。曾水源仰天叹道：“我这是何苦呢？一人受戮就是了，为什么要搭上这么多弟兄的命啊！”

第 37 章

人心是一剂灵丹妙药。

—

程岭南的死，既是一场轩然大波，又像后林苑清溪里河的微波浅浪一样，风一住，便归于静寂了，天王府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泰和、宁静。

人们担心天王会来一场大清剿，人人过一遍筛子，谁都会想到，投毒者是冲天王下手的，只不过偏巧为尝毒的爱妃所食，误送了一条命。

洪秀全竟然没有追究此事，至少没有大张旗鼓，这令人们纳闷，连洪宣娇、苏三娘这些人都认为过于纵容了。

洪秀全的冷静，倒引起了杨秀清的猜疑，只有他有与众不同的猜想，是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估计，可杨秀清已经永远只能停留在“估计”的份儿上了。

这几天，洪秀全焦心的是天长金仪美的病，眼看着一天天瘦下去，一副大病不起的样子，天京城里的名医请遍了，偏方、验

方也求遍了，可没人能妙手回春。

洪宣娇也许是把陈玉成当成一味药的，经过一番谋划，陈玉成进了王府。

韦玉娟进王府是公事，陈玉成化装成北王府的宫女，当她的随从。陈玉成打扮成女孩子，一样是个漂亮脸，只要他不迈大步，没人能发现他是个男的。可他走在后林苑的林阴路上，心里总是打鼓，走路也不自然。韦玉娟不时地提示他：“迈小步，虎视阔步的，哪像个女孩子？”

陈玉成只好倒碎步。

苏三娘和洪宣娇远远地迎过来了。

苏三娘向仪美公主的寝殿喊了声：“北殿韦公主来看天长金了。”

这样一声声传了进去。

洪宣娇走近陈玉成说：“待会儿我把人都支走，你好好劝劝她，别惹她哭。”

陈玉成惶惑地点点头，紧走几步，已来到仪美公主寝宫门外。

几个宫女正给仪美上妆，由于敷了粉，插上了钗环，显得不那么憔悴了，可精神仍十分倦怠。仪美问：“到底是见什么人啊，用这么费事？”

宫女山茶说：“这是你姑姑吩咐的，小的也不知道。”

门开了，洪宣娇等人进来，陈玉成跟在后面，洪宣娇用报喜的语气说：“仪美呀，有贵客临门了。”

仪美根本没注意宫女打扮的陈玉成，她看到了韦玉娟，就以为她是贵客，仪美勉强笑了笑：“承韦姑姑惦记着，其实我没什么……”

忽然间，洪宣娇、韦玉娟都出去了，宫女也走得一千二净，屋子里只剩下了床上坐着的仪美和门口站着的陈玉成，房子顿时

显得空旷起来。

仪美轻轻地问：“人呢？怎么都不见了？”

陈玉成放轻脚步走过去，望着仪美极度衰弱的样子，心里一阵酸楚，他哽噎地叫了一声：“天长金——”

仪美觉得这声音有点异样，她向陈玉成望了一眼，似面熟，又不认得，就问：“你是北殿的人吗？韦姑娘带来的？”

陈玉成说：“天长金公主不认识我了吗？”他三下五除二卸去了头饰，说，“天长金，我是陈玉成啊！”

仪美认出来了，可她不敢相信，以为是在梦中，她说：“我是在做梦吗？”

“不，”陈玉成说，“陈玉成来看公主了。”

仪美一阵目眩，差点栽倒，陈玉成连忙上前，轻轻扶住。

仪美缓过一口气来，愣愣地望着陈玉成，说：“你来干什么？你为什么来看我？”她的心开始狂跳不止，血也往头上涌，她几乎不能自制了。

陈玉成张口结舌，竟不知如何回答。

仪美冷笑着说：“你可怜我，是不是？你走吧，不用你来看我。我也不用人可怜！”

陈玉成说：“陈玉成是罪人，陈玉成对不起天长金公主……”

仪美不那么冷漠了，她望着陈玉成，问：“你倒说说，你怎么是罪人？”

陈玉成说：“我一直感激公主的大恩大德，却真的没想到，我伤害了天长金，使你病成这个样子。”

话已说明，仪美碍于女孩子的尊严反不好承认了：“我的病和你有什么关系。”

陈玉成说：“那就是玉成自作多情了，我今天也多此一举了。请公主保重，我告辞了。”他有意激她，这样说了后，真的向门外走去。

仪美终于带着哭声叫他：“你回来。”

陈玉成站在门口。

“人都说，不是冤家不聚头，”仪美说，“也许我们是前生的冤家吧？”

陈玉成又走回来，说：“天长金公主应当想得开些。”

仪美说：“你是怎么想起来看我的？”

陈玉成说：“可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说得好，”仪美若有所思地说，“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她想，见你一面，我就是死了也值得了，可我从不敢奢望此生此世还能见你一面，我没有脸面叫你来，可你自己来了。你是个善解人意的人，可惜我……

陈玉成说：“天长金公主不要太伤感，才能慢慢养好病。要多吃饭，药补不如饭补。”

仪美淡淡地笑了笑，说：“我已经知足了，你知道我为什么知足吗？”

陈玉成不敢瞎猜乱答。

仪美充满向往地说：“难为你知道我的心事，难为你知道我的病因谁而起、因谁而得，这就够了。我躺在床上最苦恼的是，我想见的人也并不知道我的心。”说到这里，两行清泪流了出来。

“天长金不要太伤心。”陈玉成说。

“你看你，劝人也不会。”仪美凄惻地说，“翻来覆去总是这么两句。”

陈玉成愈显得尴尬。

仪美说：“难为你了。你能怎么说？你能向我表白什么吗？”

陈玉成垂着头不语。

仪美说：“你这人，有情有义，是个男子汉。你对那个女孩子那么真诚，这是我敬重你的原因。我想，这世上，找不到几个像你这样的男人。”

陈玉成说：“天长金谬奖了，玉成哪有那么好。”

“若是在民间就好了。”仪美望着他说，她的精神显得亢奋，脸也烧得通红。

陈玉成没懂，抬头望着她。

仪美说：“民间不是可以有妻有妾的吗？可我不能做妾，堂堂公主为妾，那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的，我又不忍心让你那两小无猜的人去做妾，这是老天不成全人啊！”

她已经说得如此直白，陈玉成只好说：“玉成辜负了公主的一片心，今生是不能为公主效劳了。望天长金保重玉体，将来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驸马。”

“你不用安慰我。”仪美掀开被，穿了鞋竟走下床来，陈玉成想上去搀扶：“公主，你……行吗？”

仪美也奇怪自己怎么有这么充沛的精力，她在地上走了几步，走得很稳。她说：“你放心吧，我的病能好，我方才不是说过了吗？”她知道了陈玉成的心，知道她思念的人懂得她的心，她的病就去掉一大半了，她感到充实。

她走到梳妆台前，从妆奁盒里拿出洋大夫送的那块西洋打簧表，不知什么时候，表的外面已经织了一个梅花状丝络套子，坠着黄色的流苏。她把表托在手上，说：“这块打簧表是洋大夫送给我的，我没有用，病中织了个梅花络，将它装在里面，你拿去吧，在战场上看时间，比听梆子、听滴漏要方便得多。”她把表递给了陈玉成。

陈玉成迟疑了一下接在手里，说：“天长金的厚意，玉成无以为报。”

仪美说：“不用报。你能知道，此生此世，还有我这么个人就行了。”说到心酸处，她的泪水又流了出来。

陈玉成想了想，将套在自己手指上的射箭用的扳指拿下来，托在手上，说：“天长金若不嫌弃，把这个扳指留着做个纪念

吧。”

仪美接扳指在手，掂了掂，又套在手指上试试，说：“太大。”

陈玉成说：“这是射箭用的，男人戴的。”

“我知道。”仪美突然笑了，“你不怕你的心上人有气吗？你多了一块打簧表，又没了一个扳指，她会不会疑心你与别人私赠表记呀？”

陈玉成说：“她知道我的为人。”

“是呀！”仪美深有感触地说，“她实在是个有福之人啊！”此时仪美显得极有克制力，说：“你走吧，不要惹人议论，我谢谢你，也许此生此世都不能再见了。”

陈玉成倒退到门口，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推开房门。

洪宣娇一见陈玉成出来，快步过去，一眼看见仪美已下地，高兴得叫了起来：“天呐，仪美能下地走动了。”

苏三娘也跑了过来，望着陈玉成，她打趣地说：“你是一剂比人参、灵芝还管用的药啊！”

二

东王府便殿前的梧桐树在风中作响。

天已日渐凉爽，梧桐树的叶子落了满地，宫女们在扫地上的落叶。

傅善祥带着汪一中来到便殿。傅善祥说：“启禀东王，靖胡侯林凤祥、定胡侯李开芳派监军汪一中回来了。”

“人呢？”杨秀清在殿里问。

“末将在。”汪一中闻声进殿，跪下去喊过“九千岁”，肃立一旁。

杨秀清说：“你们打到天津了？好啊，再加一把力，就把清

妖老巢占了。”

汪一中奏道：“禀东王殿下，小的离开静海时，尚未攻入天津，定胡侯率兵打到距天津 10 里的地方。”说完，他双手举起一封信，说：“林、李两位侯王有信呈东王。”

傅善祥接过信，递给杨秀清，杨秀清说：“我眼神不好，你看看什么事？”他认字不多，但从来推说眼神不好。

傅善祥看过后，说：“他们请速发援兵，十万火急。”

汪一中马上补充说：“真的是十万火急了，我们在静海和独流镇是腹背受敌，我们赶到静海时，因秋雨大，大水成灾，道路中断，独流附近没有大一点的村庄，连吃粮都很艰难了。”

杨秀清沉默了一会儿，说：“本王知道你们的难处。眼下天京也难，向荣老妖和琦善围困天京，天京也快断粮了，哪敢抽兵北上？”

汪一中两眼含泪道：“殿下，若不发救兵，我万余北伐将士就回不来了……”

傅善祥心酸，也想助一臂之力，就说：“他们快要成功了，无论如何应派援军北上。”

“好吧！”杨秀清的手往案上一拍，下了决心，“草拟诰谕，命扬州的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率所部万余人为北上援军。”

停了一下，又补充说：“加派恩赏丞相陈仕保，还有冬官又副丞相许中洋率所部随曾立昌北上。要特别诰谕许中洋，前次他随朱锡锬左路军北伐，兵败六合，我没加其罪，人家朱锡锬为什么打到北边去了？如他再不思进取，畏缩不前，小心他的脑袋！”

傅善祥小声说：“这话似乎不宜写进诰谕，臣口头告诉许中洋吧？”

杨秀清说：“不，诰谕抄本是合朝文武都看得到的，赏罚分明，也让许中洋出出丑。”

傅善祥不好说什么，又问：“是以天王名义发诏旨，还是以

东殿名义发诰谕？如是前者，必须先奏进天王府请求旨准。

杨秀清不耐烦地说：“军令向自东殿出，你玆唆什么？”

傅善祥道：“曾立昌的扬州守军，是抵御江北大营的劲旅，这支兵一撤，会不会……”

杨秀清大为不悦：“你才进东王府几天，也要参与军机了？”

傅善祥只好噤口不语。

三

女馆叶明珠住处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

叶明珠除掉头巾，准备洗脸，床上的被子已经铺好，连床上熏香也没忘记。

忽然有人敲门，叶明珠说：“我说了，今天什么事也不办了，你不会告诉他们吗？”她以为又是值勤的女官来找她。

门外嘿嘿一声有人笑出声来。叶明珠听得耳熟，心头一喜，一下子打开房门，果然是陈宗扬回来了，他征衣不脱，抱住了叶明珠又搂又亲，而此时门尚未关。

“你作死呀！”叶明珠伸出一只脚把房门踢得关上，推开陈宗扬，说：“瞧你，一身火药味，好像刚打完仗！”

陈宗扬脱着战袍说：“让我带兵去喘营，掩护曾水源劫粮，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粮一粒也没弄回天京，我标下倒死伤一百多人。”

叶明珠说：“东王知道了还不骂你个狗血淋头？”

陈宗扬说：“这不，刚从东王府屁滚尿流地出来，连罗大纲也跑不了干系，叫东王一顿臭骂。也难怪，本不是东王有指令的，只凭曾水源一纸求援信，罗丞相就让我提兵去救，险些丢了命。”

叶明珠在他脑门儿上戳了一下，说：“丢了命可就来不了我

这儿了。”

陈宗扬把叶明珠一抱，滚到床上，他说：“我就是死在沙场上，鬼魂也要回到你这来陪你。”

叶明珠笑道：“那你可别回来，怪吓人的。”

“那我不成孤魂野鬼了？”陈宗扬说。

两个人搂在一处又说又笑。

四

东王府参护厅后面的傅善祥住处对着风口，外面寒风呼啸，屋子里也不安静，窗棂被吹得吱吱作响。

傅善祥在案前正在起草诰谕。

忽然有人敲门，傅善祥警觉地放下笔，问：“谁呀？”

“是我。”一个宫女的声音，很轻。

傅善祥拉开门，一个鬼头鬼脑的宫女进来，傅善祥问：“什么事？”

宫女说：“曾丞相兵败回来了，他说，他想见见你。不知你方便不方便。”

傅善祥想了想，说：“你去吧。”并没有明确回答她。

东王府的钟鼓楼正在报时。

承宣厅和参护厅的影子黑黝黝地投在青砖地上，月色下几只乌鸦在树上难听地噪叫，整个东王府除了上夜的牌刀手来回走动外，静悄悄的。

傅善祥提了一个灯笼，在几个宫女的陪伴下，四处走着。在东王住的后亭苑，她碰到了查夜的侯淑钱。侯淑钱说：“查夜的事哪用你操心。”

傅善祥说：“我担心灯火多，别走了水。”他们避讳火险，称失火为走水。

“有我呢，”侯淑钱说，“簿书大人放心歇息去吧。”

傅善祥问：“东王歇下了吗？”

侯淑钱说：“东王眼疾犯了，早早歇下了。”

傅善祥放下心来，说：“那我走了。”出了东王府，她直奔侯家桥附近曾水源宅。

曾水源征衣未脱，双手搭在膝上，木雕泥塑般坐在木凳上。小儿子曾宪7岁，给他端来一盆热水，说：“爹，洗脸吧。”

曾水源爱抚地把儿子曾宪拉到怀中，深情地望着，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时老家人进来说：“大人，要不要给您弄点吃的？”

曾水源摇摇头，对老家人说：“天晚了，快带宪儿回馆里去。”按规矩，丞相虽有官邸，可家人仍只能分别住在女馆、老人馆……

老仆答应一声领宪儿走出去说：“一会儿就回馆去。”马上又回来，说：“有人来了。”

曾水源一扭头，见傅善祥走了进来。一见曾水源征衣上除了血迹就是泥土，她说：“丞相，你连衣服都没有换？”

曾水源请她坐下，说：“我原以为你未必肯来的。”

傅善祥问：“你为什么这么说？”

曾水源苦笑道：“带罪之人，谁愿近前？这世上锦上添花者众，雪中送炭者寡呀！”

傅善祥望着他说：“我以为你不会回天京来了呢。”

曾水源问：“你怎么会这么想？”

傅善祥没有正面回答，她问：“一粒粮也没运回天京？”

曾水源摇摇头，说：“这是我早料到了的。”

“那丞相为什么不劝阻东王？”傅善祥说，“如今，你兵败回城，不知是死罪吗？”

曾水源说：“我怎么不知！”

傅善祥说：“你实在不该回来，你在外面找个地方躲躲，或去镇江，或去扬州、瓜洲都行，等东王消了气，就是另一回事了。”

“活命的路不止这一条。”曾水源说，“可我曾水源不是那种人，东王既要杀我，我就成全了他。”

“到底是为了什么？”傅善祥问。

“我若知道就好了。”曾水源说，“为天国捐躯，早有这样的打算，可我不愿意不明不白地死，死前我要弄个明白，我在九泉之下也好瞑目。”

傅善祥充满同情之心，却又不知怎么帮他，她问：“我能帮你吗？在东王面前为你去求情？”

曾水源说：“在东王面前是求不下情来的。我不求免死，我只求你能问出个为什么来。”

傅善祥为难地垂下头，良久，才说：“我试试看。东王这人的脾气，你比我更清楚，他城府森严，我没有准底。若是上帝开眼，我想救你一命。”

“那倒不奢望了。”曾水源说，“方才你碰上我的儿子了吧？”

傅善祥问：“那个小男孩吗？”

曾水源点点头，说：“他在老人馆，由老仆照看。”

傅善祥问：“孩子的娘呢？”

曾水源说：“长沙撤退时死了。”

“好可怜的孩子。”傅善祥说。

曾水源说着向隔壁房间喊：“宪儿！”

曾宪跑了进来，转着一双机灵的大眼睛。曾水源说：“叫姑！”

孩子看了看傅善祥，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姑姑”。

曾水源说：“我是一无牵挂的，只有这个不懂事的孩子令我揪心。此前我已向天王求情，他已答应无论怎样不株连孩子。可

是天王毕竟不能……”说到这里，他充满期望地望着傅善祥。

傅善祥什么都明白了，她把宪儿搂到怀中，眼泪滴了下来：“你别说了。”

曾水源堂堂大汉扑通一声给傅善祥跪下了，泪流满面地说：“自从我认识你那天起，就看出你是个善良之人。看在可怜的无父无母孩子的份上，日后给他一碗饭吃，别让孩子受冻饿之苦，我在九泉之下为你祈福了！”

傅善祥忙去扶他，说：“你这是怎么说，不是要折杀我吗？”

“你不答应，我不起来。”曾水源又叫，“宪儿，给姑磕头！从今往后她就是你的亲姑姑。”

宪儿也流泪了，他懂事地跪在父亲旁边，给傅善祥磕了三个响头。

傅善祥的心都碎了，她哭着扶起他们父子，说：“我答应，我什么都答应……”

曾水源这才拉着宪儿起来。

五

江元拔把升得旺旺的炭火盆端进了屋子，洪宣娇在缝一件棉衣。她见江元拔要走，就说：“坐一会儿，这屋暖和。”

江元拔就在门口小凳子上坐下。

洪宣娇缝了几针，扎了手。

江元拔说：“何必自己做衣服呢？有圣衣典衙专管嘛。”

洪宣娇说：“不，我要自己给他缝一件战袍。”说完，一边在口中吮着中指上的血滴，一边说：“我这人，从小不像个女孩子，不缠足，不学女红，现在好，一件棉衣缝得大针小线，真难看。”

江元拔问：“是给靖胡侯缝的吧。”

洪宣娇说：“是。他们在天津那边，这时候怕已经是滴水成

冰了，不知冻成什么样子了？

江元拔说：“林将军封侯了，可以成家了，你为什么还不急呀？”

“你可挺爱多管闲事的，”洪宣娇说，“你不懂一个女人的心……”她没有说下去，江元拔只好继续不懂。

江元拔问：“北伐援军什么时候走？”

洪宣娇说：“听东王府的陈丞相说，过了大年初五就上路。我得赶在他们走前缝好。”

江元拔忽然叹了口气。

洪宣娇问：“你叹什么气？”

“曾水源要杀头了。”江元拔说。

洪宣娇一惊，问：“他回来了？没弄到粮？”

江元拔没有回答，只点点头。

洪宣娇扔下衣服说：“昏了头。”不知她在骂谁。她在屋子里转了一圈，说：“天京城里人人都明白曾水源必死，他这个傻瓜，回来干什么？”

“不回来怎么办？”江元拔嘟囔了一句。

洪宣娇指着他脑门儿问：“若是我要杀你，你明明知道，你跑不跑？”

“不跑！”江元拔说。

洪宣娇感动地叹了一口气，她觉得必须出面救曾水源，她只有一个途径，去找天王。可天王并没有中止这项旨在杀人的计划，这是洪宣娇听苏三娘说的，她决定再去试一回。

第 38 章

女状元的贞操挽救的不是生命，只换来一个连环阴谋。



傅善祥一夜没有睡好，一直在想如何救曾水源一命。她找不到机会，杨秀清为前线失利接连发脾气，又杖责了宫中几个办事不力的官员。

傅善祥也曾寄希望于洪宣娇，可洪宣娇没能说动洪秀全，天王冷淡地说，这是东殿的事，东王按天国规矩处置，他不好干预。

曾水源自己绑了自己来到东王府便殿前。

杨秀清哼了一声，说：“到底是老广西，你还懂得军规，自己把自己绑来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曾水源说：“败军之将，无话可说。”

杨秀清说：“我也救不了你。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你别怨我。”

傅善祥站出来说：“东王，他们尽力了，寡不敌众，罪责不全在他，是不是……”

话没说完，就被杨秀清打断了：“不准求情。日后，就是我杨秀清犯了该杀之罪，也不用尔等求情。”

傅善祥上前一步还想再谏争，陈承瑔暗中拉了一下她的衣袖，她又看到了杨秀清正严厉地盯着她，不由自主地后退了。

杨秀清挥挥手，说：“先押下大牢，这事总得奏明天王才行，你虽是我东殿的人，到底是广西老兄弟了。”

牌刀手拥着曾水源下去，临行，他深情中藏有期望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傅善祥的脸。傅善祥感到自己的心在一阵阵缩紧。她不知怎样才能帮得上他。

杨秀清为杀曾水源的事亲自来奏明天王了。洪秀全听了杨秀清的话，平静地说：“按章办事，朕岂有异议？这曾水源是你东殿的人，你能毫不徇私，从公处置，这令朕很宽慰。”

这一席话令杨秀清暗自吃惊，这不是吃人不吐骨头吗？他决定再试一试：“不过，臣弟也有于心不忍处。这曾水源于陛下是有救命之恩的。他把陛下从乱军马蹄下救出，驮着跑了十几里，臣总是不忍……”

洪秀全盯视着杨秀清的眼睛，说：“诸葛亮不是也挥泪斩马谡吗？朕又何尝不痛心疾首？可赏罚不明，今后无法治军啊！”

听了此言，杨秀清竟疑惑程岭南传达了错误信息，也许曾水源根本不是天王在东王府卧底的坐探，否则何以不救？也许是忍痛丢卒保帅？他有些六神无主。

洪秀全说：“他不是有个儿子吗？让幼子袭了他的爵，在他死前就告诉他，免得他不能瞑目。”

东王说：“这很好，天王想得周到。”

洪秀全问起了别的：“曾立昌带援军走了吗？”

杨秀清说：“备完粮草、弹药即去与许中洋、陈仕保会合，

从安徽桐城出兵向北打。”

洪秀全问：“为什么要绕道安徽呢？”

杨秀清解释说：两淮地区的捻军其势正旺，清妖头疼，捻军首领张乐行已派人来与我天朝联络，有意投我天国。如援军从两淮北上，能借捻军一臂之力。

洪秀全问：“捻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

杨秀清说：“‘捻’是往一起捻的意思。”他的右手拇指、食指做了个捻的动作，他告诉天王，就像捻丝绳一样，把一小股一小股的反清势力捻到一起。他们的腰上都扎着一根五色丝绳捻成的带子，那张乐行原是个私盐贩子，手下有几万之众，平时分散各地为民，召之即来便成了反清之兵。

洪秀全说：“群轻折轴，聚蚊成雷，江河不拒涓涓细流，天朝要打天下，对捻军、三合会都应联络，如他们愿归顺，也可封为天国高官，你不要忽视了此事。”

东王说：“臣弟记在心里了。”他见洪秀全情绪颇佳，就试探地说：“臣弟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洪秀全说：“你我同是天父之子、天兄御弟，荣辱与共，肝胆相照，起兵几年了，你有什么信不过朕的吗？朕不是将军政大权都让你总揽了吗？”

杨秀清说：“臣弟要说的正是这个话。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臣弟近听到天京城有流言，说臣有贰心，臣专权，我听了很伤心……”

洪秀全大度地安慰他说：“你不要上当，不要听信流言，清妖会不打进来想方设法离间你我弟兄吗？朕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朕对你是最放心的。”

杨秀清长出了一口气，说：“有天王这句话，秀清即或背黑锅也认了。”他内心里更为高兴的是，他终于认为天王对他是无戒备的。

二

傅善祥正在焦急地等待，坐卧不安，明天曾水源即要开刀问斩，她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营救他了。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到庭院外，她从纱窗向外看，只见东王在一大群宫人的簇拥下向她这里走来。傅善祥又惊又喜，忙开门出迎：“东王——”

杨秀清问：“你有急事找本王，是吗？”

傅善祥说：“是的。”

杨秀清说：“在天王那里耽搁了。天王与我谈完大事，又赐宴，回来迟了。”

傅善祥又说：“有几件紧急公文需要东王批答。”她不能来得太突兀，找几件事垫一垫。

杨秀清坐下，说：“就在这里批吧。”

傅善祥本不愿意，可有事求他，只得同意。宫女们渐渐退了出去。

傅善祥告诉东王，翼王到了安庆后，都整顿就序了，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已从庐州进抵黄州，国宗韦以德、地官副丞相黄再兴、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也统各部西援，连同韦俊、石祥祯原来留守黄州兵力，共有4万余人，石达开的意思是再夺汉阳、武昌，认为时机已成熟，急请东王示下。

杨秀清从她手上接过文书看了看，说：“告诉他们可以再克汉口、武昌，那我们就是第二次攻克武昌了，要守住才是。”

傅善祥说：“我连夜草拟。”说完她又递上一张揭帖。

“这是什么？”杨秀清问。

傅善祥是想摆摆石达开的功劳，才把这张从安庆捎来的揭帖给东王看。原来翼王到安庆后，择各乡里有声望之长者乡官，

缉盗贼、严军旅，又督民造粮册，按地亩输粮钱，又用铁锁巨筏横截在江面上，阻止上下舟船征税，老百姓都颂扬翼王圣明，这帖子写的就是这个。

“你念念。”杨秀清说。

傅善祥念道：“翼王好，翼王强，翼王来了有钱粮。”

杨秀清哼了一声，脸上露出明显不悦神色，傅善祥不好再念下去了。

杨秀清说：“谁把这揭帖送来的？一定是石祥祯！这是拐着弯儿为他哥哥歌功颂德呀！”他把揭帖扔在了一边。又问：“还有什么？”

傅善祥说：“没有什么紧要公事了。”

杨秀清站起来，这看看那瞅瞅，来到了傅善祥的卧榻前，竟伸手掀开了帐子，说：“熏的什么香？真好闻。”

傅善祥抑制住心跳，淡然道：“没有什么特别的香。”

杨秀清坐在床上，说：“你这状元郎在我这东王府里不委屈吧？”

傅善祥说：“理应鞠躬尽瘁。”

“可有些王八蛋吃里扒外。”杨秀清突然借题发挥地说，“我杨秀清脑后长眼，他不会有好下场的。”

傅善祥不知东王在骂谁，不敢插言。

杨秀清说：“我渴了，给我倒杯茶吃。”

傅善祥说：“我去叫人烧开水。”正要出去，杨秀清却端起了桌上的一碗残茶，说：“不用费事了，我喝这个吧。”

傅善祥连忙去制止：“那是臣喝剩下的残茶，怎么能喝呢？”

杨秀清已咕嘟嘟地喝下去几口，抹抹嘴说：“爱卿口里的香味都在茶里了，我都喝出来了。”

傅善祥的脸一下涨红了。随即她注意到，杨秀清的目光一直在她胸部打转，她感到像被人剥去了衣服一样不好受。其实在杨

秀清的想象中，她现在正是裸着的。

傅善祥必须趁此机会开口求他。

她心里咚咚乱跳，她不能不有所顾忌，在深夜里，在东王府，在自己下榻的地方开口去求他，弄不好会有代价的，这代价可能是自己的贞操。

她不寒而栗。为了曾水源，这值得吗？可是，久在河边站，没有不湿鞋的，她能保证自己在东王府里永远白璧无瑕吗？她有好几次都深深地后悔，为什么要出风头考什么女状元呢？

杨秀清的目光仍在打量她，问：“还有什么公务？”

傅善祥鼓足了勇气，趁机说：“有一件事，我想求东王开恩。”

杨秀清问：“何事？”

傅善祥嗫嚅着不知怎样开口。

杨秀清却猜到了：“是为曾水源求情吧？”

傅善祥赶紧说：“留他一条命，令他军阵效力不行吗？”

“这曾水源人缘不坏呀！”杨秀清说，“这两天，已经有七八个人为他开脱、求情了。”

傅善祥说：“我以为处死他固然应该，可留着他，更能使天国将士感天王、东王之宽待之恩。”

“你真会说话。”杨秀清说，“饶他一死，不是为了他，反倒是成全我东王一个宽待之名。这名我不要。”

碰了钉子的傅善祥呆住了。

杨秀清说：“不是不给你面子，你在东殿时间长了就知道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傅善祥想起了曾水源的嘱托，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了，她说：“据臣揣摩，杀曾水源，好像另有原因吧？”

杨秀清盯着她说：“你好大的胆子啊，依你这么说，本王是挟嫌报复了？”

“不敢。”傅善祥说，“不然，这么多人求情，东王总该刀下留情啊！”

杨秀清看着灯下傅善祥那文雅高贵的神态，忽然心动，他走过去，一只手搭在傅善祥的肩上，问：“你真的想知道原因吗？”

傅善祥恐惧而厌恶地斜视着搭在自己肩上的那只手，她只好硬撑着说：“如果东王不便，臣也就不知道了。”

“我真不忍心让你失望。”杨秀清的另一只手也搭到了她的肩上，呼吸之声可闻，一股酸腐气喷到了她的脸上，她屏住气忍耐着，又怕伤了他自尊不敢扭过脸去。

杨秀清索性把她抱住了。傅善祥无法再忍了，忙用手去推，说：“东王不可如此，不能、不能……”

杨秀清倒是把手松开了，他说：“从你留在东殿当了女簿书那天起，我就天天等你了，你是有身份、有才具之人，所以本王没有强你所难。你知道别人怎么看？别人认为你被东王宠幸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不跟我睡觉，那才见鬼了。”

傅善祥吓了一跳，目瞪口呆，一句话也答不出来。

杨秀清说：“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曾水源不能被赦免吗？这也许是天朝最隐秘之事了，你若答应我，我告诉你。”

傅善祥向后退着，说：“我不问了。”

杨秀清说：“你真天真，你不问了，我就会放过你吗？这是迟早的事。话又说回来，你跟着东王，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吗？他已经又一次逼近了傅善祥，傅善祥退到了墙角，背后是洗手盆架，再无处可退了。

杨秀清抱住了她，她浑身发抖，却也没有再反抗。杨秀清一弯腰，把纤弱的傅善祥抱起来，托到了床上。傅善祥在绝望的时候，仍没忘曾水源的嘱托，她说：“东王不能言而无信，你要告诉我曾水源的事……”

杨秀清动手去撕扯着傅善祥的衣带，两手急不可耐地伸进去

揉搓着她的胸部，他说：“我现在就告诉你，杀他的不是我，是天王。”

傅善祥大吃一惊，推开他坐起来说：“我不信。”

杨秀清说：“你不信？你想想，天王一句话，我能不赦他死罪吗？”

傅善祥捂着自己的胸部，说：“那，到底为了什么？他不是天王的救命恩人吗？”

杨秀清说：“天王不知得了什么秘报，说曾水源是东殿的死党，他派出人想去暗杀天王，你想，天王能饶了他吗？不过是借我这把刀杀他罢了。”

傅善祥听得目瞪口呆，她绝对想不到这是杨秀清又使用了一次借刀杀人之法，他知道傅善祥是为曾水源打听的，那就让曾水源临死前去恨天王好了。

当杨秀清扯掉傅善祥的裙裤时，她由于极度的伤感，已经没有力量反抗了。

这一次杨秀清仿佛不那么粗鲁、性急，他反复地对比着傅善祥全裸了之后与程岭南有什么不同，他的脸阴沉着，照例不脱衣服，只把裤子褪下去一半，可是还没有进入，就已经宣告失败了。他迅速提上了裤子，似乎在生自己的气，脚步沉重地走了出去。

傅善祥蒙在被子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三

太平军水师在林绍璋统帅下攻占了岳州。在岳州城上，林绍璋与石祥祯一边巡城一边计议，准备分一半军队去占领宁乡，然后打湘潭，围攻长沙。

石祥祯说：“我们该小心才是，听说曾国藩在衡州练湘军，

水陆 20 多营，有 17 000 多人。”

林绍璋不以为然地说：“清妖正规的绿营兵都屡屡败在我们手下，团练湘勇还能有什么战斗力？”

石祥祯说：“不能小看，长沙城有一帮能人，翼王当年梦寐以求的左宗棠也在帮着那骆秉璋出主意呢。”

一听到左宗棠，汪海洋在一旁拉了拉石祥祯的袖子。石祥祯走到一处炮台射口处，问：“你扯我干什么？”

汪海洋说：“小的这次来，翼王特意叮嘱，让咱们顺便去找左宗棠，千方百计把他请到太平天国来辅佐咱们。他实在不来，也不能让他帮助清妖出谋划策。”

石祥祯说：“这不是废话吗？人家已经在骆秉璋那里当座上客了。”

汪海洋说：“那就让他帮妖帮不成，我有个主意，派人上他隐居的地方去，把他家人掠到咱这来，看他来不来为咱们办事？”

石祥祯笑了：“哪想出来的主意？”

“看三国看的呀。”汪海洋说，“曹操想要徐庶为他干事，不是把徐庶的老娘弄去了吗？”

石祥祯说：“可你别忘了，徐庶弄去了也是个废物，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一计不设，他跟你不是一个心眼儿有什么用？”

汪海洋说：“人家徐庶是仁义之士，为了对得起刘备的恩情，才不肯帮曹操的。清妖皇上老儿给了左宗棠什么？忙了一气，也没给个一官半职呀！左宗棠犯不上为清妖尽忠尽节。”

“你行啊！”石祥祯拍了汪海洋一下，说，“你先别忙回翼王那里去。我给你百八十个兵，你连夜绕道去左宗棠家，若是左宗棠在，请了他来，文请不来只好武请。”

“这我会。”汪海洋说，“我和他有一面之交，我帮过他忙，不然，东王想宰了他，把他当清妖奸细了。”

石祥祯又说：“若是不在呢？”

汪海洋说：“我把一大家子人，七大姑、八大姨的一条绳全捆来，然后下书长沙，看左宗棠来不来。”

石祥祯说：“别，千万别拉家带口的都弄回来，我们得行军打仗呢，没工夫管他们，挑要紧的抓一个来就够了。”

汪海洋就说：“那就抓老爹或老娘，抓老爹吧，老爹抗折腾，一时半会儿折腾不死。”

石祥祯哈哈大笑起来。

四

长沙巡抚衙门签押房今天不比寻常。

骆秉璋的签押房里坐满了人，除曾国藩、左宗棠外，湘军各营主要将领罗泽南、塔齐布、彭玉麟、杨载福、曾国荃、王臯等均在座。

骆秉璋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长毛又来犯我湖南，我等你们保卫桑梓的捷报了。”

曾国藩的雄心不止于此。他说：“保卫桑梓是第一步，日后湘军必定打出湖南去，为皇上驱使。让他们看看，湘军将是清中兴的一支劲旅。”

左宗棠两手一拍说：“涤生兄说得好，堪可击节！”

曾国藩拿着一张印好的《讨粤匪檄》说：“这篇《讨粤匪檄》已各州县张贴，当能鼓舞我湘民之拒贼之气。”

左宗棠道：“涤生兄的檄文很厉害，不在于言辞，而在内容。”

骆秉璋说：“可以说切中要害。”

左宗棠说：“发匪什么最不得人心？他们反孔孟，砸文庙，这为天下读书人所公愤；他们倡洋教，又与中国百姓信佛教格格不入，这檄文中从此入手，很能煽动民心。”

曾国藩说：“现在发匪占了长沙北面的靖港，西面的宁乡，南面的湘潭，怎么个打法？今天请诸位出出主意。”

彭玉麟说：“靖港之敌对长沙威胁最大，宜先打掉它。”

杨载福也说：“我也赞成。”

左宗棠说：“我倒主张先打湘潭之敌，靖港是小股，湘潭之敌一破，发匪会无心恋战，靖港自然光复。”

曾国藩说：“季高说得对，先打湘潭。塔齐布，你的四营兵不要去宁乡，主攻湘潭，彭玉麟、杨载福即率水师五营去支援，我当亲率五营水师去督战。”

骆秉璋说：“我为诸公置酒，祝我湘军旗开得胜。”

五

湘阴柳庄一如从前，汪海洋是第二次光顾了，不过上次是来请贤，这次是来拘人质。

左家的家人都在地里干活，茅屋前只有两个年龄相仿的老人在小院里放了一张桌子，在挑蚕豆。

汪海洋带了一队骑兵一阵风似的驰过来。他来过，自然轻车熟路。在左家门前一跳下马，汪海洋乐了，用马鞭一指说：“没白来，那有两个老头，准有一个是左宗棠的老爹。”

这一队人马拥到茅屋前时，两个老头吓得站了起来，像大白天见了鬼。

一个白胡子的佝背老者是左家老仆，叫左福，他仗着胆儿问：“不知你们到此何干？”

汪海洋说：“我们是太平天国圣兵，现已打到长沙，奉翼王之命来请左宗棠左先生，他是我们翼王的好朋友。不信你们看！”他亮出来的正是左宗棠给石达开写的那幅字画。

两个老人吓得目瞪口呆，左宗棠的父亲、留两撇八字胡的左

观澜说：“他不在家，在长沙。不知你们找他干什么？”

汪海洋说：“好了，请他去做官，去辅佐我太平天国。”

左观澜吓得气都喘不匀了，结结巴巴地说：“那……那他确实不在家。”

汪海洋用鞭子一指，问：“你们俩是左宗棠什么人？谁是他爹？”

左福看了左观澜一眼，说：“我是。”

“他呢？”汪海洋又指了指左观澜。

左福说：“他是邻居，来陪我说话的。”

汪海洋对左福笑着说：“那就麻烦您老人家跟我们走一趟吧。”

左福倒显得很镇定，问：“我一个老朽之人，去你们那能干什么？”

汪海洋说：“不瞒您说，是拿您当个钓饵，把您儿子从长沙城里钓出来，不让他给清妖干事。”

左观澜在一旁暗暗叫苦。

左福说：“那行，咱们走吧。”

汪海洋说：“您别害怕，只要您把您儿子叫出来，我们不会伤你一根毫毛。左宗棠若不出来，可是忤逆之人了，哪有连老子都不要的道理？”

左福向左观澜递了个眼色，向前走去：“行，我去召我儿子。”

汪海洋命令士兵：“扶老爷子上马。”

待汪海洋一行拥着左福驰出柳庄，左观澜吓得半晌才回过神来，赶忙回到房中去找纸、笔，给左宗棠报信，万一左宗棠以为老父为太平军所掳，冒冒失失地去投了罗网，不是要坏左家一世清名了吗？

第 39 章

长官受罚，部下升官，打落门牙和血吞。

—

一到春天，曾国藩的癣疾便发得重，越抓越痒，有时结了硬屑往外渗血。

就在曾国藩准备出师湘潭时，偏偏癣疾日重，折磨得他吃不好睡不着，而家里人却说他是大命人，蟒蛇附身。

曾贵一边替他抓痒一边劝他去洗洗温泉。曾国藩说：“你哪知我的心情啊！我奉圣命办团练统兵，我是如坐针毡、如履薄冰啊！我这个连只蚂蚁也不敢踩死的人，要亲自带兵杀敌，我哪有心思想到自己呀！”

曾国荃走了进来，说：“哥，好消息，长沙乡团来人，说他们摸准了，长毛在靖港不过三四百人，他们以为我们全力去打湘潭了，根本没防备，我们何不趁机收复靖港？”

曾国藩披上衣服，问：“确实吗？”

曾国荃说：“团丁已架好了浮桥，机不可失。”

曾国藩在屋子里踱了几步，一咬牙，说：“打靖港。”

随从章寿麟忧虑地说：“这么仓促决定，万一……”

曾国藩说：“打仗，就要出其不意。”他转对曾国荃说：“告诉剩下的水陆各营，直扑靖港。”

长沙左宗棠倒不必吃带兵之苦。

左宗棠正和郭崑焘议论战局。

左宗棠说：“不至于有大事，发匪进入湖南的是偏师，主力正在围攻武昌，大将韦俊、石达开在那边。而且我看湘军如调度有方，可以告捷。”

郭崑焘说：“方才我听说，涤生兄又改变了主意，带兵去打靖港了。”

左宗棠不觉愕然。他说：“这又是听了什么人的主意？打仗怕的是耳根子软。”

郭崑焘说：“涤生兄毕竟是书生带兵。”

“那倒不怕。”左宗棠说，“他的弱点是经不起打击，脸皮薄。打仗不比写八股文章，有时败得很惨，有时又会出现奇迹，要沉住气。他脸面看得太重，又求功心切，我怕他经不起风浪。”

突然，一个守城清兵拿了一支箭进来，那箭上穿着一块写了字的白布。清兵说：“是左大人吗？长毛从城外射来一封给您的信，小的特地送来。”

左宗棠一听脸就白了，他抓过箭，从箭镞上扯下白布，看了一遍，叫了一声：“天呐，这可如何是好？”

“怎么了？”郭崑焘接过白布信一看，说：“贼人真够阴险的了！”他见送信的清兵仍站在那里不走，就从袖子里摸出一块散碎银子递过去：“买壶酒吃。”

清兵千恩万谢地走了。

左宗棠道：“发匪捉去家父，意欲何为？敲竹杠？我又不是腰缠万贯的人。”

“不是写得很清楚吗？”郭崑焘说，“让你亲赴长毛大营，否则杀死令尊大人。我看，他们是为你而来，大约是你名气太大，长毛也急于求贤，说不定请你去当军师呢。”

左宗棠被道着了心事，却不肯露半分，他说：“都到了这种时候，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郭崑焘说：“这事可扎手，你又不肯不去，去了凶多吉少。万一到了长毛那里，他们不放你呢？即使你不为长毛所用，他们也会打着你的旗号招摇过市，你可就声名狼藉了。”

“一死而已！”左宗棠说，“我总不能看着老父陷于贼窟而不顾，古人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左宗棠只能对不起皇上了。”

郭崑焘说：“再想想，看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之法？”

“非此即彼，岂有他哉？”左宗棠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走来走去。

郭崑焘献策道：“咱们一起去找骆中丞、找涤生，共同商讨个良策。”

左宗棠说：“你还要替我张扬得满天下都知道吗？长毛那里，为兄是非去不可了，能救得父亲同归，是最好结局，倘他们不放我，我或学徐元直，或自戕，我心已定，请日后你为我做个见证，证明我左宗棠不是背叛朝廷之人。”

说罢唏嘘泪下，郭崑焘也束手无策，只得送他到长沙城外，郭崑焘与他在城门口拜别，不敢再送。左宗棠只身一人，骑一匹劣马，趁着浓黑的夜色，急急向前赶路。来到渡口，黑漆漆的江面上看不到一条渡船，只听江涛的呜呜声，水在狂涨。

他骑着马在江边踟躅的时候，后面又赶来几骑马，且挑着灯笼，离很远就听到喊“季高”的声音。

左宗棠迎过去，原来是郭崑焘带人追上来。左宗棠问：“怎么回事？意诚。”

郭崑焘说：“好险！幸而你没有渡江。”他跳下马来，从怀里

掏出一个大信封来，说：“令尊大人来信了，他根本没落贼手，在柳庄呢，一场虚惊。”

左宗棠跳下马来，高兴得连信都不看，忙问：“这么说，发匪是要骗我去？”

“也不全是骗。”郭崑焘说，“你看信就知道了，他们抓去的是你家的老仆左福，他冒充令尊的。”

“一场虚惊。”左宗棠拆开信，在灯下匆匆看了一遍，说：“那我们快回城吧。”

在回城路上，郭崑焘说：“季高，倘你身陷贼营，他们又优礼有加，并不加害于你，奉你为太平天国军师，你将怎么办？”

左宗棠反问：“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郭崑焘笑道：“胜者王侯败者贼，自古而然。”他不知说的是真话假话，他以为现在谁也说不发匪能不能成气候，他们下武昌、占九江、打南京，不费吹灰之力。万一他们改了朝换了代，谁敢不对洪秀全三呼万岁？那时人们的忠君就不是北京的梳辫子的爱新觉罗氏了。这虽是假设，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左宗棠不知郭崑焘此言是试探，是看出了破绽，还是真心如此。他说：“意诚慎言。理归理，谁能看那么远呢！”就这样支吾搪塞过去了。

不过左宗棠心里却不平静，抓人质没有抓到老父，虽是一场虚惊，他也心惊肉跳。他完全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一定是石达开在找他，说不定翼王事后醒过神来，弄明白高季左即左季高，就想尽一切办法找他。

左宗棠心里七上八下的。太平军攻打长沙时，他的心曾躁动过，才有太平军军营之行，那时他认为太平军成不了大事。可是他们带着左宗棠所认定的“致命伤”，一路攻无不克，居然占了南京，拥有东南一隅，这是多少出乎左宗棠所料的，他得出的结论是太平天国得人心。

左宗棠依然认为天下胜负的走势不明，他有石达开为他敞的这道门也好，有那一天的时候，他可比别人捷足先登，他却不能在情况未明时贸然把身家性命当赌注押上。

二

作为幕僚和朋友，郭崑焘、左宗棠都劝曾国藩三思，不要轻易改变计划去打靖港，曾国藩不听，他令彭玉麟率水师马上向靖港进发，自己率步兵跟进。

曾国藩的轿子缓缓地被马队簇拥着，他至今是个不会骑马也永远不可能骑马的统帅，他不是胆小，他连学骑马的欲望都没有。

南风骤起，水流汹涌急湍，从湘军水师船队望过去，靖港的太平军水营一点动静都没有。

曾国藩来到岸上，察看了一阵，对章寿麟、卢六说：“看来长毛果然没有防备。”

他特别注重这一仗，这是他的心血和劳绩的一次检验，这次如能旗开得胜，对于湘军能否站住脚极为重要。他下令探探太平军虚实。

话音未落，太平军营内火炮齐发，火力极猛，水面上被激起的水柱冲天而起，立刻有好几艘战船被打翻。

彭玉麟在前面下令：“收帆，快！”

各船急忙降了帆，彭玉麟又令船队快速驶入对岸铜官渚暂避。

曾国藩水师刚刚移动，太平军水师几百艘战船齐出，林绍璋站在指挥船上亲自开炮，把敌船队形冲得四分五裂，很多船炸得粉碎，湘勇纷纷落水。

曾国藩见水师大败纷纷溃逃，忙令陆师上前攻击。陆师上了

浮桥，因是临时用门板搭成，踩上去摇摇晃晃，许多士兵落水，太平军将领林绍璋又带兵船过来砍浮桥的铁索，浮桥如秋千般晃动，桥几乎解体，团丁、湘勇纷纷掉到水中。

湘营败退，无论曾国藩怎样吆喝，也喝止不住。曾国藩气极，亲自扛来一杆旗，往他站脚的地方一插，大声喝叫：“过旗者斩！”

溃兵根本不听他的话，纷纷拥过旗界，曾国藩怒不可遏，拔出宝剑来，扯过一个逃得慢的士兵，一剑刺去，士兵胸部冒出鲜血来倒在地上。

这是书生曾国藩平生第一次杀人，力气小，人并没有捅死，那兵士手捂着胸，叫着：“曾大帅，再给我一刀吧，叫我痛痛快快地死吧……”

曾国藩手提着剑直抖，却再也没有勇气刺第二剑了。

曾国藩并没有制止住兵溃如潮的局面，望着战船尽皆被毁、被焚，曾国藩愧恨难当，望着湘军惨败的状况，头涨得如巴斗大，耳畔如鸣雷般响。他不禁一阵阵心灰意冷，想不到自己苦练成的湘军如豆腐一般，如此不堪一击。他仿佛在汹涌的水中、茫茫的大地、灰苍苍的天空中看到了无数双眼睛，讥刺的、嘲笑的、仇视的、可怜的……这些目光叫他躲也躲不开。自己是皇上下上谕“夺情”出来拯救危局的，这不是有辱圣上的倚重吗？有多少朋友、乡亲寄莫大希望于己身，却一败如此，这不是有负众望吗？有多少官场政敌本来就敌视的目光等着看湘军的笑话，这不是不幸让人家看到了吗？

他觉得无颜活在世上，他受不了冷嘲热讽。

他支开了船队，也支开了曾贵、卢六这些随从，细心的幕僚陈士杰发现苗头不对，暗中与章寿麟、李元度两人耳语，让他们注意。果然不出所料，曾国藩行至铜官渚时，忽然纵身跳水自尽，因为随从们有所防备，章寿麟、李元度等人随即跳入水中，

好歹把灌了几口水的曾国藩捞上来，他闭着眼，浑身沾满沙粒，唠唠叨叨地说：“我有什么面目立于世？你们救我干什么？”

章寿麟叫来一些兵，将曾国藩抬走。

对靖港的太平军来说，这个胜仗是意外的收获。领兵的林绍璋在湘潭被塔齐布、周凤山打得溃不成军，放弃了湘潭，败走江西，正在江西督帅太平军的石达开十分生气，当即革了林绍璋的职。靖港这一仗是林绍璋已罢了官退回江西之前还没被真正革职前打的一仗。

林绍璋打了靖港的胜仗，心里也不轻松，他在湘潭损失了两万人马，已势孤力单，他打算去投奔江西的石达开。

士兵们听说“曾剃头”被打得投水自杀，还是高兴得奔走告的，有人打趣说，他不是有个外号叫“曾剃头”吗？杀人是杀了不少，尽杀些鸡鸣狗盗之流，杀太平军就不灵了。

林绍璋向江西撤，必经过岳州，其时石祥祯在岳州，在靖港之师到来前，汪海洋来了，他也是去江西找石达开的。

石祥祯知道汪海洋此前在林绍璋那里，就问他湘潭战事。他此时不但不知道有靖港之役，连丢了湘潭也不知道。

汪海洋说：“湘潭让湘军塔齐布占了。”

石祥祯惊得站了起来：“怎么会？林绍璋手下两万人都是精兵啊！”

汪海洋说出了湘潭失利的经过。原来林绍璋以为湘军全都扑到湘潭来了，他不该率主力向湘江上游转移，结果在下渚司被湘军褚汝航的五营水师追上，一仗失利，退回湘潭时，又在城外中了塔齐布的埋伏，他想收缩到靖港来，又遭到王臯伏兵的打击，几乎全军覆没了。

石祥祯气得大叫一声：“林绍璋这个蠢材！他误了大事了！他现在在哪里？”

汪海洋说：“好歹在靖港打了个胜仗，正要经你这往江西方

向退却，他让我来给这里报个信。”

石祥祯说：“靖港之胜，抵不住湘潭惨败呀，我们在这里站不住脚了，准备向江西撤吧。”

汪海洋说：“我得赶快去了，东王又调翼王回防天京了。”

石祥祯忽然问：“你不是把左宗棠的老爹抓到手了吗？人呢？丢了？”

“什么爹呀？”汪海洋自嘲地笑起来，“都怪我心粗，当时在他家院子里有俩老头，这个说是他爹，我不问青红皂白就带回来了，岂不知带回来的是假爹，是他家的老仆，真爹漏网了。”

石祥祯说：“你真蠢！这么说，左宗棠没有上钩？”

汪海洋说：“真爹还不给他往长沙捎信去呀？他怎么可能上钩？”

石祥祯说：“看起来，这都是天意，翼王二请左宗棠而不成，这是天不助我们啊！”

汪海洋沮丧地说：“回去我还得挨翼王的鞭子呐，我从湘潭往外跑时，把左宗棠给翼王的字画丢了。”

石祥祯说：“丢了就丢了吧，左宗棠不就识几个字吗？没有真本事还说不定呢。”

三

曾国藩座船上几乎没人敢大声说话。

饭菜摆在桌上早凉了，老仆曾贵又端来一碗热面，曾国藩仍不吃。

曾贵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老爷不能这么想不开呀！”

曾国藩一直在微微摇晃的中舱里木雕泥塑般坐着，补服干了，皱皱巴巴的，还沾着沙粒，一副狼狈相。他说：“出师不利呀，我苦心经营的湘勇，如此不堪一击，这不是贻笑大方吗？”

“老爷就是把面子看得太重了。”曾贵说，“向荣、和春、琦善这些能征惯战的大将又怎么样？不照样常叫长毛打得找不着东西南北？再说了，塔齐布、褚汝航在湘潭打了大胜仗啊，他们也是湘军呀，也是老爷治军有方，才打了胜仗啊！”

此时已是1854年五月初一了，十多天前的湘潭大捷捷报刚刚报到曾国藩这里，他感激塔齐布，不然他的奏折简直无法下笔。

他在船上枯坐了很久，决定写两份折子，一是为塔齐布等人请功，把湘潭大捷渲染充分。另一份是自请处分的折子，他想这比隐恶扬善好，一来可叫皇上知道自己不居功不讳疾的高风亮节，二来也使朝野对他攻讦的舆论相形失色。

曾国荃和他的幕僚们异口同声反对他上自请处分折。曾国荃认为这是灭自己的威风，他认为湘潭大战是大获全胜了的，请什么处分？靖港失利是很小的失利，湘潭大捷消灭了长毛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精兵两万人，这是我湘军的大捷呀，上奏应该写这个，提什么自请处分？

曾国藩叹口气说：“隐恶扬善，那是欺骗朝廷，断断干不得的。”

曾国荃道：“哪个不这么干？像大哥你这么傻，这么愚忠，到头来不见得有好结果。”

“是非曲直自有公论，”曾国藩有了精神头，说：“拿纸笔来，我亲自写折子，让他们发六百里加急送京师。”

“先等等，”曾国荃挤眉弄眼地坐在曾国藩对面，说，“有一件奇事，我若说出来，大哥你准能多吃一碗饭。”

曾国藩问：“何事？你别挤眉弄眼的，为人要大大方方的，不可小家子气。”

曾国荃笑嘻嘻地答了一个“是”字，从袖筒里摸出一个纸卷，已经沾上了泥土，他将纸卷打开，原来是左宗棠给石达开写

的字画，正是汪海洋丢失的。

曾国荃给哥哥看时，却用两只手盖住了题款处，只露出十六个字来。他问：“哥哥认得这个字体吗？”左宗棠的字很特别，横不平竖不直，却很有风骨。

曾国藩不假思索地说：“左季高的！”

曾国荃说：“你这么肯定？”

曾国藩说：“你把他的字放在百人字帖之中，我也能分辨出来。”说着，他叫曾贵打开箱子，从一大堆字画书中找出一卷，解开丝绳，是左宗棠手书“天地正气”四个大字。他把这张字画与曾国荃拿来的摆在一起，说：“你看看，是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曾国荃道：“哥哥眼力果然不凡，我就认不出。”他松开左手，说，“不过，你看，落款却是高季左。”

曾国藩说：“把名字颠倒过来是什么名堂，左季高这人，喜欢弄些邪门歪道。”

曾国荃又松开了右手，说：“叫你大吃一惊的在这里呢！”

曾国藩一看抬头，的确暗吃一惊，“太平天国翼王殿下教正”一行字如针刺痛。他看了弟弟一眼，问：“哪里得来的？”

曾国荃走过去关紧舱门，说：“乱军中拾到一个背囊，士兵把值钱的东西落入私囊了，这东西没人要，扔在路上，恰为我拾到。”

曾国藩紧张地思忖了一会儿，用断然的语气说：“假的，这幅字是别人伪造的。”

曾国荃睁大了眼睛说：“这可怪了，方才你一口咬定是左季高的手笔，现在怎么又说是伪造了？你有必要维护这个人吗？”

曾国藩说：“是伪造无疑。左季高什么时候、什么由头给石达开写一幅字画？这不是很荒唐的事吗？”

曾国荃说：“我想起来了。那年长毛第一次围长沙的时候，左宗棠和郭崑焘两家人一起从柳庄搬到白水洞避乱，后来我听意诚说，左宗棠回柳庄去取书，竟有好些天音讯皆无。他能到哪里

去？他肯定去了长毛那里，说不定想过投长毛。”

“胡说，”曾国藩生气地打断弟弟，说：“你怎么可以无中生有，凭臆测妄猜？”

“你不用护着他。”曾国荃说：“我不会冤枉了他。你记得吗？几次议起破敌良策时，左宗棠总是对长毛的长处、短处分析得头头是道，有一回甚至说出长毛哪一级可以有女人，他怎么能知道得那么清楚？他去过！”

曾国藩火了，说：“住口！你为什么平白无故置人于死地呢？”

“白纸黑字，这叫平白无故吗？”曾国荃拍着那张字画说，“这是证据。你的心太好了，那左宗棠虽与你是朋友，可他根本不把你放在眼中，经常在人前背后奚落你，好像湖南真的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了，你还不趁此机会叫他出丑？”

曾国藩说：“他是有毛病。可你我又何曾是完人？左宗棠恃才傲物是有的，有大才者多清高自负。日后，他必是国家有用之人，不能因为个人意气而公报私仇。”

曾国荃道：“你真是菩萨心肠。”

曾国藩将字画卷起来，放进箱子，亲自上了锁，收起了钥匙，他对弟弟说：“老九，这事不要再提起了，毋庸置疑，这字画是赝品，也许是有人陷害季高也未可知。”

曾国荃还要争辩，曾国藩一只手在空中一摆，他只好噤口。

其实曾国藩是同意弟弟的分析判断的。左宗棠是个不安本分的人，历来敢越常轨、敢冒险，他又处在对现实不满的时候，40多岁的人了，没有功名，空负一腔凌云志，怎么会甘于寂寞？所以，太平军过境，他去看看虚实，给自己寻个出路，这是绝对可信的。在别人，这是不可想像的事，而对左宗棠，这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

曾国藩为什么要压下这件事？他一向主张宽以待人，不像老

九那么嫉恶如仇，张扬出去丢谁的脸？丢读书人的脸，丢汉人的脸。左宗棠在皇上眼中，是与他曾国藩齐名的人，左宗棠毁了，曾国藩脸上也没光。何况此前他在几次奏折中都建议朝廷重用左宗棠呢，如有降贼之事，曾国藩至少也担着昏昧、失察之过。

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事情发生，曾国藩完全做得到把此事烂在肚子里，甚至不让左宗棠本人知道。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连自己的亲弟弟有时也不理解的人。

四

咸丰皇帝理解曾国藩吗？

他在圆明园召见大臣的殿里吃着盛在朱漆嵌螺甸什锦果盒中的金丝枣和香藕片，一片片用小金叉子叉到口中，品着滋味，向已经晋升为内务府大臣的肃顺问：“你说，这曾国藩到底是怎样的人？”

肃顺知道这是因为曾国藩那与众不同的折子引发的。他回答说：“奴才以为，此人人品正。他的祖上属寒门冷籍，几百年未出过一个秀才，他是光大门庭的曾家第一人。”

咸丰问：“他多少岁点翰林？”

“28。”肃顺说，“六部侍郎，他当过五个部的侍郎，早已是可帷幄上奏的大臣了。”

咸丰忽然笑了，说：“你看他这折子该怎么批答？”

肃顺说：“他是个志大神静、穷经知道者，明明湘潭大捷，剿灭了发匪林绍璋两万悍兵，而靖港之失，小失而已，湘兵首战即如此辉煌，若换别人，早该夸大其词向朝廷请功了，可他却上表自裁，自请处分，这样的人，奴才没有见过。”

“你也把他说得太好了。”咸丰说，“从前是穆彰阿吹他，现

在又是你。若朕看，这个曾国藩目无朝廷，妄自尊大。”

肃顺吓了一跳，不知咸丰的哪根神经出了问题。

咸丰说：“自请处分？什么意思？该奖该罚，不是成了由他个人说了算了吗？”

肃顺听他说得如此不讲理，只好默然。幸好咸丰并没有按这个奇怪的逻辑演绎下去。他说：“我看过曾国藩写的《讨粤匪檄》，他堪称心战圣手。不愧是文人带兵，懂得征服人心。”

肃顺说：“他起用的湘军领袖，多为学生，都是曾国藩的薪火传人。”

说到曾国藩大旗下聚集了一群仰仗他立勋名于天下的读书人，咸丰忽然觉得久而久之，也许不是一件好事。

肃顺又提到了他折中极力保举的塔齐布，说：“塔齐布在湘潭大捷中是立首功之人。”

“这人不是文人吧？不是曾国藩的学生吧？”咸丰问。

“不是。塔齐布是一介武夫。”肃顺说，“不过，曾国藩还是冷眼识英雄的。当年他力荐塔齐布时，在折子里有这样两句：如此人打仗不卖力，臣甘愿同罪。”

咸丰忽然笑问：“听说曾国藩连骑马都不会？”

肃顺笑了，说：“是的，听说此公还有个毛病，怕鸡毛，连鸡毛掸子也见不得。”

“天下竟有这样的将领。”咸丰不觉讪笑，“听说此人很清廉？”

肃顺答：“他在当京官时，就以清廉著称。母亲仙逝，除了圣上所赏一千两抚恤银子，他回籍奔丧时两袖清风。”

咸丰反倒起了疑心：“此言过了吧？他再清廉，也不至于如此，二品京堂的俸禄还不至于寒酸到如此地步吧？”他疑心是矫情，是曾国藩沽名钓誉。

肃顺道：“京城南边有个湖广同乡会馆，在大红门一带，住

了好些病弱举子，曾国藩常拿自己的俸禄去周济这些穷读书人。”

咸丰感慨地说：“凤毛麟角啊，不可多得。骆秉璋、鲍起豹和曾国藩会奏请奖叙立功将士的折子你看过了吧？曾国藩不是一力保举这个塔齐布吗？他现在是什么？”

肃顺答：“抚标中军参将。”

咸丰问：“是满人吧？”

肃顺答：“是满人。”

咸丰说：“就赏塔齐布总兵衔吧，再赏个巴图鲁名号，署理提督，统帅湖南水陆各营。”

肃顺暗吃一惊，这不成了大帅了吗？提督是从一品官，而此时仍是侍郎衔的曾国藩才是二品，那今后岂不要听他的老部下节制了吗？他刚要说话，咸丰又拿起了曾国藩那个“自请交部从重治罪”的专折，又看了一遍，越看越来气，他甩在一边，说：“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也？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责问之罪？殊觉可笑。”

一见咸丰还是不放他，又转了回来，肃顺知道自己对曾国藩褒奖太多，反而惹得皇上反感了。尽管有靖港之败，可塔齐布总是在曾国藩指挥下取胜的呀！何厚此薄彼如此？说来说去，还是满汉有别呀！

特别令肃顺不舒服的是，咸丰竟下上谕，革夺了曾国藩礼部侍郎的衔儿，这衔儿本来已是虚职了，他练兵是义务，没有实职，是属于不居官常的官儿，现在连虚衔儿也革了，叫人家“戴罪剿贼”，怎能服人？

肃顺不好再多言，他只好再念山东的折子。

咸丰说：“北上发匪林、李二酋现在不是被困在静海、独流镇了吗？虽不足为害，也要加以剿灭。北援军又令朕忧心，现在怎么样了？”

肃顺拿起一份奏报说：“发匪曾立昌北援军其势甚锐，过正

阳关后，克丰县，窜入山东省境，随后又陷我金乡县，知县杨正白受伤投井殉节。匪又占巨野，知县朱运昌死难。两日后，贼攻陷郛城、张秋镇，在攻克阳谷县时，知县文颖死难。后又攻陷冠县，知县傅士珍战死。现正在攻临清州……”

“别念了。”咸丰烦躁地说，“胜保不是去了吗？”

肃顺说：“胜保骑兵 7 000 人三月初七赶到临清，驻扎城西北，崇恩从夏津回防，张亮基初七晚上与发匪接战，打赢了一仗，擒获发匪总制曹城一名，但张亮基弹劾胜保纵部下抢掠，事事掣肘，不肯用力。”

咸丰说：“这张亮基也是多事。朕不靠胜保靠哪个？他张亮基没有别的本事，专门会弹劾别人吗？好吧，让他走得远远的，以奏报失实之罪名将张亮基革职，发往新疆军台效力。”

又是一次横生枝节，活该张亮基倒运，只为一个折子丢官。

肃顺无奈说：“那么，先让藩司崇恩署理山东巡抚吧？”

咸丰点了点头，说：“责令胜保，务必将北进之贼堵在临清，不使与林凤祥合为一股。”

肃顺说：“北援发匪溃灭即在最近，皇上勿忧。”

咸丰问：“卿何以知道？”

肃顺道：“发匪北援军犯了兵家大忌。既是援军，就应一路避实击虚，快速前进，力图及早与静海、独流之匪会师，可他们现在在临清州攻坚，耗费时日，怎能持久？”

咸丰以为肃顺说得对，就说：“如果发匪打入临清，就让胜保、崇恩、德勒克色楞将他们团团围住，使其不能北窜，坐以待毙。”

肃顺跪安了，一出了养心殿，抹了一把汗津津的脸，心里替曾国藩不平，也怪他迂腐，上了个自裁的折子惹事。这回好，连侍郎衔儿也革去了！他必须写封信安慰一下，皇上可以随意震怒，发邪脾气，肃顺不能。把踏踏实实为皇家效忠的人都得罪了，他们一旦寒了心，谁替大清江山出力？

第 40 章

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做王娘，但做忠臣。

—

曾国藩的迂腐有时候占便宜，有时候吃亏。他这回带有“苦肉计”味道的自裁专折的下场就是撅起屁股让人打了，又有苦说不出。倘当初听从了郭崑焘、赵烈文、曾国荃的意见，奏折中用九分文字渲染湘潭大捷，用一分文字轻描淡写地说说靖港小失，怎么会是这个结局？实授他一个巡抚是不成问题的。肃顺的信中就是这样分析的。肃顺当然不好直言其迂，但意思到了，当然全信意在勉励。

这一下幕僚们和老九更抓住了把柄，一齐埋怨他的愚忠到了连皇上都不买账的地步。这与曾国藩的初衷相去太远了。他曾设身处地想过，有这样一个推功揽过的臣子，不恰恰应该加倍奖赏吗？

可他受了冷遇，用曾贵粗俗的比喻说，是“热脸贴到了冷屁股”。曾国藩听了哭笑不得。

他闷闷不乐，躲在座船上不见人。

左宗棠从长沙城里赶来，专门看望曾国藩来了。在上船之前，他交给曾贵一串纸钱，是金箔扎成的元宝。

曾贵愕然问：“左大人这是何故？”

左宗棠捻须笑道：“不要多问，你拿进去给你老爷看了，他就明白了。”

曾贵迟疑再三，才不得不提了那串纸钱上船去了。

其时，曾国藩与曾国荃正在饮茶，见曾贵提了一串纸钱进来，曾国荃惊问：“谁死了？要给他绕纸钱？”

曾贵说：“哪里，左大人好怪，他来见老爷，不拿片子，非让小的拿这个来见老爷，说老爷一看就明白了。”

曾国荃大怒，手拍桌子把茶碗震得直跳：“左宗棠欺人太甚！”

曾国藩却没恼，他站起来接过那串纸箔金锭，举起来数了数，说：“你们看，正好 44 个，我今年 44 岁，给死人烧纸钱，都是几岁烧几个，这是左宗棠为我吊丧来了。”

曾国荃对曾贵说：“把他轰走！不见，就说老爷睡了。”

曾国藩说：“你不想见你走开，我不能不见。”他向来主张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自然宽以待人。

曾国荃道：“他如此奚落你，你还待他如上宾？”

“心怀开阔些没有坏处。”曾国藩站起身说：“快请左大人中舱见。”

曾贵答应着出去，曾国荃躲到底舱去了。

曾国藩一见左宗棠来到中舱，忙拱手笑道：“多谢季高兄，看来，没白交足下这个朋友，我死了有你记得吊丧，不至于身后冷清。我也是自找！当个门第清华的翰林有多自在！文采风流，名动公卿！”

左宗棠坐下，说：“可你现在是主帅，一仗失利，便寻短见，

窃以为这是鼠目寸光的无能之辈，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脸红，也为京中朝野举荐涂生兄的高士们脸红。”

话说得如此刻薄，曾国藩却没有发怒，他说：“季高骂得好。只有你肯这样痛斥，别人都会留点面子给我。”

见曾国藩并不恼，左宗棠高兴了，他说：“原谅我讥刺了涂生兄，得罪。我是一番好意，在你面前说恭维话的人成群结队，像我这样讨厌的角色没人去当，只好我来当。”

曾国藩道：“你骂得痛快，我是太看重面子了，也还有一层，当时投水，是想尽忠，我不能当长毛的俘虏。”

“这不叫尽忠。”左宗棠说，“国难当头，最容易的是死，长毛杀到，或上吊，或投井，报上去，皇上封谥，算个忠臣。我以为能够卧薪尝胆者，方是最大的忠，十年磨一剑，剑利方可斩妖。”

曾国藩说：“季高到底是高人一筹，这番话有如醍醐灌顶。”

“响鼓也要用重锤呀！”左宗棠说，“恕我无礼。百密一疏，涂生兄或有想不到处，我多嘴了。”

曾国藩说：“我从不介意你的放浪不羁，我若认真、小心眼，早把你送的纸钱扔到江里去了。季高，你必有高招教我。”

左宗棠说：“你想听真话吗？”

曾国藩说：“想听阿谀奉承之言，就不找你左宗棠了。”

对这句话左宗棠很受用，他跷起了二郎腿说：“你太嫩，你毕竟是文人，心软，没有大将风度。听说你斩了一个小兵手都抖了？”

曾国藩笑道：“那到底是一条人命啊！”

左宗棠说：“东郭先生岂可为将？你不是不知道，一将成名万骨枯，有人挖苦说，你们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红的，我看这是真的。能当大将的人，必须心狠手辣，在你眼里，可供驱使的兵勇不过是用具，你建功立业的棋子，吃一个、丢一个，在所不惜。”

曾国藩不能不佩服左宗棠的冷酷无情的性情。

左宗棠说：“如果我是你，当时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就不会拿一个小兵祭刀，我要杀一个哨官、营官，杀鸡给猴看不行，有时候须杀猴给鸡看！”

曾国藩击掌道：“好一个杀猴给鸡看！我不如你，日后左公治军，当是大将之风度，必能震铄古今，拔于流俗。”

左宗棠说：“姑且不去说你投水的事了。现在你该大张旗鼓宣扬湘军首战大捷的事才对，你却躲在官舱上发呆、发愣，你要让天下人皆知湖南有一支能征善战的湘军，湘军有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帅曾国藩！”

曾国藩笑了：“自吹自擂？”

左宗棠道：“喇叭不吹，谁知道你有？京中我们有的是大小同乡，湖南也不乏文人骚客，此时不用用他们那支生花的笔，养他何用？不能坐待功成，那会百无一成。”

曾国藩说：“即使我将来打下了南京，也断不会厚颜无耻地做这种事，我的性情，你是知道的，我向来是只事耕耘，不问收成。”

左宗棠说：“涤生兄何必矫情！我已经替你做了一些。冒功之事不可为，居功而不言，也不是什么美德。我问你，你为什么练兵？为什么奔波王事？”

曾国藩说：“当然为朝廷尽力呀！”

“你不敢说内心深处的话。你不为光宗耀祖？你不为身后扬名？你不为名垂青史？”

曾国藩被问得答不上来，可以说尖刻得深入骨髓了。

左宗棠又说：“如果不为这些，你大可不必受寒窗之苦，大可不必要在官场沉浮，当个种田人，当个和尚岂不心净？”

曾国藩不能不折服，左宗棠现在又把自己说他的一套原物奉还了。可他是内向的人，绝不可能像左宗棠那样，敢把什么都抖

落出来。

左宗棠最后才说：“你老兄太迂腐了，你为什么要上那个自请处分的专折？这倒好，你的部下现在当了你的大帅了，你连一个侍郎的虚衔儿也一刀革去了。”

曾国藩嘴上虽说了句“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可心里正为此而伤心、懊恼。他从这件事得出的教训倒不是左宗棠所说的迂腐与否，而是在皇帝心中那杆秤上，汉人是没有分量的。这更助长了曾国藩固有的如履薄冰的秉性，他自己告诫自己，打落了牙齿和着血往肚子里吞，没有人同情弱者。

二

苏三娘正在卸妆，掌朝仪这角色比领兵出征都累人，打仗只是一条肠子，可宫中的事五花八门，疲于应付。

令她慰藉的是进宫这么久了，洪秀全并没有来找她的麻烦。

可是今天司琴来传旨了：天王急宣。

这么晚了，会有什么事？

苏三娘只得重新上妆，想想，又放下了眉笔。她不能不去，却又不愿去，特别是晚上到寝宫去。

苏三娘走过夹道珠灯、金碧楼台的后林苑来到天王寝宫，这里灯光晦暗。

洪秀全在寝宫里来回踱着步，有宫女回道：“掌朝仪到了。”

洪秀全回过身来时，见苏三娘站到了跟前，她说：“请天王恕罪，臣刚刚卸妆，陛下宣臣甚急，没来得及上妆。”

洪秀全看着她说：“你不上妆更美，就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苏三娘问：“圣上找我有急事吗？”

“没有急事不能找吗？”洪秀全关心地说，“你记仇是不是？”

苏三娘说：“臣怎么敢？”

洪秀全说：“作为掌朝仪，你记朕仇，就是欺君罔上；作为女人，你记仇，朕可以一笑置之，你是哪一种呢？”

苏三娘说：“哪一种都不是。”

“那太好了。”洪秀全问，“朕让你草拟的诏旨拟好了吗？”

“是削去林绍璋官职的诏旨吗？”苏三娘问，“只需在翼王的奏疏上批上旨准就行了。”

“这林绍璋真是庸碌无能之辈，湘潭之役，折损两万人马。”现在提起来，洪秀全仍有愤愤之色，洪秀全让她以天王名义重拟。

苏三娘说：“我明天就拟好诏旨，明日就可以发往湖北。臣听说东王的意思是降两级使用。”

洪秀全说：“你告诉杨秀清，我没追究他用人不当的过失已经够宽容了，这样的大仗本应让出外督师的石达开管，他却把石达开调到江西又调回天京，还不是看石达开的名气太大，在安徽有口皆碑他不舒服了？”

苏三娘听着，不好表态。

洪秀全说：“朕近来常常害怕，不敢入睡，几乎天天失眠。”

苏三娘说：“该请国医看看。”

洪秀全说：“看不好，也不用看的。朕一躺在床上就觉得恐惧。从前也偶有这种时候，程王娘在的时候，她拉着朕的手，给朕轻轻地说点什么，朕也就慢慢入睡了。自从程王娘走了，朕就视黑夜为最恐惧之事了。”

苏三娘不知洪秀全是什么意思，只得听着。

洪秀全终于摊牌了：“你留下来陪朕吧，朕谁都信不过，你是朕惟一信得过的人。”

苏三娘最担心的事，终于以程岭南的猝死而提到日程上来了。她很冷静地说：“天王如果夜里害怕，我去请哪位王娘子来

伴您，臣留下多有不便。”

“有什么不便？”洪秀全说，“你只须坐在床边就行了，朕真的害怕。”

苏三娘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只好留在天王寝宫侍候。

夜已深，摆在桌上的镏金西洋自鸣钟在打午夜 12 点。洪秀全蜷伏在绣龙凤缎被里，半闭着眼，似睡非睡的样子，一只手紧紧地拉着坐在床头的苏三娘的手。

苏三娘显得十分疲倦，却又不敢走开。

突然，洪秀全一抖，惊悚地叫了一声：“什么天父、天兄，那不是真的，朕才是真的天父之子……”

苏三娘在他手背上拍了拍，洪秀全刚刚安静下来，突又恐怖大叫：“鬼，鬼！”猛地坐起来，把苏三娘死死地抱在怀中。

“不用怕，陛下，您在寝宫里，没有什么鬼。”苏三娘又惊又怕，却又不得不安慰他。

洪秀全惊出了一头冷汗，他渐渐清醒过来，松开苏三娘，说：“方才朕又做了个噩梦，梦见曾水源和程岭南都来追朕。”

“那是陛下的错觉。”苏三娘说，“他们两个都是陛下最信赖的人，怎么会为难陛下呢？”

洪秀全坐在那里望着苏三娘，不知在想什么。苏三娘给他倒了一杯茶，叫他喝了后，说：“陛下睡吧。”

洪秀全说：“你陪朕睡，没有你，朕无法成眠了。”说着他把苏三娘拖到床上。

苏三娘挣脱了，她说：“陛下，您怎么能这样？”

洪秀全说：“你还在想着罗大纲吗？告诉你，你不跟朕，看他罗大纲有几个胆子敢娶你？”

苏三娘整整衣衫退后一步，说：“君有君样，臣才有臣样，天王您别错看了人。”

“朕错看了你吗？”洪秀全说，“哪个女人不求做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人上人？你依了朕，朕日后废了赖娘娘，立你为后，朕言而有信。”

苏三娘说：“就是现在娘娘位置虚位以待，臣也不愿意。不是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巴结这个位置的。”

“你的口气很大。”洪秀全说，“你在我宫中，你不按朕的旨意办，你自己也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不过，朕绝不会强求你，若想那样，就拖不到今天了。”

苏三娘说：“圣上没事，臣告辞了。”

“站住。”洪秀全喝了一声，赤脚跳下地来，突然跪下了，一路膝行爬到苏三娘脚边，说：“三娘，朕想你都想得疯狂了，为了得到你，朕不惜跪在你石榴裙下。”

又惊又气又惶惑的苏三娘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好，她向后退了几步，还是走上前，双手扶起了洪秀全，说：“别这样，天王，这不是太失体统了吗？我苏三娘不值得天王这样。”

洪秀全说：“为你，朕把王位丢了也在所不惜，你就真的可怜朕吗？”

苏三娘说：“臣妾已是罗大纲的人，我不能做人人唾骂的贱人。”

“你给朕做王娘，谁敢骂你为贱人？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洪秀全说着又把她抱住，并且伸手去撕她的衣衫。哗地一下，衣襟扯开了，在露出酥胸的同时，也露出了插在她腰间的弯把洋手枪。

天王吃了一惊。

枪，似乎提醒了需要自救的苏三娘，也同时给了她胆量，也使她失去了理智。她嗖地一下拔出了短枪，对准了洪秀全。

洪秀全向后踉跄地退着，双手做着推拒的动作，他吓得话也说不出来了。

苏三娘说：“是您逼我走这一步的，您把苏三娘看成了没有

节操的人，您把君臣之间的圣洁玷污了。您如果仍要胡来，我就先打死您，然后我也死。”

洪秀全完全颓了，坐到了地上。

苏三娘走到条案旁，说：“您起来，只要您去掉邪念，您还是主，我还是臣，我绝无犯上作乱之意。”

洪秀全战战兢兢地爬起来，说：“你……放下枪……走吧。”

“不，”苏三娘说，“您马上写一道亲笔诏旨，解除我宫中掌朝仪的职务，派我到罗大纲兵营里去。”她已经把枪放下了。

洪秀全渐渐恢复了平静，他走到条案前，拿起笔来，笔是枯的，干硬，足有二尺见方的龙纹大端砚的砚田里也是干的。

苏三娘倒进一点水，为他研墨。

洪秀全说：“朕没有福气呀，你别怪朕，朕实在是太爱你了。”

苏三娘说：“那您把它留在心里吧。”

洪秀全在砚台上濡着笔，说：“苏三娘是奇女子，美烈兼备，难得。苏三娘，朕封你为美烈侯，如何？”

苏三娘说：“我不要侯，论功劳我也不够，我不愿让人说三道四，人家会以为我苏三娘卖身求荣。”

“何必说得如此难听呢！”洪秀全的笔在空中悬了一会儿，说：“既然你不要封侯，那么，丞相的位置都满着，给你一个恩赏丞相吧。”

苏三娘问：“事后您会说是苏三娘用手枪逼封个丞相的吧？”

洪秀全说：“那怎么会？”

苏三娘说：“找一个杀我的借口啊！”

洪秀全不知不觉已转到了条案这面，已离手枪咫尺之遥了，他顺手抓枪在手，笑着说：“杀你现在就行，还用找什么借口吗？”

面对举起来的枪口，苏三娘只冷笑了一下，说：“开枪吧。”

洪秀全笑着把枪放下，说：“朕与你开个玩笑，我实在不忍心打死你，尽管你已经冒犯君颜了。”说完，他仍深情地看着苏三娘。

苏三娘凌厉不可侵犯的表情已经不见了，她拿起手枪，揣起那份盖了天王大印的诏旨，说：“谢谢天王成全了我！”

不知为什么，她眼里包含了太多的泪水。

洪秀全的眼睛也发潮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噎地说：“你不会再来看朕了吧？”

苏三娘说：“天王要多少美女，天下尽有，容易得很。臣要去冲锋陷阵，为天王、为天国去疆场洒血，臣不能做天王的王娘，却是您忠贞不贰的臣子。”

她跪下去，磕了一个头，大步走了出去。洪秀全的泪水流了满腮。

三

圣粮库的典粮官做到头了。

陈玉成已奉命随韦俊西征，范汝增和曾晚妹拿了几面军旗进来。

曾晚妹说：“军旗做好了，你看看行不行？”

陈玉成打开看了看，上面绣着“太平天国殿左二十九检点陈”一行大字。

陈玉成说：“我是随韦丞相出征，我有没有旗号都行。”

“那怎么行？连两司马都有旗呀。”范汝增说，“若是他派你去单独进兵呢？你难道不打旗号？”

“有太平天国的黄色军旗就够了。”陈玉成说，“既然做了，就算了。咦，怎么还有好几面？不是你们俩也做了军旗了吧？”

曾晚妹说：“我们俩是芝麻粒小官，哪配有这么大的旗？”她

打开来，一看，也是陈玉成的旗。

陈玉成问：“干吗做好几面哪？”

曾晚妹说：“万一大旗倒了、烧了、丢了呢？万一你派范汝增为偏师，做疑兵，不也得打你旗号才能迷惑清妖吗？”

“行啊，你们俩！”陈玉成乐了，“看来兵书都没白看。”

曾晚妹问：“你的行装收拾好了吗？用不用我来帮你收拾？”

陈玉成说：“好啊！”

范汝增出去后，两个人抖开行李开始收拾，曾晚妹又从木箱里倒出胡玉蓉送给陈玉成的那个同心结，她撇了一下嘴，说：“还留着呢？是不是等着驴年马月在什么地方相见啊？”

陈玉成说：“你若看着不顺眼，就扔了吧。”

曾晚妹在手里掂了掂，说：“扔了怪可惜的，好歹也是人家一番心意呀！再说，被人爱着，也不是坏事呀！”

陈玉成双手捧着她的脸蛋，说：“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宽容、这么体贴别人了？”

“这也是感化的。”曾晚妹说，“天长金送你的洋表呢？”

陈玉成从衣襟底下取出来，说：“在这呢。”

曾晚妹又撇了撇嘴，说：“这可是大宝贝了，贴身藏着呢。”

“又来了！”陈玉成说，“我也不能把一块表挂在脖子上招摇啊！”

曾晚妹托着那块带梅花丝络套的表，不赞表，却赞那丝络套：“这手工真细，仪美公主一定是个心灵手巧的人。”

“我哪知道？”陈玉成说。

“你不敢说，”曾晚妹说，“你心里不知怎么称赞她呢。哎，她长得美不美？”

“你都问八百遍了。”陈玉成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天王的女儿别看地位高贵，人不一定长得美。”

“你这人不老实。”曾晚妹戳了他的额头一下。

“我又哪儿不老实了？”陈玉成问。

曾晚妹说：“我问过好几个见过仪美公主的人，都说她在几个公主里是最标致、最有教养的一个，说比她姑姑还好看，你不敢说她好看，是你心里有鬼。”

陈玉成说：“我的鬼都是让你的鬼吓的。”他叹了口气，说，“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仪美真是个好女人，通情达理，又善解人意。”

曾晚妹说：“你后悔了吧？当初你不如顺水推舟，当了驸马呢，岂不是有了个才貌双全的媳妇？”

陈玉成说：“那你怎么办？岂不又得去投湖？”

曾晚妹说：“你那时心就铁石一般硬了，管我跳河还是投井？”

陈玉成说：“说心里话，我总觉得对不起她，她成全了我们，自己却病得死去活来。”

曾晚妹说：“你要上前线了，你该去向她告个别，别让人家骂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陈玉成大为惊讶，看了她半天，问：“你是真，是假呀？”

曾晚妹说：“小狗才说假话呢！”

陈玉成在她脑门儿上亲了一口，这是对她如此大度和懂事的回报。

第 41 章

美烈丞相是一汪纯净的水。异日相见，妙花可能纷纷而降。



苏三娘像飞出了笼子的鸟儿，觉得天京城外吸一口气都特别新鲜。她搭乘一条太平军运火药的上水船，一直坐到安庆城下下船。楚天过雨，江天宁静，处处是清新之感。

安庆是仅次于庐州的大城市，因为它地处长江黄金水道，是与九江同等重要的长江口岸，实际的战略地位又远胜于庐州。

自从调离镇江后，罗大纲所部就带本部人马扼守安庆要塞，苏三娘得到了洪秀全的特旨，以恩赏丞相的身份协助罗大纲守安庆，诏旨就在他怀中，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罗大纲身旁了。

一上岸，苏三娘就碰上了在江上巡查要塞回来的陈宗扬，他高兴地问：“掌朝仪是来宣旨的吧？给我升个什么官啊？”

“不罢你的官算你便宜。”苏三娘递给他一封信，是叶明珠捎来的。他谢了后又问：“到底来干什么呀？”

苏三娘故意绷起脸说：“处置一件要案。”

陈宗扬说：“我乐了一半。我还以为你是专门来看望罗丞相的呢。”

苏三娘说：“他有什么好看的。”

陈宗扬说：“你可辜负了罗丞相的一片心了，他腰上总挂着你给他的香荷包，一想你的时候就托在手上看。”

“你别玄了。”苏三娘说。

“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陈宗扬说过，又问：“到底有何公干，让你亲自出马呀？”

苏三娘说：“发现有人私通。”

“谁？”陈宗扬一抖，脚踩在跳板上，差点摔下江去。

“怎么了，你慌什么？”苏三娘忍住笑，问，“你和叶明珠没有越轨之事吧？”

“我哪能呢。”陈宗扬紧张得脸都涨红了，说，“我们清清白白。再说，天朝法度谁不知道呀，怎敢违反？少不得男的在兵营里当和尚，女的在女馆里当尼姑罢了。”

“看看，一肚子怨艾！”苏三娘说，“反正你得小心点，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我真的没事。”陈宗扬扶着苏三娘上了自己的马。

“你用不着向我表白。”苏三娘说，“我又不管你的闲事。”她见陈宗扬在前面为她牵着马，就笑道，“这多不好意思，你这么大大一个副丞相，替我牵马，我可要折寿了。”

陈宗扬说：“我就是升了主将、军师、封了侯，在你面前也是牵马坠镫的角色。”

苏三娘格格地笑起来，她望一眼高远深阔的蓝天，雪浪无垠的浩浩长江，还有安庆城那青灰的城墙，朱红的城楼，她说：“还是天京外面好啊，自由。”

罗大纲在衙署里欢迎苏三娘。

罗大纲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招待苏三娘，请来了陈宗扬等几个人作陪。罗大纲的拘谨和恭敬完全是对待上级的程式，这使苏三娘很不舒服。看罗大纲的样子，完全像是陌路人。

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吗？完全没这个必要啊！她与罗大纲是怎么回事，谁不知道？

心里不乐，苏三娘就咽不下饭菜，罗大纲不时地夹些她爱吃的菜给她，完全不是从前在她碗里抢肉吃的样子了。

“请。”罗大纲又说，“掌朝仪总得给个面子呀！”

“我不是掌朝仪，”苏三娘压住火气说，“我是恩赏丞相，是到安庆来带兵的，受你冬官正丞相节制，你口口声声称我为掌朝仪是什么意思？”

“我错了，”罗大纲小心地赔笑说，“安庆本是顶天侯秦日纲巡守，因他北伐皖北，令我驻扎，如恩赏丞相有何教谕，请随时告知。”

这明显生分的话令她吃惊，令她伤心，她的泪水在眼眶里转。

罗大纲亲自为她夹了一大块鱼，说：“安庆的鲈鱼正肥，请用一点，请……”

“我不要你用‘请’字！”苏三娘突然火了，把面前的杯盘一推，一阵哗啦啦响，在众人都目瞪口呆时，苏三娘昂首离席而去。

二

苏三娘下榻的院子是个大花园。

苏三娘被牌刀手带入有月亮门和假山、人工湖的富丽堂皇的庭院时，她问：“这是什么地方？”

牌刀手答：“从前是安徽巡抚衙门，后来翼王住过，再后来

是顶天侯住，又后来是罗丞相住，如今是你住。”

苏三娘边走边浏览着几进院子里的房舍和水上的亭榭，她问：“这么大一座园子，只我一个人住？”

牌刀手说：“罗丞相吩咐，这院子没事不准任何人进。”

“好啊，把我隔绝起来了。”苏三娘心想。

苏三娘在牌刀手引领下来到她的卧房。

这里窗明几净，古香古色的家具都是紫檀木镂花的，连茶几、条案都嵌上了螺甸，制作精良、考究，东面墙上挂着一幅飞鹰舞狮图，西面墙上是蝴蝶图和暗八仙。一只巨大的蝴蝶飞翔在缠枝莲上。而暗八仙并不是画出张果老和吕洞宾等人图像，只是用洞箫、驴、剑等物代替。

苏三娘闻到一股香气，原来床的前面有一只景泰蓝宝鼎，里面焚着香，氤氲之气在房中流荡。

苏三娘一进屋子，早有几个牌刀手上来侍候，有的打洗脸水，有的上水果，有的冲茶，个个毕恭毕敬。

苏三娘突然大声说：“叫罗大纲来！”

一个小头目说：“罗丞相在忙……”

苏三娘一拍桌子，提高了嗓音说：“去叫罗大纲！”这种不客气的称谓和语调都对牌刀手们有震慑力，哪个敢违抗？小头目答应一声跑了出去，其他的也纷纷躲避，踪影皆无。

天渐渐黑下来，一个牌刀手进来，悄然地点起上上下下几十支蜡烛，屋子里亮如白昼。

罗大纲到底来了，他站在门外，问：“有什么事吗？”

“你进来！”苏三娘用命令的口气说。

罗大纲仍然没有进来的意思，说：“在这里也行。”

“我吃人吗？”她又把声音提高了八度。罗大纲不得不进来。苏三娘发现门外还站着七八个牌刀手，她心里没好气，走到门口，说：“丢不了你们的罗丞相，都走开，不叫不准来！”说着砰

地一声关上了房门，面面相觑的牌刀手们只得识趣地离开。

主动权完全操在苏三娘手中。她命令似的对罗大纲说：“坐下。”

罗大纲木偶似的，机械地坐下。

苏三娘倚在一个镂花柜子前，看着罗大纲，问：“你怎么回事？”

“没怎么呀！”罗大纲问，“我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只管提。”

苏三娘气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她说：“我明白了，你是把我当成下贱女人了，是不是？”

“这从何说起？”罗大纲说，“你是天王身边的人，怎能说是下贱呢？”

“你还敢说！”苏三娘更加委屈了，她说，“你给我说清楚，你为什么变了？变成今天这副样子？我天天等，月月盼，总算盼到你身旁的这一天了，你却这样对我，你是个黑心狼、负心汉！”

任她骂，罗大纲一句话也不说。

“你怎么不说话？”苏三娘厉声追问。

“你让我说什么？”罗大纲说，“这是太平天国里妇幼皆知的事，你非让我说破它，有什么意思呢？”

苏三娘的眼泪哗哗淌，她说：“好啊，你说的太平天国里妇幼皆知的事，怎么偏偏我不知道？你倒要说给我听听，你今天非说不可。”

罗大纲扭过头去不看她也不说话。

“我替你说，”已经被愤怒之火烧得眼都红了的苏三娘走到他面前，大声说，“说我苏三娘是天王的宠幸女人，不是王娘的王娘，对不对？”

罗大纲不敢正视她的目光，别过脸去小声说：“这是你自己

说的。”

“可这是你心里想的！”苏三娘说，“只不过你不敢说罢了。”

罗大纲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男子汉的尊严受到了挑战，他不能再容忍下去了，霍地跳了起来，说：“我有什么不敢说？你都敢做，我还不敢说吗？”

“好，好，”苏三娘咬牙切齿地说，“你罗大纲有种！”

罗大纲说：“想当初，天王硬拉你进宫去当掌朝仪，你对我哭诉，写血书，你不愿去。我舍不得放你进宫，我还不知道他对你垂涎已非一日了吗？可你不肯跟我走，你说得多好听啊！为了太平天国，为了我们的梦想，你不让我拉出去单干。现在我明白了，你忠于的是他，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

“啪”地一声，苏三娘重重地打了罗大纲一个耳光。罗大纲呆住了，意外比愤怒更攫住了他的心，在痛苦地收紧。苏三娘自己也愣住了，指尖发麻，心底隐隐作痛。

就在罗大纲转身决然走去的当儿，苏三娘忍着哭声厉声高叫：“你回来。”

罗大网站下了，却没有回过身来，他听到了委屈的哭声。

苏三娘一边哭一边宽衣解带，除去了戎装，最后脱得一丝不挂，恰在这时罗大纲猛一回头，他吓得大叫起来：“你……你疯了吗？你这是干什么？”

苏三娘以泪洗面，无限伤感地说：“不这样，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罗大纲，你可以打我、骂我，你不能作践我的人格。今天，我就给你了，我让你知道，我苏三娘是不是一个黄花处女！你过来！”

罗大纲震惊得脑子出现了一片空白，他只听得见她痛不欲生的哀哀哭叫。他想不到他所挚爱着的女人是如此之烈，如此之美，难怪天王封她为美烈丞相！时间凝固了，万籁凝固了，只有爱情的火山在喷涌。

三

陈玉成走在街上，曾晚妹跟在一旁，她问：“今天进天王府不换女装吗？”

陈玉成说：“今天大可不必了，我是经过允许，以陈玉成的身份去拜别公主的呀。”

“我也去。”曾晚妹突然说。

“你开什么玩笑？”陈玉成没理她。

“我说的是真的。”曾晚妹固执地说。

陈玉成站住了，为难地说：“又上来你那小孩子脾气了。”

“你能去看公主，我为什么不能去？”曾晚妹噘着嘴说。

“是你鼓动我去的呀。”陈玉成说，“这会儿又反悔。我知道你的小心眼儿，你是怕我又和公主有什么藕断丝连的事。”

曾晚妹说：“你小看人！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是提着醋瓶子呢？”

陈玉成说：“那你又想怎么着？”

曾晚妹说：“我呀，我早就想见见仪美公主了，我觉得她比我好，比我有修养，比我通情达理……”

陈玉成大有三日不见刮目相看的感觉，他睁大眼睛说：“晚妹，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曾晚妹庄重地点点头。陈玉成从她那对亮晶晶的眸子里看到了真挚和火热的光束，他说：“也好。也许，她也想见见你呢。不过，到了天王府门外，你得先等等，我得去找人。苏三娘离开天王府以后，就不那么方便了。”

曾晚妹问：“放着掌朝仪不当，苏三娘干吗要去带兵打仗啊？”

陈玉成说：“你只懂你自己的感情，从来不想别人的。苏三

娘和罗大纲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

曾晚妹又大吃一惊，她说：“听人家说，苏三娘和天王……”她不说了，笑个不住，下面的话心照不宣。

“你别听传言。”陈玉成说，“我看不像。苏三娘也是个烈女子，如果她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她该老老实实在天王府里待着，还去找罗大纲干什么？”

曾晚妹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陈玉成他们已经来到了天王府前，东朝房、西朝房前面的十二面大锣正在敲响，声震百街，陈玉成说：“这是天王要出宫去了。”

天王府仪美公主寝殿廊下青烟缭绕。

自从陈玉成来看过仪美后，她的病已奇迹般地痊愈了。这几天她的行为古怪反常，平静随和地各处走走，言语之中大有话别的意思。

当陈玉成和曾晚妹来到她寝宫的时候，她正坐在廊下的香鼎前，里面燃着火，她把一叠叠诗稿、书籍都放在火中烧了，其中包括《太平礼制》等天朝颁行的书，这不能不令陈玉成惊讶。

“哎呀，你来了！”一见了陈玉成，仪美笑吟吟地起身，把焚化的活儿交给了宫女山茶，说：“快请里面坐。”

仪美发现了跟在陈玉成身后的曾晚妹，问：“这位是谁呀？”

曾晚妹抢先答：“回天长金，我是他的牌刀手曾晚生。”

仪美笑着打量她说：“牌刀手？不像，你这么纤弱、文静，倒像个女孩儿。”

陈玉成说：“公主好眼力，她叫曾晚妹，是曾天养副丞相的孙女儿，从小女扮男装，没有几个人知道。”

仪美笑了：“天朝花木兰。”她把两人请进公主寝殿。

陈玉成一进屋，就敏感地发现了屋子里有变化，富贵浮华之气一扫而光，代之的是肃穆和冷清。陈玉成说：“若是供上佛像，

天长金的寝宫就像佛堂了。”

天长金说：“我若是皈依了佛门，天王还不杀我头啊！他怎么会容许他家里的人信妖教。”

这倒是。陈玉成同她聊了几句，她说的话都是“六根清净”、“心净如水”和“空”、“色”之类的词儿，他疑心，她虽不敢公开信佛，倒可能是“佛在心中”。

果然，在仪美起身为他们添茶时，无意间把一本佛经带掉地上。

陈玉成拾起，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静平等觉经》。仪美想来夺，见他们已经看见了，就淡然一笑：“翻着好玩儿。”

陈玉成也觉得好玩儿，打开第一页，便是“佛说诸佛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檀过度人道经”之类的深奥之语，他放下了，更觉进入佛门的枯燥乏味。曾晚妹指指无量寿经说：“天长金天天看这个？好人也看呆了、看痴了。”

陈玉成拍了曾晚妹的手一下，说：“快别胡说。”

仪美笑笑，说：“我今为菩萨道，已发无止正觉之心……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我心清远而高洁矣。”

“公主说些什么呀？我一个字听不懂。”曾晚妹说，“好好一个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陈玉成又拍了拍曾晚妹的手，不让她说下去，他问仪美：“天长金，你年纪轻轻，看这些虚无的东西，会迷了心性的。”

“人各有志。”仪美说，“你不在其中，不知其味，你可能觉得人世间的争夺、倾轧是乐事，我看着就十分没意思，咱们不说这些了。”天长金仪美说话时不住地打量曾晚妹，忽有所悟，她笑吟吟地说：“哦，我知道了，这个美貌的女孩子是你青梅竹马的伙伴，对不对？”

陈玉成忙说：“正是。我们马上要到武昌前线去了，她一直

没见过公主的面，想来看看您。”

曾晚妹冲公主笑笑，仪美说：“天造地设的一对啊！玉成，难怪你痴心如此，值得呀，值得。”她发着感慨的时候，显然是心旌摇动，脸都红了。

曾晚妹说：“我是来谢公主的大恩大德的。”

“说哪里话？”一瞬间，仪美摒弃了凡心浮动的意念，又变得平静如水了，她说：“生生之处，常识宿命，一切皆命也，岂是别人能帮得了的吗？”

三个人相对无语，曾晚妹望着公主的样子直想哭。

陈玉成觉得索然无味，站起来告辞：“公主，那我们走了，改日再来拜会。”

仪美也不挽留，也站了起来，说：“尔时大千三千世界，六种震动，异日相见，愿妙花纷纷而降。”她伸出一只手，向他们揖了揖。

走出宫门，曾晚妹几乎哭出声来了。

“你怎么了？”陈玉成问。

“她好可怜啊！早知这样，我当初会成全你和公主，这都是因我而起的呀。”曾晚妹说。

陈玉成深深地叹口气，说：“这不能怪你，你没听公主说吗？生生处处，常识宿命，一切都是命，都是天定的。”

四

困在静海、独流的北伐军已经日渐困难了，曾立昌的援军虽然在英勇顽强北上，可林凤祥、李开芳根本不知道杨秀清派的援军到了哪里。

太平军为防清兵突入，在大营四周密布鹿角、树栅，有五六层之多，最里面一层用铁锁勾连。

清兵掘引河水向大营倒灌。

僧王僧格林沁和副都统乌陵额骑马在营前督促士兵灌水。

北伐军的房屋全都被水淹了一半，衣物尽皆漂在水上，士兵正抢出火药放到房顶上。

林凤祥蹚着水找到李开芳，说：“这里已经守不住了，必须向南突围了。”

李开芳说：“突围出去，怕也要折损很多弟兄，但也只有这样了。”

林凤祥说：“北上援军不是出发了吗？怎么还没有消息？”

汪一中说：“我化装溜出去，接应一下，看援军到了什么地方？”

林凤祥说：“你去吧，我们马上要突围，你在河北东光一带找我们。”

汪一中答应一声走了。

突围路上清兵几乎是层层设防。

林凤祥率骑兵开路，从僧格林沁的包围中杀开一条血路。李开芳统后军紧紧跟上。

僧格林沁带骑兵追击。

北伐军突入东光县东、西连镇后，林凤祥打算死守。

东、西连镇跨于运河两侧。

林凤祥率兵到达，他骑马在运河畔观察了一下，说：“就在连镇死守，在运河上搭一浮桥，我们可以据河以守。”

总制江玉道说：“我去扎营盘。”

“可以借用民房。”林凤祥说。

总制肖在仁说：“我去找木料搭浮桥。”

这时李开芳的后队到了，李开芳说：“僧格林沁跟得很紧，不过十里地。”

这时，汪一中沿着运河划一条小船过来，带来了振奋人心的

消息，北上援军到达临清了，离他们不过二百里！

林凤祥高兴地说：“好！李丞相，你带兵去吴桥接应一下曾立昌。”

李开芳说：“好，我南下。”

曾立昌此时已撤离临清向南走了。1854年4月1日起，北伐援军猛轰临清西门，用吕公车、云梯攻城，又用地雷轰塌了南复门，把守城的布政使崇恩吓得逃往夏津县。4月4日胜保、善禄赶来围攻，曾立昌虽然打下了临清州，不过是一座空城，却耗费了许多时日，丧失了赶到阜成尽快与林凤祥、李开芳会师的机会。

在清兵不断增兵的压力下，北伐援军粮草不继，新兵多动摇了，私逃的、违纪的多起来，最后竟至不听号令，相继南下，曾立昌约束不住，从此再也没有希望与林凤祥合兵北上了。

李开芳本来南下去接应曾立昌的，曾立昌却已经退到馆陶县境内了。

在与陕西提督桂明的军队作战时，陈仕保最先提出了不该旷日持久地打临清的想法，他说：“现在不得不南撤，这不是离靖胡侯他们越来越远了吗？”

曾立昌表示，拿下馆陶再北上。

可是在丰县漫口支河，曾立昌到了绝境。这里刚下过大暴雨，河水暴涨，水漫出河床，四野茫茫一片，背后胜保的骑兵紧紧追来，喊声震耳，可曾立昌的骑兵根本走不动了，连人带马全都陷在河滩淤泥中，越急越拔不出腿来。

胜保骑兵上来了，仓促应战，太平军在沼泽和大水里与清兵搏斗，太平军战士成片倒下。

曾立昌见大势已去，站在河崖上，一纵马，跃入滔滔河中。

许中洋大叫了一声：“曾丞相——”

陈仕保在与胜保拼马刀时受伤落马，许中洋扑过去救他，陈

仕保说：“别管我，快走，一定要……打到天津去呀！”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许中洋上马，大吼一声，带着几百残兵沿河岸撤退而去。

到此为止，这支北伐援军已经全军溃散、覆没了，许中洋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到天京去，即使回去了又怎样？杨秀清在出师时已经警告过他，他上一次北援失利，还经得起第二次打击吗？

第 42 章

打在身上，恨在心中，代父受刑不是为了孝。

—

东王出巡是颇为壮观的，市民们却不敢正面看，只能躲在屋子里从窗缝看。

先是几队骑兵从东王府驰出，负责驱赶市民和路上的闲杂人等，吆喝着：“东王驾到，回避！”这是净街。

市民在这时只能逃难似的争相趋避，万一来不及躲闪的，赶紧原地脸冲地跪下，是不可以正眼看驾的。

东王的仪仗队过来了。第一队是二十面大锣，蓝镶白、红、黑等色旗帜也是二十面。接下去第二队过来，其前导者军健马牌百人，各执皂旗。第三队马牌八对，黄伞六顶，龙凤黄旗两对，蜈蚣旗四对。接下来便是傅善祥、陈承谔等东殿百官骑马而来，后面才是杨秀清的龙凤黄幔大轿，最后面跟着鼓乐队、牌刀手，浩浩荡荡占了一条街。

正巧此时一乘小蓝轿从斜胡同里出来，没有看见东王大驾，

等轿夫发现急向后退时已迟了，第三队马牌手冲过来，三拳两脚打倒了轿夫，轿子在东王仪仗大队前倾倒，里面爬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正是韦昌辉之父韦源玠。

杨秀清的轿也被迫停下来了，他打开轿帘，怒气冲冲地问：“怎么了？前面出了什么事？”

陈承瑑、傅善祥立刻打马前去。这时韦源玠已经跪下了，说：“小的该死，误冲了东王大驾。”他这么谦恭是怕给儿子惹祸。

一个牌刀手对傅善祥小声说：“他是北王韦昌辉的父亲。”

傅善祥看了陈承瑑一眼，对韦源玠说：“你快走吧。”

没想到，杨云娇此时也在一旁，她大声制止说：“慢。”她骑马跑到了杨秀清轿前，报告了前面发生的事。

杨秀清说：“把他给我锁了，拿回东殿去审！”

杨云娇得令又跑到前面，此时韦源玠已经走远，杨云娇亲带牌刀手追上去，将韦源玠锁了，让他跟在大队后面游街，韦源玠又羞又愧，不敢抬头。

傅善祥小声对陈承瑑说：“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恰在这时，韦玉娟从街上走过，一眼见到老父被锁，吓得魂飞魄散，急忙往北王府跑。

韦昌辉这时正带领蒙得恩、李秀成等几个将佐在守望台上观看天京城外敌情，他站在一面黑旗下说：“你们看到江面上向妖头的红单船了吗？”

李秀成说：“听说是向荣从广东运来的，每个红单船上有十几门火炮，打起来一片火海，封锁江面很厉害的。”

韦昌辉说：“向荣让皇帝逼急了，再围而不攻不行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翼王已令各部天天夜间扰敌，向敌船、敌营投掷火药罐，不让他们有可乘之机。城内也要防范，据线人说，城中有清妖的探子，要特别防备清妖里应外合。”

蒙得恩说：“我已在着手查处，东殿的陈丞相也在严防密查。”

李秀成向下一看，忽然看见了韦玉娟在守望台底下喊什么，风大听不清。

李秀成指指韦玉娟，对韦昌辉说：“令妹在找殿下。”

韦昌辉向下望，妹妹拼命在招手。

韦昌辉对蒙得恩、李秀成说：“明天咱们到城外去视察大营，翼王在城外呢。”

蒙得恩、李秀成答应一声，韦昌辉匆匆下了守望台。

韦昌辉脚一落地，韦玉娟哭着说：“哥，父亲被东王锁了去了。”

“什么？”韦昌辉一听，头皮发麻，忙问：“为了什么？”

韦玉娟说：“只因父亲的轿冲了东王的仪仗。”

韦昌辉的手攥得骨节格格作响，眼里露出凶光，他咬牙切齿地说：“欺人太甚！连天王尚且不敢如此辱我，这杨秀清太不像样子了！”

韦玉娟说：“快去救父亲吧。”

韦昌辉走了几步，却又停下，说：“我不去。我不信他敢把父亲怎么样。我若是去了，他更以为我怕他，今后没有安日子了。”

就在韦昌辉转身欲进北王府大门时，东殿大尚书李寿春坐了一乘轿赶来，叫住韦昌辉道：“北王留步。”

韦昌辉站住，冷冷地问刚下轿的李寿春：“是不是东王要拿家父正法呀？”话里带有挑战意味。

“那怎么会呢？”李寿春赔笑说，“东王叫我来请殿下过去一趟。”

“连我一并责罚？”韦昌辉问。

“北王殿下又说笑话了。”李寿春说，“快过去吧，东王等着

呢。”

韦昌辉不能再说不去，就喊了声：“打轿。”几个等在朝门房内的牌刀手和轿夫应声出来，抬出了大轿。

东王府便殿外肃立着东府牌刀手。

杨秀清威严地坐在殿内，丹陛下跪着韦源玠和几个轿夫。

杨秀清说：“把几个目中无我的东西推出去斩首！”

牌刀手上来，把几个轿夫提着领子拽起来往外拖。几个轿夫大嚷大叫：“东王饶命。”“小的确实没看见大驾呀……”

轿夫拖出去后，杨秀清对韦源玠说：“你自己说说，你是什么罪呀？”

韦源玠又羞又气，梗着脖子不语。

“你是等你的儿子来救你吧？”杨秀清冷笑道，“本王成全你。我已令人去叫你的儿子了，看他怎么救你。”

坐在杨秀清一旁的傅善祥看不下去，走过来说：“适可而止吧，他毕竟是北王的父亲，训斥几句就是了。”

杨秀清说：“你不要多嘴。”

傅善祥仍耐心劝谏：“天国还要靠北王出力呢，万一逼得他……”

“他敢反不成？”杨秀清冷笑道，“你退下，我自有道理。”

这时韦昌辉大步流星进了二门，看了一眼跪在地上受辱的老父，当着众官之面，北王又羞又恨，可他别无良策，赶忙趋步上殿，单腿跪在东王面前说：“启禀东王，家父冲撞殿下，多有得罪，看在他年迈昏聩分上，饶过他吧。”

傅善祥立刻给杨秀清使眼色，让他借台阶下来，可杨秀清视而不见的样子，他对北王韦昌辉说：“你不知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道理吗？”

韦昌辉想说：冲了你的驾算犯的什么法？可他想想，又换成了：“念他初犯……”

“你可不是初犯了。”杨秀清咄咄逼人地说，“当年你怂恿你的族人与我的岳父争房基地，你不是说过，东王府的狗难道也高人一等吗？”他原来在算旧账。

韦昌辉吓了一跳，忙说：“东王息怒，这恐是流言中伤。”

杨秀清不理睬，问他：“你说，令尊该怎么处置呀？”

韦昌辉冷汗直流，他说：“东王怎么责罚都行，由我代受其刑，望东王殿下成全我孝子之情。”

杨秀清说：“这才像个孝子的样。好吧，成全你，就免杖汝父了。来人啊，将韦昌辉拖到院子里，责打 50 军棍。”

一听这话，在场百官无不惊愕万分。

陈承谔站出来求情道：“看在北王德高望重的份儿上，求东王免打。”

傅善祥也说：“请东王开恩。”

杨秀清哼了一声：“德高望重？他有何德？德有多高？不准求情，打！”

傅善祥失望地别过脸去，她看到了韦昌辉眼中的愤愤之情，转而便成了仇恨之火，在他眸子里流动，她感到胆寒。

韦昌辉被牌刀手拖了下去。杨秀清看着牌刀手一杖一杖地打下去。

韦昌辉一声不吭地挺着挨打。

跪在旁边的父亲心痛而愤懑地流泪。

牌刀手停了下来，杨秀清说：“怎么停了？我数着呢，才 49 下。”

行刑的牌刀手相互看看，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举起大杖同时打下，等于多了一下。

杨秀清拍拍手，十分轻松地说：“扶北王起来。”

北王府的人忍气吞声地扶起韦昌辉，正要往外走，杨秀清说：“别走哇，武昌久围不下，我还要与北王商议军情呢。”

众皆愕然，杨秀清降阶而下，扶住韦昌辉说：“方才我责打的是不遵天朝律令的韦昌辉，现在我器重的是镇守天京不可多得的将才北王。”

傅善祥在一旁心情复杂地摇了摇头。

二

六月的长江沿岸已是溽暑难当，好多太平军士兵泡到江水中。

韦俊也在营外江中洗浴。

陈玉成、曾晚妹、范汝增骑马驰到金口大营辕门，哨兵向江边指点，他们又驰到韦俊洗浴处。

韦俊水淋淋上岸，穿上衣服，问陈玉成：“你从天京来吗？”

陈玉成说：“是。”说着递上了一封公文，说，“东王诰谕。”

韦俊坐到插在江滩上的一柄大青罗伞下，看罢一言不发。

陈玉成说：“东王的意思，对武昌不能围而不攻，严令速决。”

韦俊哼了一声，不以为然地说：“我何尝不想拿下武昌？我分兵驻扎在金口、白湖镇，是因武昌城兵多饷足，要等消耗殆尽时一举可破。”

陈玉成说：“东王已得悉武昌城中内情，并非如此。”

韦俊说：“好吧，待我召集将领，计议攻城之事，届时请陈小将军也来。”

陈玉成几人告辞，上马离去。

韦以德也从水里上来，见韦俊手里拿着一封信，问：“叔叔，什么事？”

韦俊说：“东王指责我们围城四个月而不克，贻误战机。”

韦以德说：“不听他的，他东王也是王，凭什么当众责打我

北王叔？’

韦俊说：“别乱说，北王来信，再三嘱我们忍耐，到处是东王耳目啊！”

韦以德说：“我们韦家人就这么任人宰割吗？”

韦俊四下看看，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北王是那么好欺负的吗？”

韦以德问：“武昌打不打？”

“打。”韦俊说，“功还是要立，功昭天下，这是杨秀清抹不掉的。”

武昌城外鹦鹉洲是攻武昌的前沿。

陈玉成带所部五百精兵进到鹦鹉洲一线。陈玉成带着曾晚妹、范汝增在察看敌情。他说：“我们先把鲇鱼套攻下来，可以从梁子湖攻城。”

范汝增说：“韦俊大兵在何处？”

陈玉成说：“他们从洪山攻城。”他决心当攻城的先锋。

武昌攻城战打响了，火炮齐鸣，炮弹在城上开花，湖北巡抚青麟率布政使岳兴阿、按察使曹懋坚等在城上死守，组织炮火还击。

陈玉成已带五百人攻到城下。

范汝增亲手擎着陈玉成的大旗，说：“攻上去，把你的大旗第一个插上武昌城！”

曾晚妹说：“他们都没上来，就咱们攻进去，行吗？”

“行！”陈玉成掏出打簧表看看，下令，“缒城而上！”

命令一下，勇士各个争先，他们从腰间解下大绳，向城上一甩，三角钩便牢牢地抓在城墙垛口上，他们便抓住绳子往上攀援，一时形成极为壮观景象，离远看去，满墙是人。

曾晚妹紧挨着陈玉成向上攀，左面是背后插了大旗的范汝增。

青麟发现了，大叫：“长毛缢城了，开炮！”

可这时的炮火已经打不到附在墙上的太平军了。

青麟又喊声：“砍绳子！”他拉了一把因丁忧开缺的前任巡抚崇纶，两人急忙溜走。岳兴阿亲自拿斧子砍太平军的绳子，已经来不及了，范汝增第一个上城，他用大旗一扫，将岳兴阿扫下城去，岳兴阿大叫一声摔到城下，口吐鲜血而死。

曾晚妹也上城了，她脚蹬砖跺口，正碰上按察使曹懋坚带三个兵勇来砍她，她叫了声：“先拿你这狗官祭刀！”用尽气力将大刀抡成了圆弧形一道光，刀砍下去，曹懋坚的头如同葫芦瓢一样滚到城下去。

呐喊声震耳，五百精兵全部登城，清兵四散逃走。

城门打开，韦俊、韦以德率大军冲入城中。

三

许中洋征袍褴褛，血迹斑斑地站到了杨秀清面前。

杨秀清脸色冷峻地说：“让你去北援，你怎么回来了？你带回多少人马呀？”

许中洋说：“臣该死，臣只身一人回来的，曾立昌、陈仕保都战死了。”

“你倒有脸回来！”杨秀清说，“你该学曾立昌的榜样。”

许中洋说：“臣带回五百余人，留在六安州了。”

杨秀清问：“你给自己定个罪吧，你是什么罪呀？”

许中洋说：“臣愿一死。”

杨秀清挥挥手，命陈承谔：“先把他押入东牢吧。秦日纲来了没有？”

陈承谔说：“顶天侯秦日纲昨天晚上从安徽赶回来的，在承宣厅等着呢。”

“叫他来见我。”杨秀清说。

陈承瑔让李寿春带走了许中洋，自己去叫秦日纲。“宣顶天侯”的喊声一声声接力一样传出去。

在承宣厅候旨的秦日纲听到喊声，急赶上殿来。

杨秀清赐秦日纲坐在一旁，说：“听到曾立昌北伐援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我一连几夜睡不着觉，林凤祥他们不是陷入绝地了吗？”

秦日纲早就认为孤军北伐是个失误了，这时说：“当初偏师北伐即是不明智之举，进攻清妖老巢，岂是一旅之师所能奏效的？”

杨秀清很反感，说：“我找你来，不是计议北伐得失的。”

秦日纲不敢再多言。

杨秀清说：“前几天，我向天王奏明，封你为燕王了，诏旨已下，你回来得正好，我意好好张罗一个封典。”

秦日纲喜出望外，说：“秦日纲何德何能，蒙东王殿下如此栽培。”

杨秀清说：“你知道就行了。为了封你为王，惹得天王心里不高兴。”

秦日纲想问为什么，却不敢贸然发问，只以疑问目光看着杨秀清。

杨秀清说：“天王最想封王的是蒙得恩，还有他的内弟赖汉英，我是看重军功的，也有人为胡以晃打抱不平，胡以晃是也该封王了。”

秦日纲说：“东王为我为难了，我心里不舒服。”

杨秀清说：“都过去了，不提了。你没去过天王府吧？”

秦日纲说：“下了船，就来东王府候旨了。”

杨秀清颇为满意，说：“回头你去天王府去谢恩吧。虽说是本王为你力争，倘天王执意不肯，你也封不成王的。”

秦日纲点头唯唯。

杨秀清这才言归正传：“我叫你回来，是有重任给你。”

秦日纲说：“请东王示下，我万死不辞。”

杨秀清说：“你去救林凤祥、李开芳吧。别人去，我不放心。”

秦日纲毫无思想准备，愣了一下，他想提出异议，可看到杨秀清坚定不移的目光，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

杨秀清说：“你回去就点好本部人马，从凤阳、庐州北上。”杨秀清告诫秦日纲，不要像曾立昌那样逢州过县必打一仗，可绕开清妖，快速赶到连镇去，与林凤祥会合。

秦日纲说：“我马上回去点兵出征。”

杨秀清说：“你别辜负了我的一片心。自南王、西王阵亡后，除了天王，只剩三王，如今你是第四个，我全靠你在外领兵了。”

秦日纲说：“我谨记在心。”

四

林凤祥身先士卒，正领兵在连镇四周建木城，外面挖了无数的梅花坑，下面掘地道，纵横四野，每个坑道口里都有士兵守着。

林凤祥对江玉道说：“我们只能在这固守待援了。”

汪一中说：“只怕这么一个小城守不住啊。”

林凤祥说：“只要曾立昌丞相的援军一到，里外夹攻，僧格林沁就会大败而逃，那时我们就可合兵一路北进了。”

突然，浮桥上有一人跑来。对面僧格林沁的守军发现了，用火球掷打他，林凤祥说：“扔先锋弹！”

太平军开始用火球回掷，压下了清兵气焰，浮桥上的人渐渐跑近。

江玉道认出了来人，说：“是黄懿端，他是李丞相手下的总制。”

黄懿端是个膀大腰圆的大汉，他跑到了林凤祥跟前，要了一大瓢水，咕嘟咕嘟地喝下去，说：“我们占了高唐州，胜保、德勒克色楞、崇恩、善禄各股清妖把我们围在里面了。”

林凤祥问：“你们没有和北伐援军会师吗？”

黄懿端说：“在咱们突围南下的前天，曾丞相兵败身亡，援军溃散了，我们等不到援军了。”

林凤祥眼里那丝希望之光一点点淡下去了。周围的人的心都在往下沉，大热的天，却觉得在打哆嗦……

第 43 章

拉着棺材出征的老将骨埋沙场。皇上为何出尔反尔？



离了东王府，秦日纲马上去叩北王府的大门，他与韦昌辉的交情不一般。他万万不会想到，侯淑钱从他一出东王府大门，就派了一个人悄悄跟着秦日纲，当然也不是特别盯他的梢，上层人物都在这张监视网内的。

韦昌辉料定秦日纲必来，早已准备好了一桌宴席在等他，秦日纲不用北王府的官员引领自入内书房，他是熟不拘礼。韦昌辉笑道：“恭喜呀，燕王爷。”

“北王又拿我寻开心。”秦日纲坐下，两个人边吃边聊。

韦昌辉问他：“东王是不是跟你说，是他力主封你为王的？”

“是呀！”秦日纲说。

“是不是说天王反对，说天王想封蒙得恩、赖汉英啊？”韦昌辉又问。

秦日纲说：“你真神，你怎么全知道？”

韦昌辉笑道：“他在极力拉拢自己的势力呀！”

秦日纲说：“不过，他说的可信，蒙得恩是天王身边的近臣，赖汉英是亲戚，天王能不器重吗？”韦昌辉挨过东王杖责，秦日纲以为他抱有成见。

韦昌辉说：“封你为王，却恰恰是天王的意思，一开始东王是反对的，他见天王决意要封，才改口。”

这大出秦日纲意外，他停止了咀嚼，问：“此话当真？”

韦昌辉说：“据我猜测，天王畏惧东殿权势太大，多封几个王以为掣肘。东王岂能愿意王多？”

秦日纲认为很有道理，不由得冷笑了几声，说：“许中洋打入东牢了，我看用不了几天就得处死。照理说，他虽兵败，可也是血战沙场回来的呀！”

韦昌辉说：“这里有不能见人的隐情，东王今天不杀他，改日也会杀他。”

秦日纲忙问：“什么隐情？”

原来定都天京后，杨秀清曾托陈承瑔为媒，想把他妹妹杨云娇嫁给许中洋，这许中洋不识好歹，说杨云娇长得丑，是装神弄鬼的巫婆出身，不肯要，惹恼了东王。

秦日纲不禁大摇其头。他忽然问：“听说东王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令尊大人非礼，又杖责你 50 大板？”

“这都不去提他了。”韦昌辉叹道，“你多好，领兵在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像我，天天受气。”

秦日纲说：“外面的人听说此事，都认为东王过火了。到底北王殿下因何事得罪了东王？”

“我怎么敢得罪他？”韦昌辉说，“我事事请他示下，大事不敢越俎代庖，小事必躬亲，怎样小心翼翼也不行，他认为韦家有几个人在外握有兵权，我又执掌天京锁钥，他怕我夺其权，如此

而已。”

秦日纲不敢多插言，只是说：“将相和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有些事，只得委曲求全了。”

韦昌辉问：“你对二次出兵北援有多大信心？”

秦日纲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敢抱多大希望。与其说损兵折将，不如固守皖省和两湖。不知天王是什么意思？”

“北伐中原，天王、东王倒是一致的。”韦昌辉说，“天王急欲将清妖从北京赶出去。”

“欲速则不达呀！”秦日纲说。

这时韦昌辉的侄儿韦以邦在门口向韦昌辉示意，韦昌辉走到门口问：“什么事？”

韦以邦说：“方才我看东王府的人在门口来来回回地走，不知为什么。”

秦日纲听到了，神情有些紧张，说：“是不是他们看到我到北殿来了？”

韦昌辉说：“与殿下无关，这是常有的事。来，我们接着吃。”

秦日纲坐是坐下来了，可已经心不在焉了。

二

岳州南 60 里之鹿角是湘军大本营。

战船如云，盖满了江面，曾国藩率水师四营泊于此处，曾国藩坐在官船中舱，正与彭玉麟、杨载福交谈。

彭玉麟说：“此次攻岳州，必能全胜。”

曾国藩说：“我们的心是尽到了。塔齐布的中路会成为主力，罗泽南、胡林翼的西路我也放心，我怕的是东路，林源恩、江忠淑不怎么会用兵。”

杨载福说：“我怕粮饷筹集不上来，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啊！”

“这请放心，有左宗棠拍了胸脯，我们不会吃不上饭的。”

这时，曾国荃上了座船，说：“好消息，塔齐布在新墙与长毛老将会天养打了一仗，曾天养大败，退出了岳州城。”

曾国藩马上说：“趁贼立足未稳，水师攻上去，向东洞庭湖君山、雷公湖长毛水师攻击。”

杨载福、彭玉麟立即站了起来。

岳州太平军水师曾天养座船上，老将军曾天养也在召集部将计议，他勉励部将必须把岳州从“曾剃头”手里夺回来。

这时有一个牌刀手送了一封信来，曾天养拆开信看过，眼里滚下两颗混浊老泪。

黄再兴问：“怎么了？”

曾天养说：“我儿子曾立昌在北伐途中战死在江苏丰县了。”

众皆沉默，不知怎样安慰这老人。

曾天养说：“振作起来，与曾国藩决一死战，岳州之战，我水陆皆败，损失四百战船，伤亡弟兄千余人，曾国藩与我之仇不共戴天！”

停了停，他对黄再兴说：“去为我准备一副棺材！”

黄再兴劝道：“曾丞相，这又是何必呢？”

曾天养不容置疑地说：“勿多言，去为我备一副好棺材。我曾氏一门忠烈，现在只剩我一个男丁了，为国捐躯，在所不惜。”

1854年8月11日，曾天养率3 000人由城陵矶登陆，想在这险要之地扎营。

曾天养率水陆军刚刚下船，立足未稳，忽见远处烟尘陡起，有探马来报，说塔齐布杀过来了。

曾天养立刻摆开阵势，曾天养居中，分开门户，滚牌数十面，稳住大炮，左右继以抬枪、鸟枪，众军呐喊。曾天养的身后一架炮车上有一副黑漆棺材。

当塔齐布、曾国藩率兵驰至时，曾国藩看到了曾天养在马上
的雄姿，他对塔齐布叹道：“长毛中有这等英雄人物，你看，他
是抬了棺材来拼命的。”

塔齐布大声说：“你的棺材预备对了，今天就是你这老贼的
忌日！”

曾天养一挥手，抬枪火炮和火球一齐向湘军发射。湘军后撤
一段，也向太平军发射火炮。

曾天养不顾一切，大吼一声：“杀清妖！”一马当先冲上去。
黄再兴紧紧跟定，太平军来势凶猛。

曾天养舍弃塔齐布，连砍数人，杀开一条血路直向曾国藩扑
去。

曾国藩的战车本来在阵外，没想到这员老将来找他拼命，吓
得忙命驭手驾车猛逃。

曾天养骤马舞刀紧追不舍，眼看就快追上曾国藩那有伞盖的
车了，曾国藩已经看清了曾天养一根根稀疏的白胡子了，曾天养
抡起的大刀呜呜生风。

就在这时枪响了，塔齐布在他背后举起手枪连发两弹。曾天
养的大刀在空中停了有好一会儿才铮然落地，他胸口流出鲜血，
眼睁睁看着曾国藩座车驰远。

他挣扎着兜转马头，向塔齐布冲去，塔齐布又向他连开几
枪。曾天养的身子向上一挺，栽下马来。

黄再兴拍马前来抢救曾天养，几个部将掩护他，终于夺回了
曾天养的尸体。

这时黄再兴发现城陵矶又有一批战船靠岸，一看旗号，是韦
俊的援军已从武昌赶到，陈玉成、曾晚妹随军而行。黄再兴急忙
令残军向他们靠拢。

韦俊忽见一彪人马落荒而来，正要派人看虚实，范汝增看到
了旗号，叫道：“是曾丞相的人马。”

一见几百人丢盔卸甲的样子，韦俊道：“他们打了败仗，我们来晚了。”

黄再兴带残兵越走越近，在距离韦俊几十步的地方勒马停住。韦俊大声问：“曾丞相呢？”

眼含热泪的黄再兴闪在一旁，前队骑兵也向两边散开，在丞相大旗后，炮车拉着一副黑漆棺材。

韦俊什么都明白了，他跳下马，默哀，众军士全下马默哀。

曾晚妹一步步走向黑漆棺材，她跪在棺材前，号啕哭道：“爷爷，您怎么也扔下我走了？咱们曾家一门四十多口人，就扔下我一个人了！”

西风扫过江面，扫过树丛，发出浑浊的吼声，仿佛是奏起了哀乐。

三

杨秀清正在听石达开的报告，石达开说：“曾国藩的洋炮很是厉害，湘潭、岳州、城陵矶三役，我们损失太大了。”

杨秀清问：“‘曾剃头’现在何处？”

石达开说：“曾国藩向来高喊保卫桑梓的，现在得志猖狂，出省作战了。”日前湘军水陆并进，水师占了嘉鱼，又占了金口，离武昌只有60里路，陆师抵达纸场，距武昌也是60里。他们已在攻洪山了。据石达开分析，曾国藩对武汉是志在必得。

杨秀清问：“韦俊为什么不回兵？”

石达开说：“韦俊放弃城陵矶后没回武昌。武昌由国宗石凤魁、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守着，有两万众。”

杨秀清说：“石凤魁怎能当此大任？”

石凤魁是石达开的远房侄子，他确实不行，石达开都说他粗通文墨，不谙军务。

杨秀清说：“黄再兴也太嫩。石祥祯在哪里？”

石达开说：“他和韦俊一起奉命回天京了，尚未到达。”

杨秀清火了：“奉谁之命？”

“可能是天王之命吧？”石达开不肯把话说得太绝对。

“完了，武昌守不住。”杨秀清气得在殿里来回走着，说，“武昌必不保。”

刚说到这里，李寿春拿了一封紧急公文递上，说：“东王殿下，武昌弃守了。”

杨秀清气得用拳头擂桌子。石达开打开信函，说：“一对庸才！”是啊，他们手里有两万精兵，本可凭城而守，曾妖头离他们还有60里，他们就先放弃武昌了！这回，曾国藩可是出尽了风头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傅善祥进来说：“燕王秦日纲求见。”

“啊？”杨秀清大惊，“他怎么回来了？”

傅善祥问：“见不见啊？”

杨秀清没好气地说：“叫他进来。”

秦日纲进殿后，先喊了东王九千岁，又喊翼王五千岁，之后静默不语了。

杨秀清问：“你北伐兵败了，是不是？”

秦日纲说：“北路官军甚多，单兵难往。”他根本没有全力拼命向北攻击。

杨秀清火愣愣地斥责道：“那就不要林凤祥、李开芳了吗？北路官军多，你说哪一路官军少？”

秦日纲说他放弃北援是有道理的。徐州镇总兵百胜、徐州道王梦麟所部在西面，和春重兵两万余人正在猛攻庐州，秦定三、郝光甲、刘玉豹的三股在正阳关，秦日纲打了几次都冲不过去，硬拼，只能全军覆灭。

石达开打了个圆场：“北援还是要援，找个空子才能达到目

的。”

杨秀清一屁股坐下去，说：“你们都走吧。”他已被接二连三的败绩弄得乱了方寸。

四

韦昌辉回到北王府时，看见韦俊回来了，在内书房等他，韦昌辉脱去官服，问：“你去见过东王了吗？”

韦俊不以为然地说：“天王召我回来，我见东王干什么？”

韦昌辉说：“东王权势炙手可热，你又不是不知道，日常军务大权在他手上。他又与咱家不和，你更该不让他抓住把柄才是。”

“就你那么怕他，”韦俊讥刺地说，“你也是个王，在大庭广众面前撅着屁股让他打，你把韦家的脸都丢尽了。”

韦昌辉说：“韩信还受胯下之辱呢。这倒没什么。当时我若不挨打，他要打父亲，那丑不是更丢大了吗？”

韦俊咬牙切齿地说：“杨秀清老贼，我真恨不能一刀宰了他。”

“小不忍则乱大谋。”韦昌辉说，“我现在想的不是与他决裂、闹翻，而是尽量修好，让他认为我韦昌辉是羔羊，而不是虎狼，羔羊无害于他，我们也就安全了。”

韦俊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这样一味退让，何时是个头？”

“会有头的。”韦昌辉自信地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他没有深说，据他冷眼看去，天王对他也是故意放纵，让他把骄横之心尽量露出来，等到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地步，韦昌辉想，就到时候了。

韦俊向来佩服北王的智谋，北王的成败利害的分析使他的烦

恼减轻了不少。

韦玉娟气哼哼地进来了，因为韦俊在场，她还是先同他打了个招呼：“四哥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韦俊说，“怎么了，好像生气了？嘴撅得能拴一头驴。”

韦玉娟说：“都是北王兄干的好事，他想巴结东殿，却卖他妹妹。”说着掉下眼泪来。

韦俊看着韦昌辉问：“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对小妹来说是好事嘛，”韦昌辉说，“我给他找了个婆家。”

韦俊问：“把小妹嫁到东殿去？”

“杨辅清。”韦昌辉说，“其实，杨辅清除了姓杨而外，哪样都好。”

韦俊说：“那倒是。杨辅清一表人才，为人也真诚。虽然这样，我看这门亲事做不得。韦家与杨家已势不两立，为何要害小妹呢？”

韦玉娟说：“北王兄没安好心。”

韦昌辉道：“小妹你可冤枉哥哥了。我是想一石两鸟，既给你找了个好男人，又修补了杨、韦两家的裂痕，这有什么不好呢？”

韦玉娟说：“我告诉爹了，他骂你香臭不知，没骨气，他要拿拐杖打你呢。”

韦昌辉说：“不能听他的。他在东王府跪了一个时辰，肚子邪火一直没有发完呢。”

韦俊说：“我看，弄不好是一厢情愿。你去巴结讨好东殿，人家不一定买你的账呢。”

韦昌辉说：“我请了个大媒人，是东殿最红的傅善祥，她答应去给说和。”

韦俊说：“只要她应了，此事倒是有九分希望了。哎，北王兄，这傅善祥那么一个聪颖的美人，也甘愿受那瞎乎乎的杨秀清的玩弄？”

韦昌辉说：“宫帏之事，说不清了，我的意思，你明天赶快去见东王，夜长梦多，他肯定有疑心。”

韦俊说：“好吧。”他现在反过来也来劝韦玉娟了：“小妹，为了咱韦家一门的平安，你委屈点吧，好在杨辅清这人不错，除了两个招风耳朵不顺眼外，哪样都好。”

韦昌辉马上补充说：“招风耳朵才好呢！没听民间有这样的谚语吗：两个耳朵往前罩，不是骑马就是坐轿，这是福相。”

在兄弟两人的笑声中，韦玉娟说了句“你们都不是好人”，赌气走了。

五

曾国藩本来不饮酒，可是湘军的部下全都以学生的身份来祝酒，他只好应付几杯，结果心跳耳热，没有终席就退回到住处了，他是不耐久坐的人，为了湘军占了武昌的大捷，手下的人不喝到天亮不能罢休。

曾贵给他烧了一大桶水，他泡在热水中嘘着气，觉得五腑熨帖，连癣疾也不那么奇痒难熬了。

自湘军出师以来，曾国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惬意过，他似乎觉得可以长出一口气了。咸丰四年8月23日湘军攻克武昌重镇，奏报到京，咸丰皇帝也是高兴得手舞足蹈，他此前对曾国藩并无十分好感，不然也不会因为靖港之失连曾国藩的侍郎衔也给革了，那纯粹是让曾国藩难堪。

这一次龙颜大悦，赏了曾国藩一个署理湖北巡抚，他到如今总算真的做起了方面大员，巡抚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虽是从

二品，可挂了侍郎衔就是堂堂正正的正二品了，在这种时候，尽管塔齐布依然压他一头，赏穿了黄马褂，给了骑都尉世职，曾国藩也不艳美了。

曾国藩原始的恭谨的心态并没有变。他觉得，在为母服孝当中，不挂实职，以半民间的方式团练剿匪，尚有情可原，一旦真的实授了封疆大吏，难免为同僚耻笑、谤讪，这会得罪名教。他又想起了明朝的张居正。

昨天，他不顾下属和九弟的反对，到底写了一纸奏疏，坚辞不受。

曾国藩并不是不想当这个巡抚，只是恐有亏名节。如果皇上是百分之百的诚意，自己上疏恳辞，皇上驳回就是了，那时就封了朝野谤讪者悠悠之口，我曾国藩有过恳辞，就没有不孝的嫌疑了。

曾国藩毕竟太书生气了。

他哪里知道在他意得志满地泡在浴盆里想入非非时，咸丰皇帝那里正在怎样评价他曾国藩？

内阁大学士祁隽藻的一句惊呼，差不多断送了曾国藩的前程。祁隽藻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言下之意是曾国藩是危险人物，能聚众则能造反。

本来就对汉人疑心的咸丰这时又忘了他许诺的“攻破南京者封王”的誓言了，他想起了肃顺说的话，曾国藩所督率之人尽是他的薪火传人，日后这不都成了他的私人势力吗？

咸丰本来对曾国藩拥兵两湖就是不放心的，不然不会派旗人提督布克慎常驻湘军水师，也不会破格再三超拔塔齐布。

祁隽藻一席话勾起了咸丰的心病。

于是咸丰皇帝顿改成命，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的上谕作废，改赏侍郎衔，什么赏，还给他罢了。

这等于打了曾国藩一个响亮的耳光，可悲的是曾国藩请辞巡抚的奏疏还没来得及发出呢。

曾国藩的学生们嗷嗷直叫，左宗棠也说这是在防范汉人，让你卖命，却又让你当“黑官”。

只有曾国藩表现得十分冷静，他对僚属们说：“武昌不让我们守，让我们下九江、湖口与石达开作战，这是皇上看出湘军堪当主力了。石达开何许人也？石达开乃桀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用兵有章有法之将，非草寇可比。”

他只能以此来激励他的湘军将士了。

六

为武昌失守，杨秀清把守将石凤魁、黄再兴调回天京斩首示众了，没有人敢为他们求情。

杀了两员大将，杨秀清的情绪稍稍好了些，天王又特别降诏旨，说杨秀清赏罚分明，否则国本将为之动摇，杨秀清的心里更舒服了些。

这天早上，杨秀清刚刚来到便殿处理政务，只见洪宣娇全身披挂，怒气冲冲地闯进了东王府，在便殿丹陛下，她连“九千岁”也不喊，径直上殿。

杨秀清对她向来是高看一眼的，他问：“有什么事吗？怎么气势汹汹的？”

洪宣娇用质问的口气说：“听说二次援军又败回来了？”

杨秀清立刻明白她的来意了，就笑着故意激她：“这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呀？”

洪宣娇说：“天朝百姓也有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呀！”

杨秀清说：“秦日纲没有打过去。清妖在河南山东布下了重兵。”

“那就不管林凤祥他们死活了？”洪宣娇一副质问的口气。

“这正是我质问秦日纲的话。唉，我和你一样的心情。”他说得很动情，洪宣娇的火气一下子消了一半。

杨秀清耐心地给她摆形势：近来西线不利，湘潭、岳州、武昌三大仗，全败在湘军手里了，江南、江北都吃紧，和春又在攻皖北，必须得把兵力筹划一下。杨秀清认为林凤祥、李开芳久经沙场，足智多谋，纵然身陷绝地，他们也能支撑一阵子的，不用担心。

“你说得轻巧。”洪宣娇说，“既然如此，你派我带兵北上吧。”

“你？”杨秀清笑了，他笑的是洪宣娇把北伐看得如此容易。洪宣娇感到受了轻蔑，她问：“你信不过我吗？”

“我不是看不起你，秦日纲统重兵北上都受阻了，你领女兵上去，我怎么能放心呢？”

“我主意已定，我非去不可。”洪宣娇说。

“那你去找天王吧。”杨秀清决定把球踢给洪秀全，“你哥哥如果同意，我绝不阻拦。”

洪宣娇一扭身，气冲冲地走了。

洪宣娇的心情江元拔明白。

一路走着，江元拔对洪宣娇说：“东王不发救兵没关系，我和你两个人去，把靖胡侯救回来。”

洪宣娇笑了：“光救回一个靖胡侯，那么多将士都扔下不管了？”

江元拔说：“我救不了那么多人啊！”

洪宣娇说：“傻瓜，若是为了逃命，凭林凤祥的本事，他随时都能脱身，他作为三军统帅，怎么能只顾自己逃命呢？”

江元拔问：“那我们怎么办？”

“明天我再去向天王请兵。”洪宣娇说。

“早该找天王。”江元拔说，“放着自己的哥哥不求，去找什么东王。天王准答应。”

“不一定。”洪宣娇说，“我早料到了，到天王那也得被顶回来。”

“不会。不信咱俩打赌！”江元拔天真地说。

“不用打赌，打赌你准输。”

他们走到宅第门口时，忽见叶明珠在门口转来转去的。洪宣娇问：“在门口转什么呢？”

叶明珠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跑上来，拉住洪宣娇的袖子，未曾说话，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

“怎么了？”洪宣娇拉着她进院子，说，“哭什么？看你这可怜样，没娘孩儿似的。”这一说，叶明珠更哭起来没完了。

洪宣娇一时想不出她碰到了什么难心事。

第 44 章

打的是马夫的屁股，羞的是燕王的脸。

—

进了洪宣娇家客厅，叶明珠只是哭。一向乐观的叶明珠这样伤心，还是很少见的。洪宣娇拧了个毛巾把递给她擦眼泪，叶明珠却捂在嘴上干呕起来。

洪宣娇问：“怎么了，你病了吗？”

叶明珠摇摇头，刚要张口说话，又干呕起来，呕得脸红脖子粗。

盯着她，洪宣娇好像明白了，她指着叶明珠问：“你……闯出祸来了，是不是？你呕什么？是不是怀上孩子了？”

一语说中要害，叶明珠“哇”一声大哭，扑到洪宣娇怀里说：“姐姐，救救我，只有你能救我了……”

江元拔走进屋子送开水，一见叶明珠哭得这么伤心，他问：“谁欺负你了？我替你去出气！”

“没你的事，你出去。”洪宣娇吆喝走了江元拔，对叶明珠

说：“早就警告过你，不听我话，弄出事来了吧？别哭，哭有什么用？没有人知道吧？”

洪宣娇还以为她发觉自己怀上了孩子慌了神，怕被人发现呢。洪宣娇劝慰她，不要紧的，到民间去找找野郎中，民间有的是偏方，吃几剂药把孩子打下来就是了，受点罪是免不了啦。

叶明珠苦笑，心里想，若是那样就好了。

叶明珠抽抽噎噎地告诉她说：“我这几天总呕吐，有人报告东王去了。”

洪宣娇的头“轰”一下像要炸开。她推开叶明珠埋怨道：“该死！你怎么不早来告诉我？你发昏了吗？你自己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吗？到了呕吐的地步，都叫人家发现了，你才来告诉我，我也救不了你了。”

叶明珠跪了下来，说：“我死了不要紧，肚子里的孩子没罪呀，求求你，姐姐，你是最疼我的……”

洪宣娇长叹了一口气，问：“什么人这么坏，跑去告诉了东王？”

叶明珠说：“你还记得那个胖丫头吗？”

洪宣娇用心思索着：“哪个胖丫头？”

“打军旗的正持旗呀！”叶明珠说。

“是她告的密？”洪宣娇记起了女馆里胖乎乎的丫头，她人高马大，一直当旗手。

叶明珠点点头。

“你一定得罪她了。”洪宣娇说，“她傻乎乎的，没心眼的人啊！”

叶明珠告诉她，有一回，看见她和厨师在一起躺着，那厨师在她身上摸摸索索的，叶明珠把她训了一顿，打了20军棍，她记仇了。

“你这人！”洪宣娇埋怨道，“自己屁股底下有屎，还敢去指

责别人屁股不干净！这种事，天朝抓也抓不完，谁没有七情六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了，你偏认真，这回报应了吧？

叶明珠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不出声。

“行了，别哭了，肠子悔青了也没用了。”洪宣娇说，“我先去东殿打听打听，若是只告到陈承谔、李寿春或者傅善祥那里，就有希望把这事压下去。”她最怕这事弄到杨秀清那里，那可就没救了。

叶明珠说：“若真到了傅善祥那里，还有好吗？谁不知她和东王是怎么回事！”

洪宣娇说：“我冷眼观察，傅善祥这个人挺温和，不张狂，也通情理，她在暗中替东王抹平了好些事。”

叶明珠说：“我都有点不敢回去了。”

“发昏当不了死！”洪宣娇戏谑地说，“现在胆小如鼠了，当初男欢女爱的劲头和胆子哪去了？”

叶明珠一声不吭。

“先回去。”洪宣娇说，“你不回去倒会引起人家疑心。”

听了洪宣娇的话，叶明珠只得先回去受委屈，她真怕东殿随时派人来抓她，即使洪宣娇能救她出来，一传扬开，也够丢人的了。她真是恨透了那个告密的胖丫头，恨不能把她抓来，拽着她的头发按在水中。

这时候她感到孤单了，若是陈宗扬在，会给她仗胆，她一肚子苦水向谁倒去啊？

她并没有直回女馆，转来转去，不知怎么转到秦淮河来了。

秦淮河一片肃杀景象，与太平天国进城时灯红酒绿、笙歌彻夜的日子大相径庭，青楼里的妓女早被遣散，强行从良了，青楼瓦舍上都长出了苔藓和青草。

叶明珠觉得累了，倚在秦淮河的栏杆上小歇，桥下的水呈深绿色，没有了画舫穿梭行进，没有了卖零食的小船，河上清冷，

静水湾里积满了垃圾、污物。她面对的“李香君故居”也是四门紧闭，王谢堂前的燕子也不知是不是从前的燕子？叶明珠只感到一切仿佛都成了明日黄花。

秦淮河入口处夫子庙后头，就是秦日纲的燕王府，那里围了些闲人，在看燕王的马夫秦三刷洗马匹。

叶明珠懒懒地离开了秦淮河。发昏当不了死，她还得回女馆去。

二

秦三一边用铁刷子给滚瓜流油的燕王坐骑刷理杂毛，一边不住地夸耀，说这是有名的大宛马，跑起来四蹄生风，皇上的驿马也不行，驿马还得一站一站换马呢。秦三说这匹火炭一样的千里驹可以一口气跑到北京去，不用歇气。

反正吹牛不纳税，人们也就乐得奉承，有人啧啧称道地问：“这马值10两银子吧？”

秦三撇了撇干瘪的嘴，说：“10两？100两也不给呀，我说出来吓死你，纹银3000两！”他的两眼瞪得有铜铃大小，这话一出口，真的把围观的人吓了一跳。有一个没牙的老头儿摇头叹道：“我这一辈子也挣不来一条马尾巴呀！”

人群里爆起了笑声。

正在吹牛，夫子庙前街有喊净街的声音。天京的人对净街司空见惯，太平天国的大人物出来，必须尽快回避，否则找打。

不一会儿，燕王府门前的人全溜走了，有的来不及走避，就面向外跪倒。

秦三仗着是燕王的人，什么世面没见过？他从马肚子底下用眼一瞄，不屑地笑笑，原来是东王杨秀清的同庚叔叔杨茂林坐着轿过来了。秦三心里想，你不就是杨秀清的同宗吗？抖什么威

风？

秦三装着没看见，仍在刷马。

有人好心提醒秦三：“快跪下，是东王的同庚叔！”

秦三说：“他是同庚叔有什么威风的？”

坐在轿中的杨茂林一眼发现了刷马的秦三居然蔑视他不跪，立刻喝令随从停轿，他从轿子里下来，说：“去，把那个无父无君的狗东西捆来，打 200 鞭子！”

随从们一窝蜂上来，不管秦三怎样叫喊，当场摺倒，一阵皮鞭抽过去，抽得秦三满地打滚，爹一声妈一声地叫，却不告饶，衣服抽成了布条儿，满身是血。

杨茂林还不解气，见远处黄玉鹰带随从过来，就上前拦住了轿，说：“卫天侯，这事正好你管，这个人见我过来，竟敢不跪，依然刷他的马。交你处置吧，我等回话。”

有看热闹的小声说：“这回有好戏看了！一个是东王的同庚叔，一个是翼王的老泰山。”

黄玉鹰看了看打得满身血痕爬不起来的刷马人，陪着笑对杨茂林说：“我看算了吧，大人已经鞭打过了，就不必再为难他了。他是个无知的马夫。”

“我为难他了？”杨茂林一听吹胡子瞪眼睛地吼起来，“好啊，天京城官官相护，没地方说理去了！”

黄玉鹰笑笑，上马离去。

杨茂林也气冲冲地上轿走了。

回到翼王府，黄玉鹰也没当大事，跟石达开简单地提了提这件事，石达开只是笑了笑。

一家人正在吃饭，摆了五大桌，只有石达开、黄玉鹰另坐一小桌，在上面。

石益阳端着一碗饭笑眯眯地凑到石达开跟前，冒了一句英语：“艾姆汉格芮！”

黄玉鹰说：“益阳又说洋话了！什么……格芮，是什么意思？”

石益阳说：“是我饿了的意思。”

石达开说：“一回天京就去找卢威廉学英语了吗？”

“卢威廉回英国去了，给我留了个地址呢，现在我是跟唻咧学英语啦。”

石达开说：“好啊，学吧。”

石益阳说：“我也要在这桌吃。”

石达开真的为她搬过一把椅子来。

黄玉鹰说：“你真的把她宠坏了。”

石达开说：“谁让咱家就这么一个公主了呢！”说着给她夹了一块咸水鸭。

黄玉鹰说：“今天我真想打那杨茂林一顿出出气，他太仗势欺人了，狐假虎威。”

石达开劝慰道：“还是不惹东殿的好。这半年来，东殿的人更有恃无恐了，前几天竟把他们门前的旗杆加高三尺，比天王府还高一尺，这是不是东王授意就不知道了。”

黄玉鹰说：“一味地息事宁人也不是良策，你和北王也是千岁爷，你们该在天王面前进一言，我担心不久之后会有阅墙之祸，到那时就晚了。”

石达开说：“我何必出这个头？韦昌辉倒是常在天王面前说几句，没有不透风的墙，东王把他看成是眼中钉，不然怎么会当众杖责？”

“明哲保身固然是对，可为天朝命运计，也不可听之任之。”黄玉鹰说。

“我知道了。”石达开说，“相机行事吧。我冷眼观察，天王并非不想撻其锋、削其权柄，我想是时机不到。”

“天王这是养痍为患。”黄玉鹰说，“到后来还不是自食其

果？

石达开笑道：“等到痈疽长到致命的时候，就自己溃烂了。”

韦玉娟和一个牌刀手神色紧张地跑到石达开桌前，说：“祸事来了。东殿来了一帮差役，拿来了东王诰谕，他们说翼王要护短不办，他们就冲进来抓人。”

黄玉鹰一听脸就黄了，他已意识到必定是杨茂林在杨秀清跟前拨弄了是非。

石达开从她手上拿过东殿的公文，看了看，说：“真是无法无天了，为了岳父您没忍心再杖打那个马夫，现在东王令我将您抓起来治罪。”

石益阳说：“难道天下是东殿的天下吗？找天王评理去！”

石家正在吃饭的大小男妇全都站了起来，一阵躁动、喊叫，人人脸上是不平之色，有的年轻人甚至喊“跟东殿拼了”！

石达开生恐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大声说：“住口，都各干各的，与你们无干，倘有谁胡言乱语给翼殿惹来祸事，绝不轻饶。”

这一说，才算镇住了混乱场面。

黄玉鹰把额头镶有玉石的帽子摘下来往地上一掼，说：“我这个卫天侯不当了！我也不受这样的气！”

石达开劝也不是，抓他更不是，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三

洪宣娇没想惊动天王。

既然是东殿受理叶明珠的“案子”，她觉得该先找东殿，最好把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连东王都不惊动才好。

她早跟陈承瑔说过了，陈承瑔也答应帮忙，可洪宣娇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不来，她只好找上门来。

她在承宣厅里把二遍茶都喝下去了，茶色已经变白了，陈承瑒也没露面，她有点火了，没想到，傅善祥来了。女状元脸上带着矜持而悦人的笑容，温婉地问了洪宣娇好，请她坐下，说：“洪丞相，来了一会儿了吗？”

洪宣娇说：“我在等陈丞相。”

傅善祥说：“事情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是为叶明珠的事来的，陈承瑒就是经办此案的人，你还不知道吧？”

“这老狐狸！”洪宣娇愤愤地说，“他还假惺惺地替我去求东王呢，让我在这傻等，他人呢？”

“他惹祸了。”傅善祥向门外看看，小声地告诉她，他倒是真的去找东王替叶明珠求情了，叫东王训斥了一顿，加上他为黄玉鹰的事也求了情，两罪并罚，挨了50大板，现在趴在公事房的长凳上，都起不来了。

洪宣娇呆了一下，说：“这么说，叶明珠没救了？”

傅善祥告诉她，东王正在气头上。他说正好拿叶明珠杀一儆百，他说他知道很多天国里的男女不守营规，私下里干苟且偷欢的事，又都不出首，可算抓住了一个，岂肯轻饶？

洪宣娇一阵阵难过，忍不住发牢骚说：“人都是凡胎肉身，谁也不是生下来的佛祖，这规矩定得莫名其妙，有的人能搂着几个女人睡觉，却叫别的人禁欲，这不公平。”

此言既出，不但傅善祥为之震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而且话里藏锋带刺，傅善祥听了一阵脸红，她不知道洪宣娇是不是在对她旁敲侧击，她不敢惹洪宣娇，就尴尬地笑笑，说：“那，我走了。”

洪宣娇一不做二不休地说：“你去报告东王吧，我在这等着他派人来抓！不是连翼王的岳父都要抓了吗？”

傅善祥知她多心了，就小心赔笑说：“你别往别处想，我是怎样的人，日后你就知道了。你快离开这里吧，免得让你生气。”

傅善祥走了，洪宣娇犹在那里生气，后来，她忽然想到了该去通知叶明珠，此时只有一条活路：逃走。这虽是下策，毕竟可以捡条活命，事不宜迟，马上走！

洪宣娇快马加鞭一口气跑进锦绣营时，发现很多人在悄悄议论什么，一见她来了，又都散开。

她把马鞭绳扔给江元拔，大声说：“叶明珠呢？我找她。”

一个叫覃兰的军帅惊讶地反问：“洪丞相，你还知道吗？方才东殿来人，把她抓走，押到东牢里去了。”

洪宣娇惊得头皮发麻，没想到杨秀清办事如此干脆利落。恰在这时，锦绣营里扛大旗的胖丫头走过来了，问候了洪宣娇一句：“洪丞相安好。”

洪宣娇冷冷地问：“是你把叶明珠告发的吧？”

傻乎乎的胖丫头不知深浅，沾沾自喜地说：“是呀，不是说告密有赏吗？”

洪宣娇望着她那张油光光可憎的脸，挥手打了她一个大耳光，说：“赏你！”

由于出手太重，胖丫头被打了个大跟头，脸上紫胀起五个鲜红的手印。

众人全都大惊失色，却没人敢言语。

江元拔拉来战马，洪宣娇跨上马一溜烟冲出了锦绣女营。

四

秦日纲更觉得窝火憋气。

秦日纲气哼哼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韦昌辉说：“咽下这口气算了，你该学学我，扒下裤子在百官面前露出屁股挨打，我不也挺过来了吗？”

秦日纲说：“我是个直脾气，我可没有北王那么深的涵养。”

韦昌辉说：“你不可说气话。封你为王，这不是东王的恩典吗？”

秦日纲愤愤地说：“我只谢天王。”

韦昌辉劝道：“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不要为了一个马夫而引火烧身。”

秦日纲说：“这哪里是教训马夫？打的是马夫的屁股，可羞在我秦日纲脸上。他杨茂林算个什么东西？对天朝没有尺寸之功，仗着是东王的同庚叔，竟敢在我燕王府门前打我的人，打个半死还不饶，又要抓到大牢里去问死罪，这不是欺人欺到家了吗？”

看看水到渠成，韦昌辉说：“是呀，人总要顾全个面子、尊严，我很佩服黄玉鹰的气节和胆识。”

见他卖关子，秦日纲忙问：“黄玉鹰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吗？”韦昌辉说，“都轰动天京城了！黄玉鹰摔了乌纱帽，不当那个卫天侯了！”

如野火燎原，秦日纲心上立刻烧起了一场令他头脑发昏的大火。他也把帽子抓了下来，大叫一声：“去他的，这受气的燕王我也不当了！”并且大叫：“簿书！过来，给天王写奏章，辞去王位！”

韦昌辉说：“你这要三思才是，万一惹恼了东王，他会以为你与黄玉鹰串通一气，是要挟他呢，那就把事情闹大了。”

秦日纲说：“我把王帽子都摔了，还怕什么！”

韦昌辉回到北府内书房，见韦俊在等他。

韦昌辉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他对韦俊说：“有好戏看了。”是呀，黄玉鹰和秦日纲一侯一王都挂印辞官，杨秀清就会在天京城里为千夫所指。

“还有好消息呢。”韦俊说，“方才翼王府送来消息，说陈承瑒也同杨秀清闹翻了，陈承瑒也辞官不干了。”

“这叫火烧连营！”韦昌辉喜不自胜，他见韦俊要出去，就问：“你干什么去？”

韦俊说：“我去听听风声。”

“你还是闭门不出为好。”韦昌辉道，“煽起风来点起火，烧不着自己才是赢家。我们北王府要在这场风波中稳坐钓鱼台，不能让东殿觉察到我们参与了什么。”

“北王兄过于谨小慎微了，”韦俊说，“此事闹大，东王会垮台的，你还怕他？”

“没那么容易。”韦昌辉老谋深算地说，“也许天王不到除掉他的时候，我们犯不着让杨秀清当成大敌。”

韦俊说：“这样一来，小妹不用嫁给东殿的杨辅清了吧？”

“反正没有下定，”韦昌辉说，“可进可退嘛。”

五

天王府天父台下聚满了人。

洪秀全不得不亲自来主持裁断这场危机了，他坐在天父台上，左面坐着杨秀清，右面坐着韦昌辉、石达开，台下是文武百官，秦日纲、陈承瑢、黄玉鹰也都在。

洪秀全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之本，昔日我们从广西起兵，弟兄间情同手足，现清妖未灭，战事频繁，正是尔等为天国用命之时，不可因纷争而生仇隙，那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杨秀清眼睛半睁不睁地枯坐在那里。

洪秀全又说：“秦日纲、陈承瑢、黄玉鹰，尔等不可辞官，朕也不准，今朕为汝等与东王和解。”

三个人没等说话，杨秀清突然浑身发抖，并且摇摇摆摆地站起来。

韦昌辉目视石达开，悄声说：“又来了！”石达开含而不露地笑笑，他们都把目光投向洪秀全，洪秀全脸上是厌恶而又无可奈何的表情。

杨秀清终于代天父执言了：“……朕乃天父，尔等小子听着……”

从天王以下，不得不悉数跪下。

杨秀清说：“尔等小子听着，子不敬父失王伦，弟不敬兄失天伦，服侍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我早就告诫过小子们，天下万郭都靠秀清，对他不恭，即是对朕不恭……”

说到此处，秦日纲与黄玉鹰面面相觑已知不妙，早已汗透重衣了。

果然，杨秀清要代天父大行挞伐了：“今秦日纲纵奴违规，黄玉鹰不守职责，陈承瑔助纣为虐，你三人实在令朕心寒，为张正气，今朕发令，将那无父无君的马夫五马分尸处死，将秦日纲杖一百，陈承瑔杖二百，黄玉鹰杖三百，不得宽贷。”

说毕，他浑身抖了一阵，收了神，天父大概驾鹤归去了，杨秀清坐回了他的位置，众人也都掸尘起立，杨秀清问洪秀全：“天父有何旨意？”

洪秀全忍气吞声地说：“天父要朕杖责秦日纲等人。”

东王说：“那就执行吧。”

洪秀全只得挥了挥手，秦日纲三人到了如此地步已无法分说，被拖到了广场上，当众杖打。

最惨的是那个已经遍体鳞伤的马夫，头和四肢各被拴上了一根粗棕绳，另一端分别绑在五匹马的鞍子上，每匹马上骑着一个驭手。

执黑旗的行刑吏挥了一下黑旗，五匹马向前方迈了几小步，马夫被凌空吊起，又挥了一下黑旗，只听一声凄厉的惨叫，血溅起几丈高，人活活地撕成了几大块。

六

东牢是归东王府管辖的监狱。

叶明珠手脚上着铁镣，坐在牢中的草铺上，望着尺方小窗外的一点蓝天，那里有一只麻雀，在小窗台上跳来跳去，总不肯飞去。

叶明珠不时地呕着，门口地下放着一碗饭，她没吃，大白天居然有几只老鼠窜出来围着饭碗怡然自得地吃着。

狱中长廊响起一阵脚步声，接着是打开铁栅门的哗啦声，叶明珠扭头望去，见李寿春带几个女狱吏走了进来。

小老鼠们缩头缩脑地跑开，看看并无危险，又从墙角洞口溜回来。

“怎么不吃饭？”李寿春说，“到了出红差的时候，也得当个饱鬼呀！”

女狱吏为李寿春搬来一把椅子，他那肥硕的身子坐上去，椅子像要散架一样吱吱嘎嘎地响个不停。他那核桃皮一般粗糙的脸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李寿春问：“想明白没有啊？”

叶明珠说：“没什么可说的。你就是用铁棍撬开我的牙，你也别想问出一个字来。”

李寿春说：“真没见过你这样死心眼的人。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呢？东王说了，只要你把那与你通奸的男人供出来，就赦免你死罪。”

叶明珠绝对不会轻信，她嘲弄地说：“你告诉东王，那个人是神。我夜里做了个梦，神破窗而入，把一枚珍珠向我投来，醒来就有孕了。”

李寿春知道她是信口胡说，就说：“这话我可不好向东王奏

明。”

“你只管去奏，”叶明珠嬉笑怒骂地说，“东王不是常常天父临凡吗？说不定让我受孕的神正是天父呢，那，我怀中的孩子可就是东王的弟弟了，叫他小心点……”说着，她纵声大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李寿春吓得捂起了耳朵，连说：“罪过，罪过。你这是自找苦吃，谁也没办法救你了。”

李寿春带人走远了，叶明珠挣扎着站起来，她手捂着肚子，伤心地想，孩子，妈对不起你，也许，不等你出世，就要跟妈一起到阴曹地府去见阎王了……她在盼望着能见洪宣娇一面，洪宣娇不会见死不救的。

洪宣娇想到东牢先去看看叶明珠，这又只能求傅善祥。

洪宣娇又一次来见傅善祥，她带了好些东西来，提在江元拔的提盒中。

傅善祥说：“别人不能见，你还不能见吗？万一东王怪罪下来，我担着。”

洪宣娇问：“你看，东王会杀她吗？”

傅善祥苦笑了一下，说：“这不是不言自明吗？”停了一下，她又补充说：“东王让她把与之通奸的男人供出来，说那样可免她死罪。”

洪宣娇看了傅善祥一眼，问：“你的意思，让我去劝劝她？”

傅善祥看了看周围的女官、宫女们，没置可否。

在送洪宣娇出来时，傅善祥悄声说：“能保住一个是一个吧，千万别让她供出男的来，何必死一双呢？”

洪宣娇感激地看了她一眼，说：“我不忍心看着她肚子里的孩子没见天日就一道去死，孩子何罪？”

傅善祥同情地叹了口气。

“你能不能劝劝东王，”洪宣娇说，“能让她活十个月，让她

生下孩子再处死，行吗？”

“我尽力吧。”傅善祥说，“我不敢说一定能行，东王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其实，你也可以去求天王啊。”

“我会的。”洪宣娇说，“我怕越过了东王反而使他更生气，对叶明珠更不利。”

两个人走到二门牌楼下时，见侯谦芳引着杨辅清向里面走来，杨辅清见了洪宣娇笑眯眯地站下，问候说：“丞相姐姐一向可好？”

“好，谢谢你惦记着。”洪宣娇问，“刚从前线回来吗？”

杨辅清说：“一直在皖北，臂上受了箭伤，回来调治，有一个月了。”

洪宣娇向前走了，说：“杨辅清总是笑呵呵的，不像他哥哥总是一脸乌云。”

傅善祥真想说，杨秀清就是在做爱时脸也是阴沉沉的。她为自己有这个飞来的意念感到好笑。她望一眼杨辅清的背影说：“他今天是来相亲的。”

“相亲？谁家的姑娘？”洪宣娇问。

“你想不到吧？北王的妹妹，韦玉娟。”洪宣娇一听傅善祥的话，的确吃了一惊。她忍不住冒了一句：“北王与东王可是水火不相容的呀！”

傅善祥莫测高深地笑笑，说：“水火不容，到水乳交融，不正是很有趣的事吗？”

洪宣娇努力咀嚼着傅善祥的话，觉得韦昌辉这个人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第 45 章

爱情的牢狱很苦，心灵的炼狱又如何？

—

在阴暗、潮湿的东牢里，连判断黑夜白天都不容易，惟有一尺见方的一扇小窗的亮与暗告诉叶明珠黑夜与白昼。

狱卒又一次端走被老鼠吃残的饭，换上了一碗新的，米饭散发着霉味，上面有几片菜叶。

叶明珠没有胃口，坐在墙角看着小窗外挤进来的一点亮光，那只灰黑的麻雀是从前那只吗？它总在窗台上跳跼，它是在可怜自己吗？

叶明珠有时被羞愧感压得透不过气来。狱吏、狱卒，还有来审她的核桃皮脸的李寿春，他们的口气、鄙夷的表情，像是对待一个娼妓、一个奸妇！他们完全不考虑叶明珠是个久经沙场的太平天国女将。

她恨。天王也好，东王也罢，你们搂着三宫六院整天在温柔乡里打发日子，为什么不准别人有男女之情？难道别人都是阉了

的男人，都是石女吗？

她不服气，她不认为自己丢人。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总强迫用美好的回忆来愉悦自己。想想黄鹤楼上的第一次肌肤之亲，她至今仍能为那幸福的时刻震颤、战栗。

此时陈宗扬在干什么？在安庆的城上巡逻，还是驾船在江上游弋？他知道我已陷牢中在吃苦吗？

叶明珠希望他早一天知道，有一个亲人思念，那就是幸福。

可她又怕他知道，他万一不冷静怎么办？她不能让陈宗扬也掉进陷阱，只要有一分可能，她也不能把他拖进来。

哗啦一声，牢门打开，洪宣娇出现在门外，她轻轻叫了声：“叶明珠！”

叶明珠像是离娘的孩子回到母亲怀抱一样，顿时泪如泉涌。江元拔一脚踢开挡在门口的破碗，老鼠吓得吱吱叫着四散逃开，米粒沾了满墙。

他回头大吼一声：“打扫打扫！搬张桌子来。”几个狱卒马上跑来，扫地的、搬桌椅的，一阵忙乱，等收拾得像个样子了，江元拔站到了门外，对狱卒们说：“走远点，不叫别来。”

狱卒们不敢惹天王的妹妹，灰溜溜地走了。

洪宣娇把提盒里的饭菜一样样摆到桌上，说：“吃，不吃东西算什么？话又说回来，就是到了出红差断头那一天，也不能一走三晃提不起精神啊！咱女馆锦绣营的人都是铮铮铁骨。”

叶明珠拭去泪水，勉强往口中塞了一口饭。

洪宣娇说：“从明天起，我让江元拔天天给你送饭来，不吃他们的猪狗食。”

叶明珠说：“普天之下，只有你一个人把我当个人看呐。”

洪宣娇说：“抬起头，挺起腰来，你没什么丢人的。我本来要启程上山东的，林凤祥他们困在连镇、高唐州，援军上不去，

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为你这事，我只得晚走了。”

叶明珠说：“姐姐别因为我误了大事。”

“别婆婆妈妈的。”洪宣娇说，“你放心，有我在，你死不了。”

也许是有她的安慰，叶明珠心情好多了，吃了几口饭菜。

洪宣娇小声问：“他知道吗？”当然是指陈宗扬。

叶明珠也小声说：“他领兵在外，怎么会知道？”停了一下，她冷笑一声，说，“东王想得够美的了，让我供出男的来，说不杀我。”

“你信吗？”洪宣娇问。

“鬼才信。”叶明珠说，“将来，你见到他，就说，我最对不起他的是没能保住他的孩子……”

“别傻了，”洪宣娇说，“你死到临头了，还替他着想。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平时甜言蜜语的，到出了事，就把头一缩，有几个敢出来顶事的？”

叶明珠充满爱意地说：“他，倒不是那样的人。”

洪宣娇忍不住笑了：“你呀，我在这替你抱屈，你却还替他说好话，真是不可救药了。”

叶明珠不吃了，把碗收拾到提盒中。

洪宣娇说：“我要走了。嘱咐你几句话，要多吃饭，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你也得吃。还有，你要往宽处想，我不相信我洪宣娇救不了你的命，不但救你，我还要把男女不能成亲的陋规打烂它！”

叶明珠充满期冀的眸子望着洪宣娇，庄重地点了点头。

二

安庆太平军大营里柝声又响了一遍。

早晨，江上一片迷闭的大雾，苏三娘拥衾而坐，望着那条曲折起伏的白带，对罗大纲说：“你说，天京城上是不是蒙着一片大雾？”

罗大纲没有理解，他跟着苏三娘的视线向外看了一眼，说：“这里离天京几百里，那里不一定有雾。”

“你好笨！”苏三娘对正在穿衣服的罗大纲说，“我说的并非自然，而是人事。”

罗大纲心有所动，沉默了片刻，说：“咱们能怎么样？鞭长莫及呀！”

苏三娘说：“东王专权，各王不服，这次的杖责秦日纲，打了石达开的岳父，开了这个头，不是好事。”

罗大纲说：“过上好日子了，建了都立了朝，该兄弟相煎了，古往今来如此，我们天国也逃不过此劫吗？”

苏三娘为之长叹。

突然门外的牌刀手大声说：“罗丞相还没起床呢。”听声音像是挡谁的驾。

显然是有人有急事来求见，罗大纲问：“谁？有什么事？”

牌刀手说：“回丞相，陈副丞相说有急事求见。”

苏三娘急披衣下床，说：“可能有紧急军务，他不是在外城守渡口吗？”

罗大纲对外面说：“我早起来了。叫他在客厅等我。”他穿上靴子，披上了外衣。

罗大纲和苏三娘一起来到客厅时，见陈宗扬焦灼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罗大纲问：“出了什么事，大清早就进城来了？”

陈宗扬说：“末将请求丞相开恩，换个人接替我的防务，我得回天京去。”

“你回天京去做什么？”罗大纲问。

苏三娘说：“回去当然行，如果方便，我想知道是什么事令你坐立不安，我们也许能帮上你的忙呢。”

陈宗扬说：“谁也帮不了我的忙。自作孽不可活呀！”

罗大纲不耐烦地说：“你直说。”

苏三娘却从他那难言之隐的表情悟到了别的什么，直着眼睛看了陈宗扬好一会儿，突然说：“是叶明珠犯事了吧？”

陈宗扬痛苦地点了点头。

罗大纲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叶明珠？犯什么事？”

陈宗扬向来惧怕罗大纲，特别是他吹胡子瞪眼睛的时候，一听罗大纲口气凶凶的，他直拿眼睛瞟苏三娘。

苏三娘说：“你就直说吧。”

陈宗扬这才不得不说。原来昨天上水船过安庆时，叶明珠在女馆里的一个牌刀手写了封密函，偷着透信告诉陈宗扬，叶明珠因何犯事，押在什么地方，让他赶快想办法救人。

陈宗扬进一步解释说：“都是我不好，不小心，让叶明珠有了身孕，都是我造的孽，让叶明珠吃了苦头。”

罗大纲说：“噢，好小子，你比我的胆子大多了。现在傻了吧？我问你，你回去想怎么办？你能救出她来吗？”

“不可能。”苏三娘说，“你别回去，别把送殡的一起埋了。东王处置这种男女私情的事，向来不手软。”

陈宗扬说：“他自己可是三宫六院的。”

罗大纲说：“你说说，你回去想怎么样？劫狱吗？”

陈宗扬说：“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看着叶明珠在大牢里受罪，我在这里能坐得住吗？”

苏三娘说：“你倒不是个负心汉，这很好。可是你去了，弄不好会去送死。”

“那也顾不得了。”陈宗扬说，“大不了我和她一起死罢了。”

苏三娘说：“叶明珠没有白白和你好一回。这样吧，你先老

老老实实呆着，我派人回去一趟，这事只能求洪宣娇，她出面，也许掀天大浪也会平息下来。”

陈宗扬说：“可我一刻也坐不住了呀！”

罗大纲说：“无论如何不能放你回去，弄不好你的小命就没了。”

陈宗扬这才快快地走了。

傍晚时分，罗大纲、苏三娘坐船巡视安庆外围的水营，李世贤从营中迎出来，说：“丞相放心，陈副丞相走前已叮嘱末将，一定昼夜严加防范，安庆城防万无一失。”

一听这话罗大纲惊问：“陈宗扬哪去了？他走了？”

李世贤也颇为吃惊地反问：“丞相不知道吗？不是丞相派他回天京有紧急公务吗？”

罗大纲没有来得及答言，苏三娘最先反应过来，她接话说：“派是派他去，有这回事，可告诉他明天走啊。”

罗大纲也附和地说：“早走半天也好。世贤，江防要注意，一点也不能大意呀！”

李世贤说：“丞相放心。”

三

杨秀清在寝殿里已经感受到了秋寒。

秋风在东王府院子里的梧桐树间穿行，顺势摘去败叶纷纷，树上剩下的球形果在风中可怜地摇曳着。

即使躺在床上，风声依然很大。杨秀清早早躺下了，胳膊露在被子外面，用两个棉球堵住耳朵。

里面的盥洗室里灯光昏暗，热气腾腾，傅善祥在洗浴，杨秀清不时地向镜子里看一眼，从镜子里可反射出傅善祥半裸于水中的倩影。他觉得傅善祥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娴静、温婉的魅

力。

杨秀清随手从小几上拿起几本奏折，看了看，又放下。

傅善祥裹着大浴单走了出来，她说：“殿下也该去洗洗了，您好几天没洗了。”

东王懒洋洋地说：“你洗干净就行了。”

“这叫什么话？”傅善祥说，“妾身干净与否，岂能代替殿下？”

杨秀清坐起来，急不可耐地动手去解她围在身上的浴单。傅善祥双手按住，娇嗔地坐到他身旁，说：“您总是性急。我有几句话想跟殿下说。”

杨秀清说：“在睡觉的时候，我什么公事也不想办，你偏偏来扫我的兴。”

傅善祥丰腴的玉臂搭在杨秀清瘦骨嶙嶙的肩上，说：“只有我跟殿下是一德一心，殿下信吗？”

杨秀清说：“每个人都这么说。”

“那不一样。”傅善祥说，“同样的话，出自不同人之口，在不同场合说出来，真假、轻重也是不同的。”

杨秀清抬了一下沉重而过长的眼皮，说：“你说说看，怎么不同。”

傅善祥说：“所有的臣民见了您都喊九千岁，都毕恭毕敬，甚至挨了您 200 军棍，还要忍着疼痛跪在殿下面前谢恩，殿下以为他们是真心吗？”

杨秀清说：“我不管真假，只要他们怕我、服我就行了。我要做到，让所有的人，即使在一个人没有的时候，也不敢对着墙壁说我一句坏话，这就够了。”

“这叫淫威。”傅善祥平静地说，“殿下其实已经做到了，现在东王殿下已经到了人人侧目的地步了。”

杨秀清说：“你这不是好话。什么叫人人侧目？我杨秀清也

封官，也许愿，也施惠于人，我不相信人人都对我阳奉阴违。”

傅善祥说：“可是，我觉得不可再有责打秦日纲、黄玉鹰的事发生了，物极必反。”

“他们敢造反不成？”杨秀清冷笑，他伸出青筋暴露的手，在傅善祥雪白如凝脂的腿上滑来滑去。

傅善祥说：“一个王、一个侯、一个丞相同时摔掉纱帽，这不是造反吗？只是您用了天父的名义压服了他们。您打了黄玉鹰，等于也打了石达开，韦昌辉是原来打过的，您不是把所有的王都推到仇人地步了吗？”

杨秀清说：“天父会叫他们臣服的。况且，太平天国有今天，都是我杨秀清的功劳。”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傅善祥循循善诱地说，“东王大功大德，天下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居功不自傲才是万人景仰的。”

“你说我居功自傲？”杨秀清有些生气了。

“我是为殿下着想。”傅善祥说，“我何尝愿意看到人人不敢向您说真话，人人喊着您九千岁底下却骂您祖宗的局面？我以为，殿下应与朝中大臣修好，多施点恩给他们，笼络人心，比什么都重要。我看天王比您有城府，他不轻易责罚人，因此他的口碑比殿下好。”

“是吗？”这句话似乎打动了一点杨秀清的心，他沉思了一会儿，问：“依你，我该怎么办？老猫闭上眼，让老鼠成精？”

傅善祥笑了：“这倒不是，至少，您该让群臣不是一味地怕您，您要恩威并用。我听说韦家上门来说亲事，殿下答应了吗？”

杨秀清说：“辅清倒是看好了那个韦玉娟。他不看中，我都想过纳为王娘的，只是我看不上韦昌辉，才迟迟没办。”杨秀清顾虑、迟疑，韦昌辉处处与他作对，想背靠天王与他分权，他若是答应了这门婚事，韦昌辉岂不更有恃无恐了吗？

傅善祥笑道：“正好说反了。”她分析，人家上赶着巴结您要做成这门亲事，就是想背靠东殿这棵大树啊！您既怕北王投靠天王，不是正好借这根裙带把韦昌辉拉到东殿一边吗？

“你说得也是。”杨秀清把傅善祥拉到怀里，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傅善祥说：“东王殿下从来不会笑的吗？我进东殿前，就听人这么说了。”

“谁说我不会笑？”杨秀清问。

“我都没见过。”傅善祥说，“您在我身上时，您都没笑过。”

“是吗？”杨秀清又亲了她一下，说，“我笑一个给你看。”他真的咧开嘴笑了，这阴森森的笑叫傅善祥哭笑不得。她说：“人都说千金难买一笑，都是说美女的，东王这一笑，可是万户侯也换不来的。”

杨秀清已经把她抱到了床上，急切地跨到她身上。傅善祥趁他高兴，说：“放了那个叶明珠吧，她怀了孩子，怪可怜的。”

杨秀清突然翻了脸，从她身上翻下来，吼道：“你别得寸进尺，你想吹枕边风，由你来左右朝政吗？我不是那种昏庸之君！”杨秀清跳下地，穿起衣服走了出去。

枯叶被风吹到窗子上，沙沙作响，傅善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她心底忽然涌起一阵阵酸楚，我算什么呢？他又算什么呢？自己为什么卑躬屈膝地侍奉他？自己不过是他的一个玩物，一个高级玩物而已。不，连玩物也不是，是他泄欲的工具。

傅善祥厌恶他，他的做爱也是令人生厌的。傅善祥能躲就躲，与他做爱是最可怕、最难过的事。

为了朋友曾水源，她失身于东王，却没能救出他一条命。她想满足杨秀清的肉欲为叶明珠讲情，又是今天这样的结果，他是个不尽人情的人。

傅善祥知道很多人怕他、恨他又巴结他。杨秀清有才干，他是一架高速运转的工作机器，其实他不配有亲情，不配有朋友，也不配有女人。

傅善祥好不后悔，为什么要在东王府里一步步深陷下去，直到失身？现在想拔出腿来也迟了，两腿泥污，说什么出淤泥而不染！

不是为叶明珠，她现在反倒是为自己的命运悲嗟不已了。

四

在渐渐组成的反杨秀清的战线里，韦昌辉是当然的领袖。一切都是潜在的。

韦昌辉选了一个好日子请人过来吃饭，他过生日。过生日聚会，即使传到杨秀清耳朵里也不会有麻烦。

秦日纲、陈承瑢早早地拿了寿礼来了，石达开答应来的，可黄玉鹰到了有半个时辰了，仍不见石达开到，秦日纲沉不住气，说：“翼王怎么了？我们来祝寿，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呀！”

韦昌辉听了不顺耳，这不是欲盖弥彰吗？他说：“咱们吃吧。”马上传饭。韦昌辉知道石达开是脱滑，不答应来祝寿面子上不好看，来吧，又怕后果不佳，他准会找个借口推托。

果然，汪海洋带着大礼盒来了，说：“翼王本来要给北王贺寿了，刚要出门，太夫人犯了心口疼的病，翼王守在病床旁不敢走开，叫小的来道歉。”

韦昌辉心里说：“滑头！你娘病得这么巧？”可嘴上却说：“这道什么歉啊？孝乃天地间头等大事。去问问翼王，需什么药，来找我。”

汪海洋答应着去了。

秦日纲说：“是不是翼王怕惹是非呀？”

黄玉鹰忙为他女婿开脱：“有什么是非？我们来祝寿，又没谋反。”

韦昌辉也说：“各位若是害怕，就请自便。”

谁会来了再走呢？况且为什么这几个人一招就到？这是大家心里都有数的，都是恨杨秀清的、挨过他打的人。

韦昌辉说：“每个天国忠臣，谁不期望天下太平，国富民强！我们充其量只占了几个省份，正是需要同心协力的时候，唉，可有时候大家苦于报国无门啊！”

秦日纲说：“你们不敢说，我敢说。东王如此专横，这是蔑视天王。朝中已经有人议论，说天王是‘虚君’，我们为臣子的，理应为匡正朝纲尽力。”

黄玉鹰说：“如今之道，只能靠天王来贬抑东王，别人都没有用。”

韦昌辉弦外有音地说：“那也不一定，欺君罔上，就是谋反，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这话不是现成的吗？”

黄玉鹰明白了他的意思，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才是最可取的。”

“对。”韦昌辉说，“各位心中有数，我们期望东王有过而能改，别逼到令众人取下策的地步。那是天朝万幸。今天之事，望各位勿泄出去。”

黄玉鹰老奸巨猾地说：“你们说了什么？我可是过耳山风，什么也没听见啊。”

陈承瑔会意，附和地说：“睡到明天起来，我连到过这里的事也不记得了。”

众人皆笑，这等于订立了攻守同盟，彼此心照不宣。

五

天王府仪美公主寝宫里空了。

洪秀全被惊动从真神殿赶到后林苑时，赖娘娘正坐在仪美公主的寝殿里啼哭。这里已是人去屋空。

一见洪秀全进来，赖娘娘哭着说：“天王啊，仪美到哪里去了？你可得派人去寻回来呀！”

司琴从案几砚台底下拿出一页花笺，递给天王说：“这是天长金留下的。”

洪秀全看了，神色黯然地说：“她出家去了，叫我们不要去找。”

赖娘娘说：“她说不让找就不找了吗？都是你，把她逼到这个地步的。”

洪秀全说：“怎么是朕逼的？人各有志，这也是上帝的意旨，非人力所能强求的。朕并不会派人去找她，她背叛上帝去信邪教，就是背叛太平天国、背叛朕，朕与她的父女之情已恩断义绝，休想让朕去找她。”

他这么说当然是气话，也是给天王府的女官们听的。否则传扬出去，天王将无法自圆其说，连自己的女儿都信了邪教，怎么服人？

他这一说，赖娘娘岂能饶过他？顿时又哭又闹，让天王还她女儿。赖娘娘也抓住一条理，如果不是逼她嫁陈玉成，怎能惹出这么一场风波？既然下令嫁女，就不该收回成命，不然怎么能逼走了女儿？闹得洪秀全一点办法没有。

听到宫里出了事，洪宣娇急忙进宫来了，见赖娘娘哭闹不止，只好劝她，说可以叫人去找。

“他找吗？”赖娘娘指着洪秀全大叫，“他说与仪美恩断义绝

了！”

“这都是劫数，”洪秀全说完，长叹一声，对赖娘娘说，“你也不要啼哭了，朕可派人到天京城外寺院去访察一下，朕以为她只身一人，不会走得太远。”

仪美突然出走，洪秀全认为是“劫数”，洪宣娇认为是“走火入魔”，她隐隐约约猜到这“魔”是陈玉成。尽管洪宣娇没与仪美深谈，却知她心思重，一经认准了一条道就会跑到黑，没有人能拦得住。洪宣娇问司琴：“她连一个宫女也没带？”

司琴说：“有一个叫山茶的宫女跟她一起出走的，山茶也是个古怪的人。”

洪秀全往外走着，洪宣娇跟过去，说：“我有要事想要回禀。”

洪秀全说：“我心里烦闷，我们到清溪里河上去吧。”

清溪里河畔的水榭上空荡荡的。

草枯水浅，眼前的清溪里河两岸显得肃杀凄凉。洪秀全兄妹坐在清风冷冽的水榭藏珍阁石桌旁，宫女们送来了手炉让他们暖手。

洪宣娇说：“秦日纲北上援军兵败而归，天朝好像无意北援了。”

洪秀全说：“支撑天朝，不可无所依托，现有兵力应经营江浙苏皖一带，否则我们会断了粮饷，有了实力，再图北伐吧。你说说，此时朕怎敢抽调重兵北上？那天京不成了一座可破的空城了吗？”

洪宣娇说：“您也是这一套话。我也不求救兵了，请天王允我带锦绣女营 8 000 女兵杀向北方，我甘愿立军令状。”

洪秀全为难地说：“小妹，你听朕说，你的心朕懂，朕若是答应了你，别人会怎么说？为了救洪宣娇的心上人，拿 8 000 女兵去送命！你是个通达情理之人，你以为这可行吗？”

洪宣娇垂下头去，她驳不倒天王。泪水滴到手背上，半晌，她说：“我什么也不求了，我独自一人去。”

“你去送死吗？”洪秀全问。

“不管死不死，我得去见上他一面。”洪宣娇说，“这您不能再拦我，我偷着走，您也不知道的。”

洪秀全拿她没办法，只能叹气。

接着洪宣娇又提出让洪秀全救叶明珠的事。她已经是第二次找天王了。

洪秀全还是那句话，等杨秀清写来奏折再说，面子该给杨秀清做，洪秀全猜度，从军功考虑，杨秀清不至于杀叶明珠。

天王暗示她保留最后的解救权力使洪宣娇心里多少有些底了。

第 46 章

他们是最后一个因“通奸罪”杀头的，又是第一个获得婚恋权的。婚礼在刑场举行。

—

已经换了民装的陈宗扬来到东牢守望处，向女狱吏说：“我想见见女牢的叶明珠。”

“你是谁？”狱吏警觉地打量着他。

陈宗扬将一锭银子塞到她手上，说：“我是她哥哥叫叶明生。”

狱吏手里掂掂银子，看了看他，似信非信地拿了一大串钥匙在前面走了。陈宗扬紧跟在后面，向黑洞洞散发出一股霉气的女牢走去。

女牢房里死一般沉寂。

小麻雀不是在窗台上跳，而是绕着小窗飞来飞去，欢快地喳喳地叫。叶明珠充满向往地望着那自由的小洞。

铁门在响。当她懒洋洋地掉过头来时，她的心几乎停跳了，

她的血液也仿佛在血管里凝固了，她的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陈宗扬就站在她面前，她由惊喜、意外旋即变为恐惧，最后是愤怒。

她听见陈宗扬柔情地叫了一声：“明珠妹妹，哥哥来看你了。”

理智、聪慧一瞬间闪电般回到了叶明珠的意识里，她以最快的反应接过话碴儿，做出冷漠而厌恶的表情，她说：“你来干什么？你把咱父亲的一点儿田产都折腾光了还不够吗？咱叶家没你这样的不肖子孙！”

陈宗扬知道叶明珠在保护他，他却一切都不在乎了，他说：“我总算见到了你，叫你一个人在这受苦，我于心何忍？”

这话立即引起门外女狱吏疑窦丛生，她说了一句：“你们先谈。”转身走了。

叶明珠疯了一样上来抱住他，只亲了一下，马上往外推他：“快走，还来得及，你不要命了！我护着你还护不过来，你倒往火坑里跳。”

陈宗扬说：“我从安庆回天京，就没想再回去，甚至也没想再活！”

“你胡说！”叶明珠说，“你快走，走呀！”

陈宗扬反倒坐了下来，说：“能和你一起死，我陈宗扬也知足了。”

叶明珠哭着往外拖他：“你走呀！你这不是傻吗？死一个干吗还要搭上一个呀！”

陈宗扬语气平缓地说：“堂堂七尺男儿，敢做敢当，我躲到一边，让你受罪，我有何面目立于天地间？明珠，你别赶我走了，我跟你在一起多待一会儿也是好的呀，从前都是偷偷摸摸的，现在还怕什么呢？我什么也不怕了！”

叶明珠扑过来抱住他呜呜地哭着，说：“天下没有你这样傻

人啊！你走吧，我跪下求你了。”她真的跪下了，哭着说：“你活着，我被处死，还有个替我收尸的，你听我的话，你走吧……”一听这话，陈宗扬心如刀绞，忍不住堕泪。

但即使想走，也为时过晚了。沉重的脚步声惊醒了这一对痴男怨女。李寿春带着一大群人来到了狱门口。

叶明珠站了起来，陈宗扬也站了起来。

李寿春认出了他，说：“原来是陈副丞相，什么时候从安庆回来的呀？”

方才去告密的女狱吏说：“还说是亲兄妹呢，我要不多长一个心眼儿，就叫你们蒙骗过去了。”

“你这个小人！”陈宗扬说，“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从安庆赶回来，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李寿春皮笑肉不笑地说：“佩服。这么说，你就是那个与叶明珠通奸的人了？”

“我们是相好，不是通奸。”陈宗扬说。

傻愣愣站着的叶明珠猛然回过神来，她大声否认说：“不，不是他，他胡说。”

李寿春笑笑，根本不理她，依然面对陈宗扬说：“大丈夫敢作敢为，在下佩服。既然也不用用刑，你已自招，可否在供词上画押呀！”

“我画。”陈宗扬说，“只求李大人一件事，不知可否。”

李寿春说：“请讲。”

陈宗扬说：“请让在下与叶明珠同牢，死后同穴。”

李寿春说：“你真是痴心妄想，死到临头，淫心不改，你们是苟合，又非明媒正娶，还想在一起苟且？这绝不可能。”说罢向狱吏、狱卒们一挥手，进来三四个大汉，将陈宗扬扭了出去。

叶明珠叫一声“宗扬”，过来夺人，铁门早咔嚓一声落了锁，只听远去的陈宗扬一直在喊：“别害怕，我离你不远，我就在你

跟前……”

抓着铁栅栏，叶明珠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喊，直到喊哑了嗓子再也喊不出来了。

她感到无比的幸福，一生中能拥有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她还求什么呢？为他去死也是心甘情愿的。

她又感到无比的沮丧，陈宗扬干吗自投罗网啊！自己护他还护不过来，他却这样轻生！她一阵阵心疼。

明天会怎么样？捉奸要双，这回杨秀清可以杀他们了。上刑场会是什么样子？万人空巷？她想象不出看热闹的人是什么心态，同情？厌恶？好奇？还是为太平天国失去两员战将而扼腕叹息？也许什么样心态的人都有。

被杀头时能和陈宗扬并肩上刑场吗？此时他关在哪里？她突然想起了不知是谁的一句诗：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她觉得正是她与陈宗扬的写照。

二

傅善祥还是第一次到洪宣娇的宅第来。在大门外下了轿子，她把随从和轿子都打发走了，独自一人向大门走去。

她心里很不好受，洪宣娇托她办的事没有办成。为了让叶明珠能活命，傅善祥不惜主动对杨秀清温存，终于使得坚冰开始融化，可惜马上又封冻了！这都因为陈宗扬私自离安庆回京，在杨秀清看来，陈宗扬是回来挑战来了，是向他杨秀清的无上权威示威，他岂能容忍！在大发雷霆后发下话来，不管什么人求情，都不准，非杀了他们两个不可。

江元拔把傅善祥领到客厅，洪宣娇三脚两步奔出来，她想，傅善祥亲自上门，必有好消息。

上了茶，傅善祥婉转地告诉她，事情本来已经有了转机，东

王咬得不那么死，口头上答应免她一死了，今天又节外生枝，从安庆回来个送死的！

“陈宗扬回来了？”洪宣娇一听安庆，下意识地惊叫出来。

傅善祥瞟了她一眼，问：“丞相早就知道他们间的私情？”

洪宣娇醒过腔来摇摇头否认，又觉不妥，又点点头。

“真是个血性男儿！”傅善祥由衷地夸赞道，“他口口声声说，赶回天京来，就是准备与叶明珠同死的。”她也觉得洪宣娇的心地善良，早知隐情而能容忍。

“这个傻透了腔的蠢货！”洪宣娇恨恨地说。她对这个有情有义的陈宗扬真是又爱又气。

傅善祥说：“这等于给东王火上浇油，他说，好啊，陈宗扬这小子回来跟我挑战来了，我若挂免战牌也对不起他呀！你听，这不是把棋走死了吗？”

洪宣娇说：“这么说，一点回转的余地也没有了？”

“我是无能为力了。”傅善祥说，“东王今天在东殿早朝时说，有为陈宗扬、叶明珠说情者，同罪论处。”

洪宣娇叹口气，说：“谢谢你了！”

“惭愧，我没办成，要屈死两条人命了。”傅善祥目光黯淡地说。

洪宣娇说：“不，一定要救下他们来，你不知道，他们是一多么好的人！他们为天朝出生入死，从无怨言，为什么因为相爱就非死不可？为什么——”说到后来，她几乎是扯着喉咙在喊了，心痛得满眼是泪，傅善祥也不禁陪着流起泪来。

三

天王府便殿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韦昌辉、秦日纲和蒙得恩在陪洪秀全下棋，韦昌辉执黑，洪

秀全执白，秦日纲和蒙得恩两人观战。

韦昌辉下了一子，说：“臣可是步步进逼了，天王若再不使杀手锏，可就成了孤家寡人的虚君了。”在场的人都听出了话外之音。

洪秀全也下了一子，说：“别看你威风张扬，你是不知自忌，最后你会吃苦头的。”天王的弦外之音也是明白无误的。

秦日纲说：“听说东殿把旗杆加高了三尺，比天王府的都高出一尺，我是没有爬上去量，不知确否。”

蒙得恩证实确有此事。

这时有个叫石汀兰的宫女端了茶上来，之后悄悄退下，却躲在屏风后偷听。

洪秀全说：“高一尺就高一尺吧，东王不是功高盖主吗？”这充满了激将法的言语令秦日纲愤愤不平：“他一试再试，是看天王太仁慈了、太宽容了，才越来越肆无忌惮。”

韦昌辉说：“我们受点委屈没什么，石达开一听说天父下凡，每次都立刻冷汗如雨。”

洪秀全又下了一子，并且吃掉了韦昌辉一个角，说：“怎么样？没防备朕的卷帘攻势吧？别看你洋洋得意，自以为胜券在握，时机一到，朕来个倒卷帘，你就前功尽弃了。”

韦昌辉听了这话，心头不禁狂喜，他等于从洪秀全的双关语中听出了玄机，他不能不佩服洪秀全，任何人都可能只是洪秀全股掌上的玩物而已。

石汀兰未必对这些隐语全懂，她在屏风后拼命眨着眼默记，仍然忘了一半。

这时，洪宣娇进来，说：“你们好清闲啊，下起棋来了。”

韦昌辉问：“怎么了？天会塌掉半边吗？”秦日纲听了与黄玉鹰暗笑，黄玉鹰说：“若塌，也是塌东半边天，女娲补天就是补东边。”

几个人全都大笑起来，洪秀全问洪宣娇：“又是要北上的事吗？”

洪宣娇说：“今天是救人命的事。”

“就你事多。”洪秀全并不生气地说。

洪宣娇说：“我是来讨赦免诏旨的。”

“谁怎么了？”洪秀全一边下棋一边问。他已料到又是为叶明珠的事。

“明天东殿那边要处死叶明珠和陈宗扬了，说他们私通。”洪宣娇说。

洪秀全推开棋盘不下了，问：“真有私通的事吗？”一听把陈宗扬也牵进去，他不能不在意了。

韦昌辉代答，先是叶明珠有了身孕，被人告发。后来这陈宗扬从安庆跑回来去自首，自己承认与叶明珠有染，请求与她同死。他没有加什么感情色彩。

洪秀全说：“这陈宗扬倒是个血性汉子。不过，天朝是有法规的，男有男行，女有女行，明令不得夫妻同住，更何况非婚私通？他们两人都是从广西出来的老兄弟了，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洪宣娇争谏道：“这法早该取消了，难道让人一辈子当孤男怨女？那太平天国岂不成了和尚庙、姑子庵？”

“放肆！”洪秀全一拍桌子训斥道，“你越来越不像话。你去吧，此事东王处置得当，朕不管。”他要给部下一个印象，不因妹妹求情而徇私。

洪宣娇一听呆住了，马上用求援的目光轮流去看韦昌辉几个人。

韦昌辉碍于洪宣娇情面，也似乎懂了天王的意思，立即进言道：“这两个人怎么处置，姑且不论，不准男婚女嫁，似已过时。从广西出来时，一路打仗，倘人人有家室，岂能轻装上阵？现在就不同了，稳定军心，也须改变陈规了。”

黄玉鹰也说：“前些天有些老兵出走，臣问过原委，多数因不愿再过没有家室的日子而离去。”

这多多少少引起了洪秀全内心的震动，他沉思了半晌，说：“那就先从拯救陈宗扬、叶明珠开始吧，马上草拟一道诏旨，赦免其死罪。”

洪宣娇一听，竟高兴得忘乎所以，双手拉住洪秀全的手，跳了起来：“哥哥，您真英明！”

洪秀全对几个大臣说：“你们看，朕把她宠成什么样子了？”

四

杨秀清批阅奏折一般不签字，只是交给陈承瑔说“照准”，有的递给傅善祥说：“这个奏折报天王旨准。”都是口头批答。

这时候谦芳进来，说：“殿下，天王府送来一件紧急诏旨。”

傅善祥接过来展读，立刻面露喜色，原来是赦免陈宗扬、叶明珠的。

杨秀清扬起耷拉着的眼皮看看，说：“又是什么人拨弄是非？这样一件小事也弄到天王那去了？”

傅善祥趁机进言：“天王既然出面了，就饶过陈宗扬两个人的命，也做个人情。”

杨秀清心里不痛快。谁都知道陈宗扬、叶明珠押在东王府大牢，谁都知道断这样的案子不用天王过问。现在天王出面说情，给他面子吧，人们会说天王仁慈、友爱；不给他情面吧，人们会议论东王跋扈，连天王都不放在眼里。

东王左右为难，他必须想一个不伤东王威风的办法，也同时让天王能有面子。因为没想好，杨秀清说了句：“回头再说。我也不愿意多杀人。”

这等于说希望占了一半，赦免有望了。傅善祥心里暗暗为叶

明珠高兴。

杨秀清拿起水烟袋，走到廊下去抽水烟袋时，李寿春迈着八字步进来，请了安，附在东王耳畔小声说了几句什么，样子很神秘，这引起了傅善祥的注意。陈承谔也一直盯着杨秀清呢。只见杨秀清很在意的样子，放下水烟袋，跟在李寿春后面出去了。

陈承谔见东王出去，就伸了个懒腰，夸张地打了个哈欠。傅善祥笑笑，说：“各位也都宽松一下吧。”

陈承谔说：“我去出个恭。”便走了出去，在廊下，他看到杨秀清正听一个小丫鬟在讲什么，她正是天王府的宫女石汀兰。他是杨秀清安排在天王府的人，只是她地位低又没文化，所得情报有限。

当杨秀清再回到理事的便殿时，脸上又是乌云密布了，重重地坐下，把方才洪秀全送来的诏旨抓起来掷于地上，这令傅善祥和陈承谔大吃一惊。当傅善祥把疑问的目光投向杨秀清时，他恨恨地说：“明天处死陈宗扬、叶明珠！”

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怎么回事？傅善祥摸不着头尾，她试探地问：“殿下，方才您可是说赦免死罪的了。”

“现在不是刚才。”杨秀清说。

“可是，天王……”傅善祥只能端出这张王牌来压他了。

不抬出天王倒好，一抬出他来反倒更使杨秀清恼火。方才石汀兰报告，洪秀全找了些人在下棋，这些人全是同杨秀清离心离德的，哪怕他们之间什么密谋也没有，杨秀清也视为潜在威胁。天王专挑这样的人联络，杨秀清怎么想都是针对他的。由于心里恼恨，他对天王的诏旨大打折扣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傅善祥提到了天王诏旨，当然杨秀清也不能毫无顾忌，除了另有天父上帝的旨意，否则东王不能明目张胆抗旨。所以杨秀清说：“我不会越过天王的。明天就去天王府，当着天王的面发落。那时天王如果愿意放人，也可以当众赦免嘛。”

傅善祥看了看陈承谔，一时没了主意。

五

洪秀全不怎么情愿地在换衣服，他不知道杨秀清又在弄什么名堂，处置陈宗扬、叶明珠的事这么张扬干什么？有必要到王府来，又惊动百官吗？

洪秀全说：“为什么非到王府来？朕昨天已经发了诏旨呀！”

司琴说：“那我去回东王，说天王身体违和，叫他们看着处置，行吗？”

洪秀全略一思忖，说：“不，朕去。排驾天父台！”

司琴马上向廊下拍了拍手，全副执事、仪仗都恭候在那里了。

天父台上下早已挤满了人。

又是一次文武百官的集会。洪秀全步上天桥向天父台攀登时，看了一眼立在一厢的杨秀清，不由得想起上次他在这里“天父附体”自己受辱的事，心里未免生厌。

洪秀全坐在龙椅上，杨秀清为首，与文武百官照例三呼万岁。

杨秀清照例不用跪，他立于阶下，大声说：“带天朝逆臣、犯官陈宗扬、叶明珠！”

同样的喊声一声声接替传递出去，一直传到大门外，一群牌刀手推着各上了一面 20 斤大枷的陈宗扬、叶明珠走来，一路上镣声响亮，百官中没有不认识这两位英雄的，有的不忍看，有的送去同情的目光。

陈宗扬、叶明珠两人都毫无惧色，两人尽量向一起靠拢着走，叶明珠还说：“挺起胸来，值了！你看，咱们上路，从天王

以下，天京文武百官都来为咱们送大行，值了！”

他们在天父台下站定后，一个牌刀手喊：“跪下！”

两人不得不面冲天王跪下。

洪秀全不知东王意欲何为，他附司琴耳边小声说了几句什么，司琴悄悄走到杨秀清身后，同样小声说了几句。

杨秀清面无表情地听过，什么也没说。

三通炮响后，杨秀清突然发神经一样抖起来，杨云娇立刻大呼：“天父临凡，请小子们接谕旨！”

尽管天王早料到了会有这一手，依然怵目惊心，不得不跪下，广场一阵叮咚环佩之声，百官全都跪下了。

杨秀清闭着双眼，且舞且蹈，口中念念有词地说：“众小的们，尔等多次聆听福音，也聆听教诲，可恶性难改。那男女苟且偷欢之事，向来为天国大恶，罪在不赦，今有小子陈宗扬、淫女叶明珠，胆敢勾搭成奸，全不把朕放在眼中，你等小子听着，朕即委杨秀清代朕惩罚，必将二淫男淫女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跪在地上的洪宣娇几乎听傻了，她向前膝行两步，凑到傅善祥身边，问：“这是怎么了？他不是都答应宽恕了吗？”

傅善祥小声说：“天王府有个宫女送信出来，说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一下子就火了。”

洪宣娇抬眼看看台上的洪秀全，跪在那里十分可怜的样子。

只听杨秀清一边跳着一边说着走到了洪秀全面前，这次的天父训斥是直接针对洪秀全的了。

杨秀清说：“……秀全，尔是朕派下去管理太平天国的，你管得如何？”

洪秀全忙答：“臣不敢有一丝一毫懈怠。”

杨秀清又问：“你做事有主见吗？你身边有奸佞之臣吗？”

一听问出此话，跪在下面的韦昌辉转过头去目视石达开，石达开避开了他的目光。韦昌辉又去看秦日纲，秦日纲看了看黄玉

鹰。

天王洪秀全答道：“近贤臣而远奸佞，有为之王应有之举也，秀全正是这么做的。”

杨秀清又说：“朕早说过，杨秀清，乃尔御弟也，亲如手足，是朕派去辅佐你的，你信任他吗？”

洪秀全的汗滴到了台板上，汗水逐渐在木板上洇湿了一大片。他的声音已有些沙哑：“我无比信任秀清弟。”

杨秀清又问：“秀清此人怎么样？专权吗？”

洪秀全答：“不专权。”

杨秀清又问：“他功劳大不大？”

洪秀全说：“天朝百官中第一人。”

似乎上帝满意了，杨秀清且舞且蹈，脸呈得意之色，不知是上帝满意了还是杨秀清满意了。

洪秀全觉得一阵阵恶心，直想吐。作为受愚弄、受捉弄的洪秀全，完全明白杨秀清要他口供的目的，是要让洪秀全在百官面前进一步确立杨秀清权倾朝野的地位。有没有另一种因素呢？那就是杨秀清胆虚，怕失去了上帝的支撑而为洪秀全暗算，这洪秀全算不准。

杨秀清的目的恰恰是洪秀全算不准的那一条。他是在听了石汀兰语焉不详的密报后才有此发难的，他至少让洪秀全在大庭广众面前肯定杨秀清的功劳、政绩和地位，让洪秀全日后不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目的已达到，杨秀清替天父例行公事地喊了句“朕回天矣”，于是仙风离体。

洪秀全以下全都战战兢兢地起来。

杨秀清似乎才从幻境中走出来，他站到了天王脚下，无比天真而又无比滑稽地问：“天王陛下，方才天父下凡都说了些什么？”

洪秀全哭笑不得，又不得不敷衍，他答道：“天父问你功大不大，专不专权，问朕信不信任你，朕已当百官面一一作答。”

杨秀清颇为满意地上了台阶，站在天父台上，说：“现将违反天朝之法的二犯押赴刑场！”

人群一阵骚动。

洪宣娇目视洪秀全，洪秀全已经看见牌刀手押着陈宗扬、叶明珠向外走了，可他束手无策，他终于这样说：“处死他们，既是天父之意，朕也无力回天。但朕借此宣布朕之诏旨。”

杨秀清有些紧张，努力睁大眼睛盯着洪秀全。但不相信洪秀全敢与上帝作对。

洪秀全说：“天父无时无刻不期望我太平天国富国强兵、人丁兴旺。为让天国大业千秋永驻，从今日起，废止夫妻不同居，男女不准通婚之法度！男婚女嫁，天经地义！”他实际钻了上帝一个空子。

广场上先是奇静，随后海潮一般掀起欢呼声浪，许多人带着泪水跳跃、欢呼，高呼“天王万岁”，连傅善祥也在欢呼。

最叫人感动、叫人心酸的是陈宗扬、叶明珠两人，他们满眼是泪，却在笑着，仿佛他们不是在走向死亡。

“我们要结婚！我们要穿上婚礼服上刑场！”突然叶明珠大喊起来。

陈宗扬也大叫：“既然天朝已准婚配，我们虽死，也应为夫妻，我们要雪洗苟合之名！”

洪宣娇含泪说：“你们等着，我去请天王诏旨！”她飞跑着上了天父台，向洪秀全说了一阵，陈宗扬和叶明珠看见天王在频频点头。

他们带着泪在笑。

天京城轰动了，百姓都出来看旷古未闻的刑场婚礼，走向坟墓的婚礼。

这是陈宗扬、叶明珠走向刑场的路，他们双双站在刑车上，去掉了镣铐，去掉了大枷，他们都换上了大红吉服，盛妆而过街市。叶明珠的女傧相是洪宣娇，陈宗扬的男傧相是江元拔，他们四个人都带着泪水。

南京城万人空巷，都来争睹这旷古未见过的死亡婚礼。

红衣、红绸、红盖头，一片红光的后面是刽子手的鬼头刀，那长长的流苏也是鲜红的，像流出的血……

第 47 章

谁人敢于问鼎天下？

—

雨花台的松柏变成了白的。

凛冽的寒风吹起满天的雪花，雪花飘落江中立刻不见了踪影，只有覆盖在松针上的雪形成洁白的雪团，离远看像是挂在树上的白花，颤巍巍的。在雨花台的松柏环合的山坡上，有一座新墓，墓碑上写着“太平天国勇将陈宗扬、叶明珠伉俪合葬之墓”字样。

洪宣娇和江元拔木立在风雪墓前，他们的肩上都散落着雪花，洪宣娇已是男儿装束，英俊而潇洒。

洪宣娇终于拉马上路了，上马前，她最后回眸，看一眼锁在岚雾里的雄伟的天京城。

洪宣娇不能说服洪秀全、杨秀清第三次派兵北援林凤祥、李开芳，她打算带女兵北上的计划也根本无法实现。一次次传来的北伐军战报都令她心焦，她似乎已经预感到林凤祥这支军队离末

日不远了。

林凤祥很少写信来，前几天却托信使给洪宣娇捎来一方手帕。那手帕原是洪宣娇的，当年自己擦泪用的，叫林凤祥死皮赖脸地要了去。现在他把手绢退回来了，上面多了一摊血迹，那是林凤祥用血染成的一朵梅花。

这是爱的象征，也可以看成是诀别的信号，洪宣娇再也受不了了，她决定只身赶往连镇去，或与他同生，或与他同死，这她不需要任何人批准。

前路茫茫，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

二

武昌曾国藩临时官邸暖融融的。

曾国藩下榻的地方，又是从前的巡抚衙门，这里岗哨林立，门前摆着各种执事牌，有戈什哈站班，十分威风。

曾国藩与罗泽南、曾国荃等正在会商军情。曾国藩躊躇满志，湘军自克湖北重镇武昌以来，连下黄州、兴国、蕲州，又在田家镇打了个大胜仗，可谓湘军军威大振了。朝野上下都在议论湘军。

罗泽南说：“长毛自湘潭惨败后，一败再败，半壁山防线突破后，据算，长毛战船损失万余艘，南京上游各城失陷殆尽，他们派能打仗的燕王秦日纲来督战也未能扭转战局。”

曾国荃说：“听说杨贼这次又派了石达开来了，此人诡计多端，我听左宗棠说，此人懂兵法。”

“又是以讹传讹，他没去过敌营，他怎么知道长毛虚实？”罗泽南笑道。

曾国荃不答，与曾国藩相视而笑。

忽然一个戈什哈进来，说：“左大人来访，已到门外。”

曾国荃道：“他这次没有送来一串给死人焚化的纸钱呀？”

罗泽南问：“他专门从长沙跑来干什么？”

曾国藩刚说了声：“快请。”左宗棠早已潇潇洒洒地走了进来，他新穿了一件裘皮袍子，外罩银鼠皮青色团花马褂，显得阔绰而风光。

曾国藩拉住他的手，说：“几次大捷，都是你的头功啊！你募粮饷及时，使湘军无后顾之忧啊！”

左宗棠坐下，抚弄着茶碗，尖酸刻薄地说：“仁兄为此立了大功，圣上赏了黄马褂穿，我左宗棠还得穿青马褂呀！”

曾国藩颇不好意思，连连解释说：“在下在奏报中并未漏报季高兄之大功，无奈军机处的人总是看战功，眼睛盯着攻城略地的将领，对幕后的人常常忽视。”

左宗棠说：“玩笑，玩笑。”

曾国藩说：“季高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必有要事而来。”

左宗棠喝了一口茶，捻须而笑：“我来时带来了 500 个木匠，已住在汉口。”

“这是何故？”曾国藩问，“难道要为我打造攻城器具吗？”

“非也。”左宗棠说，“让他们日夜加紧打造棺材，也未必够用。”

曾国藩脸色不好看起来，但尚能忍耐，曾国荃早忍不住了，声音里带三分怒气地说：“季高何屡次作狂士之举？上一次靖港之役后，你送了一串纸箔来羞辱我们，这次又带来木匠为我们打造棺木，你这是为何？”

左宗棠也不生气，抑扬顿挫地说：“无我之羞辱，则无后来湘军之屡战屡捷。”

罗泽南笑道：“如此说来，湘军连战连捷，都该归功于先生了？”

左宗棠道：“你们不要因此而犯忌，500 木匠既可打造棺木，

也可修造攻城云梯呀！”

曾国藩问：“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左宗棠说：“手无利剑，说话也没有分量。我想问问，下面湘军将怎样破敌？”

曾国藩说：“我下一步是要攻九江。九江之重要，不下于武昌。九江得手，就可沿江东下了。”

左宗棠说：“谈何容易。现在，石达开从天京到九江一线指挥了。此人通晓兵书，用兵奇诡，非秦日纲可比。”

曾国荃心里不平，不由得想起左宗棠送给石达开的字画，就暗含讥刺地说：“季高兄口口声声说石达开用兵奇诡，想必你与石达开有交情了？否则何以如此熟知？”

曾国藩怕左宗棠多心，忙瞪了弟弟一眼。

左宗棠说：“说这些话岂不没意思，我风尘仆仆而来，并没期望得个一官半职，还不是为了湘军安危？”

曾国藩说：“别听九弟信口胡言。季高，那你以为湘军应怎样克敌呢？”

左宗棠是这样分析的：九江东北的要塞老鹳塘、白水港，西南的甘棠湖，西面的龙开河，都是易守难攻的天险，石达开已派大将林启蓉率重兵把守，久攻不克，必堕己志，他以为不可取。

罗泽南问：“那总不能因为城坚不可摧就无所作为呀！”

左宗棠主张应用游击之术，将长毛分批诱出城来，在水上、陆上歼灭，消灭其有生力量，长毛军力损耗，则城也无力防守了。

曾国藩说：“从长远看，季高兄的主意不无道理，可是圣上会认为湘军裹足不前，不可取。”

左宗棠见曾国藩不取其策，乃长叹一声：“靖港之败不远了。”

曾国荃生气地说：“你为什么总是诅咒湘军呢？”

左宗棠说：“骄兵必败。现在湘军从主帅到湘勇，无一不骄，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雄师了，岂有不败之理？”

曾国藩问：“我骄傲了吗？”

左宗棠说：“我是半个局外人，所以看得清楚，涤生兄骄傲如此，自己尚一丝不觉，这正是危险所在。你这种情绪，必传染下级。”

曾国藩仍不以为然，他说：“骄与自信并不相同。人无自信力，将一事无成。”不由得想到当初选择的带兵人全是秀才、举人时，京中一片嘲笑声，说，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若能领兵打仗，那些将军、武士岂不都失业了？可两年来结果如何？恰是这些书生打起仗来节节得手，令那些吹毛求疵者瞠目。他以为这就是自信，而非骄傲！

左宗棠听曾国藩如此自信，便拂袖而起：“那我回长沙去了。还是把那 500 木匠留下给湘军打棺材吧。”

曾国荃怒形于色，曾国藩怕他说出不好听的话来，连忙拿眼神制止。左宗棠拱了拱手，走了。

曾国荃说：“这个人，太狂了！他好像是湘军的教师爷！”

“左宗棠是有才之人，”曾国藩息事宁人地说，“有才的人大多古怪自负。”

三

湖口太平军大营已有石达开坐镇，所有将士都有了主心骨，士气也高昂起来。

石达开营帐中红烛高照，石达开有夜读兵书的习惯，石益阳进来给他送来一杯莲子羹，说：“爹，我给您冲了一杯莲子羹，趁热吃了吧。”

石达开吃着莲子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石益阳说：

“这曾国藩还是很厉害的，攻九江不下，他改用了‘越寨攻敌’之法，想先取湖口，欲借水师之优势，先灭我水营，扫清九江外围，再夺九江孤城。”

石益阳说：“我们的水师没有湘军的多吗？”

石达开点点头，说：“硬拼，难以取胜，现湘军彭玉麟的水营已压过来了。”

石益阳拿起石达开刚看过的兵书，问：“何不智取？”

石达开乐了，说：“我女儿也懂兵法了。你说说看，该怎样智取？”

石益阳说：“用火攻！当年诸葛亮借东风火烧赤壁不也在长江上吗？”

石达开眼一亮，冲外大叫：“汪海洋！”

汪海洋应声而至，石达开说：“去叫罗大纲、苏三娘、陈玉成。”

汪海洋出去后，石达开对石益阳说：“以后我教你用兵之法。”

石益阳说：“纸上谈兵不行，爹爹应带我上阵才行。”

“有志气！”石达开说，“好，明天就带你上阵。”

石益阳高兴得跳了起来。

这时几个将领陆续来到了。石达开说：“走，我们到江上去看看。”

江上两军的水营鼓角之声可闻。

石达开等人分乘几条船在乌黑的江面上悄然行驶，望着对岸湘军灯火辉煌的水营，石达开说：“用火攻怎么样？”

罗大纲说：“好办法。可以把五个小船连成一排，上面堆柴草，填充硝药，灌上膏油，纵火放下去，可烧敌营。”

陈玉成说：“可以水陆合击。”

石达开问：“陆上怎么攻？”

陈玉成说：“可用火箭和火球往敌营里投掷，狂呼大喊，敌营必乱。”

殿右二十检点李秀成说：“建大籐很有用处。”

苏三娘说：“对。我们可在鄱阳湖口江面上设置木籐数座，四周环以木城，中间设立望楼，在木籐上安上炮位，这样可封锁湖口，万一湘妖反攻，可为策应。”

石达开说：“好，分头去准备吧，后天晚上，我们给曾国藩来个火攻。”

苏三娘问：“翼王殿下是怎么想出火攻主意的？”

石达开指指石益阳说：“这是我女儿益阳看‘三国’看来的。”

罗大纲大笑道：“哈，没想到，《三国志》也成了兵书了，那陈寿不是要和孙武子齐名了吗？”

船上的将领们都笑起来。

到了攻击的时候，罗大纲、苏三娘最先出现在湖口长江江面上。

罗大纲、苏三娘指挥水营将点着火的几十条船顺风放下去。那些船噼噼啪啪猛烈燃烧着向湘军水营推过去。

江中大籐上，太平军的炮火向湘军射击。

陆上，陈玉成、李秀成各率1 000精兵拼命呐喊向敌营冲击，把无数火球、火箭掷射进湘军大营。

湘军水师营官肖捷三从睡梦中醒来，已见大火烧着了她的几百艘战船，一面大叫：“不要乱，稳住阵脚。”一面叫：“大炮射击！”

肖捷三亲自带兵分乘没有烧着的船冲出大营，可在江心遇到了石达开亲率唐正财的水师迎战，太平军呐喊之声震天动地，肖捷三的船大多被击沉，他只带了几条小船狼狈逃往九江。

九江城外湘军大营此时已经震动。

肖捷三在自己背上绑了一根木棒，跪在曾国藩面前负荆请罪。

曾国藩问肖捷三：“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曾国藩的语调里透着冷酷，与平日的他判若两人。

肖捷三已明白曾国藩的用意，他叩了一个头，抬起满眼是泪的脸，说：“秉部堂大人，小的家中只有一七旬老母。”

曾国藩转头对曾国荃道：“你明天就带人回湘乡去，将肖捷三老母接到咱们家去，告诉你欧阳嫂子，要像敬奉咱们父母一样，直到天年。”

曾国荃答应了一声，也不敢求情。

曾国藩问肖捷三：“你还有什么心愿吗？”

肖捷三说：“惟一的遗憾是出师未捷，不如战死疆场，也比兵败被斩好听。”

曾国藩心有所动，想了想，说：“你说得对。”他思忖道，战死沙场，还能留下英烈之名，也好为他向朝廷请功，虽败犹荣。如果被斩首，那就是罪官了。于是曾国藩没有立即杀他，说：“我成全你，我马上要打九江了，你想办法自裁吧。”

肖捷三连连叩头：“谢部堂大人天恩，肖某在九泉之下铭记不忘。”

回到营帐中，曾国荃忙开了。

曾国荃正监督着湘军士兵在打点箱笼。曾国藩来了，问：“这是谁的箱子？”

曾国荃说：“肖捷三的，他托我带回。”

曾国藩皱了皱眉头，弯下腰试着要挪动一下，却纹丝不动，重得出奇。曾国藩心下疑惑，下令：“打开。”

曾国荃把士兵打发出去，小声说：“大概都是黄白之物。”他亲自撬开一个箱子，果然露出白花花的银子。

曾国藩冷笑道：“这就是我在湘军里所倡导的‘文官不爱钱，

武将不怕死’，怕死倒不见得，现在连武官也贪起财来，就这一项，肖捷三就该杀。”他甚至后悔许诺代他赡养老母了。

曾国荃一边把箱子重新钉好，一边问：“怎么办？”他没敢贸然表态。

“充军饷。”曾国藩说，“还用问吗？”

曾国荃说：“他已是必死之人了，又有高堂老母，此事又没有人知道，何不……”他下面的话虽未出口，已不言而喻。

曾国藩也动了恻隐之心，想了想，说：“你酌量着去办吧，就当什么也没看见。”

曾国荃露出喜色，趁机说：“大哥，有些事不可太拘泥，人家跟着你出生入死，为了什么？四个字，‘升官、发财’，你若管得太死，大家没油水可捞，谁肯卖命？”

曾国藩看了看摆在地上的几口箱子，忽有所悟地问：“不都是肖捷三的箱子吧？也有你的吧？”

曾国荃没有正面回答：“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

“除非你不犯在我手上，”曾国藩说，“我的性子你是知道的，宁肯饿死，决不拿一文赃钱，我也不希望曾家门楣染上铜臭。”

曾国荃眨着狡黠的小眼睛，说：“哥哥放心，我不会出事的。”是有事不露，还是决心不贪，他的话极为含糊。

四

石达开这次召开的西线军事会议，人到得最全，秦日纲、韦俊、罗大纲、苏三娘、林启蓉、陈玉成等都在座。

石达开分析形势说：“湘军湖口失利后，曾妖头水师陷于内湖，陆军在小池口遭陈玉成打击不轻。罗大纲，你的队伍现在何处？”

罗大纲说：“回翼王殿下，在小池口。”

石达开说：“现曾妖头已急调胡林翼、罗泽南二部由湖口改攻九江，现已驻扎南岸官牌夹。今晚三更，林启蓉你要带兵从九江杀出，罗大纲、苏三娘所部从小池口出击，用喷火筒、火箭猛烧敌船，我和燕王、陈玉成、韦俊从陆路攻击。”

众将皆说：“遵命。”当下散去，各去布置夜袭。

湘军水师大营也在行动。这是 1855 年 2 月 11 日，长江上寒气砭骨。

曾国藩坐在气派的指挥船上，对杨载福说：“长毛有可能来劫营，要小心。”

杨载福说：“肖捷三已带 10 艘船去劫长毛的水营。”

话刚说完，只听号炮连天，顿时水营内火光冲天，许多战船起了火。林启蓉和罗大纲从两面开炮夹击，喊声震天。

罗大纲冲在最前面，指着悬挂四只“礼部侍郎”字样大灯笼的官船大喊：“开炮！打那个有灯笼的船，曾妖头坐在上面！”

士兵们纷纷抛出硫磺火球，在曾国藩脚下腾起团团大火，曾国藩吓得站起来，曾贵、卢六一左一右驾着曾国藩想逃，却又一时无路可走，这时一条战船靠上来，肖捷三跳上船，将曾国藩一夹，跳上了他的小船，飞棹划走。他来得太及时了，不一会儿，曾国藩的座船已成了一片火海，很快就下沉了，掀起了船尾，灯笼在江水中浸灭了。曾国藩的监印官潘兆奎和管驾官刘盛怀、李子成全都死在了乱军中。

水师全乱了套，来不及上岸逃走的湘军全都跳水夺路而走，被罗大纲、林启蓉水军追杀，在水中砍头如砍水葫芦一般，水面一片殷红。

肖捷三护着曾国藩在太平军围攻的缝隙中穿行逃走，迎面苏三娘的船冲过来，她拔出手枪向戴红顶子的曾国藩射击，没有击中，打到了肖捷三身上，没有致命，他指挥着兵士将船划出了包

围圈。前面，有罗泽南的陆师来接应了，就在小船靠岸的时候，身负重伤的肖捷三举起刀横在脖子上，冲曾国藩说了一句：“肖某不食言！”一用力，血溅起几尺高，曾国藩木然地望着肖捷三的尸体横在船头，曾国藩说：“悔不听左季高之言，致有今日之败，我活着还有何面目见皇上？”说着又想投水自溺。幸而罗泽南及时跳到了舟中，紧紧抱住了他，说：“老师不可如此，我们虽有损失，还可重整旗鼓再战啊！”

曾国藩心有余悸地望着九江城下江中大火，一语不发。

石达开大本营里却是另一番景象，笑语喧哗。

石达开志得意满地对部将说：“曾妖头到底又尝到太平军的厉害了。”

秦日纲说：“九江大败后，一场风暴，曾妖头被刮沉了二十多艘大船，他是雪上加霜啊！”

石达开说：“曾妖头已慌忙撤往武昌，我截获了他一份六百里加急奏报，他向他的皇上撒谎，说上武昌是速剿上犯之贼，我看是到大码头修船、避风去了。”

众将领都笑了。

陈玉成说：“现湘军已被我们分割成五处，他们无法统筹了，正是我们歼敌良机。”

湘军已处在不利地位，湘军一部困在鄱阳湖内，塔齐布5 000人在九江外围，李元度3 000人在湖口，罗泽南部又去援赣东了，只有胡林翼、王国才5 000千人回援武昌。

罗大纲问：“翼王想三克武昌吗？”

“你猜对了。”石达开说，“燕王和陈玉成、李秀成昼夜兼程赶往武昌。据探子报，新任湖北巡抚陶思培困守省城，只有两千兵勇。韦俊，你也参加攻城，这次要速战速决，打下来后也要好好守住，不要像上次轻易放弃。”

各将都充满信心地表示一定拿下武昌。

曾国藩的美梦一下子又成了泡影。他本想利用他占明显优势的水师取九江，直捣金陵，却不料有湖口、九江的惨败。

现在，曾国藩眼睁睁看着石达开大反攻却使不上力，他不敢擅离九江，却又惦记武昌。

秦日纲、陈玉成率兵西上，迅速击溃了湖广总督杨需驻广济的 5000 兵马，罗大纲、苏三娘又奉石达开之命由小池口溯江而上，先后收复了蕲水、黄州，于 2 月 23 日，第四次占领汉口、汉阳，韦俊大兵也从田家镇渡江，占崇阳、下咸宁，三路大军会攻武昌的阵势已经拉开。

1855 年 4 月 3 日，第三次攻克武昌的战役打响，太平军四面攻城，太平天国的黄旗在城下一露，守城清兵纷纷溃逃，陶思培也在城陷时被击毙。

咸丰皇帝为收复武昌的高兴劲儿还没有过去，就又陷落了，他又恼火又沮丧，一面切责严饬曾国藩力图收复，一面任命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用曾国藩的另一个部下李孟群为按察使，名正言顺的实缺仍不肯给曾国藩。

在胡林翼向曾国藩告别去赴任时，曾国藩犹未从噩梦中醒来。倒是胡林翼劝慰他一阵，胡林翼已决定统帅湖北清军在金口屯驻，倚水师自保，还打算招募几千人加紧训练，准备配合湘军收复武昌。

此时曾国藩临时驻节的地方是一座被战火毁了一半的破庙，风从没遮拦的窗子吹进来，呜呜作响，他本想请胡林翼好好吃一顿饭，可风太大，厨子炸丸子走了火，又把剩下的半个庙烧了个精光。

饭没吃成，曾国藩苦笑，胡林翼倒说这是火烧旺运，是好兆头。

忽然，曾国藩在山门上发现了一首题诗，还画着一个人像，

看那装束，画的是太平军的将领。

他与胡林翼凑过去看，那诗共有四句：

仁慈义勇头发长，
忠义爱民是翼王，
所到之处迎壶浆，
耕事不惊民如常。

胡林翼说：“这是老百姓颂扬石达开的。”

“他们真的如此得民心吗？”曾国藩像是在自问自答，“为什么呢？”

胡林翼说：“这可能是凶悍不法之徒所题，并不一定代表老百姓。”

“不。”曾国藩说，“他们弄了一个《天朝田亩制度》，虽说没能实行耕者有其田，这口号也诱人，这是穷人祖祖辈辈之梦想，他们在这上头得了人心。有这些人不断拥入长毛队伍中，这是我们剿不胜剿的原因啊！”

胡林翼问：“你想把这些写到奏章里去吗？”

曾国藩笑道：“那岂不犯了大忌？那岂不冒了为长毛张目的罪名？”

胡林翼叹道：“皇上坐在紫禁城中，永远不会明白长毛为什么造反，为什么越剿越多？”

曾国藩有几分自信可以“中兴大清”呢？打胜仗时他便躊躇满志，有“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也”的气概。一旦兵败，他立刻感到末日来临，这是他几次想到自杀的原因。这样脆弱，能成就大事吗？

曾国藩自己都怀疑自己，他也不明白是一股什么样的气在鼓舞着他。

曾国藩因为心情不好，在治酒为胡林翼送行时说：“我有点心力交瘁了，这次你总算掌管一省了，中兴之担，你来挑吧。”

胡林翼喝了一杯酒，笑着与他又碰了一下杯，笑吟吟地说：“王爷，江山待涤生收拾呢，岂可自暴自弃？”

“你叫我什么？王爷？”曾国藩觉得这玩笑开得没边了。

“是王爷。”胡林翼说，“忘了吗？圣上说过，将来破金陵灭发匪者可封王。我一点都不怀疑，这王冠必落在你头上。”

胡林翼的话是发自内心的，没有矫情，他们从小在一起相处，用不着虚伪。

曾国藩却从来没敢做王爷的梦。一则不敢说打下金陵的大功是自己夺得，二则他也不敢企望咸丰皇帝能兑现诺言。

在他沉吟时，胡林翼又说：“以君之才德，拥兵自重，问鼎天下都是绰绰有余的。”这话是以玩笑口吻说的，但仍然是犯大忌的，胡林翼不属于左宗棠那样锋芒外露的人，今天为什么这样没分寸？是真心？是试探？

曾国藩怎样应答都不好，他只好装不明白，推说喝多了有点头晕。既然头晕，就不会有清醒意识了，胡林翼一笑了之。

五

就在洪宣娇北上去寻找林凤祥的时候，林凤祥在连镇已经很难支撑了。

从去年10月起，连镇已发生粮荒，突围是惟一摆脱困境的办法。可是僧格林沁在连镇四周掘了深壕，又在壕外挖了层层叠叠的梅花坑，遍树大小木桩，防止太平军挖地道和用吕公车冲出来。

后来僧格林沁施了一计。他从太平军的叛徒宁宗扬口中得知，李开芳去守高唐州时会与林凤祥约定了一个暗号，夜间施放

喷火筒为号，即是来接应的。于是僧格林沁派出一千多人的马队假扮高唐州李开芳部下，由叛徒宁宗扬出面，施放喷火筒，说是自高唐州来策应。林凤祥上了当，开了南面木城，率大队冲出去接应，幸而清兵畏惧，提前开炮，才使林凤祥及时发觉，迅速退回木城内。尽管这样，也损伤了不少人。

转年，林凤祥兵营中已经断粮，无法再坚守，派出些人出外寻粮，多中地雷而死。因为断粮忍受不了饥饿，先后有两千多人逃出连镇降了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为收买人心，并不杀降，反把他们编成“义勇”，令他们杀太平军的回马枪。

林凤祥已日近绝路，手下的检点黄用三阵亡，又由于部将詹后纶出降，使西连镇一部分陷落，林凤祥现在手下只有两千人了，攻不出去也守不住。

僧格林沁看到大功垂成，加紧用千斤大炮日夜轰击。

林凤祥见西连镇已守不住，令汪一中把西连镇的太平军全带到了东连镇。

僧格林沁又从塘沽运来几十门大炮。

僧格林沁坐在大炮旁，说：“我们围林凤祥围了几个月，现在他到底弹尽粮绝，该我们总攻的时候了。”

都统西陵阿说：“我打北路。”

僧格林沁又对另外一些将领下令：“侍郎瑞麟、总兵经文岱、副都统伊勒东阿、珠勒享、侍卫达崇阿你们也随西陵阿都统全力攻打北路。”

这些旗人将领都垂手遵令。

僧格林沁又部署南路，由总兵庆祺、副都统绵洵、巴扬阿，侍卫穆腾阿等率本部人马出击。将军瑞昌，副都统玉明、双成，总兵萨炳诸将，从河西截杀，东路由明庆将军和侍卫都兴阿率领。

这些围困连镇几个月已不耐烦的清军将领们早盼着一决为快了。

第 48 章

在古老的大运河，结束了北伐军的悲壮历程。
爱情之旅还有一段更悲壮的时光。

河北吴桥是个出杂耍艺人的地方，在这里摆摊、支棚糊口的人也多，把吴桥变成了一个商贸繁华的集镇。

不过因为吴桥紧临林凤祥孤军困守的连镇，半年来这里并不平静，官军来来往往，抢粮派捐，吴桥冷清衰落下来。

洪宣娇、江元拔赶到吴桥时，正是连镇总攻开始的日子，他们不敢冒冒失失地去连镇，就想在吴桥落个脚，打探打探再决定行止。

一连找了几家客栈，不是说客满，就是说歇业了。他们拉着马在小镇里几乎转了一圈，又发现了一个小客栈，门口一个高高的竹竿上挑着一串罗圈幌，有块木头匾，写着“茂发客栈”字样。江元拔推开木栅院门问：“店家，有客房吗？”

店主人是个饶舌的歪脖子老头儿，说：“还有一间房子，不

过，只一张大床，二位客官可能将就一下？”

江元拔说：“那我们再看看别家吧。”

店主人说：“客官不信我话，准是白跑，还不如早早歇息下。这里闹长毛、闹捻子，客官知道吗？天天有逃难的人过来，别说一间房子呀，有时候打地铺都没处打呀。不信你去问问，大店住得更满，老汉我留的这一间，还是给一个贩盐的老主顾留的呢，他后天从高唐州回来，要住，只能住两宿。”

江元拔目视洪宣娇，问：“怎么办？”

“住下吧。”洪宣娇说。

“客官没吃饭吧？”店主人一边替他们把马拴好，一边说，“想吃什么？打卤面？还是烙金丝饼？有糟好的鸭子、酱好的驴肉，想吃饺子现包，羊肉馅、猪肉芹菜馅的都有，听便。”

“不吃饺子，吃米饭。”江元拔说，“炒几个菜，清淡些。”

“看来两位客官是南方人，不爱吃饺子嘛。”他领他们走到第二进院子，打开了一间房子，狭小而肮脏。

江元拔说：“你睡床上，我在地上打个地铺。”他总不能跟女主人挤在一个床上啊。

“不行，天还很冷呢。”洪宣娇说。

“一个晚上好对付。”江元拔说。

店主人和一个店小二手脚麻利地摆碗筷，上菜，店主人问：“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两位出远门，一定是大事了？”

洪宣娇说：“到北京去探亲。”

店主人说：“一看就知道两位是有身份的人，路上可要小心啊，前面快到连镇了，朝廷调来了好几万人围了好几个月了。”

洪宣娇故意问：“围什么人啊？”

“这大事客官都不知道？”店主人歪着脖子说：“围长毛啊！听说这股长毛是要去打北京的，困在这里了。”

“长毛有多少兵马？”洪宣娇问。

店主人说：“也就一两千人了。”

“一两千人用几万人围？”洪宣娇问。

店主人小声说：“那双枪兵啊，别提了，欺侮老百姓，一个顶十个，打长毛，十个不顶一个。”

江元拔开心地笑了起来。

二

东连镇已是火海一片。

清兵采用了人海战术，在火炮停止轰击后，步兵、骑兵从四面面向连镇冲击，清兵排山倒海。

林凤祥指挥部下拼命抵抗，坑道阵地渐渐守不住了，林凤祥跳到高处指挥，靖胡候的大旗在他头上飘动。

汪一中等人在带兵与敌肉搏。

一颗火炮击中了林凤祥，他负了伤，大旗与他一同倒下。汪一中跑过来扶起林凤祥，节节向里面退，清兵仍在追击。

他们已经退到运河边了，前面是漫山遍野冲来的清兵，背后是宽阔的大运河。

林凤祥甩开汪一中，挣扎着立在河岸上，他将仆倒在地靖胡候大旗牢牢地插在了河岸上。这是无声的命令，太平军勇士向大旗拥来，不一会，一千多士兵把林凤祥团团围在核心，他们几乎个个带伤，衣不蔽体，可个个睁着同仇敌忾的眼睛怒视着敌人。

僧格林沁从正面攻上来了，在距离河岸百步的地方，僧格林沁勒住了马，他立马旗下，大声问：“哪个是林凤祥？”

林凤祥站了出来，他说：“太平天国靖胡侯林凤祥在此。”

僧格林沁扬了扬马鞭说：“你已陷入绝地，前有追兵，后有大河，你愿率你的部下投降吗？”

林凤祥大声说：“僧妖，你打错了算盘，太平天国的字典里根本没有‘投降’两个字。”

僧格林沁说：“本王可代朝廷许诺，只要你们投降，本王保全你们性命。”

林凤祥哈哈笑道：“大丈夫一生一世，终有一死，为我天国大业献身，是荣光之事，我们死是清白的，投了你清妖，岂不玷污了灵魂！”

僧格林沁大怒，把马鞭子举起来，高叫：“杀！一个都不留，杀过去！”

敌人骑兵冲来，马蹄声如雷鸣。

林凤祥临危不惧，把大旗一摇，说：“天国弟兄们，生为中国人，死为天国鬼，宁死不当清妖奴！”

悲壮的吼声盖过了马蹄声：“生为中国人，死为天国鬼！”

他们手挽着手、臂挽着臂，成排成片地跳下大运河，顷刻间灭顶。

汪一中、江玉道等人把林凤祥举到了肩上，几百人簇拥着他们的北伐领袖，林凤祥仍高擎着大旗，一步步迈向汹涌的大运河。

僧格林沁看得呆了！

连镇外的清兵挡住了洪宣娇的路。

当洪宣娇、江元拔骑马赶到连镇时，正见一队队清兵在向外撤，连镇城里遍布硝烟、战火。

洪宣娇停下马来向一个匆匆过路的老人打听：“这里怎么了？”

老人说：“刚打了一个大仗，长毛全军覆没了，两千多人都投了河。河里到处是尸首……”老人不断地摇头叹息。

洪宣娇又问：“没听说长毛的林凤祥怎么样了？”

老人说：“投河没死，抓住了，解往北京献俘去了，还不得

凌迟处死呀！”

洪宣娇在马背上呆了好一阵。她让江元拔去打听一下，林凤祥是死是活，约定在河边哨口等他。

三

凄冷的风摆动着掉光了叶子的树枝，土路茫茫伸向原野边际。在这条路断人稀的土路上，一队清兵押着八辆囚车吱吱嘎嘎地驶来，8个人的头都枷在囚车外面，槛车上贴着封条，每个人头上都插着招子，第一个是林凤祥，还有汪一中、江玉道、肖在仁等将领。

林凤祥腰部的伤口还在流血，他神智清醒，目光坚毅地目视着远方。

清兵把他们押到沧州城南一个小村镇，天晚歇息了。

洪宣娇、江元拔来到小村庄外面，两个人下马后，把马牵到一片坟地后头。洪宣娇说：“他们就住在这个村子里，你去探听一下。”

江元拔从挂在鞍子上的皮囊中拿出几张干饼，递给她，说：“你先吃点，我去看看。”

“你不要骑马去。”洪宣娇说。

江元拔把两匹马都拴在了树上，在地上抓了两把土，往脸上抹了抹，顿时成了三花脸。

洪宣娇大惊：“你这是干吗？”

江元拔说：“我装成个叫花子，省得引起清妖的注意。”

洪宣娇说：“你还挺有心计呢，快去快回。”

江元拔向村里走去。

高升店院子里人喊马嘶。

这是一家骡马大店，此时院子里挤满了清兵，一人手里捧着

一只大海碗，在吃饭。

八个槛囚车一溜停在马厰旁。负责押解囚犯的副都统巴扬阿吩咐说：“你们吃过了，给长毛吃点东西，今晚上就住在这里了，赶不到沧州了。”

有人答应着。

巴扬阿又叮嘱：“夜里上夜的要小心，小心有长毛来劫人。”

一个小头目说：“长毛在江北都没人了，谁会来劫囚车！”

这时，江元拔拄着双拐一瘸一拐地向高升店走过来了，他走到门口时，守门的清兵吆喝他：“走远点，要饭的！”

江元拔说：“行行好吧，饿了两天没吃东西了。”

一个正在吃饭的清兵听到，走过来，在地上倒了一摊米饭，说：“抓起来吃了吧。”周围的清兵都大笑。

江元拔为了装出可怜相，真的伸手去抓，连泥带水地送进口中。

清兵渐渐对他失去了警惕，江元拔一瘸一瘸地走进了院子，到处向清兵讨饭吃，他已经渐渐接近囚车了，他首先认出了林凤祥，他胡须很长，却精神不倒。江元拔故意大声说话：“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人吧，给点吃的……”

由于声音熟，引起了林凤祥的注意，他定睛一看，心头一热，认出了江元拔。

江元拔向他使了个眼色，正想暗示点什么，巴扬阿出来了，一见江元拔混迹清兵之中，他怒冲冲地喝问：“谁放这个瘸子进来的？”

有人小声嘀咕：“一个臭要饭的。”

“要饭的也不行，轰出去。”巴扬阿踢了江元拔一脚，说：“滚，这是你凑热闹的地方吗？”

江元拔故意磨蹭，一语双关地说：“可怜可怜我吧，我要不着饭，我还有个嫂子在城外等着，她在挨饿呀！”

一听这话，不但林凤祥，汪一中他们也全明白了，“嫂子”一定是洪宣娇，她来救我们了。

林凤祥却并不乐观。洪宣娇即使来了，也必是单枪匹马，她不可能带一支重兵来。林凤祥太知道洪宣娇的个性了，她会天不怕地不怕地来劫囚车，弄不好，劫不成，反倒会把她也搭上。

他想起从前说过的玩笑话，希望她活着，有个上坟、祭奠的人，也许，上苍有眼，是让她有机会为自己活祭来了。这是幸福呢还是悲剧？林凤祥脑子里乱哄哄的。没有洪宣娇来，他只有一条肠子，如何死得壮烈，不让敌人小瞧，现在又让他多了一条肠子，多了一分牵挂了。

上来几个清兵，按巴扬阿的命令把江元拔拖出了高升店，他大嚷大叫：“我还会再来，皇上还不打要饭的呢。”

这无疑是给林凤祥他们一个暗示。

江元拔被几个清兵抬着扔到了当街十字路口。清兵走了以后，江元拔爬起来，看看四周没人，一纵身跳起，飞也似的向村外跑去。

坟地里洪宣娇正焦急地等江元拔回来呢。当江元拔说了情况后，洪宣娇犯了难。

风吹着坟头的枯草，发出吱吱的叫声，小月牙儿弯弯的像女人的眉毛，迟迟不肯升上中天。洪宣娇两人在地上跺着脚、搓着手，洪宣娇说：“机会只有这一个晚上，明天一进入沧州，站站都是大地方，没机会下手了。”

“干吧。靖胡侯他们都认出我了，一定等着我们去解救呢。”

洪宣娇说：“我怕不行，只有我们两个人，力量太单了，弄不好，不但救不出来，反倒害他们死得更快。”

“能救出一个是一个，总比送到北京等着寸磔、凌迟好受啊！”江元拔说。

洪宣娇说：“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江元拔说：“连那个头头在内，61个。”

洪宣娇说：“咱们两个对付61个，是有点难啊！”

“这样办，”江元拔说：“我们一个人放火，一个人去劫人。”

洪宣娇在坟地里走来走去，她说：“放火不行，咱两个人劫不下来，只能悄悄地干。”

“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江元拔说，“我听你的。”

四

高升店里渐渐安静下来了。

看押太平军的清兵有四个，院外有一个岗哨。天冷，他们在院里升起了一堆火，四个清兵围坐成一圈，透过闪耀的火舌，看得见马厰旁的囚车，几个人都闭着眼睛在养神，只有林凤祥警觉地睁大眼睛四处巡视。

高升店院外，洪宣娇和江元拔从相反方向敏捷地沿着墙根走来，在距离门口哨兵二十几步时，洪宣娇拾起一块石头，向相反方向掷去。

石头的滚动声引起了哨兵警觉，他朝发声的地方走过去，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就在他转身往回走时，江元拔从树后闪身出来，右臂狠狠一夹，那个哨兵立刻瘫软下来，一声没吭地没了气，被江元拔拖到了左边一个草垛底下，拿了几捆麦草盖住，又轻手轻脚地趑回来。

他爬到门口时，见洪宣娇正在向院里瞭望，四个烤火取暖的清兵打着哈欠，一个说：“有黑玩意儿吗？”另一个说：“昨天就断顿了。”几个犯了大烟瘾的清兵不断地打哈欠，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抹起来没完。

洪宣娇附在江元拔耳边小声说了几句，江元拔点头，一把大刀紧握在手。

洪宣娇用女人细声细气的甜腻腻的声音说：“不给半钱银子，就想买一个烟泡？太会占便宜了。”说完嗲声嗲气地笑。

这笑声惊动了四个烤火的清兵，他们正在烟瘾难忍的当口，一听说门外有浪女人卖烟膏子，全都往门外跑。

洪宣娇和江元拔在门口站着，一边一个，那四个人往外跑时，洪宣娇把脚向前一伸，第一个清兵狠狠摔倒，后面的三个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摔倒。还没等这几个清兵哼哼唧唧地爬起来，两个人轻捷地窜出来，扑扑几刀，四个人全都躺在血泊里不动了。

洪宣娇和江元拔轻轻闪身进院，直奔马厩。洪宣娇第一个看到了林凤祥，她也顾不得说话，忙去打开槛车，槛车发出的怪声音把另外七个人惊醒过来，江元拔用手指在嘴唇处一横，示意不要出声，那几个人大为惊喜，全都认出了来救他们的是谁。

他们用刀一个个撬开槛车，江元拔从马厩里牵出十匹光背马来。

林凤祥他们几乎都有伤，除了汪一中而外，没有一个人能自己上马的。

几匹马打着响鼻，四蹄不安静地刨着地，这声音惊动了店里熟睡的官兵，正房的灯亮了，有人吼问：“怎么回事？”

洪宣娇捅了江元拔一下，江元拔用哼哼唧唧的声音说：“没事，大伙儿犯瘾了。”

上房里又没动静了。

他俩忙得满头大汗，好歹一个个地把 8 个人都扶上了马，有的根本坐不稳，不得不用绳子捆在马背上。

林凤祥伤得最重，他无法一个人坐在马背上。洪宣娇把他向马背前面挪了挪，一腾身跨上去，搂住林凤祥，一磕马肚，说了声：“一直向南！在吴桥南面石灰窑集合！”便一马当先冲了出去。

一匹、两匹……九匹马都冲出去了，江元拔在最后。

马蹄声终于惊动了清兵，不一会儿，高升店里就乱套了，清兵亮着火把从后面追上来。

出村路上沟沟坎坎，很不好走。

洪宣娇打马狂驰，只听得耳边风声呜呜，马蹄嗒嗒，她听得后面人喊马嘶，回头一看，清兵正在向他们追击，由于慌乱，得救的太平军将领已经慌不择路了，有的沿着田埂跑去，有的沿着河岸跑去。

林凤祥回头看到了追兵越来越近，他对洪宣娇说：“扔下我，你快跑吧！”

“闭嘴！”洪宣娇把他抱得更紧，跑得更快了。

她已经听得见背后如雷鸣般的马蹄声了，火把的光亮把她和坐骑的影子忽而拉长忽而缩短。洪宣娇猛回头，有四五坐骑已经离她只有一箭地了。

前面是一条河，河水在蒙蒙的星光下急湍奔淌，汨汨有声。

洪宣娇向架在河上的木桥奔去，当她快奔到桥边时，她急忙勒住马，那马竖起了前蹄，一阵狂嘶。

她真有几分绝望了，眼前的桥是一座断桥，空缺处足有三丈宽，湍急的河水从桥中间呼啸而过。

追兵近在咫尺，有人在喊：“跑不了啦，前面是断桥。”

洪宣娇在这一发千钧的当儿，已无退路，她让马后退了几步，然后猛磕马肚，大吼一声：“过！”两眼一闭，纵马而起。只见这匹马四蹄腾空，一声长嘶，腾空飞越过去，稳稳地落在断桥的另一端。

过了河，洪宣娇拍了拍马脖子，说了声：“宝马，谢谢你！”她勒转马头，向对岸望去，那一群清兵全都驻马桥头，在那里兜着圈子，没有一个人敢飞越断桥。

旷野中出现了一处石碣碑林。

高高低低的碑林如同石林出世，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时已是晨光熹微了。

洪宣娇对林凤祥说：“天快亮了，不敢再走了，前面有一片碑林，我们到那里去躲躲。”

林凤祥回头看看，问：“他们几个呢？”

“都跑散了，一个也没跟上来。”洪宣娇说，“不过不要紧，我都嘱咐他们了，到吴桥南面石灰窑集合。那个石灰窑特别大，好找。”

林凤祥担忧地说：“他们那个样子，就是跑出来没人掩护，也得再被抓回去。”

洪宣娇说：“过了碑林，离这里不到十几里就到石灰窑了。”

碑林里倒是隐蔽的好地方。

洪宣娇牵着马进入石林。这里立着一方方刻满阴文、阳文字迹的黑石碑，有的是石头鼋驮着，有的立在碑亭里。

洪宣娇把马拴在碑亭的柱子上，把林凤祥扶下马来，让他半躺半坐在石鼋旁边，说：“这里轻易不会有人来，你先歇会儿养精神，我去弄点吃的，也得弄点草喂喂马，这马今天可真神奇，它是大功臣。”

林凤祥说：“你去吧，小心点。”

洪宣娇整理一下衣服，向远处走去。

第 49 章

没有男人揭盖头据说不吉利。爱的河边不曾饮马。

—

欢庆的音乐声中，男女宾相搀扶着一对新人进入天国最大的礼拜堂——天父堂。这里是朴素与辉煌的混合体，没有供奉任何偶像，黄缎子的额幔、墙布使这个大厅有一种神秘感。

杨秀清亲自为杨辅清和韦玉娟洗礼，他在杨云娇端着金盆里用手指蘸一下，在新人头上弹几个水滴。大厅里响起“天父万岁”的欢呼声。

韦昌辉坐在显要的位置上，笑哈哈的样子。

黄玉鹰也来了，他与陈承瑑站在一起。陈承瑑说：“北王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黄玉鹰笑笑，说：“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一面恨不得把那个人碎尸万段，一面又舍出妹妹去巴结修好。”

陈承瑑说：“他不会出卖别人吧？”

“不会。”黄玉鹰说，“这样也好，那个人就会去掉疑心。”

杨辅清的新房就在东王府的后面。

洞房里插着十几根红烛，已经烧剩了一半。韦玉娟仍顶着盖头端坐床上。

门推开了，杨辅清进来，站在韦玉娟面前笑问道：“你怎么还顶着盖头呢？”

韦玉娟不吭气。

杨辅清说：“听人家说，新郎揭盖头的时候胆战心惊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韦玉娟仍不搭言。

杨辅清自问自答地说：“男女婚嫁，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根本没见过面，揭盖头时，坐在床上将和你过一辈子的，可能是一位天仙，也可能是个麻子、歪嘴、塌鼻子、脸上长疤，哪能不叫人胆战心惊。”

韦玉娟扑哧一下笑了，但依然让盖头挡住她的脸。

杨辅清也不急，他说：“我是不用担心了，我的老婆是天国少有的美女，我是不担心脸上长疤，就怕身上有疤，但也没啥，反正别人看不见。”

韦玉娟又气又笑地说：“你身上才长疤呢。你这人，唠叨什么，你到底揭不揭呀？”

“你自己揭呀！”杨辅清说。

韦玉娟说：“别闹了，老人说过，自己揭盖头是穷命，不吉利。”

“那好吧，我来揭。”杨辅清凑过去，掀开盖头一角，却不全揭开，他望着那铺满红光的一张美丽的脸，嗅嗅鼻子，说：“这么香。”他把脸凑了上去。韦玉娟说了声：“你这人好赖皮。”向旁边一躲，那红缎子盖头滑落下去了。

杨辅清说：“还是你自己揭了盖头。”

韦玉娟娇嗔地斜了他一眼，说：“都是你，万一将来不吉利，也怨你。”

杨辅清坐在床边，拉着韦玉娟的手，说：“你就是吉星，吉星高照，逢凶化吉。玉娟，我们是最走运的，天王准许婚配的诏旨一颁行，我们是第一对，大吉大利，占了个元字。”

“你才不知道呢。”韦玉娟说，“民间一天都有几百对成婚的，他们都熬不住了。”

杨辅清说：“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里就长草了，天天盼着见你，生怕有什么变故，最怕我哥哥不准。”

韦玉娟说：“我可并不愿嫁到你们东殿来。”

杨辅清问：“你看不上我？”

“倒不是因为 you。”韦玉娟轻轻叹了口气。

“那是为什么？东殿怎么了？东殿又没有挂杀人刀！”

韦玉娟撅起小嘴说：“你们东殿的狗都比别人家的狗霸气。”

“这可是你骂人了！”杨辅清说，“无缘无故的，这是为何？”

“怎么是无缘无故？”韦玉娟说，“为了一点小事，你哥哥要打我爹 50 军棍，我哥大小也是个王，求情都不行，到底替我爹挨了杖责，叫我们韦家人有什么脸面立于世上！”

“我哥那人，就是六亲不认的脾气，”杨辅清说，“过后，他心里也一定后悔，不然能答应我和韦家结亲吗？”

“就你会说话！”韦玉娟的气消多了。

杨辅清把韦玉娟拥到怀中，说：“我们睡觉吧？”

“没羞！”韦玉娟打了他一下。杨辅清趁机把她压到了身底下。

韦玉娟问：“你能在家待一个月吗？”

杨辅清说：“我哥宽限我半个月。半月后就得上安庆去守城。”

韦玉娟说：“你走了，扔下我一个人好没意思，冷冷清清

的。”

杨辅清说：“你快点给我生个儿子，不就有人给你做伴了吗？”

韦玉娟羞红了脸，拼力推他。杨辅清一口气吹灭了香罗帐前的蜡灯。

在夜暗中，她享受着杨辅清的爱抚，可总是难以百分之百地投入，都因为有韦昌辉梗在中间。

她觉得杨辅清这人傻呵呵的心眼不多，自己碰对了人，可她十足地担心，这是一桩充满了危险的婚姻。用最好听的话来说，她是“和亲”，与古时候的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与王昭君出塞与匈奴主和婚没有什么两样，本来是甜如蜜糖的婚姻里搀上了苦涩的东西。从今往后，她就成了架设在两个仇家之间的一座桥，认为对自己不利，谁都可以拆了它。

韦玉娟想到的是，将来和杨辅清好好过日子，离开是非漩涡，让他们的美满姻缘既不打上杨家、也不打上韦家的烙印。

二

碑林里静谧无声。

正午的阳光暖洋洋地晒着林凤祥，他疲惫地睡着了。这时洪宣娇回来了，她在碑亭里摊开一大堆肉包子，然后去拨拉林凤祥：“醒醒，吃包子吧，还热乎呢。”

林凤祥睁开眼，抽了抽鼻子，说：“好香，在哪买的包子？”

洪宣娇说：“在吴桥镇上。”

林凤祥抓了一个包子，只两口就填到嘴里去了，他问：“他们几个有消息吗？”

洪宣娇说：“凶多吉少。吴桥一带来了很多清兵，正在挨家挨户翻，听说从一个铁匠家抓走了一个，不知是谁。”

林凤祥说：“你也吃啊，你怎么不吃？”

洪宣娇说：“心里堵，吃不下。”

林凤祥说：“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会单枪匹马来救我。”

洪宣娇说：“我最恨秦日纲。他见硬就回，走了几百里地就不走了，后来东王把他训斥了一顿，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倒晋封了燕王。”

林凤祥叹口气说：“当初打下天京后，如果只留下一些守军，然后大军马不停蹄地向北打，清妖根本缓不过气来，我想一鼓作气打下北京也不是什么难事，当时天朝犯了个大错呀！”

洪宣娇说：“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只要我活着就行。”林凤祥说，“我会再招新兵，河南一带捻军到处都有，把他们拉过来，再建一支北伐军。好在没有全完，李开芳在高唐州还有一支人马。”

“怎么，你不跟我回天京？”洪宣娇问，“你还要北伐？”

“不打下北京，我有什么脸回天京？”林凤祥说。

“那又不是你的错。”洪宣娇说，“你和李开芳几乎连南京都没进过就一直向北打，差不多打了两年，你还对不起太平天国吗？”她说得有些激动，热泪涔涔。

林凤祥说：“不，我不能回天京去。你送我去高唐州，我到了李开芳那里，就有办法了。”

洪宣娇叹了一口气：“你这个人啊，真拿你没办法。”

林凤祥拉着洪宣娇的手问：“你出天京，是天王准许的吗？”

洪宣娇说：“我请纓上阵，要带女营北伐，可天王不答应，我就只有一个心愿了，把你救出来，实在救不出来，能见上你一面也行。”

林凤祥说：“天京有什么新鲜事吗？”

洪宣娇说：“一言难尽。有一件是最得人心的，不论多大的

官，也无论是平民，不再男女别馆，也可以成婚了。”

“早该这样。”林凤祥深有感触地说。

“为这个云开雾散的日子，陈宗扬和叶明珠搭上了两条命。”洪宣娇说。

“他们死了？怎么死的？”林凤祥问。

“私通！”洪宣娇说，“最后天王想赦免他们死罪，都没救下来，东王以天父临凡的名义杀了他们。”

“太可惜了。”林凤祥说，“没死在战场上，而死在自己人手下，这是最可悲的了。”

洪宣娇说：“本来，我想做媒人，让韦玉娟做你媳妇的，可她哥哥把她嫁给了杨辅清，也许这会儿已经结婚了。”

“你别替别人乱点鸳鸯谱了。”林凤祥把手枕在脑后，说，“我心里谁也装不进去了。”

洪宣娇一双明亮如漆的眸子直视着他，柔声地问：“你还是那么傻吗？”

林凤祥说：“你说我傻就傻吧。”

洪宣娇心里一阵热浪滚过，她发烫的嘴唇贴到了林凤祥的面颊上，她说：“你若还是那么傻，我……我就嫁给你吧。”

林凤祥幸福地笑了，轻轻搂她入怀，说：“怎么样？我到底化开了铁石心肠吧？”

“谁是铁石心肠？”洪宣娇嗔怪地说。

她接受着林凤祥的爱抚，她的心像飘在天上薄如棉丝的云片一样，轻轻地飘泊、舒卷。她想告诉他，她本来是下了决心不嫁他的，那纯粹是因为她觉得对不住死去的萧朝贵，不是为他守节，而是她为自己从来没把自己的那份真情给萧朝贵而内疚。

日月的煎熬渐渐使洪宣娇明白了，用意志力控制自己也好，在心上建一道感情闸门也罢，最终挡不住决堤的爱潮。

她不能没有林凤祥，那是因为她没有一个白天、一个黑夜能

从脑海里把他驱赶出去。为了他，她可以去死，这力量是她不能抗拒的。

现在，一切障碍都搬开了，他们在荒凉的碑林里可以尽情地享受人生。

林凤祥吻了她，真正的热吻，这是第一次。林凤祥的手伸到了衣襟里去，摸到了洪宣娇温热的乳房。她的呼吸急促起来，她怕发生别的事情，却又企盼着那一刻的到来。她能想像，那一定是火山爆发的感受，在她从前被动地接受萧朝贵爱抚时，她的心是冷静的，她的脸孔、脖子从没像今天这样灼热、烧烫过，她的身体也从没像现在这样有流质的东西在流淌。

她在等待。

林凤祥的手越过她平软的小腹向下面进展了，她的全身一阵痉挛，禁不住呻吟了起来。

忽然，这一切倏然间停止了，她的心也像停跳了。

林凤祥的手从她身上挪开了。他似乎歉疚地叹了口气，说：“你方才说，杨辅清和韦玉娟在天父堂举行婚礼？我们也快到这一天了，也去天父堂。”

他真是君子！洪宣娇从他这句话摸到了他的思维脉络，他不愿苟合，他要经过盛大的典礼，这正是因为他爱她，而且敬重的成分很大。

洪宣娇方才本来是要给他的，无论他要怎样，她都不会拒绝。

现在，热度正从她脸上、心上缓缓地释放、消退。

不知为什么，洪宣娇心底生出一个奇怪的想法，她怕错过了今天，再也没有机会把自己给他了。

早春三月的太阳下山快，大半个太阳一滚就滚下了地平线，大地一片苍茫。

洪宣娇站起来，说：“这里挺隐蔽，你待着别动，我到石灰

窑去看看，如果他们到了，我来接你。”

林凤祥说：“你去吧，路上小心点。”

洪宣娇要走时，林凤祥说：“把马骑上，快些。”

林凤祥却没有发现马屁股上烫着一个“绿”字，那是绿营兵马匹的印记。洪宣娇说：“这马有记号，骑马去有危险。”

洪宣娇离开碑林赶到吴桥镇外的石灰窑时，发现那里空空荡荡的。

只有江元拔一个人到达了指定地点，他躺在石灰窑上盖的砖顶上，一直望着大路。一个人影走过来了，江元拔警惕地从身底下抽出大刀来。

人影走近，他认出是洪宣娇，就顺着斜坡溜下来，反倒吓了洪宣娇一跳。

“是我。”江元拔说。

“没有别人了吗？”洪宣娇问。

江元拔摇摇头，问：“靖胡侯呢？他没事吧？”

洪宣娇说：“他没事，在碑林里藏着呢。”

江元拔说：“他们几个大概又都叫清妖抓回去了。中午我听镇里一个秀才说，明天要把长毛匪首押到沧州就地正法，一定是他们无疑。”

洪宣娇说：“趁天黑，我们马上走吧。”她认为这地方也不是保险之地，跑了一个人清妖也不会甘心的。她必须马上把林凤祥从碑林接走。

碑林已渐渐没入黑暗看不见什么了。

朦胧中的林凤祥的眼前突然火红一片，他坐直身子一望，只见一大群人打着灯笼火把向碑林里走来。他挣扎着起来，刚想躲避，已经迟了，一个灯笼举到他眼前，那人叫了起来：“这有人！”

接着又有人叫：“这有匹马！”

这群人围了过来，他们都是团丁模样，林凤祥心里多少踏实了些。

一个团总问他：“你是什么人？”

林凤祥说：“从江苏过来的商客，叫歹人抢了个精光，受了伤，在这歇息一会儿。”

“你不像个好人。”团总围他转了转说，“好人夜半三更在这干什么？你大概是逃走的长毛吧？”

林凤祥说：“我真的是经商的。”

奸猾的团总听到了马嘶声，马上拿灯笼照照，说：“既是歹人抢了你，岂有不抢马的道理？”他向那匹马走去。林凤祥心里暗暗叫苦。

团总的灯从马头照到马尾，马屁股上的印字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他忽然大叫一声：“长毛，他是长毛，快捆起来。”

几个团丁一拥而上，把林凤祥捆绑起来。团总走过来，拿灯笼在林凤祥眼前晃来晃去，狞笑着说：“你是商客？你的马怎么是绿营里的军马？那逃走的长毛正是抢了军马跑的，老天长眼，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也活该老子我发一笔大财！”他顺手抓去了林凤祥包头的头巾，大叫：“没辫子，果然是长毛！”

林凤祥照他脸上狠狠吐了一口。他被拥出碑林，押走了。

碑林静悄悄阴森森的只有风吹草响。

洪宣娇、江元拔拉着马走进碑林时，却没有在碑亭里找到林凤祥。

洪宣娇说：“他不在了。”她有些发慌。

江元拔说：“可能他换地方了，再好好找找。”

他们转了一圈，洪宣娇说：“坏了，出事了，马也没有了。”

三

沧州柴草市成了临时刑场。

锣声、铁叶车的滚动声与人的嘈杂声响成一片，市民百姓都跟随着行刑队后面看“出红差”。“斩立决”的人犯共六名，都是逃走又被抓回的太平军北伐将领，第一个就是江玉道，只不见了汪一中。

江元拔和洪宣娇杂在人群中，痛苦地看着他们。江玉道的目光在人群中扫来扫去，他看到了洪宣娇，他大声说：“抓住我们不要紧，只要靖胡侯在，就一定能带弟兄们打到北京去！”

他一喊，另外五个将领也一齐喊：“太平天国的志士是杀不完的！”“老子20年后又是好汉一条！”

巴扬阿和沧州知府走上了监斩台。

当刽子手举起一排大刀的时候，洪宣娇难过地背过身，走出人群。

进京路上全靠徒步了。

没有了马，洪宣娇和江元拔风尘仆仆地走在大路上，北风卷着冷雨，他们必须侧着脸才能挡住点风。

江元拔说：“你走不动，我背你吧。”

洪宣娇说：“不用，到北京没多少路程了。”

江元拔说：“我在知府衙门打听时，那个衙役说，靖胡侯本来也要在沧州正法的，可皇上非让解到京里去。”

洪宣娇说：“北京那么大，禁卫森严，怕见上一面也不容易了。”

江元拔说：“有买路钱什么都好办，不管是官、是吏，没一个不贪的。”

“你有钱吗？”洪宣娇说，“我可是一两银子也没有了，你不

也把银子包跑丢了吗？”

江元拔沮丧地说：“可不是。不过，老天饿不死瞎眼雀，干别的不会，打家劫舍不用现学。”

洪宣娇笑了起来。

重又落入魔掌的林凤祥吃尽了苦头。

林凤祥被囚在更坚固的槛车中，有上百名清兵马队前后左右监押，一路上扬起阵阵尘埃。

北京养心殿里也在议论林凤祥。

咸丰捧着手炉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问肃顺和恭亲王奕訢：“这个林凤祥怎么处置呢？”

肃顺说：“无非是杀或令其降。”

奕訢说：“林贼罪在不赦。他两年来攻州夺县，光是败死在他手中的二品以下大员就有 70 多位，这样的人如何能留？”

肃顺说：“奴才以为，杀有杀的好处，留有留的好处。”

“你说说留的好处。”咸丰问。

肃顺说：“据奴才所知，这个林凤祥是长毛中一路打先锋的人，他在伪天王、伪东王眼里是擎天柱，如果此人肯降，让他去招降长毛余部，可使我朝廷少糜费多少军饷、少死多少兵勇。”

咸丰说：“万一他招不降长毛呢？”

肃顺说：“那时再杀不迟呀！”

咸丰说：“你去劝降他。如他肯招降长毛，可免他一死。”

肃顺说：“光免一死不足以招降长毛，皇上想，长毛造反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忘了那个洪大全了？一说给他官做，马上愿降。”

咸丰说：“可他并没有招降一个人。”

“那是因为他是个假货。”肃顺说，“这林凤祥可是货真价实啊！”

咸丰说：“依你这么说，朕还得赏他顶戴了？”

肃顺说：“奴才想，只有这样，才能令发匪们艳羨，纷纷来降。”

咸丰说：“给他个多大的官？”

咸丰说：“七品县令足够了。”

肃顺在一旁哂笑。

咸丰问：“你笑什么？小吗？”

肃顺说：“那些贩私盐的人都可以拿黑钱买个四品道台，欲招降发匪，都舍不得几个虚衔，那怎么行？”

咸丰问：“依你，给多大官？”

肃顺说：“给个总兵、提督不为过。”

奕訢说：“那可是二品、一品大员了！”

咸丰对肃顺说：“你去办吧。”

肃顺说：“喳。”

咸丰见他要去，又叫住了他：“曾国藩那里怎么样了？三战三捷后，怎么又把武昌丢了？”

肃顺说：“奴才以为，胜败得失不在一城一地，那曾国藩湘勇刚刚募成便打了这么多胜仗，已见端倪，将来破发匪者，必此人也。”

咸丰说：“但愿如你所言。”

四

北京东城一家小店里，洪宣娇两人落了脚。

洪宣娇和江元拔一边吃饭一边小声议论。江元拔说：“我都打探明白了，押在刑部大牢里，想要探视，得好几关，死囚牢一般也不准探视。不过，只要多使银子，没有不行的。”

洪宣娇说：“银子何来？”

江元拔说：“天上不下银子，地上不长银子，到有银子的地

方找去吧。”

洪宣娇说：“你可要小心点，这是京城，不比小地方。”

江元拔说：“我会小心的。”

刑部大牢的刑讯室并没有摆刑具。

当林凤祥被提到刑讯室时，他大睁开眼，看见肃顺带了刑部官员坐在那里，他已经猜到了几分，就说：“要杀要剐由你们，别跟我玩儿花样。”

肃顺示意狱吏给他搬了一个方凳，让他坐下，然后说：“若想杀你，在沧州，就让你和你的同伙一起去死了。皇上念你是个人才，是一条汉子，所以才让你到了天子脚下。”

林凤祥说：“我不稀罕。”

肃顺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图的是什么？还不是荣华富贵？你们起来造反，也还不是为了这个？现在眼前有个好机会，你要不要？”

“让我投降吗？”林凤祥冷笑着问。

肃顺说：“足下是个明白人。投降并不是屈辱的事，你向大清朝投诚，这是改恶从善，圣上可以不咎汝过，而且可以赏你一个二品顶戴，我想，你在长毛那里官职也不过如此吧？”

林凤祥笑：“我看，你们不会没有苛求吧？”

肃顺说：“足下是聪明人，你知道，天下太平是安民乐业之本，虽说长毛造反不过是疥癣之疾，不足深忧，可为国泰民安计，当然也要早早平定才好。”

林凤祥哈哈大笑起来：“太平天国如今已据有半壁河山，仅仅是疥癣之疾？那又何必让你的皇上寝食不安？又何必派出战将千员、精兵几十万四处围剿？”

肃顺被奚落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十分尴尬。后来他说：“本官想让你活命，总算是成全你吧。”

“未必。”林凤祥说，“你在西市杀了我，是成全了我林凤祥

一个英烈之名，让后人也知道林凤祥是一条宁折不弯的汉子。你让我投降，那是成全了我一个不忠不义的小人之名，这个你明白吗？’

肃顺说：“现在大清的江南、江北大营正在围攻金陵，在长江上游，朝廷大军连战连捷，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林凤祥犀利地说：“既然太平天国已是日暮途穷，你还有闲心来劝降我吗？我还有半点用处吗？”

肃顺说：“足下说到用处，我想进一言。足下是威望素著的人，你有能力救出你那些迷途的同伴，一旦南京城破，那可是覆巢无完卵，要玉石俱焚了。”

林凤祥故意用轻松的口气说：“我投降也行，我有个条件，你想听吗？”

肃顺一听有门，很高兴地说：“足下尽管说。”

林凤祥拖着铁镣站起来，在刑讯室里走着，说：“我投降的条件只一条，让清妖皇帝退位，让太平天国天王到北京来坐龙殿。”

此言一出，吓得肃顺等人目瞪口呆地站了起来，有几个堂官掩起了耳朵往外就走。肃顺也感到晦气，知道对林凤祥劝降已成泡影了。

第 50 章

西山证果寺的钟声并不是末日钟声。

—

肃顺的轿子离开西江米巷刑部街刑部天牢，回他在劈柴胡同的府第去。他的情绪有些低落，在皇上面前夸下了海口，他所抱的希望却被林凤祥击得粉碎。肃顺在责怪自己，何必多此一举呢？

江元拔早守候在刑部街后面的胡同里了，他打听到了准信，肃顺是天潢贵胄，握有大权，他今天在刑部大牢审问林凤祥。

肃顺的轿子一起动，江元拔就在暗中盯住了，走大街、串小巷，一直跟到了肃顺的宅第劈柴胡同。

肃顺和他的哥哥郑亲王端华的宅院毗邻，几乎占了半条街，高墙大院，青砖绿瓦，气势不凡。

江元拔没敢轻举妄动，在附近的胡同夹道里蜷伏到天黑，才溜了出来。肃顺家门前的四盏大纱灯已经亮起来了，上夜的戈什哈、更夫开始在几进院子里巡逻。

江元拔趁跟前没人，一纵身上了高墙，伏在高墙上了听了一会儿动静，又一纵身轻轻飞上了房顶，伏在房上四下观察了一会儿。

江元拔小心地在房顶走动着，他双手抓住檐瓦向下看，看不见。他又爬到房脊处，一片片揭下瓦来，房中透出几丝光亮。他拆开房板，出现一个大洞，他轻轻地钻了下去。

肃顺已经吃过晚饭，正在书房里与郑亲王端华说话。端华托着他那个金水烟袋，呼呼噜噜地抽着，他们在议论“小六子”，小六子是恭亲王奕訢。

奕訢是道光第六子，是当今皇上的同父异母弟，从咸丰三年起，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当上了军机大臣，第二年又授都统，权力快到巅峰时，由于郑亲王和怡亲王在肃顺主谋下联手上了个“礼仪疏略”折子，咸丰夺了他的职。

这时的端华，肃顺兄弟正是大权在握、如日中天的时候。端华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他总是怕恭亲王出来报复，大事小情都来向肃顺问计。

肃顺坐在铺了狼皮褥子的太师椅上，用长指甲从翡翠鼻烟壶里挖了点鼻烟送到鼻孔里去，打了几个喷嚏后，说：“小六子起不来。皇上能不防着他吗？如果没有杜受田为他谋划，皇位是小六子的，小六子也不会不知此事，他们哥俩好不了！”

两个人的话题又转到了林凤祥身上。

端华说：“我听军机处那里传出个消息，不可不防。你在审林凤祥时，他说过让皇上让出江山的话吗？”

“有这话呀。”肃顺说。

“谣言说你听了这大逆不道的话听之任之，不加痛斥……这可不是好话。”端华忧心忡忡地点拨弟弟。

肃顺不以为然地说：“这一定又是小六子在暗中使坏。没什么大不了的，长毛说什么，又不是我教唆的。”

端华说：“切莫再在皇上面前提什么招安，快快把长毛匪首杀掉完事。”

肃顺叹口气说：“也只能杀了。即使我想招安他，也是无隙可乘。我真想不到，长毛里有这等气节高洁之士，杀了真是可惜！”

“你又胡说，”端华说，“坏事都坏在你这张嘴上，恃才傲物，不肯随和，很多人说你坏话。”

肃顺道：“可圣上并不听谗言，有一回在东暖阁他对我说：‘有那么多人背后说你坏话，这证明你是个有作为的人。倘所有人都交口赞誉你，反倒不可取，必是圆滑、无建树者。’”

端华说：“你该知道曾母下机的故事。任何话说上三次，就会使谎言变真。皇上的耳朵也不永远听你一个人怎么说。”

肃顺笑了起来。

端华说：“走吧，到客厅去打牌，一会载垣也来。”

肃顺说：“哥哥先去，我随后来，反正我只能观战。”

端华走了，肃顺在书架前站了一会儿，又走到条案前，在毡子上铺开一张宣纸，拿起笔来蘸饱了墨，写下了八个字：理直防毁，鉴微在悟。又写了一行小字：录陈子昂素盘孟铭并序。

他万万不会想到，此时他头上的天棚正开启一条缝，江元拔将气眼盖板移向一边，探头下望，见房中没有戈什哈在，便轻轻一纵，跳了下来。

肃顺听见响动猛回头，见一个黑衣黑帽刺客模样的人蓦然间出现，吓得魂飞魄散，毛笔也落地了，一面向后退，一面问：“你是什么人？”

江元拔说：“实话实说，我是太平天国的人。”

肃顺渐渐放下心来，问：“你想干什么？”他一直盯着他手里的短枪。

江元拔说：“让你放了林凤祥。”

肃顺很快镇定下来，他反倒劝江元拔说：“你好好坐下，我们不妨谈一谈。你这个样子，回头我的戈什哈看见，你还跑得出去吗？”

“你别想玩儿鬼！”江元拔说，“各个房上都有我们的人。”

肃顺说：“只请先生将蒙面巾除去，你得像个客人的样子，你可以把枪在桌子底下对着我呀！”江元拔没想到他这么镇定。

江元拔想了想，摘下蒙面巾，坐到桌子旁，命令他：“你坐下。”等肃顺在他对面坐下，江元拔便将短枪从底下对准了肃顺的腹部。

江元拔说：“叫你的人进来，告诉他们无事不准来打扰。”

肃顺拍了拍手，进来一个带刀侍卫：“老爷有什么吩咐？”

肃顺说：“我与这位朋友有要事相商，你在院前站着，对任何人一律挡驾。”

戈什哈“喳”了一声出去，带严了房门。对江元拔来说，没有任何威胁了。

肃顺对江元拔笑了笑，说：“壮士，这回放心了吧？有话尽可以慢慢说。”

江元拔对肃顺的镇定不得不佩服，他问：“你不怕死？”

肃顺说：“我怎么不怕死？你想要干什么？讲吧。”他的镇定令江元拔暗暗称奇。

“我说过了，放了林凤祥。”江元拔动了动桌子底下的手枪。江元拔本来是想来劫银子的，方才听了他们弟兄两人的对话，才知道他的权大得很，便产生了非分之想。

肃顺说：“我想帮你的忙，可办不到，我若说可以办，那也是骗你。林凤祥是钦犯，监在刑部死囚牢中，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戒备森严，提一个犯人，要拿十几面腰牌，经过十几个衙门，我虽官大，却并不管这个。”

“你别骗人。”江元拔说，“我跟你一天了。不是你管，你为

什么去审林凤祥？

肃顺道：“这是圣命，就是这样，也是与刑部堂官们会审，我并不能越俎代庖。我实话告诉你，今天是因为我在皇上面前说了大话，说能劝降林凤祥，皇上才命我插手的，可今天碰了钉子，林凤祥宁死不肯降，我也就再没有机会见林凤祥了。”

江元拔又晃了晃手枪，说：“你若不答应，你今天就是到了死期。”

“壮士，”肃顺说，“你还没有明白吗？你打死了我，也没有用，你绝对不可能救出林凤祥。你若有别的要求，我们可以商量。”

江元拔说：“我们想去看他，这你总能办吧？”他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了。

肃顺说：“这个也不能从命。足下想想，我怎么好命令刑部准许探视钦犯呢？人家理所当然驳回。”

“你这个滑头！”江元拔一气，把短枪从桌子底下拿上来，啪地拍在了桌子上，“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是不要命了？”

肃顺点拨地说：“其实，想探视一下，并非办不到之事，用上几个钱也就是了。”他教江元拔从下面疏通。

江元拔这才不得不又退了一步：“我们没有钱。”

“这好说，”肃顺道，“这是在下所能办到的。”他又拍了拍手，江元拔赶快把手枪藏到桌下。

当戈什哈进来时，肃顺说：“去，到账房那里拿一张银票来，两千两。”

戈什哈看了一眼江元拔，“喳”了一声走了出去。

对于肃顺出手如此大方，也多少出乎江元拔意外。肃顺说：“够了吧？”

江元拔说：“够了。”

肃顺说：“你不能说从我这里拿的银子，能做到吗？”他做出

要保自己的样子，其实意在麻痹江元拔。

“能。”江元拔说，“你也得答应，我们去探监的事成与否，你都不能向任何人泄露。”

肃顺说：“君子一言。”

江元拔仍不放心，吓唬他说：“你使坏也没什么，你跑不出我们手心。只要我知道你干了坏事，我就来收拾你，迟早要你的命。”

“请壮士放心，”肃顺说，“与人方便，于己方便，我何必徒惹是非呢？”

账房师爷亲自拿了银票来，也看了一眼江元拔，说：“回老爷，银票开了。”

“给这位吧，”肃顺说，“这是我答应过的一笔善款。”

账房师爷将银票送到了江元拔面前。江元拔看看无误，将短枪掖起来，说：“那我告辞了。”

肃顺喊了声“送客”，也站起来。

江元拔目视肃顺，笑着说：“大人不送我到大门吗？”

肃顺知他不放心，就说：“这自然，你是贵客嘛。”

于是江元拔和肃顺并肩走出书房。

肃顺大大方方地把江元拔送出了大门。他告诉江元拔，快拿银票去兑银子，这是通存通兑的银票，在京城二十几家钱庄、票号里都能兑出现银来，肃顺说他即使想抓他，也来不及在一个时辰内通知所有的票号。

江元拔来时早看好了，在西四牌楼那里，就有一个大钱庄，叫财聚源票号，离劈柴胡同不过二百步。他多了个心眼，让肃顺陪他一起去财聚源提银子。

肃顺在心里暗骂，这个长毛可真够狡诈的了。可他没办法回绝，他怀里有枪，枪管把大襟支起老高，他随时能开火。他只得认晦气。

二

肃顺倒并不把几千两银子看得很重，他回到家中，立刻在刑部大牢附近布置人马，准备把混入京城的长毛一网打尽，他把九门提督的御林军都埋伏在刑部街各出入口了。

早饭后，肃顺亲自带了戈什哈坐到刑部大牢一家绸缎庄里指挥，他泡上一壶茶，不时地与店老板聊着绸缎的行情，眼睛却一直瞟着窗外。他坐的位置正对着门岗林立的牢门。

这时候江元拔还没有露面，他也怕中了肃顺的计，他从拐子胡同里探头张望了一阵，不见刑部大牢前有什么异样，才放下心来，以为肃顺叫自己吓酥骨了。他缩回头去，对隐在一家人家的黑漆门楼下的洪宣娇说：“你先别露面，我到牢里去，没危险时，我来叫你。”

有了银子好说话，昨天晚上银子一到手，江元拔就大把大把地往外撒。大大小小的狱吏、狱卒见江元拔出手这么大方，都想狠狠敲他的竹杠，当然也乐得为他跑腿、穿针引线。放人，他们不敢，让你见见死囚，给弄进些酒菜都不犯难，如果你是有烟瘾的，他们也有办法把大烟枪、烟灯送到你跟前。

洪宣娇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不必过分小心了。

江元拔还是怕肃顺使坏，他偷听过他和郑亲王的谈话，连恭亲王他们都不放过，他能有什么真诚可言？

江元拔说完，提了一个大食盒走到了大牢前面，已经打点好的狱卒们都对他客客气气放行。江元拔居然很顺利地走进关押林凤祥的死囚牢房。

林凤祥在狱中来回走动着，他背后的墙上出现了一行用血写的大字：太平天国靖胡侯林凤祥宁可粉身碎骨，绝不降清。

铁门打开了，林凤祥眼睛一亮，没想到又一次见到江元拔。

他忙问：“她呢？”

“我怕有危险，先来探探路，一会儿就带她来看你。”

这时，突然有一大群清兵冲进来，一声呐喊把江元拔按住。

一个九门提督标下的军官接着下令：“把受贿的狱吏、狱卒通通抓起来。”

事到如此，江元拔已知上了肃顺的当，跺脚大骂：“肃顺老狗！”

胡同里东张西望的洪宣娇发觉大事不好。洪宣娇见清兵把把门的两个狱卒也锁上了链子，从里面牵出一大串狱吏、狱卒来，她知道江元拔坏了事，再也出不来了，她的眼光一下子黯淡下来，最后的一点希望之火也熄灭了。

第二天就是行刑的日子，洪宣娇早就打听明白了，行刑地点在西市，也叫菜市口，是乡下菜农和樵夫进京城来卖菜、卖柴草的集市，每逢大辟的时候，差役们就事先来到菜市口清场，赶走菜农、樵夫，空出一块场子便可杀人。

从刑部街的天牢出来，穿过西江米巷，沿正阳门西城根走，到宣武门向南，出了骡马市大街就是菜市口。

今天，京城人为看杀长毛的“侯爷”，好多人起大早往西市赶，宣武门一带都挤得走不开了。

江元拔的囚车是第二辆。越是看热闹的人多，他感到越该给太平天国的人争口气，他一路在喊，在宣传，特别是囚车过正阳门时，江元拔大叫：“父老乡亲们，看见前面囚车里的英雄了吗？他叫林凤祥，他是太平天国靖胡侯！他亲手斩杀过清妖二品以下大员七十多个，攻占过五十多个州县，他是大英雄！”

刀斧手用鞭子抽他，江元拔仍在喊：“你不用张狂，等太平天国大军打下京城来，没你好下场。”

好多人都拥到前一辆囚车前去看林凤祥。林凤祥毫无惧色，甚至面带笑意。

洪宣娇穿了一身纯素衣衫，早早来到菜市口，远处停着三辆马车，每辆车上有一口棺材。

行刑的队伍过来了，开路的清兵，执刀的刽子手、囚车，最后是监斩官的轿子。

当监斩官陆续走下轿子，上了芦席棚下的监斩台时，江元拔认出了肃顺。江元拔用力朝他吐了一口，大骂：“肃顺，你个老狗！你背信弃义，你不会有好下场，你将来也得到这西市来掉脑袋！”

肃顺装听不见，与几个监斩官谈笑风生。他无意间向人群一瞥，看见了那三口黑漆棺材。肃顺心里一沉，忙叫几个监斩官看，他们都有几分慌乱，忙命几个清兵去抓人。

由于清兵向白衣白裙的洪宣娇扑去，引得林凤祥侧头一望，他看见了洪宣娇，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心里暗暗叫苦，他望望江元拔，江元拔说：“她这不是来送死吗？”

少顷，清兵把洪宣娇推到了监斩台下。

一个监斩官大声喝问：“大胆民妇，你是何人，胆敢来闹刑场？”

洪宣娇临危不惧，她抗声道：“大清皇上不是教谕小民孝义的吗？”

肃顺道：“你闹刑场，与孝义何干？”

洪宣娇说：“你们杀的林凤祥，是我亲夫，我要不要给他来收尸？他是我丈夫，要不要我为他穿孝？这是不是皇上也该推崇的妇道、孝道？”

几个监斩官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

此时一身缟素美丽惊人的洪宣娇，以她那义正词严的谈吐吸引了所有的围观者，个个争相观看，啧啧称赞之声四起。

肃顺问：“你不用巧言令色。我问你，你是不是女长毛？”

洪宣娇说：“我知道，你们这些表面讲忠孝仁义的人，背地

里都是男盗女娼，你们连一个来收尸的女人都不会放过的。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买了几口棺材来？三口！有一口是给我自己准备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她征服了好些民众，人群中有人说：“真是烈女！”有人说：“杀了这女子，丧尽天良。”

一个监斩官下令：“好，成全了你！把她也绑了，一并斩首！”

人群里立刻起伏着不满的嘘声。

林凤祥深情地望着洪宣娇，洪宣娇大义凛然地走到林凤祥囚车旁，拉住他的手，大声说：“来吧，我和他一起死，让天下人看看，大清的忠孝何在！”

肃顺望一眼骚动的人群，对几个监斩官说：“这女人不能这么杀，这在天子脚下岂不成了丑闻，况且这女人是来求死的，怎么会不在乎一刀？我们不可冒此恶名！”

监斩官说：“将她拉到一边去！”

几个清兵拉开了洪宣娇。

另外几个刽子手将林凤祥、江元拔从囚车中解下来，在绑到柱子上之前，江元拔忽然飞起一脚，把一个刽子手踢出一丈高，摔出几丈远，活活摔死了。

监斩官高喝：“寸磔长毛匪首林凤祥、江元拔两名！”

三声炮响，两个手执利刃的刽子手走到江元拔面前。

刽子手先在他上眼皮割了一刀，皮肉耷拉下来盖住眼睛，接下去又在臂上割下一块肉来，江元拔盯着出血的创口，泰然自若。

又一个刽子手向林凤祥走去。

洪宣娇哭着向前冲：“凤祥——”

林凤祥看了她一眼，大声说：“你要好好活着，天国的人是杀不绝的。”

一刀下去，却因刽子手的手发抖，没有割下肉来。林凤祥斥责道：“你这么没用？割呀！”

刽子手的汗流下来了。

洪宣娇昏倒在地下。

肃顺不等行刑完毕，走下监斩台，上了绿呢大轿。

三

西山证果寺柏树林中蠕动着一行人。

从柏树林中望过去，西山群体宛如一些杂乱无章的坟堆，一直延伸到天边。发黑的扁柏和树下枯黄的白毛草在风中瑟瑟抖动。

洪宣娇雇了二十几个民工，在柏树林里挖了两个大坑，一大一小，小的是江元拔的墓，大的是合葬墓，林凤祥的已经下到穴中，另一口没有盖棺盖。洪宣娇呆滞地坐在墓穴旁，那块写了“林凤祥、洪宣娇之墓”的青石碑还躺在一边。那些挖墓穴的人都显得心情沉重，在他们将三口棺材都在坑中摆正后，都不约而同地停手，凄然地望着洪宣娇。

一个年龄大些的民工打破了沉默，劝说着说：“姑娘，我们都敬重你是个烈女，可是，你这样去了，太可惜了……”

许多人都附和说：“想开一点吧……”

洪宣娇无动于衷，她凄然一笑，对众人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大家也不要劝了，我决意随他去了，我生未能与他同衾，总算死能同穴了，我一点都不悔。”

她抓了一把土，给江元拔的棺材上盖了第一撮土，又抓了一把撒在林凤祥的棺盖上，然后从包袱里拿出一大堆银锭，说：“银子，对我什么用处也没有了，各位拿去分了，也算我一点酬谢。等我死后，务请各位把坟填起来，拜托了。”

她的话说得心软的人掉下泪来。

洪宣娇留恋地看了一眼远山近岭和模模糊糊的北京城廓，喃喃地说了一句“凤祥，我跟你来了，等等我……”就毅然地跳下了那口为她自己准备的空棺材。

她从怀里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

民工们不忍心看，全都背过脸去。正当洪宣娇最后看一眼天上的流云，把匕首举起来向颈上抹去时，一个人叫了起来：“看！”

洪宣娇不由自主地停了手。

只见从山底下正有一个大汉拼命地呐喊着向山上跑来。他是汪一中，八个被俘太平军将领中惟一幸存者。

汪一中气喘吁吁地拨开人群跑近墓穴，跪下去一把抓住洪宣娇拿刀的手，死死攥住，说：“不能啊，你不能这样死！靖胡侯在九泉下也不会原谅你的。”他已是声泪俱下地在喊了。

洪宣娇闭上眼，泪如雨下，她说：“你还活着？你不该来拦我。”

汪一中把她从墓穴中拉出来，说：“天朝还等着你出力，靖胡侯等着你为他报仇雪恨呢！”

洪宣娇手里的匕首落地，他们两人相抱痛哭失声。

西山证果寺的钟声响了，传得很远很远……

太平天国

(下部)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 51 章

男人为女人殉节，千古一奇。

—

曾国藩在座船上翻着《二十四史》中的《明史》。他十分推崇张居正其人，也许他们有相似的经历之故。张居正官至首揆，却因在守制服孝期间出来为官，遭到朝野上下攻讦、谤议，曾国藩一想起张居正，便觉心里不踏实。

见他又翻书，刚刚进来参见的彭玉麟说：“老师这部《二十四史》都快翻烂了，改天学生为老师再刻一部吧。”

“我真舍不得丢弃呢。”曾国藩笑笑，合上了《明史》。

彭玉麟知道，这部书已经陪伴曾国藩二十多年了，他即或行军打仗，紧急时什么都丢下，却始终让曾贵背着这部书。那是道光十六年恩科那一年，曾国藩落第，他怏怏而返，路过一个小县城时，在书肆里发现了这套乾隆御定的历代正史，是可靠的武英殿本，他想买，却被价钱吓住，要 100 两纹银。他刚好向一个朋友告借了 100 两作南旋的盘缠，他几乎没有考虑租船、住店和肚

子饥饱，一掷百金，买下了这部书。

其实这部书字体不好看，印得也不精细，后来出的本子都比他的好，可曾国藩绝不舍得扔掉。

他与彭玉麟来到船甲板上，瞩望着芜湖城，彭玉麟站在他身旁。曾国藩说：“向荣已从下面突破截江防线，已令吴全美、邓绍良水陆并进围芜湖，他们进展神速。”

彭玉麟说：“我们协助他们打吗？”

曾国藩说：“先不忙插手。向荣打得差不多了，我们上手，那时我湘军冲决三山营防线，直取江宁镇，做个榜样给向荣看看，他眼皮底下的长毛也需我湘军来剿。”

彭玉麟笑了起来：“老师高明。”

芜湖一吃紧，安庆罗大纲是东王首选的驰援者。

罗大纲正与苏三娘在房中吃饭，部将郭浚进来报告，说：“东王紧急诰谕。”

罗大纲放下饭碗，拆开诰谕看了，递给苏三娘：“东王让我们去驰援芜湖。”

苏三娘看过，放在一边，仍旧不紧不慢地吃饭。

罗大纲对郭浚说：“点 3 000 兵马，准备去救芜湖。明天五更出发。”

郭浚答应一声出去。

“你可是马不停蹄呀，昨天才从武昌回来，今天又要走。”苏三娘说。

“我还以为是给我封侯的诰谕呢。”罗大纲推开剩下的半碗饭，半开玩笑地说。

“想得美！”苏三娘用筷子敲敲碗，说，“吃呀，吃饱了再说，不至于连饭都不吃完吧？从前和你一样的，秦日纲、胡以晃都封了王，林凤祥、李开芳也封了侯，你还是个丞相，又是排在后边的。”

罗大纲说：“你是怎么了？我发牢骚时，你晓以大义，今天我不发了，你却没完没了。我这丞相还是借你光了呢。”

苏三娘乐了，她说：“物不平则鸣，我替你抱不平。”

罗大纲说：“到处救急，这事都想着我了。以前我一直怨恨天王，以为是天王压制我，是因为争夺你，最近韦俊告诉我才知道真相。”

苏三娘说：“什么真相？”

罗大纲说：“你还记得那个改名为洪大全的宝贝吗？”原来洪大全记恨当年罗大纲、林凤祥等人坏了他的“好事”，就在杨秀清跟前进谗言，说罗大纲随时要拉他的原班人马出去单干。苏三娘明白他的心思，她认为，这么多年为天国效力，已经证明了他们对天朝是忠贞不二的。

罗大纲叹口气说：“后来我才明白了，杨秀清最信任的是烧炭工出身的人，咱们是江湖上的人，后入伙的，他一直把咱当后娘养的。”

苏三娘说：“等下次回天京，我去见天王，我当面问他，让他说说公平不公平。”

罗大纲笑道：“那不是驱羊就虎吗？你好不容易从天王府逃出来了。”

苏三娘说：“其实天王没有那么坏，否则我也不可能白玉无瑕。”

罗大纲在她的胳膊上掐了一下，说：“那天你把衣服脱光，真把我吓坏了……”

“去！”苏三娘说，“占了便宜又卖乖！我那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罗大纲说：“就冲你为了我这片心，我这一辈子都要对得起你。”

“怎么对得起？”苏三娘问。

罗大纲说：“我能为你而死、替你而死、随你而死。”

“别说没正经的了。”苏三娘说，“昨天天京来人说，林凤祥败了，叫清军押到北京西市凌迟了。”

罗大纲说：“天朝失去了一员虎将。林凤祥够得上一个完人。”

苏三娘说：“最烈的是洪宣娇，她赶到北京，敢带着三口棺材大闹刑场，她把自己的墓碑都打好了，后来让汪一中救了回来。”

罗大纲感叹地说：“有洪宣娇这样的人如此痴心，林凤祥这辈子里没有白活。”

“这么说你白活了？”苏三娘问。

“我比林凤祥更没白活，”他把苏三娘抱在怀中说，“我得到苏三娘了，他至死也没有得到洪宣娇。”

苏三娘挣脱起来，要收拾桌子，罗大纲说：“扔下，不管了，早点睡吧。”

苏三娘说：“才几更啊！你就要睡了？”

罗大纲说：“都一个多月没在一起了……”

“真没出息！”苏三娘笑着说，“我给你弄点水去，你该洗洗澡了。”

二

守芜湖的杨辅清日夜悬盼援兵。

他弟弟杨宜清问：“罗大纲还没有到吗？他会不会故意拖拉呀？”

“怎么会呢！”杨辅清说，“他向来是雷鸣电闪的性子。”

杨宜清说：“有人说他对东王不满，因为没封他侯。”

“这我倒没听说。”杨辅清说，“你倒提醒了我，论他的功

劳，他不比胡以晃强吗？人家都封豫王了，他还是个丞相，是有点不公平。”

杨宜清说：“可能东王哥哥怕他是魏延，脑后长反骨。”

“你别跟着胡说，”杨辅清说，“下回回天京，我们可在东王面前进一言。”

正说着，有人来报，说：“罗丞相水陆并进，都到了芜湖外围。”

“怎么样？”杨辅清说，“我去请他来会商如何破敌。”

曾国藩得知罗大纲来援芜湖，急忙召集众将。曾国藩对彭玉麟、曾国荃等人分析形势，认为湘军不能按兵不动了，长毛又来了援兵，罗大纲从安庆水陆并进，石达开引兵占据湖口、九江，另一部长毛进了江西，这对我们很不利。如果我们不能打下芜湖，就不可能与向荣会师，长江江防就不会控在我手。

彭玉麟赞成打。曾国藩内心对罗大纲、苏三娘是有几分胆怯的，口口声声说要挫挫他们的锐气。

罗大纲确实又构成了对曾国藩的威胁。

罗大纲的水师泊定在芜湖城下，对面是曾国藩的大营。罗大纲亲自督促建立水营大寨和滩头炮位。

郭浚跑来说：“湘军的陆师绕到前面去了，有可能从我们背后包上来。”

罗大纲说：“你在这守水营，快把大寨建起来，越快越好，我和苏三娘找一块陆师扎营的地方，防止曾国藩从侧后袭击我们。”

芜湖城外，曾国藩在罗大纲必经之地掘陷阱。

夜色浓黑，但看得见一些活动的人影，他们在一个很大的陷阱里插入许多锋利的竹签子，然后盖上棚木，上面盖了黄土、草皮，伪装得与大地一样。指挥这支伏兵的正是曾国荃。陷阱弄好后，士兵全都散开，隐伏到附近树林里面，路上空寂无人。

芜湖城外的制高点是太平军抢占的目标。曾国荃早已算定，就在他们进占高地必经之路掘了陷阱。

苏三娘带先锋队驰马而来。苏三娘走在最前面，马蹄声叩击大地，在夜空里显得特别响亮。

伏在树后的曾国荃小心翼翼地走着越走越近的太平军。

突然呼隆一声巨响，随着啊呀一声大叫，苏三娘马蹄踏入陷阱，棚盖骤然坍塌，苏三娘连人带马落入陷阱。

后面的骑兵忙后撤，有人大叫：“苏丞相掉陷坑里了。”

这时曾国荃一声号令，伏兵四起，黑暗中太平军看不清敌人在什么地方，只听喊杀连声，火炮在太平军阵前爆炸，火光冲天，太平军开始后撤。

后队受到了前队溃兵的冲击，也跟着掉头向后跑，罗大纲大怒，大声喊：“站住，不准退！”可他也控制不住局面了。一个退下来的军帅说：“苏丞相掉到大陷阱里了！”

“你们为什么不救？”罗大纲吼道。

军帅结结巴巴答不上来。

罗大纲迎着退下来的太平军和攻上来的湘军，单枪匹马地冲上去，他一路啊啊地叫着，那叫声令人胆寒，好多湘军吓晕了，来不及躲避已倒毙在罗大纲的马蹄下、刀下。

他已经看到那个大陷阱了，塌了房子那么大一个窟窿。

当他围着大窟窿大声叫着苏三娘时，猛然间四周火把齐明，湘军的火把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这时罗大纲才发现，他已身陷重围，四周连一个自己人也没有。

他没有胆怯，骑在马上原地兜了个圈子，他看见一个留有小胡子的二品顶戴的官员在曾国荃等营官的簇拥下，站到了旗下，呼呼蹿烟冒火的火把使他的脸上有一层恐怖之光。

“怎么样，罗将军，你现是虎落平阳了吧？”

罗大纲不卑不亢地说：“虎落平阳被犬欺，你们这帮清妖的

鹰犬。喂，老儿，你大概就是曾国藩吧？

曾国藩笑吟吟地说：“在下就是。”

罗大纲说：“你想怎么样？把我也绑到北京去献俘？拿我的血再换一根三眼花翎？你现在还只是双眼花翎吧？”

曾国藩说：“不管怎么说，足下今天插翅难逃了，是这样吧？”

“如果不是为救我的夫人，我不可能被你俘获。”罗大纲从容地跳下马来，借着火把的光亮向深深的陷阱里一看，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苏三娘仰面朝天穿在一根尖利的竹签上，竹签贯胸而过，竹签在她身上露出一尺多高，被血染红了。她已经死去。

罗大纲此时似乎已经忘记了他的处境，忘记了他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他耳边轰鸣着一天前他对妻子发过的誓言：我能为而你死，替你而死，随你而死。

他听到曾国藩在向他劝降：“足下不必逞强，你是力尽而降，你对得起你的主子。可据我所知，你的主子对不起你。”

这话似乎勾起了罗大纲心底的酸楚，他茫然地抬起头来。

曾国藩说：“士为知己者死，这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以足下的功劳，封王封侯当在前列，而你却受主子猜疑，你没有负主之心，主子却有负汝之情！”

罗大纲似乎很平静地问：“你能给我多大的官呢？出将入相？封王封侯？”

曾国藩一时语塞，深悔话没有检点。

罗大纲爽朗地大笑起来：“你曾国藩自己这么卖力地杀人，也还没弄个侯呀王的呢！你大概也知道，清妖头从来也没封过一个汉人当王，是吧？那你用什么来答应封我一个王侯呢？你别枉费心机了，留着王侯梦你自己去做吧。”

曾国藩说：“你也许听说了，你们的林凤祥在北京西市被一刀刀凌迟，我不希望我亲手把你送上绝路。”

“我怎么会用你送呢！”罗大纲忽然举臂呼天，高叫一声，“天王，我是忠于你的！”他猛地向陷阱中的苏三娘扑去，不偏不倚，他也扑到竹签子上，竹签子透过他的脊背，他双手死死地抱住了他的苏三娘。

看得出曾国藩是极度震惊的，他木然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才想起离开。

曾国荃下令：“把陷阱埋上。”

曾国藩摆摆手，制止了九弟。他知道太平天国不用棺葬，就让九弟曾国荃去准备几尺黄绢，厚葬罗大纲和苏三娘，给他们建一座像样的合葬墓。

曾国荃悄声提示哥哥说：“万一传出去，皇上会怪罪下来的。”

“我不怕。”曾国藩说，“我又没让你大张旗鼓地干。”

曾国荃问：“你是尊重他的义气吗？”

“不，气节。”曾国藩说，“其实人有各自的气节。洪秀全对罗大纲失之于公平，他尚能如此愚忠，剿灭他们可见并非易事呀！”

三

罗大纲、苏三娘在芜湖前线壮烈殉国的消息一传到天京，好多人都哭了。

洪秀全伤心得三天没有上朝。他尤其敬重苏三娘的节操人品。苏三娘是他朝思暮想的人，他花了几年的时间等待她、感化她，始终没有得到这个女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更觉得苏三娘冰清玉洁，神圣无比。

洪秀全给罗大纲追封了奋王，在礼拜堂祭奠罗大纲、苏三娘、林凤祥和曾天养的时候，洪秀全亲临主祭，他痛哭失声，引

得礼拜堂里哭声震天动地。

洪秀全的哭是带有忏悔成分的，他扪心自问，对不起罗大纲，可罗大纲至死无怨无悔地为太平天国尽力、尽忠。

他的哭也传染了杨秀清，他与洪秀全有相同的愧疚。

一连几天，杨秀清都沉浸在悲痛中，上朝理事也常是恍恍惚惚的。可军国大事哪一样也离不了他，他偷一天懒也不行。

这天早上，傅善祥拿着石达开的一份奏报进来说，翼王打了胜仗，他亲率精锐之师一万余人自湖北通城进入江西，先在壕头堡歼灭曾妖头湘军一千余人，首战告捷。

杨秀清心中的郁闷减轻了许多，他问：“韦俊呢？他不是自武昌南下了吗？”

傅善祥说：“韦俊失利。”

陈承瑔拿了另一份战报说：“韦俊连败两仗，在平楼峒一役，与湘军对阵，损兵三千余人。”

傅善祥根据翼王的奏报概述：鉴于韦俊之失误，在鄂南与敌决战已丧失必胜把握，翼王拟采取避实击虚之法，绕开湘军主力，攻敌之所必救，诱敌驰援，以确保武昌基地。湖南乃湘军老巢，虽下湖南会给曾妖头以致命打击，但消耗必大，那里是湘军防守最严之地；相反，江西最为理想，天朝已控扼九江、湖口，江西锁钥在我之手，且清妖防卫在彼处最弱，只有曾妖头陆师李元度部 3000 人、周凤山部 4000 人、水师彭玉麟部八营 4000 人，出师江西，可经略一个稳固后方。石达开的谋略无懈可击。

杨秀清说：“头头是道，石达开是帅才，韦俊不行，小聪明而已。”

陈承瑔问：“请天王旨准后颁诰谕，准其进入江西吗？”

“多此一举。”杨秀清说，“叫石达开放手干。”

傅善祥说：“不管怎样，还是奏请天王为好。”

“你不怕麻烦就报吧。”杨秀清又看了几个折子，忽然大惊：

“怎么，李开芳也……”

傅善祥说：“这是昨天接到的。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了，李开芳在冯官屯被俘，和部将黄懿端、谢金生等 8 人槛送北京，临死前，黄懿端还踢死两个清妖。”

“真是好样的。”杨秀清说。

傅善祥说：“截获过一份清妖的廷寄，上面说，李开芳被俘后供出了许多军情，乞求饶命，远远比不上林凤祥。”

“不能信清妖的。”杨秀清说，“这话不能向外再说，连天王也不必说了。即使真有此事，也不能讲，会动摇军心。”

傅善祥说：“这一年多来，太平天国损折了不少栋梁之材。”

陈承瑔说：“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曾立昌、陈仕保、曾天养，特别是罗大纲和苏三娘，叫人心疼。”

杨秀清说：“你们好好草拟一个诰谕，该追封的追封，该抚恤家属的抚恤家属，不能寒了将士们的心。”

四

石达开出其不意地去经略江西，打清政府之薄弱环节，令曾国藩大为头疼。

石达开在 1855 年 11 月 24 日突入江西后，以诈败之术夺到了首战胜利，阵斩清军总兵刘开泰。12 月中旬，石达开兵分三路，向瑞州、临江和新余同时突进。

曾国藩召来周凤山、李元度等将，紧急商讨对策。这时太平军又有了新的进展，北路军在检点赖裕新率领下攻下了新昌、奉新、瑞州，湘军营官刘希洛死在他手。中路是石达开亲率，攻势更猛，他们攻下了重镇吉安以后，已威逼南昌。

曾国藩忧虑地告诫部下，他们死守的樟树，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是南昌的咽喉，一旦南昌有失，江西就完

了。

周凤山认为地方团练不堪一击，提出调老湘营过来。曾国藩怎敢动皖南、九江、湖口一带之兵，牵一发动全身，他称自己是“按倒了葫芦起来瓢”，已经穷于应付了。

与此同时，石达开亲临前线指挥，命令张遂谋为一路，以检点黄添用为第二路，以军略余子安为第三路，他自己自领中军，四路大军同时猛攻樟树，不给湘军半点喘息之机。

樟树一仗，湘军败得更惨，周凤山最后冲出重围时只带了三个贴身卫兵。

曾国藩不得不随着败兵向南昌撤退而去。

在经过一个小村庄时，一群孩子出来看热闹，见了湘军的狼狽相，孩子们拍手打掌地唱着什么歌谣。

曾国藩实在走不动了，他可能是中国征战史上惟一个至死不会骑马的统帅，有一大段路是保镖卢六背他走的，他的两只脚上全是大血泡。

他此时坐在卢六给他支起来的马扎上，捶着浮肿得闪亮的一双腿，听小孩子们拍着手唱得挺好听，就招他们：“过来，你们唱的是啥呀？”

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儿说：“破了锣，倒了塔，杀了马，飞了凤，徒留一个人也没用。”

曾国藩不解：“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孩子说：“破了锣，是说罗泽南；倒了塔，是说塔齐布的……马呢……”

“别说了！”曾国藩踢了孩子一脚，孩子们吓得一哄而散。

曾国藩说了一句“民谣可以杀人呀”！他心里痛惜罗泽南这员干将，在武昌城下殒命，塔齐布何其英勇，也死了……

曾国藩说：“我们总还是打了很多胜仗的。”

曾国藩暗自伤怀，他原来想，训练一支精干军旅，可一鼓作

气荡平贼寇，如今想来，未免轻敌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个轻轻松松的京官有多自在，何必这样奔波，有时竟如丧家之犬。

曾国荃也叹了口气。

第 52 章

一个女人是一座桥，桥的两端是朋友还是仇敌。



杨秀清好久没有这么兴奋、激动过了，接二连三的胜利消息渐渐把连损大将的阴云驱散了。

每当指挥失当、前方不利的时候，傅善祥发现杨秀清对天王就多了几分谦恭，而一旦捷报频传时，他就忘乎所以了，对天王不恭的语言也就随时可以冒出来。

傅善祥摸准了他的脉，他是个经得起挫折却经不起胜利的人。

精神不管怎样亢奋，他也不笑。

这天他一上便殿就布置给石达开所部送去表彰诰谕，带新缝制的衣服去犒师，他叫陈承瑔亲自去。

石达开确实功不可没。五个月时间，他竟攻占了江西八府五十县，杨秀清不断地称他为“帅才”。

陈承谔道：“翼王的意思，要好好经略一番江西，让天朝天亩制度在江西扎根，还要委派乡官，实行税收。”

“好。”杨秀清说，“今后在皖北、皖南，也要这样办，以前占了丢，丢了占，没有后方不行，光武昌就占了三回，损失了多少弟兄呀！”

二

洪宣娇家显得很清冷。

江元拔在北京死难了，汪一中代替了他的角色，自愿为洪宣娇当牌刀手。

洪宣娇正在请国医治疗，她从北京几经周折回到南京就大病了一场。

国医李俊良号过脉，对卧床的洪宣娇说：“气色好多了，脉息也不那么沉了，再吃几剂药就能全好。”说毕出去，在客厅坐下，汪一中看着他开方子。

傅善祥带着宫女来了，宫女捧着个脱胎漆的漆盒，她对洪宣娇说：“我叫人煮了点冰糖莲子，喝了败火。”

洪宣娇在枕上欠了欠头，说声“谢谢”。

傅善祥拉着她的手，说：“你真是九死一生啊，你知道太平天国里叫你什么吗？”

洪宣娇问：“叫我什么？”

“太平之花。”傅善祥说，“你真配呀！”

“我都老了，还花呢。”洪宣娇笑了。

“你才二十四五岁就说老了？”傅善祥说，“一朵花才开呀！”

“早已香消玉殒了。”洪宣娇说，“我躺在棺材里那一会儿，我的灵魂已经随着林凤祥去了。如今躺在这里的，不过是个躯壳而已。”

“你这一生够叫人羡慕的了。”傅善祥说，“敢爱，敢恨，大喜大悲，不像我，算个什么呢！”她说这话时心里隐隐作痛。

望着傅善祥一脸忧戚之色，洪宣娇说：“他不是对你很好吗？听说天王几次宣你，他都不准你去。”

“我既非明媒正娶，又非妃嫔，”傅善祥说，“一个玩偶而已。他高兴了，就把我当成玩物，他发怒了，我就是他的出气筒。”她第一次对别人道出隐忧、隐情。

“这不行。”洪宣娇说，“你让他正式封你为王娘。”

“我不敢说。”傅善祥说，“也没意思。”

“你怕什么？你选择他最高兴的时候，譬如晚上……”

傅善祥垂下泪来，她羞红了脸，轻声说：“他就是那种时候，也没有笑容，好像天生是不会笑的。”

洪宣娇忍不住笑了起来：“唉呀，天下有这样的男人！”

傅善祥说：“不过，你得承认，他这人是管理国家的人才，太平天国不能没有他。”

洪宣娇笑道：“说来说去，你还是很看得上他的，又恨又爱，对不对？”

傅善祥在她手上拍了一下，说：“好好养着吧，我还得上韦玉娟那送点礼去。”

“韦玉娟？”洪宣娇忽然猜到了，“噢，她生孩子了，对不对？”

傅善祥说：“生了个男孩，头发黑油油的，眼睛又亮又圆。”

“长得像谁？”洪宣娇问，“一对招风耳朵？”

“像谁也不难看，太小，我可看不出来。”傅善祥说，“耳朵倒有点像他爹。”

“你什么时候去？我跟你一起去。”洪宣娇说。

“你行吗？”傅善祥问。

“这几天好多了。”洪宣娇说。

傅善祥走后，天渐渐黑了，洪宣娇不让侍女点灯。自从经历了北京证果寺的生死大限，不知为什么，她特别怕光，喜欢在黑暗中一个人静静地品味人生。

她在夜暗中，总能看到林凤祥，看见他那调皮的笑脸。

在柔和的黑暗中，她尤其能感受到她与林凤祥在碑林里意犹未尽的柔情。林凤祥的重重的呼吸声就在耳畔，他那火热的嘴唇她能感觉到，还有那只探入她怀中的大手，笨拙而温柔地沿着她的乳房向下移动……她每当这时，总是满足的，浑身就烧得火炭一般。

洪秀全曾想给洪宣娇找一个可心的人，洪宣娇总是说：“我有了，够了……”

三

东殿后苑杨辅清住室前的桃花开了。

春日融融，韦玉娟在窗下给小孩绣着红兜肚。奶娘哄着怀里的孩子，在逗他玩儿。

忽然有一个侍女来报：“我家将军回来了！”

韦玉娟放下肚兜，三脚两步迎出去，只见杨辅清一身戎装归来，一见了韦玉娟，立刻拉了她的手向里面走。韦玉娟说：“你这个人，儿子出世，你都不肯回来。”

杨辅清说：“今天若不是有公事，还回不来，你去找东王，不是也被顶回来了吗？”

“你哥哥那人真不近人性，怪不得天京城里编他的打油诗。我去找他，请他发个令，让你回来一下。他说得冷冰冰的，大丈夫本该为国事出力，岂可儿女情长？他的儿子，看不看都是他的儿子，你听这叫什么话？把我气得哭了一大场。”

杨辅清说：“你别在乎。他那个人就那样。他一片好心，太

平天国全是他在操心，可他并没捞着好，底下人都骂他。”

韦玉娟一边叫侍女去打洗脸水来，一边为他脱去征衣，说：“有空你也得劝劝他了，何必得罪那么多人呢？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人多一堵墙啊！”

杨辅清笑了起来：“我的娘子跟谁学了这么一套啊？”

韦玉娟笑着把孩子抱过来，说：“快看看你儿子吧，一点也不老实，和你一样。”

杨辅清笑呵呵地抱起儿子，小孩儿在他怀中乱踢腿，他说：“好小子，练拳脚呢，将来是顶立门户的大将军。”

韦玉娟说：“算了吧，长大了我可不让他当将军，娶了老婆在家守空房。我看不如当个小门小户的百姓，守家在地，一家人团团圆圆，比提心吊胆的日子强多了。”

杨辅清把儿子举了几下，说：“长得多英俊，像我。”

韦玉娟说：“像你能好看吗？一对招风大耳朵。”她把孩子接过去，“才多大的孩子，你给这么耍！”

杨辅清一边洗脸一边摸着自己的耳朵说：“全仗这两个耳朵值钱了。没听人说吗？两个耳朵往前罩，不是骑马就是坐轿。”

韦玉娟说：“你可是骑马了，屁股粘在马背上了！哎，孩子还等你起名呢。”

“该请东王给起个好名字呀！”杨辅清说。

“干吗什么事都找他？”韦玉娟说，“北王要给孩子起名我都没让。”

杨辅清说：“在路上我就想好了，就叫杨太平怎么样，既是太平天国的骄子，又是太平盛世的宠儿。”

韦玉娟说：“这个名字不错。”

四

天京育才书院有几百名学生，大多是太平天国高级将领的孩子在这里受教育。

育才书院设在西辕门，有一个很辉煌的大门，有洪秀全亲笔题写的书院匾额，四周垂柳环抱，是天京城闹中取静的去处。

当傅善祥乘小轿来到育才书院门前时，就听到了朗朗书声，那是在念《幼学诗》和天国育才官自编的《三字经》。因为傅善祥参与编过《三字经》，她听起来备感亲切。

皇上帝，乃出头，率耶稣，
同下凡，教其子，胜肩担，
帝立子，存永远，天做事，
天担当，普天下，尽来王，
.....

听着孩子们朗朗上口的背诵声，傅善祥有一种陶醉感。

她每星期都来书院一次，来接曾宪回去过礼拜。自从曾水源被斩首后，傅善祥不负前言，真的收留了曾宪，并且把他送到了书院就读。这孩子极其聪明，老师都喜欢他，只是个性孤僻，与别的孩子不合群。

学生还没有放学，傅善祥下了轿就在教读们的房子里小坐，一个年轻教读给傅善祥倒了一杯茶，说：“簿书大人这么忙，还每天来看孩子一回，教读们都说您心肠好。”

傅善祥问：“你是进士吗？你叫什么？”

教读说：“是。我叫王昌国。”

傅善祥说：“好名字，昌国兴邦。除了讲《御制千字诏》，你

们还该编些有用的课本，育才书院别培养书呆子，将来都是要为天国做大事的。”

“前几天天王来巡视，也说到了。”王昌国说，“我在着手编出钱助饷、判罪用刑、管理民事方面的书。”

“好，”傅善祥说，“世事皆学问，士农工商，无所不在。咱们太平天国最大的不同处，是不管高官子弟，还是贫贱子弟，一样上学，孔夫子喊了那么多年‘有教无类’，也没有办到，念书还只是有钱有势人的特权。”

老校工敲响了挂在老松树下的那口古钟，下课了，孩子们蜂拥着从各个教室出来，从七八岁到十五六岁年龄段的都有。

傅善祥走出屋子，在门口一站，立刻见一个孩子箭一样向她冲来，这正是曾水源的儿子曾宪。

傅善祥摸着他的头问：“学业怎么样啊？”

曾宪说：“我的大字都画了双圈。”

“好啊，今天我带你到燕子矶去玩玩，你乐意吗？”

曾宪说：“那我去拿点东西。”说着又跑了回去。

南京燕子矶雄踞长江岸上。

浩瀚的长江铺在眼前推向天际，战时江上少见渔帆，大多是太平军的战船樯橹。

傅善祥和曾宪登上燕子矶巨大的石崖上瞩目长江。傅善祥问他：“你看，长江宽阔吗？”

曾宪说：“好宽啊！”

傅善祥说：“人的胸襟也要像长江一样宽广，你长大要做男子汉大丈夫。”

曾宪忽然问：“东王是男子汉大丈夫吗？”

傅善祥感到突兀，不知孩子心里在想什么？她说：“东王支撑着太平天国，当然是男子汉大丈夫。”

“可他胸怀并不宽广呀！”曾宪说。

“怎么不宽广？”傅善祥问。

曾宪不屑地说：“杀我爹。”

傅善祥为难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太小，你不懂，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我懂。”曾宪的表情与年龄不相符。

“你还在练武吗？”傅善祥问，“少林拳打得怎么样了？”

曾宪在石头平台上拉开架势打了一通拳，傅善祥拍手说：“好，有进步。”

曾宪又从怀里掏出几把飞镖，托在手上，掂着说：“这个更有用。”

嘹亮的雁鸣引得他们抬头看天。天边飞来一行大雁，呈人字形向南飞去。曾宪拿起镖，说：“看我打下一只来。”傅善祥连忙制止：“不要打，不可害大雁，那也是生灵啊！”

可 he 已连续发出两镖，都没打中，他仰脸望着飞远的大雁，说：“够不着。”

傅善祥说：“有洋枪才行。”

曾宪说：“姑姑，能给我弄一只洋枪吗？”

傅善祥说：“你小孩子要枪干什么？何况，有洋手枪的人很少，咱们的将军们也不全有。”

“他们都是从哪弄的？”曾宪问。

“都是从洋人手里夺来的。”傅善祥说。

曾宪仰在大石矶上，望着天上的流云，问：“姑姑，您怎么总也不带我去东王府呢？”

“那是不能随便去的地方，小孩子随便去，东王会怪罪的。”傅善祥说，“等有机会吧，你只要听话，我会领你上东王府看看。别的王府你不想去吗？天王府更好看。”

曾宪说：“别的王府我不去。”他这话并没引起傅善祥的注意。

天京城外此时大军云集，江上也过来许多战船。

曾宪说：“那是我们的船。”

傅善祥手搭凉棚瞭望一阵，她看到了陈玉成的旗号，大旗上大书太平天国冬官丞相陈的字样。她说：“陈玉成到了。”

曾宪问：“又要打大仗吗？”

傅善祥说：“东王调重兵来援救镇江和瓜洲。走吧，咱们回去吧。”

五

南京神策门外红土山成了屯兵地。

这里战旗如云，各路将士从四面八方汇集这里，除了燕王秦日纲的帅旗外，还有冬官丞相陈玉成的旗帜，春官丞相涂正坤、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夏官又副丞相周胜坤、夏官副丞相陈仕章也都奉调来援瓜洲、镇江。

这里正举行誓师大会，秦日纲在炮声中登台，在欢呼声中，无数面战旗向天空举着。

镇江江面上太平军水师就位了。

在一条小船中，秦日纲对李秀成、陈玉成说：“你们既然已经由汤水上游迂回仓头，张国谔就被隔断了。”

陈玉成说：“应当让镇江的吴如孝接应援军，里外夹击更好。”

秦日纲说：“向荣还做前堵后追的美梦呢。两天前，他急令邓绍良赴龙潭总统各军，调张国谔回防仙鹤门，我们的最前面，是陈玉成你的防地，已与吴如孝控制的黄泥洲，仅 30 里。”

李秀成说：“我们应当乘虚打通沿江交通线。”

陈玉成说：“我去一趟镇江。”

秦日纲惊问：“你亲自去镇江？那可太危险了。”

陈玉成说：“我带本部人马冲入黄泥洲，与吴如孝合兵向外打，李丞相由外向里打，可以奏效。”

秦日纲说：“好，就这么办吧。”

镇江外围正展开一场大战，陈玉成、吴如孝率兵向外猛冲，李秀成则由外向里猛攻吉尔杭阿大营。

张国譔的大营一座一座被攻占、焚毁，张国譔带兵败走。

太平军在镇江会师，欢呼声震天。

秦日纲在战船上高叫：“乘胜追击，击破清妖江北大营！”

镇江之围一解，向荣把失败罪责推到邓绍良身上，改任张国譔总统诸军，在秦日纲侧后发起攻击。

杨秀清还是很有胆识的，他让秦日纲避实就虚，增援瓜洲，借机打击江北大营。秦日纲派兵向南面佯动，1856年4月1日，清将吉尔杭阿返回九华山防堵，太平军陈玉成等四丞相的主力集中于沿江渡口，连夜袭击瓜洲，4月3日打败清总兵松寿，破了江北大营西路，4月5日，攻克扬州，很快打垮了江北威胁太平天国的江北大营。

这一仗令杨秀清很满意。他马上召集了前线将领会议，自北王、翼王、燕王以下，江北江南主要将领都来到了东王府。

杨秀清在分析局势时认为，太平军一举击破清王朝经营了三年多的江北大营后，清妖吉尔杭阿兵败自杀，现在向荣老妖也慌了。前一段，向荣的主力都推到镇江去了，紫金山巢穴空虚，杨秀清认为，是破江南大营的时机了。

石达开说：“我已带本部人马东进，燕王所部应从两浦返京，与我会攻江南大营。”

秦日纲说：“我部自一月出征镇江，将士们已有五个月没得休整了，我想请东王恩准，令我部回天京休整后再战。”

“不行。”杨秀清严厉地说，“我知道你们辛苦，士气可鼓不可泄，向荣正是惊弓之鸟，不趁机打败他，还等他喘过气来吗？”

秦日纲只好答应：“是。”

杨秀清果断地发布了军令，石达开所部，可向秣陵关推进，秦日纲可屯兵太平门、神策门，从正面逼近紫金山，李秀成为后备，负责包围尧化门清妖，当这两部向江南大营攻击时，即令北王带兵从南门和通济门杀出，直扑七瓮桥清妖营盘。他吩咐毕，问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有，就现在说，打起仗来他可六亲不认，只能打胜！

将领们小声议论起优势与劣势来。

1856年6月17日，秦日纲率所部从南北两翼呈钳形包围了江南大营，石达开部开进到仙鹤观、姚坊门一线扎营与秦日纲遥相呼应，李秀成进逼尧化门，切断了清军尧化门、仙鹤门与大营的联系，攻击准备就绪。

向荣慌了，没想到太平军来势如此之猛。他一面密令张国譔由溧水星夜驰援回老营，一面拼凑2300名精壮兵士为机动兵力，死守紫金山大本营。

6月20日，秦日纲在击败清副将王浚后，又从南面发起进攻，一时攻不动，杨秀清急令韦昌辉率守城军从通济门杀出，直扑七瓮桥。

向荣见大势不好，亲自率兵救援七瓮桥。石达开由灵谷寺后翻山攻击，连烧清营六座，各部一齐进兵，张国譔伤了脚，逃归七瓮桥，向荣也赶回紫金山死守。很快，孝陵卫一带二十余座清营全被太平军肃清。

接着太平军一鼓作气，占了小水关高桥门，敌人已成瓮中之鳖。

向荣站在紫金山大营的营门口，已经听得见来自地平线的喊杀声。

跛脚的张国譔骑马过来，让向荣快走，否则必为太平军所俘。

向荣长叹一声：“两年来江南大营虽无建树，也是防范长毛之屏障，如今一夕破败，怎么向朝廷交代呀！”

张国譔说：“长毛的杨秀清、石达开二人用兵诡奇，敢于调重兵攻坚。”

“是啊，”向荣说，“他们用兵因地制宜，不拘成算，那石达开或动或静，时南时北，动向不定，兵源不竭，真是防不胜防，圣上所要，是保守每一个城池，兵力分散，应接不暇，何能制胜？”

这时喊杀声越来越近了，成群的败兵潮水般涌入大本营，退到紫金山上。

张国譔劝道：“快走吧，再不走，你我都成了阶下囚了。”

向荣一阵剧痛攻心，吐了几口鲜血，人也栽倒了，张国譔急上前扶起，与卫士将他扶到马上，向辕门外急驰而去，士兵一见主帅逃走，也随之溃逃，向丹阳方向去了。

六

天京犹如过盛大的节日一般热闹。

城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满街是太平军将士。

在高桥门、仙鹤门、麒麟门等地兵营中，杀猪宰羊，都在犒师摆庆功宴。

陈玉成回到叔叔家，把从前在童子军里的伙伴们凡在天京附近的、参与破江南大营的都叫了来，也摆了两桌宴席。

如今这些小将们或师帅，或军帅，官阶大的当上了总制、指挥，都是带兵将领了，可到了一起，还和从前一样，互相揭老底、揭短，只有他们在一起时，才又变成了顽皮的孩子。

范汝增还是鬼头鬼脑的性子，他不知从哪弄来一瓶老烧酒，藏在战袍里，带进了陈府。

菜都摆上了以后，谭绍光抓了一块叉烧肉扔到嘴里说：“若有酒就好了。”

陈玉成在每个人碗里倒着茶说：“有酒也不敢喝，找着挨军棍。”

陈坤书说：“没酒吃起来没味儿。”

李世贤说：“今天有好多人开酒戒了，破了江南大营大家乐，东王、北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年龄最小的曾立名也 16 岁了，他插言说：“你们想不想喝吧？”他早发现了秘密。

范汝增叫道：“有酒敢不敢喝吧？”

陈玉成说：“你们在天京城里也找不到一瓶酒。”

范汝增说：“找到怎么办？让不让喝？”

陈玉成说：“让。”

范汝增变魔术一般拿出老烧酒来，小将们“嗷”地一声叫了起来。

陈玉成不愿扫大家的兴，就来了个约法三章，不准多喝，更不能喝醉，不准向外人泄露。

大家的手一个压一个，压成了一叠，这是儿时起誓的动作。

李世贤不见曾晚妹，就问陈玉成，陈玉成说：“她去给咱们弄好吃的了，不等她。”

每人倒了一杯酒，碰了杯，开喝。

李世贤说：“咱们的头儿玉成哥都是正丞相了，才几年呀！”

范汝增依然愣头愣脑，说：“丞相算什么？日后王侯也是咱们的。”

谭绍光拿筷子敲了他的头一下，说：“又顺口胡说，小心割你舌头。”

“长江后浪推前浪嘛！”范汝增连喝下几大杯酒，舌头都有点短了，“我就不信，现在这些王长生不老，他们死了，倒出位

来，就该咱们补了。”

谭绍光起来扶他，范汝增不走，轻轻一推，谭绍光站不稳，自己先闹了个趔趄，大家都笑起来，陈玉成说：“还扶别人呢，你自己先醉了。”

范汝增说：“这曾晚生怎么还不来？也太薄情了！”

陈玉成说：“她一会儿就来，她说她到城外去弄几尾新鲜鱼来。”

陈坤书问：“他还那么爱哭吗？”

陈玉成笑笑，说：“天生的，大概这辈子改不了啦！”

谭绍光说：“曾晚生也升检点了吧？第十五？还在我前边呢！他从小就像个爱哭的丫头似的，想不到也当了检点。”

范汝增说：“你别小看人！人家攻打武昌的时候，第一个登上城去，连天王都颁特旨嘉奖呢！”

谭绍光说：“可惜他们曾家了，从广西出来，一门四十多口，现在就剩他一个人了。”

范汝增说：“喝你的酒吧，用不着多愁善感，说不定哪天死呢！从前打仗是长矛、大刀，离近了才捅得着，现在有了火炮，八千斤大炮都有了，轰一声，城墙炸塌几丈宽，人都炸成了肉泥。”

谭绍光从腰里拔出一支左轮手枪，说：“这玩意儿更神，离一百步就打死人，早知有这玩意儿，从小用不着学那十八般武艺，费那笨功夫了。”

范汝增羡慕地说：“哈，你小子什么时候弄了一支洋手枪？我托人去弄，半年了还没弄到手呢。”

陈坤书问：“你这个比玉成哥的哪个好？”

陈玉成也把他的枪放到了桌上，陈玉成的手枪枪管比谭绍光的长一寸。

谭绍光说：“他的好，枪管越长，打得越远。”

范汝增左右手各拿过一把枪来，摆弄着，不知怎么扳动了大机头，陈玉成站起来制止时，他已扣动了扳机，砰一声一股蓝烟，不偏不倚，把挂在墙上的一幅洪秀全手书天款十条打穿，子弹从中间穿过，扯了一个大口子。

大家吓得吐出了舌头。陈坤书说：“怎么这么巧？”

谭绍光打了范汝增的头一下，说：“你总是闯祸，把天王的手书打了，你可是有罪。”

范汝增说：“又不是天王的脑袋，打在字上，大惊小怪什么！”

陈玉成收回枪，将洪秀全手书藏起来，他说：“行了，这事谁也不准再提了。”

谭绍光说：“就怕范汝增自己嘴上没把门的。”

众人都笑起来。

忽听窗外有人高声说：“你们都出来，看我给你们弄来了什么？”

范汝增第一个跳起来：“曾晚生回来了！”他们一拥而出。

一来到院子，几个青年将军全都傻了，站在他们面前提着一个面盆大小的水鱼的曾晚生全然是一副女人装束，显出她那双眼睛更水灵，眼眉更秀气，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欢乐，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动人、更妩媚。

“愣什么？”曾晚妹说，“不认识了？”

众人噉地一声怪叫起来，全都恍然大悟，陈坤书说：“怪不得我从前就看你是丫头呢。”

范汝增说：“花木兰！这么多年，我怎么没看出来！真是后悔死了！”

谭绍光说：“你后悔什么？”

范汝增说：“若早知她是个女的，我早就下手了！”

人们都笑着用眼睛去看陈玉成。

曾晚妹拎起水鱼在范汝增脸上甩了甩水珠，说：“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范汝增问陈玉成，“八成你早就知道她是个女的吧？”

陈玉成说：“我也是刚知道。”

谭绍光说：“不可能，我们这些人够傻的了，看起来，她只能是我们的嫂子了，谁都没指望了。”

曾晚妹格格地笑着说：“从今以后，我又是曾晚妹了，别再叫我曾晚生了。”

范汝增说：“还是叫曾嫂子吧。”

曾晚妹又去抓打他。院子里充满了欢快的笑声。

第 53 章

快乐的生日，隐藏着玄机。

—

陈玉成和曾晚妹想留几个喝了酒的伙伴儿在陈府睡下，一个个满脸通红，酒气熏天，万一叫京城巡夜的查到，非挨军棍不可。可他们都说自己没醉，谁也不肯留下。

在路过第二进院子正房大厅时，只见里面灯火辉煌，笑语喧哗，管弦之声可闻。

谭绍光趑趄趑趄地走过去，扶着窗台向里张望，回头叫伙伴儿们：“快来看，燕王在里头看歌舞呢！”

范汝增伸脖看了看，差点摔了个跟头。

曾晚妹说：“看你醉得这个样子，你能不能找到家呀？派人送送吧。”

范汝增拍着胸脯说：“笑话，再来十碗，你问我，哪是东、哪是西，看我知道不？”

曾晚妹又去扶谭绍光：“你行吗？”

谭绍光说：“我根本没醉。”

她和陈玉成把他们一一送出大门，回来时会晚妹说：“咱们也去看看歌舞，怎么样？”

“别讨嫌。”陈玉成说，“叔叔谁都不请，只请了个燕王，他们有他们的事儿。”至于是什么事，陈玉成连猜也不去猜，他拉着曾晚妹回第三进院子去了。

宴会厅里果然只有秦日纲一个贵客，在他面前翩翩起舞的舞女却有二三十个。

陈承瑒说：“这次破江北、江南大营，燕王可是功昭日月呀，东王再也不敢说你不会打仗了。”

秦日纲说：“可他也没有嘉奖我。”

“对了。”陈承瑒说，“昨天我在东王面前说你的功劳，东王说，他？他还想进城来歇些日子再出兵呢！若不是我严令其再战，怎么会破江南大营？”

秦日纲说：“真是岂有此理！有功劳都是他的，有了过错就全推给别人！”

陈承瑒叹了口气，说：“只能忍着点儿，有什么办法？这次江北、江南大捷后，东王更是不可一世了。”

这时领舞的姑娘旋转着来到秦日纲面前，水袖像陀螺一样拂到燕王脸上，他呆呆地看着这个出水芙蓉般的女孩子。

陈承瑒发现了秦日纲的目光，就说：“这个姿色如何？”

秦日纲说：“可惜是东殿的。”

“东殿的女人多了，”陈承瑒说，“东王不可能都宠幸到。何况，一个傅善祥已经令他神魂颠倒了。”

那个舞女又一次舞到秦日纲面前，当长袖再次拂到他脸上时，他竟然一伸手抓在手中，往怀中一扯，舞女陀螺一样顺势转到了他怀中，秦日纲趁势搂住，大笑着剥了一枚鲜荔枝，塞到她口中。

那舞女噙住荔枝，飞了个媚眼：“谢燕王赏！”一句话说得秦日纲心里长了草。

“你叫什么？”秦日纲问。

“我叫庞小月。”舞女说。

“坐下吧，陪陪我。”秦日纲拉她坐在自己左边，又问：“天京人吗？”

庞小月说：“镇江人。”

大厅里的群舞又换成了水上荷花。

庞小月没再下去领舞，她那纤纤玉手剥着荔枝，频频送到秦日纲和陈承瑑口中。

秦日纲在她的粉脸蛋上捏了一下，把她揽到自己身边。秦日纲显得很兴奋，他说，三克武昌，占了大半个江西，如今又连克江北、江南大营，我天朝从来没这样强盛过。他特别渲染了江南大营多么难破。

陈承瑑说：“燕王殿下和翼王功不可没呀！”他当然听得出秦日纲要人恭维。

“不遭东王疑忌也就烧高香了。”秦日纲说话毫无顾忌，引得陈承瑑心下不安。

陈承瑑看了一眼庞小月，想把话拉回来：“东王对殿下还是最信任的，你统帅的大军里，名将如云啊！”

“可我忘不了打我那 100 大板子。”秦日纲愤愤地说，“你挨了打，不也对东王伤透心了吗？”

陈承瑑脸变色了，急忙用眼色制止他说下去，秦日纲不看他，只顾和那庞小月调情。他根本忘了舞女是东殿的人。

陈承瑑只好说：“燕王爱开玩笑，净说笑话。我什么时候怨恨过东王呢？”他一边说一边去瞟庞小月一眼。

秦日纲却说：“你这人，又不认账了！大概是封了你一个佐天侯，就乐得不知东南西北了吧？你不是说过，东王迟早祸国

吗？

陈承瑑大惊失色，他拍了拍手，叫乐工和舞女罢乐息舞，命牌刀手送燕王回府。他恼恨秦日纲不分场合信口胡说，这不是闯下祸来了吗？

秦日纲拥着庞小月又亲又摸，不肯走，还要把庞小月带回燕王府去，陈承瑑嘴上答应，却决不会让他带走庞小月，赶快把秦日纲扶上了轿。

送走了秦日纲，陈承瑑急忙安抚庞小月。这庞小月从前与杨秀清是有一腿的，后来她不知怎么与杨秀清的同庚叔杨茂林勾搭上了，杨秀清从此不再理她，因为宣扬出去是家丑，所以杨秀清并没有立即处置庞小月，暂时留在歌舞班里。

幸好庞小月不是杨秀清的宠姬，否则他和秦日纲可是大祸临头了。陈承瑑必须堵住庞小月的口，他忍痛拿出了一块晶莹剔透的玉块，托在手上对庞小月说：“这是天王赏给我的，你拿去佩戴吧。”

庞小月是个精明人，你陈承瑑平白无故会送我一块玉块？她当然明白，是因为秦日纲说了东王坏话，话里话外也捎带了陈承瑑，你是怕我到东王那去告密。

庞小月乐得收下，只说了“谢谢”两个字，就一扭三晃地走了。

陈承瑑依然放心不下，这么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她好像没当回事，这婊子！

二

天京街头显得比从前有生气。因为庆贺胜利，好多军民跑到街上燃放爆竹，火树银花，笙管齐鸣，这是战时的天京城少有的。

傅善祥的轿子从旱西门那里拐过来，来到中正大街，忽见一伙巡逻马队过来，好像捆绑了一个什么人，拖在马后。

傅善祥掀开轿帘望出去，觉得那被捆绑的人面熟，就叫轿夫停轿。

傅善祥下了轿，指着被巡逻队拿住的谭绍光——他胸前和帽子上标着他检点的职衔呢。傅善祥问：“这是怎么回事？”

骑在马上一个旅帅趾高气扬地答了一句：“喝酒，犯军规的。”正要走开，冷丁发现了轿前一对灯笼上写着“东殿傅”三个黑字，吓了一跳，赶忙下马，赔笑说，“小的没有看清……”

傅善祥也不计较，又问：“他犯了什么军规？”

“酗酒！”旅帅说，“他喝得酩酊大醉，躺在街上骂人，围了好多百姓看热闹，有失体统。”

“是该责罚。”傅善祥说，“把他交给我吧，我带回东府去处置。”

“遵命。”那个旅帅亲自拽着谭绍光来到轿前，谭绍光的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此时犹醉未醒，还在唠叨：“你能喝一升，我能喝一斗。”

傅善祥上了轿，对跟随在后面的牌刀手说：“带上他。”

傅善祥为什么要管这事？她自己也没想清楚。她在东殿见过这个青年将军，名字她都不知道。她心软，怕到北府挨打，弄不好把积了多少年军功换来的检点职衔也丢了，怪可惜的。

她也不敢把他锁拿到东殿去，想了想，干脆送到自己家去，酒醒了再说。

杨秀清一直在找傅善祥。

杨秀清的精神处在无可名状的亢奋状态中。天王今天不是下诏旨嘉勉东王的“巨大功勋”了吗？几乎在京城的大小官员都来向他祝贺，人人都在称颂东王的卓越天才。

杨秀清飘飘然，如在云端。在天王召见他时，他忽然觉得天

王很平庸。进天京才三年多，保养得脑满肠肥，后宫里已经有了四五十个王娘，宫女不计其数。想想自己，除元配黄脸婆娘之外，才纳4个王娘，自己远不及洪秀全会享受。他心里油然升起不平的愤激之情，他觉得自己是亏了。

怎么来补偿呢？

他昨天突发奇想，把十几个宫女叫到他的寝殿，让她们同时脱光了衣服，站成一排，他想用闪电的速度同时占有她们。

正当杨秀清气喘吁吁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时，门突然推开，庞小月花枝招展地出现在门口。

杨秀清急忙提上裤子，他像突然被人窥破隐私一样，大为恼火，顺手抓起挂在壁上的宝剑，走过来，眼里是凶光。

庞小月丝毫不惧，反而冷笑一声，说：“东王殿下要杀我吗？来吧。你别后悔就行。”

她的镇定、她的要挟的口气令杨秀清想到了什么，他收回了剑，说：“有话快说！”

庞小月看了一眼那些争先恐后穿衣服的女人，说：“叫她们出去！”

杨秀清真地向宫女们挥挥手，那些裙带不整、披散头发的宫女如遇大赦，一溜烟跑了。

庞小月关了门，大大方方地坐下。

杨秀清阴沉着脸问：“你有要事告我？”

庞小月卖弄风情地瞥了杨秀清一眼，卖关子地说：“东王没兴趣，也可以不听啊！”

杨秀清眼睑抽动了几下，他警觉地意识到，庞小月手里掌握着什么人的重要证据，当然是反对杨秀清的证据。

他说：“快说，什么人在捣我的鬼？”

庞小月说：“今晚上陈承瑔请燕王吃饭、看歌舞，我去跳了。”

杨秀清脑袋里轰一声响。他问：“他们说了什么？”他想，秦日纲、陈承瑑肯定是不满的，他们聚在一起会有什么好事？

庞小月拿出陈承瑑送她的玉块，托在手上给杨秀清看：“殿下认识这玉块吧？这是天王赏给佐天侯的，殿下想啊，心里没鬼，佐天侯会舍得把这个赏我？”

“你再玃唆我宰了你！”杨秀清的忍耐达到极限了，他一把拽过庞小月，粗暴地扯着她的衣裙，说，“你不是要这个吗？我给你，快说。”

庞小月在他身底下时，把秦日纲、陈承瑑的对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杨秀清。

杨秀清听了一半就从她身上滚下来了，他哪还有心思与她周旋！

三

谭绍光被傅善祥搀进家门时，谭绍光嘴里还在唠叨：“我没醉，再喝十大碗，我也能过景阳岗。”

傅善祥的父亲从房里迎出来，看了看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谭绍光，问女儿：“这是谁呀？你怎么弄到家里来了？”

“是个朋友。”傅善祥没必要向父亲解释，她令几个牌刀手把谭绍光架到客厅靠窗下的一张藤椅上。

她父亲闻到了一股冲鼻子的酒气，问女儿：“喝醉了吧？要不要弄一碗姜汤来醒醒酒？”

傅善祥点点头，父亲出去了。她让几个牌刀手和轿夫先回东殿去，她说今晚上要在家陪父亲，不回东殿去了。其实她最近三天两头躲回家来，借口父亲有病要在床前尽孝。她心里是因为惧怕杨秀清那粗暴的纠缠，徒生苦楚的性爱。

傅善祥洗了脸，宽了衣，走到东厢房，看见曾宪睡在床上，

她坐在床前方凳上端详了一会儿孩子可爱的睡相。

父亲端了一碗姜汤过来了。傅善祥问：“您把曾宪从书院接回来的？”

父亲说，因为连连大捷，天京大庆，大赏三军，育才书院也放3天假。

傅善祥接过姜汤，走到客厅，觉得还是叫仆人来做这件事好，就召来男仆给谭绍光灌姜汤，她自己回到她那久违的闺房去了。

傅善祥对自己的闺房已经有点陌生了。

侍女为她点起了灯，傅善祥已经久违她这充满温馨气味的闺房了。她走进房子，摸摸这个，动动那个，感触良深。一切还都是从前的样子。

父亲跟在后面，说：“比起你在东殿的住处差远了，是吧？”

傅善祥说：“若讲真心话，还是自己的家好。”

父女二人坐下，父亲望着女儿，心疼地说：“你很累，是不是？”

傅善祥说：“从早忙到晚。”

“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担得起这么重的担子呀！”父亲说，“况且，你不会卷进纷争里去吧？越在高位，越是胆战心惊啊！”

“谁让您非鼓动我去考状元呢！”她笑笑说，“我现在已是骑虎难下了，这只虎可能把我驮入天堂，也可能把我驮入地狱，我没有回天之力。”

父亲说：“你说，太平天国能改朝换代吗？”

“如果不起内讧，我看能。”傅善祥说。

“内讧？有这样的可能吗？”父亲觉得女儿的话耸人听闻。

“也许不会。”傅善祥说。她也没有看到什么太多的迹象，不知为什么，她总是日夜忧心这件事，冥冥之中，似有一种感

觉，总向她心上压过来。

“你是太累了，以至于容易胡思乱想。”父亲宽慰着她，也劝她不时地要提醒东王，防患于未然也是需要的。当了几天大顺皇帝的李自成为什么打到北京、坐了龙庭又败了？还不是内讧？

傅善祥问：“内讧是不可避免的吗？”

父亲说：“看正气能不能压住邪气，正气如能压住邪气，万事皆休。若是压不住，就难说了，越是胜利，越是容易出事，反倒是出生入死一起打天下的时候好，那时没有什么好争的，容易一心一意。”

傅善祥陷入了沉思。

半夜时分，曾宪从床上起来到门外去撒了尿，回来时必路过客厅，他发现藤躺椅上睡着一个不认识的人。他正想再钻回被窝里去睡觉，忽然挂在谭绍光腰间的手枪吸引了他。他悄悄地走到跟前，看谭绍光睡得很熟，才伸出手去在那亮着烧蓝的金属枪柄上摸了摸。他的心直跳，他向往有一支这样的枪非止一日了。

谭绍光一觉醒来已日上三竿了，他坐起来愣了一下神，不知自己在何处。

仆人打来了洗脸水，说：“请将军洗脸。”

谭绍光问：“这是什么地方？”

侍女笑着告诉他：“这是傅簿书家。”

“傅善祥吗？”谭绍光吓得站了起来。

侍女说：“正是。”

谭绍光说：“我怎么跑这来了？我得马上走。”

刚走了几步，傅善祥出现在房门口，说：“你醒了吗？”

谭绍光还是第一次离这么近看傅善祥，被她的美丽温婉所倾倒了，他看了一会儿又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对不起……”

傅善祥拿了一面小镜子给他：“你自己照照看。”

当谭绍光照见了脸上的青肿样子时，不好意思地说：“我昨

晚上在陈玉成那里喝醉了。是不是……”

傅善祥笑吟吟地说：“亏你还能记起昨天的事，我碰上你时，你被北殿巡城的人锁拿，我若不把你弄来，你至少要挨 100 军棍。”

“谢谢姐姐……”谭绍光赶忙一揖。

“你嘴可挺甜的，你叫什么呀？”傅善祥说，“在东殿议事时我仿佛见过你，可叫不上你的名字。”

“我叫谭绍光，从小在童子军混大的。”他说。

“那我想起来了，”傅善祥说，“这次破江南大营，立功将领的名册上有你呢。愣着干什么，洗脸吧。”

谭绍光洗着脸，他弯腰的时候，腰间的皮枪套里已是空空的了，他自己并不知道。

傅善祥坐在椅子上，问：“你识字吗？”

“念过两年。”谭绍光说，“后来在童子军里又跟陈玉成他们一起学。我……比状元姐姐差远了，天上地下……”

傅善祥不觉喜欢起这个小伙子来，就问：“你在谁手下呢？”

谭绍光说：“地官副丞相李秀成。”

傅善祥问：“李秀成这人怎么样？”

谭绍光说：“挺有谋略的，待人也和气，抓住清妖他都不杀，他说，人都有父母家小，杀了他，好多人都痛苦，只要他不再为敌，该放他回家。”

傅善祥笑了：“这人倒是菩萨心肠。”

谭绍光洗完了脸，说：“谢谢状元姐姐，让我免了 100 军棍，我得出城去了。”

“吃了饭再走。”傅善祥挽留他。

谭绍光说：“来不及了。”

这时傅善祥的父亲进来了，以为傅善祥要走，就说：“后天不能向东王告个假吗？”

傅善祥问：“怎么了，有事？”

父亲拍了拍桌上的一本天历，说：“后天是什么日子，忘了？”

傅善祥忽然记起来了，笑道：“啊呀，后天是我 23 岁生日呀！”

谭绍光惊问：“姐姐有 23 岁了吗？我以为你最多 20 岁呢。”

“你真会说话。”傅善祥转过去对父亲说，“请假不好，也没这个规矩，小小的年纪，过什么生日呀！”

父亲感叹地说：“自从你娘去世，再也没人给你过生日了。”

“我的枪呢？”谭绍光一只手按在瘪枪套上，眼睛在屋子里四下搜寻。

“你带枪了？我倒没注意。”傅善祥说，“真带了，也可能喝醉酒时丢了。”

她父亲说：“若丢在这屋子里，是不会找不着的。”

几个人忙了一阵也没找到。

临走时，谭绍光晦气地说：“我真喜欢这支枪，恨不得睡觉都搂在怀里，唉，这次酒喝得不值得。”

傅善祥说：“少喝点酒，犯军规不说，再说，酒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是领兵打仗的将军，喝酒会误了大事的，丢了枪事小，弄不好会丢了性命。”

“我记住了。”谭绍光说，“从今往后，就是天王给我酒喝，我也一口不动了。”

傅善祥扑哧一笑说：“想得怪美，天王会给你酒喝？”

嘴上好几次说“我该走了”，可谭绍光就是不动地方。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一双眼睛盯住傅善祥，一旦傅善祥与他的目光接触时，他便机灵地躲开，让人感觉不到他那近于贪婪的目光。

谭绍光觉得心上像有蚂蚁在爬，痒痒的。如果现在让他坐在这儿一整天看着傅善祥，他真的会眼睛都不眨。他见过很多美

女，像傅善祥这样有巨大磁力的还从来没有见过。

他也觉得自己幼稚可笑。谁敢打傅善祥的主意？那是东王府的一根大梁、一朵花，他听到过很多传说，说天王有一回对杨秀清说，你若是把傅善祥让给我，我就把王位给你，可东王不干，他说，宁要傅善祥，不要天王宝座。

这当然是不可信的了，但证明了傅善祥的身价。

小小的检点谭绍光，也就是饱饱眼福多看上她几眼吧。谭绍光确实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

谭绍光的炽热目光，到底叫傅善祥捕捉到了，在他又一次迅速逃避时，傅善祥笑了，说：“你看人要大大方方的，不要躲躲闪闪，那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

谭绍光脸红了一下，说：“那我可要正面看你了。”说着真的不眨眼地注目傅善祥良久。

这回是傅善祥躲开了。自己多余说那一句话，惹来了麻烦。

不过她并不讨厌谭绍光，他真像一个调皮的弟弟。

四

一夜之间东王府大大地变了样，大门前正在用松枝扎牌楼，满眼繁花，绿阴密覆的高墙下，鼓乐班子的台子也搭起来了。五层望楼上挂起了扯天扯地的七彩长绸，击鼓厅前悬挂起巨大的宫灯，是为了庆祝击破江北、江南大营吗？

坐在轿里进东王府的傅善祥很觉奇怪，就在大门口下了轿，恰好陈承瑔站在那里亲自指挥几个人把一个大寿字往门上糊呢。她走过去，纳闷地问：“东王的寿诞还差好几个月呢，这是怎么回事？”

陈承瑔眯起笑眼，问：“你真的不知道吗，还是故意与我逗着玩儿呢？”

她越发糊涂了，说：“我真的不知道啊！”

“你可是贵人多忘事。”陈承瑒有几分巴结地笑着，“后天不是您的生日吗？你自己不记得，东王殿下都替你记着呢。”

一听这话，傅善祥心里咯噔一沉，她说了一句：“这不太荒唐了吗？”

陈承瑒说：“你可别辜负了东王的一片心。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别人想过生日也没人给张罗呀！”

傅善祥心里如同十五个吊桶打水一般，七上八下的，她低头往里走，轿也不坐了。

陈承瑒在她后面说：“请帖都送出去几百份了，后天正日子人少不了。”

东王府便殿里，杨秀清早坐在那里了。

东王杨秀清脸上阴沉沉的，一见傅善祥进来，没好气地问：“你上哪去了？”

“我回家去了。”傅善祥坐下。

“你也不告诉我一声，”杨秀清说，“你自以为了不起了？”

傅善祥也没好气地说：“我还有个老父，我总得回去看看吧？”

“你可以白天回去呀。”杨秀清说。

“你晚上又不缺女人。”傅善祥说。

“你越来越放肆，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杨秀清说。

傅善祥说：“殿下，外面张灯结彩，这是怎么回事？”

“为你过生日。”杨秀清即使说这样讨好的话，也是脸色冰冷。

“这怎么行？”傅善祥站了起来，劝阻道，“上有王侯，下有功勋卓著的将领，他们都没过过生日，我算什么？”

“东殿的狗，也高人一等。”杨秀清不动声色地说。

傅善祥更气了：“取消吧，我不能破这个例，惹得万人唾

骂。”

杨秀清说：“给你过生日，不假，可又不完全是为了你。”

这话题引起了傅善祥的注意，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杨秀清，想知道究竟。

杨秀清说：“你知道世上最难知道的是什么？人心！人心隔肚皮，他的心是白是黑，你没法知道。你不也说过吗，表面说好人不一定是真心吗？我要拿你的生日试试天朝文武百官，看谁支持、谁反对，谁在后面说风凉话，谁肯送厚礼……”

傅善祥摇了摇头，说：“你想得人心，可你为我过生日本身就是失人心的事，凡是巴结东王的、有求于你的，肯定来送厚礼，而正直的、不理会的，不一定不是忠臣。”

杨秀清说：“我不那么分忠奸，对我杨秀清之言唯命是从的，便是忠；与我分庭抗礼、敢说二话的，便是奸，还有什么别的标准！”

傅善祥又说：“这事叫天王知道了也不好，对你自己更不好。”

“对我有什么不好？”杨秀清说，“无非是有人说我专权、跋扈，对天王不忠！我为他打江山，这是最大的忠，他该感谢我才是，没有他评头品足的资格。”

傅善祥说：“这话就更离谱了。他到底是君，是万岁，你还少一千岁呀！”

杨秀清说：“我也应该万岁！我为什么要少一千岁！”他无意中把心底埋着的隐私也翻腾上来了。

傅善祥觉得他已经不可理喻，而且她觉得危险正向他逼近，而这危险的制造者正是他本人。她本来还要再劝几句，可是东府的官吏以李寿春、侯谦芳为首，已经拥进来给她拜寿了，她真有点无所措手足了。

如果东王因为宠爱她，替她操办生日，她可以有最大的发言

权反对。现在杨秀清说白了，是利用她的生日当试金石，难怪她的劝告不起作用。

她又悲哀又恐惧，想到自己会被推到万人唾骂的地步，她不寒而栗。

第 54 章

最叫她怦然心动的寿礼，是一颗五彩斑斓的雨花石。



东王为傅善祥大张旗鼓做寿的消息当天就传进了天王府，上上下下都惊疑不止。

洪秀全立刻想到了杨秀清隐藏在做寿背后的动机。这几天不断地有消息说，杨秀清口出狂言，把天下之功尽归于己。洪秀全并不与他计较，反倒嘉奖他，帮他把自己送上云端。

洪秀全周围的人却日渐愤愤不平。

今天一听到杨秀清为一个女簿书做寿，洪仁发、洪仁达气不打一处来，相约来见天王。

进入天京后，有一段时日，洪仁发、洪仁达没分派到什么差事，对洪秀全屡出怨言，但封赏并不少，洪秀全怕他们招惹麻烦。

近几个月来，洪秀全对两个胞兄似乎亲热了许多，多次召进

宫来赐宴、赐马、赐宫女，哥俩也日渐关心起天国的事来了。

他们不知道天王已经知道了此事，一进殿，就喋喋不休地发议论。

洪仁发说：“这太不像样子了！傅善祥算什么？不是娘娘也不是王娘，屁功劳没有，给她做的哪门子寿？”

洪仁达说：“秃头上的虱子，那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傅善祥比王娘还受宠。”

洪仁发又说：“杨秀清这人也真怪，睡了人家又不纳人为王娘，这算什么事？”

洪秀全笑了：“他现在除了一个元配黄脸婆，才纳四个王娘，名声比朕好。”

“他睡过的女人可不比你少。”洪仁发粗鲁地说。

洪秀全问：“你们收到请帖了吗？”

洪仁达说：“正是为这事来的，我们拿不定主意呀。”

“不能去，”洪仁发说，“去了太抬举那个婊子了。”

“还是去吧。”洪秀全说，“连朕还要送上一份寿礼呢。”

这使二位兄长十分惊怪，洪仁发问：“天王你怕东王？犯得上巴结他吗？我若是你，就下一道诏旨，叫他取消这次做寿，让他出出丑。”

洪仁达说：“不为这点小事伤他，送点礼也没什么。我就怕天王让天京城的文臣武将们笑话，笑你没能耐，看东王的脸色活着。”

“这不是很好吗？”洪秀全巴不得给不明真相的臣民这种印象：东王跋扈，天王受气、可怜。

洪仁发当然不懂，他还想再问，洪秀全已经无心再开导他们了，就说：“按朕说的去做，礼要送得厚一些。”

洪仁发站起来，说：“想不明白。”

洪秀全启发说：“你去打听打听，北王府的礼一定是最重

的。”

洪仁发说：“韦昌辉挨过东王的板子，还这么低三下四的，真怪，他连妹妹都送给杨家了。看样子，韦昌辉真叫杨秀清吓酥骨了。”

洪秀全不以为然地笑笑，说：“巴结人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怕，巴结是为了保全自己。另一种是掩盖自己的谋略，麻痹对手。”

洪仁发依然不明白，洪仁达却品出了点什么味道，点了点头。韦昌辉当然是后者了。天王是不是也在麻痹杨秀清呢？

二

不管傅善祥如何使性子，如何苦口婆心地阻止祝寿的戏开锣，可第三天正日子时，这场轰动天京城的大戏还是在东王府开锣了。

鼓乐喧天，声震半个天京城。

从大清早起，来祝寿送礼的官员就不断了，到辰时以后形成了高潮，柏树枝牌楼前竟排起了长队，老百姓在东王府外面围了好几层人墙，都赶来看热闹。

太平天国凡在京城的大小官员够得上品级的几乎都到了，连韦昌辉、秦日纲也都亲自到东王府来上寿礼。

李寿春亲自主持收礼，在二门内搭起了一个很大的礼品台，一担一担的礼物按送礼者的品级分堆摆放，几乎堆成了一座花花绿绿的山。

秦日纲不能不佩服韦昌辉的机智，他到底是监生出身，他送的那块寿匾上写了“太平之花”四个大字，又吉利又讨人喜欢，而秦日纲请教了好几个老夫子，最后定做了一块匾，还是老话：松鹤延年。相比之下俗不可耐。

傅善祥别提有多尴尬了，简直是在受罪，她不得不坐在便殿上，接受一拨又一拨的官员、夫人们的贺寿，受礼、还礼，累在其次，她总感到受之有愧，仿佛自己被插了草标低价拍卖了一样。

韦昌辉和秦日纲上殿来了，他们也要行大礼，吓得傅善祥几乎要哭出来了，她赶忙降阶阻止二人下拜，说：“二位殿下不该来的，你们一来，不是贺寿，倒是来折我的寿了。”

秦日纲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是真心实意的，你平时没少在东王面前为我们美言、遮掩，我心里有数。”这是实话。

韦昌辉也说：“你起到的作用，有时是天王办不到的，望好自为之。”

这几句话倒使傅善祥心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东王府后苑宛如另一个世界。

杨秀清并不喜欢热闹，也不便为名不正言不顺的傅善祥主持寿诞，他现在躺在后苑湖边草地上，天热难熬，有几个小宫女一人执一把大团扇，在他四面拼命扇风，小宫女们个个汗流浹背。

前面的鼓乐声如仙乐般不时飘来，他半闭眼躺着。李寿春来了，站在几步外，叫了一声“东王”。

杨秀清眼睛也不睁地问：“天王送的什么呀？”

“是一块五尺长三尺宽的匾，用金箔贴的字，写着‘懿德’二字。”李寿春说。

“唔，傅善祥很有面子呀！他那两个宝贝哥哥送的什么呀？”

李寿春说：“是大礼盒，里面是金寿桃。他们两个亲自来了。”

杨秀清满意地“唔”了一声，又问：“韦昌辉、秦日纲、石达开来了吗？”

“翼王石达开没来。”李寿春说，“打发家人来的，他昨天出城视察江防去了。”

“我就知道他不会来。”杨秀清哼了一声。

“北王来了，送了一块匾，比天王的匾还大，是真金的字，太平之花。”

“太平之花？”杨秀清坐了起来，“好是好，这不是说洪宣娇的吗？怎么又借给傅善祥了？”

李寿春说：“北王说，只有傅善祥最配‘太平之花’这四个字。”

杨秀清虽没笑，却看得出意得志满，他用问话的口吻说：“李寿春，你说，一个人怕你，怕到不得不巴结你的地步，这是不是折服呢？”

“我想这没错。”李寿春说。

杨秀清又问：“有人说，太平天国里很多人都恨我，时刻想推倒我，你信吗？”

“不信。”李寿春说，“一来没有谁有这么大的狗胆，北王、燕王怎么样？挨了殿下的杖责，我看不是离远了，倒是跟东王更亲了，若不，他怎肯与东殿结亲？”

杨秀清认为他分析得很透，但也说：“挨了板子，总不会舒服的，在背地里刮邪风，骂我一顿，这种人，你说该怎么治？”他指的当然是秦日纲、陈承瑢。

“这不能饶，”李寿春说，“这是邪气，邪气不除，正气难升。”

杨秀清又“唔”了一声。

三

寿礼台是最惹人注目的地方。

一群半大孩子在玩耍、嬉戏，宫里人把一些蒸好的寿桃糕分给他们吃。

曾宪在傅善祥父亲的带领下进来了，这孩子与别的孩子不同，他不肯要寿桃糕，也不去玩耍，总是东张西望，不一会儿就钻进了人堆，傅善祥的父亲四下去找也找不见人。

石益阳也来了，她手里托着一块寿桃糕，边走边吃，她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只是还脱不了孩子气。她由于东张西望，走到承宣厅旁边时，不小心与对面的人撞了个满怀，粘乎乎的寿桃糕全扣到那人身上了，她吓得尖叫一声，忙往后退。

被污了衣服的正是李秀成，李秀成抖了抖身上的寿糕，看一眼不知所措的石益阳，说：“我这战袍可沾你光吃寿糕了。”

脸色通红的石益阳赶紧拿出花手绢替李秀成擦，越擦油污的面积越大，她说：“脱下来，我给你洗洗吧。”

李秀成笑着说：“你是谁家的？这么标致的小姑娘，我怎么不认识你呀？”

石益阳说：“我可认识你，你是李秀成李丞相。”

“好啊，你敢直呼我名。”李秀成说，“你叫什么？”

“石益阳。”她说。

“我知道了。”李秀成说，“你是翼王家的翼长金。听说你跟伶俐学过洋话，说两句给我听听！”

石益阳又恢复了她的天真劲儿，她笑着用英语说了一句话。

“叽里咕噜一大串，你说的是啥呀？”

石益阳说：“我说，把你衣服弄脏了，非常对不起。”

李秀成说：“明天你上我那里去吧。现在上海、苏州、宁波都有许多洋人，他们常来，可我们一句也不懂，像鸭子听雷。”

石益阳说：“父亲说，还想让我到英国去念洋书呢。”

“了不起，”李秀成说，“咱们太平天国里连会洋文的人都有了，今后洋人别想欺侮咱们了。”

石益阳格格地笑起来。两人说笑着一起向东王府便殿走去。

傅善祥在人丛中发现了谭绍光，他正朝前面挤过来。

谭绍光那天离开傅善祥家，心里有一种怅惘的失落感，他不知今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傅善祥，他知道这机会微乎其微。后来他想起了她父亲说的后天是她生日的话。他十分高兴，无意中又得到了一个最佳时机，去祝寿，总不会吃闭门羹的。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傅善祥的华诞竟轰动了天京城，这么大的排场，这又叫他犯寻思了，自己算个什么呢？

这是他犹犹豫豫一直不敢靠前的原因。好在现在傅善祥在人群里发现他了，冲他嫣然一笑，他受到了鼓舞，便不顾一切地穿过人群，躲开牌刀手的拦挡，正朝前面挤过来。

傅善祥站起来同他打招呼：“谭绍光，你不是出城到兵营去了吗？”

他挤到了丹陛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步走了上去，走到傅善祥的身边了，侯淑钱忙挡驾说：“你怎么这么不知道规矩？竟跑到丹陛上来了？”他没把一个小检点放在眼里。

谭绍光望着傅善祥笑嘻嘻地说：“这是我姐姐。”这是他对付侯淑钱而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侯淑钱不敢再轰他，却也感到纳罕了：“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么大个弟弟？”

傅善祥说：“是表弟。”

侯淑钱下去忙活了，谭绍光悄声说：“状元姐姐，我一到东王府，看这阵势，我真吓住了！天王过生日，也不会比你的更气派了。”

傅善祥说：“阴差阳错，这都是谁也料不到的，我坐在这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你不知道有多遭罪。”

谭绍光同情地说：“可不是，你若是个名正言顺的王娘还差不多。”

“你别胡说。”傅善祥有点不悦地说。

“那，大家说你 and 东王的事，不是真的吧？”谭绍光问。

“你能不能说点别的！”傅善祥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挑战，她真的火了，霍地站了起来。

谭绍光也吓得起立，他说：“我……我不是故意的……”

一见谭绍光那窘迫的样子，她又不忍心了，转为轻松地问：“你给姐姐带来什么贺礼了？”

谭绍光说：“我的太寒酸了，不敢往外拿。”

傅善祥说：“礼物不一定越值钱越讨人喜欢。拿出来我看看。”

谭绍光迟疑了半天，才从怀里掏出一块五彩斑斓的雨花石来，这雨花石挺奇特，长成个心的形状，托在手上，晶莹剔透。

“雨花石？”傅善祥把那块心形石托在手上反复把玩，说，“真好看，比玛瑙、玉石都好看，你买的吗？”

傅善祥心有所动，望着他。谭绍光说：“我上雨花台去了两个时辰，我从山上挖了一百多颗，挑了这个。”

傅善祥深情地望了他一眼，说：“难为你了，谢谢你这一片心。在今天这些礼物中，你这颗雨花石是最珍贵的。”

“真的吗？”谭绍光喜出望外。

傅善祥认真地点了点头。

忽然见侯谦芳快步走来，说：“快，东王来了。”

傅善祥看了谭绍光一眼，谭绍光忙下了丹陛，消失在人群中。

四

东王不怕天热，换上了吉庆的礼服。他那个兜鍪式的王帽尤其显眼，四周的珠宝璎珞悠悠直颤，双龙单凤的冠额上“东王”两个金字在阳光下熠熠闪烁。

杨秀清一到，便殿前的人群中自动裂开一条甬道，人们都跪

下请安。

杨秀清在李寿春和牌刀手、宫女们的簇拥下，面无表情地上了便殿，他四下看了看，才用少有的温和的腔调问站在那里局促不安的傅善祥：“我还没有恭喜你呐，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快乐吗？”

傅善祥说：“谢谢东王，我快乐。”

杨秀清说了一句“快乐就好”，自己坐到了铺着龙凤坐垫的椅子上，拉傅善祥坐到了一旁。

既然东王驾临，百官们闻讯全都到殿前来参拜，韦昌辉领头，燕王以下，按侯、丞相、检点、指挥……的顺序排列站定，又一起跪下去喊九千岁。

当众人再爬起来时，杨秀清向大家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从广西那时候起，就专门跟咱们作对的清妖头目向荣，前几天病死了，我们又少了个敌手！”

韦昌辉说：“这是天父佑我天朝啊！”

杨秀清说：“清妖以江北、江南大营扼我天京南北咽喉多年，现在总算一气荡平了，可是天国里居然有人有贰心！”同一段话里如此骤然转折，令众人惊诧不已。

他说得声色俱厉，台下的众将不禁面面相觑，本来胆虚的秦日纲特别看了一眼陈承塔。

杨秀清又说：“燕王秦日纲本来已经击退了清妖援军虎坤元部，围住了金坛，为什么打不下来？”

秦日纲知大事不好，惶惶然了。

这时，人群里有一个小男孩儿在钻动，正是曾宪，他一双圆溜溜的眼睛不时地往杨秀清这里瞄，因为人小个子矮，谁也没有注意他的存在。

杨秀清激动得站起来说话了：“为什么攻不下金坛，又围不住？怎么会放清妖虎嵩林 3 000 援军进了金坛城？秦日纲还有可

能拿下金坛吗？秦日纲贻误了战机，这是为什么？

这样大喜的日子里，杨秀清突然向本来已打了许多胜仗的秦日纲发难，令许多将领都莫名其妙，只有陈承瑔已有警觉，他的额上先流下汗来。

人们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杨秀清的身上又附上了上帝的灵魂，他抖动着刚说完“尔等小子们”，人们马上习惯地跪了下去。

曾宪怕站着目标太大，也跪了下去，正跪在石益阳身后。

杨秀清在代天父传言，他说：“尔等小子们，要时刻记住，不可背叛太平天国，背叛天国，就是背叛朕，背叛天兄，是没有好下场的。朕无所不在，无所不晓，查那秦日纲、陈承瑔二人有帮妖之嫌！”

此言一出，如同晴天霹雳一般，许多人都呆住了。

杨秀清又说：“帮妖的人不要再帮了，再帮下去，朕可是不会饶恕了。”

他说完抖了抖身子，天父归天，杨秀清坐下，喝了一口茶。

众人胆战心惊地爬起来，秦日纲和陈承瑔已是冷汗淋漓了，他们正等着重责时，杨秀清却说：“燕王我弟，你马上出城去。如果金坛打不下来，速撤围，可向丹阳、常州各城用兵，决不能死守一城。”

秦日纲连头也不敢抬，答了声：“小弟领命。”

大家都奇怪，天父既已判定秦日纲、陈承瑔“帮妖”，为何不严加惩处呢？杨秀清倒仿佛根本没与天父沟通似的。

这时，曾宪已经钻到了秦日纲身后，离杨秀清只有十步左右了，他连杨秀清的胡须都可以一根根数出来了。他从怀里掏出了手枪，正是谭绍光丢的那支。

他把枪指向了杨秀清，在他没扣扳机的一刹那，早已注意到了这小男孩儿的石益阳悄悄跟在他后面，一见他掏出枪来要行

刺，她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几乎同时枪响了，由于石益阳这一扑，枪打低了，子弹打在杨秀清面前的龙案腿上。

枪声一响，全场大乱，“抓刺客”的叫声不绝于耳，顿时牌刀手上了墙，上了殿顶，另一些已急速护着杨秀清走入殿后去了。

一枪没打着，曾宪泥鳅一样从人群里钻出去，没人注意是什么人行刺，根本不会疑心一个小孩子。只有石益阳对他紧追不舍，一面大喊：“抓那个小男孩儿呀，他是刺客！”

也就在这时，傅善祥才发现了曾宪，也看见了他手里的枪，她什么都明白了，一阵眩晕，倒了下去。周围的宫女、女官都围了上来，扶起她问：“怎么了？”

傅善祥被人扶到后面去了。

五

曾宪敏捷地奔跑着，时而翻越照壁，时而钻月洞门，时而又向短墙飞越。

石益阳的功夫也不比他差，寸步不离地猛追。

看看石益阳和另外几个牌刀手要追上了，曾宪向后连开两枪，都打在了灯笼杆上，琉璃灯被打得粉碎。

曾宪忽然不见了，牌刀手们正在纳闷，石益阳看到了一个污水井口，她二话不说，飞身上墙。

东王府东大墙外。

石益阳跳到东大墙下，只见污水井口正通在这里，少量的污水从里面流出，发出腥臭味道，从这里流到护城河里。

曾宪的两只腿先从污水口里伸出来了，正在他艰难地往外爬时，石益阳叫了一声：“哪跑！”死死地按住了他。

曾宪手刨脚蹬，想从石益阳身底下逃走，可石益阳骑在他身

上，按得死死的。

满脸是污泥的曾宪用哀求的口吻说：“好姐姐，放了我吧！”

“放你？说得好听！”石益阳教训地在他屁股上猛打了几拳说，“你这小清妖，这么小就会杀人了！”

“我不是清妖！”曾宪辩解地说，“杨秀清是我的仇人！”

“你想杀东王，你就是我的仇人。”石益阳见一大群牌刀手已越墙过来，就大声喊，“抓住了，快来呀！”

石益阳松开了他。牌刀手上来，如同老鹰抓小鸡一样把他抓住，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枪也抢了去。

小曾宪一点也不惧，也不肯告饶，他向石益阳脸上狠狠吐了一口，说：“我记住你了，小婊子，我若活着，抓住你千刀万剐，我若死了，变鬼也要抓住你，伸出舌头吓死你！”

一个牌刀手说：“这小崽子，哪来的这么大的仇啊！”

东王府上上下下都轰动了。

石益阳成了英雄，她被前呼后拥地拥到了杨秀清面前。一个牌刀手说：“禀东王，就是她，抓住了那个小刺客，也是她，最先看见那小崽子行刺，打低了他的枪口，若不然……”

杨秀清打量石益阳几眼，问：“你是谁家的？”

石益阳说：“我是翼王的女儿。”

众人都现出惊讶的神色。杨秀清说：“噢，石达开有这么一个好女儿，你今年十几岁了？”

“15岁了。”石益阳说。

杨秀清说：“你做我的干女儿，你愿意不愿意呀？”

石益阳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愣了一下。

“你不愿意？”杨秀清说，“别人可是巴结不上呢。”

李寿春在一旁说：“快跪下磕头。”

石益阳却说：“我得回去问问我爹。”

“真是个孝心的姑娘。”杨秀清说，“那好吧，你爹若是说行

呢，你就过来磕头，若是不行，就不用来了。”

石益阳说了声：“哎。”走了几步，又回来，说：“你们……可别打那个小孩儿呀，他多小啊！”

她的话令所有的人愕然。

第 55 章

谁是小刺客的指使人？天王希望人们说他“软弱”。

—

夤夜，陈承瑑化装成一个老头儿，才敢偷偷溜进坐落在秦淮河畔的燕王府，秦日纲已经收拾好了行装，要赶在天亮前出城，此时焦虑不安地在等他。

一进屋，陈承瑑扯去了胡子。

秦日纲埋怨道：“你怎么才来？说不定什么时候，杨秀清会派人来抓我。”

陈承瑑说：“今天他虽又弄了个天父附体，可没有打咱们屁股，完了也就完了，也没再提。”这令他十分纳闷。

“这更是坏兆头。”秦日纲说，“暂时放了我，绳子抓在他手中，随时可以连本带利地找你算账。”

陈承瑑说：“这次是他最狠的一次，说咱们帮妖，这不是指责你我背叛太平天国吗？这可是灭门之罪呀！”

秦日纲说：“准是那个叫庞小月的舞女告发了我们。”

“谁让你毫无禁忌地胡说呢！东王的耳目到处都是。”陈承瑒唉声叹气地说。

“幸亏今天出了个小刺客，一乱套，我们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啦。”

“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陈承瑒说，“还是早图良策。”

秦日纲一筹莫展地说：“有什么良策？东王如此霸道，天朝的百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傅善祥过生日，算个什么？可你看，举国上下，无不前去巴结，这成何体统？”

陈承瑒说：“只有天王可以制伏他。”

秦日纲认为天王也是只图保全自身。杨秀清忽而是天父，忽而是东王，忽而上天，忽而下地，来往于神和人之间，连天王也怕他呀。秦日纲最怕的是，说不定哪天天父一发怒，借杨秀清之口废了天王呢，那时咱们就更惨了。

“那可要天下大乱了。”陈承瑒说，“我们应该去见天王，让他及早拿主意。”

“不行。”秦日纲说，“只有天王召我们授以密诏，没有我们主动去请天王对杨秀清下手的，弄不好，我们先人头落地了。”

陈承瑒说：“若是给天王进上点谗言呢？这怎么样？”

“这倒是个好主意。”秦日纲说，“你找可靠的人，弄点什么事出来，真假都不妨，栽到杨秀清身上，引起天王反感，只有彻底激怒了天王，我们才有出头露脸之时。”

陈承瑒说：“这得好好想一想，别弄得画虎不成反类犬。殿下，我们该去找北王计议一下。”

秦日纲冷笑说：“你在做梦吧？韦昌辉今非昔比了，他能往火坑里跳吗？他也是个没操守的人，上赶着把妹妹嫁给杨秀清的弟弟，为什么？还不是为了保全自己？你我成了‘帮妖’之人，他躲还躲不及呢，岂能为你我惹火烧身？”

陈承瑑不同意秦日纲的看法，他说：“未必是这样。这都是表面文章，他讨好杨秀清，是为了稳住他，使他不疑心，不至于先下手，韦昌辉怎么会和杨秀清一条心呢？”

秦日纲已经不耐烦了，站起来说：“我得马上出城了，你相机行事吧，有急事，派心腹送到丹阳大营。”

陈承瑑说：“你这一走，我更是孤掌难鸣了。”

“不用担心。”秦日纲说，“我提一支重兵在外，杨秀清反而不能不有所顾忌，此去无归路，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回天京来了。”

陈承瑑无奈，叹气连声。离了秦日纲家，他还是来到北王府门前想碰碰运气。

夜虽已深，北王府门前和望楼上依然灯火辉煌，一支巡逻队在王府四周走着，步兵刚过，又一支骑兵围着城墙走来。

陈承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来到了北王府门前的启事厅，通过守门卫士递上了名片。他焦灼地在启事厅里走来走去，等了好一阵，卫士出来，说：“北王殿下早睡了，他什么人也不见。”

陈承瑑感到一桶冷水劈头浇下，顿时从头凉到脚，正要走开，尚书韦玉方叫住了陈承瑑，说：“请留步。”他凑近陈承瑑，说，“请拿了这个令牌，否则燕王是出不去城的。”

陈承瑑心里顿时又一热，接了令牌在手，上了轿一溜烟向南门奔去。

秦日纲果然被守城门的士兵拦住，因为没有东王、北王的腰牌，他们不肯放人。秦日纲的牌刀手急了，让守城门的人看仔细，连燕王都刁难，这不是反了吗？

后来惊动了躲在瓮城藏兵洞里抽水烟袋的守门官，他是朱衣点，自从不给洪宣娇当马夫以来，换了好多地方，进了南京，他看中了守城门的差事，求到老上司洪宣娇门下，洪宣娇一口答应，在北王面前说了句话，朱衣点真的如愿以偿了。

朱衣点比他的兵圆滑，他见了燕王先跪下去磕头、请安。秦日纲心想，总算碰上个懂得尊卑、懂得事理的。

可事实上朱衣点更难缠，他是好话说尽，没牒牌就是不放人。他请秦日纲进他的藏兵洞改的办公处小坐，又献茶，又上水烟袋。

秦日纲说：“我去丹阳领兵破敌，你敢拦阻？误了大事，我第一个砍了你头。”

朱衣点说：“不是我与燕王大人为难，是北王吩咐，不管是谁，夜里出城非有他令牌不可。”

秦日纲气得大叫：“去叫你们北王来！”

“小的们哪敢啊？”朱衣点说，“依我看，燕王殿下还是费点事，转回去，讨个北王的令牌，小的不为难，这对燕王您来说，不就是举手之劳吗？”

秦日纲又憋气又无可奈何，正在这时，陈承瑒赶到了，他下了轿一溜小跑过来，把北府令牌给了秦日纲。

秦日纲又惊又喜：“你去了北府？”

陈承瑒说：“我虽没见到北王，可他叫北府尚书韦玉方主动送出了这个，他好像知道燕王会连夜出城一样。”

秦日纲心里有了底，还是陈承瑒分析得对，韦昌辉巴结杨秀清不过是违心，或者说是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

秦日纲狠狠地瞪了朱衣点一眼，告别了陈承瑒，打马出城去了。

二

东牢一间小牢房里拘押着曾宪。

李寿春带着一群人来到小牢房时，曾宪已经躺在干草上疲惫地睡下了。李寿春让随从们把孩子摇醒，提了起来。

李寿春手里拿着几个馒头，对曾宪说：“你说实话，给你吃馒头。”

曾宪很饿，咽了一下口水，说：“先给我吃，后说。”

李寿春把馒头藏到身后，说：“那不给你吃。”

曾宪看准了机会，一下子冲到李寿春跟前，把他撞了个趔趄，馒头掉在地上，曾宪拿起一个馒头，三口两口塞到口中，拼命往下咽。

李寿春火了，叫着：“抠出来！”

上来两个人，一个人用刀子撬曾宪的牙，另一个人用棍子从他口中往外抠馒头，抠出来的全是染了血的馒头渣。

李寿春狠狠地打了曾宪两个嘴巴，说：“你这个贼子！你是谁？告诉我！”

曾宪鼓了鼓肚子，说：“我是曾宪。”

“谁叫你刺杀东王的？说！”

“我自己。”曾宪说，“我为我爹报仇！”

“你爹是谁！你爹跟东王有什么仇？”李寿春问。

“我爹叫东王杀了，”曾宪说，“我爹是曾水源！”

李寿春和同来的人都大吃了一惊。

李寿春问：“我不信，你这么小，懂得什么报仇？一定是有人指使！你说，谁指使你的，说了就放了你。”

“没人指使。”曾宪说，“若有人杀了你爹，你也用人指使才报仇吗？”

“这小崽子嘴真硬！”李寿春说，“我问你，没人指使，你的洋枪哪来的？这洋玩意儿连许多天朝大将都没有呢。”

“枪是我捡的。”曾宪说。

“胡说，大街上能捡到枪吗？”李寿春抓住他的头发，恶狠狠地问。

“就是大街上捡的。”曾宪不改口。

李寿春恼火极了，原以为一个孩子是很好对付的，他没招了，只得下令：“给他点厉害尝尝，看他说不说！”

几个打手，用细绳子拴着孩子的两个拇指，把他吊了起来。

曾宪疼得啊啊地叫起来。李寿春夺过一把鞭子，狠狠地抽打曾宪，说：“谁指使你的，说不说？”

曾宪说：“没人指使，就是我自己！”

又是一顿皮鞭打下去，孩子柔嫩的皮肤已是血痕累累，孩子昏死过去。李寿春示意把曾宪从房梁上卸下来，在他脸上泼了一桶凉水，待到孩子哼出声来，李寿春才说：“走吧，这小崽子生来一副贼骨头。”

三

石达开躲开傅善祥的祝寿日，省去了许多烦恼，他暗自庆幸，可跑出城来的石益阳，却又让他添新的忧思。

石益阳是专门来问他的，能不能给杨秀清当干女儿。

石达开早已听别人讲了这事，他此时问石益阳：“东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给他当女儿，是大好事，你当时怎么不答应呢？”

石益阳调皮地说：“不好办哪。有一个爹，已经是干的了，怎么好再认一个干的？”

“那也无妨。”石达开问，“你只是因为这个吗？”

石益阳眨眨眼，说：“我没问过你，我不能自作主张啊！”

“还有别的原因吧？”石达开说。

“爹真厉害。”石益阳笑了，“你说对了，有别的原因。我看爹爹不喜欢他、讨厌他，我怎么能认一个爹讨厌的人做干爹呢？”

石达开多少有些惊异：“你别胡说，我什么时候讨厌过东王？”

石益阳说：“爹别生气嘛，我又没对外人说，再说，这都是女儿细细品味出来的，我也不喜欢东王，人人都不喜欢他。”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石达开问。

“他像个凶煞神，”石益阳说，“祝寿那天，他还说燕王帮妖呢！”

石达开说：“不认就不认吧。东王也许是逢场作戏，当时你救了他的命，他感激你，过后也就丢在脑后了。”他竟叹了口气。

石益阳发觉石达开脸上有抑郁之色，就问：“爹，我不该救东王吗？”

“怎么不该救？”石达开说，“可你也不该那么卖力气地抓小刺客。”

石益阳问：“为什么？”

石达开说：“你知道小刺客是谁吗？他叫曾宪，是丞相曾水源的儿子。曾水源叫东王处死了，儿子是为他爹报仇。”

“这我可不知道。”石益阳说，“东王为什么杀他爹，冤枉吗？”

石达开说：“东王派他爹到城外去筹 20 万石粮，又不叫人去接应，这是让他去送死，即或死不了，回来也要按违令处死。”

“那东王这是干什么呢？”石益阳问。

“别问那么多了。”石达开已经后悔同她说得太多了。这一席话在石益阳心底卷起的波澜可是倒海翻江，这是石达开开始料不到的。

四

东王府便殿又恢复了往日的肃穆宁静。

杨秀清批答文件一如从前，陈承瑔小心翼翼地送上最后一个文件，说：“这是孔孟书籍的焚毁诰谕。”

杨秀清说：“这个要重来。孔孟之书，不能一律说是妖书，我们不能学秦始皇，把天下的书都烧尽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不对吗？他又说，有教无类，什么人都有权利受教育，咱们太平天国不正是这么做的吗？”

陈承瑔说：“可从前……”

“不说从前了。”杨秀清说，“诰谕里要说，把孔孟书中的不好部分删除就是了。天王最近亲自删节了《诗经》，将《诗经》中的鬼话、妖话、邪话删除净尽，只留真话，不是照样可以刊刻颁行吗？”

陈承瑔说：“是，早该如此。”

杨秀清说：“《论语》里，称夫子的地方，都改成孔某。”

陈承瑔更为惊讶：“那么，子曰，学而时习之，就变成孔某曰，学而时习之？”

“不行吗？”杨秀清瞪了他一眼，“叫他孔某，留着他的话，已是客气的了。”

陈承瑔不敢发笑，只得应承。他拿了文件出殿后，李寿春来了。

杨秀清问：“那小崽子招了没有？”

李寿春说：“死不肯招。八九岁的孩子，骨头这么硬，少见。”

“反骨硬。”杨秀清说，“非追出指使人不可。没有人给他枪，那他哪来的？”

李寿春的眼珠子转了转，说：“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我不割你舌头。”杨秀清说。

李寿春说：“曾水源的儿子一直是傅善祥代为抚养，会不会……”下面的话他到底没有勇气说完，他怕犯忌。

“你是说，傅善祥与这事有牵连？”杨秀清问。

李寿春说：“出事那天，傅善祥当场晕倒了，据说，不是在殿下遇险时她晕倒的，而是曾宪被按住的时候。”

“你说傅善祥指使，还不如说我指使。”杨秀清气哼哼地站了起来，对站在廊下的侯淑钱说，“去告诉傅善祥，我去看她。”

侯淑钱答应一声走去。李寿春尴尬地被晾在了便殿。

傅善祥在病榻上躺了两天了。

傅善祥见杨秀清进来看她，挣扎着从病榻上起来，说：“臣给殿下请安。”

“这个时候还拘什么礼？”杨秀清坐到病榻前，手放在她的手背上，说，“凡事想开点，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他见一个宫女端来燕窝汤，就接在手上，用调匙舀了，一口口吹凉，喂到傅善祥口中。他这样周到耐心，是傅善祥从没见过的。

傅善祥只吃了一口便不吃了，她说：“我对不起殿下。”

杨秀清问：“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傅善祥说：“曾水源的儿子想对你行刺，……这孩子是我代为抚养的，我没想到他心事这么重……”

“为父报仇，也是人之常情。”杨秀清说，“况且，你虽抚养他，你也保不住他一辈子不出事呀！”

傅善祥没有想到杨秀清会这样大度，她眼含泪水地问：“殿下，你对我……一点也没起疑心吗？”

杨秀清说：“你想害我，用得着借一个小孩子手吗？你一天有十二个时辰能对我下手啊！”

傅善祥哭了，她伏在杨秀清的肘弯里抽噎着，她真是感动极了。她说：“殿下，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你想去看那个要杀我的小崽子？”

傅善祥说：“你怎么知道？”

杨秀清说：“这点事也看不透，怎能掌管天下。”

傅善祥想解释一下：“我是想……”

“你什么也不用说。”杨秀清说，“你去看他吧，给他带点好吃的，也别委屈了他。他是我的仇人，可不是你的仇人。”

傅善祥几乎要重新评价杨秀清了，心头一热，病也一下子去了几分，顿觉浑身轻松起来。

五

上书房的木风扇吱吱扭扭地转着。

暑热难当，天王府的树叶都打了卷，然而上书房关得严严实实的。

此时洪秀全正与蒙得恩、洪仁发、洪仁达、洪宣娇机密议事。

洪仁发显得特别激动，他说：“你们出去听听，市井小儿在唱什么？天王的天下东王坐，这叫什么话？”

蒙得恩说：“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洪秀全很沉得住气地问：“是不是天国上下都认为朕是虚君？他架空了朕？”

洪宣娇说：“这是好听的。东王公开说，天王不理政务，入城后即深居后宫，终日淫乐。这是在公布你的罪状，随时有借口废弃你。”

洪秀全心里想：他口上这么说，心里未必这样以为。他若真认定朕深居后宫终日淫乐，他就放心了，把我当成牌位供奉在那里，那不是正合其意吗？可惜，他心里明白，朕并不是尸位素餐者。

蒙得恩说：“他给傅善祥过生日这件事，朝野内外，嘘声四起，都说东王做得太过分了。”

“这是好事呀！”洪秀全笑吟吟地说。

“好事？”洪仁达道，“一个傅善祥过生日，逼你天王送礼，

这把东殿都抬上天去了！”

洪秀全问：“人们怎么议论？是不是说朕怕他？”

洪仁发说：“哼，天王当到你这个份儿上，也太窝囊了。”

洪秀全又问：“秦日纲、陈承瑢这几天怎么样了？”

蒙得恩告诉天王，秦日纲惶惶不可终日，待在丹阳也是心神不定。以前他只是冒犯了东王，挨板子而已，这次东王说他帮妖，可是非同小可呀，随时可抓来杀头的。脑袋只是暂时寄存在颈上而已。

洪宣娇说：“很奇怪，既说他们帮妖，为什么不当众杀头？这有点不像东王的一向作风啊！”

“这叫引而不发。”洪秀全说，“也可说是杀鸡给猴看，这一手是很厉害的。是天父说秦日纲帮妖，并不是杨秀清说他们帮妖。”

洪仁达问：“那，我们就这么坐以待毙吗？”

洪秀全没有正面回答他，却问起了韦昌辉：“北王那边如何？”

洪宣娇愤愤地说：“韦昌辉这人心术不正，他想巴结东王，拿妹妹送礼。”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洪仁发说，“韦玉娟连孩子也替杨家生了。”

蒙得恩说：“自从杨、韦两家联姻，杨秀清不再为难韦昌辉了。”

洪秀全问：“你的意思是，韦昌辉从此是东王的心腹了？”

“心腹还看不出。”蒙得恩说。

“走狗。”洪仁发说，“韦昌辉是个反复小人。”

洪秀全说：“日后诛杀东王者，必是此人。”

在座的人都吓了一跳。洪秀全旋即意识到走了嘴，即使对最亲信的人，他最为隐秘的想法也不宜外露，于是他又改口说：

“不过，既然已经成为亲家，也就消解仇恨了。”

洪仁发、洪仁达在离开天王府时，并不满足，他们仍怪天王过于怯懦、软弱，他们不知道天王内心深处到底是怎么回事。

六

一见到曾宪，傅善祥就心疼得哭了。他满身是伤，躺在草铺上仍是那么倔强。他见傅善祥来看他，不但不显得亲热，反倒爬起身向墙角躲。

“你怎么了，宪儿？”傅善祥说，“姑姑来看你了。”

“你不要来看我，你走。”曾宪说。

傅善祥不明白曾宪何以对她疏远。她拿出食盒里许多点心，对他说：“来吧，姑姑让你吃个饱。”

曾宪舔了舔嘴唇，走过来，抓起点心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实在是饿急了，他说：“那个李寿春最缺德，我不说，他就一连饿我几顿，不给吃的。”

傅善祥坐下，问：“他让你招什么？”

“让我招谁主使的。”曾宪说。

“你招了吗？”她问。

“招什么呀？”曾宪说，“本来也没人指使呀，连姑姑我都没告诉，就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想为父亲报仇。”

傅善祥叹了口气：“你这孩子，也太冒险了，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我一点也不后悔。”曾宪说，“我最恨抓我的那个女的，若是没有她扑上来抓我胳膊，我就把杨秀清打倒了。”

傅善祥说：“傻孩子，你知道你这是犯了什么罪吗？”

“大不了死。”曾宪说，“我知道，就是我打中了东王，我也跑不出去。只要打死杨秀清，我就能到阴间去见我爹了，可现

在，我死得冤枉，仇没报，也没脸去见我爹呀！”说到这里，他眼中流出泪来。

傅善祥不知怎样安慰他，把孩子紧紧搂在怀中，相对堕泪。

曾宪说：“那个李寿春是不是和你有仇？”

听他话里有话，傅善祥问：“没有仇啊！你为什么这么想？”

“他不是好人。”曾宪说，“头几回，他光让我说出指使人。这几回，他就让我招认，是你指使的，枪也是你给的。我能咬姑姑吗？别说不是姑姑指使的，是，我也不能说呀！”

傅善祥这才明白了杨秀清跟她所说的那番话的来由，不禁一阵阵心寒。

曾宪说：“姑姑，你别再来了，你一来，他们更该说是你指使的了。”

孩子这样懂事，更让傅善祥心碎，她紧紧地抱住曾宪，一时心里很乱，她不知道用什么法子能救出他去？去求杨秀清吗？这是惟一的可能。可是去求杨秀清放掉刺杀他的人，这无论如何是荒唐的。

第 56 章

谁都可以是替罪羊，只要需要。

—

谭绍光在东王府望楼下徘徊了大半个时辰，终于鼓足了勇气把自己的名刺交给了黄门官，请他代转傅善祥，并一再声称是她弟弟。

黄门官见不到傅善祥，几经转手，才被侯淑钱送到了便殿。

名片一到了傅善祥手上，她的脸无缘无故地烧热起来。她瞥了东王一眼，幸好他并不在意别人，正吃力地看着一份战报。

傅善祥心想，这个谭绍光真讨厌！他怎么跑到东王府来了！见我会有什么事？她从谭绍光两次接触中的眼神推断，他着了迷了。她觉得好笑，又不忍心揭破他。

现在能叫他进殿来吗？万一他眼睛走神，被东王察觉，对自己不利事小，对他的前程可是大有干碍的。

这么想了，傅善祥只得对侯淑钱说：“叫他到家去等我，家父在，私事怎么能乱闯东王府？”

侯淑钱答应着出去。杨秀清问：“什么人找你？”

见杨秀清不怎么介意，她放下心来。

傅善祥说：“一个亲戚。”

杨秀清没有追问，他倒问起了另外的事：“你去见曾水源的儿子了？”

傅善祥说：“去看了。”

“你哭了？”杨秀清看着她的眼睛，“现在眼睛还肿着呢。”

她并不否认，点了点头。她想，让杨秀清见见眼泪也好，也许多少能打动一点他的心，曾宪毕竟是个孩子呀！

杨秀清注视着傅善祥。大概是由于喜欢她，所以对她格外宽容。不过他不想赦免那个小刺客。他知道傅善祥想干什么。

后来杨秀清突然说：“这个案子也不要刑部出面办了，该怎么定罪，就交给你了。”

“不，不，”傅善祥连连摆手，几乎用告饶的语气恳求道，“东王殿下，你可怜可怜我，千万不要这样……”

“你下不得手，是不是？”杨秀清一双小眼睛逼视着她。

“他虽说犯了死罪，可我跟这孩子在一起那么久，我怎么忍心……”

“那你就忍心让他把我杀死吗？”杨秀清的脸像一块生铁，冷冰冰地板着。

傅善祥恐惧地看着他。

杨秀清说：“就交你判了，你不忍心，也可让他活命啊！”这话有几分真实性，很值得怀疑。

傅善祥说：“殿下一定要这样，我就一头碰死在殿上。”说着真的站了起来。

“你别当真，我是跟你开玩笑呢。”东王一见她真的很在乎，就改了口，“我能让你的手上沾这孩子的血吗？你呀，你这人心肠太软，女人到底不行。”

杨秀清说傅善祥还赶不上一个小女孩，他指的是石益阳。他说：“这倒是个胆大心细的小丫头，她今天来找我，要到牢里去看小刺客呢。”

这叫傅善祥大为不解，这石益阳要干什么呢？

杨秀清见她困惑，就说：“这和猫抓老鼠一样，抓住了不忙吃掉，在爪子底下玩儿一会儿。”

听了这话，傅善祥的心里直打哆嗦。

杨秀清说得一点不错，石益阳果真拿了东王手令大摇大摆地到东牢去探监了。

狱吏都感到很奇怪，这位救了东王命的翼长金公主，却要来探望刺杀东王的小刺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牢门铁锁打开时，曾宪定睛一看，立刻想起了那天捉拿他的情景，认出了石益阳，不禁怒从心头起，大喊一声，纵步跳起，想用扫堂腿将石益阳踢翻在地。石益阳沉着地向左一闪身，双手一抓，将曾宪飞起的腿抓在手中，一推，曾宪重重地摔在地上。

石益阳说：“想跟我斗？你还嫩点。”

曾宪抹了一下唇上的血迹，仇恨地望着她。石益阳对几个狱吏说：“你们忙去吧，我一个人跟他谈。”

一个狱吏说：“公主可小心，这小崽子还会咬人呢。”说完带人走了。

石益阳见人走了，带上铁门，向曾宪拱手说：“小壮士，我石益阳是来向你赔罪的。”

曾宪不解地望着她，说：“你骗人。”

“真的。”石益阳说，“我刚刚知道你是谁。我那天不认识你，若知道你是为父报仇，我就成全你了。”

曾宪问：“你是谁？哪殿的公主？”

石益阳说：“我是翼殿的石益阳。我真的对不起你……”她

望着孩子身上的伤痕，哭了起来。

“别哭了……我不恨你。”曾宪也快哭出声来了。

石益阳说：“小弟弟，他们要处死你，你知道吗？”

曾宪点了点头。

石益阳说：“我想救你出去。”

曾宪望望石牢、铁门，摇摇头。

石益阳说：“在东牢里是救不出去了，等要杀你头时，我来救你。”

二

一进家门，傅善祥见谭绍光正在窗下逗着金丝笼中的翠鸟玩呢。

傅善祥说：“你这人好大的胆子，你不回前线，跑到东王府来找我，你是不是发疯了？”她真是又气又恨又舍不得说重话。

谭绍光跟她走进屋子，说：“姐姐，我真的快要疯了。”

望着他眼中闪动着的炽烈的火，傅善祥有什么不明白的？她只能泼凉水降他的温：“谁是你姐姐，不准你乱叫！”

谭绍光笑着说：“姐姐别不认账啊！你做大寿那天，你在大庭广众前，可是告诉人家，我是你表弟呀！”

傅善祥没好气地说：“我是天京人，你是广西人，挨得上表弟吗？”

“没听俗话说吗？一表三千里。”谭绍光说，“从广西到天京，未必有三千里呢。”

傅善祥扑哧一下笑了：“油嘴滑舌。你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没事，就是想看看姐姐。”谭绍光说。

“没事别再来。”傅善祥说，“都怪我，半路上捡回你这么个

醉鬼，送了我小侄儿一条命。”

“你是说刺杀东王的小孩儿？”谭绍光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傅善祥说：“没关系？曾宪拿的那把枪就是你的。”

谭绍光大吃一惊，说：“怪不得呢。我说是在你家丢的，你非说我在大街上丢的。”

傅善祥用半哀求半威胁的口吻说：“快走吧，你若再不走，我就去报告东王，说那把枪是你的，你跳黄河也洗不清了。李寿春奉令追查曾宪的后台，正找不着元凶呢。”

“行啊！”谭绍光仍然笑嘻嘻地说，“姐姐若真舍得，真那么狠心，我就认了，我保证不跑，在这里等着来抓我。”

“你可真是个赖皮！”傅善祥哭笑不得，“我有事，得马上回东殿去，你走吧，我求你了。”

“你求我了吧？”谭绍光说，“我马上走，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傅善祥警惕地问：“什么条件？”

谭绍光说：“我反正就驻扎在城外，随时可以进城，你答应10天见我一次，我就走。”

“不行。”傅善祥说，“你是我什么人，我非10天见你一次呀！”

“我是你弟弟呀！”谭绍光说。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傅善祥板起面孔，说，“我一旦翻脸，可是不认人的。”

“我才不怕你翻脸。”谭绍光说，“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傅善祥说：“你认识我……是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她这是一句真心话。

“你又不是老虎！”谭绍光不理睬她的警告，说，“你是老虎我也不怕。”

傅善祥转身要走，谭绍光说：“你不答应，我就到东王府去投名片。若不，你就按我说的，每月初一、十五、三十的晚上回家来，我在家等你。”

傅善祥像没听见一样，气呼呼地走了。

三

陈玉成看着曾晚妹在帮他打点行装，陈玉成说：“你现在是曾晚妹，不是曾晚生了，你没法再跟我上阵打仗了。”

“怎么不行？苏三娘呢？她不也是在前方吗？”曾晚妹说。

“人家是天王特许的。”陈玉成说。

“你以为我不能去见天王啊？”曾晚妹说，“我知道你的小心眼儿，你是不想让我再跟着你，就找借口。”

陈玉成说：“现在女兵轻易都不出征了，连宣娇姐姐都不上阵了，你好好在天京待着，我还放心。”

“我还不放心你呢。”曾晚妹说着又从箱子里拿出当年长沙药铺主女儿胡玉蓉送的那个同心结，说，“看，这不是还留着吗？”

陈玉成说：“我早忘了，你还总提醒。这么多年了，这个胡小姐可能都一大群孩子了，你还在这编派人家。”

说得曾晚妹格格地乐起来。

这时院子里传来一阵咳嗽声，曾晚妹拉开窗帘看看，说：“又是你叔叔。他这些天总是唉声叹气的，你去劝劝他呀！”

“都是他自找的。”陈玉成说，“东王那天天父附体，说他帮妖，还不吓坏他？帮妖是可以杀头的。”

曾晚妹说：“叫东王拿出证据来嘛！”

“你好天真！”陈玉成说，“你少管这些事，管好你自己就是了。”

“我怎么了？”曾晚妹噘起了嘴。“我是惹祸了，还是丢人了？”

“看看，又生气了！”陈玉成说，“如今你都是检点了，好大的官了，可我看你还像个小孩儿。”

“我还小？”曾晚妹说，“那天，宣娇姐姐还问我什么时候结婚呢，她说，她当媒人，只有她有资格。”

“那是。”陈玉成说，“叔叔也催咱们快点成亲，我想，咱们都还不大，晚几年吧。”

“我答应你。”曾晚妹说，“那你得让我跟着你，你走到哪我跟到哪！”

“行啊！”陈玉成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说，“有给我打洗脚水的人，我还不高兴吗？”

“想得美，你想让一个堂堂的检点给你打洗脚水？”

陈玉成说：“那昨晚上，我这堂堂丞相不是也给你打过洗脚水了吗？”

两个人都笑起来。

院里又传来咳嗽声，陈玉成看到叔叔仍在院里兜圈子，就走了出去，和叔叔进了陈家客厅，他想劝慰叔叔几句。

陈玉成问：“叔叔，还为东王说你帮妖的事发愁吗？”

陈承瑒说：“这不是小事呀！”

陈玉成说：“叔叔既然胸怀坦荡，就什么也不怕，可去找东王表白心迹。他说你帮妖，总要有个证据，不然在太平天国里叔叔还怎么做人？”

陈承瑒说：“这都是旧底的。秦日纲马夫的案子，我就受过牵连，我去说，他也不肯信我，他是个暴戾而又乖张的人。”

“再暴戾之人，也有个亲疏。”陈玉成问，“叔叔，你在什么地方得罪过他吗？”

陈承瑒便说起了秦日纲在陈宅失言，显然被舞女密告了的

事。

陈玉成说：“这就难怪了。叔叔，你不如请求出天京去带兵，能省去很多烦恼，我看就天子眼皮底下事多。”

“我何尝不想一走心净，”陈承瑔说，“从前他离不了我，草拟诰谕、颁发谕旨，都靠我。现在有傅善祥了，可他更不会放我了，让我有了兵权，那不更对他有威胁了吗？”

陈玉成说：“我劝叔叔离是非远点为好，有些事宁可不知道，知道得越多越不好。”

“伴君如伴虎，这道理我能不懂吗？”陈承瑔说，“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他深知自己泥足深陷，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太平天国的高层斗争漩涡，他也许已朦胧地感到，只有更深地卷入才能侥幸得以生存，这些他是无法向侄子说的。只能在漩涡里挣扎了。

陈玉成拗不过曾晚妹，答应带她一起上前线，其实他心里也愿意天天看到她。

吃过晚饭，曾晚妹给他铺好了床，说：“早睡早起。”站起身往外走。

陈玉成一把拉住了她。

曾晚妹顺从地被他揽在怀中。陈玉成把脸贴在她腹部，悄声说：“大长的夜，说会儿话儿，忙什么？”

曾晚妹看见他脸色潮红，就说：“你怎么了？”

陈玉成支吾说：“没怎么。”

他松开了曾晚妹，说：“一到了战场上，住帐篷，睡露天，我想和你单独亲近一会儿都没有机会了。”

曾晚妹笑了：“没羞。从前不也是那样过来了吗？”

“从前小啊，”陈玉成真想说，现在有点熬不住了。可他知道曾晚妹是个自重的女孩子，他想吻她一下她都不干。

“好啊，你现在人大心大了，是不是？”曾晚妹说，“你又想

邪了吧？’

陈玉成趁机又把她搂过来，想吻她。她用一只手隔开，说：“别。不结婚不行。”

陈玉成泄气地说：“不知哪一天，我就战死了，死前我都没跟你亲近一回，我会闭不上眼睛。”

这话说得十分感伤，曾晚妹的心动了一下。她呆了半晌，把嘴凑过去，说：“给你吧。”

陈玉成如饥似渴地亲吻着她，她先时格格直乐，后来渐渐忘情，双手缠住了他的脖子。

陈玉成趁机把手伸进了她的衣服，用力抓住了两个小馒头一样的乳房。

曾晚妹叫了一声，推开了他：“得寸进尺，我走了。”

她一走，陈玉成浑身的热度一下子消退下去。

第 57 章

舍命吃河豚——面对一个玉洁冰清的女人，也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

黄昏时分，夕照在窗户上涂了一层橘红色的霞光，远处一声高一声低的叫卖声不时传到傅家。

未时一刻，谭绍光就从雨花台大营进城来了，今天是初一，他按自己一厢情愿的约法，准时来造访傅善祥。

他等得心烦，就找了一本洪秀全刚刚主持删改过的《书经》坐在窗下看，眼睛在书本上，却心不在焉，他生怕傅善祥不回来，或者是忘到脖子后头去了，或者故意冷落他。

傅善祥的父亲亲自烧了一壶滚水，为他冲了一杯去暑去湿气的菊花茶，并告诉他，这是上等的杭白菊，喝下去败火，不起痱子。老头儿是个饱学举人，见谭绍光在看《书经》，就与他坐而论道，品评哪处删削得好，哪处变了意思。

后来老人发现谭绍光根本听不进去，就劝道：“小将军若有

事，还是到东王府去找的好。她这人十天半月不一定回来一次，没个准的，别耽搁了你的大事。”

谭绍光问：“今天是初一吧？”

“是呀，今天是朔日，初一。”

“那她一定能回来。”谭绍光点点头，十分自信地说。老人对他这话感到莫名其妙，正要离开，谭绍光又放下书本，起身说：“老人家说的也是，这么傻等下去，没个头。我改天再来，回大营去了。”

“回头我告诉她。”老人送到院外，立刻颀回。趁他到厨房去送水壶的当儿，谭绍光又敏捷地返回到屋中，钻到了屏风后头去，老人根本没看见。

谭绍光确实没有把握真能等到傅善祥。他的约法三章她并没有答应。这是第一个“初一”，到底来不来，他心里反反复复琢磨了好几天。最后他决定来，宁可不遇而返，也不能错过那万分之一的机遇。

是万分之一吗？是不是悲观了点？

不能乐观，乐观不起来。

他这几天与人闲谈，三扯两扯，必把话题扯到傅善祥身上去。人人都对这女人赞不绝口，景仰而又隔膜，她在人们心目中，就如同传说中的仙女之类，不在凡人的生活圈子里。在人们传说中，天王垂涎日久而得不到的人，谭绍光居然想入非非，这岂不荒唐？

晚上睡不着觉，他也免不了嘲笑自己，认为自己是中了邪了，可他仍然鬼使神差地到傅善祥家来了。

也许这是最愚笨的守株待兔，但世上如果没有这样的执著的人，怎么会有“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呢？

他对傅善祥能不能来也说不准。清醒的理智告诉他：他必定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可那不可靠的感知的力量却给了他极大的

希望，他总是自信，她一定记住初一、十五和每月三十的预约，她一定会践约而来。至于为什么这么自信，他说不上来，完全是一种感觉。

这种不可知的感知也在傅善祥身上发生着奇迹。街上一阵锣声过后，轿夫们进了院子，一片杂乱的脚步声，接着是傅善祥进了客厅。

屏风后的谭绍光抑制不住心头的狂喜，一时血流加快，血往上涌。

父亲深感怪异，问：“你怎么真就回来了？”

她笑着反问：“我的家，我怎么不能回来？”她走进客厅，除下腰带，里屋看看，后院看看，父亲问：“你找什么？”

傅善祥坐下，轻描淡写地问：“没有人来找我吗？”

躲在屏风后的谭绍光忍不住想乐。

父亲说：“来了一个，又走了。”

“什么样的人，没留下话吗？”傅善祥急切地问。

“我哪管得了那么多闲事！”老人故意说。

傅善祥说：“亏您还是个读书人，这么糊涂，来了客人总该问个姓名，留个名片呀！”

老人说：“这么说，是你约了人家？”

傅善祥说：“是呀！”

“他还会来。”父亲说，“他等不及了，回大营去了！他好像就是在咱们家丢了枪，喝醉了酒的那个！”

女儿一听，埋怨得更厉害了：“您看您，这不是认识吗？他说改天来，改天是哪一天？”

“他问过今天是不是初一。”老人忽然记起什么似的说，“那改天怕就是下月初一了。”

傅善祥气得跺脚说：“下月初一，还有一个月？您真糊涂。”

“既然下月初一嫌长，那就这个月初一吧。”这突然从屏风后

头传出来的声音把父女俩都吓了一跳。

谭绍光笑嘻嘻地走了出来。老人说：“你没走？”

“走了，又回来了。”谭绍光说。他发现傅善祥已经羞得不行了。

老人似乎明白了什么，笑着摇着头走了出去。

傅家后院充满了田园情趣。

几畦菜分布在花圃间，菜也像花。天边晚霞似火，小院内蜻蜓满天飞。傅善祥已经吩咐父亲不管谁一律挡驾，大门也关上了，她与谭绍光坐在藤椅里谈天。

傅善祥说：“你这人，不老实。”

“姐姐挺老实的，说初一回来，嘴上不答应，可心里记得清。”谭绍光说。

傅善祥又羞红了脸：“不准再提这个！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其实，我是怕你白跑一趟，我看出来了，你是个认死理的人。”

她说对了，谭绍光只是笑。

谭绍光抓了一只红蜻蜓，把蜻蜓的尾巴掐掉一截，插上一截小草棍，一松手，蜻蜓沉重地起飞了。

“你还这么淘气。”傅善祥问，“你多大了？”

“24。”谭绍光大模大样地说。

“我才23，你倒24了！”傅善祥说，“你说过，太平天国起事时你14，那你今年才20岁，对不对？”

“我希望我24。”他笑着看她。

“为什么？”

“那就可以当你的哥哥，而不是弟弟。”谭绍光说。

傅善祥说：“哥哥弟弟都一样，你认我这个姐姐没用处。”

“这话说的，要什么用处？”谭绍光说，“我可没有野心想借着姐姐的梯子往上爬呀！”

飞过来一只蜻蜓，傅善祥童心大发，掏出一方绣花手绢去

扑，结果没扑到，手绢反掉在了花丛中，她伸手去够，玫瑰刺儿扎手。谭绍光伸手拾回手绢，却握在自己手中不还她。

“怎么不还我呀？”傅善祥伸手要。

谭绍光说：“送给我吧，我一块手绢也没有，你反正有的是。”

傅善祥又说了一句口头禅：“赖皮！”

谭绍光平躺在藤椅里，眯起眼看着天上，他眼前一片血红，他问：“姐姐，你在东王府里有意思吗？”

“你说呢？”傅善祥反问。

“我怎么知道？”谭绍光说，“你不是被人称为‘太平之花’吗？”

傅善祥说：“我是一朵凋零的花。”神色未免凄然。

谭绍光睁开眼，望着她有些凄伤的面容，说：“跟我到兵营去吧。”

傅善祥说：“我可比不了洪宣娇、曾晚妹，我到了兵营，岂不成了累赘？”

“你给我当军师！”谭绍光说，“你运筹帷幄，我决胜沙场，你就像三国时的诸葛亮一样，坐丞相车，戴瓦楞帽，手摇一把羽扇……”

“那我不是成了道士了吗？”她格格地乐了。

谭绍光问：“去不去呀？”

“我说了算吗？”她说。

“东王不是对你好吗？”谭绍光说，“你一说准成。”

“你也有傻的时候啊！”傅善祥心想，东王对我好，是因为他希望我时刻在他身边，我要执意远走高飞，他就不会对我好了，会杀了我。

“那你就跑，”他说，“像苏三娘那样，大家讲起苏三娘来，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和人家苏三娘不一样。”她的眼光黯淡下来，她怎么好说她已是失身于东王的人了呢？又怎么好说苏三娘有个痴心爱她的人呢？

傅善祥突然问：“你怎么不问问我，我对东王好不好？”

“不用问，好不了。”他说。

“你这人好武断。”傅善祥说，“我告诉你，我对东王是很好的。”

由于意外，谭绍光愣了一下，但马上否定了：“不可能，你这样的人怎么会爱他，他除了权力，什么都没有。”

她又一次与他那火辣辣的目光相遇了，她心在颤抖，她立刻意识到了某种危险。她说：“我跟你说过，你接近我，是很危险的。”这危险对两个人都存在。

“你是火药桶吗？”谭绍光的手无意中碰到了她的手，傅善祥一抖，躲开了。

她心底燃起的炽烈的火在渐渐冷却，像西天的红霞已经变成了暗紫色一样。冷静下来，加重语气说：“别闹了，说点正经的，东王昨天对我说，他要正式封我为王娘了。”她的理智在起作用了。

谭绍光几乎像听到了天塌地陷的消息一样，睁大了恐怖的眼睛，问：“你骗人，是吧？”

“是真的。”她尽量做出冷漠而肯定的神态。

“你答应了？”谭绍光问。

“我答应了。”傅善祥平静地答。

“不，不能答应！”谭绍光忘情地抓住了她的手，“姐姐，那你就毁了……”

她用力抽了几次才抽出自己的手来，她冷冰冰地说：“我干吗不答应？一个女人还盼什么？当王娘还不知足吗？”说完了，她自己倒吓了一跳，这是你的真话吗？

谭绍光说：“可以前你并不高兴……”

“那是因为他没有厚待我。”傅善祥说，“他如果早正式纳我为王娘，我就不会有怨言了。”她必须坚持顺这样的路子说下去。

谭绍光被击倒了，一时茫然不知在何处，一句话也说不出，人也像傻了一样，目光也发直了。

傅善祥有点害怕了，伸手在他眼前掠了几下，问：“哎，你怎么了？”

谭绍光渐渐回过气来，眼含着泪喃喃地说：“我能怎么样？我原以为你是这世界上最纯洁、最高贵的人，只有你配叫‘太平之花’，没想到……”他说不下去了。

傅善祥心里又矛盾起来。她为了不让谭绍光因为自己而吃苦头，想让他一痛绝决，见他这副样子，又让她于心不忍。她劝道：“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忘了你，你是姐姐的好弟弟……”

谭绍光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了，一边向外走一边流泪。

在谭绍光心目中，傅善祥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她像一滴纯得透亮的水滴；她像挂在高天的星星，永远高不可攀，又给人以幻想。

方才傅善祥的一席话击碎了他的梦，他的偶像，他不敢相信，她这样玉洁冰清的人也会这么世俗。

傅善祥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她是不得已才这么说的，让他死心是她希望的，为自己设一个门槛儿更是她最直接的目的。她不怕谭绍光，她更怕的是自己，自己那颗不安分的心。而一旦这颗不安分的心任起性来，它将把自己，也把他带到毁灭的地步，她不能不理智。

二

天王府上书房里灯光幽暗。

侯谦芳在悄声向洪秀全报告，他说：“看样子，东王有可能杀掉李寿春。”

洪秀全认为不会。为了一个孩子的口供，又没证据，他不过是吓唬吓唬人而已。李寿春是他的心腹，他怎么舍得？

侯谦芳说：“昨天东王妹妹无意中骂出了这么一句：吃里扒外。或许他们疑心李寿春是每次泄露机密的人。”

洪秀全为之一震，他站起来，在房里踱了几步，脸上露出喜色，说：“你马上回去。朕要草拟一道诏旨，封李寿春为恩赏丞相，并且让杨秀清立即放人。”

侯谦芳一击掌，会意地说：“这下子，李寿春可真的没命了。”

洪秀全的做法，侯谦芳心领神会，又是一个借刀杀人的计谋。

洪秀全猜度，杨秀清所以把他的亲信李寿春指控为小刺客背后的指使人，那就是要除掉他。杨秀清一定怀疑天王在东王府里有眼线，又苦于找不到，估计李寿春是他重点怀疑的人之一。

现在，天王要给他加加砝码，加加温，坚定他杀掉李寿春的决心。洪秀全要让杨秀清产生错觉，认为李寿春果然是天王的人，他杀对了。

那么对侯谦芳这些人，就会起一个很好的掩护作用，漂亮的一石两鸟！

李寿春当然也不甘心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他估计东王起了什么疑心。他了解东王，只能用软的来感化他。

侯淑钱受李寿春之托，拿了一个折子来对杨秀清说：“李寿春在牢里给殿下写了一份谢罪表。”退一步进两步，李寿春只能用这种办法表忠心了。

杨秀清拿在手上看了半天，又递给身旁的傅善祥看，他说：“这会儿装出一副可怜相了。”

傅善祥看过，放在龙案上，看着杨秀清。

杨秀清说：“放他出来吧，降职为参护。”他到底还是被李寿春那哀婉言辞打动了，疑心他“吃里扒外”，毕竟没有证据呀！

傅善祥不明白一夜之间他怎么又回心转意了，她没有发问，等候淑钱领命走了，杨秀清才说：“你不是劝我少树敌吗？我也学学宽大为怀。”宽大李寿春，好像是为了给傅善祥面子。

傅善祥报之以微笑。

忽然，陈承谔急趋殿下来报：“天王有诏旨到。”

东王杨秀清掸了掸绣着东王字样的红袍，站起来接旨，不一会，天王府的女官奉上了诏旨。

杨秀清接在手中站着看过，说：“臣领旨。”可他马上又说，“请代禀天王，可惜天王的诏旨迟了，我已将犯人正法了。”

送诏旨的女官吃了一惊，傅善祥脸色更是为之骤变。

杨秀清已拂袖而去，连放在案上的朝帽都忘了戴，走了。

傅善祥没想到东王拿人命当儿戏，一夕数变，她追了上去，说：“东王，方才已下令放人，怎么现在又说这话？殿下是说着玩儿的，不会收回成命吧？”

杨秀清站住了，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杀机，说：“你还不明白吗？我的推断没有错，李寿春果然是天王的眼线！不然，天王何至于管东殿的小事？李寿春仅仅是东殿的吏部尚书而已，与天王有何瓜葛，用得着急急忙忙下诏旨赦免，又升他为丞相吗？”

傅善祥犹豫再三，还是说了出来：“万一……万一这是离间之计呢？”

杨秀清第一次在傅善祥面前露出了短暂的冷笑，他心里倒很兴奋，她敢用这样的话来说天王？可见她与我是一条心。杨秀清说：“我告诉你，不会是离间计，李寿春肯定是天王派来监视我的，必除之而后快。”

说着他又大步走回了便殿，对陈承谔下令说：“再把李寿春

抓回来，不用押到刑场去正法了，给他三尺白布，让他自己死算了。”

陈承谔答应着去了，杨秀清又对仍在殿上承值的侯谦芳说：“明天，把那个曾宪小崽子也处死了吧。”

傅善祥一震，立刻给杨秀清跪下了，她说：“求东王饶了他一命吧，他还是个孩子，曾水源就这么一点骨血……”

杨秀清说：“你起来，我没有让你去监刑就算对你够好的了。”

傅善祥又哀求说：“天王已经让曾宪袭了他父亲的职位，天王答应过保护这孩子的……”

“你真是忠奸不分啊！”杨秀清说，“他差点要了我的命，这祸根不除，我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说完大步走了。

你能说杨秀清说的没有一点道理吗？设身处地地为东王想想，他的“狠”也是合情合理的。

可是，他还是一个孩子呀，又是自己受曾水源之托监护的孩子，失去了曾宪，自己怎能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曾水源呢？想到这里，傅善祥的心痛苦地紧缩着，她只好另想办法，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屈死刀下。

她忽然想起了石益阳，不禁眼前亮起了一道光。

这小女孩在探过监后，不是大哭过一场的吗？傅善祥猜想，她一定是后悔了，她是石达开的女儿，在她抓了小刺客以后，石达开不会不告以真相。

傅善祥决定去找石益阳。

三

雨花台的松柏郁郁葱葱，透过树隙只见大江在脚下流，云片

在天际飞，闪闪烁烁的雨花石在山坡上随处可见。

杀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用不着多大排场，只有四五个人，就把蒙上了眼睛的曾宪带到了山坡上。

曾宪说：“把蒙眼布给我取下来，我要看看，是谁杀我！”

一个刽子手说：“给他打开吧，这孩子才 9 岁，死了怪可惜的。”

另一个刽子手伸手扯去了曾宪的蒙眼布。

刽子手端起一个小酒坛子，凑到孩子嘴边，说：“灌几口酒吧，迷迷糊糊地不知道疼，忽忽悠悠就去脱生了！”

曾宪推开酒坛子，说：“我不迷迷糊糊地上路，我要明明白白的。”

监斩官头上戴着兽头式凉帽，他拿下凉帽扇着风，说：“这孩子这么明白的人，怎么干傻事？刺杀东王，你不是活腻了吗？”

曾宪说：“若你爹被他杀了，你不去报仇吗？你还是不是人？”

“好，你厉害。”监斩官不再与他玆唆，对几个刽子手挥挥手，说，“看准了，别添第二刀，叫孩子痛快点。”

“跪下吧！”一个拿大刀的刽子手说。

“不跪。”曾宪倔强地说。

“那就站着吧，可是对不起了。”操刀的刽子手闭了闭眼，口中念念有词，“请你别怪我，我是吃这碗饭的，我会让你一刀死，不会遭罪……”他的刀刚举起来，猛听当的一声，手上一震，大刀飞出去几丈远。

他扭头一看，有十几个黑衣、黑裤、黑面纱的人把他们团团围住了。

一个女孩子的声音说：“都把刀放下，动一动，全杀了你们。”

监斩官万万没想到有人会为了一个小孩子劫法场。他对同伴说：“都放下吧。”

几把刀丁当地扔在了石头山上。

曾宪瞪大了眼睛，看着这神奇的一切。

还是方才说话的少女的声音，命令几个行刑的人：“回天京去，对东王说，人已经杀了，你们敢说出真情，小心你们的脑袋。”

几个人答应一声，抱头鼠窜。

等他们走远了，十几个人全把蒙面纱摘下，为首的原来是石益阳。曾宪扑了过去，叫了声“姐姐”，他哭了。

石益阳拍着他的头，说：“不哭，男子汉不哭，走，去找你姑姑去。”

他们来到雨花台下，果然见傅善祥在那里等着呢，曾宪一见了傅善祥，更大哭起来。

雨花台有太平天国的大营，下了山不远便是谭绍光大营，紧临大江。

谭绍光头上戴着缀一狮的兜鍪盔，冠额绣着百蝶穿花，中间绣有“检点”二字，穿一身素黄袍，正站在校场台上阅操。

傅善祥带着石益阳、曾宪等人来到校场外，看着队列整齐的操练队形和谭绍光威风凛凛的大将风度，她几次想笑。这与她熟悉的那个“赖皮”相去太远了。

操练毕，谭绍光在将佐们簇拥下走下台，他发现了傅善祥，又惊又喜，他打发走众军官，迎上来问：“姐姐，你怎么来了？”

傅善祥笑道：“看你在校场阅操的神气劲儿，可不像在我面前赖皮的样儿。”

谭绍光嘿嘿地笑了，一眼见到了她身后的曾宪：“是你？你这个小赖皮，你把我的枪弄哪去了？”他揪住他的领子扬起拳头做出要打的架势。

曾宪说：“你找东王要去吧。”

“东王不是要砍你头吗？你怎么跑出来了？”谭绍光问。

傅善祥指了指石益阳几个人：“他们劫了法场。这个你不认识吧？这是翼王的公主叫石益阳。”

石益阳笑笑，说：“我不知道是该叫哥哥呢，还是叫叔叔。”

“什么也不用叫。”谭绍光说，“走，到我的营帐里去，我请你们客，想吃什么尽管说。”

石益阳领着孩子们在前面跑了，谭绍光和傅善祥走在后面。

谭绍光问：“姐姐是指挥劫法场的后台？这何必呢，在东王面前求个情不就行了？”

“我求了，没求下来。”傅善祥说，“劫法场还真不是我指使的，是石益阳。那天抓曾宪，也是她，后来她听说曾宪的父亲是被东王冤杀的曾水源，小孩子是为了给父亲报仇，石益阳后悔了，又要解救他。”

“天国又一代小英雄也起来了。”谭绍光说。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傅善祥说。

谭绍光故意调皮地说：“不是要跟我说，你从此不再回东王府去了吧？”

“别没正经的。”傅善祥说，“这个孩子，放在你这，行吗？”

“你让我打仗带个孩子？”谭绍光说。

“可城里他没法待呀！东王若知道他活着，能放过他吗？”傅善祥说，“我想来想去，没有别人可找了，你若为难，我也不勉强。”

谭绍光说：“行了，放这吧，我要把他训练成天国的英雄。不过，这可是看你的面子呀，谁让我是他姑父了呢！”

傅善祥瞪了他一眼：“到处捡便宜，你怎么又成了他姑父了呢？”

“你不是他姑吗？”谭绍光笑嘻嘻地说。

傅善祥这才醒过腔来，又羞又气，说：“你再胡说八道，我今后可不理你了。”

谭绍光笑了起来。

谭绍光别提有多高兴了。那天从傅善祥家回到兵营，本来已经有几分醒悟，决心不再见傅善祥了，可睡了一夜觉，他又坐立不安了。

他那天中午吃了一顿河豚肉。河豚味美，是长江鱼中精品，可惜有毒，鱼的内脏、鱼皮都是吃不得的，常常有人为吃河豚而丧命，还是有人吃，所以有“舍命吃河豚”一说。河豚肉端上来了，香喷喷地真馋人，可军官们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先下筷。

还是谭绍光说了句“舍命吃河豚”，吃了第一口。

他没死，同伴们也都活得好好的。望着顷刻间吃光了的鱼盆，望着残骨，谭绍光忽然想到，他追求傅善祥也有点舍命吃河豚的悲壮味道。

第 58 章

守株待兔，有时也适用于爱的拙诚。

—

谭绍光安置了孩子们去吃饭，傅善祥说她不饿。

傅善祥在太平军兵营里一露面，如同引发了地震。最先是谭绍光的牌刀手走露风声的，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围上来看傅善祥的人海潮一般往前涌。“太平之花”是太平天国里美的化身，也是圣洁的化身，谁不想一睹为快？

这一来谭绍光生气了，下令把士兵们赶走。

傅善祥当时正在中军帐里喝茶，她马上制止了谭绍光的莽撞。她整理一下装束，推开门，来到了外面，笑咪咪地向士兵们摆手致意。

欢呼声盖过了江水的喧嚣。

那些骑在大炮上的、站在船上的、坐在江中大牌上的，还有拥在中军帐前的太平军士兵万万没想到傅善祥这么善解人意，这么平易近人。

有人喊：“请傅大人为我们洗礼！”

谭绍光也感到很自豪，那神情使他自己都误以为傅善祥是他的夫人了。

谭绍光亲自端来一铜盆水。

欢呼声响彻云霄。

傅善祥盛情难却，与谭绍光走进人群，走到哪里，人海中便裂开一条缝来，士兵们热烈却又彬彬有礼。傅善祥不时地伸出食指、中指蘸着清水，弹向人群，那些士兵欢笑着如承接雨露般希望那幸运的小水珠降临头上。

喷洒着，走着，傅善祥陶醉了，她的内心像感应着大海波涛一般，感应着那些朴朴实实的心。她不由得流出了泪水，她自己也奇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当她终于回到中军帐的时候，谭绍光说：“你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女神。”

傅善祥苦笑了一下，说：“他们多可爱呀！太平天国的江山，其实是他们在支撑着啊！”

闲话了一会儿江防上的事，谭绍光忽然问：“你什么时候当王娘啊？”

傅善祥瞪了他一眼：“快了。”

谭绍光嘻嘻地笑。

“你笑什么？”

谭绍光说：“你若真的快当王娘了，你就不会告诉我了。”

傅善祥的内心又经历了一次震动。他怎么这样懂我的心啊！是啊，王娘对人是具有吸引力的，可比起叫人心跳的纯真爱情来说，王娘的地位是一文不值的。

她怕谭绍光，再不敢就这个话题谈下去了。对付他，最好的办法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可你做得到的吗？

二

一艘悬挂着美国国旗的军舰驶入了南京江面，舰长麦尔斯和新任美国驻华公使麦莲站在舰桥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天京城和驻扎城外的大营。麦莲虽只有三十几岁，可看那一脸经过梳理和人工卷曲的黄胡子却像 50 岁的人。

舰长麦尔斯说：“他们会不会开炮？”

麦莲说：“在镇江，太平天国的吴如孝不让我们往上游行驶，可我们闯过来了，他们也并没开炮。”

麦尔斯扬起他那尖利的下颔，问：“麻西国务卿到底要我们干什么呢？”

麦莲说：“当然是要弄懂，太平天国是怎么回事。保护我们在中国既得的商业利益。如果太平天国能胜利，就承认它，如果它拒绝与我们交往，就支持清政府，消灭它。”

麦尔斯说：“跟中国人打交道，大炮说话最管用，他们总是想把大门关起来，你用大炮轰开它的大门，他们又会变得猫一样温驯。”

麦莲哈哈地笑了起来。他们把船慢慢向太平军的江边炮台靠拢，一边打旗语。

望江炮台的太平军官兵发现了在江上游弋的美国军舰。

有人叫起来：“洋人军舰！”

“哪国的？”

“旗上有一大片星星，还有条条。”

“那是英国的。”

“不对，英国的是个米字，这是美国旗。他们来干什么？”

大籐上的总制冯义下令：“打旗语，叫他马上退回去，不准在我们的江面上航行。”

士兵向美舰打旗语。冯义亲自飞奔谭绍光中军帐来报告。

谭绍光正与傅善祥说话，望江炮台的总制冯义跑来报告：“检点大人，有一艘美国军舰闯到江面来了，我们打旗语让它退回去，它不但不走，还要上岸，要见长官。”

谭绍光看了傅善祥一眼，说：“这种事我可没碰上过，来软的，来硬的？”

“应当不软不硬。”傅善祥说，“他若是友好往来，处处遵守咱太平天国的规矩，咱们以礼相待，他若是像英国人贩卖鸦片那样蛮不讲理，咱们也不客气。”

正说着，又一个军帅跑来报告：“洋人弄了一张纸来，他们在码头上等着呢。”

他递到谭绍光手里的是一份英文照会，谭绍光说：“什么玩意儿，曲里拐弯的，天书一样。”

傅善祥说：“这是英文，哪懂这个呀？”

谭绍光说：“就是想谈，也谈不成，他不懂咱的，咱不懂他的，这不是干瞪眼吗？”

傅善祥忽然说：“有了，石益阳会说洋文！”

“她怎么会洋文？”谭绍光说。

“她跟洋人唸喇学的。”傅善祥说，“我去叫石益阳来，你就接待一回洋人吧。”

“我不行，我一见了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就想笑。”谭绍光说。

“东王可不打怵，”傅善祥说，“他还没你认的字多呢，对付洋人，纹丝不乱，滴水不漏。”

“那你得在这。”谭绍光说，“你见的世面多，我万一出了丑，不是丢太平天国的脸吗？”

傅善祥答应了，走出去找石益阳。

谭绍光特意把代表他品级的双团龙马褂也穿了起来，然后下

令：“带美国人上来！”

从总制往下，一声声传下去，“带美国人上来”的喊声一直延伸到江边。

谭绍光营帐经过一番精心布置。

谭绍光和傅善祥坐在上面，旁边单设一小桌，那是石益阳的坐位。两边雁翅般排列着二十几个将官，按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官阶排下去，门口是牌刀手亲兵。

三通大鼓响过后，门口有人喊：“带洋人！”

来到门口的麦莲、麦尔斯吓得眨了一下眼，相互看看，麦莲说：“我们好像到了一个很古怪的地方。”

“不准说话！”走在他们后面的冯义说。可他们看看他，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来到营帐里，谭绍光问：“你们是美国人吗？跑到我们这干什么来了？”

石益阳立刻用英语译了过去，不但太平天国的将领们向石益阳投去赞美和称奇的一瞥，麦莲和麦尔斯也颇为惊奇，麦莲对石益阳说：“你的语音是纯正的伦敦语音，你去过英国吗？”

石益阳说：“没有，我有个很好的英国老师。”

傅善祥小声对谭绍光说：“他们是使者，该待之以礼，请他们坐下。”

谭绍光说：“赐坐。”

当一个牌刀手搬来两张椅子放在正中间时，麦莲说：“赐坐？难道不用赏赐，我们不可以坐吗？”太平军官员们忍不住笑，大家的神情同看耍猴差不多，新奇又开心。

麦尔斯虽然坐下了，却总感到有些滑稽，他四下看看，说：“公使先生，我们像不像是受审的囚犯？”

当石益阳笑着把他们的话译给傅善祥、谭绍光听时，谭绍光说：“让你们坐了，还挑三拣四的。行了，把椅子搬到我旁边来

吧。”

这回麦莲感到平等了，满意了，他问：“请问，长官是什么官儿？”

谭绍光说：“太平天国殿右十四检点。”

麦莲仍然不明白：“有多大？”

石益阳自作主张地说：“很大，除了各王侯和丞相，就是他大了。”

麦莲与麦尔斯小声议论，看来相当于清政府的总督、巡抚。

石益阳说：“一点不错。”

“这么年轻，当这么大的官。”麦莲有点肃然起敬了，他又指着傅善祥问：“那位美丽的小姐是这位长官的夫人吗？”

石益阳译过去时，傅善祥的脸红了。

谭绍光说：“她比我官大。”

一听说这女的官更大，麦莲更为惊奇，他说：“听清朝的官员们说，你们是匪，是强盗，我看你们都是很好的人嘛。很文明，很有修养。”

傅善祥说：“他们才是鱼肉百姓的强盗。”这句话石益阳怎么也译不好，麦莲说：“让老百姓吃鱼、吃肉，那不是很好吗？”

石益阳再译给傅善祥听时，傅善祥笑了：“反了，是把老百姓当成鱼肉来吃。”

两个美国人哈哈大笑起来，这回懂了。

谭绍光问：“你们此来何干？”

麦莲说：“我代表美国政府，要见见你们的天王、东王，可以吗？”

谭绍光说：“我可以代禀，这不难。不过，镇江的吴丞相不是告诉过你们规矩了吗？他叫你们在镇江江面上等，你们却擅自闯到天京来，你们这是不友好的表现，我们完全可以开炮击沉你们的军舰，你懂吗？”

麦莲说：“我们是友好的，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吴将军说，我们拜见天王，必须跪下称臣，这我们不能接受，所以到这里来交涉。”

谭绍光说：“到哪里都一样，我们的天王乃天下万国太平真主，你不跪具禀奏怎么行？”

“你们这是愚昧。”麦莲说，“你们的天王不是什么万国之主，过去满清皇帝也称他是天朝大国，是万国之主，可是我们的大炮、军舰来了，他再也不说万国之主了。”

麦尔斯舰长纵声大笑，他一笑，挂在屁股后的金把手枪直摇晃，这引起了石益阳的注意。

傅善祥义正词严地驳斥说：“你们靠军舰、大炮能吓住清妖，可吓不住太平天国。你们如果平等地与我们贸易，我们欢迎。否则，你们就退出长江口去。”

麦莲说：“我要见你们的天王。”

谭绍光说：“见不见天王都是一样的。上一次，也是你们美国军舰，在这里横冲直撞。”

傅善祥说：“你的前任公使马沙利先生受过东王的接待。后来他在上海说，太平天国是一群无知的人，想和他们平等交往不可能，惟一的选择是用大炮说话。麦莲大使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看法呢？那我们连一句可谈的也没有。”

麦莲说：“你们拒绝美国，就是拒绝友谊，拒绝文明。”

谭绍光大笑：“美国就等于文明？”

麦莲说：“那你们别后悔，我们会帮助清朝政府，给他们枪炮，来消灭你们。”

傅善祥说：“太平天国不怕你们吓唬，我们能消灭清妖，也能打败所有与清妖狼狈为奸的洋妖。”说罢拍案而起。

谭绍光也站起来厉声说：“走！把你们的军舰开出长江口，一个时辰后不走，我们就开炮。”

麦莲和麦尔斯无奈地耸耸肩，走了出去。

三

石益阳在草场里找到了正在抓蝈蝈的曾宪，在他撅着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说：“你不是想再得到一支洋枪吗？”

手里掐着一只蝈蝈的曾宪眼睛一亮，问：“在哪？”

石益阳朝码头那边一指，说：“洋人舰长屁股后有一把金把手枪！”

曾宪说：“走，咱们去抢。”

石益阳说：“怕不容易。”

二人向码头跑去。他们避开人群，从近路接近了救生艇停泊的地方。

美舰如庞然大物矗立海上，码头上泊着一只救生艇，上面有四个荷枪的美国兵，围在救生艇旁有二三十个太平天国的圣兵，如临大敌地监护着小艇。

麦莲、麦尔斯和两个卫兵灰溜溜地向小艇走来。

石益阳、曾宪快步跟过来，他的目光集中在麦尔斯屁股后的手枪上，他说：“小船上还有几支大枪呢！”

石益阳问：“弄不弄？”

“弄！”曾宪说。

“硬抢不行。”石益阳问，“你会泅水吗？”

曾宪说：“我在水底下能一口气待半袋烟工夫。”

“那就行了。”石益阳拉起曾宪就跑，他们是抄近路跑下斜坡的，抢先到了江边。

这时总制冯义也送麦莲二人到了江边。

石益阳和曾宪三下五除二地脱了外衣，一头扎下水去，向军舰方向潜游过去。

这时麦莲和麦尔斯刚刚上了他的救生艇，总制冯义向他们最后警告：马上把军舰开走，不然我们就开炮。

麦尔斯说：“我们军舰上也有炮！”

幸好那个太平军总制听不明白，麦莲拍拍他的膝盖，示意舰长看环列在炮台上的一排排八千斤大炮，说：“你们占不着便宜的。”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是一脸的悻悻然。

石益阳和曾宪像两条白鳍豚，在透明的江水中自由自在地向前游，只偶尔露出水面换换气。

石益阳再次钻出水面时，她看见救生艇此时的位置在正前方，他们在军舰和小艇的中间。曾宪也晃着脑袋露出了水面，石益阳说：“下手吧，小船靠近军舰时就不行了。”曾宪点点头，一头又扎到水下。

他们在水下迅速向小艇游去。

麦莲坐在救生艇上，对麦尔斯说：“清朝政府是很希望我们帮他们打败太平天国的，阁下认为太平天国能支持多久？”

麦尔斯说：“我说不好。我以为，再看一看英国、法国的立场，不管怎样，谁对我们有利，我们就支持谁。”

“叫我们下跪，这太可笑了。”麦莲说。

“在这一点上，天王和咸丰皇帝没有什么区别。”麦尔斯说，“也许这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下跪比主权更重要。”

两个人都大笑起来。

他们根本想不到，石益阳和曾宪已经潜到了救生艇下面，二人在水下拍了一下手，一齐游到救生艇外侧，用力一掀，小艇立刻向左倾去，艇上的人一阵慌乱，更使小艇失去了重心，两个小家伙又在水下加了把劲儿，把救生艇拱翻了，七八个人纷纷落水。

曾宪目标明确，根本不愿去捡沉入水下的长枪，他直奔麦尔

斯。麦尔斯已经浮上了水面，却被曾宪拖住双脚，用力一拉，又沉了下来。

麦尔斯一转身发现了曾宪在向他袭击，就伸手来扼曾宪的脖子，石益阳已经拖起了两支滑膛枪，正欲升上水面，却见曾宪已被麦尔斯扼住脖子，她赶忙扔了枪扑过去帮忙。

这时另外的几个落水者都已浮出了水面，在挣扎。

美国军舰上又吊下一支小艇，在拼命驶来营救。

站在岸上的和炮台上的太平军一见美国人落水，都拍着手笑，看热闹。

水下，石益阳上去扼住了麦尔斯的脖子，麦尔斯松了手，曾宪趁机拔出了他屁股后的手枪。石益阳见了，也松了手，两人鱼一样游走了。

麦尔斯浮上水面，大喘着气。已经被救上船的麦莲指着水面上的麦尔斯说：“舰长上来了！我以为你喂了鲨鱼呢。”

扒住船帮的麦尔斯说：“这里的人，比鲨鱼厉害。”

四

长江边金色的沙滩热得烫人。

石益阳和曾宪躺在光洁绵软的沙滩上晒着太阳，曾宪用热沙子把自己埋了起来，只剩下一个脑袋。那把金柄手枪亮晃晃地摆在沙滩上。

石益阳说：“你还想拿这支手枪去刺杀东王吗？”

曾宪说：“那当然。我在爹的坟前发过誓，有朝一日，我一定割下杨秀清的狗头，在爹的坟前祭他，我的心愿也就了啦。”

石益阳说：“你太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敢进城去吗？就是混进城，你能再混进东王府吗？”

“想办法呗。”曾宪说，“活人还让尿憋死？”

石益阳说：“你回天京，若是再犯了事，你就对不起人了，得有不少人跟着你送命，劫法场的，那些行刑的人，还有你姑姑，谭检点……”

这倒是曾宪没有想过的，他说：“那我怎么办？”

“找机会，”石益阳说，“我不是说了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曾宪不再坚持马上要去刺杀东王了。

石益阳从热沙堆里爬起来，她说：“换上干衣服，该回去了。”

望着江面上驶远的美国军舰，曾宪说：“那个洋鬼子丢了手枪，心里不知怎么憋气呢。”

“那他不在乎。”石益阳说，“枪，他们有的是，就像咱们打一把刀一样容易。在水下时，我都捞到两条大枪了，因为去救你，都扔了，真可惜。”

曾宪说：“我们再下去捞上来。”

石益阳望着辽阔的水面，说：“那么宽、那么深的大江，可不容易找，我可不下去了。哎，曾宪，这支枪该归我吧？”

“那可不行。”曾宪马上抓到手里。

石益阳说：“你真不够意思。主意是我出的，我一样下水出了力，又救了你的命，你这么小抠？”

曾宪也觉得自己不够意思了，就说：“你带 10 天，我带 10 天，行不？”

石益阳说：“小气劲儿！行了，我也不那么不值钱，跟你分着带。”

曾宪不好意思了：“那，你带着吧。”

石益阳把枪接过来，打开看看，说：“这是滑膛枪，才 5 颗子弹，打完了 5 颗，你这不是什么用没有了吗？”

曾宪说：“什么地方有子弹啊？”

石益阳说：“我有办法。我的老师唻咧说在上海能买到，那里洋人多。”

曾宪说：“那快托他去买它一大把来。”

“子弹论发，”石益阳说，“不论把。”

曾宪慷慨地说：“行了，我以后想法再弄一支，这支给姐姐了，你让我过一回瘾，放一枪就行了。”

石益阳把枪递给他：“你打两枪吧。”

“打什么呢？”曾宪拿起枪，在沙滩上跑来跑去，忽见天上飞来一只白翅水鸟，他举枪就放，砰一声，子弹壳退落脚下，看看天上，沙鸥依旧在飞。

曾宪眯起眼来瞄了好一会儿，砰的又是一枪，还是没打中，沙鸥好像嘲弄他似的，竟然在他们头上盘旋了。

曾宪泄气地说：“他这枪不好使。”

“你这是脚不正赖鞋歪。”石益阳说，“哪能一下子打中飞鸟？这和练箭一样，何况，这枪有后坐力，得慢慢练！就你这两下子，就是那天我不扑倒你，你也未见得能打中东王。”

曾宪不出声了。

石益阳扑打着沾在身上的沙粒，抓起沙滩上的衣服，四下看看，说：“这地方太平了，也没地方换衣服呀！”

曾宪说：“我给你挡着。”

石益阳同意了，说：“背过脸去。”

曾宪背过身去，向着炮台方向，可见远处影影绰绰的人影，他问：“挡住了吧？”石益阳说：“闭上眼睛。”

曾宪说：“不闭上也看着啊！”

“叫你闭上你就闭上。”石益阳说。

曾宪就闭上了眼睛。石益阳脱去了沾满沙子的湿内衣，迅速穿上外衣。当她转过身来时，发现曾宪还死死地闭着眼睛呢。她走到正面，格格地乐起来。

曾宪问：“能不能睁开呀？”

“不能。”石益阳已经掀起手枪悄悄走上了堤岸，曾宪仍用力地闭着眼。他又一次叫：“还不让睁开吗？我都迷糊了，快站不住了。”

他听到笑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曾宪一睁开眼，见石益阳已走上了通往兵营的大路。他叫了一声：“好啊，你骗人。”就飞快地追了上去。

他跑，石益阳也跑，当曾宪终于追上她时，生气地说：“我再也不跟你好了。”

石益阳抱着他亲了一口说：“姐姐逗你玩儿呢。姐姐从小是苦命，你也是孤苦伶仃，你以后就给我当弟弟吧，行不？”

曾宪郑重地点了点头。

第 59 章

在神与人之间飘飘然行走，须防尘埃落地。

—

锣声震耳，天京街头的行人四散走避。又是东王杨秀清的大驾出行了，一队队骑兵在前开路，吆喝着驱赶行人。

杨秀清坐在盘龙绣凤的红白两色大轿中，看着脸冲外跪在长街两侧的市民，心里有一种满足感。

前队执事、卤簿已到了天王府前，听见锣声，黄门官刘央上来制止，告诉他们，只能偃旗息鼓地通过天王府前。

侯淑钱下马问：“你敢挡东王大驾？”

刘央顶撞说：“东王也大不过天王去吧？”

侯淑钱一听火了，大声下令：“敲锣，给我敲，鼓乐手，给我奏乐。”

一时鼓乐齐鸣，东王的仪仗队在天王府门前不走了。

杨秀清打开轿帘，问：“怎么了？”

侯淑钱走到东王面前说：“后稷殿下，天王府的黄门官竟敢

不让我们走这条街，又不准鸣锣，还说东王也大不过天王去。”

杨秀清说：“真是无法无天了，把那个黄门官给我押来！”

骑马立于轿旁的傅善祥马上谏道：“殿下别跟无知的人计较了，我们走吧。”

杨秀清说：“不行，天国连个规矩也没有了，还得了吗？”

这时，侯淑钱已令牌刀手将刘央五花大绑地推到了杨秀清轿前。

傅善祥又劝谏说：“她再不好，毕竟是天王府的黄门官，不看僧面看佛面，训斥几句就是了。”她怕杨秀清要动狠的，马上抢先对刘央说：“你也太不懂规矩了，东王大驾是你拦得的吗？还不快给东王赔罪？”

刘央知傅善祥是有意救她，忙跪下，说：“惊了东王大驾，奴婢罪该万死。”

“你该不该死，我哪管得着！”杨秀清并不买账，“回头叫你的天王处置你，他一高兴，给你升官也未可知，那算你的福气！”

刘央吓得跪在那里直筛糠。

杨秀清又命令侯淑钱：“走，现在我就去见天王，问问天王是怎样管束下属的，他若管不了，我来替天王管。”

傅善祥见他节外生枝，忙说：“东王息怒。犯不上因这点小事惊动天王。再说，殿下不是亲自巡城吗？才走了半个城啊！”

杨秀清不听，仍说：“进天王府，去禀报天王！”

傅善祥已经束手无策了，眼看着前面的仪仗队已经向天王府大门走去。

圣天门不是那么好闯的。

在二门真神圣天门前，杨秀清的大驾被挡住了，圣天门大门紧闭，门前站着几十个虎视眈眈的牌刀手。

杨秀清大怒：“怎么不开门？我要见天王！”

已经匆匆赶到圣天门前面的尚书司琴说：“回禀东王，已派人

去禀报天王，没有天王诏令，没人敢开启圣天门。”

杨秀清挑战地问：“连我也不行吗？”

司琴不卑不亢地说：“卑职想，天王如知道东王驾到，一定会后圣天门请东王入内的。”这是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杨秀清在轿中冷笑，说：“我看到底开不开。”

杨秀清闯宫的事早惊动了洪秀全，他当时在天王府上书房里，不动声色。

蒙得恩对天王说：“东王闹得太不像样子了，陛下该下一道诏旨斥责他了。”

洪秀全说：“朕的诏旨也抵不过神的诏旨呀！他会搬出天父来的。”

“那就这么忍下去吗？”蒙得恩说，“这可是欺到家门了，如不给他点颜色看，他更要得寸进尺，再说，也令天下人耻笑啊！”

洪秀全问：“天下人耻笑谁？他，还是朕。”

蒙得恩说：“当然是陛下。”

“不过是笑朕懦弱、无能。”洪秀全说，“会不会说杨秀清欺君罔上呢？”

“那倒会说，”蒙得恩说，“可说有什么用？”

洪秀全说：“这就够了，让他争够面子，风光出尽，终有尘埃落定的时候。”

这时，司琴走来，面色很难看，说：“东王派人去叫北王和文武百官去了。”

天王洪秀全问：“他意欲何为？”

“还不是要他的威风，出陛下的丑？”司琴说，“黄门官刘央绑在广场柱子上，这不是反了吗？如天王再忍下去，小臣辞官。”说着摘下了绣花纱罗围帽，托在手上，跪下了。

蒙得恩也忙脱下他的无翅、纸骨贴金缀龙凤、衔贯珠黄绶二挂的侯爵官帽，也跪下了。

几十个陪侍的天王府官员全跪下了。

洪秀全说：“东王为国出了很多力，功勋盖天，朕心里敬他，连朕都让他三分，你们这是何必呢？”

蒙得恩说：“天王再一味退让，天国将易姓，我等死无葬身之地了。”

洪秀全冷笑一下，说：“你们这么看，朝野内外是不是都这么看呐？行了，都起来吧，朕自有道理，为了天朝，朕愿退避三舍，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还没有占有全天下呀！”

众臣子只好忍气吞声地站起来。

二

天父台广场上充满了肃杀气氛。

除了东王的銮驾、仪仗，文武百官陆续奉命来到，看这阵势，人们都预感有一场祸事将要降临，人人不语，连招呼都不敢打，都以目示意，人人垂手侍立，仿佛在办丧事。

洪秀全头戴有两挂黄纓、两个金翅前面扇面式冠额、满天星斗金冠，身着绣九条龙的红袍，从后林苑出来了，他几乎没有什么仪仗、卤簿，与东王的排场形成鲜明对照。

洪秀全上了天父台，坐下，杨秀清这才从轿里走出来，扶了扶盔顶有一纓枪、四周镶有珠宝璎珞的双龙单凤冠，向天王双手抱拳，拜了拜，说：“天王万岁，臣在此恭候多时了。”

北王为首，众官一齐跪倒，三呼万岁毕，方才起身。洪秀全照例给东王、北王赐了座。

洪秀全问：“卿来何事呀？”

杨秀清道：“臣巡查城防，路过天王府，黄门官刘央出言不逊，居然挡我的驾，天王看该如何处置呢？”

洪秀全故意显得很窝囊的样子，为难半晌，才说：“她不懂规矩，冒犯了爱卿，就杖打一百吧。”

“那太便宜了她吧？”杨秀清说，“对这样无父无君的人，即可视为妖，有妖不除，那还得了？”

洪秀全说：“那就听凭爱卿处置吧。”此言一出，他分明看到了许多人面有不平、不忍之色，他故作不见。

“那好。”杨秀清说，“将那个妖女推出去斩了。”

众人皆惊，可又敢怒不敢言。

“慢！”人群里有人大叫一声，傅善祥举目望去，只见洪宣娇挺身而出，她今天穿了一袭四龙滚边红袍，头戴贯珠露发凉帽，潇潇洒洒急步上前，说：“禀天王万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天王府里的事，要东王来处置，长此以往，不是乱了吗？”

此言一出，人群里引起一阵低声议论。

洪秀全审时度势，说：“那就叫天王府刑部去议处吧。”

正当人们松了一口气，庆幸这场危机过去时，杨秀清又浑身发抖了，抖得头上的纓枪和珠宝璎珞哗哗直响，冠额正中的“东王”两个金字也晃成了一片金光。他妹妹杨云娇及时地喊了声：“各位小子们，天父临凡了，接旨——”

尽管很多人都露出厌恶、恐惧的神色，可没人敢违抗天命，都跟在洪秀全后面一齐跪倒了，广场上静得连金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到。

韦昌辉一会儿看看天王，一会儿与陈承瑔交换一个眼色，他脸上是惟一没有恐惧感的，他以为天王的脸色也是泰然的。

杨秀清手舞足蹈了一阵，便代天父开言了，他说：“尔众小的们听着，不要以为进了小天堂，就可以忘乎所以了，各人应严加管束自己，洪秀全也不例外。”

他自己是否例外，没有说。接着杨秀清代天父训斥洪秀全说：“尔深居宫中，不理国事，又纵容臣下，连你的门吏都目无

尊长起来，这还了得。”

洪秀全只得说：“请天父恕我失察之罪。”

杨秀清问：“尔有过失，不止这一件，尔知道吗？”

洪秀全已经热汗淋漓了，他偷眼去看臣僚们，个个脸有不平之色。洪秀全仍然答道：“我有过失。”

杨秀清又说：“尔屡有过失又不改，当杖四十。”

这就不再震动而是惊吓了，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相互看看。最后目光都集中到北王身上。

韦昌辉直挺挺地跪着，说：“天父息怒，如若杖天王，小臣愿代天王受打！”

接着是一片“小人愿代天王受打”的喊声。

杨秀清显然是最后试一试他的权威和在人心天平上的分量，他断然说：“尔等退下，尔等不能代秀全受过。”

洪秀全爬起来，走下丹陛，自己趴下，说：“天父息怒，秀全愿受杖责。”

尽管打手们尽量把板子下得很轻，可洪秀全的屁股上仍是一片鲜血淋淋。傅善祥不忍看了。

北王以下许多臣子跪在地上号啕大哭，不断地喊着“天王，天王啊……”

望着这一切，杨秀清脸上是得意忘形的样子，他终于宣称“朕归天去了”，一场闹剧完结。

三

回到天王府上书房，国医李俊良随即赶到。

李俊良给洪秀全上过棒疮药后说：“天王不要动怒，勿食辛辣之物，七天就没事了。”

洪秀全伏在躺椅上，忽听外面人声鼎沸，他问：“外面什么

人喧哗？’

蒙得恩说：“百官不走，跪在那里请命。”

洪秀全问：“请什么命？”

蒙得恩说：“他们……要求天王要自强起来。”所谓自强，洪秀全当然明白是何所指。

他示意洪仁发、洪仁达把他扶起来，架到窗下，蒙得恩推开窗子，一看，满地跪着涕泗滂沱的文武百官。

洪秀全也流泪了，他向大臣们摆摆手，说：“谢谢各位。天父责我，不得不服啊！大家回去吧。”

有人喊：“天王如不自强，太平天国国将不国了！”

接下去又是一片“天王要自强”的声音。

洪秀全关上窗户，脸上掠过一丝左右的人也不多见的冷酷的笑容，他说：“朕说过，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是时候了。”

蒙得恩最先明白了洪秀全的意图，马上凑过来，问：“现在怎么办？”

洪秀全说：“去叫石达开秘密回京，他回来后只准他和韦昌辉两个人到朕这来。”

蒙得恩说：“石达开在武昌，臣马上叫人去找。”

“绝不可叫东头知道。”洪秀全说。

蒙得恩道：“东殿正是意得志满之时，他认为百官都已服服帖帖，连天王也挨了他的责打，还有什么人敢对东殿说个不字呢？”

洪秀全说：“从今天起，天王府要严加戒备，进出之人都要严加防范。”

蒙得恩说：“除了天王府的牌刀手，臣再去调三千兵来。”

“不，”洪秀全说，“不要露出一一点痕迹，内紧外松就行了。在外面巡逻的人要用民装，不要叫人看了以为天王府出了什么事。”

蒙得恩说：“臣懂了。”

洪仁发说：“你总算明白过来了，不挨40大板，你还说杨秀清是好人呢。”

洪秀全笑笑，说：“让天下人说话，比朕一人说话不是更好吗？让天下人看清，非朕负人，而是人负我。”

洪仁发说：“天王还想依靠那个两面三刀的韦昌辉？”

洪仁达也说：“韦昌辉不可靠，他现在早就靠到东面去了，把妹妹也嫁到了东殿。你看，方才冒死在这请求天王自强的怎么没有韦昌辉？他早吓跑了。”

洪秀全的表情是不以为然的，他自认为天朝上下每个人不过是他棋盘上的一个棋子，韦昌辉会逃过他的掌握吗？

别人都只看到韦昌辉嫁妹取悦杨秀清的表象，而洪秀全却早看出他这是韬晦之计，洪秀全早就断言过，日后手刃杨秀清者必此人。

四

洪秀全看人是准的，连韦昌辉本人也没完全猜得到洪秀全看穿了他。

杨秀清当众杖打天王，合朝文武痛心疾首，只有韦昌辉不但不忧愁，反而情绪高涨，回到北王府，竟拿了鱼竿到后湖去钓鱼了，没事人似的。

父亲韦源玠很生气。他在外面已经听够了闲言碎语，无非是韦家巴结东殿、不择手段、寡廉鲜耻之类的话。他原来就反对把女儿玉娟嫁给东殿人，可拗不过韦昌辉。现在，杨秀清真到了狼子野心毕露的地步了，韦家人这么没骨气，充当东殿的马前卒，很丢脸。

韦源玠气冲冲地找到了后湖，韦昌辉自得其乐，正钓上一条

鲫鱼来。

韦源玠坐在他身旁一块石头上，说：“你还有心思钓鱼取乐？”

韦昌辉面带喜色，把鱼扔进水中的鱼篓说：“是呀！有值得一乐的事，我还会愁眉苦脸吗？”他颇有点“万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

韦源玠的眼睛望着被日光晃得亮晶晶的水面，说：“天京城都快闹翻了！这杨秀清是不是中了邪了？居然敢打起天王来了！”

韦昌辉又钓上一条小鱼来，他说：“这不过是他小试锋芒而已。”

“试什么？”韦源玠问。

韦昌辉说：“试试他手上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的分量，试试他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里有多少人心。”

“结果呢？”韦源玠说，“他可是大失人心了，人人都看出了他的狼子野心。”

韦昌辉说：“他自己可不这么看。”他的分析正相反。杨秀清得意极了，他当众责打天王，和打韦昌辉、打秦日纲又不同了。结果没有人敢怎么样，最多像韦昌辉一样，请求代天王挨打。特别是天王自己，甘愿挨打，这使杨秀清高兴极了，他成功了，认为谁也奈何不得他了。

韦源玠叹了口气说：“想不到是这样。若是南王、西王活着也就好多了，他不敢这么张狂。”

“龙越多越不下雨，龙越多越打架。”韦昌辉说，“其实，最傻的还是杨秀清，他只有野心，却没有权术，他倒霉的日子不远了。”

韦源玠摇摇头，说：“不可能。你看天王那个逆来顺受的样子，天生是个弱主儿，他已经彻底让杨秀清拿下马了。”

韦昌辉说：“爹，你把天王看得太简单了，十个东王捆在一

起也斗不过一个天王，你信不信？天王太高明了。”

韦源玠说：“怎么可能？当着臣下挨板子都不敢吭一声，脸都丢尽了，威风扫地，还说什么高明！”

韦昌辉说：“他这是引而不发，也是诱蛇出洞。”韦昌辉认为天王是有意让杨秀清的丑态大白天下，让天下人起而诛之，那时他就顺应了人心，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东王削平了。否则，东王有那么深的根基，外边有那么多将领都是他的人，你动他，会天下大乱的。现在到时候了，天王不去动他，他反倒失人心了，你说天王不高明吗？

韦源玠道：“既然天王早就不喜欢他，为什么又给他那么多权力？同是王，他要节制诸王！”

韦昌辉给他父亲分析前后的形势：打天下没有人怎么行？天王总不能自己上阵杀敌呀！天王其实谁也不信任，他不过是用张三来抵制李四，用李四来打王五，再用王五反张三，谁都是天王手上的一个棋子，只要这些人不联合起来，天王都有办法控制，并一一击破，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最忠于天王，也是天王最宠信的臣子。

他父亲仍旧不很相信，他问：“你说现在到时候了，我不信他有魄力杀了杨秀清。”

“这个魄力天王是有的，且游刃有余。”韦昌辉冷笑一声。接着他推断，天王不会亲自动手，或用外面的人发勤王之师回京讨逆，或者在京内找个有实力的人物，借刀杀人，他会小心地躲开“暴君”和“杀戮”的罪名的。

“他会借谁之力？石达开？秦日纲？”韦源玠问。

“不，”韦昌辉说，“他肯定在打我的主意。首选人物是我韦昌辉。”

韦源玠一听，忙制止：“你可不能出这个风头。杨秀清十恶不赦，但不该由我们来杀他。”

“你看你。”韦昌辉扔下鱼竿，索性不钓了，“你恨杨秀清恨不得想咬下他一块肉来，现在又怕了。”

“不是怕，”父亲说，“你会在青史上留个犯上的名儿。”

“诛逆和犯上，有时差不多，”韦昌辉说，“就看历史是谁写了。你胜利了，不就是你写吗？”

“还有翼王、燕王，这种事，还是让给他们去干吧。”韦源玠说。

“不，不能让。”韦昌辉在湖边踱着步说，“这是权柄，怎么能拱手相让？”

“怎么杀人又成了权柄？”父亲问。

“谁讨逆诛杨，谁就立了大功，在天王面前就讨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何况，除了天王，我头上只有一个东王压着我了。”

父亲不无忧虑地说：“你弄不好，会把韦氏一门的身家性命都搭上的。”

韦昌辉纠正说：“正是为了韦氏一门的身家性命，才必须铤而走险。”

韦源玠长叹一声，闭上了眼，说：“天朝刚刚建立几年，怎么就出这种事呢？”他忽然又睁开眼，问，“那，玉娟怎么办？”

“玉娟有什么关系？”韦昌辉问。

“灭门的话，她不是在劫难逃了吗？”韦源玠说。

“那不是咱们说了算吗？”韦昌辉说。

“都是你，非拿玉娟去买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即使料到了今天，当初也没有错。”韦昌辉说，“委屈一个玉娟，换来韦家一门平安，有什么不好？杨秀清至少现在不会对我有什么疑心吧？”

这时，侄子韦以邦过来了，他小声说：“东殿一切都照常，没有加岗，东殿在看歌舞，演示太平乐。”

韦昌辉望着父亲笑笑：“他是个很有才干的蠢人，他真的以为天下都是他的了，居然毫无防备。”

“天王府呢？”韦昌辉又问。

韦以邦说：“表面看没什么，可出入盘查严了，什么东西都打开检验，门口好像有便衣走来走去的。”

韦昌辉又看了看父亲，那意思是说，高下分明了吧？

第 60 章

权可以成人，也可以毁人。

—

八月的江南，天气又闷又热，空气湿得像能拧出水来，很少有晴天，天像漏了似的。

这几天天公作美，一连都是晴天，天空瓦蓝。杨秀清高兴，就令侯谦芳把东王府和从外面请来的歌舞班子集中到东王府的后苑，天天演练，一片歌舞升平景象。这天刚看了一个“天上人间”舞，忽然阴云四合，雷鸣电闪，大雨骤至。谁都毫无准备，个个淋得落汤鸡一样，杨秀清和傅善祥回到寝殿时，也淋湿了。

杨秀清喊宫女烧洗澡水，他催促傅善祥换下湿衣服准备洗澡。而傅善祥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愁眉深锁，站在窗前，看着如麻的雨丝，耳闻呜呜的风声，她真的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感。

杨秀清揩着脸走过来，问：“你在想什么呢？”

傅善祥说：“我有点害怕，不寒而栗。”

恰在这时响了一个霹雳，杨秀清把她揽在怀中，说：“有我呢，你怕什么？”

“越是有你越可怕。”这话她是脱口而出的，然而她内心的独白。

杨秀清松开她，打量着她，问：“你怎么了，唉声叹气的？你还有什么不知足吗？”他想到的首先是欲望。

“我怎么能不知足呢？”傅善祥说，“你对谁都冷冰冰的，惟有对我不这样。”

“你知道就好。”杨秀清说，“我愿意看你笑，可你总是满腹愁肠的样子。”

“我也想笑，可笑不起来。”傅善祥说，“这不是因为我自己，而是因为殿下。”

“胡扯。”杨秀清说，“我有什么叫你替我发愁的事？”

“你对我好，我就应当报答你，你说是吗？”傅善祥眼波里流荡着的是真诚和温婉。

杨秀清说：“不用你报答，你多给我点儿笑脸就行了。”

傅善祥说：“你关心过别人的笑脸吗？你关心的只是别人恐惧的脸，哭丧的脸。”

杨秀清说：“这叫什么话？”

“不对吗？”傅善祥说，“看着别人在你面前吓得不敢抬头，在你的杖责下恐惧得发抖，我看你这时候是最满足的。”

杨秀清说：“这又怎么了？”

傅善祥说：“可人活在世上，不光是有了权力的满足欲就完事了。权可以成人，也可以毁人，古人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杨秀清有点不耐烦了：“你倒是想说什么？你怎么教训起我来了？”

“我怎敢教训殿下？”傅善祥挽着他离开溅着雨水的窗户，走到浴室门口看着宫女往木盆里注水，她说，“殿下之荣，也是

我之荣，殿下之辱，也是我之辱，你我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殿下说对吗？

杨秀清再硬的心肠也会为她的柔情所打动，他抓住她的手，说：“你说得对，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傅善祥说：“你千不该、万不该当众责打天王，你打在他身上，疼在大家身上，冷在大家心上，你知道吗？”

杨秀清说：“可他们能怎么样呢？我打他，是代天父打他，我又不篡他的位，我是让天下人服我，不然，这个国家无法管理，天王除了在后宫与女人鬼混，什么也不干，我本想把他的丑事亮亮的，你知道他纳了多少个妃子了吗？81个，这都是有名有姓的。我不该责打他吗？”

傅善祥说：“可天王在天下人的心中，是圣洁的，是至高无上的。你打了他，人们会恨你，你没有想到吗？”

“我不怕人恨。”杨秀清说，“早就有人恨我，我知道。我还恨呢！我为太平天国操碎了心，有谁对我感恩戴德？天王还不知足吗？他整天吃喝玩乐……”

“你口口声声说天王吃喝玩乐，这是不对的。”傅善祥说，“我冷眼看去，天王是极有城府、极有心术的。他怕你，只因为你有天父附体一说，总有一天，他连这个也不怕你了。”

“什么时候？”杨秀清说，“我不信他敢违抗天父意旨。他敢违抗，臣民也不答应，天国里的人都相信天父。”

傅善祥说：“可你杖责天王时，那么多人哭，那么多人要求替天王挨打，我见到的都是愤愤不平之色，没有听到哪个人说天父惩罚得大快人心。”

杨秀清问：“说来说去，你想要我怎么样？”他有些不耐烦了。

傅善祥说：“挽回一下，也给天王一个面子。你同样可以用天父的口气来慰勉天王，他有了面子，就不会对你不满了。”

对于裹在神圣的光环里的“天父下凡”，傅善祥居然赤裸裸地让杨秀清“用”一下，这使杨秀清受到了尊严上的伤害，他斥责地说：“天父下凡，那是天父的事，怎么可以说下凡就下凡呢？”

傅善祥真想说，天父不就是你吗？天王还不知道这里的奥妙吗？可她不敢这样说，谈话也只能到此中止。她脱了衣服跨入浴盆没入水中时，突然有一种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感觉。

她最感凄凉和悲哀的不在于面对的现实有多么可怕，可怕的是即将灭顶的人却是个自信自负的人，根本无视现实。

二

石益阳随石达开到武昌来视察时，她有机会又见了李秀成一面，那时李秀成奉命守在武昌外的洪山阵地上。

石益阳穿着一袭红袍，头戴露着头发的纱罗围帽，脚蹬一双平头薄底红鞋，腰扎黄带，别着那把从洋人手里夺来的金柄左轮手枪，俏丽而洒脱。

在李秀成的洪山大营前下了马，一路打听来到中军帐。她意外地看见营帐前有个穿老百姓衣服的女人在洗衣服，看她那粗手粗脚的样子，石益阳猜想是李秀成临时雇来的洗衣妇，就没理睬她，径直往里走，不想那个高颧骨蜡黄脸的女人大声斥责她：“闯城门呀？”她原来是李秀成的元配夫人陆氏。

石益阳缩住脚问：“这位大嫂，李丞相在吗？”

那女人甩了甩手上的水珠，上下打量了石益阳几眼，才很不客气地问：“你找他什么事？”

这不是多此一问吗？石益阳本想顶撞她一句，却转念一想，她口气这么硬，说不定是李秀成的夫人呢？

这么一想，石益阳不敢莽撞，就客气地说：“啊，是公事。”

陆氏似乎不大相信，又问了一句：“什么公事？”一边盯着她一边又洗起来。

石益阳不高兴了，说：“公事怎么能与你说。”走过去开门。陆氏甩着手上的水珠说：“唉，你这小丫头，怎么乱闯？”

“我不是小丫头！”石益阳说，“我是太平天国翼王帐下的旅帅，你不能挡我见李秀成。”

一听她直呼丈夫名讳，那女人更火了：“我不管你是驴帅、马帅，这地方就是我说说了算，不让你进，你就不能进。”

石益阳说：“你是李秀成什么人？一个洗衣匠，也敢这么张狂？”

“我是他老婆！”那女人站了起来，双手叉腰，说，“你小看我，看我是个洗衣匠？”

石益阳笑了起来，说：“没想到，那么精明一个李秀成，娶这么一个女人！”

这一说，那女人更不依了，端起大木盆，冲石益阳泼了过去，泼了她一身。

“住手，这是干什么？”这时，李秀成带了几个牌刀手过来了。他立刻认出了石益阳，说，“是你呀！你怎么惹着她了？”又马上对他老婆说，“你怎么能这样？这是翼殿的公主，翼长金。”

“我管她长金、长银的呢，”她老婆夹了盆就走，嘟嘟囔囔地说，“你又看上了人家的长金公主了吧？”

李秀成极不好意思地说：“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她没教养，就这个样子。本来不叫她来的，她从天京跑来了。”

石益阳抖着身上的水，说：“若不是看在李丞相面上，我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她。”

李秀成把她让到帐中，说：“我找件衣服你换换。”

“不用了。”石益阳说，“我要穿了你家的一寸布，你的夫人回来不得闹翻天啊？我说李丞相，你怎么讨了这么个老婆？”

李秀成说：“没办法。”原来小时候他家穷，那年天大旱，吃不上饭，借了她家二斗米，她爹就非要把她给了李家不可，她是村里出名放泼的女人，谁也不敢娶，又比李秀成大5岁。后来李秀成的爹死了，还不起二斗米，这婚事也就背上了。

“我说呢，她看上去像你娘。”石益阳一边说一边大笑。

李秀成说：“翼长金公主可是骂人了！”

石益阳说：“对不起，我道歉。”

李秀成问：“你来送文书吧？”

石益阳拿出石达开亲笔写的信，交到李秀成手上，说：“曾国藩有调兵遣将的动向，可能又想打武昌。”

一边看信一边听她讲话的李秀成点头说：“你回去禀报翼王，洪山在我李秀成手里，不会丢的。”

望着李秀成精明强干的样子，石益阳突然说：“在东王府祝寿那天，我扣了你一身寿桃糕，今天令正又泼了我一身脏水，这是报应啊。”

李秀成笑了起来。

石益阳问：“你有什么真本事呢？”这话问得充满孩子气。

李秀成说：“这叫我怎么答？”

“据实答嘛。”石益阳说。

“天王、东王都没这么问过我。”李秀成说。

“这么说你不肯回答我了？”

“我是个平平常常的人。”李秀成觉得自己确实平常，从小种山帮工就食，八九岁时跟舅舅念了几年书，10岁起就下地干活了。若没有拜上帝教，他现在可能还在新旺村种田呢。他说他这样的人，只会感恩，认真地干，他说，我会有什么本事？

“你挺自谦。”石益阳说，“可有人断言，用不了多久，你就是太平天国的一大柱石了。”她是想探探他有没有自知之明。

“这可不敢当。”李秀成有点诚惶诚恐地说，“这是什么人信

口雌黄呀！”

石益阳笑了：“你敢说我父亲信口雌黄？”

李秀成不敢相信地瞪大了眼睛：“是翼王说的？”

石益阳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李秀成说：“那是翼王看走眼了，我真的没那么大本事。”

石益阳说：“不过，他也说你不好的了，你想听吗？”

李秀成说：“你愿意说，我就听，你不想说，我不勉强。”

石益阳说：“他说，你这人软了一点，容易计较。”软倒无所谓，“计较”就叫他吃不消。

李秀成的脸色为之一变，但马上恢复了正常，他说：“我身上欠缺之处比这要多。”

石益阳说：“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承认你有这毛病。告诉你，我爹看任何人都入骨三分，没错过呢。”说着站起来，往外走。

李秀成发现了她挎在腰间的手枪，说：“你这把枪好，比我的好多了。”他拿出自己的手枪，样子差，质地也粗糙。

石益阳说：“我这支是抢美国舰长的。”

李秀成说：“翼王的那支也没你的好，你怎么不给他？”

“他不要。”石益阳说，“他说，君子不掠人之美。”

“你们父女真有意思。”李秀成送她出来，又碰上了他老婆，正不怀好意地看着他们。

石益阳故意显得格外亲热地靠在李秀成身旁，说的却是这样一句：“把她休了算了。”

李秀成笑了：“快走你的吧。”

石益阳这才上了马，猛听砰的一声，原来黄脸婆把木盆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三

月亮挂在巍峨古朴的黄鹤楼上。

石达开乘着月色在长江边上漫步，石益阳陪着他。石达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走走停停。汪海洋带几个牌刀手远远地跟着。

石益阳只顾说她的新闻：“那李秀成的老婆是个又老又丑又泼的黄脸婆，李秀成干吗不休了她呀？”

“糟糠之妻不下堂嘛。”石达开说。

“我告诉他，你说他软，容易计较，我看他脸都变了，不怎么认账。”石益阳说。

石达开在想心事，没吱声。石益阳说：“你听没听见啊？”

“听见了。”石达开应付地说。

“听见什么了？”她追问。

石达开说：“你不是说伙食账吗？”

石益阳笑得前仰后合：“你真能打岔。爹，你什么事又发愁了？”

“没有啊。”

“你骗不了我。”石益阳说，“今天天京来人了，送来一封信，是不是为这事呀？”

石达开说：“天天有信、有诰谕，也不值得发愁。”

石益阳说：“这封是天王的密诏，让你星夜回京，对吧？”

“你怎么知道？”石达开惊愣地问。

“我偷看了呀！”她顽皮地冲石达开挤眼睛。

“若是别人偷看了，我会杀了他头。”石达开握起拳头吓唬她。

“别人也不是你女儿呀！”她说。

“你都长成大姑娘了，还这么调皮。”石达开说，“一会儿劫场，一会儿抢洋人的枪，你总叫我操心。你不知道我一天有多少烦心的事！”

“你都告诉我就不烦心了呀！”石益阳说，“我长大了，什么都懂。”

“是吗？”父女俩站下，来到水上栈桥上，石达开说：“那我请你帮我拿主意，天王让我星夜回京，我回去不回去？这一去是吉是凶？”

“君命岂可违？你回去是非回去不可。”石益阳说，“你得告诉我是什么事，我才能判定是吉是凶。”

石达开望着江面上扑棱着翅膀起飞的麻鹞，又陷入了沉思中。

一个人骑马从后面赶来，追上来才看清是黄玉鹰。石益阳说：“外公来了。”

当黄玉鹰把马缰绳扔给牌刀手走上栈桥时，石达开对石益阳说：“去吧，到那边去玩儿吧，我们走时叫你。”

石益阳撒娇地说：“没人做伴儿时你怎么不赶我走？外公来了你就翻脸不认人了！”

黄玉鹰说：“益阳这嘴真是刀子嘴。去玩儿吧，我还给你留了云片糕、麻糖呢。”

石益阳只得下了栈桥，在江边捡些片石在水里打水漂玩儿。

黄玉鹰问：“你今夜就动身吗？快船我都给你预备好了。”

“再想一想。”石达开说，“你说会不会与天王挨打的事有关？”

“我看像，”黄玉鹰说，“大概天王已经忍无可忍了。不然，用不着用密诏。”

“如果是这件事，那就很有风险了。”石达开分析着局势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天王决心除掉杨秀清，把他召回去动手。另

一种是讨论个对策，让他在天王、东王间搭个桥，使搭在弦上的箭松下来。他反正想不出有别的什么事。

“是啊，”黄玉鹰说，“倘是征战上的事，令都是出自东殿，天王不用操这个心。”

“岳父以为韦昌辉会怎么样？”石达开问。

“家里来信不是说了吗？那么多人跪在后林苑请天王自强，韦昌辉却不领这个头，溜了。”黄玉鹰认为这个人太有心计，他现在看东王势力大，早早把妹妹嫁过去，他是在保护他自己。

“韦昌辉可不是保自己的人。”石达开分析，他是要夺得实权的人。他嫁妹讲和，不过是麻痹东王，障其耳目，即使东王不算计他，他也会算计东王的。

“那你犯不上和韦氏联盟。”黄玉鹰说。他觉得韦昌辉的名声不比杨秀清好，杨秀清专横在明处，韦昌辉都是暗中较劲儿。如果让他们鹬蚌相争，石达开坐收渔人之利，岂不更好吗？伸手不打笑面人，不必当恶人。

石达开说：“但天王也未必不知韦昌辉的人品，也未必对他放手，所以才想到了我。不然，韦昌辉就坐镇天京，用不着千里迢迢召我进京啊！”

黄玉鹰说：“那你就回天京去吧。武昌战事不会有什么大事，曾国藩正在扩军，训练新兵还有一段时间。”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江水无休止地冲刷着堤岸、沙滩，发出单调的响声。石达开不怕打大仗、打硬仗，却最怕勾心斗角。当然了，奉天王诏回京，这不能算不正当，可他仍然打怵，不愿卷入，可又找不到不回去的理由。

四

秦日纲就不同了，他惟恐诛杨的大事拉下他。

洪秀全没有把密诏下给秦日纲，但秦日纲已经在一场大地震到来前看见亮闪闪的蓝色地光了。

陈承瑔忍耐了好几天，到底溜出了天京，溜到了丹阳城外秦日纲的大营里。杨秀清责打天王的事他早已知道了，他日夜盼着物极必反那一天。

陈承瑔谋划小事头脑够用，谋划大事常常糊涂，他是哭丧着脸来见秦日纲的，他认为天朝没有希望了，天王是扶不起来的太子，上百个臣子跪求他“自强”，他都不敢直起腰来说句硬话。

秦日纲说：“好事，打了天王，是天大的好事。”他比陈承瑔看得深远。

“好事？”陈承瑔以为他在说反话。

秦日纲说：“杨秀清利令智昏了。他打了天王，他在众臣民中就声名扫地了，这样的乱臣贼子，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你还干吗愁眉不展，快出头了。”

“天王不动手，谁来动手呢？”陈承瑔说，“东殿党羽遍布天下，稍一走露风声就完了。”

“成大业者当为此人。”秦日纲在手上写了个“石”字。

“他？”陈承瑔摇摇头，说，“他太圆滑、世故，成不了大事。”

“那要看天王的态度了。”秦日纲说，“如果天王让他干，那就是受王命，他一点责任也不担，何乐而不为？”

“他们都没有危险，你我已经背上了帮妖的罪名，不知哪一天被杀头，我看别人指不上，你手握重兵，又在天京外围，你该自己做打算。”

秦日纲不是没做这方面的准备，他手下除了本部兵马两万，还有陈玉成等四丞相兵马，加在一起有6万，杀回天京去，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秦日纲以为还要静观一下事态发展，看看天王那里的动静再说。

“你在兵营里安然无恙，我可是等于在天京大牢中啊！我今天不能再回去了。”陈承瑑哭丧着脸说。

“不行，杨秀清一旦发现你失踪，就会疑心你是畏罪逃走，他会警觉起来，你必须回去。”秦日纲生怕他打草惊蛇。

陈承瑑叹了一口气。

秦日纲说：“沉住气，我看，现在是刚刚亮了闪电，雷声马上就到。”

陈承瑑仍是一副快快不快的样子。

两个人的话还没说完，陈玉成推门闯了进来，一见叔叔在这里，忙问了好，却在心里猜度，他跑来干什么？

陈承瑑说是传递东王诰谕，叫他们抓紧攻下丹阳。

陈玉成向秦日纲报告，穴地攻城的准备都已就绪，问今夜是不是发动总攻。

秦日纲随陈玉成又到城下去视察了一遍，下了决心。

入夜，陈玉成把伏兵埋伏在城外灌木丛中，带了一百多部云梯。

陈玉成下达了攻击命令。

城下隧道里长长的导火索引着了，人们看着火花向前一寸一寸地燃着。陈玉成掏出他的打簧表不眨眼地看着。秒针咔咔地走着。曾晚妹看着滑动的秒针，说了声：“响！”

轰的一声巨响，丹阳城一片火光，接着，城墙轰开了一个大豁口。

陈玉成喊：“攻上去！”

一时螺号频吹，战鼓齐鸣，呐喊连天。

秦日纲站在高阜处看着陈玉成率众攻城。

陈玉成、曾晚妹率几百人首先冲入豁口，杀退了顽抗的清兵，正往城里冲，忽然曾晚妹叫了声“不好”！

敌人从新筑的第二道城墙——月城向外射击。箭石和火铳

枪、火炮齐发，把陈玉成他们压到了内外城之间，太平军阵亡很多人。

陈玉成说：“清妖什么时候修了个月城呢？”

曾晚妹说：“撤吧，改天把地道挖到月城底下再攻。”

陈玉成说：“你带人撤，我断后。”

曾晚妹说：“不，我断后。”

陈玉成火了：“走！玕唆什么？”他亲手向月城投去一个火球。

一连几个火球在月城爆炸，借着烟雾，太平军躬起身后撤。曾晚妹刚跑了两步，猛听有人喊：“丞相受伤了！”

她又跑回来，见陈玉成胸前一片血渍。她一弯腰架起他就走。

清兵不敢下来，只用更猛的火力攻击，曾晚妹指挥攻城士兵很快撤出了外城。

第 61 章

不是禅让就是诛逆，天上岂能有两个太阳？

—

受了密诏的石达开还是连夜进天京了，他没有声张，也没带从人，人不知鬼不觉。到了天京，他连翼王府都没回，就直奔天王府。时值正午，洪秀全在后林苑里歇凉午睡，一听人报石达开从武昌回来，洪秀全立刻告诉司琴在上书房召见，同时差人去宣北殿韦昌辉，马上到天王府来。

韦昌辉也是同时接到天王密诏的人，就等着石达开从外面回来了。

天气闷热，上书房如同是个大蒸笼，一动不动都要流汗，为了保密，又须把门窗关得严严的。

天气热得让人顾不得君臣礼节了，洪秀全、石达开、韦昌辉三人都脱去了长袍。木制的风扇吱吱嘎嘎地转着，没有多大的风，扇比不扇更热。

洪秀全说：“不到万不得已，朕不会召二位兄弟来。今天之

事，朕连胞兄也不让知道，蒙得恩也没让他来，朕的心你们也就知道了。”他的表情是万分屈辱和伤感的。

石达开说：“我们无能，让主上受辱。”

韦昌辉说：“主辱臣死，我等恨不能为主上而死，可现在报国无门啊！”

洪秀全诉苦似的说：“杨秀清本也是广西老兄弟，为天国屡建功勋的。可他自恃功高，专横跋扈，动辄凌辱百官，连各王他都随意杖打，这些朕都忍了，向以天国大局为重，没有计较。”

韦昌辉说：“天王是海一样的胸怀，换别人早容不得了。”

石达开说：“天王对他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

洪秀全说：“前几天，他居然当众责打起朕来，百官哭求饶恕，他都不听，朕无法再宽容下去了，朕今天想找二位兄弟商议一下，为太平天国计，到了该决断时日了。”

石达开说：“愿为天王驱遣。”

韦昌辉的话杀机毕露：“天王下诏旨吧，诛逆讨贼，虽粉身碎骨也心甘。”

“二位兄弟之心，朕都领了。”洪秀全滴泪道，“朕想，那不是要大开杀戒吗？不管杨秀清有罪与否，这总是兄弟阋墙之祸，朕心实不忍。”

韦昌辉生怕天王又拉松套，立即进言道：“杨秀清是自作孽不可活，他恶贯满盈，怪不得别人。”

石达开说：“天王向以仁慈为怀，时到今日，仍有不忍之心。不过，天王也要以天下苍生之大局从长计议。”

洪秀全仰面长叹道：“杨秀清所要，无非是天王宝座而已。朕这几天再三想过，朕禅让就是了，何必让他如此焦心呢？这样也可化戾气为祥和。”

这是韦昌辉、石达开万万想不到的，看洪秀全涕泪交流的样子，倒也不像矫情。石达开心想，千里迢迢下密诏给我，我星夜

回京，这样神秘地接见，难道只是为了让位给杨秀清吗？这又何必如此费事？

韦昌辉则根本不相信天王会有禅让的想法。他这样说，不过是激将法，是引起韦昌辉、石达开更多的同情、更大的不满。洪秀全越表现得无能、无奈，越会让人觉得他委屈，越要为他伸张正义。

但韦昌辉不能说破。他也要装出生怕天王逊位的样子。就是石达开，尽管对洪秀全的表白半信半疑，他也绝不能让禅让的事在天国里发生。

韦昌辉先跪下了，沉痛地说：“天王如此说，臣弟无颜活在世上了，也辜负了大家追随天王的心。天王一定要这么做，请先杀了我，再禅位给东王。”

洪秀全一听此话，心里一阵酸楚，真的十分感动，泪水更止不住了。

石达开也跪下表心迹：“天王，切不可如此。那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吗？东王功再大，也盖不过天王去。何况，天王代天父下凡巡幸，这是天国里人人尽知的，倘真发生了东王谋篡之事，天国人心也就散了，为天国计，天王切不可有此念头。”

他二人连连叩头。

洪秀全亲手一一扶起他二人，长叹一声，问：“朕有如此重要吗？”

韦昌辉说：“主上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此言恰中符节，洪秀全很兴奋。

石达开说：“如天王执意禅位给他，臣弟宁愿买山而隐，回广西老家种田去。”

韦昌辉说：“只怕翼王弟这样与世无争的是少数，到那时，杨秀清怎么会有震慑力？还不是四方造反、八方刀兵？那我们辛辛苦苦六七年所创下的江山，可就付之东流了。一旦事败，天国

军民成千上万将被屠戮，天王忍心看到这样悲惨的结局吗？

洪秀全又是一声喟然长叹，说：“那怎么办？一国不能有二主啊！他不可能就此罢手，会愈演愈烈。”

洪秀全渐渐袒露了内心的隐秘，这话表明，他是不愿禅让的，是杨秀清逼的。话已经点到了，一国不能有二主，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那杀杨秀清的话就在嘴边了，自然由臣子说出来最合适。

韦昌辉说：“已经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天王再不下决心，就迟了。”

石达开已知道天王的决心是杀杨而不是禅让了，他又激了天王一回：“天王倘今仍优柔寡断，臣弟就此交出兵权，连夜带家小回广西去。”说着把他那单凤栖牡丹的有小黄盖伞的金冠从衣帽挂上摘下，放到了天王面前。韦昌辉也立刻仿效，将他的单凤栖山岗的金冠缴于天王前。

“真让朕为难啊！”洪秀全掩面流涕道，“秀清乃我弟，一同传教，一同起兵，一同进小天堂，让朕亲手除之，于心不忍啊！”

韦昌辉说：“广施慈心，不应慈悲犯上为逆者。今杨秀清所作所为，都是逆子贰臣的行为，人人得以诛之，何须天王动手？天王只消下一道讨逆诏旨，臣弟二人自去办了。”

现在，韦昌辉终于说出了天王认为最稳妥的办法。天王说：“既然二位贤弟都认为杨秀清该诛，朕虽不忍心，从社稷大计而论，不得不一痛绝决。”

韦昌辉和石达开都说：“天王英明。”

洪秀全沉吟了一下，说：“这件事，只我们三人知道，千万不可泄露他人。”

韦昌辉说：“这是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之事。”

石达开也说：“万一走泄风声，打草惊蛇，就要坏了大事。”

洪秀全说：“达开弟连夜回武昌去，什么时候动手，怎样动

手，以朕的密诏为准。”

韦昌辉又趴到地上叩了个头：“臣肝脑涂地，也要为天王雪耻。”

石达开也磕头说：“臣弟随时准备勤王效力。”

已经到了这地步，洪秀全又唠叨了半天“于心不忍”和“再想想有没有万全之策”之类的话。韦昌辉听得有些不耐烦了。洪秀全密诏召他二人进天王府，就是要除掉杨秀清，岂有他哉。韦昌辉看得出，洪秀全的“于心不忍”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别人看，让人看到天王的仁慈为怀，杀戮是万不得已的。

石达开不大明白，既下了诛杨决心，为什么不及早动手？还要等什么时机呢？在走出天王府与韦昌辉探讨时，韦昌辉也茫然，他倒担心夜长梦多，怕天王优柔寡断。

京城已成是非之地，石达开决定立刻返回武昌，真正做到人不知鬼不觉。

二

陈玉成回天京养伤来了，曾晚妹也陪他回到了陈府。

这一天，曾晚妹亲自去请了专给天王看病的国医李俊良到陈府，给陈玉成彻底清理了腹部伤口，换了药。据李俊良说，没有伤着内脏，养个把月就能好。

李俊良还告诉陈玉成，他从天王那里来，天王让他好好给陈玉成治伤，对陈玉成的英勇，天王说了许多赞赏的话。

李俊良走后，曾晚妹叫人把陈玉成的竹躺椅抬到廊下，这里风凉，正对着大墙外的天宁寺。天宁寺在攻城时被炮弹打坏了大殿一个角，太平军进城后又拆毁了所有的神像，此时一派凋败残破景象，燕子在檐下建了许多巢，从早到晚成群结队地飞进飞出。

曾晚妹给陈玉成打着扇子，望着天宁寺的废墟。

曾晚妹说：“自从太平军进了天京，和尚尼姑倒霉了，你看，寺院都成了蝙蝠、狐狸的窝了。”

陈玉成油然记起了仪美天长金，他说：“也不知仪美现在在哪个寺里挂锡？”

“你又想天长金公主了？”曾晚妹说，“等你养好了伤，就把这一脑袋烦恼丝剃去，去当和尚，当了和尚，不就能天天见到她了吗？”

“净胡说！”陈玉成说，“和尚住的是寺庙，姑子修行的地方是庵堂，和尚、尼姑一起住，那不是乱套了吗？”

曾晚妹格格地乐起来。

忽见陈承瑑神色惊慌地从外面走进来，看见了他们俩，迟疑了一下，走过来。陈玉成冲他笑笑：“我不能站起来请安了。叔叔，事情过去这么多天了，你怎么还是愁眉苦脸的呀？”

曾晚妹给陈承瑑搬了一张凳子，让他坐下。陈承瑑说：“你封侯了，知道吗？方才我在东王府的天王诏旨上看到的，封你为豫天侯了。”

曾晚妹说：“好啊，陈氏一门两侯，这可真是大喜事呀！”

陈承瑑说：“你封了侯，该自己建府了，还在叔叔这将就啊？”

陈玉成说：“我一年到头在外领兵打仗，我建一座侯府，给谁住啊？”

“那也是门面呀！”陈承瑑说，“反正也是圣库出钱。你去看看，不要说是侯，就是丞相、副丞相、又副丞相、恩赏丞相、国宗……哪个不找块好地皮盖起了府第，一个赛一个，没你这么傻的。”

陈玉成说：“我这一辈子不盖那富丽堂皇的宅第，有间屋子能睡觉就行了。”

陈承瑑说：“你能将就，人家晚妹还不干呢，是不是？”

曾晚妹笑嘻嘻地说：“夫唱妇随，我听他的，不叫我睡露天地就行。”

陈玉成说：“行军作战，你还少睡露天地了？”

这时，门外鼓乐喧天，人声吵嚷，一个牌刀手从大门外跑来，说：“回大人，报喜的来了，丞相少爷封侯了。”

“快，快，排香案接旨。”陈承瑑跳了起来。

陈玉成说：“我这个样子怎么接旨？”

曾晚妹说：“躺着接，你受伤了，不为不敬。”

顿时，陈府院子里鼓乐喧天。

香案就摆在院中，陈玉成的躺椅抬到了香案前，由曾晚妹代他叩头领旨。天王府吏部尚书司琴在宣读诏旨：

陈玉成，为太平天国南征北讨，功勋卓著，近攻丹阳又为天朝负伤，其功尤大，朕特旨封尔为豫天侯，并由圣库拨银建府。

曾晚妹叩下头去：“臣代陈玉成叩谢天王之恩。”

在鼓乐声中，两个吏部女官捧上了侯爵的冠带袍靴，帽子与丞相的帽式无大差别，也是无翅正方式纱帽，只是在百蝶穿云的冠额处标着豫天侯三个金字。袍服两袭，黄红各一套，黄红马褂九套，都是由典袍衙门统一制作的，每袍绣龙五条，靴子也没变化，与丞相一样为红靴。

曾晚妹代接了袍服，又谢了恩，报喜的人拿了陈承瑑给的赏钱，陆续走了。

陈承瑑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怎么样，圣库拨银为你建造府第了吧？”

“叔叔是不是要赶我呀？”陈玉成半开玩笑地问。

陈承瑑说：“这不是讲歪话吗？”

陈玉成说：“拨了圣银我也不建。”

陈承瑑说：“我看，你还是回到兵营里去养伤为好。”

陈玉成说：“看来叔叔真的是要赶我走啊？”

陈承瑔说：“从广西出来，就是我们叔侄二人相依为命。叔叔缠在说不清的官场争斗中，总感到随时有杀身之祸，我怕株连了你。如你领兵在外，你就安全了。”

陈玉成感动地望着叔叔，说：“叔叔，侄儿以为，最安全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你急流勇退。”他认为只有退出东王与天王的权力角逐场，才是出路，你我为太平天国效力，为普天下苍生的温饱而效力，何必干那种费力不讨好的事？陈玉成不止一次地劝他了。

“晚了，”陈承瑔说，“现在已上了贼船，船到江心，一切都晚了。”

“不晚，”陈玉成说，“还是那天侄儿跟你说的话，到前线去。”

“东王不准呢？”陈承瑔说。

“不准，就辞官，”陈玉成说，“不要你那个侯爵，你就是自由身了，有了这个决心，你就远离灾祸了。”

陈承瑔不语，陈玉成知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舍弃这辉煌灿烂的侯爵金冠的，他也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三

洪秀全精神抖擞，气色很好，他正襟危坐，正用他那一手漂亮的草书亲自起草一份诏旨。

蒙得恩站在一旁看着，心里惴惴不安，却又不敢劝阻。

洪秀全写完了，满意地放下笔，对蒙得恩说：“用上朕的印吧。”

蒙得恩不敢违拗，拿出天王玉玺，在御诏下面用了印。大印上的玉玺两个阳纹字足有拳头大小，中间的“天父上帝”四个字

被“太平”二字夹着。

蒙得恩忧心忡忡地说：“臣愚昧，臣实在想不出天王下此诏旨是为什么？这种时候让东王出外去督师？他肯去吗？”

天王说：“他能不遵王命吗？现在江西、安徽我们占了上百个州县，正应好好经营，他为各王之首，理应代朕巡幸，朕倒看不出他不去的理由。”

蒙得恩说：“他会以为天王疑心他，将他放逐出京城，或者是变相削其权柄，万一激怒了他，容易生变。”

洪秀全很有耐性地问：“依你看，他会怎么样？公开弑君？还是提兵问罪？”

蒙得恩说：“臣想不好。”

“他都不敢。”洪秀全说，“他要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那倒是大好事了。”

蒙得恩终于从这句话里听出了点弦外之音，料定这不是洪秀全的软弱，而是一种策略。

洪秀全这是一着绝棋，是他思考再三才定下来的。他为什么不让韦昌辉、石达开立即动手铲除杨秀清，他感到还应让杨秀清的跋扈在天下人面前展现一下，展现到人人切齿的地步，才算真正水到渠成。

天王历来不管日常政务和军事提调，现在突然亲发诏令让杨秀清赴前线去视察，杨秀清必然要跳起来。他只有两种选择：去，或抗命。去，他有可能在猜疑和不满的心态下做出反常之举，那洪秀全就可以叛乱为借口，诏令石达开、秦日纲在外面诛讨他，这就把萧墙之祸推到了天京外面。但洪秀全分析，杨秀清最大的可能是抗旨，会大为恼火，这是洪秀全最期待的。杨秀清这人专横而又头脑简单，他一旦决定抗旨，就势必会有反叛举动或有悖纲常的事，这样，洪秀全下诏诛逆也就名正言顺了。

蒙得恩怎么会理解这么缜密的构想。

他去东王府送天王诏旨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他总觉得天王此计欠考虑，弄不好会惹火烧身。

杨秀清看过了天王下给他的诏旨，心里恼火已极，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脸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牵动着嘴角都有些歪了。傅善祥看过了诏旨，也很感到突兀，她对站在殿下的蒙得恩说：“请先回去，东王谢恩领旨。”她是怕盛怒的杨秀清说出不得体的话来，才这么搪塞一下的。

看看东王并没有驳斥傅善祥的代专，他只得下殿出府去了。

蒙得恩一走，杨秀清出言不逊道：“他是看我还不够累呀，又要打发我出去督师阅兵！”

见陈承谔、侯谦芳等很多东殿大臣都在场，傅善祥没说什么，给他递了个眼色。杨秀清挥了挥手，说：“都下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只有傅善祥没有走，杨秀清第一次主动问计于傅善祥：“你看这事有什么蹊跷吗？”他生气主要是天王惧恐他不累，傅善祥想，他连起码的防人之心都没有，可怜。

“这不是好兆头。”傅善祥满面忧色地说，“这是天王欲削您权柄的兆头。”

“我看不出来。”杨秀清说，“江西、安徽所占州县日多，是该去看看。”

“那为什么早不让您去，晚不让您去，偏偏在这个时候？”傅善祥提示道。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有什么特别？”杨秀清问。这不正是他权力炙手可热之时吗？

“您刚刚打过他⁴⁰大板啊！”傅善祥说。她一直把杖打洪秀全这事看成凶兆。

“女人见识。”杨秀清说，“他如为此而反目，早该下手了，甚至可以削我封爵，何至于用这种不疼不痒的办法来制我？”

傅善祥道：“把殿下支出天京，就有可能从此不让您回来。”

杨秀清说：“笑话。他不怕我领兵来围攻天京？”

傅善祥说：“天下之兵不尽在殿下手上啊！武昌的石达开所部，韦俊所部，丹阳的秦日纲所部，这些都是天王的人啊！”

杨秀清有点往心里去了，他说：“我不去呢？”

“那您就落个抗命的罪名。”傅善祥分析说，“殿下左右为难，所以我说不是好兆头。”

“他想干什么？除掉我？”杨秀清开始震怒了，在殿上走来走去如笼中困兽。

杨秀清问：“我该怎么办？”

傅善祥给他出主意，高高兴兴地答应去督师，临行前去见见天王，主动把军务、政务权柄全部交还天王，天王的疑心顿时冰释，不会再担心您篡位了，这是和气致祥之策。

杨秀清直瞪着她说：“你这可真是让我自绑于人的好办法！说得好听，我把一切大权交回，谁还听我号令？那天王不是随时可以像捻死一个臭虫一样地捻死我吗？”他说的又何尝不是呢？

傅善祥有另外的见地。她说，天王疑忌您，无非是您手上权太重，生杀予夺，把天王都显得无关痛痒了，天王的自尊受不了，此其一；殿下处处专断，连天王也责罚，这令天王难堪，在文武百官面前抬不起头来，这本来也是殿下做事考虑不周，此其二。殿下如果主动说交权柄，他放了心，根本不会收回权柄的。

“为什么？”杨秀清问。

“他离不了您。”傅善祥分析了客观形式，综观天朝，文臣武将，没有能超出东王殿下的，北王韦昌辉虽有才干，却阴险而狡诈，天王不会信任他；翼王石达开倒是文武兼备，但为人过于圆滑，不肯承担责任，天王也不会委以大任。这么多年来，天朝内外，就是东王一人在支撑着，天王才得以安居宫中享乐，他怎肯把东王废掉，只要东王殿下肯给他个面子，找个机会在大庭广众

间把他捧一捧，一场风波也就过去了。

杨秀清走来走去，沉默了很久，站下说：“你说的也都在理，可你是以君子之心猜度人的，万一不是这样呢？”

杨秀清虑的是上当。一旦交了权柄，洪秀全来个顺水推舟怎么办？那可就弄假成真，没有回旋余地了。一旦削了权柄，叫人捏扁搓圆，可就不是他能说了算的了。

傅善祥也不敢说这种可能性一点没有，有些主意，她不是出于政治家、谋略家的考虑，而是“将心比心”和“待人以诚”，难怪为杨秀清所不取。

傅善祥问他：“那殿下怎么应付眼前的事？去或不去，必须马上决断啊！”

杨秀清在屋子里踱了好一阵，他突然扬起头来，咬了咬牙，说：“一不做二不休，只有这一条路了。”

傅善祥吓了一跳，看他那表情，她疑心他要篡位，就小声问：“您……您要取而代之？”

“你想哪去了。”杨秀清大概确实没想过推倒洪秀全以自代的事，他对傅善祥说，“你等着瞧吧。”

他这个莫测高深的表情更叫傅善祥心里打鼓了。她知道，他这个人向来我行我素，干出些蠢事却又自鸣得意。

细细想想，傅善祥又觉得自己多余，为什么要那么卖力气地给他出主意呢？

第 62 章

商女不知亡国恨，始作俑者并不知末日降临。

—

蒙得恩从东王府出来，抹了抹脑门儿的汗珠，忙命侍从打轿北王府，洪秀全叫他把给杨秀清的诏令抄本送韦昌辉一份。洪秀全告诉蒙得恩，不必向韦昌辉解释什么，倒要听听韦昌辉对这件事的看法。还说韦昌辉能明白。

蒙得恩本来就说不出口子午卯酉来，他觉得天王是在给韦昌辉出谜语。

到北王府时，韦昌辉刚刚巡城回来，一进二门就听到报告，蒙得恩来了。韦昌辉返身亲自迎出来，把蒙得恩让到内书房密谈。

蒙得恩说：“方才我刚给东殿送了一道天王诏旨去。”

韦昌辉紧张地问：“这个时候下什么诏旨？”他深恐洪秀全朝令夕改。

蒙得恩拿出一张纸递上，说：“这是抄本。”

韦昌辉看过，说：“此事欠妥。这不是打草惊蛇吗？”

因为洪秀全嘱咐蒙得恩不要表态，所以他只喝茶，一言不发地望着韦昌辉。

韦昌辉锁着眉头想了一会儿，问：“你看，天王是什么意思？他跟你怎么说的？”

蒙得恩说：“天王什么也没说，只叫我去送诏旨。”

“给我送抄本也没说一句话？”韦昌辉问。

蒙得恩说：“天王说殿下能明白。”

这一句果然点醒了韦昌辉。他又反复看了几遍那诏旨抄本，弹了一下纸页，他的眼睛突然亮了。是了！天王说我能明白，这就暗示了这是一个计谋，这计谋与诛逆是环环相套的。

天王是在激变！用杨秀清最反感、最不能接受的方式逼他反叛，这样，杨秀清的狐狸尾巴也就暴露在天下人面前了。这一手是很厉害的，杨秀清必左右为难。

韦昌辉不得不佩服洪秀全高明。他把自己的分析向蒙得恩和盘托出了，蒙得恩反过来不得不佩服韦昌辉的精明了，怪不得天王同他打哑语呢。

韦昌辉问蒙得恩：“你看，杨秀清会怎么应付？”

蒙得恩装傻：“听天王之命呗。”

韦昌辉笑笑说：“一纸诏令，把他逼到了悬崖上，跳也是死，不跳也是死，我看他不会乖乖地出天京，那他就没根基了。”

蒙得恩试探地问：“殿下是说，他会反抗、反叛？”

韦昌辉说：“那他就更上套了，可就到了末日了。”

韦昌辉已经想到动用武力了，他问天王府有多少牌刀手、亲兵可用。

蒙得恩只笼统地回答了，倒反问韦昌辉的北府能有多少亲兵可用。

韦昌辉相信这是天王派他来问的。他说北殿有 3000 牌刀手、

亲兵，已经足够用了。韦昌辉还留了一手，近几天，他已悄悄地在做准备，把天京守城部队进行了清理、调整，各级军官都换成了韦氏和韦氏忠实的信徒，只要一声令下，天京的军队，包括女营锦绣馆，都是听他提调的。他告诉蒙得恩，请天王放心。只要东王敢谋逆造反，他就发难，决不宽容。

目的达到，蒙得恩起身告辞，说：“那我走了，天王还等我回话呢。”

韦昌辉往外送他，问：“东府的消息能及时传出来吗？”

蒙得恩说：“有人。”

韦昌辉问：“陈承瑒吗？最好不让他多出面，他是东王注意的人。”

“不用他。”蒙得恩没有说出人名。韦昌辉心里已知道天王早有心腹蛰伏在东王脚下了，他不得不再次佩服洪秀全的老谋深算了。

二

天王已经不对几个兄长严守机密了。

洪秀全开始与洪仁发、洪仁达密议。洪仁达说：“我手上有两千兵，加上天王府的，都是赤胆忠心保天王的。”

洪仁发说：“不要用北殿的兵。叫他夺了头功，日后他韦昌辉再拿大，不又是一个杨秀清吗？”

洪秀全心里想，他敢效法杨秀清自专，他也不会有好下场，自有石达开去制伏他。这话他没有说出来，对用兵的事，他有与胞兄不同的考虑，他说：“如有杀戮之事，让北殿去干，我们手上最好不沾血。”

洪仁达说：“高明，咱们的兵力，确保天王安全就是最重要的。”

这时蒙得恩脚步勿急地进来了。洪秀全问：“东殿有何动静？”

“侯谦芳写了个纸条来，”蒙得恩说，“他说东王很平静，像没事一样，正大张旗鼓地下令，叫随从们准备随他出征去阅师呢。”

这很令洪秀全惊讶，半晌没说话。

洪仁发说：“这小子算知趣，他敢抗旨，他的脑袋在脖子上也就长不长了。”

蒙得恩说：“这事蹊跷，他会这么乖吗？他会一点猜疑没有吗？”

他们还没有对东王杨秀清的反常之举得出一致结论，司琴慌里慌张地跑来，说：“禀天王，不好了，东王差人来，说天父临凡了，召天王马上去听旨。”

一听这消息，众皆失色。

洪仁发说：“不去，千万不能去，这是鸿门宴。”

洪仁达也说：“他又搬出天父来了，上次打了天王，这次说不定又使什么鬼花招呢。”

洪秀全面色平静，他说：“不去是不行的，他一定又召去了京城的文武百官，天父有旨，朕不去听旨，就是抗上，就是背叛，那他有一千条理由对朕挞伐，朕就在臣民面前输理了。”

“都是你，早就该揭穿他的把戏！”洪仁发说，“什么天父？都是他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洪秀全站了起来，说：“换吉服，马上到东殿去。”

别看洪秀全表面上很镇定，心里却没有底儿。他一时猜不透杨秀清又在玩弄什么花样。调他出京阅师，他心怀不满这是不用怀疑的，他搬出天父来，有几种可能，一是借天父之口说他离不开天京，逼洪秀全收回成命；二是又像上次一样责罚洪秀全一顿；至于第三，干脆以天父名义废了洪秀全以自代，这种可能性

不是一点没有，但可能性不大。

不管怎样，倾轧的大幕既已拉开，不粉墨登场是不行了。

出宫之前，洪秀全做了最坏的打算。

蒙得恩问：“要不要把手枪队带上？”

洪秀全点点头，说：“不过，枪要藏好，不要露出来，让司琴领着，一律穿宫装。”¹²支短枪是他令镇江的吴如孝在洋人手里买的，他的卫队已经现代化了，东王不知。

蒙得恩答应一声，快步出去。

天京街上照例净街。

洪秀全的仪仗队开路，浩浩荡荡地压了一条街。洪秀全头戴鍍着金字“天王”的角帽，身着黄龙袍，脚蹬九龙黄缎绣鞋，身后跟着司琴率领的¹²名女护卫，表面徒手，人人执一柄长柄宫扇，其实怀里都佩了短枪。

东王府便殿前空场上，是聆听天父教谕的地方。

各王府的官员已分别按品级跪满了一地，东王杨秀清在便殿上手舞足蹈，正在训斥手下人，因为洪秀全没到，他训斥的内容均不涉及天王：“……居功不可傲，众小的们，你们骄傲了，以为天下太平了，这怎么行？北京未破，清妖皇帝没抓住，尔等要努力……”他看见洪秀全的銮驾进了二门，洪秀全已经下了金舆，他的话锋一转，说，“众小的们，有人不听天王的话，这就是帮妖！朕派秀全和几个兄弟下界，就是要领你们斩邪留正，让天下太平……”他这里语中藏锋，已经说出了天父不止派洪秀全一人下凡，而是还有几个兄弟，当然包括他杨秀清了。

洪秀全跪在了丹陛下，而且口称：“秀全来聆听天父教诲。”

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和司琴所率的手枪队紧紧护卫，跪在天王四周。

现在杨秀清的目的性明确了，他更为卖力地在丹陛之上跳来跳去，口中已泛出白沫来，他问：“秀全来了吗？”

洪秀全忙答：“禀天父，秀全来了。”

杨秀清说：“朕派你携尔弟秀清去治理天国，成绩如何呀？”

洪秀全答：“朕与秀清敢不尽心竭力、勤恳视事？一切尚好。”

杨秀清说：“你们是不是骄傲了？”

洪秀全答：“不敢，仅有半壁河山，北伐大业未成，岂敢骄傲？”

杨秀清说：“不要半途而废，有妖人挑拨离间秀全、秀清兄弟，有无此事？”

洪秀全侧目看了蒙得恩和韦昌辉一眼，高声答道：“无此事，秀全对秀清十分信赖，非他人所能离间的。”

杨秀清又说：“尔兄弟一心一德，方能胜妖，千万不能自相猜疑，朕将不会饶恕你们。杨秀清干得如何？令你放心吗？”

“他是天国柱石，干得好，秀全再无不放心之处。”

杨秀清开始出语惊人了：“既然秀清干得好，你也满意，他有如此大功，为何你称万岁，他只称九千岁呢？”

洪秀全愣了，所有的人都惊得面无人色。韦昌辉已眼露杀机，以目视洪秀全，洪秀全冷静下来，目不斜视。蒙得恩的脸上汗都出来了，已经悄悄向司琴靠拢了。

见洪秀全没有及时回答，杨秀清又问：“你怎么不回答？东王怎么不能呼万岁呢？”

傅善祥惊得跪直了身子，感到祸事临头了。

洪秀全说：“东王打江山，功劳最大，也该称万岁。”

他这么一答，犹如在众人头上掷了个火药弹，许多人已不再伏地而是惊讶得抬起了头，场上有了骚动。

蒙得恩以目视洪秀全，在请示。

韦昌辉也频频目视洪秀全，随时准备动手。

洪秀全谁也不看，仍毕恭毕敬地跪在那里。

杨秀清问：“封秀清万岁，是你本心吗？”

洪秀全答：“是朕本心，东王万岁，世代万岁。”

杨秀清舞蹈的步伐逐渐降低了频率，终于收步，说了声：“好自为之，我回天去了。”

等杨秀清坐下，变成了人，天王才率众官站了起来，天热，加上惊吓，每个人都是汗水淋漓，湿透重衣。

杨秀清又在装傻，他降阶相迎，将天王拉到便殿龙椅上坐下，自己拜了后，小心地坐在一边，韦昌辉也在侧面坐下，文武百官听完神音仙语该听人话了，没有人敢走散。

杨秀清问洪秀全：“天父方才有何谕旨？”

洪秀全恨不得一刀宰了他，但脸上却十分平和：“天父说，东王功劳大，也该称万岁。”

杨秀清故意谦逊了几句：“小弟理应为天朝驱使，封不封万岁在其次。”

洪秀全说：“那怎么行？一来这是天父旨意，二来朕也久有此意，正好趁此加封。”

杨秀清肚子里暗笑，庆幸自己这一招又将天王治得服服帖帖。

洪秀全说：“封万岁是天国大事，不能草草完事。朕记得，秀清弟的生日是天历八月十七，没有错吧？”

杨秀清说：“难为天王记得这样准。”

洪秀全说：“今日是七月二十二，距我弟生日还有 25 天，朕想在那一天大大操办一下，正式加封，又是生日，又是封万岁之日，举国同庆，你看行吗？”

杨秀清心里好不得意，他趁机说：“怕来不及，天王不是委小弟去江西、安徽督师吗？”

洪秀全连万岁也封他了，让他出去督师还算什么？况且那本是激变的手法，这不是“变”了吗？杨秀清这一手玩儿得很漂

亮，洪秀全只能将计就计。

洪秀全回答说：“督师之议可暂搁置，改派别人去就是了。下月的加封大典，你怎么可以不在呢？”

说罢，洪秀全又吩咐韦昌辉，大典的筹备由他专办，该从圣库领多少银子，该雇多少工匠，该怎样改修东王府，他先拿个准稿出来，洪秀全说他要亲自过目。

韦昌辉忙答应下来，他一时还猜不透洪秀全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他相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洪秀全的智商和权术绝不比杨秀清低。

一切都显得很圆满，天王起驾了，杨秀清恭送到大门外。

坐在大轿里，洪秀全心里暗自高兴。不管杨秀清怎样煞费苦心，最终还是落入洪秀全的圈套里了。

洪秀全从一双双惊诧、愤怒的眼神里看到了杨秀清的末日。在洪秀全一手创建的太平天国的蓝天上，杨秀清不自量力地要挤上去另一颗太阳，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

洪秀全很奇怪，以杨秀清的实力和野心，他应该发动宫廷政变或兵变，废了我，黄袍加身以自立，这也比在同一个天上出两个太阳要高明啊！

洪秀全现在什么都不要说，太平天国的臣民自有公论，万岁没当成，杨秀清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杨秀清为攻击他的人提供了炮弹，为下诏诛逆的洪秀全提供了最好的罪状，杨秀清比洪秀全预想的还要蠢。

三

傅善祥坐在窗下独自垂泪。外面天阴着，像要下雨的样子，风刮得窗纸飒飒作响。

她不完全是为杨秀清日渐清晰的可怜下场而悲伤，她是在悲

悼自己的命运，她是绑在杨秀清这架战车上的人，眼看翻车，却又无能为力。

她觉得杨秀清最可怜处在于他危在旦夕尚不知觉，而且听不进别人的话。

她不敢想像，杨秀清怎么会要封万岁！也许，这是他抵制洪秀全让他出京御师的办法，一箭双雕，同时也满足了他那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可是一个空头的“万岁”却要他永远背上“犯上”、“谋篡”的恶名，这是多么不值得呀！

她眼前的蜡烛不时地爆响，烛光亮了又暗，暗了又亮。宫女进来剪了灯花，劝她吃点东西，她一天没吃什么了。

外面下起小雨来，细雨淅淅沥沥，洒在绿窗纱上，声音像蚕儿吃桑叶。

东王杨秀清撑着一把桐油纸伞来了，脸上是得意之色。一进屋，他就说：“这么黑？来人，多点几支高烛，让屋子里亮堂堂的。”

宫女忙进来，把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灯台上的蜡烛都点着了。

杨秀清见床上的被已铺开，他说：“大长的夜，就想睡觉？前面舞女都在，叫她们跳跳如何？正好雨夜解闷儿。”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傅善祥凄苦地一笑，不觉吟出了两句李商隐的诗来。

杨秀清不懂，问：“唱后庭花？这是一个什么曲子？你爱听，把她们叫来唱也行啊！”

傅善祥更是啼笑皆非，她问：“看上去，殿下挺高兴？”

东王是有大获全胜的感觉。他坐下来，沾沾自喜地说：“依你，我该去低头认罪，乖乖地出去督师，甚至半真半假地把权柄都交回去。可我现在怎么样？我不用去督师了，我挫败了他的阴谋，他还得加封我万岁！”

傅善祥想说：你死到临头了还在欢乐呢。她说出来的却是这样的一句：“加封万岁是好事吗？”

“怎么不是好事！”杨秀清说，“我早该跟他平起平坐，我不忍心取而代之，已是我念兄弟情谊了。”

“你逼封万岁，这与篡位没有什么两样。”傅善祥说。

“那不一样。”杨秀清说，“他还是天王，他如果识趣，就好待在后宫吃喝玩乐，我会客客气气地待他，再别跟我玩儿什么花样。”

傅善祥说：“他那么痛快地封你为万岁，你以为他乐意吗？”

“乐意倒未必。”杨秀清说。

“一国怎么可以有二主呢？”傅善祥说，“即使天王迁就，天国也要大乱了。”

“有我在，乱不了。”杨秀清说。

“一国二主，政令何出？”傅善祥说，“文臣武将势必分为两派，或忠于天王，或忠于东王，自相火并也就开始了。”

杨秀清仍很自信：“连天王都俯首贴耳，何况别人？”

傅善祥忽然生气了，把手里一把团扇“啪”地一扔，说：“我的话你从来不听，我看你大祸不远了，将来会是死无葬身之地。”

杨秀清没想到傅善祥出此恶言，他“啪”地一拍桌子，大吼起来：“放肆，你是什么东西，胆敢咒我？”

傅善祥也不惧他，开始收拾东西：“我走。我走了，全剩下阿谀奉承你的人，再不会有人咒你了。”一边说一边泪如雨下。

一见她哭，杨秀清多少有点心软，他说：“这何必呢？你往哪走？”

傅善祥说：“到一个是非之外的清静地方去，我不愿亲眼看到东王府的毁灭，我不愿看到你暴尸街头的下场。”说出这样咒人的话来，傅善祥自己也吓了一跳。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杨秀清已经有点心动了，他知道傅善祥把这样毫无禁忌的恶语秽言都说出来了，一定有她预感的正确性。他说：“你把事情看得太重了。”

“怎么叫重？”傅善祥说，“现在，人人可以说你犯上作乱，人人都会说你借天父临凡逼封万岁，只要有人领头，起来诛逆，必群起而应之，你说，你是不是大祸临头了？”

这似乎使杨秀清心里动了一下，他问：“依你，怎么办？”

傅善祥说：“有上下两策供你选择，虽有上下之分，但都可免祸。”

“你说说我听。”杨秀清说，“先说上策。”

傅善祥告诉他，你去找天王，请求不封万岁。你可以说，虽是天父有此意，你也不愿与天王平起并坐，从而乱了君臣名分，你甘愿永远为臣，效忠天王，并且颁谕天下，让我臣民都知道东王一片忠心。这样，人人都会称赞东王忠义，连天父让他当万岁他都不肯，天王也放了心，对你会更加信赖，傅善祥认为这是上策。

杨秀清显然不愿放弃即将到手的“万岁爷”的炫目的王冠，他问：“下策呢？”

傅善祥已泄了气，说：“不说了。”

杨秀清说：“说，我比较一下。”

“下策是不足取的，”傅善祥说，“即或成功，你也会背上骂名。”

“骂名我不在乎。”杨秀清说，“你翻翻古史，权臣名相，有几个不背骂名的！”

傅善祥说：“那你就横下一条心，带上你的三千牌刀手，杀向天王府，把天王杀了，然后给他加上几条罪名，你就正式当了太平天国的国王，虽必挨骂，但没有人敢把你怎么样，你在血腥中胜利了。”

杨秀清没想到一个弱女子会给他出这样一个充满血腥气的点子，惊愣之余，他摇了摇头：“那可真是乱臣贼子了，我日后何以服人？”他视这主意为莠言乱政。

傅善祥说：“我就知道，上策你不肯为，下策又不忍为，你只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等着灭门之祸的到来吧。”

杨秀清说：“你总是危言耸听，我哪一次不是逢凶化吉？”

“这一次你躲不过这场灾难了，”傅善祥斩钉截铁地说，“不信，走着瞧。”

杨秀清又火了：“都是你这破嘴，没完没了地唠叨，好事也叫你坏了事。”

傅善祥绝望地说：“你不用再烦恼了，到此为止，我也是最后一次在你面前唠叨，再也不会多嘴了。”

见她已收拾好了包裹，杨秀清一时感到心里空荡荡的，他说：“你真的要走吗？”

傅善祥说：“我说过了，我不忍心看着悲剧发生。我不走，到那一天的时候，连个替殿下收尸的人都不会有。”

杨秀清怒不可遏，上去掴了傅善祥一记耳光，血从她嘴角流出来。她眼中流着泪，望了他很久，说了声“殿下保重吧”，头也不回地走了，消失在闹闹细雨中。

杨秀清呆了很久，开始发疯般地摔东西，把屋子里的瓷器、妆奁摔得满地都是。

四

杨辅清回京办事，借机在家小住。

杨辅清正在逗自己的孩子玩儿：“太平，喂，我的小太平，笑一笑。”

坐在一旁的韦玉娟说：“太平，我看太平天国的太平日子也

快到头了。”

杨辅清说：“你说什么梦话呢？”

韦玉娟说：“你哥哥逼封万岁的事，满天京都传得沸沸扬扬的，连卖童子糕的老头儿们都在议论，你是听不到啊。”

“是吗？”杨辅清说，“这是天父的意思呀，又不是他自己要当万岁，怎能叫逼封？”

“这话你问我吗？”韦玉娟说，“你去大街上堵千人万人的嘴呀！人家说了，一会是神，一会是人，半神半鬼的还不是一回事！从前巫婆神汉也会这个，想请胡仙、黄仙，请哪个来哪个！”

杨辅清沉了沉说：“我哥哥也真多余，何必在乎是万岁还是九千岁呢。”

“你该去劝劝他，你们是亲兄弟。”韦玉娟说，“别闹到众叛亲离时就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可不敢去劝他。”杨辅清说，“我从小就怕他，比怕我爹还多怕三分。”

“你这叫什么男子汉大丈夫？”韦玉娟说，“现在，为了你哥哥，为了东王府，就是刀山火海也得跳，何况最多挨几句骂。”

“好吧，我硬着头皮去试试。”杨辅清说，“我劝他什么？劝他别讨封万岁？”

韦玉娟说：“收拾一下失去的人心，就不当那个万岁也行啊！”

杨辅清把太平交到她手上，说：“我这就去。”

他刚走到门口，韦玉娟又追了上来，说：“你让东王把我哥马上派往外面去督师，行吗？”

“这是为什么？”杨辅清笑了，“你管得太宽了吧？”

“怎么叫太宽了？他是我哥呀！”韦玉娟说。

“可他是堂堂的北王。”杨辅清说，“况且，这么多年来，天京城防一直在他手中掌管着，他走了，谁来接替？万一天京有什

么疏漏，谁承担罪责？再说，我想不出，你为什么要让你哥出去？啊，对了，是他来求你的，对吗？

“不是，”韦玉娟说，“他可能根本不愿意离开天京呢。”

“那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杨辅清说，“我不能替你去说。”

“你一定要说。”她索性堵在门口，不放杨辅清过去。

杨辅清退让一步说：“让我去说也行，你总得告诉我是为什么呀？”

“他走了，对我哥自己好，对你哥也好，现在我做了杨家的媳妇，我只能一手托两家了。”韦玉娟说。

“什么乱七八糟的？”杨辅清说，“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

韦玉娟又把他拖回来，关上门，小声说：“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我哥那人不是个省油的灯。”

杨辅清笑了：“这我知道，他是有名的智多星嘛。”

韦玉娟说：“他挨过你哥的打，你哥对他从来都怀有戒心，现在天王和东王一旦势不两立，我想，我哥一定站在天王一面。”

杨辅清点点头：“那是。只有除掉了我哥，他才能当上军师，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支持我哥有什么好处？又名不正言不顺。”

韦玉娟见他明白，就把话直说了，她认为韦昌辉留在天京对杨秀清没好处，他们俩如兵戎相见，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或者两败俱伤，那多可怕呀！若是他领兵在外，就可以躲过这场自相火并之灾，将来韦、杨两家走动起来也没仇结。

“你想得真周到。”杨辅清说，“你这一说，我心里倒乱起来了。照你这么说，这场萧墙之祸是不可避免的了？”

“傻子才看不出来。”韦玉娟说，“你哥也实在闹得不像样子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劝你哥出去避避风，反倒让我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去找我哥呢？”

“傻子！”韦玉娟说，“他权力之欲熏心，说不定摩拳擦掌等着火中取栗呢，岂能听我的话？也许他正想诛灭东王而代之呢，岂能愿意放弃这建功机会？”

“你真是一个好人，不偏不倚。”杨辅清说，“可是，我哥怎么会听我的肯下令让韦昌辉离京呢？”

韦玉娟说：“你长着嘴干什么的？你不会说服他吗？”她给杨辅清出主意，让他告诉杨秀清，韦昌辉是他的威胁，一旦有事，必站在天王一面，不如及早去掉天王的这一羽翼，放他出外领兵，天王就势单力孤了。东王一定会往心里去。

“妙极！”杨辅清拍手道，“这么一说，我哥哥肯定立刻把他放出去。”他冲韦玉娟笑笑说，“我怎么没注意，你是个谋士呀！”

“我只不过从自身安危考虑罢了。”韦玉娟说，“我夹在仇人当中，我才是最可悲的呢。”

第 63 章

一个女人调动两个王，亲情使然。

—

天王虽然不动声色，可是天威不测，屋子里的气氛依然相当紧张。除了自家人洪仁发、洪仁达、洪宣娇而外，洪秀全的近臣蒙得恩，还有韦昌辉、陈承瑔两个人在座。一种孤注一掷拼个鱼死网破的气氛笼罩着每个人的脸，只要看看出席会议的人头，就可知道内容了。

洪秀全一反历来事事推诿让别人承担罪责的习惯，这次极为果断，他用快刀斩乱麻的语气说：“杨秀清谋反篡位之心已昭然若揭，逼封万岁就是反朕、反天父的，他自称一朝之大，是首一人，说自己功业超乎前人，恩威超乎后世，随意挫辱朕，如再姑息养奸，我数万将士鲜血换来的江山就要败在他手上。朕决意兴兵讨逆，诛杀这个乱臣贼子。”

尽管这是人人能猜到的，可一经天王说出，人人都感到震惊不小。昨天，东王还是太平天国执掌大权的二号统帅，一夜之间

将由“万岁”沦为千古罪人，总是令人悚然心跳的。

静了一下场，韦昌辉先表态：“天王圣裁英明，早该诛杀此贼了。”

陈承瑔也抢着说：“他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如再不除之，他不仅是逼封万岁了，势必要篡位了，一国岂能有二主？”

洪秀全不需自家人表态，他又说：“朕马上草拟密诏，一份给石达开，一份给秦日纲，叫他们点本部兵马，刻日起程，回天京助王诛贼。”

洪宣娇直到现在才明白天王为什么要宽限到八月十七日杨秀清的生日举行加封大典了，洪秀全留下充裕时间调动军队。

韦昌辉说：“禀天王，臣以为杀鸡不用牛刀。”他提议翼王、燕王只带亲兵来京即可，如兴师动众杀回天京，这么大的举动，没有不走露风声的，万一叫杨贼知道了，他有所防备，反倒不好了。

洪秀全问：“不从外面调兵，可以对付东王府亲兵吗？”

“臣早有准备。”韦昌辉说，“北王府有亲兵三千，燕王府有两千，加上天王府的，足够了。何况，杨贼狂妄自负，毫无防备，就更不堪一击了。”

洪秀全想了一下，说：“也好，省得闹得外面的将士人心惶惶。那就把密诏分送石达开和秦日纲，让他们昼夜兼程赶回天京，何时动手，由朕来定。”

韦昌辉问：“那么，扩建东王府的工程照做不误吗？”

洪秀全说：“做，像样子地加紧做，要让他无丝毫感觉才行，大不了损失几万两银子罢了。”

洪宣娇想起了一件事，她说：“讨逆时，是不是只杀杨秀清一人呀？”

韦昌辉说：“斩草要除根。东王府的人一个不能留。还有，杨秀清的亲信、爪牙、兄弟，凡在外面领兵的、督战的，天王应

一律召回，名目可说是庆贺东王加封万岁庆典，届时一网打尽。”

天王尚在琢磨，没有及时表态，倒是洪宣娇反感了，说：“杀人太多，有什么好处？”

韦昌辉说：“宣娇总是女人心肠。”

洪宣娇问：“你那个斩草除根，是不是也包括你妹妹玉娟，和你那刚出世的小外甥太平啊？”

韦昌辉好不后悔！他说“斩草除根”的时候，恰恰忘了妹妹嫁给东殿的这回事，现在让洪宣娇问得张口结舌。

洪秀全出来作决断了，他说：“能少杀还是少杀为好。只杀杨秀清一人，怕不足以平民愤，那些助纣为虐的爪牙、心腹，日后可能为杨秀清起来复仇的，那就不能姑息了。女人、孩子，还是少杀为好。”

韦昌辉有了台阶下，顺水推舟地说：“臣记得了。”

洪秀全又说：“别杀错了人。蒙得恩，你开个单子给北王，朕派去的人别当了陪葬的，尤其是侯谦芳，及早让他回来。”

韦昌辉心里想：这杨秀清怎能不败？那么聪明之人，卧榻之下睡着侯谦芳这样的老虎尚且不知！

二

韦昌辉亲自在西水西门城门口为两个赍密诏出城的人送行，这两个人全是北王府的人，一个是侄子韦以邦，奉命去湖北石达开处，另一个是兵部尚书韦玉方，也是堂侄，他奉命去丹徒秦日纲那里。

出了城门，他嘱咐：“如有意外，将密诏吞到肚里也不可落入人手，它比性命重要，知道吗？”

二人答：“记住了，叔叔。”

韦昌辉挥挥手，二人骑马上路，并马跑了一段，立刻分道扬

鑣而去。

天京水西门的巨大门扇缓缓关闭了。

韦昌辉抑制着内心阵阵往上冲的激动，信马由缰地进了城，忽见东王府的陈承瑑带几个吏部官吏来了，韦昌辉很感奇怪，打了个招呼：“陈侯爷早哇，出城去吗？”

陈承瑑向他挤了一下眼睛，说：“北王殿下早安。卑职不出城，倒是来寻北王来的。”

“我一早起来就巡城，”韦昌辉说，“找我有事吗？”

陈承瑑说：“东王请您去。”

“好，我马上就去。”韦昌辉答应一声，小声问陈承瑑：“何事？”

陈承瑑轻轻摇首，表示不知。

韦昌辉将马鞭子向天上指了指，陈承瑑会意，知是让他立即设法通知天王以防变。韦昌辉不敢不去，只好跟在他们后面上东王府。

东王府正为万岁大典而加紧筹备，昼夜加班，里里外外都在忙，沙石、木料源源不断地从侧门运进来，侯谦芳、侯淑钱领着工匠头在看图样，比比画画地指着门口的望楼说什么，一见韦昌辉骑马走来，忙肃立一旁请安。韦昌辉过去指着图纸说：“殿顶要加高，不要图省钱。”侯谦芳答应着。

东王府便殿，杨秀清早早理事了。

杨秀清对韦昌辉很客气，说：“贤弟请坐。我的事，要你操劳，很过意不去。”

“王兄说哪里话。”韦昌辉说，“一则这是天王派我的差使，二则又是东王兄的大日子，双喜临门，今后是万岁爷了，也是我的主了，我尽点菲薄之力，那是我的荣幸。”

杨秀清话锋一转说：“叫你领工，实在是大材小用了。这几年，天京城防从来没出事，几个潜伏下来的清妖想当向荣的内

应，也叫咱侦破了，这都是北王弟的功劳啊！”

韦昌辉说：“我干的这点事，哪一桩不是东王兄耳提面命啊！”

杨秀清说：“好钢得用在刀刃上，我想让你出去巡视安徽、江西，把那里的吏治呀、农商贸易呀，都调理调理，天京要粮、要钱，都得从那里出啊！”

这如同晴天打雷一样令韦昌辉震惊。他拼命装出镇定的样子，不时地去瞄一眼杨秀清，看他的表情很平和，似无恶意。况且即使看出杀机，也不能表现出惊恐和抵触。于是韦昌辉说：“这是东王兄信得过小弟。不过，眼下小弟总要把东王府的扩建弄完，等到加封万岁大典一过，我就启程，行吗？”

杨秀清说：“这里是芝麻小事，交给他们办去吧，你明天就走，刻不容缓。”

听到这里，韦昌辉心里咕咚一沉，脸上仍然是轻松的笑容，他说：“我在天京待了三年半了，早想出去了，只是不敢提，谢谢东王给了我这个机会。”

说罢起身告辞。

街上一切如故，可韦昌辉觉得天也变低了，地也变窄了，他有大祸临头的感觉。

从东王府出来，韦昌辉在街上胡乱兜圈子，忽而走上宽街，忽而钻入小巷，不停地兜转马头回头望，当确信后面没有尾巴时，他才快马加鞭钻出一条斜街，眼前便是天王府，他拍马直奔大门驰去。

韦昌辉把随从都留在了门外，向黄门官说了几句话。

不一会儿，洪秀全就召他进去，而且在上书房相见。

听了韦昌辉的报告，洪秀全心里也没底，一时猜不透杨秀清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过他显得很冷静。他要先听听韦昌辉的分析。

韦昌辉对这突兀的变化毫无思想准备。从前，韦昌辉不愿意在京城里受杨秀清的气，倒是几次提出要领兵打仗，都叫杨秀清驳回了，且挨了一顿训斥。杨秀清认为韦昌辉心细，认真负责，他守天京是杨秀清最放心的，可现在怎么了？杨秀清明明知道天王委派韦昌辉在为他筹办生日、加封大典，却突然令他出巡，这是怎么回事？韦昌辉最担心的是他已经闻到了什么味儿，当然是指讨逆的事了。

“不像。”洪秀全认为，杨秀清这个人一向跋扈惯了，他不善于防人，他自以为天国上下没有人不惧他。也许，杨秀清真的是想让北王出马，为天国巩固已得的疆土，天王不是想派他去吗？他去不了，让北王代他巡视，也是说得过去的。

这一次洪秀全没有算对，他和韦昌辉都想不到会是韦玉娟起了作用。

“想出理由与否，都得去。”韦昌辉是这样看的，洪秀全更是如此看。

洪秀全知道他担心什么，他说，奉密诏的诛逆来得及，只要赶在八月十七日前就行。石达开从武汉回来需要时日，不会像秦日纲那么快。洪秀全令他现在痛痛快快地去安徽，反倒会使杨秀清更无后顾之忧了，天京没有一个人能构成对他的威胁了。他更会放松警惕。洪秀全又告诉韦昌辉，只管大张旗鼓地去安徽，到了那里点个卯，三天五日，立即秘密潜回天京，做到人不知鬼不觉，这样更万无一失。

韦昌辉心里踏实多了，他站起来说：“那臣就告辞了，我不在京，千万小心，我会告诉陈承瑠凡事多留点神。”

洪秀全点了点头。

杨辅清没想到自己一句话起了作用。最高兴的是韦玉娟，她去了一块心病。

杨辅清又在抱他的儿子：“太平，明天爹又要去打仗了，你

想不想爹呀？

孩子在冲他格格乐。

杨辅清又说：“太平，你长大也当将军，怎么样？”

韦玉娟正把一包衣服包起来，说：“太平长大了种田吃饭，给王也不当，别说当将军了。”

杨辅清哈哈笑起来。他说：“明天我和我的大舅哥一起走，你说有趣不有趣？我听了你的话，在我哥面前吹了一回风，真管用，你哥立刻被放出京。”

韦玉娟说：“我去了一块心病。只要他不在，天京城就是杀得血流成河，也与我无关了。”

“瞧你说的，哪有那么严重。”杨辅清说。

“我抱着孩子跟你去，行不行？”韦玉娟说。

“净开玩笑。”杨辅清说，“你让我怀里揣着孩子上阵啊？我成了常山赵子龙了。”

“天京待腻了。”也许这只是她的预感，反正她心里总是不托底。

三

傅善祥从回到家里就没露过笑脸，自己一个人关在房中，不吃不喝，父亲问她什么也不说。这样过了很久，她起来收拾行李，父亲站在一旁，问：“这是怎么了？”

她说：“爹，女儿不能在东王府待下去了，我要走了，走得远远的。”

父亲问：“东王对你不好了吗？”

“不，他对我倒是很好。”傅善祥说，“他专横、固执，杀身之祸已经不远了，我不愿与他玉石俱焚。”

“你没有劝劝他？”

“他根本听不进去。”

“那你到哪去呢？”老人说，“你去杭州吧，上你姨家去躲一段吧。”

傅善祥说：“我可能去，也可能不去，东殿若来找我，您就说我出家了。”

父亲叹了口气，说：“当初不考这个女状元就好了……”

“爹，您别难过，过一段平静下来，女儿还会回来，那时我们找个乡村去种田，隐姓埋名，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

父亲又叹息一声，看着女儿提起一个包袱出门去了。

傅善祥出了天京城，忽然觉得形只影单好难过，猛然间从显赫的权力圈里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她觉得自己好可怜。

她不想到杭州去投奔姨妈，她也不可能去投奔任何人，她会给别人带来不可能预料的灾难。

她决定把曾宪从兵营里接出来，找个乡下隐居下来。

她是挨到晚上才赶到雨花台大营的。

月照中天，长江上一片白光。

在雨花台大营一片草坪上，谭绍光正教曾宪剑术，曾宪练了一通后，谭绍光说：“你光有花架子不行，打起仗来不管你有什么招数，能制敌于死命才是真本事。”说着拿起一柄长剑与他对刺，很快把曾宪逼到了死角。

只听有人在场外叫：“宪儿，攻他上三路！”

曾宪果然按场外指导反攻，谭绍光已架住了他的剑。

原来是傅善祥站在圈外忍不住指挥。

曾宪叫了声“姑姑”扑过去，又对谭绍光说：“我打败了你。”

谭绍光对傅善祥说：“一听你姑姑的声音，我就心猿意马了，焉有不败？”

傅善祥说：“总是没正经的。”

曾宪问：“啥叫心猿意马呀？”

谭绍光、傅善祥相视而笑。

谭绍光问：“有什么急事吗？怎么夜里出来了？”

傅善祥说：“这次出来，就永远不回去了。”

这令谭绍光大吃一惊，他说：“你不等着当东王娘了？”

“你能不能正经点！”傅善祥瞪了他一眼。曾宪说：“你不回天京去了吗？那你和我们在一起吧。”

“姑姑和你在一起。”傅善祥说，“你先去玩儿吧。”

曾宪跑去后，谭绍光抑制不住心底的兴奋，说：“你出来可好了，就在我这住着，我收留一个孤儿，再收留一个孤儿的姑姑。”

“你这个人！”傅善祥说，“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离开天京？”

“我管那么多干什么？”谭绍光说，“你来了就好。”

“你不怕我给你惹来大祸？”傅善祥与他向前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了江边。

听着江水有节奏的拍岸声，谭绍光不再开玩笑，他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傅善祥问：“东王逼天王加封万岁的事你没听说吗？”

“这是长着耳朵就能听到的呀！”谭绍光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傅善祥又问：“你这里的将士对这事怎么看？”

谭绍光说：“平时谁敢在公开的场合议论这种事？私下里，我看谴责东王的多，也有说天王软弱的。”

傅善祥说：“我苦苦地劝过东王，希望他收敛，希望他以天国大局为重，不要逼封万岁，可他一意孤行。他一封了万岁，北王、翼王、燕王、豫王怎么办？封不封？一国怎么可以有二主？所以我看天京城里的闯墙之祸不远了。”

谭绍光说：“不会那么可怕吧？”

“怎么会？”傅善祥说，“如果天王心毒手辣，他就会联合另外几个王向东王开刀。如果天王忍了，日后，东王也会把天王当成绊脚石，也是一场火并。”

谭绍光问：“你是为这个躲出来的？”

“我不光是为了保全自己。”傅善祥实在是因为预感到血腥之日一天天逼近，却又没有回天之力，她灰心了，她不愿在这血的漩涡里挣扎。

“不管它，”谭绍光说，“这都是命里注定的。”他自从认识了傅善祥，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了，可他也知道自己在伸手摘天上的月亮，看得见，是永远够不到的。万万没想到，她真的来到自己身边了，这不是命中注定是什么？

傅善祥说：“不。我不能在你的大营里住，那算怎么回事？”

“你说什么？”谭绍光奇怪地问，“你不是奔我来的？”

“我是来接宪儿的。”傅善祥说，“我带他远走高飞，也许去杭州，我有个姨妈在那里。”

“我绝不会放你走。”谭绍光说，“你若觉得名不正言不顺，干脆嫁给我。”

傅善祥说：“这怎么可能？谁不认识我傅善祥？东王还在，我跑出来嫁给你，你还要命不要？”

谭绍光说：“东王也不能对我兴师问罪。他对你并没有明媒正娶，他有什么理由限制你嫁人？”

傅善祥柔情地看了他一眼说：“绍光，就是东王下令，让我嫁你，我也不会从命，你懂吗？”

“我不懂。”谭绍光说。

傅善祥说：“我给你当姐姐不是很好吗？我这一生不再求什么了，有你这么个弟弟，有宪儿这么个侄儿，我就知足了。”

谭绍光下意识地抓住她的手。傅善祥用力挣脱，说：“你要

这样，我立刻带宪儿走。”

谭绍光说：“你千万别走，再说，我与那孩子也有点难舍难分了……”

“那这样吧。”傅善祥说，“你在这附近替我找间房子，我带宪儿过去单住，我反正不能住在兵营里。”

谭绍光知道拗不过她，只好依允。他想在附近的渔村租间房子把她安顿下来，她若是远走高飞，可就再也无法找到她了。

傅善祥这时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她身子躲出来了，心并没有完全离开天京，她恨东王的偏执、愚顽和刚愎自用，可又不希望他落到最悲惨的结局。为什么会有这样藕断丝连的愁肠？是因为自己的少女的贞操给了他吗？

傅善祥自己也说不清。

第 64 章

伸出双手，你愿意它沾上自己弟兄的血吗？

—

长江江面上无数水鸟张着洁白的翅膀围着一只华丽的座船飞翔，大胆的红嘴鸥竟然落到甲板上抢吃的。石益阳手里拿了些粟米粒，在甲板上撒着逗沙鸥。

这只前后装有主炮、尾炮的大船是石达开的，一直在这里待命，随时准备启航，这是石益阳看得出来的，什么时候动身，到哪里去，连石益阳也没探出口风来。石达开两个时辰前在船上看过一封什么密信，是韦以邦送来的。

韦以邦是北殿的人，看他那神秘而又过分严肃的样子，石益阳猜到天京要出大事。

现在石达开进武昌去了，石益阳有了机会，父王不在，没有人敢管她。

她看见石达开把看过的密信藏在了黄马褂里，她要看个究竟。

那件绣有四条团龙的马褂金光闪闪地挂在中舱里。石益阳进了中舱，对守卫的两个牌刀手说：“你们先上去，我要换件衣服，下到江里去洒水。”

两个牌刀手不敢惹她，出去了。

石益阳摘下马褂，里里外外摸了摸，没摸到什么，已经放回原处了，却又去细细捏捏衣襟处，有哗哗纸响的动静。她抽出了天王密诏，盖有巨大的天王大印，她还是头一次见到天王玉玺是什么样呢。

她细一看这份密诏，她的心咚咚地跳起来，脸色也变了，天王命令石达开、韦昌辉诛杀杨秀清！

她对杨秀清没有好印象，一半是因为父亲对他的恶感。可他毕竟是握着天朝锁钥的王，忽然要杀他，石益阳还是觉得心惊肉跳。

这时岸上传来急骤的马蹄声。石益阳从舷窗向外一望，吃了一惊，石达开、张遂谋、曾锦谦一些人骑马飞奔石达开的座船而来，她没想到石达开回来得这么快。

石益阳连忙把密诏塞回团龙马褂，把衣服放回了原处。

石达开匆匆上船，第一道命令是把船上的大旗降下来。要降下来的是他的“真天命太平天国电师翼王石”的帅旗。

牌刀手们不知何意，但汪海洋还是亲自降下了翼王大旗，只剩太平天国大黄旗了。

石达开站在甲板上说：“开船吧。”

石达开座船后锚了，负责护卫的十几艘载着火炮的船已经排成了品字形，成三组拱卫着大船，向下游出发了。

长江上白浪掀天，风声凄紧。

江风吹着石达开的袍角和帽子下的飘摆，他脸色冷峻，站在甲板上一动不动，两岸的田野、民宅向船后倒去，沙鸥在桅杆上飞翔。

石益阳悄然来到他身后，江风很大，吹乱了她没戴帽子的头发，她问：“爹，上面风大，到舱里去吧？”

“不，”石达开头也不回地说，“把马褂给我拿来吧。”

石益阳下到舱中，把黄马褂给他拿来，替他穿上。石达开首先在衣襟处捏了捏，听得有哗哗的响声，放了心。

石益阳问：“我们去哪里？”

石达开说：“不一定。”

石益阳说：“卢威廉又来信了，他问我到底去不去英国留学了。”

石达开说：“你还有心思说这个。”这确实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

石益阳说：“您说话又不算数了？您可答应过我，说我满15岁以后送我到伦敦去留学。”

石达开说：“怕是不行了，不是爹食言。我跟天王提过这事，天王说，太平天国用不着去学洋人那一套。”

石益阳说：“人家有好东西为什么不能学呀？”她拍了拍腰间的金柄手枪，“这个就比咱们的大刀长矛管用啊！”

石达开心事重重，没工夫再理她。

张遂谋过来问：“先驶到兴国吗？”

石达开说：“先到兴国。”又对石益阳说，“你外公在江西督师，我派信使去了，约他在兴国见面。”

“我知道，您与他商量大事。”石益阳说。

“也没什么大事。”石达开说，“北王刚到江西去督师，你外公就可以回来了。”

石益阳说：“爹的脸色不大好，好像有心事。”

“没有什么心事呀！”石达开说。

石益阳说：“昨天您还领兵与曾国藩激战，天京特使一到，您马上就走，能没事吗？”

“你这丫头真精。”石达开说，“究竟怎么走法，到哪里去，我是走一站算一站，走着看吧。”

石益阳天真地笑着：“何不让女儿来帮您拿拿主意呢？”

石达开说：“连我自己都举棋不定，你岂能为我分忧？”

石益阳说：“您总是把我当成小孩子。旁观者清，女儿是旁观者，说不定会有好主意。”

石达开说：“那你说说看。”

石益阳格格地笑起来：“您什么都不告诉我，就像算卦先生连生辰八字也不知道，这卦怎么批呀？”

石达开笑笑，并不想告诉她什么。

“我猜，是天京要出大事了。”石益阳用一种与她年龄不相称的沉重语调说。

石达开一惊，望了她半天，冷丁想起来去摸黄马褂的衣襟处，他有些生气地问：“你看了这个？”

石益阳嘻嘻一笑。

石达开发火了：“你越来越不像话。”他对汪海洋吼道，“靠岸，停船！”

汪海洋问：“翼王，您怎么了？”

石达开说：“让她下去。”

汪海洋看看噘着嘴的石益阳，问她：“你怎么把你爹气成这样？”又对石达开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把益阳扔在这，让她喂野狼啊？”

“靠岸！”石达开仍然气得不行。

汪海洋向石益阳使眼色，石益阳双手挽住石达开的胳膊，笑嘻嘻地说：“爹，您把我赶下船，谁给你端汤端水的呀！”

石达开说：“不用你。”

石益阳说：“那也不用靠岸了。既然您这么狠心，我自己知趣点，到底不是亲闺女呀！”她的眼泪说下来就下来了，哭着走

到船头就要跳。

石达开一把抱住了她：“犯什么傻！”

石益阳说：“您不是赶我走吗？”

石达开说：“任性！动不动说不是亲闺女，你好没良心！”

石益阳撒娇地说：“您有良心吗？我若是不关心您，您有天地陷的事我也不操心。”

石达开说：“行了，别嚷了，我不怪你还不行吗？”

石达开回到座船中舱，眉头拧了个疙瘩。

石益阳给石达开沏了杯茶，父女对面坐着，相对无言。外面风浪大起来，船有些颠簸，浪声喧哗着，在窗外跳起几尺高的浪花，石达开的心也像那急骤起伏的浪涛一样忽上忽下。

石益阳问：“张遂谋、汪海洋他们知道这事了吗？”

石达开摇摇头：“只我一个人知道，哦，现在不是一个人了，又加了个偷看密诏的你。”

石益阳说：“送信的那个韦以邦我认识，是北王的侄儿，一看他那神秘秘的样儿，我就知道有大事，我早就看着他给了你一封什么信了。”

石达开说：“你既然已经偷看了，就算了，你要把这密诏的事烂到肚子里，永远也不能跟人说。”

石益阳点点头，说：“您不想向我问计？”

“你？”石达开忍不住笑了，说，“你哪里知道天京城里水深水浅啊！”

石益阳撇撇嘴，不服地说：“那可不一定。不信我说说。”

“你说吧！”石达开靠在榻上，半闭起眼，似听非听的样子。

石益阳说：“您不该回天京去，杀人的事让别人去干。”

石达开说：“可有王命啊！天王下密诏给我，让我回京靖难，我不回去不是抗旨吗？”

石益阳说：“您可以说军务脱不开身啊，您可以说您生病了

啊……”

石达开坐直了身子，专注地看了女儿半天，内心里说：她长大了。石益阳说的，正是石达开的打算，只不过他没有找到恰当的理由就是了。

二

金坛的秦日纲大营表面看很平静。

秦日纲问他的心腹陈旺：“陈玉成回来了没有？伤怎么样？”

陈旺说：“回来好几天了，他叫人抬着还在指挥攻金坛。”

秦日纲说：“陈玉成真是一员良将。你去请他来……啊，不，我去看他。”

他带了陈旺大步走去。

陈玉成的伤并没全好。

曾晚妹每天要给陈玉成腹部伤处换药，耐心地给他擦洗着。秦日纲走进来，说：“好嘛，曾晚妹成了国医了。”

曾晚妹用药布盖好伤口，说：“没见过他这样的人，带着伤还攻城呢。”

陈玉成说：“张国譔又调来援军了，我们再攻不下金坛，不好打了。”

秦日纲有点心不在焉，说：“你看着办吧。”

“殿下，您是主帅呀！”陈玉成说，“大计得您来定，我是冲锋陷阵的。”

秦日纲说：“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托付帅印的，由你来节制另外三位丞相，我有急事回天京去。”

陈玉成说：“那不行，他们几位都比我年长，打仗经验也比我多……”

秦日纲说：“我已经告知他们几位受你节制了。金坛打不下

来，就撤围吧，这里的军务都交给你了。”

看着秦日纲神情恍惚的样子，陈玉成试探地问：“殿下回天京有什么大事吗？”

“啊，没有。”秦日纲想想，又留了个伏笔，“日后你就知道了。”说完，匆匆走了出去。

陈玉成思索了一阵，说：“燕王此行，是不祥之兆。”

曾晚妹笑道：“你又瞎操心，人家回不回天京，有什么样不祥的。”

陈玉成长叹了一声。

陈玉成毕竟不像曾晚妹那么单纯。杨秀清杖责天王，继而逼封万岁的两桩事，在太平军里引起了广泛的议论，不管说什么的、怎么说的，一般都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天王会那么甘心情愿受屈辱吗？东王会到此为止吗？陈玉成觉得冲突会逐渐表面化。

秦日纲、石达开、韦昌辉、陈承瑔这些人对杨秀清不满，非止一日了。这个时候秦日纲扔下大军回天京，又不说是什么事，这很令陈玉成担忧。

他对上层的事无能为力，他只能在秦日纲走后稳住太平军本部人马，别出乱子。

三

一溜战船在长江顺水飞驶。每条炮船上虽有太平天国的黄色旗，指挥船上却没有张挂主帅的旗号。

这是韦昌辉秘密离了江西，从鄱阳湖出湖口，飞速向天京疾驶，他藏在中舱里一直没有露过面。

他心里无法平静，已经问过几次了，又问起今天是初几。

韦玉方说：“今天是七月二十六日，再有两天，我们可到天

京。”

“燕王、翼王那里没有消息吗？”韦昌辉又问。

韦玉方说：“翼王几天前就从武昌起身了，燕王已在天京城外等殿下。”

韦昌辉说：“要严密封锁消息，任何人不得泄露我回天京的消息。”

韦玉方答应了一声。

韦昌辉在计算他与石达开会合的时间。

在九江江面，石达开倒是先与黄玉鹰会合了。

石达开的座船停在江边，甲板上、岸上岗哨密布，石益阳、汪海洋站在甲板上。

在舱中，石达开、黄玉鹰和张遂谋三人在低声密议。

张遂谋说：“北王估计这一两天能到达天京，韦玉方派了哨探来，他们带了三千精兵呢。”

石达开问：“燕王呢？”

张遂谋说：“他早已入城去，只等您和北王到了就动手了。”

石达开把目光移开，掉向舱外汹涌的波涛，半晌无语。

黄玉鹰说：“我们也该带兵回来。”

张遂谋说：“天王密诏不让带一兵一卒啊，北王这样做，容易败露的。”

黄玉鹰质疑，我们不带兵，事成之后，功劳不是都是北王的了吗？

石达开回过头来说：“这个功劳，我看，还是不去争为好。”

黄玉鹰、张遂谋二人诧异地对视一眼，黄玉鹰问：“你不想回天京了？”

石达开说：“回去干什么呢？内讧，杀人，不管谁胜谁负，都是痛心的事，我石达开的手上还是不沾自己人的血为好。”

张遂谋说：“殿下真是一副菩萨心肠。不过，如果北王得手，

我们不去的话，将来必是北王独霸一统，这也在其次，他会认为殿下与他不一心，这就很不妙了。”

黄玉鹰又说：“不必想那么多。你是奉诏回京靖难讨逆，有什么不对，也是天王的事，你只奉命而已。”

石达开说：“我这几天漂流江中，想了很多，我觉得太平天国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倘出现内讧，天国也就该走下坡路了，我虽制止不了这场自相残杀的悲剧，我却有能力让自己置身于内讧之外。”

黄玉鹰说：“那人们会怎么看你？一不奉诏，二不雪自己之耻！你的岳父被杨秀清杖打，这耻辱我是永生不忘啊！”

石达开说：“你们只看到一面。是啊，天王密诏，这是一张王牌，万一事情败露，东王占了上风，天王会说他下过密诏吗？那我和韦昌辉将是替罪羊。我大可不必担这个罪名，手上无血好做人。”

黄玉鹰说：“都像你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将一事无成。”

石达开心里有自己一本账，他想，我自知，我是斗不过杨秀清的，也斗不过韦昌辉，杨秀清是跋扈得令人切齿了，可韦昌辉取代了他会比杨秀清更坏。况且，杨秀清虽说专横，可他还是有才干的，为天国立下了大功，我也不忍心加诛。如能劝他悔悟，他仍能为天国尽力。他的想法，黄玉鹰以为是好心的空想。

黄玉鹰说：“他只能一天比一天专横。”

石达开说：“让我再想想吧。”

张遂谋问：“我们停在九江，还是往前走？”

石达开说：“往前走吧，先到安庆再说。”

黄玉鹰、张遂谋二人出了中舱，来到甲板上，黄玉鹰对张遂谋说：“过了安庆接着往前走，不要停。”

张遂谋说：“那怕不行，翼王殿下会发觉的。”

黄玉鹰说：“我们只能破釜沉舟了。翼王办事总是优柔寡断，

菩萨心肠。我们不能依着他。”

张遂谋说：“是啊，一旦韦昌辉和秦日纲联手诛杨成功，那翼王就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黄玉鹰说：“无论如何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四

月低浪高，月亮仿佛在浪丛中跳跃。

舷窗开着，石益阳在船舱里轻轻地为石达开捶背。石达开说：“我头疼，你光捶背有什么用？”

石益阳又为他轻轻地挤按额头。

“快到安庆了吧？”石达开问。

石益阳望望江岸上朦朦胧胧的城郭和灯影，说：“看不清，估计快到了。”

石达开坐了起来，认真地说：“益阳，我想驻在安庆不走了，你看行不行？”

石益阳问：“不回天京了？”

石达开点点头。

“这是我早就希望的呀！”石益阳说。

石达开说：“我不能让我的手上沾了弟兄们的血，不管别人干净不干净，我的刀是杀清妖的，不能砍自家人。那样，我会一辈子心里不安宁。”

“爹爹真是个好人在！”石益阳说，“不过，北王会因此怪你，天王也会认为你不为天王出力的。”

“我当然要找理由。”石达开说。

“就说你病了。”石益阳说，“我进天京去给北王送信，再请个国医出来，他们不会不信。”

石达开说：“这个主意不错，只有我卧病不起，才能躲过这

场大难。你说北王会不高兴？’其实他仔细想过，韦昌辉又高兴又不高兴。石达开回去，能给他壮胆、壮声势，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但他又希望独占全功，他今后就能像杨秀清那样执掌朝政，从这点说，他又怕石达开参与呢。这深层的考虑，他不便向石益阳说。

石益阳说：“我们在安庆住上十天半月，坐山观虎斗，谁胜谁负都没关系。你还是翼王。”

石达开心里是这样想的：北王即使抓到了大权，他也会失掉人心。那时太平天国的人都会说，只有一个石达开仁义，不向弟兄开刀，人心在我，比什么样的胜利都更值得追求。石益阳不会有这样的城府，只是不希望父亲卷入内讧。

石益阳说：“那，到了安庆，我就进京去，你写一封亲笔书信。”

石达开说：“好。”

石益阳见汪海洋探出头来，就问他有事吗？汪海洋问：“翼王，我们在哪里停啊？”

“安庆，”石达开说，“我吩咐过的了。”

“可是……已经过了安庆了。”汪海洋向外指指，说话的声音又小又轻。

石达开快步跑上甲板，一见灯火阑珊的安庆已经抛在后面，他立刻火了，对张遂谋大叫：“你好大的胆子，敢违抗我军令！马上掉转船头上驶，停泊安庆！”

张遂谋还想劝几句：“殿下……”

“我意已决，不要多言。”石达开决然地下令，“转舵。”

张遂谋只好说：“我马上令所有的船回驻安庆。”

五

雨花台大营也许从来没这样重要过。

这里忽然变得气氛紧张起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韦昌辉的亲兵，连谭绍光也只能在外围。

一个部将走过来问谭绍光：“检点大人，好像有什么大事吧？北王刚刚出去督师，怎么一转眼工夫又回来了？”

“别问那么多，你加强警戒就是了，别在咱这儿出了事，其余的一切不问。”

部将答应一声，领命而去。没人叫他，谭绍光也躲得远远的。

韦昌辉占据了谭绍光的营帐，秦日纲刚刚进来，韦昌辉问：“这个谭绍光可不可靠？”

“可靠。”秦日纲说，“我已经在这住了3天了，一点风声没露出去。”他说，谭绍光原来是陈玉成的小兵，与东王没有什么瓜葛，倒是与石达开有关系。

韦昌辉说：“今天已是八月一日了，怎么石达开还不到？”他的心总是悬着。

韦玉方说：“他已到了安庆，再等他一天吧。”

韦昌辉大概急火上攻，口唇都起了泡，他说：“石达开这人向来圆滑，别是要滑头吧？”

秦日纲说：“不会，他不会违抗天王之命的。况且，他恨杨秀清不亚于你我，尤其他岳父，会在他背后吹风的。”

韦昌辉让他再派快船去安庆迎一迎，夜长梦多，两个王在天京城外，迟早会走露风声，那时可就不好收拾了。他把脸转向陈承瑔，问：“东王府有什么动静？”

陈承瑔告诉他，东王府一点动静也没有，每天都在大兴土

木。昨天下午，天王亲自排驾东王府，去看扩建前大殿，他还告诉工匠头，殿顶要用九条盘龙呢。

韦昌辉干笑了一下，心想，天王这是在做戏呢，欲擒故纵，杨秀清好蠢啊！

秦日纲说：“天王一定急着等我们进城呢。”

韦昌辉说：“杨秀清的万岁梦也快做到头了。”

陈承瑔说：“有一件怪事。傅善祥失踪了，已经好几天不见了，我不敢问杨秀清，但我好几次看到他到傅善祥住过的房子前去找，样子像挺伤心。”

“她可是东殿的心腹啊！”秦日纲说，“她在必杀之列，她是听到风声跑了？”

“那不可能。”陈承瑔说，“连杨秀清都毫无觉察，何况傅善祥？”

“她失宠了吧？”韦昌辉问。

“也不像。”陈承瑔说，“就在她失踪的前两天，东王还要纳她为王娘呢。杨秀清亲口跟我说，在加封万岁和过 37 岁生日那天，举行纳王娘仪式，他要来个三喜临门呢。”

韦昌辉皱着眉头问：“那她会是什么原因呢？她总不会看破红尘了吧？”

秦日纲问：“这个傅善祥是个什么样的人？褒姒？妲己？杨贵妃？吕后？武则天？赵飞燕？”他一口气叨咕出一大串古代后宫佳丽的名字。

这时两个牌刀手送了两个大西瓜进来。

陈承瑔说：“都不是。傅善祥人缘不坏，上上下下都喜欢她，从不作威作福，不过她很有见地，她有好多主意都被杨秀清采纳了。”

“那这个人留不得。”韦昌辉说，“一定要搜捕到傅善祥，不能让她漏网。”

六

一个牌刀手向谭绍光密报，说：“北王和燕王说要杀掉傅善祥呢。小的知道她前几天来过咱这，你可得让她小心啊！”

“你怎么知道？”谭绍光问。

牌刀手说：“方才小的往里送西瓜，偶尔听到了几句。”

“别对外人说。”谭绍光嘱咐了一句，就向长江边上一个小渔村走去。

谭绍光带两个牌刀手穿过晒满渔网和停着几条待补渔舟的沙滩，向亮着点点灯火的小渔村走去。

简陋的渔民茅屋是傅善祥临时租住的。

院子里也堆着房东的破渔网，院子里种着瓜果蔬菜，丝瓜爬到了房檐下。

谭绍光把两个牌刀手留在院外，自己走了进去，他走近亮着灯光的窗下，用手指捅破窗纸，向里一看，只见傅善祥正在灯下给曾宪讲书。

曾宪朗朗地读道：“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

傅善祥问：“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曾宪摇摇头：“不全明白。”

傅善祥说：“《吕氏春秋》的这句话，出在《用众》篇，用众，也就是画龙点睛之笔了。用众，就是博采众长、集思广益的意思。全句是，无粹白之狐，就是没有纯白的狐狸，但为什么有粹白之裘呢？这是因为用众，从很多狐狸皮中取下纯白的一点，集在一起，就缝成一件纯白的裘衣了。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曾宪说，“就像我习武，南拳、北拳、猴拳、醉拳，样样精通后，才能把他们的精华集中起来，就什么拳也能

打败了。”

窗外的谭绍光忍不住说：“好，讲得好。”

“谁？”屋里的傅善祥吓了一跳。

但曾宪早听出来了，他说：“是谭叔叔。”推开门跑了出来，一下子抱住了门外的谭绍光。说：“你好几天不来了。”

谭绍光说：“有人不让我来呀！”他故意闪了一眼秉烛出迎的傅善祥。

傅善祥说：“你又食言。说好不能再见面的，最多一个月一次。”

曾宪说：“姑姑给你留了两个大甜瓜。”

谭绍光说：“我怕两个甜瓜一个月后会烂掉，只好提前来。”

傅善祥笑着往里让他：“你这人，什么时候能改了这赖皮的毛病呢？”

第 65 章

一封没字的信怎样解读？被偷换的是最后一滴泪。

—

傅善祥租住的渔家茅屋虽然简陋，却收拾得整洁干净，一进屋就有一种温馨可人的感觉，谭绍光说：“什么时候不打仗了，我有这么个家就知足了。”

傅善祥切着大甜瓜笑道：“那时你不是王也是侯了，在天京城里会有深宅大院，能看得上这破茅屋吗？”

谭绍光接过一块甜瓜，吃着，说：“人过日子不是过房子。光有好房子没有可心的人有什么意思。”

他这话不是玩笑。傅善祥深情地看了他一眼。

曾宪说：“嫌城里不好，打完了仗，你上我们家来呀！”

谭绍光笑着说：“就怕你做不了主。”

曾宪说：“姑姑说，我喜欢的她都喜欢。我喜欢你，她能不喜欢你吗？”

谭绍光和傅善祥都笑了。谭绍光说：“怎么样？曾宪发话了。”两个人都笑。

傅善祥说：“这次你可是隔了好几天才来。我以为你真长记性了呢。”

谭绍光说：“我分不开身，北王、燕王全都在我那里，整天躲在帐篷里不露面，内外都换上了他们自己的牌刀手，没事连我都不准过去。”

傅善祥呆了一下，说：“最可怕的事情到底来了。”她的心在一阵阵紧缩。

谭绍光说：“我也看着不像是好事。我隐隐约约地听他们在等翼王，也在我这里聚齐。是不是你说的，他们要杀进天京去对东王杨秀清动手啊？”

傅善祥肯定地点点头，忧虑地说：“完了，太平天国从此会大伤元气的。”

“没有补救的办法吗？”谭绍光问。

“没有。”傅善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即使现在让东王有所警觉，同样是一场杀戮，只是谁杀谁的事，谁先动手而已。”

“行了，你别操这个心了。”谭绍光说，“何况，你已离了东王府，你不是说过，从此再不论天朝事了吗？”

话是这么说，傅善祥没有一日不心系天京，她在那里付出过，有过憧憬和追求，她说：“我怎能办得到呢？”

“你也够痴心的了。”谭绍光说，“你这么痴心，你得到了什么？我今天是来给你报信的，北王、燕王认为你是杨秀清的帮凶，他们要杀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你搜捕到，绝不因你出走了就放过。”

“这我想到了。”傅善祥垂眉低目了好一会儿，凄然地说，“如果东王不是那么刚愎自用，我本来该和他风雨同舟到最后的，

也许我这么悄悄离开他是不对的。”这确实是她发自内心的自责。

坐在一旁的曾宪听明白了，他忽然插了一句：“姑姑还想帮杨秀清？他死了才好呢！我都想趁机回天京，亲手杀了那老贼。”

傅善祥说：“大人说话，你不要插嘴，去吧，你该睡觉了。”

曾宪只得走到里面小间去，躺到床上睡觉，可常常欠起头来听外屋他们在说什么。他特别关注杨秀清的下场。

傅善祥沉默了一阵，说：“我想写封短信给东王。”

谭绍光大为惊讶：“你想通风报信？”

傅善祥说：“不然，我后半生也不会有安生日子好过了。”

谭绍光愤愤然地把一块瓜扔在地上，说：“想不到你对他还这么有情！”

傅善祥说：“你……也许永远不了解一个女人的心。我恨过他，可我毕竟……我不知道也罢了，当我知道他死到临头，我却却不告诉他，这和我自己亲手杀死他有什么两样？”泪水已在她眼中打转了。

“这怎么能是一回事？”谭绍光说。

里屋，曾宪抬起头来听着。

傅善祥进着哭声说：“你不该来告诉我这个消息，你不告诉我，我心里不会这么难受……”

谭绍光说：“你真是个软心肠的人啊，你即使给他送了信，他也躲不过这场灾难的，这是劫数。”

傅善祥说：“只要我尽了力，我心里就安宁了，他死了，也是他的命了。”

谭绍光长叹了一口气，说：“我真是多事，干吗来告诉你呢？”

“你已经多事了，就再多一次吧。”傅善祥说，“我求你一件事，帮我找个心腹牌刀手，帮我往天京送一封密信。”

“给东王？”谭绍光吃惊得眼睛都瞪圆了，“你疯了吗？万一走漏了风声，送信人第一个没命，你我也都完了，我们无形中成

了东王的死党，这值得吗？

里间出了一点动静。傅善祥急忙走过去看，曾宪装作翻身，又打起了鼾声。

傅善祥走回来说：“你说得对。那我就不连累你了。我自己回天京去。”

这更令谭绍光担惊受怕了，他说：“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你只要在天京一出现，东王不会放过你，北王、燕王也不会放过你，你必死无疑，我就是用一百个牌刀手看着你，也不能让你离开这渔村半步！”

傅善祥忽然变得让谭绍光不认识了，她甚至马上找衣服，做出立即出发的样子。谭绍光妥协了，他说：“好了，好了，我答应，你快写信吧，我派人送去就是了，我帮你了却了这桩心愿。”

傅善祥并不相信他，她说：“你能对天起誓吗？”

谭绍光说：“我可以盟誓。”他仰面朝天，双手合十地说，“苍天在上，我谭某人若是不把傅善祥姐姐的信派人送到天京，我出门就摔死，不得脱生。”

傅善祥又于心不忍了，说：“你咒得这么狠干什么！”

“看看，又嫌狠了。”谭绍光说，“让我起誓的不是你吗？”

“是我不好。”傅善祥用很少有的柔情的目光看了谭绍光一眼，说，“将来我再报答你吧。”说完，她拿出纸笔，开始写信。

这时曾宪正用不解和迷茫的目光窥视着外间灯下疾书的傅善祥。

江涛阵阵传来，仿佛那气势要漫过小草屋似的，惊天动地。

傅善祥觉得自己就在那旋转的波涛里无力地挣扎着，她以菲薄之力想去挽救一条马上要被巨浪打沉的大船。

她写了几行，突然把眼睛抬起，看了一眼谭绍光，谭绍光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写字。那目光是令人费解的，是狐疑，是无奈，是感慨，也许还有怨艾。

她忽然觉得对不住谭绍光。他对自己这朵明日黄花所付出的，是他全部的清纯！当着他的面，自己给一个自己本来也不爱的霸道的男人写救命信，谭绍光心里会舒服吗？

这一瞬间，她甚至动摇了。他说得对，万一走漏了风声，你我都完了。自己的安危在其次，把她所爱的人无端地送了命，她于心何忍？

她把写了一半的信揉成了一团，扔在了地上。

谭绍光很觉奇怪，一边替她磨墨，一边问：“写得不满意吗？你别着急，想好了再写，大长的夜，不急，我等到天亮也行。”

他这一说，傅善祥禁不住快要哭出声来了，她呜咽着说：“我……不写了。”

谭绍光懂得她的心，他柔声说：“姐姐，你别怪我方才的话不近人情。你写吧，你这么做人，是我的榜样。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别人恨杨秀清，不等于你也恨。”

对他这样善解人意，傅善祥还能说什么？

渔村仿佛在这浪涛声中深深地睡去。

后半夜的渔村已经鸡宁犬静，家家窗户上一片漆黑，傅善祥的窗户上是惟一亮着灯火的人家。门开了，傅善祥送谭绍光出来，到了门口，当着傅善祥的面，谭绍光把信交给一个牌刀手，说：“把这封信藏到衣服里，回头我给你进天京的牒牌，你天亮后动身，赶到东王府去，把信亲手交给尚书侯淑钱，拿了她的回执回来见我。”

那牌刀手答应一声，接过信去。

这一切都被悄悄溜出来的曾宪听了个一清二楚。他见傅善祥已回来，急忙又钻入屋中。

傅善祥进屋时似乎听到了点动静。

她拿起灯盏走到里间门口看看，见曾宪睡得沉沉的，走过去替他盖了盖被，走到外间，吹了灯，开始上床。

当外间一切都寂静下来以后，曾宪从床上起来，穿上鞋来到窗下，在窗轴上浇了点油，然后轻轻推开窗子，钻了出去。

渔村里一条夜游的狗走走嗅嗅地过来。

一出了屋子，曾宪拼命在江滩上往前跑，他惊动了那条狗，它一叫，全村远近的狗都此起彼伏地叫起来。

很快，他看见了前面三个人影，他在后面尾随着。

被谭绍光选中去天京送信的牌刀手回到住处，在灯下看了看那封信，揣进了衣服里面的口袋中，然后吹灯睡下。他预备天亮进城。

他的动作都被帐篷外面的曾宪看到了，他躲在帐篷旁边堆杂物的地方，过了一阵，才轻轻掀起帐篷的底角，钻了进去。

帐篷里一股臭气熏得曾宪作呕。

帐篷里黑糊糊的，他忍着臭气扑面造成的窒息感，等了一会儿，才渐渐看清一切，这里睡着十几个人，鼾声四起。

他摸到了搭在床边的那件号衣，轻而易举地取出信来，然后打开封口，取出信瓢，又装进去一张折好的白纸，重新放入衣袋，这才又从帐篷底下钻了出去。一口气跑到江边。

月光不太亮，曾宪大概看了看傅善祥写的那封信，他把信撕成一条一条的，一松手撒在江水中，纸条在打着漩的水波中转了一下，立刻无影无踪了，往回走的时候，曾宪的脚步格外轻松。

二

天亮前，外面还是漆黑一片，秦日纲来到韦昌辉的帐篷前，轻声叫着：“殿下——”

韦昌辉根本就脱脱衣服，一把手枪就掖在枕头底下，他听见秦日纲轻声喊他，立刻一跃而起，抓枪在手，迎到门口，见是秦日纲，问：“你一夜没睡？”

“睡不着。”秦日纲说。

“要沉得住气。”韦昌辉说。

“我打过多少恶仗，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秦日纲说。

韦昌辉点上灯，问：“什么时辰了？”

秦日纲说：“我听见头遍鸡叫了。”

“你有事吧？”韦昌辉发现秦日纲有点局促不安的样子。

秦日纲说：“我本来想让殿下多睡一会儿的……”

听到这里，韦昌辉紧张起来了：“出了什么事？”

秦日纲说：“石达开打发他的女儿石益阳送信来了。”他在察看北王脸色。

韦昌辉问：“他不来了，是不是？找个什么借口？病了，对不对？”

秦日纲笑笑，心想，什么都瞒不过他。递上一封石达开手书，说：“殿下真是料事如神啊！他说他病倒了，要在安庆停几天。”

“哼，几天！”韦昌辉气得把信在灯火上烧了，他说，“现在是度日如年的时候，他让我们等上几天。”

秦日纲说：“他并没有说说来，只是说要等病体稍愈。”

韦昌辉说：“这个滑头，他压根就没想进天京！”

“那不会吧？”秦日纲说，“他正在武汉与曾国藩激战，一接到密诏，不是一气赶到安庆了吗？听说他还特地让他岳父黄玉鹰从江西临江过来与他会合的。”

“那也是做个样子而已。”韦昌辉说，“他是想坐收渔人之利呀！我们胜了，有他一份功劳；我们败了，他也不得罪杨秀清，他可以两面讨好。”

秦日纲说：“我想他不会，他也是恨杨秀清的。”

“我看不错他。”韦昌辉说

秦日纲说：“他让我们等几天，就等他几天嘛，看他来不

来。”

韦昌辉说：“他那时又会再下一封书来，说病不见轻，再拖几天，这还得了吗？现在我们已是箭在弦上，非发不可的了，多等一天，就多一分危险，他石达开已经算定，咱们不会等下去的。”

秦日纲说：“如果他真这么想，那可太不像话了。”

韦昌辉站起来，踱了几步，说：“他想坐收渔人之利吗？我会叫他鸡飞蛋打一场空。”

秦日纲借着蜡烛的火焰，看到了韦昌辉眼中隐隐的凶险的光焰。

秦日纲问：“那我们还等吗？”

“不等。”韦昌辉在冷水盆里洗了两把脸，说，“一切按我所拟定的办，天亮前行动，开进天京。”

秦日纲显得十分振奋，说：“杨秀清的末日到了！”

三

东王府五层望楼下依然在大兴土木。

东王杨秀清穿着优闲的便装，在看工匠们把一块新的巨匾吊上望楼，那大匾上写着四个泥金大字：功昭日月。是天王手书，五天前送来的，是龙飞凤舞的狂草。

侯淑钱领着谭绍光的牌刀手过来，侯淑钱将一封信交到杨秀清手上。

杨秀清看了他一眼，不在意地问：“谁的信？”

那牌刀手说：“东殿女簿书傅大人叫小的来送信给东王的。”

“她在哪？”杨秀清的眸子亮了一下。

牌刀手是经过谭绍光叮嘱的，他说：“小的不知，她在我们的兵营中见了我，交了信后就走了。”

杨秀清急不可耐地当场抽出了信纸，却令他大吃一惊。怎么会是一张白纸，一个字没有呢？侯淑钱也发现信上无字了，二人一齐把惊讶的目光掉向牌刀手。

杨秀清问：“怎么回事？这信怎么一个字没有？”

牌刀手说：“这小的就不知了。”

“没有人知道你送信的事吧？”杨秀清首先疑心有人掉了包。但牌刀手一口咬定：“不可能有人掉包。”他说根本没人知道，他连谭绍光也没有牵涉。

杨秀清又问：“她说了什么没有？”

牌刀手说：“没有。她只是叮嘱我要亲手把信交给侯尚书。”

杨秀清说：“你去吧。”打发走了牌刀手后，他仍拿着那张白纸翻过来倒过去地看，又冲着太阳看了看，仍看不出什么名堂。他问侯淑钱：“这是什么意思呢？”

“绝交？”侯淑钱猜测着。

“绝交就绝交，用不着叫我猜谜呀？”

“白纸代表凶丧，她是不是在报什么凶信，不好明言啊？”侯淑钱又说。

这倒说到杨秀清心里去了。可他马上又否定了：“不可能的。有凶象凶兆吗？太平天国可以说是国泰民安，凶从何来？”

侯淑钱不敢坚持，就转为附和：“殿下说的也是呀。”

杨秀清不去想它了，顺手将信掖到怀中，他想在闲下来时再仔细琢磨一下。刚愎自用和自信害了他，使他根本无法觉察可怕的天京之变正逼近他。

四

韦昌辉把从江西带回来的3 000兵暂时留在了天京城外，准备用作起事时的后备队。说动就动，五鼓时分，他已和秦日纲人

不知鬼不觉地分别从仪凤门、聚宝门潜入了天京城。

北王府和燕王府立即投入了非常时期的总动员。

为了给外面造成错觉，韦昌辉特地在大门外后事厅以远安排了一个歌舞升平的场面，请来一台锣鼓班子吹吹打打，诡称是老太爷要做好事，同时庆祝东王加封万岁。

二门之内就是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了。府内3 000骑兵都已集合完毕，人人牵马持枪待命，韦玉方、韦以邦负责节制。几千人马屯扎府中，竟然不闻人喊马嘶声，不能不说韦昌辉训练有术。

燕王府凑齐了1 000 兵马，有一百多人是族人上阵，由陈旺督率。

佐天侯陈承瑑来了，韦昌辉把他延入内书房，秦日纲早等在那里了。他们的心里都拢着一把火，令他们莫名地兴奋，这激情甚至远胜于金田村起义时。

先议到兵员。韦昌辉说，一动手，立刻放城外的3 000 骑兵进来助战，他已经安排好了。

陈承瑑问他们，是否已向天王报告。

韦昌辉说：“不忙，攻进东王府以后再去报告天王。”

他一切都立足于先斩后奏，以免生变。何况有诛杨密诏在手，也谈不上先斩后奏了。

他们商定，黄昏时分动手，以北王府门口守望楼上的大旗为号，五面大旗同时放倒就是出击命令。韦昌辉指令秦日纲亲率他的1 000 人马从侯家桥、华藏庵攻入东王府，并担任罗廊巷、牌楼巷的侧翼掩护，以免东王府卫队反扑。

韦昌辉的3 000 骑兵兵分两路，由韦昌辉督率主力从正面攻入，另一路是从西面石鼓路和旱西门大街出击，一直围到堂子街口，由韦玉方带领。主要是消灭东王府的牌刀手、卫队。由韦以邦统帅天京禁军续后从东面黄鹂巷杀入，目标是合围东府卫队，

届时放炮三声为号。

陈承瑒佩服北王的周密安排。不过他仍然担心东王府卫队反抗，就提醒北王要特别注意东面的侍从馆，东王府的3 000牌刀手都在那里。两千兵怕不够。

燕王秦日纲说：“我可以拨过500兵去。天王府的兵不能用吗？”

韦昌辉说：“对呀，等一下佐天侯你去见一下天王。”

陈承瑒说：“我马上去。”

韦昌辉的父亲韦源玠走了进来，把韦昌辉叫到一边说：“是要满门抄斩的吗？”

韦昌辉说：“当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此时早把妹妹忘到脑后去了。

韦源玠的脸色变了：“那，你不要你妹妹了？她可是杨家的媳妇啊！”

韦昌辉说：“你不说我倒忘了。我怎么也不至于把妹妹也斩了呀！到时候我会刀下留人的。”

韦源玠说：“那不行，到时候乱兵一起，杀红了眼，谁还分得出谁是谁呀？现在我就去，把你妹妹和孩子接回来。”说完就往外走。

韦昌辉厉声叫道：“站住。”

韦源玠吓了一跳，回头愣愣地看着十分陌生的儿子。

韦昌辉说：“这种时候，就是天王在里头，也顾不得了！你若去把玉娟母子接出来，这不是打草惊蛇了吗？等于告诉东殿，要出事了吗？”

韦源玠说：“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遭毒手啊！”

这时，门被推开，韦昌辉的母亲带着一大家子人，进屋就哭，老太太指着韦昌辉的鼻子骂：“你个丧尽天良的东西，当初不让你把玉娟嫁给杨家，你非作这个孽，现在杨家要灭族了，你

若让玉娟有个好歹，我立刻碰死在你跟前。”说着就往柱子上碰。秦日纲忙拦住解劝：“请宽心，北王能不心疼自己的亲妹妹吗？”

老太太哭着说：“那你现在就给我接回来！”

韦昌辉说：“娘，你怎么这样不懂情理？这时候不能接！”

老太太说：“啥时候接？等人头落地接吗？”

韦源玠拉着夫人说：“不理他，走，咱们去接！”

韦昌辉无奈，对身边的韦以邦使了个眼色，韦以邦不动。韦昌辉附耳小声说：“会坏了天王大事的。把他们全圈到仓房里去。”

韦以邦说：“我可不敢，我要不要命了？”

韦昌辉说：“坏了事，大家全没命了，现在顾不得这些了。去，把他们全都锁起来，过后我去磕头赔罪，与你无关。”

韦以邦这才出去了。

二门内外早已出不去人了。

韦源玠和夫人，还有四五个家人已经套好了马车走到了二门，韦以邦带着一百多牌刀手迎面拦住。韦以邦说：“爷爷，奶奶，以邦奉北王之命，请你们回去，不得出北殿一步。”

老太太大叫：“反了！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

韦源玠也说：“忤逆，你们全是忤逆！冲过去，不管它。”

马车刚启动，早被蜂拥而上的牌刀手连马带车向后推了几十步，韦源玠和老太太挣扎着哭喊，韦以邦不由分说，叫牌刀手几个人架住一个，推入左面的大库房，上了铁栓和大锁。

韦源玠他们在里面拼命叫嚷、拍门，哭叫声震耳。

韦昌辉走过来，对韦以邦说：“弄个吹鼓手班子来，把哭叫声压下去。”

不一会儿，吹鼓手到来，一阵吹吹打打，哭喊声只隐约可闻了。一些牌刀手忍不住想笑。

第 66 章

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始作俑者为之悚然心惊。“以大坏治小坏”之权术功过孰知？

—

洪秀全终于得到了韦昌辉、秦日纲进城准备诛逆的消息。

他已经好几年没这么激动过了。金田起义、占武昌、定鼎金陵，他有过这三次心灵战栗的激动，今天是第四次。照理说，要杀自己的伙伴，是不能与头三次同日而语的，可洪秀全毕竟也激动得彻夜无眠啊！

憋了几年的恶气就要出了，洪秀全真想大喝一声，他将夺回太平天国的中枢权力，不惟是宗教权。

美中不足的是石达开没到。洪秀全心里有些怅然，他了解石达开，此人通情达理，称得上是一个儒将。洪秀全也怀疑过他是否这么巧就病在了安庆？这样大的事，即使病了也该扶病回京的。

洪秀全身边的人都集中在他的上书房里，等消息，对随时可

能出现的新情况作出决断。

这里的紧张气氛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北王府和燕王府。

陈承谔来了，他代表韦昌辉、秦日纲向天王奏请将天王府的兵力投入诛杨之举。

洪秀全没有立即表态，他让陈承谔先回去，容他想一想。

陈承谔出去后，洪仁发第一个发表见解，说：“咱们理应出兵啊！讨逆就是保卫天王啊！”

洪仁达说：“既然他们怕兵力不够，天王府的兵就该上。万一打虎不死反被虎伤，就不好办了。”

洪秀全问洪宣娇：“你说呢？”

洪宣娇显得消极，她说：“依我看，谁也不用出兵，把杨秀清叫来，当众历数他的过错，宣布削去权柄、夺其封号，不是比兴师动众杀很多人好吗？”

洪仁发说：“净说孩子话。”

蒙得恩说：“东殿羽翼遍天下，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若是那么简单，天王也不至于等到今天了。”

洪秀全说：“必欲取之，必先予之。为了除掉杨逆，朕从进天京以后，就有所防范了。何以拖到今日？一是时候不到，天下人还没有看到他的狐狸尾巴，就是现在动手，也冒很大风险啊！”

蒙得恩已经摸清，方才又特别与陈承谔对证过，奉诏回京的杨逆死党才十多个人，大多数人要等加封的日子赶回来，现在北王起事这么急，那些人只好漏网了，他以为终是祸患。

“杨辅清、杨宜清回来了没有？”洪秀全首先想到了这两员大将。

蒙得恩摇了摇头。

洪秀全叹了一口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百足之虫也没死呀！”

洪宣娇说：“我看天王府的亲兵不宜出动。”

洪秀全说：“朕也是这个意思。有北王、翼王、燕王奉诏讨逆足矣。”他内心想在万一出现的两种结局中立足于不败之地的想法，并没有说出来。

他叹了口气，又说：“石达开如果不病，那又何必有这些担心？”

洪宣娇说：“不如等翼王病好再说，翼王办事稳妥，不至于滥杀无辜。”

蒙得恩说：“那怕是来不及了，北王也未必肯听。”他早听到北王磨刀霍霍声了。

洪秀全说：“朕倒要下一个诏旨，让韦昌辉、秦日纲不得大开杀戒，除杨秀清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杀之而外，其余应一律赦免。”

洪宣娇说：“快写，迟了就来不及了。”

洪秀全走到条案前，蒙得恩铺纸研墨。洪宣娇说：“写完了，我亲自送去。”

洪仁达说：“你送去好些，不然韦昌辉还不一定听呢。”

二

一到午后，天京城格外闷热，云彩厚厚的，像凝固在天上、压在房檐上，一动不动，人的心上像压着一块石头，喘气都费力。

除了必须在炎天干活的人、站岗的人而外，人们都躲到凉快的树下、水旁去了，人们最惬意的事是打一桶从井底汲出来的凉水，兜头浇下去，享受那稍纵即逝的快慰的凉爽。

大街上很少有行人，石板路都晒得发烫了，几条吐着长舌头的狗可怜地趴在树下。

这是 1856 年 9 月 2 日的午后，一个与昨天、前天没什么两

样的闷热的日子，可它将要因改写太平天国的历史而成为一个人人们忘不掉的血腥日子。

危险和血腥正在这个古城的某个角落里酝酿着。

杨秀清一样地颐指气使，一样地强梁跋扈，他又一次视察了东王府的扩建工程，看着几百个工匠赤膊干活，个个晒得黧黑，不知是油、是汗从脊背上冒出来，站在黄罗伞下的杨秀清有一种满足感。

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盛大节日了。他也要与洪秀全一样，享受一下被人山呼万岁的滋味，那毕竟是九千岁所不能比拟的，九千岁总让人感到别扭，不畅快淋漓。

他各处走了走，身上汗津津的，他想回后苑去洗洗冷水浴，就向二门走去。

韦玉娟刚给儿子太平洗过澡，这时抱着孩子在后苑树阴下的长椅上纳凉，天太热，小太平只穿了件红兜兜，韦玉娟也穿得不多。却不料杨秀清走过来了，韦玉娟十分窘迫，盼他快过去，杨秀清偏要抱抱小太平。

韦玉娟犹豫了一下，说：“别尿你身上。”

“没关系。”杨秀清少有这样的兴致，他用胡子脸扎了一下孩子粉嫩的脸蛋，孩子呀呀地叫了几声。

杨秀清问：“是叫太平吧？”

韦玉娟说：“辅清给起的。”

“这名字好。”杨秀清往高举了举孩子，说，“太平天国嘛，就是要世代代太太平平。”

忽然韦玉娟呀地叫了一声，忙去抱回孩子，太平尿了杨秀清一身，恰恰尿在八团龙马褂中心的金字“东王”二字上，湿了一大片。

韦玉娟接过孩子说：“这孩子，可太不像样子了。”并掏出手绢去给他擦。杨秀清抖抖团龙马褂，说：“这叫小龙绞水，是我

们杨家的千岁呢。”

韦玉娟惊慌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杨秀清这样的好兴致她是从来没见过的。

忽然院墙外呐喊声震天，又是三声炮响，杨秀清侧耳听了听，问：“什么声音？”

“练操吧？”韦玉娟也听这喊声有点异样，她听声音像从侍从馆发出来的。

“不对。”杨秀清毕竟有经验，他快步往前院奔，走到后苑的月亮门，碰上了同庚叔杨茂林，杨茂林踉踉跄跄跑来，说：“快，快调兵，贼人造反了！”

杨秀清没等说话，已见二门里的女官、家眷和宫女哭喊着四散奔逃，像没头苍蝇一般。

杨秀清喊了一声：“别慌！人呢？叫东门外牌刀手！”

这时已见有无数云梯搭上了高墙，北王府和燕王府的亲兵潮水般越墙而过。

杨秀清突然想起了傅善祥的那封没字的信，似乎什么都明白了，他大叫一声：“傅善祥啊，你为什么不送一封有字的信来呀！”

东王府侍从馆已经血流成河了。

北王府的军队和从城外开进来的3 000精兵，正在围攻东王府的卫队，由于来得突兀，东王府的卫队大多没来得及拿起武器已经就戮，一部分在死战，无奈北府人多，后来守城禁军和燕王府的卫队又增援进来，东王府卫队渐渐失去了反抗能力，满地是黏乎乎的血水，尸体横七竖八满院子都是。

后苑是最先被屠掠的地方。

纷纷从四面高墙跳进来的北王府、燕王府亲兵们逢人便杀，不分男女，有些人冲进各个殿、馆，将金银细软抢个精光，手里提，怀里掖，完全像打家劫舍的土匪。

韦玉娟抱着哭叫的孩子东跑几步，西跑几步，哪面都有人追来，眼前不断有人被杀，她已经绝望了，抱着孩子瑟缩着躲在假山的太湖石后。

“这有人！”几个牌刀手从假山后头绕过来，发现了韦玉娟，一个大胡子从韦玉娟手中夺过孩子高高举在头上，孩子惊恐地啊啊尖叫，大胡子说：“这是杨秀清的孽种，留不得。”正要往石头上摔，韦玉娟疯了一般扑上去，大叫道：“放手！孩子的舅舅是北王！”

另一个牌刀手突然记起了什么，说：“先别摔！北王是有个妹妹嫁到东殿来了。先带走！”

韦玉娟母子暂时捡了条命，被押解往二门去了，韦玉娟这时见有无数的宫女、女官和官吏像被驱赶的羊群一样赶往二门广场。她看见了杨茂林，也看见了杨云娇、侯淑钱、侯谦芳，这些有官职的人都被绑上了。

侯谦芳不服绑，他挣扎着大叫：“我是天王的人，我要见天王！”

可是没人理他，倒有人打了他一个耳光，鼻孔、嘴角血直流。

侯淑钱在他旁边说：“有点骨气吧，发昏当不了死，别人能求饶，你我能求饶吗？怨只怨东王太自信了，早该先下手了！”

侯谦芳冷笑道：“我和你不一样，你等着看吧。”侯淑钱并不明白他此言何意。

他们全都被赶到了二门便殿前广场上，跪满了一地，四面围着杀气腾腾的北王府、燕王府的牌刀手们。连高墙上也站满了人。

三

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瑔几个人在韦以邦、韦玉方的簇拥下从大门进来了，登上了便殿。

韦昌辉往台上一站，四下看看，问：“杨贼杨秀清呢？”

韦玉娟一抬头听见了韦昌辉的声音，在人群里大叫：“哥哥！我是玉娟，快来救救你外甥！”

韦昌辉越过无数人头看见了韦玉娟，他对韦以邦说：“把她送回北殿去。”

韦以邦跳下去，挤进人群，在一片哀叫声中，挤到韦玉娟跟前，左手替她抱了太平，右手拉起韦玉娟，匆匆向大门走去。这一会儿，韦玉娟反倒号啕大哭起来，她坐到地上不肯起来，哭喊着说：“为什么杀这么多人？他们有什么罪呀？”

她这一喊，唤醒了很多人求生的欲望，一齐喊：“玉娟，快救救我们……”

韦以邦召来几个牌刀手，硬把韦玉娟拖走了。她出东王府一路看见遍地的木料、没完工的匾额、彩绘壁画，还有琉璃瓦……都溅满了鲜血，她几次被横在路上的尸体所绊倒。大门口望楼上的巨匾也震落下来了，“功昭日月”几个字被砍得乱七八糟。

韦昌辉在人群里走了几个来回，真的没有发现杨秀清。他说：“我不信杨贼能上天入地！就是入地也不怕，来人！掘地三尺，也要把杨贼抓到。”

韦玉方、陈承瑔带人去搜查了。

接着他又对跪在面前的人吼道：“你们听着，你们都是有罪的，谁能说出杨贼藏在哪里，可免一死。”

没有人出声。倒是侯谦芳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一边往前走一边说：“请北王为我松绑，我是天王的人，诛杨我是有功的。”

韦昌辉想起了洪秀全曾说过让他的人及时撤出。他想装糊涂，借机翦去天王的羽翼，就冷笑着说：“你这个反贼，你帮着杨秀清干尽了坏事，陷害忠良，排斥异己，对天王最不忠的就是你，你居然还敢说你是天王的人！来人啊！”

立刻上来四个牌刀手，死死地按住了叫嚷的侯谦芳。

侯谦芳被拖到了丹陛下，韦昌辉看了看秦日纲，说：“就先拿你开刀吧！”

“冤枉啊！”侯谦芳耸动着身子大叫，“我真是天王的人啊，我要见天王！”

韦昌辉低沉地说了一声“杀”，当牌刀手举起大刀要往下砍时，大门外飞来一骑马，洪宣娇骑在马上大叫：“刀下留人，不要杀侯谦芳！”

侯谦芳侧过头去，满眼是泪地喊：“天王来救我了！”

可是韦昌辉已向牌刀手示意，牌刀手第二次挥刀并且凌厉地砍下去，洪宣娇赶到时，已经人头落地。

洪宣娇火了，说：“我喊刀下留人，你怎么还敢下手！侯谦芳是天王的人！”

韦昌辉故作吃惊地说：“是吗？我方才没来得及制止他，牌刀手的刀就落下了。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洪宣娇把一份名单交给韦昌辉说：“这是天王特赦的人，你看着办吧。”

韦昌辉把名单交给秦日纲，说：“天王诏旨当照办，按名单放人。”

秦日纲说：“是。”

洪宣娇又说：“天王让我再次告诉你，不可滥杀无辜，只办首恶者。”

韦昌辉说：“知道了。”声调里透着不耐烦。

秦日纲一直在找杨茂林，这时他叫道：“杨茂林呢？”

几个急于立功的人把杨茂林往外推，说：“他在这儿。”

牌刀手们把杨茂林推到了丹陛下。

秦日纲看着他，冷笑着说：“你的威风哪去了？我的马夫因为没给你下跪，被五马分尸，连我也挨了100军棍，你今天怎么说？”

杨茂林吓得浑身发抖。

秦日纲从一个牌刀手那里接过一把刀，说：“今天，我要为屈死在你手上的马夫报仇。”说着冲杨茂林腹部捅了一刀，杨茂林摇晃了几下，没倒，秦日纲又补了一刀，杨茂林倒在了血泊中。

秦日纲把血污的刀扔在地上。

杨秀清寝殿已是一片劫后破败景象。

陈承谔带人拥入尸横遍地的寝殿，他亲自用刀在各处墙上、地上试着敲打，听声音，他说：“有可能有暗道，把墙刨开，地也挖开。”

牌刀手们动起手来，霎时富丽堂皇的宫殿烟尘四起。

一个牌刀手挖开条案底下的方砖，用脚跺跺是空声。他对陈承谔说：“底下像是空的。”陈承谔也过去跺了几下，说：“挖。”

只挖了几下，掘出一个地下室的气眼，里面黑漆漆的像口古井。

几个士兵点起火把，有人跳下去，陈承谔也跳了下去。

地道里很深，霉气很重。

陈承谔举着火把向地道深处走着，他在最里面的角落里发现一团黑影，移过火把一照，正是杨秀清蜷缩在那里。

陈承谔走过去，问：“你也有今天？”

杨秀清站起来，说：“看在我没有为难你的分上，你饶过我，日后有你的好处。”他显然是指“帮妖”而没处置他的事。

陈承谔冷笑说：“你还没有为难我？不过，杨秀清，你说我

和秦日纲帮妖，却又没有马上杀我们，这可是你的失误，你怪不得别人。”

杨秀清说：“我平生做的最大的错事就是没有杀你们。”

“你说错了，”陈承谔说，“你一生中最致命的错误是你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杨秀清知道难免一死了，就说：“别玃唆了，该死该活凭你们了。”

陈承谔对牌刀手说：“把他拉上去。”

东王府便殿前广场上骚动了一阵。

当杨秀清蓬首垢面地出现在广场上时，那些跪着的昔日的臣子们当中起了一阵波澜，受过他恩惠的，对他有怨气的，各有各的心态。

有人喊：“杨贼跪下。”

杨秀清仇视地看着韦昌辉、秦日纲说：“我不能跪，除非天王来。”

“你想见天王吗？”秦日纲问。

韦昌辉也说：“你是不是还幻想着天王能赦免你的罪过呀？”

杨秀清说：“我要见天王，我不能死在你们这两个乱臣贼子手中，如果天王让我死，我二话不说，你们假传圣旨不行。”直此时，杨秀清也没有明白究竟是谁导演了这一出宫廷政变戏。

韦昌辉冷笑几声，从怀里拿出天王诏旨，举到杨秀清眼前，说：“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天王命我和翼王、燕王讨逆诛杨的密诏。”

“这不可能！”心里已经绝望的杨秀清大叫着给自己壮胆，也在臣子们面前为自己开脱，“你们挟天子令诸侯，你们蒙蔽天王，你们这是谋逆、造反。”

韦昌辉说：“你还在做梦！你这么多年来假借天父下凡，欺凌百官，专权跋扈，连天王你都杖打，甚至要篡位，要封你万

岁！你万岁没封上，你的死期可是到了，你这狗彘不食的东西！”

秦日纲说：“你恶贯满盈，是自取灭亡，让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谁也没有能力制伏你，天王早有此意，不是天王懦弱、怕你，而是欲擒故纵，让你坏事做到头了，才下诏讨伐你呢。”

杨秀清绝望了。绝望的情绪此时远没有悔恨来得强烈。

想不到是天王容不得自己。傅善祥不是早料到这一步了吗？悔不听傅善祥的话，堂堂一个东王，一个为太平天国打下江山的人，竟不如一个女人！记得傅善祥出走前，为他出过上下两策，下策便是率3 000甲兵杀到天王府，杀了洪秀全自立为王。当时听上去这女人够狠的了，他也认为天王不是他的对手，用不着如此视之为寇仇。现在怎么样了呢？你杨秀清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了。他最后向韦昌辉，其实也是向洪秀全吼出了一句真心话：“我心太好了。我后悔，没有把你们都杀了。动手吧，还等什么？”

他觉得自己吼什么也没用了，他突然强烈地想念起傅善祥来，可惜自己亏待了她，为什么不早封她为王娘呢？

韦昌辉说：“你是该后悔，不过你得下一辈子再报复了！”

说完，他一挥手，说：“把杨贼就地正法，然后把首级悬挂在通衢，示众三天。”

秦日纲不等牌刀手上来，他亲自提刀过来，抓住杨秀清的头发，说：“你记住，这就是你打我100大板的代价，你该用脑袋来偿还。”说着手起刀落，杨秀清的血溅了秦日纲一身。

陈承瑢问韦昌辉：“这些人怎么办？”

韦昌辉说：“还用问吗？全部杀掉。”

陈承瑢还有些顾虑，说：“天王再三说只处死首恶……”

韦昌辉冷笑一声，大声下令：“动手，凡东府乱党，一个不留，斩草除根！”

此言一出，牌刀手们蜂拥而上，向人群砍杀，霎时哭号、惨

叫之声令人发指。

四

北王府后宫里，韦源玠夫妇在安慰女儿。

韦玉娟精神受了刺激，她虽然睡在床上，却不时大喊：“杀人了——”

她母亲连忙安抚：“不怕，你在家，妈妈在你跟前，谁敢碰你……”韦玉娟睁着恐怖的眼睛死死地拉住她娘的手，喃喃地说：“我再也不上东殿去了……”

老太太把湿毛巾敷在她头上，安慰地说：“不去了，咱们哪也不去了……”

坐在旁边抱着外孙子太平的韦源玠唉声叹气地说：“差一点，玉娟就死在乱军刀下了。”

老太太说：“都杀红眼了。昌辉这个忤逆，竟敢把他爹妈也抓起来。”

韦源玠说：“听说东殿被杀了几千口子人，还在全城搜捕呢。”

老太太睁着惊恐的眼睛说：“这不是作孽吗？你快去劝劝他呀！”

“我能劝得了吗？”韦源玠说，“他可真是杀红了眼了，唉，难道天朝这么几年气数就尽了吗？”

老太太说：“天王怎么不管管他？”

韦源玠把孩子交给她说：“我去见天王。这样杀下去，我们韦家的仇人可就遍天下了，怎么得了！”

天京街头几乎断了行人。

顷刻间，大逮捕的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天京城，街上奔突着北王府、燕王府趾高气扬的骑兵，不断地绑了一串串的与东殿有

牵连的官吏、家属，到处是啼哭声，街上的店铺纷纷关门歇市，行人也纷纷逃避，街上空无一人，成了恐怖的世界。

洪秀全深居宫中都能感受到血腥味。

洪秀全心头刚刚泛起的诛杀杨秀清带来的喜悦，转瞬之间又为新的恐惧所代替了。韦昌辉比杨秀清更专横、更不易控制，他内心里哀叹：前门拒虎，后门进狼，该怎么办？

洪宣娇说：“我早说过，杨秀清虽霸道却不阴险，现在怎么样？韦昌辉是既阴险又霸道，他比杨秀清还坏。我去的时候，本来还没有杀侯谦芳，我一说天王有令，不能杀他，韦昌辉反倒杀得更痛快了。”

“是朕害了侯谦芳。”洪秀全说，“前几天他已经出来了，朕怕引起杨秀清疑心，昨天又叫他回去了。本以为生杀予夺权在自己手上，哪想到这韦昌辉如此可恶，竟不听号令。”

洪宣娇说：“我看不是听不听号令的事。他这是在翦除天王的羽翼，一举两得，我给他的名单里，他也只放了有数的几个，其余的全杀了，他推说是乱中所杀，他知道时已晚了。”

洪秀全不由得哀叹一声：“石达开如果不病就好了，他会仁义得多，也会听朕的话。”

“石达开怎么会来呢？”洪宣娇叹了口气说，“现在看，石达开根本就没病，他是不愿与韦昌辉为伍，不愿手上沾血。”

洪秀全说：“朕已连下三道诏旨，叫他不得滥杀，听说他又在全城大搜捕？”

“你出去看看吧，”洪宣娇说，“天京城成了血腥的地狱，大街小巷鬼哭狼嚎，新抓的人东王府院子都放不下，又把锦绣馆的院子变成了监狱。”

“抓这么多？”洪秀全更加吃惊了，“都抓的什么人？”

“比株连九族都厉害。”洪宣娇说，“我认识一个挑水卖力气吃饭的老头儿，他曾经给东王府挑过两个月甜水，现在也作为东

殿党羽抓了。”

“岂有此理！”洪秀全拂袖而起，“那他韦氏一门都应灭绝！他是杨家的大舅哥，为什么不抓他自己？”

洪宣娇说：“哥，你失算了，你现在放出来的是个杀人恶魔。”

洪秀全没有出声。

是不是咎由自取呢？他是熟读《资治通鉴》而屡有心得的，他也特别推崇荀子的“不敬小人，等于玩虎”这句名言。韦昌辉是小人，洪秀全不是今日才知道。洪秀全向来主张以大坏治小坏。他曾给妹妹洪宣娇讲过一段历史故事，妹妹问到南唐后主李煜亡国之因，她问，是不是李煜是个文人，只会琴棋书画而治国无方？洪秀全有独到见解，他说：他所用之人，多为君子。好人是治不了坏人的，最后是坏人误国。倘李煜多用大坏治小坏，可能不会仓皇辞庙前“垂泪对宫娥”。

现在他祭起了韦昌辉这个“大坏”，把杨秀清“小坏”治了，又用谁来治韦呢？

洪秀全暗自思忖：是啊，朕从来自诩，杨秀清不管怎样专横，始终在朕的股掌上，包括他的覆灭，也都是朕一手操纵。可这个韦昌辉，就像本来囚在笼中的困兽，一旦打开笼子，立即失控，就再也无法圈回笼子了。

洪宣娇进言：天京的混乱必须马上停止，杀戮更应止住，否则会寒了前方将士的心，根根蔓蔓，瓜瓜葛葛，哪有一个人牵连不上呢？这一场大屠杀，比打几年仗的损伤都大，伤元气呀！

“是啊，”洪秀全黯然神伤地说，“内伤是最厉害的，看不出伤痕，伤在人心上，这是最致命的伤。可是，朕又能怎么样呢？”

“如果韦昌辉听天王节制，便罢；如他一意孤行，不妨像除掉杨秀清一样除掉他，以免为害太平天国。”

其实洪秀全早盘算过了，可一听妹妹如此建议，他仍然吓了

一跳。他说：“杀戒一开，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这是万不得已的下策了。”洪宣娇说。

洪秀全说：“现在韦昌辉与秦日纲、陈承瑔扭得很紧，如果拆散他们的同盟，你看会怎么样？”

“这是上策。”洪宣娇很赞成分化他们，她认为，这两个人没有韦昌辉的根基深，也没有韦昌辉的坏点子多，只要天王谆谆告谕，是会改弦更张的，剩下一个韦昌辉孤掌难鸣，就好办了。

洪秀全说：“你马上去找他们俩，叫他们火速进宫来。”

洪宣娇站了起来。

洪秀全叹气道：“一个人会有如此巨变吗？”是呀，当年在广西举事、共襄义举时，韦昌辉第一个毁家从军，把田产卖了，建了12座大熔炉日夜打造兵器，他捐的银子是太平天国圣库的第一笔钱，靠它，我们支撑了好几个月，现在……这人是中了什么邪呢？

洪宣娇说：“这邪，怕就是权势之欲呀！”

洪宣娇也不敢一个人走上恐怖的天京街头了，她叫上了汪一中，带了四五个牌刀手跟着去找秦日纲、陈承瑔。

夜里，街头阴森森的，冷风扫过，风中夹带着阵阵血腥气，几条野狗在横在街口的尸体间穿过。

东王府门前的高高的旗杆上，挂着杨秀清那颗没闭上眼睛的头颅。一盏半明半灭的灯，在他那青灰的脸上反射出凄惨的光。

洪宣娇站在旗杆下看了几眼，直打冷战，每个汗毛孔里都像冒凉风。她不是怕，更多的是悲哀，几乎把她击垮了的悲哀，甚至是绝望……

第 67 章

姑侄两人同窃一颗人头，一个是为了雪恨，一个是为了说不清的感情。

—

天京城血腥气味暂时被高高的青砖城墙挡住，长江边上依然是丽日蓝天，太阳像下火一样烤着大地。

傅善祥坐立不安，总惦记着她那封信是否送到了杨秀清手上。接到信，他会怎么样？傅善祥用的是暗示，告诉他，如不采用上策，则几日之内便有杀身之祸。她怕杨秀清先下手为强去杀天王，那同样是一场浩劫，也不是她的初衷。

她在屋子里坐不住，就到院里去，蹲在菜畦地割韭黄，谭绍光最爱吃鸡蛋炒韭黄，可他今天能来吗？

傅善祥割着菜，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看江边小路，那是渔村通往太平军雨花台大营的路。

曾宪出现了，他光着脚，踩着松软的沙滩轻快地跑来，站在篱笆外，冲傅善祥笑了笑，说：“我回来了。”

傅善祥站了起来，问：“宪儿，天京城有什么消息吗？”

曾宪走进院子，在井台上打了一小木桶水，趴在桶沿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抹抹嘴，问：“姑姑想听什么消息呀？好的？坏的？”

傅善祥说：“当然是想听好消息了。”

“那有，天字第一号的大好消息。”曾宪说，“东王府被踏平了，几千口子人杀了个精光！”他脸上是解气、解恨之状。

恐怖的阴云刮到了傅善祥脸上，她惊惧地问：“是真是假？你这孩子净胡说！”

“我听谭叔叔亲口说的，”曾宪喜形于色地说，“兵营里都传开了。姑姑，这回你再也不用东躲躲、西躲躲的了。”

“那东王他……”傅善祥小心地问。

“他呀！还能跑得了他那老贼？”曾宪用手掌在自己脖子上砍了一下，说，“早见阎王去了，脑袋挂在门前旗杆上示众呢！”

傅善祥一下子坐到了地上，她只觉得一阵阵眩晕，眼前的大江像倒悬过来，正把瀑布一样的水倾泻下来。

曾宪的感受是截然相反的，他从黄瓜架上摘下一根黄瓜，咬了一口，说：“只可惜杨秀清的狗头不是我砍下来的。我向爹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用他的脑袋祭祀我爹的。”

他说话的声音对傅善祥来说，显得很遥远、很朦胧。她站起来说：“锅里有饭，你自己吃吧。”

曾宪向屋子里走去，他对傅善祥的感情变化几乎没有理会，他问：“姑姑您不吃吗？”

“我吃过了。”她拢了拢头发，说，“你好好待在家里，姑姑出去一会儿，也可能今天回不来，你别着急……”

曾宪早从锅里拿出温着的菜饭大口地吃起来。

二

天京街头像像是坟场，荒凉，恐怖。

又是一个恐怖的夜晚降临在天京，几乎所有的人家都早早地关门闭户了，街巷深处狗吠不止，马蹄声时而在东城、时而在西城响起，砸门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北王府的牌刀手仍在抓人。

一条黑影敏捷地从华藏庵的后墙下溜过来，前面来了一队骑兵，人影躲进了胡同，待骑兵一过，他又悄然贴墙根往东王府方向走，他原来是曾宪，天黑前进了城。

曾宪终于摸到了东王府正门的望楼下，这里已面目全非，望楼已经拆得七零八落了，东王府门前躺着一大排尸体，恐怖极了。

他仰起头来向旗杆顶上看，他看到了在晚风中微微摆动的木匣，木匣中盛着杨秀清的人头，黑糊糊地看不清眉眼。

有几个游动哨在东王府门前走来走去，曾宪必须调开他们。他拾起一块石头，向大门里扔去，石头打在破了皮的鸣冤鼓上，发出咚的一声，几个哨兵都跑过去察看究竟。

趁此机会，曾宪赤着脚，借用双手力量，一攀一攀的如猴儿一样爬上了摇摇晃晃的旗杆顶上。他也有几分胆怯，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摘下了杨秀清的人头，也不敢细看，双手搂住旗杆向下一滑，滑到地上，幸而没有人看见，他躬起腰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

几乎与曾宪脚前脚后，傅善祥也进了天京城。她比曾宪进城要难，生怕有人认出她来，特地蒙了面纱，央求一个有出入牒牌的生意人把她带了进来。

傅善祥担心老父亲，就先回到自己家看看。她曲曲折折地穿小巷，怕被巡城抓人的北府兵拦住，好歹来到自家门前。

大门虚掩着，她轻轻一推，发出吱吱的怪叫声。

院子里是一片劫后景象，各种损坏的家具横七竖八地扔在院子里，门窗也全砸烂了，门上有血迹。

她的头“嗡”地一下涨痛了。她意识到，惨剧已经发生。她在洗劫一空的客厅里愣了半晌，不知如何是好。她好后悔，为什么不带父亲一起走呢？可那时候谁会意识到灾难会扩大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呢？

东邻墙头露出一颗人头，她认出是那个卖香烛纸箔的女人，她问：“什么人？”

傅善祥撩开黑纱一角，让她看清了自己的脸，她并不知道傅善祥早已避居城外，这时可是大吃一惊，说：“你还活着？真是大命之人，你还不借两条腿快溜，你等死呀？”

傅善祥问：“我父亲他……被抓走了吗？”

“你父亲叫他们杀了，连你家管家的先生、仆人全一条链子锁走了，听说关在锦绣馆里，你不知道吗？”那女人反倒感觉奇怪了。

傅善祥不再问什么了，像个黑色的幽灵，又走出了院子。她串着小胡同，来到东王府五层望楼下。

当傅善祥悄悄地来到旗杆下时，正碰上巡逻的士兵在议论：“唉，杨秀清的脑袋怎么不见了呢？”

“方才还在呀？”

“风刮掉了吧。”

几个人拿灯笼四下照了照，说：“没有。”

一个人说：“叫什么人偷去了吧？”

另一个人嘲笑地说：“除非是疯子！又不是狗头金，扔在道上也没人捡。”

几个人打着哈欠走远了。

傅善祥仰望着已经没有了人头的旗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

味。突然，她想到了什么，眼睛亮了一下，会不会是曾宪偷走了人头呢？他可是失踪一天了。

傅善祥待一队骑兵从门前驰过，她一闪身，隐到了侯家桥后面的胡同里。

三

北王府内书房酒气熏天。

韦昌辉的眼睛里网满了血丝，通红。他已经两夜没睡了，现在仍无困意，他一个人慢慢地品着酒，眼睛直勾勾地总是盯着一处，不知在想什么。

韦源玠进来了，一言不发地坐在韦昌辉对面，看着他喝酒。

韦昌辉看到了父亲，他给父亲倒了一杯酒，送过去，说：“喝一杯吧。”

韦源玠用手一挡，杯子打翻，酒洒了一地，他说：“我死的心都有了，还有心思喝酒？”

韦昌辉说：“你们纯粹是庸人自扰。为了这一天，我忍辱负重等了多少年了！我总算盼到扬眉吐气的一天了，你们却愁眉苦脸的，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

“咱韦家的天可是快要塌下来了。”韦源玠说，“听说你又抓了不少人？”

韦昌辉说：“是不少，差不多两万。可惜，像杨辅清、杨宜清这些人是赚不回来了。”

“这两万多人你打算怎么办呢？”父亲盯着他这个几乎不认识了的儿子问。

韦昌辉喝下一杯酒，打了一声口哨，说：“杀无赦！”

“你疯了！你真是疯了！”父亲吼起来。

“我一点都不疯。”韦昌辉又为自己斟酒，“我不杀绝了他

们，他们一旦得手，就会杀我，这是有我没我的事，手软是不行的。”

“你比杨秀清还狠。”韦源玠说。

“应该比他狠。”韦昌辉的口气像是在说一件轻松的事。

韦源玠说：“当初杨秀清杀人，还有个程序，审问定讞，还得请天王旨意定夺呢，你现在这么大开杀戒，天王越是不让你杀，你越杀起来没完，你这不是无法无天了吗？”

韦昌辉把一粒茴香豆扔到口中咯嘣嘣地嚼着，说：“杨秀清枉自张狂一世，他吃亏就吃在手软！如果他早早下手，把我，把石达开、秦日纲、陈承瑔一网打尽，他怎么会有今日下场！我既然知道了杨秀清为什么失败，我再走他的老路，岂不是自取灭亡吗？”

“全是歪理！”韦源玠怒不可遏地说，“你这样做，怎能取得天王信赖？如天王不信任你，你又怎能持久？”

韦昌辉笑了：“这也是杨秀清的悲剧，他又专权，又想让天王信赖，他叫天王封他万岁，却又想让天王高兴，这不是与虎谋皮吗？我若是杨秀清，我才不逼封万岁呢，叫他封什么？杀了他，夺了权柄，万岁自然是我的，杨秀清这人狂而又蠢啊！”

听了他的自白，韦源玠震惊、惶惑而又恐惧，他战战兢兢地说：“你……你……你这不忠不孝的东西，你是迟早要招来灭门之祸呀！韦家列祖列宗在上，我韦家世代从善如流，怎么会出一个你这样的忤逆之子呀！”

看见韦源玠痛心疾首的样子，韦昌辉反倒觉得好笑起来，他说：“您不用担心，我正是为了不让灭门之祸降临到北王府，我才不得不使用铁腕！我为什么要听天王的？现在既然我韦昌辉背上了杀人如麻的罪名，我也不会让他去充活佛，那我可就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

说到这里，反心毕露，韦源玠无论说什么也不会起作用了，

他颤巍巍地站起来，说：“我要走了，我和你娘、你妹妹，我们回广西老家去，饿死也不沾你的光，不沾风光门楣的光，也不沾辱没祖宗的光。”

等他出去，韦昌辉叫来了韦以邦、韦玉方，说：“对老爷子严加防范，妇人心肠！从现在起，没我手令，韦家的男女老幼，不准一个人出去，不能让他们坏了大事。”

韦以邦说：“老爷子真闹起来，我可挡不住。”

韦昌辉把墙上的北王雷剑摘下来，拍在桌子上，说：“这就是尚方宝剑，无论是谁，有不尊令者，格杀勿论。”

韦以邦吓了一跳，他接了雷剑，却不敢以正眼看韦昌辉。

四

天京事变的消息第二天就传到了安庆大营，石益阳一直待在天京城外没走，她把消息打听实了，才连夜坐上水船回安庆报信。

石达开对天京所能发生的一切本来是意料之中的，可一旦变成了现实，他依然感到毛骨悚然。他站在江边，有如酸风刺目，泪水止不住流下两腮。

他当然不是同情可怜杨秀清，他是替屈死的几万太平军将士和家属难过。他甚至有些失悔，假如自己回天京，也许能制止这一场空前的滥杀。可他又否定了自己的作用，洪秀全都不能止杀，石达开岂能让那疯子悬崖勒马？

听到消息，黄玉鹰、张遂谋、曾锦谦几个人都追到江边来听石达开示下。

黄玉鹰说：“我原以为翼王不到，北王会手软，会等几天动手呢。”

石达开说：“他巴不得独占全功呢。这回他可是风头出尽

了。”

张遂谋说：“日后，秦日纲、陈承瑢和北王的关系也不好处。分赃不均就会反目。”

曾锦谦说：“眼下，韦秦陈联盟还不至于瓦解，那两个人也不敢与北王反目。”

黄玉鹰说：“我们不回天京参与讨逆，成全了韦昌辉。”他的话里不无遗憾。

石达开说：“这是个血腥味太浓的功劳，我不沾，心里干净。”

黄玉鹰说：“但是，今后若是他又像杨秀清一样专权呢？”愚人也能看到后果了。

张遂谋说：“翼王殿下不回天京，最大的损失就在这里，造成了北王专权的机会。”他也是感到遗憾的。

这时石达开的侄子石镇吉从天京出来，到了安庆，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天京的大屠杀。

石达开没有听完便长叹一声，说：“果不出我所料，我们不被清妖所败，也会让自己人打败。”

据石镇吉告诉他们，天王下了几次诏旨，禁止北王滥杀，都没起作用，连天王写了名单力保的人也死在了北王刀下。

石镇吉提议把翼王府家眷接出天京以防不测，黄玉鹰等人都赞成。

石达开分析，眼下韦昌辉尚不至于对他下手，一动迁，反倒会惹出事来。

黄玉鹰说：“也不得不防，你接了密诏滞留在外，不与他携手诛杨，他能不恨你吗？”

石达开似乎心动了，可他随即说：“我的家眷不能撤。那会在天京引起一次大搬迁之潮，连我都惧了，别人又怎么样？何况，我那不是欲盖弥彰，向韦昌辉表示我心里有鬼了吗？至少是

我怕他了。”

张遂谋说：“殿下真君子也。”

石达开说：“现在是时候了，我马上动身回天京。”

众人皆大为不解。黄玉鹰问：“这我就不懂了，怎么叫现在是时候了？你回天京去干什么？”

石达开说：“必须制止北王杀戮下去，这样下去，太平天国就从内部烂了，还用清妖来攻吗？”

望着石达开痛心疾首的样子，张遂谋说：“在下看，现在殿下回去，最不是时候。”

“为什么？”石达开问。

张遂谋道：“北王会以为你去夺功，与他争权。接了密诏让你出力的时候你称病不来，人家杀了杨秀清，正要大权独揽的时候，殿下跑了回去，不是叫人起疑心吗？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耶？”

黄玉鹰说：“此言有理。”

石益阳说：“走得正，行得正，怕什么？如果现在不回去帮天王一把，天京一乱，全国都会不稳了。”

石达开满意地看了女儿一眼，在关键时刻，她总是站在别人达不到的高度上想对策。石达开说：“益阳说得对，我石达开回京，是从太平天国大局出发，并不计较个人得失，哪怕韦昌辉给我冷脸，对我出言不逊，我也要苦口婆心劝他，我可以先声明，我对权力毫无觊觎之心，这总行吧？”

黄玉鹰说：“该回去的时候，那么劝你，你不回去，株守安庆；现在不该你回去的时候，你执意要去冒险，你真是叫人难以琢磨呀！”

五

曾宪来到雨花台下父亲曾水源的坟前，在石供桌上摆上了杨秀清的人头。他跪在坟前，说：“爹，您可以瞑目了，孩儿许过愿、发过誓，现在我把杨秀清的头拿来祭您了，虽不是孩儿亲手杀死的，可这仇总算报了。”

远远地，傅善祥出现了，她站在松树林后，一直看着曾宪的举动。

后来曾宪提起了盛人头的木匣，说：“爹，我要把仇人的头扔到长江里去喂老鳖了，省得放在您这儿让您恶心。”

他刚走了几步，没想到迎面碰上了从树林里走出来的傅善祥，他愣了一下，立刻又转为高兴地说：“姑姑，我没白盟誓，我把杨秀清的头偷出来祭了爹爹的灵。”

“你真是个少有的孝子，”傅善祥幽幽地说，“你父亲在天之灵也得到慰藉了。”

曾宪问：“姑姑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找你。”傅善祥说，“我也进天京城了。”

“找我有事吗？”曾宪问。

傅善祥问：“这个人头你用完了，打算送回天京去吗？”

“我哪有那闲工夫！”他说，“扔大江里去喂老鳖！”

“把他交给我吧。”傅善祥说。

曾宪讶然问道：“姑姑要个死人头干什么？您不怕？”

傅善祥目光迟滞地说：“我把他的头带进城去，雇人缝到尸身上去，杨秀清为太平天国操劳了这么多年，死后连个全尸也没有，不叫人心寒吗？”

曾宪看到了她眼中的泪光，他对傅善祥的这种感情是无法理解的，他说：“杨秀清死了臭块地，您管他分尸还是全尸呢！”

傅善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你小，你只知道有仇报仇，有冤伸冤，你还不知道世上还有不是简单用冤和仇来衡量的感情啊！”

“那您拿去吧。”曾宪说，“可是，您进城去，他们抓您去，您怎么办？犯不上再搭上一条命吧？”

“不会的，我有办法，你回家去吧。”

曾宪如愿以偿，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

山风过耳，松林里发出阵阵海啸般的声音，面对杨秀清的人头，不知为什么，傅善祥连丝毫的恐惧感都没有，可从前她是最胆小的，邻居家办丧事，不要说看见棺材，她只要看见人家门外挑起灵幡、岁头纸，她就吓得腿发软了。她现在却敢于在荒郊野外的坟场里面对一颗死人头。

也许她麻木了。

杨秀清的人头皮肤发黑，那双永远不曾完全张开的小眼睛此时倒是大睁着，比活着的时候睁得大，也许这就是死不瞑目吧！他的嘴也半张着，似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说的样子。

你要说什么呢？说你后悔了吗？后悔你的一意孤行、颐指气使，还是后悔没有听我的谏劝呢？我是说过，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现在不是应了吗？可为这句真话，我挨了你一记重重的耳光，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挨打，出手打我的就是你这个昏了头的人。

傅善祥可怜他，却不爱他，从来没有爱过他。是命运，是冥冥中那种不可抗拒的神奇的力量，把自己推到了杨秀清权力的圈子里，在他的阴影里过了许许多多难忘的日日夜夜。

没有恨，没有爱，也许什么都没有，可她知道这一切的否认都没有意义。她还是鬼使神差地来了，先是企图窃得杨秀清的人头，替他盛殓，继而是想到自己也该有个归宿了。

在东王府几千口子人被杀得鸡犬不留的时候，傅善祥独善其

身，这是不是一种耻辱？她忽然觉得对不住杨秀清。

傅善祥认为，杨秀清对谁都不是真心，对谁都不信任，惟有对她真情实意的，这她能感受到。

也许就冲这一点，她要为杨秀清付出点什么。

她仿佛看见杨秀清的嘴唇在一张一合地噙动，他好像在说：“我悔不听你的话，才有今日之祸，你是我在这个世上认识的最好的一个人……”

傅善祥真的好像听到了他的声音。

第 68 章

为了那不幸言中的预言，“太平之花”走向她的归宿。



韦俊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哥哥在天京城杀人，杀得尸堆成山、血流成河，这并不能给韦俊脸上增光，他反倒觉得有愧，他不愿意看别人那恐惧、讨好而实际是厌恶的眼神。

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兵营里，在巡视防地的路上。这天韦俊刚从洪山上视察后下山，一骑马驰来，信使大叫：“北王府快信，呈韦丞相！”

韦俊拆信看过，脸上是很复杂的表情。韦以德问：“叔叔，是北王叔叔写来的吗？”

韦俊点点头，把信递给了韦以德。

韦以德看过，面露喜色，说：“让我们注意他？他肯定恨我们，不如晚上就动手吧，不能让杨辅清漏了网。”

韦俊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韦以德说：“好啊，北王殿下真是威风震慑呀！这下子咱韦家可是大权在握，再也不受杨秀清的气了。”

韦俊说：“杀人越多，树敌越多。你没有注意到吗？这几天，好多将领见了咱们都躲着走，敬而远之了。”

“那是怕我们，”韦以德说，“叫他们怕，可不是坏事。”

“你到底是年轻阅历少啊！”韦俊说。

韦以德又说：“我看，杨辅清留不得，他手下有一万多人马呢，终是祸害。他哥哥被杀了，他能跟咱们一条心？”

韦俊说：“北王兄让监视他，并没有让我们动手，你知道为什么吗？”

韦以德问：“怕他手上有兵？”

“那倒不是主要的。”韦俊分析说，这里不是天京，天京可以关上城门杀，杀他个鸡飞狗跳也没关系。这里是战场，无故杀一个大将，会引起将士反感，甚至闹成兵变，那就不可收拾了，一定不能胡来，反而应当安抚。

韦以德说：“我们反倒在他面前低三下四了？”

“那倒不是。”韦俊说，“先稳住他，将来再慢慢除掉他，也是容易的事。没有了杨秀清，杨辅清就是无根的浮萍了，他并不足畏。”

二

曾国藩大营里十分安静。

曾国藩正在悠闲地写字，是“宁静致远”四个字。

“出手不凡！”忽然左宗棠来了，对他的字赞不绝口，“真是一手好字，标准的馆阁体，难怪皇上把你的字拿到养心殿去补壁。”

“那都是宗室肃顺搞的鬼。”曾国藩放下笔，请左宗棠坐下，说，“肃顺有心要抬举我，他要了我的字，哪知道他是送给了皇上啊！幸好皇上还没有贬斥，若是不喜欢，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吗？”

左宗棠捻着胡须说：“宁静致远，这四个字应借我一用。你现在手上握着6万精兵，却侈谈宁静，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

曾国藩说：“宁静是心。刀兵四举，也并不妨碍心之宁静。”

“书生掌兵到底是不同。”左宗棠说。

曾国藩问：“先生必有教于我？”

“何以见得？”左宗棠反问。

“你每次来都是来助我一臂之力的，只是方法特别，”曾国藩说，“你常常让我下不来台，可你的心是好的。”

“你这么夸我，我只好再献一策了。”左宗棠说着，从靴掖里拿出一封打了火漆封口的信件，火漆口已经开了，显然左宗棠已拆阅过。

曾国藩看了落款是“真天命太平天国雷军师北王韦”，就说：“这是韦逆给他弟弟韦俊的信？”

“正是。”左宗棠说，“金陵发匪内讧，杀得尸满街头，血能漂杵，这个韦昌辉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角色呀！”

曾国藩看罢信后，笑问道：“先生莫不是教我用离间计吗？”

左宗棠抚掌而笑：“英雄所见略同。”

“这封信是哪天截获的？”曾国藩问。

“昨天夜里。”左宗棠说，“从这封信看，韦昌辉头一天还给韦俊发过一信。你看，信上提到上信关于监视杨辅清之事，嘱其弟勿使之激化生变。”

曾国藩说：“这个韦昌辉不光是杀人手黑，他的心还是很细的，他千叮咛万嘱咐，不要使杨辅清生疑，以防激变。”

左宗棠说：“我们仿他的字造封假信，激起长毛内部之变，

岂不是便宜事吗？

曾国藩说：“妙计。一封八行书可抵十万兵马。只是，韦昌辉这字够怪的了，自成一体，不好仿呢。”

左宗棠说：“这个不须发愁，左某人别的功夫没有，仿仿古画，造个赝品什么的，再没有漏馅儿的。”

“那就请足下快快仿来。”曾国藩说。

“写什么？”左宗棠问。

曾国藩说：“当然是以韦昌辉的口气，严令韦俊、韦以德捕杀杨辅清了。”

左宗棠的建议也正合曾国藩之意，然后故意让杨辅清误捕送信人截获此信，杨辅清肯定大动肝火，轻则引兵出走，重则在武昌城下火并，这个计策是必定奏效的。

曾国藩说：“好极了。”

左宗棠瞄几眼韦昌辉的原件，随即潇潇洒洒写了几行，歪头自己看看，又问肩后的曾国藩：“可有几分像？”

曾国藩拍手道：“怪不得左大人不肯食朝廷俸禄呢，就凭这一手仿的功夫，就衣食不愁了。”

左宗棠笑了起来，他一边写，一边问：“涤生兄，你看这太平天国还能支持多久？”

曾国藩说：“他们进南京才三年多，就酿成自相残杀的悲剧，又如此之惨烈，我看气数已尽。”

“倒不至于马上树倒猢猻散。”左宗棠说，“如果他们的上层集团终能像起事之初那样风雨同舟，真能襄成大事。”

曾国藩道：“不管怎样，杨秀清一死，我们去了一个劲敌，此人是个厉害的角色，勇谋兼备。”

左宗棠脱口说道：“此人的跋扈、强梁，注定其灭亡，我早已料到他不会有善终。”

曾国藩笑咪咪地说：“你总是对太平天国了若指掌，莫非你

真见过这些人？

左宗棠断然不会想到曾国藩的箱子里藏着他与太平军往来的证据，他照例一笑带过：“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何况我是举人呢。”

曾国藩就此打住，也不再多说。

三

秦日纲、陈承瑑应诏来见洪秀全，跪在丹墀下三呼万岁毕，起身立在一旁，洪秀全居然没有赐坐。他是故意的，他必须显示天王的绝对权威，给他们点颜色。

洪秀全问：“外面还在抓人？抓了多少了？”口气平淡，却透露着责难。

秦日纲说：“斩草须除根，北王想把东殿余党全部肃清，务使今后太平天国纯而又纯。”他马上又补了一句，“北王是这么说的。”

“纯而又纯？”洪秀全冷笑一声，“你秦日纲纯吗？杨秀清的一个未出五服的侄女，不是嫁给了你的一个外甥了吗？这叫纯吗？是不是也应该把你也抓起来斩草除根呢？”

秦日纲一见天王面有怒色，立刻有些慌了，他对洪秀全还是有所畏惧的。

洪秀全又说：“韦昌辉他自己纯吗？他是杨秀清弟弟的大舅哥呀，朕是不是也该把他抓起来呀？”

秦日纲和陈承瑑都垂下了头。陈承瑑赶紧摘清自己：“我们劝过北王，说天王有诏旨，不许滥杀，可北王他……自然，他也是一片好心，为国锄奸……”

“到底是为谁，姑且不论。”洪秀全说，“你们自己去看看，好端端的天京城成了什么样子了？路断人稀，人人自危！”

两人忙点头唯唯。

洪秀全故意把话说得非常重：“不要利令智昏，朕既能下密诏请你们讨逆诛杨，也可以再下密诏让别人来讨伐你们。”

吓得两个人扑通一声跪下了，秦日纲说：“臣不敢。”陈承瑢说：“我们有负天王……”

洪秀全叹了一口气：“干吗非要逼朕出此下策呢？办事要适可而止，要有一个度。韦昌辉现在就不听朕的了，将来会怎么样？他杀杨秀清不是宣称杨秀清有谋篡之罪吗？那朕希望韦昌辉自己以杨秀清为戒。”说的是韦昌辉，自然是对他们二人敲山震虎了。

秦日纲和陈承瑢都没想到洪秀全会把话说得如此直白，这当然是个下马威，出于明哲保身，两个人都极力摘清自己，秦日纲说：“臣惟天王之命是从。”

陈承瑢说：“臣不敢有半点违旨处。”

洪秀全说：“你们不是看韦昌辉手上有生杀予夺之权了吗？你们投靠得太早点了吧？等他把朕废了，弑了，再去攀扶也不迟呀！”

秦日纲惶悚流汗，连连叩头认罪。

威胁、恐吓起了作用，洪秀全叹了一口气，开始以“恩”代“威”：“如果不是朕拦着，你们的头已被人取去了。”

这更使二人大为惊惧，不知天王何所指？

洪秀全告诉他们，已有 78 名领兵将领联名上奏，要朕除你等三人，他们也派来了刺客到了天京，可朕说服了他们，朕告诉他们，这三人皆是遵朕之命行事的，杀多了一些人，是下面失控所为，不干韦、秦、陈之事。你们如一意孤行，到时候朕也保不了你们了。

78 名将领联名奏请杀韦、秦、陈的事是洪秀全信口编的，他要告诉他们，已经惹起了众怒。

陈承瑒料想不一定有 78 名将领具奏的事。可他也知道洪秀全的威望和法力，只要需要，弄 780 名将领联名，也是易如反掌的事。他比秦日纲要有心计，秦日纲让天王一吓，已经六神无主了，陈承瑒心中有数，他看出了天王的用意，是要分化三人联盟，而不是要他俩的人头。陈承瑒当然会看风头，不会死抱住韦昌辉的粗腿不放，在他琢磨着怎样回答天王时，秦日纲抢先表态了。

秦日纲说：“天王放心，不管北王怎样，臣不再参与抓人、杀人之事。”

陈承瑒比他要讨人喜欢，说：“天王陛下，臣将随时将北殿的一切报知天王，请圣上裁夺。”

洪秀全已达到了目的，还要安抚一下才是，他说：“当然，北王也是好兄弟，对东王专权的仇恨之心，无可厚非，但凡事不可过分。朕已说过了，不会再说，勿谓言之不预。”

二人叩头谢恩而去。

秦日纲、陈承瑒一走，洪宣娇从屏风后转出来说：“看来天王还是谋胜一筹，几句话把他二人吓得屁滚尿流。”

“他们不知虚实，”洪秀全说，“他们只要不再与韦昌辉结成死党就好办了，分而治之，各个击破，韦昌辉就不足畏了。”

“他们会不会口是心非？”洪宣娇说，“万一出了天王府，就去北王府告密呢？那不是更糟了吗？”

“朕已有人跟着他们。”洪秀全说，“他们也料定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必在朕的监视之下，他们何苦把自己绑在一条快要沉的破船上呢？”

“这倒是，”洪宣娇说，“他们从天王的口气中也一定听得出，对韦昌辉是大有戒心的。”

洪秀全说：“让他们感到朕仍然信任他们，不把他们与韦昌辉等同看待，这他们就感恩戴德了，必不敢死心塌地为韦昌辉卖

命。”

洪宣娇说：“韦昌辉完全继承了杨秀清的衣钵，北王府已经代替东王府发号施令了，他也像杨秀清一样，想把您架空起来。”

洪秀全说：“先让他过几天权力之瘾，朕还是后发制人。”

洪宣娇说：“万一他又是一个杨秀清，那么用谁制伏他？只有一个石达开了！”

洪秀全说：“石达开此人有本事，却不肯认真为朕出力。上次他接密诏后如及时来京，就会对韦昌辉有所约束，不至于出现今天的局面。”

洪宣娇问：“天王兄有意除掉韦昌辉吗？”

“再看一看，”洪秀全说，“他比杨秀清更阴毒，如果此人得手，就不会像杨秀清那么蠢，干逼封万岁的勾当。”

洪宣娇说：“他会明目张胆地夺王位？”

洪秀全轻蔑地一笑：“朕会让他有这一天吗？”

直到此时，洪宣娇才真的在内心佩服他的王兄，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她想，难怪他能坐稳天王的龙椅。这一来，她对韦昌辉的忧虑全都冰消瓦解了。

四

武昌城外杨辅清大营门前糊了白纸。

杨宜清在他的帽子上缀了两根白色飘带来见他的哥哥。

杨辅清一惊，说：“你这是干什么？”

杨宜清说：“大哥被他们冤杀，难道我戴孝都不行吗？我已叫人去准备了，明日出战时，全军戴孝！”

杨辅清说：“你这不是惹事吗？现在是我们杨家的人倒运的时候，一家几百口都被杀了，只剩了我们弟兄二人，你还想叫人宰割吗？”

杨宜清说：“这么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拼死了。”说着他掉下泪来。

杨辅清说：“天王会做主的。”

“天王？”杨宜清说，“这次血洗东王府，不就是天王下的密诏吗？”

“那只是传闻。”杨辅清不敢给弟弟添火，只能撒火，“韦昌辉不打着天王旗号，他能服众吗？”

“你总是劝我逆来顺受，”杨宜清说，“你是怕韦昌辉杀你老婆孩子吧？他是你大舅哥，你当然是不怕了。”

杨辅清说：“你这样说，我就无地自容了。我现在抓住韦昌辉，我能生吃他的肉！他是个禽兽不如的人，为救出你嫂子，韦昌辉的爹娘都给他下跪了，他不但不准，还把老人锁了起来，你说他还有一点人味吗？”

杨宜清坐在那里不语。

杨辅清告诫弟弟，眼下天王不是没有罢咱们的职吗？我们更应该小心从事，稍有不慎，就会叫人抓住把柄，那就有了杀我们的口实，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吗？说到这里，他也哭了。

杨宜清正想认几句错劝劝哥哥，忽然外面有吵嚷声，杨宜清出去，不一会儿带进一个穿太平军服的人。一个检点说：“丞相，他是北王府派出来的信使，走错了门。他身上准有信。”

杨辅清息事宁人地说：“既是北王府的人，你们弄来干什么？放他走。”

杨宜清却说：“且慢。”他围着这个穿号衣戴凉帽的士兵转了一圈，问：“你是不是给韦俊丞相送信的呀？”

“没有信。”信使的样子像是很害怕。

杨宜清问：“你不送信，派你来干什么？”

信使结结巴巴竟答不上来。

杨宜清下令：“搜。”

杨辅清刚要制止，牌刀手已从信使的口袋里搜出一封信来，交到杨宜清手上。杨宜清不管三七二十一，挑开了火漆封口。

杨辅清说：“三弟，你这是干什么？”

杨宜清说：“若是没有阴谋诡计，我上韦丞相那去负荆请罪；若是他们还不肯放过我们，我可也就不客气了。”

他抽出信页，还没有读完，脸色已大变，骂了一句：“韦昌辉老贼，我恨不得食你肉、寝你皮！”

杨辅清接信在手，看了一遍，也变了脸，一时拿不定主意了。他让检点把信使、牌刀手们都带了出去。

杨宜清这回抓住了理，说：“怎么样？你倒是一副菩萨心肠！这回好，你的大舅哥让他弟弟把你秘密杀死呢。”

“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杨辅清心想，幸亏这封信落到了我们手里，不然，脑袋掉了都不知是怎么掉的。

杨宜清说：“躲过初一，你还能躲过十五吗？这封密函接不到，韦昌辉会接二连三地下手谕，我们不可能每封信都能截下来呀！”

杨辅清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说：“这真叫斩尽杀绝呀！我们怎么办？”

“我们先下手！”杨宜清说，“夜里带亲兵杀到洪山大营去，把韦俊、韦以德全都剁成肉泥！”

杨辅清说：“痛快倒痛快，不容易成功，没事带兵去就要引起他们疑心。况且自相火并，曾妖头不是要乘虚而入了吗？”

杨宜清说：“那我们哥俩逃走，远避他乡，隐姓埋名。”

杨辅清说：“那不是白干了这么多年了吗？也对不起太平天国呀！太平天国并没有对不起我们呀！”

杨宜清说：“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惹不起躲得起。把咱们的部下拉走，到哪里不是为太平天国打江山呢？”

杨辅清沉思了一会儿，认为这第三个办法可行。让他去布

置，把辎重、大炮都留下，守阵地、营寨的兵也留下，别因为咱们走了把营寨、炮台丢了。

杨宜清点点头，问：“那，什么时候走？往什么地方走？”

“明晚上走。”杨辅清说，“投奔安庆，到翼王那里去，只有他能对我们宽容。”

杨宜清又点了点头。

杨辅清说：“记住，直到出发前，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出走的事，船只备齐后，上船就走，人不知鬼不觉的。”

五

石达开站在指挥船的甲板上，忧心忡忡地凝望着长江两岸的山林、水泽。

这次他是大张旗号奔赴南京的，主桅上飘着翼王的帅旗。

石益阳站在前帆下，她问石达开：“若是北王韦昌辉不听父亲的劝告呢？”

石达开说：“忠言虽逆耳，可他会知道什么是忠言的，他能听。”

石益阳固执地说：“我问的是他不听怎么办，不是问他能不能听。”

石达开认真想了想，说：“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吗？”

石益阳说：“我也不知道。”

石达开说：“我的小军师第一次无计可施了。”

石益阳说：“天王倒有可能再下一道密诏给你，让你为天国靖难，再除掉韦昌辉，你干不干？”

石达开想过这个问题，他说：“这是我最怕的。”

“你怕杀人？”

“我在沙场上杀人无数，杀人我怎么会怕？”石达开说，“我怕自己人杀自己人。”

“那咱们不如还待在安庆的好，多余回天京去。”石益阳说。

石达开自然猜到了石益阳的担心，不过他说：“事情都有一万和万一，有一分希望，也该去争取。”

江风正劲，大旗哗啦啦地飘，船帆鼓得满满的，正快速下驶。石达开也忽然对此行没信心起来，甚至想停船返航。

六

东王府像乱葬岗子一样阴森可怖，离很远就闻到了尸臭气，这么热的天，人杀得多，运出去埋的少，尸首很快变黑、腐烂，没办法处理，后来丰昌辉下令，干脆在王府院子里就地掘坑，把尸体推下去掩埋了事。

只有东王杨秀清的无头尸首还放在那里，人头丢了，没办法安葬，北王无令，没人敢自作主张。

这天中午，脸上蒙着黑纱的傅善祥幽灵一般地走向东王府，她提着个篮子，也用青纱盖着，里面放着杨秀清的人头木匣。

在东王府门前，她木然地立了很久。

她才离开东王府几天，这里早已物是人非、满目疮痍了。她欲哭无泪，也实在不是悲痛，她说不出自己此时是一种什么感觉。她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而自己仿佛就是为这末日来送行的最后一个人。

她毫不畏惧地向大门里走。

大门口的牌刀手拦住了她，问：“你干什么？”

傅善祥平静地说：“我来收尸。”

“收尸？”那个牌刀手以为遇见了疯子，“你是不是疯子呀？这东殿院子里的尸首，还没人敢收呢！你知不知道，你来收了别

人的尸首，你自己的尸首可是没人替你收了。”

傅善祥依然平静地说：“我知道。”

“你知道？”那人更是惊诧了。他也许动了恻隐之心，小声劝道：“你快走，别在这找死了。”

“那我看看总可以吧？”傅善祥说。

牌刀手迟疑了一下，说：“你这人可真是够心诚的了。好，我成全了你。不过不管谁问你，你都说你看的是一个邻居，诛灭九族，最后牵连到老师一族，没听说有邻居。”

傅善祥说：“多谢了。”

“你跟我来吧，”牌刀手一边往里走一边说，“你胆子也够大的了，这里头尸首都堆成了山，臭气熏天，一个个龇牙咧嘴的，我们大男人都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你敢来看？”

傅善祥没有出声，低头往前走。

走过二门，牌刀手问：“你到底找哪一个呀？官嘛，能找着，宫女什么的可没法认，多数都埋到坑里了。”

傅善祥突然说：“好找，我去看东王的尸体。”

此言一出，差点把那牌刀手吓了个跟头。他连连退了好几步，说：“你这人……大概真是疯子吧？”

傅善祥说：“我不疯，你带我去吧。”

牌刀手说：“那你……那你得告诉我，你是东王的什么人？你为什么要看他的尸首？别人都像躲瘟疫一样躲他，你怎么却不怕受牵连？”

傅善祥说：“我找到了他的头，我想请个人把头缝在他尸身上，让他有个全尸。”

牌刀手受了感动，说：“你真是个好心人。看来，东王活着的时候你一定受过他的大恩，是不是？”

傅善祥说：“是的。”

牌刀手劝道：“他的头在哪？你手上提的匣子就是吗？这事

你也担着风险，昨天夜里挂在旗杆上示众的人头丢了，北王责打了不少人，正为此事发怒呢，现在跑到你这来了，还了得？你快快放下，别声张，快走吧。”

傅善祥十分固执，说：“不，我不怕抓，也不怕打，你成全了我吧，我永远不忘你的恩德。”

牌刀手见她如此执著，开始打量她了，说：“你一定不是寻常人，你冒死来做这事，你到底是谁？”

傅善祥拉开了面纱的一角，让他看到了一张美丽绝伦的苍白的脸，她说：“我是傅善祥。”

牌刀手“啊”的一声，像白日见了鬼一样，半晌他才说：“怪不得你这样有情有义呢！可是，你这么美，这么年轻，你已经脱离了虎口，干吗又非自投罗网不可呢？”

“我就是来死的。”傅善祥依然说得很平静，她说，“我本来早就该与东殿的人一同死的，我已经多活了好几天了。我多活几天，就是该着为东王收尸的。”她想起了杨秀清活着时自己说过的气话，她解释为什么要离开他时，不是说过为的是有个替他收尸的人吗？

今天，她的话不幸应验了，不幸言中了，她的泪水已干涸了，她没有泪，只有一种良心驱使的义务感支配着她。

“可敬，可敬。”那个牌刀手是北殿的人，他从没见过傅善祥，可无数美丽的传闻早把“太平之花”传神了，他今天总算看到了她动人的容颜，可惜是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方。他想，傅善祥既然是这么个重情义的人，如果不成全了她，于心何忍？

于是他对傅善祥说：“你跟我来吧。你千万别死，你了却了心愿，也对得起东王了，你还是走吧，活着总比死了好，东王还有个烧纸的呀！”说着说着，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倒掉下泪来。

傅善祥深深地谢了他。

第 69 章

杀一万和杀一万零一没有区别。昔日盟友反目
成仇。

—

月蒙蒙，夜沉沉，浩浩长江风平浪静，几百条战船正悄然驶离武昌、汉阳，向下游开拔。

杨辅清站在指挥船上，鼻子发酸，心里好不是滋味。他回眸望着渐渐远去的营寨，还依稀看得见高挑在营门上的灯笼和太平天国的旗帜，不觉泫然泪下。这算什么事？不告而别。这可是违抗军令的呀！他的撤走，不是因为敌人强大，而是免被自己人谋害，他越想心里越难过，想想今后不知漂泊何方，更觉凄然。

突然，前面有炮声传来。不一会儿，有一只快蟹船飞棹而来，大声嚷着报信，说湘军拦劫，前队已经打上了。

这怎么可能？湘军驻地离这里有一百多里，怎么会突然在这里出现呢？

中了埋伏是肯定的，湘军用一大排长龙快船连结在一起，用

铁链子固定起来，封锁了江面通道。

曾国藩和左宗棠好不得意，他们站在江岸上，望着太平军被他们牵着鼻子而来，当然庆幸离间计奏效。曾国藩说：“先生这一计，叫长毛吃了苦头。”

彭玉麟喊了声：“放火箭！”

湘军嗖嗖地向拦江船上放火箭，霎时引着了空船上的柴草膏油，整个江面上出现了一道道火墙，挡住了太平军船队的去路。

湘军水师不失时机地从后面杀来。

江面上火光熊熊，杀声震天。

杨辅清座船附近挤满了战船，乱成一团。杨宜清的船靠过来了，他冲杨辅清喊道：“你带大队，我领敢死队冲破火网，我们没有退路了。”

杨辅清说：“好，我带人向后面杀过去，杀退清妖。”

杨宜清组织了几条大船，士兵们把被子从舱中拖出，在江水里浸湿，包在船头上，每个人也都跳入江中浸湿后，几条船冲入火阵。

一阵巨响后，火链崩断了，他们冲出一道缺口，后面的船队蜂拥而过。

杨宜清的座船腾起了烈焰，帆、檣都着了，他下令跳船。与圣兵、管长、牌尾兵们纷纷跳到临近舟中。

杨辅清带人与彭玉麟的水师在江上大战，双方死伤惨重，到处有战船倾覆。

湘军开始向后撤了。

杨辅清的船队终于冲出了包围圈，但已损失了一大半船只和士兵。

二

曾宪不放心傅善祥，又潜回了天京。他翻墙跳入东王府后，沿着承宣厅和参护厅的甬道向前潜行。忽然前面响起一片急骤的马蹄声，一队骑兵驰向二门，他看见韦昌辉也威风凛凛地夹在里面。

韦昌辉是得到禀报后赶到东王府来的，其时，傅善祥已雇人将杨秀清的头缝在了身上，韦昌辉赶到时，还正在往尸身上缠裹黄绢。

韦昌辉的骑兵把傅善祥团团围住了。

韦昌辉被傅善祥旁若无人的神情所激怒，他冷笑着说：“真是叫本王大开眼界呀，人都说杨秀清恶贯满盈，不齿于人，没想到还有你这样的美人如此钟情，杨贼很有艳福啊！”

傅善祥用黑纱挡住了脸，站起来，说：“北王用这么多骑兵来对付一个弱女子，有多威风啊！”

韦昌辉说：“东王府里，只有你一个人漏网，本王正要诚谕天下追捕你呢，想不到你斗胆前来替杨贼收尸，你的胆量令我佩服。”

傅善祥说：“你与杨秀清一起起义，情同手足，共同讨伐清妖，现手足自残，同根相煎，一口一个杨贼，我看不出你是什么英雄。你该去和清妖决一死战，也令天国的人佩服，现在你杀人越多，越证明你胆怯！”

由于是当众揭短，韦昌辉又羞又恼，从腰间拔出剑来，说：“你是活腻了！”但他并没有向她刺来。

傅善祥反倒扑上去夺下长剑，正当她要自杀时，被韦昌辉在马上一脚踢飞了长剑。他冷笑道：“死？没那么容易，我不会让你留下一个节烈的名字！把人带回北府去。”

这时拥上来的牌刀手早已把傅善祥按住了，韦昌辉又嘿嘿地冷笑起来。

躲在影壁墙后面的曾宪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却也不敢轻举妄动。他只能出城回雨花台太平军大营报信去。

气喘吁吁的曾宪自知无法营救傅善祥，就跑回来找谭绍光，他说：“姑姑叫北王抓去了。”

“她进城干什么去了？”谭绍光问。

曾宪说：“我去偷了杨秀清的人头，摆在我父亲坟上祭祀完，她拿去给缝在了杨秀清的尸身上，韦昌辉就把她抓走了。”

“她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谭绍光一听着急起来，“落到韦昌辉手里，必死无疑！”

曾宪说：“姑姑拔剑要自杀，可韦昌辉说不让她这么轻易的死。”

谭绍光说：“我进一趟天京城吧，能不能行，看她的造化了。”

曾宪说：“我跟你去。”

“你别跟着我，”谭绍光说，“净帮倒忙。”

“我能飞檐走壁，”曾宪说，“我人小，他们都不注意我。”

“那走吧，你要听我的话才行。”谭绍光让步了。

三

进了天京，石达开直奔天王府。

石达开把张遂谋、黄玉鹰、石益阳几个人留在了门外，自己在司琴引导下进了上书房，见天王高高坐在上面，就跪在门口喊了万岁。

洪秀全说：“你可算回来了，让朕盼得好苦，快坐下。坐到朕身边来！”

这是不可多得的荣誉，他与天王是对面促膝而坐了，他连天王的每一根胡子都看得很清楚，这已是好几年没有过的亲近了。

石达开说：“如果不是臣病倒在安庆，奉诏后当能及时入京，臣也没料到北王这么性急，先动手了。”

洪秀全说：“你迟来一步，天京可就遭劫了，这回好了，有你回来匡济大局，朕也就放心了。”

石达开问：“北王的屠戮还没停止吗？”

洪秀全摇摇头，说：“对东殿党人的处置，一开始韦昌辉即与朕相左，朕再三告诫，以宽纵为宜，可他不听。”

石达开对天王阐述自己的看法：杀人越多，越不好收拾，弄得人心惶惶，不利太平天国大局，特别是在外面征伐的将士，都眼睁睁地看着天京，杀那么多人，株连甚广，伤了很多将士的心，不管怎样，必须立即制止屠杀，现在押着未杀的应一律放人。

“达开弟说得很对。可现在朕已控制不了他了，他比杨秀清更跋扈，这几天，他发号施令，一切事都不经过朕。杨秀清虽专断，大事尚不越过朕呢。”

石达开说：“想不到韦昌辉这么混账，不就是为了执掌朝政吗？又何必这样？”

洪秀全说：“如今，匡扶太平天国，惟有靠你了。”

石达开说：“我去见他，我要成败利害地与他理论，让他回心转意。”

“这怕是与虎谋皮。”洪秀全说，“朕也劝你不要去北府，你这时候回来，本有争功之嫌，你要小心他对你下毒手。”

石达开却不怎么相信韦昌辉会这样丧心病狂，他问：“那陛下以为我应该怎样呢？”

洪秀全说：“你赤手空拳是不行了，你马上回安庆去，朕给你一道靖难密诏，你带本部人马，只要造成兵临城下的局面，韦

昌辉气焰就会陡降，那时你再进城来收拾他，便顺理成章了。”

这是洪秀全第二次祭起借刀杀人的法器，石达开一眼洞穿。他现在考虑的不是想不想当洪秀全工具的事，而是怕再来一次杀戮，太平天国就彻底伤了底气了。他不愿让天王感到他也是不忠的臣子，就说：“我先去劝劝他，倘他能悬崖勒马，不就免用刀兵了吗？万一他执迷不悟，我再用天王之剑除邪扶正。”

洪秀全只得任其行事，他说：“你去北王府，千万小心啊！”

石达开说：“臣谨记。”

他匆匆告辞出来，与随从们会齐。

对翼王目前的处境，石达开的亲信们看法也不一致，但都不主张为洪秀全操刀。去北王府规劝，更是全数反对。

张遂谋说：“天京事变，殿下已做到洁身自好，如二次再来杀韦，人人都会以为殿下是在与韦昌辉夺权争宠，那就坏了一世清名。”

曾锦谦说：“虽不可提兵杀向天京，也不能冒险去北王府。天王尚且不能约束他，殿下去了，只能使他反感。”

黄玉鹰也说：“不能去。去了，必落陷阱。”

对韦昌辉空前膨胀的野心，石达开能不知吗？他想：我去了，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么多年来，我与韦昌辉从来无仇无怨，广西起事以来，配合也算默契，他不至于顿起杀机。当初天王找我和北王密议，已议定不株连，他现在滥杀无辜，已违初衷，我有责任警策韦昌辉止杀。我必须告诉他，内耗比敌人之重创更为可怕，这样乱下去，会使太平天国大业毁于一旦，那他北王就是千古罪人。我不相信他会无动于衷。

黄玉鹰说：“他现在已经昏了头，这些话再也听不进去了。”

石达开说：“我也知道此去有危险，可我必须这样做。北王的滥杀，天王欲令我带兵靖难，这都会彻底毁了天国。为挽救时局，我必须去，如韦昌辉听从劝告，局面尚可改观，时势即可挽

回。”

张遂谋说：“殿下一定要去，我和汪海洋身藏暗器跟着。”

石达开笑了：“这可真是鸿门宴了。好吧，就这么办。”

四

谭绍光和曾宪赶到洪宣娇家时，洪宣娇正要去天王府，她告诉谭绍光，她这几天成了天王的股肱之臣，须臾不能离开。她问：“你有什么事？没有急事，晚上我回来时再说。”

谭绍光见汪一中站在一旁，就没有直言。洪宣娇说：“你说吧，汪一中是个没嘴的茶壶，灌进去就倒不出来。”

谭绍光说：“想请姐姐帮帮忙，把傅善祥救出来。”

洪宣娇不认识似的打量着谭绍光，说：“唉呀，看不出你也长大了？这傅善祥，可是‘太平之花’，杨秀清的掌上明珠，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救她呀？”

谭绍光脸红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曾宪说：“傅姑姑是他表姐。”

“是吗？”洪宣娇依然带着嘲弄的笑容，“什么时候攀上这么个如花似玉的表姐呀？”

谭绍光只得实话实说：“那天庆贺破了江南大营，我在陈玉成那里喝多了，醉倒在街头，被巡逻队拿住，是傅善祥救了我……”

洪宣娇说：“啊，是公子落难时，小姐救了你呀！怪不得这么痴情呢！”

谭绍光受不了她的奚落，一甩袖子说：“不行就算了，说这些没意思的干什么？”

“嗨，求人还这么大脾气！”洪宣娇说，“你若对那傅善祥有情有意，为了她，别说听几句难听的话，为她去死，都应该是不

在乎的，那才叫真情！人家傅善祥比你烈，比你情真，冒着必死的危险去为杨秀清收尸，报知遇之恩，在天京城都传为佳话了，你比人家傅善祥差远了。”话虽挖苦，却是发自肺腑之言。

谭绍光被洪宣娇抢白得无地自容。

曾宪说：“我也替傅姑姑求情了……”

洪宣娇说：“唉，你们这是让我为难啊！我可不是万能的呀！”那傅善祥不是押在王府，而是藏在北王府，北王府现在是杀气腾腾的人间地狱，别说洪宣娇，就是天王下一道诏旨，韦昌辉也不会放人。谁不知道傅善祥是东王府里杨秀清的第一心腹？这样的人，杀一百回也是应该的，韦昌辉有一百条理由拒绝放人。

“姐姐说得也是。”谭绍光已经有点泄气了，洪宣娇说得句句在理呀！

洪宣娇望着他的可怜相，说：“看你那个样！看上什么人不好，偏偏看上了傅善祥，你的眼睛长到天灵盖上了，可真能往上看啊！”

谭绍光说：“不，不是那回事。”

“姐姐是过来人，你能骗了我？”洪宣娇说，“好了，就算是你的表姐，行吧？怎么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洪宣娇在屋子里走了一会儿，说：“只能去找韦玉娟了。她在东王府的大屠杀时受了惊吓，……再说，她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未见得能帮上这个忙。”

汪一中在旁插了一嘴：“韦玉娟和你最好了，她不会不管。”

“你倒会做人情。”洪宣娇瞪了汪一中一眼，说：“你们在我这等着，我去找找看，见韦玉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谭绍光这时才恢复了惯常的样子，说：“谢谢姐姐，我就知道姐姐刀子嘴豆腐心，不会不管的。”

“我可不如你那个表姐。”洪宣娇一笑，出门上马去了。

五

傅善祥押在北王府东隔院一间空房子里。

这是一间门大窗子小的房子，门上上着拳头大锁，门口有牌刀手警戒着，门口杂草丛生，是个人迹不到的去处。现在，傅善祥就囚在这里，屋子里四壁皆空，没有床，只有一堆稻草堆在地中间，傅善祥在漆黑不见五指的房里，半闭着眼，她想死也不能，她被绑在一根柱子上。

门忽然开了，几缕强烈的光线刺得傅善祥睁不开眼睛。门又把光线关在了外面，她听见房门又落了锁，是在里面反锁的，一阵脚步声响近，一股酒气喷到她脸上，她看见了韦昌辉那张阴险的脸，那双神鬼莫测的眼睛，离她不到一尺。

傅善祥别过头去。

韦昌辉亲手替她解开了绳子，他说：“真对不起。不得不对你非礼，你是少见的烈女，万一你寻了短见，实在可惜，我也于心不忍……”

傅善祥向后退了几步，将身子贴到了墙上，依然不去看他。

韦昌辉说：“按理，我应该杀了你。可我下不了这个手。从前，我只远远地看你，现在我才知道什么是美色！你真是太美了，杨秀清算什么东西？一个烧炭卖炭的村夫。他有什么资格来占有你这么个国色天香的人！”

傅善祥不理他。韦昌辉又向她走来，他说：“‘太平之花’是不该凋落的，如果‘太平之花’谢在我手中，那是罪过。我现在决计让你活下来，你高兴吗？”

傅善祥说：“活着，对我来说是耻辱，是多余的，我早该死了。”

“你不要说气话。”韦昌辉说，“杨秀清能给你的，我都能给

你，我比他要更胜一筹，我要封你为太平天国第一个女侯。”

傅善祥说：“可我视你的王侯如粪土。”

韦昌辉有些生气了，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不要以为我舍不得杀你，我杀一万和杀一万零一个没有什么不同！”

傅善祥说：“我会感谢你杀了我，成全了我。”

“你这么想死？”韦昌辉冷笑起来，“你想当节妇、烈女，是不是？你想让后人给你立贞节牌坊，是不是？我偏让你成不了节妇，让你死不成！”

韦昌辉走过去，一直把她逼退到墙角，他一下子抱住了她。傅善祥把头扭向一边，韦昌辉说：“我现在就让你失去贞节！”他淫笑着去撕扯傅善祥的衣服，傅善祥已经挣脱不了啦，她用了个缓兵之计，说：“北王即使要这样，也不该在这样的地方苟且呀！”

韦昌辉一听话中有了转机，便松了手，说：“你说的也是，你早这么明白不就省得我费唇舌了？就依你，我马上让他们收拾一间寝宫，我不会亏待你的……”

没想到，傅善祥乘他不防，拔出了韦昌辉佩在腰间的雷剑，没等韦昌辉反应过来，猛地向韦昌辉胸前刺去。韦昌辉大惊，急忙一闪，傅善祥刺偏了，刺在了韦昌辉的左臂上，流出血来。

韦昌辉大叫一声飞起脚来，踢掉了她又一次刺来的剑，他扑过去，左右开弓打了她一顿嘴巴，说：“小贱人，你等着，我要在天京街头点你的天灯！”

他扭开锁，气哼哼地冲了出去，几个牌刀手冲进来，又一次把傅善祥捆在了柱子上。

门重新落了锁，黑暗再次向她袭来。

傅善祥只求速死，可惜方才没有死成。她多盼望韦昌辉当众杀她呀，那她心里就会踏实了，对得起杨秀清了。

黑暗中，谭绍光的影子倏然间出现了，傅善祥心底的死水又

起了波澜。你只想对得起杨秀清，那么你可就对不起谭绍光了，那一双黑褐色闪亮的眸子即或是透过夜暗，也令她战栗，那是一双多么热烈、多么纯净的眸子呀！

他知道自己陷到北府了吗？他一定疯了一样在想法搭救自己吧？他也许怪罪自己。是呀，自己如此固执，为杨秀清全尸这么大的事都没和他商量一下，他能不生气吗？

这一切都过去了，成为转眼即逝的烟云，她希望被韦昌辉当众点天灯，她怕的倒是遭受韦昌辉的蹂躏，那是比死要可怕得多的呀！

麻木向她袭来，她觉得模模糊糊的，一切正倒退而去，离她越来越远。她又垂下头昏迷了过去。

第 70 章

我要杀你，只因为你手上没有血腥。

—

韦昌辉脸色铁青地坐在那里，左臂缠上了白布。他想不到这个外表柔弱如水的傅善祥竟如此之烈。他不明白，她这样一个有着沉鱼落雁之容的美女，怎么会对冷酷而乖戾的杨秀清有那么深的感情？甚至要为他殉节？

温驯的女人并不能引起韦昌辉的欲望，反倒是桀骜不驯的傅善祥对他构成了最大的刺激。

他必须得到她，让“太平之花”满足他的欲望，也让她要保守贞节的想法破产，然后把她点了天灯，否则这口气出不了。

韦昌辉打算让几个宫女强行把傅善祥弄到后宫去洗浴，然后把四肢捆绑起来，他要玩几个痛快。

正在胡思乱想，韦玉方进来，他报告了一个来自武昌韦俊那里的消息，杨辅清、杨宜清擅自撤离营寨，带走了一万多精兵，他们原来的防地已落入曾国藩之手。

韦昌辉狠狠地骂了一阵，连天王也骂到了。天王不是怪他杀人杀多了吗？韦昌辉倒是没叫韦俊捕杀杨氏兄弟，怎么样？他们自己叛逃了！

韦昌辉再一次认定自己“除恶务尽”的手腕是正确的，他不能听洪秀全的。

他还是关心武昌战局的，他也怕杨氏兄弟一怒之下投了清妖，那将更为不利，他问：“杨家二贼到哪里去落脚了？”

韦玉方说：“沿江东下，日前已到了安庆。”

“去投石达开了？”韦昌辉用鼻子哼了一声，反感地说，“密切注意二杨去向。”

韦以邦说：“会不会杀向天京来报仇雪恨啊？”

韦昌辉说：“那可太好了，我倒怕他不敢来。我已调了几万军队在天京外围，我早防着这手了。”

停了一下，韦昌辉问：“我不是叫你们去打探石达开消息吗？他到了天京没有？”

“今天上午他进了天京。”韦玉方说，“连家都没回，直接去了天王府。”

“没带兵？”韦昌辉问。

“只带了几个贴身的牌刀手。”韦玉方说，“还有他的岳父黄玉鹰，谋士张遂谋、曾锦谦。”

“他在天王府待了多久？”韦昌辉问。

“半个时辰。”韦玉方答。

韦昌辉说：“他是来者不善啊，进了天京不来见我，却先去见天王，又想去讨什么密诏吧？”

韦以邦说：“对石达开不可不防。现在街谈巷议都说他石达开仁义，顾全大局，不插手兄弟争斗之事……”

韦昌辉冷冷一笑，说：“捞够了赌本，现在跟我来下大赌注了？”

转眼间，韦昌辉已经视石达开为寇仇了。当他们同时在天王跟前领密诏时，那时是手足，是同党，至少是各怀心事的同盟者。可现在这些概念都不存在了。韦昌辉对石达开由怨转恨，由嫉妒转为仇视，这都因为石达开称病不来助他诛杨。韦昌辉认定，石达开这个滑头想坐收渔人之利，诛杨成功，他也会奉密诏，自然有一半功劳；万一杨秀清反败为胜，石达开可以说自己没参与，把罪过全推到韦昌辉身上了事，他是旱涝保收，左右逢源。

韦昌辉岂能容忍这样的盟友。石达开手上没有血腥，反倒落下个仁义美名，这已足够让韦昌辉红眼。石达开竟敢在这时候大摇大摆回天京来擎功，他不是太会占便宜了吗？韦昌辉就是三岁孩子，也不会看不穿你这把戏呀！

韦以邦、韦玉方都从韦昌辉的眼里看到了杀机，韦以邦第一个道出了韦昌辉的心底秘密：“此人不可留。”他分析，从广西过来的老王中，只剩他一个可以与北王抗衡的了，他又捞足了本钱，他倒向天王，对韦昌辉是不利的。

一句话说到韦昌辉心里去了。

韦玉方说得更露骨，他提议，为免后患，干脆杀了石达开，现在是个好机会，他是赤手空拳回来的。

恨是恨，可现在马上杀了石达开，韦昌辉还没有下这个决心，天王会怎么想？太平天国的将士会怎么想？要杀，也得找个时机，找个借口才行。

他不想把没想成熟的阴谋尽泄于人，就含糊地说：“有气归有气，怎么能滥杀一气呢。”

韦以邦二人还要进言，一个尚书跑来报告，翼王石达开到了后事厅，想见北王。

“来得好快呀。”韦昌辉方才还怪石达开不来见他，现在又这么说了。不管怎么说，现在他们还是站在一个营垒里，不见是

不行的，他也要探探石达开的口气。

韦玉方问：“动手吗？”

韦昌辉说：“不。要杀也不在北王府杀，不能大张旗鼓，那会给人以口实。”

“那就暗杀。”韦以邦说。

韦昌辉站起来，戴上金冠，边往外走边说：“先不急，我听听他说什么。”就赶往北王府勤王殿去了。

仰头看着“勤王殿”的巨匾，石达开心里颇有感触，落座后，他对韦昌辉说：“小弟我还记得，这几个字是殿下亲手所书，你对小弟说，我们应永远不忘王事，永远勤于王事。”

韦昌辉看了一眼寸步不离石达开左右的汪海洋和张遂谋，弦外有音地说：“是啊，我是兑现诺言的，在你病了的时候，只好独撑危局，勤王锄奸。”

这等于给了石达开一棍子。石达开不动声色地说：“杨逆已除，天国该愈加兴旺发达，才是真正的勤王。”

韦昌辉不悦地说：“这么说，我不是真正的勤王了？我诛了杨逆，反使天国衰微了？”他的目光咄咄逼人。

“小弟没这个意思。”石达开说，“锄奸讨逆，北王兄是首功，也只有你有这个魄力，小弟心悦诚服。今小弟进城来，是有一言相告，不知北王兄能否原谅小弟冒昧？”

韦昌辉被他戴了高帽，心里很受用，语气也缓和多了：“你说吧，你我本是好兄弟，可以言无不尽的。”

石达开说：“兴国之本是人和，没有人和、人心，再好的天时地利也不行。我们在广西起事时，那时彼此可换心、可为兄弟两肋插刀，为了天国大业，你我把家都毁了，把每一个铜板都交了圣库，那时能所向披靡，靠的正是人和，人心齐，泰山移。”

“现在人心不齐了吗？”韦昌辉说，“东王想篡权自立，你我奉诏讨贼，这也是人和呀！”

石达开说：“兄弟一回天京，有一种恐惧之感，人人自危。恕我直言，杀人不可太多，能宽纵者尽量宽纵，这些人反倒会感北王之恩，也会为天国之大业尽心尽力。如杀人太多，人心就会散，清妖就会有机可乘。”

韦昌辉冷笑一声，说：“我倒想一个不杀，手上一滴血不沾，像你一样，还可以站出来充好人，说动听的话。可是王命谁去执行？杨秀清不人头落地，天国不更是危机四伏吗？”话已经说得不好听了。

石达开说：“小弟不是说不能杀人。杨秀清，还有他的死党，为虎作伥的，是当杀的，杀一儆百就够了。底下的人，曾为东殿做过事的人，他们何罪之有呢？”

韦昌辉说：“你连除恶务尽的道理也不懂吗？你处在我的地步，你不会比我杀得少。你没杀人，你可以在这里发慈悲，我不能当东郭先生。”

石达开说：“北王兄若这么说，小弟就只好说话了。”

韦昌辉说：“我不是杀多了，是杀少了。我心存怜悯，念杨辅清、杨宜清二人为天国沙场征伐，功劳屡建，特地写信嘱咐韦俊善待他们，结果如何？他们弃了防地叛逃了。这样的人，不是该杀吗？不杀就是祸害。”

这事石达开还没听说呢，不过他也不相信韦昌辉会善待杨氏兄弟。他说了一句：“这里必有隐情，至少他们已成惊弓之鸟。”

“你倒会为他们开脱。”韦昌辉说，“翼王还不知道吧？杨氏兄弟投奔安庆去了，你翼王心胸开阔，是能够藏污纳垢的，我要追究你招降纳叛，你会怎么样呢？”

这已经是在挑战了。

汪海洋一直警惕地四下张望，他看到了壁衣里的刀兵，不断地给石达开使眼色，示意他快点离开这凶险之地。

石达开见韦昌辉果然一句也听不进去，就加重语气说：“你

还是三思为好，免得自食其果。”他尽管把“自食恶果”换成了“其果”，仍然感到这话重了。

果然，韦昌辉暴跳如雷了，他说：“我有什么恶果？大不了是你石达开再讨一封密诏，提大兵来讨伐我，我等着好了！”

石达开也不得不站起来了。他也早看到了壁衣后有持刀者，便看了身后的汪海洋、张遂谋一眼。他们二人早已防范，手已经握到了手枪柄上。

石达开说：“还请北王殿下三思，小弟告辞，随叫随到，小弟没有别的意思，不过从大局着眼，为了天国好，也为了北王好。”

韦昌辉拱拱手，说：“那就不送了。”

石达开头也不回地下殿去了，汪海洋、张遂谋紧紧跟在后面。

勤王殿上的韦昌辉一阵阵怒火中烧。

石达开刚走，全副武装的韦以邦、韦玉方从壁衣里出来，问：“北王为什么不发号令杀他？”

韦昌辉说：“他的随从手都握在枪柄上，这不是儿戏。他还能跑出天京城去吗？”其实他是不愿在北王府杀他。

韦玉方说：“事已至此，非杀石达开不可了，久后必是祸害。”

韦昌辉说：“翼王府里没有多少兵，精壮都随石达开出征了，家里都是老弱，不难对付，今天晚上就包围翼王府。”

韦玉方、韦以邦得到这个命令，马上出去部署兵力了。

二

韦昌辉生怕出什么纰漏，对眷属看管得很严，连父母亲都不准出府门一步，只有对韦玉娟放松些，她有时出去给老太太抓

药、请国医，她去天王府也方便些，韦昌辉还想利用妹妹不时地刺探天王府情报呢。

这天吃过晚饭，韦玉娟要拉母亲出去散散心，到后院去转转。

老太太没心思，说：“我腿脚不利索，你抱太平出去转悠吧。”

韦玉娟非拉上老太太同去不可，人多有个掩护。她是应了洪宣娇之请，想探明傅善祥关押在哪里。

“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呀！”韦玉娟让太平撒娇，跟姥姥贴脸，老太太乐呵了，才穿鞋下地。

韦玉娟和母亲一路逗着孩子走来，望着林立的岗哨，老太太说：“我为啥不乐意出来？你看，这成了兵营了，这哪像居家过日子？当初一路打过来时那情景多好，现在又闹成这样子，都是你哥惹的呀！”

韦玉娟说：“他杀人太多，给咱韦家到处树敌，总会有报应的。”

老太太说：“我跟你爹说好了，过一段回广西老家去，过几天清静日子也比在这跟他担惊受怕强。”

“哥不会让你们走的。”韦玉娟说。

“可不是，这几天我出北府大门一步都不行了，成了坐大牢的了，他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这叫什么事！”

韦玉娟带她走过一个月亮门，进入荒凉的东隔院。

一迈进东隔院，扑面而来的是一片荒凉景象。

老太太停住了步子，她问：“到这来干什么？”这里都是堆陈年旧物的地方，净是灰土。

韦玉娟看了一眼押着傅善祥的那间屋子，见门前站着一个岗哨，就走过去，对母亲说：“我出嫁前在这屋子里玩儿时，丢过一副金钏，那时屋子里堆满了东西，不好找，现在东西可能搬空

了，我去找找。”说着把孩子塞给了母亲。

老太太说：“算了，上哪去找？回头我给你再打一副就是了。”

“我那副好，可惜了的。”她快步走过去，站岗的牌刀手上前一步，拦住了她，说：“公主，这里不能看，快回去吧。”

“你说什么？”韦玉娟作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说，“我们家的地方，我要看哪就看哪，你管得着吗？”

牌刀手只得赔笑说：“公主，您别怪罪我，这是北王的命令，说除了他以外，谁也不准到此。”

韦玉娟故意看了母亲一眼：“这么说，北王的娘也不行了？”

正在牌刀手不知怎样回答时，老太太被激怒了，走过来说：“我倒要看看，我来了，谁能把我怎么样？把门打开。”

牌刀手十分尴尬，说：“那……小的就没命了，求老夫人可怜可怜小的。”说着跪了下去。

韦玉娟说：“看你吓得那个样！这里莫非关着妖精不成？你起来吧，你告诉我，里面有什么？你说了实话，我们也不看了，不为难你。”

牌刀手爬起来，悄声说：“里面押着一个女人，就是……太平之花傅善祥。”

“是她呀！”韦玉娟说，“你早说不就得了！你让我看她，我都不看。”

牌刀手放心了，说：“可不是！她是要犯，说不定哪天要拉出去点天灯的呢。”

老太太问：“就是那个给东王收尸的女人吗？”这事都传到她耳朵里去了。

韦玉娟说：“是她。”

老太太说：“罪过。照理，应该成全了人家，杀了节烈之妇，不好。”

“我们不管这闲事，走吧，娘。”她扶着老太太走了。她已探得虚实，达到了目的，借口给孩子去抓药，走出了北王府，快步来到洪宣娇家。

韦玉娟一进屋，看见洪宣娇、谭绍光和宪儿正焦急地等她呢。

洪宣娇说：“你可来了。”

谭绍光问：“找到了吗？”

韦玉娟点点头，说：“找到了。在第三进院子的东隔院，一间上锁的空库房里。”

洪宣娇问：“见到人了吗？”

“没敢靠近，”韦玉娟说，“我怕打草惊蛇，我连我娘都没有明说。我怕你们没法救她，又不能从正门出去，傅善祥又不会飞檐走壁，爬得上高墙吗？”

洪宣娇问谭绍光：“你不是练过功吗？”

“我一个人还对付，”谭绍光说，“背一个人怕不行。”

“我行。”曾宪说。

洪宣娇笑了：“你再长高半尺吧。”她忽然想起个人来，就说，“有了，汪一中！”

汪一中从外面进来。洪宣娇问：“你背着一个人蹿房越脊，行不行？”

汪一中说：“这个人别过 200 斤就行。”

人们都笑了。韦玉娟说：“她顶多有 100 斤。”

洪宣娇说：“那咱们来计议一下吧，只有这一个晚上。鼓楼大街那里连点天灯的台子都搭起来，明天要让万民观看，点傅善祥的天灯呢。”

韦玉娟说：“我得走了，但愿傅善祥命大，能逃过这一劫。”

三

天刚一黑，韦以邦就带北王府的骑兵悄悄地包围了翼王府。韦昌辉认为会把石达开堵在里面的。

石达开并不在翼王府，他的机警处也在这里，出了北王府，他根本没有回翼王府，带人左拐右拐，甩掉了跟踪的尾巴，先在把城的一个本家那里喝了杯茶，决定到洪宣娇处去避避风头。

其时，洪宣娇正在招待谭绍光他们吃饭，准备晚上去营救傅善祥呢。

刚拿起筷子，汪一中进来说：“翼王来了。”

人们都有几分意外。洪宣娇放下筷子起身往外走，她叮嘱谭绍光说：“你们快吃，就别在翼王面前露面了。我这成避难所了。”她已料到石达开与韦昌辉一定是话不投机，到她这来寻求庇护的。

洪宣娇把石达开他们让进了客厅。

石达开、黄玉鹰、张遂谋、曾锦谦和石益阳一行五人在客厅里落座后，石达开对洪宣娇说：“门口最好有人望着点风。”

洪宣娇对汪一中使了个眼色，汪一中出去了。

洪宣娇叫侍女来上了茶，支走了侍女，问：“出了什么事？看你们这样子，像是逃难的。”

“差不多。”石达开说，“当真人面也不说假话了，北王要对我下毒手，只有在你这里暂避一下了。”

“他怎么敢？”洪宣娇气愤地说，“他疯了吗？还是你们看走眼了？”

黄玉鹰说：“我们连家都没回，韦昌辉已经派兵把翼王府围住了。”

石达开说：“有人传来消息，说今天夜里他要来府里抓人。”

洪宣娇说：“我马上去见天王，叫他下特旨吧，只怕韦昌辉未必肯听。”

石达开说：“现在也不宜下特旨，他没有动手，他会否认。我倒担心，天王也不安全了。”

张遂谋道：“他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顾忌也没有了吗？我看天王不会有难，至少在韦昌辉没有立稳脚跟以前，他不敢动天王。”

洪宣娇问：“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石达开说：“一是请你转告天王，韦昌辉已经走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二是为我们找个可靠的守城将领，我们夜间出城，只能铤城而出了。”

洪宣娇说：“这样可靠的人我有。只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堂堂太平天国翼王来时走城门，出去时坠城墙！”

石益阳说：“我们一走，翼王府家眷怎么办？那不是要遭殃了吗？”

石达开说：“只要抓不到我，他不会成家眷下手，只有抓到了我，他才会杀个痛快。况且，现在就是有心把家眷接出去，也办不到了。”

黄玉鹰忧虑地说：“都是你心太软，总是对韦昌辉估计不足。”

洪宣娇问：“殿下出去后怎么办？提兵回京靖难吗？”

“到时候看情形吧。”石达开说，“那总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我绝不能提一旅之师来攻天京。”

洪宣娇说：“是啊，那样，连我们的敌人都要看我们的笑话了。”

四

入夜，北王府灯火辉煌，望楼上的灯火与院里高低错落的灯火相辉映，显出富贵奢华之气，不谐调的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如临大敌的阵势。

东隔院相对显得冷清、幽静，只有一盏写着“北”字的红灯笼孤零零地挂在房顶灯笼杆上。监押傅善祥的空房子门前，依然有一个岗哨在那里忠于职守，木雕泥塑般地站着。

韦昌辉在内书房里等着包围翼王府的消息。

韦昌辉正在让国医为他换左臂刀口上的药。国医将红粉涂在伤处，说：“三五天便好，没有伤着骨头也没有伤着筋，不幸中的万幸。”

韦玉方进来了，国医告辞出去后，韦玉方问：“北王叔还去看吗？点天灯的台子已搭好，在鼓楼。”

“我不看了。”韦昌辉说，“下令全城都要停市、停工，都来看傅善祥点天灯。对了，你去叫他们草拟个折子，叫天王明天也来观刑。”

“他不会来吧？”韦玉方说。

“措辞要尖刻有力，叫天王心有余悸，他不敢不来。明天接着把监禁的人犯一起杀掉，杀完傅善祥就杀石达开，石达开的罪状拟好了吗？”

“他们正在拟。”韦玉方说，“罪状只有一条就够了：包庇杨秀清，是杨秀清的死党。”

“光这一条不够。”韦昌辉说，“要写上他通妖，与曾国藩、左宗棠都有来往，把天国的军情传给了敌人。”

韦玉方到底嫩，他不很有底气地问：“这……人家会信吗？”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韦昌辉说，“刀柄在我手，我说什

么都是对的。”他心里解气地想：我叫你石达开想扬美名，我让你比我臭得多，让你万劫不复！我韦昌辉不过是手狠了点，你石达开是通敌，会遭太平天国万人唾骂。

“也当着天王的面杀石达开吗？”韦玉方问。

“当然。”韦昌辉说，“不要让所有的罪名都由我韦昌辉背着，我替他草拟几个诏旨，杀人是他洪秀全主使，我不过监斩而已。”他说到这里得意地笑起来，韦玉方不得不佩服北王的高明。

五

北王府东隔院外护城河又宽又深。

柝声阵阵，从前面传到后面，在北王府高墙外听得清清楚楚。

借着月色掩护，谭绍光、汪一中、曾宪三人从护城河对面的柳林中钻出来，伏在护城河堤上，观察着北王府里的动静。

一队骑兵巡逻队过去了，另一队已从城墙拐角处露了头。

汪一中说：“我们必须在两个巡逻队中间的空档过去，上城，慢一点都会出事。”

谭绍光说：“分两次完成。第一次过河，第二次上城墙。”

汪一中点点头。

这个巡逻队过去了，趁后一队没有露头，三个人快步下河，飞快地游到了对岸，趴在了草坡上，恰好这时后面一队骑兵巡逻队露了面。

又到了两个巡逻队的空档，三个人箭一样冲上去，每人甩出一把三角抓钩，全都牢牢地抓到了墙头，然后轻捷地攀上了墙头，这时下一拨巡逻队刚刚露面。

三人在墙头上一闪，不见了，相继跳到北王府东隔院墙下。

谭绍光三人像山猫一样轻捷落地后，四下看看，周围很静，

他们相继闪到夹道里隐蔽起来，从夹道尽头望出去，恰巧是门口有守卫的那间空仓库。哨兵有些困倦，身子斜靠在门上，半闭着眼睛。

谭绍光向汪一中使了个眼色，汪一中摸到夹道口处，趁哨兵视线向别处看时，飞一样冲过去，没等哨兵喊出半个字来，他已卡住了哨兵的脖子，哨兵被汪一中勒得舌头都伸出来了，脸憋得通红，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谭绍光、曾宪跟了上来，从那个哨兵身上翻了半晌，并无钥匙。谭绍光双手抓住那把元宝锁用力一抖、一拧，锁头脱开了，他们一拥而进，汪一中把哨兵也拖了进去，直到这时才松了一下胳膊，警告说：“让你缓口气，你敢出声，马上送你上西天。”

那哨兵自然一声不敢吭。

他们在黑暗中看见了傅善祥，她已经奄奄一息，仍然绑在柱子上，头垂到胸前。

谭绍光叫曾宪快解绳子，自己伸手在她鼻子底下试了试，说：“还有口气。”他轻声叫着，“姐姐，姐姐……”

傅善祥此时也许处在阴阳二界的交会点上，一切对她都是模模糊糊和摇摆不定的，黑暗中她的瞳仁已缩得很小，可她还是看到了人影，认出了谭绍光、曾宪，她一激动，似乎想抬起头来，可一阵幸福的眩晕又使她丧失了清醒的意识。

谭绍光把她抱在怀中，对他们两个人说：“快点，准备走。”

汪一中问：“这个人怎么办？”他的手掌在脖子上比画了一下。

“留他一命，他没过失。”谭绍光说。

“丢了傅善祥，他也活不成。”汪一中说了这么一句后，马上想出了主意，他对那个牌刀手说：“你别出声，我把你绑起来，你说来了好多人劫走了，这就没你的事了。”

那个牌刀手一见不杀他，岂有不从之理，自然一声不吭地任

他们绑。

汪一中把昏昏沉沉的傅善祥背了起来，曾宪先出去看了看，没有危险，摆了一下手。汪一中尾随谭绍光后面又通过小夹道来到高墙下。

曾宪爬上墙，伏在墙上向下看，正有一队骑兵巡逻队过去。他忙老老实实把脸贴在墙上，看看没有险情了，他向下招了招手。

背着傅善祥的汪一中，无法拉着绳子仰面攀登。谭绍光不安地问：“能行吗？”

“看她命大命小了。”汪一中又调整了一下姿势，向夹道深处退后十几步，然后猛冲向前，快到墙下时，只见他右脚用力蹬地，一弹，就驮着傅善祥飞上了高墙，可不巧的是这时巡逻队已经从拐弯处出现，他无法缩小目标伏在墙上，被巡逻队发现了，有人叫了声“有人跳墙”，立刻驱马奔来。

这时谭绍光也上了墙头，马蹄声、叫喊声已经响成了一片，前面过去的一队骑兵也闻声赶回来支援了。他们几个人立刻面临绝境了。

汪一中说：“硬跳，夺马！”

三个人全都蹲伏在墙上，做好了准备，当巡逻的骑兵冲到下面时，三人同时选准了目标向下猛跳。

汪一中在落下去的瞬间，双脚一蹬，把骑在马背上的骑手蹬落在护城河下，他稳稳地坐在了鞍子上，将傅善祥移到前面，左手搂住，右手提缰，一磕马肚，那马一阵风似的驰去。

他偶尔回头，见谭绍光、曾宪也夺到了马，正紧紧跟上来。

喊声越来越大，后面有几百骑兵跟上，沿着天京大街奔突。

第 71 章

羽翼天朝的人连家小也羽翼不了。界外人也知道内耗的概念。

—

马蹄如翻盏，三匹马一字排开，在籁寂无人的长街奔驰。谭绍光回头看看，追上来的北王府骑兵在后面不到一百步，咬得很紧。他大声对汪一中说：“我和曾宪沿大路跑，你拐入小巷子，扔了马，背着她回洪宣娇那里。”

汪一中点点头，正好前面有个小巷子，他一抖缰绳，纵马驰入。

谭绍光和曾宪仍在策马狂驰，当追兵发现前面少了一匹马时，才想起分几匹马兜回来寻找。这时汪一中早已拐到一个小巷子里。

汪一中的马突然竖起前蹄狂嘶。原来这是一条没有通路的死巷，尽头是一堵灰砖墙。

汪一中下了马，背起傅善祥，跃上砖墙，向马打了一声长

哨，那马扬起四蹄向来路狂奔而去，跑到巷子口，正与拐过来的几骑马相撞，骑手全被狠狠地撞摔在地上。等他们赶到高墙下时，已经找不到人影了。

派人追击傅善祥，对韦昌辉来说，还不是头等大事，他怕的是石达开漏网，连夜出城。石达开居然没敢回府，更证明他心里有鬼。

韦昌辉加强了天京各门的警戒，好在他担任天京城防守卫三年多，所有的守城将领都控制在他手上，他不怕石达开能插翅飞出去。

韦昌辉也有失算的时候，他忽略了仪凤门的守将朱衣点。这人虽一直在韦昌辉麾下效力，可他在升任指挥之前，曾是洪宣娇的马夫，是洪宣娇调教保举出来的人，他对洪宣娇的指令是言听计从的。

洪宣娇在仪凤门的瓮城里找到五短身材的朱衣点时，他刚交班，要回去饱餐一顿睡一觉，后半夜才归他管。

后半夜出城也许更安全。洪宣娇把希望全寄托在朱衣点身上了。

朱衣点把她领到瓮城藏兵洞里，这个洞子很大，不打仗时用不着藏兵，临时当了朱衣点的“衙门”，里面十分凉爽。他给洪宣娇倒了碗茶，问：“洪丞相怎么有闲空来找我这看门小官呢？”

“把守天京大门都嫌小了？”洪宣娇说，“你若不乐意干，还回我那去，还给我当马夫，你走了以后，我再也找不到好马夫了。”

朱衣点抬起短粗的胳膊搔了搔后背，笑着说：“你一句话，我明天就去喂马。”

“那不是大材小用了？”洪宣娇说。

“咋叫大材小用？”朱衣点说，“给你当牌刀手的汪一中比我官大多了呢。”

洪宣娇问：“娶上媳妇没有？”

朱衣点嘿嘿一乐，说：“谁肯嫁给我这样的矮子呀！我再高半尺，儿子都能抱好几个了。”

洪宣娇笑起来：“你别急，你的媳妇，我包了。天王府里最近要放出一批年纪大些的宫女，我给你挑一个。”

朱衣点说：“可别挑个厉害的，我该受气了。”

洪宣娇说：“谁敢给我们堂堂的指挥大人气受？有我给你做主呢。”

朱衣点忽然收敛了笑容，问：“你不会是跑到城门洞子里来给我说媳妇的吧？”

“你小子长心眼了。”洪宣娇说。

“你一句话，让我干什么都行。”朱衣点说，“不会让我放什么人出城、进城吧？”

“还真叫你说对了。”洪宣娇说，“有几个朋友要在下半夜出城去。”

朱衣点不相信地笑起来，说：“这不是拿我寻开心吗？你想放人出城，到天王府、北王府去拿令牌，谁敢刁难你呀！”

洪宣娇说：“我来求你，必有求你的原因，必有我的难处。朱衣点，你不相信我会把奸细放出去吧？”

“这说哪去了！”朱衣点说，“你是天王的妹妹，这天朝就是你们家的，你会干那种事？说死也没人信呐。”

说得洪宣娇扑哧一声乐了，她说：“今晚出城的人，对天朝来说，特别重要，你就是掉了脑袋也不能走漏风声，能办到吗？”

“能。”朱衣点说，“脑袋掉了碗大个疤。那年我得了瘟灾，若不是你从大道上把我捡回去喂汤喂药的，我早死了。”

“那我先走了，等过一会儿，我送人过来。”

朱衣点突然说：“我就怕万一碰上北王巡城，叫他碰上可就糟了。”

洪宣娇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忙问：“他会天天来巡城吗？”

朱衣点说：“北王巡城可是风雨不误。”

“没有准时辰？”她问。

“没有。”朱衣点告诉她，韦昌辉办事没规律，他说不准先从哪个城门查起，有时候刚刚查过，不到一刻，又返回来，他就是让大伙摸不着他的准章程，把门的将士没一个不惧他的，也倒是少出了不少事儿。

洪宣娇沉吟了一下，说：“那就只好碰运气了。今晚上，也许……他没有工夫来巡城了。”

朱衣点问：“今夜出城的，一定是与东殿有瓜葛的，不然不能怕北王。”

洪宣娇没有说破，只笑了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二

对翼王府的包围由隐蔽到公开了。

包围翼王府的骑兵越来越多，附近的几条街也全戒严、断绝了交通，韦玉方骑着马在府门前望楼底下站着，可以看到翼王府里已经乱了营，人们走来走去，有的试图越墙而走，又被挡了回去。

消息传到天王府上书房，是陈承谔主动来报的。

洪秀全阴沉着脸，一语不发。韦昌辉等于公开向他挑战了。

陈承谔向天王解释，燕王让他来禀报天王，他也是没办法的事，燕王的军队是北王强行征调的，如不去，燕王自身也就难保了，希望天王谅解他的苦衷。

洪秀全说：“做做样子倒也无妨，倘秦日纲真的与韦昌辉沆瀣一气，日后朕不会饶恕他的。”后半句是敲山震虎了。

陈承谔忙表态说：“臣转告他，他确实是违心。自从上次陛

下训导之后，我们都不会与韦昌辉同流合污了。”

洪秀全问：“石达开现在确实是在翼王府吗？”

陈承谔说：“臣不知道。但臣想，石达开回到天京，岂有不住家中之理？”

洪秀全挥挥手，说：“你先下去吧。”

陈承谔走后，蒙得恩说：“陛下，这韦昌辉不除，必反无疑了，他包围翼王府这样的事，居然也不向天王陛下启奏，这不是反了吗？”洪秀全在思索怎样救出石达开来，能否下诏让韦昌辉撤回呢？后果会怎么样？

这时司琴进来禀告，天王府外面来了不少北王府的骑兵，问他们来干什么，他们说，翼王谋反通妖，怕谋害天王，所以来保护。

“岂有此理！”洪仁达握起了拳头。

洪仁达说：“真没看出来，这小子比杨秀清坏得多，一拍头顶，脚底板冒脓。”

蒙得恩说：“事不宜迟，除掉他！”

洪秀全实指望石达开为他锄奸的，想不到韦昌辉先下手了。他一旦翦除了石达开，天朝再也没有与之抗衡的人了，那时将无法制服韦昌辉。

洪仁达道：“不行就撞个鱼死网破！咱们天王府也还有三千多精兵，趁其不备杀过去，同时让秦日纲反戈勤王，韦昌辉就会完蛋。”

“下策。”洪秀全驳斥了他。洪秀全认为，现在韦昌辉其锋正盛，我们硬拼是不行的，他为什么派兵来保卫？名为保护，实为防范，防范天王府出兵讨伐他。洪秀全估计，他现在还不敢黄袍加身，还不敢来攻打天王府，他还要靠天王的名义来招抚外面的十几万将士，什么时候他已经把四梁八柱全换成他的心腹时，才会对天王发难。

洪仁发问：“我们再忍下去，也太窝囊了！什么时候动手？”

“小不忍则乱大谋。”洪秀全沉着冷静下来，他想，叫他张狂几天，他会比杨秀清垮台得更快、更惨。

“石达开如果被韦昌辉杀了，怕将来无人敢撻其锋、挫其锐了。”蒙得恩说。

洪秀全已经有了趋于成熟的想法了。他劝周围的人沉住气，不要显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表面上不要让韦昌辉看到天王府有所备，让他误以为天王软弱、怕他，这是麻痹韦昌辉的办法，这是上策。他总有打盹的时候，寻找良机，再出其不意地一举除之。

惟一令洪秀全稍有不安的是这势必以牺牲石达开为代价，韦昌辉马上要杀石达开的头，为了等待时机，洪秀全就不能出面援救翼王。他断定，韦昌辉是作了最坏打算的，倘洪秀全与石达开联手，那韦昌辉会不计后果，一并除之，这是最危险的。倘洪秀全眼看着石达开覆灭而不管，韦昌辉就一定能够暂时容忍天王的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要省去他许多麻烦。

洪秀全没有和盘托出他的想法，只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洪宣娇也气喘吁吁地来了，一进屋就说：“天王府门前有北王的大兵了，你们知道吗？”

洪仁发说：“方才正说这事呢。”

洪宣娇说：“看来今晚他们要对翼殿下手了，那一带十几条街都不准行人通过了。”

没有人说话，只有叹息声。

洪宣娇对洪秀全使了个眼色，洪秀全会意，对众人说：“你们都去吧，宣娇你陪朕坐一会儿。”

人们陆续散去，洪秀全问：“有什么消息吗？”

洪宣娇说：“石达开在我手里，我今天后半夜送他出城去。”

“石达开真够精明的了。”洪秀全悬着的心放下了，他说，

“他居然没回自己家去。”

洪宣娇说：“不过他也干了一件蠢事，他去劝韦昌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韦昌辉是连佛也想杀的。”

洪秀全情绪又高涨起来，他说：“这往后，朕可依靠者，只他一人了。”想到从广西起义，永安封王，五王中战死了南王、西王，韦昌辉杀了东王，北王已属叛逆，亲兄弟一般的人，怎么会这样下场呢？他的眼里阴郁而凄凉。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洪宣娇说，“石达开这人素来圆滑，不愿介入是非，这一次，我看他可是尝到了苦头，他会竭尽全力的。”

洪秀全说：“一会儿朕再草拟一道诏旨，你带给石达开，叫他起兵回朝靖难。”

洪宣娇建议，最好关起门来打狗，不要外援。如果让石达开提调几万人马杀回天京，天京又要经历一场恶战，如清妖乘势杀来，岂不得不偿失？

洪秀全说：“到万不得已时，那也顾不了啦，即使太平天国从此夭折，朕也断不能让狼子野心的韦昌辉坐了江山。”

这话说到底了，倒令洪宣娇吃了一惊，她想，这就是一些人视为软弱、谦谦君子的洪秀全，她曾认为杨秀清狂而蠢，现在想来韦昌辉又何尝不是阴险而愚蠢呢！

三

半夜子时，天京城里万籁俱寂，石达开一行人在洪宣娇护送下，悄悄来到仪凤门前。

朱衣点出来接人时，一眼认出了石达开，他吓得大张着嘴半晌闭不上。

洪宣娇说：“愣什么？快把人先藏起来！”

朱衣点向石达开弯了一个大腰，用几乎要哭出来的腔调说：“这是怎么了，逼得翼王得偷偷出城了，天国这不是完了吗？”

洪宣娇拍了他厚厚的脊背一下：“别乱说！天塌不下来。”

朱衣点有点手忙脚乱。

石达开几个人被领进了瓮城藏兵洞里，朱衣点张罗着要沏茶。洪宣娇说：“火上房了，哪有吃茶的心！你快去张罗开城门、放吊桥吧。”

朱衣点出去，洪宣娇问石达开：“密诏藏好了吗？”

“在我身上。”石益阳说，“我缝在兜兜里面了。”她拍了拍肚子。

洪宣娇说：“天王就盼你快点起兵了。”

石达开点点头。

忽然，朱衣点慌里慌张地跑来，说：“不好了，北王上仪凤门来巡城来了。”

所有的人都慌了。石达开、石益阳、汪海洋已掏出手枪来。

洪宣娇倒比较镇定，她对朱衣点说：“慌什么！去开城门呀！”

朱衣点说：“那不是让北王撞上了吗？我怎么交代？”

“笨！”洪宣娇说，“你跟翼王一起走不就完了吗？你城里又没有老婆！”

一句话提醒了朱衣点，忙跑去命令守城门的圣兵开城门。仪凤门虽是木头的却包着铁皮，极其沉重，吱吱呀呀地响了半天，才打开一半，这时已听见韦昌辉在高声诘问了：“什么人出城？”

朱衣点也不出声，加紧放吊桥，他亲手操作。

韦昌辉发现苗头不对，立刻驱兵冲过来。

吊桥还没有搭稳，石达开一行早冲出城门踏上了摇摇晃晃的吊桥。韦昌辉已经意识到是石达开跑出城去了，他大叫：“抓住石达开！开炮！”

有几个骑兵试图冲过吊桥追击，石益阳率先开枪，汪海洋也向后开枪，北王府的骑兵有一个中弹落马，其余的退了回去。

朱衣点追上了石达开他们，城上的火炮已经在他们前后左右开炮了，他们拼命向黑夜的原野奔跑而去。

韦昌辉站在城门楼上，气得咬牙切齿，对身旁的韦以邦说：“马上血洗翼王府，杀他个鸡犬不留。”

韦以邦说：“遵命！”

但韦昌辉立即又叫回了韦以邦，说：“先别动手，我们先去天王府。”

韦以邦不解，问：“这是何故？”

“去向天王要人！”韦昌辉说，“石达开去过天王府啊！”

韦以邦仍不解，韦昌辉说：“你真是糊涂。要杀石达开一家，叫他天王下令不是更好吗？”

韦以邦说：“这是个好办法，一箭双雕！天王也跑不了干系。”

四

天王府门前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韦昌辉带来的骑兵在天王府门前示威般排列着，韦昌辉大叫：“请天王出来，臣有事面奏！”

严守大门的天王卫队也严阵以待，连炮兵也守在了大炮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天王府上书房里一片惊慌。

洪秀全气急败坏地说：“韦昌辉胆敢围攻天王府，这真是反了！”

蒙得恩跑进来说：“天王如不出去见他，他要带人进来面奏呢。万一大兵进来，就只好收拾了。”

洪秀全想了一下说：“我去见他。”

洪宣娇说：“现在见他，凶多吉少。”

“顾不得了。”洪秀全说，“我想，他不至于现在就篡位吧？蒙得恩，你让牌刀手们做好准备，万一开战就死守天王府，一面出城取救兵。”

蒙得恩说：“天王府已充分防范，韦昌辉攻不进来的。”

天王府大门前锣声响了。

洪秀全带着洪宣娇等一大批官员，身后也围着雄壮的马队、牌刀手，出现在大门口，见韦昌辉耀武扬威地骑在马上，就想打他的威风，洪秀全问：“韦昌辉，你见了朕不下马，是在叫阵吗？还是意欲谋反？”

韦昌辉忙滚鞍下马，说：“天王容禀，军情紧急，恕我盔甲之身，不好行大礼。”

洪秀全问：“你派兵包围天王府，这是为什么？”

韦昌辉说：“天王安危，系太平天国之大业，臣不敢怠慢，现天京城内，东殿余党猖獗，臣不得不防。”

“哦，你是怕有人害朕，难为你一片忠心。”洪秀全冷笑道，“你杀了几万人，这杨秀清余党还没有杀完吗？”

韦昌辉说：“杨贼余孽现在已不是大患，石达开通妖，危害天国，天王不可轻信。”

“石达开通妖？”洪秀全说，“卿有何证据呢？”

韦昌辉拿出一封信来，当然是伪造的，他把信叫韦以邦呈送过去。韦昌辉说：“这是石达开通妖的罪证，他给曾国藩、左宗棠写的亲笔信，当年在长沙时他就与左宗棠勾勾搭搭。”

洪秀全说：“当年他见左宗棠的时候，左宗棠不过是一个布衣、穷书生而已，他是为天国延揽人才，这不能算是通妖。”

韦昌辉说：“可他这封信，却要与左宗棠里应外合。”

洪秀全不用看也知道这信是韦昌辉伪造的，这不过是韦昌辉

要除掉石达开的口实而已。他说：“到底怎么样，朕还要查查，石达开也是老兄弟了，岂能忽然要降清妖？”

“天王还要庇护石逆吗？”韦昌辉恨恨地又跳上马说，“石达开与杨秀清早已结成死党，当初他与我一同接受天王诛杨密诏，可他故意称病拖延，不来助我，昨天又来指责我杀东党的人过多，石达开抗旨降妖，天王说该诛不该诛？”他是在要口供，要诏旨。

洪秀全若当众说石达开降清妖，那就等于批准韦昌辉讨石，那石达开岂能领兵勤王？所以洪秀全坚持说：“爱卿勿疑，石达开必不负天国。”

韦昌辉冷笑道：“天王到此时还庇护他，日后必为石贼所害。为太平天国计，我已决心锄奸，现请天王将石逆交出。”

洪秀全大惊：“怎么向朕要起人来？石达开何曾在天王府中？”

韦昌辉振振有词道：“有人看见，石逆藏进了天王府！”他这是预先想好了的借口，既可为包围天王府开脱，又可为冲进天王府找到口实。

洪秀全有些吃惊了，他分析，这可能是韦昌辉血洗天王府的借口。为了探探虚实，洪秀全也决定来个敲山震虎：“爱卿是不是寻找借口，另有他图呢？你如想试试，就请便。”

韦昌辉被镇住了。一来他现在还不敢有废立之想，二来他也自知力单，天王府的层层防卫，他是知道厉害的。他亲眼看到石达开出城，他向天王要人，是为造成一种讨石的声势。一听天王这么说，韦昌辉说：“臣岂敢造次？臣只是希望天王将石逆交出来。这实是臣忠于天王之举，惟恐天王卧榻下有虎狼啊！”

洪秀全说：“石达开真的不在这里，你将来就知道朕所言不虚了。”

“既然如此，臣告辞了。”韦昌辉见好就收，说：“为天国大

业，臣不得不自专了。”他在马上拱了拱手，策马离去。

洪宣娇说：“他此去必是去屠翼王府，我们总得想点办法。”

洪秀全叹道：“眼下能保住王府已是万幸了。”

五

一团大火从翼王府的正殿冲天而起，接着又是一排硫磺火弹掷进了翼王府。在一片哭叫声中，北王府的骑兵冲了进去，逢人便杀，不一会儿尸体就堵塞了通道。

韦昌辉赶来了，他骑在马上，看着正殿匾上“羽翼天朝”四个大字，冷笑了一声，说：“让你羽翼天朝吧，你连你的家也羽翼不了！”他命令一个火药弹手，向大匾一指，说，“烧了它！”

那个火药弹手随手掷上去一个硫磺弹，大匾顿时被火吞没。

他犹不解恨，骑马向里面走，见北王府的牌刀手们正押着一串串男人妇女从第二进院子出来，韦昌辉问：“为什么不杀？杀呀！”

一个老太太指着韦昌辉厉声骂道：“韦昌辉，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祸国殃民，你不得好死！”

韦昌辉问：“她是谁？”

有人指认说：“这不是石达开的岳母吗？”

韦昌辉跳下马来，走过去，对那老太太说：“你还想喊什么？快喊，过一会儿你就喊不出来了。”他回身命令牌刀手，“把她的舌头割掉。”

两个牌刀手按住石达开的岳母，另一个用刀撬开她的嘴，一刀割下大半个舌头，老太太呜呜地叫，骂不出声了，把口中的鲜血吐了韦昌辉一脸。

韦昌辉大怒，拔出长剑，亲手杀了石达开的岳母。

秦日纲来了，韦昌辉问：“你怎么才露面？是不是你打算日

后在石达开面前留条后路呀？

秦日纲说：“我一直在……”

韦昌辉从人群里拉出一个年轻女人，问：“这个是谁？”

有人指认，是石达开的第二个王娘。

秦日纲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了，向后缩。韦昌辉说：“燕王，这个由你杀了她吧。”秦日纲想手上不沾血也不行了，那他可能受到韦昌辉疑忌，先丢了性命。

在韦昌辉逼人的目光下，秦日纲只得一刀捅死了石达开的爱妃。

又一个老头儿被韦昌辉拉出来了，他说：“这个我认得，这是石达开的叔叔。”

老头儿大骂：“韦昌辉，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石达开会千刀万剐了你，替我们一家人报仇的。”

韦昌辉从身后拉过来陈承瑔，把长剑递到他手上。

陈承瑔是个文吏，见不得血，何况让他亲手杀人。可他明白，这是韦昌辉阴损的一招，把他和秦日纲死死地拖住，捆到一起，让他们死心塌地跟着他干。

陈承瑔想逃避，他说：“我有晕血的毛病，见了杀鸡的血也能昏倒。”

韦昌辉早识破了陈承瑔的诡计。他抓住陈承瑔握剑的手，说：“我从前也有晕血症，多杀几个就不晕了。”说着抓着陈承瑔的手用力一送，插进了石达开叔叔的肚子，又用力一绞，连肠子也带了出来，人向陈承瑔倒过来，陈承瑔松了手，向后退，真的晕倒了。

韦昌辉狂笑不止。

第 72 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和恨，却又无法沟通。

—

血腥和恐怖气氛又一次笼罩了天京。

由于接受了上次的教训，翼王府一被包围，天京城立刻引起了一次大逃亡。凡是与石达开沾亲带故的、共过事的、有过统属关系的，全都往城外逃，有一个在翼王府门前扫大街的老头儿也逃走了，他逢人便说：“翼王府的老鼠也要被杀的，不用说人了。”

面对这一切，韦昌辉很得意。

天京十三座城门上贴上了捉拿石达开的告示，罪名有两条，是杨秀清的逆党，祸国殃民；投降清妖，与左宗棠勾结，企图贩卖天朝。在告示最后标有赏格，凡能抓到石达开的，官封丞相，赏银百万两。

这露布是以天王和北王两个人的名义发布的。

其实，韦昌辉明知石达开已逃出天京，已如鱼归大海，他是

抓不到的，无论悬赏多少都没用。他是在造声势，造成人人喊打的声势，造成他丰昌辉已总理天朝大权的既成事实。

围看露布的人寥寥无几，即或看了，也没人相信石达开是通妖的，他们反倒替太平天国担心了，如此杀下去，何日是个尽头呢？

石达开很惊奇丰昌辉的神速。他一路出城不敢走水路，而是从安徽北面绕行，多耽搁了几天。所过州县关隘，都迅速地贴出了有石达开画像的通缉令。

这一天，他们到了颍州地面，汪海洋提议到马市上去买几匹马，石达开同意了，就在附近小憩，打发他和朱衣点去寻马市。

石达开一行人来到城门口，见有好多人在城门口看露布，也就围了过去，原来又是通缉他的，有他的画像。石达开一点都不在乎，反而眯起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手摸着没有胡须的下巴，扭头问跟上来的石益阳，说：“画技够拙劣的了。像吗？我看一点都不像。不像，怎么能抓住？”

石益阳也笑起来，小声说：“你就站在这里，都没有人认出来呀！”

张遂谋说：“有人认出来也不会有人出首，谁不知道翼王是个仁义之人？”

有一个看告示的老头儿真的接上了话碴儿，说：“这话有理，有钱不一定能买去良心。”

一个黑脚杆的农夫啧啧道：“一百万两？嘿哟，这年头想发财也容易呀！”

有人讥刺他说：“那你快去发呀！”

农夫说：“可惜呀，翼王就是站在我眼皮底下我也不认得呀！”

石达开、石益阳都忍不住笑了。

这时有人在石达开背上轻轻拍了一把，小声说：“大胆！”

石达开惊回首，见是一个清秀的尼姑，虽有些面熟，却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他问：“在下并不认得仙家呀！”

那尼姑说：“相逢何必曾相识？请大施主到小庵一谈，不知肯赏光否？”

石达开问：“宝刹离这里多远？”

尼姑道：“就在前面山中，三五里地而已。”

石达开对石益阳说：“你去告诉他们在店里等我们，我们去就来。”

半山庵的山门很不醒目，隐在竹林中。

名实相符，这所小庵堂果然建在半山腰，有一登山石级相通，小庵为竹林掩映着，身临其境，果然有出世之感。

尼姑把他父女二人带入庵堂，让小女尼沏上一壶茶，请他们坐下后，尼姑笑道：“施主真是大胆，那告示乃通缉你的，倘被人认出，岂不是大祸临头了吗？”

既已认出，就没隐瞒必要了，石达开问：“仙姑何以知道在下是石达开呢？”

女尼笑吟吟地说：“翼王好忘性。你细看看，真的不认得我了吗？”

石达开终于认出来了，她是洪秀全那出走的仪美公主。他大惊道：“莫非你是天长金公主吗？”

女尼笑道：“从前凡胎俗骨，是叫过那个名字，如今法号为小悟。”

石益阳也惊叫起来：“原来是天长金，您一穿上这衣裳，还真认不出了呢。”

石达开说：“你不声不响地离家出走，你父亲派人四处寻访查找，却不想你在这里，他好想你呀！”

小悟道：“他进城以后，对亲情越来越淡，他也未见得想谁。”

石益阳说：“你在这深山里待着，多没意思呀？”

“人间的仇杀、争斗就有意思吗？”小悟道，“就拿你们翼王府来说吧，曾是何等显赫，轰轰烈烈，可现在你们再回去，怕是一片瓦砾了，几百口人全成了刀下之鬼，只剩你们三口人了。”

这话说得石达开一阵阵难过。

石益阳问：“那你是再也没有凡世间的烦恼了，是吗？”

小悟道：“一卷经，一盏青灯，伴我度过晨昏，我是不管人间事的，也就没有了烦恼。”她又喊小女尼来添茶，原来小女尼正是她从宫里带出来的宫女山茶。

石达开说：“冷眼旁观最容易看得彻底。你看天国未来将如何？”

小悟道：“内耗易从里面坏大事。天朝自相残杀一开了头，就不好收拾了，天朝由盛转衰，也因此而起。”

石益阳问：“没法补救了吗？”

小悟道：“要出中兴之臣才有望。如这中兴之臣能有度量，以大局为重，重振天朝不是不可能的。”

石益阳问：“这中兴之臣是谁呢？”

小悟目视石达开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石达开若有所思地听着，隔壁传来木鱼声……

二

“太平天国豫天侯陈”的大旗在枞阳城头飘扬着，城外军营罗列，整齐有序。带着随从骑马入城的李秀成对部将说：“别看豫天侯年龄不大，用兵却老练，你看他的营盘，多严谨。”

部将点头称是。

陈玉成在署衙里迎接了李秀成。

陈玉成的署衙原是枞阳知府衙门，临时驻扎，基本是原来的

样子，只是摘去了“明镜高悬”的匾，换上了楷书的“太平礼制”条款。

李秀成是应陈玉成之邀从桐城来枞阳的。献茶后，陈玉成问：“桐城那里如何？与张乐行能联手吗？”

李秀成说：“捻军人多势众，足可为我太平天国后援，不过他们平日是一盘散沙，聚才成捻。”

陈玉成主张在必要时，可请天王加封，对捻子里威名素著的将领加封，使他有太平军和捻子的双重身份，对我们更有利。

李秀成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举出像张乐行、龚得树这样的大头领，已多次与我们联手抗清，比较可靠，可先请封。

陈玉成说：“你开列个加封名单，咱们联名具奏。”

李秀成叹道：“怕天王现在顾不上这些了。”

听他这么说，陈玉成神色也不禁黯然，他说：“我们在外开拓疆土，流血征战，天京却在没完没了地自相残杀。你听说了吗？北王带兵血洗了翼王府，通缉翼王，说他谋反、通敌，你信吗？”

“显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秀成说，“捉拿翼王的告示连桐城都贴到了，弄得人心惶惶，这怎么得了！”

陈玉成分析形势说，韦昌辉诛杨时，还有几分得人心，因东王树敌过多，过于飞扬跋扈。可杀人一多、株连一广，又失了人心，现在他连石达开也要杀，已激起众怒，很快成了孤家寡人。

李秀成认为时局对韦昌辉并非有利。韦昌辉嫡系掌兵权的并不很多，现整个江西、皖北，几乎都是石达开的旧部。不要说他的岳父黄玉鹰、外甥黄贵生了，此外张遂谋、曾锦谦，还有国宗石镇吉、石镇常、石镇发、石镇全，这些领兵在外的石家柱石，韦昌辉并没有杀着，杀的不过是老小妇人而已。

陈玉成也扳着指头算计道：石达开的部众守九江的林启蓉，守庐州的吉庆元，还有张遂儒、赖裕新、傅忠信、余子安、杨在

田、陈玉麟、谭体元、余忠扶、蔡次贤、彭大顺、童容海……这些人都是手握兵符的人，全是翼王的人。确实，翼王将来是举足轻重之人。他希望石达开能始终清醒，以天国大局为重，那天国就有希望。

李秀成又说：“北王韦昌辉很蠢，他在露布中说石达开是杨秀清死党，这一下子把惶惶不可终日的杨秀清的人马全推到了石达开旗下。”

陈玉成说：“杨辅清、杨宜清已经带兵到安庆去投奔翼王了。”

“只要不投奔清妖就好。”李秀成说，“我们也算是翼王的部将，但愿翼王能以大局为重，权衡利害，匡扶天国。”

陈玉成认为翼王是个内向之人，他不会像东王那样张狂，也不似北王那样阴险，但翼王多疑，这也是个致命的弱点。

“怎能不疑？”李秀成颇为同情地说，“他本想息事宁人，至少自己不向自己人操刀，可是他得到的是什么？全家被斩杀！就在天王的眼皮底下，他会怎么想？”

陈玉成还是赞赏翼王的，只要翼王之舟不翻沉，天国之帆落不下来。现在正是翼王大红大紫之时，他不向弟兄开刀，已赢得了人心，他全家因此被杀，他又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天时、地利、人和，已全在翼王手上。

李秀成说：“我就怕他周围有人唆使，一旦利令智昏，天国就走向深渊了。”

陈玉成说：“我为什么叫你来？我已接到翼王手令，他在安庆召集赣、皖、鄂三省将领会议，我想是要兴兵复仇，你我去不去？想听听你的意见。”

李秀成认为还是不去为好。倘翼王让我们尽起本部兵马杀回天京去，那我们怎么办？是服从还是抗命？如服从，皖北几十座城还要不要？为报私仇而使国土沦丧，我们不也成了天国罪人了

吗？

“你说得太对了。”陈玉成说，“我与你想的一样，这才找你来商议。”但他以为，不去更糟，石家亲信、亲属在悲痛之中，最容易倒向一面，我们去了，可以相机劝劝翼王，千万别走邪路，这是关乎天国存亡的大事呀，他怕出现一面倒的局面。

李秀成说：“那就去吧。”他却担心翼王在悲痛、盛怒之时，未必听得进逆耳之言。

陈玉成说：“有时候，说服了他周围的人，比直接去说服他本人更有用。”

李秀成说：“他岳父黄玉鹰说得服吗？他那几个同宗侄子说得通吗？那个足智多谋的张遂谋，也是个偏执之人。”

陈玉成想了想，忽然笑道：“有一个人，可以左右翼王，不敢说言听计从，也差不多。”

“除了黄玉鹰、张遂谋，还有谁能让翼王如此器重？”

“石益阳啊！”陈玉成说。

李秀成哈哈笑了，摇头说：“她不过是个小丫头，是石达开认的义女而已，她有这么大的分量？”

“你小瞧了石益阳。”陈玉成说，“石达开爱她如掌上明珠，走到哪带到哪，他不怕天王斥责，让石益阳跟洋人学洋话，我与石益阳交往几次，发现她很有见地，好多手握重兵的将领都不如她。我听说，翼王常常问计于她。”

“唔，我想起来了。”李秀成说，“在武昌我守洪山的时候，有过这么一回事。”他说，翼王想分兵去打鄂西，说那里清兵弱。但石益阳反对，她说鄂西鞭长莫及，打下来也不易守，不如固守武昌至湖口一线。后来石达开不听，派了兵去攻鄂西，结果失利。翼王后来在会上说：悔不听女儿之言，致有今日之失。为此他还上书天王请求处分呢。

陈玉成问：“你与她很熟吗？”

李秀成说：“不熟。有一回她去找我，我的那个黄脸婆夫人醋意大发，泼了她一身水，从那以后见了面常拿我开心。”

陈玉成说：“行了，这个差事就交给你了，可千万别带你的黄脸婆去呀！”

两人都笑了。

三

许多人在旱西门前围观有石达开画像的露布，巡城的韦昌辉过来了，围观百姓惧他的威风，吓得散去。韦昌辉下马，走过去看了看露布，已掀起一角，他用手按住，叫：“粘好它，多贴，普天下张贴！”

守门士兵拿来浆糊贴牢。韦昌辉背着手看了一会儿画像，说：“不像，眼眉该是这样的。”他用手指头比画着。

有人递上一支毛笔，韦昌辉接过来，把石达开画像上的眉毛向下拉，画成了八字形，又觉得更不像了，索性用黑笔涂成一个炭脸，掷了笔说：“找画工重画，画得不像，怎么抓得住？”

韦以邦说：“早回安庆大本营去了，石达开还敢在长街短巷露面吗？画不画没什么大用了。”

“你懂什么？”韦昌辉说，“这叫声势！我要让石达开顶风臭40里，然后杀他，顺理成章。”

韦以邦说：“侄儿没想到这一层。”

韦玉方担心地说：“石达开万一调集重兵来打天京怎么办？”

韦昌辉说：“我早想到了。天京固若金汤，我防守天京三四年，我还不知道！我已密令韦俊、韦以德了，一旦石达开来攻天京，我就叫他们火速来援，内外夹击。”

韦玉方说：“这样就放心了。”

韦昌辉突然问：“那个臭婊子搜到了没有？”

韦玉方说：“没有。按北王的指令，检点以下，挨家挨户都搜到了，没有。”

“她能插翅飞了不成？”韦昌辉说，再加兵力去搜捕，这一次凡丞相以下都要搜到。”

“那怕要惹事，是不是拿个天王的诏旨？”

韦昌辉说：“就拿我的令牌。”

“万一……”韦玉方想说，万一不让搜怎么办。

韦昌辉说：“那太好了，这正是试金石，看看谁与我作对。”

韦玉方频频点头。

天京街头又不平静了。

一小队一小队的北王府的兵挨门挨户地搜查，人人侧目，却敢怒而不敢言，一些进门搜人的兵，顺手牵羊把首饰、绸缎往怀里掖。

傅善祥获救后一直藏在洪宣娇家密室里。

傅善祥虽仍旧卧床，却比从北王府背出来濒临死亡的模样大不相同了。没有人在屋，傅善祥透过后窗看着窗外的天空，不禁一阵阵悲从中来。

曾宪托了几个柑橘进来了，他说：“姑姑，我在城门口买的。这几天限制卖水果的进城，买不到。这四个柑橘，要我半两银子。”

当曾宪把橘子塞到傅善祥手上时，傅善祥说：“谢谢你，宪儿，没有你，我早死了。”

曾宪说：“都是谭检点的大功劳，我去找他，他说豁出命来也要把你救出虎口。”

“你们都是好人。”傅善祥凄惻地说，“可你们不知道，我是真心想死的，真的。想着东殿几万人全死了，我一个人苟活着，有什么意思？”

“都是我害的姑姑……”曾宪拉着傅善祥的手说，“若不是

我害的，你也不会想到死呀！”

听了曾宪的话，傅善祥感到很奇怪，她说：“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怎么没关系？”曾宪说，“若是你写给东王的那封信到了他手上，他有了准备，就不会被杀了。他不被杀，你也就不会来为他收尸，你也不会要死了。”

傅善祥越发感到奇怪了，问：“你说什么？东王没有接到我的信？你怎么知道？再说，那天写密信时你已经睡着了啊。”

曾宪说：“我没睡着，我都听到了。我恨东王，听说你想送信，不让他挨刀，我连你都恨。后来，你睡着了，我就追上了牌刀手，偷了你的信，他送的信是一张没有字的白纸……”

像是听了海外奇谈，傅善祥傻了，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滴下来。

一见她哭，曾宪也哭了，拉住傅善祥的手，说：“姑姑，你恨我吗？”

“不，不恨你。”傅善祥凄怆地说，“这都是天意，天意呀！何况，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和恨，我本来也没有理由责备你呀……”

说到这里，忽闻前面有吵嚷声。傅善祥问：“怎么了？”

曾宪说：“我去看看。”他跑到门外一看，洪宣娇家门外拥了一批北府的兵。

汪一中带了几个牌刀手正与一伙北王府的兵在理论。一个穿红马褂，前后心刷印的圆形中有“两司马”字样的小头目说：“北王之命，要挨家挨户地搜查妖妇傅善祥！”

汪一中说：“你睁眼看看，这是谁家？”

“知道，”两司马说，“洪丞相虽是个恩赏丞相，可北王有令，丞相以下都搜。”

正巧这时曾宪从后面出来，汪一中就向他使了个眼色。曾宪

飞也似的去搬救兵。

汪一中继续与两司马敷衍：“你们也别动肝火，既然北王有令，查也无妨，先进来喝口水，天这么热。”

两司马脸上有了点笑容，说：“检点大人，我们是当差的，不敢违命啊！”他回头对几个兵说，“检点大人这么给面子，咱就进去叨扰一杯水，解解渴吧。”

兵士乐得进去歇歇脚，一拥而入。

汪一中显得十分热情，让侍女上茶，又让切西瓜，几个北王府的兵受宠若惊。

不一会儿，洪宣娇和曾宪回来了，她往门口一站，两司马和几个兵吓得站了起来，腮帮子里还塞着西瓜也不敢咀嚼了。

“坐吧。”洪宣娇也显得很客气。

那几个北王府的兵局促不安地坐下，那感觉已有点如坐针毡了。

洪宣娇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你们要抓傅善祥是不是？”

两司马毕恭毕敬地答：“是。”

洪宣娇说：“你们吃过了西瓜，就到我的卧房去抓吧，保管手到擒来，她就躲在我房里。”

两司马怎敢相信？他忙站起来：“不敢，不敢。这怎么可能呢？丞相这么说，小的死无葬身之地了。”

洪宣娇说：“这你就害怕了？你们明知这里是我的家，却在门口吵吵闹闹要进去搜，怎么这会儿又说不敢了？”

两司马吓得一声不敢吭。

洪宣娇说：“问问你们北王，要不要去搜查天王府啊？”

两司马冒汗了，要往出退。

洪宣娇说：“来吧，随我来，各屋都搜一遍，省得你们回去交不了差，也省得疑心我包庇什么傅善祥。你也不打听打听，东王逼封万岁，与天王势不两立，我会包庇窝藏傅善祥？”

汪一中佩服地望着洪宣娇。

两司马说：“对不起了，我们走了。”

“别走，”洪宣娇对汪一中说，“叫人把所有的房间都打开，不搜也得搜。”汪一中果然一声吆喝，各院的各房门陆续敞开，当然不包括傅善祥的密室了。

洪宣娇拉着两司马的手，径直进入她那华丽的卧房，直看得两司马眼睛都不够使了。她问：“有没有傅善祥啊？”

“饶了小的吧，我们可不敢搜了。”两司马招呼手下人说，“走吧。”

洪宣娇叉腰立在门口，说：“你连我的卧房都搜了，还说不敢搜？别回去说洪宣娇不让搜！”

两司马忙打躬作揖地说：“搜了，搜了，里里外外搜了一遍。”

洪宣娇在他们狼狈往出退时厉声说：“可搜仔细，下次再说没搜仔细，来第二回，小心我打断你们的狗腿。”

“不敢，不敢。”两司马带人屁滚尿流地夺路而逃，曾宪忍不住嘻嘻地笑了起来。

第 73 章

首先是天国翼王，然后才是石达开。

—

回到安庆，黄玉鹰不吃不喝，躲在屋子里亲自起草《讨韦逆檄》，他恨不得立刻统 10 万大兵杀回天京去报仇雪恨。

石达开和石益阳进来，见他已写得差不多了，石达开拿过来看看，说：“用不着加上这么多咬牙切齿的词句，要切中要害。”他动手改了几处，皱了皱眉头，说：“怎么，没有秦日纲、陈承瑨的名字？他们同样罪在不赦，岂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黄玉鹰还是根据天王的意思写的，洪秀全不是已经把他们两个从韦秦陈同盟里分化出来了么？所以他说：“这可是天王的意思。你不也主张打击的人不要过多吗？”

石达开恨恨地说：“那是从前！你不知他们两个有多可恶！”

石益阳告诉黄玉鹰，方才天京逃出来的石府的人说，大屠杀那天，秦日纲、陈承瑨也在翼王府，他们俩不但指挥杀人，而且亲手杀。

黄玉鹰一听，恨得牙根发痒，说：“这两个坏蛋！”立刻在《讨韦逆檄》里加上了秦日纲、陈承塔的名字。

石达开又看了一遍，说：“要明确喊出为东王复仇的号令。”

黄玉鹰说：“好些人都知道密诏的事，都知道你是讨伐杨秀清的呀！”

“正因为如此，才更应打这个旗号。”石达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打出为东王复仇旗号，对流落在各地的东府残部有吸引力，容易使这些人依附于翼王；打起这个旗号，又可隐去自己曾参与密议诛杨的事。密诏不算什么，虽有密诏，可自己并未去干。与天王、北王计议诛杨的这一件事，是万万不能泄露的。这样石达开就是一个完人。

黄玉鹰说：“还是你想得周到。从今往后，就把为杨秀清复仇的大旗高高地举起来。”

石益阳说：“我们起兵靖难，真正能抽出的兵力怕不多。”

石达开说：“江西几万人与曾国藩的湘军咬得正紧，皖北一带还很危机。”

黄玉鹰说：“起兵复仇，你还有这么多顾忌，那我们只好坐以待毙！你如果不是这么优柔寡断，翼王府何至于发生那样惨绝人寰的屠杀？”石达开深知岳父是怨恨自己的，一家人被杀，石达开又何尝不痛彻心髓？

石达开说：“你说的也是。只是，我既是石达开，又是太平天国的翼王啊！”

对于父亲这句分量颇重的话，石益阳很欣赏，她说：“父亲先是翼王，然后才是石达开。”

石达开深情地望了女儿一眼。

二

现在，洪秀全对韦昌辉的愤恨、恐惧以及必欲除之而后快之心，来得十分强烈，远远胜过了当时对杨秀清处置的急切程度。那时在很大程度上是斗智，洪秀全用智慧和权术玩弄杨秀清于股掌之上，像猫抓到了老鼠，让它跳，让它逃，什么时候咬死它，吃掉它，全在于猫的高兴。韦昌辉的崛起，是带着血腥的崛起，瞬间把洪秀全投入了可怖的刀光剑影中，已不允许他那样从容不迫，等待瓜熟蒂落了。

他对心腹们是这样分析的：对于韦逆已不是除不除、何时除了，所虑是怎样除掉他，才能把损害和恶果减少到最小。

蒙得恩说：“可再发一份诏旨，令石达开火速带兵勤王诛逆。”

洪仁发说：“这石达开，干什么事都是慢腾腾的，全家叫人家杀了个鸡犬不留，还不快带大兵来报仇。”

洪秀全毕竟不那么短视，他不能过分依赖石达开。湖北、安徽、江西战事都很吃紧，一撤兵，就会出缺口，就会出现败局，石达开不能不从长计议。

洪宣娇说：“韦昌辉已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我看，调动天京城里的将士一同诛韦，也是易如反掌的。”

洪仁达说：“我怕万一事办得不利索，可是大难临头了。”

洪秀全没有这方面的担心，打虎必打死，这是一定的。现在诛杀韦昌辉可顺应人心，石达开和杨秀清在外面的残部也会高兴，时机已成熟。有一点他不能公开说，那就是从洪秀全自身权力考虑，三巨头的再次火并，有利于洪秀全夺回中枢权力，他怎会甘心从虎口夺回的肥肉又让狼叼去呢？

蒙得恩说：“要不要草拟一个讨韦氏檄文，历陈其十恶不赦

之罪状。”

“要。”洪秀全说，“还要草拟一道诏旨，为东王杨秀清平反昭雪，要把他的功劳写足。”

这动议令洪秀全左右的人惊疑不解，洪仁发第一个反对：“怎么？为杨秀清昭雪？他死有余辜！”

“你们都不如石达开聪明。”洪秀全说，“石达开已亮出了为杨秀清复仇的旗帜，为什么？你们该动动脑。”很显然，杨氏家族没有几个人了，杨秀清本人也死了，构不成威胁了，你为它昭雪也不会有坏处，反而使人感到天王宽大为怀，杨秀清的余党就会感恩戴德，共同对付韦昌辉，让韦昌辉一个人去承担诛杨的责任，这不是最好的策略吗？

人们对此心服口服了。洪秀全甚至提议说：“杨辅清不是有个儿子吗？把他过继到杨秀清名下，让他承继东王封号，幼东王一出，更服众了。”

蒙得恩说：“这样最好了。”

洪秀全忽然想起了韦昌辉的同盟者，问：“秦日纲、陈承瑨怎么样？”

蒙得恩说：“他们已再不敢死心塌地为韦昌辉效力了，只是表面应付，韦昌辉并没察觉。”

洪秀全问：“如果让秦日纲出兵参与诛韦，他敢干吗？”

洪仁发说：“有天王之命，他还能不干吗？”

洪宣娇说：“干是能干，这是他立功自赎的良机。只是，秦日纲、陈承瑨在天京这场动乱中，也是推波助澜的人，民愤也大，本是该杀之人。”

洪秀全说：“人人认为该杀之人，朕偏偏不杀，他就会刻骨铭心地感恩戴德。”他说这话的时候，内心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如果诛灭了韦昌辉，那么永安封的五王中就只剩石达开一人了，他如果恃功与洪秀全抗衡，那就是第三个

杨秀清，第二个韦昌辉，出了杨秀清，洪秀全可以用韦昌辉、石达开铲除之；出了韦昌辉的叛逆，犹有石达开可用。如果只剩了石达开一个王，谁来对付他？所以，笼络秦日纲，至少是保留了一个王，作为石达开的制衡力量存在，也是必须的。

洪宣娇当然不可能深切领会兄长这套娴熟的高层权术了。

三

石益阳这些日子在学习剑术，闲来无事，又在临时翼王府的后花园里练起来。

她那乌黑的头发上簪了几朵白花，衣领也滚了白边，这是为死难亲人挂孝。她此时正在假山人工湖前舞剑。她舞得兴起，团团旋转，身子被一团白光所包裹着。

“好剑法！”有人拍掌。

石益阳停步收剑，一眼看出是李秀成，她笑起来：“是你。李丞相从桐城来吗？”

李秀成说：“上午刚刚到。”

石益阳擦擦汗，问：“看来没有带令正同行，不然你怎么敢来看我？”

李秀成笑道：“你不用担心，我已按你的叮嘱，把她休了。”

石益阳吃惊地扬起眉毛，问：“是真是假？”

“是真的。”李秀成坐到石凳上说。

“唉呀，我这罪过可大了。”石益阳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我那可是无心说出来的呀！”

李秀成说：“这事和你的进言无关，我早该休她了。”停了一下，他望着她的孝服说，“太不幸了，没想到北王竟如此阴毒，这样不顾情面，听说天京观音门底下的水渠都成了血河，每天有无数尸体从观音门漂出来，一直漂到长江里，天国真是不幸啊！”

石益阳强忍着悲痛说：“自作孽不可活，我看韦昌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是呀。”李秀成说，“令尊大人是不是要起兵伐逆呀？”

“此仇不报，不是枉自为人吗？”石益阳说。

李秀成一见她这个样子，想说的话又说出口了。

石益阳看出他像有事，就问：“李丞相不是没事来随便走走吧？”

李秀成实话实说：“我和陈玉成有个想法，想对你说说。”

石益阳说：“这可奇了！我在天朝算个什么呀，你们一侯一丞相，怎么把我抬这么高？”

“当然是有些话不好明言于翼王面前了。”李秀成说。

“劝他罢干戈？化干戈为玉帛？”石益阳一双凌厉的眼睛盯着李秀成。

“不完全是。”李秀成说，“当此国恨家仇压顶之时，更多的人都是火上浇油，火上泼水者是不会有的，如翼长金你也认为我是个不时识务者，我立刻就走。”

石益阳想了想，说：“良药苦口，我先尝尝你和陈玉成的药苦到什么地步，是不是良药。请吧。”她一伸手，把李秀成请到了她的房中。

她已经估计到李秀成要建议什么了，无非是以天国大局为重，不起大军杀回天京去。

这可能吗？现在，对于石达开的族人和旧部、亲信来说，不说几句“杀向天京报大仇”的话都太不仗义了，干柴烈火，火势腾腾，李秀成、陈玉成提一桶水浇上去，有什么用？

石益阳知道她父亲内心是极为矛盾的，他这几天饭量大减，人瘦了一大圈，眼眶也黑黑的，叫石益阳看着心疼。

石达开只要一声令下，他有这样的号召力，尽起长江中上游太平军，压向天京。

可用石益阳的话来说，他首先是翼王，其次才是石达开呀！

石祥祯和石镇吉、石镇常等国宗都穿着重孝衫来见石达开，他们拿来了一套孝服、孝帽，是为翼王赶制的，除了团龙中间的两个翼王金字外，其余都成了纯白，连兜鍪式的金冠也成了银冠。

石祥祯说：“翼王殿下看看这身孝服合不合身，不行，叫他们连夜改。”

石达开没有试穿，手抚素白孝衫心有所感，泪水盈眶。

石镇常说：“国宗、国戚和亲兵们一律重孝，其他部将队伍请他们自定，结果，清一色是重孝。”说这话时很得意。

石达开说：“这样不好，不成了我们石家人强人所难了吗？”

石镇吉说：“才不是这样呢，一听咱翼王府被屠，好多圣兵捶胸顿足大哭，将领们也都说，我们要出一次感天地泣鬼神之哀师，要一举攻克天京，将韦贼碎尸万段。”

石达开说：“你们告诫石姓国宗，不要太感情用事。不要让人家感到这是为我们石姓去复仇。诛韦靖难，是王事，是太平天国的或兴或亡的大事。”

石祥祯说：“我们记住了。”

他们几个走了之后，也是一身重孝的汪海洋进来说：“殿下，杨家二位兄弟请见。”

石达开的神情显得很振奋：“是杨辅清、杨宜清吗？”

汪海洋说：“是。”

石达开说：“快请他们进来，别人就一律挡驾吧。”

汪海洋出去，杨辅清、杨宜清走了进来，同样是银袍银盔的重孝服。两个人一迈入门槛儿，立刻跪倒，口呼：“翼王五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

“军旅之中，怎么行此大礼！”石达开亲自上前，将二人扶起来，拉到身旁坐下，说：“你们从武昌过来，我去了天京，一直未见，弟兄们还好吗？”

杨辅清说：“往外撤时，中了曾妖头的埋伏，损伤了一千多弟兄。”

杨宜清说：“没有得到军令，擅自撤离，我们甘领其罪。”

石达开说：“何罪之有？人之常情嘛。听说韦昌辉令韦俊对你们要斩尽杀绝，换成我，也要逃命。”

杨辅清说：“翼王殿下真是宽大为怀。”

杨宜清拿出一份文告，问：“这是真的吗？翼王起兵讨逆，还有为东王复仇的口号？”

“当然。”石达开说，“我已给天王写去了奏折，要求为东王平反昭雪。”

二兄弟立刻又趴在地上叩头不止，抬起头来时，都是涕泪交流。杨辅清说：“翼王使我杨家人重见天日，此大恩大德永世不忘。”

杨宜清也说：“让杨氏一门子子孙孙牢记翼王再生之恩。”

石达开又一次扶起他们，说：“东王有过，不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石达开也有过呀！为什么不看东王之功有多大？”

两个人感激涕零地望着石达开，竟说不出话来。

石达开说：“今天看来，韦昌辉的野心是窃取权力，不杀东王他无法得逞，如此而已。”他只字不提天王密诏和曾经有过的韦石同盟。

杨辅清说：“翼王总算为东王说了一句公道话。”但翼王内心会不会因为参与过三巨头密谋诛杨和接受密诏而羞耻呢？也许他要让别人忘记也让自己忘记的恰恰是这个污迹。

果然杨辅清说：“从前有人以讹传讹，说翼王参与诛杀东王之变，我们半信半疑，现在才明白，让翼王背了这莫须有的罪名。”

石达开没有表现出悔恨交加的情感，却为心灵深处的羞耻感、庆幸感交织地折磨着。但他至少不为今后史书怎样写自己这一笔而忧虑了。

四

大江在月下翻涌，无语东流，石益阳照例陪石达开在江边漫步，石达开喜欢漫步，是因为他好多重大决策都在漫步的从容思考中敲定。于是，石益阳很自然地成了这些决策的参与者、目击者，她比别人更能洞悉石达开的内心世界。

“这次来开会的人真多。”石益阳说。有一半的将领都是戴孝来的。

石达开心事重重地凝望着白花花的江面，没有说话。

石益阳又说：“连杨辅清、杨宜清他们都说要跟随翼王走到底，绝不半路回头呢。”

石达开看了女儿一眼。

石益阳说：“这样看来，当初父亲说不愿手上沾自己人的血，是何等英明，那时你若回到天京去，今天你就是打什么旗号也不能服众了。”

石达开说：“这也多亏你提醒啊！”

石益阳笑道：“女儿瞎说罢了，大主意都是父亲拿的呀！”

两个人又向前走，前面是一片黑黝黝的芦苇，在微风中轻轻摇晃，发出飒飒的响声。被他们的脚步所惊扰，几支沙鷀鸟扑棱棱飞起来，在水上盘旋。

石益阳说：“起兵靖难，看来是人人赞同了，何况你手上有天王密诏。我不知道，父亲想带多少兵直逼天京？”

石达开也正为这个日夜焦虑着，他与张遂谋、黄玉鹰几个人构想了多少种方案，可他都不满意。现在他问女儿：“你有何良策？”

石益阳说：“女儿可是妄言。”

“那不怕，”石达开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石益阳觉得秋天的江边已有阵阵寒意，她打了个冷战。石达开把斗篷解下，给她披上。

石益阳说：“父亲不是好用上中下三策来类比吗？女儿也有三策，不过谁上谁下，尚未想好。”

石达开说：“想不到我女儿是智囊了。”

石益阳说：“第一策，尽起鄂、皖、赣之精兵，我想不少于十万之众。除守城守关者外，全都压到天京城外，吓也吓死了韦昌辉。”这是石姓国宗们的主张。

石达开问：“第二策呢？”

石益阳说：“调一万机动之兵，我是说，不影响各战场守与攻的兵力。将万余兵马进驻天京城下，造成兵临城下的声势，如韦昌辉不投降，就与天王之兵里应外合，诛灭韦昌辉。”

石达开问：“第三策呢？”

石益阳说：“不发一兵一卒。只发讨韦贼檄，发往全国，让天王去除掉韦昌辉，我们兵不血刃。”

石达开说：“第一策兴师动众，太过，容易使所占之地因此丧失，将来再夺回来，会费兵费力费时，下策也。不过，有不少将领群情激奋，是主张这么干的。”

石益阳说：“你是统筹全局的主帅，你岂能随波逐流？”

“哦，看来你也认为它不可取。”石达开说，“第二策是中策，上策我没想好，我有些倾向于这么做。对上游战事无妨，又能制伏韦昌辉。你说的第三策，是想得很美的，我认为不现实。第一，天王有无力量单独杀韦，无把握。第二，这一次我石家遭灭门之祸，石达开无动于衷，岂不令天下人耻笑？”

石益阳说：“倘因报一己之仇而使天国大业付之东流，那才是令世人、为后人所耻笑的。”

“你说得有理，”石达开说，“我再想想，明天会上就要决断了。”

第 74 章

心里干净的人睡觉不做噩梦。

—

韦昌辉手里操着他梦寐以求的生杀予夺大权，却比任何时候都恐惧。

从前，他敢于一个人骑马走在天京大街小巷，一个人上城墙、爬守望台。那时不会有人对他行刺，不会有人威胁他的生命。

现在也没有发现行刺的，可是他自己先草木皆兵起来，他推断，一定有人在背地里磨刀霍霍，要对他下手。

杨秀清的死党，石达开的余孽，还有被他杀掉的几万人，他们的亲友会轻易放过他吗？

白天时光好混，韦昌辉发愁的是晚上，他最怕夜深人静的时刻。他严重地失眠，一闭上眼就是一群无头鬼嚎叫着向他奔突而来，他心里苦极了。他又不能对人诉苦，一到晚上睡觉，如临大敌，他的卧房窗外，总要环立着几十个兵器不离手的亲兵。

又到了他发怵的长夜。他让床前站着七八个宫女，寝殿里每盏灯都点着，不准有一个黑暗角落。一把洋枪摆在他的枕头前。他左翻一下，右翻一下，最后又坐了起来，眼里网满了血丝。

他侧耳听听外面的柝声，问：“几更了？”

一个宫女说：“四更了。”

韦昌辉突然说：“去叫韦玉娟来！”

一个女官怯生生地问：“这个时候……去叫王妹？”

“你玃唆什么？叫你去叫，你就去叫。”韦昌辉说着跳下地穿衣服。

韦昌辉来到起居间喝着冷茶等妹妹。

韦昌辉把手枪拍在桌子上，一连喝了两杯冷茶，韦玉娟进来了，问：“哥，这时候叫我有何事？”

韦昌辉说：“你不是要找我谈什么事情吗？我白天哪有时间顾得上你！反正睡不着，想起来问问你，有何事？”

望着韦昌辉充血的眼睛，韦玉娟多少有点心疼，她说：“你夜里总是睡不着吗？”

韦昌辉说：“几天没睡了。”

“你怕别人来杀你吗？”韦玉娟看着桌上的手枪问。

“也不全是。”韦昌辉说，“在我门外有二十几个牌刀手站着，我有什么好怕的？”

韦玉娟说：“这还是怕。不怕什么要用人站岗保护你睡觉吗？你能一生一世这样让人保护着睡觉吗？”

韦昌辉不可能想过这样的问题，他愣愣地看着妹妹，不知该如何回答。

韦玉娟想起了儿时的事，她说：“你记得吗，我小时候爱困，你说我身上有瞌睡虫，你说我心里不存事儿，你说心里最干净的人睡觉也不想事儿，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儿时的往事早已化作烟云在韦昌辉进取权力巅峰时消散了，

此时一经妹妹提及，他内心产生了很强烈的震动。

妹妹见他不语，又加重语气问：“哥，你现在夜不成眠，一天天消瘦，你是不是心里不干净了呢？”

韦昌辉有气无力地辩解了一句：“王事在身，身不由己呀！”

韦玉娟说：“同是王事，石达开两手干干净净，你的手却是血淋淋的。现在路人皆骂韦昌辉，老人孩子都感念石达开，这是为什么？”

韦昌辉的火气又被勾起来了：“哦，原来你是来为别人当说客的？”

韦玉娟冷笑一声，说：“你别自作多情了，你睁开眼看看，天京城里还有人敢来你面前当说客吗？还有人肯派说客来游说你吗？”

韦昌辉呆呆地望着妹妹。

韦玉娟说：“你正在大修东王府的时候，你知道东王为什么突然调你到江西去督师吗？”

韦昌辉说：“这还用说吗？他怕我在天京对他构成威胁。”

韦玉娟说：“不对，他并没有想到你的心那么黑。是我让杨辅清去劝东王放你走的。”

“为什么？”这是韦昌辉万万没有想到的。

韦玉娟说：“我看出一场火并在所难免了，我不希望东王杀了我的哥哥，我也不想看到我哥哥灭了东王一族。我太傻了，我没想到你出了天京没几天就潜了回来，你还是举起了屠刀！”

“你把我说得这么不堪？”韦昌辉问。

“不是我说的，是你自己做的。”韦玉娟说，“你早已经众叛亲离了！连父母都不再对你抱希望，你知道我找你来干什么吗？我才没有兴趣劝你改邪归正，我是让你有点良心，放父母走，我们要一起回广西老家去，吃一口野菜也是干净的。”

韦昌辉呆了半晌，说：“你们都是妇人之见。两军相逢勇者

胜，这道理你不懂吗？我现在在独木桥上，我不杀过去，别人要杀过来。”

韦玉娟说：“就算你杀东王是王命，你杀石达开一家又为什么？好端端的天京成了人间地狱，这又是为什么？你最后可能连天王也要杀……”

“你别胡说。”韦昌辉还知道有禁忌。

“你就是当了天王又能怎么样？”韦玉娟说，“你会天天睡不着觉，天天有成千上万的冤魂孤鬼来向你讨血债，你会谁也信不过，你会怀疑所有的人，你连喝一口水都怕有人下毒，那时候，你就是当了皇帝，又有什么乐趣呢？这种无人拥戴的皇帝又能当多久呢？”

韦玉娟向他挑战了，提出了一个令他沮丧、令他绝望、令他困惑的问题。

韦玉娟又想起了往事。她说：“那年，你带我和四哥去别人家池塘里捞鱼，人家来赶我们，你夜里去把土坝挖开，让塘水流干，鱼臭了一塘。你后来说，我吃着不着，谁也别吃。你现在是不是又在做这种事呢？”

“够了！”韦昌辉的忍耐力到底达到了极限，他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说，“我不用你来教训我。我对不起你吗？你在东王府没有被杀，是我一句话。”

韦玉娟也冷笑着站起来：“把我推入东王府的火坑，不也是你一句话吗？”

韦昌辉也许良心发现了，他说：“没有人知道我的心……妹妹，你处在我的地位，你能怎么样？你也不能后退半步啊！”

韦玉娟说：“你可以去天王那里负荆请罪，你可以向翼王赔罪……”

韦昌辉狂笑起来，他说：“那我不如去自杀！我处心积虑这么多年，才有个眉目，我怎么会中途放手？我得不到的，就毁灭

它，谁也别想得到。”

“你的死期已近。”韦玉娟说，“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的话，就把父母放出去，让他们逃过这一劫。”说完，韦玉娟头也不回地走了。

二

安庆石达开王府议事大厅座无虚席。

石达开坐在“天下为均”的巨匾下，两侧坐着上百位身穿素袍的太平军高级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是侯、相之位，离石达开最近。

石祥祯正在慷慨陈辞：“今翼王奉诏讨逆，顺应天理，顺应人心，就是发倾国之兵也不为过。”

林启蓉说：“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讨韦靖难是对的。可是如果把主力全都抽走，丢失了城池、防地，那天国的损失就大了。”

陈玉成、李秀成交换了一个称赞的目光。

石镇常站了起来：“谁家的人不被杀，谁家的人不会掉眼泪。我看用不着别人，我石姓国宗回去复仇，我们不麻烦别人！”话中已带酸味了。

石达开马上拍了一下桌子：“这是本王与将领们计议讨逆救国大事，岂是为石姓人报仇雪恨的私事？”

石镇常梗着脖子坐下，很不服气。

陈玉成站了起来，审时度势地说：“事有大小之分，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太平天国的大敌是清妖、曾国藩，如杀了韦昌辉而让清妖乘虚而入，这胜利则微不足道。”

话没说完，国宗石镇吉站了起来，说：“说话这位侯爷，是不是佐天侯陈承瑅的侄子呀？”他是有意让陈玉成难堪。

有人在下面喊：“是他，只有他陈家一门两侯啊！”

石镇吉说：“陈将军的叔叔亲手用刀杀死翼王的叔叔，这事是大是小，是轻是重呢？”

底下一片起哄声。

石达开说：“听他说完。韦昌辉之坏，坏在株连。陈承塔为虎作伥，不等于他的侄子也是恶人。”

虽然石达开为陈玉成开脱了几句，他依然觉得尴尬，已无法说下去了。

坐在后面的曾晚妹目视李秀成，李秀成却装看不见，他已不想触怒众人。

石达开清了清嗓子，大厅里顿时静了下来。

石达开说：“天王之命不可违，石达开决心奉诏靖难。”说着站起来。

将领们呼呼隆隆地都肃穆起立。

石达开说：“江西之兵，不动一兵一卒，各将领要协同作战，狠狠打击湘军，你们打得好，天京才无后顾之忧。”

将领们全都惊讶了，陈玉成、李秀成、林启蓉等在惊奇之外多了一层敬佩之情。

石达开又说：“即令陈玉成统帅皖北诸师，强化桐城、庐州、枞阳一线，击退清妖进攻，联合捻军各部，扩大疆土，不准后退半步，天京之事不要分心！”

陈玉成、李秀成眼含热泪高声应道：“遵命。”他们发现了石益阳投来的会心的微笑。

石达开又说：“武昌也在争夺，此处兵力也不动，唯将西上援鄂万余兵马，即日撤下来，作为讨伐韦昌辉之兵力。不过，也不是专为讨逆，先顺路救援宁国，我们不能丢了宁国。”

大厅里一时鸦雀无声，许多人脸上都是敬佩之情，在人们最容易迷了心窍的时候，石达开把家仇放在国事之后，将对敌置于

内讧之先，他赢得了人心，也赢得了声誉。

当陈玉成、李秀成带着各自的随从离了安庆城时，石益阳骑一匹光背马追来。二人一见忙跳下马来。

李秀成说：“翼王实在仁义。都是你的大功啊。”

石益阳说：“也不全是。在大事上他并不糊涂，大主意是他自己拿，我的话该说的都说了，他怎么用兵，连我也是刚听到，值得庆幸。”

陈玉成说：“翼王的翼应改成仁义之义，义字当头，太平天国无往而不胜。”

李秀成说：“你小小年纪这么厉害，又一枝太平之花。”

“我不当。”石益阳说，“太平之花命都不好。洪宣娇死了丈夫、死了情人，傅善祥也是太平之花，不是更惨吗？”

李秀成说：“花与花不同嘛。你这朵是奇葩。”

石益阳说：“我这花是铁树之花，说不定千年一开呢！”

曾晚妹说：“千年一开，总是开了。我这是无花果，根本无花。”

几个人都大笑起来。

三

石达开亲率的复仇讨逆之师压江而来，白旗白幡，白衣白甲，长幡大书“奉旨讨逆，靖难复仇”八个大字，威武而悲壮。

石达开站在指挥船上，对张遂谋等人说：“到了芜湖，兵分两路，一路驻扎芜湖，一路下救宁国。”

张遂谋问：“救完宁国马上进逼天京吗？”

“到时候看天京形势再定。”石达开说。他指示，我们在芜湖、宁国驻军，一样对韦昌辉构成压力，即使我们不动手，也是天王制伏韦昌辉的后援。我们驻在芜湖，既可援救皖省一线，也

可引而不发。

张遂谋说：“一举多得。我们一到，那些想依附韦昌辉的人会作鸟兽散，纷纷归附天王和翼王旗下。”

武昌韦俊大营对石达开又是一种议论。

韦以德对韦俊说：“该死的石达开，把上游援鄂的一万兵马调走了，白衣白甲杀向天京报仇去了。”

韦俊说：“奇怪，他只调了一万人马！他的嫡系、主力在皖北和江西，他居然没动，真的是从大局着想？这石达开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韦以德说：“石达开早除掉为好。他在一天，没有韦家人的安宁。”

韦俊说：“哥哥杀石达开一家，过分了，不得人心。只杀东王，适可而止，本来是好事，现在弄得我们在外领兵也抬不起头来。”

韦以德说：“北王叔叔不是让我们把人马带回天京去吗？四叔怎么想的？也许该助他一臂之力了。”

韦俊说：“咱们一撤，武昌便丢了，就此一条，便是杀头之罪。”

韦以德说：“到那时候，说了算的也许就是北王叔叔了，还怕什么天王？”

韦俊说：“受不受责罚事小，武昌弃守，太平天国的损失太大了，作为一员将领，于心何安？”他还是顾全大局的。

韦以德说：“四叔说的也是。只是，这样一来，我怕石达开真的兵临天京城下，北王叔叔支持不住啊。”

“有我们这几万人马在，总是对他的声援。”韦俊怕的是出现这种局面：如我们撤出武昌，曾国藩必在后面尾追，前面可能是石达开的堵截，长江沿线，全是石达开的人马，我们将被歼灭于长江上，那时连这点资本也丧失殆尽了，岂不是更糟？还不如

呆在武昌，以静制动，看看再说。

韦以德说：“四叔说得有道理。那就先按兵不动吧。”

四

蒙得恩兴冲冲地拿一封密函进入上书房，说：“翼王来了密函，他已经发兵靖难来了。”

“达开不负朕啊。”洪秀全拆看了密函后，说，“他这一出兵，朕的腰杆也就硬了，可以着手准备对韦昌辉下手了。”

蒙得恩问：“不等石达开杀过来吗？”

“不，”洪秀全说，“石达开之兵，只作为奥援存在即可。朕不想用武力从外部攻城，给清妖留下笑柄。”

蒙得恩说：“那，如何制伏韦昌辉，要费一番周折呢，听说他夜里睡觉都握着手枪。”

“这正是他虚弱的表现，”洪秀全说，“其实他已不堪一击。为杨秀清昭雪的文告写好了吗？”

蒙得恩说：“陈承瑔昨天就送来了，果然写得感人泪下，文笔也好。陛下怎么想起用他起草呢！陈承瑔感到陛下信任他，感激涕零。”

洪秀全其实是一箭双雕。天王府还缺草拟诏旨、文件的书手吗？他指名让陈承瑔写，一是让他有“自己人”的感觉，更主要的是堵住他重新倒向韦昌辉的路。韦昌辉杀了杨秀清一家，与杨家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的同盟者陈承瑔却在起草为杨家平反昭雪的文告，洪秀全已经成功地把他从韦氏联盟中分化出来了。

蒙得恩说：“陈承瑔刚刚写过讨杨秀清檄，又反过来写为杨秀清昭雪的文告，太有趣了。”

洪秀全说：“这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叫蒙得恩拿这份文告广为散发，发它几万份不为多，这是洪秀全收拢人心的一个

重要步骤。

他也同时部署了诛杀韦逆昌辉的诏旨，他问蒙得恩找谁去草拟。

蒙得恩说：“让秦日纲写。”

洪秀全笑了：“你也聪明起来了。对，他一动笔，就彻底离了韦昌辉的三套马车了，他想不靠朕也不行了。”

蒙得恩说：“不过，他总有点一只脚踏两只船的意思。”

“你去叫他来，朕让他写。朕还有大事让他办呢。”

蒙得恩答应一声去了。洪秀全现在又感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他一度对韦昌辉的恐惧感已令他无所措手足了，现在他又拣起了“以人制人”之术，自己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既然决心杀韦昌辉，又不想让石达开带兵杀入天京，洪秀全只能用智取的办法。他已经思索了好几天了，终于还是在秦日纲身上找到了办法。

为了显得气氛和缓、轻松，洪秀全尽量把办这件大事放在最随便的环境里，他叫人去找洪宣娇来。

洪秀全召来洪宣娇，她以为要商议什么机密大事，却让她陪着下棋。洪宣娇一边下棋一边纳闷：“哥哥现在有这样的闲情逸致？”

“临危不乱才是大丈夫。”洪秀全说，“何况现在并无大事。韦昌辉不过一跳梁小丑耳，何足挂齿。”

洪宣娇占了一个眼，洪秀全说：“你这棋艺有长进啊，朕不能小瞧你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啊。”

洪宣娇说：“我记得八岁那年，要跟你学棋，你不肯教，我偷了你一把棋子，你还打过我一巴掌呢。”

洪秀全说：“朕怎么不记得有这样的事？在洪家，朕对你是言听计从的了，两个哥哥说朕偏心！”

“什么言听计从！”洪宣娇并不买账，“天长金公主的事，我

来求情，让你收回成议，你可是断然拒绝了！还有，你明知妹妹心里有的人是林凤祥，你却逼妹妹嫁萧朝贵，这叫什么言听计从？

洪秀全下一手好棋，一下子吃了洪宣娇一大堆子儿，洪秀全说：“人，就如同棋枰上的一个子儿，有时占据的位置可以活全局，有时下上去就是引诱别人吃掉的，是疑兵。”

洪宣娇叫：“好啊，你拿我当疑兵，当不重要的棋子呀！”

“你越来越放肆，在朕面前说话也你呀你的，大呼小叫，在太平天国里，如此在君前失礼的只有你一人！”

洪宣娇说：“那你下诏旨治我罪呀！”

洪秀全说：“舍不得呀！都是朕从小把你娇惯坏了。”

洪宣娇说起了正事：“那韦昌辉越来越离经叛道了，他昨天封了二十多个丞相，这不是公开篡权吗？”

“他这是试探。”洪秀全说，“试探朕的反应。如朕无可奈何，他更会得寸进尺。”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洪宣娇问。

“瓜熟蒂落，现在即可。”洪秀全说。

“那我们还等什么？”她问。

“依你看，怎么抓他？冲入北王府？还是把他调到天王府来？”洪秀全问。

洪宣娇认真想了想，说：“怕都不保险。”谁都知道，北王府光八千斤火炮就拉进去八门了，他把仪凤门的大炮都拉家去了。硬攻，会有很大伤亡，万一反扑过来，天王府必危。

洪秀全说：“你说得对。 he 现在是惊弓之鸟，朕宣他来天王府，他必不敢来，他已下令包围过天王府，无理向朕索要石达开，这本身已是谋反、犯上之罪，他知道朕随时可以捕杀他，怎么敢来？”

洪宣娇问：“那怎么办？”

洪秀全胸有成竹地说：“今天找你来下棋，是个引子，咱们好好演一场戏，这场戏演好了，抓捕韦昌辉就有高招了。”

洪宣娇正待询问，蒙得恩进来说：“他来了。”

洪秀全说：“宣他进来。”

蒙得恩喊了声：“宣燕王进见——”这道命令从廊下传递到二门，秦日纲小心翼翼地来到上书房门口，跪下三呼万岁毕，肃立门外。

“进来吧。”洪秀全依然谈笑风生地跟妹妹对弈，都没有正眼瞧他一眼，秦日纲就更加忐忑不安了。

“赐坐。”洪秀全下了一个子儿，对蒙得恩下令。蒙得恩在洪秀全脚下边摆了一个小杌子，秦日纲告谢后侧身坐了。

“你的棋艺有长进吗？”洪秀全边下边问，“朕与你最后一盘棋是在什么时候？”

秦日纲说：“在永安。”

“好几年了，真快呀，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就是百年啊，人的名声至为重要，你说是吗？”

“是。”秦日纲十分拘谨。

洪秀全忽然问：“翼王府血案，听说你也亲手去杀人？”

秦日纲立时紧张起来，哭丧着脸说：“这都是北王害我呀。他怕我和陈承瑢与他不一心，故意让我们手上也沾上石家人的血，我是跳黄河也洗不清了，将来我怎么见翼王呢？翼王的檄文臣已见了，也把我的名字列在怙恶不悛的名单中，臣实在是口难分述呀。”

“你不用发愁，朕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洪秀全用慰藉的口吻说，“日后，朕会向石达开说清这件事！”

“圣上英明！”满眼流泪的秦日纲又跪下去磕了一个头，“臣粉身碎骨无以为报。”

洪秀全向上抬了抬手，示意他起来，洪秀全说：“韦昌辉现

在对你如何呀？’

秦日纲说：“他是极力拉拢臣，臣心里有数，臣绝不辜负天王之恩。”

“他信任你吗？”洪秀全问。

秦日纲说：“自从他让臣杀了石家的人，他放心了，有什么机密事都不防着臣。”

洪秀全问：“他是不是想篡位呀？”

“这他倒没向臣说过，”秦日纲说，“他只是说，他是替天王除害的第一功臣，如没有他，东王早就逼宫夺位了。”

洪秀全又问：“你认为他比杨秀清如何？”

秦日纲不知天王用意，一时不敢冒失回答。

洪秀全点拨说：“为人、才具，都可一比呀。”

秦日纲说：“论才具，他不如东王；论智谋，他在东王之上；至于人品，臣以为他太狠了一些。”

洪秀全突然说：“朕有意除掉他，你看怎么样？”

秦日纲似乎吓了一跳，却马上反应过来，附和说：“韦昌辉祸国殃民、欺君罔上，早该杀了。”

洪秀全说：“朕想借你之手除他，你愿意为朕效力吗？”

秦日纲又吓了一跳，可他只能回答说：“肝脑涂地，在所不辞。”他不答应，可能比韦昌辉先掉脑袋。

“也不用肝脑涂地，略施小计就行了。”洪秀全说得很轻松。

秦日纲又表态说：“臣愿意。”

洪秀全说：“朕是给你一个机会。杀掉韦昌辉的办法有的是，可以调精锐之师进京，石达开已经起靖难之师了。朕也可直接斩杀他，朕托付于你，是为你寻一条出路。”把杀人说成是一种恩赐，只有洪秀全说得出口。

秦日纲说：“臣感谢天王厚恩。”

洪秀全说：“昨天，石达开又特别派来专使，向朕奏明，必

见了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瑔三颗人头，才能罢休，看来其恨难平啊！仅凭着朕出面为你开脱，必不服众，石达开会以为朕庇护你。如在诛韦时立首功，朕则可在天国将士面前为你说话。”

洪宣娇对她哥哥恩威并用的两手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秦日纲说：“愿为天王驱策，谢天王为我洗清罪孽。”

到此，洪秀全已做好了诛杀韦昌辉的前期准备，轻轻松松。

秦日纲问：“不知我该做什么？”

洪秀全问：“十月初五，是你家太夫人 70 大寿，对吗？”

秦日纲大为惊讶：“天王日理万机，还记得家母的生日？”

洪秀全说：“还是在广西的时候，朕去贺过寿，这几年忙于征战，疏漏了。你今年该好好操办一下，人生七十古来稀呀。”

秦日纲不理解洪秀全的用意，推辞说：“现在天京城不太平，还是免了吧。”

“不太平才让它太平一回呀！”洪秀全说，“生日要过，要大操大办，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秦日纲明白了，他出了一身冷汗，他实在不愿意把喜庆的寿诞变成剑拔弩张的血腥之时，可他怎么敢违拗天王呢。他想逃过石达开的惩治，惟一的办法是杀韦昌辉立功自赎，他感激天王给了他这个机会。

第 75 章

他甘愿把母亲的寿堂变为杀人场。

—

尽管石达开陈兵宁国，因距离天京很近，事实上已构成了对天京的兵临城下的威胁，《讨韦逆檄》散发得到处都是，韦昌辉又生气又无奈，他恼恨洪秀全居然不置一词，无疑是纵容。

在白幡林立、白甲遍地的宁国，石达开似乎没有开赴天京的意思，这令部下很焦急，他是怀里藏着讨逆密诏的呀！

张遂谋一连几天见石达开按兵不动，天京又没有动静，忍不住了，就来找石达开，问他：“宁国我们也救下来了，殿下宜星夜赶赴天京才是，在宁国驻下去算怎么回事？韦昌辉不会在乎呀！”

张遂谋惟恐石达开又犯了上回优柔寡断的毛病。

石达开说：“讨韦昌辉檄文已经布告天下，请诛韦逆的奏折也已上达天王，这就够了，我提兵在此，足以震慑韦昌辉，足以天王后盾，我想了再三，我不能引兵杀入天京。”

“好像天王也不急于让我们兵临城下。”张遂谋说，“大约天王也顾及面子，内讧总不是光彩的事。”

“这就看天王了。”石达开说，“他理应诛杀韦昌辉，以慰天下人心，如他仍想借刀杀人，那他太寒我心了。”

张遂谋说：“好，我们按兵不动为上策，再次让太平天国的军民看一看翼王英明之至！”

石达开心里有数。

洪秀全知道他在哪里，没有再下十万火急的诏旨提调他进京，这说明天王正在考虑用另一种办法诛逆。

石达开猜中了，洪秀全此时正在调动韦昌辉呢。

韦昌辉要去秦日纲那里祝寿去。正要换吉服，韦以邦送来了新王服、王冠。韦昌辉抖开龙袍看看，已绣了八条龙，只比天王少一条，这是从前东王的标准。

韦昌辉看了看，说：“八条到底不如九条好看。”

韦以邦说：“就绣成九条何妨？”

“不好。”韦昌辉莫测高深地笑笑。他说的“不好”，韦以邦理解为“不到时候”。

韦玉方说：“我私下去问过了，今天果真是燕王母亲的千秋。”

韦昌辉说：“我说秦日纲不敢骗我嘛。寿礼准备好了吗？”

韦以邦说：“好了。”

“那就摆驾燕王府吧。”韦昌辉说。

燕王府正在大操大办。

天京城已经许久没有这样的喜庆气氛了，许多市民都跑来看热闹，燕王府门前有好几拨吹鼓手，一清早就开始吹吹打打，燕王府从大门开始，都扎起了彩门，正门照壁上巨大的寿字闪闪发光。

来贺寿的人络绎不绝，燕王府门前车水马龙。

韦昌辉的仪仗队过来了，韦以邦带牌刀手、骑师开路，离很远就净街了，燕王府门前的贺喜者也纷纷走避。

韦昌辉在燕王府门前下马，秦日纲笑容满面地率一大批族人在门口迎接，秦日纲说：“感谢北王亲临敝府，真是蓬荜生辉呀！”口上说好听的，心里却怀着鬼胎，他生怕韦昌辉看出破绽来。

韦昌辉笑道：“令慈大人千秋，理应来祝寿。”说着向后摆了摆手，随从抬上十几抬礼物，第一抬是一面嵌贝大屏风，图案是松鹤延年。

秦日纲又一次道谢：“在下替家母谢北王厚赠。请。”

他引着北王向二门走去，门口又是一阵吹吹打打，热闹非凡。一直把北王延入燕王府正殿。

燕王府的大殿虽不及其他各王府的气魄，却别具一格，从天棚到壁板，全是红木雕出了图案的，古香古色。

北王韦昌辉一上殿，本来热闹的大殿上顿时鸦雀无声，先来的官员们纷纷起立，大礼参拜，谁也不敢坐。

韦昌辉说：“大家都是来叨老寿星光的，别因为我来了扫了各位的兴，请随意。”

各人虽又按品入座，却相当拘谨。

陈承谔笑着亲手捧了一杯茶给韦昌辉，说：“北王虎威呀！一个国家，非有一位殿下这样威风震慑的首辅不可。”

韦昌辉矜持地笑笑：“大家都是为太平天国出力嘛。”

忽然有人来报：“燕王殿下，天王……天王来祝寿了！”

韦昌辉暗吃了一惊，却故作镇定地望望秦日纲。他怎么事先不说天王要来？

秦日纲显出迷惘的神情，说：“我没有惊动天王啊！这怎么办？”

陈承谔说：“天王闻讯而来，总是大喜事，老寿星不知道会

怎样高兴呢！还不快去接驾？

韦昌辉也只得附和说：“难得天王亲来祝寿，府上是八面风光啊！”他已经不那么自在了。围攻天王府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

秦日纲对陈承瑔说：“请代我陪陪北王，我去接驾。”

韦昌辉说：“照理，我也该去接驾的。”说是这么说了，却坐着没动，他也想效仿东王当年的派头，端足了架子。

秦日纲说：“北王不必了。这是在敝府，北王也是贵客，我去接了来，那时北王再参拜就是了。”

韦昌辉顺水推舟地说：“也好。”

在人们拥去接天王驾时，韦昌辉在思忖对策。首先他排除了险情。天王可能不怎么喜欢他，可替他铲除了对手杨秀清，总是功大于过的。况且，在燕王府上，即使天王想干掉他，也不是地方，谁不知燕王是与北王休戚与共的盟友？真的有险情，秦日纲会瞒着他吗？

韦昌辉所以不自在，不过是因为他不愿见天王，天王居然对石达开的“讨逆”没有个说法，这已是很过分了。

不一会儿，洪秀全上殿来了，大殿上立刻鸦雀无声。

洪秀全身体已发胖，可精神十足，他走路也很潇洒，一边走一边招手示意，说了一句：“真是高朋满座，喜庆有余呀！”

燕王以下，全都伏在地上叩头。

不用别人教，也不用天王特许，韦昌辉自动比照当年杨秀清的成例，立于阶下，不跪拜天王。

秦日纲偷眼看他，心里想，你死到临头尚且不知，还在这抖威风呢。

现在，最胆战心惊的是秦日纲。他最感晦气的是天王居然在他母亲寿诞的喜庆日子里开刀杀人，把寿喜堂变成了刑场。他感到对不起高堂老母。可他又没有办法，倘他回绝，那可是不识抬举了，洪秀全随时随地可以置他于死地，秦日纲既没有韦昌辉那

样的根基、实力，也没有他那么多计谋，没有他那样残忍，他只能明哲保身。这件事，他瞒过了所有的人，连母亲他也不敢吐露半个字，一旦开了杀戒，他只能推说是天王所为，与他无干。

秦日纲一想到这繁华似锦的宴席顷刻间要成为喋血之地，他坐立不安，又不敢表露。他起立后扶洪秀全坐了上座，韦昌辉在他右手坐下。洪秀全望着他青灰色的脸和充血的眼睛，说：“你该调养一下身子，朕看你十分疲累呀！”

韦昌辉说：“杨秀清虽伏诛，可他留下的余孽不少，都亟须整治，不得不日夜操劳，岂敢偷闲。”

秦日纲马上附和道：“事无巨细，全凭北王裁断，哪有一点闲暇呀！”

韦昌辉审视着天王那张容光焕发、洋溢着笑容的脸，试探地问：“天王，听说了吗？石达开居然敢调集武昌之师擅自东下来围天京，这可是谋逆造反啊！”

“自作孽不可活，”洪秀全说，“谋逆者最终总要自食恶果的。”

这话放在谁身上都合适，韦昌辉又进一步说：“天王，我想调重兵将石达开诛灭于宁国，可行否？”

洪秀全说：“你想好了就办吧，只要来得及。”

他说得平平淡淡，可在秦日纲听来，句句是一语双关。“只要来得及”，韦昌辉马上要人头落地了，他来得及吗？洪秀全不是说“自作孽不可活”了吗？人到了利令智昏的时候会比智力低下的人更弱智。你听，韦昌辉居然要冲淡一下天王对他的猜忌。他说：“禀天王，臣弟早洞察石达开反叛之心。只是上次弟诛贼心切，去向天王要人，过于莽撞，臣弟事后悔之莫及，臣弟听信一面之词，以为天王庇护石达开，今天想来，甚是荒唐，请天王恕罪。”

洪秀全说：“都过去了，现在恕不恕都无所谓了。”

这话听起来很含糊，秦日纲一听又是双关语，马上要人头落

地了，还道个屁歉？可不是无所谓了嘛！韦昌辉眨着眼琢磨着，一时不得要领。

秦日纲向洪秀全投去一瞥探询的目光。

洪秀全会意，笑吟吟地说：“时候不早了，到时候了吧？”又是一语双关。

陈承瑔配合地说：“那就请老寿星前来受大家一拜吧。”

秦日纲说：“别人都可以，天王怎么可如此？那不是折杀家母了吗？”

洪秀全就势站起来，说：“既如此，朕就告辞了。”

洪秀全刚下殿，忽然殿后壁衣和屏风后一声呐喊，冲出百余名刀斧手，许多贺寿的人都吓瘫了。

韦昌辉闻声惊回首，立刻意识到了是冲他来的，他一脚踢翻了椅子，跳上摆满瓜果的桌子，向秦日纲连发两枪，并且大骂：“狗胆秦日纲，竟敢如此！”

韦以邦也拔枪射击，韦昌辉的护卫围上来保护韦昌辉。

秦日纲和陈承瑔早躲到了一旁。蜂拥而上的刀斧手们人多势众，顷刻间砍倒了韦昌辉手下的卫队，牢牢地按住了韦昌辉和韦以邦。

韦昌辉见秦日纲从幕后转出来，他厉声骂道：“秦日纲，你是个反复小人，你不得好死。”

秦日纲说：“韦昌辉，你是犯上作乱的反贼，本王是奉天王之命捉拿你！”

洪秀全并没走远，他目睹了这一切，此时慢慢悠悠地走出来，对韦昌辉说：“方才朕还对你说过，自作孽不可活，你不感到你是罪有应得吗？”

韦昌辉说：“我上了当！上了朋友之当，我没想到秦日纲会叛卖我，不然，你奈何不得我。”

秦日纲说：“谁是你朋友？你逼着我杀石达开的亲人，你把

我推到不仁不义的陷阱里，你是什么朋友？”

“小人，小人！”韦昌辉向秦日纲吐了几口，又转向了洪秀全，说，“今天我才知道，你才真正是老奸巨滑，你借我手上之刀杀了你的敌手杨秀清，现在又视我为眼中钉，这真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了，你是个不仁不义的天子！”

洪秀全并不生气，他说：“你若早知道兔死狗烹的道理，你该老老实实地夹起尾巴来。你排斥忠良、滥杀无辜，你早已背叛了太平天国。”

韦昌辉纵声狂笑起来，他说：“我迟了一步，后悔没早早地取了你头。我把你想得太仁慈、太软弱了。”

陈承瑔说：“你死到临头，还敢信口雌黄！”

韦昌辉说：“就是到了刑场上，当着万人的面，我也要，让世人皆知洪秀全是个专会玩弄权术的巧伪人……”几个牌刀手在秦日纲示意下捂住了他的嘴。

陈承瑔下令：“押下去。”

秦日纲说：“行刑时，他这张嘴还真不好办呢，喊出去，不明真相的人会上当的。”

“他不就靠一条鼓簧之舌吗？”洪秀全提示了一句。

秦日纲立即大彻大悟，对陈承瑔说：“押赴法场时，割去他的舌头。”

陈承瑔说：“好！我怎么没想到？”

秦日纲请示天王说：“北王府怎么办？杀不杀，杀多少人？”

洪秀全说：“不能再蹈韦昌辉之覆辙了。挑首恶者处死，在韦昌辉手下做事的官员一律赦免。”

秦日纲说：“我须马上赶赴北王府，下面的人已去包围了，别让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先动了手。”洪秀全这时想起派蒙得恩到北王府去安抚了，蒙得恩又不在身边。

洪秀全对秦日纲说：“现在是收拢人心的时候，多杀一个，

可能结怨十个，少杀一个，就可能稳定百人之心。”

陈承瑒也说：“是这个道理。”

二

北王府里哀号之声传十里。

这里又是东王府、翼王府悲剧的重演，燕王府的亲兵正在杀戮北王府的牌刀手。韦昌辉的亲人，包括父亲韦源玠、母亲、韦玉娟母子……此时都被绑在了长长的绳索里，串成一串，拥到了正殿前面。

韦源玠面朝苍天，呼天抢地地说：“罪过呀！我早料到韦家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都是我前生造孽，生了他这么个祸害家门的逆子！”

韦玉娟劝着：“爹爹，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也许，天王会发慈悲，饶恕我们一家的，我们又没有助纣为虐。”

韦源玠说：“我已不想活了！家门不幸，出了这么个祸国殃民的败类，我有何面目立于人世间！”说着他往石桥的石栏杆上碰去，碰得头破血流。被韦氏家族的人拉住，为他包着伤口。

韦老太太突然对一个看守的人喊起来：“我女儿不能和我们一起死，她不能算韦家的人，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

没人理会她的喊叫。

同样被五花大绑的韦玉方说：“别喊了，有什么用？”

“怎么没用？”老太太冲韦玉方发起了火，“都是你，净鼓动他干坏事，才招怨树敌的！玉娟是杨家的人，她的孩子是杨家的骨血，天王不是给杨秀清昭雪了吗？”

韦玉娟说：“我死了无所谓，这孩子不能死，太平是杨家的后代呀！”她的喊叫声凄厉而悲惨，同样没有人理睬她。她此时抱紧了太平，猛然记起了新婚之夜，是她自己不经意挑落了盖头

的，不是听人说过吗？自己揭去红盖头是不吉利的，一生有难。这是不是应验了呢？她在东王府遭劫，好歹逃脱了厄运，回到北王府，又遇上了血洗！这不是命运太不济了吗？她想到这里，抱着孩子叫着：“辅清，你在哪里？”

北王府门外望楼下全是兵。

秦日纲、陈承瑒骑马来到北王府门前，见一士兵正爬上望楼，一刀砍断了旗杆，写着“真天命太平天国雷师北王韦”的大旗呼啦啦一声坠地，恰被秦日纲的马蹄踩在脚下。“勤王殿”的巨匾落地摔碎。

望着北王府内的火光，秦日纲说：“谁放的火！快扑灭它，北王府的房子有什么罪过！”

一些亲兵开始提了水桶去救火。

他两人向府内走着，看见了长长的行列里韦氏一门老小抢天呼地的惨象。

秦日纲说：“动手很快呀！”

陈承瑒说：“是不是刀下留情啊？”

秦日纲沉思了片刻，说：“北王什么都不对，也许只有斩草除根这一句话是对的。”

陈承瑒大惊：“天王可是一再说，不问胁从者，尽量少杀人的。”

秦日纲说：“杀一个和杀一百个，罪过是一样的。杀一个，没人说你仁慈，杀一百个，除恶务尽，再没有后患，你杀人就不是罪过了，因为没人向你来报仇。韦昌辉留了个石达开，这不是惹了杀身之祸吗？”

陈承瑒说：“我明白殿下的意思……”

秦日纲说：“你想做好人是不行的。杀韦家，是你我两个人干的。”

陈承瑒说：“如果殿下要除恶务尽的话，我们宜马上离开，

等到差不多时再来，顶多是个来迟了，失察之过。”

“很对，”秦日纲说，“我们马上走！”

两骑马卷起一阵尘埃，一阵风驰出了北王府，把哭喊声甩到了身后。

三

汪一中举目看着从远处中正街北王府升起来的团团烟火，说：“又一场浩劫开始了。”

站在他身旁的洪宣娇说：“这一回不能。天王再三诏令不得滥杀的。”

汪一中冷笑道：“上次东王府遭劫时，天王也有过令啊！”

傅善祥头裹着黑纱出来，洪宣娇一把扯落她的黑纱，说：“不用了！韦昌辉伏诛，你可以见天日了。”

傅善祥说：“不知韦玉娟在哪里？她会有事吧？”

洪宣娇说：“你这一提，我倒不放心起来，走，我们去看看。就连韦昌辉的父母，都是通情达理之人，不该受株连的。”

汪一中立刻牵来三匹马，三人飞身上马，向北王府所在的中正街驰去。洪宣娇真怕韦玉娟遭遇不测。

当洪宣娇、傅善祥和汪一中赶到北王府时，大屠杀已经开始，燕王手下的牌刀手像比赛一般疯狂砍杀，尸体随手推入后湖里，北王府一片凄惨的哭声。

洪宣娇跳下马来，她看到了韦玉娟，她搂着孩子在绝望地哭叫：“孩子姓杨啊，求你们了，孩子姓杨……”

她眼见大刀砍倒了她的父亲韦源玠，又劈倒了她的母亲，她挣脱出来，疯了一样尖叫。一个牌刀手持卷了钢刃的刀向韦玉娟砍来，她怀里的孩子大哭，她紧紧护住太平，还是喊那一句：“孩子姓杨不姓韦呀……”

在这一发千钧之际，洪宣娇大喝一声：“住手！”并且飞起一脚踢飞了砍向韦玉娟的刀。那个杀红了眼的牌刀手又拾起一把剑，他直愣愣地问洪宣娇：“你，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洪宣娇！”她大声喊着，以身子遮住了又砍过来的大刀。

牌刀手清醒过来了，解释说：“这是……这是上边的命令，要杀个寸草不留的。”

洪宣娇骂了一声“滚”，就解开了韦玉娟身上的绳子，傅善祥想接过她怀里的孩子，韦玉娟死活不松手，两眼直勾勾的，跪下说：“孩子姓杨，不姓韦，饶了他吧……”

傅善祥心酸得抱住韦玉娟哭了。

汪一中把她们母子抱到马背上，三人向北王府外走去。韦玉娟一路上一会儿尖叫，一会儿哀哀地求饶：“饶了他吧，孩子姓杨，不姓韦……”

傅善祥用手在韦玉娟眼前晃了晃，她的眼神呆滞，毫无反应。傅善祥说：“韦玉娟……疯了。”

洪宣娇恨恨地说：“秦日纲这个狗东西，言而无信！”

四

天京又一次万人空巷。人们争相拥到鼓楼大街，看权极一时的韦昌辉问斩。

韦昌辉的口中有血，舌头已被割去，此时他仍在呜里哇啦地叫骂，只不过对人们来说已是无法听不懂的鸟语了。刑车的铁轱辘碾过天京的石板路，韦昌辉被绑在车中的大十字木架上，身体成了个大字，他的头上插着招子，上写：斩犯上作乱杀害忠良逆犯韦昌辉壹名。

好多与他有血仇的人跟着刑车跑，不时地往他脸上吐唾沫。

第 76 章

人才与奴才不可兼得，这是内讧最后赢家的名言。



咸丰皇帝好久没有这么高兴过了，他一连看了三天戏，亲手点了十二出。

从前，他每天睁开眼，总是胆战心惊，就怕有六百里加急奏折进来，十有八九是凶信，不是失陷城池，便是损兵折将，即使是白天，他也被噩梦包围着。

他做梦也没想到，“匪势益炽”的发匪突然内讧，而且讧得血流成河，咸丰认为这消息远胜于夺回几座城池。他高兴得已经快不能自持了。

天京太平天国内讧的奏报一到，咸丰身心顿感轻松，立刻召来肃顺，他比下面打了大胜仗还要高兴。他对肃顺说：“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趁发匪内乱，即令各部努力进剿。”

肃顺说：“现金陵城陷于恐怖之中，发匪各王为争夺权势，

都顾不上战事了，这确是进攻良机。”

咸丰说：“还要辅以诱降，乘其内乱，次第削平。”

肃顺说：“是全面开花呢，还是重点进攻？奴才以为，应有一智勇兼备的人出来节制各路，省得群龙无首。”

咸丰说：“又想让曾国藩节制吗？僧格林沁能听他的吗？不如令其各行其是，从各个战场同时进攻。”

肃顺说：“那就令湘军在江西攻瑞州、抚州，武昌外围也是曾国藩的湘军扼守，可令其光复武汉。”

咸丰说：“这样好。皖北可深入巢湖腹地，邓绍良在皖南吗？让他围攻宁国府城，江北大营主攻瓜洲、江浦，江南大营应重振旗鼓，反攻溧水、句容。”

肃顺说：“只怕力量过于分散，一时都难以奏效。况且，粮饷缺乏，难以为继。”

咸丰问：“怎么天天叫缺粮饷呢？”

肃顺说：“皖南邓绍良那里粮饷全靠江浙解运，湘军全靠湖南供应，江南、江北大营也靠外省接济，一打起仗来，不是截留就是拖欠，欠饷一多，兵勇不肯用命，逃亡、哗变屡见不鲜。”

咸丰叹道：“一个长毛，已经耗尽了大清财源啊，这怎么是好？”

肃顺说：“列强乘咱们之危，又在广州挑起战争，朝廷能不加派军队过去吗？势必又分散力量，没有办法全力对付长毛啊！”

咸丰问：“官文和胡林翼不是屡攻武昌吗？怎么武昌战事历时一年半，迄无战果？”

肃顺告诉咸丰，8月，官文进攻失利后，胡林翼没有再攻，他在扩军，水师增船六营，弁勇5000，战船250只，陆师也猛增5000，他所部已达两万人。

“这么多兵，要吃掉多少军饷啊！”咸丰说，“可战果如何？”

肃顺说：“光胡林翼那里，月饷就要28万两之巨。不过，胡

林翼不久即能获胜。”

咸丰问：“何以见得？”

肃顺认为，胡林翼在武昌城外挖壕筑墙，形成四面长围，又从广东新买来 600 门洋炮，是新式开花大炮，威力很大，他估计，武昌必下无疑。

咸丰说：“让胡林翼快点动手，石达开调走军队，正是长毛湖北空虚之时。”

肃顺说：“正是。奴才想，不久当有捷报传来。”

二

傅善祥抱着嗷嗷待哺的太平，一勺一勺地喂着稀米汤，孩子受了惊吓，不吃不喝，不停地哭。

韦玉娟坐在墙角，怎么拉也拉不起来。洪宣娇对她说：“玉娟，是我呀，我是洪宣娇呀，你别怕，没事了……”

韦玉娟一双呆滞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她只会不断地重复那句话：“孩子姓杨，不姓韦，饶了他吧……”

洪宣娇叹口气站起来。

汪一中进来说：“天王派人来了，请丞相大人进天王府去，有要事。”

洪宣娇对傅善祥说：“我去去就来，待会儿去附近百姓家给孩子找口奶吃吧。”

傅善祥说：“你快去吧。”

洪宣娇带汪一中直奔天王府。

洪秀全一直在等洪宣娇到来，洪宣娇一进来，他就说：“现在总算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洪宣娇说：“对秦日纲也要警惕，他阳奉阴违，他装着去迟了，还是任凭部下把韦氏一门全杀了。”

洪秀全并不把秦日纲放在心上。他毕竟不是韦昌辉，北殿的官员们都没有杀。他成不了气候，他也没有多少党羽。况且，他与陈承塔有把柄在洪秀全手上，他敢妄动，天王随时可以翦除。

洪宣娇说：“反正我认为他不是好人。至少，不能重用。”

“恰恰要重用。”洪秀全是从巩固王位考虑的。现在杀了北王，已经只剩石达开和秦日纲两个王了，石达开时下很得人心，手上有 20 万众，他势必回天京来执掌朝政，没有一个人牵制他，那不是又会出第二个杨秀清、第二个韦昌辉吗？

洪宣娇说：“这么说，你连石达开也不信任？”她听了哥哥的话不免心寒。

“用与信任是两回事。”洪秀全说，“蒙得恩没有才干，可是能成为心腹，而那些有治国才干的人，只能用，否则就会觊觎权力，这是人才与奴才不可兼得的道理。”

“这我可实在是越听越糊涂了。”洪宣娇对他的这套用人经十分不满。

洪秀全说：“这个你也不需要懂。你去一下宁国，作为朕的特使。”特使的使命是带了韦昌辉的人头，去见石达开，让他验看。韦昌辉一死，石达开的仇是洪秀全替他报了，他会心存感激的，洪宣娇代天王请他马上回天京，主持军政大计。

洪宣娇说：“你不是并不信任他吗？”

洪秀全说：“朕总不能事事躬亲，总得有人总理军政啊！”

“我不去。”洪宣娇不知为什么，感到一阵阵心灰意冷，“你派别人去吧，有的是人。”

洪秀全说：“你是朕的妹妹，人人都知道朕最宠着你，你去了，就等于朕亲自去了，石达开会觉得朕特别看重他。”

洪宣娇叹了口气，说：“我去也行，我可是全心全意去请翼王，不待人以诚，又留后患。”

洪秀全笑了，说：“好，好，就依你，朕请他回来当军师，

当然是诚心诚意地请了。”他说的是真话，可这真话的背后，又是不愿对妹妹和盘托出的内心隐秘。19年前，从洪秀全在广州考场落第一场大病中，梦见自己成为执掌天下的“真天命”之主时起，长期以来心神不安，并没尝到获得权力的最大快慰。即使1851年他称王的时候也有压抑感，大权旁落令他失落，却又没有办法从实力派杨秀清手中夺回，他有“天父”的护身符。洪秀全运筹帷幄，勤于谋划，总算用韦昌辉之刀杀了杨秀清，他还没来得及轻松地呼一口气，韦昌辉又逼近了他的核心权力，他不得不再次锄逆。现在，他总算得遂心愿了，失而复得的中枢权力令他快慰，他不想再叫任何人架空，他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治国平天下。在他想来，今后的石达开，只能驱遣，而不可倾其权柄于人，这也许是矫枉之后的又一轮悲剧的开始，这是如此工于心计的洪秀全也始料不及的。

三

汉阳五里墩清营是官文的大营。

丧失了省城流亡在外的湖广总督官文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从来心境没有这样好过。这不单是因为咸丰皇帝对他们优赏有加，对武昌之战抱有希望，关键是他们自己看到了曙光。

这一天，官文把胡林翼找到自己的营帐中，不说武力进剿的事，却说：“剿和抚向来相辅相成，圣上上谕里也一再督令我们要劝降长毛，特别是执掌大权者，我看我们可以一试。”

胡林翼知道，首倡此道的是曾国藩，可是官文并不感兴趣，现在成了他的发明。胡林翼说：“现在是时候了。武昌长毛守将韦俊就是一个有缝的蛋，可以下蛆的。”

官文说：“其兄被洪秀全所杀，韦俊必心怀不满，可乘隙离间，你去物色一个能人来。”

胡林翼说：“涤生兄先时已有人选。”

官文说：“你去找涤生兄，速办。”

胡林翼说：“我们这里可加紧攻城，武力与诱降相结合，韦俊必无心恋战。”

曾国藩此时也在打韦俊的主意。

杨载福走进来时，曾国藩正在看书，家人曾贵跪在他身后为他搔痒痒，曾国藩对杨载福说：“秋末冬初，我这癣疾又犯得厉害了。”他挥挥手，对曾贵说，“你去吧，我与杨军门说话。”

曾贵出去了，杨载福拿起搔痒痒的小耙子，过去为曾国藩挠，曾国藩说：“这怎么得了？我怎么敢用朝廷一品大员为我挠痒痒呢？”

杨载福说：“学生就是做到出将入相之地步，您也是我的恩师。”

曾国藩夺下小木耙，说：“现在不痒痒了，你坐下，我跟你说个事。”

杨载福问：“是调学生去打武汉吗？”

曾国藩说：“还真叫你猜对了。”

杨载福说：“老师选择从武昌突破，甚有远见。那韦俊必是惶惶不可终日，韦家一门已在天京伏诛，他失去了韦昌辉这个靠山，必无心打仗，可一鼓而破。”

曾国藩说：“派你去武昌，却不是去打仗，你不必带一兵一卒。”

杨载福奇怪道：“那我离了武力征伐，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曾国藩说：“去为我当一回密使，如何？”

杨载福明白了：“老师是想招降韦俊？”

曾国藩笑着反问：“你以为不可能吗？”

杨载福说：“长毛高级将领叛降的，迄今为止尚未发生过，沐恩以为可能性不大。”

曾国藩说：“你是不愿意去吗？”

“沐恩不怕危险，”杨载福说，“我可以去，只求老师别抱太大希望。”

曾国藩说：“官文总督和胡林翼巡抚二人让我荐一人去办此事，我想来想去，湘军中只有你和彭玉麟最合适，他在江西攻打抚州，只好劳动你了。”

“老师太客气了。”杨载福说，“我去了该怎样说服他？”

曾国藩说：“怎样说都不一定能令韦俊投降。发匪大多沉迷邪教，终无悔心，我想用人情来使他动心。”

杨载福道：“我与他非亲非故，有何人情可言？”

“你稍待几日，不忙去。”曾国藩告诉他，已派人潜入天京，设法将韦俊的外甥弄到手，这孩子刚一岁多，此前已得到确切消息，韦门全部被杀，只韦俊的妹妹韦玉娟和她的儿子幸免于难，现在韦玉娟疯了，孩子无人管，若将这孩子送入韦俊之手，他自然会感激莫名的。

“这倒是一个好见面礼。”杨载福说，“那我再等几天。”

四

石达开说不出此时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望着摆在阶下盛有韦昌辉人头的木匣，他觉得那颗已经变了颜色的人头仿佛一点意义也没有。

洪宣娇说：“大仇已报，天王希望翼王克日回京，辅佐天王，他今后只能靠你了。”

石达开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却说了句：“江西战事正紧，我再想想……”

洪宣娇知道他心有重创、心有余悸，也不求叫他马上允诺，便说：“翼王定能以天国大局为重的。”

石达开送她出来时，似乎从窒息的感情中挣脱了出来，他叫来石益阳，吩咐她：“好好陪陪宣娇姑姑，给她弄点好吃的。”

洪宣娇说：“翼王在打长沙时，也叫人给我弄好吃的，结果你的牌刀手汪海洋端上来的是一盘炒野菜。”

石达开淡淡地一笑，这一切都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石达开在他的中军帐召集心腹研究对策。

天王召他进京，这总是好事，石达开不能无故不去。他找来岳父和谋臣张遂谋为他谋划。

石达开说：“今天我看到韦昌辉的人头，一时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照理说，仇人已灭，我该长出一口气，痛快淋漓地与诸位共醉一场……可我一点也乐不起来，反觉得人生如儿戏一样。”

黄玉鹰说：“韦贼一灭，天王只能指望你了。这次回去，大权自然尽在你手，没人掣肘，可放手去干，天王也不会不放心。”

张遂谋认为不那么简单。韦昌辉败了，秦日纲、陈承塔还在，他们同样是翼王的仇人，天王庇护他们，声称他们讨韦有功，此二人必心怀鬼胎，怕翼王回去报复，必然死心塌地投靠天王，他们天天在天王耳旁吹阴风，会有好结果吗？

石达开说：“遂谋说得很对。我的部下全在外面，京城里并无根基，不像杨秀清、韦昌辉经营了多年。我回去了，还不是势孤力单吗？如果事事掣肘，最后引起天王猜忌，还不如在外领兵打仗省心，我并不醉心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宝座。”

黄玉鹰说：“先不回去也好。现在天王想不倚重于你，将寸步难行。连杨秀清的部将、家族全都拥戴翼王，你又把安徽、江西治理得政绩斐然，他不用你用谁？”

张遂谋说：“洪宣娇已经向我透露了，合朝文武都盛赞翼王义气，公推殿下为义王，是仁义的义，一致推举翼王为首辅，提理政务，这是天王迫不及待来请你回京的原因。主公说得对，有

天王与秦日纲、陈承瑑的同盟在，不会有好事，我看，再提个条件！”

石达开用反问的口气提出了他心里想说的话：“你是说，让天王立即诛杀秦日纲、陈承瑑？”

“对！”张遂谋也早看透了石达开的心，“这不能算讨价还价，他们本是天京之乱的祸首，为什么韦昌辉伏诛，却把他们留下？”

黄玉鹰说：“杀了秦、陈二人，则他们与天王的结盟也就打散了，你回去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石达开说：“只怕天王不肯。”

张遂谋说：“不肯就不回。你可以说，他二人与你有杀亲之仇，无法同朝襄理政务。”

石达开内心已决定采用要挟天王诛秦、陈的条件为砝码，名正言顺，因为他们是韦昌辉死党，他说：“这二人双手沾满东殿将士之血，不杀难以平民愤，只要此二人翦除，威胁就小多了。”

张遂谋说：“好吧，就把这话告诉洪宣娇，叫她转告天王。”

五

一个女疯子忽而狂笑，忽而哀哭，跌跌撞撞地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一些人同情地望着她，在窃窃私语，孩子们却追逐嬉戏，用小石头打她。她就是韦玉娟，她口中喃喃说的仍是那几句话：“孩子姓杨，不姓韦，饶了他吧……”凄惨而哀婉。

洪宣娇不在家，傅善祥天天派人给孩子找奶娘。

一个民女在给太平喂奶，一个牌刀手进来，对傅善祥说：“韦玉娟满大街疯跑，弄不回来呀！”

傅善祥说：“走，我跟你去。”她临走，嘱咐喂奶的女人说，“等我们回来你再走。”

奶娘说：“放心吧，我不走，太平还没吃饱呢。”

傅善祥走了，奶娘喂完了奶，把孩子放在地上的竹摇篮里，唱起了俚俗的摇篮曲。

突然，有两个陌生人进来，问奶娘：“这个孩子是哪个疯子的孩子吗？”

奶娘叹了口气：“可不是，真可怜。”

来人又问：“那他就是韦玉娟的儿子，父亲是杨辅清了？”

奶娘说：“一点不错。我看这孩子命太硬了，克死了东王府几千口子人，又克死了北王府几百口子人……”

来说：“我们是从武昌来的，孩子的舅舅韦俊丞相知道孩子的母亲疯了，孩子无人照料，让我们来接了去。”

“这大事我一个奶娘可做不了主。”奶娘慌了，生怕他们抱孩子，忙去护住摇篮。

来人中的高个子说：“我们这有韦丞相的关防，我留下，不会为难你的。”他向矮个子使了个眼色，二人不由分说，抢了孩子就走。

孩子大哭，奶娘大叫，等几个牌刀手从后面跑上来时，那两个人已经抱着太平跑得无影无踪了。

奶娘又惊又怕，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六

洪秀全听了洪宣娇带来的石达开的口信，心里阵阵反感，他冲洪宣娇发脾气说：“这么一点事也办不好！你怎么能答应带回这样的条件？臣向君讨价还价，这就是不忠！”

洪宣娇不服，她说：“既认为石达开不忠，不用他就是了，也不必生气了。”

洪秀全说：“不用他用谁？合朝文武都把石达开当成了忠肝

义胆的英雄供奉起来了。”人心向背对洪秀全也是压力。

洪宣娇认为，石达开提出的条件并不苛刻，难道秦日纲、陈承瑔不是东王府大血案的同犯吗？难道不是翼王府血案的帮凶吗？既然东王已经昭雪，元凶却逍遥法外，人心能服吗？再想想，这两个人亲手杀死过石达开的王娘和叔叔，比韦昌辉尤甚，我若是石达开，也绝不与他们同朝共事，这哪一点过分了呢？

洪秀全驳不倒妹妹，他叹口气说：“石达开厉害呀，他明明知道朕为什么保护这两个人，他偏偏要朕拿他们开刀，左面砍掉朕的左臂，右面砍去朕的右臂，朕又不能不砍，厉害呀！”

洪宣娇问：“这么说，你答应了？”

洪秀全说：“叫他回来吧。不过，朕已许过诺，现在又反过来杀秦日纲、陈承瑔，朕不是自食其言、出尔反尔吗？”

洪宣娇却揭短说：“那你原来下密诏让韦昌辉、石达开诛灭杨秀清，现在又反过来为杨秀清平反昭雪，这叫不叫自食其言、出尔反尔呢？”

洪秀全心里恼火，却又反驳不了她。

当洪宣娇要走时，洪秀全突然问：“傅善祥在你那？”

洪宣娇反问：“你怎么知道？”

洪秀全没有正面回答，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奇女呀！朕一生有过不少各种教养、各种品格的女人，却从来没有碰上过傅善祥这样才具、品貌，又这等节烈之女。”

洪宣娇说：“杨秀清对她并不好。可她为了杨秀清，肯做出那样轰轰烈烈的事来，实在难能可贵。”

洪秀全说：“你说服她，让她到天王府来当掌朝仪，行吗？自从苏三娘出走，掌朝仪这个职衔等于废了。

洪宣娇说：“天王下一道诏旨，别说是她呀，什么王侯大臣敢不从命呢？何必让我去办？”她心里却不以为然。

洪秀全说：“这样高洁之女，用王命去压，朕于心不忍，她

不愿来，朕绝不勉强。”

这话反倒使洪宣娇多少动了点心，但她并没有答应。

洪宣娇和汪一中回到家中时，正碰上刚刚抓回来的韦玉娟又挣脱出去，跑上了大街，狂笑着大叫：“孩子不姓杨……”洪宣娇追了几步没有追上，她埋怨地看着傅善祥：“我走了几天，怎么让她上了街，这多丢人！”

“都怪我。”傅善祥说，“还有更糟的呢。我上街去往回拉玉娟，回来时，奶娘说，来了一高一矮两个人，把小太平抢走了。”

洪宣娇一听，怒目圆睁：“什么人光天化日敢在天京抢人？在我家把孩子拐走？”

“不像是拐骗孩子的人，”傅善祥说，“奶娘说，那两个人是孩子舅舅韦俊打发来接孩子的，还留下了关防。”说着递上了一张印有韦俊官职大印的纸。

傅善祥说：“若真是韦俊把他抱走，那倒是好事，如今玉娟疯了，孩子没人带呀！”

“就是送，也该把孩子送到杨辅清那里去呀！”洪宣娇说，“太平的亲爹在，怎么把他先送到舅舅那去了？”

“你说的倒也是。”傅善祥说，“说是舅舅来接，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呢，快差人上武昌去问问吧。”

洪宣娇说：“我不在家几天，出了多少乱子，你们什么事也办不了。”

傅善祥说：“行了，你也别埋怨了，你回来了，我也该走了。”

“你上哪去？”洪宣娇问。

“天下之大，还没我一个容身之处吗？”傅善祥说。

“噢，”洪宣娇点着她的鼻子说，“我知道了，你要上谭绍光那去，对不对？”

傅善祥的脸红了，她说：“你净瞎说。”

“这有什么脸红的？”洪宣娇说，“你挑的这个小女婿不错，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不过……”

“不过什么？”傅善祥问。

“怕你走不了。”洪宣娇说。

“除了韦昌辉，谁还能抓我？”傅善祥说。

“倒不是抓你，而是重用你。”洪宣娇说，“你这‘太平之花’太出名了，把我这开败的老花都比下去了。”

傅善祥说：“我什么也不想干了。”

洪宣娇说：“方才天王还问起你呢。他早就想让你去天王府，没想到你这个女状元叫东王先要去了。”

“天王府？我绝不去。”傅善祥说，“我宁可到乡村去种菜，再也不进王府。”

“我知道你心里很苦，”洪宣娇说，“你的才具，你的烈女的品格，都让天王赞叹不已，他说，他一生中有过无数的女人，却没有碰到过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说什么我也不去。”傅善祥说。

“他说，你这样的高洁之女，他不能用王命压你，你不愿去，他绝不勉强。”洪宣娇传达的这一条信息，同样也让傅善祥的心动了一下。不过，她依然说：“我说过了，不要说什么掌朝仪，就是他把天王让给我，我也不去。”

“看把你狂的。”洪宣娇说，“你这话可有犯上之嫌了！”

“你去告发呀！”傅善祥说，“我早该死过几次了，对于死，我真的一点不怕。”

“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洪宣娇说，“我会成全你的。”

“你说什么呀？”傅善祥问。

“我说什么你还不知道？”洪宣娇说，“别装糊涂了。”

洪宣娇所指，也正是傅善祥所虑。

傅善祥再也不要再在王府里当供奉的花瓶了，哪怕是翡翠玛瑙

的花瓶。她尤其担心成为天王猎取的对象，她宁可过老百姓平平常常的日子。

这一次，洪宣娇和傅善祥都没有猜测到洪秀全的内心。他的权力虽至高无上，却也终于意识到有他所不能征服的，那是人心。

第 77 章

两颗人头是权力的砝码，又何尝不是两座障碍的山！



曾国荃来见曾国藩的时候，一脸笑容。曾国藩问他：“什么事这么高兴？”

曾国荃说：“大哥真是把心思用绝了，居然能想出为长毛千里送子的主意。”

曾国藩料想是杨载福告诉他的。曾国藩借机开导九弟，说反间计用好了，可免去多少恶仗，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好将领，应该学会不战而胜、兵不血刃，这是耐性，也需要仁爱之心。

“又是你的儒将那一套。”曾国荃说，“你要的孩子，卢六从南京弄回来了。”

“是吗？”曾国藩乐了，“这卢六不辱使命！”混进长毛的南京城已属不易，再拐出个孩子来，更要胆识呀！这卢六是湘军里

的一个哨官，从前当过曾国藩的贴身护卫，为人机智大胆，心又细，在靖港惨败时救过曾国藩的命，很受曾国藩赏识。

曾国藩问：“卢六回来了，怎么不来见我？”

曾国荃说：“刚到，还不让人家吃口饭吗？我看他还带回来一个长毛，这个长毛是在韦昌辉的北王府当过牌刀手的，是这个人领卢六干成大事的。”

正说着，卢六口里还嚼着饭就同那个矮个子，腮上有块紫红色胎记的太平军抱着太平进来了。

卢六请了曾国藩的安，对曾国藩说：“这是帮忙的朋友，叫黄广。”

曾国藩忽然笑问：“这位朋友，请问，你们太平天国里，怎么那么多姓黄的？上次湘潭之战，抓了60个俘虏，有十七八个姓黄。”

黄广说：“我原来姓王，姓黄的多半不是原来的姓。”原来太平天国里避讳天王的王字，别人不能姓，所以不是改姓汪，就是改姓黄。

“那你们那么多王、侯，他们的姓也一定不准别人姓的了？”曾国荃问。

“王、侯的姓倒没有犯讳之说。”黄广这样对曾国藩解释。

曾国藩叫卢六把太平抱进来让他看，说：“这孩子面带虎气，日后必是豪杰。我说卢六，不会是假的吧？”

“那怎么会。”卢六指指黄广说，“他给武昌的韦俊当过牌刀手呢。他带来的孩子，就是假的，韦俊也会信以为真。”

曾国藩点头微笑，很感兴趣地让黄广坐下，问他：“你看，洪秀全还能支持多久？”

黄广说：“你们打不败他。”

曾国藩大为惊奇，说：“你这么有自信力？那你为什么反叛？为什么不与洪秀全共存亡啊？”

“不是他找到了我吗？”黄广说，“我是北王府的人，侥幸逃生，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落入虎口，我一想，趁偷孩子的机会正好到武昌来投韦丞相，我哪是反叛呢？”

曾国藩说：“我若不让你遂了心愿呢？”

“那韦丞相不会相信这孩子是他外甥！你堂堂一个大官，这么言而无信？”

曾国藩笑了：“玩笑，即使你真的如此效忠洪秀全，我也会成全你的。”

曾国荃说：“你们长毛那里都杀乱套、杀红眼了，内讧一起，哪还有心思打仗？我看你们挺不了几天了。”

“太平天国有的是能人。”黄广说，“那石达开翼王是文武全才，你们不都怕他吗？清朝皇帝老儿不是也吓得睡不着觉吗？”

曾国藩兄弟两人相互看看，哭笑不得，怕他再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曾国藩叫卢六：“带这位兄弟下去歇着吧。”

卢六抱着孩子、领走了黄广后，曾国荃说：“长毛里这么一个小兵都如此顽固，难怪他们投降的少，战败了宁可自溺、自焚。”

曾国藩说：“官军缺的是信仰。当官的尚有愚忠二字在心中，当兵的除了捞钱，他们为什么需要打仗？”

“这样看来，哥哥费这么大的气力弄个孩子来，未必能感化那个手提两万大军的韦俊。”

“我也没有几分把握。”曾国藩说，“如果不是有南京城的杨、韦之变，去劝降的事，我想都不会想。”

二

石达开终于还是回到了天京。

他知道天王不会轻易擅杀秦日纲、陈承瑢，他此番回京，主

要是满足太平天国群臣的渴望，他再不回来有点说不过去了。同时他也想亲自促成杀掉秦日纲、陈承瑨的事。

一到天京，石达开立刻带随从去翼王府祭奠。翼王府早已是一片瓦砾堆了，除了几间大殿尚未倾倒，其余均被大火烧成了白烬。

石益阳叫人摆上了石氏家族受难者灵位，摆在残殿台阶上，石达开率随从们叩头祭奠。石达开想起从前翼王府的泰和景象，看看如今的惨景，不禁又痛又恨，泪流满面。有人拾来了烧残了的“羽翼天朝”的匾，石达开感到这是对自己的讽刺。仁慈和软弱的代价、优柔寡断的代价就是家破人亡。

石达开暗下决心，再不能心慈手软了。这当然是针对秦日纲、陈承瑨的。

石达开回天京的消息一阵风在百官中传开了，奔走相告的居多，心怀鬼胎的是少数。

最心惊肉跳的要算是秦日纲了。天王不止一次保证，他会庇护倒戈的秦日纲，这并没有抵消秦日纲内心的恐惧，自己毕竟欠着石达开的血债。

病急乱投医，秦日纲竟然违反太平天国的规矩，请来了一个被视为“妖人”的术士来打卦，当然这是极为秘密的。

那术士尖尖的脑袋，秃头上只剩几根稀疏的毛发，看上去很像一根胡萝卜，下巴上的几根老鼠胡须向上翘着，一说话必翻白眼。他让秦日纲拿了几枚天国制钱抛了几回，术士盯着几枚大钱看了好一会儿，说：“你的卦象为 ䷗，为第六十二卦雷山小过。是一‘游魂’之卦。游魂，心不定也。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小过，小者过，而亨之，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不宜上宜下，上逆而下顺也。”叨念完毕，术士说：“从这卦象看，足下逆上则有大祸，

若能甘当平民百姓就没事了。”

秦日纲听了半信半疑，似懂非懂，正要再问，陈承瑒来了，一看他的脸色就不好。秦日纲忙对那术士说：“先生先请隔壁用茶，少时我当奉上卦金。”

一个女官引着术士走了出去。

“占卜吉凶吗？”陈承瑒有气无力地坐下，说，“这卦不用请别人算，我就算得出来。”

秦日纲待侍者奉茶后，说：“这么说你也懂易经、六爻课了。”

陈承瑒苦笑：“自己的卦，还不是自己算得最灵验。”

秦日纲说：“石达开回来了，一进天京就去翼王府祭奠，这不是好兆头。”

陈承瑒说：“这也是人之常情，一家人死得够惨的了。”

秦日纲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见见他，让他捐弃前嫌，今后也好在一起共执朝政。”

“老鼠还是别给猫去舔胡须为好。”陈承瑒说，“天王会从中斡旋的，我们自己说什么他也未必相信。”

秦日纲说：“我就怕石达开日后翻脸，这笔账是什么时候都能算的。”

“想不了那么多了。”陈承瑒说，“没有天王保护，我们早人头落地了。”

秦日纲问：“天王会不会受石达开的逼迫而软下来？那我们可就是爹不亲娘不爱了。”

“不会，”陈承瑒说，“石达开如今手握天朝一半以上之兵，天王能不惧他吗？在朝中，能与天王贴心的有几个？天王保护你我，也是要拉几个可以对石达开制衡的实力人物啊。”

这一分析，秦日纲心里踏实了，陈承瑒又叮嘱他，不可久留天京，不可废了兵权，只要手中有兵，就是一堵推不倒的墙。秦

日纲不能不佩服这个被杨秀清熏陶出的政客，果然老谋深算。

三

正当秦日纲、陈承瑔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忽然接到天王的请帖，天王请他们去赴宴。

秦日纲不仅仅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更可以说是心花怒放了。他们没有说错，天王是离不了他们，也不忍心看他们被石达开处置的。

偏殿里静悄悄的，连侍女都回避了，洪秀全对他们两人客客气气，这使他们受宠若惊。

洪秀全说：“你们两个都是广西老兄弟了，这么多年来，你们跟着朕出生入死，屡立功勋，朕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

秦日纲说：“为天王尽忠，为天国尽力，这是臣的本份啊！”

陈承瑔也说：“天王这样说，我们无地自容了。”

洪秀全似有难言之隐，沉了一会儿，说：“自从杨韦之变，二位幸能与韦昌辉分道扬镳，使其力单势孤伏诛，这是二位的大功，朕也不会忘记。”

不知为什么，秦日纲突然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他分明觉察到了洪秀全脸上的颓丧和不忍之色。

洪秀全又说：“由于祸起萧墙，国力受损，外面战事不利，正是合朝文武企盼良将的时候，朕还请二位尽力。”

陈承瑔说：“敢不尽力。”

秦日纲说：“天王有何诏令请明言。”

洪秀全长长叹息一声，说：“你们也知道了，合朝文武力举石达开回京提理军务，他现在的威望如日中天，朕也以为非他莫属。可是……”他哽噎着说不下去了。

秦日纲骇然起立，陈承瑔也终于明白了今天的宴席并非庆

功，倒是诀别之宴。

果然，洪秀全说了下去：“可是石达开三番五次与朕讨价还价，他说，不诛杀你二人绝不返朝，这叫朕很难办……”

秦日纲跪了下去：“看在臣多年来对天王忠心的分上，求天王开恩……”

陈承瑔也跪下说：“只有天王知我们是清白的……”

“朕怎么会不知道？”洪秀全说，“朕再三晓谕，为你二人开脱，可石达开执意不从，毕竟你二人亲手杀过他的亲人，叫他抓住了这个把柄，叫朕也为难了……”

秦日纲已知天王决心抛弃他们了，他想再激他一下，就流泪叩头说：“既然如此，我何惜此头？愿以吾头换取天朝安宁。”

陈承瑔泪流满面地直挺挺跪着。

洪秀全突然也跪下了，他抱住他两，三人哭作一团。洪秀全说：“委屈二位爱卿了，朕已写下丹书，保证不株连家眷，罪不及妻孥……日后有机会，还要厚赐子孙……”

秦日纲道：“臣只求一样，日后希望能进忠臣祠，不像韦昌辉那样，虽死让万人唾骂。”

陈承瑔也哭求：“为天王而死，甘心情愿，为石达开逼迫到如此地步，心有不甘。请天王在我们死前说句公道话，虽死无憾。”

“朕会说的。”洪秀全说，“明天二位照常上殿，不可走露风声，届时朕要在文武百官面前为汝二人表功、说情，也许石达开碍于情面，宽恕了你们，那就更好了。”

两人又叩头称谢。他们的内心未尝不怨恨洪秀全，为了换得石达开为朝廷尽力，洪秀全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在洪秀全眼里，这不过是两枚无足轻重的棋子，真正有分量的是他的王冠。

四

杨韦之乱以来，真神殿是第一次启用。1856年11月28日，大清早天王洪秀全就冠带停当，到了洒扫净洁的殿上走了走，大臣们陆续来了，他们脸上的喜庆之色也是几个月来不多见的，这当然是因为听说石达开终于应召回京提理朝政了。他们把天朝国脉延续不衰的希望自然而然地寄托于石达开一身了。

石达开是最后一个到达的，他向坐在龙椅上的洪秀全山呼万岁毕，坐到了昔日杨秀清的位置上，而另外的几位王爷的椅子空着，秦日纲也没敢僭越，这空椅子使人不期而然地想起了刀光剑影的血腥屠杀，人人心里不是滋味。

燕王以下，都对石达开重新参拜，石达开不像杨秀清那样泰然处之，他站了起来，一再说：“达开不敢受此大礼。”

洪秀全让宫女们将升着了炭火盆一个个搬到大臣们的面前，清冷的大殿里有了暖气，人们心头也热乎了。

洪秀全说：“天朝不幸，五个月来连遭内讧，使许多重臣、悍将无谓捐躯，朕不胜伤悼。幸天父不弃我们，让翼王达开胞弟返回天京提理朝政，朕心甚慰，这是太平天国兴旺发达之兆。”

他说这话的时候，始终用眼睛的余光去观察石达开的表情。石达开挺直了武将特有的威武之躯，脸上平和而又冷漠。这令一直也在偷偷察颜观色的秦日纲、陈承瑢心里直打鼓。他们是死囚待决者的心情，但希望出现奇迹般的转机。

洪秀全又说：“朕已接到天朝重臣几十份奏折，共推达开胞弟为义王，是仁义之义，以代羽翼之翼，这是大家一片拥戴、信赖之情，请达胞接受，朕今日正式加封。”说着一摆手，蒙得恩带司琴等女官十几人在喜庆音乐伴奏下，走出侧殿，捧来了新的冠带袍服。石达开一看，黄龙袍、红龙袍上不再是如今的六条

龙，而是八条了，这是从前东王之标志，金冠角帽也不是现在头上的小黄伞盖和周围拖排绶珠络了，而是如古制兜鍪式，左右各一龙，其中近上立一凤，盔顶竖一缨枪，四周是珠宝缨珞，中间是两个金字：义王。

石达开暗自惊讶，这冠带袍服制成之快，是少见的，也多少可见天王的诚意。

但石达开诚惶诚恐地站了起来，他说：“臣谢天王倚重信赖之恩，也感激合朝文武之厚爱推重之情。达开却不能受义王之封。义乃古往今来最神圣、崇高之字眼，许多仁人大师尚不敢擅用此字，达开怎么敢僭越？”

洪秀全说：“你能以天朝大局为重，体恤民心，这就是义，请达胞勿辞。”

石达开仍坚辞不受，他说：“臣一定勤奋管理朝政，当全力扭转不利战局，至于义王，臣实不敢领。”

洪秀全说：“真义臣也。那就暂不受封也罢，待以后另议。”

石达开又站了起来，说：“臣有一事请天王示下。今韦逆已诛，东王之冤已昭雪，然达开回京后，仍见人有不平之色，原因何在？除恶不尽所致。秦日纲、陈承瑢乃祸国殃民之贼子，韦昌辉之帮凶，他们逍遥法外，人心不平，故臣请天王明正刑典，杀秦、陈以谢天下。”

一听这话，秦日纲吓得离了座，陈承瑢面如土色，都去看天王洪秀全。

洪秀全说：“念他二人过而能改，达胞可否宽恕？”

石达开道：“我若宽恕了他们，那冤死的几万将士将英灵不昧，臣不敢自专。”

事到如此，洪秀全已无办法，他最后做了一次努力：“可否给他们二人立功自赎的机会？”

石达开说：“如这样，达开克日出京，不敢受天王重托，人

心不平，朝纲难正，我无能为力。”

洪秀全只好说：“听凭达胞裁处吧。”

秦日纲、陈承瑔见天王终究不得不将他们抛弃了，已不存希望，只得跪到了石达开面前，央求“翼王饶命”。

石达开说：“你们也应是一条汉子，敢作敢当，该知自己所行已是死罪，罪不容诛。不过你们放心，石达开绝不会像你们，株连九族，我只杀你们两人，绝不牵连父母兄弟，更不要说部下将士，你们起来吧，挺起腰来受死，别留给后人唾骂的笑柄。”

见求生无望，他两人这才给洪秀全磕了头，说：“来生再为天王效力吧……”

武士拥着两人下殿去了。

洪秀全心里很不是滋味，垂头丧气地坐着。三声炮响后，值殿武官上来奏报：“秦日纲、陈承瑔二犯已伏法。”

洪秀全看了石达开一眼，说：“二人已除，达胞可专心执掌朝政了。”

石达开问：“臣以什么名目提理政务呢？”他问得是有道理的，杨秀清和韦昌辉都兼着军师，有此衔方可总揽军务。

但洪秀全此时说：“封翼王石达开为通军主将，主持军务。”通军主将是他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在场的官员都觉奇怪，怎么又冒出个通军主将的衔儿？

洪秀全说：“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他的最终选择是亲裁庶政，也算给石达开一点颜色看。

石达开明白洪秀全在收权，事实上已废除了军师。石达开一点也没有显出不悦，他跪下谢恩道：“臣谢天王之恩，陛下兼做军师最好，免得号令别出，臣凡事后奏就是了。”

洪秀全脸上是漠然的表情。

他现在是不不得已而用石达开，可又是恨他的。石达开一点都不给他面子，洪秀全在百官面前为秦日纲、陈承瑔求情，石达开

却执意不从，洪秀全从他的身上又看到了杨秀清、韦昌辉专横跋扈的影子，他不能不有所防备。

现在，洪秀全视为左右手的两个人同时被石达开杀了，恼恨之余，他灵机一动，冒出了一句“军师也是朕做”，这也是给石达开一点颜色看。如果有可能，洪秀全真的想军政大事躬亲了。

洪秀全又忽略了这样的后果，要用石达开，又不信赖他，一开始就形成的裂痕，日后会不会导致君臣两人的彻底分崩离析？洪秀全又一次短视了。

第 78 章

忠言逆耳不肯听，一个是太无主见，一个是太有城府。



武昌城牢牢地控制在韦俊手中。韦昌辉和韦氏一门被杀震撼过武昌，可韦俊没有表现出不理智的举动。

曾国藩却没有放过他。

辰时到午时照例是放居民进出城的短暂时间，杨载福和黄广化装成了盐贩子，挑着食盐，盐筐上放着韦玉娟的孩子太平，大大方方地来到城门口，他们有伪造的太平军发的运盐牒牌，顺利地进了城。

他们在韦俊衙署旁找了一家客店住下。

混进城容易，见韦俊却等了好几天，韦俊一直忙于各防地视察，这天回到衙署，正在洗脸，韦以德进来说：“有两个人从东京来，一个叫黄广，叔叔认识吗？”

“黄广？”韦俊擦着脸，问，“是不是脸上有胎记的？”

韦以德说：“是。”

“他还活着？”韦俊说，“快叫他进来，他一定知道北王府的内情。”

韦以德说：“他和另一个人一起来的，他们带来一个孩子，说是玉娟姑姑的儿子，专程送来的。”

韦俊说：“快请！”

韦以德出去，不一会儿，杨载福和黄广抱着太平进来了。

两人向韦俊施了大礼，黄广垂泪说：“丞相，北王府好凄惨啊，此仇不报，我吃不香睡不着啊！”

韦俊扶起他二人，问：“这位是——”他一直在注意这个面目清癯、两眼有神的中年人。

黄广说：“是路上交的朋友，贩私盐的。这次就是给咱太平军送盐的。”

韦俊看了看他怀中的太平，问：“这是玉娟的孩子？我的外甥？”

“是。”黄广说，“北府屠城那天，他母子险些被杀，后来是洪宣娇给救了，玉娟公主受两次惊吓，疯了，满大街跑，小的怕这孩子被人谋害，就偷了出来，给丞相送来。全仗这位杨先生了，他派个朋友帮我把孩子带出了城，不然飞鸟也别想飞出来。”

韦俊抱过孩子看了一会儿，说：“好可怜的孩子。”他对韦以德说，“给他找一个奶水好的奶娘，从今往后，就由我这个舅舅带他吧，长大了好为韦家报仇。”

韦以德抱走了孩子，

韦俊问黄广：“你打算去哪？”

“我能去哪？我到家了。”黄广说，“我还给丞相当差。”

韦俊说：“你都是旅帅了，哪能再当杂差？”

黄广说：“小的就是当了再大的官，在丞相面前也还是个牌刀兵，一辈子也不会变。”

韦俊很高兴，对杨载福说：“你看，我们天国的人，都是义气当先的。先生，我该重谢你。”他回头喊：“叫圣库准备二百两金子。”

杨载福说：“金子，在下一两也不能受。千金易得，一友难求，在下能与韦丞相有一面之交就知足了。”

韦俊问：“先生有意留下吗？我们太平天国很需要会经商理财的人。”

“谢谢丞相提携，在下还是贩我的私盐自在。”

杨载福发现韦俊一直在冷眼观察他。

韦俊单独招待杨载福，因是贵客，破例备了酒。他亲自给杨载福倒了酒，说：“先生不像是生意人。”

杨载福大惊，问：“丞相怎么会这样看？”

韦俊笑而不答，他起身来到杨载福身后，冷不防将其衣领向后一扯，露出两个肩膀，都被扁担压得红肿了。

杨载福忙问：“丞相这是何意？”

“盐贩子是靠两个肩膀头吃饭、养家的，个个肩上有厚厚的老茧，你挑了一趟盐就压得如此红肿不堪，你怎么蒙骗得过去！”

杨载福坦诚地哈哈大笑起来：“丞相好眼力！”

“你还笑？你不怕我杀你？”韦俊说，“你是奸细，对不对？”

杨载福递了一张名帖过去，说：“既如此，在下也不隐瞒，要杀要剐，听凭裁处了。”

韦俊看了名帖，说：“我说你不是平庸的生意人嘛，原来是水师提督杨载福杨大人，咱们战场上没少交锋，可惜未曾谋面。今先生此来何干？”

“不是给丞相送外甥来吗？”杨载福谈笑风生，无一丝慌乱表情，这令韦俊暗暗称奇，他问：“你不怕我把你推出辕门斩首示众？”

“你不会。”杨载福又说，“给你千里送外甥，纵然无功，也

不犯死罪呀！如将军那么心胸褊狭，还能做成什么大事呢？”

韦俊问：“足下费这么大功夫千里送子，为的是什么？”

杨载福说：“为足下之平安。”

韦俊说：“我有几万铁骑，武昌固若金汤，我有什么不安全之虞？”

杨载福笑道：“丞相不过是强撑着而已。现韦家失势，石达开临朝执政，你是他的仇人，你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韦俊说：“先生是来用反间计吗？”

“这还用什么计吗？”杨载福说，“丞相如今是四面受敌，令兄得罪了杨秀清，杨氏一门和他们的部将恨你，天王下令诛韦，天王也不会信任你，你不及早为自己找一条后路，等到大祸临头时，岂不迟了？”

韦俊说：“我为太平天国尽忠、尽力，死而后已，你别再梦想我能降清妖。来，请喝酒，不谈此事。”韦俊自己不喝，只劝杨载福喝。

“豪爽！”杨载福说，“看来曾部堂看错了人。”

“哪个曾部堂？曾国藩吗？”韦俊说，“是他派你来的？”

“是的。”杨载福说。

“这个‘曾剃头’，他杀了我们多少太平军弟兄，他是清妖的头号鹰犬。”韦俊说，“你告诉‘曾妖头’，我有朝一日抓住他，食其肉，寝其皮！”

杨载福不但不生气，反倒笑起来。

“你笑什么？”韦俊火愣愣地问。

“我笑丞相并不了解曾部堂。”杨载福说，“没见到丞相前，人都说你红眉毛、绿眼睛，杀人不眨眼，还生吃人心。想不到你是这样一位儒雅之人。曾部堂也一样，是个谦谦君子，你们谁都不该骂谁，各为其主嘛。”

韦俊说：“先生，不要再谈此事了，我不为难你，你也别为

难我，你明天早早回去，我们还是在战场上说话吧，那时我可不会敬你酒了，我的刀剑也无情了。”说毕哈哈大笑。

杨载福笑吟吟地说：“不虚此行。”

“你未曾劝降，已被我识破，怎么叫不虚此行？”韦俊有几分嘲弄地问。

“见识了太平天国的战将，一不虚也。”杨载福说，“蒙你如此厚待，二不虚也。我将来万一在战场上与君狭路相逢，一定为你准备一条华容道。”

两人都大笑起来。

二

杨载福似乎没有达到劝降目的，无功而返，但曾国藩却说他是有功的。曾国藩认为，韦俊没有杀他，绝不是他特别仁慈网开一面，恰是他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曾国藩多少猜到了韦俊的心态。

他此时实在是惶惶不可终日了。他几次做噩梦，梦见石达开派人来捉拿自己。他知道，石达开对他不可能不欲除之而后快，所以迟迟没下手，是因为韦俊手握重兵，又驻防在武汉重镇。

事实上，韦俊已无心与敌力战了，他的手下人似乎也看到了一些端倪，甚至觉得在韦俊手下干没出路，说不定哪天成了逆党，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出路，打起仗来难免推诿，不肯卖力。

也许官文、曾国藩也看出了武昌太平军人心涣散的苗头，加紧调兵日夜攻城。韦俊已经暗自决定弃守武汉了。他一直督令加紧打造船筏。

韦以德猜到了几分，问：“我们要撤守吗？”

韦俊说：“你没看出来吗？石达开根本没有死守武汉的意思，他好像要全力保江西。我们手里就这点兵，不保存实力，将来更

无立锥之地了。”

“什么时候撤？”韦以德问。

“明天。”韦俊说，“从东门撤出，登舟排沿江下驶。”

韦以德说：“我们三占武昌，三次退出，不知还有没有四攻武汉之役了？”

韦俊望着茫茫水天，没有回答。

武昌城轻而易举地落入清军之手。

清军攻入武昌，静悄悄地空无一人。

清军四处纵火，顷刻间火光烛天。

官文与胡林翼并马入城。胡林翼说：“长毛撤得干净利落，我们不过得到一座空城。”

“不能这么看。”官文道，“皇上对收复武昌看得很重，陷武昌，战局急转直下，我们便可全力追击，并与赣省湘军会师，马上写捷报，静候皇上褒奖佳音吧。”

胡林翼只笑了笑。

三

洪宣娇和汪一中骑马出城来找傅善祥。她两天前到底告辞出城了。

在谭绍光的营帐中，洪宣娇见到了傅善祥，她正在为谭绍光缝着衣服，谭绍光手忙脚乱地帮忙。

洪宣娇一迈进来就说：“状元郎成了贤妻良母了。”

谭绍光和傅善祥都笑着站起来，又是倒茶，又是上水果。谭绍光说：“什么风把姐姐吹来了？”

“好风。”洪宣娇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你们光上点水果可不行，得大把大把地送我金银珠宝。”

“你那么贪哪！”傅善祥笑道。

“我是给你们当大红媒来啦，选个好日子，可以结婚了。对了，咱们太平天国不讲什么黄道吉日，天天是好日子。”

傅善祥羞红了脸，说：“你胡说什么呀？谁要你做什么媒婆？”

谭绍光却在一旁咧开嘴乐。

“你不要我这个媒婆，是不是？”洪宣娇作了个抬脚要走的姿势，“你可别后悔呀！”

谭绍光说：“我是要谢媒婆的。”

洪宣娇笑起来，说：“说真的，不是开玩笑。昨天，我向天王说了你们相亲相爱的事，我说，让你们结了婚，天王才能调善祥进天王府去当掌朝仪，这是我提的条件。”

傅善祥满怀希冀地问：“天王答应了？”

洪宣娇说：“当然答应了。”

谭绍光说：“太谢谢姐姐了。”

“到处叫姐姐，就你嘴甜。”洪宣娇说。

“你谢什么？”傅善祥对谭绍光说，“我可从来没说过嫁给你呀！”

谭绍光说：“可也从来没说过不嫁我呀！”

“又赖皮！”傅善祥说。

“不嫁不行了，”谭绍光说，“这是王命撮合的大婚，谁敢抗命？”

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时曾宪跑了进来，问：“什么事，这么乐？”

洪宣娇说：“你有姑夫了。”

大家又乐。

曾宪却噘着嘴说：“她跟了姑夫去，我上哪去呀？”

洪宣娇说：“还愁没有姑姑吗？我不是你姑姑吗？跟我走就是了。”

洪宣娇传达的这条消息令傅善祥心安。她不是不想为太平天国尽力，她不愿到天王府去是不愿充当那名不正言不顺的角色。既然天王已答应让她与谭绍光先结婚，这说明天王是真心请她出山，看重的是她的才干，而不是她的容貌。

这天晚上，傅善祥约谭绍光到小渔村去，她说她要亲手为谭绍光做一顿全鱼宴。

那天的月色特别好，渔村特别安静，冬天的长江是枯水季节，昔日喧哗的浪声也消失了。

曾宪留在兵营里根本没回渔村来，小茅屋暖融融的，真正成了他们两个人的世界。

吃过饭，品着茶，谭绍光说：“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圆！”

“这有什么稀奇？”收拾碗筷的傅善祥说，“每逢十五，月总是要圆的。”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谭绍光不禁吟起苏东坡的词来。

傅善祥坐到他旁边，望着窗外一轮皓月，接下去吟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谭绍光说：“不是千里，而是咫尺之遥。”他向傅善祥伸出了手去。

傅善祥趁势在他手上打了一下，却被谭绍光紧紧抓住了。

傅善祥垂下了头，红云渐渐漫上脸来。她感觉到谭绍光那火辣辣的目光，那有力而颤抖的手，她的心在悸动，血也像加了温一样，烧得她全身灼热。

她很觉奇怪。杨秀清与她做爱时，她心里从来没发热过，反倒发冷、打冷战，那是一种无奈，一种义务。

谭绍光把她拥在了怀里，他的嘴唇紧紧地压着她的嘴，令她窒息，一种快慰的窒息。他的手在她身体的各个部分盲目地抚摸着……她悄声说：“绍光，不等天王为我们主婚后了吗？”

谭绍光早已解开了她的衣服，把脸埋在她的双乳中间，什么也没说，她也没有半点推拒的表示。

这一刻，月亮隐到了一片薄云中……

四

天王本意是由圣库拨一笔银子重建翼王府，规模可以超过原来的东王府。

石达开不肯另造新的翼王府，他说开销太大，便请了工匠，开始修复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建筑。石达开暂时找了一间完好的偏殿办公，官员们进进出出，公务繁忙。

汪海洋进来了，说：“陈玉成到了。”

石达开起身迎出来，双手拉住要下跪的陈玉成，说：“别行大礼，快进来。”一眼看见他身后跟着曾晚妹，石达开笑道，“本王叫豫天侯进京，可没叫你呀！”

曾晚妹说：“我是他贴身保镖，自然一起来，不用有令的。”

石达开开玩笑地说：“既然是贴身保镖，请一起进来吧。天京在天王脚下，尽可放心，你的豫天侯出不了事。”

曾晚妹边往里走边说：“那可不见得，这几个月天京都血流成河了，还说安全吗？”

石达开说：“这丫头，嘴还是这么不饶人。”

分宾主坐定，石达开对汪海洋说：“客人都挡驾吧，说我有要事。”

汪海洋出去，带上了门。

石达开问陈玉成：“能猜到为什么把你从皖北叫回来吗？”

“不会是斩草除根吧？”曾晚妹说，“你不是把他叔叔杀了吗？连天王求情你都不准。”

陈玉成怪她惹事，喝了一声：“你怎么胡说！”

石达开笑道：“我倒喜欢晚妹快人快语。我请你回来，是想向你道个歉……”

陈玉成问：“翼王杀错了吗？不然何以道歉呢？”

石达开说：“不错的事，也一样道歉。我杀汝叔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跟着韦昌辉所办的坏事实太多了。”

陈玉成说：“我劝过叔叔，劝他不要深陷到宫廷争斗中去，劝他到外面去领兵，他终不听我话，致有今日下场，这是他咎由自取，怪不得翼王，也无须道歉。”

石达开说：“难得你小小年纪，这样明事理。你在前线，你也知道，由于内讧，许多将领寒了心、散了心，使几个战场失利，韦俊不战而退出武昌就是一例。此时更须上下一致，和衷共济，你在皖北统辖一方，希你以大局为重。”

“这不需嘱托。”陈玉成说，“我叔叔尽管陷于纷争咎由自取，他也是为天王尽力，我也是为天朝尽忠。现殿下杀我叔叔和秦日纲而可稳住朝纲，我无二话，也无怨言，惟望今后齐心协力，使天朝蒸蒸日上，不再自相倾轧。”

石达开说：“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陈玉成说：“我要给叔叔去吊祭、圆坟，没有什么禁忌吧？”

石达开说：“你叔叔官爵未削，封号不夺，你尽管去祭扫，有一天我还要去吊祭呢，但不是现在。”

陈玉成说：“谢谢翼王叔叔！”

五

天王府后林苑的花在春天里一起开放了。

洪秀全的心情开朗多了，他已经好久不到后林苑来，时值江南草长莺飞的春天，万物复苏，他对陪侍左右的傅善祥说：“好多年以前，朕还是落第书生时，曾写过一首诗，你想听吗？”

傅善祥微笑道：“一定有龙腾虎跃的气势。”

洪秀全吟道：“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好诗！”傅善祥说，“都实现了，只是‘太平一统’似应包括长江以北，不打到北京，不能叫太平一统。”

“是呀，”洪秀全说，“迟早会的。三年前，林凤祥、李开芳功亏一篑，都是因东王只派了偏师……”说到这里，他突然问，“东王与朕有何不同？”

傅善祥说：“东王从来笑笑。”

“这只是个性。”洪秀全说，“朕指的是治理朝政。”

“天王想听真的吗？”她问。

“当然。”洪秀全说。

“东王其实很傻，”傅善祥说，“他干了那么多好事，却因为对群臣冷酷而遭人忌恨，他自然不会有好下场。”

洪秀全说：“还从来没有人这样评价过他。他逼封万岁，你怎么看？”

傅善祥说：“这也是他愚蠢之处。逼封万岁有什么用？不过是满足一种权力欲和虚荣心，若真想篡权夺位，就来真的，他这样做，没得到实惠，反激起民愤，葬送了自己。”

“你不得了！”洪秀全吃惊地站住，审视着她那张文静而秀美的脸，说：“想不到你如此有见地，如此老辣。那么，你是东王最宠信之人，你为什么不给东王出主意呢？”

“天王也想听真的吗？”傅善祥问。

洪秀全已带她走入了柳丝拂面的水榭，那里停放着已作为文物的一条大船，是当年洪秀全从武昌沿江东下金陵的座船，如今命名为圣龙船，两旁排列着十多尊铁炮，钲鼓各一，船上悬着三十盏宫灯，已成为后林苑一景。洪秀全坐在了圣龙船上，说：

“朕当然都想听真的。”

“天王须先赦我无罪。”傅善祥认真地说。

洪秀全愣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好，赦你无罪，不管你说什么。”

傅善祥说：“我为什么悄悄离开了东王出走？是因为我看到了他的最悲惨的结局，看到了大难就在眼前。可他看不到，我再三苦劝、苦谏，他终不听，我不愿看到他身败名裂，才走了。”

“你劝谏了他什么？”洪秀全信手敲了钲鼓一下。

傅善祥说：“我劝他向天王赔罪，虽然天父要加封他万岁，可他本人应坚辞不受，愿为天王效力终生。”

“这他怎么会听！”洪秀全笑了，也许认为傅善祥太幼稚。

但傅善祥说：“倘他当时真这么做了，还会有杀身之祸吗？”

洪秀全不假思索地答：“不会。”

“可惜他不听。”傅善祥说，“我说他，要这个惹人谤议的虚名是自毁，如真有心夺大位，那就派人去刺杀了天王，再诏告天下，历数天王之罪状……”

洪秀全勃然变色了，震惊、愤怒之余，他不敢小看这个柔弱女子了。

“天王还是动杀机了。”傅善祥望着洪秀全的脸色全然不惧，反倒笑眯眯的。

“你不怕朕杀了你？”洪秀全问。

“天王也许听说我为东王全尸的事了吧？”傅善祥说，“死，我早已置之度外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朕不敢小看你了。”洪秀全说，“当初杨秀清若真听了你的话，朕命休矣。”

“这天王也不能怪我，”傅善祥说，“各为其主，我那时是东王府人啊！”

“那你现在肯为朕这样谋划吗？”洪秀全问。

傅善祥说：“只怕天王不肯听。东王不肯听是他狂妄，自以为是；天王不肯听是太有主见。”

洪秀全突然笑了起来，他问：“你说，朕现在有没有忧虑？”

“天王一定以为我会说你无忧。”傅善祥说，“这也合乎情理，杨秀清伏诛，危机过去，已经没有天父为难陛下，又没有韦昌辉窥视王权，现在还不放心吗？”

洪秀全说：“说得太对了。”

傅善祥说：“可依我看，天王依然忧心忡忡。”

“你这可是妄猜了。”洪秀全说，“朕有了石达开，胜过杨秀清，还有什么忧虑？”

傅善祥笑道：“天王对石达开并不可能真正放心。”

这话说得洪秀全悚然心跳，这是他藏在内心深处的隐秘，是不准别人窥视的禁地，更不要说窥破了。他压着内心的反感，问：“何以见得？”

傅善祥说：“过去东王统管军政，那是师出有名的，因为他是军师，如今天王却只给了他一个通军主将，他会怎么想？”

“朕也并没有把军师给别人呀。”洪秀全说。

“天王如果废止了军师制，那是说得通的。可天王没有废除军师，而是自己当了军师，这在明眼人看来，是天王在收回权力。”

洪秀全被傅善祥一语说破，心里又恼火又无奈，他只能否认：“你说得不对。”但他自己也知道这否认是苍白无力的。他对傅善祥真是又怕又喜，又恨又爱，怕的是她的智慧超群，她会时时看破自己的一切，喜的是她有如此才情，现已成为天王府重臣，必为我所用。他恨是恨这女人宁可嫁一个小将而不肯服侍天王，爱的是她的时刻让他心跳的品貌……他不知道今后她在天王府里会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六

后林苑太湖石假山传来蟋蟀鸣叫声。

傅善祥到前面去了，洪秀全一个人在后林苑里转，宫女们只远远地跟着。

忽然他听见几声蟋蟀叫声，他循声转到太湖石假山后，见洪仁发、洪仁达和一群人在斗蟋蟀，洪仁发的那只是有名的“油葫芦”，个大而健猛，所向披靡，引起了一阵喝彩声。洪秀全皱着眉头在他们身后站着，说：“你们二位如此不长进，朕召你们进府，是让你们帮着办些军务上的事，你们却在这里斗蟋蟀，做小儿状！”

两人一见天王来了，吓得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土，宫女们一溜烟跑散。

洪仁发振振有词地说：“没事可干啊！那石达开根本看不起我们，我们去了，他就笑嘻嘻地说：自便吧，不必在这里劳神磨时光。你听这叫什么话，气不气人？”

洪秀全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两个哥哥，说：“你们要多为朕操心才是。”

“您何时让我们替您操心了？”洪仁发牢骚满腹地说，“您倒是把外姓人当成心腹对待，可是后来怎么样？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反您……”

洪仁达也说：“这石达开就一定可靠吗？我看未必。”

“他在朝野内外，口碑甚好。”洪秀全说。

“当初杨秀清的口碑不好吗？”洪仁达说，“人心是会变的，人心不足蛇吞象，不能不防啊！”在洪秀全听来，这真是话糙理不糙啊！

这话对于接受了天京事变许多消极教训的洪秀全来说，是打

中了要害的。皇权的魔影缠绕着他，他总感到有多少只不轨的魔爪伸过来攫取这只属于他的极权。他信任过很多人，到头来，一个又一个地背他而去，谁能保证这石达开不是如此呢？

在他沉吟的时候，洪仁发又用俚俗的谚语来启发他了：“打虎要靠亲兄弟，上阵还须父子兵！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用自己人？”

洪仁达明白洪秀全是嫌他们低能，就说：“是呀，我们没念几天书，没什么本事，可看家本事还没有吗？话又说回来，本事低而忠心，比本事高而谋反的不是好得多吗？”

一句话把洪秀全说乐了，他在这一瞬间作出了此前连自己也没想到的重大决策。他对他的两个胞兄说：“朕要封你们为王，怎么样？”

洪仁发睁大了眼睛，说：“真的吗？”

洪仁达却不轻信，说：“你这么轻信，他连一个丞相也不肯封的，我们不过是有职无权的国宗而已。”

洪秀全说：“朕代天父办事，岂有戏言。封是可以封，但你们要争气，你们要协助翼王办事，跟他学着点本事，你们真的有经天纬地之才，朕何必低三下四地去求别人？”

“太好了，早该这样了！”洪仁发说，“封我个什么王？名要好听点！”

洪秀全说：“一文一武怎样？”

“不好不好，”洪仁发说，“没福气。不如封安王、福王，平安、有福。”

“俗不可耐。”洪秀全无可奈何地笑了，说，“好吧，就依你，你是安王，二哥就是福王！”

第 79 章

出走是为了“表真”？天涯何处无芳草。

—

石达开刚给江西前线拨过一笔银子去，张遂谋进来说：“殿下，有桩奇闻。”

石达开不感兴趣，说：“又是母鸡打鸣、铁树开花之类的无稽之谈吧？”

“比那新鲜。”张遂谋说，“天王新封了两个王，殿下猜猜是谁？”

石达开吃惊之余，首先猜到的是蒙得恩。论忠于天王，他是没比的。

“没他的事。”张遂谋一脸高深莫测的神态。

“也许天王要选任年轻后生，”石达开说，“那就说是陈玉成、李秀成了。”

“也不是。”张遂谋说，“封了一个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

像听见了海外奇谈一样，令石达开笑得把刚吞进口中的一口茶全喷了出来，他问，“市井传闻吧？”

“怎么叫传闻，封典都备了。”张遂谋说，“这事咱们连点风声都不知道，要封典也不请殿下去商量商量。”

石达开收了笑容，深深地悲哀了。他悲哀的不是事先或事后告诉他与否，而是他分明感到了天王对他的不信任又加深了一步。

张遂谋说：“你知道这安、福二王是干什么的？可不是个白吃俸禄的虚衔儿，天王命他二人襄理政务，每天与殿下合署办公，共同襄理军政大事。”

犹如一桶冰水泼下来，石达开从心里往外全凉透了，他一句话都没说，灰心到了极点，还有什么好说。

张遂谋仍在点火泼油：“他们二位帮你把城门是蛮合格的！”

石达开又忍不住笑了。这是有典故的，那年天京闹粮荒，石达开不是提议放出三四万名妇女出城，省出些口粮来吗？这两位就讨了个把城门的差事，严酷勒索，每个出城女人身上的首饰、细软全被他们掠去，否则不放人，这就是他们的本事。此事在天国中成为笑柄。

石达开认为，从前，天王毕竟是公允的，他这两位宝贝哥哥不止一次闹着要官，可天王从未动摇过，现在是怎么了？或许是这两位已历经磨炼，长了本事了？

张遂谋哈哈笑了，但他马上悲观地说：“这可不是笑话，我不知道殿下将怎样与他们共同襄理政务？这分明是不信任殿下，是派人来监视你呀！”

“不要胡言乱语。”石达开及时制止，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

“你不说，我不能不说，不然我对不起殿下。”张遂谋说，“把军师之职收回去，已有迹象，现在就是傻子也看明白了。”

石达开心绪烦乱，站起来走了一阵，真是空怀大志，报国无

门啊！他一腔悲愤化作涔涔泪水，顺脸颊淌下来。

二

洪秀全被洪仁发、洪仁达缠得没办法，正为他们题写王府的大门匾额，已写完了“安王府”，正在写“福王府”。

洪仁发往纸上吹着气，说：“老二，你将来大门上的福字是不是得倒过来贴呀？”

洪仁达一时未能明白，问：“为什么要倒着贴？”

“过年贴福字不都全倒着贴吗？福到了呀！”洪仁发话一说出来，连洪秀全都忍不住乐出声来。

这时洪宣娇气呼呼地进来了，一见洪秀全正在题匾，更生气，哼了一声，坐下。

洪仁发说：“小妹生什么气？你两个哥哥同时封王，你还不乐？”

洪宣娇说：“正为此而气。”

洪仁发说：“啊，你是嫉妒啊！是不是你也想封王啊？”

洪仁达说：“小妹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真该封王，封了王能比咱俩多帮天王办不少事。”

洪仁发马上对洪秀全说：“那就封了吧？封谁不是封？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洪秀全说：“如果小妹不是个女的，朕早封她了，她比你们强百倍。”

洪宣娇说：“别叫我恶心了。若再封一个洪宣娇，我更在天京抬不起头来了，我得去投玄武湖。”

“你这叫什么话！”洪仁发老大不乐意，“我们又没做什么丢人现眼的事，你跟着难为情什么？”

洪宣娇说：“去听听吧，满朝文武一听这消息全都大哗，街

头上连童谣都出来了。”

洪秀全关切地问：“什么童谣？”

洪宣娇念道：“亲不亲，姓上分；王不王，兄弟总比外人强。封王还得是同胞，管它草包不草包！”

洪仁达说：“什么人这么嘴黑？”

洪仁发说：“下个令，谁家孩子再唱这个童谣，杀！”

洪宣娇冷笑道：“杀死了人头，杀不死人心，我们杀的还少吗？”

洪秀全说：“哼，什么童谣？都是文人编出来的，用以蛊惑人心。”这方面，他有切身感受，起义之初，他闷在屋中创作的童谣、偈语不也为起义推波助澜了吗？他立刻想到了石达开，他对两个哥哥说，“石达开必不满，他会认为这是在分他的权。好啊，没等怎么样，专横跋扈之心已露苗头。”

洪仁发说：“若不怎么说打虎还是亲兄弟呢！”

洪宣娇苦口婆心地劝洪秀全说：“就收回成命吧，别因小失大。大不了您多赏赐二位哥哥些银子，千万不要封什么王。我怕因此而寒了文臣武将的心！”

洪仁达教训她说：“你懂什么？你以为我们只求吃喝玩乐呀！我们这回就是要帮天王掌朝政的，再不能大权旁落了。”

洪秀全说：“哼，什么文臣武将反对？他们越反对，越证明朕做对了。他们弄什么童谣，无非是迫朕就范，朕主意已定，决不更改。”

气得洪宣娇起身就走了。

三

日夜兼程，正殿修复工程已经告竣，这天早上石达开带随从到这里来办公了。刚坐下，洪仁发、洪仁达带了上百名牌刀手，

威风凛凛地来会街办公了。

出于礼貌，石达开站起来说：“安王、福王安好？”

他们两人也向石达开拱拱手，洪仁发说：“以后天天见，不用弄这些客套了。”

石达开讪讪地坐下以后，他说：“今后军国大事，还请二位多出力。”

“那还用说！”洪仁发拿出一个鼻烟壶，倒了点烟末在手上，捅到鼻子底下吸了吸，狠狠地打了个喷嚏，说：“我们不出力谁出力？从前是马打江山驴坐殿，今后别再想了。”

见他说得不堪，洪仁达在底下踢了他一下。

石达开和殿上的臣僚们都哭笑不得。

洪仁达问：“今天有什么大事？”

石达开说：“江西瑞昌前线阵亡了两位将领，要派人去领兵。”阵亡者中就有石祥祯。

洪仁发连阵亡者是谁都不问，就说：“这可得派个可靠的。”

石达开问：“想必是有不可靠之人在外领兵了？求二位明言。”

洪仁发说：“那韦俊为什么不撤换？他跟天王有杀兄之仇，他能一个心眼吗？”

洪仁达补充说：“还有韦以德！”

石达开说：“韦昌辉谋反，并没有发现韦俊参与阴谋。多年来韦俊屡建功勋，岂可因其兄而获罪？那样，天朝上下怕没有一个干净的人了。”

“你这叫什么话？”洪仁发说，“这是姑息养奸。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出来个好主意，选派一些最忠诚可靠的人去当监军，这监军的级别要比丞相高，每个总制以上的官员跟前派一个去，监视他们，这样，谁好谁坏，谁想通敌、谋反，就都一清二楚了。”

石达开有几分警惕地问：“这可是天王的意思？”

洪仁达怕洪仁发说漏，忙递眼色，可洪仁发早冲口而出：“天王早这么想了，只是一时找不出这么多可靠的人来。”

石达开说：“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知道哪个可靠呢？今天看着可靠，明天又可能看他不可靠了。”也许在座的人都能听出石达开有所指。

只有洪仁发只顾一条道跑到黑，他说：“我有个好主意，先从洪姓里挑人，洪姓的能不可靠吗？”

石达开奚落道：“如果总制以上官员身旁都指派监军的话，至少要几百个，怕是洪家还得赶快多生些人丁才行。”

此言一出，殿上群臣全撑不住了，一片哄堂大笑。洪仁发再蠢，也听出其中的讽刺味道，他一拍桌子恼怒地走了。

他们哥俩一走，石达开马上与群臣研究皖北的形势。

四

1857年3月，石达开委托陈玉成“管带皖北”各路兵马，陈玉成实际成了那里的最高统帅。陈玉成4月27日攻下英山，5月上旬又率各路大军6万余人出桐城，在独山镇、陶家岭与湖北布政使李孟群大战，大败湘军。

这时李秀成屯兵六安，鉴于清将都兴阿、多隆阿在黄梅堵截陈玉成，李秀成要求捻军张乐行分兵两万支援，形势有了缓解。

陈玉成到六安来会李秀成时，李秀成叫侍从沏了一壶茶来，满屋子立刻弥漫起股浓烈的香气。

陈玉成嗅嗅鼻子，问：“什么茶这么香？”

曾晚妹说：“你忘了你脚下站的是什么地方？”

陈玉成拍拍脑门儿，说：“对了，六安的绿茶天下驰名啊！”

三人喝着茶，曾晚妹说：“该为大将军摆庆功宴呀！”

李秀成说：“皖北连战连捷，不是我李秀成一人之功，为何单为我庆功啊！”

“你升了合天侯了。”陈玉成说，“谕旨刚到，你马上就会看到。”

李秀成的反应很冷淡，只“唔”了一声，好像陈玉成在说别人封侯。

曾晚妹道：“李将军好像不怎么高兴？”

李秀成的不高兴是对比而来的。连洪仁发、洪仁达这样的草包都能封王，他这个“合天侯”还有什么价值，不过他不便这样说，只是平平淡淡地说：“为太平天国尽力就是职责，王侯将相，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

李秀成何时变得如此豁达？曾晚妹揭老底说：“既如此，你干吗说会拍马的官儿能拍大，能打仗的没人看见呢？”

陈玉成怕李秀成下不来台，瞪她一眼。

李秀成喝了一口茶，问：“封安王、福王的事，听说天京闹得沸反盈天了？”

岂止是天京？领兵将领一见翼王令到，二话不说听从调遣，安、福二王的令，没人当回事，有人还当场奚落。陈玉成说：“他们两个王也好可怜。”

李秀成说：“那，他们不是要到天王跟前去诉苦吗？”

“谁说不是。”曾晚妹说，“前几天我回天京去催饷，听几个熟人说，天王很生气，认为翼王有意让群臣出安、福二王的丑。”

陈玉成以为最可怕的是恶性循环。

群臣越是不听安、福二王的，这两人越到天王面前告状，说翼王坏话，天王也就越不信任翼王，翼王就越憋气，如此循环，不是很可怕吗？

李秀成叹道：“可别再出一次天京事变啊，那将彻底把太平天国毁了。”

陈玉成说：“天王经历两次波折，变得不敢放权了。”

李秀成说：“那也不能变成家天下呀！什么也不怪，此事不能怪翼王，原是天王封自己两个哥哥之过，不要说别人，我都不服，对太平天国来说，洪仁发、洪仁达有什么功劳？”

“姓洪就比什么功劳都大！”曾晚妹说，“若说封洪宣娇嘛，我倒心服口服。”

陈玉成说：“我们只能着急，有力使不上啊！”

李秀成从怀中掏出一份奏折，说：“我写了一道奏章，为天朝万年大计，我什么都不怕，我是冒死犯颜了。”

陈玉成拿过来一看，措辞确实挺尖刻，陈玉成觉得李秀成忠心可嘉，却又怕他为此触怒天王，就帮他斟酌地说：“你说恳请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这不会有什么。申严法令、肃正朝纲也不犯忌。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这句天王不会高兴，他是不赞成古制的。下一句是要害，任人惟贤则国昌，任人惟亲则国亡，是不是太尖刻了？”

李秀成说：“不这样怎能促天王猛醒？”

曾晚妹说：“其实应当点出洪仁发、洪仁达的名字来，明确指出，用他们干政，人心不服。”

李秀成说：“太直白了，天王面子下不来，所要说的，全都有了，这我都怕天王发火呢。”

五

李秀成没有猜错。

洪秀全接到李秀成的奏折后，脸色很不好看，他把奏折掷下，说：“这李秀成刚刚封侯，大印还没有拿到，就不得了啦！”

坐在下面的石达开不知他奏的是何事惹天王发如此大火，就叫人拾起来，看了后又传给了安王、福王。

洪仁发看不懂，问洪仁达：“说些什么？咬文嚼字的？”

洪仁达说：“说天王任人惟亲了！”他倒很能抓住要害。

洪仁发说：“笑话！不用亲的反用疏的？疏的心眼长得歪不歪，谁知道。”

洪秀全问石达开：“达胞怎么看？”

石达开斟酌着用最委婉的词说：“李秀成用语虽有不当，可一片忠心可嘉，他是希望天朝兴旺。”

“是吗？”洪秀全说，“那你也是认为朕用人不当了？还不是指着安王、福王所言？朕看这是有人在煽邪风。”

石达开已不能再说什么了。

洪秀全对蒙得恩说：“为朕草拟一道诏旨，着即革去李秀成封爵、官职，在军中效力自赎。”

佝偻着背不断剧咳的蒙得恩说了声：“臣遵命。”

石达开在心里叹息了一声，默然地回到翼王府。

石达开在人工湖旁走来走去，他的影子和月亮一起投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

汪海洋走来了，远远地站在树下，看着心神不宁的石达开。

石达开发现了他，问：“你明天早上不是上江西前线吗？不早点睡，又来干什么？”

汪海洋说：“我不去了，我给殿下当一辈子牌刀手。”

石达开说：“我不能再耽误你了，你去领兵打仗，能为天国做更多的事情。”

汪海洋问：“殿下，你很为难，是吗？”

石达开说：“啊，没什么。夜深人静，总是想起惨死的亲人，难以入睡。”

汪海洋说：“殿下总要想得开才行。”

“你去睡吧，我没事。”石达开打发走了汪海洋，沿着湖边走上石拱桥，却发现石益阳俯身在栏杆上呆呆地看着水中的月

亮。

石达开问：“你不是回屋去睡了吗？”

石益阳说：“我想起了白天在街上看到的一个揭帖，就更睡不着了。”

“揭帖？”石达开问，“什么揭帖？”

“要我背给你听吗？”石益阳说。

“你背吧。”石达开也俯身在玉石栏杆上，看着水里曲里拐弯蛇一样的影子。

石益阳背出来的实际是一首格律韵脚都不工整的五言诗：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
自谓此愚忠，定蒙圣鉴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
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
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

她刚念了一半，石达开脸色早变了，他厉声说：“住口！你怎么敢随便翻我的箱子？”

石益阳说：“您写的这首诗并没放在箱子里，倒是我怕宫女、女官们传出去，替您收起来了，您怎么反倒怪我！”

石达开消了火，说：“我错怪你了，都是我心绪烦乱，信笔胡写而已。”

“我看不像信笔胡写。”石益阳说，“我看爹已极度悲观失望，是想一走了事，不愿再待在天京与天王共事了，是不是？”

石达开说：“你既已猜到，我不瞒你。你说，我不寒透心了吗？在人家猜忌和构陷中过日子，那是什么滋味？我石达开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死，怕的是别人不以心换心。”

石益阳说：“可是您一走，天朝大厦不是要倾倒了么？”

“那也不一定，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石达开说，“安王、福王不是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吗？”

石益阳忍不住笑了起来。

石达开说：“最可怕的是君臣疑忌，我如不及早抽身退步，迟早会步杨、韦后尘，招致杀身之祸。”

石益阳劝石达开，天王连遭杨、韦之变，杯弓蛇影是难免的，爹爹以赤诚之心，总能感动天王，不要过于忧心，也不可太多听信张遂谋、曾锦谦这些谋士的话。

石达开自信不是哪个谋士可以左右自己的。在杨、韦事变中，天王权力受到挑战，他那样使手段，石达开尚能理解。可现在，对石达开也是无端地猜忌起来，他再也不能亲眼目睹自相残杀的悲剧了。

石益阳说：“天王有天王的难处，爹不是这么说过的吗？”

“是的。”石达开说。直到这时他也不肯把上层倾轧内幕告诉纯洁的孩子，她还是小孩子，她还不懂什么是权术。其实，天王是放纵杨秀清，使他变本加厉地张狂，到了杨秀清忘乎所以时，就令石达开和韦昌辉除掉他，随即又看到韦昌辉威胁了皇权，那就再借石达开之力杀掉韦昌辉。他永远是策划者，永远是赢家。那么，下一个被除掉的，除了石达开还有谁呢？石达开只告诉石益阳，他回到天京来，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石益阳说：“既如此，您为什么从安庆回来？”

“我也有过幻想，”石达开说，“我也为太平天国大局着想。可事实击碎了一切。李秀成上书说让天王‘任人惟贤’，就犯了大忌，下令削去一切官爵，这就是在我面前杀鸡给猴看。”

石益阳说：“爹不是有宏大的抱负吗？要把太平天国治理成一个真正的人间天堂，现在您放弃了吗？”

“我并不背弃天国。”石达开认为他再在天京待下去，已没

有价值。他蔑视洪氏兄弟的诡谲权术，他在天京大展宏图之路已阻绝，反倒陷进危机四伏的陷阱中，他已无力扭转乾坤了。

石益阳知他去意已坚，就说：“您一走，会把人心都走散了，那损失就大了。”

石达开嘴上说“不会”，内心却想，果真那样也好，让天王也清醒一下，即使是洪氏的江山，也还是要别人来为他打、为他保的。我出走，是向天王“表真”，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

石益阳不再说话了，石达开看到她的瘦削的肩膀在抽动，就走过去扳过她的身子，看到她脸上满是泪水。

石达开问：“你怎么了？”

石益阳说：“我知道爹爹离京出走是错的，可我又不能说服您，我心里不好受……”

石达开将石益阳揽在怀中，说：“好益阳，不要难过，你的父亲从无害人之心，今后也不会有。但是，连防人之心都没有，那岂不是蠢人了吗？天涯何处无芳草！”

第 80 章

金牌可发六道，“罪己诏”一道也嫌多。

—

石达开在夜阑人静时分拜别了刚刚恢复了原来样子的翼王府，又遥望着天王府的金龙殿拜了几拜，含着泪悄然离开了天京。

他走得急切而从容，他几乎没有家口，汪海洋也早被他打发到江西前线去了，跟随他上路的除了石益阳，只有几个亲兵牌刀手。

他临行前仿效汉寿亭侯封金挂印的成例，把“太平天国通军主将”的大印高高地吊在了翼王府大殿的大梁上。

洪秀全知道石达开离京出走消息时已是当天下午。洪仁发、洪仁达从翼王府拿回来一张纸，这是洪仁达称为“反诗”的，正是石益阳看到的石达开那首明志诗。

洪秀全注意到了诗中“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几句，他力图抹去石达开出走的消极作用，就

对两个王兄说：“不要乱说，这不是反诗，他是一再对朕表真的。”

石达开的出走，对洪秀全的打击不亚于杨秀清、韦昌辉之乱。他一连说了几声“天丧我也”，坐立不安。

对洪秀全的颓丧和绝望，洪仁达大为不解：“天王那么不放心石达开，他走了不正好吗？去了一块心病！”

“混账！”洪秀全第一次骂出了粗话，“石达开走了，谁来号令三军？他们听你的吗？又有谁来主理朝政？那些臣僚们听你的吗？朕不放心他，并不是不用他，朕猜疑他，是防他而非挤走他。”

洪仁达说：“那就再招回他就是了。”

洪秀全说：“谈何容易！”他知道，此人非杨秀清、韦昌辉可比，极有城府。凡事不思虑成熟，绝不轻易去做；一旦决定，万牛莫挽。他已预感到天朝从此失去了石达开了。

“他不至于反叛吧？”洪仁达说。

“那不会。”洪秀全倒不担心也不怕他反，最怕的是他另立山头，发一纸告示，则天下半数以上军民会跟他而去，那太平天国才是大厦将倾了。

洪仁达绝对没有这样的远见，他说：“我不信石达开有这么大的魔力。”

洪秀全说：“也许后果比这要严重。”他在地踱了一阵，说：“马上派人去打听，石达开去了哪里，有什么举动，朕再决定应对之策。”

洪仁达答应一声去了。

二

石达开回了安庆。

一路上张遂谋、曾锦谦把印好的《翼王谠谕》到处张贴，连天京外的金柱关也贴上了，无论是太平军将士还是平民百姓，见了石达开那词恳意切、和着血泪的自白，都同情他，为他不平，自然都站到了他一边，那些本来就是他旧部的将士更是随时准备跟随他了。

陈玉成和李秀成其时正苦战皖北，看到了石达开的“谠谕”，心里又急又痛。

他们虽也同情石达开，可陈玉成却不能原谅他。如果石达开真的拉走他的势力，那对天朝来说，就是釜底抽薪的大灾难，远比杨韦之乱杀几万人的损失要大。

陈玉成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接到了石达开的训谕，令他去安庆议事。

他想起了石达开起兵靖难前的那一次安庆将领会议，想起了石益阳稚气而真诚的笑容……那次是很圆满的，在许多人头脑发昏时，石达开保持了清醒的神智，他的决策很得当、很有分寸，没有把太平天国拖向毁灭的深渊。陈玉成对他是敬佩的、心存感激的。

这一次他还能这样清醒、这样顾全大局吗？陈玉成真的没有几分把握。

接到翼王之令，陈玉成本来是分不开身去安庆的，这里战事瞬息万变。

可陈玉成又非去不可，也许自己能对天国面临危难时尽一点绵薄之力。若放弃了这样的机会，万一出了偏差，此生此世都会追悔莫及。

他抱着最大的希望，和曾晚妹向安庆进发了。他希望石达开不要把太平天国这艘航船引向暗礁，引向倾覆。

陈玉成赶到安庆时，从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各战略要塞赶来的大将已经云集翼王帐下。

李秀成也来了，他因为被罢了官，袍褂上没有官衔标志，光秃秃的。

开会那天，会场气氛很沉重。石达开开宗明义地对将领们说：“正如我在谘谕里所说，我出走，一不是背离太平天国，二不是背弃天国将士，我是想让太平天国圣火永不熄灭。我再在天京待下去，就会重演天京事变的悲剧，到那时，天国的基石就会动摇，我们流了许多血所开创的大业就会付之东流。今天召集各位来，是想申明我的想法，愿跟我者当结为兄弟，不愿跟者也可留下随天王建功名。”

张遂谋应声说：“我愿跟翼王走到底！”

“我也愿！”曾锦谦站起来。

接着石镇常、石镇吉、石镇发、石镇全等纷纷站立，表示“愿随翼王”。

杨辅清、杨宜清是外姓人，他们的表态令人震撼，杨辅清说：“翼王高义，如不是翼王仗义，东王只能冤沉大海，今我兄弟愿随翼王打到天涯海角。”

接着一大批将领，如赖裕新、傅忠信、余子安、余忠辅、蔡次贤、朱衣点、童容海、吉庆元、汪海洋等都庄严起立，宣誓般地说：“愿随翼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石益阳点了点人数，82个将领。

整个大厅里显得十分肃穆悲壮。

陈玉成如坐针毡，他看了没表态的李秀成、林启蓉一眼，把眼光掉向窗外，不敢看石达开。

张遂谋点将了：“林丞相，你想好了没有？”众将领刷地一下把目光全掉向了林启蓉。

林启蓉有些局促不安地站起来。

曾锦谦说：“你可是翼王一手带出来的将领啊！”

黄玉鹰说得更直白：“他刚跟翼王时，才是一个两司马，管

九个圣兵。”

林启蓉看了陈玉成一眼，陈玉成投给他的是鼓励的目光，林启蓉鼓足了勇气说：“我有今日长进，确是翼王一手栽培，我终生不忘。按理说，翼王走到哪里，我林启蓉该跟到哪里。不过，眼下林某人所守之九江，控扼长江险要地段，一旦抽走人马，便使天京失去了屏障，我将成为罪人……”

石镇常讥刺道：“看来，太平天国没有林丞相，大厦将倾了。”

石镇吉说得更挖苦：“林将军留下吧，天王能封你为王呢。”

许多人笑起来，弄得林启蓉很尴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陈玉成感到很痛心，他看到了石达开向他投过来的热切企盼的目光，他无法再回避了，就站了起来，说：“翼王在天京出走，令人同情，我也担心悲剧重演，那我们的太平天国就是自掘坟墓了。为今之计，带大兵另走一路，我以为不妥，我们可以联名上奏，请求罢黜无能的安王、福王，稟天王，请翼王回天京提理军政，我想，天王会权衡利弊的。”

张遂谋反驳说：“返回天京？怕命都没了！”

黄玉鹰说：“你陈玉成倒是很忠心的，可天王一样把你叔叔处死了呀！”

李秀成站了起来：“豫天侯所言极是，我们不能意气用事。倘在座的各位将领都随翼王出走，那势必将你们所镇守的天国大片疆土拱手送给清妖，这是天国将士用命换来的城池、土地呀！”他说得热泪盈眶。

张遂谋说：“说话的这位是谁呀？你的官爵都被削去了，如今不过是个戴罪军中的白人，你却这样忠于天王，天王真是错怪了你呀！”

好多人嘲讽地笑了起来。

李秀成说：“是呀，我现在不过是个有罪的白丁，可我是天

国的一员，我为天国流过血，我不能因为一己私利和恩怨而置大局于不顾。”

这句话在议事厅里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好多人喧哗起来：“这是说谁呢？”“好大的胆子！”“赶他出去！”

石达开摆摆手，让群情激昂的会场静下来，他说：“人各有志，本王早已有言在先，愿随者随，愿留下为天王建功名者听便。只是，本王不能容忍泼污水，我石达开一心为天朝，我搭上了一家几百口子的性命，我怎么是为了一己私利？如为私怨，我也不会仍然举着太平天国的旗帜。我依然是翼王，我不谋反，不犯上，仍把打败清妖为目标，我上对苍天，下对后土，我石达开是天国罪人吗？”他也激动万分，说得热泪滚滚。

会场气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李秀成第一个退场，接着林启蓉和陈玉成走了，又有黄文金等几个将领跟随他们走出了议事厅。那无数双逼视他们的眼睛像是剑丛枪林，他们几个就是从这危险的通道走出来的。

三

安庆城外的气氛凄凄凉凉。

只有石益阳来送陈玉成和李秀成，三个人都默默无言，走了很远，陈玉成站住了，说：“你回去吧。”

石益阳说：“希望二位将军不要怪罪我父亲，他也是不得已呀！”

“什么不得已？”李秀成说，“有的告示上都有这样的话了，解散金陵旧党，这实际上是抛弃了天王，抛弃了太平天国呀！”

石益阳说：“李将军误会了，他说过，打到天涯海角，他也是太平天国的人。”

陈玉成说：“益阳，你想想，今天的会上，八十多个将领要

跟翼王走，这一来，皖北、皖南很多太平天国疆土必沦丧敌手，辛苦打下的江山何等不易呀！翼王振臂一呼，一大半天朝士兵走了，清妖趁这时打来，天平天国岂不是危在旦夕了吗？

李秀成说：“你是翼王最钟爱的女儿，希望你能劝他回心转意，不回天京可以，带我们在各战场歼敌，切不能远走他乡，那太平天国就完了。”

眼含热泪的石益阳说：“二位放心，我将以死谏争。”

陈玉成跳上马背，说：“后会有期。”

石益阳哽咽着说：“万一父亲带走了旧部，太平天国只有你们几位独撑危局了。”

李秀成向她扬了扬手，也跳上马，他对陈玉成说：“有时我觉得很怪，为什么堂堂翼王，却不如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丫头明大义呢？”

陈玉成说：“她的心地是一块纯洁无瑕的素绢，还没有染上功名利禄的污渍，我们也不如她啊！”

两人感叹地打马离去。

四

谭绍光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见到他的夫人傅善祥，她穿着相当于侯爵的官服，端坐在天王下手，静听他的禀报。

谭绍光把他从金柱关揭下来的《翼王谕》呈上，说：“这是臣从金柱关揭下来的，天京附近的圣兵们人心浮动，很多将领带本部人马随翼王去了。”

洪秀全看着那几张谕、露布，手直抖，脸部的肌肉也在抽动。

洪仁发看不明白，却能听明白，他说：“这是谋反，我们就该发兵讨逆，把石达开抓回来正法。”

洪秀全瞪了他一眼，没有出声。

洪宣娇说：“你说得真轻巧！翼王几乎带走了天朝十之七八的兵，你用什么来对抗石达开？说梦话！”

傅善祥说：“现在守卫天京的兵力只有七八千人，又多为老弱残兵，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现清妖得了消息，江南大营声势复振，我们没有机动兵力，何以御敌？”

谭绍光说：“现江南清妖大营兵锋已直逼镇宁，天京再度陷入危机。”

洪秀全说：“那怎么办？非我负石达开，而是石达开负朕，背朕而去呀！”

洪宣娇说：“石达开出走，事出有因，如天王不封安、福二王以分其权，不会这样。”

傅善祥一直不语。

洪秀全掉头问她：“卿意如何？”

傅善祥说：“天王还真心心想请石达开回来辅政吗？”

洪秀全愣愣的，没有立即回答。

洪仁发说：“太平天国没他石达开，我不信天会塌下来，地会陷进去。”

傅善祥又说：“天王请石达开回来，有两种请法，一是真心请，二是做权宜之计。”

洪秀全问：“何谓真心？何谓权宜之计？”他想起傅善祥给杨秀清出过的计策，不能小瞧她，因此很注意听。

“权宜之计，就是先稳住石达开，”傅善祥说，“让他回来，可答应他提出的条件，让他主持军务，击败江南大营，度过危机，再慢慢收拾他。”

洪仁达马上表态：“这样好，有账不怕算，晚算更要连本带利一起算。”他毕竟做过小买卖，张口是生意经。

洪秀全不耐烦地说：“不是听你的。”

傅善祥说：“真心请他，那就得真心认错，令石达开心悦诚服，他就会像从前一样拼死为天国效力。”

洪秀全说：“请他回朝，当然只能是真心诚意，岂能用权诈之术？”是不是言不由衷，别人无从判断，但天王着急是真的。

傅善祥看了洪宣娇一眼，说：“那就好办了，天王该知道怎么办了。”

洪秀全明明知道傅善祥有所指，却并不往这上说：“朕令全城文武大小官员联名上一表章，向翼王求救，朕亲书一道手诏，刻在一面金牌上，派特使送往安庆。还是宣娇去吧，你在翼王那里有面子。”

“我有什么面子？”洪宣娇说，“上次让我提着韦昌辉的人头去请石达开，请来了又怎么样？又把人家逼走了，我可没有脸再去。”

洪秀全说：“是他自己要走，怎么是朕逼走的？”

洪宣娇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那还不叫逼？你用两个王看着他，他心里是什么滋味？换了我，我也要走。”

洪秀全不理妹妹，把脸掉向傅善祥，问：“你看，这样行吗？啊，对了，还有一事，立刻发诏旨，发还李秀成的职爵，朕听说惟他和陈玉成、林启蓉拒不从石达开出走，且据理力争。”

“这一条能得民心。”傅善祥说，“不过，仅仅是发金牌请他，发十二道金牌也无济于事，这不是诚心。”

洪秀全勃然变色道：“这还不叫真心，难道要我向他下跪称臣，他才肯回来吗？”

坐在末座的谭绍光已觉得无法再听下去了，悄悄起立，退出了真神殿。

傅善祥知道洪秀全的“王权”受到了挑战，他终于忍不住发雷霆之怒了。她本来还有更重要的话没说出来呢，她想，洪秀全也知道她打的是什么主意，两人彼此心照不宣。既然天王用发怒

堵塞了言路，傅善祥只是淡然一笑，不再出声。

恰是这看破红尘的淡淡一笑，更令洪秀全恼火，他站起身拂袖而去，长袖带翻了绿玉樽……

五

他生他的气，咱们乐咱们的！这是洪宣娇安慰傅善祥的话。她说谭绍光难得进城，一定要请他们到家里去吃一顿家宴。

菜肴摆了满满一桌子。洪宣娇见谭绍光急急忙忙地狼吞虎咽，就拍拍他：“别像饿鬼托生似的，慢点吃，今晚就住我这儿，明早再出城去。”

“那可不行。”谭绍光说，“清妖江南大营随时来攻，我不在丢了大营，我可吃罪不起。”

趁他说话的时候，傅善祥夹了个大肉丸子埋在他碗中，洪宣娇看见了，笑道：“哎，这是在我家，别太不像样子。”

傅善祥又夹了一个塞给洪宣娇：“不偏不向。”

洪宣娇笑问谭绍光：“翼王没有召你去？”

“岂能不召？”谭绍光说，“我没去。”

“我知道了。”洪宣娇目视傅善祥说，“是有人节制你，比翼王的帅令更管用，是不是？”

谭绍光说：“这可太小瞧我了，我一走了事，把天京大门向清妖江南大营敞开，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

“好样的。”洪宣娇说，“这么忠心耿耿，你今天在天王面前为什么不表表功？”

“那有什么意思。”谭绍光不在意地说。

洪宣娇说：“我以为是咱们的掌朝仪绊住你的腿了呢。”

傅善祥说：“他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枕边风更吹不动了。”

几个人都乐了起来。

洪宣娇说：“像你这样忠于天王的人已经不多。”

“我更忠于她。”他用筷子指了指傅善祥，说，“她在朝中执法，我随了翼王，万一天王发怒，砍了我夫人的头怎么办？”

傅善祥说：“又没正经的。”

谭绍光说：“你今天对天王太不客气了，我后来吓得都不敢听了，我看你迟早要落个直言犯上的罪，不会有好下场，还是跟我回家吧。”

洪宣娇说：“不行。天王府没有她，天王跟前就没有一个直言敢谏的人了，只有她能令天王信服。”

“看不出，你有这样的本事。”谭绍光望着傅善祥笑。

傅善祥说：“我不想巴结往上爬，也不怕杀头，所以我能说真话。大不了让我滚蛋，或杀头。我早就告诉天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谭绍光说：“召石达开回来的事，看来是无望了。”

“不会。”傅善祥说，“别看天王发怒，他还得找我。”她这话连洪宣娇都认为是言过其实。

正当谭绍光和洪宣娇半信半疑的时候，汪一中神色紧张地进来，说：“天王驾到，已经进了大门。”

几个人都大感意外地站起来，谭绍光忙拿帽子：“我得马上回避。”可是已经迟了，洪秀全带着司琴进来了，应声说：“不必回避，是朕来惊扰你们，并非你们之过呀！”

几个人忙行了大礼，洪秀全坐下，看看桌上的菜肴，说：“味道很诱人啊！朕也想吃了。”

傅善祥说：“那就再叫里面炒几个天王爱吃的菜来。”

洪秀全变得十分随和，拿起一双筷子，夹了一口菜，品味着说：“不坏，好像天王府的厨子还烧不出这样的好味道来。”

洪宣娇问：“怎么，不用人先试试有毒没毒了？”

洪秀全说：“若你们几个也能给朕下毒，那朕活着也没多大意思了。”他说这话时，饱含了经受众叛亲离打击的内心苦痛。

几个人又围在一起吃饭，别人都很自然，惟有谭绍光觉得别扭，想夹一个鹌鹑蛋，筷子不听使，几次夹不起来，好歹夹起来了，还没等放入口中，又掉下去，一滚，滚到了洪秀全龙袍上，谭绍光吓得站起来：“臣该死……”

“这有什么？”洪秀全抖掉了龙袍上的鹌鹑蛋，说，“这是九龙戏珠啊，好兆！”

谭绍光这才抹了一把脸上的汗，长出了一口气。洪秀全对他说：“你的胆量不如你的夫人，她敢犯颜直谏，你敢吗？”

谭绍光笑而不答。

洪宣娇说：“谭绍光拒不从石达开出走，可是忠臣啊！”

“朕知道。”洪秀全叹了一口气，“天京外围，走了十几个将领啊！”

傅善祥问：“圣上怎么有雅兴走出天王府啊？是来看宣娇的吗？”

“不，是来找你的。”洪秀全说，“朕掐指一算，知道你准在这里。”

傅善祥问：“找我有何诏旨？”

“不是诏旨，是就教。”洪秀全笑道，“白天在真神殿，你的话没有说完。”

“是没有说完。”傅善祥说，“我还是问那句话，天王是否真心请石达开回京？”

这一次洪秀全肯定地点了点头。

“这就简单了。”傅善祥说，“明天就发诏旨，削去安王、福王的封号，写一道恳切、道歉的诏旨，我想石达开会通情达理的，这时候天王的金牌才有用。”

“朕知道你会有这一手。”洪秀全叹了一口气，幽幽地说。

“看来削二王封爵，如剜肉一般难以割舍呀！”傅善祥说。

洪宣娇又将了一军：“如真削二兄之封，我就再出使一回安庆。”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洪秀全长叹一声说，“那就依你们吧，明天就降诏，撤二兄之封，为天国大计，朕也只能这样了。”

望着他痛苦的表情，傅善祥问：“那么道歉的诏告呢？”

“让朕下罪己诏？”洪秀全说，“是不是这个就免了？削二王之封，复李秀成之职，用金牌去请石达开，他的面子还不够大吗？”

谭绍光说：“这就足够了。怎么好让天王下罪己诏呢？”

“好吧，”傅善祥说，“这一条就先搁置起来吧。”

第 81 章

死谏！她太清纯。扬子江不肯收留她。

—

风尘仆仆的洪宣娇再次出使安庆，这次送来的不是人头，是一面重五斤的金牌，还有三百多在京文武官员联名表章，泣血顿首地请天王敦请翼王回朝辅政。

接待洪宣娇的只有石达开父女两人。其时各路兵马正源源不断地从皖南、湖北和天京各地开来，石达开不想让这道金牌影响士气。

洪宣娇说：“翼王是最明白事理的人，我一直也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请你心宽一些，不要跟我哥哥计较，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啊。你一走，动摇国本了。”

石达开极为平静，无怒无威，也没有什么感情，如同听一件没滋没味又与己毫不相干的事，洪宣娇很动感情地说，他却在玩膝上的一只猫。

石益阳拿起桌上那面沉甸甸的金牌，问：“咱们太平天国用

金牌召人，天王这是第一次吧？’

洪宣娇说：“开天辟地第一遭。”

“开天辟地？那不对了。”石达开让猫舔着他的手，说，“当年秦桧想害岳飞，不是让皇上连下十二道金牌召他回京的吗？这话说得很有挑战味道了。”

洪宣娇心里打了个哆嗦，勉强解释说：“天王是有诚意的，他跟前也绝对没有秦桧。”

石益阳说：“既然安王、福王的封爵都削去了，天王的诚意就很明显了。”

石达开说：“我虽不回京，却从未说过背弃太平天国，我还是太平天国的翼王，我今后也永远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也永远与清妖血战到底，这怎么是叛离？怎么是另立山头呢？你回去可叫天王放心，无论石达开打到哪里，都会牵制很多清军，都是对天国的声援。”

说来说去，石达开不为所动，他还是不想回去，洪宣娇说：“现在江南大营正在向天京进兵，一旦天京支撑不住，你能推得掉干系吗？”

石达开说：“我又没反叛，怎么板子全要打到我的身上？”

洪宣娇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她站了起来，说：“你口口声声说并不反叛，可你把文告都贴到天京外围的兵营里去了。你表面说让军民自行选择，你却暗中派人劝诱将士脱离天王，这是釜底抽薪，这不是反叛吗？想一想，你对得住谁？为了让天王能公正待你，我连得罪两位胞兄都不顾了，你却依然执迷不悟，你让我怎样向天王交代？别人说你坏话，不正是说对了吗？”

洪宣娇已激动得哭了。

石达开也怫然而起，说：“话已说到这地步，就把我石达开看成不仁不义的人好了。我不求天王说我是忠臣，我只求无愧我心。”

洪宣娇气极，大步走了出去，哭着奔往安庆码头，她一刻也不想留在安庆待了。

洪宣娇带着泪水上船，就在汪一中下令启锚时，见石益阳骑马驰来。

洪宣娇说：“等等。”她又踏着跳板上岸。她忽见石益阳也带了行李来，忙问：“你这是干什么？”

“我跟你回天京。”石益阳说。

看她气昂昂的样子，洪宣娇猜到了几分，问：“你和翼王吵嘴了？”

“吵翻了。”石益阳说，“我说他不识抬举，冷了天下人的心，他骂我要我滚。”说到这里，她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洪宣娇说：“你别犯傻了，你不该离开他，他现在心境不好，身边又一个亲人也没有，你正该留在他身边，你不是要尽孝道吗？”

石益阳说：“他从前还能听进我的话，近来不行了，脾气也越来越大。”

洪宣娇说：“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留在他身边，时时规劝，也许他有回心转意的时候。”

石益阳问：“你回去如实对天王说吗？”

“我没想好，”洪宣娇说，“我心里也挺乱。”洪宣娇又恨他又同情他。她不想一五一十地禀报天王。缓冲一下，天王就不会发怒，君臣间就还有和解的机会。

“你真好。”石益阳由衷地说，“你走了，也不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

洪宣娇说：“山不转水转，我们总是能再见的。若是下次天王再下金牌召翼王，我还来当特使。”语气颇为凄凉。

“我替父亲谢谢你！”石益阳懂事地说。两个人流着泪依依而别，石益阳站在码头上，直到看着洪宣娇的快船成了茫茫大江

上的小黑点，才怅然牵马踏上归路。

二

曾国藩来到水师提督杨载福的船上，陆师李续宾也应召前来。他感到有机可乘。

曾国藩想趁长毛分崩离析之机攻九江。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已查清，九江长毛守将林启蓉从前是石达开部下，如今拒绝与他一同出走，惹怒了石达开。如果湘军联合胡林翼军猛攻九江，石达开必不来救，九江湖口就可拿下来。

李续宾说：“卑职在童司牌攻破陈玉成营垒，令陈玉成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他也很难抽出兵力进援九江。”

杨载福说：“湖北那边也要防堵才好。”

曾国藩已与胡林翼商议过了，派湘军唐训芳部驻扎蕲州西境，可防堵湖北边界，九江就彻底孤立了。

杨载福提议先带人拔掉小池口长毛营寨，九江就失去了犄角，也断了粮食接济。

“好，就这么办，马上动手。”曾国藩说，“火炮用足，要对九江城昼夜轰击，叫长毛一刻不得安宁。”

九江城大战的序幕随即拉开了。

曾国藩攻下了小池口，九江正面全部暴露在敌人炮火攻击下了。

九江告急，不但火药打光了，粮食也断了供应，北城一带一天只能吃一顿稀粥，守城的士兵个个饿得东倒西歪，只有在湘军用云梯攻城时才咬着牙上城去抵抗。

林启蓉的心像被刀扎一样难受，他带着部将吕锋沿北门起巡视，太平军士兵没有一个喊饿的，一个个干裂着嘴唇，满面菜色，瞪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追随着林启蓉，林启蓉几乎不敢看他

们。

在东门上，一个受了伤仍拿着火铳守在女墙上的士兵问：“林丞相，翼王会发天兵来救我们吧？”

林启蓉说：“会的，就快来了，翼王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转过身来，林启蓉潸然泪下，他不能让部下看到他的眼泪。翼王可不是见死不救吗？他屯大兵于安庆，近在咫尺，只要发一支援军来，九江之围可立解，可林启蓉已连派两个信使去安庆求援，都是一去无消息。

林启蓉在心里说：我林启蓉守了几年的九江，这次怕是要守不住了。

天下着绵绵细雨，站在城楼上远望，只见一望无际的鄱阳湖和岫出云表的匡庐奇峰，林启蓉感到一阵阵悲从中来。

吕锋为了安慰他，说翼王援军也许不久就到。林启蓉伤心地苦笑，说：“他不会派一兵一卒来的。”

吕锋问：“是因为你不跟他走吗？”

林启蓉含泪点点头，说：“我没想到，石达开竟是一个心胸如此狭窄之人。”

吕锋问：“让黄文金从湖口支援？”

“湖口更不行了。”林启蓉说，“湘军水陆围攻湖口，湖口也危在旦夕了。”

吕锋说：“林丞相，九江无论如何不能丢，丢了九江，天京没有屏障了，我愿冒险出城，再去安庆见翼王，请求救兵。”

林启蓉想了想，说：“好吧。”他扯下一块二尺见方的黄缎袍，拔刀在手指上一抹，鲜血淋漓。他就在火把照耀下，伏在城墙上写了一封求援血书，然后交给吕锋，说：“九江成败，系于你身了。”

吕锋说：“丞相放心，求不来救兵，我也不回来见你了。”

两人无语相视，执手良久，吕锋下了城墙。

林启蓉亲率敢死队掩护吕锋出城。

三

百官上表也好，天王金牌也好，都不能打动石达开的心了。当追随他出走的各路大军陆续到达安庆后，总数达 20 万众，声势浩大。

石达开的内心是充实的，他在心理上得到了补偿，他为自己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而兴奋不已。

他已决心去江西、浙江另辟新天地，他把太平天国的火炬举在自己手中，他自信他能把将士们引入真正的天国。

这是誓师出征的日子，水师在安庆江面上铺展到十几里外，千帆待发。陆师在临江陡峭的石崖平台上列成几十个方阵，战旗如林，每个将士看到这威武之师的阵容都不可能不激动万分。

石达开一身戎装，骑马带几十位将领到阵前来阅兵了，阵中欢呼声雷鸣般响亮，石达开频频向将士招手。

石益阳带来了浑身是伤、衣衫不整的吕锋。吕锋在石达开面前跪倒，说：“总制吕锋奉丞相林将军之命，前来求援。”说着双手捧起血迹斑斑的血书。

石达开身后是几十员战将。江边战旗呼啦啦飘动，江水喧嚣，只是水陆方阵中一点声响没有。

石达开看完血书说：“你没看到吗？我正要统兵入赣，集结景德镇，现在无法分兵去援九江了。”

吕锋一听，站了起来，未免激动，他说：“九江在我太平天国手中六年之久，天京因有九江得保平安，今九江即将陷落，翼王近在咫尺，忍心见死不救吗？”

石达开说：“我有军务在身，不能随意更动，而打乱全局。你可去向陈玉成、李秀成告急，天王也不会坐视九江失陷而不问

哪。”

吕锋已经绝望了，他号啕大哭说：“翼王啊翼王，想不到你如此不义！你忍心看着九千将士困死孤城，你的心如此之硬，你令千千万万将士心寒。你为什么这样？不就因为林启蓉不随你出走吗？”

石达开一听大怒，拔出长剑来。

吕锋毫不畏惧，他说：“我来时已向林将军立了军令状，不能取来援军，誓不生还，我没有脸面把翼王不发救兵的事告诉忠勇的九江守卫将士们！”说着，他夺过石达开手中的长剑，往脖子上一抹，顿时仆地，血流如注而死。

江水在呜咽，大风在江上怒号，石达开也没有想到吕锋会这样死在他脚下，也许他动了恻隐之心，他低声吩咐石镇吉：“厚葬了他。”

石镇吉叫人抬走了吕锋的尸体。

一直热泪涔涔看着这惊心动魄一幕的石益阳一步步走到了石达开的面前，直挺挺地跪下，说：“爹爹，去救九江吧，求你了！”

石达开面对众将，觉得面子上下不来，方才吕锋在他面前自刎的阴影还没从心头消失，他怒气冲冲地问：“你干什么？你屡次干预军事，太不像样子了。”

石益阳说：“女儿从小听爹讲仁讲义，女儿的一点仁义之情都是爹爹教我的。爹说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现九江兄弟困守孤城，爹见死不救，这叫什么仁？什么义？吕将军之血，一点也唤不起您的良心吗？”

“你教训我！”石达开怒不可遏了，“来人，把她拖下去，重打50军棍。”

令虽发了，毕竟下属都知道石益阳是石达开的掌上明珠，加之石益阳平日极讨人喜欢，谁肯对她下手？所以迟迟没有人上来

拖她。

“不须父亲责打。”石益阳泪流满面地说，“女儿愿以死谏争，爹爹，回心转意吧，为太平天国计，马上北援皖北，西救九江，回朝辅佐天王，女儿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

听她说得如此痛心彻骨，石达开一时不知所措，只好说：“你先起来，容我再想一想……”

石益阳说：“如果女儿一条命仍不能使爹爹猛醒，女儿也白白认您这个父亲，父亲也白白有这么一个女儿了……”

她痛哭失声地起身一跃，飘飘忽忽地坠入崖下大江，那里正是急流深潭，雪浪如山。

这一突兀的变故令石达开大惊，继而大恸起来。石镇吉立刻大叫：“快下去，救人！”

以汪海洋为首，立即有一些将士从崖顶跃入水中，当他们一个个从江水中冒出头来时，都是两手空空，谁也没有捞到石益阳。

石达开的脑子成了一片混沌、一片空白，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

战旗在猎猎飘动，军阵依然整齐有序，舰船在江上待发。

石镇吉和张遂谋走过来，问石达开：“去援九江？还是挥师入赣？”

这一刻，石达开似乎已从迷惘和痛苦中挣脱出来，又是一个铮铮铁汉了，他像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平静而低沉地下令：“向江西进发！”

炮声响了，千帆升起，载满大军的船队浩浩荡荡铺满江面，向彭泽驶去。

浑身上下湿透、牙齿捉对儿打架的汪海洋心里比身上更冷。除了石益阳，汪海洋称得上是石达开最亲近的人了，可他此时却感到石达开变得陌生了，有一座大山拔地而起，把他们阻隔起

来。

爱女的一条命也没能让石达开回心转意。汪海洋站在三角帆下，禁不住临风洒泪。往昔，石益阳就是石达开的命！

吃饭的时候，只要石益阳不回来，石达开会站到门外翘首张望，绝不先吃。连岳父黄玉鹰同石达开说话都恭谨而小心，只有一个人可以全无禁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她就是石益阳。

为了西援九江的纷争，父女决裂了，石益阳用葬身滔滔长江的壮烈之举期待唤起石达开最后的良知，可石达开还是高举起出走的大旗向江西进发了。

汪海洋为屈死的石益阳而哭泣，早知这样，你又何必去死呢？汪海洋望着浑黄的江水和眼前豁然开朗的鄱阳湖口，他不知自己在何方。

曾国藩侥幸摸对了石达开的脉。杨载福说这是高层权力角逐的脉息，他自叹不如，在九江江面上观战时，杨载福望着不动声色的曾国藩，心里想，就这么个文人，其貌不扬，骑马射箭一样不会，居然是人人敬畏的大帅。这真是不可思议！

杨载福望着攻城的湘军在向九江城下运动，他叫船上的炮火支援，火炮的弧光映红了天空。他告诉曾国藩，石达开经过彭泽、小孤山已进入景德镇，未来动向不明。

“不来救九江就好。”曾国藩说，“天算不如人算，石达开如果统水陆大军来援九江，我们不单打不下九江，还可能受到重创。”

曾国荃来了，他请示，是否可以九江发起总攻。

曾国藩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平淡地点了点头。

九江城下的火药纷纷点燃，城墙一堵又一堵地崩塌了，湘军湖水一样往上攻。他们刚刚饱餐了一顿梅菜扣肉，怀里揣着上司发的五两银子，士气高涨，一路呐喊声震耳。

太平军却是一连几天没吃饭的疲劳之师。

太平军几乎全在城上，密密麻麻，他们已没有火药，军民正在往城上搬石头。

林启蓉也上城来了，几个部将簇拥着他。林启蓉说：“我们只能与九江共存亡了。”

一个部将说：“吕锋一去不返，看来翼王的援军到不了啦。”

林启蓉凄然一笑，说：“我压根就没抱希望。”

猛听几声巨响，硝烟过后，只见左面石头城墙又倒塌了十几丈，湘军在李续宾的指挥下，从那里冲入城中，其他地方的湘军也在竖云梯攻城。

“用石头砸！”林启蓉大喊，亲手搬起一块大石头向登城湘军砸去，湘军的云梯被砸断了，攻城的人一片片倒下。

但是，潮水般的湘军已从豁口攻入，太平军血战，被杀者无数。

林启蓉带人扑向缺口，举刀与敌人短兵相接，他一连斩杀了四五个人，血染红了只剩下半幅的黄袍，刀卷了刃，弯了，他扔了刀，正想拾起另一把刀，几个湘军同时向林启蓉砍了下来，林启蓉倒地。这是 1858 年 5 月。

他并没有死，他又挣扎起来，他扶住了他的丞相大旗，迎风挺立，胸前血流如注，他艰难地转身，面向东方，面向天京，他想喊一声：天王，我再也无能为力了……可他一句也喊不出来。

远远地，曾国藩看到了血溅征袍的林启蓉临死还撑着大旗，他忽然觉得自己十分不自信起来。

四

石益阳命不该绝。

她投长江那天，安庆下游漫江大雾，几乎是伸手不辨五指。

薄雾笼罩着开阔的长江，水鸟成群地在水上飞来飞去，时而

扎下水去，用特有的尖喙叼出一条鱼来吞下去。

一条竹篷小渔船驶出支流小港汊，上面坐着一个老头儿，还有一个年轻女人。这女人正是当年长沙城里胡记药店的女儿胡玉蓉，她去年就嫁了个湘军小头目，因公公是安庆这一带乡下打鱼人，丈夫就送她来这里避难。

两人划出芦苇丛，老头儿一边撒网一边说：“趁今天江上没有开仗，咱们多撒几网，也好换点米面油盐。”

胡玉蓉说：“也不知这仗哪年哪月能打完？我在长沙时，打得那么凶，嫁到这里，还是打。”

老头儿说：“这都是劫数啊，躲也躲不掉的。”

该起网的时候，老头儿拼命拉，却拉不动网。胡玉蓉说：“碰上大鱼了吧？怎么拉不动？”她马上也来帮上一把。两个人拉仍很费力。老头儿别提有多兴奋了。

老头儿说：“若是鱼，少说也有百八十重。”

两个人用力拉着，总算把网一点一点地拉近了船帮，忽然胡玉蓉吓得尖叫了一声，老头儿也发现了，原来网里有一个人，是个女的。

“快松开网，网也别要了。”胡玉蓉真的松了手。

“别松手。”老头儿说，“万一人没死呢？救人一命，可是胜造七级浮屠啊！”

胡玉蓉又上手了，她吓得扭过脸去不敢看。

老头儿把人拖上了船，正是投江的石益阳。她面色纸一样白，双眼紧闭。老头儿用手在鼻子底下试试，摇摇头，没气了，又伸手摸了摸心口，说：“心口有热气，这就有救。”

他常在江边转，没少救溺水的人，他让胡玉蓉帮忙，一口口给石益阳口中吹气，又在她胸膛有节奏地挤压，过了一阵，满头大汗的老头儿说：“活了，活过来了。”

“是吗？爹可是积德了。”胡玉蓉过去看时，果见石益阳轻

轻呻吟了一声，却依然闭着眼。

“行了，鱼也别打了，赶快回家吧。”老头儿说。他已从军装判断出石益阳身份了。

胡玉蓉把水淋淋的鱼网胡乱堆进舱中，爷俩飞速将小船划入水浅的港汊。他家就住江塘村，几十户人家都是吃水上饭的。

当老头儿和胡玉蓉把石益阳抬他家时，石益阳渐渐清醒过来。

石益阳睁开眼睛后，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低矮的棚，旧的床和褪了色的帐子，屋子里充斥着鱼腥味。她躺在竹床上，转动着眼珠，最先看到了胡玉蓉那丰腴而秀美的脸，她正端着一碗汤过来，说：“你醒了？来，喝点鱼丸汤吧。”

“这是什么地方？”石益阳努力坐起来，她想起了此前的一幕幕，她意识到自己投江后被渔民救了。她首先想到的是隐瞒真实身份。

当老头儿问她“是什么地方人”时，她说：“湖南益阳人。”

胡玉蓉说：“咱们是老乡，我是长沙人。我一听你就是那一带的口音。”

老头头问：“你怎么掉江里去的？叫人害的，还是自己想不开……”

石益阳说：“我坐船回家，风大，不小心刮到江里去了。”

老头儿嘿嘿一乐，问：“坐的是兵船吧？”

石益阳说：“不是，是拉客又拉货的敞篷船。”

老头儿说：“这姑娘撒谎也撒不圆，你穿一生长毛的衣服，哪个客船敢载你呀？”

石益阳这才发现自己话里的漏洞，急忙看身上的衣服时，发现已换成了和胡玉蓉一样的民装，她正要问，胡玉蓉说：“你的湿衣服给你洗了，你别害怕，我公公也是个好心人，不会说出去的。”

“你这么小就投了长毛？”老头头说。

“我还小吗？”石益阳说，“我10岁就投太平军了，我们叫太平军，也叫圣兵，不叫长毛。”

“对不起，”老头儿说，“这里的人，都管你们叫长毛，叫别的犯杀头罪呀！”

“指挥是个多大的官呀？”胡玉蓉问，“我看你那胸前两团龙中间，绣着指挥两个大字。”

石益阳告诉她，王以下是侯，侯以下是丞相、检点、指挥。

“唉呀，这官不小啊！”老头儿想了想，说，“差不多赶上朝廷的提督了，至少是总兵。”

“你十六七岁就当这么大的官，”胡玉蓉说，“可真不得了，我丈夫，当了三年兵了，才是个哨官。”

石益阳紧张起来：“你丈夫是湘军的头领？”同湘军打了这么多年仗，她知道哨官是湘军独有的官衔儿。

“小头目。”胡玉蓉说，“他是个童生，在家没事干，曾部堂来招兵，他一看湘军大大小小的头目都是斯文人，也就去了。现在李续宾手下。”

“李续宾？”石益阳说，“那可是老冤家对头了，说不定在战场上和你丈夫交过锋呢，只是不认识。你丈夫叫什么名？告诉我，下次遇到了，我刀下留情，好报你们的救命之恩。”

“他叫陈子玉，”胡玉蓉说，“我还认识一个长毛呢，也是一个小孩，那年攻长沙时，他化装成一个小和尚混入城中，后来出不去了，在我们家住了几天，我给他化装成女孩子，才混出了城门。”

“你说的这事，太平天国里很多人都知道，他叫陈玉成，对不对？”石益阳说。

“对，是他，他在吗？”胡玉蓉眼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

“在。”石益阳说，“他现在在桐城一带领兵打仗，他可不得

了，是豫天侯了，除了王就是侯大了。”

“是吗？”胡玉蓉大为惊讶，等她老公公出去时，她悄声问：“你回去能见到他吗？”

石益阳说：“不能天天见到，总是能见到的，我给你捎个好，捎信也行。”

胡玉蓉说：“他离开长沙时，我送他到城外，到湘江渡口，他说他最多一年准打回长沙来，可我等了一年又一年，再也没盼到他打回来。”她说话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憧憬、回味和柔情。石益阳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她笑着说：“等我回太平军时，你跟我去吧，就能见到我们的豫天侯了，他是太平天国里数一数二的美男子。”

“我这知道。”胡玉蓉说，“若是长得不好看，装成女孩子怎么能像呢？”

“别打岔，你跟不跟我去呀？”石益阳追问。

“这玩笑可是开大了。我怎么可能去见人家呀？我算是人家的什么人？”说到这里她自己扑哧一下笑了，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她问：“他娶女人了吗？”

石益阳摇摇头，说：“没有。”

“也没有个相好的吗？”胡玉蓉问。

“那倒有一个。”石益阳说，“从前和他一起在童子军里的同伴，女扮男装。”

“这可真有趣。”胡玉蓉说，“他们两个人一个男扮女装，一个女扮男装，全颠倒了。”

石益阳也笑了起来。

第 82 章

亲自上阵，每阵必输；部将迎敌则每战每胜。
他算个什么样的帅才？



石益阳在胡玉蓉家住了两天，心急如焚，多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既然江神不忍收留，她如今也不再想死了，虽然想起石达开来，又爱又恨又同情的情感仍然啮咬着她的心，她也只好放到一边了。

她只能就近去投奔李秀成，他在六安。石益阳穿着农家女孩儿的便装，在路上走了几天，来到六安城下，张口就说要见李秀成，口气太大，自己却不觉。

两个把门的士兵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其中一个说：“合天侯的名讳是你这么大呼小叫的吗？你怎么知道他们在这？”

“我是他们的好朋友。”石益阳说。

“真是大言不惭。”把门士兵说，“你莫不是清妖的奸细？”

“你才是奸细！”石益阳说，“你快给我通报，就说石益阳来

了，叫他们来接我。”

这一说，把守城门的士兵果然不敢怠慢，说：“你先委屈一会儿儿。”拔腿跑进了城门洞子。

隔了一会，李秀成骑着马跑出城来，一见了石益阳，又惊又喜：“你活着？”

如同见了亲人一样，石益阳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李秀成说：“你怎么跑我这来了？”

“我能去哪？”石益阳与李秀成步行走入六安城里，她边走边说，“石达开已经进入江西了。就是他不走，我也不会再待在他那里了，我们父女间已经恩断义绝。”

“你真是个大义凛然的人。”李秀成说，“难得呀！可惜你父亲如此褊狭，他把将士带走了 20 万，使我们留下的人腹背受敌，历尽了艰辛，到现在也扭转不了被动局面。”

石益阳问：“陈玉成在哪里？”

“他在桐城。”李秀成说。

“你知道是什么人把我从江里救上来的吗？就是当年在长沙救过陈玉成的那个女的，一个人救了两个太平军的人，这个人是咱们的恩人吧？可他的丈夫又是个湘军的哨官，你说天下的事多有意思。”

李秀成说：“你真的留在我这儿吗？”

“不给碗饭吗？”石益阳反问。

李秀成说：“这不是说远了吗？能把你请来，得烧高香啊！”自从在东王府被石益阳抹了一身寿糕以后，李秀成虽与她见面的次数不多，却对她印象极佳，她的活力催人向上。

二

洪秀全病恹恹地卧床不起快半个月了，李俊良请来国医里的

所有高手，大家都说不出天王得的是什么病，厌食症？惊吓症？又像又不像。

洪秀全自己知道，是心病。

石达开在他心上戳了狠狠的一刀。

几年来在高层倾轧中，洪秀全是有惊无险，仰仗的是娴熟的人治的手段。石达开成了例外。他不就范，居然另立山头，差一点拉垮了太平天国的根基。

他认为石达开是比杨秀清、韦昌辉更难对付的对手，他软硬不吃。石达开很会后发制人，很会收买人心。讨韦氏檄，为杨秀清昭雪文告，以及他一家几百口人的血，都为石达开赢得了人心。他如果公然举起叛旗，他的号召力就会减少五成，他偏偏仍打着太平天国和翼王的旗号，他迷惑了几十万人！

不背叛太平天国，那不就是背叛天王洪秀全吗？

洪秀全摆脱不了被抛弃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如果没有陈玉成、李秀成、林启蓉这些人支撑危局，真不知会怎么样呢。

恍惚之间，他听到有人在门外说话，洪秀全在枕上欠起头来听。

在门外，傅善祥对蒙得恩说：“你是正掌率，现朝中文武大事都由你管，九江、湖口失陷的事，怎可不告天王？”

蒙得恩说：“我怕天王会雪上加霜，病势沉重。”他一边说一边咳嗽，佝偻着背，他的身体已越来越差。

傅善祥说：“镇江吴如孝告急，这事你也想瞒着天王吗？”

蒙得恩说：“我正为此发愁呢。能救镇江的队伍在哪里呀？”

这话偏偏让洪秀全听到了，他有气无力地叫道：“你们进来。”

傅善祥、蒙得恩只好来到病榻前。

“九江丢了，是不是？”洪秀全问。

蒙得恩只得点点头，说：“还会再夺回来的，主上勿忧。”

“听说石达开见死不救？”洪秀全说，“他算什么忠臣？他不是标榜他忠于太平天国吗？那他也应该去救九江啊！朕发了六道金牌去请他，给足了他面子，可他一再抗君命，带走了朕的精兵强将，使各地纷纷告急，他不能算忠臣，他是叛将！”

傅善祥说：“现在不去说他了，镇江不保，可各处掣肘，派不出一支救援之兵啊！石达开走后，幸有李秀成、李世贤接管了安庆、芜湖。”

洪秀全说：“让李秀成星夜驰援镇江吧，朕能指望的只有他和陈玉成了。”

傅善祥说：“还有一个韦俊，天王应当加以安抚，他毕竟没有跟石达开出走，他也算一支重要力量了。”

洪秀全点点头。

蒙得恩说：“圣上让臣当正掌率执朝纲，臣本应舍命去干。可是……臣的才有限，祈请圣上捡选能者入京主持军政大事。”

“你真是个好人。”洪秀全说，“这么多年来，你是朕身边惟一个不争权不夺利、没有野心的人。”

傅善祥想说：“这可能因为他太平庸之故。”可她没好意思刺伤蒙得恩的心，她说：“该挑选有才干的新人上来，不拘一格，也许是天国中兴的契机。”

洪秀全坐了起来，说：“就起用陈玉成、李秀成和韦俊吧。”他想了想，说：“就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你领中军主将，兼正掌率，爵同王位。”

傅善祥说：“为何要叫爵同王位？为什么不封王？”

洪秀全说：“朕已伤透了心。不算朕的二位胞兄，朕先后封过七个王，除了早年阵亡的南王、西王，你看看，哪一个是令朕放心的？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不去说他了，剩了一个石达开，又背朕而去。朕已发誓，从今往后永不封王。”

蒙得恩说：“这样最好。一当了王，就要野心滋长，手伸得就长了。”

傅善祥说：“人与人不一样。像你，一直在天王跟前，兢兢业业，现在执朝纲之牛耳，依然故我，从来看不出你有什么野心。”

“我本是个庸碌无能之人。”他倒是老实而实在，“效力还效不好，哪有闲心想别的？”

洪秀全笑了，说：“蒙得恩道出了一个道理，用人用庸才比用人才要保险，庸才有愚忠就够了，不会阴谋背主；有才干的人容易结党营私，不可靠。”

傅善祥不能不惊讶洪秀全此刻的坦白，可是治国者，又不是庸才所能胜任的呀！

三

1858年8月，江南、江北大营已形成围困天京之势，李秀成此时正守天京，他从救了镇江吴如孝一军后一直未走，他企图出京解围，没有成功，陈玉成、韦俊又在黄麻溃败，怎样保卫天京？陈玉成与李秀成研究，在枞阳召开了一次安徽各重镇佐将会议，讨论对策。

陈玉成分析形势说，天京必保，这不消说，皖北则是天京的后方，我们只有集中皖北兵力直扑庐州，之后攻取江浦、浦口、来安，才能打通江北门户。

李秀成说：“翼王出走江西，我们兵力不足，必须统一指挥。”

陈玉成说：“我意组成东西两路大军，东路由后军主将李将军统率，要切断江北大营进援庐州，并牵制庐州东线清军；西路由我亲率，左军主将李将军，右军主将韦将军与我合兵，为攻打

庐州主力。”

黄文金说：“大家应一心一德才行。”

吴如孝说：“盟誓表心，太平天国已经经不起再败了！”

韦俊也说：“不解天京之围，我们没出路了。”

龚得树说：“我还可多联络些捻军协同作战。”

陈玉成说：“这样最好。为慎重，我将枞阳会议概略奏报天王，大家回去待命。”

众将散会后，龚得树对部将李昭寿说：“你马上赶回滁州，我们不能丢脸，你我都是从捻军过来的，不能让人家小瞧。”

一脸麻子的李昭寿说：“我守的滁州万无一失，请龚将军放心。”

但李昭寿随即把枞阳会议情报递到了清营。

当时胜保正在给皇上写奏折，他叫苦不迭：“……臣以一军横截其中，已属腹背受敌，设有疏虞，其患不可胜言……”自己念了一遍，正要封起来，帮办军务的翁同书进来了，说：“李麻子差人来了。”

胜保问：“长毛枞阳会议的情报拿到了？”

翁同书递上一封信，说：“全部。”胜保不禁喜上眉梢。他看过后，说：“陈玉成现在走第二步了，想与李秀成会师，直取江北大营。”

翁同书说：“现在，陈玉成坐镇梁园，同时遣吴如孝、龚得树去攻定远，意在解除他们南进的后顾之忧，有可能与淮北捻军连成一片，而我们的兵心涣散，已不成样子。”

胜保说：“你可带八旗马队在南路驰骋，虚张声势。”

翁同书说：“那么大帅您哪？”

胜保说：“我随时准备迎头痛击，既已知道贼之机密，不愁不胜。”

李秀成对李昭寿已经有了怀疑。

黄文金来报说：“李昭寿又没有到达指定位置，他屡次按兵不动，这人大可靠吧？”

李秀成说：“我已观察他多日了，他不时派人与胜保、德兴阿来往，只是没有抓到证据。”说到这里，他回头对一个牌刀手说：“去请薛之元来！”

不一会儿，薛之元来到，他现在是个检点衔，也是捻军出身。

薛之元问：“将军找我何事？”

李秀成问：“你与李昭寿熟吗？”

“李麻子吗？”薛之元说，“从小在一起。”

李秀成说：“有人发现李昭寿有通妖之嫌，你到滁州去，名义上是协助他守城，暗中监视他，随时来报。”

薛之元说：“有这种事？那李麻子可真不是人了。”

“不要打草惊蛇。”李秀成叮嘱道，“没事更好。你不会徇私吧？”

薛之元说：“将军把我薛之元看成什么人了？如我发现李麻子反叛，我会亲手杀了他。”

李秀成信任地点了点头。

四

陈玉成 1858 年 9 月 16 日进抵滁州，李昭寿吓坏了，不敢让陈玉成入城，这使陈玉成颇为怀疑。他对吴如孝说：“这个李昭寿很可疑，我们一来，他为什么不敢放我们入城？”

李昭寿听薛之元酒后透露，李秀成早已怀疑他反叛了，为了稳住陈玉成，李昭寿让清将庆瑞假意攻打来安，蒙蔽陈玉成，但他的狐狸尾巴再也藏不住了，终于公开叛降。

正在曾国藩十分得意的时候，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故了，

母孝刚过，又逢父丧，他只好回湘乡老家去守制。

他闲来无事，多半时间是看书、写字，借以打发时日，可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前方的战况。

这天，他在书房写字，曾国荃进来，见曾国藩写了“制怒”两个字，就说：“这不是当年林则徐贴在房间里的条幅吗？大哥何以仿效？”

曾国藩掷笔不语。

曾国荃说：“天子周围没几个好人。我们湘军不敢说挽救了大清，也算屡建功勋吧？可皇上对咱们冷淡如此！咱们在家守制服孝，也不再下上谕‘夺情’了。”

曾国藩说：“不到时候。我看快了。”他纵论天下，认为长毛石达开自江西攻入浙江，轻取龙游、遂昌，又下松阳，浙中为之大震，朝廷虽有张国譔、福兴、周天受这些将领迎敌，可没有一个可以服众的大员统帅，想用和春，和春又称病推诿，曾国藩料定皇上快想起他来了。

果然，神奇的事出现了，曾国华在外面大喊道：“大哥，六百里加急廷寄到了，上谕令你督湘军迅速援浙！”

曾国藩与曾国荃相视会心地一笑。

曾国藩这一次没有矫情推诿，他带上曾国华、曾国荃、曾国华连夜登程奔江西去了。出发前，往江西前线发了一个急札，令湘军将领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各营在铅山集结待命，等曾国藩一到，立刻挥师入浙。

曾国藩的急不可耐是有来由的，他种了树、浇了水、施了肥，眼看要摘果子了，岂能让别人捷足先登！好在天遂人愿，咸丰皇帝没让他在家守孝满服。

到了建昌，来接曾氏兄弟的是李瀚章，他是曾国藩同年老友李文安的长子，以拔贡朝考出曾国藩门下，曾在湖南善化当过一任知县，后来被曾国藩请到幕府中，充当粮台。

李瀚章为人方正、老实，办事圆通可靠，但不是有大才的人，曾国藩最器重的、早就预言久后必成大器的是李瀚章的弟弟李鸿章。李鸿章也是曾国藩的门生。道光二十五年时，李鸿章以年家子的身份在京中跟随曾国藩学习应试诗文，后来考中进士，也一直求教于曾国藩门下，直到曾国藩离京。

见了李瀚章，曾国藩谈话的一半话题是涉及李鸿章的。当他听说李鸿章此时就在南昌探望母亲时，立刻叫李瀚章修书一封，自己也夹寄了八行书，让李鸿章省母后立刻来建昌见他。

他这样急于见李鸿章，一来是要他到幕中历练，让他迅速崛起，成为自己的有力助手，二来也是为朝廷拣选人才。

李鸿章得到老师的信，告别老母，星夜赶到建昌。这几年李鸿章没干出什么名堂来，在家乡帮办团练，办得不甚明白，一上阵，他的团练落花流水。他正想靠老师提拔呢。

曾国藩放下了手中的公务，专门接见了李鸿章。

李鸿章中等身材，白白胖胖，天生一副福相，一双眼睛总带三分笑，讨人喜欢。

曾国藩问了他母亲好后，待侍从上了茶，他问：“你办团练有5年了吧？比在京中当翰林院编修如何？”

李鸿章说：“纸上谈兵容易，干起来难，丢了老师的脸。”

曾国藩说：“也不能自暴自弃。历练历练就好了。”说到打仗，曾国藩说没有常胜将军，自己也打过好几个败仗，靖港之败，他投水自杀的事传得很远，连皇上都知道了。他以为当时知道这事的圈子很小，到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人透露出去的。

李鸿章是深知底细的，将曾国藩投水欲自尽的“丑闻”传出去的，就是曾国藩身边的人，是他最信任的幕僚章寿麟，此人下水救了他，也反过来败坏了他的声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曾国藩一直没有保举他，章寿麟看到湘军中的阿猫阿狗都纷纷保举了，他却始终是个小小的七品县令身份，对曾国藩十分不满，就

干出了这种事。李鸿章不好说破，迄今曾国藩仍对章寿麟视为亲信，李鸿章不免在心中感喟，自称识人透骨三分的曾国藩也有受骗的时候。

曾国藩问李鸿章，听没听到朝野对他的攻讦、微词？

李鸿章圆滑地笑笑，说：“人都知道我是大帅的高足，有闲言碎语也不会在你面前说呀！”这话几乎无懈可击，既显出了他与曾国藩的亲密无间，又什么也没说。不然，他只要说出流言，就势必说出来源，总归是要得罪人的。

说起带兵的不易，曾国藩倒是自我解嘲一番，他说，京中有人讥讽他，说曾国藩亲自统兵出战，每战必败，而派部将迎敌，每战必胜。

这也并非诬指，咸丰四年，他自带兵初与太平军接战，就惨败自杀未遂，而部将塔齐布却在湘潭大捷，毁了林绍璋两万之众。后来的九江大战，又是他亲自将兵，被石达开指挥下的罗大纲、林启蓉火烧战船，旗舰中炮，连管驾官、掌印官都死了，独曾国藩得以逃脱。湘军败得好惨，文卷档案、粮台银两尽落入太平军之手，一百多艘战船付之一炬，如果不是罗泽南、刘蓉拉住他，曾国藩又一次羞愤投水自杀了。

为此，曾国藩受到了朝野的奚落，李鸿章岂能不闻？

但李鸿章说：“能将兵者，将才也；可驾驭大将者，帅才也。”

曾国藩心里被他说得五腑熨帖，他哈哈大笑道：“你呀，你还是这么会说话。”这也许正是李鸿章讨人喜欢之处，他这种人，就是连素以刚直不阿自诩的曾国藩也不讨厌。

曾国藩自我嘲笑，说他这个“帅才”是“残废的帅才”，至今连骑马也不会。

李鸿章举了三国蜀国诸葛孔明的例子。他说孔明也不会骑射，每出征必是羽扇纶巾、宝盖华车，潇潇洒洒，谈笑间看强敌

灰飞烟灭，这才是大家风范。

曾国藩被他说得心里很受用，他愈发舍不得李鸿章走了。他笑着说：“有你在跟前，我会把忧愁烦恼忘得一干二净。怎么样？别走了，在我幕中干吧，只要你不觉得屈才行。”

李鸿章早有此意，哥哥李瀚章也多次拉他来，李鸿章总得矜持一些，自己贸然来投效，似有找饭吃之嫌，现在老师主动说出，他乐得顺水推舟。于是他说：“年家子这可是求之不得呀！我哥哥在老师荫底下，这几年长进很大，我一直叹自己不逢其时，没有哥哥的好运。”

曾国藩倒是一直在关注着李鸿章，李鸿章给李瀚章的信，李瀚章几乎每信必拿给曾国藩过目。

李鸿章自谦地说：“只是，我不知我在行辕里能干点什么？”

曾国藩早想好了。李鸿章的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批答奏咨函批，都有过人之处，他想让李鸿章留在幕中执掌文书，批稿奏稿。他问了一句：“可屈了你的大才吗？”

李鸿章道：“老师叫学生无地自容了。我从前辅佐过将帅不止一人，茫指无归，只有到了老师这里，如识指针。”

曾国藩很受用，但他收敛起笑容说：“不过，你可能听你哥哥说了，在我跟前，捞不到钱，枯燥得很，会不自在的。”

李鸿章说：“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老师尽管斧凿。”

为收留李鸿章，曾国藩特地请了一次客，可见对李鸿章的重视。

五

曾国藩尽管雄心勃勃地准备攻入浙江，可他也知道，对付能征惯战的石达开 20 万大军，他是难以速胜的。

石达开大军进入浙江后，于 1858 年 6 月攻下寿昌，控制了

金、衢、严三郡咽喉地带，清军周天培、王恩荣和九江镇总兵李定太赶来堵截，太平军毫无防范，被偷了营，失了寿昌。

7月15日夜，驻守宣平、处州、云和、松阳、常山、武义、永康各州县的太平军得到石达开命令，纷纷纵火烧掉大营，星夜挺进福建，去与杨辅清、杨宜清会合。石达开入浙四个月，占了处州府城和十几个县，全浙震动，使江南大营无法全力对付天京，石达开如果不入福建，也许更有发展。

但是，杨辅清弟兄两人此时已与石达开离心离德了。

杨辅清、杨宜清的偏师攻入闽北是1858年春天的事，攻占了浦城、松溪、政和、建阳等地，并据守四个多月，就在石达开从浙江进入福建向二杨靠拢的时候，杨辅清动摇了。

这一天，他把弟弟杨宜清从松溪防地召入浦城，对他说：“我最近想了很久，我看，咱们还是返旆天朝吧。”

杨宜清多少有点吃惊，说：“那翼王会怎么想？不会说我们兄弟出尔反尔吗？”

杨辅清道：“顾不得他怎么想了。咱们把大军拉走后，清妖的江北、江南大营又重建了，镇江丢了，九江、湖口丢了，石达开背离天王，我们跟他算什么？”

“是啊，”杨宜清说，“石达开东打一气、西打一气，完全是流寇战术，我看不出有什么前途。”

“况且，天王为我们杨家昭雪了，东王也平反了，我们回去也不会受歧视。”杨辅清说。

“那就听哥哥的，返旆天朝！”杨宜清说，“只是，我们总该与翼王打个招呼再走吧。”

“不必了。”杨辅清说，“一见了面，就走不成了。我已给天王写好了反旆天朝、保卫天王的表章，你看看，如没什么改动的，就派密使送回天京，咱们带兵打入江西。”

杨宜清看过后，说：“没什么改的。哥，有一件事我没告诉

你，我们打入闽北前，我派了个人回天京去接嫂子，可是，嫂子疯了以后，掉井里淹死了，太平叫人拐走了，一直无下落。”

杨辅清凄然落泪说：“玉娟是世间最悲惨的人了，东王府遭劫，她跟着受劫难。北王府大屠杀，她又成了韦家的人，我想起玉娟来心里就如刀绞一样难过。”

杨宜清说：“我们得找到太平啊！什么人偏偏要抢走他呢？”

杨辅清说：“茫茫人海，上哪里去找啊？”

六

福建延平府羊口是个狭窄的山谷。

太平军石达开部在羊口的山野扎下临时营寨。一堆堆篝火点起来，一群群蚊虫在火焰上方飞来飞去。

石达开在一个火堆前拄着战刀沉思，火光照红了他的脸。

汪海洋走来了，他见石达开表情麻木，便没有言语。

石达开看见了他，问：“你部如何？”

“还好。”汪海洋说，“苦点没什么，有些士兵情绪不好。”

“为什么？”石达开问。

“一支支队伍离我们而去，一支支队伍回天京去保旧主，这对大家是个很大的刺激。好多人总在问：‘我们一会儿江西，一会儿浙江，一会儿福建，到底是为了什么？打到什么地方是个头？’”

石达开说：“谁说一支支部队离去了？那是我派出去的。十几万大军总不能集中在一个地方吧？”打掉门牙和血吞，他不想让士兵知道真情。

汪海洋苦笑了一下，说：“殿下，瞒不住的，现在早都传开了，杨辅清、杨宜清带走了三万人马，八月，经略杨在田又率万余人经铁牛关入江西，跟杨辅清合兵一路了。”

石达开即使对他最信任的心腹也不想让他知道日渐众叛亲离

的真相，他说：“他们都姓杨，走就走嘛。”

汪海洋说：“可是……国宗石镇吉、石镇常也走了呀！”

石达开无言以对了。

汪海洋说：“也许我不该说，不过你杀了我头我也要说，我跟了殿下这么多年，大事小事，殿下精明过人，从来没错过，这次不受天王金牌而带兵出走，我看是错了！”

“你找死吗？”石达开忽然暴怒，他手里的大刀一抡，砍入火堆，砍得火炭、火星满天飞舞。

“殿下杀了我我也要说，”汪海洋给石达开跪下了，“与其说眼看着众叛亲离，不如及早回头，天王不会怪你的，难道益阳的死，还没给你心中留下深深的悔恨吗？”

石达开内心的伤疤被汪海洋揭痛了，他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汪海洋又说：“现在天王起用了陈玉成、李秀成一批年轻将领，力挽危局，听说打了几个胜仗，正在进攻清妖二度建立的江北大营，天京转危为安了，皖北许多城市失而复得。可我们呢？我们把江西占有的四五十个县城都丢掉了，在浙江、福建也没站住脚，军心越来越不稳，殿下还不三思吗？”

石达开说：“胜败一时，不足为凭。走了些人，我手上还有四万兵马呢。”

汪海洋说：“现在，部下的纪律也大不如从前了，大家觉得越打越远，越走越偏僻，看不到希望了……”

石达开紧紧地咬着牙齿，腮帮子的肌肉在颤动，他逼视着汪海洋说：“你再敢散布这些动摇军心的话，我就杀了你。”

汪海洋说：“我只是当殿下说呀！殿下，我是为殿下好啊，别污了半世英名啊……”

“滚！”石达开又挥舞起了战刀，像一尊凶神。汪海洋缓缓地站了起来，一步步后退，走到远离火光的黑暗中去了。

第 83 章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有情有义方是真入。



1858 年 9 月 17 日，陈玉成大军号称 20 万，由安徽滁州进抵乌衣、水口一线，与强大的李秀成大军会师，兵威大振。

他们会师的地方是水口的河旁，这里是水渍渍的碱滩，地上铺满红色的碱草。

两人从马上下来，手里各拿一根随手捡来的木棍，在河边蹲下，在沙滩上勾画出一幅地图，一条线代表长江，几个圈圈代表浦口、小店等战略要地。

陈玉成在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据最新情报，清将冯子材部 5000 人已进驻小店，看样子是奔乌衣来的。

李秀成说：“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德兴阿这步棋又失算了。”

陈玉成说：“在击溃冯子材援军后，我们便联手进攻浦口，我从正面强攻，你从侧后迂回，九洑洲韦俊部从北面渡江夹击。”

李秀成扔了木棍，说：“二破江北大营，天京事变以来的被

动局面即可扭转。”

陈玉成说：“你听说了吗？杨辅清、杨宜清、杨在田，还有石镇吉、石镇常，都脱离了石达开，返旆天朝，回保天王了。”

李秀成说：“石达开不得人心，以后会一天天让更多将士看清，这是大好事，天朝中兴有望了。”

1858年9月27日，陈李联军向浦口发起声势浩大的总攻，水陆同时出动，陈玉成身先士卒，曾晚妹亲自充当持旗手，手举“太平天国前军主将陈”的大旗，一马当先冲在陈玉成前面，大军喊杀攻入江北大营。

清兵大营被突破，清兵死伤无数，丢下遍地粮草、弹药四散奔逃。

在李秀成的战阵中，石益阳冲在前面，左右拼杀，她的勇猛惊呆了清兵。

江北大营第二次被攻破了。

太平军前军主将和后军主将的大旗并排插在了江北大营，当陈玉成、李秀成在大营又一次会师时，成千上万的太平军将士高举武器庆贺胜利，呐喊之声震天动地。

陈玉成也频频举刀与圣兵们同享欢乐。他突然发现有一个漂亮的女将在李秀成旗下对他笑，细看，认出了是石益阳，他拍马过去，大叫：“益阳，是你？我还以为你早葬身鱼腹了呢！”

石益阳说：“命不该绝，叫人家救了。”

陈玉成开玩笑地说：“心不诚。想死还不容易吗？再跳下去就是了，不可能回有人救的。”

曾晚妹在一旁说：“你这人真不会说话，劝人家死啊！”

几个人都哈哈大笑。

石益阳看了曾晚妹一眼，走过去与陈玉成并辔，附他耳畔小声说：“你知道是谁救了我吗？胡玉蓉，这个名字你不会忘了吧？”

“胡玉蓉？”陈玉成有点吃惊地问，“长沙的胡玉蓉？她怎么会跑到安庆去了？”

“你还是广西人呢，怎么跑到天京来了？”石益阳说，“胡玉蓉对你可是一往情深啊，还一个劲儿打听你呢。”

这话叫曾晚妹听到了，她对陈玉成说：“快去找她吧，你还不保存着她送你的同心结吗？”

“还有这事？”石益阳说，“胡玉蓉可没说。不过，晚妹姐姐大可放心，人家胡玉蓉早嫁人了，同心是同不成了！”

曾晚妹玩笑地说：“你把这消息告诉他可不好，他要过度伤心，就没法指挥打仗了。”

几个人又哈哈地笑了起来。

二

二破江北大营，自然是天朝中兴的征兆，它标志着太平天国已从内讧和石达开出走的阴影中走出来了，洪秀全近来每天都有阳光灿烂的感觉。

就在这时，傅善祥给他送来一件更令他心花怒放的礼物，是石镇吉、石镇常和谭体元、傅忠信等将领的勤王表，他们继杨辅清等人之后，先后脱离了石达开返回天朝来护主了。

洪秀全看着这份令他热血沸腾的勤王表，连连说：“浮云岂能永远蔽日？这不是都回来了吗？”

傅善祥说：“天王应对他们下诏旨嘉勉才是。”

“很是。”洪秀全说，“总算云开日出，天国重又兴旺发达了。你马上草拟嘉勉令吧，他们这些人也该重新加封。该封什么，你也先拿出个章程来。”

傅善祥答应一声，又说：“天王既在浦口设立天浦省，该选一个能征善战又老实可靠的人当守将才是。浦口是北面的门户

啊！”

洪秀全说：“李秀成不是推荐了一个叫薛之元的吗？朕不知此人到底怎么样？”

傅善祥说：“据我所知，他是捻军首领，与降了清妖的李昭寿过从甚密。”

“那李秀成不知道这一层关系吗？”洪秀全问。

“我想他不可能不知道，”傅善祥说：“连我都知道的。”

洪秀全说：“既然李秀成没说他不行，现在再撤换不太好，用他吧。”

傅善祥就没有再说什么。

洪秀全又问：“陈玉成不是有个奏折吗？所请何事？”

傅善祥拿起陈玉成的奏折告诉天王：陈玉成原想再克江南大营。他攻下六合后，李秀成攻克扬州、天长，李世贤攻下了仪征，这一方面大胜，而皖北腹地却连失州县，一天发来五份紧急求救文书告急。陈玉成的意思，请调李秀成大军西援，陈玉成直出巢县，他已进抵白石山、金牛镇一线，想包抄湘军李续宾、曾国华的后路。

洪秀全说：“既如此，就让李秀成西援就是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些紧急军务，让陈玉成随机应变，不必事事奏报，以免贻误大事。”

傅善祥说：“陈玉成与从前的老兄弟们不同，从枞阳会议起，事事奏报，他倒没有自专之嫌。”

洪秀全问：“天国将士们对陈玉成有何评价？”

傅善祥说：“有人说，他兼具了东王、翼王的才干。为人平和、不抢功，又是任何人不具备的。”

洪秀全感叹地说：“天父不见弃，所以才赐朕一个陈玉成，还有一个李秀成。朕早就看中了陈玉成，那时他才是童子军。”

傅善祥问：“是想招他为天长金公主驸马的时候吗？”

洪秀全不由得想起了离家出走杳如黄鹤的女儿来，他说：“仪美无福啊！”

见天王提起仪美有些伤感，傅善祥又转移了话题：“我马上派人加急送信给陈玉成，让他按计划行事。”

“对手又是湘军？”洪秀全问。

傅善祥说：“是，那个叫李续宾的，很能打仗，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在那里。”

洪秀全说：“叫陈玉成小心，朕不怕满洲八旗，可曾妖头的湘军确实叫我们吃了几次大亏呀！”

三

对李续宾的单兵冒进，曾国藩一直放心不下。曾国藩的一向战略是围城打援，占了不少便宜，这一次李续宾想立大功，一直突到三河镇一线，曾国藩怕他被陈玉成包围在里面出不来。

曾国藩照例是黎明即起，吃早饭前亲自去查营。他还有个习惯，从不一个人吃小灶，总是与幕僚们一同进餐。曾幕中最多时有七八十人之多，有一个不到，曾国藩便不动筷。这一来，对那些慵懒的文人们是个不小的压力，不得不早起，与士兵一样辛苦。

李鸿章实在受不了这个。这天早上他想懒一会儿，睡个懒觉，赵烈文来叫他时，他说“头疼”。赵烈文知他脱滑，就拍拍李鸿章的屁股说：“你可小心点，我替你告假，信不信是大帅的事了。”

曾国藩也不说信不信，一听说李鸿章告病不来吃早餐，他就不动筷，正襟危坐。幕僚们都慌了，赵烈文只得又去叫了一遍，回来仍说：“少荃头疼，我们先吃吧。”

曾国藩不动声色地说：“不改放荡不羁的毛病，将来怎能成

大器？叫他装病好了，他不来，老夫今天绝食。”

赵烈文慌了，这一次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李鸿章从被窝里提出来，拖到了饭堂。

曾国藩也不看他的狼狈样子，拿起了粥碗。饭食极简单，一粥一小菜而已。

整整一餐饭的时间，李鸿章不敢看他。直到幕僚们吃过饭都离去了，一直坐在餐桌旁没走的曾国藩才问：“吃完了，怎么不走啊？”

李鸿章眨了眨笑咪咪的月牙眼，说：“等着老师训诲呀！”

“净耍小聪明。”曾国藩说，“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个‘诚’字。”

这一点，李鸿章明白。曾国藩昨天还对他说过，吾辈读书，只两件事，一是进德，二是修业，要讲究诚，诚则信，信则立。

看来曾国藩认为李鸿章的疏懒都是不诚的表现。

李鸿章不敢分辩，于是说：“学生知道了。”

曾国藩说：“将来，我还指望你单独带一支劲旅驰骋天下呢，你不自爱，那可就没办法了。”

望着老师那三角眼里射出来的威严之光，李鸿章不能不畏。

他深知，曾国藩是说到做到的人，他每每从小事做起，有时像个苦行僧。

他说早起、勤洗脚是长寿金丹，他自己做，也逼几个弟弟做，李鸿章也得受这些清规约束。曾国藩从前当京官时抽水烟袋，后来认为有害，说戒就戒。他吃饭一菜一饭，李鸿章受不了这个苦，可没有办法。

私人修养之事说过，两人走出饭堂，曾国藩问起公事，问他写给李续宾的信杀青了没有？

一封信，对有“倚马可待”之才的李鸿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他早写好了，也誊清了，他跑回书房拿来给曾国藩过目。

曾国藩喜欢李鸿章端正的蝇头小楷。他常说，字不正则心不正。然而心正是不是一定字正呢？曾国藩没有说。

这一次他可没心思欣赏李鸿章的书法了。李续宾和曾国华两人为了夺功，单兵突进，占了潜山后，又想打安庆，又想陷桐城，不可一世的样子。曾国藩已预言：骄兵必败。

他说：“李续宾把长毛陈玉成看成不堪一击的对手，大错特错了。他想一口吞下皖北，不怕胀肚吗？他已犯了兵家大忌。你这信上点到了，太客气，要当头棒喝才行。”

李鸿章笑了：“那就只有以老师的口吻了。”

“当然。”曾国藩说，“响鼓也要用重捶，何况他是不是响鼓，这很难说。”

李鸿章料定李续宾不会把劝告当回事。李续宾率 7 000 湘勇占了舒城，长毛已撤守三河镇，他直追了下去，所向披靡，正是他名声大噪之时。他上封信不是吹嘘“进兵 32 日，深入四五百里，寇城垒望风披靡”吗？连胡林翼告诫他要冷静他都不在意，反而说“名重耻退”，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他不愿与别人合攻安庆，他想独树一帜，创建奇功。

李鸿章代曾国藩草拟的急信发出去了。

这时李续宾已看到了曾国藩三天前发来的第一封警告信，只是提示他，并没有严令他停止孤军深入的行动。

很快，李续宾发觉苗头不对了。这个短眉毛、阔嘴巴的人第一次深锁眉头了。他请湖广总督就近支援他一把，可官文理都不理他。

他不肯放弃三河镇这个诱人的目标，想以神速来弥补孤军深入的缺憾。他根本不知道，一听说他仍在单兵突入，曾国藩已浩叹“李续宾败亡无日了”。

1858 年 11 月 3 日，天下了一场清雪，树上、房顶不知是雪、是霜，一片白，士兵们御寒的衣服不足，挺进到三河镇的湘

军又来不及搭帐篷，士兵都冻得发抖。

曾国华令士兵们尽快搭盖临时帐幕，拾些柴火升火取暖。

李续宾来找曾国华，曾国华说现在天寒地冻，前进得与友军脱离太远，也许听大帅的话及时退守桐城是对的。

李续宾看到的是三河镇的重要。三河镇是太平军屯粮之所，有一大城，外有九座小城环绕，他认为长毛守将吴定规不算是骁将，可一鼓而破之。他现在找曾国华，只来讨论速攻的事。

他们哪里知道，他们已渐渐落进了太平军的包围圈中。庐州太平军吴如孝部和捻军张乐行部已奉陈玉成之命赶来三河镇参战，陈玉成大军迅速地完成了对李续宾的包围。直到这时，李续宾才想起派人去给曾国藩送求援信。

曾国华忧虑地说：“援军不可能到达，远水不解近渴了。”

李续宾说：“立即令金国琛、陈子玉率部，顶住陈玉成。”

曾国华说：“光顶住他没有用，李秀成大军也上来了，已进抵白石山。”

李续宾长叹一声，说：“曾帅不知是否知道我们的处境，这一次怕是到了尽忠的时候了。”

曾国华说：“我们要全力拼一拼，拼它个鱼死网破，不能轻易认输。”

王家祠堂不过是弹丸之地。

陈玉成大军在 15 日五鼓时分将金国琛、陈子玉部包围在王家祠堂。

太平军炮火猛烈轰击，金国琛对陈子玉说：“你打东面，我堵西面。”

但无论哪面都失利，太平军海潮一样冲上来，清兵死伤无数，就在太平军攻到面前时，金国琛拔剑自刎，陈子玉想趁乱逃走，恰巧陈玉成马到，一探身轻轻一挟，将陈子玉俘获。

三河镇湘军大营也危在旦夕了。

败兵回来向李续宾、曾国华报告，说：“我们在王家祠堂大败，金将军自杀，陈哨官被俘，长毛四面八方攻上来了。”

李续宾说：“不能让长毛冲入三河镇。”

他与曾国华出了营门，已见太平军喊杀声震天地冲来，李续宾下令开炮，炮兵却跑得无影无踪了。李续宾跑过去亲自放炮，刚放了一炮，李秀成率骑兵冲上来，见李续宾还在放炮，没等他点燃火绳，驱马冲过去，手起刀落，砍倒了李续宾。李续宾趴在大炮上不动了。

曾国华一见，回身就跑，被石益阳追上，举起短枪连发两弹，曾国华倒在了血泊中。

湘军彻底溃败，没来得及逃走的纷纷跪地投降。

陈玉成、曾晚妹押着陈子玉过来认尸，陈子玉翻过伏在大炮上死去的李续宾，说：“这是李续宾。”又走了几步，扳过曾国华的脸看了看说：“这是大帅的六弟曾国华。”

陈玉成下令：“买两副好棺材，把李续宾、曾华盛殓起来。”

陈子玉被俘的消息传到了他家里，陈老头儿和胡玉蓉每人骑了一匹马在土路上昼夜兼程，希望能把他营救下来。

胡玉蓉说：“等咱们赶到三河镇，说不定人家早开刀问斩了。”

陈老头儿说：“那就看子玉的命大命小了。万一不在了，尸体总得收回来呀！”

胡玉蓉说：“听说这次打三河镇，就是陈玉成当大统帅，若他能手下留情就好了。”

陈老头儿说：“这么多年，他能记着过去的事情吗？再说，他也不知道陈子玉是你丈夫啊！”

四

三河镇惨败的消息传来，曾国藩当场晕厥过去，胡林翼正在他这里，也登时吐了几口鲜血，倒在地上起不来。曾国荃叫来医生救治，曾国藩思念弟弟，一连几日吃不下饭。这个弟弟从小过继给三叔骥云为子，阵亡的偏偏是他，怎么向三叔交代？

傍晚曾国荃又端了饭菜进来，说：“大哥，吃点吧，您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六哥为国尽忠，也是我曾门的光荣啊……”

曾国藩说：“三河镇之败，比当年的靖港之败尤叫我痛心，李续宾是我湘军一员大将啊！”他本以为长毛石达开出走，他们没有能人了，却又出来个陈玉成、李秀成，少年老成，如此善用兵，叫曾国藩日后怎么对付？

曾国荃说：“皇上下了上谕，追赠李续宾总督衔了。”

“这总是对亡者的慰藉。”曾国藩说，“可怜李续宾、温甫和金国琛三人的尸骨也落入贼手，叫我无法面对亲人。”

正在曾国藩伤悼不已时，杨载福拿了一封信进来，说：“大帅，长毛陈玉成给老师一封手书。”

“陈玉成想奚落我吗？”曾国藩从床上坐起来，展信读后，皱起眉头，又把信递还杨载福，杨载福看过交给曾国荃看。

曾国荃叫了起来：“这肯定是计！大哥不能上当。尸体不要也罢。”

杨载福也沉吟着说：“恐是诈术。陈玉成说是交还尸体，为什么非要老师去领尸？又为什么说他亲自押尸来还？这分明是设下圈套，要捉拿老师。”

曾国藩想了想，说：“回复陈玉成，双方约个地点，我去会他。”

曾国荃忙说：“千万不能啊！还不明明是圈套吗？”

“我意已决，你们不必再劝。”曾国藩的精神忽然转旺，他下了地，说：“我不能让陈玉成小瞧我。他在试我的胆量，我若是不去，不是在他面前低了三分吗？况且，为了取回三员爱将的灵柩，我也该去，别人为国捐躯，我为什么不能？最坏的结果是他们不守信义，杀了我，我也算为朝廷尽忠了。”

曾国荃见劝不住，只好让步说：“那，要带一队洋枪手埋伏起来，以防万一。”

“大丈夫以诚信为重，既然陈玉成在约书上说只能带一个随从，我也就带一个，元甫，你随我去。”

曾国荃说：“万一陈玉成心怀狡诈，带的不是一人呢？”

“是呀，”杨载福说，“长毛贼能有什么信义可言？”

曾国藩却十分固执，他说：“长毛必不欺我。我想，他们是想在我面前抖抖威风，我兵败神不败，我一定去！”

五

三河镇大捷后，陈玉成派曾晚妹留守三河镇，他统大兵与李秀成一鼓作气又收复了舒城，进取桐城，湘军又遭惨败。又一批湘军军官被押回来，三河镇大营外的站笼已增加到十几个。

陈子玉是在站笼里站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已经气息奄奄了。这一天，胡玉蓉和陈老头儿一路打听来到了站笼前，胡玉蓉扑过去，抱住丈夫的站笼大哭起来。守卫在这里的太平军闻声过来，拖走了胡玉蓉，并且说：“不准哭，不准靠前。”

胡玉蓉说：“他是我丈夫呀……”

陈子玉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醒来，凄伤地望着父亲和妻子。

太平军圣兵说：“什么人也不行。等出了红差以后，你可以来收尸。”

一听这话，胡玉蓉更哭得厉害了。

陈老头儿陪着笑脸问一个圣兵：“请问，你们这里，头领是哪个？是不是叫陈玉成？”

“你这老头儿胆大包天！”圣兵叫了起来，“我们前军主将、豫天侯的名讳是你叫得的吗？不怕割了你舌头。”

“我该死，”陈老头儿乖多了，“那么，是豫天侯陈大人驻扎在这里吗？”

圣兵说：“是又怎么样？你想去求情吗？他对清妖可从来不客气，你儿子是死定了。”

胡玉蓉都听到了，她止了哭，揩了泪，对陈老头儿说：“爹，您给他点水喝，我去去就来。”陈老头答应一声，央求圣兵让他喂儿子点水。胡玉蓉想碰运气就直奔陈玉成中军帐来了。

陈玉成不在，留守事宜统归曾晚妹管，她刚刚签发了一个文件，让把三河镇得到的军火送往桐城。一个牌刀手进来说：“有一个民女，要见陈将军。”

“你不是知道他不在吗？”曾晚妹说。

“我说了，”牌刀手说，“她坐在门口不停地击鼓，我说了她不信，她还说她和陈将军是旧相识。”

曾晚妹眼珠子转了转，走到了门外，果见胡玉蓉在不停地击打鸣冤鼓。

曾晚妹问：“你干什么？”

胡玉蓉说：“我要见陈将军。”

“他在桐城打仗。”曾晚妹说，“你有什么事？跟我说也一样。”

胡玉蓉看也不看她，说：“跟别人说怎能一样？我在这等他。”说着坐到了鸣冤鼓下。

曾晚妹说：“我跟你再说一遍，我什么事都能办。”

胡玉蓉这才打量一眼这个秀美的女将，也看清了她胸前团龙

中的“检点”两字，知道官儿不小。她说：“这我信，就我这个事你办不了，非陈将军回来不可。”

曾晚妹又上来了执拗劲儿，她笑道：“我可不信邪！我不相信这事我办不了。你跟我进来吧，我办给你看。”

胡玉蓉见曾晚妹转身进去了，她还在迟疑，两个牌刀手已不由分说将她拥到了中军帐中。

“说吧，什么事？别玕唆。”曾晚妹说，“我这个人喜欢痛快。”

胡玉蓉还不肯说：“这是……私情的事，不能跟你说的。”

“私情？”曾晚妹说，“太平军可不比清妖，钻营、行贿，烂透了，我们这里公事公办，向来不徇私情，陈将军更痛恨徇私的人。”

失望的阴影刮到了胡玉蓉脸上。曾晚妹忽然记起了牌刀手的话，就问，“你说你是陈将军的旧相识？”

“是……”胡玉蓉嗫嚅地说，“那是你们围长沙的时候，他在……他在我家住过。”

曾晚妹一听，腾地站了起来，倒把胡玉蓉吓了一跳。她问：“你是药铺掌柜的女儿？”

胡玉蓉更是吃惊：“是呀！”

“你叫胡玉蓉？”曾晚妹又问。

“是呀！”

“你给陈将军化过装，让他男扮女装逃出长沙城？”曾晚妹话说得炒豆一般。

“是呀！”胡玉蓉由惊到喜了，她看出曾晚妹没有恶意，她更为陈玉成肯把这些事告诉别人而高兴，他是个不忘恩的人。

证实了这一切，曾晚妹的心陡然一沉，脸色也变得阴沉了，但旋即想起了石益阳说过，她已嫁人，曾晚妹的脸又转为开朗了。她问：“那么你有什么事跑到兵营里来呢？缺盘川？生活过

不下去了？你尽管说，我都替陈将军给你办。”

“谢谢了！”胡玉蓉说，“我的事……比这要棘手。”

“那是什么事？”曾晚妹问了这一句，又忽然想起了她嫁的人是湘军的小头目，她问：“你丈夫在湘军里，对吧？”

“将军怎么什么都知道？”胡玉蓉越发惊讶了。

曾晚妹说：“莫不是你丈夫当了太平军的俘虏？”

胡玉蓉扑通一声跪下了，说：“小女子正是为此事而来，求女将军大慈大悲。”

曾晚妹说：“对于士兵，我们不杀不辱，还发放川资让回家呢。你丈夫叫什么？我叫人去看看，若还没放，我让他与你一起回家就是了，这有什么难的！只是，今后别让他再当清妖了，让我们抓住第二回，可就不客气了。”

胡玉蓉仍跪在那里，说：“他不是士兵，是……是个哨官。在……在你们的站笼里，都……都快不行了。”

一听这话，曾晚妹拖长声“哦”了一下，说：“凡是关在站笼里示众的，都是要砍头的呀！你来得巧了，若不是等桐城那边押来的清妖一起处决，你丈夫早没命了。”

胡玉蓉说：“他是个老老实实的读书人，本来不该……”

曾晚妹说：“老实？谁知道老实不老实？曾国藩、胡林翼、李续宾……哪一个不是老实的读书人？可拿起刀枪杀起人来比谁都狠。”

胡玉蓉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也知道，我丈夫是九死一生，没希望的。可我不甘心，我等陈玉成。啊，不，陈侯回来，见上他一面，他若也不念旧情，我也就和丈夫一起去了……”她的泪水又流了出来。

这时曾晚妹心中已打好了主意，她故意板起面孔来说：“陈玉成岂敢为自己的私情放人？不瞒你说，他的亲叔叔也是个侯呢，天王砍了他的头，陈玉成也没敢去求情。他若不铁面无私，

怎么服众？”

胡玉蓉越发绝望了，曾晚妹故意说：“看在你过去救过太平军将领的面子上，这样吧，我赏给你一副好棺材，啊，不，你不是说你要跟你丈夫一起去吗？那我就多破费一点，买两副棺材奉送。”

“谢谢你的好心！”胡玉蓉回身就走，“我们暴尸荒野，心甘情愿，却不愿躺在你那冷冰冰的棺材里。”

曾晚妹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胡玉蓉回过头来恨恨地望着她。

曾晚妹向她拱了拱手，走过来扶她上座说：“我方才所言，都是开玩笑，你别当真。你与太平天国有缘，你救了我们两员大将，不是有缘吗？你知道你后来从江里救起的人是谁吗？她是太平天国翼王的女儿石益阳。”

“那有什么用？”胡玉蓉说，“还不是好心不得好报！”

“你把太平天国的男女看成是无情无义的一群毛贼了？你不知道，在我们这里，聚集着一大群有浩然正气的人，我们怎么能知恩不报呢？”

看她的表情是自豪的、认真的，胡玉蓉心里有了点底，她问：“这么说，女将军肯帮忙？”

“当然。”曾晚妹给胡玉蓉倒了一杯茶，说：“这事我们从长计议。”她在地上来回走动，忽然笑了，说：“你给过陈玉成一个同心结，套在梅花丝络中，有这事吧？”

胡玉蓉像被人窥破了隐私，飞红了脸，垂下头说：“那时我小，不懂事……”

“两小无猜才见真情呢。”胡玉蓉被曾晚妹说得几乎无地自容了。

曾晚妹打开了陈玉成那个已经磨损得很厉害的樟木箱子，找出了梅花丝络，倒出那枚红玛瑙的同心结，托在手上，拿到胡玉

蓉面前，问：“认得吗？”

胡王蓉又惊又喜，不知说什么好了。

“你还敢说太平军的人无情无义吗？”曾晚妹说，“这么多年来，南征北讨，无论打到什么地方，这枚同心结陈玉成总带在身边，他知道再也见不到你了，可他珍藏着这份感情。”她说得很动情，也真的叫胡玉蓉感动莫名，她的眼泪像小溪一样流淌着，除了叹气自认命薄而外，胡玉蓉还能说什么呢？

曾晚妹说：“今天你碰上我，真是你的福气。你若直接找陈玉成，还真叫他为难了。你说他怎么办？为了私情，放了一个该处死的湘军头目，部下会怎么看？他还不是执法犯法吗？如若他一狠心，公事公办，他觉得对不起你，下半生都不会安宁，他不是犯了大难了吗？”

“那你……”胡玉蓉的心又悬了起来，她生怕曾晚妹也不肯帮忙。

“我就不同了。”曾晚妹说，“我放一个人，最多是过失，挨50军棍而已。”

“唉呀，怎么好让你因为我们受苦呢！”实心眼的胡玉蓉又于心不忍了。

曾晚妹笑道：“我还没说放人呢。我平白无故放了清妖头目，也不行，要放，也得做个扣儿。你放心吧，这事交我了，保证让你丈夫和你回家去团聚！”

正说到这里，门外有一个女人脆声脆气地喊：“曾大将军，小的有事前来禀报！”

曾晚妹说了声：“这死丫头，又没正经的。”迎到门口，笑着对闯进来的石益阳说：“你看，谁来了？”

石益阳一看，立刻眼里大放光彩，她扑过去，抱住胡玉蓉，又惊又喜地说：“你怎么来了？你家老伯呢？”

“他来了……”她没想到接二连三见到贵人，又流出泪来。

曾晚妹说：“你看，你的命多好！又来一个救星。”

“怎么回事？”石益阳问。

曾晚妹一五一十地说了原委，石益阳更慷慨，说：“你别发愁，这事包在我们俩身上了。”

第 84 章

打仗既打枪炮，也打人心。敌手相见，讨论的却是庄子、惠子的辩证法。

—

救人的第一步是先把奄奄一息的陈子玉从站笼里放出来，否则不用等行刑就必死无疑。

曾晚妹和石益阳来到站笼前，那里围了好多看热闹的百姓。

曾晚妹指了指陈子玉，对站岗的太平军圣兵说：“这个人不行了，行刑前不能叫他站死了。”

石益阳说：“先把他放出来，煎一副药给他吃。开刀问斩那天，得让他能挺直脖子挨刀才行啊。”

于是曾晚妹对几个圣兵下令，把陈子玉先放出来。

圣兵打开大锁，把东倒西歪的陈子玉扶了出来。曾晚妹有了石益阳为帮手，就回中军帐安心去睡大觉了。

已经三更时分了，牌刀手进来报告，说：“不好了，陈子玉失踪了，两个看守都喝醉了。”

“你们追了吗？”曾晚妹问。

“追了，没追上。”牌刀手说。

松了一口气的曾晚妹说：“废物，算了，跑了就跑了罢。”

牌刀手刚出去，陈玉成进来了，问：“什么跑了？”

“一个俘虏。”曾晚妹轻描淡写地说了，走过去帮他脱战袍，问：“桐城一仗又打得这么顺手？”

陈玉成拿起一个南泥小壶，咕嘟嘟喝了几大口冷茶，说：“天国后方算是得以安宁了，下一步就是二破清妖的江南大营了。”

曾晚妹说：“石达开可能做梦也没想到天国又会中兴。”

陈玉成拿出打簧表看看，说：“石达开反倒越打兵越少，越打人心越散。”

他一眼看到了放在桌上的红玛瑙同心结，埋怨地说：“你这人，又把它折腾出来干什么？”

曾晚妹笑嘻嘻地说：“不是我折腾，是给你这信物的主人来了。”她端来了洗脸水。

“你又胡说。”陈玉成一边洗脸一边说。

“真的。”曾晚妹说，“我会骗你吗？你若是有心见她，还有机会，她在前面十里外的宋庄。”

“到底怎么回事？”陈玉成问。

“没什么。”曾晚妹说，“她听说三河镇大捷的统帅是你，想来看看你。”

“照理说，我们不该冷落了胡玉蓉。”陈玉成说，“她除了救过我，还救过石益阳啊。”他这话带有试探的味道，一边说一边偷眼看曾晚妹的反应。

“所以我才劝你去看看她呀！”曾晚妹笑吟吟地说，她的大度反倒引起了陈玉成的疑心。

“你不怀好意吧？”陈玉成当然不会忘记因为这个同心结，

曾晚妹一次又一次地与他纠缠、吵闹的旧事啊。

“你这人，不识好歹。”曾晚妹说，“不去就算了。”

“那你与我去吧。”陈玉成说。

“你这口气就很勉强，”曾晚妹说，“你巴不得我不去，你们好说点甜姐姐蜜哥哥的悄悄话。”

“看看，让你去，你不去，”陈玉成说，“不让你去，你又醋味十足。”

“我困了，要睡觉。”曾晚妹说，“叫黎大里跟你去，胡玉蓉的住处是他安排的。”

“你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大度了呢？”陈玉成纳罕地说。

“人家胡玉蓉都出了阁了，我不信你再和她好上。”

“原来是这样。”陈玉成急忙换了一套衣服，说：“明天我带一个人去见曾国藩，你去不去？”

“曾国藩答应了？他敢来？”曾晚妹太感到意外了。

陈玉成说：“是呀，他敢来，地点、时间都约定了。本来我和李秀成是试他一试，相信他没这么大胆子，借给他一个脑袋他也不敢来呢。没想到，这曾国藩还真是个人物！”

曾晚妹反倒担心起来：“会不会有诈呀？他们会不会是想把你骗去呀？”

“这你多虑了。”陈玉成是胸有成竹的。会见的地点在我们防区里，真正害怕的是他们。这曾国藩是个要面子的人，陈玉成将他一军，他不来，就留下了令人耻笑的把柄，他毕竟是个读书人，把脸面看得很重。

曾晚妹说：“其实你有什么必要把他的三个将领厚殓送回呢？”

“这与往次不一样。这三个人里有他一个亲弟弟。打仗既打枪炮，也打人心，我们对他们这样，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仁义之师，日后对瓦解湘军有用，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那年罗大

纲、苏三娘中了曾国藩的埋伏战死，人家曾国藩也给厚葬了呀。”

曾晚妹说：“我们趁曾妖头敢来，设伏兵把他抓了，解往天京请功，不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吗？”

“这种失信于人的事，我陈玉成不干。”陈玉成说。况且，他认为，抓一个曾国藩有什么用？还会有李国藩、张国藩出来。为人言而有信，才能顶天立地。

曾晚妹笑了，说：“小时候，我怎么没发现你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陈玉成说：“都是在你跟前修炼的呀！”

曾晚妹一边在镜前卸妆一边问：“天王都来过问了，问我们什么时候成亲，他要我们回天京去办，天王要亲自主持呢。”

“谁说的？”陈玉成在腰间扎着带子问。

“洪宣娇姐姐给我写来一封信。”曾晚妹说，“天王还要认我为干女儿呢。”

“哈！”陈玉成玩笑地说，“看来我命中注定是驸马的命！真公主走了，又出来一个假公主！”

曾晚妹笑起来：“美的你。”她停了一下，说：“你的真公主也有人见过了。”

“在哪里？”陈玉成急不可耐地问。

“在颍州半山庵。”曾晚妹说，“看你急得那样子！远着呢，石益阳见过她。你今天先会你的药铺千金吧，天长金日后再说吧，别贪多嚼不烂！”

陈玉成笑了。曾晚妹叫：“黎大里！”

贴身护卫黎大里走进来，问：“有事吗？”

“没事能叫你？”曾晚妹说，“送他去前村宋庄，去见那个胡玉蓉。”

黎大里说：“下午她还问陈将军什么时候回来呢。”

陈玉成边往外走边说：“好啊，你们一起做扣让我钻！”

曾晚妹说：“看你美的！这样的桃花扣，你巴不得去钻呢。”这一回连黎大里都忍不住乐了。

二

宋庄一户农家小院里静悄悄的。

村庄里真正是鸡宁犬静，大多数百姓因为战乱到外面逃难去了，十室九空。

陈玉成被黎大里带进的这个小院，依稀有一点灯光从窗纸里透出来。脚步声惊动了屋子里的人，胡玉蓉走了出来，在月色下，她认出了站在她面前的陈玉成，高大而英武，她忽然觉得自惭形秽起来，深深地埋下了头。

“你好吗，玉蓉姐姐。”陈玉成柔和的声音又鼓起了她的勇气，她说：“我好，都好。你比在长沙那年又长高了一头，若是在大街上，我几乎不敢认了。”

“姐姐可是一点也没变。”陈玉成说，“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认得出。”

“姐姐老了。”胡玉蓉说，“我们在院子里坐坐吧，我老公公和丈夫在屋子里，丈夫病得起不来了，明天要雇一台像样的轿子才走得了。”

黎大里说：“轿子不用犯愁，石益阳石将军备好了，明天一早她亲自过来。”

“你丈夫也在这儿？”陈玉成随便问了一句，胡玉蓉也很随意地答了一声。

他们坐到了院子里的瓜棚下，那里有一张石桌，四个石凳，月光如水，洒在白石头桌面上闪闪发光。

胡玉蓉幽幽地说：“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声调里透着怅惘和凄伤。

陈玉成问：“你怎么到三河镇来了？你丈夫怎么病了？”

胡玉蓉很惊讶，反问道：“她……她没跟你说起这事吗？”

“没有啊！”陈玉成说，一时摸不着头尾。

“曾晚妹真是个好人在！”胡玉蓉说，“我猜到她是你的什么人了，你真有福气呀！”

陈玉成说：“你刚认识她，你怎么知道她好不好？”

“一件事就看出来了。”胡玉蓉说。她向陈玉成兜了底，她说她丈夫是湘军李续宾手下的哨官，叫你们抓住了，曾晚妹怕由你出面放人引起闲言碎语，她替你做了人情，黑锅她背了。

陈玉成心里一阵热乎乎的，他说：“你干吗要告诉我呢？曾晚妹不想告诉我的，你也不该说破它。我一方面是你的朋友，另一方面是太平军的将领，你说我抓不抓你丈夫回去？”

胡玉蓉说：“我既说了，就不后悔，你若想抓，就抓好了，落在你手里我一点都不后悔。”

陈玉成避开了这个话题，问：“老伯好吗？”

“去年过世了。”胡玉蓉说，“药铺也典给人家了，没钱去赎。”

陈玉成招呼黎大里过来，黎大里从搭在马鞍子上的皮囊里拿出一个沉甸甸的包，交给陈玉成，陈玉成推到胡玉蓉面前，说：“这点金子是我个人的，你拿去吧。回长沙去赎回药铺，或者做点别的生意，这年头，我看开个药铺济世活人，惟有这一行当是干净的。”

胡玉蓉推托说：“这我不能收。”

“还你的呀！”陈玉成说，“那年你送我出长沙，不是给我一包银子吗？这么多年连本带利，也该还这个数了。况且，我说过将来要给你挂功劳匾呢。”

胡玉蓉低声说：“谢谢了！”过了一会儿，她问，“你干吗还留着那个同心结呢？”

“纪念啊。”陈玉成说，“人的一生，不一定能碰上几次真情。”

“有你这句话，我这一生没有白过。”她双手捂起脸。月光下，陈玉成看见泪水从她的指缝间流下来。

三

高河埠是桐城以南 60 里地的一个集镇，从前是连结安庆和桐城间的枢纽，由于连年征战，这里荒凉多了。

陈玉成、曾晚妹带了 40 多人，来到高河埠时，天刚破晓，他让范汝增带了众人在高河埠村驻扎，自己只带了曾晚妹前往约会地点，他们都是赤手空拳。

范汝增终究不放心，他说：“这是不是太冒险了？”他拿出手枪，对曾晚妹说：“把手枪掖到身上吧？”

“不能失约。”陈玉成说，“先把灵柩拉过去吧。”

范汝增便让后面的三套车赶往约会地点，三辆车上各拉一口黑棺材，灵位处写着李续宾、曾国华和金国琛的名字。

约会地点是架在小河上的七孔石桥，桥的两端各有两尊石狮子，现在，三口棺材就停到了桥北面松林中，陈玉成打发走了三挂马车，让他们到时候听他口令将棺材车赶出来。他与曾晚妹在小河旁等待。这小河是枯水季节，水深不没膝，河底的卵石上挂满绿色的青苔，像少女的青丝在水中飘摆着。偶尔可见穿行于石缝和青苔间的游鱼。

“我真想脱了鞋下去摸鱼。”陈玉成蹲在河边说，“我小时候常到家门前的溪里去摸鱼，没有菜吃的时候，现去摸都来得及。”

曾晚妹拾起一片石头向群鱼掷去，群鱼不见了。曾晚妹说：“若是曾国藩来了，看见堂堂太平天国的统帅在河边摸鱼，那可

成了大笑话了。”

陈玉成说：“其实人无贵贱之分，都是一样的。我若不投太平天国，我可能还是个上山打柴、下河摸鱼的农民，和将相怎么能沾上边呢？”

曾晚妹说：“我心里有点儿打鼓，可看看你，又觉得有了点儿底。你说，那曾妖头是个什么样的人？糟老头子？白面书生？还是个相貌堂堂的人？”

“不用瞎猜，一会儿见着就知道了。”陈玉成走到了桥上，他们俯在桥栏杆上向下看，这里的水深些，鱼更多。

由于他们两人过于精神集中，光顾看鱼了，以至于没有听见脚步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两人来到他们身旁，他们都没有察觉。今天曾氏兄弟完全是读书人打扮，青布长袍，团花湖绸马褂，瓜皮小帽，文质彬彬的样子。

这时陈玉成正看着水中的游鱼发感慨：“你看，水里的鱼游得多快活。”

曾国藩笑吟吟地接过了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

陈玉成和曾晚妹吓了一跳，这才发现了两个陌生人，从他们的举止，陈玉成已猜到是曾国藩了，既然他用了惠子和庄子的典故，便也潇洒地回了一句：“子非余，安知余不知鱼之乐也？”

曾国藩抚掌大笑，曾晚妹觉得他很有学者和长者风度，无论如何与杀人如麻的“曾剃头”联系不起来。她想，也许曾妖头不敢来，打发了别人。

于是曾晚妹不客气地问：“那曾国藩为什么不来？”

陈玉成本想制止她，可她的话已出口，只好听之任之。

曾国藩莞尔一笑，说：“你认识曾国藩吗？”

曾晚妹说：“不认识。”

曾国藩问：“既不认识，何以知道我不是曾国藩呢？”

曾晚妹说：“曾妖头杀人不眨眼，若不怎么得了个‘曾剃头’

的绰号？看您老先生斯斯文文的样子，不可能是他。”

曾国藩与曾国荃相视一笑，望着曾晚妹团龙袍褂圆心里“检点”二字，说：“检点，也是个上将军了。如果足下不穿戎装穿红装，那你更是个罗敷美女，有谁会相信你挥刀上阵，砍人头如切瓜呢？”

陈玉成说：“通报姓名吧，我是太平天国前军主将、豫天侯、又正掌率陈玉成。”

“陈将军如此年轻有为，令我景仰之至。”曾国藩说，“我就是湖南帮办军务、二品京堂曾国藩，这位是舍弟曾国荃，吉字营统领。”

陈玉成也向他拱了拱手。

“这位尊姓台圃？”曾国藩又问起了曾晚妹。曾晚妹说：“太平天国殿右四检点曾晚妹。”

“你也姓曾？”曾国藩一下子找到了话题，说，“曾姓人都是曾子的后裔，道光二十八年，我出任山东考官，去过曾子故里，孔孟颜曾四大家，可是享誉华夏，是文明之祖啊！”

“我们不讲什么孔子、曾子这一套。”曾晚妹不买他的账。“曾子的后人不是也有刽子手吗？”

曾国藩说：“可是，近来我得到了一本你们伪天王亲手删削过的《论语》，可见你们并不像刚打出广西那样，见到孔庙就烧啊！”

曾晚妹从不关心这些，她还真不知道。幸好陈玉成反应快，接过了话：“是的，古今中外，学问皆可为我用，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们的书中都有有用的，也都有糟粕。孔子有两句话说得就很好，一句是‘苛政猛于虎’，另一句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曾国荃插问了一句：“不知将军为什么特别中意这两句？”

陈玉成说：“苛政猛于虎，让百姓没法活了，官逼民反，才

有三合会、捻军、太平天国。你们以为杀人就能剿灭太平天国，这是不行的，太平天国的人不怕死，你用死来威胁，一点用处没有。”

曾国藩说：“可是孔子也有这样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这是归化民众，以礼与刑治国的方略，你们举旗造反，岂不是违背了孔夫子之道了吗？”

“我们不是来同你讨论孔子的。”曾晚妹听不大懂，也无兴味。一掌拍在石栏杆上。

这时范汝增听到响声，以为给了信号，带着三挂马车驮着三口黑漆棺材从松林后出来了。

曾国荃脸上的表情立刻大变。

曾国藩一见了这三口大棺材，眼里扑簌簌掉下泪来。他由衷地说：“谢谢陈将军，让他们三位尸骨得以还乡。”

陈玉成说：“你本不是一个军人，你驱使一些文弱书生上阵，与我天国为敌，你损兵折将，得到了什么？你连一个巡抚、总督的实缺还没有得到吧？”

一语击中要害，道破了曾国藩心中隐疾，他半晌未语，最后不得不说：“曾某人并非为封妻荫子而起兵。”

“那就是你生性好杀了？”曾晚妹这一句噎得曾国藩哑口无言。

陈玉成说：“你的大将在太平军刀下死了多少了？塔齐布、罗泽南、王臯，这次，连你的亲弟弟的命也搭上了。这是为什么？”

曾国藩说：“食朝廷俸禄，当以忠为本。天下有难，起而靖之，也是臣子本分。”

陈玉成说：“你替清妖出力，你是个汉奸，你知道吗？”

曾国荃火了：“你不要血口喷人。”

曾国藩摆摆手制止了曾国荃，他很沉得住气，说：“我曾某人出生之年，上距明代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业经160多年，已经世代是大清臣民，我怎么能戴得上汉奸的帽子呢？若以此而论，陈将军的先人们没有起来抗清，岂不都是汉奸了吗？”

陈玉成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

曾国藩说：“陈将军肯归还我湘军三位将军之骸骨，是仁义之举，敢在这石桥上与敌手相见，也是很有气度的。真正仁义之士，应解民于倒悬。倘你们都放下刀枪，化干戈为玉帛，天下苍生岂不都不再受战火之苦，天下不就太平了吗？你们国号太平天国，可你们给过黎民百姓一天太平吗？”

“你这是拿不是当理说！”曾晚妹说。

陈玉成说：“你是个读书人，该知道物不平则鸣的道理。百姓活不下去才起来造反，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食有鱼、出有车，他们也会安居乐业。我们太平天国将要实行天朝田亩制度，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我们得人心，才节节胜利，你们不得人心，才屡战屡败。你劝我，我也还想劝你一句，你手握重兵，又受满族权贵的猜忌，会有好下场吗？即或你们立了功，有朝一日，也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我若是你，即使不与太平天国合流，也打自己的江山，那你曾国藩也算一条汉子，当走狗有什么意思？”

这番狗血喷头的话，不但没让曾国藩兄弟两人暴跳如雷，他们相互看看，反倒缄默无语了。陈玉成知道是击中了要害，他想见好就收，就说：“山不转水转，今后兵戎相见的机会多的是，那时对你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曾国藩向陈玉成拱拱手，向后退了几步，退下了石拱桥。曾国荃向远处扬了扬手，湘军早已隐在土坡后头的几架马车便驰过来拉棺材了。

第 85 章

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一字之差而含义大不相同。

—

左宗棠因为樊燮事件的牵连，被湖广总督官文构陷，险些丧命。此时他已入湘幕 6 年了。那樊燮是永城镇总兵，是个动用公款有劣迹的人，为此骆秉璋在咸丰八年参过他，而湖广总督官文恰又是樊燮的后台，官文恼恨骆秉璋，更恨左宗棠，因为人人皆说左师爷把持了骆秉璋的巡抚衙门。官文看到以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璋为代表的汉人势力在湖南、湖北崛起，心里不痛快，于是官文上了个折子，说左宗棠是湖南巡抚的“幕客劣绅”，与永州知府黄文琛商议构陷樊燮。咸丰偏听偏信，下了一道密旨给湖北正考官钱宝青，批了这么一句话：“如果左宗棠确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一见事态如此严重，骆秉璋不能坐视，他立即将查实的樊燮劣迹上奏，并说明左宗棠是被诬告。幸而此时满人大臣中肃顺是

顾大局的，他见郭嵩焘、王闳运等人都来为左宗棠开脱、辩诬，就希望朝内外共同保荐左宗棠，他好从中斡旋。郭嵩焘马上去找在皇上南书房值班的潘祖荫，给咸丰上了一道疏，明白无误地说湖南这几年不仅“保住了本省，还支援了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固然是骆秉璋调度有方，实则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潘祖荫说这是“天下所共识，也在皇上圣明洞鉴之中”，同时他又提起了过去街谈巷议的老调：“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咸丰看了潘祖荫这道措辞恳切的折子，心有所动。其实他早就想用左宗棠了，郭嵩焘、曾国藩和骆秉璋不止一次保荐他，咸丰在屏风后的贤良榜上不是也有左宗棠的大名吗？当咸丰问计于肃顺时，心中早已有数的肃顺趁机说左宗棠的好话，说他在骆秉璋幕中“筹划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璋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人才难得，自然应当爱惜”。

咸丰怒气这才平息，一场风波也平息下去，左宗棠险些掉了脑袋，思谋起来后怕。他本想在脱离骆幕后进京去会试，但曾国藩不赞成，他与胡林翼分别奏陈咸丰，曾国藩的建议是“无论委派何种差使，使其安心任事，必能感恩图报”，前提是曾国藩认定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胡林翼的奏疏里评价更高，说左宗棠“精熟方輿，晓畅兵略”，说他是因为“立有功劳，名满天下”，于是“谤亦随之”，开脱得十分巧妙。

结果是咸丰下了一道起用左宗棠的诏书，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

这是左宗棠求之不得的。从前自己不过是一介布衣，再有才干，也只能替人作嫁，当个师爷而已。如今，他终于可以立起一杆大旗招兵买马了，回山林退隐的念头早已丢到爪哇国去。

左宗棠与曾国藩商议，他招募的军队定名为“楚军”，营部设在长沙城南金盆岭，共设 10 营，每营 500 人，共 5000 余人，

以王臯的弟弟王开化为全军营务，用刘典、杨昌陞为副手。

秋高气爽，天气晴和，意得志满的左宗棠在金盆岭看了一会儿操练，又回到城里招兵处，刘典仍在招兵，实际楚勇人数已过5000人。他正要回签押房去，曾国藩的轿子到了，他从轿子里一下来，左宗棠上去握住他的手说：“你怎么又黑又瘦？你病了吗？”

曾国藩摇了摇头，左宗棠挽着他的胳膊进了屋子。

左宗棠把他领到签押房，两人宽衣落座。

左宗棠命人上了茶和干果，便把门关上了，他问：“是不是为三河、桐城之役而苦恼？”

“三河镇之役，折损了大将李续宾，六弟温甫也殉难了，我好多天如在噩梦中。”

“失地在其次，”左宗棠说，“折损大将令人陨涕，涤生兄不必过于烦恼，对付长毛，满朝文武哪有一个常胜将军。”

“我要上一个请罪的折子，改了几次，仍觉不妥，请你为我捉刀代笔，斧正一二。”说着从马蹄袖里拿出一个折子。

左宗棠认真看了，说：“开头一段就不好。怎么能说自己屡战屡败呢？”

曾国藩说：“这半年来，可不是屡战屡败吗？岂敢文过饰非？那皇上更要震怒了。”

“我并没让你文过饰非呀！”左宗棠捧着折子看了一会儿，突然说：“有了。”他从笔架上摘下一支小楷羊毫，在他那满天星端砚里蘸了蘸墨，把“屡战屡败”四个字掉了个个，变成了“屡败屡战”。

曾国藩盯着他改过的地方看了片刻，拍案叫绝：“千古一绝！改得好，真是一字千金啊！”

“我一个字没改，怎么叫一字千金？”左宗棠笑道，“我是一个字不改而值千金。怎么样？这一调换，大不一样了吧？屡败屡

战，虽也败了，可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皇上看了会高兴。”

曾国藩说：“你真是鬼才，玩儿起文字游戏来，神出鬼没。”

左宗棠说：“你这人太老实，而老实是无用的别名。”他又提起了靖港之役那次的“自请交部议处”的折子的事，左宗棠仍忘不了奚落他，“你本想在皇上那讨个好，可叫皇上斥责了一顿，你切不可再干这种傻事了。”

左宗棠最近不再提归隐山林的话题了，曾国藩知道，不单是四品京堂满足了他的胃口，他是有点“惧上”了，特别是听到咸丰皇帝怀疑他屡不奉召出山为朝廷尽力是有反骨之后，他着实有几分怕了。左宗棠也从乱世中看到了另一扇通向荣华富贵的大门，曾国藩手下的人，当初那些酸秀才、穷监生们起兵后几年，全都弄到了督、抚、道的官了，说起来真是“终南捷径”。

曾国藩问：“你要募多少楚勇？”

“5000吧，现已有可能超过。”左宗棠说，“不敢一下子募太多，兵饷发愁。”

“你是募饷行家了。”曾国藩说，“你走了，我的湘军怕要挨饿了。”

“涤生兄过奖了。现已上了正轨，”左宗棠说，“骆抚台足以应付。如涤生兄不愿季高离开，我就把兵交出去，我还给你集饷。”

“那我不是白保举你一个四品京堂了吗？”曾国藩说，“我听肃顺说，皇上看了我保举你的折子，问了一句，这左宗棠既是把自己看成是今天的诸葛亮，区区四品小官，会不会看不上眼啊？”

左宗棠说：“你看，未曾出山，就给了皇上这么一个印象。”

“你这是资本啊！”曾国藩说，“你一个白丁就让皇上挂怀，前途岂可限量？你训练成了楚军只要旗开得胜，就会博得圣上青睐。”

左宗棠试图解释一下：“我本无意功名，都是你们一力撑

掇……”

“越描越黑！”曾国藩说，“在我面前，不必常做清高状。男儿一世，谁不想功名千古？你该出去了，总在人家幕中，永远不能出人头地。”

“出去也未卜吉凶。”左宗棠说，“跟长毛作战，没有必胜把握。”

“长毛究竟怎样，过去是一知半解。”曾国藩说，“此前我在安徽高河埠见了陈玉成，我才觉得，打败他们真不是一件易事，他们可不是绿林草莽啊！”

“你见到陈玉成了？”左宗棠大感兴趣。

曾国藩说：“他答应把李续宾和六弟的尸骸交还，约我一晤，双方各两人，不带兵刃。”

“你还真去了？太险了。”左宗棠说，“万一他们设陷阱呢？”

“那我也认了。”曾国藩说，“那陈玉成有气度、有胆魄，且有头脑，果如你所言，非乌合之众啊！”

左宗棠问：“你没对他劝降？”

“我对他劝降，当然是对牛弹琴了。”曾国藩说，“你说奇不奇？他倒没劝我投太平天国，反倒劝我借手提重兵之时，与朝廷分庭抗礼，最终取而代之。”

“新奇、大胆而诱人！”左宗棠抚掌笑道，“人家是一番好意呢。是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再打几年，只要想干，真有黄袍加身的本钱了呢。”

曾国藩吓了一跳，忙放下脸来，说：“季高，这种玩笑你也开得吗？”

左宗棠依然戏谑地说：“如此小胆，看来黄袍是穿不上了。”

曾国藩感叹地说：“怪不得皇上一直不给我实缺呢。我起兵五六年了，一直以兵部侍郎衔在籍办团练，连我手下好多人都成了督抚大员，我始终是个虚衔，我一直不得要领，倒不如年龄那

么小的陈玉成，他一语道破了天机，我手上有兵，让人害怕呀！”

左宗棠说：“你才知道吗？兵符如虎，骑上它，可以把你带进天堂，也可以把你驮到地狱。”

曾国藩道：“都是你们这班人，非要撺掇我，把我哄上了贼船，现在下不来了。”

“我现在自己不也上了贼船了吗？”左宗棠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有时想，与其让那些酒囊饭袋们在上面鱼肉百姓，不如我们也坐上一把椅子，尚能为国家民众办点好事，不敢说救民于水火，也总能让人民安居乐业吧？”

曾国藩说：“想不随波逐流也难。”

左宗棠说：“综观天下，几十年内，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大事的只有两人，你知道是谁吗？”

“你在青梅煮酒论英雄吗？”曾国藩笑道，“这里既无青梅，也未煮酒，你我也不是曹操、刘备，你切莫胡言乱语。”

“日后见吧。”左宗棠见他害怕，也就不说破了。

二

江浦守将薛之元巡视江防回营，看见一个鹑衣百结、满身污垢的道士坐于路旁，脸上也尽是污垢，一见薛之元骑马过来，道士疯疯傻傻地笑着唱起了谁也听不懂的古怪歌：

南来的，北往的，掉脑袋的是后娘养的。大将军，小将军，摸摸你心口有没有心……

听他唱得古怪，薛之元下了马问：“你是何处来的疯道人？”

道士说：“500年前在青城山，500年后下龙虎山，贫道在贫道心上居住。”

部下说：“大人走吧，他纯粹是个疯子。”

薛之元生平喜欢麻衣神相、术士这一套，他说：“越是看上

去疯疯癫癫的，越是修炼出来的真身，所谓真人不露相。”

薛之元问疯道人：“你会看命相吗？”

疯道人说：“我能算出你七七四十九天之内之灾祸。”

“那你随我来吧。”薛之元向疯道人点了点头，疯道人说：“我饿了，要先吃酒肉，与将军同桌而食。”

薛之元噤了噤鼻子，说：“好吧。”真的把疯道人带入了营中。

一桌子菜都是大鱼大肉，全摆在了疯道人旁边，薛之元只捡了一点菜坐在离疯道人很远的地方吃。

疯道人见四五个牌刀手、侍者在侧，就说，“贫道吃食，是不准生人在场的。”

薛之元厌恶地看了疯道人一眼，向侍从们挥了挥手，侍从们退出去后，疯道人抓了一个猪脚啃了一大口，说：“将军真的认不出贫道是哪个了吗？”

他这一提示，薛之元觉得他的声音熟稔，面目也有几分眼熟起来了。

疯道人低声说：“我是化了装的，我是李昭寿啊！”

薛之元吓了一跳，认真一看才看出了他脸上的麻子，说：“你来干什么？你降了清，不是当上了总兵了吗？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又来给我惹事！”

李昭寿说：“我富贵了，不能忘了朋友啊。在滁州时，若不是你及时告诉我李秀成已对我起疑心，我不及时跑掉，还不身首异处了？”

“还说这件事呢！”薛之元说，“你一拍屁股走人了，可李秀成、陈玉成盯上了我，以为我知道你反叛的事，我跟你背黑锅。”

“现在他们不是很信任你吗？”李昭寿说，“让你守江浦，你弟弟薛之武守浦口，天京两把钥匙都握在你弟兄手中了。”

薛之元说：“李秀成对我还很信赖。”

“可洪秀全对你起了疑心你知道吗？”李昭寿耸人听闻地说。

“你怎么知道？”薛之元不相信。

“告诉你，天京天王府里都有我们的人。”李昭寿神秘地说，“天王知道了你和我是密友，是莫逆之交，就说你不可靠，要撤换你呢。”

薛之元半信半疑地看着李昭寿。

李昭寿说：“与其让人家先下手，不如你先下手。”

“你让我也学你降清？”薛之元说。

“那有什么不好？”李昭寿说，“太平天国成不了气候，什么时候战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抓住都是死罪，人生在世为了啥？还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你看我，二品顶戴，狮子补褂，货真价实，我已经在张国譔、德兴阿和胜保三个人面前保举你了，三个人都很高兴，都说你若过去，给你个提督当，从一品，比我还大呢！”

薛之元动了心，说：“此话当真吗？”

李昭寿说：“我冒这么大险，装成疯道人混到你这来为了啥？不是真的，我能下这么大气力吗？若是别人，我才不管呢，一来咱们是换过帖子的金兰弟兄，二来你对我有恩，我不能有福独享啊！”

薛之元说：“这是大事，我与弟弟商议一下吧。”

李昭寿说：“我听你回信。我给你留下两个地址，一个是能把信转到胜保那的，一个是张国譔的，你不信我的，你自己再联络一回。”

薛之元举起了杯：“干杯。”两人一饮而尽，薛之元反心已萌，李昭寿看得一清二楚了。

1859年2月28日，薛之元在与张国譔、胜保分别通款后，首先剃掉了头发蓄起了辫子，来到沙洲指定地点向张国譔投降。

张国譔欣喜若狂，对薛之元说：“我将保举你，皇上不会亏

待你的。”

薛之元说：“舍弟也作好了献城准备。”

李昭寿是和张国譔一起来的，他说：“胜保将军已派我来接收浦口。”

浦口危在旦夕，李秀成丝毫未觉。

李昭寿与张国譔联军攻陷浦口，薛之元开城门出降。

张国譔在马上说：“这回我可以从江浦之口至九洑洲，一律筑垒开濠，可以合围天京了。”

薛之元凑到张国譔跟前，低三下四地问：“大帅，小的顶戴的事……”

张国譔说：“哦，给你个四品顶戴，怎么样？不比你当长毛贼强？”

薛之元大为不满，退下来对李昭寿说：“这不是言而无信吗？四品顶戴我看得上眼吗？这比我在太平军里还低呢。”

李昭寿说：“小点声，千万别露出不满情绪，难道你现在献了城再关上城门吗？你再反水回去，太平天国也饶不了你，你不是里外不是人了吗？慢慢熬吧，武将要升也快，打一个大胜仗就升上去了。”

薛之元虽然憋气却也无可奈何。

三

春寒料峭的早春季节，黄梅县的梅子客栈里冷冷清清，没有烤火设备，写字的人每写几行都要放下笔，给手哈上一点热气，搓一搓。

店主人一直在看着坐在小桌前写字的长衫先生。他高高的个子，面貌不凡，像个久后必能发迹的人。他住店十多天了，一直欠着店钱，店主人有心讨要，又怕得罪了这个日后必发之人。可

再不要，他长此住下去，何日是个头呢？

店主人到底熬不住了，来到先生住室门口说：“任先生，小店本小利微，如任先生手上方便，是不是……”

这任先生就是辗转由香港北上来找洪秀全的洪仁玕。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北上了。1854年，洪仁玕搭乘外国邮轮到了上海，与天京近在咫尺了，太平天国的传闻在酒肆茶馆里都可以听得见，就是无法逾越清军的哨卡。那时正是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日子，洪仁玕得知小刀会与太平天国已联上手，他就去见小刀会的头领刘丽川，声称自己是洪秀全族弟，希望刘丽川派人送他到天京。但刘丽川无法证明他的身份，怕他是清廷的奸细，没有答应他。为了混口饭吃，洪仁玕到英国教士办的墨海书馆一边当佣工，一边学了西洋的天文、历算。冬天，不得不返回香港，重执教书之职。

他这一次北上是从广州经梅岭抵饶州的，那里正值太平军杨辅清部与饶州清兵激战，他过不去，行李全丢失了，只好由湖北转道，他想经黄梅再顺江东下去南京，一路上打扮成商人模样，但因囊中羞涩，不像富商的派头，到了黄梅，只能声称是坐馆的穷先生了。

洪仁玕见店家上门催债，很不好意思，只好拿出他的看家本事了。他对店主人说：“放心，一两日内就还。”

洪仁玕要店家为他找来一块白布，他在上面写了几个楷字：“祖传秘方，专治疑难杂症。”

店主瞪圆了眼睛：“先生原来是郎中？”

洪仁玕笑笑，说：“略识几味草药，读过几天医书。”

店主一听这话乐了，他说：“先生怎么不早说！你有这等济世医术，还愁银子不往你怀里淌？小的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他不住地为方才讨债、逼债道歉，仿佛他欠了洪仁玕的银子，洪仁玕心里不免好笑。

洪仁玕告诉他，自己虽然懂得脉理、中草药，却从未以此为业。现在是实在没办法了，盘川已告罄，又欠下店家的膳宿费，只好勉为其难，去行一回医了。

当洪仁玕很没自信地扛起白布幔走出梅子客栈后，店主人在收拾洪仁玕房间时，发现枕上有一本英文书，这一惊非同小可，忙叫店小二把识文断字的账房先生请来，他说：“快来看看，这曲里拐弯的，怎么像天书呢？”

账房先生戴上老花镜，翻了翻那本《圣经》，说：“这是洋文，是哪国洋文，可分不清了。看来，这位先生学问可大了，学贯中西呀！”

店主也深为叹服，他想，找遍中国，认识这洋文的怕也没几个，这人可不是奇才了吗？自己干吗逼人家还那几吊钱啊！

他忽然想到，这先生的布幌上不是写着“专治疑难杂症”吗？县太爷覃老爷的痛风病可是惊动过不少走方郎中了，一直没好，何不叫他试试？这么一想，店家赶紧去到县衙门送信，若能治好，他这送信的也叨光啊！

洪仁玕在十字街口站了一会儿，给几个患癫痫头的、红眼病的开了方子，又偏偏都是衣衫褴褛的穷人，他一律摆摆手，诊金免了。他自己也感到好笑，这样行医，何时能挣够店钱？

正在自我嘲弄时，一个书办模样的当差的直奔洪仁玕而来。

洪仁玕以为他要看病，忙笑脸相迎：“先生可看贵恙？”

那差人打量着洪仁玕，问：“足下可是住在梅子客店的任先生？”

洪仁玕说：“在下便是。先生何以知我姓任呢？”

差人笑吟吟地说：“我还知你会洋文呢。”二话不说，夺过布幌卷了起来，说，“先生请，我们县太爷请先生看病。”

洪仁玕心想，看来时来运转了。他一边跟差人往县衙门走，一边问他，何以知道自己会洋文？

差人说，是梅家店主人去报告覃县令的。这店主人是县衙门钱粮师爷的大舅哥，衙门里的事瞒不过他，他知道县令得了个怪病，今天特地到衙门来告诉的。

黄梅县令覃瀚元得的是痛风病，头一疼起来满地打滚，审案的事都得交刑名师爷去办，遍访名医，用过了不知多少偏方、验方，都不见效，他请洪仁玕来也不过是试试，没抱多大希望的。

没想到，洪仁玕既不打保票，也不吹嘘自己的本事，只凭一根银针，针针见效，连扎了7天，覃瀚元感到轻松多了，从前一天总要发三五次痛风，现在一连几日没发病。

神奇的洪仁玕成了覃瀚元的上宾，也不让他在小店住了，在后衙书馆旁收拾出一间净室，叫他搬了过来，一日三餐好酒好饭地招待。两人又很能谈得拢，覃瀚元认为洪仁玕是旷世奇才，还要把他引见给胡林翼呢，说胡林翼爱才如渴，可向朝廷保荐他。

洪仁玕说，金山、银山他不要，当官更非所愿，他说：“覃兄若是实在过意不去，可代雇一条小船，送我到金陵，就感恩不尽了。”他说金陵郊外有一个舅舅，病重了，膝下无儿无女，要他去办后事。

覃瀚元作为一县之令，办这点小事不是轻而易举吗？他答应了，但舍不得放他走，又留下来盘桓了几日，喝酒，听戏，直到1859年4月13日，才送他到长江边上去登船。

洪仁玕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为了赶赴太平天国的圣地，他真是历尽艰辛啊！

四

李秀成在巢县得到浦口被叛将献城的消息，已是两天后的事了。李秀成坐立不安，一面给天王写表请罪，一面积极调兵，准备夺回浦口。浦口一失，太平天国的江北粮道等于断了，这还了

得？洪秀全岂能不发火？

洪宣娇充当天王特使星夜赶到了巢县，她连一口水都没顾得喝，与汪一中立刻去见李秀成。李秀成正在中军帐里调兵遣将，李世贤、谭绍光、陈坤书等将领都在。

一见洪宣娇进来，李秀成马上知她来意了，为缓和一下气氛，他忙叫身旁的谭绍光：“快给你姐姐倒茶，你们童子军的大头领来了。”

“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洪宣娇坐下说，“你犯了什么过失，你知道吗？”

“用人失察。”李秀成说，“薛之元这个坏蛋，我没想到一个四品顶戴他就把自己卖了。”

洪宣娇说：“‘失察’两个字能搪塞过去吗？李昭寿是在你手下叛降的，李昭寿与薛之元是拜把子兄弟，你不知道吗？你怎么可以重用他守浦口？天王不了解底细，你还不了解吗？为什么不用谭绍光来守？为什么不用陈坤书来守？”

李秀成说：“我知罪了，说什么也晚了，我拼力夺回来就是了。”

好在当时由于江北大营两次为太平军所破，德兴阿获罪调京，咸丰已谕令和春督办江北军务，不再单设江北大营了，但李秀成也看到了太平军所处的劣势，他说，由于清妖加紧构筑长墙并控扼江浦运河，事实上天京城水路运粮通道已经堵塞了。

“是啊，天王着急得很，”洪宣娇说，“由于薛之元背叛，六合也孤立了。”她还说，蒙得恩有病，佝偻着腰，管不了事了，只得让洪宣娇跑来跑去的。

蒙得恩已经一连几天不能上朝了。

洪秀全问洪仁发，让他去看看蒙得恩。

洪仁发说：“去了，我看他活不过这几天了，脚和腿肿得水桶那么粗，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洪秀全说：“真是多事之秋啊！那边李秀成又打不通两浦，天京粮道怎么办？”

这时洪宣娇回来了，她说，李秀成前有李昭寿后有张国譔，腹背受敌，他只能在九里山、萧家圩一线与敌对峙，没什么进展，他想请调陈玉成带兵下救，请天王下诏。

洪秀全对陈玉成的信任远在李秀成之上，这与陈玉成的战绩不无关系。陈玉成在三河镇大捷后，在3月8日收复六安，19日全歼湘军李孟群部，擒斩了湘军曾国藩称为“悍勇上将”的李孟群，又让曾国藩大哭了一场。洪秀全说：“陈玉成大败胜保，不是已迫使李昭寿由浦口撤围西援了吗？李秀成的压力应该减轻了呀！”

洪宣娇说：“虽如此，还应急解天京之围，粮道不通，是一块心病。”

“那就下诏吧，调陈玉成火速来收复浦口。”

洪宣娇说：“这就有望了。”

浦口外围的形势马上有了改变。

1859年4月15日，陈玉成大军前锋范汝增率一万人马驰抵浦口，四五万联军联营。

李秀成趁机督师出击，与张国譔部激战，战场硝烟弥漫，浦口西北清营已经攻下，太平军正向浦口进逼。

范汝增对李秀成说：“陈将军大兵马上赶到，他从正面强攻清妖中路，并潜师由沙洲牵制敌后。”

李秀成放下心来，打通两浦，恢复天京的粮道已经有把握了。

第 86 章

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走了翼王，来了干王。



就在洪秀全心力交瘁，深感身边缺一个杨秀清这样的人物时，洪仁玕风尘仆仆地来了。

此时风度潇洒的洪仁玕正搭乘一条黄梅县令为他准备的小船行驶在长江上。他那瘦长的身材，文静的外表都给人一种信任感、安全感。

当船驶近天京北面江面时，望着江南绵延数十里的城郭和太平军大营的五色旗，高高的守望台……洪仁玕心里一波一波地卷起阵阵热浪。成事了，成就大业了，他为太平天国而庆幸。他怎能不想起十多年前开始传教时的艰辛和尴尬。不要说外人，连洪姓家族的人都把洪秀全当成疯子，把拜上帝教当成异端邪说，有谁会预见今天的成就。

可惜自己来得太晚了，尺寸之功未建，实在有几分赧颜。

进天京去并不容易，但到了家门口，洪仁玕就什么也不怕了，他写了一首诗，夹在一封简信里，交给聚宝门守门官吏，要他务必送到天王手中，他报了自己的身份，是天王的弟弟。

守门官吏半信半疑，却又不敢不送，看洪仁玕相貌奇伟，不像是歹人。万一误了事，天王会怪罪下来的。

他在简信中附录了一首诗，是这次离香港北上行前所赋，是明志诗。

枕边惊听雁南征，起视风帆两岸明。
未挈琵琶挥别调，聊将诗句壮行旌。
意生春草波生色，地隔关山雁有情。
把袖挥舟尔莫顾，英雄从此任纵横。

他的字洪秀全一眼就认出了，听说他日夜悬盼的族弟已到了天京城下，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他大呼小叫，一反他稳健作风，令傅善祥在一旁都呆住了，用“乐得发狂”来形容他毫不为过。

洪秀全下令摆驾聚宝门，亲自去接洪仁玕入城。两兄弟在城门外拥抱了起来，都流下了喜泪，傅善祥在一旁都感动得眼睛发潮了，她早听洪秀全说过，洪仁玕的才干是天下数一数二的。现在天朝极需经国治世大才时，洪仁玕飘然而来，这岂不是天朝之福吗？

望着留几绺长髯的洪仁玕风度潇洒地与洪秀全挽手同行，傅善祥和洪宣娇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洪秀全设宴席招待族弟洪仁玕，他只批准两个人作陪，洪宣娇和傅善祥。傅善祥不愿以特殊身份出现，就推说让他们兄弟兄妹间好好叙叙家常，推托了，没有入席，只在外面张罗。

席间，洪秀全动感情地说：“这些年，朕天天企盼仁玕弟的到来，你终于来了。”

洪仁玕说：“我何尝不想早一日来呀！”那年天国在广西举义，他就决定动身前往参加，可他赶到广西浔州时，他们已北上，他找不到他们，也回不了老家花县了。清廷天天在追捕洪姓人，他只好辗转流落香港，幸得瑞典基督徒韩山文友好相待，住了一段时日。

洪宣娇说：“后来听说仁玕哥哥回过广东啊，可派人去找您，还是没找到。”

洪仁玕说：“那时我衣食无着，改名换姓到了东莞，当了一年多塾馆座师。”

洪秀全说：“你第一次到上海，可惜朕不知道，近在咫尺未能相逢。”

洪仁玕说：“那是5年前了。”他讲述了这段经历，在上海倒是见到了上海小刀会的领袖，可空口无凭，没人相信他是天王之弟，不放行，人家见他会说英语，还怀疑他是奸细呢。为了生计，他打过工，也有收益，在洋人开办的学堂里学了天文历数，待了差不多八九个月，才又返回了香港。

洪秀全说：“你我一别8年，天下已大变了。”他油然想起惊心动魄的杨韦之乱，洪仁玕若是早一日来辅佐他，也许天京就出不了那么多令人痛心的悲剧了。

洪仁玕说：“睽别八载，心念旧恩，想起年轻时我与天王巷里相接、长年交游起居的情谊，常常感叹。”他感叹的是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经考五科不售，才追随天王另辟通途。而洪秀全大业已成，他却经过8年飘零，才算落叶归根。

洪宣娇说：“你们两个一样，都是连连落第的倒霉人。若是你们金榜早中，可能就是高官显爵，像曾国藩一样，拥兵来扫荡太平军了。”

洪秀全说：“这倒说得有趣。”

洪仁玕说：“这一切都是命运，是上帝安排的。”

洪秀全问：“你今年 38 岁了吧？”

“正是，天王还记得小弟年龄，”洪仁玕说，“转眼已届不惑之年了。”他拿出了一本刊刻的书，封面写着《太平天国初创记》，他说：“这是我在香港刻的一本书，大略记载了拜上帝会的初创始末。后来的事我不知道，今后会补写进去。”

洪秀全翻了翻，颇为感动，说：“朕弟志同南王，历久弥坚，处在颠沛流离之困境，仍矢志忠于天朝，犹能著书立说为太平天国正名，难得呀！”

洪宣娇说：“仁玕兄早来就好了，只有您的学问可与云山大哥相比。”

洪秀全说：“他比云山更多一才，那就是懂洋文，可以说是学贯中西，你来到了天国，朕如得瑰宝，你是天国柱石啊！”他想了想，说：“封你为干天福吧，福爵仅低于义爵。你知道，自从出了诸王之乱，朕已决心不再封王。”

洪仁玕说：“这不好吧？弟刚来天朝，尺寸之功未立，便有此高位，恐众人不服。”

洪秀全说：“有什么不服？若论资历，你是天国和拜上帝会的创始者，在朕倡言拜上帝教时，你赞助甚力，理应加以重用，更何况你有经天纬地之才呢？”

洪仁玕仍感心里不安，他说：“还是从长计议吧。我先考察一下天国的军政大事……”

“朕意已决，你勿再辞受。”洪秀全说，“今天只是洗尘接风，明天你我坐下来纵论一切，那时再聆听高见。”

洪宣娇说：“光洗尘不行，我还有正事呢。现在江浦、浦口一时未攻下，陈玉成到来也没打动。”

洪仁玕问了问大致情况，便拿出了一张地图，仔细看起来。

洪秀全见上面密密麻麻印着河流、湖沼和城市，说：“有这个图就好多了，一目了然。”

洪仁玕说：“回头我把此图献出，照样子刻印几百份，将领人手一份，外国人早用上地图了。”

三人趴在地图旁看，洪宣娇问：“东南西北怎么标法呀？”

洪仁玕比画着说：“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这是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你看，这一寸长的距离就是几百里呢！”

洪秀全在地图上找到了九里山、小店，他说：“陈玉成在这一带，朕担心两浦之战持久了不好，牵制了我主力近 10 万人啊！”

“我不懂战事兵法，”洪仁玕说，“可否诏陈玉成绕道天长、扬州假道渡江，直捣清妖江南大营之后，分股袭击江北官军营盘，这样可取到正面强攻效果。”

“好计！”洪秀全兴奋地说，“朕之弟下车伊始便献良策，朕得张良、韩信了。”

洪仁玕说：“这我可不敢当了。”

二

洪秀全这些日子一直处于精神亢奋状态，傅善祥知道是因为洪仁玕到来的缘故。她奉命草拟封爵诏旨，几乎是一文数改。她这天早上来到上书房，洪秀全问：“写好了吗？马上就要拜相了，大典之日，朕要亲自登台授印呢，要办得十分隆重才行。”

傅善祥问：“不再改了吗？”

洪秀全不悦地说：“听你这话，对加封洪仁玕大为不满啊！”

“我怎么敢有微词？”傅善祥说话是有所指的。先是封洪仁玕为干天福，印绶尚未制好，又改封为义爵加主将，诏旨刚颁发几天，5月21日又改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短短20天，封号叠叠加恩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呀。

洪秀全说：“你说话的口气就含有讥讽之意味，和一些酸溜

溜的朝臣们如一个鼻孔出气。”

“不敢，”傅善祥带笑说，“20天，洪仁玕由一个布衣升为天朝首辅，那些为天朝屡立功勋的人会怎么想？况且，天王已再三表示，永不封王，可是言犹在耳，就又封了个干王，百官问起，臣怎样解答？”说是“不敢”，批评的口气还是挺厉害的。

“要什么解答？”洪秀全生气地说，“洪仁玕的才学，就是把天国所有人加起来也抵不上他。”

傅善祥据理力争：“可他没打过仗，没指挥过军队，当主将行吗？”

洪秀全说：“他有他的长处，他是朕的族弟，必能忠心耿耿，他自己没有私人势力，也不会用天父、天兄的诈术来左右朕，朕对他放心。”

傅善祥说：“天王不怕乱，就这样吧。”

“朕怕什么乱？有人会为这事造反吗？”洪秀全说，“朝纲乱不了的。”

“朝纲乱尚可修补，”傅善祥说，“人心乱了，难以收拾呀！”

“你不要在这信口雌黄！”洪秀全火了，“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敢在朕面前说三道四。”

“是吗？”傅善祥分外冷静，“天王惟一的优点是尚能容许一个傅善祥在君侧说三道四。如天王不愿听，臣马上告退，今后永不说一个不字。天王清君侧好了。”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弄得洪秀全又气又恨，又悔又羞，愣了好一阵。

李秀成的反应是最强烈的。

李秀成拍着刚刚得到的封王诏书，用力拍打着，对陈玉成说：“天王不是永不封王了吗？怎么洪仁玕一来，20天连跳三级，又是军师又是王，他懂得打仗用兵吗？”

陈玉成比他冷静，说：“据说这洪仁玕才高八斗，连洋文也

懂，是个治理天下的干才，且看一看，也许是太平天国的福分。”

“岂有此理！”李秀成说，“到京未滿两旬，便封王，要人悉受其节制，这怎能令天下人信服？还不是因为他姓洪吗？专信同姓之重，从前有过覆辙的，洪仁发、洪仁达之封，不是气走了石达开吗？”

为消其火，陈玉成戏言道：“这回封了个干王，又要气走李秀成吗？”

李秀成苦笑了一下，说：“愤愤不平者不止我，韦俊和杨辅清都想上书呢，我也写了一份。”他叫石益阳找了出来，拿给陈玉成看，“我可是以咱们两个人的名义写的，你想签字，就联名，你如怕惹火烧身，就我一个人上奏。”

这分明是将了陈玉成一军。陈玉成年纪比他轻，却沉得住气，其实他的心情与李秀成是一样的愤慨，但他更顾全大局。看过了以后，陈玉成说：“天王一连三次改封，怎能听不到反对之声，洪宣娇、傅善祥就不会缄默。我看不宜这样上奏章。”

“你胆小怕事吗？”李秀成夺回奏章说，“你保你的乌纱帽吧，不用你。”

“我是替你着想的。”陈玉成想尽力说服他不要过激。同样的话，从李秀成口中道出，就有居功自傲之嫌，天王会疑心他想争权，好事反办坏了。如果让洪宣娇、傅善祥出面，天王会听得进去，她们俩是女的，天王不会认为他们有野心。拥兵自重，历来是大忌，不可莽撞，他主张从长计议。

李秀成嘴上不说，心里折服，他说：“你说的未免太过，忠言劝谏便是拥兵自重吗？这洪仁玕多喝了些墨水而已，也不会比孤陋寡闻的洪仁发、洪仁达强多少。”

“你的推断也许对，也许不公正。”陈玉成劝他别急，陈玉成正好应召到天京去，他想相机把众将领的情绪告知天王，天王也不能不顾忌众怒的。陈玉成也想见见这位名气蛮大的洪仁玕。

不是要举行加封大典吗？他劝李秀成也回去躬逢其盛。

李秀成说：“我没兴致。”

“百闻不如一见嘛。”陈玉成说，“你又不想见，你的反对就是无的放矢。”

三

洪仁玕临时住在三坊巷。

洪仁玕虽已封王，王府一时来不及修建，傅善祥把他安排住在了城南三坊巷原来的清朝江宁县署，也有三进院子，颇具规模。洪仁玕认为这个地方很幽静，竟不愿再搬动，傅善祥奏准天王，决定就在江宁县署旧址拓建干王府。

洪仁玕在书房里写字，刚写了八个大字，上联是“干戈底定”，下联是“王道荡平”，他横竖看看，对新拨给他的女尚书刘悦说：“把这副楹联刻在木头上，挂到大门外。”

刘悦拿了那几张纸出去了。

洪仁玕又坐到灯下书写，他面前已经写了一叠纸，每张纸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此时他正写到“心无主则诱惑能摇，惑念一萌，私欲愈煽而愈炽”，刘悦又进来了，说：“傅善祥来访，见不见？”

洪仁玕面带微笑起立：“快请，就到书房来吧。”

傅善祥已应声而入，她落座后说：“明天扩建王府要动工了，太吵闹，还是给干王找个清静处吧。”

“我不怕吵。”洪仁玕说，“我在上海衣食不周时，还到洋人的工地上挑过砖、筛过白灰呢，那吵不吵？”

这句话博得了傅善祥的好感，她见桌上摊着一叠纸，说：“我打扰干王了，在写什么呀？”

洪仁玕说：“我不能尸位素餐啊，在其位，就得谋其政，勉

为其难了。我想将天国大事分为轻重缓急几项，分门别类加以改革，达到‘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之境界。”

傅善祥心底油然升起敬意，她想，尽管起用陈玉成、李秀成这些新人后，天国有了转机，可还是百废待举。有些高级将领叛降，给天国造成极大损失。而洪仁玕一到即想到锐意改革。

洪仁玕说：“我正要着手治理人心。胜惑即胜敌，这是我提出来的一句话，可令天国军民自省。”

“胜惑即胜敌？”傅善祥说，“太对了，太平军初期，人人无欲，每个人手上分文无有，一切充公，可那时无欲、无惑，反倒相安无事。”

洪仁玕说：“胜惑才能自强，以此克敌，何邪不克？以此歼敌，何敌不歼呢？我以为这是稳定人心稳定天国的基石。”

“是呀，士气非常重要，”傅善祥说，“天京事变后，太平军里流传一首歌谣，其实是人心散了的标志，那首民谣说：‘天父杀天兄，终归一场空，打点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你看，快散伙了。”

洪仁玕说：“人心是胜利之本。天王不是说过，上下同欲者胜吗？现在必须收拢人心才行。”

傅善祥见时机已到，趁势说：“人心也不是那么好收拾的，民心不要说了，将领之心都越来越散，难免离心离德。”

洪仁玕多少有些吃惊，问：“出了什么乱子吗？”

“干王真想听吗？”傅善祥说，“干王要先赦我无罪才行啊。”

洪仁玕说：“几天前我还是流浪在上海的一个布衣，忽然当起太平天国首辅，还真不大自在呢，我没有那么多的说道，你尽可直言，听宣娇说，你在天王面前也是惟一个敢直谏的人，在我面前更不用有所顾忌了。”

傅善祥说：“由于封你为干王，众臣不服，你知道吗？”

“我想到了。”洪仁玕说，“有风波吗？”

傅善祥点点头，说：“这场风波弄不好就是一次海啸，会打沉太平天国的航船。”

“有那么严重？”洪仁玕略微有些吃惊，心里更加忐忑不安了，他说：“初时，诸葛位尊而关、张不悦，韩信拜将而一军皆惊。我料到大家不会心悦诚服。”

傅善祥说：“你来之前，天王已对天盟誓，永不再封王了。”她告诉洪仁玕，不封王，风平浪静，人人无所想，现在天王出尔反尔，又封了王，这就勾起了人们心底的欲望，那些功劳大的、自认为距离王位近的，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滋味？洪仁玕若是个叫百官心悦诚服的宿将老臣也行，他刚来几天，便封王拜相，人家必然归结为他姓洪，他有天大的本事、天大的抱负，可没人知道，也没人想知道。

洪仁玕其实心里是不安的，他已向天王几次请辞封号，觉得有愧，可天王又坚不允辞，他原想用自己的忠诚和建树来正视听。

傅善祥说：“本来是一桩好事，现在却弄得天怒人怨，一下子把干王你推到了与众将为敌的地步了。”

洪仁玕在屋子里踱了几步，忽然醒悟地说：“你今天来，根本不是来说修房子的事，而是为此事而来？”

傅善祥点了点头。

“那你一定有良策教我。”洪仁玕说。

“你这样的贤者，还用我来出主意吗？”傅善祥笑了。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洪仁玕说，“你说天王不是绝顶聪颖之人吗？缘何他也屡有失误？这就是当局者迷呀！”

“那就恕我冒昧了。”傅善祥说，“我若是干王，打死我也不要这个封号！何必当这棵招风的树？你真有本事，干出几样大事来，国人看在眼里，身受其惠，那时声望日隆，封你做什么，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你让我再去请辞？”洪仁玕问。

“情真意切，真诚地请辞，”傅善祥说，“而不是虚应故事，你是真心，天下人看得清，即使天王坚执不允，天下人也不会再怪你。你自己便能当之无愧。当有愧，便要惹怒天下功臣。”

“你说得对极了！”洪仁玕说，“天王怎么不用你？你的言谈不俗啊！”

“干王扯哪去了。”傅善祥说，“洪宣娇死活把我拉到天王府来，她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让我去扮演一个专门念丧经的角色，天王会喜欢我吗？”

“你很了不起。”洪仁玕由衷地说，“天王身边有你这么个巾帼谏臣，这是天国的福分啊！”

傅善祥问：“我这样苦口婆心地劝干王不要当官，你不会恨我吧？”

洪仁玕说：“那我不是太不知进退了吗？更没有资格当军师了。好了，你放心吧，我马上草拟一个奏折，坚辞封号。”

傅善祥站了起来，说：“再过三天就是干王的册封大典了，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告辞了。”

洪仁玕说：“哎，你这人不是阴一面、阳一面了吗？如此恳切地劝我请辞封号，却又去忙活庆典。”

“我猜测，天王无论如何不会让他这次加封作废。”

“那我请辞不是故作姿态了吗？还有什么意义？”

“那不一样。”傅善祥说，“心安理得地接受，和诚惶诚恐地接受大不一样。你现在要节制三军、总理朝政，你总要与太平天国的大员们打交道，你也该让他们看看，洪仁玕并不是一心巴结高位的人。”

“谢谢你！”洪仁玕一直把傅善祥送出了大门外，他内心有所触动，忽然问了一句：“东王与天王有何不同？”

“我不敢说。”傅善祥笑了。

“这可不像言官的勇气了。”洪仁玕说。

傅善祥说：“我这个言官不背地讲人，丑话也说在明处，我劝杨秀清杀了洪秀全以自代，这是他自救的惟一办法，你看我胆大不大？”

洪仁玕吓了一跳，说：“这话可别乱说，我可没听见啊。”

傅善祥纵声大笑起来，她说：“你胆子这么小？我这话，不怕传到天王耳朵里去，因为我亲口告诉过他，各为其主，天王也不能责怪我。”

洪仁玕更进一步由衷地敬佩起这个又美丽又有思想、又有性格魅力的女人来。洪仁玕早就注意起她这个特殊的人物，问过洪宣娇，知道了她在东王府的坎坷经历，更叫他钦佩，他庆幸天王身边有这样敢直言的人。

四

荣光大殿焕然一新，殿里的柱廊、斗拱和壁板全都经过重新彩绘、油饰。从大殿望过去，荣光门直到圣天门，嵌有太平天国万岁图的照壁，全都按大礼装点起来，这座只有天王、幼天王接受朝觐才启用的大殿，今天为干王的册封大典大开中门。

喜庆的音乐也好久没听到了，赶来躬逢其盛的文官武将们仿佛真正走出了杨韦血腥之乱的阴影，长长透了一口气。

大典司仪是傅善祥，她在乐声中走到大殿门前，高声宣布：“太平天国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加封盛典吉时到！”这一长串封号她背了好几遍才顺口。

隆隆的礼炮响过，洪秀全面向群臣，说：“天降祥瑞，天父佑我，太平天国有幸，我天朝得英才于太平盛世，今封干王，乃是万年大计。干王多次自请辞封，表白澹泊明志之素衷与磊落心怀，朕所以不准，乃为天国着想耳。现授印于干王，望能以国事

为己任，再造天国之威。”

傅善祥高呼：“干王拜印——”

洪仁玕款步上殿，双手接过放着大印的金盘，转手交给了尚书刘悦。

洪仁玕显得很激动，他望着殿外丹墀下千万双炯炯的眼睛，侃侃而谈：

“我洪仁玕尺寸之功未建，何德何能，受天王如此厚爱，敢不与文武大臣们戮力同心，共扶天朝？太平天国有过辉煌的过去，东王执政之时，律法森严，国政得以划一，可是后来由于天京之变，人心变得涣散了，这不能怪大家，上梁不正下梁歪，今后凡有失策、失误，皆应拿我是问。”

他看到了李秀成那似信非信的眼睛，也看到了傅善祥鼓励的眼神。

洪仁玕又说：“人心是胜利之本，师克在和，天京之变，是失和所受害，失和之因是私欲的膨胀，今后但有人见我洪仁玕纠集私党、谋私利、营私舞弊，则人人得而诛之；如我所行之事利于天国，各将领必遵守奉行，天国才有希望……防意如防城，无论大小尊卑，凡我天朝人皆应先自为固，摒弃一切惑心乱耳之谈，方能一致胜敌。我洪仁玕是奉命于危难之时，受任于败军之际，时势至此，如不追求解救之策，将来覆巢之下无完卵，谁能幸存？我们只有和衷共济，万众一心，才能创出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天王万岁！太平天国万岁！”

“天王万岁”、“太平天国万岁”的口号声席卷天王府，把大典推向了高潮，也把人心带到了一个憧憬的高潮。

洪仁玕的即兴演讲，征服了人心，平息了许多流言，他多少获得了一些人的认同。至少，太平天国的人们从来没接触过这么有学问有口才的人。他们仿佛在惊涛骇浪的船上，在时刻担心倾覆的时候，忽然找到了一个成熟的舵手，他们放心了。

当然，像李秀成这样的人不会轻易为言辞所打动，他对陈玉成说：“真本事不在嘴上，看治国平天下有什么招法吧。”

不久，太平军重新夺回了浦口，江北水上粮道又畅通无阻了。1859年6月中旬，洪秀全诏前军主将陈玉成磋商军务。

陈玉成在报告军情时谈到，浦口既已夺回，天京之围已解，下一步应保卫皖北。他提议与李秀成、韦俊联兵南进，进攻来安、滁州，派龚得树、吴如孝东进去攻定远。

洪仁玕已经考虑过这个方案。他怕北面一动，江南大营会驰援皖北，因此他主张抽一部分兵力牵制江南大营，使之不敢轻举妄动。

这不是外行话，且十分得当。

陈玉成很兴奋，马上支持了洪仁玕，拟派韦俊、李世贤率部佯攻东坝，由他和龚得树、吴如孝打定远、滁州，重点打击胜保、李昭寿，他提议让李秀成坚守浦口不动，牵制张国谿。

洪秀全批准了这个方案。他深思后说：“外面的军事调度，就由玉成主持吧，朕也放心。”停顿了一下，他突然说：“朕册封你为英王。”简直有点像灵机一动的样子。

陈玉成很觉意外，看了傅善祥一眼，问：“还有谁一起受封？”他猜想一定有李秀成的。

傅善祥说：“还封了个赞王蒙得恩，只有你们二位。”

陈玉成马上说：“臣感激天王的倚重，只是臣尚年幼，似乎不封王为好。”

洪秀全说：“你是不是因为没有封李秀成啊？”

“这也是一个原因。”陈玉成说，“李秀成年长于臣，战功不比臣少，我封了，他不封，反而刺伤了他，于征战不利。”

洪秀全哼了一声说：“那李秀成也叛降啊！”

一听说说得这样难听，陈玉成不知出了什么事，又去看傅善祥、洪仁玕。

洪仁玕说：“天王对他有气。还不是因为薛之元的叛降！否则我们不会为争夺浦口而如此劳师费时。”

洪秀全说：“他当初一再举荐这个薛之元，致有江浦之失，朕没有惩罚他已是宽贷了，还想封王！”

陈玉成不便再说什么了，但他心中不能没有隐忧。李秀成对封干王的事本来不满，现在又封了别人，岂不是火上浇油？他叹了口气，面对这些说不清的烦恼，远比面对敌人的千军万马还要伤脑筋。

第 87 章

胜惑即胜敌，上下同欲者得天下。

—

转眼已是冬季，这一年长江两岸的冬天倒不很冷，只是雪下得勤，稍高一点的山上积雪都不化了。

李秀成在中军帐里也觉得冷，他是冷在心上。陈玉成和蒙得恩封王，他心里郁结了一个大疙瘩，那蒙得恩都病得不行了，却封了王！

石益阳端了个很旺的炭火盆进来。

李秀成哈哈冻硬了的毛笔，烤了烤火，又坐在案前写字。石益阳问：“又写什么？”

李秀成说：“陈玉成一走，天京战局对我们极为不利，南岸和春、张国譔之兵远多于我，现在营中火药、炮子和粮食都接济不上了，我要再写奏折。”

石益阳说：“天京又拿不出炮子、弹药来，写了有什么用？天王又会怪你牢骚多。”

“反正他从来不信赖我。”李秀成说。

“那倒不是，”石益阳说，“不信任你，能让你当主将吗？”

李秀成说：“朝中无佐政之将，洪仁玕封了干王，何曾出一高招？主上又不问事，一味靠天，我在朝中实在没法处。”

石益阳说：“你千万不能有离心之想，天朝还靠你支撑呢。”

“这是你说的，”李秀成掷下笔，说：“天王才不这么看。他封了陈玉成、蒙得恩为王，单单把我撇下，这是偶然的吗？”

“迟早会封你的。”石益阳劝慰说。

李秀成认为，蒙得恩是个庸才，除了巴结天王，哄天王高兴，什么都不会，他却封了王！陈玉成也是天王另眼相看的人，若不，当年天王能选他当驸马？

“你这可不对了。”石益阳说，“他不愿当天王的驸马，恰恰把天王惹火了呢。”

李秀成长叹了一口气，说：“我想喝酒，你帮我去弄点来。”

石益阳说：“借酒浇愁吗？那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且违犯天条。我不管。”一扭身出去了。

二

干王府已经扩建完毕，它与别的王府不同，门前建两个音乐亭，每天定时奏乐。两个音乐亭间有一高大精致的照壁，绘着龙凤、鹿鱼，正中嵌着一个巨大的福字，又不伦不类地在一旁刻着基督教的《马太福音》八福诸条。这都是洪仁玕自己设计的。

傅善祥进了第三进院子的正殿，殿前摆着大鼓。每天洪仁玕卯时便上殿工作，按时听取属官报告，议事也在此处。

傅善祥走进时，洪仁玕正忙着与几个属官批答文件，待那些人都走了，洪仁玕才站起来，说：“慢待你了，我都没看见你进来。”

傅善祥把一封信放在他面前，说：“你快看看这个，天王发火了。”

在洪仁玕看信时，傅善祥无意中把头转向了正面墙上，那里新挂了一个条幅，是洪仁玕手书他自己的一首诗：

帆船如箭斗狂涛，
风力相随志更豪。
海作疆场波列阵，
浪翻星月影麾旄。
雄驱岛屿飞千里，
怒战貔貅走六鳌。
四日凯旋欣奏捷，
军声十万尚嘈嘈。

洪仁玕看完了信，问：“什么时候截获的？”

傅善祥说：“昨晚上。”

“会不会是反间计？”洪仁玕不是沾火就着的冲动型人。

“我和天王也这么想过，不像。”傅善祥说，“这李昭寿原是李秀成的部下，他在李秀成情绪低落的时候写招降书给他，合情合理。”

洪仁玕不安地在殿里走动了几步，问：“你认为李秀成有贰心吗？”

“我看不会。”傅善祥说，“但天王看得很重，他要你下令封锁天京所有水陆通道。”这目的很清楚，是防李秀成兵变。

“这未免风声鹤唳了。”洪仁玕说，“我去见天王，这事先压下，我想李秀成也不至于动摇的。”

傅善祥说：“天王疑他因为没封王而萌反心。”她认为陈玉成是对的，不封则已，要封了陈玉成而不封李秀成，无论从军功上

还是从面子上，都会让李秀成很难堪，清妖在这时候见缝下蛆是自然的事。

洪仁玕息事宁人地说：“算了，这事不要声张了，反正未成事实，李秀成也没接到。”

“天王要把这封信给李秀成送去呢。”傅善祥说。

“用这封信来试探他有无反意？”洪仁玕说，“这不好吧，万一让李秀成知道真相，会令他更加心寒的。”方正的洪仁玕认为这手段带有小人味道。

“我劝不了天王，”傅善祥又何尝不这样看呢。她说，“你去劝劝他吧。”

“我们马上就走。”洪仁玕立刻叫刘悦给他备轿子。

三

池州韦俊大营一片白皑皑的大雪。

韦俊烦躁极了，也觉得晦气极了。从1859年3月以来，他不是纠缠于湘军宿敌的包围中，而是与结怨甚深的杨辅清、杨宜清较上了劲。自从杨氏兄弟返回皖赣边境后，又受到了洪秀全的格外信任，先封了中军主将，后来又封了辅天义，而此时韦俊也刚刚由于李秀成的举荐由福升义，封号为定天义，中军主将已经位于韦俊这个右军主将之上了。韦俊不敢惹杨辅清，只能曲意逢迎，虚与委蛇，然而，他们两家的深仇大恨是抹不掉的，特别是后来杨辅清终于弄清，自己的儿子就在韦俊手中时，他几次派人去索取，韦俊都声称不在，不归还杨家，这更增加了双方矛盾的复杂性。韦俊现在已经率兵退到池州了，杨辅清仍步步紧逼，几乎占领了韦俊所有地盘。

韦俊部将黄文金从陈玉成那里回来了，他来见韦俊，说：“没希望，英王不同意我们投靠李秀成。”惹不起躲得起，他本想

让出池州，到李秀成的防地去挤一个落脚处，没想到陈玉成又不准。

“那我们不是无路可走了吗？”韦俊愤愤地说，“李秀成处你没去吗？”

黄文金说：“他也是怨气冲天，封了英王没封他，他能高兴吗？我们谁也指望不上了。”

韦俊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不免心绪烦乱，说：“你去歇息吧。”

黄文金走后，韦俊走到后房，从奶娘那里领来已经四岁多的太平，脸上有了笑意，他问：“太平，舅舅好不好？”

“舅舅好，舅舅杀清妖！”太平奶声奶气地说。

“你长大干什么？”韦俊问。

“我长大当太平天国主将。”太平说。

不知为什么，这一次韦俊没有像以往一样鼓励外甥，而是长叹一声，说：“你长大了当个本分的农民吧，别再像你的父亲和舅舅两家人，仇杀到今日，也没了结。”说到此处，扑簌簌掉下泪来，奶娘急忙把太平抱了回去。

也许，太平天国里的人，从天王以下，没有一个人想过韦俊的处境、心态。洪秀全认为他不计较韦昌辉与韦俊的关系，仍然封韦俊为主将，够宽大为怀了，可天王却忽略了信任与温暖。

曾国藩是自称专门在雪天送炭、送温暖的人，他一直密切地注意着韦俊的微小变化，如果说上次千里送孩子是一种感情投资的话，现在曾国藩认为获得回报的时候到了。

曾国藩召来了杨载福，轻松地问：“你与你的长毛旧友没会会面吗？”

杨载福说：“老师又跟我开玩笑，你是说韦俊吧？他现在可不得了，是五虎上将之一了，我只能与他战场上拼死活了。”

曾国藩说：“你白给他送个外甥去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该是收获的时候了。”

杨载福说：“这个时候去劝降他？劝降一个右军主将？老师可真是想蛇吞象啊！”

曾国藩分析形势给他听，韦俊本来好好的，为什么由池州渡江去另寻地盘？他是让杨辅清逼的。杨、韦两家的势不两立决定了韦俊的可悲下场，他不怕杨氏兄弟，却在心底里恨洪秀全。他的一家人是洪秀全下令杀的，韦俊一直认为天王借韦家之刀除掉了政敌杨秀清，又反过来杀人灭口。尽管洪秀全封了他个定天义，仅次于王，可他心里这股怨气是永远出不了的。现在如果去劝降他，比在武汉时容易成功。他已走投无路。

杨载福明白了，曾国藩想让他再入虎穴一试。他说：“那沐恩就再去一次吧，反正他不至于杀了我。”

曾国藩说：“上次他不杀你，就是为日后留条后路，不然他必取你头，在洪秀全面前邀功。”

这话说得杨载福一阵阵后怕。

曾国藩说：“我会再派人到杨辅清那里去，告诉他韦俊已决定降朝廷，将要把你的儿子拐给清妖。这一来，杨辅清一定死命攻他，他就更无路可走了。”

杨载福说：“老师的连环计真是丝丝入扣啊，韦俊怕是非上老师的套不可了。”

曾国藩的雄心是很大的，张国焘和胜保为诱降了一个小小的薛之元，两个人在皇上面前抢功，差点打破了头。薛之元算个什么？我如果诱降了太平天国的右军主将，那可是让太平天国塌了半边天啊！

杨载福说：“老师可是下了三四年的功夫了。”

曾国藩说：“不放长线，岂有大鱼可钓？”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四

杨辅清中了曾国藩的离间计。他得到消息说，韦俊想要裹挟部下投降清妖，气不打一处来，便亲率军队来攻打韦俊，如果从前还只是排挤他，挤占地盘，这一回可是大打出手了。

韦俊气极，认为杨辅清这是赶尽杀绝，欺人太甚，他非要亲自上阵去与杨辅清决一雌雄。

黄文金说：“何必大人亲自动手，我们去打他个落花流水算了。”

韦俊不听，走进后屋，把太平抱起来，背在背上，披上一件斗篷，就冲了出去，黄文金、古隆贤只好跟了出去。

冲到江畔高坡上，韦俊驻马。

两军对阵，打的都是太平军旗号，中军主将和右军主将的大旗相映成趣。

杨辅清在旗下横刀立马，对韦俊说：“你把我的儿子还我！”

韦俊掀开斗篷，露出太平的脸来，他大声说：“太平，你看，对面那个人就是背叛了太平天国跟石达开走的人，现在反倒有脸来指责我。”

杨辅清说：“我与你势不两立，早晚我要取你狗头。”

两军几乎同时击鼓，两阵齐动，杨辅清试图冲过来夺子，被黄文金、古隆贤双双抵住厮杀。大战一个时辰，没有个结果，双方只得收兵。

韦俊把太平从背上解下来，放到了马鞍前面。太平问：“舅舅，方才那个人说我是他儿子，是吗？”

韦俊说：“他把你扔了不要了，算是什么父亲！你愿意跟他去吗？舅舅把你送去。”

孩子从牙牙学语时就在韦俊身旁一天天长大，父亲的概念远

比舅舅要陌生得多，所以孩子说：“我才不去。”

在路过一个小镇时，有一个戴瓦楞帽的术士，挑着个布幡，摆了张卦桌在镇子街口揽生意。这术士正是化了装的曾国荃，大胡子几乎遮去了半个脸。他见韦俊带兵过来，忽然叫道：“将军，你印堂发暗，你有祸事。”

韦俊驻马，问：“你倒说说，我有何祸事？”

那术士也不答言，卷起布幡，转身就走。黄文金下马拽住了他，说：“你这江湖术士，必是算不准的！你跑什么？”

“我不敢唐突地说，我怕将军不信。”术士说。

“那你跟我说。”黄文金说。

术士说：“此将军本是王侯之相，不过眼下正有一劫，五天之内，他必死于乱军之中。”说罢又要走，“不信，五天后我再来，准见其尸。”

其实术士的声音很大，故意让韦俊听了个一清二楚。

“有办法解吗？”黄文金问。

曾国荃道：“杀将军者，乃是自家人，防不胜防。”

韦俊想到了杨辅清说的要取他狗头的话，不寒而栗，正也要请教个逃生之法时，曾国荃捏着手指头掐算一阵，才说：“三天之内，如有救星则可活命，三天之内无人上门，则危矣。”

尽管黄文金追上去给卦金，曾国荃一步不肯停地走了。

韦俊心头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得喘不过气来。外敌内患，弄得他一点情绪都没有。

韦俊处在惊恐状态中，对于邪崇的依赖就异常强烈，在他企盼着三天之内有救星降临时，杨载福大模大样地出现了，他这次是一副塾师的打扮，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银丝小眼镜。

韦俊大吃一惊，心头突突乱跳，难道杨载福会是他的救星吗？他几乎没有想杨载福的出现与拦路相面的术士间有没有必然联系。

韦俊屏退了左右，把杨载福引入密室，备了菜肴，两人边吃边谈。

韦俊问：“足下此行何意？”

杨载福莞尔一笑道：“来超脱将军出苦海呀！”

韦俊强颜作笑道：“我好好的，有什么灾难可言！”

杨载福说：“足下想，你还有出路吗？天王是杀你一家之仇主，杨辅清兄弟又苦苦死逼，陈玉成也不准你进入另外的地盘，与其说被自己人逼死绝路，倒不如学学李昭寿、薛之元将军。”

韦俊显然动了心，拿着筷子沉思，已经没有当年在武昌的潇洒气度了。

杨载福又说：“你是大人物，连曾帅都不敢做主，万一归附后委屈了你呢？此事曾帅与胡帅已联袂具奏，皇上特许，他们才放下心让我来的。”

“是啊，”韦俊说，“我这个官阶的人，在清廷那里是上了杀无赦的名单的。”

“可现在皇上把你的大名从杀无赦的花名册里移到了高官显位的行列里了。”杨载福说，“望君三思，勿失良机。”

“容我想想。”韦俊说。

“想好了之后可随时派人联络，这是地点。”杨载福匆匆写了一张纸给他。

韦俊又似快慰又似痛苦，呆呆地望着天棚。

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曾国藩种豆得豆了。杨载福用一个大包袱装了几百颗太平军各级将领的印信，哗啦一声倒在了曾国藩案上，说：“成了，韦俊刚才派人来，把他手下大小官员几百颗大印都送来了。”

曾国藩把玩着一颗颗铜印、木印，说：“比总督的印还大。”

杨载福又说：“韦俊约我后天到池州去受降，届时他命长毛剃了发，去攻芜湖，以拿下芜湖为见面礼。”

曾国藩说：“我把这兵不血刃的一捷看得比九江大捷还重啊！”

黄文金这几天一直在观察韦俊。

黄文金已察觉了韦俊的叛变迹象，他与古隆贤私下商议：“我们可表面服从，走到半路，立刻反戈，配合杨辅清，杀死韦俊。”

古隆贤说：“连夜派人去给杨将军报信。”

“我已派人去了。”黄文金说，“今晚上我要把小太平弄到手，不能让他把杨辅清的儿子带到清妖那里去认贼做父。”

这一天，池州外围布满了湘军，这是 1859 年 10 月 22 日。

杨载福率受降清军马队驰来，在池州外围集结。杨载福下令：“竖起信号旗！”

一个高高的旗杆插到了树上，旗杆上挑着一面条形白旗。

早已集合好队伍的韦俊看见了白旗，下令：“向芜湖开拔。”他背上依然背着太平。

杨辅清的骑兵已经从侧面掩杀过来，韦俊正惊疑不定时，黄文金在队伍中大叫一声：“弟兄们，韦俊叛变降妖，出卖了我们，跟我冲出去，杨将军来接应我们了！”

他与古隆贤振臂一呼，立刻引本部军马向杨辅清靠拢。

杨载福率兵掩杀过来。

韦俊心慌意乱，急忙率兵向清兵靠拢。

杨辅清杀了过来，双方交兵后，杀成了一团。

韦俊看见杨辅清冲他杀过来，一路骂着：“反贼，我生吃你肉！”

韦俊落荒逃去，跑了一阵，已甩掉了杨辅清，他解下背上的孩子，亲了亲太平，看看复又追上来的杨辅清，韦俊把孩子放到了地上，说：“你应该是太平天国的人，跟着我会有什么好结果？去吧，去找你的父亲吧。”他再一次抱紧了孩子，亲了又亲。

太平不解地凝望着满眼是泪的韦俊，问：“舅舅，您不要我了吗？”

韦俊说：“不是，舅舅不得已走了一条为人不耻的路，太平，你长大了就知道了，舅舅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舅舅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会走上这条道啊！”说罢大哭着上马。

杨辅清骂不绝口地冲上来了。

小太平在马后头跟着韦俊的马边跑边喊：“舅舅，带上我！我要舅舅！”

韦俊回过头去，他本想大叫一声：太平，跟你爸爸走是光明磊落的，若跟了舅舅，会背一世骂名的，就永生永世抬不起头了。

可他终于没有喊出口。孩子是听不懂的，徒留笑柄给杨辅清。

韦俊打马狂驰，耳畔风声呜呜，前面是一片沼泽地了，水没马膝，十月底的芦苇全都黄了叶子，在风中刷刷作响，像在奏着凄伤的挽歌。坐骑在泥沼中吃力地跋涉着，泥水溅了韦俊一身一脸。

泥潭陷到了马腹，再也走不动了，骑在马上，听着芦苇荡外面的喊杀声，韦俊真想一头扎进那泥淖中去，不让任何人知道，悄悄地结束自己，结束这痛苦的一切。

这都是为了什么？自己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恨杨辅清吗？恨韦昌辉吗？恨杨秀清吗？恨谁都是对的，又都是不对的。

忽然，他的眼前浮现出天王的面孔，是的，最可憎恨的是他，还有我自己……

五

1859年初冬，一个风雪茫茫的夜晚，李秀成视察完兵营，

鞋子湿透了，回到营帐中，在火盆上烤着湿鞋。

牌刀手在外面说：“我去禀报。”显然有人来。

随着一声“不用禀报”，门帘子一掀，李世贤跨了进来。

李秀成喜出望外，问弟弟：“你不是去东坝了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李世贤说他被改派到皖北，路过此地。落座后，他神秘地问李秀成：“你知道韦俊的事吗？”

“韦俊怎么了？兵败了？”李秀成再也不会想到他会降清。

“降了曾妖头了。”李世贤的语气十分沉重。

李秀成的心陡地一沉，像坠了一块冰砣。迄今为止，韦俊是太平天国高级将领中惟一个走了这条路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一种奇耻大辱。

风雪之夜，兄弟两人能见面，多少化掉了一些李秀成心中的块垒。

李秀成提议“叫厨子炒几个菜，哥俩吃点宵夜”，自从投了太平军，他们总是一个南一个北，在一起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只有梦中才偶尔再现童年的欢乐。

他刚喊了声：“牌刀手！”却见石益阳带了几个人进来，每人手里捧了几个热菜，她如此善解人意令李秀成高兴。

李秀成乐了，说：“益阳真是算到我心里去了。”

石益阳说：“大冷的天，吃点暖暖肚肠，你们弟兄见一回面也不容易呀！可惜太平天国不兴喝酒。”

李世贤说：“酒味我早忘了。谢谢翼长金！”

“别叫我翼长金。”石益阳说，“那个忠于石达开的人早已葬身江底了。”

“对不起！”李世贤说，“益阳好像又长高了，也越来越秀气了。”

“你真会说话，”她动手一边替他们摆碗筷，一边说，“我是

越来越老了。”

李秀成和李世贤都笑了起来。

摆好了菜，石益阳又在炭火里新加了炭，说：“你们好好聊吧。”

李世贤说：“一起吃点，天怪冷的。”

李秀成也说：“没有外人，坐吧。”

“不了，”石益阳善解人意地说，“你们哥俩也不常见面，好不容易见一回，多说几句体己话吧。”说完笑吟吟地走了。

李世贤望着她的背影，说：“她真是个好姑娘。”

“你们早就认识？”李秀成说过，又拍了拍脑门儿，说：“对了，你们都是童子军里的小伙伴。”

“她比我小四五岁呢，她连童子军也不够格。”李世贤说，“她和曾晚妹熟，常去我们那混。”

哥俩吃着，李世贤忽然问：“哥，这石益阳是不是我的小嫂子呀？”

李秀成说：“她比我小得太多，我有点不忍心……”

“你们最多差十几岁嘛，”李世贤说，“人家70岁的人娶20岁的姑娘，不是常有的事吗？”

“这事从来没谈起过，”李秀成说，“她对我挺好，以后再说吧。”

李秀成总有点提不起精神来，李世贤望着李秀成忧郁的眼睛，说：“你好像有心事。”

李秀成掩饰地说：“啊，没有。只是现在大营里军饷、粮草、火药都断了。”

“这我倒可以先给你留一点。”李世贤说，“你是心里不痛快吧？”

李秀成低头吃菜，没有吭声。

李世贤说：“天王太不公平了，连我那里的将士都为你抱不

平。连蒙得恩那个饭桶都封了王，却没有你的份儿，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李秀成说：“天王不喜欢我由来已久，那年我刚封侯的时候就上了个奏折，说他不该任人惟亲，我是指他封自己两个哥哥说的，天王火了，不是削了我全部官爵吗？后来因为薛之元叛降，他又对我有疑心。我的心，苍天可鉴。可我又怎样才能向天王表白清楚呢？”

李世贤说：“天王对韦俊更不放心，不然韦俊也不能降清妖，他实在是被逼无奈了。”

李秀成说：“杨辅清兄弟俩不容他，挤占了他的地盘，他想到我这来，陈玉成又不让他过来。不管怎么说，他降清是不对的，这一会儿，他把韦家最后一点脸面也丢尽了。”

兄弟两人感叹了一回。

突然有人急促地叩门，李秀成喊进来的声未落地，石益阳就进来了，她说：“从江对岸过来一个清妖的探子，我从他靴页子里搜出一封信来。”

李秀成问：“从哪来的？”他拆开信一看，脸就变了。

李世贤问：“怎么回事？”

石益阳说：“是李昭寿的劝降信。”

李秀成冷笑一声，说：“李昭寿是个劝降的行家，也知道什么人什么心情，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劝降能上钩。”

石益阳看了李世贤一眼。

李秀成问：“人呢？”

“在外面。”石益阳说。

“叫他进来。”李秀成说。

石益阳冲门外一招手，牌刀手押了个化装成老百姓的人进来，雪水把他的棉衣全打湿了。

李秀成当着那送信人的面把劝降信扯了个粉碎，说：“李昭

寿瞎了他的狗眼，他是不是以为天国的人都像他和薛之元一样软骨头？他挺会选时候，是不是见我李秀成心里不大自在，可我对太平天国、对天王深怀忠义，忠贞不贰。他以为我也是韦俊吗？清妖别说给我个提督啊，给我个在军机衙门行走、在紫禁城骑马、穿黄马褂也打动不了我的心。想让我投降？除非江河倒流、日月倒转！”

说完，李秀成把一只碗摔在了青砖地上，厉声说：“推出去斩了！”

送信人忙跪下说：“将军饶命，小的只是个送信人……”

石益阳说：“打他 50 大板放他一条生路吧，他又不是李昭寿手下的官儿，不过是个送信人。”

李秀成说：“好，打他 50 军棍。你回去也好，你告诉李昭寿，我迟早要和他算这笔账，我没机会杀他，太平军也会有人去取他的人头。”李秀成说话时，牌刀手已把送信人拖了出去……

第 88 章

“万古忠义”得之于瞬间。礼义的旗下包容着隐私。



洪秀全负手立在天王府便殿的窗下，凝视着窗外飘飘洒洒的雪花。那雪花旋转着降落在庭院里，把一切都渐渐掩盖在雪下，光彩的、阴暗的、污浊的，都分不清了。

难道圣明的天王也有错看人的时候吗？对李秀成不是太过分了吗？洪秀全的内心世界正经历着剧烈震荡。他没想到李秀成在委屈的时候仍能这样忠于他，忠于太平天国。

洪秀全后悔不该这样试探李秀成。本来，李昭寿的下书人被太平军捉住了，当洪仁玕、傅善祥把招降信送交天王一阅时，想把此事压下，不再声张了的，可洪秀全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执意要派一个天王府的牌刀手冒充李昭寿的下书人到李秀成大营去。

金子终究是金子，在什么地方都闪光，洪秀全被李秀成的忠心深深地打动了。当时李秀成一家六十余口，包括老母亲都在浦

口兵营里住着，李秀成如有反心，说叛就叛，毫无后顾之忧。洪秀全觉得是自己错怪了他。

洪仁玕、傅善祥一直在等待着，他们知道洪秀全会有什么举动。果然，洪秀全拿起了条案笔架上的大提斗笔。见他要写字，傅善祥亲自从青瓷花瓶中拿出一轴宣纸，铺在条毡上。

洪秀全写了四个潇洒的大字：万古忠义。

“这是给李秀成的吗？”洪仁玕问。

“是呀！”洪秀全说，“草诏吧，朕封他为忠王。”

傅善祥舒了口气，说：“这是板荡识忠臣啊，没有李昭寿，他封不了忠王。”

洪秀全心绪好，竟开了一句玩笑：“那你该告诉李秀成，让他到李昭寿那里谢恩去。”

洪仁玕和傅善祥都笑了。

洪秀全突然问洪仁玕：“朕听说你写了个皖北作战方略，派专使去找陈玉成，请他指正，有这事吗？”

洪仁玕说：“有啊。”

洪秀全说：“自谦是美德，然而过谦则反使人看轻了你，你是首辅，你是军师，不能大权旁落。”

洪仁玕说：“我尊重英王，他反过来又更加深了几分对我的尊重，大事小事都与我相商，往来信使不断，最多的一天他发来三个信使。”

傅善祥说：“将相和则国安，干王是蔺相如啊！”

这一说洪秀全也高兴起来，说：“蔺相如是尊敬一个耆宿老将，你却笼络一个小将，这更难能可贵呀！”

二

门外三通鼓响后，兵部尚书刘悦及一女仆射才引着李秀成进

了干王府内殿。内殿是新辟的第四进院子，平时外臣轻易不会涉足这里，今天干王洪仁玕在这里召见李秀成，足见他是想表示亲近。

李秀成进了内殿，颇觉愉悦，中厅显要位置挂着用玻璃罩起的金边龙匾，内放洪秀全给洪仁玕御笔朱题绢制封王诏书。刘悦引他进了内殿右面一厅，铺毡结彩，厅内环列几张桌子，上面摆放着金、银、玉杯，还有西洋钟表、古玩，壁上挂满黄缎对联，配有一幅七尺高、六尺宽的一个大“福”字，是洪仁玕手书。福字四周天地头上，洪仁玕亲笔批天兄基督登山垂训“九福”诸条，这大概有托上帝赐福之意。

李秀成被引坐在厅中央会议桌旁，桌上方吊着¹²盏玻璃灯，桌旁书橱里放有洪秀全亲批御书，还有许多洋文书。

陈玉成笑吟吟地过来了，原来他正在旁边茶室里看书。

“英王殿下早来了？”李秀成上去打招呼。

陈玉成说：“我也是刚到。”

两人坐在桌旁，议论品评了一回洪仁玕的字体、流派，又说了些闲话。

陈玉成又说起了韦俊：“韦俊真是个软骨头！听说到了清妖那边，才给了个参将，也并不把他当回事。”

李秀成说：“不管怎么说，他叛降，总是太平军的耻辱，他和捻军过来的李昭寿、薛之元不同，那两个人无足轻重，韦俊可是元老啊。”

陈玉成说：“无伤我天朝毫毛。”

不一会儿，洪仁玕从左面寝殿出来了，拉住陈玉成、李秀成的手，说：“辛苦，辛苦！”

陈玉成、李秀成也说：“干王辛苦！”

三人落座后，洪仁玕说：“我本想把杨辅清也调回来一起商议的，他分不开身。”他分析了形势，目前英王在潜、太、黄、

宿地域，被曾国藩牵制着，不能移动，韦俊余部已无多大战斗力，杨辅清在池州、东流，也被曾国藩缠住手脚，左军主将李世贤此时在南宁、湾址一带，现在天京四门皆为和春、张国谔两部重重围困，深壕重垒，朝内积谷无存，仅有浦口一线粮道可解燃眉之急，必须找出解救天京、打破重围的办法才行，形势确实不容乐观，这是洪仁玕急调英、忠二王进京的原因。

陈玉成说：“我们不能丢了安徽，安徽的仗打好了，天京自然解围。”

洪仁玕说：“侍王的意思是取闽浙，我以为应用围魏救赵之法解天京之围。”李世贤和杨辅清此时也封了王。

陈玉成问：“怎么个打法呢？”

洪仁玕又在桌上摊开了他的地图，他指点着说：“我们可东取苏、杭、上海，一待下路既得，我们可买小火轮 20 个，沿长江上取湖北。一旦取得了苏杭，则敌必救苏杭，这叫攻敌之必救。”

李秀成在地图前看了一会儿，说：“好一个围魏救赵！我赞成打苏杭，这确是攻敌之必救，可分散清妖兵力。一旦占了苏杭，我们再返师自救，京围可解，这应是第二步。”

陈玉成想了想，说：“那就移兵苏杭吧，我部可虚援安省，牵制上游湘军，不让他们东下。”

“这就周全了，”洪仁玕说，“忠王将浦口防务交哪一个呢？可要找一个稳妥之人，千万别丢了浦口，否则那可是得不偿失了。”

李秀成说：“黄子隆、陈赞明二将足可胜任。”他决定在芜湖会齐谭绍光、陈坤书，星夜东进，奇袭苏杭，打清妖一个措手不及。

洪仁玕说：“好，若没有异议，就呈报天王了。”

陈玉成、李秀成都十分赞成。

走出干王府的时候，陈玉成笑着看了李秀成一眼：“这围魏救赵之计如何？”

李秀成说：“干王看来不是白吃干饭的。”他没有深说，心中早已对他另眼相看了。他从前骂他，那实在是因为洪仁玕沾了洪姓的“光”。

三

李秀成行动迅速。1860年2月24日，李秀成率轻骑快速攻下广德州，留下陈坤书、陈炳文驻守，自率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几支大军突入浙江。27日攻取泗安镇、虹星桥。29日与李世贤合兵，占安吉县，又下长兴县。然后李秀成率精兵8000奇袭浙江首府杭州。这下把浙江巡抚罗遵殿吓坏了，急调各路兵马来守城。兵力有限，除衢州镇总兵李定太的两千兵，杭州将军瑞昌只能拼凑500人上城防守，哪堪一击？

3月10日，谭绍光率1200名先锋军赶到杭州西北之良渚，士兵一律着清兵号衣，冒充来援的提督郑魁士的兵。快要成功时，因部下贪抢马匹，为杭州将军识破，没能马上攻下杭州。

随后李秀成督主力赶到杭州城下，开始猛攻武林门、钱塘门。同时在清波门外开始挖地道，准备穴地攻城。

太平军吓住了清兵。这是因为李秀成在城外万松岭一带虚插了无数太平天国的旗号，布下疑兵。

清波门的城墙是3月19日轰塌的，李秀成率部一举攻入杭州，巡抚罗遵殿、署布政使督粮道王友瑞、杭嘉湖道叶堃、杭州知府马昂霄、仁和知县李福谦、在籍兵部侍郎载熙等官全部自尽。太平军打了个漂亮仗，吸引了和春江南大营的大军在总兵张玉良带领下赶来援浙，围魏救赵之策已初见成效，李秀成在占了杭州四天后立即撤出了。

在马上，谭绍光问：“围魏救赵之计是忠王殿下出的吧？实在是妙极！”

“这是干王所定，我不过附议而已。”李秀成现在已对洪仁玕服气了。他告诉谭绍光，原来以为洪仁玕也是洪仁发、洪仁达一类的酒囊饭袋，事实证明，洪仁玕既有才学，又是为人谦和的人。

谭绍光说：“连忠王都服气，我们就放心了。”其实他从傅善祥那里知道得更多，只是不便在李秀成面前过多吹风就是了，傅善祥也不让谭绍光向李秀成“灌输”，主张让他自己“体会”。

李秀成这不是自己体会到了吗？

四

曾国藩久攻安庆不下，心情浮躁，癖疾又发作了，一层层白屑从身上脱落下来，痒得他坐立不安。

曾贵正为他在厨下烧开水。

曾国藩看着桌子上摆着的几方铜关防，三寸二分长、二寸宽的钦差关防尤其惹眼，大篆的印文他用过不知多少次了，收效甚微。从去年夏天太平军攻破江南营后，咸丰慌了，急调曾国藩驰援苏、常，临时给了他一个兵部尚书衔，同时署理两江总督，8月改为实授后，又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皖南军务，他已经实权在握，再不是虚悬的“黑官”了。照说他应当志得意满才是，可他驻节祁门，想攻安庆，却又诸事不顺。时当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之时，咸丰急令他北援。那就意味着要与洋人作战，曾国藩与幕僚们商议，一致认为不能去。他给皇上上了个“抚夷”的折子，不主张与洋人交恶，否则内外交困。他这折子令咸丰恼火，却意外地合了恭亲王的意，恭亲王是留在北京专门与洋人媾和的专使。

幸亏不久咸丰皇帝就在避暑山庄的行宫“大行”了，不再构成对曾国藩的压力，可江河日下的国事，却叫他天天无法安枕，这时候，癖疾又让他雪上加霜，苦不堪言。有时他偶尔路过小村子，看见百姓一家人过着夫唱妇随的恬淡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格外地羡慕，深感自己的军旅生涯实在是太枯燥、太残忍了。

曾贵为他盛了一大木桶水，一边帮他搓背止痒，一边说：“老爷，我也老了，侍奉不动了，夫人再三让您纳个小妾，也替我。”

曾国藩知道，他抱怨辛苦是假，促成他纳妾是真。欧阳夫人也确实多次提及此事，曾国藩久居军中，确也想过女人，不过他爱面子，怕张扬出去不好听，行军打仗带个侍妾成什么样子？在那以妻妾成群为荣、为乐事的年代里，曾国藩都没纳过一个妾，现在，他已经 51 岁了，又何必破了清规呢？

泡在温热的水中，曾国藩让思绪漫无目的地游走。

他这一生，自认为是以“诚”与“敬”自律，他从没花天酒地过，惟一一次是未考功名前狎过一妓名春燕，可惜红颜薄命，春燕不久就得女儿痨夭折了，曾国藩为此曾很痛心，还为她写过一首词呢。如今他仍能记得那香艳凄伤之句：“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此日竟同春去了。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他那时年轻重感情，竟把这副挽联送到了春燕灵前，惹得一些文人们竞相褒贬。

曾贵告诉他，幕僚韩正国已经悄悄为他寻到了一个湖北女子，姓赵，人品好，安静，没有浮华之气。

曾国藩真的有点动心了。

可曾国藩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时正值国丧之时，咸丰皇帝是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在热河“大行”的，此时是八月，全国服丧，禁婚嫁。如果此时纳妾，可是违制太过了。然而久旷之人终究是

抵御不了诱惑的。

见他松了口，韩正国当天晚上就把淡妆的赵曼送到了曾国藩的卧房里。

灯光幽暗，床帐低垂，曾国藩穿着丧服步入时，吃了一惊。这女子怎么酷似当年与自己相好过的春燕呢？那眉眼，那脸庞，那笑容，无一不像。

是上天让她复活了吗？是冥冥之中有神雾的力量在撮合他与这女人的一段风流韵事吗？

曾国藩把什么国丧、礼制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禁不住一阵阵心旌摇动。

曾国藩温和地问她：“你是谁？”

“回大人，”小女子怯生生地站起来，敛衽垂眉答道，“小妾叫赵曼，是湖北荆州人，特来服侍大人的。”

听她那软软的莺声燕语，曾国藩心里就痒酥酥的，他望着赵曼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问：“你多大了？”

赵曼说：“妾今年 17 了。”

太小了。曾国藩心里不是滋味，脸上是不忍之色，心想，自己今年已经是 51 岁的人了，差不多可以给她当祖父了。他历来把“人欲”看成是违反道德的大敌，可是面对这个“如夫人”，他不能自持了，他知道，这是“人欲”在起作用。他想起了很多号称“大儒”的人，背地里未始不是男盗女娼。他以为，真正能洁身自好的人太少了，大多数的人是凡人，具双重人格。曾国藩绝不想破坏自己的清规戒律和做人的准则，但向“人欲”让步，他认为这是情有可原的，不惟他的癖疾要人照料，他的鳏夫般的枯燥生活也需要一点温存了。

这样一想之后，他觉得一股活水平空注入了他的身体，他的某个敏感的部位在起着令他自己也讶然的变化。

他挡不住女人的诱惑了。

“大人要歇息吗？”赵曼忙着为他铺床、伸展被子。

曾国藩没有制止她，眼睛一直围着她那灵活的身姿在转。

赵曼为他泡了一壶茶，在宜兴茶碗里倒了浅浅的一杯。

曾国藩真想像饿虎扑食一样上去抱住她，一口吹熄了灯，然后就……那一定是很刺激、很惬意的。

可他感到那太不成体统、太有失身份了。他既不是色中饿鬼，又不是花花公子去嫖娼，怎能做轻薄下流状？即使要做那“敦伦”之事，也须斯斯文文的，礼教和名望的桎梏即或在他要享受性的快乐时也要使他“规范化”。

曾国藩既然不能太轻狂，就只好自我调控。他看了赵曼一眼，故意拿起“不求人”来，做出要伸向后背搔痒的样子。

懂事的赵曼马上绕到他背后。她没有用竹子做的“不求人”，而是轻轻松了松曾国藩的领口，将手在口上哈了一下，轻舒玉臂，把纤纤小手伸到他那粗糙的树皮般的脊梁上，轻轻地抓。与其说是抓，不如说是在抚摩。

曾国藩觉得那温软的手像是在抓他的心，心上比脊背反要痒得多。他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味，是她身上熏的香呢，还是她肌肤生香？曾国藩没法判定。他感到赵曼的身子渐渐俯在他背上了，他那感知不太灵敏的皮肤，也感到了赵曼那对青春的乳房具有的弹力的挤压。

曾国藩忍不住了，他回眸望着她的杏眼香腮，问：“你，不嫌我老吗？”

赵曼扑哧地一笑，说：“大人说哪里话？我倒怕大人嫌弃我侍候不周呢！我不识几个字，只配做粗活。”

“这没关系。”曾国藩回手把她搭在自己肩上的另一只手抓在掌心，抚摩着，说：“我教你读书，教你知书达礼。你呢，在我心烦意乱时，给我一点慰藉，我们算是交换，也算是相濡以沫，行吗？”

赵曼顺势靠在他怀里，点了点头，冲他妩媚地一笑。

曾国藩终于抵不住本能的诱惑了，此时，他一生所尊崇的“生生之大德”和程朱理学的所有正道，全都从他的脑海里飘走了，飘向了缥缈的云端，眼前令他无法抵御的是那雪白柔嫩的肌肤，那令他目眩神迷的女性的隐秘……

五

曾国藩把安庆看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太平军据有安庆、庐州，使他们有了后方基地，天京也有了屏障，他一直把攻下安庆视为破金陵的前奏。

他对部下分析形势时说，捻军张乐行这些人不可怕，流寇而已。而洪秀全、陈玉成这种“改正朔”的“贼众”，是属于“窃号之匪”，是必剿灭者。

曾国藩采取先剪枝叶后拔其根的手段，一直没放松对安庆的进攻，这就是得到了咸丰皇上首肯了的“非皖莫顾”的战略方针。

曾国藩是 1859 年年底率万余湘军从黄州出发奔袭安庆的，驻扎在宿松，胡林翼也派了参将余际昌抵达潜山来援，自己统兵进驻英山县。

陈玉成 1860 年 1 月初，率大军 10 余万人进至桐城，揭开了安庆大会战的战幕。

这一仗时断时续打了一年多，但安庆始终在太平军手中。

但到了 1861 年 8 月，安庆形势已相当危险了。陈玉成、杨辅清、黄文金各部试图来解安庆之围，都没有成功，到了 8 月 17 日，曾国荃攻破了安庆北门外的太平军营垒，守军惟一的退路也堵塞了。

这时安庆城里已经难以为继，守将张朝爵、叶芸来派人出城

给陈玉成送信，说城里又一次断粮了。以前断粮时他们还能出高价从外国商人手中买些粮，后来曾国藩通过朝廷与外国人交涉，不准洋人卖粮给城内太平军，他们就真正弹尽粮绝了。

杨辅清说：“我们惟一指望的是忠王在武昌发动攻势了，那样可以吸引曾国藩回援。”

陈玉成说：“别指望了，忠王已东返江浙，路过这里也没有来助我们解安庆之围。”

黄文金发牢骚地说：“现在大家都忙着打自己的地盘了。”

杨辅清说：“从前东王执政时，谁也没有地盘，哪用哪到，连翼王、燕王也是忽而武昌、忽而江西的。”

陈玉成说：“说这些都没有用了。我们为解救安庆，尽最后的努力吧。”他重新部署了兵力，和辅王由清河、三桥头一带出击，林绍璋、吴如孝一路从桐城西进挂车河，黄文金部从东路绕到鸡公庙、麻子岭，三路攻安庆外围之敌。

众将都说“胜败在此一举了”。

曾国藩也孤注一掷了。

曾国藩带李鸿章来到曾国荃处后，说：“长毛三股兵力来援安庆，一定要堵住，只要攻下安庆，长毛首都就失去了门口，上游屏蔽就被拆除了。”

曾国荃说：“昨天，陈玉成以大队为掩护，派人用小船向城内运米，被我们水师拦截，一粒米也没运进去。”

“好，”曾国藩说，“饿也要饿死城里的太平军。”

安庆城中的粮荒已极为严重。

守城太平军全都集中在城上，个个饿得站不起来，满面菜色。他们把一筐筐树皮运上城墙，每人抓一块树皮嚼着。

守将叶芸来上城来，对士兵们说：“我们要顶住，为了救我们，英王已派三路大军在城外与曾妖头激战。”

他见圣兵们不肯吃树皮，就抓起一块，带头吞吃，牙床都咯

出血来。他说：“吃，不吃能守住城吗？”

忽然，北门轰隆隆一声巨响，硝烟散去，城墙倒了十几丈，湘军蜂拥杀入。

叶芸来大喊：“杀呀，把清妖杀出去！”

圣兵们与湘军在北城展开了白刃格杀，已经毫无气力的太平军纷纷阵亡。

湘军拥入城中，大肆抢掠、放火。

到处是冲天的火光。安庆终于失守了。

曾国藩带一群幕僚入城时，他仍是坐轿，李鸿章不肯骑马，扶着轿杆走在一旁。

曾国藩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李鸿章知道他的老师大大松了口气，安庆的收复，足可以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挣够了脸面。李鸿章却说起了另外的话题，他告诉曾国藩，现在是恭亲王奕訢勾结叶赫那拉氏掌了大权，把不可一世的顾命王公八大臣全抓了起来，杀了肃顺这个领头的，对另外两个王载垣和端华算是客气，没有让他们与肃顺一起出菜市口问斩，在狱中赐死了。当年肃顺在西市斩杀林凤祥的时候，江元拔骂过他，说他迟早也会在西市掉脑袋，这不是应验了吗？

一听到宫廷政变的消息，曾国藩攻破安庆的喜悦一扫而光了。肃顺是他在京中的奥援，是湘军的后台，肃顺是满人大臣中惟一对汉人带偏见的人，他遭了这样的下场，以后曾国藩的日子会更不好过。

六

进入安庆，曾国藩住进了从前罗大纲、苏三娘住过的房子，他到处都看得到太平军的“痕迹”，布告、文书、标语，还有画在他住处门墙上的壁画。

他感叹着人世沧桑，一面叫人抹去这些东西，一面想好好休息几天。

为克安庆，新皇上又赏了他一件黄马褂，关上房门，脱去丧服，他换上黄马褂，问小妾赵曼：“好看吗？”

“不好看。”赵曼说，“我们家乡那里，吹鼓手都穿这种衣裳，给人家办红白喜事时，吹吹打打的。”

曾国藩忍不住笑起来，对她解释说，只有极少数的有功之臣才能赏穿黄马褂，这明黄色，是皇家的专用颜色，皇宫的琉璃瓦是黄的，殿里的四壁、龙椅是黄的，龙袍是黄的，连皇上的鞋和袜子都是黄的。

对于黄色，赵曼有她的看法，她不以为然地说：“皇上也不会挑颜色。黄色有什么好看？我们家乡那里死了人，盖死人的尸布倒是黄的。”

一句话说得曾国藩啼笑皆非，再三叮嘱她，这话不能对外人说，这可是对皇上的大不敬。

“我对谁说去呀！”赵曼借机抒发她的幽怨，“你哪都不让我去，谁都不让我见，我都快憋死了。”她已经不止一次地抗议把她当成笼中鸟了，即使是笼中鸟，也还有拿出去放放风的时候呀！她天天被锁在后面，一天也见不着人影，直到晚上，曾国藩才一步三摇地回来，侍候他洗澡，为他搔痒，满足他的生理欲望。其实也只是欲望而已，他十回有八回是不行的。

曾国藩也不愿像藏个见不得人的怪物一样把她养在深宅。他对赵曼说，现在是国丧期间，过了国丧，就没有关系了，他还许愿，届时让她回湘乡去看看欧阳夫人，这表示曾国藩纳妾的合法性和光明正大。

名教、礼仪对赵曼来说没有约束力，她问：“依大人说，国丧期间，男女不能同房了，皇上看得过来吗？”

孩子气的话把曾国藩逗乐了，赵曼自己也笑了。

曾国藩正在镜前欣赏着穿黄马褂的形象，曾贵敲敲门，在门外报：“少荃来了。”

少荃是可以直趋内室的，向来如此。曾国藩推了赵曼一把，示意她快躲入里屋回避一下。

赵曼噤着嘴，很不情愿地向里间走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把一件新做的长坎肩忘在了外间，方才她试穿过，后来脱下来就搭在了一把高背椅子上。

当曾国藩发现这个不雅的疏漏时，李鸿章已经翩翩然跨进来了。

曾国藩心里好不懊丧，想掩饰都来不及了。他这时还没脱去黄马褂呢。他觉得脸孔发烧，像干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似的，这倒不是因为纳妾，而是在卧室里偷偷地穿上黄马褂自我欣赏，这算什么呢？你曾国藩平素可是再三告诫学生“把名利看得淡些”呀！

他想为自己解嘲，想了半天，却又一句合适的词也没寻到。

他把黄马褂往高背椅上搭，想自然地盖住女人衣服，可他立即发现李鸿章那双笑咪咪的肉眼泡正死死地盯着那件女人坎肩呢。曾国藩更是窘态毕露了，搭到椅背上的黄马褂不但没盖住长坎肩，因质料太滑，一碰，两件衣服同时落地。

曾国藩愈加尴尬，正要哈腰去拾起，李鸿章年轻手脚麻利，早拾在手里，有意无意地抖抖，重新搭在椅子上，像是什么都没看见一样。

李鸿章是来请曾国藩审定奏疏的。安庆大捷，奏折要把功劳写足，保荐的将领写全，又不能露出骄傲、轻狂痕迹，这需要大手笔，才委了李鸿章捉刀代笔。

曾国藩仔细地看着奏疏，大体满意，也指出了几处纰漏，要他再下去改。

曾国藩拿了上谕给李鸿章看，这应该是口径。上谕一再强

调，“安庆乃金陵门户，皖北要冲，逆贼久居，正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今日扫除凶焰，为东南军务一大转机，岂能不迎合朝廷的口气把文章做足？

李鸿章说：“我们攻占了安庆，就可以以上制下，建瓴东趋，比当年攻占九江更为重要。”

曾国藩拿起小竹耙子一边搔痒一边说：“癖疾痼症，总是不好。我真是太累了，心力交瘁。”他说他想就此止步，告老还乡，伴儿孙度过晚年。

李鸿章绝对不相信这是真话，但他疲累是真的。不过近来他发现曾国藩与往日不同，印堂发亮，三角眼也不像从前那么阴郁了。他一直在纳闷，是什么原因令老师如沐春风呢？

李鸿章终于发现了老师养着小妾的秘密。李鸿章绝不把这当成丑闻，他从不管什么国丧、家丧的，他隔几天不去打茶围、吃花酒，不去玩玩女人，他会觉得活着乏味。但曾国藩蓄妾可就不同了，他是国学大师，是学子的楷模呀！何况在国丧中！

他不会兜老底，也情知老师不会把这事告诉他，恐怕他九弟也未必知道。

为了试试老师的“芳心”花到什么地方，李鸿章就着疲累的话题，告诉曾国藩，他有个好去处，在安庆以北十里地，有个山清水秀的小镇，那里有一个堪称尤物的女子，才情、容貌都是一流，又不是倚门卖笑的贱货，他愿陪老师去随喜随喜。

曾国藩一听变了脸，把李鸿章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最后他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李鸿章口上不说什么，眼睛盯着那女人坎肩，心里想，搂着小女人喊道德至上，这太没意思了。

从此，曾国藩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不是因为女人，而是因为虚伪。

其实李鸿章是最“鬼”不过的。他早已风闻韩正国拉皮条为

老师找了个侍妾。李鸿章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他也不会替老师抖漏出去。但曾国藩心怀鬼胎，连对李鸿章、李瀚章、赵烈文这些亲信都瞒着，这是李鸿章不高兴的，他私下里对哥哥说，老师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被他哥哥臭骂了一顿。

今天不是证实了吗？搭在椅子上的女人长坎肩露了老师的马脚。

七

洪秀全同样把安庆看成是命根子。他一得到安庆失守的消息，急得一连几顿饭都没吃，他把洪仁玕叫到了天王府，脸色很难看，用质问的口气说：“安庆丢了，怎么办？安庆是天京的锁钥，是安徽的屏障啊！”这洪仁玕岂能不知？

洪仁玕也很沉痛，他知道，安庆一落入妖手，天京立即危急。安庆一日无恙，天京一日无险。如今他只能回答知罪，只能令英王他们再想法夺回。但洪仁玕也深知这不是容易的事了。

“陈玉成现在在哪里？”洪秀全问。

洪仁玕说：“陈玉成已与杨辅清、林绍璋、黄文金回师桐城。”

洪秀全冷着脸说：“连清妖小皇上也知道安庆为金陵门户，皖北要冲。”他把一件截获的同治上谕扔在洪仁玕面前，说：“这是截来的清廷廷寄。”同治在上谕里说：“安庆不克，则皖北何由平？皖北未平，则金陵何由复？”

洪仁玕知道洪秀全对他大失所望了，他也为自己未能力挽狂澜而愧疚。

洪秀全停了一下又说：“朕该怎样封赏你呀？”这已是语带讥刺了。

洪仁玕汗颜地说：“臣有罪，愿受处罚。”心里不免想起急不可耐封王的情景。

洪秀全说：“军师你先别当了。”当即降洪仁玕为精忠又副军师，他认为不这样，将无以公平治天下。

“理应如此。”洪仁玕说，“不知陛下用谁来主持军政大事？”

洪秀全问：“你看呢？”

“陈玉成吧，”洪仁玕说，“非他莫属。”

洪秀全哼了一声，说：“他有能力，为何丢了安庆？让林绍璋进京来提理军务吧。”

洪仁玕大为意外。

从哪方面考虑，也轮不上林绍璋啊。洪仁玕对他并不熟，上个月他从江西回京，到洪仁玕那里晋见，谈了一会儿，他给洪仁玕的印象是志大才疏。洪仁玕也听人说过，当年他带两万精兵守湘潭，结果叫塔齐布、王臯打得惨败，只带了几百人逃到靖港，这是太平军与刚刚出世的湘军的第一仗，以林绍璋大军的全军覆没为终结。石达开当时想杀了他，只是因为靖港小胜，才只是免了他的职。

这个人岂能总揽太平天国军事大权？这可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了。

这话洪仁玕当然不敢对天王说。他第一次心灰意冷了。他的灰心，不在于安庆的失守，而在于天王用人只看一时一事，这是最伤人心的。

接着，洪秀全要他代为拟诏旨，对陈玉成“切责”，对其“失太湖、退安省”的败绩要处分，处分是极重的，革职，立功自赎。

洪仁玕不能不说话了，他以为太重了。洪秀全却认为他是最宽容的，咸丰皇帝连他的首揆赛尚阿都能因其战败拿下大牢判斩监候，而他还让陈玉成有自赎的机会嘛。

更让洪仁玕瞠目结舌的是洪秀全已对陈玉成失去了信心。天王偶发奇想，要在陈玉成的部将里面选一些人，封王。

主将要为战败而革职，部将却要加官进爵乃至封王，这怎么说得过去呢？

洪仁玕力劝无效。洪仁玕甚至危言耸听地揭示了滥封诸王的后果不堪设想。

洪秀全有他的道理，他想让皖北雄风重振，就要重新招兵买马。不给一个王的封号，谁肯卖命？没有王的旗号，有什么号召力？

洪仁玕知道劝也无益，不禁在心底苦苦地叹了一口气。他现在在想，他受封时说受命于危难之时，只是指战场，如今看，是天王的偏执啊，他已难以起作用了。

封王名单是洪秀全拟的：赖文光、陈得才、梁成富、蓝成春、陈仕荣、林大居、秦日南……至于封号，他让洪仁玕去拟，也顺口说了几个，如遵王、扶王、启王、祐王……最后说：“查字典封吧。”

洪仁玕有点发懵了，他说：“有些人是不够封王的……英王部下一下子封了这么多，那忠王手下封不封？不是要引起新的动荡吗？”

洪秀全说：“该封的时候再封。安庆一战，陈玉成所部精锐死伤殆尽，部下尔言我语，各又一心，不广施爵赏，无法安众人之心，也许这些后起之秀中有能替代陈玉成的人。”

“恐无人可替代陈玉成。”洪仁玕说，“这次安庆失利，不能把板子全打在陈玉成一个人的屁股上。像林大居、秦日南这些人，连我都不知其人，骤然封王，我以为弊大于利，还请天王三思。”

洪秀全主意已定，尽管洪仁玕再三劝谏也无用，他此时对洪仁玕的热度也比两年前大大降温了。洪秀全已厌烦了他的饶舌，心想，没把你的干王称号废了，已是朕格外开恩了。在洪秀全看来，洪仁玕只是个书本先生，实在是担不了大任的。

第 89 章

铁骨铮铮的末路英雄面对众叛亲离是何感想？

—

安庆之役，使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名噪天下了。此时朝野上下对他是有人捧有人忧。曾国藩的神经没有从前那么紧张了，他破例地允许部将们偷偷地饮宴一回。所以不敢公然大庆，那是因为处在国丧期间。为了躲避英法联军，逃到热河避暑山庄去的咸丰皇帝死得不是时候，他没看到安庆大捷，也没看到日后的克复金陵。

曾国藩的将领们一点都没有如丧考妣的神态，反倒个个出语豪壮，他们私下里都说，是湘军再造了大清。

曾国藩不饮酒，也不去凑热闹，可他总不能不接待盈门的贺客。

曾国藩发觉他的部将们三三两两在窃窃私议，与幕中的清客郭嵩焘、王闿运、李次清等人也来往频繁。

终于，他从李次清、王闿运两人合撰的一副贺联里看出了真

谛。那副对联八个字：王侯无种，帝王有真。

曾国藩的头轰了一下，眼前一阵发黑，他意识到了，这是在“劝进”，劝他黄袍加身、自立为王。

曾国藩清醒过来，他当着王闳运、李次清的面把那副对联凑在灯下烧了，而且顾左右而言他，发了一通议论，人人都听得懂，他是在说，别陷他于不义。

尽管部下、清客们认为此时清廷衰败，幼主才几岁，只要拥有重兵的曾国藩振臂一呼，天下就轻而易举地易主了，可曾国藩不干。

不知是谁搬来了左宗棠、胡林翼，这是湖南三杰济济一堂了，几个人纵论天下，所涉及内容极广，可惜胡林翼不久即病故了。在送走了胡、左二公时，曾国藩发现有一张字条遗留在茶几上，他认出一半是胡林翼手笔，后半是左宗棠所续，他们留下的字句一共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

曾国藩心中如热浪翻滚，他周身有五脏熨帖之感，他知道，这些挚友是发自内心的，是试探，也是曲笔劝进。转而这心底的热浪又冻结成凛凛冰霜，令他战栗不止了。

他是以儒家道统自重的人，他有称帝的机会而自甘放弃，也出于这种道统的自缚感。他觉得，王莽篡位、司马懿夺位、赵匡胤黄袍加身，都是一时的惑乱，迷了心性，乃在史书上留下不忠的千载骂名。

他不能留下恶名，他是把理教、名分看得比性命重的人。

事实上 1861 年 11 月肃顺被恭亲王和慈禧太后联手除掉后，曾国藩在紫禁城里是失去了靠山的，曾国藩有几天十分不自在，惟恐有哪个言官上一个折子，把曾国藩打入肃顺一党，肃顺是朝

中权贵中惟一看重汉人的。

也许是为了安抚他，也许是真的感到了曾国藩是个无害的人，没想到，恭亲王在重用汉人这一点上，承继了政敌肃顺的衣钵，而且更加放手，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后，加封曾国藩为太子少保銜，命他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这是何等权重一时的荣耀啊！

曾国藩当了八九年的黑官，总算见天日了，他用愚忠和克己复礼的道统赢得了这一切，他归功于自己的“守拙”和“安分守己”，他内心里再一次感到部下和清客们的危险之议是不可取的。

当然，曾国藩并不因为权挽四省而失去了理智，如履薄冰的做人准则永远支撑着他的脊梁。

他并不轻松。在他攻下安庆之前，太平天国一举击垮了和春再建的江南大营，和春、张国谿、许乃钊全部跑到镇江去了，清廷指望不上他们，自然把围攻南京的重任放在了曾国藩肩上。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他久蓄大志，力图靠湘军独立击破南京获得全功，机会终于来了。忧的是南京并不好攻打，清廷两度建立江北、江南大营，都被太平军摧毁了，想啃这块硬骨头，谈何容易！

曾国藩总有捉襟见肘之虞。石达开长驱入浙，朝廷便命他出江西尾追，现在石达开奔湖南、广西去了，却依然让他分兵去追剿。

幸有左宗棠的楚军已能独立作战，可代为驱遣，其时，石达开已入广西了。

二

石达开快打回广西老家了，但人越打越少，部下纷纷离去，到后来，他的最亲近的部将也开始动摇了。

这一天，右一旗大军略扩天燕彭大顺、精忠大柱国孝天豫朱衣点，还有吉庆文、总领汪海洋等人来到了石达开的住处，一进屋，都给石达开跪下了。

石达开有点摸不着头脑，一个个扶起他们，他知道，他们有事，不然不会这么心齐，又这么庄严地下跪。

石达开说：“你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了，有什么话尽可以说，别这样。”

彭大顺说：“从广西打出来，我跟了翼王 11 年，从来没有过二心，翼王所指，便是我彭大顺所向。殿下，我们现在该想一想了，我们越走越远，越走越死胡同啊！”

吉庆元历数了一年来众叛亲离的现状：去年宰制傅忠信、青天豫中旗中制谭体元首先率部回朝；接着李鸿昭、郑乔率部出走；两个月后，后旗宰辅余忠扶也起义出江；接着是武卫军宰辅蔡次贤欲东返天京，仅因谋事不周，被元宰张遂谋诛杀……吉庆元最后说：“殿下，您不想想，这是为什么吗？”

朱衣点说：“如回师天京，不但太平天国有生力军，对我们这些跟随殿下多年的人也值得，有谁愿意走上死路呢？”

“够了！”石达开说，“你们也想叛我而去，是不是？”

见他动了怒，大家又都不说了。停了一下，彭大顺说：“如翼王怕回天京获罪，我等愿与百名将领联名具保，我们会证明翼王几年来东征西讨，给清妖以重创，丝毫未有辱太平天国。”

石达开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石达开既已脱离天京另辟新路，就一定走到底，至死不会回头。既然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你们还不知我的脾气吗？”

朱衣点流着泪很动情地说：“翼王，为了我们，为了您，也为了太平天国，您就听我们一次吧。”

众将都哭了。

石达开也是眼含热泪，他沉默了好一阵，问：“这么说，你

们是执意要返旆天朝，出江扶主的了？”

彭大顺代答：“除了我们，还有五十多个将领。”这个数字怎能不让石达开心惊和伤感。

朱衣点说：“我们一走，殿下，您手下还有人吗？您不能只听张遂谋、曾锦谦之言啊！”

石达开喃喃地说：“五十多个将领一次背我而去……”他把泪眼掉向汪海洋，这个给他当了多年牌刀手，与他生死与共的人，一个他视为周仓一样的人物，难道也要弃我而去了吗？

他知道他面临众叛亲离的处境是他一手造成的，可是他宁愿当一个铁骨铮铮的末路英雄，也绝不走回头路。经过内心翻江倒海的权衡、斗争，最后石达开很平和地告诉他的爱将们：“你们走吧，良禽择木而栖，既然你们看我石达开已是穷途末路了，就各奔前程吧。这么多年来，你们对我忠心耿耿，我心里都记着呢，此生不报，来生也要报啊……”他终于呜咽出声了。

他一哭，众将领全都大放悲声。

石达开再也坐不下去了，掩面而出。

彭大顺站起来，说：“这事叫张遂谋知道恐有变，立即行动。”

吉庆元说：“由彭将军说一下北上的分兵部署吧。”

彭大顺宣告了行动方案：兵分三路，一路由他和朱衣点率领西入融县，经湖南打回江西；一路由左旗武卫军正统戎张志公、统戎鲁子宏、内王旗大军略曙天豫郑忠林和总领汪海洋统领回永宁，之后取道北上；一路由吉庆元率领由永福北上。到了江浙，或投侍王李世贤，或投忠王李秀成均可。今晚连夜行动。

朱衣点说：“我们对翼王已尽了最后的忠心，国家大义大于小义，我们没什么不对的。”

回归天朝，早已是人心所向。

彭大顺和朱衣点站到队前，军旗在风中呼呼作响，黑云低

垂，骑兵、步兵列着整齐的方阵。

朱衣点站在将台上，大声说：“太平天国有难，天京危急，我们这些天国热血男儿，今日誓师北上救主。”

炮声隆隆中，三牲杀毕，血注酒中，彭大顺举起血酒洒向天空、大地。

军阵中吼声震天：“出江扶主，振兴天国！”喊声经久不息，回声在山谷间久久震荡。

三

石达开站在院子里，从远方飘来“出江扶主，振兴天国”的悲壮吼声，他的内心似乎被打动了、震撼了，正经历着苦痛的折磨。羞愧、后悔和不屈的种种复杂感情融会而成的感觉，啮咬着他的心。

天京事变后他新娶的妻子岳氏带着 3 岁的儿子石定忠来到石达开身旁，岳氏问：“他们都走了吗？”

石达开不想让妻儿知道他的悲凉心境，说：“人各有志，走的是少数。张遂谋、曾锦谦、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这些人都在嘛。”

石定忠问：“汪海洋叔叔也在吗？他不会走吗？娘说，您身边剩一个人时，就是汪叔叔。”

石达开捧着儿子的脸，问：“你怎么知道他不会离我而去？”

石定忠说：“他是最忠于您的呀！”

这句话勾起了石达开心底的悲凉，儿子哪里知道，这个最后的忠臣也要离他而去了。

一个幽灵般的影子闪了进来，不用回头，听脚步声他就知道是汪海洋。石达开不愿妻儿听到他们的诀别，他对岳氏说：“带孩子回屋去吧，天要下雨。”

他说得真准，果然有稀稀落落的雨点打在了木瓜树顶光秃秃的木瓜上，打在香蕉叶上，打在繁密的菠萝蜜树上，发出噼噼叭叭的声响，空气中立刻冲起一阵土腥气。

“翼王！”汪海洋低低地叫了一声。

石达开背对着他，问：“你要走了吗？”

“是。”汪海洋说。

“走就走吧，还来见我干什么？”石达开忽地转过身来，神情无比激动地说，“你们一人一把刀插在我身上还不够吗？还要你来往我的伤口上撒盐吗？”

汪海洋说：“翼王，我15岁的时候，快饿死在桂平街头了，殿下救了我，看在我跟了您十几年的份儿上，我求您回心转意，由您自己带大军返旆天京吧。”

“我放你们走了，还不够吗？”石达开大声说，“你还要我怎么样？”

“想想石益阳吧，她用死谏来谏您，您都没能醒来，您再这样下去，您对不起死了的石益阳啊……”汪海洋又哭了。

一提起这段令石达开伤心裂胆般疼痛的往事，他再度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挥了挥手，说：“你快走吧，将来，你能在太平天国里说上话的时候，您为我说上一句公道话，行吗？”

汪海洋流泪点头：“让我说什么？”

石达开说：“你就说，石达开不是个完人，可他心系天朝，他走到穷途末路，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尸骨碾成粉末那一天，他也是太平天国的人。”

他说得声泪俱下，汪海洋分明听出了他对未来道路和前途的悲观估计，也听出了他隐隐约约的忏悔，可汪海洋也知道，他是爱面子爱到不愿更正自己失误的人。

汪海洋趴下给石达开磕了个头。

石达开从腰间解下一块绿莹莹的美玉来，上面刻了一首诗，

那是 1860 年春天，石达开 30 诞辰，他率一大群太平军将领游览广西庆远城郊白龙洞时，见粉墙上有楚南刘云青题诗，寓意高超，出词英俊，颇有斥佛息邪之概：

异境从天辟，登临眼界空。
万家遥带雨，一水怒号风。
古佛形容怪，奇人气象雄。
回看腰上剑，飞去作长虹。

石达开高兴，就步其韵赋诗一首，刊石以记，事后又得了一块好玉，请工匠刻在了上面。

汪海洋至今能背下这首诗来：

挺身登峻岭，举日照遥空。
毁佛崇天地，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
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当汪海洋接过石达开的馈赠时，汪海洋完全是一种生死诀别的感受，忍不住痛心下泪痛断肠，他们走后，石达开将是随从寥寥，真快成孤家寡人了。

四

李秀成比起陈玉成来说，是很走运。从 1861 年 9 月回师浙江后，一路斩关夺城，进展顺利，很快逼近杭州。他没有考虑他对安庆失陷要负什么责任，假如他领兵去救，那历史可能改写。只不过那时李秀成的全部心思都在他经营的江浙一带了，他也不

完全是为个人，无论从战略地位还是从财赋需求方面，李秀成都认为苏浙远胜于安徽。

1861年12月29日凌晨，李秀成第二次打下杭州。由于浙江巡抚王有龄死守不降，杭州破坏得很厉害，城里城外到处是浓烟大火，尸横遍地，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已经面目全非了。

李秀成单骑入城，只有几个牌刀手远远地跟在后面。

穿过几条横着尸体、冒着残烟的街巷，李秀成寻到了巡抚衙门前，他要看看浙江巡抚王有龄的下场。在围困杭州时，从城中逃出来的饥民交口称颂王有龄，说他把自家的米都拿出来赈济了饥民，自己一日三餐与市民同吃秕糠。

他步入衙门大门，台阶上、庭院里、签押房中，到处是自杀的大小官员，也有女眷，地上凝着一摊摊的血块，腥气扑鼻。

李秀成不胜嗟叹地步入王有龄的内书房，书真多！李秀成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的书，这才是“汗牛充栋”。他一眼看到了王有龄吊在房梁上，脸色铁青，不知是因饥饿而成满面菜色，还是因绳索勒紧所致。他的马蹄袖半盖住了那双青筋裸露的手，他穿戴得很整齐，看得出是从容而死。在这微微摇晃的尸体的对面，墙上有一幅中堂，写的是“饥不啄腐鼠，渴不饮盗泉”，是一手漂亮的颜体字。从名章看，是王有龄手书。

李秀成不知道这是出自白居易的《感鹤》，但他儿时读过《列子》，好像有“孔子过于盗泉渴而不饮”的记载，是“恶其名也”。李秀成明白，这是王有龄用来明志的座右铭，他是自视高洁的人。

李秀成对王有龄产生了无可名状的崇敬感。他回头看看，几个牌刀手站在门外。他招招手，让他们进来，把王有龄从梁上卸下。

李秀成走近书案，发现一方端砚下压着一份遗疏，是王有龄死前写给皇上的。除了表忠，愿为皇上殉节外，他也发了几句牢

骚，他说他曾请朝廷旨准僧格林沁“统带京东劲旅经略东南”，但皇上没有反应；王有龄在杭州危机时，又飞檄大兵在握的曾国藩，他也算是管辖浙江的大员啊！然而曾国藩无动于衷，未发一兵一卒。倒是英国人给了王有龄 40 尊洋炮、256 支洋枪，这是杯水车薪，他只能哀叹，除了与杭州共亡，已无回天之力。

这时谭绍光来了，一进屋就叫起来：“噢，这么多书！”

李秀成把王有龄的遗疏拿给谭绍光看，谭绍光看过了要撕，李秀成说：“别撕，留着，这是王有龄的一片心，人死了，别让他心不净。”

谭绍光想乐，他说：“王有龄牢骚满腹，也挡不了上吊。对了，提督张玉良不是统一万人马来救杭州的吗？”

李秀成知道，那张军门自称是“杭州救命人”，他倒是个傻大胆。可惜，杭州没有救下，张玉良却先于王有龄魂断清波门外。

太平军陆续入城，陈炳文、邓光明、郜永宽等人也纷纷来到巡抚衙门听李秀成将令。

陈炳文向李秀成报告杭州战果，城破后，经统计有如下官员自杀毙命：杭州将军瑞昌，副都统杰纯、关福，布政使麟趾，按察使宁曾纶，学政张锡庚，提督饶廷选，总兵文瑞，副将继续兴，盐运使方焕文，粮道暹福，候补道胡元博、朱琦、彭斯举，仁和县知县吴保中。另有总兵米朝兴、织造恒旗、杭嘉湖道刘奇昂、知县袁中清等被太平军活捉。

这些被俘官员已被推到巡抚衙门院子里，等候李秀成发落。

李秀成回眸看了一眼等待挨一刀的官员们。

谭绍光在向士兵下令，让把王有龄的尸体抬出去，用大车运到郊外埋了。

“不，”李秀成说，“作为人来说，王有龄算是好人。”他向部将们说起了王有龄与饥民同食秕糠的事，在最紧急时，王有龄

委托富商胡雪岩从嘉定运米来，虽然粮船被太平军扣了，可王有龄的心到了。他曾给李秀成写过一封短信，愿以自己一颗头换全城百姓活命。这都令李秀成深受感动。

有了这种敬仰之情，李秀成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厚殓王有龄，拨 3000 两银子，拨 15 条船，派 500 亲兵护送王有龄的灵柩回原籍。

在场的人都十分意外，你看我，我看你，都觉得李秀成优待无边了，可没有人敢驳回。只有谭绍光不怕他生气，说：“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我们自己人战死，也没有这样的殊荣啊！”

这话很容易引起部将们的共鸣。上至王，下至士兵，包括冯云山、萧朝贵在内，谁战死了不是马革裹尸，草草埋葬。

李秀成说：“王有龄不同于别人，他是英才志士，我敬重他是因为他爱百姓。况且，传出去，会使更多的朝廷官员看到我们的襟怀，会感化他们来降，这是事半功倍的。”

随即，他又发令，把阶下米朝兴等被俘官员悉数释放，第一次出现不杀降官的举动，李秀成发给他们川资，让他们回家为良民百姓，切不可再为清妖效力。

米朝兴这些人奇迹般地捡了一条命，是沾了王有龄的光，抑或是沾了李秀成心软的光？

这些人叩头后一哄而散，争先恐后逃出巡抚衙门，生怕走近了一步李秀成反悔。

谭绍光不以为然，他发牢骚说：“将来，我等若落入清妖之手，怕是没有这么宽大了，也许忠王将来会受优待，你太仁慈了呀！”

李秀成也不与他计较。其他一些将领也有不忿之色。林凤祥、李开芳他们在清妖那里，都是凌迟处死呀，何等残忍！

李秀成又吩咐赈济杭州百姓，命人从嘉兴运米一万担进城，谭绍光称他为女人一样的慈善心怀，李秀成一笑置之。

五

苏浙一带告急，朝廷又命令曾国藩去救援，同时上海官绅们与英法等国合建的会防局也屡屡派员到安庆，请求曾国藩分兵保卫上海。

曾国藩深感“无兵可分”。

李鸿章却跃跃欲试了。他替上海富商出来说话，以利诱惑曾国藩。当然他说的也都是实情，上海中外杂居，“厘税充羨，饷源丰富，虽数千里腴壤，财赋所入不足当之，若弃之资贼可惋也”。后来上海方面又保证，如湘军东进，他们保证每月提供 10 万两饷银。

这当然是个极大的诱惑，曾国藩心动了。他最先考虑的人选是九弟曾国荃，后来又考虑要用曾国荃去破南京，比月银 10 万两更具诱惑力，于是让位给高足李鸿章。曾国藩早知李鸿章的雄心，见他乐于前去苏浙，就笑道：“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这不单是客气，是曾国藩的实话。

李鸿章受命召募淮勇，新练之兵恐不堪一击，曾国藩调了八营湘勇，由韩正国统带，划归李鸿章节制，又把黄翼升的水师借给了李鸿章。

一切就绪后，曾国藩亲自到安庆水码头为李鸿章送行，以壮行色。

天淡云薄，江水悠悠东去，望着泊于码头待发的淮勇船只，曾国藩再次叮嘱李鸿章。

他说救援江苏，本非他所愿，确实力所难及，不过也有好处。李鸿章可与曾国荃造成合击金陵之势。况上海为苏杭及外国人财货所聚之地，每月光厘捐就有 60 万两，实为天下膏腴。

李鸿章说：“学生所以欣然肃请自任，也是体察了老师一番良苦用心。”

曾国藩所忧是怕淮军训练时日太短，会不堪一击。

李鸿章道：“只好在作战中练兵了。好在是淮由湘出，犹有水源木本之谊。”

其实曾国藩心里有数，湘淮建军准则还是大不一样的。湘军中有科名的将领三十多人，他用的是“选士人，领山农”的路子。李鸿章则更重实际，¹³营统领中，只有一个举人、一个廪生，其余多为地主团练头子、降将，甚至盐枭。幸好曾国藩派了韩正国和黄翼升的水师助他一臂之力，总可以迎敌为战了。

李鸿章再次提到湘淮一家的话题。他建立淮军，营制、饷制，倒是一成不变地沿袭了湘军做法，但曾国藩总觉得不地道，有“异味”。毕竟这支队伍日后姓李而不姓曾，他不能管得太宽了。

曾国藩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比我灵活，我过于拘泥、守旧。不过，你想借助洋人势力，千万慎之又慎，我不敢苟同。”

李鸿章没等去上海，已通过上海方面的富绅与洋人有交往了。李鸿章比曾国藩更现实，更信奉“有奶便是娘”的人生哲学。他不想说服守旧的曾国藩心悦诚服，他要做出来后让他认可。他现在不是从曾国藩的监护下走出来了吗？这犹如一只雏鹰挣脱了老鹰的羽翼。那羽翼是温暖的、安全的，但未始不是束缚。

他们走着说着，已经来到李鸿章座船的跳板前。

兵士已经登船完毕，战船在江上按品字形整齐排列，威武而雄壮。

李鸿章再拜之后，说：“江边风大，老师请回吧。”

曾国藩意犹未尽。他从李鸿章的闪烁其词里，看出他日后必投靠洋人，这是他最不放心的。所以登船前，曾国藩又阐释了一

番他的宏论。他认为洋人自鸦片之役后，屡启衅端，欺凌中国之弱。对洋人拒之犹恐不及，反去兜揽，这何异于引狼入室？所以他再三告诫李鸿章，吏治为本，洋务要缓办，不可本末倒置。

李鸿章怕他唠叨起来没完，只好一一答应，不再陈述自己的看法。

他走上船，站在鼓满了风的长帆下，他觉得自己的心也鼓满了风，他将驶向仕途的狂风巨浪中去，他相信自己是个胜者。临行前，他看了曾国藩交由折差飞递的保奏疏，曾国藩力保他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抑制不住心跳，看来是十拿九稳的，曾国藩的话，分量毕竟不同。

巡抚可就是方面大员了呀！

船队鸣号后碇了。望着旗帆蔽江的淮军远去的影子，曾国藩一直在江边伫立很久，不知是庆幸，是感叹，还是隐隐的不安。一只小鹰从他羽翼下飞走了。他深知，此人久后必大发，比他的九弟要有城府得多。

第 90 章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为的是不能让诸侯大而王
小。



李秀成从杭州回到苏州来了。他着力经营的还是苏州，他特别喜欢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古香古色的小城，这是他把忠王府建在苏州的原因。他在天京也有王府，他没有下多大的功夫去修它，比起别的王府来，甚至显得有些寒酸。

石益阳比李秀成先一步来到苏州，一直住在谭绍光的兵营里。

李秀成一到，就拉着她去看建造中的忠王府。他的兴致很高，他对苏州也很熟，对每条街、每个景观都能讲出历史、典故。

他对石益阳说：“江南这么多秀美的地方，我独看上了苏州。”

石益阳说：“怪不得你下这么大气力在苏州盖忠王府呢。你

在天京有了王府，在外面又建，天王不会有想法吗？

李秀成笑而不答，他饶有兴致地领着石益阳浏览已经部分建完的王府馆舍。

他指着拙政园的园林左面说：“拙政园原来面积有限，我把附近的潘宅、汪宅并入了，这东西两个音乐厅和东西辕门就是后划进来的。”

石益阳看着门外的石狮说：“狮子大张口不好吧？不是妨己便是妨人。”

李秀成带她走在仪门内石板甬道上，观看着两庑分别绘着的清新秀丽的山水和祥禽瑞兽的壁画，石益阳说：“太俗气了些。”

他们来到拙政园新建的四方形五层明望楼，李秀成说：“这里是眷属休息的地方。”这儿花园、人工湖都比天王府的要好。人工雕琢的痕迹少些。

石益阳笑道：“忠王的眷属何在？都要从天京接来吗？”

李秀成笑了起来：“不，这里是虚位以待呀，我已有了七八个王娘，却从来没想过把她们当中的哪个扶正。”

石益阳说：“那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李秀成仰头看着几个画工正往梁枋上彩绘，有包袱锦、博古、百结，也有飞禽走兽、花卉虫鱼各种图案。

“这个也俗吗？”李秀成问。

石益阳说：“俗不可耐。”

李秀成问：“那你喜欢什么？”

石益阳笑道：“我又不是这里的主人。”

李秀成说：“假说你是忠王府的主人，你喜欢什么图案呢？”

石益阳说：“别太实了。画什么都行，要似是而非，譬如，鱼头可以是三角形的，树叶子可以是一堆堆的小绿点儿……”

李秀成眨了半天眼也始终没能明白石益阳在说什么，他从画工手里要来纸笔，说：“你画个样子给他们看。”

石益阳也不客气，拿起笔就画，许多画工、油漆匠全围过来新奇地看热闹。

石益阳画的全是图案式几何形和写意的抽象绘画，这令众人大开眼界，几个画工都夸好。李秀成问他们：“画这样的，会吗？”

一个领头的画工说：“行。不过，请这位大人多画些样子给我们。”

石益阳兴趣盎然地说：“好，晚上我给你们画。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汉代画像砖，那就很有韵味。”

离开这里走向刚刚上梁的“天父堂”时，李秀成说：“你可是这座王府的主人了！画样是你选的，画稿是你定的。”

石益阳飞红了脸，不敢看他。

李秀成说：“我早就想说了，可一直不敢说，你若不嫌弃，就给我当王娘吧，我请干王为媒，请天王主婚，一定让你体验到人间风光。”

石益阳说：“我怎敢嫌弃你呢。我答应你，不过，我不想急于结婚，要等一等。”

“等到忠王府全部落成，行吗？”李秀成问。

“那要多久？”石益阳问。

“还要两年多。”李秀成说。

石益阳说：“行吧，但愿我能活到忠王府落成的年月，我说不定哪天战死呢。”

李秀成说：“从今天起，我让你留在苏州，你就监管忠王府修建，你也放心了。怎么修，全由你做主。”

“我可不干这差使。”石益阳说，“我天生不是笼中鸟，你若想金屋藏娇，你找错了人，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反正你也没下聘礼呢。”

李秀成笑了起来，说：“好，都依你。”

石益阳冷丁想起了陈玉成，就问：“天王不是要为陈玉成、曾晚妹主持婚礼的吗？怎么没动静了？”

李秀成叹了口气，说陈玉成连吃败仗，虽说现在又赏还了封爵，天王也不像从前那么器重他了，哪还有心思为他们主婚？

“所以呀，我可不敢期望天王主婚，”石益阳说，“说不定你哪天打了败仗，天王一翻脸，我不是自找没趣吗？”

李秀成说：“现在英王不好办了。”他手下封了一大堆王，大家一封了王，都忙着盖王府、选王娘，谁还像从前一样听英王号令啊！

“真怪，”石益阳说，“天王不知做了个什么梦，一觉醒来心血来潮，封了那么多王。那你手下却一个不封，他们能高兴吗？”

“当然不高兴，谁不想戴王冠呢？”李秀成说，“不过，我倒害怕在我部下滥封一气，那我就没法统率了。”

忽然，谭绍光骑马冲进大门，在天父堂前下马。

李秀成问：“有紧急军情吗？”

谭绍光说：“没有，天王下诏，让忠王马上进京。”

“不知什么事？”李秀成不禁有几分狐疑。

石益阳说：“他若知道，他不成天王了吗？”谭绍光笑起来。

李秀成说：“我马上去，谭绍光你守城，要小心。”

石益阳说：“城，我守，让谭绍光回天京去。”

“不行，”李秀成说，“又想借机逛天京城啊？”

“你这叫什么话？”石益阳说，“你不去让他见见傅善祥，小心她在天王面前说你坏话！”

李秀成哈哈笑了起来，说：“那就和我一起去吧，我不为别的，为封住傅善祥的嘴，让她上天言好事。”

谭绍光说：“那我可不领忠王情了。”

二

洪秀全刚一走进便殿，傅善祥就来了，她拿了一份表章，说：“这是朱衣点、吉庆元联合了 68 位跟石达开出走的将领给天王上的表章。”

洪秀全接过来看过，欣喜地说：“迷途知返就好啊，你听，他们说得多好！”这份表章确实令天王感动，其中有这样的字句：翼王之六部暨宣护、录宣、仆射等官以及统下士兵，纷纷皆欲出江扶主，万里回朝，扶王保驾，赴汤蹈火，愿听陛下驱策，无不竭尽心力，永图报答。

傅善祥说：“他们陆续回来，已先后到了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麾下。”

洪秀全说：“下诏旨嘉许，将朱衣点、吉文元部命名为天扶军，统归李秀成指挥。”

傅善祥说：“臣马上拟旨。”

洪秀全问：“石达开还有多少人马？”

傅善祥说：“只有天台宰赖裕新所部一万余人了，石达开自己有万余亲兵。现在清兵在后面穷追不舍，石达开一步步走向绝地了。”

洪秀全悻悻地说：“这就是背主的下场。”

洪仁达忽然来了，说：“陛下，蒙得恩过世了。”

洪秀全一惊，问：“什么时候？”

洪仁达说：“昨天晚上。”

洪秀全说：“下诏厚葬，让他的儿子蒙时雍承继赞王吧。”

洪仁达说：“遵命。”

洪秀全叹道：“像蒙得恩这样从来不害主，让朕放心的人，没有几个呀！”

傅善祥说：“主上不是说过他的最可放心处是平庸无能吗？”

洪秀全没有说什么，他问：“李秀成到了没有？”

傅善祥说：“还没有。此事是不是再请天王斟酌一下，一下子封李秀成部下这么多王，好不好？”

洪秀全说：“有先例的嘛，陈玉成部下不都封过了吗？”

傅善祥说：“可那时陛下说，是为了便于部下招兵买马呀！”

洪秀全说：“你知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道理吗？”

傅善祥当然明白，多封王，是分李秀成之权势。说来说去是信不过李秀成。

洪秀全认为权力过于集中，便是祸患肇兴之始。而今李秀成、李世贤兄弟拥兵百万，占据苏、浙膏腴之地，他又听说李秀成在苏州盖的忠王府比他的天王府还阔气，诸侯大而王小，那是要出事的。

傅善祥这才明白了洪秀全已经对李秀成不放心了。那李秀成会怎么想？

傅善祥问：“封王名单有了吗？”

洪秀全说：“你记。陈坤书、谭绍光、童容海、郜永宽、陆顺得、黄文金、胡鼎文、古隆贤、刘官芳。”

傅善祥一一记下后问：“侍王、辅王手下的将佐不封吗？”

洪秀全没置可否。他心里有数。这要看情形，只要他们的兵权足以威胁王权时，就只能多封王，打破一王独专的局面。

傅善祥正在草拟封王诏旨，洪仁玕来找她，说庐州孤危，陈玉成已被团团围住，这是陈玉成在皖北的最后一块阵地，不救，安徽全境就完了。

洪仁玕还拿来一封陈玉成写给陈坤书的求援信，这是抄本，可陈坤书在江浙，离得太远，去不了，他也未必愿意长途跋涉去救援安徽。

傅善祥看陈玉成写给他童子军小伙伴的信，看得一阵阵心

酸：

坤书弟，我向你求援。现下郡城东南西南三门之外，清妖逼近扎穴，仅离一炮之远，而东北又有定远之妖，离城十余里扎窟，日夜来犯。城边城中天将官兵惊慌不定，日夜不宁，今事已燃眉，弟无从措手……看完，她说：“陈玉成是个稳健之人，他还从来没这么慌过呢。”

洪仁玕知道天王也急，对陈玉成有气不假，可也不能坐视其败呀。

洪仁玕已经采取了措施，给李秀成写了急信飞递过去。他在信里表面是讲清援陈的利害，也可以理解为警告。自安庆失守以后，陈玉成大军的主力消耗殆尽，皖北形势江河日下，所辖土地日蹙，这会直接危及太平天国大局。如想确保皖省，只有一个办法可行，就是调李秀成部驰援安徽。

傅善祥说：“英王上奏折，也提出了请派援兵救皖的议案，忠王不大听调，是不是？”

洪仁玕对李秀成束手无策，他说忠王坐拥几十万众，对援救皖省之举很冷淡，他的口号是有苏浙可以高枕无忧。岂不知，弃了安徽，徒有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洪仁玕对此洞若观火。

傅善祥问：“干王未能说服他吗？”

“你看吧，这是他的复函。”洪仁玕把一封信交给了傅善祥。

傅善祥见信中写道：“特识高见，读之心惊神恐，但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意思是果子未熟不好吃，出兵不是时候。

那什么时候果子熟呢？陈玉成兵败之日吗？

傅善祥叹道：“他是不想雪中送炭了。”

洪仁玕也不由得叹息连声，让陈玉成独撑皖省危局，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三

坐镇安庆的曾国藩把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庐州。他知道胜保也在加紧围攻庐州，想抢头功。曾国藩不动声色地运兵过去，他不能让胜保坐收渔人之利。曾国藩在安徽大战九死一生，搭上了六弟的性命，陈玉成的最后覆灭，只能由他来完成。

除了军事进击外，他又动用了反间计，他诱降了韦俊，已领略了不战而胜的滋味，这一次他利用的是苗沛霖。

曾国藩为什么一下子选中了苗沛霖？这是因为他看出来，苗沛霖是个利欲熏心、反复无常的小人，小人不可信任，但可利用。苗沛霖是安徽凤台山的一个落第秀才，以办团练起家，当过清廷赏给的候补道，后来投奔了太平天国，在陈玉成手下供职。陈玉成对他十分信任，亲自写奏章为他请封，真的封了个“奏王”，又赏了他三个王娘。

但苗沛霖见陈玉成大势已去，早已与胜保、曾国藩眉来眼去了。

在他对陈玉成抛下诱饵以后，他立刻写信告诉了曾国藩。原来他给陈玉成出了个主意，说庐州是“孤城难守，兵家大忌”，说他在寿州能招募到几万兵马，这对急于重整旗鼓的陈玉成来说，确实太有诱惑力了。

在知悉了苗沛霖的计策后，曾国藩问曾国荃：“陈玉成能轻信吗？”

曾国荃说：“陈玉成对苗沛霖很信任，万万想不到苗沛霖暗中已降了我们。”

“如此太妙了。”曾国藩说，“我们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占庐州。庐州一下，安徽的长毛就完了。”

曾国荃说：“大哥前用反间计赚了他们一个右军主将，现在

再赚一个英王，朝廷不知怎样奖赏你呢。”

曾国藩笑笑，忽然说：“你不要总在我身边，建功立业，要靠你自己。”

曾国荃说：“你总是不放手啊，你放手，我就去打天京。”

“是吗？”曾国藩说，“你有雄心就好，你自己挣个巡抚、总督的顶戴才是本事。”

曾国荃说：“我有这个本事，而且游刃有余。”

曾氏兄弟的如意算盘能如愿以偿吗？

此时坐困危城的陈玉成并没有消沉。他虽然职权被革除，虎威仍在，皖省太平军将领都自觉地听他提调。他此前已派泳天义马融和、美天义倪隆怀、偏天义范立川、俱天义邱远才等率部北上，去会合征北主将、由捻军过来的张乐行，一起攻打颖州府。同时令后王梁成富、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祐王蓝成春等几支兵马渡淮河向豫陕作战，陈玉成选择的是清廷防守薄弱的地方，希图发展。

但他守的庐州却为胜保和荆州将军多隆阿马队、步军团团围困，他曾想让张乐行、陈得才等人回兵救他突围，这又与陈玉成向天王表示的“愿老于庐城”的决心相悖，且他又犹豫，那几支兵也因受清兵所阻，未能接近庐州。

就在这时，苗沛霖建议英王退出庐州去守寿州。陈玉成马上召集紧急会议，导王陈仕荣、从王陈德隆、统天义陈聚成、虔天义陈安成、禔天义梁显新和主将向仕才以及曾晚妹等人与会。

陈玉成太急于破围而去了，一开口就说：“苗雨三真有韬略，我非到寿州不可。”

既如此，还有什么可议的？众将领都把目光掉向曾晚妹，那是无声的语言，他们想，只有曾晚妹说话有分量。显然，没有人同意放弃庐州，不是因为庐州坚不可摧，也不是因为寿州有什么危险，只是对苗沛霖不信任。

曾晚妹便从根本上动刀，她说：“苗沛霖这人反反复复，不可信。”

陈玉成说：“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家？我不问从前，我只论今天，他是太平天国的奏王！”

从王陈德隆说：“若讲守，庐州不是比寿州好守得多吗？”

陈玉成分析了形势：苗沛霖书信中说，凤、颖二府，形势可踞，诸乡寨、练丁皆习战守，可以招募。一旦招到新兵，当联合陈得才、张乐行分兵扫北，再图恢复。

陈仕荣对陈玉成的憧憬和轻信泼了一瓢冷水：“苗沛霖行动鬼祟，此人为人也反复无常，是个小人，他不可信！”

曾晚妹也说：“还是不去寿州为好。”

陈玉成有点不耐烦了，大声说：“我陈玉成用兵以来，战必胜，攻必取，虽虚心听受善言，但此次你们所说，完全没有根据，我已决心去寿州。”

陈仕荣悄声对曾晚妹说：“为防备万一，届时你带1 000兵士走在后面，万一有变，立刻去找张乐行来援。”

曾晚妹点了点头。

陈玉成鬼使神差地放弃了庐州。

陈玉成和陈仕荣、陈德隆等于1862年4月15日赶到寿州城下。黎大里寸步不离地紧紧跟随陈玉成。

曾晚妹率1 000人故意走在后面，拉开一段距离。

苗沛霖和侄子苗景升开了城门，在城门口相迎，苗沛霖笑容可掬地说：“英王辛苦，快请入城。”

陈玉成说：“有了寿州，得图大业，首功是你苗雨三的。”

苗沛霖说：“同是为了太平天国嘛。”

当陈玉成、陈仕荣和亲随黎大里百余人走过吊桥，大队人马正待入城时，忽然咔嚓啦一阵巨响，吊桥撤除了，把1 000将士关在了城外。

陈玉成大惊，厉声喝问：“苗沛霖，你想干什么？”

城外，一见大事不好，曾晚妹率领 1 000 兵马立刻攻城，无奈乱箭齐发，火药弹向城下猛掷，他们已无法取胜。

直到此时陈玉成才知中计，已经迟了。

就在陈玉成的牌刀手们拉开架势准备与敌决斗时，城内几千伏兵四起，杀声震天，顷刻间包括陈仕荣在内，陈玉成的亲随都倒在血泊中，苗沛霖站在城门楼上望着陈玉成笑：“对不起了英王，我想立功，只有拿住你才是最大的功！”

陈玉成厉声骂道：“苗沛霖，你这个无耻小人，众人都看出你是个卑劣之徒，惟独我陈玉成瞎了眼，想不到我陈玉成英名一世，叫你暗算了！”

黎大里力战，多处受伤，最终倒在陈玉成脚下。

陈玉成被五花大绑起来，苗景升叫人推来早准备好的囚车，将陈玉成囚在里面。这是 1862 年 5 月 15 日。

四

五月皖北的夜晚，凉风习习。月亮只是弯弯的月牙，像是羞于见到人世间的憾事，挂在树梢儿上，迟迟不肯升上中天。

陈玉成和另外几个王、几个大将，正被苗沛霖用重兵押往颖州去请功。他不敢把陈玉成押在寿州，怕有不测。他设计捉拿了英王，那如同捅了马蜂窝，太平军皖省各部都会与他拼命。

铁囚车碾压在干硬的黄土路上，发出吱吱咯咯的单调响声，陈玉成的头在 40 斤大枷的豁口处露出来，他的身上绑着绳子，脚上戴着镣子，囚车的木栅都是用整根木头做成的，外面又箍上了一圈铁条，仿佛他是一头猛兽。

陈玉成的脖子被木枷磨得血淋淋的，他在囚车的颠簸中一声不响。他望着满天的星斗，一眨不眨地望了很久，河汉苍茫，他

的前程也是苍凉的。他庆幸曾晚妹侥幸走脱了，他最思念的人就是她了。他在心里一声声呼唤着她的名字。陈玉成心里十分平静，他对自己的被俘几乎没有什么遗憾。惟一令他欣慰的是曾晚妹没有同陷囹圄，她活着。如果她也在囚车中，陈玉成会心碎的，他上了刑场也不会瞑目。

天上繁星点点，地上蒸散着泥土的气息，蛙声成阵，像是为陈玉成送行。他忽然想起不久前的一天晚上，也是听着蛙鸣，曾晚妹说像是新人入洞房的唢呐声。陈玉成油然记起了他与曾晚妹10年来两小无猜的情爱历程和风风雨雨的往事，他觉得他是幸福的，一生中与此这么一个热情的少女炽烈地爱过，他还求什么呢？

他不知此时曾晚妹在哪里，回天京了吗？但愿如此。可凭她的个性，她绝不会抛下陈玉成不管一个人去逃命的。想到这里，陈玉成不免又担忧起来。

此时曾晚妹已经飞马赶到了捻军大头领张乐行的发祥地雒河集。

当曾晚妹在张乐行喝酒的地方找到他时，曾晚妹向这个满脸卷曲黄胡子的红脸大汉跪下去，泣不成声了：“张大帅……”

“这不是晚妹吗？”张乐行正与马融和饮酒，他叫，“快起来，出了什么事？我给你做主！”

曾晚妹不肯起来，她哭着说：“你不答应，我不起来。”

张乐行跳下地拉起她，说：“我还是穿着太平天国的官服嘛！就是从前，我张乐行也是说一不二的。”这个开过赌局，当过贩私盐“盐趟主”的巨头，曾经自命过“大汉永王”。他现在的势力以雒河集为中心，南至庐州，东到洪泽湖，北迄徐州，正是蓬勃时期。

曾晚妹说：“苗沛霖降了清妖，他与曾国藩设计，把陈玉成骗到寿州，抓了起来。请大哥去救……”

马融和说：“苗沛霖这个王八蛋，抓住他碎尸万段。”

张乐行说：“骂也没用了，救人要紧。”他把酒杯向地上一掷，说，“集合骑兵，马融和，你也出一万人，我们两万精兵够了，直捣寿州！”

曾晚妹说：“大哥仗义！”

张乐行与马融和点起骑兵，连夜杀奔寿州，去攻打苗沛霖的营寨。

1862年5月24日，张乐行、马融和在曾晚妹的带领下，直扑寿州城外苗沛霖驻兵的颍上渡口。

大军刚到，先到达的曾晚妹过来拦住张乐行的马头，说：“晚了，他们已把英王解走了，去向不知。”

“那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解救啊？”张乐行问。

曾晚妹说：“谢谢二位大哥了，你们尽心了。”她的泪水流了下来。

张乐行也只能叹气连声。

五

也许是为兄长所激，也许是自己立功心切，号称“九帅”的曾国荃真的领命去围攻天京了。这在别人看来，有孤军深入之弊，可曾国藩对反对者的意见一概不理，他有他的良苦用心。

安庆一战，他认为太平天国已是“强弩之末难以穿鲁缟”了，南京攻陷是指日可待的事，湘军不可放弃这最后也是最令人瞩目的机会，而这一丰功落在湘军手上，再落在九弟手上，对曾国藩来说，是功德圆满了。

曾国荃率部启碇时，曾半开玩笑地对其长兄说：“别忘了，皇上有旨，破南京灭发匪者可封王，大哥非挣一个铁帽子王不可。”所谓铁帽子王，就是“世袭罔替”的意思。

九帅不负曾国藩之托，水陆大军一路下行，连下巢县、含山、和州、西梁山、金柱关、芜湖等重镇，彭玉麟的水师也攻陷了江心洲、蒲包洲，泊兵船于天京的护城河口。5月26日，曾国荃陆师进至江宁镇的板桥，28日克秣陵关，5月30日逼近雨花台要塞扎营，距离天京城垣不过几里之遥，在兵营里甚至清晰地听到了天京城的市声了。

可这时令曾国藩烦恼的事来了，湘军中瘟疫流行，得了病的人上吐下泻，不上三五天就断气，医生都不知是什么症候，曾国荃连连告急。

正在曾国藩发愁的时候，章寿麟突然兴冲冲地来报：“陈玉成抓住了！”

曾国藩惊喜地跳起来：“人在哪？苗沛霖把人解来了没有？”

章寿麟说：“他连信都没给咱们，直接给胜保送去了，去巴结钦差了。”

“钦差？我也是钦差。”曾国藩说，“何况苏浙赣皖四省的事都是我来管。胜保没有资格坐享其成。”

章寿麟说：“那胜保平日最骄横，又是旗人，陈玉成这块肥肉落到他手上，他还能松手吗？这是他向皇上邀功的资本，我看，咱们认倒霉吧。”

“不行。”曾国藩说，“至少我要与他会审陈玉成，我还要写专折报告太后，不能让胜保白白讨去个大便宜。马上走，叫赵烈文，一起去。”他马上喊“升冠”，曾贵忙从帽筒里取出他的顶戴，替他端端正正戴上。

章寿麟只得吩咐卢六准备跟从的马队，还要检查一下大帅的座车能否经得住长途颠簸。

正在这时，彭玉麟进来了，脸色不太好看。对于他这个平和、处世恬淡的人来说，很少有令他耿耿于怀的事。

曾国藩猜他有机密事，确切说，是不遂心的事或难以启齿的

事。他把随从都打发出去了，茶也是自己来沏。他待彭玉麟端起了茶杯，就问：“雪琴，你好像有事？”

彭玉麟也不拐弯，实话实说：“涤丈，风闻你纳了个小妾，此事当真？我只希望是谣啄之言。”

曾国藩没想到他为自己纳妾的事动这么大肝火，既已知道，便不能隐瞒，与彭玉麟交往这么多年，曾国藩从未对他有过半点分心之事，那首先是因为彭玉麟坦坦荡荡的为人。

曾国藩说话不那么理直气壮，而是面有愧色，说：“对你，我无须隐瞒。是蓄了一个小妾，一则为我搔痒、煎药，二来也聊慰晚景。从前，你们不也是百般劝我置妾的吗？”

“可现在不同。”彭玉麟指的当然是大丧时期，他认为大丧之时，一品大员公然违制纳妾，传出去资政敌以攻击口实不说，也有污老师清名啊。

曾国藩当然驳不倒他，可也不以为然。心里想，这个呆子！他关心我的“清名”倒胜于我自己。但不管怎样，他是好心，只有最忠的朋友，才能这样直言谏劝。俗话说，劝赌不劝嫖，这是讨人嫌的。

彭玉麟见他沉默不语，以为他反感，就更加重语气说：“世人皆称老师为继孔夫子、朱子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是当今建树功业、转移世运的贤良之士，可你这叫什么？这不是自堕其志、自毁清誉吗？叫学生今后有何面目见人？”

后一句叫曾国藩有点承受不了。彭玉麟等于说，曾国藩已经危及别人的名声了。

憋了半晌，曾国藩冒出了与他的倡导、名望、平素所言极不相称的一句话：“难道，为了这名誉，这虚浮的声望，我该把自己变成僵尸吗？”

这句话实在太重了，不但话一出口让彭玉麟大吃一惊，曾国藩自己也吓了一跳。这大概是他长期压在心底巨石下的那个“人

欲”的妖怪此时跑出来作乱了吧？

彭玉麟无法再坐下去了，他临走扔下了一句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他是听到外面有人指责曾国藩有悖名教、言行不一，是巧伪人，他才又痛又急地来直言相谏的，听不听在曾国藩自己了。

彭玉麟快快地走了。

对别人的劝告，曾国藩都可以置之不理，惟有彭玉麟的话，他看得句句千钧。这彭玉麟跟随曾国藩多年，从来没为他惹过一次麻烦，他的高风亮节在朝野内外有口皆碑，他说不为做官，那是真的，别人大多是说说而已。因为战功，朝廷任命他为两江总督，后又调他进京去做兵部尚书，可他都辞去了。有人弹劾他“抗旨鸣高”，他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他治军十余年，未曾“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这是事实。他“终年风涛矢石之中，未尝移居岸上，求一日之安”。他认为他从戎是“志在灭贼”，一旦贼灭，如果贪恋权位，则是恋权、忘亲。

曾国藩最敬佩的就是彭玉麟。他的主张与自己如出一辙，然而彭玉麟已经做到了，他曾国藩能否做到，自己也没有把握。

彭玉麟无形中成了道德的楷模，包括他失去了初恋的表妹从此终身不娶，相比之下，曾国藩能不惭愧？

他已决计将赵曼送走了，尽管他并不是心甘情愿的。

第 91 章

去了一个陈玉成，太平天国也就去了一半。

—

胜保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了。

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苏完瓜尔佳氏，是道光二十年的举人。他这人品行不佳，却写得一手好文章，尤其擅长写奏疏，不但老到，且甚著风采，咸丰皇上很赏识他。但真正发迹是他保驾有功，几乎成了勋臣。他保的驾不是咸丰，而是西太后。当年肃顺等八大臣受“顾命”，恭亲王奕訢与叶赫那拉氏联手，想夺得中枢权力，于是用胜保提了一旅之兵摆在热河，成了震慑力量，为此，他成了恭亲王最信赖的人，不然也不能放他个钦差。不过胜保生性贪婪，且惯于渔猎女色，常受地方官弹劾，恭亲王都替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胜保有个毛病，好上折子，且为了自炫文采，每折必亲笔写，从不用书案、幕僚们代笔，他的名声由此而起，却也因屡次在奏疏中口出狂言，惹得上头不高兴，这为他后来招致杀身之祸

种下了祸根。他的官运时好时坏，当过河北帮办军务，后又晋升为都统，直到授钦差大臣，他这人总想效法年羹尧的榜样，同是二品官员，他敢杖责一个副都统。他得罪的人不胜数，尽管他得了霍奎巴图鲁名号，赏穿黄马褂，风光透了，这以后却又忽而遭贬，忽而被夺去顶戴，忽而发还官职，浮沉不定，他实在过腻了军旅生涯了。两宫太后执政后，他正通过恭亲王打点，想回去做个太太平平的京官。他已看好了内务大臣的位置，是个可以捞钱的地方。恭亲王答应了，叫他“稍立小功”，便可为他说话了。

这功不是来了吗？抓了陈玉成，岂是小功？

乐不可支的胜保立刻提审陈玉成。

胜保高高坐在上面，叫人把陈玉成押了进来，他没有想到陈玉成竟这样年轻、这样英俊，他见陈玉成昂首挺胸而入，就想给他个下马威，一拍桌子大叫：“长毛成天豫，跪下，你为何不跪？”

陈玉成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我不是成天豫，我是太平天国英王，岂能给你跪下？何况，你胜保向来是我手下败将，我偶为叛徒暗算，落入你手，并非败在你手下，我为何要跪你？”

胜保在下属面前丢了面子，只好色厉内荏地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你还是成了我的阶下囚。”

陈玉成说：“那你要感谢你的走狗。”他那双犀利的眼睛在几十个翎顶辉煌的官员当中搜寻着，终于找到了猥琐的苗沛霖，他也穿上了补服。

陈玉成向他走近几步，大声说：“苗沛霖，你这条走狗，为人所不齿！今天我陈玉成被杀，迟早有人来收拾你的，你岂能有好下场！”

胜保道：“今日你被俘了，你再也不能与我布阵对垒，你说什么也没用了。”

陈玉成道：“胜保，你也有脸来说布阵对垒？你还记得合肥

官亭之战吗？你两万骑兵，与我一战，有一个回去的吗？你是怎样捡一条命的，你自己知道！你竟然扒了一个过路女人的衣服，化装成村妇逃走，我都替你脸红。败军之将，岂可言勇？

胜保被陈玉成骂得真有点无地自容了，他说：“你年轻气盛，还是想想你的前程吧，我今天不为难你，改天我们再说。”

他高叫了一声：“押下去！”陈玉成被押了出去。

二

曾晚妹骑着马在起伏的丘陵地带着走着，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辨不清方向，在山路上转了好一阵，看见了半山腰有一星灯火。

她实在是饿得不行了，就骑马向半山腰走去，希望能找到一点吃的。

这是一座很小的尼姑庵，竹林掩映，山泉丁冬，小而简陋的山门上写着半山庵三个字，庙门紧紧地关着。她下了马去拍门环，这时一阵饥饿袭上来，她晕倒在山门前。

等曾晚妹再醒过来时，她已经躺在流荡着佛门特有的香烛气息的禅房里了，一个带发修行的女尼正在给她喂稀米汤。

曾晚妹睁开眼，渐渐看清了，这身穿水田衣手执拂尘的尼姑很面熟，啊，认出来了，这不是洪秀全的天长金仪美公主吗？她霍地坐起来：“天长金，是你救了我！”

“善哉，苦海普渡，同是舟中人，”仪美却不承认，“贫僧乃小悟，不知施主说的天长金为何人？”错不了的，曾晚妹认出套在她手上的扳指就是陈玉成送给她的。

曾晚妹说：“仪美公主，你明明是呀，为什么不承认？你出了家真的把凡世间的尘缘一刀斩断了吗？”

仪美说：“施主看来是饥饿过度，我给你拿点斋饭来吃。”

仪美端来一小钵米饭，一碟豆腐，曾晚妹顷刻间吃了个精光，显然没饱，仪美又拿出几个烤红薯，曾晚妹不客气地吃着。

仪美问：“不知施主为何深夜来到小庵山门前？”

曾晚妹想起了陷于缱绻的陈玉成，想起了陈玉成当年与仪美公主和自己之间那场轰轰烈烈的婚姻纠葛，她的心热浪翻滚，她拉住仪美冰冷的手，说：“我去救陈玉成。你还记得陈玉成吗？也许凡间的事与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了。陈玉成让叛贼出卖，抓到颍州去了……”

仪美的眼睛里起了变化，一瞬间她的心静如水的平衡被打破了，她急忙问：“你一个人去救？怎么可能救下来呢？”

“我也不知道。”曾晚妹站起来，说，“救不下来，我就和他一起死。”

仪美的目光是呆滞的，是凡心动摇了呢，还是禅定了？曾晚妹无由得知，她告辞说：“谢谢你，小悟师傅。”她走到了禅房门口时，含泪对仪美说：“让我再叫你一次天长金公主吧！如果我和陈玉成死于清妖刀下，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给我念念超生经吧。”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了，面对青灯，看着那摇闪不定的灯光，仪美突然想起杜甫的两句诗：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禁不住一阵阵酸楚攻心，她几乎不能自持了。这种“凡心动摇”，对仪美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当初她放弃了膏粱锦绣的公主生活跑到深山古寺里来修行，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修行是假，逃避是真。她面对过一次不能拥有的陈玉成，就足够了，她的心满足了，她的心也伤透了。

想不到事隔几年，上苍还是让她再一次面对他，这一次将是她死期临近。

曾晚妹要走了，仪美为她找了一套百姓衣服叫她换上，说：“怎能穿太平军的衣服上颍州去呢？”曾晚妹换上衣服，谢了她。

手擎着蜡台的仪美手抖了一下，一阵山风从门缝吹来，扑灭了烛灯，门外一片漆黑。

曾晚妹上马走了，仪美在庵堂山门前站了很久，风吹竹林，哗哗作响……

三

胜保虽然对曾国藩的到来老大不欢迎，可他也不敢惹这位圣眷正隆、权力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把曾国藩客客气气地让到营帐中，一边大叫要戈什哈“上好茶”，一边赔笑拱手道：“早知大宪要来，我该把陈逆押过去，请大宪会审，所以没有送，怕路上不平静，万一让长毛劫了去，朝廷会怪罪下来的。”

曾国藩说：“一般的长毛要犯，我也就不在意了，这陈玉成非同小可，你我在审讯时也要仔细录供，不可马虎的。”

“是啊，”胜保说，“昨天我听苗沛霖说，长毛张乐行、马融和部还率两万余众去打寿州，没有劫走陈玉成，才退走了。”

曾国藩问：“大帅审过了吗？”

胜保说：“审过一次，这陈玉成冥顽不化，问不出什么。我已用六百里加急奏入京师，如朝廷下旨，即将他槛送北京献俘，我也不想费那么多脑筋。”

胜保背着他单独奏报，曾国藩很不高兴，他看不起胜保这个草包，就说：“我想单独审他一次，他是长毛匪首，我们必须让他供出些有用的东西，否则解往京师再录出有用口供，朝廷同样会怪我们无能。”

胜保已抢先奏报，不怕曾国藩争功，这时乐得顺水推舟，说：“也好，我也懒怠与陈玉成磨嘴皮子，就有劳大宪曾大人，由你去审好了，能录出有用口供不是更好吗？”

曾国藩喝了一口茶，说：“马上提审陈玉成！”自己也就告辞

起身，直接来到了审讯室。

曾国藩一进入审讯室，立刻把打手们全打发了，他吩咐：“你们都下去吧，我审讯犯人从不用刑，也不用助威，不叫你们不用上来。”

持水火棍的打手们应声下堂。曾国藩只留下了一个章寿麟当书记员录供。

曾国藩所以不愿与胜保会审，所以急不可耐地从安庆赶来，他是怕胜保审出了他与陈玉成有过“私交”。高河埠的见面他是瞒了朝廷、瞒了世人的，他无论如何视为不光彩的一页。

陈玉成带上来了，脚上箍着死囚的重镣，有几十斤重，走起路来哗唧唧响。

“英王别来无恙啊？”曾国藩站了起来，向陈玉成拱了拱手。这令陈玉成大为惊异，举目细看，才认出是曾国藩，同时发现他已换了仙鹤的补服，头上也拖上了少见的三眼花翎，今非昔比了。

陈玉成说：“是你呀，你脑后都插上了三眼花翎了？这是你杀太平军杀得太多，清妖皇上对你的奖赏吧？”

曾国藩并不计较他的刻薄，反叫人上来：“来人，把镣子卸下去。”

上来几个衙役，忙了一大阵，好歹才把大镣铐卸下去了，陈玉成的脚踝已磨得鲜血淋漓。

曾国藩又让章寿麟给他搬了一把椅子，陈玉成坦然坐下，笑笑：“看来，你还没忘高河埠桥上的一点交情。”

曾国藩一听这话，忙四下看看，似有惊慌之意。

陈玉成说：“你怕人知道你见过我，是不是？你怕人说你与陈玉成有私下交易，是不是？我陈玉成却不怕，我见过你，放了你，把你弟弟的尸骸还给你，我都当众讲，向天王禀报，我的心是光明磊落的，你却不敢，为什么？”

曾国藩说：“英王还是这么快人快语。也许你说得对，我也习惯了，每天勤于王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自然没有你们造反的人那么自在。”

“你到底说了一句真话。”陈玉成说，“你这么小心地勤于王事，清妖给你报偿了。上次高河埠相见，我还讥刺过你，说满人主子并不把你当回事。这回不一样了，你节制四省，顶两个总督了，真是今非昔比了。”

曾国藩说：“我敬你是个英雄，也有惺惺惜惺惺之意，你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吗？”

陈玉成说：“你想招降我，是吧？你存了这个心，那你可能对我好，为的是拿我当诱饵，再去诱降别的太平天国将士，是不是这样？”

曾国藩说：“虽然你说得很难听，但你是个聪明人。你答应了我，我才好向朝廷保奏，因为你是在杀无赦的名册里的。”

陈玉成说：“大帅的算盘打得够精细了，可你还是失算了。你把陈玉成看得太有价值了。我所以有价值，那是因为我浑身上下有太平天国人的浩然正气，有天朝人的硬骨头。我若投降了你，我就像一条抽去了脊梁的哈巴狗，太平天国的人都会唾弃我，提到我的名字都会恶心，我去招降他们，能招来吗？你们不是招降过韦俊吗？他是太平天国五大主将之一，韦俊为你们招降来一个太平军将领了吗？”

曾国藩哑口无言，半晌才说：“当然我也为你惋惜……我真是希望为你留一条活路。”

陈玉成说：“你是读书人，岂不知文天祥的正气歌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你该成全了我的名节，我不可能投降。”

曾国藩默然良久，说：“我……只能成全你了，成全一个把名节看得比性命值钱的人。”

四

胜保招待曾国藩吃饭的时候，一边劝酒，一边问：“看曾大人的神色，那陈玉成依然不识好歹，是不是？”

曾国藩没有正面回答，他说：“长毛去了陈玉成一人，江山也算丢了一半了。”

胜保讶然：“你把陈玉成看得这样重吗？”

曾国藩说：“陈玉成的队伍是长毛的一支劲旅，无论用兵还是抚民，他都胜于李秀成。”

胜保说：“那就等朝廷有了谕旨，就把陈玉成押往北京吧。”

曾国藩说：“只好这样。”

牢房换了个光线好的，这大概是曾国藩的报答。陈玉成又被套上了重镣，押回了牢房，他在狭小的牢房中来回走动着，忽见墙上有隐隐约约的字迹，他动了题壁之念，叫了声：“狱卒——”

狱卒领着几个伙夫过来，打开了牢门，把一个大提盒打开，里面有四大碟好菜，还有一壶酒，伙夫说：“这是曾大人送你的。”

狱卒说：“好好吃一顿吧，曾大人念你是个英雄，才这么高看你一眼的。”

陈玉成说：“给我拿一支笔来。”

狱卒说：“要写供词吗？回头就拿来。”

他们走了，陈玉成自己倒了一杯酒，喝了下去，又在牢房里走动起来。

狱卒拿来文房四宝，从栅栏缝中塞了进去。

狱卒走后，陈玉成研墨，拿起那支劈了叉的破笔蘸饱了墨，在墙上写了一行字：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囚于此，以死报国，有何憾哉！

写毕，他又对着壶嘴喝了一大口酒。

天已经黑下来了，城中此起彼伏响着梆子声，狱卒又送来了一盏油腻腻的小油灯。

突然，他听见了一阵嘹亮的山歌声，那是广西浔州一带特有的山歌调子：

山里有狼来，山里有虎，
哥哥上山妹妹坐家守庐，
九九八十一天不回家，
妹妹想你呀，朝朝暮暮
.....

这熟悉的山歌，熟悉的歌喉令陈玉成震撼了，他努力想探头向高高的狱窗那里张望，可是他什么也看不见，只见那片小小的漆黑的天幕上有一颗小星星在眨眼。

山歌声又一次飘进狱窗。

陈玉成喃喃地叫了声：“晚妹，你不要来……”他的心在狂跳，他知道她来了，她是在给他唱山歌。

陈玉成有一种飞升的感觉。是的，他的灵魂已经飞出了镣铐锁着的躯壳，飞出了尺方的小铁窗，飞到了广西紫荆山那莽莽苍苍的古朴的大自然中，伴着他的是那唱山歌的妹子……

五

你拥有他，不一定知道他的价值，失去了他时，才猛然惊觉，你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陈玉成的被俘，对于洪秀全来说，就是这种感受。

洪秀全在上书房里骂人，先时骂李秀成“拥兵自重，只顾看

守自己的地盘”，接着骂捻军的张乐行“见死不救”，最后骂洪仁玕“束手无策，未献一谋”，他真正是急痛攻心了。他清楚天国失去了陈玉成意味着什么。

洪秀全对陈玉成有三句话的评价：他平生有三样好处，第一爱读书人，第二爱百姓，第三不好色。

洪秀全说的“北天折柱”，那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洪仁玕知道洪秀全的心情。

洪仁玕自己挨骂无所谓，不能不替张乐行解释。

洪仁玕说：“张乐行带兵去救了，找错了地方，现在清妖在颍州城外布下了伏兵，专等我们去劫人呢，去了不但劫不到人，反而又要丧师，自取其败。”

洪秀全沮丧地坐下，说：“这不是北天折柱吗？没有了陈玉成，朕倒了一面屏障啊！”他是真心的，他哭了，这是他妹妹洪宣娇也不多见的。

洪宣娇说：“陈玉成这人，才 26 岁，可他的涵养 62 岁的人也不及。天王革了他的职，他一句怨言没有，还是力图恢复皖北。”

洪秀全内心一阵阵自悔，包括他自己食言。此时他想起了曾晚妹：“曾晚妹在哪里？她跟张乐行去了吗？”

洪宣娇说：“陈玉成遇难，曾晚妹必不苟活，她的性子我太知道了。当年为陈玉成招驸马的事，刚听到点风，她就投了玄武湖。”

洪秀全说：“朕答应认她为义女的，朕也答应过，要主持他们婚礼的，因为陈玉成丢了安庆，朕迁怒于他，就没有办，朕好后悔呀！”

六

曾晚妹在一家布店买了一匹白布，她问老板：“可以代做衣服吗？”

胖胖的老板说：“可以。难道姑娘是要做一身孝衫吗？”

曾晚妹点点头说：“是的。”

胖老板问：“是什么人亡过了？”

“还没有死。”曾晚妹答。

“那是病得不行了？”胖老板将白布摊开，用竹尺比量着。

“没有病。”曾晚妹凄然地说。

胖老板拿起来的剪子又放下了，说：“你这姑娘好怪，人没死，又没病，你做什么孝服啊！不嫌丧气吗？”

“你只管做吧。”曾晚妹说，“不过，我这孝服与别人的不一样，我是红白喜事一起办，能不能在孝服四面滚上花边儿，孝帽子上要缀上红花。”

大概胖老板以为她精神不正常，忙把布推还给她，说：“你另请高明，快走吧。”

曾晚妹说：“你以为我疯了，是不是？我一点都没疯，我不亏你银子就是了。希望越快越好。”她把脖子上的金项圈摘下来放到了柜台上，“够不够？”

“哪能用得了这么多？几吊钱就够了。”胖老板说。

曾晚妹说：“够不够这个金项圈都给你了，我什么时候能来拿？”

“明天，行吗？”胖老板问。

曾晚妹点点头，走了出去。

胜保衙门里正在准备进京献俘。

戈什哈推来一辆十分牢固的槛车，所有木樨处都是用铁三角

包起来的。

胜保用手撼了撼囚车，说：“好，结实，这囚车里放一只老虎也跑不出去的。不过路上还是要小心，万一长毛来劫，可不是儿戏的。”

这时有人高声回道：“曾大人到！”

胜保一抬头，见曾国藩已下了轿子，笑吟吟地走过来，也拍了拍槛车，说：“可以当虎笼子用了。不过，已经不用这么费周折了。”

“怎么？”胜保不知出了什么变故。

曾国藩拿出一封上谕，说：“方才折差用六百里加急廷寄送来这份上谕，要我们将陈玉成就地处决，军前正法不必押北京献俘。”

胜保好生奇怪，脱口说了句：“怎么上谕是给你的？”在他看上谕时，曾国藩笑着解释了一句：“上谕是给我们二人的。”

但领衔的是曾国藩，胜保只是附在曾国藩名后的副手而已，这令胜保大为恼火，可又不好表现出来，他怎么会想到曾国藩又写了专折托奕訢直接奏明了慈禧太后？这是一条捷径，连军机处都不经过。更令胜保不快的是，上谕里对他要将陈玉成送进北京“献俘大典”大加申斥，说是“胡闹”，叫他大丢面子。

胜保只好快快地说：“那就杀吧，正好曾大人在，我们一同监斩就是了。”

七

颍州大校场位于城东，平时很荒凉，今天这里却人山人海，市民争相来看处决太平天国英王的行刑。

胜保如临大敌，城墙上布满了清兵，校场四周也是排满了骑兵。

当陈玉成的囚车在穿着红衣服、扛着鬼头刀的刽子手的押解下走过通衢时，陈玉成谈笑自若，他大声说：“皖北父老兄弟们，多年来，谢谢你们为太平军提供了诸多帮助。我陈玉成虽死了，可太平军还会打过来，耕者有其田、人人幸福的天堂一定会到来……”

坐在后面大轿中的曾国藩打开了轿帘，侧耳听着陈玉成在前面喊什么。

行刑的队伍进了校场，曾国藩、胜保和一大群文武官员坐到了监斩台上，陈玉成被押到了监斩台下。

一个引人注目的女子出现了，她穿着一身洁白的孝衫，从领口到大襟却滚了一圈红色的边儿，她头上戴的孝帽也很奇特，缀满了七彩绢花，她就是曾晚妹，她在拥挤的人群中串着空急行，也许她的装束过于奇特，很多人为她闪开了通向校场的路，好奇地看着她。

戒严的清兵拦住了她。曾晚妹说：“我要去见曾大帅。”

“你是什么人？”一个清兵小头目问。

“我是曾大帅的朋友。”曾晚妹说，“你去通报吧，就说有一个老熟人本家妹妹叫曾晚妹的要见他。”

那个清兵头目说：“现在不行……”

“你不通报，你可别后悔。”曾晚妹说。

看了看曾晚妹的打扮，清兵小头目已有几分恐惧，他真的胆战心惊地走到了校场阅操台下，大声说：“后稟曾大人，有一个自称是大人本家妹妹的叫曾晚妹，要来见你。”

曾国藩虽对曾晚妹有极深的印象，却对这个名字不存印象，他想了想：“什么曾晚妹？”

曾晚妹在人圈外大声说：“你不认得我了吗？高河埠……”

“高河埠”三个字勾起了曾国藩的记忆。他一下子记起了那个秀美的女太平军，她是作为陈玉成的助手与曾国藩谈判的。

曾国藩一时很为难，想不见她，又怕她闹，嚷出来高河埠的事反而不妙，他看了胜保一眼，吩咐：“带她过来。”

惊人美丽又是一身惊人装束的曾晚妹一出现在阅操台下，全场哗然，清兵也好，市民也罢，全都啧啧惊叹而又好奇地注目曾晚妹，人群在向前拥。

监斩台上的许多官员眼也看直了，有的在交头接耳，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

陈玉成也看见了曾晚妹，立刻猜到了她的用意，他却没有办法制止她了。

胜保欠起身看了看曾晚妹，问曾国藩：“曾大人认识这个小女子？”

不等曾国藩回答，曾晚妹朗声说：“你们听着，我是太平天国佐天义曾晚妹，是英王陈玉成的未婚妻，今天特地赶来为他送行。”

此言一出，全场骚动起来，胜保站了起来，下令：“严密封锁通道，免得长毛劫法场。”

曾国藩显得要冷静得多，他问：“曾晚妹，我佩服你的勇气。本官问你，你今天来此何干？你这是自投罗网，你知道吗？”

曾晚妹说：“你们不必害怕，你们看看我的装束还不明白吗？我有个条件向大帅提出，望能满足，这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你如不应，可别后悔就行。”

曾国藩最怕曾晚妹掀出他与陈玉成私自会见的事，所以赶快说：“你只管说，量你也不能怎么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他为了取得胜保的好感，侧过脸去对胜保说：“她也是长毛里的匪首，她自己送上门来，实在是意外收获，且听听她有什么花样。”

胜保点点头，说：“那贼女子，你且说说看！”

这时，仪美一身女尼打扮，也出现在人群中了，她站的地方

就在监斩台左面，既离陈玉成不远，也离曾晚妹很近。

曾晚妹说：“我来了，就没想活着出去，我是给英王穿孝送行来了！”

陈玉成痛彻心肺地叫了一声：“晚妹——你为什么要这样？”

曾晚妹回眸深情地望了陈玉成一眼，又面向监斩台说：“你们看见我孝服上的花了吗？今天是我与陈玉成的忌日，也是我们的吉日，我要在刑场上与他拜天地，喝合卺酒，然后我与陈玉成一起引颈就戮，你答应吗？”

曾国藩的心弦颤抖了一下，他几乎不能自持，他这样一个慎言慎行的人居然忍不住向胜保冒出了这么一句：“真烈女呀，想不到长毛里有这样英烈之人。”

胜保沉默着，看了看曾国藩。

这时观看的人骚动起来，好多人眼含泪水，那个布店老板带头喊了起来：“成全了他们吧！”

也有人叫：“皇上不也倡导仁慈、孝义吗？”

“成全了他们吧……”附和的人越来越多。

“众怒难犯。”曾国藩借机说，“我看成全了他们，你我也不背骂名，多杀了一个长毛匪首，朝廷也不会怪罪……”

胜保说：“曾大人定夺吧。”

曾国藩站了起来，他面对大校场的兵民大众，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既然颍州百姓也希望成全他们，本官与大帅就格外开恩，予以核准，让他们在刑场拜天地，然后伏法问斩。”

人群里有欢呼的，有唏嘘流涕的，人群再一次向前拥。秩序几乎无法维持。

仪态端庄的曾晚妹向陈玉成走去，操鬼头刀的刽子手们向后退了几步。她拉住了陈玉成的手。

陈玉成望着曾晚妹，又爱又痛地说：“你不该这样，你该活

着为我报仇……”

曾晚妹替他摘去沾在头发上的草叶，掸去他囚衣上的灰尘，从怀中拿出了两块红缎子，折成三寸宽的缎带，为陈玉成十字披在了左右肩上，又在胸前插上了一朵红花，陈玉成伸出有铁链子的手，把她揽在了怀中。

这时，仪美迈着飘然的脚步向校场中心走来，她边走边对曾国藩说：“我是出家人，愿在他们即将超脱苦海时引他们一程，愿为他们主持刑场婚礼。”

胜保拍了一下桌子想喝令制止。

曾国藩小声说：“出家人不要惹她了，百姓会说我们连尼姑也怕。”

胜保才不说什么了。曾国藩对已走近了陈玉成的仪美说：“那女尼听着，本官许你为他们接引、超度，你该告诉这两个年轻人，此生走错了路，来世当走正道。”

陈玉成认出了仪美，他看见她手指上还戴着当年他送给她的扳指，因为太大，她用红丝线缠了一圈。陈玉成心里一阵发酸，百感交集。三个人面对面站了好一会儿，个个都泪出痛肠，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爱，自己的恨，为了人世间所有如意和不如意的经历而百感交集，这泪水与引领超度和悔恨今生都没有关系。

陈玉成油然记起他在天王府仪美寝宫与她最后一次相见时，仪美说过一句他当时不太介意也不甚了了的禅语，“尔时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异日相见，愿妙花纷纷而降。”

这不是相见在异日了吗？这纷纷而降的妙花是生命之花吗？

陈玉成被这两个女人所深爱着，在他离开人世悲壮地去死时，这两个人都来了，一个陪他去死，另一个来替他超度，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他还有什么遗憾呢？

然而这又是残酷的，他深悔他在自己走向死亡时也让他心爱的人一起毁灭。如果她们是花，那纷纷落下的妙花该是她们凋谢

而成吧？

也许千言万语和种种复杂的感情都在彼此那深情的眸子里了，三个人谁都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泪眼相望，无语凝噎。

仪美从刽子手早已备下的酒坛子里倒了两大碗酒，站在他们对面，说：“青天后土为证，颍州万民为证，半山庵小尼为你们举办刑前婚礼，向青天、向大地一拜！”

陈玉成与曾晚妹向天空遥拜。

“二拜你们的高堂！”

他们也是向天空遥拜的。

“夫妻对拜！”

他们拜了三拜，双双拥抱在一起了，泪水也交织在一起了。

人群中十有八九的人都在哭。

他们接过了酒碗，一人喝了一大口，剩下的酒向天空，洒向了脚下的热土。

陈玉成的空碗抛向了空中，落地前他喊了一声：“祝愿天国昌盛！”

曾晚妹的空碗也抛了起来，她喊的是：“来生我们再结为夫妻，那时清妖不灭，我们再来当太平军！”

刽子手在胜保忍耐达到极限时扑了上来，分别按住了陈玉成、曾晚妹。

“我会给你们收尸，我会给你们夫妻合葬！”仪美悲怆呼叫，也被两个清兵拖出了刑场。

一把雪亮的刀举起来了，另一把也举起来了。一碗酒泼在了刀锋上，酒滴在刀锋处滚动。

杀人的炮声响了，曾国藩扭过头去，走下了监斩台，他的眼里有泪，他低着头匆匆地钻进了轿子。

颍州城这撼动人心的一幕在风雨飘摇中过去了。

葱翠的山，绵密的竹林，一弯小河围着小山环流而去。就在

这座与半山庵相望的山坡上，堆起了陈玉成和曾晚妹的大坟。

仪美挎着一篮子鲜花来到墓前时，发现从上到下，已见不到一块黄土，全被鲜花铺满了。这是什么人来祭奠过呢？

仪美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儿，才把自己的一篮子鲜花也供奉在坟头，然后坐下去，她从怀里掏出那块她送给陈玉成的打簧表，这是她从陈玉成的遗体上找到的。此时她把打簧表挂在了墓碑上，她听到的表声是那么响亮……

她扑在坟头呜呜咽咽痛哭起来。死，连接着天上人间，而她心中的佛祖却不能让她沟通那看不见的冥冥世界。

第 92 章

“洋兄弟”说，一起打败清妖，平分天下，洪秀全否之。



皖北大地的麦子黄了梢，风滚过大片的麦田，涌动起黄色的波浪。兵荒马乱的年月，农夫们都不敢来收庄稼，苍茫的大地显得很荒凉。

卢六所带的护卫队簇拥着曾国藩的轿子行进在麦海当中的土路上，马队扬起阵阵黄尘。

轿帘掀着，热风扑面，曾国藩把官服都脱去了，穿着凉爽的香油纱袍褂，还是出汗。

一路上，曾国藩很少说话，骑马跟在轿旁的赵烈文、章寿麟知道他心情悒郁的原因。曾国藩一直还没从噩梦中醒来，陈玉成、曾晚妹那惊天动地的刑场婚礼震撼了所有在场者的心，曾国藩曾在事后对赵烈文说：“就是坏人，也会被感动。”

已经望得见地平线上安庆城的城郭了，赵烈文对他的主帅

说：“到家了。我们好像刚从一场梦魇中醒过来，陈玉成和那个曾晚妹真是天下奇人……”

曾国藩说：“作为人来说，他们是人中精华，无论从道德、从修养、从义气到纯真的情感，他们都是楷模。只是他们走错了路……”

章寿麟说：“从前我以为造反的人都是穷乡僻壤的刁民，都是人间的渣滓，看来，不能一概而言啊。”

曾国藩冷笑一声：“自视上流的人群里，人之渣滓还少吗？”

章寿麟突然问：“这会不会影响曾大人今后对长毛手软？”

曾国藩捻须而笑道：“这是两回事，在人格上我敬重某个人，可在战场上仍然是死敌，何谈手软？”

他当然不手软。就在他刚刚进了安庆的衙署时，他得到了报告，他的最小的弟弟曾贞干从南京前线回来说：“疾疫在营中流行，太厉害了，每天都死人，鲍超营中，一天能抬出十多个死人。”曾国藩已改名曾贞干了。

曾国藩心急如焚，他说：“这样下去，你们何时才能发动攻势？等到长毛从苏浙一带调来重兵，你们不是要腹背受敌吗？老九有没有撤的意思？”

曾贞干说：“他说置之死地而后生，不肯撤。”

曾国藩说：“老九总是急功近利。”

曾贞干说：“他让我来取两万两银子，他说，越是不景气，越要多发银子才行。”

曾国藩说：“我又不开钱庄，他只知道伸手要银子。”

曾贞干问：“大哥不想给吗？”

“银子又不是我的，本来就是用于军饷的，怎么不给？”曾国藩说，“你要把通安庆的水道，万一叫长毛切断了，你们可就完了。”

曾贞干说他九哥已经防着这一手了，曾贞干的全部精力就是

保住这条水上通道畅通无阻。

二

由于曾国荃的湘军兵临城下，一时打不破封锁，洪秀全急调李秀成回京，准备召集一次将领会议。

在将领们陆续来到天王府时，随同李秀成一齐从苏州过来的洋兄弟呤喇专门找洪秀全奏请怎样回复英国特使的话。

那两个英国人一直等洪秀全接见，他们是英国提督何伯派来的，一个叫巴夏礼，一个叫雅龄。

洪秀全问：“他们还没走吗？”

呤喇说：“巴夏礼一定要见陛下。”

“朕不见。”洪秀全说，“他们口口声声说中立，可他们暗地里卖给清妖武器，听说又凑了个洋枪队，帮清妖对付我天国圣兵？”

洪仁玕说，巴夏礼认为上海是英国人利益所在，上海驻有英军，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商务和侨民。

洪秀全问：“朕记得，从前他们不是说过，愿意帮助我们打清妖吗？”洪秀全一直把同样信奉上帝的洋人统称为洋兄弟。在他想来，一个上帝的子孙，本该携起手来的，怎么食言帮起清妖来了？

洪仁玕告诉天王，洋人可以答应联手反清，不过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事成之后平分中国。

“狂犬吠日。”洪秀全决然地一挥手，说：“华夏之土地，一尺一寸都不能给洋人，卖地就是卖祖宗，是背弃上帝。怎么，不答应这一条就反过来帮清妖吗？”

呤喇代巴夏礼他们解释，说英国人的愿望是不让太平军进入根据条约规定向英国人、法国人开放的港口，以及港口一百里以内的地区。

洪秀全对什么通商口岸、租界之类概念全不了解，就问是哪些地方。

呤喇说，上海、宁波、广州、福州、厦门都是，是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开放的。

“岂有此理！”洪秀全说，“你告诉这两个洋人，那条约是清妖卖国贼与他们签的，不能算数。”在洪秀全看来，连清妖都是鸠占鹊巢，你倒有资格再卖我们的国土？他告诉呤喇，对那些条约，太平天国一概不承认。他同时告诉洪仁玕，马上草拟诏旨给李秀成，管它什么通商口岸、租界，猛攻上海、宁波。

洪仁玕禀告说，李秀成已经作好了准备，太平军已运动到上海外围，随时可以发起攻击。

呤喇说他采办的洋枪洋炮都交到了忠王手中。

洪秀全忽然想起有人说起过，呤喇胆大心细，竟然为天国抢来了一艘英国人的火轮船，就扭头问呤喇有无此事。

呤喇说：“小事一桩。”

原来上个月李秀成偶尔对呤喇说过，洋枪队的火炮船太厉害了。

呤喇见过那种称为“腰轮子”的火轮船，是蒸汽推动的，马力大，速度快，很有威力。李秀成一说，呤喇就动了心思，决心为天国立一功。

呤喇找了他的朋友怀特。怀特从前就在火轮船上当过大副，会驾驶，也会领航。两个人潜到洋枪队屯兵的上海码头，半夜混上“费尔复来号”轮船，杀死了值班的马丁副官和信里工程师，把火轮船一口气开到了太平军防地，交给了忠王李秀成。到了太平军手上，小火轮可派上了大用场，运兵、运弹药，往来神速，有几次水战成了忠王的旗舰呢。

洪秀全听呤喇讲了经过，十分赞赏，他说：“洋兄弟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洪仁玕惋惜地告诉天王，为了天国，呤喇的未婚妻玛丽小姐在天京城下的船上中炮弹死了，这女友是呤喇在澳门的时候救出来的孤女，主人要把她卖掉。

洪秀全很感动，他对呤喇说：“你别难过，将来，朕为你找一个中国妻子，你愿意吗？”

呤喇说他求之不得，他说中国女人温柔，但他说他不会娶一大堆女人，他认为一个男人占有一大群女人是很残酷的、不人道的。

呤喇忘了天王就是有几十个妻妾的人，这不等于当面骂天王吗？他的话溜出口时，洪仁玕用眼色制止他已来不及了。

幸好洪秀全没有苛责洋兄弟。他特别许愿，说将来打败了清妖，让呤喇留在中国，洪秀全说：“你来管上海，那儿洋人多。”

呤喇说他不想做官，他说那时想静下心来写一本书，厚厚的一本，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太平天国亲历记》，把听到的、见到的、亲身体验到的一切，告诉大洋彼岸的英国人、法国人，让他们知道中国有个人人向往的太平天国。他说英国虽然比中国富裕，可也有压迫，也有穷人，上帝同样管不了人间的事。他想让英国人也起来造反，也建立一个英格兰式的太平天国。

这很令洪秀全感兴趣，他认为呤喇是第一个能尽善尽美地理解他的学说的洋兄弟。不过呤喇也与他有分歧，洪秀全说：“你们的牧师坚持说上帝、耶稣和圣灵是三位一体的，这是不对的。朕在天上见过上帝，他们没有见过。”

呤喇说：“这没关系，你和他们争嘛。”

这时傅善祥过来禀报说，将领们都到齐了。

洪秀全向呤喇点点头，来到了便殿，望着人头涌动的会场，洪秀全不禁感慨万分，如今封王也封了一大堆，太平军号称百万众，却总是四处告急，而当初起义时，才几万人，所到之处如摧枯拉朽，这到底是何原因呢？洪秀全真是弄不懂了。

洪仁玕分析了天京和苏浙一带的形势，他传达了洪秀全的旨

意，不能置天京安危于不顾。

李秀成两脚习惯地不住地拍着地板，像在打拍子。他第一个站起来说：“曾妖头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尔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可与之争锋。”

他叫了一大堆困难，在洪秀全看来是长敌志气灭己威风，心里很不痛快。他说：“我们的百万兵是豆腐吗？这也怕，那也怕，当年杨秀清从来没叫朕忧心过。”洪秀全真的时常怀念过去。

洪仁玕、李秀成等人一听这话，都面有羞愧之色。

洪仁玕说：“天京还是要确保无虞。”

李秀成建议，天京可固守，他可从苏浙解运财物、米粮、火药、枪炮回天京，等时间一久，清妖必无斗战之心，然后可以与之战。

洪秀全说：“不行，钱粮照解，你也必须统兵来援救天京。”

李秀成只得说：“我新购置了一些洋枪、洋炮，待洋枪一到，马上来天京解围。”

但李秀成一回到苏浙前线，立刻变卦了，李鸿章利用英法士兵的洋枪队，攻打太平军所占城市，其势汹汹，如果李秀成抽掉大军回援天京，有可能把苏州都丢了。

不回去，天王会怎么想？会说忠王不忠。

为了表白自己的一片心，他叫族弟李容发把他刚刚接来苏州不久的家眷，包括老母亲在内，全都送回天京去了，不是人质的人质，那意思是说，天王信不着我，有我家眷为人质啊！

苦苦等李秀成援兵的洪仁玕、傅善祥听李秀成那边传来口信，说今天李秀成率军回天京，洪秀全心里亮堂多了，指示洪仁玕、傅善祥亲自到仪凤门城楼上去守候、迎接。

都快到正午了，才见大路上冲起一股烟尘。傅善祥说：“来了。”洪仁玕却看着不像，千军万马，尘埃会遮住半边天，他推测向天京驰来的马队不过几百人。

真叫洪仁玕说中了，到近处一看，哪里是李秀成的精锐之师，不过是一些家眷的车仗而已。

洪仁玕和傅善祥面面相觑，不知李秀成在弄什么名堂。

少顷，一员女将来叫关了，傅善祥认出是石益阳，一旁骑黑马的是李秀成的族弟李容发。

洪仁玕大声问：“忠王怎么不来？”

石益阳仰起头来向城楼上喊道：“后稟干王，忠王实在离不开上海、苏州一线，如果离开，必失去战机，他思虑再三，决定打完上海再回兵天京。”

洪仁玕看了一眼傅善祥，一时不知怎样答复才好，这不是要惹天王动怒吗？洪秀全现在只把天京的安危看得重如泰山，上海也罢，苏州也罢，毕竟危害不了身家性命，设或天京有失，岂不是乱了天国人心？为此，洪秀全严诏李秀成率精兵“追救京城”，那是不容商量的，王天在诏旨中已有“违令则正国法”的语句，而这李秀成仍然胆敢抗旨。

当然，洪仁玕知道李秀成有他的道理，他在写给洪仁玕的信中说，湘军初到，敌势方锐，回救天京也不会立即奏效，不如以逸待劳，当敌人粮秣不济、人心生厌时再回兵击之，易获大胜。

然而天王不容许等下去。

这时，李容发在讲话了，他回手指指身后的车仗，说，他们奉忠王之命，已把忠王老母亲以下眷属 60 余口悉数送返天京，交于天王为信。

傅善祥的心如同被人击了一下，热乎乎地痛。忠王这不是拿老母亲当人质押给天王了吗？他是怕天王疑他有贰心，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这叫别的将领知道，会怎么想？这对天王的威望是一种折损。

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傅善祥一面叫人开城门放李秀成家属进城，一面对石益阳、李容发大声说：“忠王太多心了，天王既封

了他‘万古忠义’，断无不信任之理。”

事已至此，怎么办？洪仁玕只得与傅善祥计议，在天王面前为李秀成排解、斡旋，究竟天王能不能收回成命，洪仁玕说他拿不准，傅善祥则干脆认为不可能。

三

在咸丰活着的时候，就看出了叶赫那拉氏有觊觎皇权的野心。咸丰一死管不了身后事了，已成了西太后的懿贵妃现在抓紧了她的儿子同治，也就抓紧了权柄。名义上是两宫垂帘，东太后耳根子软，又说不出什么来，事事推给西太后，自己乐得清闲自在，西太后的权欲空前膨胀起来。

西太后昨天接到了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折子，说长毛正在攻打上海，洋人嗷嗷叫。此前李鸿章的洋枪队是他雇的，不能算是英法政府出面参战，李鸿章的意思是，可否与英法军队联手进剿太平军。

西太后拿不准，就把专门与洋人打交道、订条约的恭亲王找了来，问他：“怎么着，长毛攻打上海了？”

恭亲王回答说是。

西太后不但不急，反倒有点幸灾乐祸，说：“英国人、法国人，还有美国人，柿子专捡软的捏，这回叫他们吃一吃长毛的苦头。一个《北京条约》，他们占了咱大清多少便宜呀，这回怎么样啊？看他们帮不帮我们。”

奕訢说他已与英法公使讨价还价地达成了协议，洋人已答应出兵帮他们“灭长毛”，不光是像从前一样出雇佣军，在上海、宁波一带的正规海军也可以出动，他们大不了是多捞些好处。

西太后却怕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她说：“他们倒是早该帮我们。只是，我心里不踏实，万一他们帮咱灭了长毛，仗着

有功，赖着不走怎么办？

奕訢眉飞色舞地说：“奴才早想好了。太后您想啊，固然长毛、洋人都是祸患，可两害相权取其轻，长毛更可怕。”他深入浅出地向慈禧太后解释这个道理，长毛打出的旗号是灭大清王朝，是要从根上砍倒大清这棵大树。洋人就不同了，他们还能把大清的河山背回英吉利、法兰西去吗？大不了是逼清政府多开通商口岸、多做买卖，这么一比，就看出长毛比洋人更可恶、更可怕了，他说他这招叫“以夷治华”、“以毒攻毒”。

西太后笑了，听懂了，对“以毒攻毒”的提法很夸了几句，她明白这个道理，家奴有时比外鬼更难缠，若不老一辈人怎么说：宁给外鬼，不予家奴呢。

奕訢又夸奖了李鸿章一番，说他头脑灵活，会与洋人周旋，他一当上江苏巡抚，立即与洋枪队联上手了。

西太后发了一通宏论后，指示李鸿章，叫他告诉洋人，只要他们真心实意帮大清扫灭长毛，别的都好说，不就是多开几个租界吗？在西太后看来，中国这么大地方，赏他们点，也不过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罢了。同时她也让奕訢告诉写奏折反对借洋兵的左宗棠，不要死脑筋，他爱国，还有皇上爱得深吗？皇上、太后都不怕，他瞎操什么心。

奕訢听了这番话，憋不住乐，却又不敢乐，这么大的事，他们叔嫂两人如同议论给邻居仨瓜俩枣的事一样议定了。下面就是让奕訢“写旨来看了”。

四

英、法公使与恭亲王达成了联合镇压太平天国的协议后，在上海、吴淞、宝山一带动手了。驻上海的英国海军司令何伯和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经过会商，决定英国海军陆战队 900 人负责防

守上海租界，兼守城。法军 900 人防守法租界和上海县城，其余英军、法军与华尔洋枪队全部参战，与太平军对垒。

1862 年 6 月 9 日，何伯和华尔带着增援部队从松江出发，第二天抵达青浦，谭绍光领兵与洋枪队激战，太平军不惧洋枪队的猛烈炮火。谭绍光在几次攻城未果的情况下，他怕他的士兵叫洋人的阵势吓住了，他打了赤膊，组织了 200 人的敢死队，把新购进的洋枪全集中起来。谭绍光集合起来的这支队伍，最小的是伍长，其余的旅帅、师帅、军帅，全是指挥官。谭绍光拿一杆长滑膛枪，站在方队前高叫：“我们不怕洋鬼子，打下青浦，我给各位请功。谁后退半步，我可不客气。”他说这话时，英俊的脸上肌肉块块紧绷着，像变了另外一个人。

圣兵们看着这支太平军将领们组成的敢死队在主将谭绍光率领下冲向了青浦城，慕王的大旗忽东忽西，引导着这支冲锋队勇敢冲向前，太平军的炮火拼命轰击，掩护他们的将领。

守青浦的洋枪队副统领法尔斯德胆怯了，城外由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指挥的第一道防线土崩瓦解了，谭绍光的敢死队一路呐喊着，吼声震天动地，法国兵、英国兵四散溃逃。

青浦城攻下来了。

谭绍光叫陆顺德清点了一下人数，伤亡出奇的少，只战死了十几个人，伤了二十几人。望着城下死亡枕藉的洋鬼子，谭绍光说：“这就叫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牌刀手递来衣服，谭绍光用刀挑起来，穿上，带人入城。因为抓了一大群洋鬼子，需要翻译，谭绍光叫人把伶俐请了来。

一个穿军官制服的人横卧在城门口，脑袋被炮弹炸飞了一半。

谭绍光用脚踢了他一下，说：“这个像是个大官。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

伶俐把尸首翻过来，看了看肩章，说：“法国海军上校。”他

忽然叫了起来，“莫非是卜罗德吗？上海只有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是上校军阶呀！”他找了一个俘虏兵来指认，果然不错，被击毙的是卜罗德。

谭绍光指着卜罗德衣领口露出来的十字架，说：“你们看，他上阵还带着十字架呢，一定是信奉上帝的。看在上帝的分上，把他抬去埋了吧。”

尸体抬起来时，唻喇发现卜罗德身下有一个单筒望远镜，忙拾起来，擦了擦泥土，送给谭绍光，说：“你看看这个，几里地以外的小黑点，能看出有面盆那么大，打仗可有用了。”

谭绍光如获至宝。以前他听说过望远镜，就是没用过。他走上城墙，举起望远镜向远处看了好一会儿，战场的死马、炮车、死尸都像推到了他眼前，一览无余。

忽然，一队骑兵驰来，为首的是从东面打穿插的护王陈坤书，他给谭绍光带来一个俘虏，他是洋枪队的副统带法尔斯德。

谭绍光和陈坤书好久没见面了，说了些别后的话，然后一起去审法尔斯德。他们进屋时，法尔斯德已经不像刚抓住时那么紧张了，这是因为他看见了唻喇。他悄悄地问唻喇：“你也是被俘的？”

唻喇回答他是太平军，这令法尔斯德目瞪口呆。他怎么也不能相信，一个英国人漂洋过海到中国来帮助造反的长毛打大清的皇上官兵。

谭绍光随便地站在门口，问：“你是哪国人啊？”

法尔斯德说他是英国常胜军的副统领法尔斯德上校。

陈坤书问他，为什么跑到中国来与太平军作对？法尔斯德说得很实在，他说他们本来是没有倾向性的。如果太平军答应给他们的好处比大清皇帝多的话，他们就会掉过枪口打清兵。

谭绍光目视陈坤书，笑着说：“有奶便是娘。”陈坤书笑了起来。

法尔斯德从口袋里摸出纸烟，还递给谭绍光、陈坤书一支，两人都摆手。

法尔斯德像到朋友家做客一样，居然盘起了腿，不住地颤着，他说：“你们惹怒了英国、法国、美国，是很不明智的。”

谭绍光说：“领教了。你们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到中国来杀人了吗？告诉你，太平天国礼让天下人，但不怕恶人、歹人，吓是吓不住的。”接着他重申了打下上海的决心，什么治外法权、租界，太平天国一概不承认。他告诉法尔斯德，卜罗德被击毙了，何伯司令也受了伤，友好的洋兄弟欢迎，与他们为敌的，就没有好下场。

陈坤书问他：“你又怎么样？不是一样当了我们的俘虏吗？放你回去，再与我们争一回高下？”

法尔斯德说：“如果将军真的放了我，我会回英国去，不再当雇佣军了。”

谭绍光手指着唭咧告诉他，像唭咧一样参加太平军的洋兄弟有 130 多人，当军官的也有三十多个，太平军不是把什么洋人都视为死对头的，他欢迎法尔斯德掉转枪口，也加入太平军。

法尔斯德吓了一跳。他来了个顾左右而言他，拍了一拍肚皮，说他饿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谭绍光让唭咧带法尔斯德去吃饭，唭咧说：“面包、香肠没有，红薯、芋头管够吃。”

陈坤书笑了起来。

唭咧和法尔斯德刚出去，李容发和石益阳来了，他们刚从天京赶来，奉李秀成之命传达命令。

原来天王洪秀全并没有因为李秀成以家眷为人质而收回成命，这一次更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严诏相催”，令李秀成必须星夜赶回去解天京之围，如再抗王命，则要处死他。

李秀成还能说什么呢？他接到这个死命令，连向谭绍光他们

交代一下的时间都没有，他调集了十几个王的军队，除留谭绍光、陈坤书稳住上海外，各路军队一律回京勤王。

李容发告诉谭绍光，李秀成已不能再抗君命，他决定立即带大部人马回援天京，只留谭绍光带蔡元隆守住青浦、嘉定、太仓一线，暂与洋兵对峙。

谭绍光为功亏一篑没能马上拿下上海而深深叹了口气。

五

李秀成率大军星夜西驰回援天京。

东自方山，西自板桥镇，李秀成的 10 万大军扎下营盘，旗帜如林，层层排列。这是 1862 年 10 月初，雨花台 44 天大战的序幕已经拉开。

李秀成骑在马上，石益阳带着洋枪队跟在一旁，李秀成用单筒望远镜看了看敌阵，说：“曾国荃的大营中军就在前面方山。”

石益阳问：“不是侍王也要来参战吗？”

李秀成说：“他已带 4 万人马从浙江龙游赶来。他一到，我们先在东路总攻。”

李秀成选定南郊方山作为主攻目标。

东路战役在 10 月 22 日夜打响。

太平军攻势猛烈。石益阳带着洋枪队在炮火掩护下冲在最前面，他们的排枪打得湘军抬不起头来。

曾国荃从后面摸上来，见湘军在向后退，忙喝令：“不准退，你们的将领呢？”

一个哨官捂着一脸的血，说：“倪桂将军已经阵亡了。”

曾国荃叫了声“出师不利”，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嘴唇，他坐了下去，湘军见他一脸血，不知伤在何处，忙把他抬走了。主帅受伤，湘军士气低落，很快败退下去。

半卧在床上养枪伤的曾国荃召集部将在研究对策，曾国荃因嘴唇受伤，说话口齿也不清了：“现在长毛又使用惯技，穴地攻城，我们要想方设法破坏。”

刘南云说：“昨天我们也挖地道，挖到他们的地道口碰上了，我就令士兵用污水灌其地道，长毛的火药全湿了。”

“这个法子很好。”曾国荃说，“李臣典也破坏了他们几处。我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为了鼓励军心，凡是立大功的，一次赏银1 000两。”

李臣典说：“九帅，我们有这么多钱吗？别说了空话，士兵一受骗，还不如不说大话的好。”

曾国荃大声说：“说话算话。说什么精忠报国，说什么为朝廷尽忠，这和湘勇挨得上吗？不给银子谁卖命？我曾国荃的口号就是另一路，好好打仗，立了功，大把大把赏银子。”

李臣典一拍他那多毛的胸膛，说：“好，痛快，有银子好说话。”

曾国荃说：“我已给曾帅说好了，银子可以从安庆源源不断送来。”

曾国藩平时吃饭都算计，惟有发赏银出手大方。

曾国藩亲自看着部下在打包封银子，他问：“一共多少？”

章寿麟说：“两万两。”

曾国藩说：“不够，再弄4万，起用快船给老九送去。”

“正打仗，发这么多银子去有什么用？打胜了再发不迟呀！”

曾国藩说：“我们家老九的脾气与人不同，他带兵的方法也特别，不过，他用银子堆，却能堆出胜仗来。”

章寿麟说：“那只好把藩库库银挪用了。”

“你去与他们说。”曾国藩道，“老九说了，不归还库银拿老九的脑袋顶账。”

章寿麟说：“不如说您有用。”

“说拿我脑袋顶账他们不会信。”曾国藩说，“这不像我说的话。”

章寿麟说：“那是。”

曾国藩说：“这是一场恶仗啊！”

章寿麟说：“九帅的胆子就是大。”

曾国藩说，当前，长毛兵力四倍于我，洋枪洋炮也多于湘军，湘军刚刚经历一场瘟疫，士气也不如长毛，可老九挺沉着老练，他以守为主，消耗敌人。他用胞弟曾贞干守住水运通道，这对他前面打仗稳定军心大有好处。曾国藩认为老九打仗比他胆大，比他狠。

章寿麟问：“这么说九帅必胜了？”

曾国藩说：“我看是。”他料定未来攻破天京也是他的首功呢，这是他孤军深入直扑天京的根本原因。他说过，小功无所谓，要建功就要让它惊天动地。

章寿麟说：“大帅给他购置了那么多洋炮、洋枪，也顶用的。”

“他这人有福气。”曾国藩指的天公作美。老九的营墙全是泥土垒成，一旦下雨，立刻稀里哗啦，这是老九一直担心的。可偏偏雨季无雨，²⁰天滴雨未下，这不是天公帮了他大忙吗？

六

洪仁玕为雨花台大战的失利日夜焦灼。1862年11月26日，李秀成分几路退走，为此洪秀全又大骂李秀成无能，让洪仁玕拿出个办法来。

洪仁玕对来传达天王旨意的傅善祥说：“现在苏州那面也吃紧了，清妖又勾结洋人用洋枪队对付我们，忠王天京、苏州两面奔命，也够难的了。”

傅善祥说：“现在各地将领都株守畛域，各自为政，哪个地方的兵都调不动，这还得了！”

洪仁玕说：“这都是滥封王的恶果，你是王，我也是王，谁调遣谁呀！”

傅善祥说：“天王有意把王分成几等，补救一下。”

洪仁玕说：“那也是亡羊补牢了。”最近，天王封王封得一发不可收了，前方大将封王犹可，连女婿、外甥全封了王，最小的王两岁，还有一个马夫，竟靠行贿吏部，也封了个王，真正的弼马瘟。傅善祥一想起来就不是滋味，啼笑皆非。

洪仁玕笑不出来。他说：“滥封王必然滋生腐败，人人想通过不正当途径弄到封号，王多了，圣库也开支不起呀！”

傅善祥看到天京城内，到处都在大兴土木，数不清的王府在修建，这全要圣库拨银，哪个也不敢怠慢。不知天王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洪仁玕分析，天王是在施用制衡之术，王多如牛毛，相互制衡，就悉听天王之命了。但洪仁玕认为弊大于利，这样做，助长了将士的贪心，败坏了吏治，久后恶果会愈显。

傅善祥说：“雨花台之役，清妖说太平天国已是强弩之末了，干王不认为人家说得对吗？”

洪仁玕曾认真考察了一下东王时的办法，各将领均无领地和势力圈，派来派去，形不成集团，现在不一样了，陈玉成原在皖，李秀成势在苏、浙北，李世贤在浙江，陈坤书在常州……都无形中有了势力范围，自然是顺己不顺人，顾私不顾公啊。

傅善祥见他又叹气连声，就说：“到了你我都叹气连声的时候，我真有点束手无策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连她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了。她和洪仁玕都感到太平天国的巨大航船开始倾斜，距离倾覆也许还有些时日，但他们已听到了船里进水的汨汨水声，却又苦于找不到漏洞在什么地方，也就无从补救了。

第 93 章

末路英雄“愿杀身以全三军将士”的梦破灭在大渡河上。



这是一个干冷的清晨，几只乌鸦瑟缩着身子蹲在忠王府天父堂的殿角，发出难听的叫声。

石益阳早早地起来了，她照例要在树下练一会儿剑才去梳洗。

一阵马蹄声惊动了她，她见慕王谭绍光骑马驰入了忠王府。一定有急事，她急忙叫牌刀手去叫醒李秀成。

李秀成养成了和衣而卧的习惯，听见人叫，一骨碌爬起来，把他迎到了中式客厅，问：“有什么急事？”

谭绍光说：“常熟骆国忠和钱桂仁叛变了，已向李鸿章献城。”

李秀成怒问：“什么时候？”

谭绍光说：“昨天晚上。”

这时石益阳从她的住处也走了过来，一听这话插言说：“我早看钱桂仁不是个好东西。去年你过生日，他送来一对金凤凰，足有一百多两黄金，这人的善巴结可知。”

“说这有什么用？”李秀成瞪了石益阳一眼，问：“李鸿章的洋枪队是不是又出动了？”

谭绍光说：“是。”

李秀成想了一下，说：“常熟一丢，苏州北部就撕开了一个口子。”他想了想，决定派蔡元隆去协助钱寿仁守太仓，太仓虽小，却很重要，可阻挡上海方面来的援敌。为了应急，他又令谭绍光去攻打福山港，实际是打援，他决定亲自率军去攻打常熟。

谭绍光听石益阳说钱桂仁拜寿送大礼的事，接这个话碴儿说：“忠王记得钱桂仁给你拜寿时，让你去常熟视察的事吗？”

李秀成当然记得。他因为分不开身没去。

谭绍光说：“你去就没命了。”

原来钱桂仁与常熟另一个太平军守将骆国忠合谋，打算骗李秀成到常熟，立即刺杀他，然后向李鸿章献城。岂不知骆国忠贪图钱桂仁的财产，趁钱桂仁没从苏州回来时甩开他单独叛变了。

由于淮军和“常胜军”的支援，李秀成久攻常熟未下，西线战场又告急，李秀成不得不奉天王令又一次返回去保卫天京，由于东西线往返，耽搁了三个月，已贻误了战机。

蔡元隆既不是敢打敢拼的角色，也不是足智多谋的将领，他面对李鸿章的淮军和奥伦洋枪队，只能消极守太仓城，被动挨打。

英国人奥伦指挥的洋枪队携带着开花大炮、野战炮、臼炮22门，向太仓进发，他们的前面是鼓乐手，一路击鼓前进，红裤子，白押条，头戴高高的有缨的帽子，样子很滑稽。

李鸿章亲统7 000淮军助攻。

猛烈的攻势展开在太仓城下，炮火把太仓打成了一片火海。

蔡元隆亲自上城，指挥反击，当洋枪队和淮军冲上来时，太平军用大刀砍杀，城墙下敌尸堆积如山。

由于奥伦打了大败仗，被李鸿章撤换，换上了戈登，他再不敢强攻，而展开远距离炮攻。4月26日，戈登集中所有大炮猛轰四个半小时，城垣开裂十余丈，太平军渐渐支持不住，5月2日会王蔡元隆放弃太仓，向嘉兴撤走。

太仓失守给苏州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李秀成面色冷峻，他对谭绍光说：“太仓一失，李鸿章必攻昆山。”他刚从天京回来，实在疲于奔命了。6月20日，他率部从九洑洲渡江时，遭到湘军堵截，损失惨重，几十万大军带回苏州后只剩四五万人。

而这时李鸿章正督率淮军和洋人“常胜军”分三路西进。中路从昆山直奔苏州；北路从常熟进攻无锡、江阴，目的在于切断苏州后路；南路攻吴江、太湖，切断浙江太平军援苏州之路。

李秀成是1863年7月7日回到苏州的，他们反击方案是分兵四路出击，目标是上海、昆新、常昭和江阴，想从内线进攻再转外线，目的是打乱李鸿章的部署，以攻为守。

可惜，天王又有诏旨来了，天京再次告急，李秀成又急匆匆地去天京指挥了。

李秀成明显地瘦了，本来尖尖的下颏更尖削了，石益阳可怜他，常常给他煮点莲子羹、桂圆汤之类的给他喝，可是更多的时候李秀成根本不让她待在自己身边，不知为什么，他自己不怕死，却怕石益阳死。

二

1863年5月2日，石达开率部到达四川西昌马道子，召集将领在野地里开会。这里蒿草没人，坐在草窠里，蛋黄样的太阳

就挂在草梢上。

石达开站在草丛中，他对面是连绵起伏的终年积雪的山峰，雪山下就是人迹罕至的大渡河了，因为离得远，听不见大渡河的咆哮声。

石达开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他要从马道子直接向大渡河挺进。这是石达开进入四川腹地，从而割据巴蜀在成都立业的宏图。

但此时石达开已经是强弩之末，兵越打越少，人心越打越散了，想过河，没有战船，没有水师，困难重重。而这时四川总督骆秉璋已派各路追兵在后尾追而来。为了甩掉追敌，他们疲于奔命。

部将一听说要过大渡河，都面有难色。大渡河与凶险、死亡是紧紧相连的。这条古称潏江的急湍大河，从雪山奔腾而下，向南流经泸定再折而东流，由乐山流入岷江，它的两岸几乎全是险峻的石崖陡壁，过大渡河是历险。

石达开以为，越是奇险，越能出敌不意，发挥石达开军队“善涉奇险、蹶幽径”的特长。

石达开选择的渡河地方叫紫打地，属于土司王应元管辖，前有大渡河，左有松林河，右临老鸦漩河，东南是高山峻岭，可以说四面皆天险。在这里过河，过去当然是侥幸，一旦不能快速过河，则必陷入绝路。石达开用兵多年，会看不出来吗？

张遂谋和曾锦谦都认为这是一步危险的棋。石达开认为速战速决，不让敌人觉察队伍已经过去，这样就会出其不意。

部下仍有很多人反对。

石达开正是有意挺进奇险之地的。他总结道，几年来我都试图突破长江，可困难重重。清妖兵刀雄厚，我们太平军的一大特长是善涉奇险、蹶幽径，大渡河自古就是难以逾越的天险，越险，清妖越不设防，我们便可长驱直进，从大渡河北岸直取川

西，攻占成都。有了都江堰膏腴之地，便有了基地了，那时再图向内地进攻。

张遂谋指出，去成都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翻过大凉山，经峨眉、乐山，这条路要好走得多了。

石达开说：“赖裕新的先锋军已向宁远府推进，李福猷部仍在滇黔境内，我们等于在中间，前有赖裕新开路，后有李福猷在牵制敌人。”

张遂谋说：“经冕宁大道走方便些，可已有清妖把守，我们可通过山间小路经越嶲小路抢渡大渡河。”

石达开说：“叫队伍吃饱，不必要的东西丢掉，夜里快速翻山。”

露营地里没有几个帐篷，大多数人席地坐卧。

石达开拿了几块烤得半生不熟的烤马肉来到妻妾群中，儿子石定忠问：“爹，这是什么肉啊，黑乎乎的。”

“马肉。”石达开说，“快吃吧，吃饱了要翻山了。”

石定忠咬了一口，肉里冒出血筋，怎么也撕扯不下来。

妻子岳氏说：“和茹毛饮血差不多了。”她一把抢下孩子手里的马肉，说：“别吃了，吃下去肚子不疼才怪。”

石达开又从岳氏手中夺过那块马肉，解下腰刀，切了一大块，填入口中，用力咀嚼着，示范给儿子看：“就这样吃！男子汉大丈夫，能够吃钢咬铁才行，生马肉也要能吃。”

石定忠也用刀割了一块，拼命嚼。

几个女人都背过脸去不肯吃。其中小妾汪氏怀孕已快临盆。石达开切给她们一人一块，命令地说：“吃！跟石达开的人，就得跟石达开一样，能上天，能入地，能吃山珍海味，也能吃观音土！马肉不是比观音土要好吃吗？”

几个妻妾和女侍不敢违拗他，都拿起半生不熟的马肉嚼吃，岳氏吃得一个劲儿作呕。怀孕的汪氏未吃已先呕。

三

当年起用过左宗棠的骆秉璋现在正在四川总督任上，他已事先侦知石达开欲在这里抢渡大渡河的信息，他专程赶到了雅安，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

骆秉璋分析形势说，石达开向大渡河铤而走险，他始料不及的是，他依赖作为策应的赖裕新部已在炒米关全军覆没。大渡河一共有十三处渡口，我们不可一处无防。这里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去处，易守难攻。

重庆镇总兵唐友耕说：“我可驻扎在扎哇哇营至下坝一线，左右可支援别处。”

骆秉璋说：“这样甚好。”他令署雅州知府蔡步钟所带募勇驻扎在宰羊溪至安庆坝，云南提督胡中和率部在化林坪至瓦斯沟一带驻守，作为声援。副将谢国泰在猛虎岗准备截击，切断石达开北走打箭炉的路。这些兵力已在大渡河防地，他还紧急调总兵肖庆高、何胜必两军驰往雅郡、荃经为后援，并扎飭邛部土司承恩带领夷兵，将越嵩各大小路口切断，迫使石达开进入夷地小路，然后从后面包抄，这样石达开必然是兵临绝地，插翅难逃了。他严飭各位将领用心防堵，只要打败了石达开，许诺为各位向朝廷请功。

胡中和说：“跟着骆制台，必有福泽可沾。”

骆秉璋心下得意，却故意问：“胡军门此言怎讲？我有什么福泽可言？”

胡中和道：“自长毛起事以来，江南各省督抚大员因进剿不力或因城陷死难者比比皆是，受朝廷议处革职、充军、杀死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了。骆制台独能抚湘六年而有功无过，长毛始终未能陷长沙，许多人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等都叨过骆大帅的

光，大帅实在是一员洪福齐天的大员啊！”

骆秉璋哈哈笑了，他说：“借胡军门吉言，但愿石达开兵败大渡河！那时我将大摆宴席为诸公庆功。”

四

石达开对大渡河紫打地的名字就不喜欢，他感到这个“打”字不吉利。不过他没当任何人说。无论到了什么艰难地步，他都不能让部下从他脸上看到绝望。

他的部下早已人困马乏，一路上躲避地主团练的围堵，走的都是山路，又逢雨天，到大渡河边的紫打地时，个个浑身上下湿透。大雨不歇，他们连个帐篷也没有，都在树下站着挨雨淋。

石达开和张遂谋、黄再忠几个人来到松林河入大渡河河口处，老远就闻吼声如雷。雨后山洪到来，大渡河水白浪拍天，像一头猛兽向下奔腾。

黄再忠说：“殿下，此处不宜屯兵，大渡河水猛涨，过不去，左面松林河水也在涨，右面也有老雅漩河挡住去路，东南是崇山秃岭，四面是险，我们不是进入……”他没敢把“绝境”二字说出口。

石达开也很犹豫。

事有凑巧，宰辅曾仕和冒雨过来报喜，说：“翼王大喜！汪王娘生了一子。”

石达开果然已听到松林中一阵婴啼。他问：“是男是女？”

曾仕和说：“是个骑马的。”

石达开高兴极了，他仰起脸来，对着茫茫的雨丝大喊：“吉兆，这是吉兆！谁说我们是身陷绝地？”

他跑到松林里，岳氏正把刚刚包起来的孩子抱出来，侍女用伞罩着上方。

石达开接过孩子举了起来。岳氏埋怨他：“孩子才出生，雨淋着还了得吗？”

石达开抱着孩子在雨中转了好几圈，他狂喊：“石达开的儿子岂在乎风雨？”

岳氏好歹把孩子抢回去了。石达开在泥泞中走了几步说：“这孩子叫险生，生于惊险，生于险地，却又是险处逢生。”

张遂谋说：“好名字！殿下真是文思如泉涌啊！”

石达开说：“通令将士，伐树扎营，我们是履险如夷，你们看，大渡河之壮观，不是天下之最吗？这怒涛吼声如战鼓，是我们擂起进军鼓啊！”

大渡河边，太平军忙起来了。

太平军在伐木编木排，准备抢渡，河水依然呼啸狂泻，虽然天晴了，仍然不减水势。

石达开领着石定忠在一个木排上试着支篙，刚一用力，木排即卷入狂涛，孩子吓得抓住木排大叫，石达开却大笑，幸好木排拴有绳子，岸上圣兵们急忙扯回来。

石达开刚上岸，张遂谋来了，他面色阴郁，石达开看了他一眼，知道有事，就随张遂谋走到了十步以外的桉树林中。

张遂谋说：“指望赖裕新接应落空了。”

石达开问：“他离开了这一带？”

张遂谋说：“他们兵败了，几千人全战死，溃散了，赖裕新也阵亡了。”

石达开望着卷着连环漩涡的大渡河，表情木然，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张遂谋又说：“对岸清妖已层层布防，我们抢渡这样的天险，怕不易成功。”

“不！”石达开斩钉截铁地说，“明天强渡，把火炮搬到木排上。一定要冲过去，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紫打地渡口的抢渡安排在黎明时分。

四十多只木排下水了，每只木排上有二十多太平军，每人一桨，火药手、炮手在最前面。翼王的大旗插在黄再忠的指挥船上。

石达开在岸上亲自挥旗，顿时鼓声骤响，南岸未过渡的太平军呐喊助威，喊声压过了大渡河的波涛声。

黄再忠的船冲在最前面，船到河心，开始向对岸射击，可是木排不听使，纷纷在急流中脱离了目标。对岸清军拼命打炮，有几只木排中弹沉了，有一些被浪打翻，只有几只木排回到了南岸。

黄再忠水淋淋地上了岸，他自己扛着那面大旗。

大渡河过不去，石达开又在松林河边打主意。

黄再忠问：“过松林河吗？”

石达开说：“松林河比大渡河窄多了，最多有 30 丈宽，我们过了松林河，直出泸定，也是可以的。”

松林河上原有铁索桥的，叫土司拆了。现河西又有王应元、谢国泰清妖和土司把守，正面抢渡也怕不行。

石达开问：“夜里偷渡呢？”

“试试吧。”黄再忠不很有把握地说，“如果松林河再过不去，就麻烦了。”

夜色朦胧，松林河面一片浓雾。

石达开对先锋贾维扬说：“你带 500 人抢渡过去，立即消灭土司王应元。”

贾维扬带船出发，眼看到对岸了。王应元忽然听见河中有水声，即令士兵点起几百个火把，贾维扬的船队一下子暴露了，敌军重炮猛轰，贾维扬第一个中炮落入水中。

第二次抢攻的太平军退了回去。好多人都失去了信心。

张遂谋对一筹莫展的石达开说：“土司毕竟不同于清妖，他

们也可为清妖卖命，也可不为其卖命，能否派人下书给土司王应元，请其让我们和平过境呢？

石达开认为这个主意好，叫他立即写信，带人过去投书。

松林河上又推下了一艘无炮的船。

张遂谋高举一面白旗站在舟中，已至河心。

西岸土司王应元大声问：“你要干什么？”

张遂谋说：“我带了太平天国翼王殿下书信一封，致土司大人。”

王应元说：“别放箭，让他上来。”

张遂谋上岸后，被几个土司兵押着，来到王应元面前。

张遂谋递上了书信，王应元接都不接，说：“我不懂汉字，你用嘴说，该不是来投降吧？”

张遂谋道：“我太平天国与土司王大人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们何苦对我们苦苦相逼，你们何苦为清妖卖力？翼王大义，不究你等阻击之过，请土司大人息兵让路，让我们从这里过去，翼王将把坐骑两匹千里马赠头人，另奉上白金千两，为犒军之资。”

王应元说：“骆秉璋一次给我 5 000 两饷银呢，你们好小气！”

张遂谋见他嫌少，忙说：“军旅之中，携银不便，日后更有厚赠。将来，太平天国一统天下之时，对土司大功，定有回报，当有加封。”

王应元说：“你们自己的命都不保了，还想给别人加封！你快走，留你一条命，回去给石达开报信，他已经是死路一条了，除了投降，什么也别想。”

张遂谋无计可施，只好返回。

五

谭绍光比蔡元隆有章法，他守昆山守在外面，在四门外扎营二十余座严阵以待。

一脸雀斑的戈登求见李鸿章，提出了他的建议。他察看了昆山城，认为比太仓的护城河宽且深，不好攻打。昆山的西面有阳澄湖，北面有巴城湖，南面是青阳江，所有的水面全控制在李鸿章手上，而由昆山到苏州的陆路通道又必经正义镇，所以他认为，如果攻取了正义镇，就切断了昆山太平军的退路，他们的补给线也就断了。

李鸿章看了看地图，深以为然，马上派部将程学启配合戈登的洋枪队连夜攻占了正义。

当谭绍光得知李鸿章已切断了退路时，一面部署迎战，一面不得不作撤回苏州的准备了。

六

1863年6月9日，困在大渡河紫打地的石达开无计可施，想派恩丞相韦普成带几百人去诈降。

他们在渡口扔了枪械，向对岸喊话，表示他们愿降。

对岸的敌将唐友耕与蔡步钟交换看法说：“这必是石达开的诈降诡计。”

蔡步钟下令：“打！”

顿时火炮齐鸣，韦普成带人退了回去，对石达开说：“诈降也不成。”

这时，喊杀声连天，大渡河和松林河上全是清兵的兵船，已经分几路杀了过来。石达开亲自向敌船开炮，但敌军还是纷纷登

岸了。张遂谋架起仍趴在山石后面开炮的石达开，说：“快走吧，再不走，叫他们抓住了。”

石达开见清兵漫山遍野压过来，太平军节节败退，石达开下令：“向老鸦漩撤退！”

黄再忠牵了一匹马过来，石达开刚要上马，石定忠大叫“爹——”向他奔来，后面有四五个清兵紧追不舍。

石达开大叫一声：“儿子，我来了！”拍马赶过去，开了两枪打死两个清兵，将儿子一哈腰挟起来，甩到后背上。石定忠紧紧搂住石达开的脖子，只听耳边呼呼风响，石达开沿山路急驰而去。

山路上打散了的太平军首尾不相顾了。

清兵在追击，石达开的妻子岳氏扶着产后不久的汪氏，抱着孩子，一共是一妻四妾，踉踉跄跄逃难，她们周围已无一兵一卒保护，眼看追兵已近，清兵在一路大喊：“捉活的！”“石达开的老婆，好美哟！”“谁抓住分给谁当媳妇……”

岳氏喘成了一团，对四个小妾说：“我们跑不出去了，叫清妖抓住必定受辱。”

汪氏说：“那也对不起翼王啊！”

岳氏说：“我们投河吧。”

几个女人抱着哭成了一团。汪氏说：“这孩子怎么办？他可是翼王的骨血呀！”

岳氏说：“留下来也是死，死在清妖刀下，不如和咱们在一起。”

再没有什么争执了。就在清兵追到几步远的时候，她们先后从高高的悬崖上纵身投入了白浪翻卷的大渡河中，惊得几个清兵目瞪口呆。

老鸦漩是地势更为险要的去处。

石达开的残兵都疲惫不堪了，散坐在林中。

张遂谋说：“我们又损失了一半兵力，现在全军不过三四千人，辎重大炮尽失，什么吃的也没有，再想渡河也不可能了。”

石达开正要说什么，黄再忠垂着头过来了。石达开望了他半天，问：“没有找到？落入清妖之手了？”

黄再忠说：“五位王娘抱着孩子投了大渡河了。”

石达开木然半晌，说了句“倒也干净”。

风声、涛声在山岗上轰鸣，石达开真的不知该怎么办了。

忽然有人叫：“快看！”

石达开见很多士兵都拥在一起向对面看，也走了过去。原来在洗马姑那里，清兵竖起了一面大旗，上面有四个大字：投诚免死。

石达开冷笑一声，又走了回来。

石达开说：“纵使战死大渡河，我石达开断无投降之理。”

这时，从清营那面射过来一封信，士兵送给了石达开，石达开看了交给了张遂谋。一些圣兵都围过来，问：“信上说什么？是不是又让我们投降？”

张遂谋说了清将杨应刚的招降条件，他奉了骆秉璋之意旨，招抚我们，只要我们放弃抵抗，翼王可回原籍退隐，所部将士遣散为民，回家去安居乐业。

圣兵们议论纷纷。有的说：“骗人吧？”有的说：“反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拼到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活下来再跟清妖干，不一样吗？”

石达开心里很乱，他铁青着脸离开圣兵们，来到悬崖上。大风吹着他那沾满硝烟的征袍，脚下是混浊咆哮的大渡河水，他喃喃自语：“真的到了绝路了吗？”

林子里风涛低吼。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在他戎马生涯的最后时刻，也是他人生旅程接近尾声时，召集了最后一次极具苍凉悲壮色彩的会议。

石达开庄严地说：“我不忍心看着 3000 将士最后惨死，我们已经没有出路了，我想好了，以我一死，换取大家的生存。”

张遂谋说：“翼王，要死，我们死在一起！”

军师曹伟人说：“千万不可如此，翼王，你肯定上当。”

石达开说：“他们抓住了我，可以送到北京去请赏，圣兵对他们有什么用？我以我命，可保全 3000 将士不死。”

黄再忠说：“倒不如全部战死。”

曹伟人说：“翼王，清妖会讲什么信义吗？必然是这样的结局：你陷入魔掌，也未必能救出将士。”

“你不必多言！”石达开说，“愿以我一人之命而全三军将士。马上给骆秉璋投书。”

曹伟人仰天长叹一声：“翼王不听吾言，必有大祸，我不愿看到这一天。”说罢，拔剑自刎。

众将领望着血泊中的曹伟人，心情压抑到了极点。

第 94 章

李鸿章拥洋兵以自重，独不容座师有个温柔之乡。



李鸿章在江苏打洋人牌得到了清廷的赏识。在他之前有好几个地方大员都有过借洋兵讨伐太平军的动议，可惜却限于纸上谈兵。真正办成的是李鸿章。他给曾国藩长了脸，江苏安定，浙江又有左宗棠支撑，曾国藩可全力攻天京了。

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让他代湘军采购一批最新式的洋枪洋炮，李鸿章不但照办，还亲自押送这批军火到了安庆，他说是想念老师，这令曾国藩十分欣慰。

曾国藩特地摆了一桌酒宴招待当了五口通商大臣的学生，曾国藩的筵席，也只有四个菜一个汤，李鸿章已认为这是很丰盛很破格的了。

曾国藩还是以茶代酒，与他碰了一下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夸奖李鸿章在上海、苏、常一带打得好。

李鸿章说：“这都是因为在老师幕中历练了几年，才有了点长进。”

他说的不完全是矫情。

曾国藩吃饭前亲自去开箱看了洋枪，也看了刚从船上卸下来的西洋开花大炮。李鸿章还叫手下人试放了装有葡萄弹的长滑膛枪，还有打霰弹的，最先进的来福枪更让曾国藩赞不绝口，射程又远又不偏。李鸿章还给老师孝敬了一支袖珍左轮手枪，曾国藩笑笑说：“我还是不带这个吧。”他这统领十几万大军的统帅，却不喜欢武器。

说起洋枪洋炮，李鸿章眉飞色舞，他说他考察过，并且为了富国强兵，他特地从国外招募了一些英法兵工匠，从香港采办机器，派丁日昌等人在上海开设了炮局，将来还打算开船厂。他认为洋人所以能欺侮我们，不过仰仗船坚炮利而已，中国想自强，就得弄洋务，以夷之长制夷。

曾国藩在道理上是赞同学习洋务的，可对李鸿章与洋人靠得那么紧，始终有些顾忌。他也有西太后之忧，怕请神容易送神难，引狼入室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李鸿章的回答与恭亲王如出一辙，他说：“老师勿忧。洋人不过是讨点便宜，不愿古老的大清国四门紧闭。他们谁也吞不下大清国。可长毛就不同了，他们是要推倒大清自己当皇帝的。”

曾国藩也驳不倒李鸿章。

说起眼下的局势，曾国藩还是很乐观的，他说：“自你和左季高各统一支精兵以后，我放心多了。季高已实授了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壮志已酬。季高说过，平定天下者，必曾左李三人，望少荃好自为之。”

其实过去左宗棠在没有青梅也未煮酒的时候论英雄，只说到曾左定天下，那时的李鸿章尚未出茅庐。曾国藩这么说，不是为抬李鸿章，而是鞭策他。

李鸿章说：“老师攻克安庆后，兵分三路的策略甚为得当。九师叔围南京，左公图浙，已攻陷金华，正威逼杭州，老师又派学生赴沪，克苏、常，这就把长毛分割包围了，他们已成强弩之末。”

曾国藩嘴上说“苏、常之地无比重要”，可李鸿章心里有数，知道他的战略重点在南京。自己和左宗棠不过是打外围，牵制李秀成、李世贤，曾国藩欲把攻克南京的首功留给亲弟弟，当然也就是留给他自己，说不定惦记着咸丰许诺的那顶王冠呢。李鸿章何等精明之人，岂能看不明白？但他却不想装糊涂，所以他不轻不重地回敬老师说：“学生出兵苏、沪，不过是偏师。”他心里话，你不要拿学生当傻瓜待。

曾国藩被道着了心中隐秘，忙说：“怎么是偏师？湘军、楚军、淮军三足鼎立，才能支撑大局，一足失重，则鼎不立呀！”

李鸿章点到为止，不再深说，便附和地笑了。他拿起杯子，饮了一口酒，悄声说：“老师，功高而谤亦随之，这话是真有道理呀！”

曾国藩马上听出了弦外之音，而且意识到是冲自己来的，所以神色紧张地问：“有什么流言蜚语吗？”

李鸿章光为了送点洋枪洋炮，他何必来呢？何况苏、常一带战事正紧，这也是曾国藩曾疑惑的，他一说到“谤”，曾国藩也就知道李鸿章此行的真正目的了。

李鸿章没有马上说流言是什么，他却提起了令曾国藩切齿痛恨的祁隽藻：“老师还记得大学士祁隽藻吗？”

一提起这个人，曾国藩就如同吞了个苍蝇，又恶心又反感，同僚和朋友们都骂祁隽藻是“人中渣滓”、“败类”、“汉奸”、“行尸走肉”、“禄蠹”。曾国藩认为念叨祁隽藻这三个字都有污尊口。

他怎能忘了咸丰四年八月祁隽藻在他背后捅那一刀！咸丰皇帝已经下了上谕让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了，正在曾国藩和他的幕

友们额手相庆的时候，却不想让祁隽藻一盆脏水泼得他好几年没得到实缺，当了好几年“黑官”。

李鸿章说：“祁隽藻这人，真是一条狗。他当年在皇上面前那句话太阴毒了。他说老师不过是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于闾里，一呼而起，从之者万余人，这恐不是国家之福也。这等于说，让皇上提防着老师点，怕你有造反的企图。他这一提醒，把老师的官也给弄没了。”

“过去的事不提它了。”曾国藩不愿提及这段倒运的旧事，他倒关心而今这祁隽藻又下了什么蛆？

“这是既关乎官声也关乎个人操守的流言。”李鸿章白胖的脸凑向曾国藩，一双眼睛闪烁着，说：“他中伤老师在国丧期间讨小妾，违制为甚。”

曾国藩的心咕咚一沉，又怕又气，又愧又羞，如果转达这中伤之语的不是他的学生，他也不至于这么发窘。他十分后悔，悔不听彭玉麟的忠告，那时如当机立断割爱，岂有今日之祸？否认是没意思的，曾国藩料想李鸿章一定是探知了他的隐秘的。坦白吧，又不好意思，这么一犹豫，他竟好一会儿回答不上一句话来，脸一会儿白一会儿红，老大不自在。

李鸿章知道他难堪，马上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大家都知老师品行、操守，断不会有此事。不过三人成虎，谣诼可以杀人，老师不可不防。”

曾国藩说了句“我知道了”，这话很含糊，没承认也没否认。他真想向李鸿章讨一个主意，可那又必须先吐露真情，这他又办不到。

响鼓不用重捶。曾国藩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这李鸿章是来报信，也是婉言相劝来了，李鸿章嘴上说不信老师有悖名教，他其实是信有其事的。曾国藩油然记起了那次李鸿章在自己住处看见女式长坎肩的情景，也许那时他就什么都明白了。他也想起了

彭玉麟的谏劝。

他不能让这丑闻再传播下去，他必须在皇上派员下来访察前清除一切香艳的痕迹，惟一的办法就是亲手毁掉自己营造起来的香巢，倾覆那个他舍不得离弃的温柔之乡。

他如坐针毡地好歹熬到了宴会结束，马上回到了后宅。

曾国藩进去时，赵曼把洗澡水都替他备好了，换洗的内衣搭在床边，甜品也放在了茶几上，小屋里流荡着温馨可人的暖流，望着这一切，曾国藩叹了口气。

赵曼穿着薄薄的纱内衣，青春的曲线生动地展示在曾国藩眼前，这一切，连同这个可以慰藉他心的可人儿都要被自己无情地抛弃了吗？

官声、政声、人品、操守，还有他多少年来立定的做天下道德楷模的准则，像一座座大山向他压过来，他必须屈服于这压力。

曾国藩坐在床头愣愣地望了赵曼很久，他忘记了洗澡，他急不可耐地拥着赵曼上床，完成他认为带有告别意味的性爱。这一次近乎暴风雨式的做爱，有别于他从前既定的斯斯文文的格调，这令赵曼十分惊奇，也意外地得到了第一次满足，曾国藩完事后趴在她胸脯上如牛负重般喘着粗气时，赵曼拍着他的脊背，说：“您行啊，您今天吃药了吗？”

曾国藩又回到了冷酷的现实。他忍不住在心中慨叹，连我这样品级的人，也有身不由己的时候啊！

他有点语无伦次，讲不清道理，又控制不好感情，他费了大半夜的力气，总算对赵曼陈明了利害，让她懂得她必须离去的理由，当然他不能把见不得人的理由端到她面前了。但赵曼也绝不会相信仅仅是国丧纳妾的事，当初你要我的时候，怎么不顾及这个呀！

但是她知道，在男人面前，尤其在曾国藩这样顶天立地的男

人面前，她不过是草芥，是一粒尘埃，可以随时拂之而去的。

她哭了很久，她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而哭。为自己的不幸？为身世的飘零？还是对他的依恋？又是，又不全是。

鸡叫二遍的时候，曾国藩不能容许她再啼哭下去了，当机立断，帮她挽起打好的小包袱，从后门送出去，曾贵在门外等着呢。他将用肩舆把赵曼送到长江边上，已雇好了一只小船，送她回荆州故乡去。

赵曼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首地到了门外，又站住了，她哽咽着说：“老爷，您真的好狠心啊！为什么非打发我走？您看不上我，让我当个烧火丫头也行啊！”她想，我已是您的人了，我为您破了身，我怎么再嫁人啊？可这话似乎不够“名正言顺”，因此也就说出口。

曾国藩的眼睛也是潮的。他爱怜地替赵曼拭去泪水，说：“你也知道，我是喜欢你的，怎么能舍得你走？”自从有了赵曼，他的生活里有了希望的星光，他一天能多展几次笑容，这是赵曼知道的。可是……

赵曼说：“老爷，我看出来了，您是有说不出口的话。”

曾国藩仰天长叹一声，说：“是啊，是说不出口啊！我被人抬到了云霄之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你懂吗？别人可以做的，我不能，我做了，便是有违名教，便是大逆不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他说最后一句时，他的信念几乎都被“人欲”所击垮了。

赵曼不懂他深层次的苦衷，尤其那作茧自缚的苦楚是无边无涯的，自己酿的苦酒只能自己来喝了，赵曼怎么能体会到！她说：“大人一定是对的，不然不会舍得让我走。”她拉住曾国藩的袖子，又再三叮咛他要天天洗澡，要穿绸子的内衣，皮癣怕硬的土布磨，不要图省这几个钱，千万别喝酒，打多大的胜仗，部下怎么劝，您都别沾酒，一沾了酒，癣病就会大发……

她越是用女性的温柔来抚慰曾国藩，他越是心痛，不禁唏嘘不止。终究是要分手的，他从袖子里摸出了一张银票，是一张三千两的票子，塞到赵曼手上，说：“这点银子，是我的养廉银子，不是赃银。你拿去，找个好人家，好好过日子，生儿育女，教他们好好读书，不过，未必要走科举之路，别进官场，当个自在的百姓，比什么都强。”

赵曼谢了他。曾国藩为什么要对她说起这些听起来不着边际的话，赵曼是未必明白的，她距离曾国藩太遥远，怎能懂得曾国藩这几句话的含义？可曾国藩是发自内心的。

他站在门口，望着赵曼那婀娜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苍茫之中，他觉得自己的心也远去了，只剩了个空空荡荡的皮囊。

二

骆秉璋最怕的是与石达开旷日持久地对峙下去。他与太平军打了七八年的交道，他深知太平军的顽强。他抛出劝降石达开的诱饵，是有针对性的。他听被俘的太平军士兵说，石达开最讲义气，吃软不吃硬，他爱兵如子。既如此，他就不会让陷入绝地的士兵尽数战死。

他的诱降计划意外地得到了回应。

石达开愿以一己性命，免三千部下死。

骆秉璋从杨应刚手上接过石达开的信时，禁不住叹道：“末路英雄走上末路了。”是啊，他知道，有一点点办法，石达开也不会答应这条件。石达开在信中再三申明，他只是求死来了，不是为求荣而来，也决不降清，要骆秉璋“免开尊口”。

杨应刚请示道：“答应他吗？”

骆秉璋说：“为什么不答应？他自己过来，不比我们费时费力地围剿要省力得多吗？”

杨应刚惟恐有诈。

骆秉璋分析，石达开所部已丧失了战斗力，不怕他有诈。

杨应刚说：“那他的条件……”

“全答应。”骆秉璋说，“至于他过来以后怎么样，看情形再说，兵不厌诈嘛。”

洗马姑清营是指定的登陆地点。

杨应刚率兵在大渡河南岸严阵以待，有人喊：“来了！”

只见三条小船横切河涛破浪而来，第一条船上飘扬着“真天命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大旗，石达开手挂战刀威严地立于旗下，他的身旁站着5岁的儿子石定忠。

石定忠问：“爹，我们去投降吗？”

“不，”石达开说，“我们去送死，用我们的死，换得几千将士的活命。”

江水滔滔，浪花在石达开脚下翻卷。

船渐渐靠岸了，石达开没有立即下船，他问：“谁是参将杨应刚？”

杨应刚站在沙滩上说：“标下便是。”

石达开问：“骆秉璋何在？”

杨应刚说：“骆中丞已回成都，他在总督衙门等你。”

石达开说：“我警告你们，你们必须待人以诚信，不蓄诈虞，倘你们心存狡诈，骗了我们，你们不会有好下场，太平天国并没有失败，他们会十倍、百倍地报复你们。”

这时总兵唐友耕上来，说：“翼王请放心，骆制台所应之事，必全部照约办理。”

杨应刚问：“你们的残部何在？”

石达开说：“即可渡河，由张遂谋率领。”

石达开抱幼子下船，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紧跟其后。

唐友耕一摆手，立刻上来一伙亲兵，把他们绑起。石达开

说：“小人！何必如此？我们是自来请死的，你们还怕我们跑了不成！”

大树堡对岸，尚有一些太平军没过来。

石达开一行押解在前，二百多名部将和两千多名士兵另作一大队，被清兵团团团围裹着押到大树堡。

石达开被押到了河岸，唐友耕说：“请上船！”

石达开说：“我要看着你们亲手放了我的将士，我才能走。”

唐友耕道：“这你就放心吧！”

石达开这时恍然大悟，他大声说：“你们言而无信！我悔不听曹伟人之言，是我想救部下，反倒害了他们！”

石达开几人死活不肯上船。几乎同时，他们听到了高昂的口号声：“清妖必灭！”“太平天国必胜！”

石达开毛骨悚然起来，他跳到河岸上向大树堡方向看，清兵正把两千多名太平军将士围起来，用火箭、抬枪和火炮轰击，残杀。

张遂谋、曾锦谦等人率众高呼口号，一个个倒在血泊中。直到大多数人倒下了，石达开还能听见“翼王啊，你太轻信了”的凄惨叫声。

热泪滚淌的石达开跳下河崖追打着唐友耕，把他逼到河崖，飞起脚来把他踢下河去。

石达开对着大渡河仰天大叫：“石达开呀，石达开，我石达开活该兵败于此啊！”

三

1863年6月25日，石达开一行被押解到成都，骆秉璋会齐四川省文武官员，立刻在成都科甲巷臬台衙门提审石达开。

石达开不等骆秉璋开口，就说：“骆秉璋，你这个小人，伪

君子！你满可以不答应我的请求，你残害 2 200 多条生命，你这个阴险的刽子手不会有好下场的。”

骆秉璋说：“他们是死在你石达开之手，你信不信？你把他们带入绝地，你让他们放下武器，我何错之有？”

石达开说：“卑劣小人！”

骆秉璋问：“你今日已成为阶下之囚，你怎么想？乞求活命吗？”

“笑谈！”石达开凛然道，“是我自己来乞死的，兼为士卒请命。想活命，早就不反清了，从起义那天起，就准备死了。”

骆秉璋说：“你才 33 岁，你不觉得可惜吗？”

石达开说：“像你这种为人不齿的猪狗，活 100 岁也是败类，我虽只活了 33 岁，却是轰轰烈烈的 33 年，我石达开能为天下黎民办一点好事，能叫你们这些豺狼胆战心惊 13 年，我死得很值得了，何憾之有！”

骆秉璋望着他身旁的石定忠说：“你的儿子不过四五岁吧？你不可怜他吗？”

石达开看了一眼儿子，一阵心酸，眼睛也潮了，他把石定忠紧紧搂在怀中，对孩子说：“孩子，按清律，你是要监禁，不能随父同死的，你记住石家的深仇大恨，长大了只要能出去，一定去找太平天国，为父报仇。那时，你若能见到天王，你告诉他，石达开在九泉之下化成厉鬼，也帮他灭清妖！”

石定忠紧紧搂着父亲的脖子哭了。

石达开替他拭泪，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你不能在衣冠禽兽们面前哭。”

石定忠点了点头。

直到石达开对儿子嘱咐后事时，他才多少透露一点他从不对人说的悔恨情绪。检点他走过来的历程，有过辉煌，也有失误，自信、自尊和中庸的处世之道让他赢得了人心，同样的，自信、

自尊和中庸之道也让他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想想石益阳，想想汪海洋，他深觉对不起他们，可惜一切都晚了。他惟一可以问心无愧的是他把自己选择的路走到底了，对与错，让大渡河水告诉后人吧。

骆秉璋当然不可能猜到石达开现在的心情。

骆秉璋说：“你这匪人，死到临头，还不思改悔，还要在你儿子面前灌输毒素。石达开，你是不是觉得你很遗憾啊？”

石达开说：“我给你写信前，军师曹伟人力劝，他说你不可信，他为我听劝阻在我面前自刎身亡，我那时不知你是个卑劣小人，我悔不该自投罗网。”

骆秉璋说：“我看你今日受戮，你很值得了。十几年来，你杀了多少人？你带兵蹂躏了多少省？我大清封疆大吏死在你手里的就有 3 人，你今天即使一死，还不够本吗？”

石达开听罢，哈哈大笑，他说：“什么封疆大吏？你不也是封疆大吏吗？你今天看我是贼、是寇，可我若是胜了呢？你骆秉璋就会在我面前摇尾乞怜。岂不闻：胜者王侯败者贼，今生你杀我，安知来生我不杀你头吗？”

骆秉璋已不敢再与石达开争辩下去，那他会愈加难堪，他下令：“将石达开、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推出去，处以凌迟极刑！”

石达开甩开上来押解他的差役，抱起石定忠，叫了几声：“儿子，爹走了，人世间冷暖，爹都管不了啦！”

孩子又哇的一声哭了。

石达开毅然放下孩子，仰天大笑，与他的三个部下走出了巡抚衙门。

四

早晨，李秀成心情复杂地在拙政园的玉石桥上伫立，看着水上漂流而去的落花，心绪烦乱。

石益阳走过来，问：“你想放弃苏州，是吗？”

李秀成没有正面回答，他说：“我集结了 10 万兵力在百渎港与敌会战，我和李世贤都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冲杀，常胜军的远射程大炮和火轮船上的新式榴霰弹太厉害了，航王唐正财也战死了。”

石益阳说：“无锡的潮王和常州护王为什么不来援？”

李秀成说：“我接连给黄子隆、陈坤书下令，叫他们来增援，可他们根本不听，都是王了嘛，我调不动了。”

石益阳说：“那你北出常熟、东进昆沪犁庭扫穴的计划也都落空了。”

李秀成说：“苏州丢了太心疼了。”他看了一眼已经全部竣工的园林，这王府花了他多少心血，三年半才建成啊，他怎忍心一朝抛弃？

李秀成说：“我今天要召集一次将领会议，是弃、是守，会上定。”

连结正殿、二殿和左右偏殿的建筑群呈工字形，极为壮丽辉煌，这在江南是数一数二的了。李秀成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一步步走上台阶，仰起头就能看见洪秀全亲笔题写的那块巨匾：“万古忠义”，那是李秀成的评价，它金光灿灿地挂在那里，令李秀成心旌摇动。忠王啊，忠王，你还能天国尽力吗？尽忠不等于尽力，他实在感到自己已经心拙力尽了。

一迈进金碧辉煌的大殿，立刻有一股浓烈的未干的桐油和生漆的味道扑面而来。他李秀成将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这

座大殿了。

李秀成脸色阴郁地坐下，他所辖的将领大多都陆续到齐了。李秀成坐在大殿正面高悬着的“热血千秋”的匾下，他的心底何尝不是热血沸腾？

李秀成开口说话了，他不用分析，大家也都清楚。大兵压境，苏州成了孤城，已无法再守，何况天京危难，天王一天几个诏旨下来，李秀成能为苏州而放弃天京吗？他只能将太平军悉数撤出，他征询各位有何高见。这征询其实是多余的。

会王蔡元隆说：“也只能如此，我们还是回援天京吧。”

慷王汪安钧说：“即使想守，苏州也未必守得住，保存实力是对的。”

纳王郅永宽说：“我看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谁也没有回天之力。”

慕王谭绍光一听，“腾”地站起来，说：“这叫什么话？难道我们该投降吗？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到底，一死而已，英王是我们的榜样，谁想学韦俊，别怪我不客气。”

会议一下子沉闷下来。

这时李秀成说：“我必须带兵回援天京了，谁能立军令状守苏州？”

谭绍光说：“我愿死守苏州，战死为止。”

李秀成说：“好吧，你带人留下。其余各王均归你节制。”

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曾宪现在成了谭绍光的牌刀手，这时悄悄进来，对谭绍光耳语了几句。谭绍光跟了出去，来到偏殿前的水榭。

谭绍光离很远就看见傅善祥站在玉石桥上，石益阳陪着她呢。谭绍光跑过去问：“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到大殿里去见忠王？”

石益阳笑道：“你这人，先看你，还不领情，见忠王是公事，

见你才是真情啊！我走了，你们聊。”走了几步，见曾宪还守在一旁，就说：“你还在这干吗？当牌刀手也不能啥时候都跟着呀！”她拉着曾宪走了。

傅善祥说：“要放弃苏州了？”

“我守着。”谭绍光说。

傅善祥说：“我得到了一个消息，纳王郅永宽大概想反叛，他派人去过李鸿章那里，不过没有真凭实据。你要小心点，回头我再去提醒忠王。”

谭绍光说：“真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郅永宽、伍贵丈、汪安钧这些人，都不是老广西，都是两湖人，一到危难时，我看靠不住。不过，我在这呢，我不信有人敢在我眼皮底下反水。”

傅善祥说：“你总是那么自信，又那么大意。”

谭绍光问：“天王好吗？”

傅善祥说：“他的光景也大不如以前了，50岁的人了，三天两头病倒，最近天京危机、苏常大战，他更是坐卧不安的。”

谭绍光说：“不封王了吧？”

“大概顾不上了。”傅善祥笑道，“你对天王封王这么反感？他不多封王，你也戴不上王冠啊！”

“我宁可 not 戴！”谭绍光说，“一共封了多少王了？”

“说出来吓你一跳。”傅善祥说，“昨天我把名册拿出来重新数了数，到现在为止，一共封了2500多，还有两百多人的封王名单开列在那里了，还没让我写诏旨呢。”

“完了，”谭绍光说，“天朝完了。你翻翻史书，哪朝哪代封过这么多王？晋朝封得多些，还不是闹了八王之乱。”

傅善祥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谭绍光说：“你该力谏才是。干王不是说，惟有你能制服天王吗？”

“当初还可以，现在不行了。”傅善祥说，“越老越固执，他

谁都不相信，连李秀成他也总疑心他会拥兵自重。有时他办一件事，明知有人反对，也明知有害无益，可执意要办，只有一个目的，证明他有无上权威控制局面。”

谭绍光问：“你看太平天国还能支持多久？”

“我又不是算命先生。”傅善祥说，“你们手握兵权的人才能答得上来。”

谭绍光说：“连忠王都心里没底了。昨天他对我说，天朝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我们尽到最后一把力，就不愧对军兴以来的死难将士了。”

这一说，傅善祥的情绪更低落了，她感到天王现在又像东王最后时日了，太平天国垮，还是垮在里面，一棵大树从外面砍几斧子不会怎么样，从里面烂空了，风一吹就倒。

谭绍光说：“是啊，从广西起兵时才一两万人，一路打下去摧枯拉朽。现在，光忠王、侍王、辅王手下大兵，就有百万之众，怎么兵越多反而越不顶用了呢？”

傅善祥说：“这可能就是干王说的‘师克在和’了。”

谭绍光说：“原来大家都指望干王独撑江山呢，现在看，干王也是有劲使不上啊！”

傅善祥说：“他的《资政新篇》写得多好啊，可天天打仗，哪有心思实行啊！”这几年，洪仁玕也成了打补丁的了，前年去宁国府和浙西催调各军西援，4月又去桐城督师，去年5月，他又亲率刘官芳部驰援宁国府，这几天，天王又催他出去督战呢，他已疲于奔命。

谭绍光再一次叹气说：“真是气数快尽了。”

“你不能唉声叹气的呀，”傅善祥说，“你们当统帅的这样，底下更是一盘散沙了。”

谭绍光说：“一上了战场，谁还有工夫唉声叹气？杀它个天昏地暗，随时准备马革裹尸。有时我晚上躺在帐篷里想，不知我

哪一天战死，后来我就嘱咐曾宪，埋我的地方千万做个记号，让你善祥姑姑好有个地方来哭我几声，别哭错了坟头。”

傅善祥的泪水忍不住流下来了，她说：“别说这样不吉利的话，我偷着给你测过字，打过卦，从来没有不吉利的。”

谭绍光说：“你信那些骗人的把戏？我什么都不信，只信我自己。”

傅善祥一双美丽的眸子深情地注视着他。这个仪表威重的青年将军，就是那个在她跟前耍赖皮的弟弟吗？不可思议。他长大了，在炮火中，在厮杀声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长大了。

第 95 章

悠长而令人遐想的是寒山寺的钟声。

—

李秀成其实不用傅善祥来通报，他也知道郜永宽、汪安钧这些人意志早就动摇了。

李秀成没有下狠心清洗他们，一来没有充足的证据，二来他心软，不愿把事情做绝。他认为，有的人因为把前景看得渺渺茫茫，想放下手中的刀枪，回去种田打工，他不愿为难他们，只要不公然站到清妖那一面就行。

李秀成不知道他的宽纵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863 年 11 月 29 日晚，李秀成在忠王府便殿邀集了纳王郜永宽、比王伍贵丈、愍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及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等为 8 人。

李秀成叫侍从上了茶后，说：“各位跟我已经多年了，现在天朝衰微之时，你们有何想法呀？”

郜永宽忙说：“愿随忠王打到底。”

可李秀成从他们脸上看到的却是游移和动摇。李秀成说：“今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等俱是两湖之人，是去是留，听便。不过，你我应为君子，各不相害，即使你们不再跟随太平天国，也希望不要反亲为仇，我可以对你们网开一面，你们也不能以德报怨。”

其时，进来送一份公文的石益阳听见了李秀成这番话，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郜永宽说：“忠王待我们恩重如山，我们怎么会当反复小人呢？”

石益阳觉得李秀成哪样都好，只是软弱。

石益阳在饭桌上对李秀成发难说：“你这人就是软弱，打下杭州时，清妖巡抚王有龄吊死，他殉的是他的皇上老子，你却给他3 000两银子发丧，还派人扶柩回籍，有多少人骂你呀，你知道吗？”

李秀成不以为然地说：“我不管别人怎么说。那王有龄也算一条汉子，是个忠臣，我李秀成也喜欢忠臣。”

石益阳说：“傅善祥特来通告，说这些人已露反叛之意，你不严加防范，却对他们网开一面，你这叫什么忠？忠王安在你头上安错了！”

“住口！”李秀成把筷子摔了，他很少发火，特别是对石益阳发火，这是第一次。

石益阳受了委屈，眼泪在眼圈里转，她转身就走。李秀成感到过分了，又起身把她拦在了门口，李秀成用和缓的语气说：“我这人是讲义气的。郜永宽这些人也为天国立下了不少功勋，现在是人去不中留，何必剑拔弩张，放他们一条生路嘛，这也是我对他们的一片怜悯之心。我也警告了他们，不能生歹毒之心，不是朋友，也不该是仇敌。”

石益阳说：“不是朋友，必是仇敌，你不信日后看吧。韦俊

怎么样？钱寿仁、薛之元怎么样？哪个不成了清妖的鹰犬、走狗？

二

1863年12月1日，苏州下了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雪，寒山寺顶上的雪积了有一尺厚，离远看像个大馒头。寒山寺和光福寺的钟声遥相呼应，显得特别凄凉。

李秀成带兵撤离了苏州。他的牌刀手跟在他后面，马背上驮着从忠王府大殿上卸下来的“万古忠义”的巨匾，看得出，李秀成不想再回苏州了，或者说他认为再也没有可能回苏州来了。

在李秀成的万余亲兵沿着光福寺和灵岩山小路向无锡的马塘桥运动时，谭绍光赶来送行了。

他们站脚的地方有一块一丈高的青石碑，是他们打下苏州那年，由苏州百姓捐钱立的。这块碑的正面是“民不能忘”四个魏碑体大字，背面是16个字，每组四字：蠲免钱粮，惠德汪洋，永享其利，民不能忘。

面对这块德政碑，李秀成心有所感，民不能忘，他岂能忘？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风暴就这样快地过去了吗？这块石碑不能作为历史遗迹留下来？

李秀成对谭绍光说：“我本不想让你留下，我明知你守不住，这是难为你呀！”

谭绍光说：“苏州再丢了，天京更危险了，李鸿章就会长驱直入，与曾国藩合兵一路攻天京。我愿守到一人一卒，城破玉石俱焚，誓不生还。”

李秀成突然抱住他，两个人失声恸哭，在一旁的石益阳、曾宪也哭了。

李秀成止住哭声后说：“我在马塘桥留一支队伍，为你作最

后的接应。万一守不住，及早撤出，我在天京城下等你，天国还需要你呀！”

说毕，李秀成含泪上马，谭绍光和曾宪一直目送到大军消失在地平线的雪野尽头，才上马回苏州。

苏州忠王府偏殿过去谁也没进过。

李秀成的寝宫十分华丽，所有的间壁、门户都是镂花彩绘的，地上铺着卍字图案的织花地毯，窗上挂着薄如蝉翼的湖绿色窗帘，西式壁炉里升着熊熊的炭火，把寝殿里映得红彤彤的，与窗外风雪肆虐的天气判若两季。

谭绍光与傅善祥坐在壁炉前烤着火，喝着热茶，望着窗外无声降落的雪花，傅善祥心里有一种空旷、孤寂之感。她说：“忠王修了好几年才修好了忠王府，他这间卧房还从来没住过吧？”

“没有。”谭绍光说，“他没舍得，他说，这是新房，只有他和石益阳入洞房那天，才能住进来。他平时住在左面一个小房间里，将来那是值夜女官的下榻处。”

傅善祥问：“那他怎么肯让你来这里占先呢？”

谭绍光苦笑了一下，说：“我想，他认为此生此世再也不会打回苏州了，再也不会来领略他亲手设计的忠王府风光了吧。”

望着谭绍光凄然的面孔，她问：“这就是你们俩在光福寺山门前抱头痛哭的原因吗？”

“我也说不清楚。”谭绍光说，“那送行像诀别，我只想哭，还没等我哭出来，忠王倒先大哭起来了。”

两个人的眼中又噙满了泪水，都沉默起来。风雪中传来了古寺钟声，悠扬而沉重。

傅善祥问：“是寒山寺的钟声吗？”

谭绍光点了点头。

傅善祥说：“张继的诗真是千古绝唱，‘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也许这正是此时我们的心境写照。”

谭绍光说：“你明天又要回天京了，我们说点高兴的吧。”

“好啊，”傅善祥说，“你不也想盖一座像样的慕王府吗？你找人画图样了吗？”

谭绍光说：“我不建了。与其说建了将来让别人享用，不如不建。”他说这话时有几分沮丧。

“又来了，不是说不准说不高兴的事吗？”傅善祥说。

谭绍光说：“真有意思，我认识你，看上你，是因为喝醉了酒。”

傅善祥也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你这个人，真敢想入非非。那时，我是东王府里炙手可热的人物，人人都知道我是东王的人，你居然敢打我的主意。”

谭绍光笑道：“找女人，也和打仗一样，两军相逢勇者胜。”

傅善祥说：“不如说男女相逢赖皮者胜！你那时真有个赖皮劲，你自己一厢情愿规定初一、十五、三十晚上在我家见面，我一百个拒绝，你还是准时去了。”

谭绍光得意地说：“我没有白去呀！你不是也准时去了吗？”

傅善祥说：“那是偶然碰上的。”

“说谎！”谭绍光说。

傅善祥问：“你怎么知道我一定能去？你不怕扑了个空？”

“我也说不好。”谭绍光说，“可能是冥冥之中的灵感吧？我就感觉你一定能去。”

傅善祥感慨地说：“可能是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去做什么。我只记得，我那天一整天都坐不稳、站不安的，做事情也心不在焉，写诰谕一连写错了两次，我简直就是鬼使神差地回去了。”

“这是缘分。”谭绍光说，“也不知为什么，我们都结婚这么久了，可我总是把你当姐姐待，你在我跟前，我心里就踏实，办事也像有主心骨……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离开我呢？”

傅善祥说：“我这回回天京去，就与天王说，到你这来，他也该放我了。”

“那可太好了。”谭绍光说。

傅善祥问：“你没有找过别的女人吗？”

谭绍光说：“这你还不知道？你不是放了个奸细在我身边吗？”

“倒打一耙！”傅善祥说，“曾宪可是你让他留在这里的，怎么成了我的奸细？再说，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又不能天天陪你，别人都能三妻四妾的，你为什么不能？”按天国规定，他这一级的王可以有四个王娘呢。

“我也想过。”谭绍光老实地说，“忠王还给我送来过女人。可我一想起你，就是在黑暗中，也觉得你在看着我，我心里有愧，我不能……”

傅善祥深深地被感动了，她和谭绍光拥在一起，她的泪水滴湿了谭绍光的肩头。

三

忠王府大殿第一次启用是李秀成与众将诀别，第二次会是怎样呢？

1863年12月4日，慕王召集汪安钧、郅永宽、伍贵丈、周文佳等开会。众人陆续到齐后，谭绍光坐到了李秀成坐过的椅子上，背后“热血千秋”的金匾悬在头上。他说：“我等肩上担子很重，安庆一失，天京已危，如果苏州再陷，则天国得救的希望就渺茫了。”

汪安钧说：“苏州战事失利，实在是因为洋人的洋枪、洋炮太厉害，一轰一大片，人肉怎么抵得住炮弹啊！”

郅永宽也说：“戈登的洋炮我见过，是后膛炮，打一炮退出

个弹壳来，射得远。他们的洋枪是有来福线的新式枪。我们呢？我们用的是老掉了牙的前膛炮，炮弹是铁球，射程近得多，威力也小，更多的太平军还用大刀、长矛呢，我们无论怎样有信心打下去，也是必败无疑。”

谭绍光说：“这是动摇军心的言辞，你们不能这样自灭威风。”

汪安钧说：“我劝慕王几句，识时务者为俊杰，再抵抗下去，也挽救不了大局了，不如早为计。”

“你们想叛变投敌？”谭绍光霍地站了起来，哗地抽出刀来。

但是汪安钧、郜永宽的几支手枪枪口都已对准了谭绍光。谭绍光厉声质问：“干什么？你们真的反叛吗？”

汪安钧说：“实话告诉你吧，7天前，我们8个人就决意投诚了，已在城北阳澄湖上见到了李鸿章李大帅，他答应优待我们。我们不想杀你，慕王，与我们一起献城投降吧，我们一样有荣华富贵可享。”

谭绍光说：“都是忠王心地太好了，明明看出你们有反意，犹对你们网开一面。我若早知道，我会一个个杀了你们，绝了今日之患。”

“死到临头你还嘴硬。”郜永宽说，“你说吧，是跟我们走，还是为洪秀全殉节？”

谭绍光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大义凛然地说：“我生是天国的人，死是天国的鬼，岂能与你们这班鼠辈为伍，玷污了我的一世清白！”

8个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怎么办。

谭绍光还想作最后的努力，他说：“我倒想劝劝你们，太平天国哪一点对不起你们，你们都封了王，还不知足吗？你们在太平天国里是堂堂正正一个人，你们投到李鸿章门下，不过是一群摇尾乞怜的狗，你们要永世遭人唾骂，你们会有好下场吗？”

“那就对不起了！慕王。”汪安钧第一个开了枪，几个人同时向谭绍光开枪，他手里的刀飞上了天棚，他的血溅在了壁上“热血千秋”的金匾上。

听到枪声，曾宪从后面冲出来，一见谭绍光倒在血泊中，他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大叫一声“你们这群人面兽心的东西！”随即朝汪安钧几个人开枪，汪安钧等人已在护卫们的簇拥下走了。

苏州城下李鸿章在等待叛将献城。

李鸿章率程学启等部和戈登的“常胜军”围在苏州城外。

城上的一面降旗竖起来了。程学启对李鸿章叫道：“大帅，竖降旗了。”

果然，城门洞开，汪安钧在城楼上大叫：“李大帅，我等已杀死谭绍光，这是他的首级！”说罢将一颗盛在木匣中的人头扔到了城外。

一个偏将策马上前，拾起人头带到程学启马前。程学启看了看，转对李鸿章说：“是谭绍光，我见过他。”

李鸿章说：“一半兵力入城，以防有变，让他们 8 个人在城门口迎接。”

程学启说：“大帅先别进城，我先带兵进去。”

在炮声中，程学启统骑兵入城。

四

李鸿章费了几个月时间拿不下的苏州重镇，靠 8 个叛徒献城，兵不血刃地得到了。当他骑着马在部将们的簇拥下，耀武扬威地步入忠王府时，李鸿章在马上环顾这富丽堂皇的建筑群，心里叹道：长毛焉能不败？还没到太平一统之时，就急于建这样阔绰的王府，要花多少银子，岂不招来天怒人怨？

李鸿章骑马在各处转了转，来到大殿前，仰起油光光的白脸问：“谭绍光就是在这个大殿上被刺的吗？”

一直跟在马后的汪安钧说：“回大人，我们一顿乱枪把他打死了。”一副谄媚相。

李鸿章那张油光光的脸上没有什么特别高兴或赞赏的表情，他在大殿前下了马，步上大殿，仰头看着那块染上了谭绍光鲜血的“热血千秋”的金匾。李鸿章又问：“上面的血是谭绍光的了？”

郜永宽说：“回大人，是。回头叫他们把匾摘下来，那是李秀成手书，不能污了大帅眼目。”

“那倒不必。”李鸿章转了一圈，坐到了李秀成、谭绍光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好像是试试它是否结实，用力拍了拍扶手。那是一张造型别致的花梨木太师椅。

“你们都坐下。”李鸿章摆了摆手，程学后、陈飞熊、韩正国等将领分坐两侧。李鸿章见汪安钧、郜永宽等几个降将不敢坐，就说：“你们也坐吧，这本来是你们的王府，你们今天早上不是还在这里开过会的吗？”

汪安钧等8个人受宠若惊地说了声“谢大帅”，局促不安地坐下了。

李鸿章显得很平和，像聊家常一样地问：“谭绍光的封号是慕王，对吗？”

汪安钧说：“禀大人，是慕王。”

“那你们呢？”李鸿章又问。

郜永宽说：“小的伪封为纳王，接纳的纳；汪安钧为慷王，慷慨的慷；伍贵丈是比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比……”

李鸿章笑了起来，不想再听了：“好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们的伪天王一共封了多少王啊？”

郜永宽答：“两千多。”

李鸿章讥刺地说：“那这王也太不值钱了啊！忠王也是王，你们也是王，他为什么可以节制你们呢？”

汪安钧毕恭毕敬地说：“回大帅，现在王太多，分了几等，干王是第一等王，加军师衔为特爵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都是二等王，也是特爵诸王。我们这些人是三等王，是不加军师衔的列爵王，只统率一部将士。”

李鸿章饶有兴味地问：“那么谭绍光比你们高一等吗？”

“是一样的。”鄒永宽说，“也是列爵王。”

“既是一样的，为什么他要指挥你们呢？”李鸿章问。

汪安钧答：“这是因为李秀成特别看重他。李秀成撤出苏州，就让他全权指挥了。”

李鸿章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这就是说，谭绍光是受二等王之命来节制你们这些三等王的，就理所当然是你们的上司，对不对？”

汪安钧几个人不知李鸿章是何意，谁也不敢答腔。

李鸿章又问：“这个谭绍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汪安钧说：“今年才 26 岁，他是 13 岁参加太平军的，是童子军出身，和陈玉成、李世贤都是在一起的。”

“怪不得他如此坚决。”李鸿章又似感慨又似蔑视地说，“听说，他的妻子是个十分美貌的女状元？”

鄒永宽忘乎所以地说：“那真是倾国倾城啊！大帅若见了，也一定……”说到这里感到不妥，忙缩住了舌头。

李鸿章淡淡地笑了笑。

汪安钧补充说：“这个女状元叫傅善祥，学问好，长得也美，从前是东王杨秀清的宠爱之人，现在天王府当掌朝仪，大权在握。”

鄒永宽又补充说：“她昨天还在这里，若晚一天就好了，大帅就可以见到她了。”

李鸿章哼了一声，说：“我见她干什么？”

郜永宽讨了个没趣。

李鸿章扭头问程学启：“那谭绍光的人头还在吗？”

“在。”程学启说，“我已令挂在南门城楼旗杆上示众了。”

李鸿章说：“把头取下来，缝合到尸身上，买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盛殓起来，在城外找一块地方下葬，一句话：厚葬。”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特别是那 8 个降将，不知李鸿章是何意，个个都不安起来，他们多少意识到有点不妙。李鸿章这么半天阴阳怪气的盘问令人费解，却又一定有名堂。

果然，李鸿章说：“你们 8 个人自以为得计，为了活命，杀死自己的上司，背主求荣，这样的人向来为我李某人所不齿。你们今日投我，那是因为我有实力击败你们，假如我有一天失势了呢？你们是不是又要像对待谭绍光一样对我下手呢？”

8 个人一听此言都慌了。汪安钧第一个跪下，其余 7 个人也都跪在他身后。汪安钧说：“大帅容禀，我们是一片真心弃暗投明，绝无反复。”

郜永宽也说：“一片真心，苍天可鉴。”

8 个人一齐叩头求饶。

李鸿章说：“你们这时候如果跳起来站在大殿上大骂我李鸿章不守信义，表现出视死如归的精神，我可能出于敬重义士的心怀，饶了你们。你们如此奴颜婢膝，叫我看不起。”他平静却坚决地一挥手，说，“拉下去，全部就地正法。”

几个人这才想起骂李鸿章是“小人”、“骗子”，可他们已经保不住自己的脑袋了。

第 96 章

大厦将倾，李秀成愿意当这根独木。

—

1863 年的冬天又是出奇的寒冷，一场雪接一场雪地下个不停，江南的道路泥泞不堪，李秀成的心情也像那彤云密布的坏天气一样，窒息、压抑。

他终于在百般拼杀后失去了太平天国在苏南的最后一块疆土——常州，便引兵到溧阳去会见弟弟李世贤。

李世贤让人备了酒菜，特别对李秀成说：“我想与哥哥单独说几句话。”说这话的时候，还用眼睛瞟了站在一旁的石益阳一眼。李秀成刚想说什么事不必瞒她，敏感又火辣辣的石益阳早接上了话碴儿：“我并没有兴趣听你们兄弟俩说悄悄话。”一转身拉马走去。

李秀成说：“有什么话还有必要瞒她呢？我什么事她都知道。”

李世贤未置可否，说：“我们哥俩在一起痛痛快快喝几杯，

说说话，女人在一旁总是唠叨。”他们似乎对喝酒违制都没有像从前那么在意，仿佛这规矩已经没有约束力了。

李秀成说：“还记得吗？四年前，也是一个风雪天，你从东坝过来去看我，那时你还为我没有封王而发牢骚。现在，我是王了，你也是王了，可我们这些王对天国之危有什么建树呢？”

李世贤叹了口气，把李秀成引领到餐厅，两人在炭火盆上烤暖了身子，开始对饮。

他们喝下第一杯酒后，李世贤问：“哥哥，你看目前军情如何？”

李秀成说：“这还用说吗？”自8月份曾国荃攻占天京东南印子山后，又占了西南要冲江东桥。上个月，清妖又先后克陷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秣陵关，东南方也完了，城东又失了淳化、湖墅、三岔镇，直陷孝陵卫，太平军的东、南、西三面要隘尽失，现在只剩钟山上的天保城、地保城尚在太平军之手。形势极为严峻。

李世贤说：“城北的神策门、太平门也已被曾国荃团团围住了，天京真的成了孤城，从来没有这样危急过。”

李秀成说：“9月以前，我们还占着九洑洲、下关、燕子矶，还有洋商和清妖水师中为谋私利的人卖粮给天京，现在九洑洲、下关让曾国藩的水师攻占后，长江水道全部控于敌手。前几天傅善祥对我说，天京库存粮米已经不多了，天王为此很焦急。”

李世贤问：“那么哥哥是想去援救天京了？”

“我必须回天京去。”李秀成说，“天王连下诏旨叫我回去。”

李世贤问：“你能挽狂澜于既倒吗？”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李秀成呷了一口酒，一脸苦涩地说，“可我必须去当这根独木，压得支离破碎也得去。我懂得天王的心思……”

李世贤喝了一口酒，说：“哥哥记得周亚夫军细柳的故事

吗？

李秀成笑了一下：“你大大长进了，用起古人的典故了。”

李世贤说：“周亚夫可是名将。他屯军细柳时，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

李秀成知道他是在劝自己不要听洪秀全的而乱了方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是无可指责的，可李秀成隐约感到弟弟的言语之中有“另有他图”的意思在内。李秀成无论到了什么地步，也不会跳下天王的烂船自己逃命。他是万古忠义的忠王啊！李秀成比李世贤更理解天王的心，越是危难之时，他心里越没底，越是需要有一员叱咤风云的大将待在他身旁，他才能高枕无忧。

李世贤笑了笑，说：“哥哥真是忠心可嘉呀，难怪天王赏给了你一块‘万古忠义’的金匾呢！”语气中不无讥刺味道。

李秀成说：“你的封号可是侍王啊，永远侍奉天王左右，不能须臾离开的。”

李世贤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看，天京是保不住了。咱们在家里说一句私房话，我看天国气数已尽，我们两个都是手握重兵的人，如果换个方向在闽浙后方发展，也许会打出一片新天地来。”

李秀成惊讶地问：“你是想让我在这个时候抛弃天朝、抛弃天王？”

李世贤说：“至少应该明智，不能往快要沉没的船上跳。”

“石达开的教训还不深吗？”李秀成说，“你也许还不知道吧？他今年夏天已经兵败大渡河，叫骆秉璋在成都凌迟处死了。”

李世贤说：“我听说了。”

李秀成说：“当年若不是石达开拉走了 20 万天朝精锐之师，也许今天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拧成一股绳，可能还有振兴时日，若是我们都拉一支队伍各自为政，那太平天国可是立时就完了。”

李世贤说：“我料定劝不了你，可你将来必有后悔那一天，到时候就晚了。”

“晚了？无非是国破家亡，城陷身死而已，这有什么？陈玉成、林凤祥、曾天养、罗大纲，还有刚刚死难的谭绍光，他们是做人的榜样。你听说了吗？李鸿章厚葬了谭绍光，却杀了汪安钧、郜永宽等八个败类。你没琢磨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李世贤说：“这是李鸿章收买人心。”

“这我不反对，”李秀成说，“他所以能用厚葬忠臣来收买人心，说明忠臣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得人心的，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喜欢叛徒。”

李世贤说：“我并没有背叛天国的想法呀！”

“这我知道。”李秀成说，“你也不用劝我了。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太平天国真有灭亡那一天，我李秀成理应死难，我岂能苟活？”

李世贤知道哥哥此去必无建树，也一定挽救不了天京危局，他认为“万古忠义”的诰封害了他这个愚忠的人。李世贤曾与几个亲信密议过强行拉走李秀成，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成全兄长的愚忠吧。

二

天京城一直扭转不了缺粮的危机。

洪秀全当然不会没有吃的，可他为了鼓励城中军民与饥饿抗争，竟然带头吃起“甜露”来，他声称这是上帝天父的昭示。什么是甜露呢？是一种叫菊花脑的植物，连房檐上也长这种草。

自吃了菊花脑以后，洪秀全得病了。国医李俊良认为是吃甜露得的病，洪秀全不承认，又不信任医生，不肯服药，这几个月来，他的病也如同风雨飘摇的时局一样，时好时坏。

苏州、常州陷落的消息，傅善祥一直没敢告诉洪秀全。洪仁玕从去年12月起外出，奉旨催兵，往来于丹阳、常州、湖州一带，各路太平军都因无粮，各王各自为政，口上答应，真正发救兵来解天京之围的只有李秀成一人，他去年9月率领13个王的兵力，在天京外围进行了46天的艰苦战斗，无功告退，接着又奉诏开始了劳而无功、损兵折将的进北攻南战役，后来天京外围的太平军营垒已经丧失殆尽。

洪仁玕直到此时仍在安徽奔走，希望能调来一支生力军援救天京呢。可冷静的傅善祥已经不抱幻想了。

这天，李俊良又来为洪秀全诊脉，他不得不虚应故事地开个方子，洪宣娇让人去抓药，她和傅善祥在寝殿里陪洪秀全，洪宣娇劝他：“天王要想开些，李秀成正在往回赶，他一回来就不怕了。”

洪秀全咳嗽了几声，吐出几口血痰，他说：“朕昨夜梦见天父了，天父说要招朕回去奏告天国之事，这恐非好兆，是不是朕阳寿已到，要归天了？”

傅善祥劝道：“天王不可胡思乱想。国医不是说了吗？现在是隆冬时节，寒气大，湿气重，一旦到了春暖花开时节，这病自然就好了。”

“医生之言，只能信三分。”洪秀全说，“有病三分靠治，七分靠自我调理。”

洪宣娇笑道：“这是明白话呀，那天王就该放宽心好好调理才是。”

洪秀全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令朕忧心啊！诛了韦昌辉以后，本来已经很好了，怎么一下子又四处告急了呢？陈玉成一死，朕可靠之人只有李秀成一个了。”

傅善祥说：“天王尽可放心，忠臣多的是。”她不由得想起了谭绍光，泪水马上要流下来，忙掉过头去。

“你哭了？你怎么了？”洪秀全发现了她的表情不对。

傅善祥掩饰地说：“没什么……”可那不听话的眼泪更像断线珠子一样流下来。

“你们有事瞒朕？”洪秀全从床上起来了，手也有些抖。

“没什么大事。”傅善祥只得说，“谭绍光叫叛徒害死了……”

“什么时候？他不是在守苏州吗？”洪秀全急问，“这么说，苏州丢了？”

洪宣娇点了点头。

洪秀全颓然倒下去，两眼发直。

洪宣娇说：“本来苏州是不该丢的，郅永宽、汪安钧几个人暗中投了李鸿章，遭到谭绍光痛斥，他们杀了慕王，开城投敌了。”

洪秀全凄然地说：“朕原想过一段放你出去，让你和谭绍光团聚呢……”

司琴在门口晃了晃，洪宣娇看见了，走过去，问：“什么事？”

司琴说：“忠王回来了，在大门外候旨呢，问能不能见？”

恰巧洪秀全听见了，精神为之一振，坐起来说：“李秀成回京来护驾了吗？叫他在真神殿等候，朕马上去见他。”

洪宣娇说：“不要去真神殿了，李秀成又不是外人，叫他来寝殿见驾吧，省得你又折腾。”

洪秀全下了地，说：“那朕也得换换衣服啊！”几个宫女过来扶他下了地，另外几个拿来了袍服。

当李秀成进了寝殿时，洪秀全已经很像样子地坐在龙椅上，精神也好多了。李秀成山呼万岁毕，坐在了一旁。

洪秀全问：“外面战事如何？”

“不太好。”李秀成因为想说服洪秀全放弃天京“让城别

走”，就没有隐恶扬善，他说：“苏州、常州一失，李鸿章和洋人的‘常胜军’势必都压到天京来，现在天京外围只有钟山还在我手中，其他水路要冲俱陷清妖之手，天京已十分危急。”他叙述了常州失陷陈坤书被俘英勇就义的经过。

洪秀全倒显得很镇定，他说：“我们两破江北、江南大营，不是都度过了危机吗？你们每一次都把清妖说得如此这般厉害，净长清妖志气，灭我天国威风。”

李秀成说：“这一次与以往不同了。”

傅善祥说：“城内粮草已快用完了，外面又运不进来，确实危在旦夕了。”

洪秀全说：“以前也有过呀！石达开当年因为缺粮，还把几万妇女放出城去呢，举国吃粥的日子也有过，朕也带头吃过粥的呀。”

李秀成说：“那时我们外面尚有兵可调，皖北、江西都在我们手中。”

洪秀全说：“浙江不是有李世贤大军吗？为什么不调他来？”

李秀成说：“浙江我军全被左宗棠缠住了，也不好抽调。”

洪秀全说：“这么说，没有人来解天京之危了？”他不禁一阵阵心灰意冷。

李秀成说：“臣这不是带一万精兵回防天京了吗？”

“一万够吗？”洪秀全说，“那不是杯水车薪吗？”洪秀全的心又在紧缩了。

“正是。”李秀成不失时机地说，“臣以为，天京既无险可守，也怕守不住了，粮道已断，守下去只能坐以待毙。”

洪秀全急忙打断他：“怎么，你想叫朕放弃天京？”

李秀成说：“天京不过是一座城而已，放弃了还能再打回来，武昌我们不是三次攻占吗？”

“天京不同。”洪秀全断然拒绝道，“天京系着太平天国的命

脉，朕已在这里住了 11 年，岂可轻易放弃？’

李秀成苦口婆心地向天王解释，我们撤出天京，是为了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现在实施这一计划还来得及，再迟，想撤也来不及了。目前李世贤正准备从溧阳转移江西，听王陈炳文、康王汪海洋也将从浙北开赴江西，趁曾国藩、李鸿章尚未完全合围天京，我们突围出城，李、陈二部可以前来接应，守湖州、杭州的汪海洋可以作为大转移的后卫，可保天王之驾安全出走，我们在敌人兵力薄弱的江西重新打开局面，是当前的上策。

洪秀全说：“这是下策。天京一动，天国就乱了阵脚。”

李秀成直挺挺地跪在了天王面前：“求天王看在太平天国大业兴亡的分上，准臣之奏。”

洪秀全冷笑说：“怪论。太平天国为朕所创，朕倒反成了不顾太平天国的安危了？都是你们这班无用的人，才使江山日蹙，国事日非。若是东王、英王活着，朕岂有今日之忧？”说到此不禁泪下。

“臣无能。”李秀成一听这么重的责难，忙叩头不止。他心里却未必服气，陈玉成如今又成了常山赵子龙了，当年他兵溃安庆，你天王不是一样罢其官削其爵了吗？

傅善祥说：“干王出去督师回援之前，也曾有突围出走的想法，没来得及向天王启奏。”她想侧面声援一下李秀成。

“你也同意出走？”洪秀全问。

洪宣娇说：“走与不走看得失利弊。我看忠王所说条条据理，放弃了天京，日后再夺回来，北京我们不是也要攻下的吗？”

李秀成有了帮手，又振振有词起来：“征伐之事，不在一城一地……”

洪秀全不能再忍耐了，他气呼呼地回到床上，说：“不要再说，朕决不出天京一步，你们怕死，你们都走，朕一人留下。”

他一躺倒，便是下逐客令了，李秀成已无话可说，只得道了

“天王保重”，退了出去。

面朝里躺着的洪秀全一阵阵伤心，一阵阵泪下不止。

不管怎么说，他不能答应弃守天京。他不能再过马背上的日子。对突围能否成功，天王心里没底，没有自信力。他认为李秀成懦弱无能，手里有那么多兵，却敌不过湘军，这不是无能是什么？太平天国初创时，那是以一当十，现在倒过来了，十不顶一。洪秀全问过降卒，也从缴获的湘军、淮军文件中分析出来，他们加起来不过二十几万人马，又分散在几个省份。洪秀全想起了“风水轮流转”的俗话，难道风水真的转走了吗？

上帝呢？

有时他觉得是自己创造了上帝，上帝在他心中。更多的时候他笃信上帝在冥冥中的存在。他大病之时去过天国，叩见过金须黑袍的上帝，这不可能是幻觉。

杨秀清假传上帝旨意，这是他看穿了的，犹如他如法炮制出一个天兄附体一样。人世间有些事是很难解释得清的，你本来不信某种神奇的力量，可当你屡屡不能对它的神奇作出解释时，你便会堕入这神奇的光环里；有时明明是你自己制造的幻象，最后连你自己也被它俘获，成了这幻象的忠实信徒。

洪秀全正是抱着这样的虔诚心态，在等待他的上帝拯救他的，他相信必然逢凶化吉，有些事情非人力可为。不是吗？杨韦之乱后，石达开出走，眼看太平天国到了末路，可不是又神奇地中兴了吗？

三

李秀成一出了天王寝殿，忍不住仰天长叹，泪如雨下。

傅善祥看着心里难过，问：“不撤出南京，真的一点希望没有了吗？”

李秀成说：“国亡无日了。”

他们走到了傅善祥办公的殿门口，她邀请说：“进来坐一会儿吧？”

李秀成默不作声地跟了进去。

坐下以后，李秀成茫然地摊开两手，说：“我真不明白，天王一向开通，明事理，怎么如今如此不好说服？”

傅善祥说：“今非昔比了，过惯了销金窟一样的生活，岂能愿意再过颠沛流离、风餐露宿的日子？”

李秀成叹道：“所以说由贫贱而富贵易，由富贵而复贫贱就难了。”

傅善祥说，天王有幻想，他相信四面八方的勤王军终会来解天京之围的，他不是说了吗，几次天京之围，都没有造成城破之危嘛。

李秀成说：“最糟的是大家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扶王陈德才大军被围在湖北，过不来。汪海洋一支队伍被左宗棠分割包围在杭州一线，也无力西援。洪秀全指望他们来勤王，这不是望梅止渴吗？

傅善祥说：“那么忠王将怎么办？”

李秀成说：“我不是有一万兵吗？倚城固守吧，一旦城破，玉石俱焚，我李秀成也算为太平天国尽忠了。”说到这里，他又伤心地流下泪来。

傅善祥说：“忠王勿忧。我与宣娇再设法在天王高兴时劝谏，也许他能回心转意。”

洪秀全感到一阵阵心灰意冷。

洪秀全不但没有因为李秀成回京感到如释重负，反倒有如芒刺在背了。李秀成的“让城别走”的建议令他生疑。

他思前想后一整天，把他的两个无能的哥哥又召来了，还有放牛出身，替洪秀全管衣服、厨房的堂兄恤王洪仁政，女婿钟万

信等，有的竟是小孩子。洪宣娇自然也在座。

洪秀全说：“干王不在京，朕已无人可信赖，朕封了两千多王，到危急关头，却空无一人。”

洪宣娇说：“李秀成不是提兵回天京保驾了吗？怎说无人？”

洪秀全说：“他可靠吗？一回到天京就劝朕弃天京出走，这是未安好心啊。”

洪仁发说：“我早说过了，外姓人信不得。”

洪仁达说：“外姓人用还是可以的，终不能一心一意。你们知道吗？苏州一下子反叛了四个王、四个大将。”

“这不是一群狗吗？”洪仁发说，“吃了你的东西，回头还要咬你一口。”

洪宣娇有点听不下去，说：“也有谭绍光那样尽忠到底的呀！怎么能一概而论？”

洪仁发说：“天王是对的，这时候还是自家人可靠。”

洪秀全说：“从今天起，京中政事，俱交仁达兄提理，有些事宣娇扶他一把。仁发，你要仔细，所有城门要隘，都换上洪姓人掌管。这里出了事，拿你是问。”

洪宣娇说：“这像什么样子？现调李秀成回来守城，又不信任人家，这不是自己找乱子吗？”

洪秀全说：“朕还怕他开了城门逃走呢。”他已经呈现偏执的状态了。

洪仁发立即说：“是呀，谁知道他的心是黑是红？”

洪宣娇说：“但是，‘万古忠义’的御封可是天王亲笔封的，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住口！”洪秀全火了，“你怎么总是向着他们说话？”

洪宣娇赌气说：“我还不是为了太平天国的江山吗？把人都得罪光了，只剩下姓洪的，还有什么天国？”

洪秀全不理睬她，又说：“你们要注意京城中官员，发现谁

有异常马上来禀告。”

洪宣娇的心真快凉透了。

四

天京城内最大的隐忧是补给线断了。

天京城内的粮荒日重一日，许多人把孩子领到街头，插上草标，有的写“放孩子一条生路，愿过继为人子”，有的写着“此子换米一升”。

李秀成骑马归来，见状目不忍睹，他走到哪里，饥民就跟在后面，都在喊：“忠王，我们快饿死了……”、“忠王，给一碗饭吃吧……”

李秀成下了马，说：“跟我来。”

他在前面走，饥民在后面跟，越跟越多，如滚雪球一般，顷刻间有几千人围裹着他。

李秀成让牌刀手曾宪和忠王府的卫队把饥民安置在忠王府门外，席地坐下，他进了府门，立刻下令：“把府里所有的米拿出来，在门口设粥棚。”

饥民闻言，大呼小叫：“忠王大慈大悲！”

几口大锅已在忠王府门前支起，开始架火熬粥，饥民更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忠王府门前如唱大戏一样热闹。

石益阳说：“你这点米不够一人一碗粥，吃过了这一顿，下一顿怎么办？”

李秀成说：“我已派李容发率3000人去句容护粮了，看看能不能行。”

话刚落地，有人来报，说：“李容发回来了。”

“粮运回天京了吗？”李秀成惊喜地问了一句，却见李容发衣衫不整地走过来给李秀成跪下了。李秀成心凉到了底，问：

“没有运进来？”

李容发说：“全叫湘军朱洪章劫走了，3 000 人马回来不到一半。我愿领罪。”

“这不怪你。”李秀成挥挥手，说：“你去吧。”李容发磕头谢了恩走了。

李秀成对石益阳、曾宪说：“你们在这看着点，分粥时别乱了营伤着人。我去见天王。”

石益阳问：“你还没碰够钉子吗？”

李秀成苦笑了一下，他心想，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何况脸皮呢。

他必须再次苦劝力谏天王弃守天京，天京已是发了臭的一潭死水了。万一天王仍不答应，也该放饥民出城，百姓没有挨饿的罪。

第 97 章

一幅字，关系杭州安危。故人安在？

—

李秀成不顾一切地再闯天王府。

里面传出话来，天王不见他。

李秀成听了，有如一桶冰水从头上浇下来，伤心欲绝地木立在天王府门前。

洪秀全此时刚刚听洪仁发向他禀报，说李秀成在忠王府门前开了个大粥棚，成千上万的饥民跑去分粥，都念忠王大恩大德呢。

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洪秀全认为李秀成这是沽名钓誉，在笼络人心，忠在什么地方？越想越觉得他要放弃天京的建议值得怀疑。

正在洪秀全窝着一肚子火时，听说不识好歹的李秀成又上门来了，他怎能愿见他？后来听说李秀成一直在天王府大门外守候了三个时辰，天都黑了还不走，洪秀全赌气叫他进殿来了。一见

面，就不冷不热地问：“听说你设了个粥棚，在大门口赈上灾了？”

李秀成听这口气不对，忙说：“稟天王，不是赈灾，臣在街上走，饥民前呼后拥，臣实在不忍心，就把家里的粮拿出来了……”

洪秀全用鼻子哼了一声，说：“天京缺粮是真的，没到这地步吧？看来，你的忠王府存了不少粮食呀！怎么不拿出来给守城将士吃，却用来收买人心呢？”

李秀成听了这话，有如在头顶打了个焦雷，眼前金星直冒。他连忙跪下了，说：“陛下，臣只是看满街卖儿卖女的可怜，绝无收买人心之意。何况，臣家仅存的几石粮拿出来了，臣并无多余之粮，只是看饥民……”

洪秀全冷笑道：“那你是说朕不可怜饥民了？”

“臣不敢。”李秀成委屈得快哭了。

洪秀全说：“你又来奏何事呀？不会是又让朕弃守天京跟你四处流浪吧？”

李秀成说：“李容发率 3 000 人去句容护粮回天京，又叫曾妖头的军队劫了，现在运一粒粮进城都很困难，我们是坐吃山空，与其让市民困在城里挨饿，不如放他们一条生路，让他们出城去吧。”

洪秀全又气又恨地斥责说：“你还是个领兵打仗的大帅？你连常理也不懂了！这时候放百姓出城，不是等于告诉敌人，城中已断粮了吗？不是等于让敌人加紧围困吗？”

李秀成不得不争辩说：“我们就是不放饥民出去，难道曾妖头会算不出我们有无存粮，能支持多久吗？”

洪秀全说：“绝不放人出城。一放人，人心必乱，军心必乱，人人都会失去守城信心。一个大将，应该临危不惧，你这样惊慌失措，能成得了什么大事？”

一席话骂得李秀成委屈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他为自己不能说服洪秀全而丧气，可在外面又得强打精神支撑着。

出了天王府，李秀成没等牌刀手牵马过来，见石益阳在殿外荣光门下的几十面大锣下等他。

李秀成料定又无好事，忙问：“抢粥抢出事了？”

“抢了个人仰马翻。”石益阳说，“这倒是小事。方才几十个守城将领都气呼呼地来找你了，有的都伤心地哭了。”

“怎么了？”李秀成问。

石益阳告诉他，所有的城门守将全换上了洪姓人，总管是洪仁发，他口口声声说，天王有令，重要防地，都要换上最可靠的人，谁最可靠？当然是姓洪的。

李秀成再度深深地被刺伤了，他垂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石益阳说：“这就是你回天京来尽忠报国的报答，你后不后悔？你若是听了李世贤的话呢？”

李秀成吃惊地抬起头来，说：“你怎么知道李世贤和我说了什么？”

石益阳说：“我偷听了。”

李秀成说：“你千万不能说出去，天王更会起疑心了。”

石益阳说：“我敬重你毅然回京的举动。明知受委屈，明知回天京会捆住手脚，你还是不顾个人得失回来了，那，你就什么也别计较了，时间是衡量忠奸的最好尺度。”她这几句话说得李秀成心里热乎乎的。

李秀成上了马，说：“受委屈我并不在乎，我怕的是由于无端的猜忌而使本来行之有效的提议也不被采纳呀！”

二

洪秀全为了表现镇定，扶病上朝。

洪秀全此时的思想又清醒又奇特，他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他对李秀成以及天国失控了，他重新祭起了神的力量来约束天国军民，管理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

他一上朝，一连颁发了几个诏令，再次强调在天国里“虽爷乃太平天帝父，哥乃太平天主兄，到底爷为独尊，全敬上帝，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更合真理”。他下令，玉玺上的太平天国也要改为上帝天国，凡天朝所有文件诏书，也令傅善祥改为上帝天国的诏书，为的是“孝敬爷之纲常”。

傅善祥也好，李秀成也好，只感到好笑，其时的太平天国已不是金田起义之初，真正信奉天父皇上帝的将领越来越少，洪秀全深居宫中，看不到这一点。他居然颁令，军称天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营称天营，上奏疏要刻上天父天兄天王字样。

李世贤是第一个不以为然的，他的文件中没有照洪秀全的新规矩办。一怒之下，洪秀全将他革职，直到洪秀全死也没给李世贤复官。

洪秀全扶病临朝，是他最后的努力，意在鼓舞人心，傅善祥是看得很明白的。他在万般无奈时重新祭起神乎其神的皇上帝法宝，在旁观者看来，是很可笑的，傅善祥甚至觉得他可怜。

洪秀全自己却不感到可笑，他在一本正经地做着这一切。后来又开始题字，已经一连几日了，他天天题写嘉勉之句给守城将领，意在打气。

现在他又写了一幅字，是“临危不乱”四个大字。侍立在一旁的傅善祥问：“这是赏给谁的呀？”

“朕自己留着。”洪秀全颇为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字，说，

“那李秀成没等怎么样就乱了方寸。”

傅善祥感到是机会了，趁机进言：“李秀成这人胆小心细，他不是乱了方寸，他是想得很细的。”

“胆小？胆小是什么意思？”洪秀全警惕起来。

“胆小就没有反骨。”傅善祥说。

“你是为李秀成来当说客的吗？”洪秀全冷冷地目视着傅善祥说。

傅善祥说：“李秀成没给过我一文钱的贿赂，我与他无亲无故，我说的是李秀成的事，可想的是天朝的事。”

洪秀全这才冷静下来：“你说吧。”

傅善祥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又想指靠李秀成保天国，又疑心他不忠，最终会把忠臣也逼到不忠的地步。”

“这反倒是朕的不是了？”洪秀全说。

傅善祥说：“陛下为什么封他为忠王，合朝文武都知道陛下给了他一块‘万古忠义’的御匾，昨天还是万古忠义，今天便视为逆子贰臣了，这臣不知是怎么回事。”

洪秀全虽心里感到理亏，可疑心病并没有解除，他说：“他一回天京就劝朕出走，好端端的，弃守天京，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好心。”傅善祥说，“陛下，倘李秀成有贰心，他就不会回来，他手里有兵权，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他至少可以像石达开那样，你奈何他不得，他何必来与陛下一起坐困危城？”

洪秀全不想就这个话题再谈下去，就说：“朕也没把他怎么样啊。”

“还要怎么样？”傅善祥说，“连十三座城门的锁钥都从李秀成的部将手里夺下来，全交给了洪姓人了，李秀成会怎么想？他的部下会怎么想？出生入死十几年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不要说李秀成，连我都看着心酸、不平。万一清妖攻城，就靠洪姓子弟来守天京吗？”

洪秀全被揭到了隐秘处，恼羞成怒了：“你想让朕怎么样？”

“把十三座城门锁钥重新交给李秀成，”傅善祥说，“对李秀成加以安抚，让李秀成和他的将士与陛下一德一心，渡过危难。”

“这事不要你管。”洪秀全却又问起了另外的事，“那二百多个封王诏旨颁发了吗？”

傅善祥已经气得不行了，她说：“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想滥封王侯？”这二百多个王，她已拖了一段时间了，洪秀全的固执，已经与杨秀清覆灭前很相像了，那时她想到的是走，不愿亲眼看到东王悲惨的结局，现在历史又把她推入到何等相似的漩涡里，她伤心、绝望，连跳出漩涡的勇气和愿望也没有了，她只能与这艘百孔千疮的航船一道沉入黑暗的水底了。

三

现在的左宗棠志得意满，他终于不经科举走上了咸丰皇帝为他设计的升官之路，他以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的职衔统驭3万精锐楚军，正想打下杭州。

他在召开军事会议时一点都不隐晦地说：“涂生公打下安庆，赏了太子少保衔，李少荃打下苏州，也赏了太子少保衔，我左宗棠拿下杭州给他们看看。”他自己说，打一次仗白一次头发，也有愁的成分。

部将蒋益澧说：“长毛自发生叛降后，已丧了元气，桐乡的长毛守将何培章一降，浙江东北部的州县已全克服了。不过，李鸿章的淮军程学启却从北面南下攻了嘉定，不能又让淮军拔了头筹。”

左宗棠当然不能让自己种树他人摘桃的事发生，天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他下令马上改编叛降的长毛，让他们充任前驱，去攻湖州、杭州，叫他们自相残杀。

部将刘典说：“长毛新降，不可靠吧？”

左宗棠却不这么看。1863年1月，左宗棠连克浙东州县，平湖、海盐等地的太平军守将纷纷投敌，守海宁的蔡元隆更甚，投了敌不算，改了个名字叫元吉，穷凶极恶地充当左宗棠的打手，偷袭桐乡，一路杀人如麻，远比楚军要凶。

左宗棠称利用叛将是“以坏制坏”，他嘲笑李鸿章杀降是沽名钓誉的蠢举，左宗棠是最现实的。他认为降将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瓦解太平军的人心。他从掌握的情报来看，守杭州的陈炳文和邓光明也动摇了，只有守余杭的汪海洋最顽固，也最勇猛。

不过，贵人多忘事的左宗棠早已想不起汪海洋是谁了。

急功近利的左宗棠还有一张王牌，就是请法国的“常捷军”助剿。

听了他的主意，蒋益澧表示疑问：“大帅不是历来反对借洋兵助剿的吗？”

这倒是真的，为此他几次上奏疏陈明观点。当法国人勒伯勒东组建“常捷军”时，朝廷下上谕，让左宗棠给勒伯勒东一个署理浙江总兵的衔，让左宗棠给洋人发“扎凭”。他虽不得不遵旨，却在上疏中认为，从长远利益考虑，是养虎遗患，后患无穷。但朝廷说他所忧虑的，朝廷早已虑及，还是要他遵旨用洋人助剿。

抛开国家大计，他也无所谓，左宗棠也变得聪明起来。既然李鸿章靠洋人的“常胜军”打了胜仗，两宫太后没有责难他，反加褒奖，我为什么那么傻？况且他已摸透了，自从恭亲王当了议政王执政以来，“主和派”早已占了上风，恭亲王历来主持与洋人谈判，他在洋人面前也有面子。左宗棠如果再拒不与洋人合作，他首先就会触怒恭亲王，也不会在两宫太后那里讨到便宜。

即使是用了“常捷军”，左宗棠依然没有把握尽快拿下杭州、余杭。他不会有李鸿章的运气，一下子有四个王、四个大将同时投降献城。

他最怵那个号称拼命三郎的汪海洋。

余杭的汪海洋还是有相当实力的，他管束军队和用兵之道多取法于石达开，很叫对手头疼。

汪海洋这一年已经 34 岁了，他由石达开的牌刀手升为康王，历尽了血与火的洗礼。他多次负伤，不久前，在杭州保卫战中，他的左手腕又受了枪伤，至今仍未痊愈。

此时的浙江形势已不容乐观，2 月份，汪海洋还打了个大胜仗，大败清将杨昌浚、黄少春，击毙了清军副将余佩玉，参将张明远、刘质彬，都司唐得胜，守备刘宗懿。

但 3 月份以后，富阳失陷，杭州孤立无援。听王陈炳文有些动摇，他密使其兄陈大桂先后与左宗棠、李鸿章去议降，又密遣艮山门外监军朱春至左宗棠大营去投降。左宗棠立即派杭州知府薛时雨找举人朱汝霖等人去杭州接头，被汪海洋察觉，捕杀了朱汝霖等人。

这一来，陈炳文又胆怯了，而且怕自己要投降的事泄露出去，反比过去更显得坚决了。可惜粗心的汪海洋并没有察觉陈炳文的阴谋，不然他会一刀杀了他。

杭州、余杭从 4 月份以后就陷于重围之中了。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提督高连升，加上“常捷军”德克碑所部加紧攻城，几乎攻陷了太平军在杭州外围的大部分营垒，有几次城墙也被炸坍了几丈宽。

陈炳文慌了，急忙请汪海洋到杭州来，他们认为不突围很可能与城共亡了。

陈炳文给汪海洋泡了一杯杭白菊茶。

汪海洋说：“叫我败火？我一点都不上火，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用发愁。”他只认为陈炳文胆子小、没主见。

撤走，汪海洋也同意，向哪里撤？一是向湖州辅王杨辅清靠拢，另一条路是由德清经昌化进入皖南。

陈炳文更倾向于向皖南发展，那里敌人的兵力较弱，有空子可钻。但他也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能够安全突围吗？大兵压境，围了三四层，如果突围时边打边撤，势必被打个落花流水，那样，即使冲出去一部分，已是大伤元气的残兵了。所以陈炳文问他：“我们能不伤元气地走吗？”

汪海洋说：“不大可能。现在，左宗棠把洋人的‘常捷军’也借来了，他们的洋枪、洋炮很厉害。左宗棠这人和我们交战这么久，你还不知道吗？他是个心狠手辣的人。”

陈炳文突然记起来了，问：“你和左宗棠见过面，是吗？”

汪海洋说：“是啊，那是咱们攻长沙的时候，十多年前的事了。左宗棠化了个名到太平军里探虚实，翼王很器重他，想留他为太平天国效力，可东王不容，疑心他是清妖奸细，要杀他，还是我给他及时送了信，放他一条生路呢。”

陈炳文乐了：“这么说，你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汪海洋向陈炳文披露了个秘密，说他还掌握着他的罪证呢。他说：“左宗棠给翼王留过一幅字，写的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可惜在湘潭大战我第二次去找他时，给弄丢了。我要向清妖皇上奏他一本，他就是通匪的死罪。世上的事真是难说呀，那时我若不救他，让东王一刀斩了他，我们今日不是少了个凶狠的敌手了吗？”

陈炳文说：“没有左宗棠，也会有右宗棠、前宗棠、后宗棠的。”

汪海洋突发奇想，他说：“我去见见左宗棠怎么样？”

陈炳文说：“你去见他？那不是送上门去了吗？你以为他会念旧情？”

汪海洋说：“他左宗棠也是人，他不帮我办什么事，也不至于杀我头。”

陈炳文问：“你想让他网开一面？”

汪海洋说：“我想，左宗棠必立功心切，急于下杭州，如果我说服他不对咱们穷追猛打，咱们可以把杭州给他，如何？反正咱们也要撤守。”

陈炳文说：“这倒是个妙计。可你去了毕竟有风险。”

汪海洋说：“你别为我担心，我一定没事，我有办法让左宗棠讲一回情面。”

四

富阳左宗棠大营里在讨价还价。

左宗棠热情地接待了从前他很厌恶的洋人。德克碑对左宗棠说：“我们为大清政府打仗，士兵们要重赏才行。”

左宗棠说：“这请放心。只要不提出额外要求。”

左宗棠是有所指的。德克碑是“常捷军”的第三任首领，前两任都丧命在太平军手下了。“常捷军”帮助左宗棠打下绍兴后，回兵路上纵容部下烧杀抢掠，又向地方官逼索巨款。左宗棠告到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经与法国公使交涉，法方无奈，只得要撤换德克碑。正在左宗棠松了口气时，这个即将上任的德棱更坏，一到宁波，就强行勒索所谓旅费 5 000 两，比德克碑更不好管束，没办法，两害相权取其轻，左宗棠要求法方不要换人了。

有了这层关系，德克碑对左宗棠心存感激，也比对别的官员客气、听话。

左宗棠告诉德克碑：“只要你们打仗肯出力，左某人当根据实绩上奏朝廷，必有重赏。”

德克碑又提出了一个令左宗棠意外的问题：“士兵们也要女人。”

左宗棠有几分恼火，心想这成何体统！他看了蒋益澧一眼，正待回绝，蒋益澧小声说：“交我办吧，我给他们包一些青楼里

的妓女就是了。”

左宗棠皱了皱眉头说：“此事千万不能传出去，万一有人弹劾，那可是我们楚军的一大丑闻了。”

于是蒋益澧对德克碑说：“请跟我来，左大帅不管女人的事，我管。”

德克碑冲左宗棠笑笑，跟蒋益澧走了出去。

左宗棠拿起一份盖了军机处银印、信封上标明“四百里”字样由兵部飞递的廷寄，知道了曾国荃近日的战绩。1月底，长毛李秀成率部出城攻钟山，曾国荃、朱洪章迎头痛击，乘机攻占了长毛的天保城。现在曾国荃已经堵住了天京神策门。湘军已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看来，南京指日可下了。

刘典说：“打下金陵，曾大帅可是天下第一功臣了。大行皇帝说过打下南京者可封王啊。”左宗棠心里颇不是滋味，他说：“我们必须在最短时间打下杭州。在两宫太后看来，杭州总比金陵好打吧？”

刘典说：“不那么容易。那汪海洋、陈炳文都是长毛悍将，很能打仗的。”

左宗棠脸上现出了焦灼神色。

一个戈什哈进来报告：“大人，一个杭州城里的巨商，说是大帅的旧友来见大帅。”说着递上了一张名刺。

左宗棠说了句“杭州城我没有什么故旧啊”，接过名刺看看，上面印着：福聚元票号王海阳。左宗棠摇了摇头，说：“记不起这个王海阳是什么人。”不过他了解一下杭州敌情，就说：“请王先生进来吧。”

汪海洋一身商贾装束地进来了，左宗棠看了半天，虽有几分面熟，始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给他让了座后，左宗棠试探着问：“先生很面善，一时记不起足下……”

汪海洋笑道：“左大帅是贵人多忘事呀！当年大帅‘身无半

亩、心忧天下’的时候，不是我放大帅回柳庄的吗？

左宗棠脸色陡变，心跳如打鼓，他认出面前的人正是那个汪海洋，如今守余杭的太平军康王。他不能让任何人在场，哪怕是心腹刘典。他对刘典说：“你先去看看蒋益澧那里，给洋人办那事千万别张扬。”

刘典知是支他走，识趣地出去了。

左宗棠心有余悸地亲自起身关了门。

汪海洋笑了：“我只身入虎穴都不怕，大帅怕什么呢？大帅别来无恙吗？”

左宗棠说：“你来找我干什么？想必是走投无路，也想投诚吗？”

汪海洋说：“出了几个软骨头，你就以为太平军个个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吗？”

左宗棠一听他不是来投顺的，不觉紧张起来：“那你想干什么？”

“来看看老朋友啊。”汪海洋是个没多少文化的人，此时在自称当代大儒的左宗棠面前却显得气度豪侠、潇潇洒洒。他说，“你看多有意思，大帅只身一人去见翼王石达开的时候，也还是个布衣，我那时不过是翼王手下的牌刀手。如今你是红顶子一品大员了，我也当上了太平天国的康王，你我在杭州城下兵戎相见，这不是太有趣了吗？”

左宗棠给他倒了一杯茶，因为手抖，不小心把杯盖碰掉在地上。汪海洋弯腰拾起杯盖，冲他笑笑。

左宗棠不能不与他虚与委蛇：“这是巧合，也许是历史的必然。翼王石达开那么健谈，那样才华横溢，不也化作大渡河边一堆白骨了吗？”

汪海洋说：“他如果不出走，也许不至于有那样的结局。如果当年左大人当了我们的太平天国的军师，你认为太平天国怎么会

样？比现在兴旺，还是比现在不如？”

左宗棠最怕提起这段往事，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只能矢口否认：“我是不可能参加你们的长——太平军的。”他险些顺口说出“长毛”来。

“我知道你不敢承认。”汪海洋说，“一个红顶子大员如果有投过太平军大营的历史，是什么罪？大辟？还是凌迟？”

望着汪海洋的笑脸，左宗棠一阵阵心惊肉跳，他问：“足下是来敲诈我的吗？我是丝毫不惧的。何况，我没有任何把柄在你们手上，发匪之词，谁人肯信？”

汪海洋决定抛出王牌，他说：“大帅如此健忘！你忘了，你写了一幅字给翼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 16 个字的墨宝，现在我手上。”

左宗棠说：“那不是我写的吧？有我的署名吗？我这 16 个字的名言已传遍海内，谁都可以摹仿的。”他早想好了对策。

汪海洋笑起来：“足下自以为高明。你当年题款写了个高季左，调过来不正是你的字左季高吗？你能骗得了明眼人吗？”

左宗棠那凸起的、亮光光的额头冒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已无法抵赖，汪海洋敢上门来，是来者不善，这幅字画倒成了他的心病。他的语气和气得多了：“这幅字画吗？只是感叹身世的，并无什么有碍处。”

“是呀，”汪海洋步步紧逼地说，“可是，有了赠翼王的上款，可就不妙了吧？我若想害你，只要拿了它送到北京军机处去，大帅想想，可怕不可怕？”

左宗棠不得不摊牌了，他凸着他那一双金鱼样的眼睛，问：“足下可否明说，你想要怎样？”

“我能怎样？”汪海洋说，“你不是很得意吗？你认为杭州指日可下了，是不是？”

“这是毋庸置疑的。”左宗棠说，“李鸿章的淮军从北面压过

来，我从南面、西面包抄过来，你没有后援，没有粮草接济，你能支持多久？

汪海洋说：“半年总可以守的。我已在杭州、余杭两城存了够吃七八个月的米。我若守半年，大帅急于建功的美梦不就落得一场空了吗？”

这话正击中了左宗棠的要害，他沉思了半天，仍不得要领，又试探地问：“你是想让我缓攻吗？”

汪海洋说：“咱们达成一个君子协议，如何？”

左宗棠说：“你让我撤走？”

“那你也不好向你的主子交差呀！”汪海洋说，“大帅急于建功，急于拿下杭州，我可帮你这个忙，我们可以撤出杭州、余杭。”

“条件呢？”左宗棠问。

汪海洋让他网开一面，把通往德清的路让开，不准伏击、拦劫，当然可以虚张声势地打一打。这样就两全其美了，太平军安全转移，不在浙江你的地盘给左宗棠惹麻烦，他也可以占了杭州，向朝廷去请功了。

左宗棠心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条件不但不苛刻，反倒是正中下怀，朝廷哪知道你到底毙伤多少太平军？只要杭州拿下，即使是一座破破烂烂的空城，也是令太后多吃一碗饭的大喜讯啊！

左宗棠决定一试，他说：“可以答应足下的请求，只是事情要做得机密才行，你们想在什么时候撤出杭州？”

“后天晚上，怎么样？”汪海洋问。

左宗棠想了想，说：“我答应你。不过，我不能不装模作样地打一打，我已请来了洋枪队，炮火总要轰击的。”

“你们只管轰，只让开北门就行了。”汪海洋说。

“一言为定。”左宗棠说。

“你若不信守诺言呢？”汪海洋说。

左宗棠说：“我左宗棠办事，向来是言必信，行必果。”

“你不要心存侥幸。”汪海洋说，“你胆敢玩弄诡计，半路埋伏截杀，那我就会让你左宗棠掉脑袋，你不仁，我则不义。”

左宗棠知道汪海洋指的是什么，他多想讨回那张字画呀！汪海洋看透了他的心，就说：“你是不是在打主意想追回那张画？这是你的心病，有这张画在我手上，你没法睡安稳觉，是不是？”

左宗棠说：“我够朋友，也希望足下够朋友。”

汪海洋说：“这么多年没有出首你，我已经够朋友了。你现在想不想把我扣下杀掉？”

左宗棠说：“两国交兵尚且不斩来使呢，何况你又是我的故人。”

汪海洋说：“你杀了我也夺不回你的字画，我来前早已交给妥当之人保管，你胆敢对我下毒手，我的朋友会星夜进京，拿那张字画去出首。”

左宗棠的心又沉重起来。他呆呆地瞪着一双金鱼眼睛，不知该怎么对付汪海洋好，他所能做的只是一再保证，对汪海洋绝无加害之意。

汪海洋说：“你半路如不拦劫，让我们安全撤出杭州、余杭，半月后，我将派心腹把你的那张字画送还。”

左宗棠说：“好吧，须是要足下君子一言的承诺了。”

杭州城下的战幕随即拉开。

德克碑的洋枪队在轰城，大炮在南城上不断爆炸，烟雾腾腾。

左宗棠、蒋益澧亲自在城外观战。

蒋益澧有些奇怪地问：“怎么长毛不还击？是没弹药了吗？”

左宗棠不语，他一切都是按约定办的，他给杭州太平军留了一条安全撤退的大通道。

蒋益澧说：“应在德清、昌化布置伏兵，万一长毛从北面溃出，可以迎头痛击。”连蒋益澧也看出了弊端。

左宗棠说：“他们哪还有能力突围？我要在杭州城里亲眼看到陈炳文、汪海洋的覆灭。”他故意含混其词。

杭州北门外果然没有清军堵截。

陈炳文、邓光明已率兵悄悄出了北门，这里也没有敌军埋伏。

太平军冲出很远了，与汪海洋合兵一路，汪海洋回头看看杭州城上的烟火，对陈炳文笑道：“这一回左宗棠够朋友。”

陈炳文说：“他叫你那字画拿下马了。”

“叫他等吧，”汪海洋说，“那字画早丢了，左宗棠下半辈子也别想睡一日安稳觉了。”

两个人哈哈笑起来。

第 98 章

飘向天父上帝的灵魂对他的天国有无挂牵？

—

无论洪秀全题写多少嘉勉之词，也丝毫改变不了天京日趋危亡的战局。

天京城里饿死人了，百姓连掩埋死者的力气都没有，任其在这燠热的天气里腐烂。李秀成不得不抽出一些兵来就地掘坑，把暴尸街头者掩埋起来。

守城的太平军圣兵都在忍饥挨饿，李秀成下了决心，把战马杀了一些，后来他叫石益阳、李容发亲自带人去各王府、侯府、丞相府马厩里牵马，拉出来杀了吃，虽然惹得权贵们骂街、告御状，总算暂时渡过了饥饿这一关，圣兵在城上巡逻时不再饿得打晃了。

这天，李秀成召集紧急会议，他说昨天得到情报，湘军朱洪章今天在营中祝寿，曾国荃、鲍超这些人都要去饮宴。我们可趁机杀出城去，直捣朱洪章大营，只要拔出了这个钉子，天京之围

就松动了。

部将个个摩拳擦掌，都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能大胜，夺回点粮食也好。

石益阳说：“让出征将士吃饱。”

有人说：“一人一顿只有一碗粥，怎么打仗？”

李容发说：“出征的人每人发一斤马肉。”

李秀成说：“我去找天王，从天王府里挖出一点粮来。”

朱洪章大营果真是祝寿饮宴的样子。

绵延二三里的朱洪章大营一片璀璨灯火，离很远就听到了喝酒猜拳的喧嚷声。

李秀成亲率将士来摸营，当他们发一声喊冲入敌营时，发现营是空的，只有几十个兵在那里装模作样地饮酒。

李秀成对带了女兵助战的洪宣娇说：“上当了！你们女营先撤，我掩护。”

洪宣娇大声喊：“锦绣营后卫变前军，立即跑步撤回城中。”

她们刚冲出大营，湘军已四面八方围攻上来，杀声震天。

太平军被重重围在中间，左冲右撞，奋力冲杀，许多将士纷纷倒地阵亡。

李秀成从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

李秀成、石益阳和洪宣娇进宫来时，人人带伤，个个血染征袍。傅善祥从里面迎出来，大吃一惊：“偷营失败了？”

李秀成说：“我该死！敌人的这小伎俩都让我中计，我太急于打破封锁了，结果阵亡了一万多将士。”

傅善祥叹了口气，说：“你们该去换换衣服，就这么回来了，天王看了会更伤心。”这一仗下来，天京城里的有生力量已经十去七八了，李秀成真想大哭一场。

洪宣娇说：“不必换了，让他看看我们是怎么血战的。也让他清醒清醒。”

李秀成问：“天王病势如何？急急忙忙叫我们来，是不是重了？”

傅善祥说：“病势越来越重，可又拒绝服药，你们一起劝劝天王吧……”

李秀成心知天王的病难治，他从来不信国医的话，他大概误听了什么人的邪说，这段时间还是天天吃甜露，他自己吃，也叫别人吃。菊花脑既不能当饭，又不能当药，难怪他一天天衰弱下去。

李秀成等几个人放轻脚步来到天王寝殿，所有的厚重的窗帷都掩着，屋子里晦暗得看不清人的面孔，空气里流荡着恶浊之气。

李秀成告诉宫女，把窗帷打开一扇，又开了扇窗子让新鲜空气流通。

他走近了卧在重帷之后的洪秀全。

洪秀全清醒着，可他的脸色蜡黄，眼睛深深地凹陷下去，眼眶青紫，嘴唇也是青紫的，李秀成见了这番光景，忍不住阵阵心酸。

当洪秀全看清是李秀成等人跪到御榻前时，他的眼睛转了转，看到了他们征袍上的烧痕和血迹。他喃喃地问：“你们又上阵去厮杀了吗？”

李秀成说：“臣等愿为天王洒尽最后一滴血。”

在这一瞬间，洪秀全似乎清醒了，也后悔对李秀成的猜忌了，他伸出枯槁的手，拉住李秀成的手，说：“天京全靠你了，天国也全靠你了。君臣来日无多了……”

李秀成说：“还望天王保重身体，天王康泰，是万民之福啊！”

洪秀全说：“朕可能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了，朕惟一不放心的，是天京……无论如何不能落入敌手。”

李秀成说：“臣等会固守天京，将来外面的将领率勤王之师一到，天京就会转危为安了。臣等恳请天王服药，药石之力不可不信啊！”

洪秀全说：“朕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什么药也治不了命的，朕之一切均在天父手上操纵着，听其自然罢了……”

李秀成又说：“方才得到情报，扶王陈得才得知天京危难，已率大军从陕西杀回，入鄂东后，横扫皖省，正在驰援天京，谅不久即会到达。”

洪秀全说：“忠王要忠朕，扶王要扶主，朕无忧了。”

朦胧之间，他仿佛正一步步走近金须黑袍的上帝……

李秀成最后的建议只能永远烂在肚子里了。他仍想作最后的努力，让洪秀全“御驾亲征”，他不想往南打，倒想全部放弃苏浙赣，直趋北方，据齐、豫、秦、晋上游之势以控东南。李秀成认为，北方是妖兵水师无能为力之地，洋鬼子的势力也达不到，他们便可乘清妖不备打下北京。这是最近几天李秀成想出来的主意。

如果说他刚回京时提出放弃南京的计划还行得通，现在却为时过晚，李秀成手中已无精锐之师可调遣，他的好主意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罢了。

二

西太后正在钟粹宫寝殿卸妆，听门外安德海问了一句：“主子安歇了吗？”

坐更的小太监忙说：“还没有，要去回吗？”

慈禧太后料有紧急公事，就问：“小安子吗？什么事呀？”

安德海起来跪禀：“回主子，有六百里加急奏报。”

西太后从宫女手中接过黄匣子，一看奏折是从浙江来的，是

左宗棠的专折，是报喜，西太后看了后，心中如春风拂柳、顿解江河之冻一样，高兴地说：“杭州攻下来了！托祖宗洪福啊，小安子，去请东太后，再去叫了恭王爷来！”

安得海在门槛儿外说：“回主子，这么晚了，又不是十万火急的事，是不是等明天……”两宫垂帘，要叫，自然也得叫醒慈安太后，断无深更半夜西太后单独见小叔子之理。

西太后斥道：“要你多嘴，你去叫！”

安得海说：“这会儿军机处有值夜的军机章京，叫他们拿了给六爷看就是了。”

“掌嘴！”西太后不很严厉地喝了一声，“你越来越不像样子了，快去。”

安得海跑去，首先叫醒了慈安太后，慈安太后以为出了大事，急忙穿衣，看看同治皇帝睡得正香，便没惊动孩子，一个人带了太监宫女到养心殿东暖阁来了，这才知道是大喜事，大大松了口气。

奕訢也说：“吓了我一跳。从前大行皇帝在时，一到半夜三更喊我来，总是提心吊胆，不是这地方叫长毛攻占了，就是哪个督抚大员叫长毛杀了，四处告急……”

西太后说：“怎么，叫你过来听听喜讯耽误了你的觉吗？”

奕訢说：“太后说哪去了！这样的好消息天天有，奴才也不烦，不睡觉也乐意。”

“这左宗棠还不是个白吃饭的。”西太后又拿起了他的折子，“字写得也不坏，可不怎么正道，不是横平竖直。”

奕訢说：“自成一体。”

西太后说：“大行皇帝在时，就把左宗棠的名字写在屏风上了，那时左宗棠还是个白丁，先帝识人哪！”

西太后问：“按例，该给这左宗棠什么封赏啊？”

奕訢说：“按李鸿章打下苏州的成例办吧。赏黄马褂，加太

子少保銜。”

西太后说：“这样不亏待他了，是吧？”她是在问东太后，东太后说：“前有车，后有辙，他也别高过曾国藩、李鸿章去。”

西太后说：“这几个汉人都是书生，怎么都会带兵打仗呢？反倒比胜保、僧格林沁、和春这些人强，这是怎么回事？”

奕訢说：“八旗兵光抽大烟了，怎能打仗？”

“这得好好治理才行。”西太后说，“这汉人手里都有了重兵，行不行？我看得防着点。万一他们造起反来，我们怎么办？”

奕訢说：“奴才已经防着这一手了，现在是不得不用他们，一旦长毛灭了，还能让他们带兵吗？”

西太后点了点头，说：“现在只等打下金陵了，那曾国藩哥俩打了包票，可拖了这么久了，怎么不见捷报来？是不是力量单薄呀？”

“太后圣明。”奕訢说，“东南四省的军务已都归曾国藩节制，可他一直不管浙江。”

“为什么？”西太后问。

“可能怕招怨。”奕訢说，“左宗棠是个尖酸刻薄之人，没有曾国藩那么敦厚，曾国藩有意将浙江划出去，做个人情。”

“这可不能准他。”西太后说，“湖州不是还有发匪未剿完吗？”

奕訢说：“是。发逆杨辅清有几万人据着湖州。”

西太后说：“让左宗棠加紧进剿，然后腾出手来去帮曾国藩一把。说一千道一万，只有攻占了金陵，才去了心病。”

“太后圣明。”奕訢说。

“那李鸿章的淮军在哪里？”西太后又问。

“此前在嘉定。”奕訢说。

“怎么也打到浙江去了？”西太后问。

慈安太后也听明白了：“左宗棠那儿也没多少长毛了，还用

他去帮忙吗？

西太后说：“下旨给李鸿章，让他移师南京，与曾国藩一道去打下南京。也别叫曾家人占了全功。”

“奴才就叫军机们拟旨。”奕訢说，“为了尽快扫平发匪，奴才以为，曾国藩还要破例重用。”

“他已权挽四省，还怎么重用？”西太后问。

“那除非让他回北京来当大军机了。”慈安太后说。

“他回来，指望谁带兵打长毛？”西太后又提出了质疑。

“这好办。”奕訢说，“可赏他个协办大学士的衔儿，他会更加卖力。”

西太后说：“我恍惚记得，先帝在日，说过这样的话，谁剿灭了长毛，破了南京，可封王，不论他是不是八旗人。”

奕訢道：“是有此话。可这是违反祖制的呀！”

西太后哼了一声，说：“我和慈安太后垂帘听政，他们不也跳出来说是违反祖制的吗？”西太后对“祖制”向来反感，朝中耆宿大老们没少用这个攻击她。

这一说奕訢不敢再多言了。

西太后说：“这事且不忙，南京也没打下来，容从长计议。”

奕訢又来了一句“太后圣明”。

三

曾国藩看到了军机处用六百里加急飞递的上谕后，心情烦躁，三角而有棱的眼睛有些呆滞。

恰巧弟弟曾贞干从外面进来，他说：“我下午就押运粮食和银子回南京。”他问兄长还有没有话嘱咐。

曾国藩忽然饶有兴趣地问：“你们运去几十万两银子了，又是饷银，又是赏银，大概好多将士都是宦囊鼓胀了吧？”

曾贞干说：“有的湘勇干了四五年，只要不战死，也有几千两银子了。”

“他们都把银子放在何处？”曾国藩问，“总不能带在身上吧？放在大营里也不方便吧！行军打仗，不能一人驮几箱黄白之物啊。”

曾贞干大笑起来：“大哥真呆！”

“我怎么呆？”曾国藩问。

曾贞干说：“定期有人回乡，有人雇船往回运，有人家里来专人取，有人存到了钱庄里，身上只带几张银票，大营里才没有银子呢。”

曾国藩说：“原来如此。我从前说过，文人不爱钱，武将不惜命，就攻无不克了。现在，我一手创建的湘军，上上下下这么爱钱，为何也能打胜仗呢？”

曾贞干说：“大哥说的是武将不惜命，没有说武将不爱钱啊！武将爱财而又舍命，大概一样战无不胜。”

兄弟两人不禁大笑。

曾贞干问：“大哥不是有信给九哥吗？”

“不写了，”曾国藩以他那特有的移时不转的目光长久注视着曾贞干。曾贞干不敢看他的眼睛，就避开了，曾贞干说：“郭嵩焘说过，你的眼睛最叫人害怕， he 说是见者悚然。”

曾国藩说：“其人优劣，心地如何，没有能逃过我眼睛的。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你良久吗？”

曾贞干问：“大哥看我心是优是劣？”

“我看你心中空洞无物。”曾国藩说，“朝廷一日内连下六道上谕，令李鸿章从浙北移师金陵，你明白其中之意吗？”

曾贞干果真想得很简单：“朝廷急了，怪他慢慢吞吞。李鸿章的洋枪洋炮是很厉害的，他若一到，打下金陵，指日可待了。”

“老九也会这么想吗？”曾国藩捻着他的胡须问。

“他倒不这么想。”曾贞干说，“九帅的胃口可大了。他从小就是这样，恨不能全天下的事他一人包办。”

“他比你有心计。”曾国藩说，“朝廷是不想让咱曾家占了全功，功高震主啊！我倒不想震主，更没有野心，不过到嘴的肥肉让与人，我也心有不甘，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曾贞干经他点拨总算开了窍，他说：“明白了，我回去和九帅抓紧攻城，抢在李鸿章到来之前攻下南京。”

“对了。”曾国藩那三棱形眼里闪着光，他说，“李鸿章如是聪明人，他应当别靠近别人的禁脔。”

李鸿章怎肯觊觎老师盘中美味！

李鸿章倒显得十分悠闲，手里拿一本有插图的书在看。程学启进来了，见他在看书，凑过去看看，说：“大帅看起了洋书？”

“译得不好。”李鸿章说，“不过很有用，是造船的书，我想在上海、福建开设船务局。洋人靠什么欺我中国？不过是船坚炮利呀！”

程学启说：“处处学洋人，我们不也成了洋人了吗？”

李鸿章笑道：“你那鼻子高不起来，眼珠蓝不起来，你怕什么？”

程学启说：“队伍都整装齐备，什么时候放炮启程？”

李鸿章眯起他那对细长的总是带三分笑的眼睛，问：“往哪里开拔呀？”

“一天六道上谕，不是让我们去助攻金陵吗？”程学启说。

李鸿章说：“不去。”说得很平淡。

程学启劝道：“这可是抗命啊！”

李鸿章说：“抗命与夺人口中肥羊相比，哪个轻哪个重？南京缺饷不缺兵啊！”

程学启说：“大帅说什么，沐恩不懂。”

李鸿章哈哈大笑。他说：“曾国藩曾公是我的座师，他派

他弟弟沅甫、季洪围攻南京已快两年，现指日可下，我们去干什么？去抢人功劳？去火中取栗？去分人一杯羹？多么讨厌。我已给沅甫写了一封信，叫他放心。”

“大帅怎么写的？”程学启问。

李鸿章拍了拍刚刚上了火漆的信，说：“我告诉他，我不去，我不能窥别人卧榻，不能近别人禁脔，叫他放宽心全力攻打，必得全功。”

“大帅真仗义。”程学启说，“可是那六道上谕不是儿戏呀！”

“这好办，”李鸿章脸上依然是笑咪咪的神态，“他们打下金陵，一俊遮百丑，朝廷就谁也不责怪了。只有打不下来，才究人过，那我可要倒霉了。”

四

洪秀全已经处在弥留之际了，殿里站满了亲人、朝臣，李秀成、洪宣娇、傅善祥和幼天王洪天贵福站在榻前。

又给洪秀全号了脉的国医李俊良离开病榻，神色忧郁地对李秀成使了个眼色。

李秀成随李俊良走到窗下，御医说：“挨不过今天了。”

李秀成戚然，对走过来的傅善祥说：“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呀！后事都准备好了吗？”

傅善祥说：“洪仁发他们在张罗。”

李秀成说：“国力衰微，天京危在旦夕，我看丧事宜从简。”

傅善祥说：“洪家人不会答应。洪仁发、洪仁达要大操大办。”

李秀成叹道：“那他们可就是为太平天国操办丧事了。”

傅善祥推开了一扇窗子，晚风吹进来一丝凉意，竟有一片黄叶子飘在了水池中，她叹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啊！这才是春

末呀，怎么有了黄叶了呢？太不吉祥了。”

李秀成问：“今天是初几？”

傅善祥说：“天历甲子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李秀成又走到了床前。

忽然洪仁发说：“天王精神好多了。”谁也没有应和，都知道这是回光返照。

洪秀全睁开眼四下看了看说：“仁玕可惜远在江西督师，没在朕跟前。”

李秀成凑近洪秀全，细声细气地问：“陛下有何诏旨，臣向干王转达。”

洪秀全在喉间轻轻叹息一声，环顾满屋子的宗族、近臣，还有将来接替他王位的洪天贵福，他油然而生留恋之情，他没想到他才 50 岁就撒手人寰，又是在太平天国处在风雨飘摇的时候，他的心不净。他又相信自己能见到上帝，又觉得渺茫。

他觉得自己脚踏云雾，飘忽在棉絮般的空中。那是绮丽的天宫吗？杨秀清在向他招手，韦昌辉在向他跪拜，冯云山凄然地对他说：“你忘了我临终前对你的一番嘱咐，你的一切灾难后果，都被我不幸言中了……”

洪秀全看到了五彩祥云，看到了端坐在五彩祥云上的金须黑袍的上帝。他仿佛听到了上帝的召唤……

这就是二十多年前自己到过的天宫吗？三十三重天，这是第几重？对，那是天门，门的两旁有无数娇娥美女，还有无数穿龙袍戴角帽的人。他看见了冯云山、萧朝贵，还有林凤祥、罗大纲。他心里好不畅快，啊，旧部都在这里……

一片叫声震动着洪秀全的耳鼓。这不是天鼓隆隆的天上，这是嘈杂的凡世间。

他们是在围着垂危的洪秀全叫！洪秀全感到好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可是当他从神界彻底跌落回人间时，他明白眼前的景象是怎么回事，他已经濒临死亡，上帝的儿子也是要死的。

洪秀全两眼茫然地看着一屋子人，说：“朕要归天去了……”

李秀成说：“陛下春秋正富，不要紧的，养几天自然康复。”

洪秀全说：“你等大众安心，朕向天父、天兄领到圣兵，回来保固天京。”

这话是安慰大众，还是自我安慰？也许两者都有。洪秀全说完这句话，感到遍体通泰，轻爽得如一团轻烟，向不可知的极乐世界飘然而上。

洪秀全走完了他 50 年的轰轰烈烈的人生之路，临死之际仍把希望寄托在他自己也未必不感到虚妄的天父、天兄身上。

天王寝殿里立刻传出一片震天动地的哭声，各有各的哭法，各有各的悲痛。他们哭他们的精神领袖的溘然长逝，也是哭他们赖以生存的天国末日的来临，又何尝不是悲悼他们自己已不可避免的悲剧的结局。以天王之死为标志，人人都感受到了天崩地裂般的灾难降临。

李秀成是朝中惟一可以主事的人了，他最先站起来，用袖子抹干眼泪。什么叫奉命于危难之时，他现在的体会是最深的了。

他对大家说：“国不可一日无主，我们奉幼天王登基吧。”

傅善祥等人都赞成，只有立了新主，才能安定人心。

洪宣娇把哀哀啼哭的幼主洪天贵福扶过来，行枢前继位大礼，李秀成率领群臣给 16 岁的洪天贵福叩头。

在走出天王寝殿时，天下起雨来，黑云弥漫，天空漆黑如锅底，仿佛一口巨大的黑锅扣在天王府，也扣在人们的心上。傅善祥的心里也感到透不过气来了。

第 99 章

她们是一群飞升的火中凤凰。



对于洪秀全的死，李秀成和洪宣娇、傅善祥采取了密不发丧的办法，只草草埋在了后林苑，只待时局好转再行大殓。话是这么说，人人都感到没有这一天了。

洪秀全死后，太平天国的形势急转直下，7月3日，湘军攻占了太平军在天京城外的最后一个堡垒——龙脖子，也就是紫金山上的地保城。

曾国荃下令湘军用大量的蒿草、灌木和芦苇填在龙脖子山麓和南京城墙之间，上面厚厚地垫上土石，高度与城墙差不多，为最后攻城做好了准备。守天京的太平军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敌人从容地做着这一切，毫无办法。

同时，湘军李臣典部、朱洪章部等分别挖地道，企图为轰塌城墙做准备。

李秀成和洪宣娇为阻止敌人挖地道，几次冒死冲出城去破

坏，都因为寡不敌众又退缩回去。

7月18日晚上，李秀成对洪宣娇和傅善祥悄悄说：“天京破城就在这一两天了，做好准备吧。”

几个人相对默然。做什么准备呢？与天国共存亡，是他们每个人的惟一选择。李秀成也想与天京同归于尽，但两位女性义正词严地告诉李秀成，他没有资格死，他必须保住幼天王逃出去，去找洪仁玕，丢了天京不等于倒了太平天国的大旗。

洪宣娇让李秀成统率机动兵力准备突围，她带女营接过了全部城防。

这时候天京全城不过3万人左右，能战斗的三四千人的样子，李秀成能机动掌握的千人左右，其余都是女兵。

李秀成不忍心让女兵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还想争守城任务。

洪宣娇厉声说：“不行。”

傅善祥也主张李秀成护幼天王出走。

洪宣娇说：“如果敌人攻入城中，我带人死守死拼，你杀开一条血路，带全部精壮冲出去，保护住幼天王，就是你的大功，你们杀奔江西去，去找干王吧。”

李秀成说：“我与天京共存亡，是早已想好了的，你带幼天王走。”

“你比我有用。”洪宣娇说，“太平天国可以没有洪宣娇，不能没有李秀成。”她说这话时，已泪流满面了。她给李秀成跪了下去，说：“天王晚年办事糊涂，委屈了你，看在天国的分上，我代天王向你托孤了，天王从前对不住你，今后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李秀成也哭了，他双手扶起洪宣娇说：“你放心吧，李秀成为太平天国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晚风强劲地从城外空阔之地吹来，插在城头的大旗呼呼作

响，为了壮胆，也为了呼应，守城将士不时地吹牛角号，吆喝着：“看住——清妖！”

南京城下，清兵一刻不停地在挖地道。

地道已经延伸到了城墙下。守城的女兵发现了，立刻先后有十几个女兵在军帅覃兰率领下从城上坠绳而下，与挖地道的清兵拼杀，用水浇敌人运来的火药。

寡不敌众，覃兰等十几个女兵很快都战死城下，敌人又一次运来大批火药。

火药绳点着了，闪电般亮过后，是一声闷雷般的响声，城墙轰塌了二十多丈宽。

曾国荃在城外一声令下，湘军潮水般冲来，呐喊声震耳。曾国荃骑在马上大喊：“老湘营弟兄们，进城之后随意三天，老规矩，第四天可就不许抢一针一线了！”这是曾国荃独特的激励将士法。

湘军拥入了城墙缺口，洪宣娇率女兵往来冲杀，她们排成三排，形成三个梯队，挥刀和用火枪与拥来的敌人搏斗。

第一排女兵倒下了，第二排冲上去，与敌人肉搏。最先冲进来的湘军大多死在了豁口处，又一批冲来。

第二批太平军锦绣营女兵都战死了，第三批女兵又在鼓声激励下冲上来补上了缺口，继续与冲上来的清兵格斗。

城外，曾国荃看得呆了，二十几丈宽的城墙缺口垛满了女兵的尸体，太平天国的女兵们用她们的血肉之躯又垛起了一道城墙。

当第四批、第五批女兵们冲上来时，湘军暂时撤下去了。曾国荃下令：“大炮猛轰，我不信这些女人比城墙还抗打！”

城墙缺口处炸弹横飞，黑色的硝烟、红色的火舌在绞动翻滚。

锦绣营的女兵们大片大片地倒在血泊中。成千上万的湘军又

一次发起了冲击，女兵再也没有力量抵御，再也没有多少血肉之躯可供填充了。

突然间，石益阳率一批生力军来援了，也是清一色的女兵，她们又在豁口的尸山血海处与湘军展开了殊死的肉搏。

湘军扔下几十具尸体溃退了。

曾国荃骑马来到距离城墙豁口几十步远的地方，见湘军又一次退下来，他深恐功亏一篑，就一次次大喊：“先攻入城的每人赏一百两！违令后退者斩！”

他的诱惑与约束在死神面前没有多大的力量，曾国荃无奈，从戈什哈手中夺过一把大砍刀，接连砍了几个退得最快的湘军士兵的脑袋，溃退止住了。

这时鲍超的老湘营冲上来了，曾国荃为之一振，大叫：“鲍超，从那口子冲上去！”

鲍超下了马，赤膊带头往上攻。

潮水般的清兵终于攻进了天京城。

这是公元 1864 年 7 月 17 日。

二

天王府失去了往日的威仪和尊严。

往昔威严和豪华的天王府已是汤浇蚁穴的景象了，人人在逃难，或带着金银细软，或扶老携幼，四处奔逃。洪仁发、洪仁达在院子里指挥牌刀手们把大量的金银财宝驮上马背，可是当远处传来喊杀声，有人跑来报信说清妖杀进来时，牌刀手们一哄而散，扔下洪仁发、洪仁达和女人孩子们，顿时哭声震天。

李秀成、石益阳、曾宪带几十个骑兵从大门一直冲到了后面，一见洪仁发他们还在驮金驮银，就大声说：“城破了，你们还顾得上金银吗？幼天王在哪里？”

洪天贵福在人群里哇一声哭出来。

李秀成见他还穿着黄缎九龙袍，戴着兜鍪式金冠，就跳下马，摘下他的金冠扔在地上，又剥去了他的龙袍，只剩下了内衣。李秀成把他夹到马背上，自己腾身上马，对宫中人喊了声：“跟上，我们从旱西门冲出去。”

李秀成拥着幼天王飞驰而去。石益阳跑了一箭地，突然说：“傅善祥呢？她怎么不见？”

女官、宫女和洪氏家族的人只顾跟上李秀成逃命，谁有心思管傅善祥？

石益阳掉转马头又跑回天王府，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把傅善祥看得那么重。

在真神殿前，石益阳下马，各大殿、小殿、偏殿，一直找到上书房、寝殿，到处是劫后的惨景，已经空无一人，天王府像一座阴森森的坟墓。而这时清兵还没有进来，这就是树倒猢狲散！

石益阳向后林苑走去。这时喊杀声已经越来越近了。

清溪里河还与从前一样清澈，河上的画舫仍停在如烟的绿柳下，一切都令石益阳产生强烈的物是人非的感觉。

她看见了傅善祥。她穿着一身纯素的衣裳，头上簪的花也是白的。此时她在太湖石后蹲着挖什么。

石益阳跑过去才看明白，她正在埋东西，有天王的玉玺，也有黄绢面的封诰、文书，天王的诗词手迹。

见了石益阳，傅善祥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平静，只轻轻问了一声：“你怎么还不走？”

石益阳大声喊：“我来找你！走，快走！”

傅善祥把那些东西分别装到铁盒中，包上桐油布，下到土穴里，她不慌不忙地埋着土，说：“太平天国亡了，可太平天国的事该流传人间。我埋的这些东，西，不该落入清妖之手，他们会一火焚之。这里有太平天国的天历、《资政新篇》，各种文告、典

章、封诰，还有天王的诗词。有朝一日它们会重见天日的。那时，我们这些人可能早就化为尘土了，可后人该知道，在多少年前还有过这么一群男女，曾经经营了一个美好的天堂，14年啊……”

傅善祥说这些话的时候，眸子里充满了憧憬、向往，注入了多少深情，可石益阳依然透过一往情深的表情看到了难以抑制的哀婉和凄伤。

她最后埋进土里的是一块晶莹的血红色的雨花石。那还是傅善祥过生日时谭绍光送她的廉价而又最珍贵的礼物，她希望的也许是她和谭绍光化为泥土以后的永恒，雨花石仿佛是他们生命和爱情的结晶体。

她最后移了一块太湖石压在了上面，当她从容地做完这一切时，她向画舫走去。

“你跟我走啊！”石益阳奔过去拉她。

“我已经不能跟你走了。”傅善祥坐在画舫里，整理着头发，说：“我的路走到头了，我欣慰的是，我与天国同寿。我已经服了毒，好妹妹，你快走吧。”

石益阳这才发现，傅善祥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嘴唇青紫，渐渐地，她安静地闭上了眼睛，人世间的一切苦与乐、爱与恨都永远与她无涉了。

石益阳带着泪在后林苑上马，这时她发现已有大批的湘军狂叫着冲进了天王府，立即劫掠各殿，不顾一切地翻箱倒柜抢东西。石益阳趁着人乱，冲出了天王府东侧门。

天京街上涌动着湘军的人流。

入城的湘军在杀人，不管男女老幼，也不论是军是民，见一个杀一个，天京街头血腥遍地。

在旱西门，洪宣娇仍带了最后的几百名女兵在与冲进来的敌人拼杀。

曾国荃进来了，他站在远处看着女兵们拼杀。曾国荃大叫：“抓活的！谁抓住就赏给谁！”此言一出，更多的湘军扑上来。

忽然，洪宣娇和女兵们退出了厮杀场，一个个跳上了城墙。曾国荃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女兵们脚下早已堆好了一堆堆的干柴，上面铺了厚厚一层黑火药。

洪宣娇沉重而悲壮地喊了一声：“天国里见了，锦绣营的姐妹们！”

呼的一下，大火腾空而起，女兵们挽手勾臂、互相拥抱着站在火中，大火很快吞没了她们，城上还回响着她们悲壮的喊声：“天国里见！”

曾国荃简直看呆了，湘军也都看呆了。

三

曾国荃一路嗟叹着，在李臣典、曾贞干、鲍超等人陪同下，走进烟火四起的天王府。他不禁为这豪华的宫殿所折服。传说天王府里珍宝赛过北京的紫禁城，看这气魄，恐怕不是虚传。据郭嵩焘说，朝廷指望打下南京，靠太平天国的一大注财来弥补连年战乱亏空下来的国库呢。曾国荃心里暗笑，想得美，我们这里舍生忘死攻城略地，为了充填皇家的国库？那也得问问那些九死一生的湘勇们答不答应啊！

曾国荃明知天京指日可下，就是不让曾国藩到天京城下来督战。他倒不是与兄长争功，他的功也是曾国藩的功，而且首先是兄长之功。他是怕迂拙的曾国藩碍手碍脚。照以往的经验，破一座城，不让部下发点小财，下一回谁肯卖命？更何况这一次打下来的是号称金窟的天京呢。还有一层，他不让曾国藩知道太多，也便于日后为他开脱罪责。这一点曾国藩心领神会，他乐得在安庆遥控。

进城前，曾国荃已布置心腹鲍超，叫他配合曾贞干严密封锁各王府，这是向他们暗示，王府的劫掠不向士兵开放，由曾国荃的嫡系处理，当然这决定是秘而不宣的了。

天王府里最先冲进来的不守规矩的湘兵被赶了出去，所抢的财物也让鲍超的亲兵没收了。

看看几个重要的王府和圣库确已控制在自己手里了，曾国荃才到天王府来，他必须找到洪秀全的下落，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洪仁发、洪仁达和一大群洪姓人都没跑出去，舍不得放弃的黄白之物害了他们，带着那么多财宝出城，太显眼，速度也太慢了。他们全被抓了回来，被指认了身份，圈到了天王府天父台下，个个是一副狼狈相。

曾国荃站在天父台上问：“谁是洪逆伪天王的亲戚本家呀？李秀成在不在你们当中？”

人群里的洪仁发在往后缩，没有人应声。

鲍超拉出一个小宫女：“你说。”

她带着哭腔说，李秀成跑了。

“洪秀全呢？死了没死？”曾国荃问。

“天王早归天了。”小宫女说，“幼天王也找不到了。”

曾国荃一刀砍了这个小宫女，又拉出一个年长一些的宫女，让她指认在场的人里有没有逆匪中的匪首。

宫女吓坏了，两腿直抖。

“不说，杀了你。”曾国荃挥了挥带血的刀。

这个宫女战战兢兢地面向人群，指了指洪仁发、洪仁达，又指了指洪秀全的几个小儿子。

曾国荃审视地打量着洪仁发，问：“你是谁呀？怎么换上老百姓衣服了？”

洪仁发说：“你老爷我是太平天国信王洪仁发，天王的哥

哥！”事到如今，洪仁发怕也没用了，他反倒硬朗起来。

“他呢？”曾国荃用滴血的刀尖指了指洪仁达。

“他是我弟弟洪仁达，勇王。”洪仁发说。

曾国荃说：“这么说，你们俩不能随便吃一刀了，你们得千万万才行。”他在台上走了几步，问：“洪全秀在哪里？真的死了吗？你们不要想骗我。”

洪仁发、洪仁达都一声不吭。

曾国荃又从人群里抓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宫女，问她：“你说。”

老宫女姓黄，她说：“天王确实死了，来不及发丧，埋在后林苑了。”她说，洪秀全身上的黄绢还是她亲手缠裹的呢。

“你领我去掘出来！”曾国荃说。

洪仁发大叫起来：“禽兽！你还要鞭尸吗？”接着他又骂黄姓宫女“不得好死”。

曾国荃说：“你说对了。洪秀全造反 14 年，令天下生灵涂炭，罪孽深重，死有余辜，当然要鞭尸三百！”

经过天王寝殿时，曾国荃见曾贞干正监督着士兵把一箱箱财宝抬出来，上了封条。

士兵押着黄姓宫女来到后林苑，她在清溪里河畔一处指了指：“就在这里。”

士兵们挥动锹镐开始挖坟。

曾国荃问那个老宫女：“听说洪秀全有一个美丽绝伦的妃子，叫傅什么？”

黄姓宫女说：“叫傅善祥。不过她不是天王的王娘，是女状元。”

曾国荃说：“在我们抓到的这些人里，有傅善祥吗？”

黄姓宫女说：“我好像没看见。”

曾国荃说：“你用心去找，你只要找到了傅善祥，我给你

100 两银子，还免你一死。”

黄姓宫女说：“那我去找……就怕，就怕已经跑了。”

正说到这，见一群兵争先恐后跳到清溪里河的船上看什么，曾国荃问：“看什么呢？”

一个贴身卫兵说：“船上有一个一身白衣服的女官，死了，好像是自杀的，人死了还像仙女一样标致。”

曾国荃看了黄姓宫女一眼，说：“你跟我来！”

曾国荃到了画舫上，看到了虽然已死却栩栩如生的傅善祥，不禁吸了一口凉气，回头问老宫女：“我敢断定，她就是傅善祥，对不对？”

那宫女惶惑地点了点头。

曾国荃说了声：“找口棺材，把她葬了吧，这也是个有气节的烈女。”

突然，忙着抢掠的士兵们全都向假山石头后拥去，人人伸长了脖子在看，原来洪秀全的墓挖开了。曾国荃走了过来，士兵们让出一条通道。

按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国葬规矩，是没有棺槨的，洪秀全遍身用黄缎包裹，缎子上绣了不知几百条龙。曾国荃不觉暗自诧异，根据黄氏宫女所说洪秀全已死去 48 天了，可面目栩栩如生，一点都没腐烂，灰白色的胡须梳理得整整齐齐，历历可数，他好像只是累了，躺在那玉石的墓穴中安睡一样。

就是这个人折腾天下 14 年不得安宁，就是这个自称为“天下万国大共之父”的人，几乎夺得了大清的江山。

曾国荃忽然想到了洪秀全的传国玉玺。他疑心是在墓中，可洪秀全的墓葬不是最后的下葬，只是暂厝，所以并没有一件随葬品。

曾国荃退出人圈，把鲍超叫到一边，嘱咐他，亲自去找玉玺，而且不能张扬出去，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鲍超马上领会了九帅的用意。他本人就是安庆大捷后对曾国藩“劝进”的激进派，他恨不能早一天把曾国藩抬到金銮殿上去。所以他神神秘秘地说：“九帅放心，洪秀全已死，金陵大乱，谁也没想到金陵这么快陷落，不会有人拿走传国玉玺，掘地三尺我也能找到。到时候，九帅可得好好劝劝呀！”他向曾国荃眨了眨眼睛。

曾国荃会意，也眨了眨眼。

第 100 章

“穷天下力，覆此金汤。”一将功成万骨枯！

—

石益阳能逃出天京城，实在是个奇迹，因为她冲出天王府的时候，已经是湘军满城了。她伏在马背上飞奔，不断地与入城的清兵遭遇，打打停停，躲躲闪闪，混出城去。快天亮时发现一个小村庄前有人影晃动，追了上去，竟然是李秀成、司琴一行人护着幼天王洪天贵福在踉踉跄跄向前逃难。

石益阳追上他们以后，把马让给了洪天贵福骑。李秀成问她：“你跑哪里去了？”

石益阳说：“我回去找傅善祥，她把太平天国的大印、诏旨文书都埋起来后，服毒自杀了。”

李秀成说：“我们冲出城时有几百人，现在越走越少了。”

正说着，又有一伙清兵亮着火把冲过来，大叫着：“这还有一伙，说不定幼天王在这里呢！”“抓住幼天王，赏银 3000 两啊！”

李秀成情急，马上对石益阳说：“你护着幼天王从左面树林穿过去，我迎面走，把敌人吸引开。”

石益阳拉起幼天王的坐骑，与曾宪、司琴一起带着十多个人向小树林中跑去。

他们很快脱险了，石益阳听李秀成去的方向有枪声，就对司琴说：“你护着幼天王先走，我去接应他们一下。”

司琴点点头，带队向前走了。石益阳推上了手枪的大机头，向响枪的地方奔过去。李秀成带的人已经大多被砍死了，只有李秀成和四五个人还和敌人的骑兵在拼。

石益阳冲过去，向敌人的骑兵连开几枪，几个骑兵倒撞下马去。

石益阳到底甩脱了湘军的追捕，可她与李秀成也失散了，她不敢白天上路去找，只得先找了个小土坎，在下面藏了起来。

她心里在祈祷，只要李秀成在，天国就灭不了，这是石益阳心底不可动摇的信念。

李秀成和幼天王又到一起了吗？幼天王在哪里？

幼天王洪天贵福一行人已经人困马乏了，他们倒在一块荒草地上，一个个饿得东倒西歪。司琴是惟一管事的，她挖了些野菜，分给每个人一把，说：“吃一点，野菜也能度命，等前面有了村庄，我们就能弄到吃的了。”

洪天贵福吃不下野菜，呜呜地哭起来。司琴哄劝着说：“陛下不可这样，陛下是一国之主，我们都指望您呢……”

洪天贵福仍是哭。

这时出去探路的曾宪走回来说：“我打听了，咱们落脚的地方叫东坝，再往前是广德，咱们的干王就在广德。”

一听这话，十多个人都有了精神，全都坐起来，互相鼓励说：“多吃几口野菜，好能走动路，去找干王。”

洪天贵福也不再哭了，把几根野菜塞入口中，皱着眉头嚼

着。

忽见前面烟尘冲天，马蹄声响成一片，司琴大惊，忙说：“快藏起来，万一被抓住，都说是天京逃出来的难民。”

他们全都趴到了土坡下。

司琴趴在土坡下，不时地偷眼张望大路，骑兵有百余，经过时，她看见了“真天命太平天国军师干王洪”的大旗。

司琴跳了起来，张着双手，大叫：“干王，干王！”禁不住涕泗滂沱。

十几个人也都跳起来了，像没娘的孩子见到了亲人，个个哭着叫嚷：“干王，干王，幼天王在这里呀！”

骑兵的后队发现了他们。很快，骑师掉过头来，向他们拥来。

果然是干王洪仁玕带的骑兵。干王认出了司琴，认出了洪天贵福，他跳下马，抱住洪天贵福失声痛哭，一迭声叫“臣来晚了”，在场的官兵个个痛哭失声。这是7月21日，干王洪仁玕接应幼天王去了广德，但他此时绝对不会想到，仅仅几个月后，他们就分别落入敌手，在南昌遇害。他们此时看到的是太平天国的曙光，还是没入地平线的一抹余晖？

二

这是1864年的7月22日，李秀成掩护幼天王一行出走后，他自己的处境却十分艰难起来。他又饿又累，又是一身太平军的官服，他白天无法混过去，湘军萧孚泗部正在这一带挨村搜索。

他在田野里跋涉了很久，也没找到可以栖身之所，他实在走不动了，躺在稻田水沟旁昏睡过去。

不远处就有一队清兵路过，没有人发现李秀成。

后来，几个在地里车水的农夫发现了李秀成，一看他的装

束，人们不但认出了他是太平军，而且知道他是忠王李秀成，他的龙袍正面明晃晃地绣着“忠王”两个字。

天京附近的人，哪有不知道忠王的？人人都感念他的忠，现在城破受难，几个农夫都想救他一命。只有一个叫刘芬的年轻农夫另有主意，他知道，献上李秀成这样一个“钦犯”，得的赏金下半世都够消受的了。不过他没向众人说，他必须独吞这一注财。

刘芬比任何人都富有同情心，他把昏睡的李秀成扶起来，用稻田里的水为他洗净脸上的泥污，问他饿不饿。他要把李秀成扶回村里去。

李秀成十分感动，正想跟他们回村去吃顿饱饭、换件民服再计较，石益阳找到这里来了。

两个人像久别重逢一样高兴。

石益阳却执意不肯让李秀成进村去，她怕万一叫人告了密就无法走脱了。她把一副金镯子从手腕上褪下来，交给几个农民，麻烦他们拿点吃的，拿几件百姓的衣服来。

几个农夫回村去了，刘芬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们在这等待。

农夫走后，石益阳说：“我们走吧，你走不动我扶着你。”

“那不是言而无信吗？”李秀成望着掩映在一片树海中的村庄说，“答应人家了，等等吧。再说，不换换衣服，走到哪也危险。”

石益阳说，她担心农夫不可靠，万一去告密怎么办？

李秀成笑了：“他们是种田的人，面朝黄土背朝天，过苦日子的人能向着清妖吗？”

“你总是好心肠。”石益阳只好由他。

叫刘芬的农夫来了，手里拿着一包衣服。

李秀成拍了石益阳的手一下：“怎么样？我的好心肠又得好报了，我说种田人必不亏我吧？”

刘芬送上衣服，却又鬼头鬼脑地往后面看，这引起了石益阳的警觉。可是为时已晚，一阵呐喊过后，一队清兵骑马突至，越过水壕，把手无寸铁的李秀成、石益阳围在了中间。

李秀成这时才盯着猥琐的刘芬，说了一句：“种田人，想不到你会这么势利！”

没什么可说的，他两人只好任清兵绑起来。此时李秀成再不用为自己的安危而忧心了，他惟一的希望是司琴保着幼天王能逃出重围，再造天国。李秀成仰天浩叹：忠王已经尽忠了！

三

天京正遭受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戮和焚烧。鲍超、李臣典和萧孚泗等将领已经得到了曾国荃的命令，有计划地纵火。

部将比谁都明白，只有把天京烧成一片白地，抢掠的罪责也就无从追究了。人人都知道，早在拿下天京前，朝廷就连下上谕，指望上了太平天国的财宝。大臣们都明白，太平天国经营了十几年，所掠金银不计其数，打了这么多年仗，朝廷正是国库空虚之时，都指望打下天京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呢。

王府在燃烧，东王府已经烧成了一片瓦砾堆，干王府、翼王府，到处是浓烟、烈火，冲天而起的烟与火罩在空中久久不散，像一座座绛紫色的大山压在天京上空。

湘军已经不成其为军人模样了，官兵不相问，担担的，背包的，甚至有牵羊抱鸡的，人人都不会亏待这三天大限，曾国荃的军纪是很严的，三天之内随便放抢，过了三天，抓住一个杀一个。

曾国荃、曾贞干兄弟两人骑马出城，后面由李臣典带人押送洪秀全的尸体。已经入土为安的洪秀全，如今又颠簸在一架马车上，不知他在天国里是否有知？

曾贞干被烟火熏得直淌泪水，烧焦的尸臭味让他不得不捂起鼻子来防止吸入秽气。他是不赞成大烧一场的。

他特别可惜明故宫，那规模一点不小于北京的紫禁城，据说朱棣后来扩建北京内城，新建庙坛、宫殿、门阙，都是取法于南京故宫。金陵负山带河，历称“形势胜地”，那⁹⁶华里的城郭，都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今天却一把火烧了，曾贞干实在觉得可惜。

曾贞干说：“九哥你不应该放火烧城。那天王府造得比北京任何一个王府都精巧，留下来不好吗？”

曾国荃说：“你就不懂这其中的道理了，三天，湘军把南京城洗劫了一空，那不是处处留下把柄吗？一把火烧了，知道是战火是放火？一把火烧为白地，也就一了百了啦。”

曾贞干说：“你不是在找传国玉玺吗？找到了吗？”

曾国荃说：“没有，看样子叫他们带走了。”他连对自己的亲弟弟都没说实话，其实洪秀全的玉玺就在他手中，鲍超带部下挖出了傅善祥藏在假山后的所有东西。

曾贞干问：“我们抬着洪秀全的尸首出城干吗？臭烘烘的！”

曾国荃说：“给大哥看，他要亲自勘验过，才好向朝廷奏报的，这可开不得玩笑，太后听说天京攻下来了，第一件事就得问洪逆下落，死活都得有个影儿。”

曾贞干说：“可惜叫幼天王跑了。”

“不能说跑了。”曾国荃说，“跑了谁都行，跑了幼天王，功就折损了一半。”

曾贞干说：“那，怎么搪塞呢？”

曾国荃说：“就说在乱军中战火烧死了。这事连大哥都不能告诉。”

“万一日后幼天王在哪里冒出来呢？”曾贞干说，“那可就是欺君之罪了。”

“即或冒出来，也只是失察而已。”曾国荃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奏报全功！”

“你胆子太大，什么都敢为。”曾贞干说，是佩服也是担心。

曾国荃问：“大哥从安庆动身了吧？”

“动身了。”曾贞干说，“明天就能到。”

“那得赶在他到来之前。”曾国荃说，“你马上回家一趟。”

曾贞干说：“干什么？哦，你让我押送那些黄白之物？也用不着这么急呀！”

曾国荃说：“必须赶在大哥到来之前运走。”

曾贞干笑道：“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原来你也有怕的人！大哥是最反对贪欲的，你看他，每年光养廉银子就两万两，可每年捐到家里用度才不到一千两，全做了善事。你是怕大哥不饶你，对不对？”

曾国荃说：“我不怕他。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明白，别的人我不知道，我管的各营，那是公开的，打下一个城，抢它三天，过了三天再抢，抓住一个杀一个，我得对得起弟兄，弟兄打仗的时候也得对得起我。”

“你不怕大哥，你敢打开箱子，让他看看你这次从南京弄到了多少东西吗？”

曾国荃笑道：“其实，银子我倒没有弄多少，我从天王府里弄到的一批古玩、字画，那是没法估量的财富。”

曾贞干说：“我得见大哥一面再走。”

“不行。”曾国荃说，“我倒是不怕他知道，你以为他不知道你我干了什么吗？可我得让他心静，一旦外人知道大哥了解我们的底，就有人去参他。我是不怕的。”

曾贞干说：“那好吧，我就押船先回乡，我倒也想家了。大哥曾经说过，如果李鸿章聪明，他就不该来参加南京会战，李鸿章真乖，果然没来。”

曾国荃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来，说得再形象不过了。他说，卧榻之下岂容人窥视，禁裔岂容他人靠近？他明白告诉我，他宁可冒着抗君命的罪名，也绝不来南京与我争功。”

曾贞干说：“不愧是大哥的学生，有大哥的君子之风。”

“他可不是什么君子，”曾国荃说，“只是这回他稍稍识趣而已。若不是他打下了苏州，大哥就把严参他的折子发出去了。”

这事曾贞干听着新鲜，他想不出大哥怎么会参他这个引以为荣的高足！

原来曾国藩认为他这个学生太有心计，太不地道。尽人皆知，李鸿章的起家，乃至办淮军，都是曾国藩一手扶植一力保荐的，可翅膀一硬便不买他的账了。李鸿章曾借调了曾国藩一支水师黄翼升部去苏杭一带作战，可事后迟迟不让黄翼升归还湘军建制。曾国藩怒而索要，李鸿章居然写了一封恫吓信，说弄不好，老师会像李斯一样有“东门黄犬”之叹，并且暗示他要公布老师国丧期间违制纳妾的事。曾国藩气得七窍生烟，他连夜亲自执笔写参他的奏折，若不是考虑到李鸿章苏州大捷，参他有嫉功之嫌，这折子就出手了。

曾贞干听了，说：“这李鸿章恩将仇报，真不是东西。”

这时曾国藩刚刚从一场恸哭中缓过气来，马上布置登船下金陵。

谁也不知他为什么听说破了南京反而恸哭失声，这是百感交集的一次男人的号啕大哭。为这胜利，九死一生，为这胜利历尽艰险、磨难，为这胜利，受够了委屈，牙齿打掉和血吞。真的胜利了，并不是危机的结束，更大的危险会山一样压下来。朝廷惧他有贰心，部下想拥戴他黄袍加身，同僚嫉他大功独占，他该怎样平衡这一切呢？

华贵的统帅座船有十几艘红单炮船护卫，帅旗飘飘，曾国藩本来可以喘一口长气了，可他却益发紧张，眺望着长江万顷烟

波，他心里反复地说：“总算没有辱没自己，可日后怎么办？”

曾贵给他端来一碗茶，不得要领地劝慰：“老爷，不是盼到这一天了吗？那年在靖港，若是真的投水死了，谁可惜你呀！”

望着老仆，曾国藩宽厚地笑了。

这时，章寿麟指着对面驶来的一艘武装押运的没张挂旗帜的大船说：“大帅，你看那艘船多可疑？会不会是长毛的船？”

“长毛怎么可能在这里出现？”曾国藩说，“从武昌到南京，已全是我湘军的势力范围，长江三千里，无一船不张挂鄙人旗帜。”他想了想，说：“既然你认为可疑，就拦住它盘问盘问。”

在章寿麟指挥下，四艘红单船围了上去，把那艘船围在了中心。先时它想逃走，看看无路可逃时，停下，降了帆，没想到从舱里走出曾贞干来，他向着曾国藩的座船一揖，叫了声：“大哥！”

曾国藩好不奇怪，看着他那吃水线很深的船，问：“你干什么去？”

曾贞干说：“我回一趟家，家里有点事。”他故意含糊其词，向哥哥做点暗示。

曾国藩那有棱的三角眼转了转，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就说：“这么急，为什么不等我到南京再走？”

曾贞干找了个借口：“我知道会在江上碰上大哥。”

曾国藩说：“那你就快走吧。”他已经猜到，一定是诡计多端的老九指使他迫不及待地回湘乡的。

此时谁也不知道曾国藩在想什么。

由曾贞干勿急回乡，他想到了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曾国藩是古往今来儒家中惟一一位崇尚庄子的人，拜崇屠羊说，立志功高而不争功，把功名看得虚无缥缈。可他知道别人并不如此看。他曾对曾国荃不止一次地说过，“花未全开月未圆”，应是一个尺度，万事不要做到尽头。古来成大功立大名者，除千载一郭

汾阳外，还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这是他历来怀着临履薄冰之惧，实在是冀免于大戾之想啊！

谁也不知道，曾国藩在打下安庆向南京进兵时起，在他两江总督任内，就拼命刮钱了，包括向李鸿章的苏南富庶之地不客气地索取，曾引得李鸿章也疑心老师变得贪婪了。他背着曾国荃，背着湘军将领，竟然已筹到了 500 万两之巨！这是他用作日后裁撤军旅的裁军费！

他自认为不可久典兵权，徒增谗忌，他早已在寻求保泰持盈之计了。

他知道老九正是志得意满，想轰轰烈烈大干一番的时候，这与他的忧谗畏讥、时惧盈满的思想真是相距太远了，他不知将怎样来说服那为他立了功勋却也随时可能招祸的九帅。

四

曾国藩怀着胜利者的喜悦，在九弟曾国荃的陪同下，一到了南京下关，立刻视察南京，这是 1864 年 7 月 28 日的上午。曾国藩并不像前呼后拥的湘军将领那样喜形于色，他的内心只是一种庆幸感，庆幸自己没有在同太平天国的交战中身败名裂。可他毕竟搭上了亲弟弟一条命，十几员大将、几万湘省子弟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天阴着，却没有下雨。低垂的云像是巨鸟张开的黑色的羽翼，垂落在大火余烬冒出的残烟上面，胶着在一起，分不清哪是云、哪是烟。空气里飘散着焦糊的尸臭味，这并没有减弱曾国藩内心涌动的阵阵豪情。

曾国藩选择了太平门，从这里登上了残破的、还冒着残烟的城楼。

放眼望去，曾国藩也感到怵目惊心，眼前惨景真有点说不过

去了。几天前，还是江南第一繁华的大都会转眼间凄凉无比，已是颓垣断壁、一片瓦砾了。

曾国藩不由得连声叹道：“可惜了，可惜了，这是从明太祖做都城的时候起，修建起来的一座名城啊！”

曾国荃为他的劫掠焚烧开脱说：“兵燹毁城，古亦有之，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是长毛的罪过。”

“幼天王的尸体找到了吗？”曾国藩问，“有了洪秀全的下落，我们该好好写一份奏折了。”

曾国荃说：“宫女指认过了，都烧得木炭一样，哪能认得那么准。”

曾国藩悚然道：“查不实不能奏报，万一有误，事后再冒出一个幼天王来，我们可是犯了欺君罔上之罪了。”

曾国荃说：“奏报上可以写明，据伪天府宫女某某指认，万一出事，我们也没责任，我们谁认得幼天王长得什么样啊！”

曾国藩没有再做声，望着城下堆积如山的尸体，说：“总该雇人把尸体都掩埋了，这么热的天，南京不是成了一座臭城了吗？”

曾国荃说：“大约要雇两万民夫，也要埋三五天。”

曾国藩问：“李秀成没有抓到吗？”

曾国荃说：“没有。破城时，他确实在城中，我审过十几个人，有高官，也有士兵、宫女，城破时还都见过他。”

“若能抓到李秀成才是全功啊，”曾国藩说，“哪怕是死的！此人在，发匪不能算荡平，说不定哪天死灰复燃，他们又会军声大振，我们说不定又要花费几年精力去进剿，我已实在疲于奔命了，已经12个年头了。多有趣，历史把一个翰林造就成了一个征逐沙场的元帅。你说，将来写清史时，写我的列传时，我该在武将系中，还是在文官系中？”

曾国荃说：“大哥既不属文，也不从武，恐怕在王者本纪

中。”他是弦外有音的。

“你胡说什么！”曾国藩四下看看，幸好将佐们离他都甚远。

“这有什么可怕？”曾国荃说，“咸丰皇帝在世时，可是说过，不论满人、汉人，不论出身贵贱，凡能起兵剿灭长毛攻破天京者，封王！现在朝廷该不会食言吧？”

曾国藩说：“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提起此事，现在我们到了树大招风的时候了，树高千尺，风必摧之。你自己还找事。”他认为当年大行皇帝说这话的时候，是发匪猖獗、朝廷震荡之时，时过境迁了，他们怎肯把王帽子给异姓人、异族人戴上呢。

曾国荃愤愤不平地说：“那我们为什么为他们卖命？我们曾家还搭上了六哥一条命呢。”

曾国藩说：“起兵以来，湘营中有多少大将阵亡了，岂止是我曾家有子弟喋血？”

曾国荃说：“那年陈玉成送还六哥尸体时，好像言语之中有劝你拥兵自立的话，是吧？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曾国藩对此讳莫如深，忙打断弟弟说：“噤口。走，我们到那边去看看。”

鲍超不知从哪里拿来了笔、砚，问：“大帅不想题一首诗吗？大帅每次得胜必有诗兴的。”

曾国藩笑了，说：“你这文墨不通的人却想着这事，难得。好，看在你这份心意上，写几个字吧，不过，不一定是诗了。”

他接过笔，沉思有顷，濡墨挥毫，在太平门侧写下了16个大字：

穷天下力 覆此金汤
昔哉将士 来者勿忘

在场的湘军将领们都默然了，可能想起了塔齐布、罗泽南、

江忠源、李续宾、曾国华这些捐躯沙场的人了，他们因为曾国藩此时尚能想到纪念这些将士而感到安慰，但最终享誉者仍然是曾国藩。望着城下的尸山，人们会不会想到那句现成的话：

一将功成万骨枯！

第 101 章

把“老虎”囚于笼中的人，又被人视为“老虎”。



臭气熏天的南京没法住，曾国藩只能住在城外湘军大营里。

夜晚江涛阵阵，营帐里闷热难当，蚊蚋成群地飞舞。尽管曾贵给主人点了好多蚊香，蚊阵不减其势，一直在灯下看书的曾国藩不得不用书本赶蚊子。曾贵说：“老爷，蚊子这么厉害，别看书了，到江边去凉快凉快吧。”

曾国藩放下书本，正要站起来，曾国荃乐颠颠地进来，高兴得声调都变了：“大哥，李秀成抓到了！”

这意外的消息也令曾国藩激动不已，他忘了蚊虫扑脸的烦恼了，忙问：“在哪里抓到的？”

曾国荃说：“萧孚泗抓到的。”

“重赏萧孚泗他们，有官职的叙功，没官职的多给银子。真是天助我也！”

曾国荃说：“这不是全功了吗？”

曾国藩说：“是啊，到时候把李秀成解往北京，朝廷无忧了，最后一只猛虎总算囚到笼中了。”

曾国荃问：“明天大哥亲自审他吗？还是我先审他一次？”

“什么明天？马上审。”曾国藩立刻下地穿鞋。

曾国荃当即提出，这次他要单折奏事，他5月份就升任浙江巡抚了，本来是有此权力的，可曾国藩一直不许，只准与他联名奏事，怕他招风、捅篓子，还专门派了自己身边的幕僚赵烈文去扶他一把。

知曾国荃此时因破南京又有点忘乎所以了，曾国藩说：“攻克南京，虽说你有才能，也要让一半与天，这也是天意。”

曾国荃埋怨兄长道：“你总是怕，打败了怕，打胜了也怕。”

曾国藩一边穿官服一边说：“我的生平长进，全在受辱受挫之时，人不可以忘乎所以。”

他此时手握重兵，广揽权力，并不认为是好事。曾国荃直接带兵5万，曾国藩的嫡系湘军12万，指挥的总数是30万大军，这能不叫朝廷心悸吗？

李秀成是今天才解到曾国藩的帅营的，此前萧孚泗根本没把李秀成当李秀成。那个叫刘芬的农夫说他抓住了太平军的忠王，索要一万两银子，否则他要上告。

萧孚泗一听就火了，他认为这个农夫是诈财，何况那时候李秀成已经换上了百姓的衣服，萧孚泗怎么能相信李秀成会落入方山农夫手中？

萧孚泗不但一两赏银不给，反倒打了刘芬50军棍，那刘芬不服，一瘸一拐地到江宁县去首告。小小的江宁县令怎么敢惹湘军的大军爷？于是判刘芬为讹诈，至今押在牢里。

萧孚泗对李秀成连审都没审。石益阳口口声声叫他“两司马”，企图混过这一关再说。萧孚泗绝不想轻饶了任何一个太平

军，他想等各哨官把俘获的太平军都集中过来，他要当众将他们活埋。他在安庆、九江有过好几回杀降丑闻了，挖一个大坑，让俘虏跪在坑边，一刀一个，用脚一踢，踢下坑去，多利索！而鲍超杀降全用刀砍，一次砍崩了刃的刀能拉一大车，笨！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萧孚泗看到了他手里这个俘虏的价值了。那天抓来几个太平军的军官，他们一进了牢房，一齐给李秀成跪下请安磕头，喊忠王千岁。

萧孚泗乐颠了，忠王竟在他手上！

他这才急急忙忙亲自把李秀成、石益阳几个人送到了曾国藩大营。他当然不会说是农夫因为图李秀成几两银子抓到的，他着力渲染了一遍他的功劳。曾国藩并不去深究，抓到入就好。

曾国藩的中军帐里明烛高照，曾国藩高踞上座，左右是十多个湘军将领，曾国荃、鲍超、李臣典、萧孚泗等都在座。营门外威武地排列着荷枪的侍卫，戈什哈一递一还地高叫“带长毛要犯李秀成——”

铐着 20 斤重镣的李秀成被带了上来。他那高而宽的前额和一双亮闪闪的眼睛令曾国藩不舒服，他那时不时地抽动着的眼睑使曾国藩感到有不经意的嘲弄意味。

李秀成也在冷静地打量着曾国藩，这个太平军的死对头，从前传得神乎其神的曾剃头，原来是这么一个貌不出众的老头儿。李秀成想不出这个看上去一点都不凶残的人、一点都不出色的人，是怎样把太平天国的大火扑灭了的？他有什么本事？

曾国藩那一双肉棱下的三角眼移时不转地盯着李秀成，他也同样看不出驰骋大江南北十几年、令他头疼的太平军将领，却是这样一副善面！

双方都在静默着，帐篷里静得只有火把燃烧的噼啪声。

曾国藩想起了陈玉成。他尽量在李秀成身上找陈玉成的影子。他们的气质相近，却又迥然不同。不同在哪里，他又一时说

不出。

曾国藩终于开口了：“你就是李秀成吗？”

李秀成并不是那种大义凛然、慷慨陈词的性子，他与陈玉成的激烈形成了鲜明对照，也不同于石达开的豪爽。李秀成在敌人面前平静安详得如同在聊家常，他说：“我是李秀成，是那个叫你们睡不着觉的李秀成。”

对绵里藏针的李秀成，曾国藩笑了笑，说：“现在我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

“不一定。”李秀成说，“康王汪海洋、侍王李世贤、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大将，他们还会让你睡不着觉的。”

曾国藩改变了话题，问：“你没有想到你们的太平天国这么快垮了吧？”他本以为李秀成会驳斥他，可李秀成却老老实实在地说：“我想到了，我从苏州、常州陷落那天起，就知道太平天国支持不了多久了。”

曾国藩大感兴趣，问：“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力挽狂澜呢？”

李秀成说：“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天朝有许多失误，这些失误是一天天积起来的，到了积重难返的时候，谁也没办法了。”

“都有哪些失误呢？”曾国藩觉得李秀成一点都不可怕，也没有可能令他难堪，就叫人卸去了他的镣铐，给了他一把椅子坐。

李秀成陈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太平军占了天京，没有倾全力北伐，这是重大失误；杨、韦之乱杀人过多，是失误；石达开出走，是失误；信任洪姓族人是失误；滥封王，居然封了2500多人，也是失误。

“你是个头脑清醒的人。”曾国藩说，“你认为太平天国的残

部还能恢复到全盛时期吗？

李秀成说：“幼天王洪天贵福成功地出走了，李世贤、洪仁玕他们会拥戴他为王，可我看，太平军已是强弩之末，不可能有从前的声势了。”

一听他说幼天王还在，又是当着众将面说的，曾国荃沉不住气了，马上说：“你胡说，幼天王已经叫我们杀死了，宫女连尸首都指认了。”

李秀成并不与他计较，说：“他在与不在，都一样，太平天国已经不可能东山再起了。”

曾国藩忽然想入非非起来：“李秀成，你既认为太平天国已经灭亡，太平军余部也是强弩之末了，那你眼看着他们无谓地牺牲，你不心疼吗？”

李秀成说：“如果曾中堂能保证保全太平军的性命，令他们放下武器后能回家去安居乐业，我愿意出面去解散他们。”

曾国藩忽然记起了在颖州审问陈玉成的情景，他说：“当年我审陈玉成的时候，倒是我先提出，让他招降旧部，可是他却说，他所以有价值，那是因为他浑身上下有太平天国人的浩然正气，有天朝人的硬骨头。他说他若是降了，就像一条抽去了脊梁的哈巴狗，太平天国的人都会唾弃他，提到他的名字都会恶心，他去招降他们，没人会来。那现在你又这么有信心让你的余部放下武器，究竟你们谁说得对呢？”

李秀成说：“都对。此一时彼一时啊，现在是天国穷途末路的时候了，谁都会看得清楚。”

曾国藩说：“你是个我敬重的人，你也不是蛮横不通情理的人，我也不为难你，我也不一次次地审你，你愿意原原本本地写份笔录来吗？”

李秀成说：“谢谢曾中堂给我时间。你即使不说，我也有意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天朝 15 年来的是和非、功和过，我不为自

己，也要给后人看。”

“好吧，我给你安排房子。”曾国藩又吩咐曾国荃说，“不要锁他，给他的饭食也要好些。”

李秀成说：“曾中堂，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可否？”

“你说吧。”曾国藩很客气。

李秀成说：“我有一个未婚妻，叫石益阳，与我一起被俘的，我希望你们善待她。”

曾国藩说：“这请放心，我会允许你们常常见面的。”

二

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和奕訢这几天高兴得不得了。慈安太后为南京大捷已经唱了好几天戏了，今天他们又聚在一起商议上次议而未决的事。

慈禧太后说：“这曾国藩真是功大如天啊，长毛到底败在了他手中了，咱们别亏待了人家，叫天下人寒了心。”

恭亲王奕訢说：“跟圣母皇太后回禀，臣与军机上的大臣们议过了，大家都以为，曾国藩功虽大，不宜封王，不能开这个破祖制的先例。”

“那封个什么呀？”慈禧太后问。

奕訢说：“封侯也就可以了，这也是汉人前所未有的荣光了。这只是虚封，再给他个文华殿大学士，实授两江总督，我看他就说不出什么了。”

慈禧太后说：“既然他们都这么看，就这么办吧，姐姐说呢？”

慈安太后不置可否地说：“就封侯也行了。”

慈禧太后又问：“发匪传国玉玺找到了没有？”30岁的皇太后是母以子贵得以专权的，她比东太后更忧心国事。

奕訢说：“几次催问，曾国藩都说失之于兵燹中。”

慈禧问：“那李秀成怎么办？我看把他槛送北京来，叫刑部好好审一审，也叫京里人乐一乐，人心惶惶这么多年，看看逆匪的下场。”

奕訢说：“这个容易。”

慈禧太后说：“长毛也平了，这曾国藩手上有几十万精兵，加上左宗棠、李鸿章，他们若合起股来，终不是好事，是不是该叫他把兵权交了？”

奕訢说：“现在让他交兵权，怕为时尚早。发匪余部在江西、福建、皖北一带仍在闹事，捻匪在山东、河北也很嚣张，臣以为还不到鸟尽弓藏的时候。”

慈禧太后说：“我记得祁隽藻好像上过一个折子，说这曾国藩少年时就题过反诗？”

奕訢说：“好像是过洞庭湖所作，有‘直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这样的句子。”

“好大的口气。”慈禧太后说。

慈安太后说：“他要吞洞庭湖与咱们何干？又没说吞下大清。”

恭亲王笑了，说：“近来朝野中议论金陵官库财富之谜，流言越来越多。”

慈禧太后说：“那么大一个金陵，我不信库中一点银子没有！是不是都叫湘勇自己抢光了？朝廷不是还指着吗？”

“可不是。”奕訢说，“到现在，朝廷尚欠湘军饷银 500 万两，用什么还啊？连官员的俸禄和养廉银子都不能按时发放了。可曾国藩奏报，说‘伪都中只有私藏，并无公款’，鬼才相信！可这也是查不清的无头案了。”

慈禧太后说：“我就怕剿灭了一个洪秀全，再出一个曾国藩，可就坏事了。”

慈安太后说：“过于担心了，曾国藩这人，大行皇帝都说他一生克己自持，谦退为怀，我看他不是乱臣贼子。”

慈禧太后说：“虽然这样，也不可不防，他屡屡饰词入奏，铺张战绩，怎么能说他好呢？光是一个曾国藩也罢了，再加上一个左宗棠、李鸿章，我终感到汉人手上的兵太多，权太重，终究不是个事儿。”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这个话题上。

奕訢说：“臣想过了，可以利用曾国藩、左宗棠之间的不和，各个击破，互相牵制，这样他们谁也不敢与朝廷抗争了。”

慈禧太后问：“不是说曾国藩、左宗棠这几个人私交很好吗？那李鸿章又是曾国藩的学生，你怎么能拆散他们？”

奕訢诡秘地说：“那左宗棠是个有大抱负的人，自视才高八斗，见曾国藩拿下金陵，建了大功，他心里不怎么舒服，这不，他上了一道折子。请两位太后明鉴。”说着双手递上了一个盛在黄匣中的奏折。

慈禧太后看过，又递给了慈安太后，慈禧太后说：“按左宗棠的说法，发匪的幼天王根本没死，已逃到江西去了。而曾国藩却说幼天王死在乱军中，是积薪自焚而死，他们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奕訢说：“左宗棠所奏是实。曾国藩为得全功，说了谎话，这是不言自明的。”

慈禧太后不高兴地说：“怎么样？他这人也不像你说的那么敦厚老实吧。下一道旨严责曾国藩，着其查明幼天王漏网之事，叫他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奕訢说：“这等于左宗棠在他的老朋友背后捅了一刀。下次发廷寄时，我把左宗棠奏折抄件给曾国藩送上一份，他一定恼羞成怒，他们从此也就算成了冤家对头了，还想合股？”

慈禧太后对奕訢这一手很满意，她说：“这就是了，我们总不能不防着点儿。”

这时奕訢又递上了几个奏折说：“奴才这里还有几个奏劾曾国藩、曾国荃的折子。”

“谁的？”慈禧太后说，“是看人家有功眼红了吧？”

奕訢嘴上不说，心里清楚，这蔡寿祺是得了慈禧太后的“希旨”后才上这个参奏折子的，否则他哪有这么大的胆子？

所谓“希旨”，是言官们猜度到了皇上的心思，或得到了某种暗示，按照皇上的意思上折子。同治登基前慈禧太后想垂帘听政，就找了几个大臣上了一回“希旨”了，那时恭亲王奕訢是她的合谋者，当然什么都瞒不过他。

为了表示对功臣的爱护，慈禧太后故意将蔡寿祺的折子批了个“留中不发”，这是对曾国藩有利的。可慈禧太后旋即又说：“六爷看过曾国藩写的《讨粤匪檄》了吗？”

奕訢答：“看过。”

慈禧太后问：“写得怎么样？”

奕訢说：“切中要害，人人叫好。”

“我看未必。”慈禧太后说，“他是为孔子、孟子而痛哭于九泉，也不是为大清啊！”

奕訢听了，不禁愕然。

这时慈安太后已看过了监察御史朱镇和翰林院编修蔡寿祺的折子，她好像根本没听出慈禧太后的弦外之音，这个软面团性格的人放下折子说：“这不是添乱吗？咱们在这封赏，他们跑出来泼脏水儿，什么事呀！”

“我已批了留中不发了。”慈禧太后说，“不过，人家告曾氏兄弟的湘军纪律崩坏，大抢大掠金陵三天，说每个湘勇都整船整地往老家运银子，这总不会无风起浪吧？”

“能这样吗？”慈安太后问。

奕訢说：“不可不信。这几年湘军的饷银花得如流水一般。胜保早就说过，湘军从营官到哨官，个个都是贪赃能手。”

慈禧太后的脸沉了下来，说：“不能因为有功就一俊遮百丑。要严查。”

“这样不好。”奕訢献策道，“叫他们报销账目，这一报，就漏底了。正常报销军费，他总不能说是为难他吧？”

“好，”慈禧太后说，“六爷高明，叫他们从速办理军费报销，各级将领都不例外。”她所以说恭亲王奕訢高明，是她把“报销”一手看成是刺向曾国藩湘军的一把软刀子。朝廷并没有为难湘军，是你们自己不成器，贪赃枉法，到时候一声令下，解散这支令慈禧太后畏之如虎的湘军，也就惹不起什么风波了。

军机们写的旨，对曾国藩着力吹捧，说曾国藩“学有本源，器成远大”，说他“忠诚体国，节劲凌霄”，甚至有“仁爱备至，器星忧闷，望而知其伟人”的嘉勉之句，慈禧太后看不大懂，也不好意思让恭亲王奕訢一字一句地讲解，反正大致看出都是褒奖之语，就说：“也说了那曾国藩不少好话了，别让他乐颠了馅儿，该切责的切责，该申饬的申饬。”

奕訢忙说：“圣母皇太后圣明。”

第 102 章

东南半壁无主，曾公却不敢问鼎。“朝秦暮楚”
留下了千古之憾。



李秀成的囚室是一座石头房子，陈设简单，一床一桌一凳，却很干净，这显然是曾国藩的优待。

在他的囚室里，江涛之声整日可闻，特别是晚上，江水訇然拍岸之声犹如在他枕底漫过，他知道囚禁之处离长江很近，这里大概是浦口吧？从前太平军水师蔽江之处，此时早已换上了清兵的旗帜了，他怎能不深深地叹息！

这几天李秀成几乎没怎么休息，他知道自己余日不多，就抓紧写曾国藩称为“自供”的文字，李秀成急于想写下来，是要警示后人，也借以表白心志，他不想什么都不留下地死去。

他原来曾抱过一点幻想，幻想曾国藩不会杀他，可自从昨天见了松王陈得风以后，他觉得曾国藩必不容自己。

陈得风是刚刚被俘的，绑到曾国藩大营时，陈得风一见李秀

成在，马上长跪请安，那种毕恭毕敬、无比崇拜之状令在场的湘军将领们心惊。李秀成已沦为囚徒，尚有如此之威，假如纵虎归山，那还得了？

李秀成分明看到了曾国藩脸上透露出来的隐隐杀机，李秀成不会看错的。

这几天，曾国荃总是不等李秀成写太多，就要拿几页去给曾国藩看，他们重视李秀成的自白程度可想而知。

曾国荃又来到了李秀成囚室，一进来就问：“又写了几页？”

李秀成说：“15 页。”

曾国荃从桌上拿起来，说：“你已经写了洋洋几万言了，我们看了很满意，你还挺有学问呢，不过，字写得差点。”

李秀成说：“小时候是穷苦人家出身，没读过几天书。”

曾国藩看了李秀成新写的 15 页自供，十分惊讶，他想，并没有对李秀成严刑逼供，他何以有近似于乞降的言辞呢？

曾国荃认为其中有几句话的降意是显而易见的。李秀成在自白中说：“先忠于秦，亦大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收复部军而酌高厚。”

这不等于说李秀成愿事二主朝秦暮楚吗？

“有意思，”曾国藩说，“说得也算巧妙，可以说李秀成是朝秦暮楚了。”

曾国荃说：“他是个软骨头。比起陈玉成来，可是霄壤之别了。”

“也不尽然。”曾国藩说，“这也许是人之常情。人生的路走到尽头了，忽生留恋之心，也不足为怪，何况，他还有石益阳那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呢，当然不好下死的决心。”

曾国荃说：“大哥看，朝廷会赦免他的死罪，让他去招安旧部吗？会像对韦俊那样吗？”

曾国藩叹道：“朝廷不可能让他活，不可能让他去招降旧部，

他这样做也是枉然。”

曾国荃看着这些自供忽然问：“大哥，你想把李秀成的自供原原本本地送交朝廷吗？”

曾国藩说：“那还得了！历次战斗，凡与我们奏报有出入的地方，都要改写，否则我就要顶上冒功、欺君之罪名。”

“改写？”曾国荃拿起一页纸说，“他这字没个体，欧、柳、颜、赵全不搭边，谁能临摹得下来？谁能仿得出来？”

“这不是难事。”曾国藩说，“我揣摩几天就可自己动手。”这事能找人捉刀代笔吗？

忽然门外有人高叫：“曾国藩、曾国荃接旨！”

兄弟两人知道这是大好事，必是升赏诰封的旨意，急忙升冠，穿起一品大员的补服，迎了出去。

赵烈文一班人早排好了香案，面对折差，曾国藩、曾国荃两人向北跪下去，口称“臣接旨”。

湘军的将领们一听说圣旨到，全都蜂拥而来，人人明白，朝廷兑现诺言的时候到了，他们的曾大帅将作为汉人中几百年来第一个王爷载入大清王朝的煌煌盛典。

然而，人们一见没有有品级的人来宣读圣旨，只是折差，心里就凉了一半，彭玉麟已经料到大事不妙了。

曾国藩跪在那里心里也在嘀咕。

封王吗？这排场、这阵势不像啊！

果然，没封王。不是亲王，不是郡王，公也没封着，只封了一个一等毅勇侯，曾国荃低一等，封的是一等威毅伯。

诏书宣读些什么，曾国藩几乎一句没听进去，只见那钦差将上谕收回到黄绫封套时，他忙磕下头去，喊“谢恩”，完成了程序，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脊背凉嗖嗖的，好像出了汗，那布满了铜钱大小般癣块的脊背，可是从来无汗的呀！

曾国荃爬起来，脸拉得老长，吩咐赵烈文去款待折差，给赏

银，自己一赌气，摔了门帘子走了。

这时虽人人面有不平之色，都还在看曾国藩的脸色。曾国藩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搅到一起了。他力求自己镇定下来，否则部下会闹出事来。他在心里告诫自己：你不是早就看开了吗？政争铩羽，本是家常便饭，何不看得淡些？

鲍超见曾国藩无动于衷的样子，不禁率先叫了起来：“太窝囊了！欺人太甚了！”

接着所有的人都纷纷发表歧意。

曾国藩说了句：“这不是很好吗？回头我请各位喝酒。”

鲍超可是每每在饭后茶余猜测，必是恭亲王奕訢或醇亲王奕譞亲自赍圣旨前来呢，或者召曾国藩进京觐见谢恩。鲍超和李臣典在打赌，不是赌封不封王，而是封亲王还是郡王。

曾国藩早把事情看穿了，他不止一次地制止湘军头领们议论封王的事，他再三表白，鞠躬尽瘁，是为人臣子的责任，岂为诰封而勤于王事？话是这么说，他的内心也难免有一股希望的暖流在悄悄涌动。万一朝廷考虑到不好失言，封他个王呢？那将是开天辟地的殊荣，曾国藩怎么会不盼望这顶王冠呢？他早已听朝野有人议论过，封满族和蒙古族以外的人为王，有违祖制。他觉得西太后就不好这么说，女人参政、议政，乃至垂帘听政，这不是违祖制更甚吗？

然而无情的现实把曾国藩埋在心灵深处的一点希望也击得粉碎了。失望、委屈深深地笼罩着他，他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李臣典沉不住气了，说：“朝廷这不是失信于天下吗？”

鲍超更加愤愤不平，他是笃定曾国藩会封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的，想不到鸡飞蛋打一场空！他站在曾国藩面前吼了起来：“这叫言而无信！没有我们湘军，大清早完了，哪有他们在紫禁城吃喝玩乐的份儿？哼，我们是再造大清的人，封十个八个王他都不亏本。”

他虽骂得痛快，却触着了曾国藩心中的大忌，这样的话如果传出去，曾国藩半世功名、一世清名可就全完了。曾国藩认真动怒了，他腾地一下站起来，大喊一声：“住口！你给我滚出去，口出谰言，你给我滚！”

他的无名火把鲍超吓了一跳。

曾国荃恰在这时又返回来看看湘军将领们会有什么举动，他向来会在后面煽风点火，这时见哥哥发火，忙给众将领递眼色，让他们先退下。

鲍超第一个气呼呼地走了。

回到书房，曾国荃告诉哥哥，除了封侯、封伯的圣旨，还有另外的上谕，又有恭亲王奕訢抄来的节略之类，有的是定期的邸抄，一大堆，问曾国藩是现在拆看，还是等一等。

曾国藩伸过手去，他现在就看。

曾国藩眯着有肉棱的三角眼，看过一份邸抄，气呼呼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手都有点抖了。曾国荃意识到出了大事，就拿起了曾国藩刚刚看过的一道严责他查明放走幼天王之有罪官员的上谕，看过，又看了左宗棠奏折的抄件，曾国荃也气愤不已，他嚷了出来：“左宗棠这个王八蛋，自己立不了功却在背后插捅刀子！”

曾国藩拿曾国荃出气说：“都是你坏的事！你口口声声说幼天王死了，这纸里包得住火吗？现在好，要追查办事不力者之罪，这不是你吗？”

曾国荃说：“我？我是一等伯，我是太子少保，浙江巡抚！我是圣眷正隆，我不担这个过。”

曾国藩说：“你把皇家的封号看得如铁打铜铸的一样吗？别说你我呀，那些王公大臣皇族又怎么样？端华、肃顺，不是说杀头就杀头了吗？早上封你为伯，晚上就可以下你入刑部大狱。你太不懂得伴君如伴虎的厉害了。”

曾国荃说：“我不恨别人，我只恨左宗棠，如此不仗义。”

“骂他也没用了，现在要商议个对策才是。”

曾国荃认为没什么可商量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他左宗棠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他给石达开写的那张字画不是还在大哥手中吗？这是最大的罪证，你左宗棠不是想给我们脸上抹一把黑吗？我让你脑袋搬家。曾国荃提醒了曾国藩。

曾国藩打开了他多年来总是随身携带的那口箱子，找出了那张已经微微泛黄的字画，摊在桌上。两个人又看了一阵，曾国藩忧心忡忡，不知在想什么。

曾国荃说：“你还犹豫？你也太佛面善心了！我来拟折。”说着就拿起纸笔，“我要奏他个谋反罪、通匪罪、欺君罔上罪。我让他诛灭九族！”

曾国藩在屋里走了几步，站住，说：“我也不是没想过置左宗棠于死地。可是，我们要想一想，恭亲王为什么把左宗棠奏折的抄件同时用六百里加急夹寄过来？”

曾国荃说：“他不寄，京中的朋友也会寄来，哪有不透风的墙？”

“那不一样。”曾国藩对他弟弟分析道，又是加封上谕，又是严责上谕，又是别人参奏的折底，一股脑儿混着发给曾国藩，这不是疏忽，这不合常理的做法只能叫人理解为是经过蓄谋的，是为了挑起自己对左宗棠的愤恨，除此无他。

曾国荃诧异道：“你还想饶过左宗棠？”

曾国藩认为，功高震主，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咸丰皇帝明明诏告天下，能领兵平发匪破南京者可封王。可西太后、恭亲王为什么食言？小气吗？当然不是，无论王侯将相，不过是没有一分本钱的空衔儿，封个王无损于朝廷，为什么不封？心存疑惧之故。可能他们最怕的是曾左李三人联手，那真有颠覆大清江山之力，易如反掌。最好的办法是制造这三人中的敌对情绪，使之

互相猜忌、攻讦。这一手是相当毒辣的。曾国藩已经嗅到了一二。

曾国荃认为左宗棠太没良心，有别人攻击曾国藩的，却没有他背后捅刀的道理，没有曾国藩的保荐，哪有左宗棠今日的显赫？

曾国藩更是伤心。樊燮事件如不是曾国藩和朋友们全力营救、保举，左宗棠的脑袋早搬家了。从他练楚勇起，才三年多时间，他每打一胜仗，曾国藩便上专折力保他一次，三年多时间，左宗棠由四品京堂直升到闽浙总督、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也得到了伯爵的封赐。现在，曾国藩把他捧得与自己一样高了，他要落井下石、恩将仇报了吗？

曾国藩不由得想起胡林翼在世时给左宗棠写的一封信，那信是左宗棠拿给他看的。胡林翼在信上说：“涤公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宜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

现在，让曾国藩蒙千秋之诬的不是别人，正是备受其恩的左宗棠！这怎能不让曾国藩泫然下涕、心如刀绞？

曾国藩希望自己误会了左宗棠，就又拿起了他的折子抄件。没有看错，也没有误会，左宗棠明白无误地说：“伪幼主洪天贵福璜于7月21日由东坝逃至广德。”

难怪以同治小皇帝名义下的上谕如此切责，说曾国藩奏称“积薪自焚”是“茫无实据”呢。朝廷认定：“其为逃出，已无疑议，着曾国藩查明此外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员弁，从重参办。”

这最后的板子，不是首先要打在老九的屁股上吗？

曾国荃气愤不已，再三要与左宗棠来个图穷匕首见。

冷静下来，曾国藩还是否定了绝交的做法。那样，正好让仇者、忌者拍手称快。

他再次对九弟说出树高易折、楼高易倒的道理，不能不寸心警惕，以免罹大祸。

曾国荃恨恨地说：“左宗棠自己的屁股没揩净，却来陷害别人。你白对他那么好，你知他怎么解释曾左吗？”

曾国藩说：“不与他计较吧。他这人性情狷介，话里向来刺多。”不过他不明白九弟说的是什么。

“什么曾左？”曾国藩一时未懂。

“是说大哥和左宗棠啊。”曾国荃说，“有人问他，为什么世人都称曾左，而不称左曾呢？你猜他怎么答？他说，这是因为，曾公眼中有左宗棠，而左宗棠眼中无曾国藩耳。你看，他狂到什么地步！”

曾国藩只是笑了笑，他从来不在乎这些。他对九弟分析：如果现在出首左宗棠，那么朝廷会问，此字画在你手上多年，为什么今日才来参奏？以前就显而易见是包庇、纵容，甚或同流合污。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也把自己的一世清名葬送了，岂不是得不偿失？

曾国荃问：“依你，这口气就这么忍了吗？”

“当然不。”曾国藩把他的想法向弟弟和盘托出了：派一个心腹，将左宗棠的这幅字画给左宗棠送到浙江去，让他脸上有愧，让他无地自容，他也必感激涕零，不但不会再为难曾家人，他还会想方设法再上奏折，千方百计抹掉他给曾家人涂上的恶名。能交一个人，为什么不交呢？这也是不中朝廷离间之计的高招。

曾国荃说：“大哥的心地真是太善良了，你前世可能是佛门的大弟子。”

曾国藩笑道：“你呢？”

“我？”曾国荃说，“我可能是混世魔王转世了。”

当曾国藩又看过一件邸抄时，他冒汗了，心里真正惶恐起

来，那正是御史朱镇和编修蔡寿祺的弹劾奏折的抄本。

曾国藩叫九弟看过，说：“左宗棠并不可怕，可怕的事在这里。哪有事后军饷报销之理？这是抓住辫子要置我们于死地呀！”

曾国荃也傻了，封官的喜悦顿时化为乌有。曾国藩说：“你从来就不听我的话，纵容部下抢掠，现在怎么样？都找上来了吧？假如你按我做人的宗旨去做，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就知道终究要坏事，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用。”

曾国荃说：“按大哥的办法治军，虽无懈可击，可也没人卖命，南京也打不下来。”

曾国藩当然也承认九弟说的是真话。

二

石益阳第二次被特许来到李秀成的牢房，被允准帮助李秀成誊清自供稿。

一边抄，石益阳一边问：“看来，曾国藩有可能赦你死罪？”

李秀成说：“不好说。他说了也不算，我是朝廷的要犯，可能要解往京城。”

石益阳以前曾特别羡慕和敬仰陈玉成和曾晚妹，他们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婚礼与葬礼合在一起办，隆重而悲壮。他们的爱情和人生都是轰轰烈烈的，生与死都震撼人心。石益阳也想好了，万一处死他们时，她也提出在刑场上成婚。这想法令李秀成一阵阵难过。

李秀成轻轻叹了一口气，把她的手抓在自己手中，说：“如果我们活着举行婚礼，不是更好吗？谁愿意拜完天地就下地狱呢？”

石益阳说：“既落清妖之手，你我说了不算，我看没有什么生的希望。有你在，我一点都不怕死，真的。”

望着石益阳那炽烈的目光，李秀成的内心经历着沉重的震颤，令他自己也悚然心惊。

正抄写到一段时，石益阳惊讶了：“你这写的是什么呀？这一句还行，‘今已被俘，惟死而已’。下面的话怎么行？”原来是招降旧部的拟议：“顾至江右皆旧部，得以尺书遣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这叫什么话？石益阳惊讶而愤慨了，你想让你的旧部都来投降清妖？

李秀成喟然一声长叹，说：“你以为太平天国的全盛时期还会再来吗？不可能了，能保全他们一条命，不作无谓的伤亡，也是我李秀成惟一能做的对得起他们的事了。”

“你轻信清妖？”石益阳说，“你昏了头吗？翼王也是一片好心，怕连累了部下，要用自己一条命换将士们生还。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上了敌人的当！两千二百多将士不是全被杀了吗？”

李秀成不语。

石益阳说：“况且，你与翼王又不同，他是兵败绝路。你为什么要招降他们？干王他们扶着幼天王还会再重振天朝的。你必须把这段抹去！”她把笔塞到了李秀成手上，李秀成把笔掷到了一旁。

石益阳赌气拿起笔来，在纸上狠狠涂了几条黑杠杠。可就在这时，她又发现了令她无法容忍的词句：先忠于秦，亦大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

石益阳怒不可遏地站起来，说：“你要投降？当清妖的狗？李秀成啊李秀成，我可没有想到你这么软骨头……”她的痛苦、屈辱和自尊的泪水流了下来。她扯烂了为他誊写的笔供，扔在地上，又扑过去，撼着铁门大叫：“放我出去！”

李秀成上来拉她：“益阳，你听我说……”

石益阳回手打了他一个耳光，把跑过来的几个看守都看愣了。石益阳用命令的口吻对看守说：“放我出去，我要见你们的

曾国藩！”

“中堂的名讳是你叫得的吗？”看守一边开门一边说。

“我没叫他曾剃头、曾妖头已经是客气的了。”石益阳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李秀成的囚室。

三

曾国藩的癖疾又犯了，曾贵在替他抓痒，曾国荃进来，问：“癖疾又大发了？”

曾国藩说：“春秋两季总是犯得厉害。”他见弟弟怀里抱着个红绸包袱，就问：“你拿的什么？”

曾国荃看了一眼曾贵，曾贵是老家人了，知趣而又不多事，他停止了抓痒，说：“我去给老爷烧锅热汤，加点草药，还是一洗好得快。”

曾国藩点点头，曾贵躲出去了。

曾国荃解开包袱皮，里面是一个金匣子，打开金匣子，是一方八寸见方、镶玉的金印，印的上面是一条镂空的玉龙，金印四周是半寸的龙凤和江牙海水图案，中间上部有“玉玺”两个大字，正中上方是“天父上帝”四字，左面是“辑睦”，右面是“恩和”，底下有八行小字，每行四字，从右至左是：“永定乾坤，八位万岁，救世幼主，天王洪日，天父基督，主王与笃，真主贵福，永锡天禄。”

曾国藩手托着这枚沉得几乎吃力的大印，又惊又喜地问：“伪天王的玉玺你得到了？”

曾国荃十分得意地笑笑。

“什么时候得到的？”曾国藩问，他对这枚大印爱不释手，连连赞道，“真是一绝，工艺精良，质地也好，只是这什么文字乱七八糟的！”

曾国荃说：“破天京的当天，我就得到了，没有外人知道。”

“你又陷我于不忠。”曾国藩说，“朝廷每谕必追问玉玺下落，我已多次奏报不知下落，这不是欺君大罪吗？况且我们要它何用？迟早是祸及九族的东西。”

曾国荃收起玉玺，说：“那李秀成劝过你自己当皇帝吗？”

曾国藩脸变了色，问：“他也当你说了？”

曾国荃说：“他倒是一番好意。他说，我们手上有雄兵几十万，足可以扫平天下，清廷如此腐败，又是外夷，为什么大帅不黄袍加身呢？一定会博得天下响应，也好振兴中国，免得再受洋人之气。”

“你动心了？”曾国藩阴沉沉的目光逼视着曾国荃。

“我一直不敢跟你说。”曾国荃说，“老湘营里很多人都恨不能早日拥戴你自立呢，鲍超的话不是随便冒出来的。”

“你这是害我，害曾氏一门，是害国呀！”曾国藩说，“明天我就上折，把玉玺飞递入京，无论是谁，今后有在我面前提起这话题的，一律杀无赦。”

曾国荃冷笑几声后长叹道：“一失足便成千古恨，你是扶不起来的天子，一点不假。可以说，你是再造大清的人，可他们对你如何？你当了七八年的黑官，那是什么滋味你自己知道。”

这话又勾起了曾国藩心底的酸楚与不满。他怎能忘记咸丰四年八月之辱？曾国藩攻陷武昌，咸丰皇帝龙颜大悦，曾给过曾国藩一个实缺：署理湖北巡抚。可是，曾国藩谢恩恳辞的折子还没等发出去，咸丰又急忙收回成命，于是他继续“客军虚悬”，当他的只有“前兵部侍郎”衔的“黑官”。后来，连他的部下十多人早都是督、抚、提镇大员了，他仍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悬着，朝廷只用他出力，却不肯给他实缺。为什么？曾国藩还感觉不到朝廷对他猜忌而又恐惧吗？

曾国荃说：“我是没这个威望，不然我就带这个头。”

曾国藩扬起了手，马上就要打到曾国荃脸上了，却又收回了手。

曾国荃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野心，这是有识之士的共望。特别是朝廷食言不封你为王，大家更是愤愤不平了。大哥还记得攻破安庆时彭玉麟给你的一副对联吗？”

“你别说出来！”如今想来，曾国藩仍心有余悸，那副对联叫他揉碎吞到肚子里去了，可那 12 个字却是刻骨铭心地不能忘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这对联的首创者并非彭玉麟，而是胡林翼。

曾国藩说：“你们都想陷我于不仁不义。”

这时，曾国荃不声不响地又掏出一张纸来，铺到桌面上，曾国藩过去看时，也是一副对联，上有题款：重抄胡公林翼对联一副。正文是“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底下是密密麻麻的签名，有彭玉麟、杨载福、鲍超、萧孚泗、李臣典……等湘军统领三十多人。

“你这是干什么？”曾国藩又惧又怒，大叫起来。

门忽然开了，以彭玉麟、杨载福、萧孚泗、鲍超为首，三十多位签过名的将领一拥而入，齐刷刷地给曾国藩跪下了，他们什么也没说，人人眼含热泪，其“劝进”的真情那是无声胜有声啊！

曾国藩茫然而又惶惑地望着这些随他起家，随他征讨，与他荣辱与共的湘军的爱将们。

一勇之夫的鲍超打头炮，说：“大帅，我们跟着你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你讲仁义、讲信义，你对朝廷那么忠，可人家对你怎么样？你替他们再造江山，这功劳比天大，连一个王也换不来吗？老师，你一退再退，一让再让，这样下去，将来说不上怎么样呢？也许死无葬身之地，你也寒了我们大家的心啊！”

李臣典大叫：“我们只忠于老师，别人凭什么要我们尽忠？”

彭玉麟说得要婉转得多，也见学问：“古来王侯并非世袭，有德者居之。我一直在想，大清已是江河日下，粪土之墙不可朽也，老师是德高望重之人，今日良机坐失，将悔之莫及。”

直挺挺跪着的三十多个将领个个都是泪流满面的，曾国藩心里又冷又热，一时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他走上前去，一个个把他们扶起来，然后仰面负手走了出去，谁也没看一眼。

曾国荃想跟上去，彭玉麟暗中扯了老九的袖子一下，不让他去打搅曾国藩。彭玉麟可以想见，曾国藩内心必然要经历一次倒海翻江的冲击，叫他自己去衡量、取舍和决断吧。

曾国藩独自一人来到长江边上。

少有的狂风吹起一江浑黄的长浪，卷起千堆雪。他站在乱石嶙峋的山石上，瞩望浩浩长江，不禁思绪联翩。

古往今来，在这条大江的两侧，走马灯一样上演过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剧呀？可哪一个不是折戟沉沙！什么样的风流人物不是被时间的浪涛和黄沙掩埋？人能留下什么？财产、地位、美女，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曾国藩坐拥 20 万众，以他的实力和威望，振臂一呼，改朝换代，开创曾氏家族的皇家基业，肯定是势在必得的，自古以来治乱交替，江山易主也是常有的。腐朽的清王朝已经里里外外烂透了，哪堪一击？他的心未尝没动过废立之念。

可曾国藩渐渐冷静下来，被部将鼓噪起来的热度迅速退了下去。向来以道统为己任的曾国藩什么都不看重，他看中的不就是身后的名声吗？他不怕史官不能秉笔直书，他怕自己给自己留下恶名，篡权夺位成功了的历史上不乏其人，可成功与当上皇帝并不能抹去他们乱臣贼子的骂名，王莽、董卓、司马懿、赵匡胤，哪个能够逃脱史家的挞伐？

曾国藩觉得这是最可怕的。

长江的大浪不时地摔碎在他脚下的巨石下，散开的浪花都溅

到了他脸上了。

荣辱成败的十几年，人生百味的种种经历，随着长江重重叠叠的波涛推涌而来，把他拉到回忆的漩涡中去，也把他抛到他一生憧憬的那片乐园里。

黄昏的光把长江染成了金色，宽阔的河床里像流淌着一河金子，那是沉甸甸的金子的板块。

月牙不知什么时候从东天升起来了，像仕女们新画出来的柳叶眉。风停了，浪消了，一江波涛静寂无声地东流而去。他心上的风也停歇了，风暴过去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谁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离开江边的。

快到天亮时赶来江边的彭玉麟和曾国荃发现，沙滩上留下了一个很规则的、椭圆形的轨迹，那是曾国藩踏出来的，竟然没有一步“越轨”。

两个人相互看了看，不禁讶然。他们不知道曾国藩是不是也不可能在这道统和理念的轨迹上不越雷池一步呢？

他们赶快返回去等着听曾国藩的最后抉择。

曾国藩心平气和地回到了中军帐，他发现三十多位将领仍在鹄立等待，像在等待一个鸿蒙初开的新时代。

像是经历了人生一次重大的磨难，像是经历了人生一次重要的洗礼，曾国藩显得十分冷静。

他给他的部将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没有话，双方却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他感激这些随他征战多年的弟兄，他们的忠诚与真情足可以让曾国藩享用余生，可他不能因为他的私欲而妄改历史。

他宁做一个完美的名教中的人，不愿做一个叫后人非议的显赫大帝。

曾国藩又拾起了那张有三十多位将领签名的纸，他只能无言地回答他们的拥戴：东南半壁无主，我本无意。他把这张纸凑到

火上烧了，火光中，将领们望着那副对联、那片希望、那片心……化成了一朵朵黑灰。

曾国藩叫：“卢六，取纸笔来。”

卢六拿来了一张薄书纸，曾国藩说：“不，要大红硃笺。”

卢六把大红硃笺铺在案上，曾国藩写了 14 个大字：

倚天照海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

众将看过，有的摇头叹息作惋惜状，有的是敬服，有的是失望。曾国荃也对曾国藩失望了，他对众将无可奈何地说：“此事不要再提及了，就当从来没发生过。”

鲍超号啕大哭出了中军帐。

当众将纷纷退出后，曾国荃也想走，但曾国藩叫住了他：“你等一等。”

“大家的心意我岂不知？王闳运、胡林翼、郭嵩焘，都是劝进的人。功越高，越如履险，自己再有非分之想，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停了停，他忽然说：“尽快让李秀成写完自供，我们改过后上报朝廷，将李秀成就地正法。”“就地正法”也是曾国藩在一瞬间决定的。

“不解往京师了？”曾国荃惊问，“上谕可是严令解往北京的呀，这你就不怕抗君命了！”

曾国藩说：“这好办。就说，折差以为我去安庆，将上谕误投安庆了，辗转送到南京时为时已晚，我恐夜长梦多，又有陈玉成、石达开就地处死的先例，故而已在接到上谕之先杀头了。这么一来，朝廷也就无话可说了。”

“我不明白，”曾国荃问，“李秀成无害于你我，为什么一定要由我们杀他？解到京师，让京官们见识见识，不也是替你扬名

吗？

“这个名不扬也罢。”曾国藩向弟弟道出了不可留李秀成的几点理由。

第一，李秀成是亲自护送幼天王洪天贵福出逃的人，他会把真相说穿。

第二，李秀成本为民间百姓扭送湘营，曾国藩的专折上却说为部将萧孚泗生俘，萧孚泗也为此加官进爵，现在把李秀成解往京师，他必道出原委，这又给曾国藩添乱。

第三，天京城里圣府、各王府到底有多少财宝，李秀成当然了若指掌，现在湘军一两银子没交，又屡奏“公库”并无银两，对证出来，不是又坐实了一条欺罔之罪吗？

第四，李秀成会道出湘军大掠三天和在天京纵火灭迹的罪行，而曾氏弟兄上奏说是“长毛临行放火”。

第五，曾国藩几年来在各战场上或胜或负，在奏折中也都有夸大、有隐瞒，一旦李秀成一一指正，曾国藩岂不是前功尽弃？

曾国荃不能不佩服兄长的细心和神算。

曾国荃格外关心石益阳，就问：“那个女的也杀吗？”

“一起杀。”曾国藩说，“她不是也想效法陈玉成和曾晚妹吗？我成全他们，可以在刑场拜天地。”

“石益阳又不肯嫁李秀成了。”曾国荃说。

“为什么？”曾国藩问。

“因为李秀成朝秦暮楚的自供。”曾国荃说，“她打了李秀成的嘴巴，骂他是没骨气的叛徒。”

曾国藩不由得感叹道：“太平天国中为何如此多烈女呀？还记得苏三娘、曾晚妹吗？这都是我们亲眼见的！”

“那洪宣娇与几百个锦绣营女兵引火自焚，那个女状元傅善祥一身白衣，在后林苑从容自裁，天国女杰多英烈，一点不假。大哥，不能成全了这个石益阳吗？”

曾国藩从九弟的眼神里看到了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光焰。他终于懂了，又惊奇又感到好笑：“你看上她了？”

曾国荃笑而不答。

“不行。”这一次曾国藩倒没有震怒，他温和地说，“天下什么样的美女没有，你纳了一个太平军为妾，你可是成了千古风流人物了。”

曾国荃也知道他是想入非非了，可他的欲望来得如此强烈，是他自己都无法抑制的。

第 103 章

沉默的废墟里躁动着另一种新生。

—

夜仿佛是透明的，月光无遮拦地从敞开的窗子里灌进曾国藩的卧室，波涛声也灌进来了。

曾国藩已经处在蒙眬状态了，头下枕着一江涛声，他 11 年来从来没有这样安枕过。

门外有人叽叽喳喳在说话，伴有脚步声。曾国藩向来警觉，他立时清醒了，侧耳听听，手习惯地去摸枕头底下的短枪。

有人敲门，并轻轻地叫：“睡了吗？”

他听出是曾国荃的声音，知有急事，就摸索着披衣下地，问：“有急事吗？”

曾国荃“嗯”了一声。

曾国藩点上床头的蜡烛，走去开门。

他没想到，第一个闯进来的人是个赤着臂膀，背上背着一根棍子的人，一进屋，就跪在了曾国藩面前，呜呜咽咽地痛哭失

声，他说：“季高千里负荆请罪来了，望兄长治弟之罪。”

“季高？”曾国藩这才看清面前跪着的是左宗棠。他双手去拉左宗棠，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也是一品大员了，这叫下面的人看了多不好，快起来。”

可左宗棠只顾哭，不肯起来。曾国藩怕左宗棠没面子，就对曾国荃、曾贵和进来倒水的戈什哈说：“你们都去吧，让我们老哥俩聊聊。”

曾国荃等人出去后，曾国藩替他除去木棍，将左宗棠拉起来，说：“你有什么话要说，写封信，让差人送来就是了，有什么必要千里迢迢地赶来呢？”

“涤生兄高义，叫弟永生难忘。”左宗棠说，“相形之下，我左某人器量小，心胸褊狭，叫涤生兄笑话了。”

“这说哪里去了？”曾国藩说，“你我是同乡，又是至交，理应亲如手足，互相提携，互相关照，不能让外人看笑话呀！”他所说的外人既指官场的政敌，也包括西太后、恭亲王这些人，这是左宗棠心知肚明的。左宗棠说：“我万万没想到，一直令我心里忐忑的这幅字画，在涤生兄的箱子里躺了多年，令我惭愧呀！”

曾国藩告诉他的是真心话：“为朋友掩瑕护短，是应该的。如果不是你上折参我，我也许此生此世不会将这东西交你了，我也不算什么高义，我只不过想表白一下我的心而已。”

“弟远不如涤生兄啊！”左宗棠由衷地说，“倘兄出首，我左氏是诛灭九族的大祸呀！”

曾国藩说：“也没有那样可怕。年轻时候，谁不想出人头地？何况你当时对功名失望，有些过激举动，也无可非议。若有人知道此事也无妨，你可以说是被长毛抓去的，你也可以说是去探探长毛虚实，为日后剿灭他们尽力在先，这也说得过去呀！”

左宗棠彻底折服了，他已伤害了曾国藩，人家却还在为他找开脱罪责之词。

左宗棠报答曾国藩是很具体的，他告诉曾国藩，蒋益澧等人也写了参劾曾国藩的专折，蒋益澧为了参得实，特地派人到南京考察了几天，回去写了“屠城七天，公私财帛劫掠焚烧一空”的折子，这个折子一上，那会比放走了一个幼天王更要惹恼西太后的，更成了蔡寿祺、朱镇劾奏的旁证了。所以他说他来前压下了这个折子，好在蒋益澧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不会有二话。

曾国藩却认为这一阴谋的主使人仍是左宗棠，他不过在良心发现后才自己中止了行动的。但曾国藩已相当庆幸了，庆幸自己的怀柔策略的奇功奇效。倘按曾国荃的办法去告发左宗棠，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了。

为晓以大义，曾国藩说：“知道你参了我一本，舍弟也义愤填膺，他甚至想去极端，可我想，两虎相争，必是两败俱伤，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照理说，幼天王没死，我们报了已死，至少是察而不实，任何官员都有权上折严参的，这本来怨不得你。可是，如果曾左失和，我们岂不上了别人的当吗？”

左宗棠说：“我不如少荃。他宁可抗圣命而不去南京争功，为人所称道。”

曾国藩心里想，李鸿章不过比左宗棠圆滑、会送人情罢了。因为催他归还湘军水师黄翼升部一事，李鸿章不也在信中有恫吓之词吗？他甚至想把曾国藩国丧期间纳妾的事捅出去，其可恶程度并不亚于左宗棠。

这就是朋友、学生。在名与利面前，真的是任何友谊都薄如纸啊！

但曾国藩能一一原谅他们。他常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朋，自己也不敢说交友待人毫无疏漏之处，自己又何尝是完人？但这么多年来，他坚信一条：无德必亡，惟德必宽。如果不是以德报怨，左宗棠能如此感动，千里来负荆请罪吗？

道德只律己，难以治人，他不能苛求于朋友。

他告诉左宗棠，必须认识到我们都是受猜忌的，也可以说是从夹缝里钻出来的。为什么从咸丰到同治出了个曾国藩，出了个左宗棠，又出了个李鸿章？这是时势使然。没有长毛造反，没有山河破碎无法收拾的局面，没有朝廷的忧虑、八旗兵的腐败不堪用，又怎能容忍汉人直接带兵？

左宗棠说：“我明白，我们不过是在夹缝中冒出来的乱世英雄。”

曾国藩笑了，以为“乱世英雄”四个字很贴切。

曾国藩说：“现在南京攻克了，长毛老巢覆灭了，你想过我们的下场吗？”

左宗棠的心不禁一跳，问：“难道涂生兄虑到了‘飞鸟尽，良弓藏’的结局了吗？”

“不可不虑。”曾国藩说，“军饷报销的事已发了信号。”

左宗棠说：“我和李鸿章在喝酒时议论，你是要封王的了，朝廷不可能在天下万众面前食言。我万万没有想到只封了个侯。”

“这便是兆头。”曾国藩说，“当然我并无封王的野心，但这足以让吾人警醒，久典兵权，神忌鬼瞰，群疑众谤，危机四伏啊！”

“功高震主，”左宗棠说，“你现在是功业正盛遭人忌呀！”

曾国藩说：“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你说未来有两个中兴大清的功臣，一个是我，一个是你吗。”

“那是无稽之言，”左宗棠说，“那时还没料到有个李少荃横空出世呀！”

在曾国藩默然无语的时候，左宗棠的右手食指在茶杯里蘸了一下，在红木桌上写了几行字，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曾国藩那双半隐在肉棱里的三角眼。

曾国藩看了一眼左宗棠的高而亮的脑门和鼻唇处深深的沟纹，还有那双金鱼样亮闪闪的眼睛，走到左宗棠一侧，去看那两

行字，他又吓了一跳，竟又是劝进之语：

神所凭依 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 似可问焉

曾国藩也把手指头伸入茶碗中，将“似”字抹掉，改成了“未”字。这就变成“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了。

左宗棠含蓄地一笑，将桌上的水字全部抹去，剩下了一片水渍，这一抹，在左宗棠看来，也许是抹去了一部可能重新翻开的历史。

左宗棠是真心的，早年在攻打下安庆时，他与胡林翼等人就有过拥戴曾国藩黄袍加身的动议，不过那时条件远没有今天这样成熟。以现在曾国藩之实力、威望和口碑，他只要登高一呼，必是附者云集，再有左宗棠、李鸿章推波助澜，对腐朽的清王朝来个犁庭扫穴，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他不明白曾国藩为什么对皇权如此淡漠，对开创千年基业如此轻看，他是真的忠于那两个女人监护的小同治皇帝吗？或真如他所言，把高官厚禄看成“秕糠尘垢”吗？

左宗棠不由得想起曾国藩在他的《伎求诗》中所言：“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与世无所求，俯仰有余快”。这全然是个理学家的心态。既如此，又出来征伐角逐，为了什么呢？

其实曾国藩自己也是矛盾的，既然以乱世辞荣避位为安身良策，又何必在所谓“名教之奇变”之时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呢？他始终把“忝窃高位”看成是危险的事，惧怕“时时有颠坠之虞”。他的危机感和临深履薄的感觉有时令胡林翼、郭嵩焘、王闿运这些朋辈恼火、讨厌。

曾国藩是在为保全自身吗？还是要千古留一善名？左宗棠一时也说不好。

闷坐了片刻，左宗棠无话可说，就说起了天气：“今年的夏天比哪一年都热，又不下雨，明明云彩来了，雨却又下不来。”

曾国藩说：“未雨绸缪还是必要的，雨后送伞就不妙了。”

左宗棠知道曾国藩可绝不是在说天气，必有所指，就问：“左某人还没看到云，怎会想到雨？”

曾国藩想的是尽快平息谣诼之言，做到尘埃落地，浮言尽息，这就必须退一步说话。朝中有人说他礼贤下士、广结人才是为了当王莽，这岂不可怕？

曾国藩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左宗棠说：“涤生兄总是想在我前头。”

曾国藩说：“我已决心立即裁汰湘军，13万人至少裁去三分之二。”

左宗棠吃了一惊：“这不是自折羽翼吗？”

“只有这样，朝廷才能对我放心。”曾国藩说，“况且，老湘营的人已人心厌战了，近又发现有天地会、哥老会在营中结私，说不定什么时候出事。”

左宗棠不安地问：“是不是我也该像涤生兄一样办才好？”

“你不必。”曾国藩说，“你还没到我这样惹人注意的地步。不过，等我急流勇退之后，你到了惹人注目的时候，你也该想万全之策了。”

左宗棠不得不再次佩服曾国藩的聪敏和明智。

其实曾国藩下面的几步棋都已经想好了，他准备立即让曾国荃以有病的理由请求开缺。

左宗棠认为大可不必。曾国藩心底的隐忧不好明说，他知道，为洗劫南京一事，朝野的攻击目标集中在老九身上，只有功成身退才能保全自己。

左宗棠问：“这么说，涤生兄也会请朝廷开缺了？”

“这倒没有。”曾国藩笑了笑。

曾国藩知道，他此时辞官，清廷不会批准，反倒会认为没封他王而发泄不满，一个功高盖主的人终制乡里，实在是令朝廷不放心的角色，所以他已决定留在两江总督任上，不过他还是向左宗棠道出了一句肺腑之言：“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

左宗棠咀嚼着这句话，半晌未语，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与涤生兄交往友善二十多年，真正认识、真正叹服你，是在今日啊！”

曾国藩只莞尔一笑。

当说到朝廷有人对“曾左失和”幸灾乐祸的现实时，曾国藩说：“我们不妨作个曾左失和的样子给他们看。”他从案上的卷宗里取出一个折子递给他，说：“所以我又拟了个折子，请看。”

左宗棠一看，竟是参他的，其中要害是这样几句：“杭州克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 10 万之众，全数逸出，未闻纠参，此次南京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这公然是参左宗棠一本了。

曾国藩问：“你懂我的意思吗？”

左宗棠是何等精明之人，岂能不懂？他说：“涤生兄良苦用心我已明白，是想让朝廷知道，我们互相攻讦，确已失和，也就不再提防曾左联手了。”

曾国藩笑笑：“何必说破呢？”

左宗棠说：“只怕后世人不识真情，对你我的人格有损辱啊！我无所谓，你可是胡林翼称为‘吾楚一人’的大儒啊！”

曾国藩依然笑笑，说：“留个千古之谜也好。”

说到太平天国余部，曾国藩认为已不足为虑了，汪海洋虽然一度占领了贵溪、金溪、泸溪，并在崇仁与洪仁玕、幼天王会合，可不久又兵败逃往赣闽粤边界去了，倒是赖文光所部在淮河一带气焰万丈，值得注意。

不管怎么说，他认为剩下的都是疥癣之疾了，他对左宗棠说：“湘军大裁之后，担子都在你的楚军和少荃的淮军肩上了，好自为之。”

左宗棠第二天就回杭州去了，本来曾国藩想留他多盘桓几天的，考虑到怕有人知道他们两人的密切往来，会生非议，曾国藩就没有强留。左宗棠曾提出要见见李秀成，曾国藩说他已经将李秀成就地正法了。

左宗棠有几分惊讶，也有几分怀疑。不过他不愿再讨嫌了，也不会说破。他自然会考虑到，曾国藩急于灭李秀成之口，肯定与天京的洗劫、纵火有关。

二

由于石益阳痛恨李秀成的失节，几天都不想见他，这几天一直处于伤感和痛苦之中。

石益阳一生中与两个男人有过不同凡响的关系，一个是义父石达开，一个是形同兄长的李秀成，两个不同时期天国的顶梁柱。

石达开的人品、才学会是石益阳的楷模，她崇拜他好几年，直到他用他的褊狭和自私击碎了石益阳心中的偶像。

李秀成似乎是完美的，他不负“万古忠义”的封号，他本来可以活命，可以另辟新天地，他明知不可为，却为了表示他尽忠到底的大义，愿意与太平天国、与天王的沉船同归于尽。可石益阳没有想到，忠王不忠，他在自己的生命进入尾声时，自己奏出了一个不和谐的变音。

石益阳最大的痛苦是她心中的偶像又一次萎缩了、冰消瓦解了，她是一个靠理想与幻想支撑着的姑娘。

昨天曾国荃单独提审她时，问起了一个问题，问李秀成提出

要到安徽去招纳太平军旧部，会不会是个东山再起的阴谋？

这又给了石益阳一点希望。也许李秀成是在用韬晦之计，也许他虽说软了一点，可并没有真的出卖太平天国呀！

忽然，一阵丁当的铁镣声从囚室门前响过，是几个清兵押着李秀成走来，又要审问他了。

石益阳看见李秀成走到她的牢门口，隔着栅栏停了步，深情地望着她。

石益阳扭过头去不看她。

李秀成叹了口气，说：“到了这时候，你还不能原谅我吗？”他想说，我们的日子不多了，死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

石益阳冷冷地说：“你一生都清清白白，你为什么不要晚节呢？”

李秀成辩解：“我并没有请降。我早在自述里表白了一死的决心，我只不过可怜那些没有希望重振天朝的士兵，不该让他们无谓地去死。”

石益阳说了一句：“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死法，匹夫不可夺其志。”她问李秀成，你提出要亲自去安徽、江西招降太平军旧部，曾国藩为什么不同意？

李秀成回答，曾国藩怕我是诈降，到了安徽、江西，便是放虎归山，怕他李秀成东山再起。

石益阳说：“你都不如‘曾剃头’有骨气吗？忠王啊，忠王，你可要对得起你的‘万古忠义’四个字呀，死到临头，说几句硬话，你也得对得起你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

李秀成看见她哭了，是伤心？是委屈？不，那是恨铁不成钢的泪水。

李秀成已经不想解释了。他痛骂自己的轻信。他在洋洋洒洒的自述中，写了真实的自我，写了真实的感受，包括他认为太平天国的航船一经沉没，不会再浮起来了。他在自述里写进了他对

一生的追求的感悟、反省和总结，这是不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

他面对和颜悦色的曾国藩，确有一种慑服、敬仰的感觉，不然他也不会希求活下来。他自己明白，所谓“朝秦暮楚”的含义，不过是自己求生的一种手段，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是，你说得清、辩得明吗？不要说后世，不要说写史作评的史家，就是眼前自己最亲近的石益阳都不能原谅自己，他感到深深的悲哀。

李秀成惟一死而无憾的是将与他最挚爱的人一同走向阴曹地府，他相信他走不到洪秀全指引的那个上帝天国。

然而令李秀成心碎的是石益阳的回答，她说她是抱恨终生的。本来，她是决心要学曾晚妹的，在刑场与李秀成结婚，让敌人看看，什么是太平天国！可是，李秀成的自述败坏了她的胃口，她已经没有悲壮，只有悲凉了。

李秀成忽然潸然泪下，他说：“我不该给曾国藩写那份自述。我死了，他会任意删改，好与坏都记到我名下，我在后人面前留下了亲笔供词，我也许要蒙受万劫不复的冤屈，可我也管不了身后事了。”

他说这话时满眼是泪，极度伤感。

石益阳看了他好一会儿。李秀成已离开了石益阳的囚室，她听到了李秀成的唏嘘声，却没有再回头。是不忍，还是不屑？她自己也不清。

后来，她还是又转过身来。

石益阳抓着囚室的木栅栏，目送着李秀成远去，耳畔那脚镣声分外响亮。

几个时辰以后，清兵来提石益阳了。

清兵比从前客气，这使她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是的，也许最后的日子到了。是和李秀成一起去执行吗？她希望，又不希望。

如果不是赴刑场，为什么要在夜里提审呢？

月亮在云中疾行，地上忽明忽暗，长江的涛声使静谧的大地富有生气。

两个湘军士兵押解着石益阳走在旷野里，背后是死气沉沉的金陵，前面是浩浩长江。

她忽然站住了。她意识到自己将要被处死，她到了最后的时刻。

她突然萌生了再见李秀成一面的想法。她恨他的软弱，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想见的仍然是他。她没法终止这个渴望。她不能这么死，她说她要见湘军的大帅。

押解她的一个士兵知道她误会了，说：“不是拉你去就地正法，是我们九帅请你去，你看，兵营就在前面。”

她真的望见了前面营帐辕门处高挑的一串串灯笼。

石益阳有点意外，她不知道曾国荃深更半夜见她干什么，她不由得警惕起来。

走进曾国荃的大营，见曾国荃在中军帐门外迎候她，一副笑模样。

曾国荃请她进了中军帐，竟然说：“请坐，女英雄。”

石益阳打量一眼这位凶狠的、最后攻下天京的九帅，倒也不是青面獠牙的样子，比他哥哥还要秀气呢，你很难把他与杀人如麻的“九帅”联系起来。石益阳不坐，她说：“你叫我什么？英雄？你不怕丢了你的补褂朝珠吗？”

曾国荃喊戈什哈上茶，他说：“在私下里，人人都敬重英雄嘛。”

石益阳不客气地说：“你这个曾老九比曾剃头更可恶，你在天京杀了多少人？放了几把火？”

曾国荃的脸紫涨得像块猪肝，他一点也没发脾气，反而说了一番战争残酷，非一人所能左右之类的大道理，是敷衍，也是开

脱。

石益阳见他的眼睛总在自己身上乱转，也就直盯着他，说：“看上去你也是人模人样的啊，没想到你那么凶狠。你在九江杀了我们几万人，在天京又是几万，你这个人晚上睡得着觉吗？”

曾国荃说：“我们不说这个。打仗、杀人，不是我的爱好，也一定不是你的嗜好。我请你来，你能猜到是为什么吗？”

石益阳拉把椅子坐下，冷冷地问：“你不会是想软化我吧？你最好别做这样的梦，免得白耽误工夫。”

曾国荃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宁折不弯的人。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你就地正法。”他盯着她看了一阵，用悲天悯人的腔调说：“不过，我于心不忍。你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过早凋零太可惜了。我想给你一点帮助，希望你不要拒绝才好。”

“是吗？”石益阳讥刺地说，“如果你真有善心，就放了我，行吗？”

曾国荃用笑声掩饰着他的尴尬和无奈，他说：“这是非同小可的事，事在人为，也不是不能办的，不过要从长计议。”

石益阳从曾国荃那不规矩的眼神里找到了她的解读。她明白，只要自己肯屈辱，就能苟活下来。她在心里嘲笑曾国荃异想天开。不过她却忽然萌生了利用这宝贵机会的念头。

石益阳对曾国荃说：“我也想写一份自述，把我这几年来在太平天国里所闻、所见、所感写下来，你能给我几天时间吗？”

曾国荃慨然允诺。这一来，曾国藩就不能马上杀她，她要有足够的时间写自供啊！只要她活下来，曾国荃就有本事让她委身于自己。说来也怪，能造反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她们在床上一定是奇异的，这对曾国荃构成了无法排解的诱惑。

石益阳提出要一间静室，要纸墨笔砚，不准任何人打扰。曾国荃一一答应，末了笑嘻嘻地补了一句：“我去看看你总可以吧？”

石益阳有意给了他一个错觉，竟然用意不明地冲他妩媚地一笑，这令曾国荃心花怒放。他要背着曾国藩，先找一个秘密的地方让石益阳写自供，写不写自供并不重要，他将有机会去占有她，既成事实后，曾国藩也不会把他怎么着，他自己国丧期间买宠妾的事都干得出来，还管弟弟姘上女长毛的事？大不了玩够了该杀就杀，人不知鬼不觉，有什么干碍？

当天晚上，安置石益阳的地方就收拾出来了，曾国荃怕在她面前露出轻薄相引起警惕，他故意不去送，只是吩咐几个亲兵护送石益阳到静室去。

所谓静室，原来是长江边上一个水磨房，从上到下用巨石砌成，里面安有一盘石磨，已落满了灰尘，早已废弃不用了。尽管磨房外面的水车依然终日不息唧唧呀呀地转动，那水能却是白白地浪费了。

门外有岗哨，木门上了锁。石益阳来时在路上捡了一根锈铁钉，她是准备用它来撬动墙缝石头，她要越狱。但她拥有的时间不会很长，曾国荃的眼神告诉她，他会随时来占有她。

连最干净的枕头、被褥和马桶都弄进来了，有桌子，有凳子，有纸笔，还有点心。

石益阳坐在一灯如豆的桌前，打量着用大块花岗石砌成的磨房，深感用一根锈铁钉去撬，这工程太艰巨了。

忽然，她发现了房顶有一处亮光。

她的心止不住狂跳。

原来水车的连杆正是从房顶延伸下来，再带动磨杆的。她只消顺着磨杆攀上去，顶破瓦盖，就可以出去。幸喜那青瓦是直接复在房檩子上的，根本没有天棚。

为了麻痹哨兵，她做出了十分认真的样子，一直趴在油灯下写，哨兵几次趴门看看，都很放心，警惕性渐渐放松，后来索性坐在门前打起了瞌睡。

时机到了，石益阳听听外面，哨兵在打鼾。长江的浪哗哗地响着，水车的木制叶片吱吱嘎嘎地转动着发出难听的噪音。

石益阳轻轻地攀着磨杆上去了，她用手轻轻揭去几块瓦，头顶露出了湛蓝的天空，满天繁星，她痛快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石益阳一纵身，上了房顶，接着抓住水车的水斗，随着水车巨大的惯性降到了地面，她一闪身，消失在茫茫苇荡之中，她最后回眸一眼亮着灯火的湘军大营，可惜李秀成不能与她一同脱险了。

过了子时，曾国荃带着酒气来到了水磨房门前，他告诉卫兵都站到一百步以外去，他要在这夜深人静的长江边上，享用一下太平天国美丽的女将。那会是什么滋味？不可知，却又令他怦然心跳。

房门一打开，曾国荃目瞪口呆了，石益阳早已不见了。她在桌上留了一幅画技不怎么高明的画。一只其丑无比的癞蛤蟆蹲在那里向上看，天上有一只天鹅飞翔而去……

曾国荃抓烂了纸。他又要挨大哥一顿训斥了。

旷野上，蒿草和芦苇随风摆动，大江无休止地、单调地把长浪抛向月色下的沙滩。

石益阳轻快地奔跑在沙滩上，她已经超越了湘军大营管辖的地域，她的脚步慢下来，她看见了紫金山的影子，看到了天京那死气沉沉的灰黑的轮廓。她面向着那神圣的都城，那个她待了11年的地方，跪了下去。

这片沙滩，不久前大概是太平军与敌人苦斗的最后战场吧？沙滩上到处是箭镞、折断的刀矛，还有一面太平天国的黄旗，百孔千疮，沾满了硝烟。

石益阳拾起这面永远不会再升起的旗帜，捂在胸前，禁不住失声恸哭。歌于斯，哭于斯，这是浸着她的血和泪的地方啊！

就在石益阳逃出虎口的第二天，曾国藩下令秘密处决李秀

成，因为必须瞒住朝廷，先要瞒住众人耳目。

李秀成知道他的末日到了，他显得很从容。他从看守的言谈中听说石益阳越狱了，他高兴得无以名状，仿佛是他自己得以新生。

他没有什么遗憾了，惟一后悔的是自述里那几句话，也许会给自己留下千古骂名，可他却从来没跪下乞求活命。他从天京危机时就下定决心与太平天国共存亡了。他问心无愧。

这是个少有的、瑰丽的夏日黄昏，夕阳浸在浩瀚的江水中，血红血红的。

他被押到燕子矶巨石上，一群沙鸥在他头上盘旋，脚下江涛如雪。

曾国荃走过来，问临江而立的李秀成：“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李秀成说：“我活了 41 岁，不算短了。我有许许多多的憾事。若是真有来世的话，我不会让太平天国犯那十个大错。”可他知道不会有来世的，今生的缺憾，必定是永恒的、无法弥补的了。

沙鸥成群地飞来，麋集在江滩和石崖上，不知是什么吸引了这些鸟类，遮天盖地的水鸟成了长江燕子矶奇异的景观。李秀成望着那雪白一片的鸟群，认定那是给自己送葬来的，他一直凝视着沙鸥，它们洁白的羽翼也被夕阳染红了。

忽然，轰然一声，上千只水鸟振翅飞起，不知它们是受了惊吓还是飞上蓝天为李秀成行注目礼，或是为历史作证？

长浪、流沙、水鸟和江上流荡着的白雾，一切都是隽永的绵绵历史的记忆……

尾 声

一艘英国皇家邮轮“泰来斯”号劈波斩浪行驶在墨绿色的大海上。天高，水阔，红嘴海鸥成群结队追逐着邮轮上下翻飞。

换了装束、头上围着曼彻斯特式头巾的石益阳木然地站在船甲板上，手扶着船栏杆，凝望着越来越模糊的大陆海岸线。巨浪一个接一个扑上船来，在她脚下解体。苍茫的云，苍茫的大海，她的心也是一片苍茫。她在心底一声声地说着，别了，生我养我的故土。别了，千千万万与我并肩战斗过，现已骨埋沙场的太平天国儿女……

石益阳那秀美的脸庞上满是泪水。她好像比从前长大了，表情里浓缩着经受人生洗礼以后的成熟。

她要去伦敦，到那个操另一种语言、过另一种生活的人们当中去。他们的国度比太平天国要完美吗？为什么他们那么强大？为什么他们驾上几条船，就能让清朝皇帝服服帖帖？

唛喇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对她来说，大洋彼岸的一切都是渺茫而不可知的。她若能找回点什么，再重建太平天国，也许就不会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了。

她没能在江西找到洪仁玕和幼天王。

石益阳历尽千辛万苦在 1864 年 9 月 13 日赶到江西石城去找洪仁玕时，得到了坏消息，此前堵王黄文金病死，副军师尊王刘庆汉被湘军席宝田部俘获，干王洪仁玕和昭王黄文英也随后被俘，10 月 25 日幼天王在瑞金落入敌手。

1864 年 11 月 23 日，石益阳赶到江西南昌为洪仁玕送行，洪仁玕高吟“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的诗句，在屠刀下受死。

石益阳埋葬了洪仁玕和幼天王，她心底最后的火花熄灭了，眼前一片浓黑。在决定以死报效天国时，她在南昌碰上了久别的洋兄弟呤喇。

呤喇说他要回英国去，他知道石益阳久有出国留学的愿望，英语又学得不错，就劝她一起漂洋过海。

石益阳经过两天的考虑，她答应了。

于是，她告别了太平天国的废墟，上了英国皇家邮轮，她想在西方学点洋务再回来，中国人不能总是受人欺凌啊！

望着远远的灰蒙蒙的海岸线，望着那饱含着她的欢乐与悲伤的故国，她真是百感交集。

呤喇朝着茕茕子立的石益阳走过来了。呤喇脱去他穿了十多年的太平天国的服装，如今换上了西装，打上了黑蝴蝶领结，戴起了黑色呢质礼帽，俨然是一位绅士。太平天国覆灭了，洪秀全死了，也不可能封他为管理上海的最高长官了，他如今要打道回府了。只是直到上了船，他的太平天国情结也没有解开，他仍然恍恍惚惚地生活在太平天国的梦里。

呤喇默默地站到船舷旁，与石益阳一起默默地站着，谁都不说话。

过了不知多久，石益阳才说：“真像是一场梦，我不甘心。14 年的天国梦，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吗？”

这是问呤喇，也是在问她自己。

同样没从梦境中醒来的唭唭充满激情地说：“阳，你还在嘛，太平天国的子子孙孙还在呀！只要是美好的梦，终究会成为现实的。”

这是哲学家的预言吗？还是史学家的总结？抑或只是常人的感情依托？石益阳无法分辨。

海鸥大声叫着从桅杆那里向后退，它们在向邮轮告别，不是它们追踪不上，大约它们也不忍离开属于它们的那片蓝天和大海。

石益阳望着退成了一片小黑点的鸥群，心有所感，鼻子一酸，泪水又夺眶而下。她差一点为自己的远渡重洋的选择而后悔了。

她忽然记起了唭唭的志向，他不是要写一部《太平天国亲历记》吗？她问唭唭是否放弃了这个打算？

“怎么会！”唭唭说他已经悄悄写了两章了。这令石益阳很兴奋。她问：“你也要把我写进去吗？”

“当然，天王，忠王，许许多多的人，我都要写。”唭唭答应过洪秀全要写这本书，就一定要完成它，他要告诉世人，太平天国失败了，可它曾拥有一大群可爱的儿女。

石益阳说她要帮助唭唭完成书稿。

大海在升腾，浪涛推展，一浪高过一浪。朝阳正从海平线升起，沐浴着惊涛骇浪，愈发显得鲜活耀眼。

石益阳似乎看到，在一片令人伤悼的废墟上，正有一种模糊而瑰丽的景色冉冉升起，是苍茫无际的水面上的海市蜃楼吗？还是她心目中某种信念的升华？

那是一片灿烂的、属于她内心世界里的辉煌。

1997 年 4 月初稿

1997 年 10 月改定